愛如生數字古籍

春秋左傳正義

[唐]孔穎達　宋慶元六年紹興府刻宋元遞修本



春秋正義序

國子祭酒上護軍曲阜縣開國子臣孔穎達等奉
勑撰

夫春秋者紀人君動作之務是左史所職之書王者統三才而宅九有順四時而治萬物四時序則玉燭調於上三才協則寶命昌於下故可以享國永年令聞長世然則有爲之務可不慎與國之大事在祀與

戎祀則必盡其敬戎則不加無罪盟會協
於禮興動順其節失則貶其惡得則褒其
善此春秋之大旨為皇王之明鑒也若夫
五始之目章於帝軒六經之道光於禮記
然則此書之發其來尚矣但年祀縣邈無
得而言暨乎周室東遷王綱不振楚子圯
伐神器將移鄭伯敗王於前晉侯請隧於
後竊僭名號者何國不然專行征伐者諸

侯皆是下陵上替內叛外侵九域騷然三綱遂絕夫子內韞大聖逢時若此欲垂之以濟則無位正之以武則無兵賞之以利則無財說之以道則不用虛歎銜書之鳳乃似喪家之狗旣不救於已往冀垂訓於後昆因魯史之有得失據周經以正褒貶一字所嘉有同華衮之贈一言所黜無異蕭斧之誅所謂不怒而人威不賞而人勸

實永世而作則歷百王而不朽者也至於
秦滅典籍鴻猷遂寢漢德既興儒風不泯
其前漢傳左氏者有張蒼賈誼尹咸劉歆
後漢有鄭衆賈逵服虔許惠卿之等各爲
詁訓然雜取公羊穀梁以釋左氏此乃以
冠雙屨將絲綜麻方鑿圓枘其可入乎晉
世杜元凱又爲左氏集解專取丘明之傳
以釋孔氏之經所謂子應乎母以膠投漆

雖欲勿合其可離乎今校先儒優劣杜爲甲矣故晉宋傳授以至于今其爲義疏者則有沈文何蘇寛劉炫然沈氏於義例粗可於經傳極踈蘇氏則全不體本文唯旁攻賈服使後之學者鑽仰無成劉炫於數君之内實爲翹楚然聰惠辨博固亦罕儔而探賾鉤深未能致遠其經注易者必具飾以文辭其理致難者乃不入其根節又

意在矜伐性好非毀規杜氏之失凡一百五十餘條習杜義而攻杜氏猶蠹生於木而還食其木非其理也雖規杜過義又淺近所謂捕鳴蟬於前不知黃雀在其後案僖公三十三年經云晉人敗狄于箕杜注云郤缺稱人者未爲卿劉炫規云晉侯稱人與殽戰同案殽戰在葬晉文公之前可得云背喪用兵以賤者告箕戰在葬晉文

公之後非是背喪用兵何得云與殽戰同
此則一年之經數行而已曾不勘省上下
妄規得失又襄公二十一年傳云邾庶其
以漆閭丘來奔以公姑姊妻之杜注云蓋
寡者二人劉炫規云是襄公之姑成公之
姊只一人而已案成公二年成公之子公
衡爲質及宋逃歸案家語本命云男子十
六而化生公衡已能逃歸則十六七矣公

衡之年如此則於時成公三十三四矣計至襄二十一年成公七十餘矣何得有子而妻庶其此等皆其事歷然猶尚妄說況其餘錯亂良可悲矣然比諸義疏猶有可觀今奉勑删定據以爲本其有踈漏以沈氏補焉若兩義俱違則特申短見雖課率庸鄙仍不敢自專謹與朝請大夫國子博士臣谷那律故四門博士臣楊士勛四門

博士臣朱長才等對共參定至十六年又
奉勑與前脩疏人及朝散大夫行太學博
士上騎都尉臣馬嘉運朝散大夫行太學
博士上騎都尉臣王德韶給事郎守四門
博士上騎都尉臣蘇德融登仕郎守太學
助教雲騎尉臣隨德素等對勑使趙弘智
覆更詳審爲之正義凡三十六卷庶貽諸
學者以裨萬一焉

[illegible]

春秋左傳正義卷第一

國子祭酒上護軍曲阜縣開國子臣孔穎達等奉

勑撰

春秋左氏傳序

正義曰此序題目文多不同或云春秋序或云左氏傳序或云春秋經傳集解序或云春秋左氏傳序案晉宋古本及今定本並云春秋左氏傳序今依用之南人多云此本釋例序後人移之於此且有題曰春秋釋例序置之釋例之端今所不用晉大尉劉寔與杜同時人也宋大學博士賀道養去杜亦近俱為此序作注題並不言釋例序明非釋例序也又晉宋古本序在集解之端徐邈以晉世定五經音訓為此序作音且此序稱分年相附隨而解之名曰經傳集解是言為集解作序也又別集諸例從而釋之名曰釋

例異同之說釋例詳之是其據集解而指釋例安得為釋
例序也序與敘音義同爾雅釋詁云敘緒也然則舉其綱
要若繭之抽緒孔子為書作序為易作序卦子夏為詩作
序故杜亦稱序序春秋名義經傳體例及已為解之意也
此序大略凡有十一段明義以春秋是此書大名先解立
名之由自春秋至所記之名也明史官記事之書名曰春
秋之義自周禮有史官至其實一也明天子諸侯皆有史
官必須記事之義自韓宣子適魯至舊典禮經也言周史
記事褒貶得失本有大法之意自周德既衰至從而明之
言與禮廢缺善惡無章故仲尼所以脩此經之意自左丘
明受經於仲尼至所脩之要故也言丘明作傳務在解經
而有無傳之意自身為國史至然後為得也言經旨之表
不應須傳有通經之意自其發凡以言例至非例也言丘
明傳有三等之體自故發傳之體有三至三叛人名之類
是也言仲尼脩經有五種之例自推此五體至人倫之紀
備矣摠言聖賢大趣足以周悉人道所說經傳理畢故以

此言結之自或曰春秋以錯文見義至釋例詳之也言已
異於先儒自明作集解釋例之意自或曰春秋之作下盡
亦無取焉大明春秋之早晚始隱終麟先儒錯謬之意賈
逵大史公十二諸侯年表序云魯君子左丘明作傳據劉
向別録云左丘明授曽申申授吳起起授其子期期授楚
人鐸椒鐸椒作抄撮八卷授虞卿虞卿作抄撮九卷授荀
卿荀卿授張蒼此經既遭焚書而亦發滅及曽共王壞孔
子舊宅於辟中得古文逸禮有三十九篇書十六篇天漢
之後孔安國獻之遭巫蠱倉卒之難未及施行及春秋左
氏丘明所脩皆古文舊書多者二十餘通藏於祕府伏而
未發漢武帝時河間獻左氏及古文周官光武之世議立
左氏學公羊之徒上書訟公羊抵左氏左氏之學不立成
帝時劉歆校祕書見府中古文春秋左氏傳歆大好之時
丞相尹咸以能治左氏與歆共校傳歆略從咸及丞相翟
方進受質問大義初左氏傳多古字古言學者傳訓詁而
已及歆治左氏引傳文以釋經轉相發明由是章句義理

備焉歆以爲左丘明好惡與聖人同親見夫子而公羊穀梁在七十二弟子後傳聞之與親見其詳略不同歆數以問向向不能非也及歆親近欲建立左氏春秋及毛詩逸禮古文尚書皆列於學官哀帝令歆與五經博士講論其義諸儒博士或不肯置對歆因移書於大常博士責讓之和帝元興十一年鄭興父子及歆創通大義奏上左氏始得立學遂行於世至章帝時賈逵上春秋大義四十條以抵公羊穀梁帝賜布五百匹又與左氏作長義至鄭康成箴左氏膏肓發公羊墨守起穀梁廢疾自此以後二傳遂微左氏學顯矣

春秋者魯史記之名也 人臣奉主品目不同掌事曰司掌書曰史史官記事爲書立名以春秋二字爲記事之書名也

疏 正義曰從此以下至所記之名也明史官記事之書名曰春秋之意春秋之名經無所見唯傳記有之昭二年韓起聘魯稱見魯春秋外傳晉語司馬侯對晉悼公云羊舌肸習

於春秋楚語申叔時論傳大子之法云教之以春秋禮坊記云魯春秋記晉喪曰殺其君之子奚齊又經解曰屬辭比事春秋教也凡此諸文所說皆在孔子之前則知未脩之時舊有春秋之目其名起遠亦難得而詳禮記內則稱五帝有史官既有史官必應記事但未必名為春秋耳據周世法則每國有史記當同名春秋獨言魯史記者仲尼脩魯史所記以為春秋止解仲尼所脩春秋故

記事者

指言魯史言脩魯史春秋以為褒貶之法也

以事繫日以日繫月以月繫時以時繫年所以紀遠近別同異也

既辨春秋之名又言記事之法繫者以下綴上以末連本之辭言於此日而有此事故以事繫日月統日故以日繫月時統月故以月繫時年統時故以時繫年所以紀理年月遠近分別事之同異也若隱三年春王二月己巳日有食之二年秋八月庚辰公及戎盟于唐之

類是事之所繫年時月日四者皆具文也史之所記皆應具文而春秋之經文多不具或時而不月月而不日亦有日不繫月月而無時者史之所記日必繫月月必繫時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間有日無月者十四有月無時者二或史文先闕而仲尼不改或仲尼備文而後人脫誤四時必具乃得成年桓十七年五月無夏昭十年十二月無冬二者皆有月而無時既得其月時則可知仲尼不應故闕其時獨書其月當是仲尼之後寫者脫漏其日不繫於月或是史先闕文若僖二十八年冬下無月而有壬申丁丑計一時之間再有此日雖欲改正何以可知仲尼無以復知當是本文自闕不得不因其闕文使有日而無月如此之類蓋是史文先闕未必後人脫誤其時而不月月而不日者史官立文亦互自有詳略何則案經朝聘侵伐執殺大夫土功之屬或時或月未有書日者其要盟戰敗崩薨卒葬之屬雖不盡書日而書日者多是其本有詳略也計記事之初日月應備但國史總集其事書之於策簡其精

麤合其同異量事而制法率意以約文史非一人辭無定式故日月參差不可齊等及仲尼脩改因魯史成文史有詳略日有具否不得不即因而用之案經傳書日者凡六百八十一事自文公以上書日者二百四十九宣公以下亦俱六公書日者四百三十二計年數略同而日數向倍此則久遠遺落不與近同且他國之告有詳有略若告不以日魯史無由得其日而書之如是則當時之史亦不能使日月皆具當時已自不具仲尼從後脩之舊典參差日月不等仲尼安能盡得知其日月皆使齊同去其日月則或害事之先後備其日月則古史有所不載自然須舊有日者因而詳之舊無日者因而略之亦既自有詳略不可以爲襃貶故春秋諸事皆不以日月爲例其以日月爲義例者唯卿卒日食二事而已故隱元年冬十有二月公子益師卒傳曰公不與小斂故不書日桓十七年冬十月朔日有食之傳曰不書日官失之也丘明發傳唯此二條明二條以外皆無義例既不以日爲例獨於此二條見義者

君之卿佐是謂股肱股肱或虧何痛如之病則親問斂則親與卿佐之喪公不與小斂則知君之恩薄但是事之小失不足以貶人君君自不臨臣喪亦非死者之罪意欲垂戒於後無辭可以寄文而人臣輕賤死日可略故特假日以見義也日食者天之變甲乙者歷之紀朔是日月之會其食必在朔日是故史書日食必記月朔朔有甲乙乃可推求故日有食之須書朔日日月與不日唯此而已月與不月傳本無義公羊穀梁之書道聽塗說之學或日或月妄生襃貶先儒溺於二傳橫為左氏造日月襃貶之例故杜於大夫卒例備詳說之仲尼刊定日無襃貶而此序言史官記事必繫日月時年者自言記事之體須有所繫不言繫之具否皆有義例也春秋感精符曰日者陽之精耀魄光明所以察下也淮南子曰積陽之熱氣生火火氣之精者為日劉熙釋名曰日實也光明盛實是說日之義也日之在天隨天轉運出則為晝入則為夜故每一出謂之一日日之先後無所分別故聖人作甲乙以紀之世本云容

宸遊歷大撓作甲子宋忠注云皆黃帝史官也感精符曰
月者陰之精地之理也淮南子曰積陰之寒氣久者爲水
水氣之精者爲月劉熙釋名曰月闕也滿而闕缺是說月
之義也月之行天其疾於日十三倍有餘積二十九日過
半而行及日與日相會張衡靈憲曰日譬火月譬水火外
光水含景故月光生於日之所照魄生於日之所蔽當日
則光盈就日則明盡然則以明一盡謂之一月所以揔紀
諸月也三月乃爲一時四時乃爲一年故遞相統攝紀理
庶事紀遠近者前年遠於後年後月近於前月異其年月
則遠近明也別同異者共在月下則同月之事各繫其月
則異月之事觀其月則異同別矣若然言正月二月則知
是春四月五月則知是夏不須以月繫時足明遠近同異
必須以月繫時者但以日月時年各有統屬史官記事唯
須順叙時既管月不得不以月繫時案經未有重書月者
日則有之桓十二年冬十有一月丙戌公會鄭伯盟于武
父丙戌衛侯晉卒一日再書者史本異文仲尼從而不改

故杜云重書丙戌非義例因史成文也

故史之所記必表年以首事年有四時故錯舉以爲所記之名也

將解名曰春秋之意先說記事主記當時之事事有先後須顯有事之年表顯也首始也事繫日下年是事端故史之所記必先顯其年以爲事之初始也年有四時不可徧舉四字以爲書號故交錯互舉取春秋二字以爲所記之名也春先於夏秋先於冬舉先可以及後言春足以兼夏言秋足以見冬故舉二字以包四時也春秋二字是此書之揔名雖舉春秋二字其實包冬夏四時之義四時之內一切萬物生殖孕育盡在其中春秋之言無物不包無事不記與四時義同故謂此書爲春秋孝經云春秋祭祀以時思之詩魯頌云春秋匪解享祀不忒鄭箋云春秋猶言四時也是舉春秋足包四時之義年歲載祀異代殊名而其實一也爾雅釋天云載歲也夏曰歲商曰祀周曰年唐

虞曰載李巡曰夏歳商祀周年唐虞載各自紀事堯舜三代示不相襲也孫炎曰載始也取物終更始也歳取歳星行一次也祀取四時祭祀一訖也年取年穀一熟也是其名別而實同也此四者雖代有所尚而名與自遠非夏代始有歳名周時始有年稱何則堯典云朞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歳禹貢作十有三載乃同是於唐虞之世已有年歳之言記事者則各從所尚常語者則通以爲言故虞亦稱年周亦稱歳周詩唐風稱百歳之後是周之稱歳也四時之名春夏秋冬皆以時物爲之號也禮記鄉飲酒義曰春之爲言蠢也夏之爲言假也秋之爲言揫也冬之爲言中也中者藏也漢書律歴志云春蠢也物蠢生也夏假也物假大也秋䨇也物䨇斂也冬終也物終藏之也是解四時異名之義也史之記事一月無事不空舉月一時無事必空舉時者蓋以四時不具不成爲歳故時雖無事必虛錄首月其或不錄皆是史之闕文隱六年空書秋七月注云雖無事而書首月具四時以成歳桓

四年不書秋冬注云國史之記必書年以集此公之事書首時以成此年之歲故春秋有空時而無事者今不書秋冬首月史闕文是其說也然一時無事則書首月莊二十二年書夏五月者杜雖於彼無注釋例以爲闕謬春秋之名錯舉而已後代儒者妄爲華葉賈逵云取法陰陽之中春爲陽中萬物以生秋爲陰中萬物以成欲使人君動作不失中也賀道養云春貴陽之始秋取陰之初計春秋之名理包三統據周以建子爲正言之則春非陽中秋非陰中據夏以建寅爲正言之則春非陽始秋非陰初乃是竅混沌而畫蛇足必將夭性命而失卮酒

周禮有史官掌邦國四方之事達四方之志諸侯亦各有國史

旣解名曰春秋之意又顯記事之人春官宗伯之屬有大史下大夫二人小史中士八人內史中大夫一人外史上士四人御史中士八人雖復各有所職俱掌書之官

日周禮春官小史職曰掌邦國之志內史職曰凡四方之事書內史讀之外史職曰掌四方之志掌達書名于四方令杜氏序云掌邦國四方之事者掌邦國取小史職文四方之事取內史職文杜揔括兩史共成此語諸侯官屬雖難備知要傳記每說諸侯之史知諸侯亦各有國史也周禮言邦國者乃謂畿外諸侯之國也國在四表故言四方云凡四方之事書內史讀之者謂四方有書來告內史讀以白王也告王之後則小史主掌之故云掌邦國之志內史雖云讀四方之事書其實國內史策皆內史所掌故其職掌八柄及策命之事也然則內史小史既主國內又主四方來告之事故僖二十三年杜注云國史承告而書是也杜此序又云達四方之志取外史職文案外史職云掌四方之志掌達書名四方令移達字於四方之志上如杜之意外史達此國內之志以告四方故僖二十三年杜注云同盟然後告名赴者之禮是也然則掌邦國四方之事者據此承受他國之赴也達四方之志者據已國有事赴

告他國也春秋既有內外二種故杜萴撮天子之史取外
史內史兩文周禮諸史雖皆掌書仍不知所記春秋定是
何史蓋天子則內史主之外史佐之諸侯蓋亦不異但春
秋之時不能依禮諸侯史官多有廢闕或不置內史其策
命之事多是大史則大史主之小史佐之劉炫以為尚書
周公封康叔戒之酒誥其經曰大史友內史友如彼言之
似諸侯有大史內史矣但徧檢記傳諸侯無內史之文何
則周禮內史職曰凡命諸侯及孤卿大夫則策命之僖二
十八年傳說襄王使內史叔興父策命晉侯為侯伯是天
子命臣內史掌之襄三十年傳稱鄭使大史命伯石為卿
是諸侯命臣大史掌之諸侯大史當天子內史之職以諸
侯兼官無內史故也鄭公孫黑強與薰隧之盟使大史書
其名齊大史書崔杼弒其君晉大史書趙盾弒其君是知
諸侯大史主記事也南史聞大史盡死執簡以往明南史
是佐大史者當是小史也若然襄二十三年傳稱季孫召
外史掌惡臣言外史則似有內史矣必言諸侯無內史者

閔二年傳稱史華龍滑與禮孔曰我大史也文十八年傳稱魯有大史克哀十四年傳稱齊有大史子餘諸國皆言大史安得有内史也季孫召外史者蓋史官身居在外季孫從内召之故曰外史猶史居在南謂之南史耳南史外史非官名也藝文志云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舉必書所以慎言行昭法戒左史記言右史記事事爲春秋言爲尚書帝王靡不同之禮記玉藻云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雖左右所記二文相反要此二者皆言左史右史周禮無左右之名得稱左右者直是時君之意處之左右則史掌之事因爲立名故傳有左史倚相掌記左事謂之左史左右非史官之名也左是陽道陽氣施生故令之記動右是陰道陰氣安静故使之記言藝文志稱左史記言右史記動誤耳上言魯史記則諸侯各有史可知又言諸侯各有國史者方説諸侯各有春秋重詳其文也

大事書之於策小事簡牘而已 既言尊卑皆有史官又論

所記簡策之異釋器云簡謂之畢郭璞云今簡札也許慎
說文曰簡牒也牘書版也蔡邕獨斷曰策者簡也其制長
二尺短者半之其次一長一短兩編下附鄭玄注中庸亦
云策簡也由此言之則簡札牒畢同物而異名單執一札
謂之爲簡連編諸簡乃名爲策故於文策或作冊象其編
簡之形以其編簡爲策故言策者簡也鄭玄注論語序以
鈎命決云春秋二尺四寸書之孝經一尺二寸書之故知
六經之策皆稱長二尺四寸蔡邕言二尺者謂漢世天子
策書所用故與六經異也簡之所容一行字耳牘乃方版
版廣於簡可以並容數行凡爲書字有多有少一行可盡
者書之於簡數行乃盡者書之於方方所不容者乃書於
策聘禮記曰若有故則加書將命百名以上書於策不及
百名書於方鄭玄云名書文也今謂之字策簡也方版也
是其字少則書簡字多則書策此言大事小事乃謂事有
大小非言字有多少也大事者謂君舉告廟及鄰國赴告
經之所書皆是也小事者謂物不爲災及言語文辭傳之

所載皆是也大事後雖在策其初亦記於簡何則弑君大事南史欲書崔杼執簡而往董狐既書趙盾以示於朝是執簡而示之非舉策以示之明大事皆先書於簡後乃定之於策也其有小事文辭或多如呂相絕秦聲子說楚字過數百非一牘一簡所能容者則於衆簡牘以次存錄也杜所以知其然者以隱十一年傳例云滅不告敗勝不告克不書于策明是大事來告載之策書也策書不載丘明得之明是小事傳聞記於簡牘也以此知仲尼脩經皆約策書成文丘明作傳皆博采簡牘衆記故隱十一年注云承其告辭史乃書之于策若所傳聞行言非將君命則記在簡牘而已不得記於典策此蓋周禮之舊制也又莊二十六年經皆無傳傳不解經注云此年經傳各自言其事者或策書雖存而簡牘散落不究其本末故傳不復申解是言經據策書傳憑簡牘經之所言其事大傳之所言其事小故知小事在簡大事在策也

孟子曰楚謂之檮杌晉

謂之乘而魯謂之春秋其實一也既言簡策

之異又說諸國別名孟子姓孟名軻字子輿鄒邑人也當六國之時師事孔子之孫子思脩儒術之道著書七篇其第四離婁篇云王者之迹息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晉謂之乘楚謂之檮杌魯謂之春秋一也其言與此小異是杜足其實二字使成文也彼趙岐注云乘者興於田賦乘馬之事因以爲名檮杌者嚚凶之類興於記惡之戒因以爲名春秋以二始舉四時記萬事之名是三者立名雖異記事則同故云其實一也序發首云春秋者魯史記之名也故引此以爲證凡明諸侯之國各有史記故魯有春秋仲尼得因而脩之也案外傳申叔時司馬侯乃是晉楚之人其言皆云春秋不言乘與檮杌然則春秋是其大名晉楚私立別號魯無別號故守其本名賈逵云周禮盡在魯矣史法最備故史記與周禮同名然則晉楚豈當自知不備故別立惡名

韓宣子適魯見

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既言諸國有書欲明魯最兼備故云此

疏正義曰此昭二年傳文也宣子晉卿名起食邑於韓因以爲氏謚曰宣子者有德之稱爲昭公新立身新爲政故來聘魯因觀書於大史氏見此書而發言杜注彼以爲易象即今周易上下經之象辭也魯春秋謂魯史記之策書也春秋遵周公之典以序事故曰周禮盡在魯矣易象春秋是文王周公之所制故見春秋知周公之德見易象知周之所以王也文王能制此典即是身有聖德聖不空生必王天下周室之王文王之功故觀其書知周之所以得王天下之由也文王身爲王位故以王言之周公不王故以德屬之人異故文異傳言觀書大史則所觀非一而獨言易象魯春秋者韓子主美文王周公故特言之易象魯無增改故不言魯易象春秋雖是周法所記

乃是魯國春秋也春秋易象皆應有之韓子至魯方乃發歎者味其義善其人以其舊所未悟故云今始知示其歎美之深非是素不見也易下繫辭云易之興也其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當文王與紂之事則謂易象爻彖之辭也鄭玄案據此文以爲易是文王所作鄭衆賈逵虞翻陸績之徒以易有箕子之明夷東鄰殺牛皆以爲易之爻辭周公所作杜雖無明解似同鄭說

韓子所見蓋周之舊典禮經也

序言史官所書舊有成法故引韓子之事以此言結之韓子所見魯春秋者蓋是周之舊日正典禮之大經也韓子之言并歎易象此之所見唯謂春秋者指說春秋不須易象故也知是舊典禮經者傳於隱七年書名例云謂之禮經十一年不告例云不書于策明書於策必有常禮未脩之前舊有此法韓子所見而說之即是周之舊典以無正文故言蓋爲疑辭也制禮作樂周公所爲明策書禮經亦是公所制故下句每云周公正

謂五十發凡是周公舊制也必知史官所記有周公舊制者以聖人所爲動皆有法以能立官紀事豈得全無憲章定四年傳稱備物典策以賜伯禽典策則史官記事之法也若其所記無法何足以賜諸侯諸侯得之何足以爲光寵而子魚稱爲美談也且仲尼脩此春秋以爲一經若周公無法史官妄說仲尼何所可馮斯文何足爲典得與諸書禮樂詩易並稱經哉以此知周公舊有定制韓子所見是也

周德既衰官失其守上之人不能使春秋昭明赴告策書諸所記注多違舊章

【疏】正義曰此明仲尼脩春秋之由先論史策失宜之意計周公之垂法典策具存豈假仲尼更加筆削但爲官失其守褒貶失中赴告策書多違舊典是故仲尼脩成此法垂示後昆襄三十一年傳稱卿大夫能守其官職昭二十年傳曰守道不如守官是言人臣爲官各有所守周德既

喪邦國無法羣小在位故官人失其所守也雖廣言衆官失職要其本意是言史官失其所掌也昭三十一年傳曰春秋之稱微而顯婉而辨上之人能使春秋昭明注云上之人謂在位者也彼謂賢德之人在天子諸侯之位能使春秋褒貶勸戒昭明周德既衰主掌之官已失其守在上之人又非賢聖故不能使春秋褒貶勸戒昭明致令赴告記注多違舊章也文十四年傳曰崩薨不赴禍福不告然則鄰國相命凶事謂之赴他事謂之告對文則別散文則通昭七年傳衛齊惡告喪于周則是凶亦稱告也赴告之中違舊章者若隱三年平王以壬戌崩赴以庚戌桓五年陳侯鮑卒再赴以甲戌己丑及不同盟者而赴以名同盟而赴不以名之類是也策書記注多違舊章者仲尼既已脩改不可復知正以仲尼脩之故知其多違也

仲尼因魯史策書成文考其眞僞而志其典禮上以遵周公之遺

制下以明將來之法此明仲尼所因并制作之意所脩之經以魯爲主是因魯史策書成定之舊文也考謂校勘志謂記識考其眞僞眞者因之僞者改之志其典禮合典法者襃之違禮度者貶之上以遵周公之遺制使舊典更興下以明將來之法令後世有則以此故脩春秋也前代後代事終一揆所賞所罰理必相符仲尼定春秋之文制治國之法文之所襃是可賞之徒文之所貶是可罰之類後代人主誠能觀春秋之文揆當代之事辟所惡而行所善順襃貶而施賞罰則法必明而國必治故云下以明將來之法也不教當時而爲將來制法者孔子之時道不見用既知被屈與範將來將來之與令時其法亦何以異但爲時不見用故指之將來其實亦以教當代也其教之所存文之所害則刊而正之以示勸戒此說仲尼改舊史之意教之所存謂名教善惡義存

於此事若文無褒貶無以懲勸則是文之害教若僖二十八年天王狩于河陽傳云晉侯召王以諸侯見且使王狩仲尼曰以臣召君不可以訓故書曰天王狩于河陽杜以晉文之意本欲尊周將率諸侯共朝天子自嫌彊大不敢至周喻王出狩得盡臣禮尋其蹤緒心是跡非又昭十九年許世子止弒其君買傳云許悼公瘧五月戊辰飲大子止之藥卒書曰弒其君君子曰盡心力以事君舍藥物可也許止進藥不由於醫其父飲之因茲而卒名教善惡須存於此若也不罪許止不沒晉文無以息篡逆之端勸事君之禮故隱其召王之名顯稱弒君之惡如此之例皆是文之害教則刊削本策改而正之以示後人使聞善而知勸見惡而自戒諸仲尼所改新意皆是刊而正之也

其餘則皆即用舊史史有文質辭有詳略不必改也

此說仲尼不改舊史之意其餘謂新意之外皆即用舊史也始隱終麟二百餘載史

官遷代其數甚多人心不同屬辭必異自然史官有文有質致使其辭有詳有略既無所害故不必改也史有文質謂居官之人辭有詳略謂書策之文史文則辭華史質則辭直華則多詳直則多略故春秋之文詳略不等也螟螽蜚蜮皆害物之蟲蜚蜮言有螟螽不言有諸侯反國或言自其歸或言歸自其晉伐鮮虞吳入郢直舉國名不言將帥及郊與用郊皆無所發諸侯出奔或名或不名明是立文乖異是其史舊有詳略義例不存於此故不必皆改也

故傳曰其善志又曰非聖人孰能脩之上傳昭三十一年言春秋之書其是善志記也下傳成十四年言若非聖人誰能脩春秋使成五例也下傳既非同年而云又者言又重上事之辭止又其傳非只其年也**蓋周公之志仲尼從而明之**既以蓋爲疑辭而知事必然者案傳君子論春秋之美而云善志春秋既是舊名明

稱舊記為善故知上傳之言蓋言周公之志也脩者治舊之名傳善聖人而言脩舊明脩前聖之道故知下傳之言蓋仲尼之明周公也上已言蓋周之舊典禮經此復重云蓋周公之志者上明春秋記事之法舊史之遵周公也此明仲尼因舊史之文還脩周公之法故重言蓋敘此以上論經以下論傳

左丘明受經於仲尼以為經者不刊之書也故傳或先經以始事或後經以終義或依經以辯理或錯經以合異隨義而發

疏正義曰丘明為經作傳故言受經於仲尼未必面親授受使之作傳也此說作傳解經而傳文不同之意丘明以為經者聖人之所制是不可刊削之書也非傳所能亂之假使傳有先後不畏經因錯亂故傳或先經為文以始後經之事或後經為文以終前經之義或依經之

言以辨此經之理或錯經為文以合此經之異皆隨義所
在而為之發傳期於釋盡經意而已是故立文不同也夫
史公十二諸侯年表序云自孔子論史記次春秋七十子
之徒口受其傳指君子左丘明懼弟子各有安其意失其
眞故具論其語成左氏春秋沈氏云嚴氏春秋引觀周篇
云孔子將脩春秋與左丘明乘如周觀書於周史歸而脩
春秋之經丘明為之傳共為表裏藝文志云左丘明魯史
也是言丘明為傳以其姓左故號為左氏傳也先經者若
隱公不書即位先發仲子歸于我衛州吁弑其君完先發
莊公娶于齊如此之類是先經以始事也後經者昭二十
二年王室亂定八年乃言劉子伐盂以定王室哀二年晉
納蒯聵于戚哀十五年乃言蒯聵自戚入衛如此之類是
後經以終義也依經者經有其事傳辯其由隱公不書即
位而求好於邾故為蔑之盟案其經文明其歸趣如此之
類是依經以辯理也錯經者若地有兩名經傳互舉及經
侵傳伐經伐傳侵於文雖異於理則合如此之類是錯經

以合異非例傳文雖多不出四體故以此四向明之也其例之所重舊史遺文略不盡舉非聖人所脩之要故也此說有經無傳之意例之所重者若桓元年秋大水傳云凡平原出水爲大水莊七年秋大水此則例之所重皆是舊史遺餘策書之文丘明略之不復發傳非聖人所脩之要故也言遺者舊史已沒策書遺留故曰遺文身爲國史躬覽載籍必廣記而備言之其文緩其旨遠將令學者原始要終尋其枝葉究其所窮此說無經有傳之意

疏正義曰說文云籍部書也張衡東京賦曰多識前世之載載亦書也躬覽載籍所見者博以義有所取必廣記而備言之非直解經故其文緩遥明聖意故其旨遠將令學者本原其事

之始要截其事之終尋其枝葉盡其根本則聖人之趣雖遠其賾可得而見是故經無其事而傳亦言之爲此也原始要終及其言遠並易下繫辭文也尋其枝葉

優而柔

以樹木喻也究亦窮也言窮盡其所窮之處也

之使自求之饜而飫之使自趨之若江海之浸膏澤之潤渙然冰釋怡然理順然後爲得也

此又申說無經之傳有利益之意優而柔之使自求之大戴禮子張問入官學之篇有此文也其饜而飫之則未知所出優柔俱訓爲安寬舒之意也饜飫俱訓爲飽饒裕之意也謂丘明富博其文優游學者之心使自求索其高意精華其大義飽足學者之好使自奔趨其深致言其廣記備言欲令使樂翫不倦也江海以水深之故所浸者遠膏澤以雨多之故所潤者博以喻傳之廣記備言亦欲浸潤經文使義理通洽如是而

求之然後渙然解散如春水之釋怡然心說而衆理皆順然後爲得其所也江海水之大者故舉以爲喻脂之釋者爲膏膏言雨之爲潤若脂膏然故稱膏澤也

其發凡以言例皆經國之常制周公之垂法史書之舊章仲尼從而脩之以成一經之通體

疏 正義曰自此至非例也辯說傳之三體此一段說舊發例也言發凡五十皆是周公舊法先儒之說春秋者多矣皆云丘明以意作傳說仲尼之經凡與不凡無新舊之例杜所以知發凡言例是周公垂法史書舊章者以諸所發凡皆是國之大典非獨經文之例隱七年始發凡例特云謂之禮經十一年又云不書于策建此二句於諸例之端明書於策者皆是經國之常制非仲尼始造策書自制此禮也何則天災無牲卒哭作主諸侯薨赴于朝會加一等夫人不薨于寢則不致豈是仲尼始造此

言也公行告廟侯伯分災二凡之末皆云禮也豈是丘明自制禮乎又公女嫁之送人尊卑哭諸侯之親疏等級王喪之稱小童分至之書雲物皆經無其事傳亦發凡若丘明以意作傳主說仲尼之經此既無經何須發傳以是故知發凡言例皆是周公垂法史書舊章仲尼從而脩之以成一經之通體也國之有史在於前代非獨周公立法史始有章而指言周公垂法者以三代異物節文不同周公必因其常文而作以正其變者非是盡變其常也但以一世大典周公所定故春秋之義史必主於常法而以周公正之然凡是周公之禮經今案周禮竟無凡例爲當禮外別自有凡爲當凡在禮內今者所據禮內有凡知者案周禮大宰職於八法之內有官成官法鄭衆注云官成者謂官府之有成事品式官法者謂職所主之法度然則此凡者是史官之策書成事法式也釋例終篇云稱凡者五十其別四十有九蓋以母弟二凡其義不異故也計周公垂典應每事設法而據經有例於傳無凡多矣釋例四十部

無凡者十五然則周公之立凡例非徒五十而已葢作傳之時已有遺落丘明采而不得故也且凡雖舊例亦非全語丘明采合而用之耳終篇云諸凡雖是周公之舊典丘明撮其體義約以爲言非純寫故典之文也葢據古文覆逆而見之此丘明會意之微致是其說也然丘明撮凡爲言體例不一於一凡之內事義不同亦有因經所有連釋經之所無如王曰小童公侯曰子是也亦有略其經之所無直釋經之所有如凡祀啓蟄而郊龍見而雩不言初祀以經無故也如此之類是也所以然者葢以舊凡語少經雖無事則亦連文引之所以兼引王曰小童若舊凡語多經無者則略之經有者則載之所以略其礿祀獨舉郊雩故莊十一年王師敗績于某杜注云事列於經則不得不因申其義是舊凡多者唯舉經文也發凡之體凡有二條一是特爲策書一是兼載國事特爲策書者凡告以名則書之類是也兼載國事者凡嫁女于敵國之類是也雖非國事但他書有者亦不在凡例如天子七月而葬既於[illegible]

文備有故丘明作傳不在凡例也此諸凡者自是天下大例其言非獨爲魯故哭諸侯之條既發凡例乃云故魯爲諸姬明知正凡所言非止魯事且送女例云於天子則諸卿皆行魯無嫁女於天子之理祭祀例云啓蟄而郊自非魯國不得有郊天之事明是采合故典裁約爲文也

其微顯闡幽裁成義類者皆據舊例而發義指行事以正褒貶

此下盡曲而暢之說新意也微顯闡幽易下繫辭文也微謂纖隱闡謂著明舊說云下云經無義例此釋經有義例謂孔子脩經微其顯事闡其幽理裁節經之上下以成義之般類其善事顯者若秦穆悔過貶四國大夫以例稱人觀文與常文無異惡事顯者若諸侯城緣陵叔孫豹違命城緣陵依例稱諸侯與無罪文同叔孫豹去氏與未賜族者文同皆是微其顯事闡幽者謂闡其幽理使之宣著若晉趙盾鄭歸生楚比陳乞及許大子止皆非親弑其君是

其罪幽隱孔子脩經加弒使罪狀宣露是闡幽也諸春秋
襃貶之例並是也蓋以爲皆據舊例而發義以下論丘明
之傳微顯闡幽乃是經事故賀沈諸儒皆悉同此劉炫以
微顯闡幽皆說作傳之意經文顯者作傳本其纖微經文
幽者作傳闡使明著顯者若天王狩于河陽觀經文足知
王是天子狩是出獵但不知天子何故出畿外狩耳故傳
發晉侯召王是其微顯也幽者若鄭伯克段于鄢觀經不
知段是何人何故稱克故傳發武姜愛段是闡其幽也丘
明作傳其有微經之顯闡經之幽以裁制成其義理比類
者皆據舊典凡例而起發經義指其人行事是非以正經
之襃貶例稱得雋曰克傳言如二君故曰克是其據舊例
發義也晉侯召王使狩鄭伯不教其弟仲尼沒其召王顯
稱鄭伯丘明正述其事先解經文是指其行事以正襃貶
也此二事尤明者耳其餘皆是新意也此序主論作傳而
賀沈諸儒皆以爲經解之

諸稱書不書先書故書

是不識文勢而謬失杜旨

不言不稱書曰之類皆所以起新舊發大義謂之變例上既言據舊例而發義故更指發義之條諸傳之所稱書不書先書故書不言不稱及書曰七者之類皆所以起新舊之例令人知發凡是舊七者是新發明經之大義謂之變例以凡是正例故謂此為變例猶詩之有變風變雅也自杜以前不知有新舊之異今言謂之變例是杜自明之以曉人也稱書者若文二年書士縠堪其事襄二十七年書先晉晉有信如此之類是也不書者若隱元年春正月不書即位攝也邾子克未王命故不書爵如此之類是也先書者若桓二年君子以督為有無君之心故先書弑其君僖二年虞師晉師滅下陽先書虞賄故也如此之類是也故書者若隱三年壬戌平王崩赴以庚戌故書之成八年杞叔姬卒來歸自杞故書如此之類是也不言者若隱元年鄭伯克段于鄢不言出奔難之也莊十八年公追戎于濟西不

言其來諱之也如此之類是也不稱者若僖元年不稱即位公出故也莊元年不稱姜氏絶不爲親如此之類是也書曰者若隱元年書曰鄭伯克段于鄢隱四年書曰衛人立晉衆也如此之類是也案襄元年圍宋彭城非宋地追書也隱元年稱鄭伯譏失敎也昭三十一年公在乾侯言不能外內也先書故書既是新意則追書亦是新意書與不書俱是新意則稱與不稱言與不言亦俱是新意豈得不言不稱獨爲新意言也稱也便即非乎釋例終篇云諸雜稱二百八十有五止有其數不言其目就文而數又復參差竊謂追書也言也稱也亦是新意序不言者蓋諸類之中足以包之故也有田僧紹者亦注此序以爲序言諸稱稱亦即是新意與下七者合爲八名斯不然矣案書與不書其文相次若稱字即是新意但當言稱與不稱相次何以分爲別文明知杜言諸稱自謂諸傳所稱不以稱爲新意但以理而論之稱亦當是新意耳

然亦有史所不書即以爲

義者此蓋春秋新意故傳不言凡曲而暢之也此說因舊爲新也仲尼脩春秋者欲以上遵周制下明世教其舊史錯失則得刊而正之以爲變例其舊史不書則無可刋正故此又辨之亦有史所不書正合仲尼意者仲尼即以爲義改其舊史及史所不書此二者蓋是春秋新意故傳亦不言凡每事別釋曲而通暢之也此蓋春秋新意其言摠上通變例與不別書也舉一凡而事同者諸理盡見是其直也不言凡而每事發傳是其曲暢暢訓通故言曲而暢之也若然隱公實不即位史無由得書即位邾克實未有爵史無由得書其爵然則傳言不書自是舊史不書而以不書爲仲尼新意者釋例終篇杜自問而釋之云丘明之爲傳所以釋仲尼春秋仲尼春秋皆因舊史之策書義之所存則時加增損或仍舊史之無亦或改舊史之有雖因舊文固是仲尼之書也丘明所發故是仲尼之意也雖是舊文不書而事合仲尼之意仲

尼因而用之即是仲尼新意若宣十年崔氏出奔衛傳稱書曰崔氏非其罪也且告以族不以名是告不以名故知舊史無名仲尼略經無罪見逐例不書名此舊史之文適當孔子之意不得不因而用之因舊爲新皆此類也然杜唯言史所不書即以爲義不云史所書爲義者但夫子約史記而脩春秋史記之文皆是舊史所書因而褒貶理在可見不須更言但恐舊史不書而夫子不用故特言之

其經無義例因行事而言則傳直言其歸趣而已非例也

此一段說經無義例者國有大事史必書之其事既無得失其文不著善惡故傳直言其指歸趣向而已非褒貶之例也春秋此類最多故隱元年及宋人盟于宿傳曰始通也杜注云經無義例故傳直言其歸趣而已他皆放此是如彼之類皆非例也

故發傳之體有三而爲例之情有五〔疏〕

正義曰傳體有三即上文發凡正例新意變例歸趣非例是也爲例之情有五則下文五曰是也書經有此五情緣經以求義爲例言傳爲經發例其體有此五事下文五句成十四年傳也案彼傳上文云春秋之稱下云非聖人誰能脩之聖人指謂孔子美孔子所脩成此五事五事所攝諸例皆盡下句釋其顯者以屬之耳此發傳之體有三上文三言其以別之觀文足可知耳劉寔分變例新意以爲二事釋例終篇曰丘明之傳有稱周禮以正常者諸稱凡以發例者是也有明經所立新意者諸顯義例而不稱凡者是也稱古典則立凡以顯之釋變例則隨辭以讀之杜言甚明尚不能悟其爲暗也不亦甚乎

一曰微而顯文見於此而起義在彼稱族尊君命舍族尊夫人梁亡城緣陵之類是也

文見於此謂彼注云辭微而義顯也稱族尊君命舍族尊夫人

成十四年傳爲叔孫僑如發也經曰秋叔孫僑如如齊逆女九月僑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叔孫是其族也褒賞稱其族貶責去其氏銜君命出使稱其族所以爲榮與夫人俱還去其氏所以爲辱出稱叔孫舉其榮名所以尊君命也入舍叔孫替其尊稱所以尊夫人也族自卿家之族稱舍別有所尊是文見於此而起義在彼僖十九年經書梁亡是秦亡之也傳曰不書其主自取之也僖十四年經書諸侯城緣陵是齊率諸侯城之以遷杞也傳曰不書其人有闕也秦人滅梁而曰梁亡文見於此梁亡見取者之無罪齊桓城杞而書諸侯城緣陵文見於此城緣陵見諸侯之有闕亦是文見於此而起義在彼皆是辭微而義顯故以此三事屬之

二曰志而晦約言示制推以知例參會不地與謀曰及之類是也

彼注云志記也晦亦微也謂約言以記事事敘而文微桓二年秋公及戎盟于唐冬

公至自唐傳例曰特相會往來稱地讓事也自參以上則往稱地來稱會成事也其意言會必有主二人共會則莫肯爲主兩相推讓會事不成故以地致三國以上則一人爲主二人聽命會事有成故以會致宣七年公會齊侯伐萊傳例曰凡師出與謀曰及不與謀曰會其意言同志之國共行征伐彼與我同謀計議成而後出師則以相連及爲文彼不與我謀不得已而往應命則以相會合爲文此二事者義之所異在於一字約少其言以示法制推尋其事以知其例是所記事有敘而其文晦微也**三曰婉而成章曲從義訓以示大順諸所諱辟璧假許田之類是也**彼注云婉曲也謂屈曲其辭有所辟諱以示大順而成篇章言諸所諱辟者其事非一故言諸以揔之也若僖十六年公會諸侯于淮未歸而取項齊人以爲討而止公十七年九月得釋始歸諱執止之恥辟而不言經乃書公至自

會諸如此類是諱辟之事也諸侯有大功者於京師受邑爲將朝而宿焉謂之朝宿之邑方岳之下亦受田邑爲從巡守備湯水以共沐浴焉謂之湯沐之邑魯以周公之故受朝宿之邑於京師許田是也鄭以武公之勳受湯沐之邑於泰山祊田是也隱桓之世周德既衰魯不朝周王不巡守二邑皆無所用因地勢之便欲相與易祊薄不足以當許鄭人加璧以易許田諸侯不得專易天子之田文諱其事桓元年經書鄭伯以璧假許田言若進璧以假田非久易也諱惡揚善臣子之義可以垂訓於後故此二事皆屈曲其辭從其義訓以示大順之道是其辭婉曲而成其篇章也

四曰盡而不汙直書其事具文見意丹楹刻桷天王求車齊侯獻捷之類是也

彼注云謂直言其事盡其事實無所汙曲禮制宮廟之飾楹不丹桷不刻莊二十三年秋丹桓宮楹二十四年春刻

桓宮桷禮諸侯不貢車服天子不私求財桓十五年天王使家父來求車禮諸侯不相遺俘莊三十一年齊侯來獻戎捷三者皆非禮而動直書其事不爲之隱具爲其文以見譏意是其事實盡而不有汙曲也

五曰懲惡而勸善求名而亡欲蓋而章書齊豹盜三叛人名之類是也

彼注云善名必書惡名不滅所以爲懲勸昭二十年盜殺衛侯之兄縶襄二十一年邾庶其以漆閭丘來奔昭五年莒牟夷以牟婁及防茲來奔昭三十一年邾黑肱以濫來奔是謂盜與三叛人名也齊豹衛國之卿春秋之例卿皆書其名氏齊豹忿衛侯之兄起而殺之欲求不畏彊禦之名春秋抑之書曰盜盜者賤人有罪之稱也邾庶其黑肱莒牟夷三人皆小國之臣並非命卿其名於例不合見經竊地出奔求食而已不欲求其名聞春秋故書其名使惡名不滅若其爲惡求名而有名章徹則作難之士誰或不

爲若竊邑求利而名不聞則貪冒之人誰不盜竊故書齊豹曰盜三叛人名使其求名而名亡欲蓋而名章所以懲創惡人勸奬善人昭三十一年傳具說此事其意然也盜與三叛俱是惡人書此二事唯得懲惡耳而言勸善者惡懲則善勸故連言之推此五體以尋經傳觸類而長之附于二百四十二年行事王道之正人倫之紀備矣

疏正義曰上云情有五此言五體者言其意謂之情指其狀謂之體體情一也故互見之一曰微而顯者是夫子脩改舊文以成新意所脩春秋以新意爲主故爲五例之首二曰志而晦者是周公舊凡經國常制三曰婉而成章者夫子因舊史大順義存君親揚善掩惡夫子因而不改四曰盡而不汙者夫子亦因舊史有正直之士直言極諫不掩君惡欲成其美夫子因而用之此婉而成章盡而不汙雖因舊文夫子[illegible]

以爲義惣而言之亦是新意之限故傳或言書曰或云不書五曰懲惡而勸善者與上微而顯不異但勸戒繆者在微而顯之條貶責切者在懲惡勸善之例故微而顯居五例之首懲惡勸善在五例之末五者春秋之要故推此以尋經傳觸類而增長之附於二百四十二年時人所行之事觀其善惡用其褒貶則王道之正法人理之紀綱皆得所備矣從首至此說經傳理畢故以此言結之觸類而長之易上繫辭文也二百四十二年謂獲麟以前也以後經則魯史舊文傳終說前事辭無褒貶故不數之也觸類而長之者若隱四年經書翬帥師傳稱羽父固請故書曰翬帥師疾之也十年經亦書翬帥師傳雖不言書曰故書是知與上同爲新意又隱元年傳曰儀父貴之也則桓十七年云儀父亦是貴之是也

或曰春秋以錯文見義若如所論則經當有事同文異而無其義也先儒

所傳皆不其然【疏】正義曰自此至釋例詳之言已爲作注解之意論經傳之下即是自述己懷於文不次言無由發故假稱或問而荅以釋之春秋之經侵伐會盟及戰敗克取之類文異而義殊錯文以見義先儒知其如是因謂苟有異文莫不著義杜以爲仲尼所述據史舊文文害者則刊而正之不害者因其詳略此其異於先儒故或人據上文杜之異旨執先儒以問曰春秋以錯文見義其文異者必應有義存焉若如所論辭有詳略不必改也則經當有事同文異而無其義意者也先儒所傳皆不其然今何以獨異欲令杜自辯之

荅曰春秋雖以一字爲褒貶然皆須數句以成言非如八卦之爻可錯綜爲六十四也固當依傳以爲斷莊二十五年陳侯使女叔來聘傳曰嘉之故不

名僖二十五年衛侯燬滅邢傳曰同姓也故名褒則書字貶則稱名褒貶在於一字褒貶雖在一字不可單書一字以見褒貶故荅或人曰春秋雖以一字爲褒貶皆須數句以成言語非如八卦之爻可錯綜爲六十四也卦之爻也一爻變則成爲一卦經之字也一字異不得成爲一義故經必須數句以成言義則待傳而後曉不可錯綜經文以求義理故當依傳以爲斷文異者丘明不爲發傳仲尼必無其義安得傳旨之表妄說經文以此知經有事同文異而無其義者也數句者謂若隱元年秋七月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及昭十三年夏四月楚公子比自晉歸于楚弑其君虔于乾谿此皆三句以上春秋一部未必皆然杜欲盛破賈服一字故舉多言之或以爲數其文句義亦得通錯綜其數易上繫辭文謂交錯綜理之

古今言左氏春秋者多矣今其遺文可見者十數家漢書儒林傳云漢興

北平侯張蒼及梁太傅賈誼京兆尹張敞大中大夫劉公子皆脩左氏傳誼爲左氏傳訓詁授趙人貫公公傳子長卿長卿傳清河張禹禹授尹更始更始傳子咸及丞相翟方進方進授清河胡常常授黎陽賈護護授蒼梧陳欽而劉歆從尹咸及翟方進受由是言左氏者本之賈護劉歆是前漢言左氏者也漢武帝置五經博士左氏不得立於學官至平帝時王莽輔政方始立之後漢復廢雖然學者浸多矣中興以後陳元鄭衆賈逵馬融延篤彭仲博許惠卿服虔穎容之徒皆傳左氏春秋魏世則王肅董遇爲之注此等比至杜時或在或滅不知杜之所見十數家定是何人也大體轉相祖述進不成爲錯綜經文以盡其變退不守丘明之傳於丘明之傳有所不通皆没而不說而更膚引公羊穀梁

適足自亂禮記中庸云仲尼祖述堯舜祖始也謂前人爲始而述脩之也經之詳略本不著義強爲之說理不可通故進不成爲錯綜經文以盡其變於傳之外別立異端故退不守丘明之傳傳有不通則沒而不說謂諸家之注多有此事但諸注既亡不可指摘若觀服虔賈逵之注皆沒而不說者衆矣謂若文二年作僖公主傳於僖三十三年云作主非禮也凡君薨卒哭而祔祔而作主及襄九年閏月戊寅濟于陰阪之類是也虔謂皮膚言淺近引之也公羊穀梁口相傳授因事起問意與左氏不同故引之以解左氏適足以自錯亂也預今所以爲異專脩丘明之傳以釋經經之條貫必出於傳傳之義例摠歸諸凡推變例以正褒貶簡二傳而去異端蓋丘明之

志也丘明與聖同恥爲經作傳經有他義無容不盡故專脩丘明之傳以釋經也作傳解經則經義在傳故經之條貫必出於傳也發凡言例則例必在凡故傳之義例揔歸諸凡也若有例無凡則傳有變例如是則推尋變例以正褒貶若左氏不解二傳有說有是有非可去可取如是則簡選二傳取其合義而去其異端杜自言以此立說蓋是丘明之本意也昭三年北燕伯款出奔齊傳云書曰北燕伯款出奔齊罪之也則知昭二十一年蔡侯朱出奔楚亦是罪之也釋例曰朱雖無罪據失位而出奔亦其咎也宣十年崔氏出奔衛傳云書曰崔氏非其罪也不書名者非其罪則書名者是罪也襄二十一年晉欒盈出奔楚杜注云稱名罪之如此之類是推變例以正褒貶也莊十九年公子結媵陳人之婦于鄄杜注云公羊穀梁皆以爲魯女媵陳侯之婦僖九年伯姬卒杜注云公羊穀梁曰未適人故不稱國如此之類是簡二傳也先儒取二傳多矣杜不取者是去異端也其有疑錯

則備論而闕之以俟後賢集解與釋例每有論錯闕疑之事非一二也釋例終篇云去聖久遠古文篆隷歷代相變自然當有錯誤亦不可拘文以害意故聖人貴聞一而知二賢史之闕文也今左氏有無傳之經亦有無經之傳無經之傳或可廣文無傳之經則不知其事又有事由於魯魯君親之而復不書者先儒或強爲之說或沒而不說疑在闕文誠難以意理推之是備論闕之之事也然劉子駿創通大義賈景伯父子許惠卿皆先儒之美者也末有潁子嚴者雖淺近亦復名家故特舉劉賈許潁之違以見同異漢書楚元王傳稱劉歆字子駿劉德孫劉向少子也哀帝時歆校秘書見古文春秋左氏傳大好之初左氏傳多古字古言學者傳

訓詁而已及歆治左氏引傳文以解經經傳相發明由是章句義理備焉是其創通大義也後漢賈逵字景伯扶風人也父徽字元伯授業於歆作春秋條例逵傳父業作左氏傳訓詁許惠卿名淑魏郡人也潁子嚴名容陳郡人也比於劉賈之徒學識雖復淺近然亦注述春秋名為一家之學杜以為先儒之內四家差長故特舉其違以見異同自餘服虔之徒殊劣於此輩故棄而不論也

分經之年與傳之年相附比其義類各隨而解之名曰經傳集解

丘明作傳不敢與聖言相亂故與經別行何止丘明公羊穀梁及毛公韓嬰之為詩作傳莫不皆爾經傳異處於省覽為煩故杜分年相附別其經傳聚集而解之杜言集解謂聚集經傳為之作解何晏論語集解乃聚集諸家義理以解論語言同而意異也

又別集諸例及地名譜第歷數相

與爲部凡四十部十五卷皆顯其異同從而釋之名曰釋例將令學者觀其所聚異同之說釋例詳之也春秋記事之書前人後人行事相類書其行事不得不有比例而散在他年非相比校則善惡不章褒貶不明故杜別集諸例從而釋之將令學者觀其所聚察其同異則於其學易明故也言諸例及地名譜第歷數三者雖春秋之事於經傳無例者繁多以特爲篇卷不與諸例相同故言及也事同則爲部小異則附出孤經不及例者聚於終篇故言相與爲部也其四十部次第從隱即位爲首先有其事則先次之唯世族土地事既非例故退之於後終篇宜最處末故次終篇之前終篇處其終耳土地之名起於宋衛遇于垂世族譜起於無駭卒無駭卒在遇垂之後故地名在世族之前也或曰春秋之作

左傳及穀梁無明文說者以爲仲尼自衛反魯脩春秋立素王丘明爲素臣言公羊者亦云黜周而王魯危行言孫以辟當時之害故微其文隱其義公羊經止獲麟而左氏經終孔丘卒敢問所安

疏 正義曰上一問一荅說作注理畢而更問春秋作之早晚及仲尼述作大意先儒所說並皆辟謬須於此明之亦以於文不次故更假問荅以明之一問之間凡有四意其一問作之早晚其二問先儒言孔子自爲素王其事虛實其三問公羊說孔子黜周王魯其言是非其四問左氏獲麟之後乃有餘經詞杜於意安否據杜云左傳及穀梁無明文則指公羊有其異說今

驗何休所注公羊亦無作春秋之事案孔舒元公羊傳本云十有四年春西狩獲麟何以書記異也今麟非常之獸其爲非常之獸奈何有王者則至無王者則不至然則孰爲而至爲孔子之作春秋是有成文也左傳及穀梁則無明文故說左氏者言孔子自衞反魯則便撰述春秋三年文成乃致得麟孔子既作此書麟則爲書來應言麟爲孔子至也麟是帝王之瑞故有素王之說言孔子自以身爲素王故作春秋立素王之法丘明自以身爲素臣故爲素王作左氏之傳漢魏諸儒皆爲此說董仲舒對策云孔子作春秋先正王而繫以萬事是素王之文焉賈逵春秋序云孔子覽史記就是非之說立素王之法鄭玄六藝論云孔子既西狩獲麟自號素王爲後世受命之君制明王之法盧欽公羊序云孔子自因魯史記而脩春秋制素王之道是先儒皆言孔子立素王也孔子家語稱齊大史子餘歎美孔子言云天其素王之乎素空也言無位而空王之也彼子餘美孔子之深原上天之意故爲此言耳非是孔子

自號爲素王先儒蓋因此而謬遂言春秋立素王之法左丘明述仲尼之道故復以爲素臣其言丘明爲素臣未知誰所說也言公羊者謂何休之輩黜周王魯非公羊正文說者推其意而致理耳以杞是二王之後本爵爲上公而經稱杞伯以爲孔子黜之宣十六年成周宣榭火公羊傳曰外災不書此何以書新周也其意言周爲王者之後比宋爲新緣此故謂春秋託王於魯以周宋爲二王之後黜杞同於庶國何休隱元年注云唯王者然後改元立號春秋託新王受命於魯宣十六年注云孔子以春秋當新王上黜杞下新周而故宋黜周爲王者之後是黜周王魯之說也定元年公羊傳曰定哀多微辭主人習其讀而問其傳則未知己之有罪焉爾何休云此假設而言之主人謂定哀也習其經而讀之問其傳解詁則不知己之有罪於是此孔子畏時君上以諱尊隆恩下以辟害容身愼之至也是其孫言辟害微文隱義之說自衛反魯危行言孫皆論語文也鄭玄以爲據時高言高行者皆見危謂高行爲

危行也何晏以危爲厲厲言行不隨俗也未知二者誰當
杜言公羊之經獲麟即止而左氏之經終於孔子卒先儒
或以爲麟後之經亦是孔子
所書故問其意之所安也

答曰異乎余所聞仲尼曰文王既没文不在茲乎此制作之本意也歎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蓋傷時王之政也

此盡末以來答上問四意但所
答或先或後而其文不次欲令
先有案據乃得遞相發明故不得以次而答問者先問作
之早晚杜意定以獲麟乃作故從仲尼曰至所以爲終明
作之時節兼明白本意自欲制作感麟方始爲之非是先
作春秋乃後致麟也既言止麟之意須說始隱之由且欲
取平王周正驗其非黜周王魯之證但既言其終倒言其
始則於文不次故答前義未了更起一問自曰然則以下

盡此其義也明春秋始隱之意荅黜周王魯之言既言王
魯爲非遂并辯公羊之謬自若夫制作盡非隱之也荅微
文隱義之爲非也自聖人包周身之防盡非所聞也荅孫
言辟害之爲虛也先儒以爲未獲麟而巳作春秋過獲麟
而經猶未止故既荅公羊之謬然後却辯素王爲虛并説
引經爲妄自子路欲使門人爲臣又非通論也荅素王素臣
之問自先儒以爲盡得其實荅經止獲麟之意至於反袂
以下言其不可采用此章分段大意其文旨如此問者以
所聞而問其異乎余所聞一句歎其所據非理故言異乎
余所聞仲尼曰與歎曰二者皆論語文也孔子過匡匡人
以兵遮而脅之從者驚怖故設此言以強之文王雖身
既没其爲文王之道豈不在兹身乎孔子自此其身言巳
有文王之道也其下文又云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
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其意言
天若未喪文王之道必將使我制作匡人不能違天以害
巳此言是有制作之本意也聖人受命而王則麟鳳至河

出圖仲尼歎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此言蓋傷時王之政不能致此瑞也先有制作之意而恨時無嘉瑞明是既得嘉瑞即便制作杜欲明得麟乃作故先表此二句鄭玄以爲河圖洛書龜龍銜負而出如中候所說龍馬銜甲赤文綠色甲似龜背袤廣九尺上有列宿斗正之度帝王錄紀興亡之數是也孔安國以爲河圖即八卦是也未知二者誰當杜旨

麟鳳五靈王者之嘉瑞也今麟出非其時虛其應而失其歸此聖人所以爲感也絕筆於獲麟之一句者所感而起固所以爲終也

麟鳳與龜龍白虎五者神靈之鳥獸王者之嘉瑞也今麟出於衰亂之世是非其時也上無明王是虛其應也爲人所獲是失其歸也夫此聖人而生非其時道無所行功無所濟與麟相類故所

以爲感也先有制作之意復爲外物所感既知道屈當時欲使功被來世由是所以作春秋絶筆於獲麟之一句者麟是仲尼所感而書爲感麟而作既以所感而起固所以爲終也荅上春秋之作左傳無明文之問又言已所以爲獲麟乃作之意獨舉麟鳳而云五靈知二獸以外爲龜龍白虎者以鳥獸而爲瑞不出五者經傳讖緯莫不盡然禮記禮器曰升中于天而鳳皇降龜龍假詩序曰麟趾關雎之應騶虞鵲巢之應騶虞即白虎也是龜龍白虎並爲瑞應只言麟鳳便言五靈者舉鳳配麟足以成句略其三者故曰五靈其五靈之文出尚書緯也禮記禮運曰麟鳳龜龍謂之四靈不言五者彼稱四靈以爲畜則飲食有由也其意言四靈與著物爲羣四靈既擾則着物皆備龍是魚鮪之長鳳是飛鳥之長麟是走獸之長龜是甲蟲之長飲食所須唯此四物四物之内各舉一長虎麟皆是走獸故略云四靈杜欲徧舉諸瑞故備言五靈也直云絶筆獲麟[illegible]文勢已足而言之一句者以春秋編年之書必應盡年

乃止入年唯此一句故顯言之以明一句是其所感也 曰然則春秋何始於魯隱公荅曰周平王東周之始王也隱公讓國之賢君也考乎其時則相接言乎其位則列國本乎其始則周公之祚胤也若平王能祈天永命紹開中興隱公能弘宣祖業光啓王室則西周之美可尋文武之迹不墜是故因其歷數附其行事采周之舊以會成王義垂瀍將來上既解終麟之意未辯始隱之由故又假

問以釋之不言或問而直言曰者以荅前未了須更起此問若言問者猶是前人且既解絶筆即因問初起以此不復言或欲示二問共是一人故也然者然上語則者陳下事乖前起後之勢問者言絶筆於獲麟既如前解然則春秋初起何獨始於魯隱公不始於他國餘公何也荅曰周平王東周之始王也遷居洛邑平王爲首是始王也隱公讓國之賢君也於第當立委位讓桓是賢君也考乎其時則相接隱公之初當平王之末是相接也言乎其位則列國其爵爲侯其土則廣是大國也本乎其始則周公之祚胤也魯承周公之後是其福祚之胤也若使平王能撫養下民求天長命紹先王之烈開中興之功隱公能大宣聖祖之業光啓周王之室君臣同心照臨天下如是則西周之美猶或可尋文武之迹不墜於地而平王隱公居得致之地有得致之資而竟不能然只爲無法故也仲尼愍其如是爲之作法其意言若能用我道豈致此乎是故因其年月之歷數附其時人之行事采周公之舊典以會今戚

一王之大義雖前事已往不可復追襲得垂法將來使後人放習以是之故作此春秋此序一段大明作春秋之深意問者不直云隱公而言魯隱公者言魯決其不始於他國言隱決其不始於餘公挾此二意故并魯言之也其答直言隱公不云魯者以魯之春秋已爲韓起所說可知故也周自武王伐紂定天下恒居鎬也是爲西都周公攝政營洛邑於土中謂之東都成王雖暫至洛邑還歸鎬京及幽王滅於西周平王東遷洛邑因謂洛邑爲東周謂鎬京爲西周平王始居東周故云東周之始王也平王四十九年而隱公即位隱公三年而平王崩是其相接也詩既醉云永錫祚胤言福祚及後胤也尚書召誥云用供王能祈天永命言用善德治民得長命也襄十年傳曰而以偪陽光啓寡君論語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是杜所用之文也春秋據魯而作即是諸侯之法而云會成王義者春秋所書尊甲盡備王使來聘錫命賵含有天子撫邦國之義公如京師拜賜會葬有諸侯事王者之法雖據魯史爲文足

成王者之義也以其會成王義故得垂法將來將使天子法而用之非獨遺將來諸侯也所書之王即平王也所用之歷即周正也所稱之公即魯隱也安在其黜周而王魯乎子曰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此其義也既言作春秋之意然後荅黜周王魯之言經書春王正月王即周平王也月即周正也公及邾儀父公即魯隱公也魯用周正則魯事周矣天子稱王諸侯稱公魯尚稱公則號不改矣春秋之文安在黜周王魯乎若黜周王魯則魯宜稱王周宜稱公此言周王而魯公知非黜周而王魯也孔子之作春秋本欲與周非黜周也故引論語以明之公山弗擾召孔子孔子欲往子路不說夫子設此言以辯之其意言彼召我者而豈空然哉必謂我有賢能之德故也既謂我有

賢德或將能用我言如其能用我言者吾其爲東方之周乎言將欲興周道於東方也原其此意知非黜周故云此其興周之義也注論語者其意多然唯鄭玄獨興以東周爲成周則非杜所用也

若夫制作之文所以章往考來情見乎辭言高則旨遠辭約則義微此理之常非隱之也此一段荅

說公羊者言微其文隱其義之意若夫者發端之辭既荅王魯更起言端故云若夫聖人制作之文所以章明已往考校方來欲使將來之人鑒見既往之事聖人之情見乎文辭若使發語卑雜則情趣瑣近立言高簡則旨意遠大章句煩多則事情易顯文辭約少則義趣微略此乃理之常事非故隱之也文王演易則亦文高旨遠辭約義微豈復孫辭辟害以彼無所辟其文亦微知理之常非爲所隱也其章往考來情見乎辭皆易下繫辭之文彼作彰往而

察來意不異耳聖人包周身之防既作之後方復隱

諱以辟患非所聞也此一段荅孫言辟害之意若成湯繫於夏臺文王囚於羑

里周公留滯於東都孔子絕糧於陳蔡自古聖人幽囚困

厄則嘗有之未聞有被殺害者也包周身之防者謂聖人

防慮必周於身自知無患方始作之既作之後方復隱諱

以辟患害此事實非所聞也云非所聞者言前訓未之有

也子路欲使門人爲臣孔子以爲欺天而

云仲尼素王丘明素臣又非通論也此一段荅

素王素臣爲非也案論語稱孔子疾病子路使門人爲臣

病閒曰久矣哉由之行詐也無臣而爲有臣吾誰欺欺天

乎其意言子路以孔子將死使門人爲臣欲令以臣禮葬君

冀其顯榮夫子夫子瘳而責之我實無臣何故而爲有臣吾

之於人也於誰嘗欺我尚不敢欺人何故使吾欺天乎子路使門人爲臣纔僭大夫禮耳孔子尚以爲欺天况神器之重非人臣所議而云仲尼爲素王丘明爲素臣又非通理之論也聖人之生與運隆替運通則功濟當時運閉則道存身後雖復富有天下無益於堯舜賤爲匹庶何損於仲尼道爲升降自由聖與不聖言之立否乃關賢與不賢非復假大位以宣風藉虛名以範世稱王稱臣復何所取若使無位無人虛稱王號不爵不祿妄竊臣名是則羨富貴而恥貧賤長僭踰而開亂逆聖人立敎豈當爾也臧文仲山節藻梲謂之不知管仲鏤簋朱紘稱其器小見季氏舞八佾云孰不可忍若仲尼之竊王號則罪不容誅而言素王素臣是誣大賢而負聖人也嗚呼孔子被誣久矣賴杜預方始雪之

先儒以爲制作三年文成致麟既已妖妄又引經以至仲尼卒亦又近誣此下至爲得其

實皆明麟後之經非仲尼所脩之意直言先儒無可尋檢未審是誰先生此意案今左氏之經仍終孔丘之卒雖杜氏之注此經亦存而尤責先儒引經至仲尼卒者蓋先儒以爲夫子自衛反魯即作春秋作三年而後致麟雖得麟而猶不止比至孔丘之卒皆是仲尼所脩以是辨之謂之近誣明先儒有此說也服虔云夫子以哀十一年自衛反魯而作春秋約之以禮故有麟應而至是其宗舊說也服虔又云春秋終於獲麟故小邾射不在三叛人中也弟子欲明夫子作春秋以顯其師故書小邾射以下至孔子卒案杜於此下及哀十四年注皆取服義爲說則服氏於此一事已改先儒矣麟是王者之瑞非爲制作而來而云仲尼致之是其妖且妄也經是魯史之文非仲尼之所述而云仲尼脩之是其近誣罔也言近誣者心所不悟非故誣之故云近誣也

據公羊經止獲麟而左氏小邾射不在三叛之數故余以

爲感麟而作作起獲麟則文止於所起爲得其實穀梁之經亦止獲麟而獨據公羊者春秋之作穀梁無明文杜以獲麟乃作義取公羊故獨據之耳小邾射以句繹來奔與黑肱之徒義無以異傳稱書二叛人名不通數此人以爲四叛知其不入傳例麟下之經傳不入例足知此經非復孔舊故余以爲感麟而作春秋其意起於獲麟則文止於所起自此而誇爲得其實重明經止獲麟并自成已說起麟之意也

至於反袂拭面稱吾道窮亦無取焉公羊傳稱孔子聞獲麟反袂拭面涕沾袍曰吾道窮矣然既取公羊經止獲麟而公羊獲麟之下即有此傳嫌其并亦取之故云亦無取焉不取之者以聖人盡聖窮神樂天知命生而不喜死而不感囚於陳蔡則絃琴而歌夢奠兩楹則負杖而詠寧復畏懼死亡下沾衿之泣愛惜性命發道窮之歎若實

如是何異凡夫俗人而得稱爲聖也公羊之書鄉曲小辯致遠則泥故無取焉此則上文所謂簡二傳而去異端豈有反袂拭面涕下沾袍以虛而不經故不取也

春秋正義卷第一

修職郎新差充婺州州學教授趙彥穡點勘

春秋正義卷第二

國子祭酒上護軍曲阜縣開國子臣孔穎達等奉

勑撰

春秋經傳集解



正義曰五經題篇皆出注者之意人各有心故題無常準此本經傳別行則經傳各自有題注者以意裁定其本難可復知據今服虔所注題云隱公左氏傳解誼第一不題春秋二字然則春秋二字蓋是經之題也服言左氏傳三字蓋本傳之題也杜既集解經傳春秋此書之大名故以春秋冠其上序說左氏言已備悉故略去左氏而爲此題焉經傳集解四字是杜所加其餘皆舊本也經者常也言事有典法可常遵用也傳者傳也博釋經意傳示後人分年相附集而解之故謂之經傳集解

隱公第一正義曰魯君侯爵杜君采大史公書世本旁引傳記以爲世族譜略記國之興族譜云魯姬姓文王子周公旦之後也周公股肱周室成王封其子伯禽於曲阜爲魯侯今魯國是也自哀以下九世二百一十七年而楚滅魯依魯世家伯禽至隱公凡一十三君兄弟相及者五人隱公名息姑伯禽七世孫惠公弗皇子聲子所生平王四十九年即位是歲歲在豕韋禮記檀弓曰死謚周道也周法天子至於大夫既死則累其德行而爲之謚周書謚法云隱拂不成曰隱魯實侯爵而稱公者五等之爵雖尊卑殊號臣子尊其君父皆稱爲公是禮之常也字書云第訓次也一者數之始此卷於次第當其一也

杜氏 疏 正義曰杜氏名預字元凱畿之孫恕之子也陳壽魏志云杜畿字伯侯京兆杜陵人也漢御史大夫杜延年之後文帝時爲尚書僕射封樂亭侯試船溺死追贈大僕謚戴侯也恕字務伯官至幽州刺史預司馬宣王女壻也王隱晉書云預知謀深博明於治亂常稱德者非所企及立言立功預

所無幾也大觀羣典譏公羊穀梁詭辯之言又申[illegible]
左氏未究丘明之意橫以二傳亂之乃錯綜微[illegible]
左氏經傳集解又參考衆家爲之釋例又作盟會圖
長歷備成一家之學至老乃成預有大功名於[illegible]
征南大將軍開府封當陽侯荆州刺史食邑八千戶時人
號爲武庫不言名而言氏者注述之人義在謙退不欲[illegible]
言其名故但言杜氏毛君孔安國馬融王肅之徒其所注
書皆稱爲傳鄭玄則謂之爲注而此於杜氏之下更無稱
謂者以集解之名已題在上故止云杜氏而已劉炫云不
言名而云氏者漢承焚書之後諸儒各載學名不敢布於
天下但欲傳之私族自題其氏爲謙之辭

傳惠公元妃孟子言元妃明始適夫人也子宋姓孟子卒不稱薨不成喪也無謚先夫死不得從夫謚繼室以聲子生隱公聲謚也蓋孟子之姪

媵也諸侯始娶則同姓之國以姪娣媵元妃死則次妃攝治內事猶不得稱夫人故謂之繼室宋武公生仲子仲子生而有文在其手曰為魯夫人故仲子歸于我婦人謂嫁曰歸以手理自然成字有若天命故嫁之於魯生桓公而惠公薨言歸魯而生男惠公不以桓生之年薨是以隱公立而奉之隱公繼室之子當嗣世以禎祥之故追成父志為桓尚少是以立為大子帥國人奉之為經元年春不書即位傳



惠公元妃孟子　正義曰惠公名弗皇孝公之子也謚法愛民好與曰惠釋詁云元始也妃匹也始匹者言以前未曾娶而此人始為匹故注云言元妃明始適夫人也妃者名通適妾故傳云陳哀公元妃鄭姬生悼大子偃師二妃生公子留下妃生公子勝元者始也長也一元之字兼始適兩義故云

適夫人也然則有始而非適若孟任之類是也亦有適而非始若哀姜之類是也妃者配匹之言非有尊卑之異其尊卑殊稱則曲禮所云天子之妃曰后諸侯曰夫人大夫曰孺人士曰婦人庶人曰妻是也鄭玄以爲后之言後蓋執治內事在夫之後也夫之言扶言能扶成人君之德也孺之言屬言其繫屬人也婦之言服言其服事人也妻之言齊言與夫齊等也庶人之賤見其齊等也以上因其爵之尊卑爲立別號其實皆配夫通以妃爲稱少牢饋食禮云以某妃配某氏是大夫之妻亦稱妃也孟仲叔季兄弟姊妹長幼之別字也孟伯俱長也禮緯云庶長稱孟然則適妻之子長者稱伯妾子長於妻子則稱爲孟所以別適庶也故杜注文十五年及釋例皆云慶父爲長庶故或稱孟氏沈氏亦然案傳趙莊子之妻晉景公之姊則趙武適妻子也而武稱趙孟荀偃之卒士匄請後曰鄭甥可則荀吳妾子也而吳稱知伯豈知氏常爲適而稱伯趙氏恒爲庶而稱孟者也蓋以趙氏趙盾之後盾爲庶長故子孫

恒以孟言之與慶父同也推此言之知知氏荀首之後傳云中行伯之季弟則俱是適妻之子但林父荀首並得立家故荀首子孫亦從適長稱伯也或可春秋之時不能如禮孟伯之字無適庶之異甚從心所欲而自稱之耳其姓子宋是殷後故子爲宋姓婦人以字配姓故稱孟子 注不稱至夫謚 正義曰魯之夫人皆稱薨舉謚此獨無謚言卒故特解之定十五年姒氏卒傳曰不成喪則知此不稱薨亦不成喪也案傳例不赴則不稱薨然則此云不成喪者正謂不赴於諸侯也周禮小史卿大夫之喪賜謚讀誄止賜卿大夫不賜婦人則婦人法不當謚故號當繫夫釋例曰謚者興於周之始王變質從文於是有諱焉傳曰周人以諱事神名終將諱之故易之以謚末世滋蔓降及匹夫爰暨婦人婦人無外行於禮當繫夫之謚以明所屬詩稱莊姜宣姜即其義也是言婦人於法無謚故取其夫謚冠於姓之上生以夫國冠之韓姞秦姬是也死以夫謚冠之莊姜定姒是也且見此人是某公之妻故從夫謚非

諡非婦人之行也夫諡已定妻即從而稱之先夫而死則
夫亦有謚或隨宜稱字故云無謚言婦人法無謚也八
死不得從夫謚解其不稱惠也此言其正法耳其末世
衰則爲之作謚景王未崩妻稱穆后如此之類皆非禮也
重言孟子者服虔云嫌與惠公俱卒故重言之下仲子亦然
　法聲謚至繼室　正義曰謚法不生其國曰聲是聲爲謚
也襄二十三年傳稱臧宣叔娶于鑄生賈及爲而死繼室
以其姪則姪之與娣皆得繼室此既無文故設疑辭云蓋
孟子之姪娣也成八年傳曰凡諸侯嫁女同姓媵之異姓
則否莊十九年公羊傳曰諸侯娶一國則二國往媵之以
姪娣從姪者何兄之子也娣者何弟也諸侯壹聘九女然
則諸侯娶於三國國別各有三女此言諸侯始娶則同姓
之國以姪娣媵媵者從言媵者亦有姪娣省略爲文耳其實
夫人與媵皆有姪娣但聲子或是孟子姪娣或是同姓之
國媵者姪娣以其難明故杜兩解之初云孟子之姪娣又
云同姓之國以姪娣媵是也故釋例曰古者諸侯之娶適

夫人及左右媵各有姪娣皆同姓之國國三人凡九女參骨肉至親所以息陰訟陰訟息所以廣繼嗣是其義也然宋之同姓國依世本子姓殷時來宋空同黎比髦目夷蕭但春秋不載其國未知宋之同姓者是何釋言云媵送也言妾送適行故夫人姪娣亦稱媵也經傳之說諸侯唯有繼室之文皆無重娶之禮故知元妃死則次妃攝治內事次妃謂姪娣與媵諸妾之最貴者釋例曰夫人薨不更聘必以姪娣媵繼室是夫人之姪娣與二媵皆可以繼室也適庶交爭禍之大者禮所以別嫌明疑防微杜漸故雖攝治內事猶不得稱夫人又異於餘妾故謂之繼室妻處夫之室故書傳通謂妻爲室言繼續元妃在夫之室　宋武至于我　正義曰宋國公爵譜云宋子姓其先契佐唐虞爲司徒封於商成湯受命王有天下及紂無道周武王滅之而封其子武庚以紹殷後武庚作亂周公伐而誅之更封紂兄帝乙之元子微子啓爲宋公都商丘今梁國睢陽縣是也微子卒其弟微仲代立穆公七年魯隱公之元年

至景公三十六年魯哀公之十四年獲麟之歲也[illegible]
當元年春秋之傳終矣其後五世百七十年而齊魏楚共
滅宋依宋世家微子至武公凡十二君兄弟相及者二人
武公是微仲九世孫謚法克定禍亂曰武　注婦人至於
魯　正義曰婦人謂嫁曰歸隱二年公羊傳文也以其手
之文理自然成字有若天之所命使爲魯夫人然故嫁之
於魯也成季唐叔亦有文在其手曰友曰虞曰下不言爲
此傳言爲魯夫人者以宋女而作他國之妻故傳加爲以
示異耳非爲手文有爲字故魯夫人之上有爲字也仲子
手有此文自然成字似其天命使然故云有若天命也隸
書起於秦末手文必非隸書石經古文虞作[illegible]魯作[illegible]手
文容或似之其友及夫人[illegible]當有似之者也傳重言仲子
生者詳言之與上重言孟子卒其義同也舊說云若河圖
洛書天神言語是天命此雖手有文理更無靈驗又非
感天故言有若　注言歸至年薨　正義曰杜知不以桓
生之年薨者以元年傳曰惠公之薨也有宋師大子少葬

故有關少者未成人之辭非新始生之稱又改葬惠公而隱公不臨使桓爲主若薨年生則纔二歲未堪爲喪主又羽父弒隱與桓同謀若年始十二亦未堪定弒君之謀以此知桓公之生非惠公薨之年也年之長幼理無所異杜言此者欲明慶父爲莊公庶兄故顯言此以張本也釋例曰令推案傳之上下羽父之弒隱公皆諮謀於桓然則桓公已成人也傳云生桓公而惠公薨指明仲子唯有此男非謂生在薨年也桓以成人而弒隱即位乃娶於齊自應有長庶長庶故氏曰孟是杜張本之意也　注隱公至位傳

正義曰繼室雖非夫人而貴於諸妾惠公不立大子母貴則宜爲君隱公當嗣父世正以禎祥之故仲子手有夫人之文其父娶之有以仲子爲夫人之意故追成父志以位讓桓但爲桓尚少未堪多難是以立桓爲大子帥國人而奉之已則且攝君位待其年長故於歲首不即君位傳於元年之前預發此語者爲經不書公即位傳是謂先經以始事也凡稱傳者皆是爲經唯文五年霍伯曰爭等

卒注云爲六年蒐於夷傳者以蒐於夷與此文次[illegible]故
不得言張本也或言張本或言起本或言起檢其[illegible]
同文異疑杜隨便而言也鄭衆以爲隱公攝立爲君奉私
爲大子案傳言立而奉之是先立後奉之也若隱公先立
乃後攣桓則隱立之時未有大子隱之爲君復何所攝若
先奉大子乃後攝立不得云立而奉之是鄭之謬也賈逵
以爲隱立桓爲大子奉以爲君隱雖不即位稱公改元號
令於臣子朝正於宗廟言立桓爲大子可矣安在其奉以
爲君乎是賈之妄也襄二十五年齊景公立傳云崔杼立
而相之以此知立而奉之謂立爲大子帥國人奉之正謂
奉之以爲大子也元年傳曰大子少是立爲大子之文也
大子者父在之稱今惠公已薨而言立爲大子者以其未
堪爲君仍處大子之位故也禮記曾子問曰君
薨而世子生是君薨之後仍可以稱大子也

經元年春王正月

隱公之始年周王之正月也凡人
君即位欲其體元以居正故不言

一年一月也隱雖不即位然攝行君事故亦朝廟告朔也
告朔朝正例在襄二十九年即位例在隱莊閔僖元年

經元年春王正月　正義曰此經字并下傳字亦杜氏所題以分年相附若不有經字何以異傳不有傳字何以別經又公羊穀梁二傳年上皆無經傳字故知杜所題也釋詁云元始也正長也此公之始年故稱元年此年之長月故稱正月言王正月者王者革前代馭天下必改正朔易服色以變人視聽夏以建寅之月為正殷以建丑之月為正周以建子之月為正三代異制正朔不同故禮記檀弓云夏后氏尚黑殷人尚白周人尚赤鄭康成依據緯候以正朔三而改自古皆相變如孔安國以自古皆用建寅為正唯殷革夏命而用建丑周革殷命而用建子杜無明說未知所從正是時王所建故以王字冠之言是今王之正月也王不在春上者月改則春移春非王所改故王不先春王必連月故王處春下周以建子為正則周之二月三月皆是前世之正月也故於春每月書王正二

月者言是我王之二月乃殷之正月也王三月者言以民
王之三月乃夏之正月也既有正朔之異故每月稱王
別之何休云二月三月皆有王者二月殷之正月也三月
夏之正月也王者存二王之後使統其正朔服其服色行
其禮樂所以尊先聖通三統師法之義恭讓之禮服虔亦
云孔子作春秋於春每月書王以統三王之正其意以爲
王二月王三月王是夏殷之王謂大禹成湯也爲周室之
臣民尊夏殷之舊主每月書王敬奉前代揆之人情未見
其可杞宋二王之後各行己祖正朔宋不行夏杞不行殷
而使天下諸侯偏視二代考諸典籍未之或聞杞宋不恭
周正周人悉尊夏殷則是重過去而忽當今尊亡國而慢
時主其爲顛倒不亦甚乎且經之所言王二月王三月若
是夏殷之王當自皆言正月何以言王二月王三月乎謂
之二月三月其王必是周王安得以爲夏殷王也若如公
羊之說春秋黜周王魯則杞非王後夏無可尊復通夏正
何也但春之三月不必月皆有事若入年已有王正月者

則二月不復書王若已有王二月者則三月不復書王以
其上月已是此王之月則下月從而可知故每年之春唯
一言王耳春秋之例竟時無事乃書首月以記時此下三
月有會盟之事則不得空書首月也正月無事而空書首
月者以人君於始年初月必朝廟告朔因即人君之位以
繼臣子之心故君之始年必書曰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史策之正法也隱公攝行君事雖不即位而亦改元朝廟
與人更始異於常年之正月故史特書其事見此月公宜
即位而自不即位莊閔僖元年皆書春王正月與此同也
定公元年不書正月者正月之時定公未立即位在於六
月歲首未得朝正公之即位別見下文正月無所可見故
不書也然則定以六月即位即位乃可改元正月已稱
年者未改之口必乘前君之年既改之後方以元年紀
及其史官定策須有一統不可半年從前半年從後雖非
年初亦統此歲故入年即稱元也釋例曰癸亥公之喪
自乾侯戊辰公即位喪在外踰年乃入故因五日改嘗

節國史用元年即位之禮因以此年爲元年也古法時然
故漢魏以來雖秋冬改元史於春夏即以元年冠之是有
因於古也受命之王必改正朔繼世之王奉而行之亦歲
頒於諸侯諸侯受王正朔故言春王正月王即當時之王
序云所書之王即平王是其事也公羊傳曰王者孰謂謂
文王也始改正朔自是文王所爲頒於諸侯非復文王之
歷受命王之歷稱文王之正非其義也　注隱公至元年
正義曰傳云王周正月知是周王之正月也說公羊者云
元者氣之始春者四時之始王者受命之始正月者政教
之始公即位者一國之始春秋緯稱黄帝受圖有五始謂
此五事也杜於左氏之義雖無此文而五始之理亦於杜
無害此非左氏褒貶之要自是史官記事之體故晉宋諸
史皆言元年春王正月帝即位是也元年正月實是一年
一月而別立名故辭之云凡人君即位欲其體元以居正
故不言一年一月也言欲其體元以居正者元正實是始
長之義但因名以廣之元者氣之本也善之長也人君執

大本長庶物欲其與元同體故年稱元也正者直方之間
語也直其行方其義人君當執直心杖大義欲其常居正
道故月稱正也以其君之始年歲之始月故特假此名以
示義其餘皆即從其數不復改也書稱月正元日意同於
此又解無事而書正月之意隱雖不即位然攝行君事而
亦朝廟告朔改元布政故書首年始月以明其應即位而
不爲也天子之封諸侯也割其土壤分之臣民使之專爲
己有故諸侯於其封內各得改元傳說鄭國之事云僖之
元年朝於晉簡之元年士子孔卒是諸侯皆改元非獨魯
也劉炫爲規過云元正唯取始長之義不爲體元居正規
釋杜云欲其體元以居正謂人君體是元長以居正位不
欲在下陵奪處位不終是劉妄解杜意不爲體其元善居
於正道以規杜氏其理非也劉炫又難何休云唯王者然
後改元立號春秋託新王受命於魯故因以錄即位若然
新王受命正朔必改是魯得稱元亦應改其正朔仍用周
正何也既託王於魯則是不事文王仍奉王正何也諸侯

改元自是常法而云託王改元是妄說也說公羊者云元
者氣之始春者四時之始王者受命之始正月者政教之
始公即位者一國之始春秋緯云黃帝坐於玄扈閣鳳皇
銜書致帝前其中得五始之文謂此五事何休又云公即
位者一國之始政莫大於正始故春秋以元之氣正天之
端以天之端正王之政以王之政正諸侯之即位以諸侯
之即位正竟內之治諸侯不上奉王之政則不得即位故
先言正月而後言即位政不由王出則不得爲政故先言
王而後言正月王者不承天以制號令則無法故先言春
而後言王天不深正其元則不能成其化故先言元而後
言春五者同日並見相須成體非此辭也何休自云諸侯
不得改元則元者王之元年非公之元年公即位不在王
之元年安得同日並見共成體也即以託王於魯史之改
元元既爲魯所改則政不由王出安得以王之政正諸侯
元尊而王卑年大而月小年之有元改而無忌王之立政
必云須奉舍其大而事其細敬所卑而慢所尊以此立教

必不可行聖人有作豈當爾也黃帝之作五始者為天子法乎為諸侯法乎諸侯不得改元必非諸侯法若非諸侯法安得有公即位乎無公即位則闕一始何得為五始也若是天子法不得言王正月王即位何休言以王之政正諸侯之即位然王者豈復以已之政正已即位不通若此何以行之言左氏者或取為說是逐狂東走也隱莊閔僖四公元年傳皆說不書即位之由故指以為例隱不行即位又謙不告至而歲首告朔朝正所以尊敬祖考也若不行即位又不朝正則與臣子無別不成為君故告朔朝廟也

三月公及邾儀父盟于蔑

附庸之君未王命例稱名能自通於大國繼好息民故書字貴之名例在莊五年邾今魯國鄒縣也蔑姑蔑魯地魯國卞縣南有姑城

【疏】三月至于蔑　正義曰公隱公也及與也與彼邾君字儀父者盟于蔑地譜云邾曹姓顓頊之後有六終產六子其第五子曰安邾即安之後也周武王封其苗裔邾俠為附庸居

郳今魯國鄒縣是也自安至儀父十二世始見春秋齊桓行霸儀父附從進爵稱子文公徙於繹桓公以下春秋後八世而楚滅之諸侯俱受王命各有寰宇上事天子旁交鄰國天子不信諸侯諸侯自不相信則盟以要之凡盟禮殺牲歃血告誓神明若有背違欲令神加殃咎使如此牲也曲禮曰約信曰誓涖牲曰盟周禮天官玉府職曰若合諸侯則共珠槃玉敦夏官戎右職曰盟則以玉敦辟盟遂役之贊牛耳桃茢秋官司盟職曰掌盟載之法凡邦國有疑會同則掌其盟約之載及其禮儀北面詔明神鄭玄以為槃敦皆器名也珠玉以為飾合諸侯者必割牛耳取其血歃之以盟敦以盛血槃以盛耳將歃則戎右執其器為衆陳其載辭使心皆開辟司盟之官乃北面讀其載書以告日月山川之神既告乃尊卑以次歃戎右傳敦血以授當歃者令含其血既歃乃坎其牲加書於上而埋之此則天子會諸侯使諸侯聚盟之禮也凡天子之盟諸侯十二歲於方岳之下故傳云再會而盟以顯昭明若王不巡守

及諸侯有事朝王即時見曰會殷見曰同亦爲盟禮其盟之法築觀禮爲壇十有二尋深四尺加方明于其上方明者木也方四尺設六玉上圭下璧南方璋西方琥北方璜東方圭朝諸侯於壇訖乃加方明於壇而祀之列諸侯於庭玉府共珠槃玉敦戎右以玉敦辟盟遂役之贊牛耳桃茢司盟北面詔告明神諸侯以次歃血鄭注覲禮云王之盟其神主日王官之伯盟其神主月諸侯之盟其神主山川是盟禮之略也若諸侯之盟亦有壇知者坎柯之盟公羊傳稱曹子以手劒刼桓公于壇是也其盟神則無復定限故襄十一年傳稱司愼司盟名山名川羣神羣祀先王先公七姓十二國之祖是也其盟用牛牲故襄二十六年傳云歃用牲又哀十七年傳云諸侯盟誰執牛耳是也其殺牛必取血及耳以手執玉敦之血進之於口知者定八年涉佗捘衞侯之手及捥又襄九年傳云與大國盟口血未乾是也既盟之後牲及餘血并盟載之書加於牲上坎而埋之故僖二十五年傳云宵坎血加書是也春秋之世

不由天子之命諸侯自相與盟則大國制其言小國尸其事官雖小異禮則大同故釋例曰盟者殺牲載書大國制其言小國尸其事珠盤玉敦以奉流血而同猷是其事也其盟載之辭則傳多有之此時公求好於邾邾君來至蔑地公出與之盟史書魯事以公為主言公及及者言自此及彼據魯為文也桓十七年公會邾儀父盟于趡彼言會此言及者彼行會禮此不行會禮故也故劉炫云策書之例先會後盟者上言會下言盟唯盟不會者直言及此為不行會禮故言及也或可史異辭非先會而盟則稱會知者文七年公會諸侯晉大夫盟于扈傳云公後至則是不及其會而經稱會故知盟稱會者未必先行會禮也　注附庸至姑城　正義曰傳言未王命知是附庸也莊五年郳犂來來朝傳曰未王命解其稱名之意是知附庸之君例稱名也禮記王制云不合於天子附於諸侯曰附庸鄭玄云不合謂不朝會也小城曰附庸附庸者以國事附於大國未能以其名通是說附庸之義也王制又云天子之

元士視附庸然則附庸貴賤與天子之元士同也其禮則
四命知者天子大夫視子男卿視伯三公視公侯所視皆
多一命明知附庸多於元士一命又諸侯世子未誓執皮
帛視小國之君公之孤四命亦執皮帛及附庸亦執皮帛
故知四命也然則天子大夫四命稱字附庸稱名者以王
朝之臣故特尊之而稱字釋例曰名重於字故君父之前
自名朋友之接自字是以春秋之義貶責書其名斥所重
也褒厚顯其字辟所諱也然則應字而名則是貶應名而
字則是貴故宰咺書名以貶之儀父書字以貴之傳文唯
言貴之不說可貴之狀賈服以為儀父嘉隱公有至孝謙
讓之義而與結好故貴而字之善其慕賢說讓知不然者
案傳云公攝位而欲求好於邾是公先求邾非邾先慕公
復何足貴且書曰儀父乃是新意仲尼以事有可善乃得
書字善之不是緣魯之意以為褒貶安得以其慕賢便足
貴之又桓十七年公及邾儀父盟于趡桓公不賢不讓彼
經亦書儀父故知貴之之言不為慕賢說讓也附庸不能

自通不與盟會今能自通大國繼好息民故知爲此貴而字
之不貴來朝而貴其盟者朝事大國則附庸常道亦盟結
好非附庸所能故盟
則貴之朝從常法

夏五月鄭伯克段于鄢

不
稱
國討而言鄭伯譏失教也段不弟故不言弟明鄭伯雖失
教而段亦凶逆以君討臣而用二君之例者言段強大儁
傑據大都以耦國所謂得儁曰克也國討例在莊二十二
年得儁例在莊十一年母弟例在宣十七年鄭在熒陽宛
陵縣西南鄢今
潁川鄢陵縣

疏

夏五月至于鄢　正義曰鄭國伯爵
譜云鄭姬姓周厲王子宣王母弟桓
公友之後也宣王封友於鄭今京兆鄭縣是也及幽王無
道友徙其民於虢鄶虢鄶之君分其地遂國焉今河南新
鄭縣是也莊公二十二年魯隱公之元年也聲公二十年
獲麟之歲也三十三年而春秋之傳終矣聲公三十七年
卒自聲公以下五世八十七年而韓滅鄭此鄭伯莊公也
謚法勝敵克壯曰莊　注不稱至陵縣　正義曰國討者

謂稱國若人稱國稱人則明其爲賊言一國之人所欲討也今稱鄭伯指言君自殺弟若弟無罪然譏其失兄之敎不肯早爲之所乃是養成其惡及其作亂則必欲殺之故稱鄭伯所以罪鄭伯也傳例毋弟稱弟段實毋弟以其不爲弟行故去弟以罪段也兩罪之者明兄雖失敎而段亦凶逆也釋例曰兄而害弟者稱弟以章兄罪弟又害兄則去弟以罪弟身統論其義兄弟二人交相殺害各有曲直存弟則示兄曲也鄭伯既失敎若依例存弟則嫌善段故特去弟兩見其義是其說也襄三十年天王殺其弟佞夫傳曰罪在王則與鄭伯同譏而佞夫不去弟者釋例曰佞夫稱弟不聞反謀也鄭段去弟身爲謀首也然則佞夫不與反謀罪王而下罪佞夫故稱弟也傳例戰敗克取兩國之文段實鄭臣而言克段故申明傳意以解之得雋曰克莊十一年傳例也國討例在莊二十二年者彼經書陳人殺其公子御寇實君殺大子而稱陳人若陳人惡其殺大子之名故不稱君父以國討公子告也傳稱陳人殺其大

子御寇以實言之明經所書國討之例也彼諸凡例而言例者正以此傳云稱鄭伯譏失教也言稱是仲尼之變例也稱君爲罪君則知稱人爲國討序云推變例以正褒貶即此類也推以爲例故言例在彼年諸注言例在者未必皆有凡例也地理志河南郡有宛陵縣又有新鄭縣於漢則宛陵新鄭各自爲縣晉世分河南而立滎陽廢新鄭而入宛陵故鄭在宛陵西南也又地理志潁川郡有鄢陵縣

秋七月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 宰官咺名也咺贈死不及尸弔生不及哀豫凶事故貶而名之此天子大夫稱字之例仲子者桓公之母婦人無謚故以字配姓來者自外之文歸者不及之辭

疏 秋七月至之賵 正義曰天王周平王也譜云周黃帝之苗裔姬姓后稷之後也后稷封於邰及夏之衰后稷之子不窋失其官竄於西戎至大王爲狄所逼去邠居岐文王受命武王克殷而王有天下幽王爲犬戎所殺平王遷都

王城今河南縣是也平王四十九年魯隱公之元年也敬王又遷成周今洛陽是也敬王三十九年獲麟之歲也四十三年而敬王崩敬王子元王九年春秋之傳終矣元王以下十一世二百二十六年而周亡也周本紀武王至平王凡十三王兄弟相及者一人平王是武王十一世孫也惠公薨在往年明年仲子始薨蓋於時有疾王聞其疾謂之已薨故使大宰大夫名咺者來至於魯非歸惠公仲子之賵賵者助喪之物文五年注云車馬曰賵士喪旣夕禮云公賵玄纁束帛兩馬士之制只得駕兩馬故云賵兩馬大夫以上皆駕四馬此宰咺來賵蓋用四馬也公羊傳曰喪事有賵賵者蓋以馬以乘馬束帛車馬曰賵穀梁傳曰乘馬曰賵皆謂宰咺用乘馬來也惠公仲子不言及者是幷致二賵或是史異辭蓋二者各以乘馬不宜以一乘之馬賵二人也服虔云賵覆也天王所以覆被臣子案士喪旣夕禮兄弟所知悉皆致賵非獨君之賵臣以賵爲覆則可矣其言覆被臣子則非也何休亦云賵猶覆也蓋謂覆

被亡者耳　注宰官至之辭　正義曰傳言緩且子氏未薨故名是不應名而名之也貶乃書名知法應書字故云此天子大夫稱字之例傳無明例故推此以為例也周禮天官大宰卿一人小宰中大夫二人宰夫下大夫四人宰夫小宰皆是大夫未知宰咺是何宰也宰夫職曰凡邦之弔事掌其戒令與其幣器財用鄭玄云弔事弔諸侯諸臣幣所用賻也既掌弔事或即充使此蓋宰夫也仲子乃惠公妾耳王使賵之者隱立桓為太子成桓母為夫人天王知其然故遣賵惠公因即賵之杜言仲子者桓公之母正見此意不然仲子為桓母傳有明文不須解也男子之有謚者人君則配王配公大夫或配子或配字皆不以字配姓婦人於法無謚故以字配姓言其正法然也釋例曰婦人無外行於禮當繫夫之謚以明所屬是言婦人不合謚也繫夫謚者夫人而已衆妾不合繫夫正當以字配姓也其繫子者戴嬀有謚者皆越禮妄作也

九月及宋人盟于宿　客主無名皆微者也

宿小國東平無鹽縣也凡盟以國地者國主亦與盟例在僖十九年宋今梁國睢陽縣

［疏］注客主至陽縣

正義曰春秋之例若是命卿則名書於經此盟客主無名故知皆是微者公羊傳曰孰及之內之微者也穀梁傳曰及者何內卑者也宋人外卑者也卑微言非卿也客謂宋主謂魯直言及者他國可言某人魯史不得自言魯人直言及彼是魯及可知其微人與他國聚會亦直言會與此同也會盟之地地必有主舉地者地主之國或與或否故地主之國亦序於列其經舉國名以為盟地者國主與在其中不復序之於列以其可知故也例在僖十九年者彼經書會陳人蔡人楚人鄭人盟于齊傳曰陳穆公請脩好於諸侯以無忘齊桓之德冬盟于齊脩桓公之好也言脩桓公之好齊人必與可知也齊人不序於列而以齊為盟地是其盟以國地者國主與盟之例此亦推以為例非凡例也然則桓十四年公會鄭伯于曹即亦是例而遠指僖十九年者此既是盟故取盟為例其實會亦然也故彼注

云以曹地曹與會是也僖二十七年楚人陳侯蔡侯鄭伯
許男圍宋公會諸侯盟于宋宋不與盟亦地以宋[illegible]
云宋方見圍無嫌於與盟故直以宋地然則宣十四年楚
子圍宋十五年公孫歸父會楚子于宋亦是不嫌宋與故
地以宋也地理志梁國睢陽縣故宋國微子所封也

冬十有二月祭伯來祭伯

諸侯爲王卿士者祭國伯爵也注祭伯至稱使　正
傳曰非王命也釋其不稱使　義曰僖二十四年傳
富辰說周公封建親戚以蕃屏周而云邢茅胙祭則祭之
初封畿外之國也穆王之時有祭公謀父今有祭伯世仕
王朝蓋本封絕滅食采於王畿也莊二十三年祭叔來聘
注以爲祭叔爲祭公來聘魯天子內臣不得外交是祭於
此時爲畿內之國仍有封爵故言諸侯爲王卿士也釋例
曰王之公卿皆書爵祭伯凡伯是也大夫稱字南季榮叔
是也元士中士稱名劉夏石尚是也下士稱人公會王人
于洮是也其或稱祭公舉官而言之此其定例也然春秋

之世有出之卿士無采地者若王叔陳生伯輿之屬是也
但未知書經其稱云何杜預云公卿稱爵而王子虎劉
卷卒稱名者彼是天王爲赴以名告魯如諸侯之例薨則
稱名此云公卿稱爵者謂聘使往還與彼爲異也又襄十
五年注云天子卿書字者以傳云劉夏逆王后于齊卿不
行非禮也以劉夏非卿書名若卿則應書字以名字相對
故舉以言焉其實卿書爵也此祭伯若王使來當云天王
使祭伯來聘亦如天王使凡伯來聘今以自來爲文明非
王命而私行也劉炫云卿而無爵或亦書字大夫有爵或
亦書爵傳稱王叔陳生與伯輿爭政俱是卿士並不言爵
又滕侯之先爲周卜正書稱齊侯呂伋爲虎賁氏則大夫
或有爵也然則大夫有爵不可舍爵而書字卿而無爵不
可越字而書名蓋有卿士亦書字大夫亦書爵也王臣之
見經者衆祭伯凡伯毛伯單伯召伯尹子單子劉子其閒
亦必無大夫榮叔南季家父叔服其閒未必無卿但無明
證故依例解之襄十五年注云天子卿書字是言天子卿

有書字之理

公子益師卒傳例曰公不與小斂故不書日所以示薄厚也春秋不以日月爲例唯卿佐之喪獨託日以見義者事之得失旣未足以褒貶人君然亦非死者之罪無辭可以寄文而人臣輕賤死日可略故特假日以見義



注傳例至見義　正義曰傳文與上下作例者注皆謂之傳例釋例曰君之卿佐是謂股肱股肱或虧何痛如之疾則親問焉喪則親與小斂大斂愼終歸厚之義也故仲尼脩春秋卿佐之喪公不與小斂則不書日示薄厚戒將來也卽以新死小斂爲文則但臨大斂及不臨其喪亦同不書日也襄五年冬十二月辛未季孫行父卒傳曰大夫入斂公在位是公與小斂則書日之事也其翬柔溺等生見經傳死而不書卒者皆不以卿禮終也文十四年秋九月甲申公孫敖卒于齊已絕卿位公不與小斂而書日卒者釋例曰公孫敖縱情棄命既已絕位非大夫也而備書於經者惠叔毀請於朝感子以赦父敦公族之恩崇仁孝之教故傳曰

爲孟氏且國故也是言雖不與斂恩實過厚故書日也莊
三十二年秋七月癸巳公子牙卒時公有疾昭二十五年
冬十月戊辰叔孫婼卒二十九年夏四月庚子叔詣卒時
公孫在外成十七年冬十一月壬申公孫嬰齊卒于貍脤
在外而卒皆公不與斂而書日者釋例曰其或公疾在外
大夫不卒於國而猶存其日者君子不責人以所不得備
非不欲臨也然則爲其有故不得以責公故皆書日也公
孫嬰齊書於卒之地餘皆不書地者釋例曰魯大夫卒其
竟內則不書地傳稱季平子行東野卒于房是也而先儒
以爲雖以卿禮終而不臨其喪皆沒而不書杜知不臨其
喪亦同不書日者案慶父之死不以卿禮終而經不書足
知唯據不以卿禮終者經始不書明以卿禮終雖全不臨
喪亦同書卒但不書日耳春秋諸事日與不日傳皆不發
唯此發傳故特解之云春秋不以日月爲例唯卿佐之喪
獨託日以見義也言事之得失未足以褒貶人君者春秋
之文褒爲厚賞貶爲大罰君之於臣有恩則常事不足以

加賞無恩則小失不足以致罰故云未足以褒貶也止欲貶責死者君自無恩然亦非死者之罪意欲以為勸戒耳辭可以寄文而人臣對君為輕賤死日可略去故於此一條特假日以見義其餘則不以日月為例故無傳也

傳元年春王周正月言周以別夏殷不書即位攝也假攝君政不脩即位之禮故史不書於策傳所以見異於常

【疏】傳不書即位攝也○正義曰攝訓持也隱以桓公幼少且攝持國政待其年長所以不行即位之禮史官不書即位仲尼因而不改故發傳以解之公實不即位史本無可書莊閔僖不書即位義亦然也舊說賈服之徒以為四公皆實即位孔子脩經乃有不書故杜詳辨之釋例曰遭喪繼位者每踰年正月必改元正位百官以序故國史皆書即位於策以表之隱既繼室之子於第應立而尋父娶仲子之意委位以讓桓天子既已定之諸侯既已正之國人既已君之而隱終有推國授桓之心所以不

行即位之禮也隱莊閔僖雖各若位皆有故而不脩即位之禮或讓而不爲或痛而不忍或亂而不得禮廢事異國史固無所書非行其禮而不書於文也穎氏說以爲魯十二公國史盡書即位仲尼脩之乃有所不書若實即位則爲隱公無讓若實有讓則史無緣虛書是言實不即位故史不書也傳於隱閔云不書即位於莊僖云不稱即位者釋例曰丘明於四公發傳以不書不稱起文其義一也劉賈穎爲傳文生例云恩深不忍則傳言不稱恩淺可忍則傳言不書博據傳辭殊多不通案殺欒盈則云不言大夫殺良霄則云不稱大夫君氏卒則云不曰薨不言葬不書姓鄭伯克段則云稱鄭伯此皆同意而別文之驗也傳本意在解經非抽文以生例是言不書不稱義同之意也賈有何休以爲古制諸侯幼弱天子命賢大夫輔相爲政無攝代之義昔周公居攝死不記崩今隱公生稱侯死稱薨何因得爲攝者周公攝政仍以成王爲主直攝其政事而已浙有大事稟王命以行之致政之後乃死故卒稱薨不

稱崩隱公所攝則位亦攝之以桓爲大子所有大事[illegible]命以行攝位被殺在君位而死故生稱公死稱薨也[illegible]異也且公羊以爲諸侯無攝鄭康成引公羊難云宋穆公[illegible]立乎此攝也以此言之何得非左氏是鄭意亦不從何訪也下傳曰公攝位而欲求好於邾是位亦攝也又曰惠公之薨也大子少是以桓爲大子也所以異於正君者元年不即位行還不告廟不臨惠公之葬不成聲子之喪尊仲子爲夫人薨則赴於諸侯又爲之立廟此是謙之實也隱公讓位賢君故爲春秋之首所以不入頌者魯僖公之時周王歲二月東巡守至于岱宗柴季孫行父爲之請於周大史克爲之作頌故得入頌隱公無人爲請故不入頌也

三月公及邾儀父盟于蔑邾子克也克儀父名未王命故不書爵曰儀父貴之也王未賜命以爲諸侯其後儀父服事齊桓以獎王室王命以爲邾子故莊十六年經書邾

子克卒　公攝位而欲求好於邾故爲蔑之盟　解所以與盟也

疏　注王未至克卒　正義曰莊十三年齊桓會諸國于北杏邾人在焉及十六年而書邾子克卒故知由事齊桓乃得王命也賈服以爲北杏之會時巳得王命蓋以北杏之會邾人在列故謂其已得命也列與不列在於主會之意不由有爵與否襄二十七年宋之盟齊人請邾宋人請滕邾滕不列於會故不書邾滕襄五年戚之會穆叔以屬鄫爲不利使鄫大夫聽命于會故經書鄫人然則爲人私屬則不列於會不爲人私屬則列於會不可據列會以否以明有爵也昭四年申之會淮夷列焉未必有爵也邾今無爵得與魯盟北杏會齊何須有爵莊十五年會于鄄傳曰齊始霸則是齊桓爲霸自鄄會始耳北杏之時諸侯未從霸功未立桓尚未有殊勳俄　何足可紀且齊桓未有功於王焉能使王命之其得王命必在北杏之後但未知定是何年耳服虔云爵者醮也所以醮盡其

材也

夏四月費伯帥師城郎不書非公命也費伯魯大夫郎魯邑高平方與縣東南有郁郎亭傳曰君舉必書然則史之策書皆君命也今不書於經亦因史之舊法故傳釋之諸魯事傳釋不書他皆放此

疏注費伯至放此正義曰史之策書皆君命者謂君所命爲之事乃得書之於策非謂君命遣書方始書也又解史策不書經亦不書之意仲尼書於經者亦因史之舊法舊史不書則亦不書故傳發此事釋經不書之意諸魯事傳釋不書他皆放此謂下盟于翼作南門之類是也

初鄭武公娶于申曰武姜申國今南陽宛縣生莊公及共叔段段出奔共故曰共叔猶晉侯在鄂謂之鄂侯莊公寤生驚姜氏故名曰寤生

遂惡之寐寤而莊公已生故驚而惡之愛共叔段欲立之
欲立以為大子亟請於武公公弗許及莊公即位
為之請制公曰制巖邑也虢叔死焉他
邑唯命虢叔東虢君也恃制巖險而不脩德鄭滅之恐段復然故開以佗邑虢國今熒
陽縣請京使居之謂之京城大叔公順姜請使段居京
謂之京城大叔言寵異於羣臣京鄭邑今熒陽京縣祭仲曰都城過百
雉國之害也祭仲鄭大夫方丈曰堵三堵曰雉一雉之牆長三丈高一丈侯伯之
城方五里徑三百雉故其大都不得過百雉先王之制大都不過

參國之一（三分國城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今京不度非制也（不合法度非先王制）君將不堪公曰姜氏欲之焉辟害對曰姜氏何厭之有不如早爲之所（使得其所宜）無使滋蔓蔓難圖也蔓草猶不可除況君之寵弟乎公曰多行不義必自斃子姑待之（斃踣也姑且也）既而大叔命西鄙北鄙貳於己（鄙鄭邊邑貳兩屬）公子呂曰國不堪貳君將若之何（公子呂鄭大夫）欲與大叔臣請事之若

弗與則請除之無生民心叔久不除則舉國之民當生他心公曰無庸將自及言無用除之禍將自及大叔又收貳以爲己邑前兩屬者今皆取以爲己邑至于廩延言轉侵多也廩延鄭邑陳留酸棗縣北有延津子封曰可矣厚將得衆子封公子呂也厚謂土地廣大公曰不義不暱厚將崩不義於君不親於兄非衆所附雖厚必崩大叔完聚完城郭聚人民繕甲兵具卒乘步曰卒車曰乘將襲鄭夫人將啓之啓開也公聞其期曰可矣命子封帥車二百乘以伐京古者兵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

二人京叛大叔段段入于鄢公伐諸鄢五月辛丑大叔出奔共共國今汲郡共縣書曰鄭伯克段于鄢段不弟故不言弟如二君故曰克稱鄭伯譏失教也謂之鄭志不言出奔難之也傳言夫子作春秋改舊史以明義不早為之所而養成其惡故曰失教段實出奔而以克為文明鄭伯志在於殺難言其奔遂寘姜氏于城潁城潁鄭地而誓之曰不及黃泉無相見也地中之泉故曰黃泉旣而悔之潁考叔為潁谷封人封人典封疆者聞之有獻於公公賜

之食食舍肉公問之對曰小人有母皆嘗小人之食矣未嘗君之羹請以遺之食至不啜羹欲以發問也宋華元殺羊爲羹饗士蓋古賜賤官之常公曰爾有母遺繄我獨無繄語助頴考叔曰敢問何謂也據武姜在設疑也公語之故且告之悔對曰君何患焉若闕地及泉隧而相見其誰曰不然隧若今延道公從之公入而賦大隧之中其樂也融融賦賦詩也融融和樂也姜出而賦大隧之外其樂也洩洩洩洩

舒散也遂爲母子如初君子曰潁考叔純孝也純猶篤也愛其母施及莊公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其是之謂乎不匱純孝也莊公雖失之於初孝心不忘考叔感而通之所謂永錫爾類詩人之作各以情言君子論之不以文害意故春秋傳引詩不皆與今說詩者同他皆放此

【疏】初鄭至武姜 正義曰杜以爲凡例本其事者皆言初也賈逵云凡言初者隔其年後有禍福將終之乃言初也 注申國至宛縣 正義曰外傳說伯夷之後曰申呂雖衰齊許猶在則申呂與齊許俱出伯夷同爲姜姓也國語曰齊許申呂由大姜言由大姜而得封也然則申之始封亦在周興之初其後中絕至宣王之時申伯以王舅改封於謝詩大雅崧高之篇美宣王襃賞申伯云王命召伯定申伯之宅是其事也地理志南陽郡宛縣故

申伯國宛縣者謂宣王改封之後也以前則不知其地
注段出至鄂侯　正義曰賈服以共爲謚謚法敬長事上
曰共作亂而出非有共德可稱餬口四方無人與之爲謚
故知段出奔共故稱共猶下晉侯之稱鄂侯也　莊公至
惡之　正義曰謂武姜寐時生莊公至寤始覺其生故杜
云寐寤而莊公已生　注虢叔至陽縣　正義曰僖五年
傳曰虢仲虢叔王季之穆也晉語稱文王敬友二虢則虢
國本有二也晉所滅者其國在西故謂此爲東虢也鄭語
史伯爲桓公設謀云虢叔恃勢鄶仲恃險皆有驕侈怠慢
之心君以成周之衆奉辭伐罪無不克矣桓公從之是其
恃險而不脩德爲鄭滅之之宜也云虢叔封西虢仲封東
而此云虢叔東虢君者言所滅之君字叔也傳云虢仲譖
其大夫謂叔之子孫字曰仲也案傳燕國有二則一稱北
燕邾國有二則一稱小邾此虢國有二而經傳不言東西
者於時東虢已滅故西虢不稱西其並存之日亦應以東
西別之地理志云河南郡滎陽縣應劭云故虢國今虢亭

是也　注祭仲至百雉　正義曰注諸言大夫者以其名氏顯見於傳更無卑賤之驗者皆以大夫言之其實是大夫以否亦不可委知也定十二年公羊傳曰雉者何五板而堵五堵而雉何休以爲堵四十尺雉二百尺許愼五經異義戴禮及韓詩說八尺爲板五板爲堵五堵爲雉板廣一尺積高五板爲一丈五堵爲雉雉長四丈古周禮及左氏說一丈爲板板廣二尺五板爲堵一堵之牆長丈高丈三堵爲雉一雉之牆長三丈高一丈以度其長者用其長以度其高者用其高也諸說不同必以雉長三丈爲正者以鄭是伯爵城方五里大都三國之一其城不過百雉則百雉是大都定制因而三之則侯伯之城當三百雉計五里積千五百步步長六尺是九百丈也以九百丈而爲三百雉則雉長三丈賈逵馬融鄭玄王肅之徒爲古學者皆云雉長三丈故杜依用之侯伯之城方五里亦無正文周禮冬官考工記匠人營國方九里旁三門謂天子之城天子之城方九里諸侯禮當降殺則知公七里侯伯五里子男

三里以此爲定說也但春官典命職乃稱上公九命侯伯七命子男五命其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皆以命數爲節鄭玄以爲國家國之所居謂城方也如典命之言則公當九里侯伯七里子男五里故鄭玄兩解之其注尚書大傳以天子九里爲正說又云或者天子之城方十二里詩文王有聲箋言文王城方十里大於諸侯小於天子之制論語注以爲公大都之城方三里皆以爲天子十二里公九里也其駁異義又云鄭伯城方五里以匠人典命俱是正文因其不同故兩申其說令杜無二解以侯伯五里爲正者蓋以典命所云國家者自謂國家所爲之法禮儀之度未必以爲城居也　大都至九之一　正義曰定以王城方九里依此數計之則王城長五百四十雉其大都方三里長一百八十雉中都方一里又二百四十步長一百八雉也小都方一里長六十雉也公城方七里長四百二十雉其大都方二里又一百步長一百四十雉也中都方一里又一百二十步長八十四雉也小都方二百三十三

步二尺長四十六雉又二丈也侯伯城方五里長三百雉其大都方一里又二百步長百雉也中都比王之小都其小都方一百六十六步四尺長三十三雉又一丈也子男城比王之大都其大都比侯伯之中都其中都方一百八十步長三十六雉也小都方百步長二十雉也考工記曰王宮門阿之制五雉宮隅之制七雉城隅之制九雉門阿之制以爲都城之制宮隅之制以爲諸侯之城制然則王之都城隅高五丈城蓋高三丈諸侯城隅高七丈城蓋高五丈也三丈以下不復成城其都城蓋亦高三丈也周禮四縣爲都周公之設法耳但土地之形不可方平如圖其邑竟廣狹無復定準隨人多少而制其都邑故有大都小都焉下邑謂之都都亦一名邑莊二十八年傳曰宗邑無主閔元年傳曰分之都城俱論曲沃而都邑互言是其名相通也　無使滋蔓　正義曰此以草喻也草之滋長引蔓則難可芟除喻段之威勢稍大難可圖謀也　注斃踣也　正義曰釋言文也孫炎曰前覆曰踣　國不堪貳

正義曰兩屬則賦役倍賦役倍則國人不堪也　厚將崩
正義曰以牆屋喻也厚而無基必自崩喻衆所不附將自
敗也高大而壞謂之崩　注宇城郭聚人民　正義曰服
虔以聚爲聚禾黍也段欲輕行襲鄭不作固守之資故知
聚爲聚人非聚糧也宇城者謂聚人而宇之非欲守城也
如二君故曰克　正義曰謂實非二君僭傑强盛如似二
君伐而勝之然後稱克非謂眞是二君也若眞是二君則
以戰褁敗取爲文然旣非二君而杜注經云以君討臣而
用二君之例又似眞二君者但杜於彼應云以君討臣而
用如二君之例略其如字但云而用二君耳準獲麟之後
史文夫子未脩之前應云鄭伯之弟段出奔共與秦伯之
弟鍼出奔晉同也以其不弟故不言弟志在於殺故不言
奔然則鄭伯亦是舊史之文而得爲新意者段以去弟爲
貶宜以國討爲文仍存鄭伯見其失敎其文雖是舊史即
是仲尼新意也　注傳言至其奔　正義曰經皆孔子所
書此事特言書曰必是舊史不然夫子始然故知傳之此

辭言夫子作春秋改舊史以明義也克者戰勝獲賊之
公伐諸鄢段即奔共既不交戰亦不獲段段實出奔而以
克爲文者此非夫子之心謂是鄭伯本志不欲言其出奔
難言其奔志在於殺故夫子承其本志而書克也鄭伯之
於段也以其母所鍾愛順母私情分之大邑恣其榮寵實
無殺心但大叔無義恃寵驕盈若微加裁貶則恐傷母意
故祭仲欲早爲之所子封請往除之公皆不許是其無殺
心也言必自斃厚將崩者止謂自損其身不言惡能害國
及其謀欲襲鄭禍將逼身自念友愛之深遂起切心之根
由是志在必殺難言出奔此時始有殺心往前則無殺意
傳稱公曰姜氏欲之焉辟害詩序曰不勝其母以害其弟
經曰父母之言亦可畏也是迫於母命不得裁之非欲待
其惡成乃加誅戮也服虔云公本欲養成其惡而加誅使
不得生出此鄭伯之志意也言鄭伯本有殺意故爲養成
其惡斯不然矣傳曰稱鄭伯譏失教也止責鄭伯失於教
誨之道不謂鄭伯元有殺害之心若從本以來即謀殺害

乃是故相屠滅何止失教之有且君之討臣遏其萌漸惡雖未就足得誅之何須待其惡成方始殺害服言本意欲殺乃是誣鄭伯也劉炫云以克爲文非其實狀故傳解之謂之鄭志言仲尼之意書克者謂是鄭伯本志也注又申解傳意言鄭伯志在於殺心欲其克難言其奔故仲尼書克不書奔如鄭伯之志爲文所以惡鄭伯也　注封人典封疆者　正義曰周禮封人掌爲畿封而樹之鄭玄云畿上有封若今時界也天子封人職典封疆知諸侯封人亦然也傳言祭仲足爲祭封人宋高哀爲蕭封人論語有儀封人此言潁谷封人皆以地名封人葢封人職典封疆居在邊邑潁谷儀祭皆是國之邊邑也　注食而至之常　正義曰禮公食大夫及曲禮所記大夫士與客燕食皆有牲體殽胾非徒設羮而已此與華元饗士唯言有羮故疑是古賜賤官之常　注賦賦至樂也　正義曰賦詩謂自作詩也中融外洩各自爲韻蓋所賦之詩有此辭傳略而言之也融融和樂洩洩舒散皆是樂之狀以意言之非服

虔云入言公出言美明俱出入互相見　注純猶篤也
正義曰爾雅釋詁訓純爲大則純孝純臣者謂大孝大臣
也此純猶篤者言孝之篤厚也　詩曰至謂乎　正義曰
詩毛傳及爾雅之訓匱竭永長錫予爾女也此詩大雅旣
醉之五章言孝子爲孝不有竭極之時故能以此孝道長
賜予女之族類言行孝之至能延及旁人其是此事之謂
乎族類者言俱有孝心則是其族類也　注不匱至放此
正義曰潁考叔有純孝之行能錫莊公莊公雖失之於初
孝心不忘則與潁考叔同是孝之般類也今考叔能感而
通之是謂永錫爾類也詩人之作各以情言君子論之不
以文害意出孟子文也此云春秋傳引詩不皆與今說詩
者同何以昭八年注云叔向時詩義如此所以不同者此
是丘明作傳稱君子之言容可引詩斷章評論得失彼是
叔向之語事近前代當時譏刺故云叔向時詩義如此也
詩注意類謂子孫族類此
傳意以爲事之般類也

秋七月天王使宰咺來

歸惠公仲子之賵緩且子氏未薨故名惠公葬在春秋前故曰緩也子氏仲子也薨在二年賵助喪之物天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言同軌以別四夷之國諸侯五月同盟至同在方嶽之盟大夫三月同位至古者行役不踰時士踰月外姻至踰月度月也姻猶親也此言赴弔各以遠近爲差因爲葬節贈死不及尸尸未葬之通稱弔生不及哀諸侯已上既葬則縗麻除無哭位諒闇終喪豫凶事非禮也仲子在而來贈故曰豫凶事

【疏】天王至故名　正義曰緩賵惠公生賵仲子塞由於王非咺之過所以貶咺者天王至尊不可貶責貶王之使足見王非且緩賵惠公專是王過生賵仲子咺亦有愆使者受

命不受辭欲令遣時設宜臨機制變王謂仲子已薨令咺并致其賵仲子尚存賵事須止宰咺知其未薨猶尚致賵是則不達時宜恥辱君命王則任非其人咺爲辱命之使君臣一體好惡同之貶咺亦所以責王也文五年王使榮叔歸含且賵不指所賵之人此指言惠公仲子者彼成風未葬不言可知此則惠公已葬子氏未薨若不言其人則不知爲誰來賵文九年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襚亦爲年月已遠故指其所襚與此同也季文子求遭喪之禮以行亦豫凶事不貶者宰咺無喪致賵文子乃量時制宜備豫不虞古之善教與此不同　天子至姻至　正義曰天子諸侯大夫士位既不同禮亦異數赴弔遠近各有等差因其弔荅以爲葬節且位高則禮大爵卑則事小大禮踰時乃備小事累月即成聖王制爲常規示民軌法欲使各脩其典無敢忒差資父事君生民之所極哀死送終臣子之所盡是以未及期而葬謂之不懷過期而葬謂之緩慢春秋從實而録以示是非天子七月諸侯五月者死月葬月

皆屈數之也文八年八月天王崩九年二月葬襄王是天子之七月也成十八年八月公薨于路寢十二月葬我君成公是諸侯之五月也宣八年傳云禮卜葬先遠日辟不懷也是卜遠日不吉乃卜近日辟不思親之嫌也則未及期而葬者不思其親理在可見故傳皆不言其事唯過期乃葬者傳言緩以示譏耳桓王以桓十五年崩莊三年乃葬積七年也僖公以其三十三年十一月薨文元年四月乃葬薨葬中有閏積七月也二者並過於期故傳皆言緩以譏之也衛桓公以隱四年三月爲州吁所弒五年四月乃葬積十四月也莊公以其三十二年八月薨閔元年六月乃葬積十一月也二者雖亦過期而國有事難故傳皆言亂故是以緩原其非慢不以責臣子也然則諸侯五月而葬自是正法得禮可知不假發傳而葬成公之下傳特云書順者釋例曰魯君薨葬多不順制唯成公薨于路寢五月而葬國家安靜世適承嗣故傳見莊之緩舉成書順以包之然則特發此傳欲以包羣公之得失於莊見亂故

而緩於僖見無故而緩於成見順禮傳發三者則其餘皆可知也士踰月者逼死月亦三月也襄十五年十一月晉侯周卒十六年正月葬晉悼公杜云踰月而葬速是踰月亦三月也此注云踰月度月者言從死月至葬月其間度一月也士與大夫不異而別設文者以大夫與士名位既異因其名異示為等差故變其文耳其實月數同也同軌同盟至者謂遣使來至非諸侯身至釋例曰萬國之數至衆封疆之守至重故天王之喪諸侯不得越竟而奔脩服於其國卿共弔葬之禮魯侯無故而移伯如周弔此天子崩諸侯遣卿共弔葬之經傳也是言禮天子之喪諸侯不親奔也其諸侯相弔則昭三十年傳云先王之制諸侯之喪士弔大夫送葬是正禮也同位至待其使還也外姻至親戚畢集也於天子言畢至以下不言畢者天子貴在尊極海內為家天下聞喪無敢不至故言畢也諸侯同盟或來或否大夫出使本奉君命雖或聞喪未必盡來故不言畢也此亦例而不言凡者序已解訖何休膏肓以為禮士

三月葬今云踰月左氏爲短鄭康成云人君殯數來日葬數往月大夫殯葬皆數來日來月士殯葬皆數往日往月士之三月大夫之踰月也鄭之此言天子諸侯葬數往月於左氏無害云人大夫葬數來月恐非杜預蘇寛之意以古禮大夫以上殯葬皆數來日來月士殯葬數往日往月空云古禮亦無所出不可依用也劉炫云此亦例不言凡者諸所發凡皆爲經張例此舉葬之大期以譏寧晅之緩非是爲葬發例故不言凡也　注言同至之國　正義曰鄭玄服虔皆以軌爲車轍也王者駁天下必令車同軌書同文同軌畢至謂海内皆至也四夷異俗不可同其文軌天子之喪不能以時赴弔故言同軌以别四夷之國也周禮巾車木路以封蕃國蕃國即四夷也既受王命車亦應同軌而言别四夷者四夷來朝天子天子賜之車服行於中國自然同軌其在本國軌必不同若以巾車之文即言與華夏同軌豈亦能同文也　注同在方嶽之盟　正義曰周禮司盟凡邦國有疑會同則掌其盟約之載然則天子之

合諸侯有使諸侯共盟之禮也王合諸侯唯有巡守其非巡守則有事而會會之多少唯王所命不得有同盟常禮禮之同盟唯方嶽耳故左氏舊說十二年三考黜陟幽明旣分天子展義巡守柴望旣畢諸侯遂朝退相與盟同好惡獎王室是其當方諸侯同有方嶽之盟同盟情親吉凶相告故遣使會葬也　注古者至踰時　正義曰同位謂同爲大夫共在列位者待其來至三月待之故知古者於法行役不踰時也隱五年穀梁傳曰伐不踰時明行役聘問亦不踰時也　注尸未葬之通稱　正義曰曲禮下云在牀曰尸在棺曰柩是其相對言耳今以旣葬乃來而云不及尸知尸是未葬之通稱也葬則尸不復見未葬猶及見之故以葬爲限也釋例曰喪贈之幣車馬曰賵貨財曰賻衣服曰襚珠玉曰含然而揔謂之贈故傳曰贈死不及尸也然則此文雖爲賵發其實賵賻含襚揔名爲贈但及未葬皆無所識也襚以衣尸含以實口大斂之後無所用之旣殯之後猶致之者示存恩好不以充用也今讀曰雜

記弔含襚賵臨之等夫葬則葦席既葬則蒲席是葬後得行此言綏若禮記後人雜錄不可與傳同言也或可初葬之後則可以則不許　注諸侯至終喪　正義曰昭十五年傳稱穆后崩王既葬除喪叔向曰三年之喪雖貴遂服禮也杜云天子諸侯除喪當在卒哭今王既葬而除故譏其不遂也案僖三十三年傳云卒哭而祔杜云既葬反虞則免喪故曰卒哭哭止也如杜此言則卒哭與葬相去非遠同在一月儀禮士三虞則天子諸侯皆同於此必知然者以卒哭是葬之餘事共在一月之中故杜云既葬則衰麻除或云既葬卒哭衰麻除以其相近故也若據雜記云諸侯五月而葬七月而卒哭中間既除或有國事稱號云何是知葬與卒哭相連間無事也然雜記云諸侯五月而葬七月而卒哭者案釋例曰禮記後人所作不與春秋同是杜所不用也既葬除喪唯杜有此說正以春秋之例皆既葬成君明葬是人君之大節也昭十二年傳曰齊侯衛侯鄭伯如晉晉侯享諸侯子產相鄭伯辭於享請免喪而

後聽命晉人許之禮也於時鄭有簡公之喪未葬故請
喪其下傳又云六月葬鄭簡公丘明作傳未嘗虛舉經
而虛言此葬得非終前免喪之言也以此知諸侯既葬則
免喪喪服既除則無哭位諸侯既然知天子亦爾尚書高
宗亮陰三年不言論語云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是天子
諸侯除服之後皆諒陰終喪也晉書杜預傳云大始十年
元皇后崩依漢魏舊制既葬帝及羣臣皆除服疑皇太子
亦應除否詔諸尚書會僕射盧欽論之唯預以爲古者天
子諸侯三年之喪始服齊斬既葬除喪服諒闇以居心喪
終制不與士庶同禮於是盧欽魏舒問預證據預曰春秋
晉侯享諸侯子產相鄭伯時簡公未葬請免喪以聽命君
子謂之得禮宰咺歸惠公仲子之賵傳曰弔生不及哀此
皆既葬除服諒闇之證也書傳之說既多學者未之思耳
喪服諸侯爲天子亦斬衰豈可謂終服三年也預又作議
曰周景王有后世子之喪既葬除喪而宴樂晉叔向譏之
曰三年之喪雖貴遂服禮也王雖不遂宴樂以早此亦天

子喪事見於古也稱高宗不言喪服三年而云亮陰三年此釋服心喪之文也譏景王不譏其除喪而譏其宴樂早則既葬應除而違諒闇之節也堯喪舜諒闇三年故稱遏密八音由此言之天子居喪齊斬之制菲杖絰帶當遂其服既葬而除諒闇以終之三年無改於父之道故曰百官總己以聽冢宰喪服既除故更稱不言之美明不復寢苫枕凷以荒大政也禮記云三年之喪自天子達又云父母之喪無貴賤一也又云端衰喪車皆無等此通謂天子居喪衣服之制同於凡人心喪之禮終於三年亦無服喪三年之文天子之位至尊萬機之政至大羣臣之衆至廣不得同之於凡人故大行既葬祔祭於廟則因踈而除之己不除則羣臣莫敢除故屈己以除之而諒闇以終制天下之人皆曰我王之仁也屈己以從宜皆曰我王之孝也既除而心喪我王猶若此之篤也凡我臣子亦安得不自勉以崇禮此乃聖制移風易俗之本也議奏皇太子遂除衰麻而諒闇終喪於時內外卒聞預議多怪或者乃謂其違

禮以合時預謂鄉人叚暢曰茲事體大本欲宣明古典物
來合於當今也宜博采典籍爲之證據全大分明足以垂
示將來暢遂數通危疑以弘指趣其論具存焉杜議引尚
書傳云亮信也陰默也爲聽於冢宰信默而不言鄭玄以
諒闇爲凶廬杜所不用

八月紀人伐夷夷不告故不書

夷國在城陽莊武縣紀國在東莞劇縣隱十一年傳例曰
凡諸侯有命告則書不然則否史不書於策故夫子亦不
書于經傳見其事以明春秋例也他皆放此

【疏】紀人伐夷　正義曰世族譜紀姜姓侯爵莊四年齊滅之
世本夷妘姓傳無其人不知爲誰所滅釋例土地名夷國
在城陽莊武縣莊十六年晉武公伐夷執夷詭諸杜云詭
諸周大夫夷采地名釋例土地名注爲闕則二夷別也世
族譜於夷詭諸之下注云妘姓更無夷國則以二夷爲一
討莊武之縣遠在東垂不得爲周大夫之采邑而晉取其地是譜誤也

有蜚不爲災亦

不書蜚者蠜也莊二十九年傳例曰凡物不爲災不書又於此發之者明傳之所據非唯史策兼采簡牘之記他皆放此

疏注蜚負至放此　正義曰釋蟲云蜚蠦蜰舍人李巡皆云蜚蠦一名蜰郭璞云蜚即負盤臭蟲洪範五行傳云蜚負蠜夷狄之物越之所生其爲蟲臭惡南方淫女氣之所生也本草曰蜚厲蟲也然則蜚是臭惡之蟲害人之物故或爲災或不爲災也經傳皆云有蜚則此蟲直名蜚耳不名蜚蠦爾雅所釋當言蜚一名蠦蜰說爾雅者言蜚蠦一名蜰非也此蟲一名負盤漢書及此注多作負蠜者釋蟲云草螽負蠜彼則歲時常有非災蟲也蓋相涉誤爲蠜耳又明下有成例此不合書而傳發之者明傳之所據非獨正史之策亦兼采簡牘所有故傳據而言之案上傳紀人伐夷注云傳見其事以明春秋例則此有蜚亦明春秋例此云傳之所據非唯史策兼采簡[illegible]則上紀人伐夷亦是兼采簡牘但紀人伐夷他國不告[illegible]以明例解之蜚是魯國之有故以兼采簡牘言之其實

二注互以相通他如此類惠公之季年敗宋師于黃黃宋邑陳留外黃縣東有黃城公立而求成焉九月及宋人盟于宿始通也經無義例故傳直言其歸趣而已他皆放此冬十月庚申改葬惠公公弗臨故不書以桓為大子故隱公讓而不敢為喪主隱攝君政故據隱而言惠公之薨也有宋師大子少葬故有闕是以改葬有宋至改葬　正義曰上云惠公之季年敗宋師于黃公立而求成焉則隱公未立之前惠公敗宋師也今云惠公之薨也有宋師蓋是報黃之敗來伐魯也隱公將兵禦宋委葬事於大子故有闕也服虔以為宋師即黃之師也是時宋來伐魯公自與戰然則隱自敗宋還自求成傳何當屬敗於惠

公而別言公立也且薨之與葬相去旣遠豈有宋師薨時已來葬時未去

衛侯來會葬不見公亦不書 諸侯會葬非禮也不得接公成禮故不書於策他皆放此衛國在汲郡朝歌縣

疏 衛侯來會葬 正義曰衛國侯爵譜云姬姓文王子康叔封之後也周公旣誅祿父以其地封康叔爲衛侯居殷虛今朝歌是也狄滅衛文公居楚丘成公徙帝丘今東郡濮陽是也桓公十三年魯隱公之元年也出公輒十二年獲麟之歲也悼公二年春秋之傳終矣悼公三年卒自悼以下十一世二百五十五年而秦滅衛也衛世家桓公康叔十一世孫尚書顧命稱康叔爲衛侯則初封侯爵也世家康叔子則稱伯至頃侯復爲侯故今桓公爲侯爵 注諸侯至放此 正義曰昭三十年傳云先王之制諸侯之喪士弔大夫送葬昭三年傳稱文襄之霸君薨大夫弔卿共葬事皆不言諸侯親會葬是諸侯會葬非禮也不得接公成禮故不書此云不見公不書介葛盧亦不見

公而書者此則公在國而不與衛侯相見故不書彼則公身在會國人賓禮之又欲見其一年再來故書之也鄭共叔之亂公孫滑出奔衛公孫滑共叔段之子衛人爲之伐鄭取廩延鄭人以王師虢師伐衛南鄙虢西虢國也弘農陝縣東南有虢城請師於邾邾子使私於公子豫公子豫魯大夫私請師豫請往公弗許遂行及邾人鄭人盟于翼翼邾地不書非公命也新作南門不書亦非公命也非公命不書三見者皆興作大事各舉以備文十二月祭伯來非王命也衆父卒衆父公子益師字公不

與小斂故不書日禮卿佐之喪小斂大斂君皆親臨之崇恩厚也始死情之所篤禮之所崇故以小斂爲文至於但臨大斂及不臨其喪亦同不書日

疏注禮卿至書日正義曰喪大記君臨臣喪之禮云君於大夫大斂焉爲之賜則小斂焉卿是大夫之尊者也明小斂大斂君皆親之所以崇恩厚也小斂大斂皆應親之獨以小斂爲文故知始死情之所篤故也賈逵云不與大斂則不書卒然則在殯又不往者復欲何以裁之且傳無其事不宜妄說故杜以爲但臨大斂及不臨其喪亦同不書日也

春秋正義卷第二

修職郎新差充婺州州學教授趙　彥穮點勘

春秋正義卷第二　隱公

國子祭酒上護軍曲阜縣開國子臣孔穎達等奉

勑撰

經二年春公會戎于潛戎狄夷蠻皆氐羌之別種也戎而書會者順其俗以爲禮皆謂居中國若戎子駒支者陳留濟陽縣東南有戎城潛魯地



注戎狄至魯地　正義曰曲禮云東夷西戎南蠻北狄然則四者是九州之外別名也詩商頌曰自彼氐羌氐羌西戎之國名也杜欲明其在遠無以相形故云氐羌之別種謂是相類之物耳非謂內者是羌內之別也其實氐羌乃是戎內之別耳戎子駒支云我諸戎飲食衣服不與華同贄幣不通言語不達計應不堪會盟故解云言順其俗以爲禮也沈氏云會據公往戎爲主

人故得留主人之俗以爲會禮朝襟戎來魯爲主人戎不
能從主人之俗故朝禮不成戎是西方之夷必不遠來會
魯故[illegible]請臣中國若戎子駒
支者此[illegible][illegible]事見襄十四年

夏五月莒人入向

向小國也譙國龍亢縣東南有向城莒國今城陽疏莒人
莒縣也將卑師少稱人弗地曰入例在襄十三年

入向　正義曰世本莒己姓向姜姓此傳云莒人入向以
姜氏還文八年傳稱穆伯奔莒從己氏是莒己向姜見於
傳也譜云莒嬴姓少昊之後周武王封茲輿於莒初都計
後從莒今城陽莒縣是也世本自紀公以下爲己姓不知
誰賜之姓者十一世茲丕公方見春秋共公以下微弱不
復見四世楚滅之向則唯此見經不能知其終始　注向
小至三年　正義曰將卑師少稱人者周禮萬二千五百
人爲軍二千五百人爲師五百人爲旅用兵多少其數無
常兵衆大小大衆滿師則書之不滿則不書[illegible][illegible]
少故經皆不書數也師者衆也雖復五軍三軍悉[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爲名取其衆義故經亦不書軍也釋例曰春秋不書軍旅
耆皆曰師從衆辭是其義也經之大例君自將者言君不
言師卿將者滿師則師將並書不滿則空舉將名大夫將
者滿師則稱師不滿則稱人所以然者定四年傳曰君行
師從卿行旅從則君行必有師卿行必有旅文雖不見理
足可明君將不言師師卿將不言帥旅以其可知故也卿
行不合師從令乃帥領一師若不言師則師文不見卿尊
自合書名師文又須別見故師將並舉言其帥師也其卿
少者卿自須見唯舉將名不云帥旅言衆少不足錄也大
夫爵位卑下名氏不合見經但所帥滿師師自須見故書
師不言將也若不滿師者一旅之衆則例所不書大夫位
卑又名不當見則空舉其將謂之爲人人即大夫身也其
將尊師少及將卑師衆若其序列則將卑師衆者在上襄
二年晉師宋師衛甯殖侵鄭是也隱五年公羊傳曰曷爲
或言率師或不言率師將尊師衆稱某率師將尊師少稱
將將卑師衆稱師將卑師少稱人君將不言率師書其重

者也釋例曰大夫將滿師稱師不滿稱人而已卿將滿師則兩書不滿則直書名氏君將不言帥師卿將不言帥旅此史策記注之常此用公羊爲說也劉炫云盟會例卿則書名氏非卿則書人人當名氏之處由是將卑師少則書人亦與盟會同

無駭帥師入極無駭魯卿極附庸小國無駭不書氏未賜族賜族例在八年

疏注無駭至八年 正義曰春秋之例卿乃見經今名書於經傳言司空故知無駭是魯卿諸名書於經皆是卿也故於此一注以下不復言之又王制云上大夫卿則卿亦大夫也故注多以大夫言卿下注云裂繻紀大夫如此之類皆是卿也其名見於傳而注云大夫者則其爵具大夫也穀梁以極爲國杜云附庸者沈云以費伯帥師城郎因得勝極則極是竟内故云附庸凡卿出使必具其名氏以尊君命今不書氏故解云未賜族無族可稱故也賈云極戎邑也極爲戎邑傳無文焉戎之於魯本無怨惡言脩惠公之好則是求與魯親公未信戎心故辭其

盟耳秋即與盟復脩戎好若已共戎會故不與盟旋令師入其都然後結好其爲惡行亦不足過讓位賢君固應不爾良史直筆焉得無譏傳乃本其勝之所由而歸功於費伯也

秋八月庚辰公及戎盟于唐高平方與縣北有武唐亭八月無庚辰庚辰七月九日也日月必有誤

疏 注高平至有誤　正義曰杜勘撿經傳上下月日制爲長歷此年八月壬寅朔其月三日甲辰十五日丙辰二十七日戊辰其月無庚辰庚辰也七月壬申朔則九日有庚辰杜觀上下若月不容誤則指言日誤若日不容誤則指言月誤此則上有秋下有九月則日月俱得有誤故云日月必有誤也

九月紀裂繻來逆女裂繻紀大夫傳曰卿爲君逆也以別卿自逆也逆女或稱使或不稱使昏禮不稱主人史各隨其實而書非例也他皆放此

疏 注裂繻至放此　正義曰此書逆女傳曰卿爲君逆也宣五年齊高固來逆叔姬傳

曰書曰叔姬卿自逆也是爲君之則稱女自逆則書字故
云以別卿自逆也釋例曰天子娶則稱逆王后卿爲君逆
則稱逆女其自爲逆則稱所逆之字尊卑之別也此不言
紀侯使裂繻而成八年經書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是俱
昏禮而立文不同故解之也言昏禮不稱主人者主人謂
壻也爲有廉恥之心不欲自言娶婦故卿爲君昏行者必
稟君母之命婦人之命不得通於鄰國若言卿輒自來非
君所命故裂繻不言使也其無母者臣無所稟不得不稱
君命故公孫壽言宋公使也史皆隨其實事而書之非褒
貶之例也公羊傳曰何以不稱使昏禮不稱主人然則曷
稱稱諸父兄師友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則其稱主人何
辭窮也辭窮者何無母也然則紀有母乎曰有有則何以
不稱母母不通也是婦人之言不通外國故不言君使亦
不言母命作自來之文也公羊言無母者稱父兄師友宋
公不稱父兄者諸侯臣其父兄故不得稱也昏禮記曰宗
子無父母命之親皆沒已躬命之以宗子之尊尚不稱父

兄況諸侯也其稱父兄師友謂大夫以下非宗子者耳昏禮記所云支子則稱其宗弟稱其兄是也

冬十月伯姬歸于紀無傳伯姬魯女裂繻所逆者

紀子帛莒子盟于密子帛裂繻字也莒魯有怨紀侯既昏于魯使大夫盟莒以和解之子帛爲魯結好息民故傳曰魯故也比之內大夫而在莒子上稱字以嘉之也字例在閔元年密莒邑城陽淳于縣東北有密鄉

疏注子帛至密鄉 正義曰杜云比之內大夫而在莒子上者案諸經文魯大夫出會他國皆先書魯大夫下即云及某人今子帛之下不云及者不可全同魯大夫故也

十有二月乙卯夫人子氏薨無傳桓未爲君仲子不應稱夫人隱讓桓以爲太子成其母喪以赴諸侯故經於此稱夫人也不反哭故不書葬例在三年

疏注桓未至三年 正義曰妾子爲君其母成爲夫人敬嬴齊歸是也仲子實妾桓未

爲君故仲子不應稱夫人也今稱夫人薨是隱成之讓桓爲大子成其母喪傳例曰不赴則不曰薨故知稱薨是赴於諸侯故經於此稱夫人也五年考仲子之宮公羊傳曰桓未君則曷爲祭仲子隱爲桓立故爲桓祭其母也然則何言爾成公意也是言隱公成仲子爲夫人也

鄭人伐衛凡師有鍾鼓曰伐例在莊二十九年

傳二年春公會戎于潛脩惠公之好也戎請盟公辭許其脩好而不許其盟禦夷狄者不壹而足

疏注許其至而足　正義曰戎貪而無信盟或背之公未得戎意恐好不久成故不許其盟也禦夷狄者不壹而足文九年公羊傳文言制禦夷狄當以漸教之不一度而即使足也

莒子娶于向向姜不安莒而歸夏莒人入向以姜氏還傳言失昏姻之義凡得失小故經無異文

而傳備其事案文則是非足以爲戒他皆放此司空無駭入極費庈父勝之魯司徒司馬司空皆卿也庈父費伯也前年城郎今因得以勝極故傳於前年發之戎請盟秋盟于唐復脩戎好也九月紀裂繻來逆女卿爲君逆也冬紀子帛莒子盟于密魯故也鄭人伐衛討公孫滑之亂也治元年取廩延之亂

經三年春王二月己巳日有食之無傳日行遲一歲一周天月行疾一月一周天一歲凡十二交會然日月動物雖行度有大量不能不小有盈縮故有雖交會而不食者

或有頻交而食者唯正陽之月君子忌之故有伐鼓用幣之事今釋例以長歷推經傳明此食是二月朔也不書朔史失之書朔日例在桓十七年

【疏】注日行至七年　正義曰古今之言歷者大率皆以周天爲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日行比月爲遲每日行一度故一歲乃行一周天月行比日爲疾每日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故一月內則行一周天又行二十九度過半乃逐及日言一月一周天者畧言之耳其實及日之時不啻一周天也日月雖共行於天而各有道每積二十九日過半行道交錯而相與會集以其一會謂之一月每一歲之間凡有十二會故一歲爲十二月日食者月揜之也日月之道互相出入或月在日表從外而入內或月在日裏從內而出外道有交錯故日食也二十九日過半月及日者以歷家一度分爲九百四十分則四百七十分爲半分月來及日凡二十九日又四百九十九分是過半校二十九分也日有食之言有物來食之也日月同處則日被月映而形魄不見

聖人不言日被月食而云日有食之者以其月不可見作
不知之辭穀梁傳曰其不言食之者何也知其不可知也
也是言慎疑故不言月也朔則交會故食必在朔然[illegible]
朔皆會應每月常食故解之言日月動物雖行度有大量
不能不小有盈縮故有雖交會而不食者或有頻交而食
者自隱之元年盡哀二十七年積二百五十五年凡三千
一百五十四月唯三十七食是雖交而不食也襄二十一
年九月十月頻食二十四年七月八月頻食是頻交而食
也食無常月唯正陽之月君子忌之以日食者陰侵陽也
當陽盛之月不宜爲弱陰所侵故有伐鼓用幣之事餘月
則否其日食例皆書朔已巳之下經無朔字長歷推此已
巳實是朔日而不書朔史失之也此注作大判言耳戰國
及秦歷紀全廢漢來漸候天時始造其術劉歆三統以爲
五月二十三分月之二十而日一食空得食日而不得加
時漢末會稽都尉劉洪作乹家歷始推月行遲疾求日食
加時後代脩之漸益微密今爲歷者推步日食莫不符合

但無頻月食法故漢初以來殆將千歲爲歷者皆一百七十三日有餘而始一交會未有頻月食者今頻月而食乃是正經不可謂之錯誤世考之歷術事無不驗不可謂之踈失由是注不能定故未言之也又漢書高祖本紀高祖即位三年十月十一月晦日頻食則日有頻食之理其解在襄二十四年穀梁傳曰言日不言朔食晦日也朔日並不言食晦夜也朔日並言食正朔也言朔不言日食既朔也

三月庚戌天王崩

周平王也實以壬戌崩欲諸侯之遠至故遠日以赴春秋不書實崩日而書遠日者即傳其僞以懲臣子之過也襄二十九年傳曰鄭上卿有事使印段如周會葬今不書葬魯不會

【疏】天王崩　正義曰曲禮下曰天子死曰崩諸侯曰薨大夫曰卒士曰不祿庶人曰死鄭玄云異死名者爲人褻其無知若猶不同然也自上顛壞曰崩薨頽壞之聲卒終也不祿不終其祿死之言澌也精神澌盡也是由天子尊若山崩然諸侯卑取崩之聲以爲尊卑之

尊也不書天王名者以海內之主至尊之極故敬而不
名也穀梁傳云高曰崩厚曰崩尊曰崩天子之崩以尊也
以其在民上故崩之其不名何也大上故不名也蘇氏云
王后崩大子卒不書者赴不及魯也今以為略之例所不
書也告喪禮云告王喪曰天王登假此言崩者魯史裁約
為文不道當時赴不言登假也　注周平至不會　正義
曰今檢杜注無葬者皆顯言其謚此為無葬故言周平王
也仲尼脩經當改正眞偽以為褒貶周人赴不以實孔子
從偽而書者周人欲令諸侯遠至故遠其崩日以赴也不
書其實而從其偽言人知其偽則過足章矣故即傳其偽
以懲創臣子之過釋例曰天王偽赴遂用其虛明日月闕
否亦從赴辭君子不變其文以慎其疑且實虛相生隨而
長之眞偽之情可以兩見承赴而書之亦所以示將來也

夏四月辛卯君氏卒

隱不敢從正君之禮故亦不敢備禮於其母

疏 君氏卒　正義曰君氏者隱公之母聲子也謂之君氏者

言是君之母氏母之與子氏族必異故經典通呼母舅爲母氏舅氏言其與巳異氏也

秋武氏子來求賻

武氏子天子大夫之嗣也平王喪在殯新王未得行其爵命聽於冢宰故傳曰王未葬釋其所以稱父族又不稱使也魯不共奉王喪致令有求經直文以示不敬故傳不復具釋也

疏注武氏至釋也　正義曰武氏者天子大夫之姓直云武氏子不書其字則其人未成爲大夫也若是上士例當書名又不應繫之父族謂之爲子明其是大夫之子也又王使至魯皆言天王使某此復不言王使明其不稱王命也以此知此人父喪巳終宜嗣父位但平王未命而崩新王居喪未得行其爵命政事聽於冢宰使之適魯冢宰不得尊命故作自來之文傳言王未葬者意兼兩事王喪在殯新王不得加臣爵位故此人仍繫父族王又不得命臣出行故此人不稱王使以未葬之故闕此二事故傳以未葬解之

八月庚辰宋公和卒

稱卒者略外以別內也元年大夫盟於宿故來赴以名例在七年冬十有二月齊侯鄭伯盟于石門來告故書石門齊地或曰濟北盧縣故城西南濟水之門癸未葬宋穆公無傳魯使大夫會葬故書始死書卒之在國承赴爲君故惡其薨名改赴書也書葬則舉謚稱公者會葬者在外據彼國之辭也書葬例在昭六年



注魯使至六年　正義曰文九年叔孫得臣如京師葬襄王昭三年叔弓如滕葬滕成公如此之類遣卿行者皆書其使名此不書使名知是大夫往也大夫奉命出使位賤不合書名故直書其所爲之事而已盟則云及其盟會則云會某人葬則云葬某公舉其所爲之事明有使往可知也釋例曰先王之制諸侯之喪士弔大夫送葬及其失也禮過於重文襄之伯因而抑之諸侯之喪大夫弔卿共葬事夫人之喪士弔大夫送葬猶過古制故公子遂如晉葬襄公傳不言禮葬秦景公傳曰大夫

如秦葬景公特稱禮也一以示古制二以示書他國之葬必須魯會三以示奉使非卿則不書於經此丘明之微文也是言大夫得正而卿過禮也諸侯曰薨禮之正名魯史自書君死曰薨君鄰國亦同書薨則與己君無別國史自在己國承他國赴告爲與己君同故惡其薨名雖赴稱薨皆改赴書卒略外以別內也至於書葬則五等之爵皆舉諡稱公者會葬者在於國外據彼國之辭彼國臣子稱君曰公書使之行不得不稱公也又云惡其薨名改赴書者釋例曰天子曰崩諸侯曰薨大夫曰卒古之制也春秋所稱曲存魯史之義內稱公而書薨所以自尊其君則不得不略外諸侯書卒以自異也至於既葬雖邾許子男之君皆稱諡而言公各順臣子之辭兩通其義是其説也案禮雜記赴告之辭云君訃於他國之君曰寡君不祿敢告於執事然則赴辭本無薨語而云惡其薨名者以夫人薨例云不赴於諸侯則不曰薨明其以薨告人故書薨也是知王侯喪者其通國命皆以崩薨相告記之所稱謂答主人

之間飾其文辭耳若以記文無薨即疑不以薨告記稱大夫士赴人之辭皆云不祿豈大夫無卒名也以此知相赴策書必以薨爲文但擯者口傳赴辭義在謙退從士之不祿故禮記言之赴則必以薨但改赴書卒耳史之書事莫不在國會葬者自可在外書策者國內書之而云據彼國之辭者書使行之事言使爲此事行故文從彼稱不謂書不在國也御爲君逆謂之逆女亦是書己之使據彼稱女與此同也

傳三年春王三月壬戌平王崩赴以庚戌故書之夏君氏卒聲子也不赴于諸侯不反哭于寢不祔于姑故不曰薨不稱夫人故不言葬夫人喪禮有三薨則赴於同盟之國一也既葬日中自墓反虞於正寢所謂反哭于

寢二也卒哭而祔於祖姑三也若此則書曰夫人某氏薨
葬我小君某氏此備禮之文也其或不赴不祔則爲不成
喪故死不稱夫人薨葬不言葬我小君某氏反哭則書
葬不反哭則不書葬今聲君三禮皆闕釋例論之詳矣【疏】
注夫人至詳矣　正義曰僖八年致夫人傳曰不薨於
同則弗致故知赴者赴於同盟之國也禮檀弓記葬禮云
既封有司以几筵舍奠於墓左反日中而虞士喪禮既葬
乃反哭於廟遂適殯宮而虞是既葬日中自墓反虞於正
寢正寢即殯宮也僖三十三年傳與檀弓記皆云卒哭而
祔喪服小記曰婦祔於祖姑雜記曰妾附於妾祖姑是祔
於姑者祔於祖姑也此三者皆夫人之喪禮夫人喪禮有
三史策所書有二唯卒葬故事而已其卒之異者或云夫
人某氏薨仲子文姜之類是也或云某氏卒定姒孟子是
也葬之異者或云葬我小君某氏文姜敬嬴之類是也或
云葬某氏葬定姒是也或則不書葬也今聲子三禮皆闕
經異常辭必是闕二事則變一文但傳既并釋注不顯配

雖言釋例詳之例亦未甚分明此傳故上三事故下三事若以次相配則不赴於諸侯故不曰薨不反哭於寢故不稱夫人不祔於姑故不言葬文次相屬事乃似然但顛下傳義則不爾定十五年姒氏卒傳曰不稱夫人不赴且不祔也哀十二年孟子卒傳曰死不赴故不稱夫人不反哭故不言葬小君彼二傳皆以不赴解不稱夫人以不反哭解不書葬然則由不赴故不曰薨由不反哭故不書葬也二事既然則由不祔故不稱夫人斷可知矣傳文不以次相配者初死即赴葬乃反哭反哭之後始祔三者依事之先後為文也至於書經則夫人與薨共文故先言不稱夫人後言不書葬順經之先後為文也禮之本意必赴乃稱薨祔乃稱夫人反哭乃書葬者夫人與君同體死必赴於鄰國若不以赴告於鄰國則夫人之禮不成尊成以否義由赴告成尊之狀在於書薨故赴則稱薨不赴則不稱薨也禮適祔於適祖姑妾祔於妾祖姑亦既不祔於姑便是適妾莫辨故祔則稱夫人不祔則不稱夫人也既葬於基

反哭於寢哀之尤極情之最切既葬而不反哭全是不念
其親葬與不葬殆無以異故下反哭則不書葬也皆所以
慾臣子責其不行禮也人之行禮有勤有惰未必廢則俱
廢行則皆行此聲子自三禮皆闕其餘或可一行一否釋
例曰夫人子氏赴而不反哭故不書葬定姒則反哭而不
赴故書葬而不言小君以此二者據傳則然理在不惑但
不知赴而不祔祔而不赴者辭當云何耳薨者夫人之死
號不稱夫人必不稱薨也小君者夫人之別號不稱夫
人必不得稱小君也孟子卒下注云不稱夫人故不言薨
是夫人與薨文相將也葬定姒傳曰不稱小君不成喪也
注云不赴不祔故不稱小君傳以不赴不祔解不稱夫人
注以不赴不祔解不稱小君是夫人小君文相將也夫人
也薨也小君也三者相將之物不可致詰甚赴祔二禮課
行一事則具此三文二事並廢則三文皆去耳何則檢此
傳相配不赴則不曰薨不祔則不稱夫人是稱夫人由祔不由
赴也孟子之傳乃云不赴故不稱夫人是稱夫人由於赴不由

於祔也定姒之傳云不稱夫人不赴且不祔又以二事並解不稱夫人注云赴同祔姑夫人之禮二者皆闕故不曰夫人明是二者俱闕乃去夫人課行一事則稱夫人稱夫人則必書薨書薨則必稱小君所異者不反哭則不書葬若不書葬則小君之文無所施耳即仲子是也赴同祔姑皆是夫人之禮故赴而不祔祔而不赴則皆曰夫人某氏薨惠公自有元妃別爲仲子立廟則仲子未必祔姑蓋以赴同之故得稱夫人薨也

不書姓爲公故曰君氏 不書姓辟正夫人也隱見爲君故特書於經稱曰君氏以別凡妾媵

【疏】注不書至妾媵 正義曰辟正夫人謂辟仲子耳何則妾子爲君則其母得爲夫人不須辟孟子也但公以讓位之故不從正君之禮故亦不備禮於其母使之辟仲子也釋例曰凡妾子爲君其母猶爲夫人雖先君不命其母母以子貴其適夫人薨則尊德加於臣子外內之禮皆如夫人矣故姒氏之喪責以小君不以成風之喪王使會葬傳曰

禮也隱以讓桓攝位故不成禮於聲子假稱君氏以別凡妾媵葢是一時之宜隱之至義也是其辟仲子之意也

鄭武公莊公爲平王卿士卿士王卿之執政者言父子秉周之政王貳于虢虢西虢公亦任王朝王欲分政於虢不復專任鄭伯鄭伯怨王王曰無之故周鄭交質王子狐爲質於鄭鄭公子忽爲質於周王子狐平王子王崩周人將畀虢公政周人遂成平王本意四月鄭祭足帥師取溫之麥秋又取成周之禾四月今二月也秋今之夏也麥禾皆未熟言取者葢芟踐之溫今河內溫縣成周洛陽縣也

【疏】注四月至陽縣也　正義曰此直言秋秋有三月若是季秋則今之

七月杜必知秋今之夏者以此傳在武氏之上案經武氏之下有八月宋公和卒則知此是七月故為今之夏謂今之五月也麥熟在夏而云麥禾皆未熟者謂四月之時麥未熟七月之時禾未熟二者異時故言皆也

周鄭交惡 兩相疾惡 君子曰信不由中質無益也明恕而行要之以禮雖無有質誰能間之苟有明信澗谿沼沚之毛 谿亦澗也沼池也沚小渚也毛草也 蘋蘩薀藻之菜 蘋大蓱也蘩皤蒿薀藻聚藻也

【疏】澗谿至之菜 正義曰毛即菜也而重其文者谿沼言地之陋蘋藻言菜之薄故文重也

注谿亦至毛草 正義曰爾雅釋山云山夾水澗李巡曰山間有水釋名曰言水在兩山間也釋水曰水注川曰谿李巡曰水出於山入於川釋山又云山瀆無所通谿李巡

曰山中水瀆雖無所通與水注川同名宋均曰無水曰谷有水曰谿然谿亦山間有水之名是澗之類故云谿亦澗也沼者池之別名張揖廣雅亦云沼池也應劭風俗通云池者陂池從水也聲沚與畤音義同釋水曰小渚曰沚釋名曰沚止也小水可止息其上草是地之毛周禮宅不毛謂宅內無草木也故杜以毛爲草草即下句蘋蘩薀藻是也蘩陸菜而云沼沚之毛者或采之水旁非皆水內也

注蘋大至聚藻也　正義曰釋草云苹蓱其大者蘋舍人曰苹一名蓱大者名蘋郭璞曰水中浮蓱江東謂之薸陸璣毛詩義疏云今水上浮蓱是也其麤大者謂之蘋小者曰蓱季春始生可糝蒸爲茹又可苦酒淹以就酒釋草又云蘩皤蒿孫炎曰白蒿也陸璣疏曰凡艾白色爲皤蒿今白蒿春始生及秋香美可生食又可蒸一名遊胡北海人謂之旁勃故大戴禮夏小正傳曰蘩遊胡遊胡旁勃也許慎說文云薻水草從艹從水巢聲或作藻從澡毛詩傳曰藻聚藻也然則此草好聚生薀訓聚也故云薀藻聚藻也

陸璣疏云生水底有二種其一種葉如雞蘇莖大如箸長四五尺其一種莖大如釵股葉如蓬謂之聚藻又云扶風人謂之藻聚爲發聲也此二藻皆可食煮熟挼去腥氣米麪糝蒸爲茹嘉美揚州人饑荒可以當穀食 筐筥錡釜之器 方曰筐圓曰筥無足曰釜有足曰錡 潢汙行潦之水 潢汙停水行潦流潦 可薦於鬼神可羞於王公 羞進也 而況君子結二國之信行之以禮又焉用質 通言盟約彼此之情故云二國 風有采蘩采蘋 采蘩采蘋詩國風義取於不嫌薄物 雅有行葦泂酌 詩大雅也行葦篇義取忠厚也泂酌篇義取雖行潦可以共祭祀也 昭忠信也 明有忠信之行雖薄物皆可爲用

疏 注方曰至曰錡 正義曰此皆詩毛

傳鄭箋之文也說文云筥飯牛筐也廣雅云錡釜也 注潢汙至流潦 正義曰停水謂水不流也行道也雨水謂之潦言道上聚流者也服虔云畜小水謂之潢水不流謂之汙行潦道路之水是也此水用為飲食故引泂酌之篇藻雅潦水所生要此潦非生菜處也 可薦至王公 正義曰上言鬼神此言王公是生王公也或以為王公亦謂鬼神非生王公也此傳之意取詩為言泂酌論天子之事是羞於王也采蘩云公侯之事是薦羞於公也言薦又言羞者鄭玄注庖人云備品物曰薦致滋味乃為羞 箋 正義曰采蘩采蘋泂酌上傳所言皆有彼箋之事其雖有行言未以行葦今言行葦者其然則取忠厚非以結上也

武氏子來求賻王未葬也

疏 武氏至葬也 正義曰蘇氏云案文九年毛伯來求金傳曰不書王命未葬也此傳直云王未葬不同者毛伯直釋不稱使故云不書王命此武氏子非但不稱使又稱父族二事皆由未葬故直云王未葬

也宋穆公疾召大司馬孔父而屬殤公焉曰先君舍與夷而立寡人先君穆公兄宣公也與夷宣公子即所屬殤公

疏而立寡人　正義曰曲禮下曰諸侯見天子曰臣某侯某其與民言自稱曰寡人今與臣言亦云寡人則知其對臣民自稱同也老子曰孤寡不穀王侯之謙稱故以下諸侯自稱亦多言不穀

寡人弗敢忘若以大夫之靈得保首領以沒先君若問與夷其將何辭以對請子奉之以主社稷寡人雖死亦無悔焉對曰羣臣願奉馮也馮穆公子莊公也公曰不可先君以寡人為賢使

主社稷若弃德不讓是廢先君之舉也豈曰能賢（言不讓則不足稱賢）光昭先君之令德可不務乎吾子其無廢先君之功（先君以舉賢爲功我若不賢是廢之）使公子馮出居于鄭（辟殤公也）八月庚辰宋穆公卒殤公即位君子曰宋宣公可謂知人矣立穆公其子饗之命以義夫（命出於義也夫語助）

疏

命以義夫　正義曰義者宜也錯心方直動合事宜乃謂之爲義宣公之立穆公知穆公之賢必以義理不棄其子令穆公方卒命孔父以義事而立殤公是穆公命立殤公出於仁義之中故杜云命出於義也必知命以義夫謂穆

公命立殤公者以杜注云帥義而行則殤公宜受此命宜荷此祿公子馮不帥父義終傷咸宜之福明知殤公受穆公之命與殷湯武丁同有咸宜是知穆公命殤公是爲義也**商頌曰殷受命咸宜**詩頌言殷湯武丁受命皆以義故任荷天之百**百祿是荷其是之謂乎**祿也帥義而行則殤公宜受此命宜荷此祿公子馮不帥父義忿而出奔因鄭以求入終傷咸宜之福故知人之稱唯在宣公也殷禮有兄弟相及不必傳子孫宋其後也故指稱商頌

疏 商頌至謂乎 正義曰商頌玄鳥之卒章言殷湯武丁此二王者受天之命皆得其宜故天之百種之祿於是乎荷負之言天祿皆歸故得而荷負也今穆公立殤公亦得其宜故殤公宜荷此祿詩之意其是此事之謂乎

注詩頌至商頌 正義曰唐虞之代契爲司徒封於商十四世至湯王有天下遂以商爲代號後世有武丁者中興賢君時有作詩頌之者謂之商頌美湯與武

丁能荷天祿令殤公亦荷天祿與詩義同故引以證之公羊傳言宋之禍宣公爲之尤其舍子立弟果令馮有爭心以馮之爭爲宣公之過今此傳善宣公故申明其事若使帥義而行則殤公宜受此命宜荷此祿但公子馮不帥父義失其咸宜故知人之稱唯在宣公止善宣公知穆公耳馮自爭國非宣公之罪故善之傳言使公子馮出居于鄭則是父使之出注言忿而出奔者四年傳曰公子馮出奔鄭鄭人欲納之又衛告宋曰君若伐鄭以除君害是馮出奔鄭求入欲害宋國也父使居鄭欲以辟殤公馮乃因鄭欲以害殤公故據父言之則云使之出居據馮言之則云忿而出奔各從其實而爲之文也謚法短折不成曰殤布德執義曰穆

冬齊鄭盟于石門尋盧之盟也 盧盟在春秋前盧齊地今濟北盧縣故城

庚戌鄭伯之車僨于濟 既盟而遇大風傳記異也十二月無庚戌日誤

疏 注既盟至

日誤　正義曰釋言云僨僵也舍人曰背踣意也車踣而入濟是風吹之墜濟水非常之事故云傳記異也禹貢導沇水東流爲濟入于河溢爲滎釋例曰濟自滎陽卷縣東經陳留至濟陰北經高平東經濟北東北經濟南至樂安博昌縣入海案檢水流之道今古或殊杜既考校元由據當時所見載於釋例今一皆依杜雖與水經乖異亦不復根尋也庚戌無月而云十二月者以經盟于石門在十二月知此亦十二月也經書十二月下云癸未葬宋穆公計庚戌在癸未之前三十三日不得共在一月故長歷推此年十二月甲子朔十一日有甲戌二十三日有丙戌不得有庚戌而月有癸未則月不容誤知日誤也

衛莊公娶于齊東宮得臣之妹曰莊姜　得臣齊大子也大子不敢居上位故常處東宮



衛莊王莊

姜　正義曰齊國侯爵譜云姜姓大公望之後其先四岳佐禹有功或封於呂或封於申故太公曰呂望也大公股

於周室成王封之於營丘今臨淄是也僖公九年魯隱公之元年也簡公四年獲麟之歲也簡公弟平公十三年春秋之傳終矣平公二十五年卒後二世七十年而田氏奪齊大公之後滅矣案齊世家莊公生僖公東宮得臣未知何公大子案史記十二諸侯年表衛莊公之立在春秋前三十五年齊僖公之立在春秋前八年然則莊姜必非齊僖公之女蓋是莊公之女僖公姊妹也得臣爲大子早死故僖公立也不言僖公姊妹而繫得臣者見其是適女也得臣爲大子云常處東宮者四時東爲春萬物生長在東西爲秋萬物成就在西以此君在西宮大子常處東宮也或可據易象西北爲乾乾爲君父故君在西東方震震爲長男故大子在東宮也

美而無子

衛人所爲賦碩人也 碩人詩義取莊姜美于色賢于德而不見荅終以無子國人憂之

【疏】所爲賦碩人也　正義曰此賦謂自作詩也班固曰不歌而誦亦曰賦鄭玄云賦者或造篇或

而古然則賦有二義此與閔二年鄭人賦清人許穆夫人賦載馳皆初造篇也其餘言賦者則皆誦古詩也又娶于陳曰厲嬀生孝伯早死陳今陳國陳縣其娣戴嬀生桓公莊姜以爲己子嬀陳姓也厲戴皆謚雖爲莊姜子然大子之位未定

疏 又娶于陳 正義曰陳國侯爵譜云嬀姓虞舜之後當周之興有虞遏父者爲周陶正武王賴其利器用與其先聖之後以元女大姬妃遏父之子滿封於陳賜姓曰嬀號胡公胡公二十三年魯隱公之元年也湣公二十一年獲麟之歲也二十四年楚滅陳此當桓公時二嬀蓋桓公姊妹也 注嬀陳至未定 正義曰謚法暴慢無親曰厲與禮無愆曰戴暴皆謚也石碏言將立州吁乃定之矣請定州吁明大子之位未定衛世家言立完爲大子非也

公子州吁嬖人之子也嬖親幸也有寵而

好兵公弗禁莊姜惡之石碏諫曰臣聞愛子教之以義方石碏衛大夫弗納於邪驕奢淫泆所自邪也四者之來寵祿過也將立州吁乃定之矣若猶未也階之為禍言將立為大子則宜早定若不早定州吁必緣寵而為禍

【疏】弗納至過也　正義曰驕謂恃己陵物奢謂夸矜僭上淫謂嗜欲過度泆謂放恣無藝此四者之來從邪而起故服虔云言此四者過從邪起是也劉炫云此四者所以自邪己身言為之不已將至於邪邪謂惡逆之事劉又難服云邪是何事能起四過若從邪起何須云四者之來寵祿過也寵祿豈是邪事四者得從而來乎且言弗納於邪謂其緣驕以至於邪非先邪而後驕也

夫寵而不

驕驕而能降降而不憾憾而能眕者鮮矣如此者少也降其身則必恨恨則思亂不能自安自重

疏夫寵而至鮮矣○正義曰恃君寵愛未有不驕亦既驕矜必不能自降其心強降其心未有不恨亦既怨恨必不能自重其身釋言云眕重也言恨則思亂必不能自安自重也寵而必驕降而必憾言其勢必自然故言其能不然者少也驕而不能降憾而不能眕言其心難自抑故言其能然者少也鮮訓少以一鮮揔四事言四事皆鮮也

且夫賤妨貴少陵長遠間親新間舊小加大小國而加兵於大國如息侯伐鄭之比淫破義所謂六逆也君義臣行父慈子孝兄愛弟敬所謂六順也臣行君之義

疏賤妨至破義○正義

曰賤妨貴謂位有貴賤少陵長謂年有長幼楚公子申多受小國之賂以偪子重子辛是賤人而妨貴人也郤擅蕃以弟而欲奪兄位是年少而陵年長也齊東郭偃棠無咎專崔氏之政而侮崔成崔彊是疏遠而間親戚也晉胥童夷羊五得君寵而去三郤是新臣而間舊臣也息伐鄭曹奸宋是小國而加大國也陳靈蔡景淫縱無度是邪淫而破正義也妨謂有所害陵謂加尚之間謂居其間使彼疎遠也加亦加陵破謂破散淫義不兩立行惡則破善故言破也

去順效逆所以速禍也君人者將禍是務去而速之無乃不可乎弗聽其子厚與州吁游禁之不可桓公立乃老老致仕也四年經書州吁弒其君故傳先經以始事

疏 去順效逆 正義曰州吁於逆則少陵長於順則弟不敬是去順效逆也六順

因十爭竇言非謂州吁偏紀之也　注老致至始事

正義曰曲禮七十而致事言還其所掌之事於君也使之相

始有此故言傳先經以

始事餘不注從可知也

經四年春王二月莒人伐杞取牟婁無傳書取

言易也例在襄十三年杞國本都陳留雍丘縣推尋事跡

桓六年淳于公亡國杞似并之遷都淳于僖十四年又遷

緣陵襄二十九年晉人城杞之淳于杞又遷



莒人

都淳于牟婁杞邑城陽諸縣東北有婁鄉　至牟

婁正　義曰譜云杞姒姓夏禹之苗裔武王克殷求禹之

後得東樓公而封之於杞今陳留雍丘縣是也九世及成

公遷緣陵文公居淳于成公始見春秋湣公六年獲麟之

歲也湣公弟哀公三年春秋之傳終矣哀公十年卒自哀

公以下二世十三年而楚滅杞據杞於此歲已見於經桓

二年有杞侯來朝莊二十七年有杞伯來朝於傳並無號

謚又不書其卒僖二十三年杞成公卒其謚乃見於傳未
知此年杞國定是何君當是成公之父祖耳牟婁杞邑莒
伐取之自是以後常爲莒邑昭五年莒牟夷以牟婁來奔
是也又三年秦人伐晉傳稱取王官及郊襄二十三年齊
侯伐衛遂伐晉取朝歌並書伐不書取此伐取兩書者彼告
伐不告取此伐取並告故也昭元年伐莒取鄆書取不書
伐昭十年伐莒取郠書伐不書取者元年兵未加莒而鄆
從服故書取不書伐十年晉以取郠討公故書伐不書取
其伐國圍邑書圍以否亦從告也　注書取至婁鄉　正
義曰襄十三年傳例曰凡書取言易也知此書取亦言易
也地理志云陳留郡雍丘縣故杞國武王封禹之後東樓
公是杞本都陳留雍丘縣也志又云北海郡淳于縣應劭
曰春秋州公如曹左氏傳曰淳于公如曹臣瓚案州國名
淳于國之所都此淳于縣於漢屬北海郡晉時屬東莞郡
故釋例土地名云州國都於東莞淳于縣以雍丘淳于雖
邢別而見遷也桓五年傳稱淳于公如曹度其國危遂不

桓六年春寔來雖知其國必滅不知何國取之寔二十九
年晉帥諸侯城杞昭元年祁午數趙文子之功云城淳于
是知淳于即杞國之都也僖十四年諸侯城緣陵而遷杞
不知從何而遷故云淳于公亡國杞似并之而遷居其地
僖十四年又從淳于而遷於緣陵襄二十九年又從緣陵
而遷於淳于以無明文疑不敢質故言推尋事跡似當然
也雖然淳于爲杞所并定似不虛而遷都淳于未有事跡
自雍丘而遷緣陵亦可知矣而杜必言遷都淳于又從淳
于遷緣陵者以桓六年淳于公亡國襄二十九年又杞都
淳于則淳于始末是杞之所有又杞之所都故疑未鄉緣
陵之前亦都淳于也取國易者則直言取若取邿取鄟之
類是也故不須加伐於上若其伐國取邑其邑既小不得
名通若不加伐於上不知得何國之邑是以雖易亦加伐
文則伐杞取牟婁伐邾取須句之類是也成二年取汶陽
田乞師盟止與兵伐齊得邑既難而亦書取者因其伐齊
晉使還汶陽之田魯不加兵故書取從易也劉君或疑此

意遂云上言伐下言取者非易以規杜氏非也戊申衞州吁弑其君完稱臣弑君臣之罪也例在宣四年戊申在三月十七日有日而無月

疏注稱臣至無月　正義曰宣四年傳例曰凡弑君稱君君無道也稱臣臣之罪也注云稱君謂唯書君名而稱國以弑言衆所共絕也稱臣者謂書弑者之名以示來世終爲不義然則此稱州吁之名稱臣弑君是臣之罪也言完非無道而州吁爲賊也州吁實公子而不稱公子者傳文更無褒貶直是告辭不同史有詳略耳公子雖復非族而文當族處春秋書族以否大有乖異故杜備言之釋例曰尋案春秋諸氏族之稱甚多參差而先儒皆以爲例欲託之於外赴則患有人身自來者例不可合以辟陋未賜族爲說弑君不書族者四事州吁無知不稱公子公孫賈氏以爲弑君取國故以國言之案公子商人亦弑君取國而獨稱公子宋督賈氏以爲督有無君之心故去氏案傳自以先書弑君見義不在於氏也宋萬賈氏

以為未賜族衆傳稱南宮長萬則為巳氏南宮不得為未賜族也執殺大夫不書族者二事楚殺得臣與宜申胥氏皆以為陋衆楚殺大夫公子側大夫成熊之等六七人皆稱氏族無為獨於此二人陋也欲以為通例則有若此之錯欲以為無義例則傳曰嘉之故不名書曰仲孫嘉之書曰崔氏非其罪[illegible]溺師師皆曰疾之稱族尊君命合族尊夫人尊晉罪已之文炳然著明以此推之知亦非仲尼所遺也斯蓋非史策舊法故無凡例當時諸國以意而赴其或自來聘使者辭有詳略仲尼脩春秋因采以示義義之所起則刊而定之不者即因而示之不皆刊正也故蔡人嘉赴而經從彌季傳曰蔡人嘉之書崔氏傳亦曰且告以族明皆從其本也書司馬華孫來盟亦無他比知非大例也然則總而推之春秋之義諸侯之卿當以名氏備書於經其加貶損則直稱人若有褒異則或稱官或稱氏若內卿有貶則特稱名文不宜言魯人故異於外也若無褒無貶傳所不發者則皆就舊文或未賜族或時有詳略也推

尋經文自莊公以上諸弑君者皆不書氏閔公以下皆書氏亦足明時史之異同非仲尼所皆刋也是杜解州吁不稱公子之意杜知然者正以經之所書無常比例襃則或書官或書氏貶則或稱人或去族既無定例明非舊典仲尼有所起發則刋正舊史無所襃貶則因循故策仲尼改者傳辨其由傳所不言則知無義正是史官自有詳略故耳戊申在癸未之後二十五日更盈一周則八十五日往年十二月癸未葬宋穆公則此年二月不得有戊申雖承二月之下未必是二月之日故長歷推此年二月癸亥朔十日壬申二十二日甲申不得有戊申也三月壬辰朔則十七日有戊申也此經上有二月下有夏倶在三月之内不是字誤故云有日而無月僖二十八年冬下無月而經有壬申公朝于王所有日而無月經有此類故知此亦同之凡如此者有十四事

夏公及宋公遇于清遇者草次之期二國各簡其禮若道路相逢遇也清衛邑濟北東阿縣有清亭

疏 注遇者至清亭 正義曰曲禮下云諸侯未及期相見曰遇相見於郤地曰會然則會者豫謀間地克期聚集訓上下之則制財用之節示威於衆各重其禮雖特會一國若二國以上皆稱會也遇者或未及會期或暫須相見各簡其禮若道路相逢遇然此時宋魯特會欲尋舊盟未及會期衛來告亂故二國相遇若三國簡禮亦曰遇故莊四年齊侯陳侯鄭伯遇于垂是也曲禮稱未及期而相見指此類也周禮冬見曰遇則與此別劉賈以遇者用冬遇之禮故杜難之釋例曰遇者倉卒簡儀若道路相逢遇者耳周禮諸侯冬見天子曰遇劉氏因此名以說春秋自與傳違案禮春曰朝夏曰宗秋曰覲冬曰遇此四時之名今者春秋不皆同之於禮冬見天子當是百官備物之時而云遇禮簡易經書季姬及鄫子遇于防此婦呼夫共朝豈當復用見天子之禮於理皆違是言春秋之遇與周禮冬遇異也草次猶造次造次倉卒皆迫促不暇之意

宋公陳侯蔡人衛人

伐鄭秋翬帥師會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公子翬魯大夫不稱公子疾其固請強君以不義也諸外大夫貶皆稱人至於內大夫貶則皆去族稱名於記事之體他國可言某人而已魯之卿佐不得言魯人此所以為異也翬溺去族傳曰疾之叔孫豹則曰言違命此其例也

疏注他國至魯人　正義曰案鄭伯使宛來歸祊庚寅我入祊及齊侯伐我北鄙及我師敗績然魯卿皆得稱我則己之卿佐被貶亦可稱我人所以不然者凡云我者皆上有他國之辭故對他稱我魯人出會他國上未有他國之文不可發首言我人故也

九月衛人殺州吁于濮州吁弒君而立未列於會故不稱君例在成十六年濮陳地水名

疏注州吁至水名　正義曰春秋之世王政不行賞罰之柄不在天子弒君取國為罪雖大若已列於諸侯會者則不復討也其有臣子殺之即與弒君無

異耒必禮法當然要其時俗如是宣公殺惡取國納賂於
齊以請會傳曰會于平州以定公位杜云篡立者諸侯既
與之會則不得復討臣子殺之與弒君同故公與齊會而
位定是其義也釋例又云諸侯篡立雖以會諸侯爲正此
列國之制也至於國內策名委質即君臣之分已定故諸
殺不成君者亦與成君同義然杜前注云篡立者諸侯既
與之會臣子殺之與弒君同則若未會諸侯臣子殺之不
與弒君同似與釋例違者釋例所云諸弒不成君者亦與成
君同義者即莊九年齊人殺無知及此年衛人殺州吁以
其未會諸侯故不書爵猶不從兩下相殺之例故云亦與
成君同義若既會諸侯則臣弒稱爵則文十八年齊人弒
其君商人是也曹伯負芻殺其大子而自立成十五年諸
侯同盟于戚曹伯既列於會然後晉人執之十六年傳稱
曹人請于晉曰若有罪則君列諸會矣是列會即成君矣
此州吁未列於會故不稱君曹人之辭即是成例故云例
在成十六年殺之於濮謂死於水旁也釋例土地名此濮

下注云闕哀二十七年傳濮下注云濮自陳留酸棗縣受河東北經濟陰至高平鉅野縣入濟彼濮與此名同實異故杜於此不言闕直云濮陳地水名

冬十有二月衛人立晉衛人逆公子晉而立之善其得衆故不書入於衛變文以示義例在成十八年

【疏】注衛人至八年　正義曰成十八年傳例曰凡去其國國逆而立之曰入此公子晉去衛居邢衛人迎而立之於法正當書入宜與齊小白同文傳言書曰衛人立晉衆也是仲尼善其得衆故改常例變文以示義也

傳四年春衛州吁弑桓公而立公與宋公為會將尋宿之盟未及期衛人來告亂夏公及宋公遇于清宿盟在元年宋殤公之即位

也公子馮出奔鄭鄭人欲納之及衛州吁

立將脩先君之怨於鄭謂二年鄭人伐衛之怨【疏】注謂二至之怨　正義曰二年伐衛見經故以爲之未必往前更無怨也衛世家稱桓公十六年乃爲州吁所弑則隱之二年當桓之世服虔以先君爲莊公非也何則宣公烝夷姜生急子公納急子之妻生壽及朔朔能搆兄壽能代死則是年皆長矣宣公以此年即位桓十二年卒終始二十年矣雖壽之死未知何歲急子之娶當在宣初若隱之二年莊公猶在豈於父在之時已得烝父妾生急子也史記雖多謬誤此當信然

而求寵於諸侯以和其民諸篡立者諸侯既與之會則不復討故欲求此寵使告於宋曰君若伐鄭以除君害害謂宋公子馮君爲主敝

邑以賦與陳蔡從則衛國之願也言舉國之賦調

宋人許之於是陳蔡方睦於衛蔡今汝南上蔡縣

疏注蔡今至蔡縣　正義曰蔡國侯爵譜云蔡姬姓文王子叔度之後也武王封之於汝南上蔡蔡爲蔡侯作亂見誅其子蔡仲成王復封之於蔡至平侯徙新蔡昭侯徙九江下蔡宣侯二十八年魯隱公之元年也昭侯子成侯十年獲麟之歳也成侯子聲侯四年春秋之傳終矣聲侯十四年卒自聲侯以下二世二十八年而楚滅蔡地理志云汝南上蔡縣故蔡國周武王弟叔度所封

故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圍其東門五日而還公問於衆仲曰衛州吁其成乎衆仲魯大夫對曰臣聞以德和民不

闘以亂（亂謂阻兵而安忍）以亂猶治絲而棼之也（絲見棼縕益所以亂）夫州吁阻兵而安忍阻兵無衆安忍無親衆叛親離難以濟矣（恃兵則民殘民殘則衆叛安忍則刑過刑過則親離）夫兵猶火也弗戢將自焚也夫州吁弑其君而虐用其民於是乎不務令德而欲以亂成必不免矣

【疏】阻兵而安忍　正義曰阻訓恃也恃兵以求勝而征伐不已安忍行虐事刑殺過度也

秋諸侯復伐鄭宋公使來乞師（乞師不書非卿）公辭之（從衆仲之言）羽父請以師

會之羽父公子翬公弗許固請而行故書曰翬帥師疾之也諸侯之師敗鄭徒兵取其禾而還時鄭不車戰

疏故書至疾之也　正義曰案元年傳鄭人鄭人盟于翼公子豫請往公不許遂行彼則不書又不加貶責此公子翬之行公亦不許而書於經又加貶責者公子豫公不許私竊而行翬則強梁固請公不獲已今其出會故以君命而書又加貶責

州吁未能和其民厚問定君於石子石子石碏也以州吁不安諸其父石子曰王覲爲可曰何以得覲曰陳桓公方有寵於王陳衛方睦若朝陳使請必可得也厚從州

吁如陳石碏使告于陳曰衛國褊小老夫耄矣無能爲也此二人者實弑寡君敢即圖之八十曰耄稱國小已老自謙以委陳使因其往就圖之陳人執之而請涖於衛請衛人自臨討之九月衛人使右宰醜涖殺州吁于濮石碏使其宰獳羊肩涖殺石厚于陳君子曰石碏純臣也惡州吁而厚與焉大義滅親其是之謂乎子從弑君之賊國之大逆不可不除故曰大義滅親明小義則當兼子愛之

疏王覲爲可　正義曰於王厚行覲禮此事是爲可也衛

人逆公子晉于邢冬十二月宣公即位公子

晉也書曰衛人立晉衆也疏宣公即位正義曰既討乃立自[illegible]

前君故不待踰年也

經五年春公矢魚于棠書陳魚以示非禮也書棠譏遠地也今高平方與縣北有武唐亭魯侯觀魚臺疏注書陳至魚臺　正義曰陳魚者獸獵之類謂使捕魚之人陳設取魚之備觀其取魚以為戲樂非謂既取得魚而陳列之也其實觀魚而書陳魚者國君爵位尊重非蒐狩大事則不當親行公故遣陳魚而觀其捕獲主譏其陳故書陳魚以示非禮也傳曰非禮也且言遠地故知書棠譏遠地也夏

四月葬衛桓公秋衛師入郕將卑師衆但稱師此史之常也

九月考仲子之宫初獻六羽成仲子宫安其主而祭之惠公以仲子手文娶之欲以爲夫人諸侯無二嫡蓋隱公成父之志爲别立宫也公問羽數故書羽婦人無謚因姓以名宫

【疏】九月至六羽　正義曰三年之内木主特祀於寢宫廟初成木主遷入其中設祭以安神也祭則有樂故初獻六羽初始也往前用八今乃用六也獻者奏也奏進聲樂以娛神也六羽謂六行之人秉羽舞也　注成仲至名宫　正義曰考成釋詁文也言初獻六羽者謂初始而獻非在後恒用知者案宣十五年初稅畝杜云遂以爲常故云初扗於此不解初義明不與彼同故春秋之經有文同事異如此之類是也注以祭文不見故辨之云成仲子宫安其主而祭之以其奏獻羽連文知考謂祭以成之非謂始築宫成也又解立宫之意惠公以仲子手有夫人之文因即娶之雖不以爲夫人有欲以爲夫人之意禮諸侯不再娶於法無二適孟子入惠公之廟仲子無享祭之所

並隱公成父之志爲別立宮仲子以二年十二月薨四年
十二月已再期矣喪畢即應入廟至此始成宮者仲子立
廟本非正法喪服既終將爲吉祭主無祭處始議立之故
晚成也傳云始用六佾不書佾而書羽者以公問羽數故
書羽也婦人法不當謚仲子無謚故因姓以名宮也立宮
必書於策羽則非當所書善其復正故書之傳載衆仲之
對而言公從之是其善之意也爲書六羽故言考宮言其
因考以獻羽也若不爲羽當云立仲子之宮如立武宮煬
宮然不須言考也禮雜記下云成廟則釁之路寢成則考
之而不釁似廟則當釁寢則當考此廟言考者考是成就
之義廟者鬼神所居祭祀以成之寢則生人所宅飲食以
成之雜記注云路寢者生人所居不釁者不神之也考之
者設盛食以落之是也廟成釁之者尊而神之蓋木主未
入之前已行釁禮也案雜記釁廟之禮云祝宗人宰夫雍
人皆爵弁純衣雍人拭羊宗人視之宰夫北面于碑南東
上雍人舉羊升屋自中中屋南面刲羊血流于前乃降門

夾室皆用雞先門而後夾室其衈皆於屋下割雞門當門夾室中室有司皆鄉室而立門則有司當門北面旣事宗人告事畢乃皆退是釁廟之禮此言考宮獻羽自爲主已入廟則祭以成之非釁禮與彼異也故公羊傳曰考宮者何考猶入室也始祭仲子也是謂祭爲考也服虔云宮廟初成祭之名爲考將納仲子之主故考成以致其五祀之神以堅之其意謂考即是釁也案雜記釁廟之禮止有雞羊旣不用樂何由獻羽言將納仲子之主則是仍未入宮然則作樂獻羽敬事何神考仲子之宮唯當祭仲子耳又安得致五祀之神乎蘇氏云不稱夫人宮者桓宮僖宮不言公則仲子例不合稱夫人宮也不稱廟而言宮者於經例周公稱大廟羣公稱宮故仲子依例稱宮也若然案文十三年大室屋壞大廟稱室者謂大廟之室屋壞耳若僖文則大廟或稱宮即大宮之類是也羣公或稱廟即同宗於祖廟同族於禰廟是也

邾人鄭人伐宋

邾主兵故序鄭上

疏 注邾主至

鄭上　正義曰天下有道諸侯不得專行征伐春秋之時
專行征伐以其不稟王命故以主兵爲首雖小國主兵即
序於大國之上欲見伐由其國善惡所歸故也雖大夫爲
主國君從之亦序主兵於上僖二十七年楚人陳侯蔡侯
鄭伯許男圍宋注云傳言楚子使子玉去宋經書人者恥
不得志以微者告猶序諸侯之上楚主兵故是微人主兵
亦序國君之上
史策之常法也

螟　無傳蟲食苗心者爲災故書

【疏】注蟲食至故書　正義曰釋蟲云
食苗心螟食葉蟘食節賊食根蟊舍人曰食苗心者名螟
言冥冥然難知也李巡曰食禾心爲螟言其姦冥冥難知
也食禾葉者言其假貣無厭故曰蟘也食其節者言其貪
狼故曰賊也食其根者言其稅取萬民財貨故曰蟊也孫
炎曰皆政貪所致因以爲名郭璞曰分別蟲啖食禾所在
之名耳李巡孫炎以政致爲名舍人郭璞以食處爲名陸
璣疏云舊說螟螣蟊賊一種蟲也如言寇賊姦宄內外言
之耳故犍爲文學曰此四種蟲皆蝗也實不同故分別釋

之然則螟非以蟲名以食苗之處爲名耳

冬十有二月辛巳公子彄卒

大夫書卒不書葬葬者臣子之事非公家所及

疏注大夫至所及 正義曰檀弓下云君於大夫將葬弔於宮君親弔之而不書者弔喪問疾人君之常假有得失不足襃貶如此小事例皆不書葬若國家所營則亦不可不書大夫之葬皆臣子自爲非公家所及事不關國無以得書葬也他國之君書葬者遣使往會須書君命故耳

宋人伐鄭圍長葛

潁川長社縣北有長葛城

傳五年春公將如棠觀魚者臧僖伯諫曰

凡物不足以講大事

臧僖伯公子彄也僖諡也大事祀與戎

其材不足以備器用則君不舉焉

材謂皮革齒牙骨角毛羽也器用軍

國之器君將納民於軌物者也故講事以度軌量謂之軌取材以章物采謂之物不軌不物謂之亂政亂政亟行所以敗也言器用衆物不入法度則爲不軌不物亂敗之所起故春蒐夏苗秋獮冬狩蒐索擇取不孕者苗爲苗除害也獮殺也以殺爲名順秋氣也狩圍守也冬物畢成獲則取之無所擇也皆於農隙以講事也各隨時事之間三年而治兵入而振旅雖四時講武猶復三年而大習出曰治兵始治其事入曰振旅治兵禮畢整衆而還振整也旅衆也歸皆而飲至以數軍實飲於廟以數車徒器械及所獲也昭文章車服

(旌旗)明貴賤辨等列(等列行伍)順少長(出則少者在前還則在後)(所謂頓也)習威儀也鳥獸之肉不登於俎(俎祭宗廟器)皮革齒牙骨角毛羽不登於器(謂以飾法度之器)則公不射古之制也若夫山林川澤之實器用之資皁隸之事官司之守非君所及也(士臣皁皁臣輿輿臣隸言取此雜猥之物以資器備是小臣有司之職非諸侯之所親也)公曰吾將略地焉(孫辭以略地略總攝巡行之名傳曰東略之不知西則否矣)遂往陳魚而觀之(陳設張也公大設捕魚之備而觀之)僖伯稱疾不

從書曰公矢魚于棠非禮也且言遠地也

矢亦陳也棠實他竟故曰遠地【疏】觀魚者　正義曰說文云漁捕魚也然則捕魚謂之魚天官𠪚人掌以時𠪚為梁凡𠪚者掌其政令是謂捕魚為魚魚者猶言獵者也　臧僖至敗也　正義曰凡物不足以講大事者物謂事物旌旗車服之屬若其為教戰祭祀等大事故布設陳列則可如其細碎盤遊雖陳其物不堪足以講習大事止謂不為大事而陳此物故云不足以講大事也其材不足以備器用者材謂皮革齒牙之屬若其為飾器用故狩獵取材則可如其因遊宴戲樂所得之材不堪足以備飾器用止謂不為器用而取此材故云不足以備器用也人君一國之主在民之上當直己而行之以法歐民而納之於善故云人君將納民於軌物者也言當為軌為物納民於其中也既言民歸軌物更解軌物之名故講習大事以準度軌法度是謂之為軌準度軌量即謂習戰治兵祭

祀之屬是也取鳥獸之材以章明物色采飾謂之爲物章明物采即取材以飾軍國之器是也劉炫云誧魚獵獸其事不類此諫大意言人君可觀獵獸不可觀捕魚凡物若廣言諸物鳥獸魚鼈之類也材謂所有皮革毛羽之類也器謂車馬兵甲軍國所用之物也凡此諸物捕之不足以講習兵事其材不足以充備器用如此者則人君不親舉焉其意言獵之坐作進退可以教戰陳獸之齒牙皮革足以充器用人君可以觀之捕魚不足以教戰陳鱗甲不足以爲器用人君不宜觀之人君以下云云同今若人君所行不得其軌舉動不順器服不當其物上下無章如是則謂之荒亂之政也亂政數行國家之所以禍敗也其意言魚非講事是不軌材不充用是不物今君觀魚是爲亂國之政禍敗之本故不用使公行此事度軌量正謂順時狩獵以教習戎事也材章物采亦謂取其皮革以脩造器物也下云四時田獵治兵振旅以習威儀覆此講事也肉不登俎材不登器則公不射覆此章物也別言川澤之實非

君所及指言不可觀魚辭有首引自相配成也　注臧僖至與戎　正義曰僖伯名彄字子臧世本云孝公之子即此冬書公子彄卒是也謚法小心畏忌曰僖是僖爲謚也諸侯之子稱公子公子之子稱公孫公孫之子不得祖諸侯乃以王父之字爲氏計僖伯之孫始得以臧爲氏今於僖伯之上已加臧者蓋以僖伯是臧氏之祖傳家追言之也成十三年傳曰國之大事在祀與戎故知大事祀與戎也必知兼祀者以下云鳥獸之肉不登於俎故也劉炫云田獵止教戎而言祀者獵狩主以祭祀故并祀言之下注云俎祭宗廟器見此意也　注言器至所起　正義曰車馬旌旗衣服刀劒無不皆有法度器用衆物不入法度廣言之也器不當法用非其物則爲不軌不物政不在君則亂敗之所起也　注蒐索至擇也　正義曰爾雅釋天四時獵名與此同說者皆如此注故杜依用之周禮大司馬中春教振旅遂以蒐田中夏教茇舍遂以苗田中秋教治兵遂以獮田中冬教大閱遂以狩田其名亦與此同鄭

玄解苗田與此小異言擇取不孕任者若治苗去不秀實者孫炎亦然桓四年公羊傳曰春曰苗秋曰蒐冬曰狩三名既與禮異又復夏時不田穀梁傳曰四時之田皆為宗廟之事也春曰田夏曰苗秋曰蒐冬曰狩皆與禮異者良由微言既絕曲辯妄生丘明親受聖師故獨與禮合漢代古學不行明帝集諸學士作白虎通義因穀梁之文為之生說曰王者諸侯所以田獵何為苗除害上以共宗廟下以簡集士衆也春謂之田何春歲之本舉本名而言之也夏謂之苗何擇其懷任者也秋謂之蒐何蒐索肥者也冬謂之狩何守地而取之也四時之田總名為田何為田除害也案苗非懷任之名何云擇去懷任秋獸盡皆不瘦何云蒐索取肥雖名通義義不通也故先儒皆依周禮左傳爾雅之文而為之說其名亦有意焉雖復春獵獲則取之不能擇取不孕夏獵所取雖多不能為苗除害為因時異而變文耳謂之獵者蔡邕月令章句云獵者捷取之名也注各隨時事之間　正義曰隙訓閒也四仲之月自是常

期就其月中簡選閒日雖則農月必有閒時故曰隨時事
之間也仲冬農之最隙故大備禮也　注雖四至衆也
正義曰雖每年常四時講武猶復三年而一大習猶如四
時常祀三年而復為禘祭意相類也出曰治兵者以其初
出始治其事也入曰振旅者以治兵禮畢整衆而還振訓
是整理之義故振為整也旅衆也釋詁文治兵振旅坐作
進退其禮皆同所異者唯長幼先後耳釋天云出為治兵
尚威武也入為振旅反尊卑也孫炎曰出則幼賤在前貴
勇力也入則尊老在前復常法也莊八年穀梁傳曰出曰
治兵習戰也入曰振旅習戰也公羊傳曰出曰治兵入曰
振旅其禮一也皆習戰也是其禮同也何休公羊為出曰
祠兵休云殺牲饗士卒鄭玄詩箋引公羊亦作治兵是其
所見本異也此治兵振旅亦四時教之但於三年大習詳
其文耳周禮春教振旅秋教治兵者四時教民各以其宜
節止兵收衆專心於農秋即繕甲厲兵將威不軌故異
文耳　注飲於至獲也　正義曰桓二年傳例曰凡公

行告于宗廟反行飲至彼飲至在廟知此言飲至亦飲於廟也軍之資實唯有車徒器械獵則有所獲詩序車攻美宣王脩車馬備器械因田獵而選車徒故知數軍實者數車徒器械及所獲也說文云械器之揔名虞喜云器械謂鎧甲兠鍪也宣十二年傳言楚國無日不討軍實而申儆之襄二十四年傳曰齊社蒐軍實使客觀之二注並云軍實軍器不言車徒及所獲者彼無獵事故不言也　注車服旌旗　正義曰周禮巾車職曰革路建大白以即戎木路建大麾以田司服職曰凡兵事韋弁服凡甸冠弁服鄭玄云甸田獵也計田獵當乘木路服冠弁但三年治兵乃習兵大禮不宜乘田車服田服天子蓋乘革路服韋弁也在軍君臣同服公卿以下蓋亦乘兵車服兵服也其旌旗則尊卑異建治兵之禮爲辨旗物必不建大白大麾大司馬職曰中秋教治兵辨旗物之用王載大常諸侯載旂軍吏載旗師都載旜鄉遂載物郊野載旐百官載旟遂以獮田鄭玄云軍吏諸軍帥也師都遂大夫也鄉遂鄉大夫也

或載旜或載物衆屬軍吏無所將也郊謂鄉遂之州長縣
正以下也野謂公邑大夫載旐者以其將羨卒也百官卿
大夫也載旟者以其屬衛王也凡旌旗有軍衆者畫異物
無者帛而已然則治兵旌旗當如司馬職文也案司常職
云及國之大閱贊司馬頒旗物王建大常諸侯建旂孤卿
建旜大夫士建物師都建旗州里建旟縣鄙建旐道車載
旞斿車載旌計大閱治兵俱是教戰而旌旗之物所建不
同者鄭玄以凡頒旗物以出軍之旗則如秋以尊卑之常
則如冬大閱備軍禮而旌旗不如出軍之時空辟實然則
大閱所建尊卑之常治兵所建出軍之禮此三年治兵與
秋教治兵其名既同建當不異故服虔解此亦引司馬職
文明是旌旗所建用秋辨旗物之法案大司馬職教治兵
王載大常所以巾車云大麾以田又云大白以即戎者先
儒以為王田春夏則大麾秋冬則大常旌旗所用雖如治
兵之時然王若親軍則建大白　鳥獸至於器　正義曰
說文云革獸皮治去其毛革更之然則有毛為皮去毛為

革周禮掌皮秋斂皮冬斂革以其小異故別時斂之散文則皮革通也頷上大齒謂之爲牙鳥翼長毛謂之爲羽齒牙毛羽各自小異故歷言之也登於俎謂升俎以共祭登於器謂在器以爲飾諸器之飾有用此材者　注俎祭宗廟器　正義曰饗燕之饌莫不用俎獨言宗廟器者明田獵取禽主爲祭祀若止共燕食則公亦不爲下注云法度之器其義亦然非法之器公亦不舉登訓爲升服虔以上登爲升下登爲成二登不容異訓且云不成於器爲不辭矣又器以此物爲飾寧復待之乃成也周禮獻人凡祭祀共其魚之鱻薨特牲少牢祭祀之禮皆有魚爲俎實肉登於俎公則射之而以觀魚爲非禮者此言不登於俎者謂妄出遊獵取鳥獸无不爲祭祀不登於器亦謂盤遊无不爲取材以飾器物今公觀魚乃是遊戲故以非之然登俎登器之物雖君所親至於麻着雜物細小之倫雖爲祭祀亦君不射禮水土之品籩豆之物苟可薦者莫不咸在豈皆公親之也劉炫云此言田獵之時小鳥小獸則公不

射雖講事而田尚不射小物況魚非講事不宜輒舉不謂
登俎之物皆公所親射祭祀水土云云同　若夫至及也
正義曰山林之實謂材木樵薪之類川澤之實謂蔆芡魚
蟹之屬此皆器用之所資須賤人之所守掌非人君所宜
親及之也此雖意諫觀魚而廣言小事故注云取此雜猥之物
以資器備非諸侯所親也雜猥謂諸雜猥碎也資謂器之資財
待此而備器之所用及所盛皆是也穀梁傳曰禮尊不親
小事卑不尸大功魚卑者之事也公觀之非正與此同也
若然月令季冬命漁師始漁天子親往嘗魚先薦寢廟彼
禮天子親往此譏公者彼以時魚絜美取之以薦宗廟特
重其事天子親行意在敬事鬼神非欲以為戲樂隱公觀
魚志在遊戲故譏之也　注孫辭至否矣　正義曰僖九
年傳曰東略之不知西則否矣又十六年傳曰謀鄫且東
略也略者巡行之名也公曰吾將略地焉言欲案行邊竟
是孫辭也若國竟之內不應譏公遠遊且言遠地明是他
竟也釋例曰舊說棠魯地據傳公辭欲略地則非魯竟也

釋例土地名棠在魯部內云本宋地蓋宋魯之界上也　注矢亦陳也　正義曰釋詁云矢陳也

曲沃莊伯以鄭人邢人伐翼曲沃晉別封成師之邑在河東聞喜縣莊伯成師子也翼晉舊都在平陽絳邑縣東邢國在廣平襄國縣王使尹氏武氏助之翼侯奔隨尹氏武氏皆周世族大夫也晉內相攻伐不告亂故不書傳具其事爲後晉事張本曲沃及翼本末見桓二年隨晉地

注曲沃至國縣　正義曰晉國侯爵譜云姬姓武王子唐叔虞之後也成王滅唐而封之今大原晉陽縣是也燮父改之曰晉燮父孫成侯徙都曲沃今河東聞喜縣是也穆侯徙都絳鄂侯二年魯隱公之元年也定公三十一年獲麟之歲也出公八年而春秋之傳終矣出公十七年卒自出公以下五世八十二年而韓趙魏滅晉也地理志云河東聞喜縣故曲沃也武帝元鼎六年行過改名應劭曰武帝於此聞

南掖彼改曰蜀晉志又曰趙國襄國縣故邢國然則於漢屬趙國於晉屬廣平夏葬衛桓公衛亂是以緩有州吁之亂十四月乃葬傳明其非慢也四月鄭人侵衛牧牧衛邑經書夏四月葬衛桓公今傳直言夏而更以四月附鄭人侵衛牧者於下事宜得月以明事之先後故不復備舉經文三年君氏卒其義亦同他皆放此以報東門之役東門役在四年衛人以燕師伐鄭南燕國今東郡燕縣鄭祭足原繁洩駕以三軍軍其前使曼伯與子元潛軍軍其後燕人畏鄭三軍而不虞制人北制鄭邑今河南成皋縣也一名虎牢六月鄭二公子以制人敗

燕師于北制二公子曼伯子元也君子曰不備不虞不可以師（疏）注南燕至燕縣　正義曰燕有二國一稱北燕故此注言南燕以別之世本燕國姞姓地理志東郡燕縣南燕國姞姓黃帝之後也小國無世家不知其君號謚唯莊二十年燕仲父見傳耳

曲沃叛王秋王命虢公伐曲沃而立哀侯春翼侯奔隨故立其子光衛之亂也郕人侵衛故衛師入郕郕國也東平剛父縣西南有郕鄉（疏）注郕國至郕鄉　正義曰史記管蔡世家稱郕叔武文王子武王之母弟後世無所見既無世家不知其君號謚唯文十二年郕太子朱儒奔魯書曰郕伯來奔見於經傳則郕國伯爵也九月考仲子之宮將萬焉萬舞也公問

羽數於衆仲問執羽人數對曰天子用八八八六十四人

諸侯用六六六三十六人大夫四四四十六人士二二二四人士有功賜用樂

夫舞所以節八音而行八風八音金石絲竹匏土革木也八風八方之風也以八音之器播八方之風手之舞之足之蹈之節其制而叙其情故自八以

下唯天子得盡物數故以八為列諸侯則不敢用八公從之於是初獻

六羽始用六佾也魯唯文王周公廟得用八而他公遂因仍僭而用之今隱公特立此婦人之廟詳問衆仲衆仲因明大典故傳亦因言始用六佾其後季氏舞八佾於庭知唯在仲子廟用六

注萬舞也 正義曰案公羊傳曰萬者何干舞也籥者羽舞也則萬與羽不同今傳云將萬焉問羽數於衆仲

萬與羽爲一者萬羽之異自是公羊之說今杜直云萬舞

也則萬是舞之大名也何休云所以仲子之廟唯有羽舞

無干舞者婦人無武事獨奏文樂也劉炫云公羊傳曰萬

者云云籥者云云羽者爲文萬者爲武武則左執朱干右

秉玉戚文則左執籥右秉翟此傳將萬問羽即似萬羽同

者以當此時萬羽俱作但將萬而問羽數非謂羽即萬也

經直書羽者與傳互見之　注六六三十六人　正義曰

何休說如此服虔以用六爲六八四十八大夫四爲四八

三十二士二爲二八十六杜以舞勢宜方行列既減即每

行人數亦宜減故同何說也或以襄十一年鄭人賂晉侯

以女樂二八爲二佾之樂知自上及下行皆八人斯不然

矣彼傳見晉侯減樂之半以賜魏絳因歌鐘二肆遂言女

樂二八爲下半樂張本耳非以二八爲二佾若二八即是

二佾鄭人豈以二佾之樂賂晉侯晉侯豈以一佾之樂賜

魏絳　夫舞至八風　正義曰舞爲樂主音逐舞節八音

皆奏而舞曲齊之故舞所以節八音也八方風氣寒暑不

同樂能調陰陽和節氣八方風氣由舞而行故舞所以行
八風也　注八音至其情　正義曰八音爲金石土革絲
木匏竹周禮大師職文也鄭玄云金鍾鎛也石磬也土塤
也革鼓鼗也絲琴瑟也木柷敔也匏笙也竹管簫也八風
八方之風者服虔以爲八卦之風乾音石其風不周坎音
革其風廣莫艮音匏其風融震音竹其風明庶巽音木其
風清明離音絲其風景坤音土其風涼兌音金其風閶闔
易緯通卦驗云立春調風至春分明庶風至立夏清明風
至夏至景風至立秋涼風至秋分閶闔風至立冬不周風
至冬至廣莫風至風體一也逐天氣隨八節而爲之立名
耳調與融一風二名昭十八年傳曰是謂融風是其調融
同也沈氏云案樂緯云坎主冬至樂用管艮主立春樂用
塤震主春分樂用鼓巽主立夏樂用笙離主夏至樂用絃
坤主立秋樂用磬兌主秋分樂用鍾乾主立冬樂用柷敔
此八方之音既有二說未知孰是故兩存焉更說制樂之
下節皆行風之意以八音之器宣播八方之風使人用手

以舞之用足以蹈之節其禮制使不荒淫次序人情使不溫結也蟋蟀詩曰無已大康職思其居是節其制也舜歌南風曰南風之時兮可以阜吾人之財兮南風之薰兮可以解吾人之慍兮是序其情也　注魯唯至用六　正義曰襄十二年傳曰魯爲諸姬臨於周廟是魯立文王之廟也文王天子自然用八禮記祭統曰昔者周公旦有勳勞於天下成王康王賜之以重祭朱干玉戚以舞大武八佾以舞大夏此天子之樂也康周公故以賜魯明堂位曰命魯公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是周公之廟用八也傳曰始用六佾則知以前用八何休云僭齊也下傚上之辭魯之僭傚必有所因故本其僭之所由言由文王周公廟用八佾他公之廟遂因仍僭而用之今隱公詳問衆仲衆仲因明大典公從其言於仲子之廟初獻六羽故傳亦因言始用六佾謂仲子之廟用六佾他公則仍用八也至襄昭之時魯猶皆亦用八故昭二十五年公羊傳稱昭公謂子家駒曰吾何僭哉荅曰朱干玉戚以舞大夏八佾以舞

大武此皆天子之禮也是昭公之時僭用八也此烕從正禮尚書於經若更僭非禮無容不書自此之後不書僭用八佾知他廟僭而不改故杜自明其證其後季氏舞八佾於庭知唯在仲子廟用六也　宋人取邾田邾人告於鄭曰請君釋憾於宋敝邑爲道釋四年再見伐之恨鄭人以王師會之王師不書不以告也伐宋入其郛以報東門之役郛郭也東門役在四年宋人使來告命告命策書公聞其入郛也將救之問於使者曰師何及對曰未及國忿公知而故問責窮辭公怒乃止辭使者曰君命寡

人同恤社稷之難今聞諸使者曰師未及國非寡人之所敢知也爲七年公伐邾傳冬十二月辛巳臧僖伯卒公曰叔父有憾於寡人諸侯稱同姓大夫長曰伯父少曰叔父有恨恨諫觀魚不聽寡人弗敢忘葬之加一等加命服之等

疏注諸侯至不聽 正義曰詩伐木篇毛傳曰天子謂同姓諸侯諸侯謂同姓大夫皆曰父異姓則稱舅覲禮載天子呼諸侯之稱曰同姓大國則曰伯父其異姓則曰伯舅同姓小邦則曰叔父其異姓則曰叔舅然則諸侯之國有大小之異大夫無地之大小明以年之長少爲異莊十四年傳稱鄭厲公謂原繁爲伯父禮記祭統稱衛莊公呼孔悝爲叔舅諸侯呼異姓大夫爲伯舅同姓大夫爲叔父者雖則無文明亦然

矣僖伯者孝公之子惠公之弟惠公立四十六年而薨則子臧此時年非幼少呼曰叔父者是隱公之親叔父也此注自言呼臣之大法耳

宋人伐鄭圍長葛以報入郛之役也

春秋正義卷第三

春秋正義卷第四　隱公

國子祭酒上護軍曲阜縣開國子臣孔穎達等奉

勑撰

經六年春鄭人來渝平和而不盟曰平

疏注和而不盟曰平　正義曰宣十五年宋人及楚人平傳載其盟辭昭七年燕暨齊平傳稱盟于濡上似平皆有盟而云不盟者平之實解怨和好之辭非要盟也彼自既平之後別爲盟耳此與定十年及齊平皆傳無盟事定十一年及鄭平下乃云叔還如鄭涖盟平後乃盟知平非盟也

夏五月辛酉公會齊侯盟于艾泰山牟縣東南有艾山

秋七月雖無事而書首月具四時以成歲他皆放此

疏注雖無至放此　正義曰公羊傳曰此無事何以書春秋雖無事首時過則書首時過則何以書春秋編年四時具然後爲年此注用公羊爲說釋例曰年之四時雖或無事必空書首月以紀時變以明歷數也

冬

宋人取長葛　秋取冬乃告也上有伐鄭圍長葛長葛鄭邑可知故不言鄭也前年冬圍不克而還今冬乘長葛無備而取之言易也

疏注秋取至易也　正義曰經書冬傳言秋丘明爲傳例不虛舉經文屬以秋言此事明是以秋取冬乃告也冬告者告言冬始取耳故書之於冬若其使以冬至告言秋取亦當追書於秋八年傳曰冬齊侯使來告成三國秋成冬告書之於秋明此以冬取告故書於冬也賈服以爲長葛不繫鄭者刺不能撫有其邑凡邑爲他國所取皆是不能撫有之何故於此獨爲惡鄭故杜以爲上有伐鄭圍長葛則長葛鄭邑可知故不言鄭也既言秋取取實在秋因其經文在冬遂言冬乘無備襄十三年傳例曰凡書取言

易也知此乘其無備而取之也杜知長葛不繫鄭非大都以名通者以前年云伐鄭圍長葛長葛之文繫於鄭故也劉炫以大都名通而規杜氏非也

傳六年春鄭人來渝平更成也渝變也公之為公子戰於狐壤為鄭所執逃歸怨鄭鄭伐宋公欲救宋宋使者失辭公怒而止忿宋則欲厚鄭鄭因此而來故經書渝平傳曰更成

疏 注渝變至更成 正義曰渝變也釋言文變平者變更前惡而復為和好變即更之義成則平之訓故傳解渝平謂之更成自狐壤以來與鄭不和今乃復和故曰更成言更復狐壤以前之好也服虔云公為鄭所獲釋而不結平於是更為約束以結之故曰渝平案傳公賂尹氏而與之逃歸非鄭所釋安得釋而結平也

翼九宗五正頃父之子嘉父逆晉侯于隨

翼晉舊都也唐叔始封受懷姓九宗職官五正遂世爲晉
強家五正五官之長九宗一姓爲九族也頃父之子嘉父
晉大夫**納諸鄂晉人謂之鄂侯**鄂晉別邑諸地名疑者皆言有
以示不審闕者不復記其闕他皆放此前年桓 疏 注翼晉至
王立此侯之子於翼故不得復入翼別居鄂
大夫 正義曰唐叔始封受懷姓九宗職官五正者謂周
成王滅唐始封唐叔以懷氏一姓九族及是先代五官之
長子孫賜之言五官之長者謂於舜時爲五行官長今褒
寵唐叔故以其家族賜之耳今云頃父之子嘉父者以頃
父舊居職位名號章顯嘉父新爲大夫未甚著見故繫之
於父諸繫父爲文者義皆同此也 注諸地至放此 正
義曰杜言不復記其闕者謂但言某邑而已下不云闕若
鄂直云晉別邑及翼侯奔隨注云隨晉地鄭人侵衞牧注
云牧衞邑如此之類皆不言闕是也若不知何國之地若
則言闕若虞公出奔共池公孫嬰齊卒于貍脤並注云闕

県也亦有雖知其國之地注亦云闕則隱十一年鄦忿生十二邑注陘云闕者以餘邑皆知所在唯此獨闕故也

夏盟于艾始平于齊也春秋前魯與齊不平今乃弃惡結好故言始平于齊五月庚申鄭伯侵陳大獲往歲鄭伯請成于陳成猶平也陳侯不許五父諫曰親仁善鄰國之寶也君其許鄭五父陳公子佗陳侯曰宋衛實難可畏難也鄭何能為遂不許君子曰善不可失惡不可長其陳桓公之謂乎長惡不悛從自及也悛止也從隨也雖欲救之其

將能乎商書曰惡之易也如火之燎于原不可鄉邇（商書盤庚言惡易長如火焚原野不可鄉近）其猶可撲滅（言不可撲滅）周任有言（周任周大夫）曰爲國家者見惡如農夫之務去草焉芟夷薀崇之絕其本根勿使能殖則善者信矣（芟刈也夷殺也薀積也崇聚也）

疏　五月庚申　正義曰案經盟于艾亦在五月傳略不言月庚申之日須月以統之故別言五月他皆放此

秋宋人取長葛冬京師來告饑公爲之請糴於宋衛齊鄭禮也（告饑不以王命故傳言京師而不書於經也雖非王命而公共

以稱命己國不足旁請鄰國故曰禮也傳見隱之賢【疏】注告饑至之賢　正義曰王使至魯皆應書經此獨不書故解之以人情恕之不得自不輸粟告他人故知己國不足旁請鄰國故曰禮也定五年歸粟于蔡尚書於經此不書者蓋以往歲頻災故己國饑困所輸不多宋鄭輸粟不復告魯故皆不書此事無經而發故解傳意見隱之賢諸無經之傳皆意有所見悉皆放此

鄭伯如周始朝桓王也桓王即位周鄭交惡至是乃朝故曰始

王不禮焉周桓公言於王曰我周之東遷晉鄭焉依周桓公周公黑肩也周采地扶風雍縣東北有周城幽王爲犬戎所殺平王東徙晉文侯鄭武公左右王室故曰晉鄭焉依

善鄭以勸來者猶懼不蔇也蔇至況不禮焉鄭不來矣

爲桓五年諸侯從王伐鄭傳

疏 注周相至焉依 正義曰桓公是周公黑肩事見桓十八年傳也幽王娶申女爲后生大子宜臼後得褒姒嬖之生子伯服廢申后逐大子以褒姒爲后伯服爲大子宜臼奔申申侯乃與犬戎共攻幽王殺幽王於驪山之下於是諸侯乃與申侯共立宜臼是爲平王以西都偪戎晉文侯鄭武公夾輔平王東遷洛邑毛詩尚書國語史記皆略有其事

經七年春王三月叔姬歸于紀 無傳叔姬伯姬之娣也至是歸者待年於父母國不與嫡俱行故書

疏 注叔姬至故書 正義曰女嫁於他國皆有姪娣與適俱行則所尊在適書適不書姪娣叔姬待年之女年滿特行故書其歸常女嫁於他國之卿皆書之夫人之娣尊與卿同其書則是常例賈云書之者刺紀叔姬傳無其事是妄說也

滕侯卒 傳例曰不書名未同盟也

滕國在沛國公丘縣東南

疏 滕侯卒 正義曰譜云滕姬姓文王子錯叔繡之後武王封之居滕今沛郡公丘縣是也自叔繡至宣公十七世乃見春秋隱公以下春秋後六世而齊滅之世本云齊景公亡滕案齊景之卒在滕隱之前世本言隱公之後仍有六世爲君而云齊景亡滕爲謬謬何甚服虔昭四年注亦云齊景亡滕是不考校而謬言之地理志云沛郡公丘縣故滕國也周文王子錯叔繡所封三十一世爲齊所滅

夏城中丘 城例在莊二十九年中丘在琅邪臨沂縣東北

齊侯使其弟年來聘 諸聘皆使卿執玉帛以相存問例在襄元年

疏 注諸聘至元年 正義曰聘禮使者執圭以致命束帛加璧以致享鄭玄云享獻也既聘又獻所以厚恩惠也是執玉帛以相存問也玉人職云瑑圭璋璧琮八寸以覜聘注云八寸者據上公之臣案聘禮圭以聘君璋以聘夫人既行聘之後璧以享君琮以享夫人又鄭玄注小

行人云使卿大夫覜聘降其君瑞一等則侯伯之臣圭璋璧琮皆六寸子男之臣皆四寸又小行人云圭以馬璋以皮璧以帛琮以錦琥以繡璜以黼鄭玄注云二王之後享天子圭以馬享后璋以皮其餘諸侯享天子璧以帛享后琮以錦子男享大國之君琥以繡享大國夫人璜以黼是王帛之文也

秋公伐邾冬天王使凡伯來聘凡伯周卿士凡國伯爵也汲郡共縣東南有凡城

戎伐凡伯于楚丘以歸戎鳴鐘鼓以伐天子之使見夷狄強越不書凡伯敗若單使無衆非戰陳也但言以歸非執也楚丘衛地在濟陰城武縣西南

疏注戎鳴至西南 正義曰傳例有鐘鼓曰伐此既言伐知其鳴鐘鼓也杜意言以歸者以彼隨己而已非囚執之辭故云但言以歸非執也杜必知以歸非執者穀梁傳云以歸猶愈乎執也又昭十三年晉人執季孫如以歸若以歸是執何須別起執文明直言以歸者非

執也至如定四年以沈子嘉歸經云殺之哀七年以邾子益來傳云囚諸負瑕既有囚殺之文容或是執若直言以歸無囚殺之事者則非執者也春秋有文同事異此即其類也劉君引沈子邾子云以歸者皆執以規杜氏非其義也

傳七年春滕侯卒不書名未同盟也凡諸侯同盟於是稱名故薨則赴以名 盟以名告神故薨亦以名告同盟 告終稱嗣也以繼好息民 告亡者之終稱嗣位之主嗣位之主當奉而不忘故曰繼好好同則和親故曰息民 謂之禮經 此言凡例乃周公所制禮經也十一年不告之例又曰不書於策明禮經皆當書於策仲尼脩春秋皆承策爲經丘明之傳博采衆記故始開凡例特顯此二句他皆放此

〔疏〕凡諸至禮經 正義曰諸侯者公侯伯子男五等之揔號侯訓君也五等

之主雖爵命小異而俱是國君故總稱諸侯也諸發凡者皆周公之垂法史書之舊章丘明采合舊語以發明史例聖意是舊典而辭出丘明非全寫舊語同盟稱名薨則赴以名是周公之舊典其告終稱嗣以下乃是解釋赴意非舊語也僖二十三年又發例曰凡諸侯同盟死則赴以名禮也直言赴名是禮不言繼好息民是禮之大意非禮之實明是丘明言此以解赴名之意彼云禮也此云謂之禮經其事一也言謂此赴名為禮之常法丘明之意言周公謂之然也謂之禮經雖指此一事諸發凡者莫不盡然以此為例之初故特言之 注此言至放此 正義曰凡例是周公所制其來亦無所出以傳言謂之禮經則是先聖謂之非丘明自謂之也史之書策必有舊法一代大典周公所制故知凡例亦是周公所制此言凡例則云謂之禮經下言凡例則云不書于策以此明所謂禮經皆當書策從傳之首至此始開凡例故特顯此二句二句者謂之禮經是一句與不書于策為二句也然則九年凡

雨自三日以往爲霖不以爲始而遠取十一年云始開凡例者以九年唯記當國雨雪之事史策舊文非是赴告國家大事之例

夏城中丘書不時也齊侯使其弟年來聘結艾之盟也艾盟在六年

秋宋及鄭平七月庚申盟于宿公伐邾爲宋討也公距宋而更與鄭平欲以鄭爲援今鄭復與宋盟故懼而伐邾欲以求宋故曰爲宋討

初戎朝于周發幣于公卿凡伯弗賓朝而發幣於公卿如今計獻詣公府卿寺

冬王使凡伯來聘還戎伐之于楚丘以歸傳言凡伯所以見伐

疏注朝而至卿寺　正義曰朝於天子獻國之所有亦發陳財幣於公卿之府寺如今者如

晉時諸州年終遣會計之吏獻物於天子因令以物詣公府卿寺然自漢以來三公所居謂之府九卿所居謂之寺風俗通曰府聚也公卿牧守府道德之所聚也藏府私府財貨之所聚也寺司也庭有法度令官所止皆曰寺釋名曰寺嗣也治事者相嗣續於其內

陳及鄭平六年鄭侵陳大獲今乃平十二月陳五父如鄭涖盟涖臨也壬申及鄭伯盟歃如忘志不在於歃血洩伯曰五父必不免不賴盟矣洩伯鄭洩駕鄭良佐如陳涖盟良佐鄭大夫辛巳及陳侯盟亦知陳之將亂也入其國觀其政治故揔言之也皆爲桓五年六年陳亂蔡人殺陳佗傳鄭公子忽在王所故陳侯

請妻之以忽有王寵故鄭伯許之乃成昏[illegible]

疏 至出奔傳 歃如忘 正義曰歃謂口含血也當歃之時如似遺忘物然故注云志不在於歃血也服虔云如而也臨歃而忘其盟載之辭言不精也盟載之辭在於簡策祝史讀以告神非歃者自誦之何言忘載辭也且忘否在心五父終不自言已忘洩伯安知其忘而譏之

經八年春宋公衛侯遇于垂 垂衛地濟陰句陽縣東北有垂亭

三月鄭伯使宛來歸祊 宛鄭大夫不書氏未賜族祊鄭祀泰山之邑在琅邪費縣東南

庚寅我入祊 桓元年乃卒易祊田知此入祊未肯受而有之

疏 注宛鄭至東南 正義曰内卿貶則去族外卿貶則稱人外無去族之理今宛無族傳無譏文故知未賜族也傳言

鄭釋泰山之祀使來歸祊知祊是鄭祀泰山之邑鄭以桓公之故受邑泰山之下天子祭泰山必從往助祭使共湯沐焉故公羊謂之湯沐之邑既有此邑因立別廟劉炫云言祀泰山之邑者謂泰山之旁有此邑邑內有鄭宗廟之祀蓋祀桓武之神

夏六月己亥蔡侯考父卒無傳襄六年傳曰杞桓公卒始赴以名同盟故也諸侯同盟稱名者非唯見在位二君也嘗與其父同盟則亦以名赴其子亦所以繼好也蔡未與隱盟蓋春秋前與惠公盟故赴以名

疏注襄六至以名　正義曰同盟赴名自有成例而引杞桓公者蔡自春秋以來未與魯盟疑與惠公同盟故引杞桓爲例杞桓與成公同盟而以名赴襄公傳曰同盟故也則與其父盟得以名赴其子故疑蔡與惠盟故以名赴謂此同盟稱名則兩君相知君既知之則國內皆知故彼[illegible]薨得以名赴彼子以此名嘗與彼父對稱故也若父與彼盟彼君雖在此子不得以其名赴以此名未與彼君

對稱故也

辛亥宿男卒

無傳元年宋魯大夫盟于宿宿與盟也晉荀偃禱河稱齊晉君名然後自稱名知雖大夫出盟亦當先稱已君之名以告神明故甍皆從身盟之例當告以名也傳例曰赴以名則亦書之不然則否辟不敏也今宿赴不以名故亦不書名諸例或發於始事或發於後者因宜有所異同亦或互明所得記注本末不能皆備故

【疏】注元年至備故　正義曰於例盟以國地則地主與之元年盟于宿知宿與盟也魯宋俱是微人宿君必不親與知宿亦大夫盟也盟禱雖異俱是告神荀偃之禱先稱君名知大夫聚盟亦各稱君名臣盟既稱君名則君甍得以名赴宿君之卒宜以名赴魯今宿男不名自不以名赴非法不得也故引僖二十三年傳例以明之言其赴不以名雖知亦不得書也諸君不親盟而以名赴魯注云大夫盟於其者義皆出此衛冀隆難杜云周人以諱事神臣子何得以君之名告神又荀偃禱河一時之事耳非正禮也何得知大夫盟先稱

君名乎杜必為此解者以諱事神謂諱神之名以事其神若祭祖而諱祖之類山川之神尊於諸侯故尚書武成告名山大川云有道周王發則荀偃禱河自稱君名於理何怪杜云諸例或發於始事或發於後者若七年滕侯卒傳曰凡諸侯同盟於是稱名及桓二年公至自唐凡公行告于宗廟是或發於始事也宣四年凡弑君稱君及僖二十六年凡師能左右之曰以是或發於後也云因宜有所異同者宣四年鄭公子歸生弑君嫌歸生無罪及宣五年高固來逆叔姬嫌見偪成昏故傳因以明之是也云亦或丘明所得記注本末不能皆備者但杜又自疑以為諸例皆應從始事而發在後發者以記注周公舊凡不繫於始事繫於後事丘明作傳因記注所繫遂以發之如杜此言則周公舊凡於記注之文散在諸事丘明作傳因記注之文發例故或先或後也

秋七月庚午宋公齊侯衛侯盟于瓦屋齊侯尊宋使主會故宋公序齊上瓦屋周

地【疏】注齊侯至周地　正義曰春秋之例國以大小爲序外傳鄭語云齊莊僖於是乎小伯此齊侯即僖公也此盟乎宋衛也齊爲會主則齊宜在上今宋在齊上故特解之由宋敬齊侯與衛先遇故齊侯尊宋使爲會主瓦屋既闕知是周地者以其會于溫盟于瓦屋會盟不得相遠溫是周地知瓦屋亦周地也　八月葬蔡宣公　無傳三月而葬速　九月辛卯公及莒人盟于浮來　莒人微者不嫌敵公侯故直稱公例在僖二十九年浮來紀邑東莞縣北有邳鄉邳鄉西有公來山號曰邳來間【疏】注莒人至來間　正義曰僖二十九年公會王子虎及諸侯之卿盟于翟泉沒公不言沒卿稱人直言會某人某人傳曰卿不書罪之也在禮卿不會公侯會伯子男可也此莒人乃對會公侯故解之莒是小國卿當稱人非貶辭也微者不嫌能敵公侯故直稱公也　螟　無傳爲災　冬十有

二月無駭卒公不與小斂故不書日卒而後賜族故不書氏

傳八年春齊侯將平宋衛平宋衛於鄭有會期宋公以幣請於衛請先相見宋敬齊命衛侯許之故遇于犬丘犬丘垂也地有兩名

疏注犬丘至兩名　正義曰地有兩名新舊改易者傳則言實以明之若二名俱存者傳則錯經以見之此犬丘與垂兩名俱存故傳不言實釋例曰若一地二名當時並存則直兩文互見黑壤大丘時來之屬是也猶卿大夫名氏互見非例也

鄭伯請釋泰山之祀而祀周公以泰山之祊易許田

三月鄭伯使宛來歸祊不祀泰山也成王營王城有

遷都之志故賜周公許田以為魯國朝宿之邑從此因而立周公別廟焉鄭桓公周宣王之母弟封鄭有助祭泰山湯沐之邑在祊鄭以天子不能復巡狩故欲以祊易許田各從本國所近之宜恐魯以周公別廟為疑故云已廢泰山之祀而欲為魯祀周公孫辭以有求也許田近許之田

注成王至之田

【疏】正義曰成王營邑於洛以為居土之中貢賦路均將於洛邑受朝許田近於王城故賜周公許田以為魯國朝宿之邑詩魯頌曰居常與許復周公之宇是周公得許田也公羊傳曰許田者何魯朝宿之邑也是許田為魯朝宿之邑鄭請易許田而求祀周公故知後世因在許田之中而立周公別廟焉鄭桓公以周宣王之母弟故於泰山之下亦受祊田以為湯沐之邑祊邑內亦有鄭先君別廟此時周室既衰王不巡守鄭以天子不復巡守則泰山之祀既廢祊無所用故欲以祊易許許田近鄭祊田近魯各從本國所近之宜也魯以許田奉周公之祀易其田則廢其祀恐魯以周公別廟為疑慮將不

許云云廢泰山之祀而欲爲魯祀周公言魚往言臣周公之祀不絕也云已廢泰山之祀者謂天子不復巡守鄭家已廢此助祭泰山祭祀之事無所祭祀故欲爲魯祀周公其實廢來已久今始云已廢者欲爲魯祀周公故云已廢耳方便遜辭以求於魯也定四年祝佗言康叔之受分物云取於有閻之土以共王職取於相土之東都以會王之東蒐有閻之土猶魯之許田也相土之東都猶鄭之祊邑也鄭近京師無假朝宿魯近泰山不須湯沐各受其一衛以道路並遠故兩皆有之禮記王制曰方伯爲朝天子皆有湯沐之邑於天子之縣內然則朝宿之邑亦名湯沐但向京師主爲朝王從王巡守主爲助祭祭必沐浴隨事立名朝宿湯沐亦互言之耳異義左氏說諸侯有大功德乃有朝宿湯沐之邑公羊說以爲諸侯皆有朝宿湯沐之邑許慎以公羊爲非則杜意亦從許慎也公羊傳曰此魯朝宿之邑也則曷爲謂之許田諱取周田也諱取周田則曷爲謂之許田繫之許也曷爲繫之許近許也杜言近許之

田是用公羊為說杜依公羊之傳邑實近許故以許為名劉君更無所憑直云別有許邑邑自名許非由近許國始名為許以規杜氏非其義也

夏虢公忌父始作卿士于周周人於此遂畀之政

四月甲辰鄭公子忽如陳逆婦嬀辛亥以嬀氏歸甲寅入于鄭陳鍼子送女先配而後祖鍼子曰是不為夫婦誣其祖矣非禮也何以能育鍼子陳大夫禮逆婦必先告祖廟而後行故楚公子圍稱告莊共之廟鄭忽先逆婦而後告廟故曰先配而後祖

疏 注鍼子至後祖 正義曰先配後祖多有異説賈逵以配為成夫婦也禮齊而未配三月廟見然後配案昏禮親迎之夜衽席相連是士禮不待三月也

即去而有啓生焉亦不三月乃配是賈之說以配爲同牢食也先食而後祭祖無敬神之心故曰誣其祖也案昏禮婦旣入門即設同牢之饌其間無祭祀之事先祭乃食禮無此文是鄭之妄也鄭玄以祖爲軷道之祭也先爲配匹而後祖道言未去而行配案傳旣言入于鄭乃云先配而後祖寧是未去之事也若未去先配則鍼子在陳譏之何須云送女也此三說皆滯故杜引楚公子圍告廟之事言鄭忽先逆婦而後告廟故曰先配而後祖此時忽父見在計告廟以否當是莊公之事而譏忽者楚公子圍亦人臣矣而自布几筵告於莊共之廟不言稟君之命知逆者雖受父命當自告廟且忽先爲配匹而後告祖見其告祖方始譏之知忽自告祖也或可鄭伯爲忽娶妻先逆而後告廟鍼子見而譏之公子圍告廟者專權自由耳非正也

齊人卒平宋衛于鄭秋會于溫盟于瓦屋以釋東門之役禮

也會溫不書不以告也定國息民故曰謀也平宋衛二國忿鄭之謀鄭不與盟故不書八月丙戌鄭伯以齊人朝王禮也言鄭伯不以虢公得政而背王故禮之齊稱人略從國辭上有七月庚午下有九月辛卯則八月不得有丙戌

疏注言鄭至丙戌正義曰庚午之後十六日而有丙戌二十一日而有辛卯七月有庚午九月有辛卯其間不容一月是八月不得有丙戌更延一周則丙戌去庚午七十七日八月亦不得有丙戌是明丙戌爲日誤長歷推七月丁卯朔四日庚午至二十日是丙戌九月丙寅朔二十六日辛卯其月二十一日是丙戌八月小丁酉朔十日丙午二十日丙辰二日戊戌十四日庚戌二十六日壬戌未知丙戌二字孰爲誤也不直云日誤而檢上下者因傳明文故顯言之他皆放此

公及莒人盟于浮來以成紀好也二年紀莒盟于密爲魯故今公尋之

故曰以成紀好冬齊侯使來告成三國齊冬乃來告稱秋和三國公使衆仲對曰君釋三國之圖以鳩其民君之慝也寡君聞命矣敢不承受君之明德鳩集也無駭卒羽父請謚與族公問族於衆仲衆仲對曰天子建德立有德以為諸侯因生以賜姓因其所由生以賜姓謂若舜由嬀汭故陳為嬀姓胙之土而命之氏報之以土而命氏曰陳諸侯以字諸侯位卑不得賜姓故其臣因氏其王父字為謚因以為族或便即先人之謚稱以為族官有世功則有

官族邑亦如之謂取其舊官舊邑之稱以為族皆禀之時君公命以字為展氏諸侯之子稱公子公子之子稱公孫公孫之子以王父字為氏無駭公子展之孫故為展氏

疏 注因其至嬀姓 正義曰陳世家云陳胡公滿者虞帝舜之後也昔舜為庶人時居于嬀汭其後因為氏姓姓嬀氏武王克殷得嬀滿封之於陳是舜由嬀汭故陳為嬀姓也案世本帝舜姚姓哀元年傳稱虞思妻少康以二姚是自舜以下猶姓姚也昭八年傳曰及胡公不淫故周賜之姓是胡公始姓嬀耳史記以為胡公之前已姓嬀非也 注報之至曰陳 正義曰胙訓報也有德之人必有美報報之以土謂封之以國名以為之氏諸侯之氏則國名是也周語曰帝嘉禹德賜姓曰姒氏曰有夏胙四岳國賜姓曰姜氏曰有呂亦與賜姓曰嬀命氏曰陳其事同也姓者生也以此為祖令之相生雖下及百世而此姓不改族者屬也與其子孫共相連屬其旁支

別為則各自立氏禮記大傳曰繫之以姓而弗別百世而
昏姻不通者周道然也是言子孫當共姓也其上文云庶
姓別於上而戚單於下是言子孫當別氏也氏猶家也傳
稱盟于子皆氏逐瘈狗入於華臣氏如此之類皆謂家為
氏氏族一也所從言之異耳釋例曰別而稱之謂之氏合
而言之則曰族例言別合者若宋之華元華喜皆出戴公
向魚鱗蕩共出桓公獨舉其人則云華氏向氏並指其宗
則云戴族桓族是其別合之異也記謂之庶姓者以始祖
為王姓高祖為庶姓庶姓亦氏族之別名也姓則受之於
天子族則稟之於時君天下之廣兆民之衆非君所賜皆
有族者人君之賜姓賜族為此姓此族之始祖耳其不賜
者各從父之姓族非復人人賜也晉語稱黃帝之子二十
五人其得姓者十二人天子之子尚不得皆況餘人哉固
當然其父耳黃帝之子兄弟異姓周之子孫皆姓姬者古
今不同質文代革周代尚文欲令子孫相親故不使別姓
其賜姓者亦少唯外姓媯滿之徒耳賜族者有大功德宜

世享祀者方始賜之無大功德任其興衰者則不賜之不賜之者公之同姓蓋亦自氏祖字其異姓則有舊族可稱不世其祿不須賜也衆仲以天子得封建諸侯故云胙土命氏據諸侯言耳其王朝大夫不封爲國君者亦當王賜之族何則春秋之世有尹氏武氏之徒明亦天子賜之與諸侯之臣義無異也此無駭是卿羽父爲之請族蓋爲卿乃賜族大夫以下或不賜也諸侯之臣卿爲其極旣登極位理合建家若其父祖微賤此人新升爲卿以其位継等倫其族不復因故身未被賜無族可稱魯挾鄭宛皆未賜族故單稱名也或身以才舉暫升卿位功德猶薄未足立家則雖爲卿竟不賜族羽父爲無駭請族知其皆由時命非例得之也華督生立華氏知其恐慮不得故早求之也由此而言明有竟無族者魯之翬挾柔溺名見於經而其後無聞是或不得族也其士會之帑處秦者爲劉氏伍員之子在齊爲王孫氏外傳稱知果知知伯之將滅自別其族爲輔氏如此之類皆是身自爲之非復君賜等列曰子

孫繁衍枝布葉分始承其本末取其別故其流至於百姓萬姓其言自有百姓萬姓未必皆君賜也晉語稱炎帝姓姜則伯夷炎帝之後姜自是其本姓而云賜姓曰姜者黄帝之後別姓非一自以姜姓賜伯夷更使爲一姓之祖耳非復因舊姓也猶后稷別姓姬不是因黄帝姓也　諸侯至爲族　正義曰杜意諸侯以字言賜先人字爲族也爲謚因以爲族謂賜族雖以先人之字或用先人所爲之謚因將爲族以謚爲族者衛齊惡宋戴惡之類是也而劉君乃稱以謚爲族全無一人妄規杜氏非其義也死後賜族乃是正法春秋之世亦有非禮生賜族者華督是也釋例曰舊說以爲大夫有功德者則生賜族非也至於鄭祭仲爲祭封人後升爲卿經書祭仲似生賜族者檢傳既無同華氏之文則祭者是仲之舊氏也諸侯以字字有二等檀弓曰幼名冠字五十以伯仲周道也然則二十有加冠之字又有伯仲叔季爲長幼之字二者皆可以爲氏矣服虔云公之母弟則以長幼爲氏貴適統伯仲叔季是也庶公

字則以配字爲氏尊公族展氏臧氏是也祭鄭子人者鄭厲公之弟桓十四年鄭伯使其弟語來盟即其人也而其後爲子人氏不以仲叔爲氏則服言公之母弟以長幼爲氏其事未必然也杜以慶父叔牙與莊公異母自然仲叔非母弟族矣其或以二十之字或以長幼之字蓋出自時君之命也叔肸稱叔不稱孫而三桓皆稱孫俱氏長幼之字自不同也臧氏稱孫展氏不稱孫俱氏二十之字自不同也然則稱孫與不稱孫蓋出其家之意未必由君賜也以字爲族者謂公之曾孫以王父之字爲族也諸侯之子稱公子公子之子稱公孫公子公孫繫公之常言非族也其或貶責則亦與族同成十四年叔孫僑如如齊逆女傳曰稱族尊君命也僑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傳曰舍族尊夫人也宣元年公子遂如齊逆女遂以夫人至事與僑如正同其傳直云尊君命尊夫人不言稱族舍族既非氏族則不待君賜自稱之矣至於公孫之子不復得稱公曾孫如無駭之輩直以名行及其死也則賜之族以其王父

之字爲族也此無駭是公之曾孫公之曾孫必須有族故駭曾孫爲文言以王父字耳公之曾孫正法死後賜族亦有未死則有族者則叔孫得臣是也公子公孫於身必無賜族之理經書季友仲遂叔肸者皆是以字配名連言之故杜注並云字也其蕩伯姬者公子蕩之妻不可言公子伯姬故繫於夫字言蕩伯姬蕩非當時之氏其傳云立叔孫氏臧僖伯臧哀伯叔孫戴伯之徒皆傳家據後追言之耳其公孟彄也本以爲靈公之子字公孟名彄與季友仲遂相似俱以字配名劉炫不達此旨妄規杜過非也必如劉解生賜族之文證在何處其公之曾孫玄孫以外要及異姓有新升爲卿君賜之族蓋以此卿之字即爲此族案世本宋督是戴公之孫好父說之子華父是督之字計督是公孫耳未合賜族應死後其子乃賜族故杜云督未死而賜族督之妄也沈亦云督之子方可有族耳　注謂取至時君　正義曰舊官謂若晉之士氏舊邑若韓魏趙氏非是君賜則不得爲族嫌其居官邑不待公命故云皆稟

之時君此謂同姓異姓皆然也服虔止謂異姓又引宋司城韓魏爲證韓與司城非異姓司城又自爲樂氏不以司城爲族也

經九年春天王使南季來聘（無傳南季天子大夫也南氏季字也）三月癸酉大雨震電庚辰大雨雪（三月今正月）

疏　大雨震電　正義曰說文云震劈歷震物者電陰陽激耀也河圖云陰陽相薄爲雷陰激陽爲電然則震是雷之劈歷電是雷光僖十五年震夷伯之廟是劈歷破之雷之甚者爲震故何休云震雷也　大雨雪　正義曰說文云雨水從雲下也然則雨者天上下水之名既見雨從天下自上下者因即以雨言之雨螽亦稱爲雨故下雪稱雨雪也平原出水爲大水直書大水平地尺爲大雪不直書大雪而云大雨雪者水則從天入地出地乃爲

多見其在地之多言其出水之大故不言大雨水雪則自天而下下即委之於地見其自上而下言其下雪之多故言大雨雪水則俯視雪則仰觀故立文有異其大雨雹亦與雪同

挾卒無傳挾魯大夫未賜族

夏城郎秋七月冬公會齊侯于防防魯地在琅邪華縣

東南

傳九年春王三月癸酉大雨霖以震書始也書癸酉始雨日庚辰大雨雪亦如之書時失也夏之正月微陽始出未可震電既震電又不當大雨雪故皆為時失凡雨自三日以往為霖此解經書霖也而經無霖字經誤平地尺為大雪

疏

注此解至經誤 正義曰傳發凡以解經若經無霖字則傳無由發故知經誤然則經當如傳言大雨霖以震不當云大雨震電是經脫霖以二字而妄加電也

夏城郎書不時也宋公不王（不共王職）鄭伯為王左卿士以王命討之伐宋宋以入郛之役怨公不告命（入郛在五年公以七年伐邾欲以說宋而宋猶不和也）公怒絶宋使秋鄭人以王命來告伐宋（遣使致王命也伐宋未得志故復更告之）冬公會齊侯于防謀伐宋也北戎侵鄭鄭伯禦之患戎師曰彼徒我車懼其侵軼我也（徒步兵也軼突也）公

子突曰使勇而無剛者嘗寇而速去之公子突鄭厲公也嘗試也勇則能往無剛不恥退君為三覆以待之覆伏兵也戎輕而不整貪而無親勝不相讓敗不相救先者見獲必務進進而遇覆必速奔後者不救則無繼矣乃可以逞逞解也從之戎人之前遇覆者奔祝聃逐之祝聃鄭大夫衷戎師前後擊之盡殪為三部伏兵祝聃帥勇而無剛者先犯戎而速奔以遇二伏兵至後伏兵起戎還走祝聃反逐之戎前後及中三處受敵故曰衷戎師殪死也戎師大奔後駐

罪不復讎也

十一月甲寅鄭人大敗戎師此皆春秋時事雖經無正文所謂必廣記而備言之將令學者原始要終尋其枝葉究其所窮他皆放此

疏先者至以逞 正義曰嘗寇遽去知戎必逐之逐其去者必有所獲獲謂獲鄭人也在先者見逐有所獲不復顧後必務在速進謂棄其後者獨自先進進而遇覆必速迴奔走後者不救則是無繼續矣無繼則易敗如是乃可以解惡服虔云先者見獲言必不往相救各自務進言其貪利也其言見獲者當謂戎被鄭獲也鄭人速去以誘之安得獲戎也在先者已被鄭獲重進者將復爲虜各自務進欲何所貪而云貪利也此則不言可解無故以解亂之

注爲三至死也 正義曰前後及中三處受敵者前謂第一伏逆其前也後謂祝聃與後伏逐其後也中謂第二伏擊其中也衷戎師者謂戎師在三伏之中殪死也釋詁文

十一月至戎師 正義曰此即上傳所說擊戎之事史官得其戰狀乃裁約爲之辭經之所陳皆是此類既不書經故準經爲文以摠之

經十年春王二月公會齊侯鄭伯于中丘傳言正月會癸丑盟釋例推經傳日月癸丑是正月二十六日知經二月誤夏翬帥師會齊人鄭人伐宋公子翬不待公命而貪會二國之君疾其專進故去氏齊鄭以公不至故亦更使微者從之伐宋不言及明翬專行非鄧之謀也及例在宣七年

疏注公子至七年正義曰傳稱羽父先會齊侯鄭伯是不待公命也貪會二國之君自求其名時史疾其專進故貶去公子公子義與氏同故以氏言之中丘之會計君自親行令齊鄭稱人是使微者從之也於例師出與謀曰及傳稱盟于鄧爲師期公既與謀計當書及今乃言會明其以翬專行非鄧之謀釋例曰二命伐宋羽父不斥君以速進而先會二國自以爲名故終去其族齊爲侯伯鄭伯又爲王卿士二君奉王命以討亦惡羽父之專進故使與微者同伐動而無功故無戰敗

也案四年翬固請而行故貶去其氏此直言羽父先會齊侯鄭伯無固請之文亦貶之者又公子豫會邾人鄭人以不待公命而經不書此翬亦不待公命而經書者翬於四年傳稱固請明此先會亦固請也傳於四年其文已詳故於此而略耳豫會邾人鄭人本非公命故不書此則公會齊鄭于中丘已爲師期翬又請公先會先會則是君命故以書之

六月壬戌公敗宋師于菅

齊鄭後期故公獨敗宋師書敗宋未陳也敗例在莊十一年菅宋地

疏

注齊鄭至宋地　正義曰案傳公會齊侯鄭伯于老桃然後公敗宋師則知老桃之會謀與宋戰彼與公謀戰而公獨敗宋師知齊鄭後期也

辛未取郜辛巳取防

鄭後至得郜防二邑歸功于魯故書取明不用師徒也濟陰城武縣東南有郜城高平昌邑縣西南有西防城

秋宋人衛人入鄭宋人蔡人衛人

伐戴鄭伯伐取之三國伐戴鄭伯因其不和伐而取之書伐用師徒也書取克之易也戴國今陳留外黃縣東南有戴城

疏注三國至戴城　正義曰案傳例克邑不用師徒曰取然則取者據克邑之易今此克得軍師亦稱取者但取者雖據克邑之文其克得師衆而易者亦曰取是以莊十一年注云威力兼備若羅網所掩覆一軍皆見禽制若非前敵之易何能覆而取之故釋例曰如取如攜然則凡言取者皆易辭劉君以取之非易而規杜氏非也沈氏亦云今日圖明日取故知易也公羊傳曰其言伐取之何易也是杜所用之義地理志云梁國甾縣故戴國應劭曰章帝改曰考城古者甾戴聲相近故鄭玄詩箋讀假戴爲織菑是其音大同故漢於戴國立甾縣於晉屬陳留

冬十月壬午齊人鄭人入郕

傳十年春王正月公會齊侯鄭伯于中丘

癸丑盟于鄧爲師期尋九年會于防謀伐宋也公既會而盟盟不書非後也蓋公還告會而不告盟鄧魯地

疏注尋九至魯地　正義曰九年傳稱會于防謀伐宋未及伐宋而更爲此會爲師伐宋之期知是尋防會也釋例曰盟丁鄧盟于鄧盟于戚公既在會而不書盟者以理推之會在盟前知非後盟也蓋公還告會而不告盟

夏五月羽父先會齊侯鄭伯伐宋言先會明非公本期釋翬之去族

六月戊申公會齊侯鄭伯于老桃會不書不告於廟也老桃宋地六月無戊申戊申五月二十三日日誤

疏注會不至日誤　正義曰六月無戊申者下有辛巳取防亦在六月之內戊申在辛巳之前三十三日不得共在一月上有五月今別言六月知日誤月不誤長歷推六月丙辰朔三日戊午五日庚申未知二者孰誤

壬戌

公敗宋師于菅庚午鄭師入郜辛未歸于我庚辰鄭師入防辛巳歸于我壬戌六月七日庚午十五日庚辰二十五日鄭伯後期而公獨敗宋師故鄭頻偏進兵以入郜防入而不有命魯取之推功上爵讓以自替不有其實故經但書魯取以成鄭志善之也君子謂鄭莊公於是乎可謂正矣以王命討不庭下之事上皆成禮於庭中不貪其土以勞王爵正之體也勞者敘其勤以答之諸侯相朝逆之以饔餼謂之郊勞諸侯爵尊鄭伯爵卑故言以勞王爵

疏注勞者至王爵　正義曰聘禮賓至于近郊君使卿朝服用束帛勞覲禮至于郊王使人皮弁用璧勞周禮司儀曰諸公相為賓主君郊勞皆不言以饔餼勞聘禮饔餼乃是既相

見致大禮不應於郊以設之社意蓋以飱食曰飱生牲曰餼以勞客於郊必有牲餼故以饔餼言之非謂大禮之饔餼也勞禮大行人云上公三勞近郊勞一也遠郊勞二也竟首勞三也侯伯再勞去竟首子男一勞去遠郊凡近郊勞皆君自行遠郊使卿竟首使大夫掌客又云上公五積皆眡飱牽侯伯四積子男三積是賓入竟之後有致積之禮積雖是牽亦或有飱或在郊致積故謂之郊勞沈依聘禮注其郊之遠近上公遠郊五十里侯伯三十里子男十里近郊各半之蔡人衛人郕人不會王命不伐宋也秋七月庚寅鄭師入郊猶在郊鄭師還駐兵於遠郊宋人衛人入鄭宋衛奇兵乘虛入鄭蔡人從之伐戴從宋衛伐戴也八月壬戌鄭伯圍戴癸亥克之取三師焉三國

之罪在戴故鄭伯合圍之師者軍旅之通稱宋衛既入鄭而以伐戴召蔡人伐戴乃召之蔡人怒故不和而敗言鄭取之易也

疏注三國至通稱　正義曰三國之軍在戴城下故鄭伯合圍之不言圍戴者本意圍三師不圍戴也不言圍三師者今日圍明日取圍之不久經以取告不以圍告三國經皆稱人於例為將卑師少而傳言三師故辨之師者軍旅之通稱

九月戊寅鄭伯入宋報入鄭也九月無戊寅戊寅八月二十四日

疏注報入至四日　正義曰九月無戊寅者經有十月壬午長歷推壬午十月二十九日戊寅在壬午之前四日耳故九月不得有戊寅上有八月下有冬則誤在日也

冬齊人鄭人入郕討違王命也

經十有一年春滕侯薛侯來朝諸侯相朝例在文十五年

疏十有一年至來朝　正義曰十下言有者于賈云十盈則更始以奇從盈數故言有也經備文傳從略故傳不言有桓七年穀伯鄧侯別言來朝此兼言來朝者彼別行禮此同行禮由同時行禮當長者在先故爭之

夏公會鄭伯于時來時來郲也滎陽縣東有釐城鄭地也

秋七月壬午公及齊侯鄭伯入許與謀曰及還使許叔居之故不言滅也許潁川許昌縣

疏注與謀至昌縣　正義曰與謀曰及宣七年傳例也傳稱會于郲謀伐許是公與謀也譜云許姜姓與齊同祖堯四嶽伯夷之後也周武王封其苗裔文叔于許今潁川許昌是也靈公徙葉悼公遷夷一名城父又居析一名白羽許男斯處容城自文叔至莊公十一世始見春秋元公子結元年獲麟之歲也當戰國初楚滅之地理

志云潁川郡許縣故許國文叔所封二十四世為楚所滅也漢世名許縣耳魏武作相改曰許昌

冬十有一月壬辰公薨實弒書薨又不地者史策所諱也

疏注實弒至諱也

正義曰他君見弒則書弒魯君見弒則書薨公薨例皆地此公又不地故解之言魯史策書所諱也不忍言君之見弒又不忍言其僵尸之處諱而不書故夫子因之傳不言書曰知是舊史諱之也董狐書趙盾弒君仲尼謂之良史不書君弒則是史之不良夫子不改其文而因之者為人臣者或心實愛君為諱愆過或志在疾惡故章賊名雖事跡不同而俱是為國聖賢兩通其事欲見仁非一涂傳元年傳曰諱國惡禮也以仲尼之善董狐知為史必須直也以丘明之禮諱惡知為史又當諱也釋例曰臣之事君猶子事父微諫見志造膝詭辭執其是而諫其非不必其得從匡救將然而將順其已然故有隱諱之義焉至於激節之士則不然南史執簡而累進董狐書法而不隱蔽舉執

君所自刪晏嬰端委而引直聖賢亦録而善之所以廣義訓博大道殷有三仁此之謂也是言聖賢兩通之意也鄭伯髡頑楚子麇齊侯陽生之徒俱實見弑而以卒赴魯是他國之臣亦有諱國惡者非獨魯史也

傳十一年春滕侯薛侯來朝爭長薛魯國薛縣薛侯曰我先封薛祖奚仲夏所封在周之前滕侯曰我周之卜正也卜正卜官之長薛庶姓也我不可以後之庶姓非周之同姓公使羽父請於薛侯曰君與滕君辱在寡人周諺有之曰山有木工則度之賓有禮主則擇之擇所宜而行之周之宗盟異姓

爲後盟載書皆先同姓例在定四年寡人若朝于薛不敢與諸任齒薛任姓齒列也君若辱貺寡人則願以滕君爲請薛侯許之乃長滕侯

疏注薛魯國薛縣　正義曰譜云薛任姓黄帝之苗裔奚仲封爲薛侯今魯國薛縣是也奚仲遷于邳仲虺居薛以爲湯左相武王復以其胄爲薛侯齊桓霸諸侯黜爲伯獻公始與魯同盟小國無記世不可知亦不知爲誰所滅地理志云魯國薛縣夏車正奚仲所國後遷于邳湯相仲虺居之　注薛祖至之前　正義曰定元年傳曰薛之皇祖奚仲居薛以爲夏車正是夏所封也　注卜正卜官之長　正義曰周禮春官大卜下大夫二人其下有卜師卜人龜人筮人大卜爲之長正訓長也故謂之卜正　注庶姓至姓也　正義曰周禮司儀職云詔王儀南鄉見諸侯土揖庶姓時揖異姓天揖同姓

鄭玄云庶姓無親者也異姓昏姻者也是庶姓非同姓也
周之至爲後　正義曰賈逵以宗爲尊服虔以宗盟爲同
宗之盟孫毓以爲宗伯屬官掌作盟詛之載辭故曰宗盟
杜無明解盟之尊卑自有定法不得言尊盟也周禮司盟
之官乃是司寇之屬非宗伯也唯服之言得其旨矣而孫
毓難服云同宗之盟則無與異姓何論先後若通共同盟則
何稱於宗斯不然矣天子之盟諸侯令其共奬王室未聞
離逖異姓獨與同宗者也但周人貴親先叙同姓以其篤
其宗盟之文即云無與異姓然則公與族燕則異姓爲賓
於宗族是故謂之宗盟魯人之爲此言見其重宗之義執
復言族燕不得有異姓也孟軻所云說詩者不以辭害意
此之謂也異姓爲後者謂王官之伯降臨諸侯以王命而
盟者耳其春秋之世狎主齊盟者則不復先姬姓也踐土
之盟其載書云王若曰晉重魯申是用王命而盟也召陵
之會劉子在焉故祝佗引踐土爲比爲有王官故也宋之
盟楚屈建先於趙武明是大國在前不先姬姓若姬姓常

先則楚不得競也且言周之宗盟是唯周乃然故釋例曰斥周而言指謂王官之宰臨盟者也其餘雜盟未必皆然是言餘盟不先姬姓盟則同姓在先朝則各從其爵故鄭康成注禮記云朝覲爵同同位若然案覲禮曰諸侯前朝皆受舍于朝同姓西面北上異姓東面北上鄭玄云言諸侯明來朝者衆矣顧其入覲不得並耳分別同姓異姓受之將有先後也若如此言則似朝覲不以爵者但朝覲實以爵同同位就爵同之中先同姓後異姓若盟則爵雖不同先同姓也禮記周公朝諸侯于明堂之位三公中階之前北面東上諸侯之位阼階之東西面北上諸伯之國西階之西東面北上諸子之國門東北面東上諸男之國門西北面東上覲禮於方明之壇鄭言諸侯見王之位亦引明堂位爲說是則諸侯捴見皆以爵爲班雖不分別同姓異姓其受禮之時爵同者猶先同姓也其王官之伯臨諸侯之盟雖羣后咸在常先同姓故此言宗盟耳取重宗之辭以喻己也取譬之事聊舉一邊寡人若朝于薛不敢與

諸任齒朔於彼國自可下主國之宗諸侯聚盟不肯先盟主之宗也　注薛任姓齒列也　正義曰世本氏姓篇云任姓謝章薛舒呂祝終泉畢過言此十國皆任姓也禮記文王世子曰古者謂年齡齒亦齡也然則齒是年之別名人以年齒相次列以爵位相次列亦名爲齒故云齒列也

夏公會鄭伯于郲謀伐許也鄭伯將伐許五月甲辰授兵於大宮　大宮鄭祖廟　公孫閼與潁考叔爭車　公孫閼鄭大夫　潁考叔挾輈以走　輈車轅也　子都拔棘以逐之　子都公孫閼棘戟也　及大逵弗及子都怒　逵道方九軌也

秋七月公會齊侯鄭伯伐許庚辰傅于許　傅於許城下

潁考叔取鄭伯之旗蝥弧以先登（蝥弧旗名）子都自下射之顛（顛隊而死）瑕叔盈又以蝥弧登（瑕叔盈鄭大夫）周麾而呼曰君登矣（周偏也麾切也）鄭師畢登壬午遂入許許莊公奔衛（奔不書兵亂遁逃未知所在）齊侯以許讓公公曰君謂許不共（不共職貢）故從君討之許既伏其罪矣雖君有命寡人弗敢與聞乃與鄭人鄭伯使許大夫百里奉許叔以居許東偏（許叔許莊公之弟東偏東鄙也）曰天禍許

國鬼神實不逞于許君而假手于我寡人借手于我寡德之人以討許寡人唯是一二父兄不能共億父兄同姓羣臣共給億安也其敢以許自爲功乎寡人有弟不能和協而使餬其口於四方弟共叔段也餬鬻也以出奔在元年其況能久有許乎吾子其奉許叔以撫柔此民也吾將使獲也佐吾子獲鄭大夫公孫獲若寡人得沒于地以壽終天其以禮悔禍于許言天加禮於許而悔禍之無寧茲許公復奉其社稷

無寧寧也茲此也、唯我鄭國之有請謁焉如舊昏媾謁告也婦之父曰昏重昏曰媾其能降以相從也降降心也無滋他族實偪處此以與我鄭國爭此土也吾子孫其覆亡之不暇而況能禋祀許乎絜齊以享謂之禋祀謂許山川之祀寡人之使吾子處此不唯許國之為亦聊以固吾圉也圉邊垂也乃使公孫獲處許西偏曰凡而器用財賄無寘於許我死乃亟去之吾先君新邑於此此今河南新鄭舊鄭在京兆王

室而既卑矣周之子孫日失其序(鄭亦周之子孫)夫許大岳之胤也(大岳神農之後堯四岳也胤繼也)天而既厭周德矣吾其能與許爭乎君子謂鄭莊公於是乎有禮禮經國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後嗣者也許無刑而伐之服而舍之(刑法也)度德而處之量力而行之相時而動無累後人(我死乃亟去之無累後人)可謂知禮矣鄭伯使卒出豭行出犬雞以詛射潁考叔者(百人爲卒二十五人爲行)

行亦卒之行列疾射穎考叔者故令卒及行間皆詛之君子謂鄭莊公失政刑矣政以治民刑以正邪既無德政又無威刑是以及邪大臣不睦又不能用刑於人邪而詛之將何益矣

疏挾輈以走正義曰輈內授車未有馬故手挾以走輈轅也方言云楚衛謂轅為輈然云考叔挾車轅輂馬而走古者兵車一轅服馬夾之若馬已從轅不可復挾且輂馬而走非捷步所及子都豈復乘車逐之

注逵道方九軌也正義曰冬官考工記匠人營國經涂九軌軌車轍謂王城之內道廣並九車也爾雅釋宮云一達謂之道路二達謂之岐旁三達謂之劇旁四達謂之衢五達謂之康六達謂之莊七達謂之劇驂八達謂之崇期九達謂之逵說爾雅者皆以為四道交出復有旁通故劉炫規過以逵為九道交出也今以為道方九

軌者蓋以九出之道世俗所希不應城內得有此道以九
有九軌故以逵當之言並容九軌皆得前達亦是九達之
義故李巡注爾雅亦取並軌之義又涂方九軌天子之制
諸侯之國不得皆有唯鄭城之內獨有其涂故傳於鄭國
每言逵也故桓十四年焚渠門入及大逵莊二十八年衆
車入自純門及逵市宣十二年入自皇門至于逵路劉君
以爲國國皆有逵道以規杜氏其義非也　注蝥弧旗名
正義曰周禮諸侯建旂孤卿建旜而左傳鄭有蝥弧齊有
靈姑銔皆諸侯之旗也趙簡子有蜂旗卿之旗也其名當
時爲之其義不可知也　注弟共至元年　正義曰莊公
之弟逃於四方故知唯是共叔段也說文云餬寄食也以
此傳言餬口四方故以寄食言之昭七年傳云饘於是鬻
於是以餬余口釋言云餬饘也則餬是饘鬻別名今人以
薄鬻塗物謂之餬紙餬帛則餬者以鬻食口之名故云餬
其口也　注謁告至曰媾　正義曰謁告也釋詁文婦之
父曰昏釋親文也媾與昏同文故先儒皆以爲重昏曰媾

注絜齊至之祀　正義曰釋詁云禋祭也孫炎曰禋絜敬之祭周語曰精意以享禋也是絜齊以享謂之禋享訓獻也言絜清齊敬以酒食獻神也禮諸侯祭山川之在其地者若其受許之土則當祭許山川故知祀謂許山川之祀

注圉邊垂也　正義曰釋詁云圉垂也舍人曰圉邊垂也

注此今至京兆　正義曰地理志云河南郡新鄭縣詩鄭國鄭桓公之子武公所國是知新邑於此謂河南新鄭也且志又云京兆鄭縣周宣王弟鄭桓公邑是知舊鄭在京兆也志又云本周宣王弟友為周司徒食采於宗周畿內是為鄭桓公桓公問於史伯曰王室多故何所可以逃死史伯為桓公謀取虢鄶之地令寄帑與賄而虢鄶受之後三年幽王敗桓公死其子武公與平王東遷卒定虢鄶之地然則傳云先君新邑於此謂武公始居此也史記鄭世家稱虢鄶自分十邑獻於桓公桓公竟國之案鄭語桓公始謀未取之也武公始國非桓公也全滅虢鄶非獻邑也馬遷之言皆謬耳昭十六年傳子產謂韓宣子曰我先君

桓公與商人皆出自周以艾殺此地而共處之若詢爾以
與賄之時商人即與俱行耳非桓公身至新鄭　注大岳
至繼也　正義曰周語稱共工伯鯀二者皆黃炎之後言
鯀爲黃帝之後共工爲炎帝之後炎帝則神農之别號周
語又稱堯命禹治水共之從孫四岳佐之胙四岳國命爲
侯伯賜姓曰姜氏曰有吕賈逵云共共工也從孫同姓末
嗣之孫四岳官名大岳也主四岳之祭焉姜炎帝之姓其
後變易至於四岳帝復賜之祖姓以紹炎帝之後以此知
大岳是神農之後堯四岳也以其主岳之祀尊之故稱大
岳許國是其後也胤繼也釋詁文舍人云胤繼世也　禮
經至嗣者也　正義曰經謂紀理之若詩之經營經始也
國家非禮不治社稷得禮乃安故禮所以經理國家安定
社稷以禮教民則親戚和睦以禮守位則澤及子孫故禮
所以次序民人利益後嗣經國家猶詩序之言經夫婦也
注百人至詛之　正義曰周禮夏官序制軍之法百人爲
卒二十五人爲兩此言二十五人爲行者以傳先卒後行

豭大於犬知行之人數少於卒也軍法百人之下唯有二十五人爲兩耳又大司馬之屬官行司馬是中士軍之屬官兩司馬亦中士知周禮之兩即此行是也周禮之行謂軍之行列知此行亦卒之行列也詛者盟之細殺牲告神令加之殃咎疾射潁考叔者令卒及行間祝詛之欲使神殺之也一卒之内已用一豭又更令一行之間或用雞或用犬重祝詛之犬雞者或雞或犬非雞犬並用何則盟詛例用一牲不用二也豭謂豕之牡者爾雅釋獸豕牝曰豝豝者是牝知豭者是牡祭祀例不用牝且宋人謂宋朝爲艾豭明以雄猪喻也

王取鄔劉（二邑在河南緱氏縣西南有鄔聚西北有劉亭）蔿邘之田于鄭（蔿邘鄭二邑）而與鄭人蘇忿生之田（蘇忿生周武王司寇蘇公也）

疏 注蘇忿至公也 正義曰成十一年傳曰昔周克商使諸侯撫封蘇忿生以溫爲司寇尚書立政稱周公告大史曰司寇蘇公是其事也

溫今溫縣原在沁水縣西絺在野王縣西南樊一名陽樊野王縣西南有陽城隰郕在懷縣西南欑茅在脩武縣北向軹縣西有地名向上盟今盟津州今州縣陘闕隤在脩武縣北懷今懷縣凡十二邑皆蘇忿生之田欑茅隤屬汲郡餘皆屬河內君子是以知桓王之失鄭也恕而行之德之則也禮之經也己弗能有而以與人人之不至不亦宜乎蘇氏叛王十二邑王所不能有爲桓五年從王伐鄭張本

鄭息有違言以言語相違恨息侯伐鄭鄭伯與戰于竟息師大敗而還息國汝南新息縣

疏注息國至息縣正

義曰世本息國姬姓此息侯伐鄭責其不親親知與鄭國同姬姓也莊十四年傳楚文王滅息其初則不知誰之子何時封也地理志汝南郡有新息縣故息國也應劭云其後東徙故加新○若其後東徙當云故息何以反加新字乎蓋本自他處而徙此也

君子是以知息之將亡也不度德鄭莊賢不量力息國弱不親親鄭息同姓之國不徵辭不察有罪言語相恨當明徵其辭以審曲直不宜輕闘犯五不韙而以伐人其喪師也不亦宜乎韙是也

冬十月鄭伯以虢師伐宋壬戌大敗宋師以報其入鄭也入鄭在十年宋不告命故不書凡諸侯

有命告則書不然則否命者國之大事政令也承其告辭史乃書之于策若所傳聞行言非將君命則記在簡牘而已不得記於典策此蓋周禮之舊制師出臧否亦如之臧否謂善惡得失也滅而告敗勝而告克此皆互言不須兩告乃書雖及滅國滅不告敗勝不告克不書于策

疏凡諸至于策　正義曰此傳承上因宋不告敗而發此例其言諸侯有命非獨爲被伐之命故注云命者國之大事政令也謂諸是大事崩卒會盟戰伐克取君臣乖離水火災害鄰書他國之事皆是來告則書不告則否來告則書者或彼以實告改其告辭而書之或彼以虛告因其虛言而記之立文褒貶章示善惡雖復依告者多不必盡皆依告衞獻公之出奔也傳稱孫林父甯殖出其君名在諸侯之策及其書經則云衞侯出奔齊如此之類是改告辭也晉人之敗

秦也傳稱潛師夜起以敗秦于令狐秦實未陳不與晉戰晉人諱背前言妄以戰告及其書經乃言晉人及秦人戰于令狐如此之類是因虛言也雖復或因其虛或改其實終是歸於勸戒得告乃書也不然則否者雖復傳聞行言實知其事但非故遣來告知亦不書所以慎譌謬辟不審若楚滅六蓼滅文仲歎而爲言曾非不知但無命來告故不書也師出臧否亦如之者傳因被兵發例嫌出師伐人不必須告故重明之雖及滅國者既據侵伐發例又嫌滅國事重不待告命故更明之言不書于策者明告命大事皆書於國史正策以見仲尼脩定悉因正策之文 注臧否至乃書 正義曰不言勝敗而言臧否者明其臧否之言非徒勝敗之謂故知是善惡得失揔謂理有曲直兵有彊弱也狄伐邢之類非狄能告也楚滅庸之徒非庸能告也故知敗克互言不須兩告乃書也且哀元年傳曰吳入越不書吳不告慶越不告敗也吳越並言知其不待兩告

羽父請殺桓公將以

求大宰（大宰官名）公曰爲其少故也吾將授之矣（授桓位）使營菟裘吾將老焉（菟裘魯邑在泰山梁父縣南欲復居魯朝故別營外邑）羽父懼反譖公于桓公而請弑之公之爲公子也與鄭人戰于狐壤止焉（內諱獲故言止狐壤鄭地）鄭人囚諸尹氏（尹氏鄭大夫）賂尹氏而禱於其主鍾巫（主尹氏所主祭）遂與尹氏歸而立其主（立鍾巫於魯）十一月公祭鍾巫齊于社圃（社圃園名）館于寪氏（館舍也寪氏魯大夫）壬辰羽父使賊弑公

于寪氏立桓公而討寪氏有死者欲以弑逆之罪加寪氏而卻不能正法誅之傳言進退無據不書葬不成喪也桓弑隱篡立故喪禮不成

疏注大宰官名　正義曰周禮天子六卿天官爲大宰諸侯則并六爲三而兼職焉昭四年傳稱季孫爲司徒叔孫爲司馬孟孫爲司空則魯之三卿無大宰也羽父名見於經已是卿矣而復求大宰蓋欲令魯特置此官以榮己耳以後更無大宰知魯竟不立之　討寪氏有死者　劉炫云羽父遺賊弑公公非寪氏所弑公在寪氏而死遂誣寪氏弑君欲以正法誅之君非寪氏所弑其討寪氏之家僅有死者而已言不揔誅之　注欲以至無據　正義曰劉炫云欲以弑君之罪加寪氏則君非寪氏所弑而復不能以正法誅之正法謂滅其族汙其宮也傳言此言進退無據進誅寪氏則實非寪氏弑君退舍寪氏則無弑君之人是其進退無據也

春秋正義卷第五

國子祭酒上護軍曲阜縣開國子臣孔穎達等奉
勑撰

桓公（疏）正義曰魯世家桓公名允惠公之子隱公之弟仲子所生以桓王九年即位莊王三年薨世本桓公名軌世族譜亦為軌諡法辟土服遠曰桓諡法非一略舉一耳亦不知本以何行而為此諡他皆放此是歲歲在玄枵

經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嗣子位定於初喪而改元必須踰年者繼父之業成父之志不忍有變於中年也諸侯每首歲必有禮於廟諸遭喪繼位者因此而改元正位百官以序故國

史亦書即位之事於策桓公簒立而用常禮欲自同於遭喪繼位者釋例論之備矣【疏】注嗣子至備矣正義曰顧命曰乙丑成王崩使齊侯吕伋以二干戈逆子釗于南門之外延入翼室恤宅宗孔安國云明室路寢延之使居憂爲天下宗主天子初崩嗣子定位則諸侯亦當然也釋例曰尚書顧命天子在殯之遺制也推此亦足以準諸侯之禮矣是知嗣子位定於初喪孝子緣生以事死歲之首日必朝事宗廟因即改元釋例曰襄二十九年經書春王正月公在楚傳曰釋不朝正于廟也然則諸侯每歲首必有禮於廟今遭喪繼位者每新年正月亦改元正位百官以序故國史因書即位於策以表之此新君之常禮也桓之於隱本無君臣之義計隱公之死桓公即合改元不假踰年方行即位猶如晉厲被弑悼公即位改元今桓雖實簒立歸罪寪氏詐言不與賊謀而用常禮自同於遭喪繼位者亦既實即其位國史依實書之仲尼因而不改反明公實簒立而自同於常亦足見桓之簒也

月公會鄭伯于垂鄭伯以璧假許田夏四月丁未公及鄭伯盟于越公以簒立而脩好於鄭鄭因而迎之成禮於垂終易二田然後結盟垂犬丘衛地也越近垂地名鄭求祀周公魯聽受祊田令鄭廢泰山之祀知其非禮故以璧假爲文時之所隱

【疏】注公以至所隱　正義曰成會禮於垂既易許田然後盟以結之故先會次假田然後書盟也言迎之成禮於垂者垂是衛地沈以爲公迎鄭伯於垂知時史之所隱諱者傳不言書曰知非仲尼新意也

秋大水書災也傳例曰凡平原出水爲大水冬十月

傳元年春公即位脩好于鄭鄭人請復祀周公卒易祊田事在隱八年公許之三月鄭伯

以璧假許田爲周公祊故也魯不宜聽鄭祀周公又不宜易取祊田犯二不宜以動故隱其實不言祊稱璧假言若進璧以假田非久易也

【疏】注魯不至易也　正義曰祊薄於許加之以璧易取許田非假借之也今經乃以璧假爲文故傳言爲周公祊故解經璧假之言也注又解傳之意周公非鄭之祖魯不宜聽鄭祀周公天子賜魯以許田義當傳之後世不宜易取祊田於此一事犯二不宜以動故史官諱其實不言以祊易許乃稱以璧假田言若進璧於魯以權借許田非久易然所以諱國惡也不言以祊假而言以璧假者此璧實入於魯但諸侯相交有執圭璧致信命之理今言以璧假似若進璧以致辭然故璧猶可言祊則不可言也何則祊許俱地以地借地易理已章非復得爲隱諱故也

夏四月丁未公及鄭伯盟于越結祊成也結成易二田之事也傳以經不書祊故獨

見祊盟曰渝盟無享國渝變也

疏 注渝變也　正義曰釋言文也傳載

其盟辭者以易田惡事而誓不變改見其終無悔心所以
深惡魯也此時許田已入於鄭而詩頌僖公云居常與許
復周公之宇蓋僖公之時復得之也齊人取讙及闡及其
歸也經復書之自此以後不書鄭人來歸許田者此經書
假言若暫以借鄭地仍
魯物不得書鄭人歸之

秋大水凡平原出水為大水廣平曰原

疏 凡平原至大水　正義曰洪範云水曰
潤下言雨自上而下浸潤於土陂鄣下
地可使水潦停焉平原高地則不宜有也凡平原出水則
為大水平原出水言水不入於土而出於地上非涌泉出
也　注廣平曰原　正義曰釋地文也
李巡曰謂土地寬博而平正名之曰原

冬鄭伯拜盟鄭伯若自來則經不書若遣使則
當言鄭人不得稱鄭伯疑繆誤

疏 注鄭伯至繆誤
正義曰六年傳云

魯爲其班後鄭注云魯親班齊饋則亦使大夫戍齊矣經不書蓋史闕文然則經所不書自有闕文之類注既疑此事不云闕文而云繆誤者師出征伐貴賤皆書經所不書必是文闕若其事重使人雖賤亦書鄭人來渝平齊人歸讙及闡是也今以拜盟事輕若其使賤則例不合書故杜云君遣使來傳當云鄭人疑傳繆誤知非實是鄭伯爲不見公不書者以魯鄭相親易田結好鄭伯既拜盟而來魯君無容不見故知非實是鄭伯止是鄭人而已

宋華父督見孔父之妻于路 華父督宋戴公孫也孔父嘉孔子六世祖

疏 注華父至世祖 正義曰案世本云華父督宋戴公之孫好父說之子孔父嘉生木金父木金父生祁父其子奔魯爲防叔防叔生伯夏伯夏生叔梁紇叔梁紇生仲尼是孔父嘉爲孔子六世祖

目逆而送之曰美而豔 色美曰豔

疏 目逆至而豔 正義曰未至則目逆既過則目送俱是目

也故以目冠之美者言其形貌美豔者言其顏色好故曰美而豔為二事之辭色美曰豔詩毛傳文也

經二年春王正月戊申宋督弑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稱督以弑罪在督也孔父稱名者內不能治其閨門外取怨於民身死而禍及其君

疏宋督至孔父 ○正義曰凡言其者是其身之所有君是臣之君故臣弑君則云弑其君臣是君之臣故君殺臣則云殺其大夫子亦君之子故云殺其世子稱國稱人以殺亦言其者人與國並舉一國之辭君與大夫皆是國人所有故亦言其也若兩臣相殺死者非殺者所有則兩書名氏不得言其則王札子殺召伯毛伯是也與夷是督之君言弑其君則可孔父非督之大夫而言及其大夫者與君俱死據君為文言宋督弑其君據督為文而上弑其君也言及其大夫孔父據君為文而下及其大夫言及與夷之大夫非督之大夫也仇牧荀息其

意亦同　注稱督至其君　正義曰宣四年傳例曰弒君稱君君無道也稱臣臣之罪也故知稱督以弒罪在督也諸言父者雖或是字而春秋之世有齊侯祿父蔡侯考父季孫行父衛孫林父乃皆是名故杜以孔父爲名文七年宋人殺其大夫傳曰不稱名衆也且言非其罪也不名者非其罪則知稱名者皆有罪矣杜既以孔父爲名因論爲罪之狀內不能治其閨門使妻行於路令華督見之外取怨於民使君數攻戰而國人恨之身死而禍及其君故書名以罪孔父也釋例曰經書宋督弒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仲尼丘明唯以先後見義無善孔父之文孔父爲國政則取怨於民治其家則無閨閫之教身先見殺禍遂及君既無所善仇牧不警而遇賊又死無忠事晉之荀息期欲復言本無大節先儒皆隨加善例又爲不安經書臣蒙君弒者有三直是弒死相及即實爲文仲尼以督爲有無君之心改書一事而已無他例也是以孔父行無可善書名罪之也案公羊穀梁及先儒皆以善孔父而書字知不然

者案宋人殺其大夫司馬傳稱握節以死故書其官又宋人殺其大夫傳以爲無罪不書名今孔父之死傳無善事故杜氏之意以父爲名言若齊侯祿父宋公兹父之等父旣是名孔則爲氏猶仇牧荀息被殺皆書名氏葢孔父先世以孔爲氏故傳云督攻孔氏也婦人之出禮必鄣蔽其面孔父妻行令人見其色美是不能治其閨門又殤公之好攻戰孔父須伏死而爭乃從君之非是取怨於百姓事由孔父遂禍及其君似公子比刼立加弒君之罪於君積累其惡故以書名責之劉君不達此旨妄爲規過非也

滕子來朝 無傳隱十一年稱侯今稱子者蓋時王所黜

疏 注隱十至所黜 正義曰杞行夷禮傳每發之此不發傳非爲夷禮自是以下滕常稱子故疑爲時王所黜於時周桓王也東周雖則微弱猶爲天下宗主尚得命邾爲諸侯明能黜滕爲子爵

三月公會齊侯陳侯鄭伯于稷以成宋亂 成平

也宋有弑君之亂故為會欲以平之稷宋地【疏】注成平至宋地 正義曰成平釋詁文也宣十五年傳晉侯治兵于稷治兵欲以樂秦明其不出晉竟故以稷為河東之稷山此欲平宋故以稷為宋地

夏四月取郜大鼎于宋戊申納于大廟宋以鼎賂公大廟周公廟也始欲平宋之亂終於受賂故備書之戊申五月十日【疏】注宋以至十日 正義曰禮記明堂位稱魯君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於大廟文十三年公羊傳曰周公稱大廟故知大廟周公廟也始欲平宋亂故會于稷終舍宋罪而受其賂故得失備書之始書成宋亂終書取郜鼎是其備書之也鄭衆服虔皆以成宋亂為成就宋亂故以此言正之長歷此年四月庚午朔其月無戊申五月己亥朔十日得戊申是有日而無月也

秋七月

杞侯來朝公即位而來朝蔡侯鄭伯會于鄧潁川召陵縣西

南有鄧城【疏】注潁川至鄧城 正義曰賈服以鄧爲國言蔡鄭會於鄧之國都釋例以此潁川鄧城爲蔡地其鄧國則義陽鄧縣是也以鄧是小國去蔡路遠蔡鄭不宜遠會其都且蔡鄭懼楚始爲此會何當反求近楚小國而與之結援故知非鄧國也

九月入杞不稱主帥微者也弗地曰入

公及戎盟于唐冬公至自唐傳例曰告于廟也特相會故致地也凡公行還不書至者皆不告廟也隱不書至謙不敢自同於正君書勞策勳

【疏】注傳例至策勳 正義曰釋例曰凡盟有一百五公行一百七十六書至者八十二其不書至者九十四皆不告廟也隱公之不告謙也餘公之不告慢於禮也是言不告不書之意也知隱不書至爲謙者以隱是讓位賢君必不慢於宗廟假使惰慢宗廟止可時或失禮不應終隱之身竟不書至知其以謙之故勞非所憚勳無可紀不敢自同於正君書勞策勳故不告至也

傳二年春宋督攻孔氏殺孔父而取其妻公怒督懼遂弒殤公君子以督為有無君之心而後動於惡雖有君若無也故先書弒其君

疏君子至其君　正義曰諸傳言君子者或當時賢者或指斥仲尼或語出丘明之意而記諸賢者期於明理而已不復曲為義例唯河陽之狩趙盾之弒泄冶之罪危疑之理須取聖證故特稱仲尼以明之其餘皆託諸君子君子者言其可以君上位子下民有德之美稱也此言先書弒君則是仲尼新意不言仲尼而言君子者欲見君子之人意皆然非獨仲尼也督有無君之心而先書弒君者君人執柄臣人畏威每事稟命而行不敢妄相殺害督乃專殺孔父而取其妻非有忌君之心全無敬上之意不臣之迹在心已久非為公怒始興毒害若先書孔父後書弒君便似

既殺孔父始有惡心今先書弒君後書孔父見其先有輕君之心以著不義之極故也

會于稷以成宋亂爲賂故立華氏也經稱平宋亂者蓋以魯君受賂立華氏貪賂之甚惡其指斥故遠言始與齊陳鄭爲會之本意也傳書爲賂故立華氏明經本書平宋亂爲公諱諱在受賂立華氏也猶璧假許田爲周公祊故所謂婉而成章督未死而賜族督之妄也

疏注經稱至妄也　正義曰傳言爲賂故立華氏解經以成宋亂之言也成宋亂者欲殺賊臣定宋國今乃受貨賂立華氏非是平亂之狀而傳以解經故注申通其義以成宋亂者是四國爲會之本謀及其既會違背前謀非徒不討宋督乃更爲立華氏宋亂實不平而經書平宋亂者蓋以魯君受賂立華氏貪縱賊爲惡之甚時史惡其指斥不可言四國爲會縱賊取財故遠言爲會之本意言會于稷欲以平宋亂也傳以經文不實解其諱之所由所諱者諱其受賂立華氏故也爲周

公訪故文與此同故以類相明然案爲周公訪故故字在
下而向上結之此亦應云爲賂立華氏故也何以此文故
字乃在立華氏之上爲賂之下者以周公訪故其文約少
得以故字在下揔而結之此則文句長緩不可揔而結之
先舉爲賂惡重所以云爲賂故也然後始言立華氏備詳
其事今定本有故字檢晉宋古本往往無故字者妄也襄
三十年諸侯之卿會于澶淵謀歸宋財既而無歸書曰宋
災故尤之也此書成宋亂知非譏受賂尤四國者澶淵之
會貶卿稱人是尤之文此則具序君爵辭無貶責非尤過
之狀知爲諱故而本其會意從其平文也文十七年晉會
諸侯于扈欲以平宋之亂既而不討受賂而還其事與此正
同而經書諸侯會于扈傳曰書曰諸侯無功也此亦無功不
言諸侯會于稷而歷序諸國者扈之會晉爲伯會諸侯以
討亂乃受賂而還猶如僖十四年諸侯城緣陵齊桓爲伯
城而不終故貶稱諸侯此則齊陳鄭自相平亂故不加貶
文知不爲公諱不貶諸侯者以狄泉之諱唯沒公文其餘

皆貶此若必諱唯須没公而已何須不貶諸國宣四年公及齊侯平莒及郯成平同義而彼言平此言成者史官非一置辭不同猶盟之與及更無他義所謂史有文質不必改也文十三年傳稱衛侯鄭伯請平于晉公皆成之是知成平義無異也

宋殤公立十年十一戰 殤公以隱四年立十一戰皆在隱公世

疏 注殤公至公世 正義曰服虔云與夷隱四年即位一戰伐鄭圍其東門再戰取其禾皆在隱四年三戰取邾田四戰邾鄭入其郛五戰伐鄭圍長葛皆在隱五年六戰鄭伯以王命伐宋在隱九年七戰公敗宋師于菅八戰宋衛入鄭九戰宋人蔡人衛人伐戴十戰戊寅鄭伯入宋皆在隱十年十一戰鄭伯以虢師大敗宋師在隱十一年是皆在隱公世也

民不堪命孔父嘉爲司馬督爲大宰故因民之不堪命先宣言曰司馬則然

言公之數戰則司馬使爾嘉孔父字已殺孔父而弑殤公召莊公于鄭而立之以親鄭莊公公子馮也隱三年出居于鄭馮入宋不書不告也以郜大鼎賂公郜國所造器也故繫名於郜濟陰成武縣東南有北郜城

疏注郜國至郜城○正義曰穀梁傳曰郜鼎者郜之所爲也孔子曰名從主人故曰郜大鼎也公羊傳曰器從名地從主人其意言器從本主之名地從後屬主人是知郜國所造故繫名於郜劉君難杜注郜國濟陰成武縣東南有北郜城郜宋邑濟陰成武縣東南有郜城俱是成武縣東南相去不遠何得所爲郜國所爲宋邑劉以南郜北郜並宋邑别有郜國以規杜氏知不然者以許田許國相去非遥則郜國郜邑何妨相近且杜言有者皆是疑辭何得執杜之疑以規其過如劉所解郜國竟在何處齊陳鄭皆有賂故遂相宋

公夏四月取郜大鼎于宋戊申納于大廟

非禮也臧哀伯諫曰臧哀伯魯大夫僖伯之子君人者將

昭德塞違以臨照百官猶懼或失之故昭

令德以示子孫

疏君人至子孫　正義曰君人謂與人爲君也昭德謂昭明善德使德益章聞也塞違謂閉塞違邪使違命止息也德者得也謂内得於心外得於物在心爲德施之爲行德是行之未發者也而德在於心不可聞見故聖王設法以外物表之儉與度數文物聲明皆是昭德之事故傳每事皆言昭是昭其德也自不敢易紀律以上言昭德耳都無塞違之事自滅德立違以下言違德之事德之與違義不並立德明則違絕故昭德之下言塞違違立則德滅故立違之上言滅德立違謂建立違命之臣知塞違謂遏絕違命之人

也國家之敗謂邦國喪亡云知猶懼武失之謂恐失國家此諫辭有首尾故理互相見是以清廟

茅屋以茅飾屋著儉也清廟肅然清靜之稱疏注以茅至之稱　正義曰冬官考工記有葺屋瓦屋則屋之覆蓋或茅或瓦傳曰清廟茅屋其屋必用茅也但用茅覆屋更無他文明堂位曰山節藻梲復廟重檐刮楹達鄉反坫出尊崇坫康圭疏屏天子之廟飾也其飾備物盡文不應以茅爲覆得有茅者杜云以茅飾屋著儉也以茅飾之而已非謂多用其茅揔爲覆蓋猶童子垂髦及蔽膝之屬示其存古耳白虎通曰王者所以立宗廟何緣生以事死敬亡若存故以宗廟而事之此孝子之心也宗者尊也廟者貌也象先祖之尊貌然則象尊之貌享祭之所嚴其舍宇蕭其出入其處肅然清靜故稱清廟清廟者宗廟之大稱詩頌清廟者祀文王之歌故鄭玄以文王解之言天德清明文王象焉故稱清廟此則廣指諸廟非獨文王故以清靜解之大路越席

大路玉路祀天 注大路至結草 正義曰路訓大也

車也越席結草 疏 君之所在以大爲號門曰路門寢曰

路寢車曰路車故人君之車通以路爲名也周禮巾車掌

王之五路鄭玄云王在焉曰路彼解天子之車故云王在

耳其實諸侯之車亦稱爲路大路路之最大者巾車五路

玉路爲大故杜以玉路爲大路巾車云玉路錫樊纓十有

再就建大常十有二斿以祀故云祀天車也越席結蒲爲

席置於玉路之中以茵藉示其儉也經傳言大路者多矣

注者皆觀文爲説尚書顧命陳列器物有大輅綴輅先輅

次輅孔安國以爲玉金象以飾車以其備陳諸路故以周

禮次之僖二十八年王賜晉文公以大輅之服定四年祝

佗言先王分魯衛晉以大路注皆以爲金路以周禮金路

同姓以封玉路不可以賜故知皆金路也襄十九年王賜

鄭子蟜以大路二十四年王賜叔孫豹以大路二注皆云

大路天子所賜車之揔名以周禮孤乘夏篆卿乘夏縵釋

例以所賜穆叔子蟜當是革木二路故杜以大路爲賜車

之揔名服虔云大路木路杜不然者以大路越席猶如清廟茅屋清廟之華以茅飾屋示儉玉路之美以越席示質若大路是木則與越席各爲一物豈清廟與茅屋又爲別乎故杜以大路爲玉路於玉路而施越席是方可以示儉故沈氏云玉路雖文亦以越席示儉而劉君橫生異義以大路爲木路妄規杜氏非也

大羹不致

大羹肉汁不致五味

疏

注大羹至五味　正義曰郊特牲云大羹不和貴其質也儀禮士虞特牲皆設大羹涪鄭玄云大羹涪煮肉汁也不和貴其質設之所以敬尸也是祭祀之禮有大羹也大羹者大古初食肉者煮之而已未有五味之齊祭神設之所以敬而不忘本也記言大羹不和故知不致者不致五味五味即洪範所云酸苦辛鹹甘也

粢食不鑿

黍稷曰粢不精鑿

疏

注黍稷至精鑿　正義曰釋草云粢稷舍人曰粢一名稷稷粟也郭璞云今江東人呼粟爲粢士虞記云明齊鄭云今文曰明粢粢稷也然則粢是稷之別名

但稷是諸穀之長亦諸穀揔名周禮小宗伯辨六粢之名物鄭玄云六粢謂黍稷稻粱麥苽是諸穀皆名粢也祭祀用穀黍稷爲多故云黍稷曰粢飯謂之食傳云粢食不鑿謂以黍稷爲飯不使細也九章筭術粟率五十糲二十四言粟五斗爲米二斗四升是則米之精鑿

昭其儉也此四者皆示儉**衮冕黻珽**衮畫衣也冕冠也黻韋韠以蔽膝也珽玉笏也若今吏之持簿

【疏】注衮畫至持簿　正義曰畫衣謂畫龍於衣祭服玄衣纁裳詩稱玄衮是玄衣而畫以衮龍衮之言卷也謂龍首卷然玉藻曰龍卷以祭知謂龍首卷也尚書益稷云帝曰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會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繡言觀古人之象謂覲衣服所象日月以至黼黻十二物皆衣服之所有也華蟲以上言作會宗彝以下言絺繡則二者雖在於服而施之不同冬官考工記畫繢與繡布采異次知在衣則畫之在裳則刺之故鄭玄禮注及詩箋皆云衣繢而裳繡以此知衮是

畫文故云袞畫衣也袞衣以下章數鄭玄注司服云有虞
氏十二章自日月而下至周而日月星辰畫於旌旗又登
龍於山登火於宗彝冕服自九章而下如鄭此言九章者
龍一山二華蟲三火四宗彝五在衣藻六粉米七黼八黻
九在裳鷩冕者去龍去山自華蟲而下七章華蟲一火二
宗彝三在衣餘四章在裳毳冕者去華蟲去火五章自宗
彝而下宗彝一藻二粉米三在衣餘二章在裳希冕者去
宗彝去藻三章自粉米而下粉米一在衣餘二章在裳玄
冕者其衣無畫裳上刺黻而已杜昭二十五年數九文不
取宗彝則與鄭異也冠者首服之大名冕者冠中之別號
故云冕冠也世本云黃帝作冕宋仲子云冕冠之有旒者
禮文殘缺形制難詳周禮弁師掌王之五冕皆玄冕朱裏
上言玄朱而已不言所用之物論語云麻冕禮也蓋以木
爲幹而用布衣之上玄下朱取天地之色其長短廣狹則
經傳無文阮諶三禮圖漢禮器制度云冕制皆長尺六寸
廣八寸天子以下皆同沈引董巴輿服志云廣七寸長尺

二寸應劭漢官儀云廣七寸長八寸沈又云廣八寸長尺六寸者天子之冕廣七寸長尺二寸者諸侯之冕廣七寸長八寸者大夫之冕但古禮殘缺未知孰是故備載焉司馬彪漢書輿服志云孝明帝永平二年初詔有司采周官禮記尚書之文制冕皆前圓後方朱裏玄上前垂四寸後垂三寸天子白玉珠十二旒三公諸侯青玉珠七旒卿大夫黑玉珠五旒皆有前無後此則漢法耳其古禮鄭玄注弁師云天子衮冕以五采繅前後各十二斿斿有五采玉十有二斿鷩冕前後九斿毳冕前後七斿希冕前後五斿玄冕前後三斿斿皆五采玉十有二上公衮冕三采繅前後九斿斿有三采玉九侯伯鷩冕三采繅前後七斿斿有三采玉七子男毳冕三采繅前後五斿斿有三采玉五孤卿以下皆二采繅二采玉其斿及玉各依命數耳謂之冕者冕俛也以其後高前下有俛俯之形故因名焉蓋以在上位者失於驕矜欲令位彌高而志彌下故制此服令貴者下賤也韍韠制同而名異鄭玄詩箋云芾大古蔽膝之象

也冕服謂之芾其他服謂之韠以韋為之故云韍韋韠也詩云赤芾在股則芾是當股之衣故云以蔽膝也鄭玄易緯乾鑿度注云古者田漁而食因衣其皮先知蔽前後知蔽後後王易之以布帛而獨存其蔽前者重古道而不忘本也是說韍韠之元由也易下繫辭曰包犧氏之王天下也作為網罟以佃以漁則田漁而食伏犧時也禮運說上古之時云昔者先王食鳥獸之肉衣其羽皮是田漁而食因衣其皮也又曰後聖有作治其麻絲以為布帛易繫辭曰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然則易之布帛自黃帝始也垂衣裳服布帛初必始於黃帝其存蔽膝之象未知始自何代也禮記明堂位云有虞氏服韍言舜始作韍也尊祭服而異其名耳未必此時始存象也知冕服謂之韍者易云朱紱方來利用享祀知他服謂之韠者案士冠禮士服皮弁玄端皆服韠是他服謂之韠以冕為主非冕謂之也此欲以兩服相形故謂韍為韋韠韍之與韠祭服他服之異名耳其體制則同玉藻說玄端服之韠云韠君朱大

天祭士爵韋發首言韠句末言韋明皆以韋爲之凡韠皆
象裳色言君朱大夫素則尊卑之韠直色別而已無他飾
也其黻則有文飾焉明堂位曰有虞氏服韍夏后氏山殷
火周龍章鄭玄云韍冕服之韠也舜始作之以尊祭服禹
湯至周增以畫文後王彌飾也山取其仁可仰也火取其
明也龍取其變化也天子備焉諸侯火而下卿大夫山士
韎韋而已是說韍之飾也玉藻曰韠下廣二尺上廣一尺
長三尺其頸五寸肩革帶博二寸鄭玄云頸五寸亦謂廣
也頸中央肩兩角皆上接革帶以繫之肩與革帶廣同是
說韠之制也記傳更無韍制皆是韠義明其制與韠同經
傳作黻或作韍或作芾音義同也徐廣車服儀制曰古者
韍如今蔽膝戰國連兵以韍非兵飾去之漢明帝復制韍
天子赤皮蔽膝蔽膝古韍也然則漢世蔽膝猶用赤皮魏
晉以來用絳紗爲之是其古今異也以其用絲故字或有
爲紱者天子之笏以玉爲之故云珽玉笏也管子云天子
執玉笏以朝日是有玉笏之文也據之有笏者玉藻云凡

有指畫於君前用笏造受命於君前則書於笏釋名曰笏忽也君有命則書其上備忽忘也或曰簿可以簿疏物也徐廣車服儀制曰古者貴賤皆執笏即今手板也然則笏與簿手板之異名耳蜀志秦宓見太守以簿擊頰則漢魏以來皆執手板故云若今吏之持簿玉藻云笏畢用也因飾焉言貴賤盡皆用笏因飾以示尊卑其上文云笏天子以球玉諸侯以象大夫以魚須文竹士竹本象可也鄭玄云球美玉也文猶飾也大夫士飾竹以爲笏不敢與君並用純物是其尊卑異也大夫與士笏俱用竹大夫以魚須飾之士以象骨爲飾不敢純用一物所以下人君也用物既殊體制亦異玉藻云天子搢珽方正於天下也諸侯荼前詘後直讓於天子也大夫前詘後詘無所不讓也鄭玄以爲謂之珽珽之言珽然無所屈前後皆方正也荼讀爲舒懦所長在前也圜殺其首屈於天子也大夫上有天子下有己君故首末皆圜前後皆讓是其形制異也其長則諸侯以下與天子又異珽一名大圭周禮典瑞云王晉大

圭以朝日是也冬官考工記云大圭長三尺天子服之是天子之珽長三尺也玉藻云笏度二尺有六寸短於天子荼諸侯以下度分皆然也

帶裳幅舄

帶革帶也衣下曰裳幅若今行縢者舄複履

注帶革至複履　正義曰下有鞶是紳帶知此帶爲革帶玉藻革帶博二寸鄭云凡佩繫於革帶白虎通云男子有鞶革者示有金革之事然則示有武事故用革爲帶帶爲佩也昭十二年傳云裳下之飾也經傳通例皆上衣下裳故云衣下曰裳幅與行縢今古之異名故云若今行縢詩云邪幅在下毛傳曰幅偪也所以自偪束也鄭箋云邪幅如今行縢也偪束其脛自足至膝故曰偪也然則行而偪足故名行縢邪纏束之故名邪幅舄者屨之小別鄭玄周禮屨人注云複下曰舄禪下曰屨然則舄之與屨下有禪複爲異屨是總名故云舄複履謂其複下也鄭玄又云天子諸侯吉事皆舄赤舄者冕服之舄白舄者皮弁之舄黑舄者玄端之舄其士皆著屨纁屨者爵弁之屨白屨者皮弁之屨黑屨者玄端之屨其卿大

夫服冕者亦赤舄弁服則屨其王后褘衣玄舄褕狄青舄
闕狄赤舄鞠衣黃屨展衣白屨褖衣黑屨其諸侯夫人及卿
大夫之妻合衣狄者皆舄其餘皆屨其舄之飾用對方
之色赤舄黑飾是也屨之飾用比方白屨黑飾是也衡
紞紘綖衡維持冠者紞冠之垂者紘纓從下而上者綖冠上覆疏注衡維至上覆正義曰此四
物者皆冠之飾也周禮追師掌王后之首服追衡笄鄭司農
云衡維持冠者鄭玄云祭服有衡垂于副之兩旁當耳其下
以紞縣瑱彼婦人首服有衡則男子首服亦然冠由此以
得支立故云維持冠者追者治玉之名王后之衡以玉爲
之故追師掌焉弁師掌王之五冕弁及冕皆用玉笄則天子
之衡亦用玉其諸侯以下衡之所用則未聞紞者縣瑱之繩
垂於冠之兩旁故云冠之垂者魯語敬姜曰王后親織玄紞
則紞必織線爲之若今之絛繩鄭玄詩箋云充耳謂所以縣
瑱者或名爲紞織之人君五色臣則三色是也絛必雜色而
魯語獨言玄者以玄是天色故特言之非謂純玄色也紘纓

皆以組爲之所以結冠於人首也纓用兩組屬之於兩旁結之於頷下垂其餘也紘用一組從下屈而上屬之於兩旁垂其餘也紘纓同類以之相形故云紘纓從下而上者弁師掌王之五冕皆玉笄朱紘祭義稱諸侯冕而青紘士冠禮緇纚布冠青組纓皮弁笄爵弁笄緇組纓鄭玄云有笄者屈組爲紘垂爲飾無笄者纓而結其絛以其有笄者用紘力少故從下而上屬之無笄者用纓力多故從上而下結之冕弁皆有笄故用紘緇布冠無笄故用纓也魯語稱公侯夫人織紘綖知紘亦織而爲之士冠禮言組纓組紘知天子諸侯之紘亦用組也綖冠上覆者冕以木爲幹以玄布衣其上謂之綖論語尚書皆云麻冕知其當用布也弁師掌王之五冕皆玄冕知其色用玄也孔安國論語注言績麻三十升布以爲冕即是綖也鄭玄玉藻注云延冕上覆也此云冠上覆者冠冕通名故此注衡及紞皆以冠言之其實爲冕飾也

昭其度也 尊卑各有制度

【疏】注尊卑各有制度 正義曰此

上十二物者皆是明其制度袞伯思及則言繇次第也鄭
玄覲禮注云上公袞無升龍天子有升龍有降龍是袞有
度也冕則公自袞以下侯伯自鷩以下毳冕有度也黻則
諸侯大以下卿大夫山是黻有度也玄則王象不同長短
有異是其有度也袞冕鷩冕袞四章毳冕希冕二章是
裳有度也鄭玄屨人注云王吉服有三等赤舄為上冕
服之舄下有白舄黑舄王后祭服舄有三等玄舄為上禕
衣之舄下有青舄赤舄是舄有度也紞則人君五色臣則
三色是紞有度也天子朱紘諸侯青紘是紘有度也其帶
幅衡紞則無以言之傳言昭其度也明其尊卑各有制度

藻率鞞鞛音　藻率以韋為之所以藉玉也王五采公侯伯三采子男二采鞞佩刀削上飾鞛下飾

注藻率至下飾　正義曰鄭玄覲禮注云繅所以藉
玉以韋衣木廣袤各如其玉之大小典瑞注云繅有
五采文所以薦玉木為中幹用韋衣而畫之此言以韋為
之指木上之韋其實木為幹也禮之言繅皆有玉非文大

行人謂之繅藉曲禮單稱藉故知所以藉玉也大行人云
公執桓圭九寸繅藉九寸知大小各如其玉也大行人注
云繅藉以五采韋衣板若奠玉則以藉之是由有奠之時
須有繅以之藉玉故小大如玉耳典瑞職曰王執鎮圭繅
藉五采五就以朝日公執桓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繅皆
三采三就子執穀璧男執蒲璧繅皆二采再就以朝覲宗
遇會同于王是王五采公侯伯三采子男二采也凡言五
采者皆謂玄黃朱白蒼三采朱白蒼二采朱綠就成也五
就謂五帀每一帀爲一就也禮之言藻其文雖多典瑞大
行人聘禮覲禮皆單言藻或云繅藉未有言繅率者故服
虔以藻爲畫藻率爲刷巾杜以藻率爲一物者以拭物之
巾無名率者服言禮有刷巾事無所出且哀伯謂之昭數
固應禮之大者寧當舉拭物之巾與藻藉爲類故知藻率正
是藻之複名藻得稱爲藻藉何以不可名爲藻率也王肅說
帶之制曰士練帶率下辟凡帶有率無箴功鄭玄云士以下
皆禪不合而緈積如今作幓頭爲之也然則禪而不合縫緈

其邊謂之爲率此以韋衣木並夾疏積其邊故稱率也鄭
司農與瑞注讀繅爲藻率之藻似亦藻率共爲藻也詩曰
鞞琫容刀故知鞞鞛佩刀削之飾也少儀云刀授穎削授
拊削是刀之類故與刀連言之鞞鞛二名明飾有上下先
鞞後鞛故知鞞爲上飾鞛爲下飾劉君以毛詩傳下曰鞞
上曰琫而規杜氏但鞞鞛或上或下俱是無正文不可以
規杜過也

鞶厲游纓 鞶紳帶也一名大帶厲大帶之垂者游旌旗之游纓在馬膺前如索帬

疏 注鞶紳至索帬 正義曰易訟卦上九或錫之鞶帶
知鞶即帶也以帶束要垂其餘以爲飾謂之紳上帶
爲革帶故云鞶紳帶所以別上帶也玉藻說帶云大夫大
帶是一名大帶也詩毛傳云厲帶之垂者故用毛說以爲
厲大帶之垂者也大帶之垂者名之爲紳而復名爲厲者
紳是帶之名厲是垂之貌詩稱垂帶而厲是厲爲垂貌也
玉藻稱天子素帶朱裏終辟諸侯素帶不朱裏大夫玄華
辟垂帶皆博四寸上帶博二寸再繚四寸緇辟下垂實服

等說鞶爲皆與杜同唯鄭玄獨異禮記內則注以鞶爲小
囊讀厲如裂繻之裂言鞶囊必裂繒緣之以爲飾案禮記
稱男鞶革女鞶絲鞶是帶之別稱遂以鞶爲帶名言其帶
革帶絲耳鞶非囊之號也禮記又云婦事舅姑施縏袠袠
是囊之別名今人謂裹背之物爲袠言其施帶施囊耳其
縏亦非囊也若以縏爲小囊則袠是何器若袠亦是囊則
不應帶二囊矣以此知鞶即是紳帶爲得其實游是旗之
垂者旆之別名九旗雖各有名而旌旗爲之揔號故云旌
旗之游也案巾車王建大常十有二斿又大行人云上公
九斿侯伯七斿子男五斿其孤卿建旜大夫士建物其斿
各如其命數其鳥旟則七斿熊旗則六斿龜旐則四斿故
考工記云鳥旟七斿以象鶉火熊旗六斿以象伐龜旐四
斿以象營室是也鄭司農巾車注云禮家說曰纓當胷以
削革爲之鄭玄云纓今馬鞅是纓在馬膺前也服虔云纓
如索帬今乘輿大駕有之然則漢魏以來大駕之爲膺有
索帬是纓之遺象故云如索帬也案巾車王路樊纓十有

再就鄭玄注云樊及纓皆以五采罽飾之金路樊纓九就象路樊纓七就革路條纓五就鄭玄云其樊及纓以條絲飾之木路前樊鵠纓鄭玄云以淺黑飾韋爲樊鵠色飾韋爲纓不言就數飾與革路同

昭其數也

尊卑各有數

疏注尊卑各有數　正義曰藻有五采三采之異是藻率有數也毛詩傳說容刀之飾云天子玉琫而珧珌諸侯璗琫而璆珌是鞞鞛有數也玉藻云紳長制士三尺有司二尺有五寸又大夫以上帶廣四寸士廣二寸是帶有數也王路十二斿金路九斿是斿有數也王路纓十有二就金路纓九就是纓有數也數之與度大同小異度謂限制數謂多少言其尊卑有節數也

火龍黼黻

火畫火也龍畫龍也白與黑謂之黼形若斧黑與青謂之黻兩己相戾

疏注火畫至相戾　正義曰考工記畫繢之事云火以圜鄭司農云爲圜形似火也鄭玄云形如半環然又曰水以龍鄭玄云龍水物畫水者并畫龍是衣有畫火畫龍也白

與黑謂之黼黑與青謂之黻考工記文也其言形若斧兩已相戾相傳爲說孔安國虞書傳亦云黼若斧形黻爲兩已相背是其舊說然也周世衰冕九章傳唯言火龍黼黻四章者略以明義故文不具衮衣之所畫龍先於火今火先於龍知其言不以次也**昭其文也**以文章明貴賤**五色比象昭其物也**車服器械之有五色皆以比象天地四方以示器物不虛設

【疏】注車服至虛設　正義曰考工記云畫繢之事雜五色東青南赤西白北黑天玄地黃是其比象天地四方也比象有六而言五者玄在赤黑之閒非別色也昭二十五年傳云九文六采言采色有六故注以天地四方六事當之五行之色爲五色加天色則爲六故五色六采互相見也昭其物者以示物不虛設必有所象其物皆象五色故以五色明之

錫鸞和鈴昭其聲也錫在馬額鸞在鑣和在衡鈴在旂動皆有鳴聲

【疏】注錫在至

鳴聲　正義曰鄭玄巾車注云鍚馬面當盧刻金爲之所謂鏤鍚也詩箋云眉上曰鍚刻金飾之今當盧也然則鍚在眉上故云在馬額也詩稱輶車鸞鑣知鸞在鑣也鑣在馬口兩旁衡在服馬頸上鸞和亦鈴也以處異故異名耳爾雅釋天說旌旂有鈴曰旂李巡曰以鈴置旐端是鈴在旂也鍚在馬額鈴在旂先儒更無異說其鸞和所在則皆說不同毛詩傳曰在軾曰和在鑣曰鸞韓詩內傳曰鸞在衡和在軾前鄭玄經解注取韓詩爲說秦詩箋云置鸞於鑣異於乘車也其意言乘車之鸞在衡田車之鸞在鑣及商頌烈祖之箋又云鸞在鑣是疑不能定故兩從之也案考工記輪崇車廣衡長參如一則衡之所容唯兩服馬耳詩辭每言八鸞當謂馬有二鸞鸞若在衡衡唯兩馬安得置八鸞乎以此知鸞必在鑣鸞既在鑣則和當在衡經傳不言和數未知和有幾也四者皆以金爲之故動則皆有鳴聲也

三辰旂旗昭其明也　三辰日月星也畫於旂旗象天之明



注三辰至之明　正義曰春官神士掌三辰之法鄭玄亦以爲日月星也謂之辰辰時也日以照晝月以照夜星則運行於天昏明遞帀而正所以示民早晚民得取爲時節故三者皆爲辰也三辰是天之光明照臨天下故畫於旌旗象天之明也九旗之物唯日月爲常不言畫星者蓋大常之上又畫星也穆天子傳稱天子葬盛姬建日月七星蓋畫北斗七星也案司常交龍爲旂熊虎爲旗不畫三辰而云三辰旂旗者旂旗是九旗之總名可以統大常故舉以爲言也

夫德儉而有度登降有數登降謂上下尊卑文物以紀之聲明以發之以臨照百官百官於是乎戒懼而不敢易紀律今滅德立違謂立華督違命之臣而寘其賂器於大廟以明示百官

百官象之其又何誅焉國家之敗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寵賂章也郜鼎在廟章孰甚焉武王克商遷九鼎于雒邑九鼎殷所受夏九鼎也武王克商乃營雒邑而後去之又遷九鼎焉時但營雒邑未有都城至周公乃卒營雒邑謂之王城即今河南城也故傳曰成王定鼎於郟鄏

疏注九鼎至郟鄏　正義曰據宣三年傳知九鼎是殷家所受夏九鼎也戰國策稱齊救周求九鼎顏率謂齊王曰昔周伐殷而取九鼎一鼎九萬人挽之九九八十一萬人挽之挽鼎人數或是虛言要知其鼎有九故稱九鼎也知武王遷九鼎於洛邑欲以爲都者鼎者帝王所重相傳以爲寶器戎衣大定之日自可遷置西周乃從九鼎處于洛邑故知本意欲以爲都又以尚書洛誥說周公營洛邑則知武王但有遷意周公乃卒

營之地理志云河南縣故郟鄏地也武王遷九鼎焉周公
致大平營以爲都是爲王城至平王居之言即今河南城
者晉時猶以爲河南縣
成王定鼎宣三年傳文 義士猶或非之 蓋伯夷之屬 疏
注蓋伯夷之屬 正義曰史記伯夷列傳曰伯夷叔齊孤
竹君之二子也讓國俱逃歸周及至西伯卒武王東伐紂
伯夷叔齊叩馬諫曰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謂孝乎以臣
伐君可謂仁乎左右欲兵之大公曰此義人也扶而去之
武王既平殷夷齊恥之不食周粟隱於首陽山采薇而食
之作歌曰登彼西山兮爰采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
矣檢書傳之說非武王者
唯此人故知是伯夷之屬 而況將昭違亂之賂器
於大廟其若之何公不聽周內史聞之曰
臧孫達其有後於魯乎君違不忘諫之以

德內史周大夫官也僖伯諫隱觀魚其子哀伯諫桓納鼎積善之家必有餘慶故曰其有後於魯疏注內史至於魯　正義曰周禮春官內史中大夫是周大夫官也積善之家必有餘慶易文言文也秋七月

杞侯來朝不敬杞侯歸乃謀伐之蔡侯鄭伯會于鄧始懼楚也楚國今南郡江陵縣北紀南城也楚武王始僭號稱王欲害中國蔡鄭姬姓近楚故懼而會謀疏注楚國至會謀　正義曰地理志云南郡江陵縣故楚郢都楚文王自丹陽徙此世本云楚鬻熊居丹陽武王徙郢宋仲子云丹陽在南郡枝江縣今南郡江陵縣北有郢城史記稱文王徙都于郢地理志依史記為說此時當楚武王也譜云楚芊姓顓頊之後也其後有鬻熊事周文王早卒成王封其曾孫熊繹於楚以子男之田居丹陽今南郡枝江是也熊達始稱武王武王十九年魯隱公之元年也武王居郢

今江陵是也昭王徙鄀惠王八年獲麟之歲也惠王二十一年春秋之傳終矣惠王五十七年卒自惠王以下十一世二百九年而秦滅之楚世家稱武王使隨人請王室尊吾號王弗聽還報楚楚王怒乃自立爲楚武王是楚武王始僭號稱王也劉炫云號爲武武非謚也

九月入杞討不敬也公及戎盟于唐脩舊好也惠隱之好冬公至自唐告于廟也凡公行告于宗廟反行飲至舍爵策勳焉禮也爵飲酒器也既飲置爵則書勳勞於策言速紀有功也

【疏】冬公至禮也　正義曰凡公行者或朝或會或盟或伐皆是也孝子之事親也出必告反必面事死如事生故出必告廟反必告至不言告禰廟而言告宗廟者諸廟皆告非獨禰也禮記曾子問曰諸侯適天子必告于祖奠于禰命祝史告于

宗廟諸侯相見必告于禰命祝史告于五廟反必親告于
祖禰乃命祝史告至于前所告者由此而言諸侯朝天子
則親告祖禰祝史告餘廟朝鄰國則親告禰祝史告餘廟
其路遠者亦親告祖故於其反也言告于祖禰明出時亦
告祖也出時不言祖者鄭玄云道近或可以不親告祖明
道遠者亦親告祖矣雖親與不親而諸廟皆告故摠言告
于宗廟也曾子問曰凡告用制幣反亦如之則出入皆以
幣告也但出則告而遂行反則告訖又飲至故行言告廟
反言飲至以見至有飲而行無飲也飲至者嘉其行至故
因在廟中飲酒爲樂也襄十三年傳曰公至自晉孟獻子
書勞于廟禮也書勞策勳其事一也舍爵乃策勳策勳當
在廟知飲至亦在廟也彼公至自晉朝還告廟也此公至
自唐盟還告廟也十六年公至自伐鄭傳曰以飲至之禮
伐還告廟也三者傳皆言禮知朝會盟伐告廟禮同傳所
以反覆凡例也朝還告至而獻子書勞則策勳者非唯討
伐之勳雖常事有以安國寧民或亦書功于廟也公行告

至必以嘉會昭告祖禰有功則舍爵策勳無功則告事而已無不告也反行必告而春秋公行一百七十六書至者唯八十二耳其餘不書者釋例曰凡公之行不書至者九十有四皆不告廟也隱公之不告謙也餘公之不告慢於禮也慢於謚者舉大例言耳其中亦應有心實非慢而不宜告者若行有恥辱衆是爲榮則克躬罪己不以告廟非爲慢於禮也若事實可恥而不以爲恥反行告廟則史亦書之宣五年傳曰公如齊高固使齊侯止公請叔姬焉夏公至自齊書過也釋例曰執止之辱厭尊毀列所以累其先君忝其社稷固當克躬罪己不以嘉禮自終宣公如齊既已見止連昏於鄰國之臣而行飲至之禮故傳曰書過也是不應告而告故書之以示過也釋例又曰桓公之喪至自齊此則死還告廟而書至者也莊公違禮如齊觀社用飲至之禮此則失禮之書至者也宣公黑壤之會以賂免諱不書盟而復書至亦諱不以見止告廟也襄公至自晉此則榮還而書至者也昭公至自齊居于鄆此則宜告

而書至者也諸書至皆告廟啓反或即實而言或有所諱
辟傳於伐見飲至之禮於宣見書過之譏於朝見書勞于
廟與此三者以包其他行也傳十六年公會諸侯于淮未
歸而取項齊人以爲討而止公十七年秋聲姜以公故會
齊侯于卞公始得歸而書公至自會是諱其見止而以會
告廟故傳曰猶有諸侯之事焉凡諱之是諱止而以會告
也諸侯盟者必在會後皆書公至自會不言公至自盟者
以盟是因會而爲之初必以會徵衆公行以會告廟故還
以會告至雖并以盟告亦不云至自盟爲行時不以盟告
故也僖二十八年公會諸侯于温遂圍許經書公至自圍
許襄十年公會諸侯于柤遂滅偪陽經書公至自會二文
不同釋例曰諸若此類事勢相接或以始致或以終致蓋
時史之異耳無他義也定十二年公至自圍成行不出竟
而亦告廟者釋例曰陪臣執命大都偶國仲由建墮三都
之計而成人不從故公親伐之雖不越竟勳衆興兵大其
事故出入皆告于廟也　注爵飲至功也　正義曰韓詩

説一升曰爵爵盡也足也二升曰觚觚寡也飲當寡以三升曰觶觶適也飲當自適四升曰角角觸也飲不自適觸罪過也五升曰散散訕也飲不自節為人謗訕也揔言曰爵其實曰觴觴餉也然則飲觴之器其名有五而揔稱為爵案燕禮爵用觚觶此飲至之爵不過用觚觶而已為人君者賞不踰月欲民速覩為善之利故舍爵即書勞於策言速紀有功也

特相會往來稱地讓事也特相會公與一國會也會必有主二人獨會則莫肯為主兩讓會事不成故但書地自參以上則往稱地來稱會成事也成會事

初晉穆侯之夫人姜氏以條之役生大子命之曰仇條晉地大子文侯也意取於戰相仇怨其弟以千畝之戰生命之曰成師桓叔

也西河界休縣南有地名千畝意取能成其衆 疏 千畝之戰 正義曰案周本紀宣王三十九年王與姜戎戰于千畝取此戰事以爲子名也

師服曰異哉君之名子也師服晉大夫夫名以制義名之必可言也義以出禮禮從義出禮以體政政以禮成政以正民是以政成而民聽易則生亂反易禮義則亂生也 疏 夫名至生亂 正義曰出口爲名合宜爲義人之出言使合於事宜故云名以制義依義而行所以生出禮法故云義以出禮復禮而行所以體成政教故云禮以體政以禮爲政以正下民故云政以正民今晉侯名子不得其宜違教照所政川政不以禮則民各有心故爲階非亂也

嘉耦曰妃怨耦曰仇古之命也自古有此言今君命大

子曰仇弟曰成師始兆亂矣兄其替乎穆侯

愛少子桓叔俱取於戰以為名所附意異故師服注
知桓叔之黨必盛於晉以傾宗國故因名以諷諫穆
侯至諷諫　正義曰大子與桓叔雖並因戰為名而所附
意異仇取於戰相仇怨成師取能成師衆緣名求義則大
子多怨仇而成師有徒衆穆侯本立此名未必先生此意
但寵愛少子於時已著師服知桓叔將盛故推此理因
解其名以為諷諫欲使之强幹弱枝耳人臣規諫若無端
緒濡何致言以申己志非謂人之立名必將有驗而何休
謂左氏說有興亡由立名善惡引
后稷名棄為膏肓以難左氏非也

惠之二十四年晉始亂故封桓叔于曲沃惠魯惠公也晉文侯卒子
昭侯元年危不自安封成
師為曲
沃伯

靖侯之孫欒賓傅之靖侯桓叔之高祖父
言得貴寵公孫為傅

相【疏】注靖侯至傳相　正義曰案晉世家靖侯生僖侯
僖侯生獻侯獻侯生穆侯穆侯生桓叔靖侯是桓
叔之高祖也史傳稱祖皆云祖父故謂高祖爲高祖父非
高祖之父也特云靖侯之孫則知傳意言其得貴寵公孫
爲傅相也此人之後遂爲欒氏蓋其父字欒　師服曰吾聞國家之立也
本大而末小是以能固故天子建國立諸侯也
諸侯立家卿大夫稱家　卿置側室側室衆子也得立此一官【疏】
注側室至一官　正義曰禮記文王世子云公若有出疆
之政庶子守公宮正室守大廟鄭玄云正室適子也正室
是適子故知側室是衆子言其在適子之旁側也文十二
年傳曰趙有側室曰穿是卿得立此官也卿之家臣其數
多矣獨言立此一官者其餘諸官事連於國臨時選用異
姓皆得爲之其側室一官必用同族是卿禄所及唯知宗

事故特言之案世族譜趙穿是夙之庶孫於趙盾爲從父
昆弟而爲盾側室然選其宗之庶者而爲之未必立術之
親弟

大夫有貳宗適子爲小宗次者爲貳宗以相輔貳

【疏】注適子至輔貳　正義曰禮有大宗小宗天子諸侯之庶子謂之別子及異姓
受族爲後世之始祖者世適承嗣百世不遷謂之大宗爲
父後者諸弟宗之五世則遷謂之小宗五世遷者謂高祖
以下喪服未絕其繼高祖之適則緦服之內共宗之其繼
曾祖之適則小功之內共宗之繼祖繼禰所宗及亦然故
鄭玄喪服小記注云小宗有四或繼高祖或繼曾祖或繼
祖或繼禰皆至五世則遷以緦服既窮不相宗敬故疏即
遞遷也禮記大傳曰有百世不遷之宗有五世則遷之宗
百世不遷者別子之後也宗其繼別子之所自出者百世
不遷者也宗其繼高祖者五世則遷者也是言大宗小宗
之別也大夫身是適子爲小宗故其次者爲貳宗以相輔
助爲副貳亦立之爲此官也杜知非大宗而云小宗者以

其大夫不必皆是大宗據爲小宗者多故杜言之也若大夫身爲大宗亦止得立貳宗官耳禮記據公族爲說故言別子爲祖主說諸侯庶子耳其實異姓受族亦爲始祖其繼者亦是大宗但記文不及之耳沈云適子爲小宗謂是大夫之身爲小宗次者爲貳宗謂大夫庶弟貳宗與側室爲例皆是官名與五宗別

士有隸子弟士卑自以其子弟爲僕隸

庶人工商各有分親皆有等衰庶人無復尊卑以親疏爲分別也衰殺也

是以民服事其上而下無覬覦下不冀望上位

今晉甸侯也而建國本既弱矣其能久乎諸侯而在甸服者

䟽注諸侯至服者 正義曰周公斥大九州廣土萬里制爲九服邦畿方千里其外每五百里謂之一服侯甸男采衛要六服爲中國夷鎮蕃三服爲夷狄大司馬謂之九

言其有期限也大行人謂之九服言其服事王也如其[illegible]計甸服內畔尚去京師千里晉距王城不容此數而得但甸服者周禮設法耳土地之形不可方平如圖未必每服皆如其數也地理志云初雒邑與宗周通封畿東西長南北短短長相覆爲千里是王畿不正方也志又云東都方六百里半之爲三百里外有侯服五百里爲八百里計晉都在大原去洛邑近八百里也畿既不方服必差跌故晉在甸服也

惠之三十年晉潘父弒昭侯而納桓叔不克潘父晉大夫也昭侯文侯子晉人立孝侯昭侯子也惠之四十五年曲沃莊伯伐翼弒孝侯莊伯桓叔子翼晉國所都翼人立其弟鄂侯鄂侯生哀侯鄂侯以隱五年奔隨其年秋王立哀侯于翼哀侯侵陘

庭之田陘庭翼南鄙邑陘庭南鄙啓曲沃伐翼

春秋正義卷第五

春秋正義卷第六　桓公

國子祭酒上護軍曲阜縣開國子臣孔穎達等奉
勑撰



經三年春正月公會齊侯于嬴經之首時必書王明此歷天王之所班也其或廢法違常失不班歷故不書王嬴齊邑今泰山嬴縣

疏注經之至嬴縣　正義曰相公元年二年十年十八年凡四年於春有王九年春無王無月其餘十三年雖春有月悉皆無王穀梁傳曰桓無王其曰王何也謹始也其曰無王何也桓弟弒兄臣弒君天子不能定諸侯不能救百姓不能去以爲無王之道遂可以至焉爾元年有王所以治桓也二年有王正與夷之卒也十年有王正終生之卒也十八年書王范甯注云此

年書王以王法終始治桓之事先儒多用穀梁之説賈逵云不書王弑君易祊田成宋亂無王也元年治桓二年治督十年正曹伯十八年終始治桓杜以正是王正歷從王出故以爲王者班歷史乃書王明此歷天王之所班也其或廢法違常失不班歷則諸侯之史不得書王言此十三年無王皆王不班歷故也劉炫規過云然天王失不班歷經不書王乃是國之大事何得傳無異文又昭二十三年以後王室有子朝之亂經皆書王豈是王室猶能班歷又襄二十七年再失閏杜云魯之司歷頓置兩閏又哀十三年十二月螽杜云季孫雖聞仲尼之言而不正歷如杜所注豈既天王所班魯人何得擅改又子朝奔楚其年王室方定王位猶且未定諸侯不知所奉復有何人尚能班歷昭二十三年秋乃書天王居于狄泉則其春未有王矣時未有王歷無所出何故其年亦書王也若春秋之歷必是天王所班則周之錯失不關於魯魯人雖或知之無由輒得改正襄二十七年傳稱司歷過再失閏者是周司歷也魯

司歷也而杜釋例云魯之司歷始覺其謬頓置兩閏以應天正若歷爲王班當一論王命寧敢專置閏月改易歲年哀十二年十二月螽仲尼曰火猶西流司歷過也杜於釋例又云季孫雖聞此言猶不即改明年復螽於是始悟十四年春乃置閏欲以補正時歷既言歷爲王班又稱魯人輒改改之不憚於王亦復何須王歷杜之此言自相矛楯以此立說難得而通又案春秋經之闕文甚多其事非一亦如夫人有氏無姜有姜無氏及大雨霖麕咎如潰之類也此無王者正是闕文耳今刪定知此不書王非是經之闕文必以爲失不班歷者杜之所據雖無明文若必闕文止應一事兩事而已不應一公之內十四年並闕王字杜以周禮有頒告朔于邦國都鄙以有成文故爲此說但齊桓晉文以前翼戴天子王室雖微猶能班歷至靈王景王以後王室卑微歷或諸侯所爲亦遥稟天子正朔所以有子朝之亂經仍稱王不責人所不得也猶如大夫之卒公疾在外雖不與小斂亦同書日之限然則司歷之過魯史

所改據此而言有何可責劉君不尋此言橫生異同以規杜過恐非其義也夏齊侯衛侯胥命于蒲申約言以相命而不歃血也蒲衛地在陳留長垣縣西南六月公會杞侯于郕秋七月壬辰朔日有食之既無傳既盡

也歷家之說謂日光以望時遥奪月光故月食日月同會月奄日故日食食有上下者行有高下日光輪存而中食者相奄密故日光溢出皆既者正相當而相奄間疏也然聖人不言月食日而以自食爲文闕於所不見

疏注既盡至不見　正義曰食既者謂日光盡也故云既盡也月體無光待日照而光生半照即爲弦全照乃成望望爲日光所照反得奪月光者歷家之說當日之衝有大如日者謂之闇虛闇虛當月則月必滅光故爲月食張衡靈憲曰當日之衝光常不合是謂闇虛在星則星微遇月則月食是言日奪月光故月食也是日奪月光則應每望

常食而望亦有不食者由其道度異也日月異道有時而交交則相犯故日月遞食交在望前朔則日食望則月食既交在望後望則月食後月朔則日食交正在朔則日食既前後望不食交正在望則月食既前後朔不食大率一百七十三日有餘而道始一交非交則不相侵犯故朔望不常有食也道不正交則日斜照月故月光更盛道若正交則日衝當月故月光即滅譬如火斜照水日斜照鏡則水鏡之光旁照他物若使鏡正當日水正當火則水鏡之光不能有照日之奪月亦猶是也日月同會道度相交月揜日光故日食日奪月光故月食言月食是日光所衝日食是月體所映故日食常在朔月食常在望也食有上下者行有高下謂月在日南從南入食南下北高則食起於下月在日北從北入食則食發於高是其行有高下故食不同也故異義云月高則其食虧於上月下則其食虧於下也日月之體大小正同相揜密者二體相近正映其形故光得溢出而中食也相揜疏者二體相遠月近而日遠自

人望之則月之所映者廣故日光不復能見而日食旣也日食者實是月映之也但日之所在則月體不見聖人不言月來食日而云有物食之以自食為文闕於所不見也

公子翬如齊逆女

禮君有故則使卿逆

疏 注禮君至卿逆 正義曰天子尊無與敵不自親逆使卿逆而上公臨之諸侯則親逆有故得使卿八年祭公逆王后于紀傳曰禮也是當使人天子不親逆也襄十五年傳曰官師從單靖公逆王后于齊卿不行非禮也是知天子之禮當使卿逆而上公臨之也禮記哀公問曰冕而親迎不已重乎孔子對曰合二姓之好以繼先聖之後以為天地宗廟社稷之主君何謂已重乎此對哀公指言魯事是諸侯正禮當親逆也莊二十四年公如齊逆女丘明不為之傳以其得禮故也文四年逆婦姜于齊傳曰卿不行非禮也以卿不行為非禮知君有故得使卿逆也

九月齊侯送姜氏于讙

讙魯地濟北蛇丘縣西有下讙亭巳去齊國故

不言女未至於曾故不稱夫人公會齊侯于讙無傳夫人姜氏至自齊無傳告於廟也不言翬以至者齊侯送之公受之於讙冬齊侯使其弟年來聘有年無傳五穀皆熟書有年

疏有年正義曰年訓爲稔謂歲爲年者取其歲穀一熟之義故禾稼既收農功畢入以其歲豐於常故史書有年於策此書有年宣十六年書大有年穀梁傳曰五穀皆熟爲有年五穀大熟爲大有年杜取穀梁爲說其義亦當然也周禮疾醫以五穀養病鄭玄云五穀麻黍稷麥豆即月令五時所食穀也賈云桓惡而有年豐異之也言有非其所宜有案昭元年傳曰國無道而年穀和熟天贊之也是言歲豐爲佐助之非妖異之物也君行既惡澤不下流遇有豐年輒以爲異是則無道之世唯宜有大饑不宜有豐年非上天祐民之本意也且言有不宜有傳無其說釋例曰劉賈許因有年大有年之經有鸜鵒來巢

書所無之傳以爲經諸言有皆不宜有之辭也據經螟螽不書有傳發於魯之無鸛鵒不以有字爲例也經書十有一年十有一月不可謂不宜有此年不宜有此月也螟螽俱是非常之災亦不可謂其宜有也

傳三年春曲沃武公伐翼次于陘庭韓萬御戎梁弘爲右武公曲沃莊伯子也韓萬莊伯弟也御戎僕也右戎車之右疏傳注武公至之右　正義曰武公莊伯子韓萬莊伯弟世本世家文也周禮戎僕掌馭戎車戎右掌戎車之兵革使故知御爲戎僕右是戎車之右也

逐翼侯于汾隰汾隰汾水邊疏注汾隰汾水邊　正義曰釋例曰汾水出大原故汾陽縣東南至晉陽縣西南經西河平陽至河東汾陰縣入河爾雅釋地云下溼曰隰知汾隰汾水邊也

驂絓而止驂騑馬疏注驂騑馬　正義曰說文云騑驂旁

馬是騑驂爲一也初駕馬者以二馬夾轅而巳又駕一馬與兩服爲參故謂之驂又駕一馬乃謂之駟故說文云驂駕三馬也駟一乘也兩服爲主以漸參之兩旁二馬遂名爲驂故揔舉一乘則謂之駟指其騑馬則謂之驂詩稱兩驂如舞二馬皆稱驂禮記稱說驂而賻之一馬亦稱驂是本其初參遂以爲名也驂馬在衡外挽靷每絓於木由頸不當衡故也名騑者以駟馬有騑騑之容故必儀云騑騑翼翼是也夜獲之及欒共叔共叔桓叔之傳臬賓之子也身傅翼侯父子各殉所奉之主故并見獲而死會于嬴成昏于齊也公不由媒介自與齊侯會而成昏非禮也疏注公不至禮也　正義曰此成昏謂聘文姜也詩刺魯桓公不能禁制文姜云取妻如之何匪媒不得既曰得止曷又極止言桓公以媒得文姜此云不由媒者公親會齊侯必無媒也詩舉正法以刺上傳據實事以解經故不同耳夏齊侯衛侯胥

命于蒲不盟也公會杞侯于郕杞求成也二年入杞故今來求成秋公子翬如齊逆女脩先君之好故曰公子昏禮雖奉時君之命其言必稱先君以爲禮辭故公子翬逆女傳稱脩先君之好公子遂逆女傳稱尊君命互舉其義

疏注昏禮至其義　正義曰公子遂逆女傳言尊君命是奉時君之命也此言脩先君之好是稱先君爲辭也翬遂俱是逆女傳文各言其一是互舉其義昏禮納采辭曰某有先人之禮使某也請納采其納徵辭曰某有先人之禮使某也請納徵是男家辭也主人醴賓辭曰子爲事故至於某之室某有先人之禮請醴從者是女家辭也彼士禮也故稱先人若諸侯則稱先君以此知其言必稱先君以爲禮辭

齊侯送姜氏非禮也凡公女嫁于敵國姊妹

則上卿送之以禮於先君公子則下卿送之於大國雖公子亦上卿送之於天子則諸卿皆行公不自送於小國則上大夫送之

疏凡公主送之 正義曰昏以相敵爲耦先以敵國爲文然後於大國小國辨其所異姊妹於敵國猶上卿送之於大國則上卿必矣且姊妹禮於先君不以所嫁輕重雖則小國亦使上卿送也於小國則上大夫送之文承公子之下謂送公子非送姊妹也周禮序官唯有中大夫無上大夫也禮記王制曰諸侯之上大夫卿鄭玄云上大夫曰卿則上大夫即卿也又無上大夫矣而此云上大夫者諸侯之制三卿五大夫五人之中又復分爲上下成三年傳曰次國之上卿當大國之中中當其下下當其上大夫小國之上卿當大國之下卿中當其上大夫下當

其下大夫是分大夫爲上下也冬齊仲年來聘致夫人也古者女出嫁又使大夫隨加聘問存謙敬序殷勤也在魯而出則口致女在他國而來則揔曰聘故傳以致夫人釋之

疏注古者至釋之　正義曰經書來聘傳言致夫人是行聘禮而致之也故知使大夫隨加聘問得所以存謙敬序殷勤也其意言不堪事宗廟則欲以之歸也成九年季孫行父如宋致女與此事同而文異故辨之云在魯而出則曰致女在他國而來則揔曰聘是詳內略外之文傳嫌其不同故以致夫人釋之芮伯萬之母芮姜惡芮伯之多寵人也故逐之出居于魏爲明年秦侵芮張本芮國在馮翊臨晉縣魏國河東河北縣

疏注爲明至北縣　正義曰地理志云馮翊臨晉縣芮鄉故芮國也河東郡河北縣詩魏國也世芮魏皆姬姓尚書顧命成王將崩有芮伯爲卿士名湛

不見魏之初封不知何人閔元年晉獻公滅魏芮則不知誰滅之

經四年春正月公狩于郎冬獵曰狩行三驅之禮得田狩之時故傳曰書時禮也周之春夏之冬也田狩從夏時郎非國內之狩地故書地

疏注冬獵至書地　正義曰冬獵曰狩爾雅釋天文也易比卦九五王用三驅失前禽鄭玄云王者習兵於蒐狩驅禽而射之三則已法軍禮也失前禽者謂禽在前來者不逆而射之旁去又不射唯背走者順而射之不中則已是其所以失之用兵之法亦如之降者不殺奔者不禦皆爲敵不敵己加以仁恩養威之道是說三驅之事也狩獵之禮唯有三驅故知行三驅之正禮得田獵之常時故傳曰書時禮也善其得時明禮皆無違矣周之春正月建子即是夏之仲冬也周禮大司馬中冬教大閱遂以狩田是田狩從夏時也釋例曰三王異正朔而夏數爲得天雖在周代於言時舉事皆據夏正故公以

春狩而傳曰書時禮也隱五年公矢魚于棠傳曰言遠地也僖二十八年天王狩于河陽傳曰言非其地也舉地名者皆言其非地故知此郎非國內之狩地故書地也若國內狩地大野是也哀十四年傳曰西狩於大野經不書大野明其得常地故不書耳由此而言則狩于禚蒐于紅及比蒲昌閒皆非常地故書地也田狩之地須有常者古者民多地狹唯在山澤之閒乃有不殖之地故天子諸侯必於其封內擇隙地而爲之僖三十三年傳曰鄭之有原圃猶秦之有具圃也是其諸國各有常狩之處違其常處則犯害居民故書地以識之

夏天王使宰渠伯糾來聘　宰官渠氏伯糾名也王官之宰當以才授位而伯糾攝父之職出聘列國故書名以譏之國史之記必書年以集此公之事書首時以成此年之歲故春秋有空時而無事者今不書秋冬首月史闕文他皆放此

疏　注宰官至放此　正義曰周禮天官有大宰小宰宰夫知宰是官也傳言父在

故名知伯糾是名自然渠爲氏矣周禮大宰卿小宰中大夫宰夫下大夫未知伯糾是何宰也貶之乃書名則於法當書字但中下大夫例皆書字則此宰高下猶未可量故注直言王官之宰不指小宰宰夫愼疑故也詩稱濟濟多士書戒無曠庶官爲政有三擇人爲急王官之宰當以才授位今其父居官而使子攝職是王者輕侮爵位遣人則可故書名以譏之糾之出聘事由於王而貶糾者王不應授糾糾不應受使二者俱有其過貶糾亦所以責王如宰咺之比也春秋編年之書四時畢具乃得爲年此無秋冬知是史闕文也舊史先闕故仲尼因之膏肓何休以爲左氏宰渠伯糾父在故名仍叔之子何以不名又仍叔之子以爲父在稱子伯糾父在何以不稱子鄭箴之云仍叔之子者譏其幼弱故略言子不名之至於伯糾能堪聘事私覿又不失子道故名且字也鄭氏所箴與杜同云伯糾名

且字非

杜義

傳四年春正月公狩于郎書時禮也郎非狩地故書時合禮

疏注郎非至合禮　正義曰春秋之世狩獵多矣見於經者無數事焉良由得時得地則常事不書故也以獲麟在於大野得地則不書其地知地時並得則例皆不書此書公狩于郎必是有所譏刺所刺之意在於失常地也但傳於棠與河陽已云言非其地則非地之責於理已見而此狩得時恐并時亦刺駮出合禮而非禮自明故注申其意言郎非狩地唯時合禮以時合禮知地非禮也公羊傳曰常事不書此何以書譏何譏爾遠也公羊說諸侯遊戲不得過郊故有遠近之言左氏無此義要言遠者亦是譏其失常地也

夏周宰渠伯糾來聘父在故名秋秦師侵芮敗焉小之也秦以芮小輕之故爲芮所敗冬王師秦師圍魏執芮

伯以歸三年芮伯出居魏芮更立君秦爲芮所敗故以芮伯歸將欲納之

經五年春正月甲戌己丑陳侯鮑卒未同盟而書名者來赴以名故也甲戌前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己丑此年正月六日陳亂故再赴赴雖日異而皆以正月起文故但書正月愼疑審事故從赴兩書

疏注未同至兩書 正義曰僖二十三年傳例曰赴以名則亦書之捻經傳魯未與陳盟而書鮑名知其來赴以名故也隱八年蔡侯考父卒注云蓋春秋前與惠公盟故赴以名案史記年表隱之元年是陳桓公之二十三年則桓公亦得與惠公盟而云未同盟者以蔡侯之卒去惠尚近故疑與惠公盟此去惠公年月已遠且自隱公以來陳魯未嘗交好於惠公之世亦似無盟故以未同盟解之也以長歷推之知甲戌己丑別月而赴者並言正月故兩書其日而共言正月若其各以月赴亦應兩書其月但此異年之事設令兩

以月赴則當於四年云十二月甲戌陳侯鮑卒五年正月己丑陳侯鮑卒

夏齊侯鄭伯如紀外相朝皆言如齊欲滅紀紀人懼而來告故書 【疏】注外相至故書 正義曰傳言朝經言如知如即朝也下文州公如曹與此相類故云外相朝皆言如也魯出朝聘例亦言如獨言外朝者經有公朝王所以不盡云公如故獨云外也朝聘而謂之如者爾雅釋詁云如往也朝者兩君相見揖讓兩楹之間聘者使卿通問鄰國執圭以致君命據行禮而爲言也魯之君臣出適他國始行即書於策未知成禮以否經每有在塗乃復是禮失必成故直云如言其往彼國耳不果必成朝聘也公朝王所則朝訖乃書故指朝言之此齊鄭朝紀亦應朝訖乃告但略外故言如耳外相朝例不書而此獨書者傳言欲以襲紀紀人知之明其懼而告魯故書也

天王使仍叔之子來聘仍叔天子之大夫稱仍叔之子本於父字幼弱之辭也譏使童子出聘 【疏】

注仍叔至出聘■正義曰天子大夫例皆書字仍氏叔字知是天子大夫也公羊穀梁皆以仍叔之子爲父老代父從政左氏直云弱也言其幼弱不言父在則是代父嗣位非父在也伯糾身未居官攝行父事故稱名以貶之此子雖已嗣位而未堪從政故繫父以譏之譏王使童子出聘也蘇氏用公羊穀梁之義以爲父老來聘非父没義或當然

■葬陳桓公無傳城祝丘無傳齊鄭將襲紀故秋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王自爲伐鄭之主君臣之辭也王師敗不書不以告大雩傳例曰書不時也失龍見之時螽無傳蚣蝑之屬爲災故書

疏注蚣蝑至故書　正義曰釋蟲云蜇螽蜙蝑楊雄方言云舂黍謂之蚣蝑陸機毛詩疏云幽州人謂之舂箕舂箕即舂黍蝗類也長而青股鳴者或謂似蝗而小班黑其股狀如瑇瑁又五月中以兩股相切作聲聞十數步爾雅又有蟿螽土螽樊光云皆蜙蝑之屬

然則螽之種類多故言屬以包之傳

冬州公如曹

不

稱凡物不爲災不書知此爲災故書

書

奔以朝出也爲下寔來書

州公如曹

正義曰周禮

也曹國今濟陰定陶縣

疏

公之地封疆方五百里侯四百里伯三百里子二百里男一百里隱五年公羊傳曰天子三公稱公王者之後稱公其餘大國稱侯小國稱伯子男然則三公之外爵稱公者唯二王之後杞與宋耳此州公及僖五年晉人執虞公並是小國而得稱公者鄭玄王制注以爲殷地三等百里七十里五十里武王克殷雖制五等之爵而因殷三等之地及周公制禮大國五百里小國百里所因殷之諸侯亦以功黜陟之其不滿者皆益之地爲百里焉是以周世有爵尊而國小爵卑而國大者言爵尊國小蓋指此州公虞公也案虞是克商始封非爲殷之餘國鄭玄之言不可通於此矣杜之所解亦無明言唯世族譜云虞姬姓武王克商封虞仲之庶孫以爲虞仲之後處中國爲西吳後世謂之虞公服虔云春秋前以黜

以之法進爵為公未知孰是或可嘗為三公之官若號公之屬故稱公也以其無文故備言之劉炫難服云周法二王之後乃得稱公雖復周公大公之勳齊桓晉文之霸位止通侯未升上等州有何功得遷公爵若其爵得稱公士亦應廣安得爵為上公地仍小國若地被兼併爵亦宜減安得地既削小爵尚尊崇此則理之不通也　注不書至陶縣　正義曰如者朝也以朝出國不得書奔外朝不書以因來向魯故書其本也世本州國姜姓曹國伯爵譜云曹姬姓文王子叔振鐸之後也武王封之陶丘今濟陰定陶縣是也桓公三十五年魯隱公之元年也伯陽立十五年魯哀公之八年而宋滅曹地理志云濟陰郡定陶縣詩曹國是也

傳五年春正月甲戌己丑陳侯鮑卒再赴也於是陳亂文公子佗殺大子免而代之

佗桓公弟五父也稱文公子明佗非桓公母弟也免桓公大子公疾病而亂作國人分散故再赴【疏】公疾病　正義曰鄭玄論語注云病謂疾益困也夏齊侯鄭伯朝于紀欲以襲之紀人知之王奪鄭伯政鄭伯不朝奪不使知王政【疏】注奪不使知王政　正義曰隱三年傳稱王貳于虢謂欲分政於虢不復專任鄭伯也及平王崩周人將畀虢公政即周鄭交惡未得與之八年傳曰虢公忌父始作卿士于周於是始與之政共鄭伯分王政矣九年傳曰鄭伯爲王左卿士然則虢公爲右卿士與鄭伯夾輔王也此年王奪鄭伯政全奪與虢不使鄭伯復知王政故鄭伯積恨不復朝王秋王以諸伐鄭鄭伯禦之王爲中軍虢公林父將

右軍蔡人衛人屬焉虢公林父王卿士周公黑肩將左軍陳人屬焉黑肩周桓公也鄭子元請爲左拒以當蔡人衛人子元鄭公子拒方陳爲右拒以當陳人曰陳亂民莫有鬭心若先犯之必奔王卒顧之必亂蔡衛不枝固將先奔不能相枝持也既而萃於王卒可以集事從之萃聚也集成也曼伯爲右拒曼伯檀伯【疏】注曼伯檀伯　正義曰十五年傳曰鄭伯因櫟人殺檀伯昭十一年傳曰鄭京櫟實殺曼伯知一人也祭仲足爲左拒原繁高渠彌

以中軍奉公爲魚麗之陳先偏後伍伍承彌縫司馬法車戰二十五乘爲偏以車居前以伍次之承偏之隙而彌縫闕漏也五人爲伍此蓋魚麗陳法疏注司馬至陳法　正義曰史記稱齊景公之時有田穰苴善用兵景公尊之位爲大司馬六國時齊威王用兵行威大放穰苴之法乃使大夫追論古者司馬兵法而附穰苴其中凡一百五十篇號曰司馬法車戰二十五乘爲偏是彼文也五人爲伍周禮司馬序官文也戰于繻葛繻葛鄭地命二拒曰旝動而鼓旝旃也通帛爲之蓋今大將之麾也執以爲號令疏注旝旃至號令　正義曰旝之爲旃事無所出說者相傳爲然成二年傳張侯曰師之耳目在吾旗鼓進退從之是在軍之士視將旗以進退也令命二拒令旝動而鼓望旗之動鼓以進兵明旝是可觀之物又旝字從㫃旌旗之類故知旝爲

旃也周禮司常通帛爲旜故云通帛爲之謂通用一絳帛
無畫飾也鄭玄云凡旌旗有軍衆者畫異物無者帛而已
鄉遂大夫或載旜或載物衆屬軍吏無所將如鄭之意則
將不得建旃而此軍得有旃者僖二十八年傳曰城濮之
戰晉中軍風于澤亡大旆之左旃是知戰必有旃故以旝
爲旃也鄭氏之言自謂治兵之時出軍所建不廢戰陳之
上猶自用旃指麾令時爲軍猶以旌麾號令故云蓋令大
將之麾執以爲號令也賈逵以旝爲發石一曰飛石引范
蠡兵法作飛石之事以證之說文亦云建大木置石其上
發以機以追敵與賈同也案范蠡兵法雖有飛石之事不
言名爲旝也發石非旌旗之比說文載之㫃部而以飛石
解之爲不類矣且三軍之衆人多路遠發石之動何以可
見而使二拒準之爲擊鼓候
也注以旃說爲長故從之　蔡衞陳皆奔王卒亂
鄭師合以攻之王卒大敗祝聃射王中肩

王亦能軍雖軍敗身傷猶殺而不奔故言能軍祝聃請從之公曰

君子不欲多上人況敢陵天子乎苟自救

也社稷無隕多矣鄭於此收兵自退夜鄭伯使祭足

勞王且問左右祭足即祭仲之字蓋名仲字仲足也勞王問左右言鄭志在苟免王討之非也

疏注祭足至非也　正義曰隱元年傳稱祭仲上云祭仲足此云祭足十一年傳云祭封人仲足此人雖名字互見而不知孰字孰名公羊以仲為字左氏先儒亦以為字但春秋之例諸侯之卿嘉之乃書字十一年經書祭仲而事無可嘉注意以仲為名故云名仲字仲足釋例曰伯仲叔季固人字之常然古今亦有以為名者而公羊守株專謂祭氏以仲為字既謂之字無辭以善之因託以行權人臣而善其行權逐君是亂人倫壞大教也說左

氏者知其不可更云鄭人嘉之以字告故書字此爲因有告命之例欲以苟免未是春秋之實也宰渠伯糾蕭叔大心皆以伯叔爲名則仲亦名也傳又曰祭仲足或偏稱仲或偏稱足蓋名仲字足也是辨其名仲之意也凡傳所記事必有意存焉此丁寧說鄭言其志在苟免知其意言王討之非也

仍叔之子弱也 仍叔之子來聘童子將命無速反之心久留在魯故經書夏聘傳釋之於末秋

疏 注仍叔至末秋 正義曰此子來聘傳雖不言聘意蓋爲將伐鄭而遣告魯也經在伐鄭之上傳在伐鄭之下明其必有深意故注者原之以爲童子將命無速反之心久留在魯故經書夏聘傳釋之於末秋譏其夏至而秋末反也下句更言秋大雩則秋末爲末注云末秋者上有秋王以諸侯伐鄭此仍叔之文在秋事之末故云末秋也下文更云秋者自爲欲顯天時更別言秋

秋大雩書不時也 十二公傳唯此年及襄二十六年有兩秋此發雩祭之例

欲顯天時以指事故重言秋異於凡事

疏注十二至凡事　正義曰上既言秋王以諸侯伐鄭而此復言秋故解之方發雩祭之例須辨雩祭之月欲顯言天時以指息慢之事故重言秋異於凡事凡事則不須每事重舉時也襄二十六年重言秋者彼注自釋中間有初不言秋則嫌楚客過在他年

凡祀啓蟄而郊言凡祀通下三句天地宗廟之事也啓蟄夏正建寅之月祀天南郊

疏注言凡至南郊　正義曰下三句謂雩嘗烝也雩是祭天嘗烝祭宗廟此無祭地而言祭地者因天連言地耳周禮天神曰祀地祇曰祭人鬼曰享對則別爲三名散則摠爲一號禮諸侯不得祭天魯以周公之故得郊祀上帝故雩亦祀帝書傳皆不言魯得祭地蓋不祭地也魯不祭地而注言天地者以發凡言例雖因魯史經文然凡之所論摠包天子及諸國則凡公嫁女於天子諸卿皆行及王曰小童之例是也此凡祀亦摠包天子及諸國則有祭地之文故杜連言之釋例云凡祀舉郊雩烝

嘗則天神地祇人鬼之祭皆通其他羣祀不録可知也礿
祠及地祇經無其事故不備言亦於文以相包也礿祠之
祭過則亦書但無過時者故經不書耳夏小正曰正月啓
蟄其傳曰言始發蟄也故漢氏之始以啓蟄爲正月中雨
水爲二月節及大初以後更改氣名以雨水爲正月中驚
蟄爲二月節以迄于今踵而不改今歷正月雨水中四月
小滿中八月秋分中十月小雪中注皆以此四句爲建寅
建巳建酉建亥之月則啓蟄當雨水龍見當小滿始殺當
秋分閉蟄當小雪晉世之歷亦以雨水爲正月中而釋例
云歷法正月節立春啓蟄爲中氣者因傳有啓蟄之文故
遠取漢初氣名欲令傳與歷合其餘三者不可強同其名
雖則不同其法理亦不異故釋例云案歷法有啓蟄驚蟄
而無龍見始殺閉蟄比古人所名不同然其法推不得有
異傳曰火伏而後蟄者畢此謂十月始蟄也至十一月則
遂閉之猶二月之驚蟄既啓之後遂驚而走出始蟄之後
又自閉塞也是言啓蟄爲正月中閉蟄爲十月中也注以

閉蟄爲十月而釋例云十一月遂閉之者以正月半蟄蟲啓户二月初則驚而走出十月半蟄蟲始閉十一月初則遂閉之傳稱四者皆舉中氣言其至此中氣則卜此祭次月初氣仍是祭限次月中氣乃爲過時既以閉蟄爲建亥之月又言十一月則遂閉之欲見閉蟄以後冬至以前皆得烝祭也故釋例云孟獻子曰啓蟄而郊郊而後耕耕謂春分也言得啓蟄當卜郊不應過春分也春分以前皆得郊則冬至以前皆得烝也釋例又曰僖公襄公夏四月卜郊但譏其非所宜卜而不譏其四月不可郊也以建卯之月猶可郊知建子之月猶可烝也正由節卻月前未涉後月中氣故耳傳本不舉月爲限而舉候以言者釋例曰凡十二月而節氣有二十四共通三百六十六日分爲四時閏之以閏月故節未必恒在其月初而中氣亦不得恒在其月之半是以傳舉天宿氣節爲文而不以月爲正也土功作者不必月日故亦言龍見而畢務戒事也火見而致用水昏正而裁日至而畢此其大準也是言凡候天時皆

不以月爲其節有參差故也若周禮不舉天象故以月爲正人司馬職曰中夏獻禽以享礿中冬獻禽以享烝言四時之祭不得後仲月非謂孟月不得祭也釋例曰周禮祭宗廟以四仲蓋言其下限也下限至於仲月則上限起於孟月烝起建亥之月則嘗起建申之月此言始殺而嘗謂建酉之月亦是下限也若仲是下限則周之正月得爲烝祭春秋之例得常不書而八年書正月烝者釋例云經書正月烝得仲月之時也其夏五月復烝此爲過烝若但書夏五月烝則唯可知其非時故先發正月之烝而繼書五月烝以示非時并明再烝瀆也然仲月雖不過時而月節有前有卻若使節前月卻即爲非禮此秋大雩是建午之月耳而傳言不時明涉其中氣故譏之釋例云龍星之體畢見謂立夏之月得此月則當卜祀過涉次節則以過而書故秋雩書不時此涉周之立秋節也言涉立秋節者謂涉立秋之月中氣節也過涉次節亦謂中節非初節也若始涉初節則不譏之矣如此傳注必是建寅之月方始郊

天周之孟春不得郊也禮記明堂位曰魯君孟春乘大輅
載弧韣以祀帝於郊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於大廟季
夏周之六月即孟春是周之正月矣又雜記云孟獻子曰
正月日至可以有事於上帝七月日至可以有事於祖七
月而禘獻子為之如彼記文則魯郊以周之孟春而傳言
啟蟄而郊者禮記後人所録其言或中或否未必所言皆
是正禮襄七年傳孟獻子曰啟蟄而郊禮記左傳俱稱獻
子而記言日至傳言啟蟄一人兩說必有謬者若七月而
禘獻子為之時應有七月禘矣烝嘗過則書禘過亦應書
何以獻子之時不書七月禘也是知獻子本無此言不得
云禮記是而左傳非也明堂位言正月郊者蓋春秋之末
魯稍僭侈見天子冬至祭天便以正月祀帝記者不察其
本遂謂正月為常明堂位後世之書其末章云魯君臣未
嘗相弑也禮樂刑法政俗未嘗相變也春秋之世三君見
弑驗而弔士有誄俗變多矣尚云無之此言既誣則郊亦
難信以此知記言孟春非正禮也鄭玄注書多用讖緯言

天神有六地祇有二天有天皇大帝又有五方之帝地有崐崘之山神又有神州之神大司樂冬至祭於圜丘者祭天皇大帝北辰之星也月令四時迎氣於四郊所祭者祭五德之帝大微宫中五帝坐星也春秋緯文耀鈎云大微宫有五帝坐星蒼帝其名曰靈威仰赤帝曰赤熛怒黄帝曰含樞紐白帝曰白招拒黑帝曰汁光紀五德之帝謂此也其夏正郊天祭其所感之帝焉周人木德祭靈威仰也魯無冬至之祭唯祭靈威仰耳唯鄭玄立此爲義而先儒悉不然故王肅作聖證論引羣書以證之言郊則圜丘圜丘即郊天體唯一安得有六天也晉武帝王肅之外孫也泰始之初定南北郊祭一地一天用王肅之義杜君身與晉朝共遵王說集解釋例都不言有二天然則杜意天子冬至所祭魯人啓蟄而郊猶是一天但異時祭耳此注直云祀天南郊不言靈威仰明與鄭異也劉炫云夏正郊天后稷配也冬至祭天圜丘以帝嚳配也

龍見而雩 龍見建巳之月蒼龍宿之體昏見東方萬

物始盛待雨而大故祭天遠爲百穀祈膏雨

疏 注龍見至膏雨　正義曰天官東方之星盡爲蒼龍之宿見謂合昏見也雩之言遠也遠爲百穀祈膏雨遠者豫爲秋收言意深遠也穀之種類多故詩每言百穀舉成數也雨之潤物若脂膏然故謂甘雨爲膏雨襄十九年傳曰百穀之仰膏雨是也傳直言雩而經書大雩者賈逵云言大別山川之雩蓋以諸侯雩山川魯得雩上帝故稱大月令云大雩帝用盛樂是雩帝稱大雩也此龍見而雩定在建巳之月而月令記於仲夏章者鄭玄云雩之正當以四月凡周之秋五月之中而旱亦脩雩祀而求雨因著正雩於此月失之矣杜君以爲月令秦法非是周典潁子嚴以龍見即是五月釋例曰月令之書出自呂不韋其意欲爲秦制非古典也潁氏因之以爲龍見五月五月之時龍星巳過於見此爲強牽天宿以附會呂不韋之月令非所據而據既以不安且又自違左氏傳稱秋大雩書不時此秋即潁氏之五月而忘其不時之文而欲以雩祭是言月令不

得與傳合也鄭玄禮注云雩之言吁也言吁嗟哭泣以求雨也郊雩俱是祈穀何獨雩爲吁嗟旱而脩雩言吁嗟可矣四月常雩於時未旱何當巳吁嗟也賈服以雩爲遠故杜從之也

始殺而嘗 建酉之月陰氣始殺嘉穀始熟故薦嘗於宗廟

疏 注建酉至宗廟 正義曰嘗者薦於宗廟以嘗新爲名知必待嘉穀熟乃爲之也詩稱八月其穫穫刈嘉穀在於八月知始殺爲建酉之月陰氣始殺也釋例引詩蒹葭蒼蒼白露爲霜以證始殺百草也月令孟秋白露降季秋霜始降然則七月有白露八月露結九月乃成霜時寒有漸蕆事稍成八月嘉穀熟所薦之物備故以建酉之月薦嘗於宗廟案月令孟秋農乃登穀天子嘗新先薦寢廟則似七月穀熟矣七月當嘗祭而云建酉之月乃嘗祭者以上下準之始穀嘗祭實起於建申之月令云建酉者言其下限然杜獨於嘗祭舉下限者以秋物初熟孝子之祭必待新物故特舉下限而言之哀十三年子服景伯謂吳大宰曰魯將以十月上

辛有事於上帝先公季辛而畢彼雖恐吳之辭亦是八月嘗祭之驗也何則於時會吳在夏公至在秋景伯言然之時秋之初也若嘗在建申當言九月不應遠指十月知十月是嘗祭之常期周之十月是建酉之月也建酉是下限耳若節前月郤孟秋物成亦可以孟秋嘗祭故釋例云周禮四仲月言其下限若建申得嘗何以釋例又云始殺而嘗謂建酉之月蒹葭蒼蒼白露爲霜又以始殺唯建酉之月者以賈服始殺唯據孟秋不通建酉之月故釋例破賈服而爲此言也先此則不可十四年八月乙亥嘗乃是建未之月故注云先其時亦過也

閉蟄而烝

建亥之月昆蟲閉户萬物皆成可薦者衆故烝祭宗廟釋例論之備矣

疏 注建亥至備矣 正義曰傳稱火伏而後蟄者畢周禮季秋内火則火以季秋入而孟冬伏是蟲以孟冬蟄故知閉蟄是建亥之月也王制云昆蟲未蟄不以火田鄭玄云昆明也明蟲者得陽而生得陰而藏陰陽即寒温也祭統注云昆蟲謂温生寒死之蟲也是蟄

蟲謂之昆蟲也月令仲春云蟄蟲咸動啓戶始出出言坯戶故蟄言閉戶爾雅釋詁云烝衆也知萬物皆成可薦者衆故名此祭爲烝 過則書 卜日有吉否過次節則書以譏慢也 疏 注卜日至慢也 正義曰祭必當卜卜有吉否不吉則當改卜次旬故不可期以一日卜不過三故限以一月過涉次月之節則書之以譏其慢 冬淳于公如曹度其國危遂不復 淳于州國所都城陽淳于縣也國有危難不能自安故出朝而遂不還

經六年春正月寔來 寔實也不言州公者承上五年冬經如曹閒無異事省文從可知 夏四月公會紀侯于成 成魯地在泰山鉅平縣東南 秋八月壬午大閱 齊爲大國以戎事徵諸侯之戍嘉美鄭忽而忽欲以有功爲班怒而訴齊魯人

懼之故以非時簡車馬 疏大閱 正義曰公狩于郎公狩于禚皆
書公大蒐大閱不書公者周禮雖四時
教戰而遂以田獵但蒐閱車馬未必皆因田獵田獵從禽
未必皆歸車馬何則怠慢之主外作禽荒豈待教戰方始
獵也公及齊人狩于禚乃與鄰國共獵必非自教民戰以
矢魚于棠非教戰之事主為遊戲而斥言公則狩于郎禚
亦主為遊戲故特書公也大蒐大閱國之常禮公身雖在
非為遊戲如此之類例不書公定十四年大蒐于比蒲邾
子來會公公身在蒐而經不書公知其法所不書以其國
家大事非公私欲故也且比蒲昌間皆舉蒐地此不言地
者蓋在國簡閱未必田獵昭十八年鄭人簡兵大蒐在於
城內此亦當在城內 注齊為至車馬 正義曰大閱之
禮在於仲冬今農時閱兵必有所為傳不言其意故注者
原之於時四鄰與魯無怨又竟無征伐之處諸侯戍齊經
所不見而傳說鄭忽怒事於大閱之上及十年鄭與齊衛
來戰于郎知此大閱是懼鄭忽而畏齊人故以非時簡車馬

也

蔡人殺陳佗佗立踰年不稱爵者篡立未會諸侯也傳在莊二十二年疏注佗立至二年　正義曰殺陳佗傳無文不言無傳者以傳說此事在莊二十二年不是全無其事故不言無傳九月丁卯子同生桓公子莊公也十二公唯子同是適夫人之長子備用大子之禮故史書之於策不稱大子者書始生也疏注桓公至生也　正義曰適妻長子於法當爲大子故以大子之禮舉之由舉以正禮故史書於策古人之立大子其禮雖則無文葢亦待其長大特加禮命如今之臨軒策拜始生之時未得即爲大子也以其備用正禮故書其生未得命故不言大子也杜云十二公唯子同是適夫人之長子又云文公哀公其母並無明文未知其母是適以否葢其父未爲君之前已生縱令是適亦不書也釋例云莊公之年成公又非穆姜所生杜此注云子同是適夫人之長子備用大子之禮故史書之然則雖是夫人之長子不用大子之禮

亦不書也冬紀侯來朝

傳六年春自曹來朝書曰寔來不復其國也亦承五年冬傳淳于公如曹也言奔則來行朝禮言朝則遂留不去故變文言實來楚武王侵隨隨國今義陽隨縣

疏注隨國至隨縣　正義曰世本隨國姬姓不知始封爲誰隨以此年見傳僖二十年經書楚人伐隨自是以後遂爲楚之私屬不與諸侯會同至定四年吳入郢昭王奔隨隨人免之卒復楚國楚人德之使列諸侯哀元年隨侯見經其後不知爲誰所滅

使薳章求成焉薳章楚大夫軍於瑕以待之瑕隨地隨人使少師董成少師隨大夫董正也鬭伯比言於楚子曰吾不得志於漢東

也我則使然鬭伯比楚大夫令尹子文之父我張吾三軍而被吾甲兵以武臨之彼則懼而協以謀我故難閒也漢東之國隨爲大隨張必弃小國張自侈大也小國離楚之利也少師侈請羸師以張之羸弱也熊率且比曰季梁在何益熊率且比楚大夫季梁隨賢臣鬭伯比曰以爲後圖少師得其君言季梁之諫不過一見從隨侯卒當以少師爲計故云以爲後圖二年蔡侯鄭伯會于鄧始懼楚楚子自此遂盛終於抗衡中國故傳備言其事以終始之

疏以爲至其君　正義曰言此計今雖無益以爲在後圖謀也言季梁之諫不過

一見從耳少師得其君心君將必用其計若用少師則此謀必合故請示弱以示後日之利王毀軍而納少師從伯比之謀少師歸請追楚師隨侯將許之信楚弱也季梁止之曰天方授楚楚之羸其誘我也君何急焉疏天方授楚 正義曰楚之先君熊繹始封於楚在蠻夷之閒食子男之地至此君始彊盛威服鄰國似有天助故云天方授楚臣聞小之能敵大也小道大淫所謂道忠於民而信於神也上思利民忠也祝史正辭信也正辭不虛稱君美今民餒而君逞欲逞快也祝史矯舉以祭臣不知

其可也詐稱功德以欺鬼神疏臣聞至可也　正義曰臣聞小國之能敵大國也必小國得道大國淫辟如是乃得爲敵也其意言隨未有道而楚未爲淫辟隨不能敵楚也既言隨未有道更說爲道之事道猶道路行不失正名之曰道施於人君則治民事神使之得所乃可稱爲道矣故云所謂道者忠恕於民而誠信於神也此覆說忠信之義於文中心爲忠言中心愛物也人言爲信謂言不虛妄也在上位者思利於民欲民之安飽是其忠也祝官史官正其言辭不欺誑鬼神是其信也今隨國民皆飢餒而君快情欲是不思利民是不忠也祝史詐稱功德以祭鬼神是不正言辭是不信也無忠無信不可謂道小而無道何以敵大君欲敵之臣不知其可也欲君之下楚也公曰吾牲牷肥腯粢盛豐備何則不信牲牛羊豕也牷純色完全也腯亦肥也黍稷曰粢在器曰盛疏注牲牛至曰盛　正義曰諸侯祭用大牢

祭以三牲爲主知牲爲三牲牛羊豕也周禮牧人掌共祭祀之牲牷祭用純色故知牷謂純色完全言毛體全具也曲禮曰豚曰腯肥肥腯共文知腯亦肥也重言肥腯者古人自有複語耳服虔云牛羊曰肥豕曰腯案禮記豚亦稱肥非獨牛羊也粢是黍稷之別名亦爲諸穀之摠號祭之用米黍稷爲多故云黍稷曰粢粢是穀之體也盛謂盛在器故云在器曰盛

對曰夫民神之主也言鬼神之情依民而行是以聖王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故奉牲以告曰博碩肥腯謂民力之普存也博廣也碩大也謂其畜之碩大蕃滋也謂其不疾瘯蠡也謂其備腯咸有也雖告神以博碩肥腯其實皆當兼此四謂民力適完則六畜既大而滋也皮毛

無疥癬兼備而無有所闕奉盛以告曰絜粢豐盛謂其三時不害而民和年豐也三時春夏秋奉酒醴以告曰嘉栗旨酒嘉善也栗謹敬也謂其上下皆有嘉德而無違心也所謂馨香無讒慝也馨香之遠聞故務其三時脩其五教父義母慈兄友弟共子孝親其九族以致其禋祀禋絜敬也九族謂外祖父外祖母從母子及妻父妻母姑之子姊妹之子女子之子并己之同族皆外親有服而異族者也於是乎民和而神降之福故動則有成今民各有心而鬼神乏主民飢餒也

君雖獨豐其何福之有君姑脩政而親兄弟之國庶免於難隨侯懼而脩政楚不敢伐

疏 對曰夫民至於難 正義曰鬼神之情依人而行故云夫民神之主也以民和乃神說故聖王先成其民而後致力於神言養民使成就然後致孝享由是告神之辭各有成百姓之意祭之所用有牲有食有酒耳聖人文飾辭義爲立嘉名以告神季梁舉其告辭解其告意故奉牲以告神曰博碩肥腯者非謂所祭之牲廣大肥充而已乃言民之畜產盡肥充皆所以得博碩肥腯者由四種之謂故又申說四種之事四謂者第一謂民力普徧安存故致第二畜之碩大滋息民力普存所以致之者由民無勞役養畜以時故六畜碩大蕃多滋息民力普存又致第三不有疾病疥癬所以然者由民力普存身無疲苦故所養六畜飲食以理埽刷依法故皮毛身體無疥癬疾病

民力普存又致第四備腯咸有所以然者由民力普存人皆逸樂種種養畜羣牲備有也奉盛以告神曰絜粢豐盛者非謂所祭之食絜淨豐多而巳乃言民之糧食盡豐多也言豐絜者謂其春夏秋三時農之要節爲政不害於民得使盡力耕耘自事生產故百姓和而年歲豐也奉酒醴以告神曰嘉栗旨酒者非謂所祭之酒栗善味美而巳乃言百姓之情上下皆善美也言嘉旨者謂其國內上下羣臣及民皆有善德而無違上之心若民心不和則酒食腥穢由上下皆善故酒食馨香非言酒食馨香無腥臊臭穢乃謂民德馨香無讒諛邪惡也所謂馨香搃上三者由是王者將說神心先和民志故務其三時使農無廢業修其五教使家道協和親其九族使內外無怨然後致其禋敬之祀於神明矣於是民俗大和而神降之福故動則有成戰無不克今民各有心或欲從主或欲叛君不得爲無違上之心而鬼神乏主百姓飢餒民力彫竭不得爲年歲豐也民既不和則神心不說君雖獨豐其何福之有神所不

福民所不與以此敵大必喪其師君且脩政撫其民人而
親兄弟之國以為外援如是則庶幾可以免於禍難也告
牲肥碩言民畜多告粢豐絜言民食多告酒嘉旨不言民
酒多而言民德善者酒之與食俱以米粟為之於盛已言
年豐故於酒變言嘉德重明民和之意 注雖告至所闕
正義曰劉炫云牲以博碩肥腯據牲體而言季梁推此出
理嫌其不實故云其實皆當兼此四謂又民力普存非畜
之形貌而季梁以之解情又申之民力適宜則得生養六
畜故六畜既大而滋息也博碩言其形狀大蕃滋言其生
乳多碩大蕃滋皆複語也瘯蠡畜之小病故以為疥癬之
疾也不疾者猶言不患此病也 注嘉善至敬也 正義
曰嘉善釋詁文也杜訓栗為謹敬言善敬為酒案詩實穎
實栗與田事相連故栗為穗貌此栗與嘉善旨酒相類故
栗為謹敬之心即論語云使民戰栗與此相似劉炫以栗
為穗貌而規杜過於理恐非 注父義至子孝 正義曰
父母於子並為慈但父主教訓母主撫養撫養存於恩愛

故以慈爲名教訓愛而加教故以義爲稱義者宜也教之義方使得其宜弟之於兄亦宜爲友但兄弟相於乃有長幼尊卑故分出其弟使之爲共言敬其兄而友愛　注禋絜至族者也　正義曰釋詁云禋敬也故以禋爲絜敬隱十一年注云絜齊以享謂之禋意亦與此同也漢世儒者説九族有二異義今禮戴尚書歐陽説九族乃異姓有屬者父族四五屬之内爲一族父女昆弟適人者與其子爲一族己女昆弟適人者與其子爲一族己之女子子適人者與其子爲一族母族三母之父姓爲一族母之母姓爲一族母女昆弟適人者與其子爲一族妻族二妻之父姓爲一族妻之母姓爲一族古尚書説九族者從高祖至玄孫凡九皆同姓謹案禮緦麻三月以上恩之所及禮爲妻父母有服明在九族中九族不得但施於同姓鄭駮云玄之聞也婦人歸宗女子雖適人字猶繫姓明不得與父兄爲異族其子則然昏禮請期辭曰唯是三族之不虞欲及今三族未有不億度之事而迎婦也如此所云三族不當

有異姓異姓其服皆緦麻禮雜記下緦麻之服不禁嫁女取婦是爲異姓不在族中明矣周禮小宗伯掌三族之別名喪服小記說服之義曰親親以三爲五以五爲九以此言之知高祖至玄孫昭然察矣是鄭從古尚書說以九族爲高祖至玄孫也此注所云猶是禮戴歐陽等說以鄭玄駁云女子不得與父兄爲異族故簡去其母唯取其子以服重者爲先耳其意亦不異也不從古學與鄭說者此言親其九族詩刺不親九族必以九族者疏遠恩情已薄故刺其不親而美其能親耳高祖之父已之所稟承也子至玄孫已之所生育也人之於此誰或不親而美其能親也詩刺棄其九族豈復上遺父母下棄子孫哉若言棄其九族謂棄其出高祖出曾祖者然則豈亦棄其出曾孫出玄孫者乎又鄭玄爲昏必三十而娶則人年九十始有曾孫其高祖玄孫無相及之理則是族終無九安得九族而親之三族九族族名雖同而三九數異引三族以難九族爲不相值矣若緣三及九則三九不異設使高祖喪玄孫死

亦應不得爲昏禮何不言九族之不虞也以此知九族皆外親有服而異族者也夏會于成紀來諮謀齊難也齊欲滅紀故來謀之北戎伐齊齊侯使乞師于鄭鄭大子忽帥師救齊六月大敗戎師獲其二帥大良少良甲首三百以獻於齊甲首被甲者於是諸侯之大夫戍齊齊人饋之餼生曰餼使魯爲其班後鄭班次也魯親班齊饋則亦使大夫戍齊矣經不書蓋史闕文

注班次至闕文　正義曰劉炫云在戍受饋而使魯爲班明魯人在矣襄五年戍陳書經此戍齊亦宜書今不書經疑史闕文以史策本闕仲尼不得言之十年說此云北戎病齊諸侯救之或可

魯亦往救但傳無魯事之驗魯以不救不須辭之鄭忽以其有功也怒故有郎之師郎師在十年公之未昏於齊也齊侯欲以文姜妻鄭大子忽大子忽辭人問其故大子曰人各有耦齊大非吾耦也詩云自求多福詩大雅文王言求福由己非由人也在我而已大國何爲君子曰善自爲謀言獨絜其身謀不及國及其敗戎師也齊侯又請妻之欲以他女妻之固辭人問其故大子曰無事於齊吾猶不敢今以君命奔齊

之急而受室以歸是以師昏也民其謂我何言必見怪於民遂辭諸鄭伯假父之命以爲辭爲十一年鄭忽出奔衛傳秋大閱簡車馬也九月丁卯子同生以大子生之禮舉之接以大牢大牢牛羊豕也以禮接夫人重適也

疏 注大牢至適也 正義曰大牢牢之大者三牲牛羊豕具爲大牢儀禮少牢饋食之禮以羊豕爲少牢以牲多少稱大少也詩公劉曰執豕于牢周禮充人掌繫祭祀之牲牷祀五帝則繫于牢芻之三月是牢者養牲之處故因以爲名鄭玄詩箋云繫養曰牢是其義也禮記內則曰國君世子生告于君接以大牢文在三日負子之上則三日之內接之矣記云凡接子擇日鄭云雖三日之內必選其吉焉是三日之內擇日接之爲子接母故記稱接子

此傳舉之之下即云接以大牢亦以接子爲文其實接母故云以禮接夫人重適也鄭玄云接讀爲捷捷勝也謂食其母使補虛強氣也此言以禮接之則與鄭異也内則又云接子庶人特豚士特豕大夫少牢國君世子大牢其非冢子則皆降一等

卜士負之士妻食之禮世子生三日卜士負之射人以桑弧蓬矢射四方卜士之妻爲乳母

疏注禮世至乳母 正義曰四方以上皆內則文也內則又云卜士之妻大夫之妾使食子食謂乳也故以乳母言之鄭玄云桑弧蓬矢本大古也天地四方男子所有事也士妻大夫之妾謂時自有子者定本直云射四方無天地案禮云桑弧蓬矢六今無天地誤也賈逵云桑者木中之衆蓬者草中之亂取其長大統衆而治亂

公與文姜宗婦命之世子生三月君夫人沐浴於外寢立於阼階西鄉世婦抱子升自西階君命之乃降蓋同宗之婦

疏注世子至之婦 正義曰乃降以

上皆內則文也鄭玄云子升自西階則人君見世子於路寢也見妾子就側室凡子生皆就側室以其生於側室見於路寢故從外而升階也襄二年葬齊姜傳曰齊侯使諸姜宗婦來送葬諸姜是同姓之女知宗婦是同宗之婦也故使宗婦侍夫人公與夫人共命之**公問名於申繻對曰名有五有信有義有象有假有類**申繻魯大夫**以名生為信**若唐叔虞魯公子友**以德命為義**若文王名昌武王名發【疏】注若文至名發　正義曰周本紀稱大王見季歷生昌有聖瑞乃言曰我世當有興者其在昌乎則是大王見其有瑞度其當興故名之曰昌欲令昌盛周也其度德命發則無以言之服虔云謂若大王度德命文王曰昌文王命武王曰發似其有舊說也舊說以為文王見武王之生以為必發兵誅暴故名曰發**以類命為象**

若孔子首象尼丘疏注若孔至尼丘　正義曰孔子世家云叔梁紇與顏氏禱於尼丘得孔子孔子生而首上汙頂故因名曰丘字仲尼是其象尼丘也

取於物爲假若伯魚生人有饋之魚因名之曰鯉疏注若伯至曰鯉　正義曰家語本姓篇云孔子年十九娶於宋幷官氏一歲而生伯魚伯魚生魯昭公以鯉魚賜孔子孔子榮君之賜因名子曰鯉字伯魚此注不言昭公賜而云人有饋之者如家語則伯魚之生當昭公九年昭公庸君孔子尚少未必能尊重聖人禮其生子取其意而遺其人疑其非昭公故

取於父爲類若子同生有與父同者

不以國國君之子不自以本國爲名也疏注國君至名也　正義曰下云以國則廢名以國不可易須廢名不諱若以他國爲名則不須自廢名也且春秋之世晉侯周衛侯鄭陳侯吳衛侯晉之徒皆以他國爲名以此知不以國者謂國君之子不得自以本國爲名不以山川者亦謂

國內之山川下云以山川則廢主謂廢國內之所主祭也若他國山川則非其主不須廢也此雖因公之問而對以此法曲禮亦云名子者不以國不以日月不以隱疾不以山川則諸言不以者臣民亦不得以也此注以其言國故特云國君子耳其實雖非國君之子亦不得以國爲名其言廢名廢禮之徒唯謂國君之子若使臣民之名國家不爲之廢也然則臣民之名亦不以山川而孔子魯人尼丘魯山得以丘爲名者蓋以其有象故特以類命非常例也

不以官不以山川不以隱疾隱痛疾患辟不祥也

疏注隱痛至祥也　正義曰鄭玄云隱疾衣中之疾也謂若黑臀黑肱矣疾在外者雖不得言尚可指擿此則無時可辟俗語云隱疾難爲醫案周語單襄公曰吾聞成公之生也其母夢神規其臀以黑曰使有晉國故命之曰黑臀此與叔虞季友復何以異而云不得名也且黑臀黑肱本非疾病以證隱疾非其類矣詩稱如有隱憂是隱爲痛也以

痛疾爲名則不祥之甚故以爲辟不祥**不以畜牲**畜牲六畜

疏 注畜牲六畜 正義曰爾雅釋畜於馬牛羊豕狗雞之下題曰六畜故鄭衆服虔皆以六畜爲馬牛羊豕犬雞周禮牧人掌牧六牲鄭玄亦以馬牛等六者爲之然則畜牲一物養之則爲畜共用則爲牲故并以六畜解六牲**不以器幣**幣玉帛

疏 注幣玉帛 正義曰周禮小行人合六幣圭以馬璋以皮璧以帛琮以錦琥以繡璜以黼然則幣玉帛者謂此圭璋璧琮帛錦繡黼之屬也以幣爲玉帛則器者非徒玉器服虔以爲俎豆罍彝犧象之屬皆不可以爲名也

周人以諱事神名終將諱之君父之名固非臣子所斥然禮既卒哭以木鐸徇曰舍故而諱新謂舍親盡之祖而諱新死者故言以諱事神名終將諱之自父至高祖皆不敢斥

疏 周人至諱之 正義曰自殷以往未有諱法諱始於周周人尊神之故爲之諱名以此諱法敬言

事明神故言周人以諱事神子生三月爲之立名終父必將諱之故須豫有所辟爲下諸廢張本也終將諱之謂死後乃諱之　注君父至斥言　正義曰君父之名固非臣子所斥謂君父生存之時臣子不得指斥其名也禮稱父前子名君前臣名鄭玄云對至尊無大小皆相名是對父則弟可以名兄對君則子可以名父非此則不可也文十四年傳曰齊公子元不順懿公之爲政也終不曰公曰夫己氏注云猶言某甲是斥君名也彼以不順故斥其名知平常不斥君也成十六年傳曰欒書將載晉侯鍼曰書退國有大任焉得專之注云在君前故子名其父彼以對君故名其父知平常不斥父也雖不斥其名猶未是爲諱曲禮曰卒哭乃諱鄭玄云敬鬼神之名也諱辟也生者不相辟名衛侯名惡大夫有石惡君臣同名春秋不非是其未爲之諱故得與君同名但言及於君則不斥君名耳既言生已不斥死復爲之加諱欲表爲諱之節故言然以形之禮既卒哭以木鐸徇曰舍故而諱新自寢門至於庫門皆

禮記檀弓文也既引其文更覆其意謂舍親盡之祖而諱新死者也親盡謂高祖之父服絕廟毀而親情盡也卒哭之後則以鬼神事之故言以諱事神又解終將諱之所諱世數自父上至高祖皆不敢斥言此謂天子諸侯禮也曲禮曰逮事父母則諱王父母不逮事父母則不諱王父母鄭玄云此謂庶人適士以上廟事祖雖不逮事父母猶諱祖以其立廟事之無容不爲之諱也天子諸侯立親廟四故高祖以下皆爲諱親盡乃舍之既言以諱事神則是神名必諱文王名昌武王名發詩雝禘大祖祭文王之廟也其經曰克昌厥後周公制禮醢人有昌本之菹七月之詩周公所作經曰一之日觱發烝民詩曰四方爰發皆不以爲諱而得言之者古人諱者臨時言語有所辟耳至於制作經典則直言不諱曲禮曰詩書不諱臨文不諱是爲詩爲書不辟諱也由作詩不諱故祭得歌之尚書牧誓云今予發武成云周王發武王稱名告衆史官録而不諱知於法不當諱也金縢云元孫某獨諱者成王啓金縢之書親

自諱之諱其父名曰改爲某某旣諱之後史官始錄依王所諱遂即云某武成牧誓則宣諸衆人宣訖即錄故因而不改也古者諱名不諱字禮以王父字爲氏明其不得諱也屈原云朕皇考曰伯庸是不諱之驗也

故以國則廢名國不可易故廢名

疏注國不至廢名　正義曰國名受之天子不可輒易若以國爲名終卒之後則廢名不諱若未卒之前誤以本國爲名則改其所名晉之先君唐叔封唐燮父稱晉若國不可易而晉得改者蓋王命使改之

以官則廢職以山川則廢主改其山川之名

疏注改其山川之名　正義曰廢主謂廢其所主山川之名不廢其所主之祭知者漢文帝諱恒改北嶽爲常山諱名不廢嶽是也劉炫云廢主謂廢其所主山川不復更得共祀故須改其山川之名魯改二山是其事也

以畜牲則廢祀名豬則廢豬名羊則廢羊以器幣則

廢禮疏廢祀廢禮　正義曰祀以牲爲主無牲則祀廢器幣以行禮器少則禮闕祀雖用器少一器而祀不廢且諸禮皆用器幣故以廢禮揔之晉以僖侯廢司徒僖侯名司徒廢爲中軍宋以武公廢司空武公名司空發爲司城先君獻武廢二山二山具敖也魯獻公名具武公名敖更以其鄉名山疏注二山至名山正義曰晉語云范獻子聘於魯問具敖之山魯人以其鄉對獻子曰不爲具敖乎對曰先君獻武之諱也是其以鄉名山也禮稱舍故而諱新親盡不復更諱計獻子聘魯在昭公之世獻武之諱久已舍矣而尚以鄉對者當諱之時改其山號諱雖已舍山不復名故依本改名以其鄉對猶司徒司空雖歷世多而不復故名也然獻子言之不爲失禮而云名其二諱以自尤者禮入國而問禁入門而問諱獻子入魯不問故以之爲慙耳是以大物不可

以命公曰是其生也與吾同物命之曰同物類也謂同日【疏】注物類也謂同日　正義曰魯世家云桓公六年夫人生子與桓公同日故名之曰同是知同物為同日也言物類者辨此以為類命也冬紀侯來朝請王命以求成于齊公告不能紀微弱不能自通於天子欲因公以請王命公無寵於王故告不能

春秋正義卷第六

春秋正義卷第七　桓公

國子祭酒上護軍曲阜縣開國子臣孔穎達等奉

勑撰

經七年春二月己亥焚咸丘無傳焚火田也咸丘魯地高平鉅野縣南有咸亭

注焚火至故書 ○正義曰咸丘地名以識盡物故書

疏火焚地明爲田獵故知焚是火田也不言蒐狩者以火田非蒐狩之法而直書其焚以譏其盡物也釋例曰咸丘魯地非蒐狩常處經不言蒐狩但稱焚咸丘言火田盡物非蒐狩之義是言火田非狩法故不書狩狩既非法雖得地亦譏不復譏其失地也咸丘知地亦非也禮記王制云昆蟲未蟄不以火田則是已蟄得火田也又爾雅釋天云火田爲狩似法得火田而譏其焚者說爾

雅者李巡孫炎皆云放火燒草守其下風周禮羅氏蜡則作羅襦鄭云襦細密之羅此時蟄者畢矣可以羅罔圍取禽也今俗放火張羅其遺教然則彼火田者直焚其一叢一聚羅守下風非謂焚其一澤也禮天子不合圍諸侯不掩羣尚不盡取一羣豈容并焚一澤知其譏盡物故書也沈氏以周禮仲春火弊謂夏之仲春今周之二月乃夏之季冬故譏其盡物義亦通也

夏穀伯綏來朝鄧侯吾離來朝不總稱朝者各自行朝禮也穀國在南鄉筑陽縣北

傳七年春穀伯鄧侯來朝名賤之也辟陋小國賤之禮不足故書名以春來夏乃行朝禮故經書夏

疏注辟陋至書夏　正義曰傳直云賤之不言賤意以穀鄧是南方諸侯近楚小國明以辟陋小國故賤之也賤之者以其朝禮不足故書名也曲禮云諸侯不生名今生書其

名欲比之附庸但實非附庸故仍書其爵介葛盧言來不言朝全不能行朝禮此則行朝禮但禮不足耳傳在春經在夏經書實朝之日故春來至夏乃書之世本鄧爲曼姓莊十六年楚文王滅之穀則不知何姓是誰滅之服注云穀鄧密邇於楚不親仁善鄰以自固卒爲楚所滅無同好之救桓又有弑賢兄之惡故賤而名之衛冀隆難杜云傳曰要結外援好事鄰國以衛社稷又云服於有禮社稷之衛穀鄧在南地屬衛岳以越棄彊楚遠朝惡人卒至滅亡故書名以賤之杜駁論先儒自謂一準丘明之傳今辟陋之語傳本無文杜何所準憑知其辟陋傳又稱莒之辟陋而經無貶文穀鄧辟陋何以書名此杜義不通秦道靜釋云杞桓公來朝用夷禮故曰子杞文公來盟傳云賤之明賤其行夷禮也然則穀鄧二君地接荆蠻來朝書名明是賤其辟陋也此則傳有理例故杜據而言之若必魯桓惡人不合朝聘何以伯糾來聘譏其父在仍叔之子譏其幼弱又曾班齊饋春秋所善美魯桓之有禮責三國之來伐

而言遠朝惡人非其辭也夏盟向求成于鄭既而背之盟向二邑名隱十一年王以與鄭故求與鄭成秋鄭人齊人衛人伐盟向王遷盟向之民于郲郲王城

疏注盟向至鄭成　正義曰此盟向之邑必有主據之言求成于鄭是主求成也隱十一年王以與鄭傳稱王不能有然則鄭雖得之亦不能有故今始求成既而背之是背鄭歸王故王遷于郲若主不歸王則王無由得遷之也冬曲沃伯誘晉小子侯殺之曲沃伯武公也小子侯哀侯子

經八年春正月己卯烝無傳此夏之仲月非為過而書者為下五月復烝見瀆也例在五年

疏春正月己卯烝　正義曰衛氏難杜云上五年閉蟄而烝謂十月此正月烝則是過

時而烝春秋有一貶而起二事者若武氏子來求賻一責天王求賻二責魯之不共此正月烝一責過時二責見瀆何爲不可而云非爲過時者秦氏釋云案周禮四時之祭皆用四仲之月此正月則夏之仲冬何爲不得烝而云過時也又傳無過時之文明知直爲再烝而瀆也

天王使家父來聘無傳家父天子大夫家氏父字

夏五月丁丑烝無傳

秋伐邾無傳

冬十月雨雪無傳今八月也書時失

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祭公諸侯爲天子三公者王使魯主昏故祭公來受命而迎也天子無外故因稱王后卿不書舉重略輕

疏注祭公至略輕　正義曰隱元年云祭伯今而稱公知其爲天子三公公羊亦云祭公者何天子之三公也從周向紀不由魯國縱令因使過魯自當假道而去不須言來也凡言遂者因上事生下事之辭既書其來又言遂逆是先來見

魯君然後向紀知王使魯主昏故祭公來受魯命而往迎也凡昏姻皆賓主敵體相對行禮天子嫁女於諸侯使諸侯爲主令與夫家爲禮天子聘后於諸侯亦使諸侯爲主令與后家爲禮嫁女則送女於魯令魯嫁女與人迎后則令魯爲主使魯遣使往迎故祭公受魯命也嫁王女者王姬至魯而後至夫家其王后昏后不來至魯者以王姬至魯待夫家之迎以爲禮故須至魯后則王命已成於魯無事故即歸京師於逆稱王后舉其得王之命后禮已成於歸稱季姜申父母之尊言子尊不加於父母從父母之家而將歸於王據父母之家爲文故於歸申父母之尊也公不獨行必有卿從卿不書舉重略輕也知非卿不行者以傳云禮也釋例曰襄十五年劉夏逆王后于齊傳曰卿不行非禮也知祭公如紀時亦有卿卿不書舉重略輕猶翬邲之戰唯書郤克林父此天子使公卿之文是杜約彼文知公行必卿從也異義公羊說天子至庶人皆親迎左氏說王者至尊無敵體之義不親迎鄭玄駁之曰文王親迎

於渭濱即天子親迎也天子雖尊其於后則夫婦也夫婦判合禮同一體所謂無敵豈施於此哉禮記哀公問曰冕而親迎不已重乎孔子對曰合二姓之好以繼先聖之後以爲天地宗廟社稷之主君何謂已重乎此言繼先聖之後爲天地之主非天子則誰乎是鄭以天子當親迎也此注之意猶以爲天子不親迎者以此時祭公迎后傳言禮也劉夏逆后譏卿不行皆不譏王不親行明是王不當親也文王之迎大姒身爲公子迎在殷世未可據此以爲天子禮也孔子之對哀公自論魯國之法魯周公之後得郊祀上帝故以先聖天地爲言耳其意非說天子禮也且鄭玄注禮自以先聖爲周公及駁異義則以爲天子二三其德自無定矣

傳八年春滅翼（曲沃滅之）隨少師有寵楚鬭伯比曰可矣讎有釁不可失也（釁瑕隙也無德者寵國之釁也）夏

楚子合諸侯于沈鹿沈鹿楚地黄隨不會黄國今弋陽縣使薳章讓黄責其不會楚子伐隨軍於漢淮之間季梁請下之下之請服也弗許而後戰所以怒我而怠寇也少師謂隨侯曰必速戰不然將失楚師隨侯禦之望楚師遥見楚師季梁曰楚人上左君必左君楚君也無與王遇且攻其右右無良焉必敗偏敗衆乃攜矣少師曰不當王非敵也弗從不從季梁謀戰于速杞

隨師敗績隨侯逸速杞隨地逸逃也鬬丹獲其戎車

與其戎右少師鬬丹楚大夫戎車君所乘兵車也戎右車右也寵之故以爲右秋

隨及楚平楚子將不許鬬伯比曰天去其

疾矣去疾謂少師見獲而死隨未可克也乃盟而還

疏漢淮之間　正義曰漢淮二水名漢淮之間漢北淮南禹貢云嶓冢導漾東流爲漢又東爲滄浪之水過三澨至于大別南入于江孔安國云泉始出山爲漾水東南流爲沔水至漢中東行爲漢水釋例曰漢一名沔水出武都沮縣東經漢中魏興至南陽東南經襄陽至江夏安陸縣入江禹貢又云導淮自桐柏東會于泗沂東入于海釋例曰淮出義陽平氏縣桐柏山東北經汝陰淮南譙國沛國下邳至廣陵縣入海也

冬王命虢仲

立晉哀侯之弟緡于晉虢仲王卿士虢公林父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禮也天子娶於諸侯使同姓諸侯爲之主祭公來受命於魯故曰禮

經九年春紀季姜歸于京師季姜桓王后也季字姜紀姓也書字者伸父母之尊疏注季姜至之尊　正義曰時當桓王故云桓王后也公羊傳曰其稱紀季姜何自我言紀父母之於子雖爲天王后猶曰吾季姜是申父母之尊也公羊又曰京師者何天子之居也京者何大也師者何衆也天子之居必以衆大之辭言之　夏四月秋七月冬曹伯使其世子射姑來朝曹伯有疾故使其子來朝疏注曹伯至來朝　正義曰朝禮當君自親行不應使大子也當享而大子歎明年而曹伯卒知其有疾故使大子來朝也大子不合稱朝攝行父事故

言朝也諸經稱世子及衛世叔申經作世字傳皆爲大然則古者世之與大字義通也

傳九年春紀季姜歸于京師凡諸侯之女行唯王后書爲書婦人行例也適諸侯雖告魯猶不書巴子使韓服告于楚請與鄧爲好韓服巴行人巴國在巴郡江州縣楚子使道朔將巴客以聘於鄧道朔楚大夫巴客韓服鄧南鄙鄾人攻而奪之幣鄾在今鄧縣南沔水之北殺道朔及巴行人楚子使薳章讓於鄧鄧人弗受言非鄾人所攻夏楚使鬭廉帥師及巴師圍鄾鬭廉

楚大夫鄧養甥聃甥帥師救鄾三逐巴師不克二甥皆鄧大夫鬬廉衡陳其師於巴師之中以戰而北衡橫也分巴師爲二部鬬廉橫陳於其間以與鄧師戰而僞北北走也鄧人逐之背巴師而夾攻之楚師僞走鄧師逐之背巴師巴師攻之楚師自前還與戰鄧師大敗鄾人宵潰宵夜也

疏 注韓服至州縣 正義曰以巴所使故言巴行人行人謂使人也地理志巴郡故巴國江州是其治下縣也昭十三年楚共王與巴姬埋璧則巴國姬姓也此年見傳文十六年與秦楚滅庸以後不見蓋楚滅之 三逐巴師不克 正義曰三逐巴師謂鄧師逐巴師也不克謂楚巴不能克鄧故鬬廉設權以誘之

秋虢仲芮伯梁伯荀侯賈伯伐曲

沃梁國在馮翊夏陽縣荀賈皆國名

疏注梁國至國名　正義曰地理志云馮翊夏陽縣故少梁也是梁在夏陽也僖十七年傳曰惠公之在梁也梁伯妻之梁嬴孕過期既以國配嬴則梁為嬴姓卅本荀賈皆姬姓僖十九年秦人滅梁荀賈不知誰滅之晉大夫有荀氏賈氏蓋晉滅之以賜大夫

冬曹大子來朝賓之以上卿禮也諸侯之適子未誓於天子而攝其君則以皮帛繼子男故賓之以上卿各當其國之上卿享曹大子初獻樂奏而歎酒始獻施父曰曹大子其有憂乎非歎所也施父魯大夫

疏注諸侯至上卿　正義曰繼子男以上皆周禮典命職文也鄭玄云誓猶命也言誓者明天子既命以為之嗣樹子不易也釋例曰周禮諸侯之適子誓於天子則下其君禮一等未誓則以皮帛繼子男此謂公侯伯子男之世子出

會朝聘之儀也誓者告於天子王以爲世子受天子報命
者也未誓謂在國正之而未告天子者也曹之世子未誓
而來故賓之以上卿謂比於諸侯之上卿繼子男之末命
數相準故也是言曹大子由未誓之故賓之以上卿謂以
賓客待之同上卿之禮也卿禮飧饔積膳之數掌客聘禮
略有其事傳不言未誓知曹大子必未誓者若誓則下其
君一等而已侯伯之子當如子男不得徒以上卿之禮待
之也釋例揔論世子故言比於諸侯之上卿此指說朝國
故分明辨之云各如其國之上卿僖二十九年傳曰在禮
卿不會公侯會伯子男可也昭二十三年傳曰列國之卿
當小國之君固周制也然則小國之君乃當大國之卿小
國之世子必不得當大國之卿故知各如其國之上卿耳
何休膏肓以爲左氏以人子安處父位尤非衰世救失之
宜於義左氏爲短鄭箴云必如所言父有老耄罷病孰當
理其政預王事也蘇云誓於天子下君一等未誓繼子男
並是降下其君寧是安居父位　非歎所也　正義曰服

度云古之為享食所以觀威儀省禍福無喪而感憂必讎焉今大子臨樂而歎是父將死而兆先見也

經十年春王正月庚申曹伯終生卒 未同盟而赴以名

夏五月葬曹桓公 無傳

秋公會衛侯于桃丘弗遇 無傳衛侯與公為會期中背公更與齊鄭故公獨往而不相遇也桃丘衛地濟北東阿縣東南有桃城

冬十有二月丙午齊侯衛侯鄭伯來戰于郎 改侵伐而書來戰善魯之用周班惡三國討有辭

疏 注改侵至有辭 正義曰周禮大司馬以九伐之法正邦國賊賢害民則伐之負固不服則侵之然則侵伐者師旅討罪之名也魯以周禮為班則魯有禮矣三國伐有禮是討有辭矣春秋善魯之用周班不使三國得伐之故改侵伐而書來戰言若三國自來戰而魯

人不與戰也釋例曰齊侯衛侯鄭伯來戰于郎夫子善魯人之秉周班惡三國之伐有禮故正王爵以表周制去侵伐以見無罪此聖人之所以扶獎王室尊崇大教故詭常例以特見之是其義也

傳十年春曹桓公卒終施父之言虢仲譖其大夫詹父於王虢仲王卿士詹父屬大夫詹父有辭以王師伐虢夏虢公出奔虞虞國在河東大陽縣

疏注虢仲至大夫　正義曰周禮每卿之下皆有大夫傳言譖其大夫知是屬己之大夫非虢大夫者若虢國大夫虢仲自得加罪無為譖之於王且其若是虢人不得以王師伐虢故也　注虞國至陽縣　正義曰譜云虞姬姓也周大王之子大伯之弟仲雍是為虞仲嗣大伯之後武王克商封虞仲之庶孫以為虞仲之後處中國為西吳後世謂之虞公僖五年晉滅之地理志河

東大陽縣周武王封大伯後於此是爲虞公志言大伯後者以仲雍嗣大伯故也 秋秦人納芮伯萬于芮四年圍魏所執者 初虞叔有玉虞叔虞公之弟 虞公求旃旃之也 弗獻既而悔之曰周諺有之匹夫無罪懷璧其罪人利其璧以璧爲罪 吾焉用此其以賈害也賈買也 乃獻之又求其寶劍叔曰是無厭也無厭將及我將殺我 遂伐虞公故虞公出奔共池共池地名闕

疏注虞叔虞公之弟 正義曰祭叔既爲祭公之弟知虞叔亦是虞公之弟 匹夫無罪 正義曰士大夫以上則有妾媵庶人唯夫妻相匹其名既定雖單亦通故書傳通謂

之四夫四婦也冬齊衛鄭來戰于郎我有辭也初北戎病齊在六年諸侯救之鄭公子忽有功焉齊人餼諸侯使魯次之魯以周班後鄭鄭人怒請師於齊齊人以衛師助之故不稱侵伐不稱侵伐而以戰爲文明魯直諸侯曲故言我有辭以禮自釋交綏而退無敗績先書齊衛王爵也鄭主兵而序齊衛下者以王爵次之也春秋所以見魯猶秉周禮

疏注鄭主至周禮　正義曰傳言先書齊衛不合先書當先書鄭也春秋之例主兵者先書此則鄭人主兵鄭宜在先而先序齊衛者王爵齊衛爲侯尊於鄭伯故以王爵尊卑爲序也不依主兵之例而以王爵序者魯班諸侯之戍、

王爵爲次鄭忽負功懷怒致有此師故特改常例還以王爵次之見魯猶秉周禮故也

經十有一年春正月齊人衛人鄭人盟于惡曹惡曹地闕夏五月癸未鄭伯寤生卒同盟於元年赴以名秋七月葬鄭莊公無傳三月而葬速九月宋人執鄭祭仲祭氏仲名不稱行人聽迫脅以逐君罪之也行人例在襄十一年釋例詳之

疏注祭氏至詳之　正義曰莊二十五年陳侯使女叔來聘傳曰嘉之故不名是諸侯之卿嘉之乃不名則於法當書名祭仲行無可嘉知仲非其字故云祭氏仲名也祭仲鄭卿而至宋見執必是行至宋也行使被執例稱行人此當云執鄭行人而不稱行人者聽宋迫脅以逐出其君罪之故不稱行人昭八年楚人執陳行人干徵師殺之傳曰罪

不在行人也以罪不在則稱行人知祭仲罪在其身故去行人也釋例曰祭仲之如宋非會非聘與於見誘而以行人應命不能死節挾偽以篡其君故經不稱行人以罪之是說罪仲之意襄十一年楚人執鄭行人良霄傳曰書曰行人言使人也是變例也傳稱誘祭仲而執之則本非行人故經不言杜必知以行人應命罪之故不稱行人者祭仲若不至宋宋人何得執之既往至宋即是因事而行亦既因事而行便爲使人之例杜以傳文稱誘故序其本意言非聘非會聽宋迫脅故不稱行人罪之經與齊人執鄭詹文亦何異劉君以祭仲是字鄭人嘉之妄規杜氏就如劉言既云罪其逐君何以嘉而稱字杜以蕭叔非字故知祭仲是名仲既書名爲罪則不稱行人是其貶責劉云祭仲本非行人未知有何所據

突歸于鄭 突厲公也爲宋所納故曰歸例在成十八年不稱公子從告也文連祭仲故不言鄭

疏 注突厲至言鄭 正義曰成十八年傳例曰諸侯納之曰歸知此爲宋所

納故曰歸也突實公子而不稱公子傳無褒貶之例知從告者之辭告者不言公子故不稱也十五年許叔入于許十七年蔡季歸于蔡皆以字繫國突不繫鄭者以文連祭仲祭仲之上已有鄭字蒙上鄭文故不言鄭也以宋人執仲納突乃是以事連書故突得蒙上文其鄭忽奔衛則鄭人別告故不連上文

鄭忽出奔衛忽昭公也莊公既葬不稱爵者鄭人賤之以名赴

疏注忽昭至名赴　正義曰僖九年傳曰宋桓公卒未葬而襄公會諸侯故曰子里克殺奚齊于次書曰殺其君之子未葬也彼以未葬故繫父知既葬則成君此莊公既葬則忽成君矣宜書鄭伯出奔今書忽之名知鄭人賤之以名赴也其賤之意說在忽之復歸

柔會宋公陳侯蔡叔盟于折無傳柔魯大夫未賜族者蔡叔蔡大夫叔名也折地闕

疏注柔魯至地闕　正義曰以柔不稱族與無駭相類是無族可稱知其未賜族也亦以蔡叔無善可嘉知

叔是名叔亦無族蓋亦未賜族也 公會宋公于夫鍾 無傳夫鍾郕地 冬

十有二月公會宋公于闞 無傳闞魯地在東平須昌縣東南

傳十一年春齊衛鄭宋盟于惡曹 宋不書經闕

疏 注宋不書經闕 正義曰丘明作傳本以解經經傳不同皆傳是其實今傳有宋而經無宋知是經之闕文宋爲大國傳處鄭下是史文舊闕傳先舉經之所有乃以闕者實之故後言宋耳非謂盟之序列宋在下也服虔以爲不書宋宋後盟宋若後盟盟本無宋傳不得言齊衛鄭宋爲此盟也傳之上下例不虛舉經文舉此盟者爲經闕宋故也

楚屈瑕將盟貳軫 貳軫二國名 鄖人軍於蒲騷將與隨絞州蓼伐楚師 鄖國在江夏雲杜縣東南有鄖

城蒲騷鄖邑絞國名州國在南郡華容縣東南蓼國今義陽棘陽縣東南湖陽城莫敖患之莫敖楚官名即屈瑕鬬廉曰鄖人軍其郊必不誠且日虞四邑之至也虞度也四邑隨絞州蓼也邑亦國也君次於郊郢以禦四邑君謂屈瑕也郊郢楚地我以銳師宵加於鄖鄖有虞心而恃其城恃近其城莫有鬬志若敗鄖師四邑必離莫敖曰盍請濟師於王盍何不也濟益也對曰師克在和不在衆商周之不敵君之所聞也商紂也周武王也傳曰武王有亂臣十人紂有億兆夷人成軍以

出又何濟焉莫敖曰卜之對曰卜以決疑不疑何卜遂敗鄖師於蒲騷卒盟而還卒盟貳軫

疏注邑亦國也　正義曰書云欲宅洛邑傳每云敝邑是也　注君謂屈瑕也　正義曰禮坊記云禮君不稱天大夫不稱君恐民之惑也然則大夫不得稱君此謂屈瑕為君者楚僭王號縣尹稱公故呼卿為君大夫正法當呼為主昭元年傳醫和謂趙文子曰主相晉國是其事也祁盈之臣謂祁盈為君伯有之臣謂伯有為公是家臣稱其主耳　鄖有虞心　正義曰鄖人日虞四邑之至兾其與己合勢有虞度外援之心而又自恃近城故無鬭志　注商紂至夷人　正義曰古文尚書泰誓曰受有億兆夷人離心離德予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昭二十四年傳引之云亦有離德已與本小殊此注引予為武王又倒其先後者便文耳雖言傳曰非傳本文劉炫云欲以譬商周之

不敵故先少而後多非便文鄭昭公之敗北戎也在六年齊人將妻之昭公辭祭仲曰必取之君多内寵子無大援將不立三公子皆君也子突子亹子儀之母皆有寵弗從夏鄭莊公卒初祭封人仲足有寵於莊公祭鄭地陳留長垣縣東北有祭城封人守封疆者因以所守爲氏莊公使爲卿爲公娶鄧曼生昭公故祭仲立之曼鄧姓宋雍氏女於鄭莊公曰雍姞生厲公雍氏姞姓宋大夫也以女妻人曰女雍氏宗有寵於宋莊公故

誘祭仲而執之祭仲之如宋非會非聘見誘而以行人應命曰不立突將死亦執厲公而求賂焉祭仲與宋人盟以厲公歸而立之秋九月丁亥昭公奔衛已亥厲公立

疏注祭仲至應命　正義曰傳言誘而執之則祭仲被誘如宋在宋見執執不在會知非會也被誘而往知非聘也直爲見誘而以行人應彼宋命也行人謂行往宋耳劉炫云杜欲成不稱行人之義故以行人言之

經十有二年春正月夏六月壬寅公會杞侯莒子盟于曲池曲池魯地魯國汶陽縣北有曲水亭秋七月丁

亥公會宋公燕人盟于穀丘穀丘宋地燕人南燕大夫八月壬辰陳侯躍卒無傳厲公也十一年與魯大夫盟於折不書葬魯不會也壬辰七月二十三日書於八月從赴

疏注厲公至從赴　正義曰躍爲厲公世本文也莊二十二年傳曰陳厲公蔡出也故蔡人殺五父而立之五父即佗六年殺佗而厲公立也陳世家以佗與五父爲二人言蔡人爲佗殺五父及桓公大子免而立佗是爲厲公立七年大子免之三弟躍林杵臼共弒厲公而躍立是爲利公利公立五月卒林立是爲莊公案傳五父佗一人而世家以爲二人案經蔡人殺佗在桓公卒之明年不得爲佗立七年也佗以六年見殺躍以此年始卒不得爲躍立五月也既以佗爲厲公又妄稱躍爲利公世本本無利公皆是馬遷妄說束晳言馬遷分一人以爲兩人以無爲有謂此事也壬辰是七月二十三日上有七月書於八月之下如此類者注皆謂之

日誤今云從赴者以其終不可通蓋欲兩解故也以五年正月甲戌己丑陳侯鮑卒甲戌非正月之日而以正月赴文傳言再赴是赴以正月也彼以十二月之日爲正月赴魯知赴者或有以前月之日從後月而赴故因此以示別意

公會宋公于虛虛宋地冬十有一月公會宋公于龜龜宋地丙戌公會鄭伯盟于武父武父鄭地陳留濟陽縣東北有武父城丙戌衛侯晉卒無傳重書丙戌非義例因史成文也未同盟而赴以名

疏注重書至以名　正義曰春秋之中唯此重書日其餘亦應有一日兩事各書日者但更無其日不可復知計赴告之體本應皆以日告史官書策復應各書其日但他國之告或有詳略魯史記注多違舊章致使日與不日無復定準及其仲尼書經不以日月褒貶或略或詳非此所急故日月詳略皆依舊文

此重書丙戌非是義例以舊史所重故因史成文耳十有二月及鄭師伐宋

丁未戰于宋既書伐宋又重書戰者以見宋之無信也莊十一年傳例曰皆陳曰戰尤其無信故以獨戰爲文

疏注既書至爲文　正義曰春秋之例戰不言伐以其伐可知故略其文也伐者討有罪之辭言戰又言伐者皆是罪彼所伐之國此既書伐宋又重書戰者以見宋之無信言以鐘鼓聲其罪而伐之彼不服罪而反與我戰所以深責之也莊二十八年齊人伐衛衛人及齊人戰此文亦當如彼宜云及宋人戰今直言戰于宋者尤其無信故以獨戰爲文皆陳曰戰戰是敵辭不言及宋戰不使宋得敵也十年郎之戰我有禮彼無禮齊鄭無辭以罪我不令我與彼敵彼自獨戰爲文此戰我有信而宋無信我有辭以責宋不使宋敢敵我我自獨戰爲文郎戰我有辭故言戰不言伐此戰宋無辭故言伐不言與宋戰二者雖文皆獨戰而義存彼此俱是善惡有殊

不得相敵故也

傳十二年夏盟于曲池平杞莒也隱四年莒人伐杞自是遂不平公欲平宋鄭秋公及宋公盟于句瀆之丘句瀆之丘即穀丘也宋以立厲公故多責賂於鄭鄭人不堪故不平宋成未可知也故又會于虛冬又會于龜宋公辭平故與鄭伯盟于武父宋公貪鄭賂故與公三會而卒辭不與鄭平遂帥師而伐宋戰焉宋無信也君子曰苟信不繼盟無益也詩云君子屢盟亂是用長無信也

詩小雅言無信故數盟數盟則情疏情疏而憾結故云長亂楚伐絞軍其南門莫敖屈瑕曰絞小而輕輕則寡謀請無扞采樵者以誘之扞衛也樵薪也從之絞人獲三十人獲楚人也明日絞人爭出驅楚役徒於山中楚人坐其北門而覆諸山下坐猶守也覆設伏兵而待之大敗之爲城下之盟而還城下盟諸侯所深耻

疏 注城下至深耻 正義曰宣十五年楚圍宋傳稱華元謂子反曰敝邑易子而食析骸以爨雖然城下之盟有以國斃不能從也寧以國斃不肯從城下之盟是其深耻也必爲深耻者諸侯當好事四鄰以衞社稷相時而動量力而行今乃搆怨彊敵兵臨城下

力屈勢沮求服受盟是其不知伐絞之役楚師分之甚將爲鄭國所笑故深恥之

涉於彭彭水在新城昌魏縣羅人欲伐之使伯嘉諜之三巡數之羅熊姓國在宜城縣西山中後徙南郡枝江縣伯嘉羅大夫諜伺也巡徧也

疏注彭水至魏縣　正義曰釋例云彭水出新城昌魏縣東北至南鄉筑陽縣入漢　注羅熊至徧也　正義曰羅熊姓世本文也說文云諜軍中反間也謂詐爲敵國之人入其軍中伺候間隙以反報其主故此訓諜爲伺而兵書謂之反間也巡徧也謂巡遶徧行之

經十有三年春二月公會紀侯鄭伯己巳及齊侯宋公衛侯燕人戰齊師宋師衛師

燕師敗績大崩曰敗績例在莊十一年或稱人或稱師史異辭也衛宣公未葬惠公稱侯以接鄰國非禮也

【疏】公會至敗績　正義曰傳稱宋多責賂於鄭故以紀魯及齊與宋衛燕戰然則此戰之興本由宋鄭相怨雖復各連同好當以宋鄭爲主其序紀在鄭上宋處齊下者若魯人不與而鄭國自行則以主兵爲先若與魯同行魯史所記則當以魯爲主不得復先主兵亦既不先主兵即以大小爲序故紀先鄭也宋使齊爲主猶隱四年州吁伐鄭使宋爲主故齊先宋此以公在會故不以主兵爲先尊卑爲序故紀在鄭先若然莊二十六年會宋人齊人伐徐杜云宋主兵故序齊上彼魯亦在而先主兵者彼是魯之微人所會之國又少此則公自在會又所戰之國歷序又多故不與彼同也戰稱將敗稱師是史策之常法也史所以然者師是將之所帥戰則舉將爲重敗則羣師盡崩固當舉師言敗若其敗還書將則是將身獨敗無以見師之大崩故戰則稱將敗則稱師言其衆師

盡敗非獨將身敗也此燕人謂將也楚子傷目故稱楚子敗績此若云燕人敗績則是燕將身傷以此不得不稱師敗唯莊二十八年衛人敗績違常文耳　注大崩至禮也正義曰言史異辭者決莊二十八年衛人及齊人戰衛人敗績也此敗稱師而彼敗稱人是史異辭也史非一人立辭自異非襃貶之例也此二者於理則師是而人非但不以爲義故合各從其本耳杜以既葬爲成君雖則踰年猶待葬訖故以惠公爲非禮釋例曰父雖未葬喪服在身踰年則於其國内即位稱君伐鄭之役宋公衛侯是也春秋書會事皆踰年即位稱公不可曠年無君則知他國亦同然據父未葬於其國内雖得伸其尊若以接鄰國則違禮失制也是言先君未葬則不得稱爵成君以接鄰國也杜言違禮失制禮制亦無明文案文八年八月天王崩九年春毛伯來求金傳曰不書王命未葬也彼以踰年未葬不得稱王命使是其禮制未可以此知接鄰國則違禮制也

三月葬衛宣公無傳

夏大水（無傳）秋七月冬十月

傳十三年春楚屈瑕伐羅鬬伯比送之還謂其御曰莫敖必敗舉趾高心不固矣（趾足也）遂見楚子曰必濟師（難言屈瑕將敗故以益師諷諫）楚子辭焉（不解其旨故拒之）入告夫人鄧曼鄧曼曰大夫其非衆之謂（鄧曼楚武王夫人言伯比意不在於益衆也）其謂君撫小民以信訓諸司以德而威莫敖以刑也莫敖狃於蒲騷之役將自用也（狃忕也蒲騷役在十一年）

必小羅君若不鎮撫其不設備乎夫固謂君訓衆而好鎮撫之撫小民以信也召諸司而勸之以令德訓諸司以德也見莫敖而告諸天之不假易也諸之也言天不借貸慢易之人威莫敖以刑也不然夫豈不知楚師之盡行也楚子使賴人追之不及賴國在義陽隨縣賴人仕於楚者莫敖使徇于師曰諫者有刑徇宣令也及鄢亂次以濟鄢水在襄陽宜城縣入漢遂無次且不設備及羅羅與盧戎兩軍之盧戎南蠻大敗之

莫敖縊于荒谷羣帥囚于冶父縊自經也荒谷冶父皆楚地以聽刑楚子曰孤之罪也皆免之疏大夫至行也 正義曰大夫伯比言濟衆者其非益衆之謂也其此伯比之意當謂君宜撫慰小人士卒以言信也教訓諸司長率以令德而威懼莫敖以刑罰也莫敖狃於蒲騷之役狃貫也貫於蒲騷之得勝遂恃勝以為常將自用其心不受規諫必輕小羅國以為無能君若不以言辭刑罰鎮重撫慰之莫敖其將不設備乎夫謂伯比伯比之意固當謂君教訓衆民而好以言辭鎮撫之召軍之諸司而勸勉之以善德見莫敖而告之道上天之意不借貸慢易之人不使慢易之人得勝言其必須敬懼也其意當如此耳若其不然此伯比豈不知楚師之盡行也而更請益師乎

注狃忕也 正義曰說文云狃狎也忕習也郭璞云貫忕也今俗語皆然則狃忕皆貫習之義以貫得勝則輕易前

敵將自用其意不復持重　注鄢水至入漢　正義曰釋例曰鄢水出新城沶鄉縣東南經襄陽至宜城縣入漢

宋多責賂於鄭賂立突鄭不堪命故以紀魯及齊與宋衛燕戰不書所戰後也公後地期而及其戰故不書所戰之地

鄭人來請脩好

疏　注公後至之地　正義曰兩敵將戰必豫期戰地公未見紀鄭紀鄭已與齊宋先設戰期公不及設期唯及其戰故言戰而不書所戰之地言此地非公所期故不書也釋例曰桓十三年戰不書所所者期戰所在之地也公會戰而後其期猶及諸侯共其成敗故備書諸國而不書地成十六年傳曰戰之日齊國佐至於師此其類也然則諸戰書日者日即從月計此經當云二月己巳公會紀侯鄭伯今退己巳於鄭伯之下者春秋之例公之出會例多以月要盟戰敗例多以日故己巳之文在

公會紀侯鄭伯之下十二年十二月及鄭師伐宋丁未戰于宋亦其類也服虔云下日者公至而後定戰日地之與日當同時設期公既不及期地安得及期日也劉炫云公會紀鄭告廟而行始行即書會也其戰之日則戰罷乃告廟史官雖連并其文而存其本旨己巳是戰日故下日以附戰

經十有四年春正月公會鄭伯于曹脩十二年武父之好以曹地曹與會無冰無傳書時失夏五不書月闕文鄭伯使其弟語來盟秋八月壬申御廩災御廩藏公所親耕以奉粢盛之倉也天火曰災例在宣十六年

疏注御廩至六年 正義曰傳稱御廩災乙亥嘗書不害也明嘗之所用是御廩之所藏也禮記祭義云天子爲藉千畝諸侯百畝躬秉耒以事天地山川社稷先古敬之

至也穀梁傳曰天子親耕以共粢盛王后親蠶以共祭服國非無良農工女也以爲人之所盡事其祖禰不若以己所自親者也月令季秋乃命冢宰藏帝藉之收於神倉鄭玄云重粢盛之委也帝藉所耕千畝也藏祭祀之穀故爲神倉以此諸文知御廩藏公所親耕以奉粢盛之倉也廩即倉之別名周禮廩人爲倉人之長其職曰大祭祀則共其接盛鄭玄云接讀爲扱扱以授舂人大祭祀之穀藉田之收藏於神倉者不以給小用是公所親耕之粟擬共祭祀藏於倉廩故謂之御廩災其屋而不損其穀故曰書不害也

乙亥嘗先其時亦過也既戒日致齊御廩雖災苟不害嘉穀則祭不應廢故書以示法

疏 注先其至示法 正義曰八月建未未是始殺故云先其時亦過也周禮大宰祀五帝前期十日帥執事而卜日遂戒享先王亦如之鄭玄云十日者容散齋七日致齋三日壬申在乙亥之前三日是致齋之初日也既巳戒日致齋御廩雖災苟其不害嘉穀有穀可以共祭祀則祭不

應廢故書以示法也若害穀則當廢不可苟用他穀故也先時亦過過則當書但書過巳有成例故傳指言不害故沈氏云杜以先時亦過過則當書傳何以專言不害此丘明之意若非先時有災不害亦書若非御廩有災先時亦書進退明例也服虔云魯以壬申被災至乙亥而嘗不以災害爲恐故衞難杜云若救之則息不害嘉穀則傳當有救火之文若如宋災傳舉救火今自言不害明知不以災爲害杜必爲不害嘉穀者秦氏荅云傳所以不載救火者傳以指釋經文略舉其要所以不載救火至於宋鄭之災彼由簡牘備載詳略不等不可相難也

冬十有二月丁巳齊侯祿父卒無傳隱六年盟於艾

宋人以齊人蔡人衞人陳人伐鄭凡師能左右之曰以例在僖二十六年

傳十四年春會于曹曹人致餼禮也熟曰饔生

曰餼

【疏】注熟曰饔生曰餼　正義曰周禮外內饔皆掌割亨之事亨人給外內饔之爨亨煮饔者煑肉之名知熟曰饔哀二十四年傳稱晉人餼臧石牛以生牛賜之知生曰餼又聘禮致饔餼五牢飪一牢腥二牢餼二牢飪是熟肉腥是生肉知餼是未殺鄭玄以為生牲曰餼唯瓠葉箋云腥曰餼欲以牽為牽行故餼為已殺非定解也定解猶以生為餼傳諸言餼者皆致生物於賓也

夏鄭子人來尋盟且脩曹之會子人即弟語也其後為子人氏秋八月壬申御廩災乙亥嘗書不害也災其屋救之則息不及穀故曰書不害冬宋人以諸侯伐鄭報宋之戰也在十二年焚渠門入及大逵渠門鄭城門逵道方九軌伐東郊取牛首東郊鄭郊牛首

鄭以大宮之椽歸爲盧門之椽大宮鄭祖廟盧門宋城門告伐而不告入取故不書邑

經十有五年春二月天王使家父來求車

三月乙未天王崩無傳桓王也

夏四月己巳葬齊僖公無傳

五月鄭伯突出奔蔡突既篡立權不足以自固又不能倚任祭仲反與小臣造賊盜之計故以自奔爲文罪之也例在昭三年

疏注突既至三年

正義曰凡諸侯出奔皆被逐而出非自出也舊史書臣以逐君仲尼脩春秋責其不能自固皆以自奔爲文以故此注述突之惡言其罪之之意釋例曰諸侯奔亡皆迫逐而苟免非自出也傳稱衛孫林父甯殖出其君名在諸侯之

策此以臣名赴告之文也仲尼之經更沒逐者主名以自
奔爲大責其不能自安自固所犯非徒所逐之臣也言其
所犯處多非徒逐者獨惡君不能君故臣亦不臣臣之逐
君其罪已著沒其臣名獨見君罪言罪不純在其臣故也
衛獻公出奔不名鄭伯突及北燕伯款蔡侯朱等皆書名
者從彼告辭故釋例曰衛赴不以名而燕赴以名隨赴而
書之義在彼不在此也言責其不能自安自固自奔即是
身罪名與不名不復著義故從告也昭三年傳曰書曰北
燕伯款出奔齊罪之也是變例也

鄭世子忽復歸于鄭 忽實居君位故

今還以復其位之例爲文也稱世子者忽爲大子有母氏
之寵宗卿之援有功於諸侯此大子之盛者也而守介節
以失大國之助知三公子之彊不從祭仲之言脩小善絜
小行從匹夫之仁忘社稷之大計故君子謂之善自爲謀
言不能謀國也父卒而不能自君鄭人亦不君之出則降
名以赴入則逆以大子之禮始於見逐終於見殺三公子

更立亂鄭國者實忽之由復歸例在成十八年疏注忽實至八年正義曰成十八年傳曰復其位曰復歸忽本既居君位然後出奔故今還以復位之例爲文也經言復歸明是復位之例注言此者以忽之出奔不稱鄭伯歸言世子又非君號非君而稱復歸嫌其不是復位故明之禮父在稱世子忽父之喪於今五年世子非所當稱故述其稱之意鄧曼所生立爲世子是有母氏之寵也宗卿謂同姓之卿祭仲之女曰雍姬則祭仲姬姓是同宗卿也救齊敗戎是有功也而守介節謂守瑣瑣狷介之節不娶齊女也經書鄭忽出奔不稱鄭伯是降名以甚也今稱世子復歸是逆以大子之禮也逆以大子之禮者以突是庶子無道出奔更欲擇君莫踰於忽以本是世子故迎之使還爲是世子所以得歸鄭以世子名告不以嘗爲君告時史因其告辭書曰世子實復本位書曰復歸而忽之爲君不能自固始於見逐終於見殺三公子更立爲君亂鄭國者實忽之由釋例與此注盡同其末云故仲尼因以示義

言因舊史之文即稱世子示鄭人本有不以爲君之義恐於隱公之世每稱公子六年稱大子則救齊之時已立爲大子故也

許叔入于許

許叔莊公弟也隱十一年鄭使許大夫奉許叔居許東偏鄭莊公既卒乃入居位許人嘉之以字告也

注許叔至逆例

叔本不去國雖稱入非國逆例

疏正義曰入者自外之辭本其所自之處言其自許東偏而入于許國非從外國入也鄭莊公以十一年卒許叔今始入者蓋鄭突不使其復忽既得位親仁善鄰存許以德許人冀其爲己之援故此年始得入也小白陽生入皆稱名此叔稱字故云許人嘉之以字告也杜知是字者以蔡季歸於蔡季子來歸亦以書字故知之也杜以傳例云凡去其國國逆而立之曰入嫌此亦爲國逆之例釋例曰諸在例外稱入直是自外入內記事常辭義無所取賈氏雖夫人姜氏之入皆以爲例由先儒以爲國逆故言許叔本不去國非國逆之正例國逆正例據去國而來許叔本非去國故云非國逆例

其實許始復國許叔得還上下交歡同心迎逆指其實有國逆之理故於釋例云許叔有國逆之文但非國逆正例耳劉君不達此旨妄規杜失非也

公會齊侯于艾邾人牟人葛人來朝無傳三人皆附庸之世子也其君應稱名故其子降稱人牟國今泰山牟縣葛國在梁國寧陵縣東北

疏注三人至東北　正義曰三國俱稱人合行禮知其尊卑同也以邾子未得王命知牟葛之等是附庸郳犂來來朝皆附庸書名此若君自親來則亦應稱名若遣臣來聘又不得稱朝曹伯使世子射姑來朝是世子有稱朝之義知此三人皆附庸世子攝行父事而來朝也諸侯之卿稱名大夫降稱人是人之於名例差一等若附庸其君應稱名故其子降稱人釋例曰王之世子不名諸侯世子則名會王世子于首止曹世子射姑來朝是也附庸世子稱人邾人牟人葛人來朝是也是言世子稱謂之等級也地理志泰山郡牟縣故牟國也

陳留郡寧陵縣應劭曰故葛伯國然則於晉屬梁國也 秋九月鄭伯突入于櫟 櫟鄭別都也今河南陽翟縣未得國直書入無義例也 冬十有一月公會宋公衛侯陳侯于袲伐鄭 袲宋地在沛國相縣西南先行會禮而後伐也 疏 注先行會禮 正義曰知非不與謀言會者以言于袲故知此行會禮也若不言地直言會則是不與謀例也召陵會杜注云於召陵先行會禮與此同也

傳十五年春天王使家父來求車非禮也諸侯不貢車服 車服上之所以賜下 天子不私求財 諸侯有常職貢 祭仲專鄭伯患之使其壻雍糾殺

之將享諸郊雍姬知之謂其母曰父與夫孰親其母曰人盡夫也父一而已胡可比也（婦人在室則天父出則天夫女以爲疑故母以所生爲本解之）遂告祭仲曰雍氏舍其室而將享子於郊吾惑之以告祭仲殺雍糾尸諸周氏之汪（汪池也周氏鄭大夫殺而暴其尸以示戮也）公載以出（愍其見殺故載其尸共出國）曰謀及婦人宜其死也夏厲公出奔蔡六月乙亥昭公入許叔入于許公會齊侯于艾謀定許也秋

鄭伯因櫟人殺檀伯而遂居櫟檀伯鄭守櫟大夫冬會于袲謀伐鄭將納厲公也弗克而還

經十有六年春正月公會宋公蔡侯衛侯于曹夏四月公會宋公衛侯陳侯蔡侯伐鄭春既謀之今書會者魯諱議納不正蔡常在衛上今序陳下蓋後至

疏注春既至後至　正義曰宣七年傳例云與謀曰及不與謀曰會此春既謀之例當言及今書會者魯諱與諸侯聚議納不正之人故從不與謀之文釋例曰魯既春會于曹以謀伐鄭夏遂與師而更從不與謀之文者厲公簒大子忽之位謀而納之非正故諱之從不與謀之例是其義也諸侯之序以大小爲次班序譜稱自隱至莊十四年四十三歲征伐盟會者凡十六

國時無霸主會同不并無有成序其間蔡與衛凡七會六在衛上唯此處在陳下故以爲蓋後至也

秋七月公至自伐鄭 用飮至之禮故書

冬城向 傳曰書時也而下有十一月舊説以謂傳誤此城向亦俱是十一月但本事異各隨本而書之耳經書夏叔弓如滕五月葬滕成公傳云五月叔弓如滕即知但稱時者未必與下月異也又推校此年閏在六月則月却而節前水星可在十一月而正也詩云定之方中作于楚宮此未正中也功役之事皆揔指天象不與言歷數同也故傳之釋經皆通言一時不月別

疏 注傳曰至月別 正義曰杜以城向與下同月故檢叔弓如滕經傳之異如滕與葬同月知此城向與出奔同月但本事既異各隨本而書之下有月而此無月耳其實同是十一月也但十一月水星昏猶未正故復推按歷數此年月却節前水星可在十一月而正又方者未至之辭故以定之方中爲方欲向中而實未正中十一月可

以興土功書時非傳誤也劉炫規過以為案周語云辰角見而雨畢天根見而水涸駟見而隕霜火見而清風戒寒故先王之教曰雨畢而除道水涸而成梁隕霜而冬裘具清風至而脩城郭故夏令曰九月除道十月成梁營室之中土功其始先儒以為建戌之中霜始降房星見霜降之後寒風至而心星見鄭玄云辰角見謂九月本天根見謂九月末天根謂氐星是也自然火見是建亥之月又春秋城楚丘是正月而杜引詩云定之方中未正中也定星豈正月未正中乎據此諸文則火見土功必在建亥之月則建戌之月必無土功之理而杜以為建戌之月得城向者非也令以為周語之文單子見陳不除道故譏為此言故所舉時節並在早月也月令孟冬天子始裘單子云隕霜而冬裘具九月已裘是其早也且周語之文據尋常節氣九月而除道十月而興土功杜以此年閏在六月則建戌之月二十一日已得建亥節氣是十月節氣在九月之中土功之事何為不可諸侯城楚丘自在正月衛人初作也

宿必在其前杜云定星方欲正中於理何失劉君廣引周語之文以規杜杜以月却節前何須致難十有一月衛侯朔出奔齊惠公也朔讒構取國故不言公子逐罪之也

傳十六年春正月會于曹謀伐鄭也前年冬謀納厲公不克故復更謀夏伐鄭秋七月公至自伐鄭以飲至之禮也冬城向書時也初衛宣公烝於夷姜生急子夷姜宣公之庶母也上淫曰烝屬諸右公子爲之娶於齊而美公取之生壽及朔屬壽於左公子左右媵之子因以爲號夷姜縊失寵而自經死宣姜與

公子朔構急子宣姜宣公所取急子之妻構會其過惡公使諸齊使盜待諸莘將殺之莘衛地陽平縣西北有莘亭壽子告之使行行去也不可曰棄父之命惡用子矣惡安也有無父之國則可也及行飲以酒壽子載其旌以先盜殺之急子至曰我之求也此何罪請殺我乎又殺之二公子故怨惠公十一月左公子洩右公子職立公子黔牟黔牟羣公子惠公奔齊【疏】注夷姜至曰烝　正義曰晉獻公

烝於齊姜惠公烝於賈君皆是淫父之妾知此亦父妾故云庶母也成二年傳稱楚莊王以夏姬予連尹襄老襄老死其子黑要烝焉淫母而謂之烝知烝是上淫蓋訓烝為進言自進與之淫也世家云初宣公愛夫人夷姜烝淫而謂之夫人馬遷謬耳　注左右至為號　正義曰公子法無左右明其因母為號公羊稱諸侯取一國則二國往媵之以有二媵故分為左右說公羊者言右媵貴於左媵義或當然此左右公子蓋宣公之兄弟也　載其旌　正義曰代之而載其旌蓋旌有志識故也世家云與太子白旄而告盜曰見白旄者殺之或當以白旄為旌但馬遷演此文而為之說其辭至鄙未必其言可信也

經十有七年春正月丙辰公會齊侯紀侯盟于黃黃齊地二月丙午公會邾儀父盟于趡

進晉地稱字義與茂盟同二月無丙午丙午三月四日也日月必有誤 五月丙午及齊師戰于奚 奚魯地皆陳曰戰 六月丁丑蔡侯封人卒

十一年大夫盟于折 秋八月蔡季自陳歸于蔡 季蔡侯弟也言歸爲陳所納

癸巳葬蔡桓侯 無傳稱侯蓋謬誤三月而葬速

疏 注稱侯蓋謬誤

正義曰五等諸侯卒則各書其爵葬則舉謚稱公禮之常也此無貶責而獨稱侯故云蓋謬誤也釋例曰卒而外赴者皆正爵而稱名愼死考終不敢違大典也書葬者皆從主人私稱客主之人敬各有本謙敬各得其所而後二國之禮成也葬蔡桓侯獨不稱公劉賈許曰桓卒而季歸無臣子之辭也蔡侯無子以弟承位羣臣無廢主社稷不乏祀故傳稱蔡人嘉之非貶所也杞伯稱子傳爲三發[illegible]侯有貶傳亦宜說史書謬誤疑有闕文是其疑之意[illegible]

及宋人衛人伐邾冬十月朔日有食之甲乙者歷之紀也晦朔者日月之會也日食不可以不存晦朔晦朔須甲乙而可推故日食必以書朔日為例

傳十七年春盟于黃平齊紀且謀衛故也齊欲滅紀衛逐其君及邾儀父盟于趡尋蔑之盟也蔑盟在隱元年夏及齊師戰于奚疆事也爭疆界也於是齊人侵魯疆疆吏來告公曰疆場之事愼守其一而備其不虞虞度也不度猶不意也姑盡所備焉事至而戰又何謁焉齊背盟而來公以信待故不書侵伐

疏傳疆

場至不虞　正義曰疆場謂界畔也至此易主故名曰場典封疆者不得已徃侵人無使人來侵己謹慎守其一家之所有以備不意度之事　蔡桓侯卒蔡人召蔡季于陳　桓侯無子故召季而立之季內得國人之望外有諸侯之助故書字以善得衆稱歸以明外納　秋蔡季自陳歸于蔡蔡人嘉之也　嘉之故以字告　伐邾宋志也　邾宋爭疆魯從宋志背趡之盟　冬十月朔日有食之不書日官失之也天子有日官諸侯有日御　日官日御典歷數者　日官居卿以厎日禮也　日官天子掌歷者不在六卿之數而位從卿故言居卿也厎平也謂平歷數　日御不失日以授百官

于朝日官平歷以班諸侯諸侯奉之不失天時以授百官 疏 注日官至歷數正義曰周禮大史掌正歲年以序事頒告朔于邦國然則天子掌歷者謂大史也大史下大夫非卿故不在六卿之數傳言居卿則是尊之若卿故知非卿而位從卿故言居卿也平歷數者謂掌作歷數平其遲速而頒於邦國也晦朔弦望交會有期日月五星行道有度歷而數之故曰歷數也 初鄭伯將以高渠彌爲卿昭公惡之固諫不聽昭公立懼其殺巳也辛卯弒昭公而立公子亹公子亹昭公弟君子謂昭公知所惡矣公子達曰公子達魯大夫高伯其爲戮乎復惡巳甚矣復重也本爲昭公所惡而復弒君重爲惡也 疏 君子

至惡矣　正義曰弑君者人臣之極惡也昭公惡其人其人果行大惡是昭公知所惡矣言昭公惡之不妄也韓子以爲君子言知所惡者非多其知之明而嫌其心不斷也曰知之若是其明也而不如早誅焉以及於死故言知所惡以見其無權也昭公知其惡而不能行其誅致使渠彌含憎懼死以徼幸故昭公不免於弑戒人君使彊於斷也

注公子達魯大夫　正義曰知非鄭人者若是鄭人當在君子之前言之傳先載君子之議後陳子達之言是達聞其言而評之與臧文仲聞蓼六之滅其事相類故知魯人也

經十有八年春王正月公會齊侯于濼　濼水在濟南歷城縣西北入濟

公與夫人姜氏遂如齊　公本與夫人俱行至濼公與齊侯行會禮故先書會濼既會而相隨至齊故曰遂

疏　公與至如齊　正義曰僖十一年公及夫

人會齊侯于陽穀彼言及此不言及者公羊傳曰公何以不言及夫人夫人外也言夫人淫於齊侯而疏外公故不言及也穀梁傳曰不言及夫人何也以夫人之伉不稱數也言夫人驕伉不可及故舍而不數也杜無明解傳載申繻之言譏公男女相瀆蓋以相褻瀆之故果致大禍時史譏其男女無別故不書及也 注公本至曰遂 正義曰據傳文知其嚮會之時即與夫人俱行至於濼水之上不言及夫人會者夫人從公行耳其會之時夫人不與既會乃相隨嚮齊故如齊之上始書夫人公自因會而行故言遂耳

夏四月丙子公薨于齊不言戕諱之也戕例在宣十八年 丁酉公之喪至自齊無傳告廟也丁酉五月一日有日而無月 秋七月冬十有二月己丑葬我君桓公無傳九月乃葬緩慢也

傳十八年春公將有行遂與姜氏如齊始議行事申繻曰女有家男有室無相瀆也謂之有禮易此必敗女安夫之家夫安妻之室違此則爲瀆今公將姜氏如齊故知其當致禍亂

疏 女有家男有室 正義曰沈氏云卿大夫稱家家者內外之大名戶內曰室但男子一家之主職主內外故曰家婦人主閨內之事故爲室也劉炫云釋宮云宮謂之室其內謂之家則家之與室義無以異欲見男女之別故以室屬之其實室家同也

公會齊侯于濼遂及文姜如齊齊侯通焉公謫之謫譴也以告夫人告齊侯夏四月丙子享公齊侯爲公設享燕之禮使公子彭生乘公

公薨于車上車曰乘彭生多力拉公幹而殺之魯人告于齊曰寡君畏君之威不敢寧居來脩舊好禮成而不反無所歸咎惡於諸侯請以彭生除之除恥辱之惡也齊人殺彭生不書非卿

疏注上車至殺之正義曰莊元年公羊傳曰夫人譖公於齊侯齊侯怒與之飲酒於其出焉使公子彭生送之於其乘焉搚幹而殺之何休云搚折聲也齊世家云襄公使力士彭生抱上魯君車因搚殺魯桓公下車則死矣搚摺拉音義同也

秋齊侯師于首止陳師首止討鄭弒君也首止衛地陳留襄邑縣東南有首鄉子亹會之高渠彌相不知齊欲討己七月戊戌齊人殺

子亹而轘高渠彌車裂曰轘祭仲逆鄭子于陳而立之鄭子昭公弟子儀也是行也祭仲知之故稱疾不往人曰祭仲以知免仲曰信也時人譏祭仲失忠臣之節仲以子亹爲渠彌所立本既不正又不能固位安民宜其見除故即而然識者之言以明本意

[疏]注車裂曰轘　正義曰襄二十二年傳稱轘觀起於四竟又曰轘觀起車裂是其事也周禮滌狼氏誓僕右曰殺誓馭曰車轘然則周法有此刑也

周公欲弒莊王而立王子克莊王桓王大子王子克莊王弟子儀辛伯告王遂與王殺周公黑肩王子克奔燕辛伯周大夫初子儀有寵於桓

王桓王屬諸周公辛伯諫曰並后妾如后匹嫡庶如嫡兩政臣擅命耦國都如國亂之本也周公弗從故及及於難也

春秋正義卷第七

鄉貢進士馮嗣祖校勘

春秋正義卷第八

國子祭酒上護軍曲阜縣開國子臣孔穎達等奉

勅撰

莊公 疏 正義曰魯世家云莊公名同桓公之子文姜所生即桓六年子同生者也以莊王四年即位謚法勝敵克壯曰莊是歲歲在鶉火

經元年春王正月 疏 王正月 正義曰此月無事而空書月者莊雖不即君位而亦改元朝廟與民更始史書其事見此月公宜即位而父弑母出不忍即位故空書其文閔僖亦然

三月夫人孫于齊 夫人莊公母也魯人責之故出奔內諱奔謂之孫猶孫讓而去

【注】夫人至而去　正義曰夫人孫意傳文不明故云【疏】魯人責之蓋責其訴公於齊侯而使公見殺故慙懼而出奔也公羊傳曰孫者何孫猶孫也內諱奔謂之孫穀梁傳曰孫之爲言猶孫也諱奔也杜用彼爲說昔帝堯孫位以讓虞舜故假彼美事而爲之名猶孫讓而去釋例曰使若不爲臣子所逐自孫位而去者

夏單伯送王姬　無傳單伯天子卿也單采地伯爵也王將嫁女于齊既命魯爲主故單伯送女不稱使也王姬不稱字以王爲尊且別於內女也天子嫁女於諸侯使同姓諸侯主之不親昏尊卑不敵

【注】單伯至不敵【疏】　正義曰檢經上下公卿書爵大夫書字單伯書爵故爲卿也單者天子畿內地名人君賜臣以邑令采取賦稅謂之采地禮運曰諸侯有國以處其子孫大夫有采以處其子孫是謂食邑爲采地單氏世仕王朝此及文公之世皆云單伯成公以下常稱單子知伯子皆爵也此時稱伯後降爲子耳又解不稱王使之意王於時將遣魯

主昏必先有命豈得未嘗命魯徑送女來故知王已命魯爲主魯已承受王命單伯送女付魯而已不復重宣王命故不稱使也十一年王姬不云王使送者爲送者微也以姬繫王不稱女字以王爲尊故繫之於王且以別於内女内女則以字配姓謂之伯姬叔姬是也公羊傳曰使我主之曷爲使我主之天子嫁女乎諸侯必使諸侯同姓者主之諸侯嫁女于大夫必使大夫同姓者主之所以然者昏之行禮必賓主相敵天子於諸侯諸侯於大夫不親昏者尊卑不敵故也二王之後雖王所賓客示崇先代而已不得即與王敵嫁於二王之後亦使諸侯主之秦漢以來使三公主之呼爲公主

秋築王姬之館于外公在諒闇慮齊侯當親迎不忍便以禮接於廟又不敵逆王命故築舍於外

疏注公在至於外　正義曰穀梁傳曰築之外變之正也仇讎之人非所以接昏姻也衰麻非所以接弁冕也其意言公與齊爲讎又身有重服不得與齊侯爲禮故築于外也左氏

先儒亦用此爲說杜案傳文稱請以彭生除之齊人雖爲殺彭生心實譏齊但不敢逆王命故以諒闇爲辭故築館于外杜謂諸侯之喪既葬則衰麻除矣不得以喪服爲言也若譏不除服未釋則諸侯之國同姓多矣天王不應強使魯侯冒斬衰接父讎與之行吉禮也以此益明杜諒闇之言爲得其實徒以昏姻吉禮行事在廟公在諒闇之內慮齊侯當來親迎不可便以全吉之禮接賓於廟又讎除服釋不敢逆王命辭主昏故築舍於外使齊侯從外迎之

冬十月乙亥陳侯林卒 無傳未同盟而赴以名

王使榮叔來錫桓公命 無傳榮叔周大夫榮氏叔字錫賜也追命桓公襃稱其德若昭七年王追命衛襄之比

【疏】注榮叔至之比 正義曰公羊傳曰錫者何賜也命者何加我服也又詩唐風無衣之篇晉人爲其君請命於天子之使以無衣爲辭則王賜諸侯當有服也傳稱王賜晉惠公命受玉惰則王賜又有

玉也但賜諸侯以玉者欲使執而朝覲所以合瑞今追命桓公若追命衛襄之比止應褒稱其德賜之策書或當有服以表尊卑不復合瑞未必有玉也釋例曰天子錫命其詳未聞諸侯或即位而見錫或歷年乃加錫或已薨而追錫魯桓薨後見錫則亦衛襄之比也魯文即位見錫則亦晉惠之比也魯成八年齊靈二十三年乃見錫隨恩所加得失存乎其事言存乎其事者觀其錫之早晚知恩之厚薄觀其人之善惡知事之得失故傳不復顯言其是非也杜於追命衛襄之下注云命如今之哀策魏晉以來唯天子崩乃有哀策將葬於是遣奠讀之陳大行功德敘臣子哀情非此類也人臣之喪不作哀策良臣既卒或贈之以官褒德敘哀載之於策將葬賜其家以告柩如今哀策蓋此謂也

王姬歸于齊無傳不書逆公不與接

疏注不書逆公不與接　正義曰成九年伯姬歸于宋杜云宋不使卿逆非禮以逆者非卿故不書此云公不與接者杜意以公不與接雖卿亦不書

也所以知者十一年齊侯來逆共姬而經不書故也又嫁伯姬于宋魯與宋無故此時有故知不與接也春秋之例送女不書者取受我而厚之此單伯書者爲送至於魯不至於齊故也

齊師遷紀郱鄑郚 無傳齊欲滅紀故徙其三邑之民而取其地郱在東莞臨朐縣東南郚在朱虛縣東南北海都昌縣西有訾城

疏 注齊欲至訾城 正義曰齊人遷此三邑非三邑之人自遷也故知齊欲滅紀故徙其三邑之民而取其地也蘇氏云直取其地不取其民故云遷不云取不言所往之處者志在去之而已非欲安存其人故與宋人遷宿文同其文異於郱遷也釋例曰郱遷于夷儀則以自遷爲文宋人遷宿齊人遷陽則以宋齊爲文各從彼此[illegible]遷之實記注之常辭亦非例也郱在東莞言郡郡在朱虛不言郡者釋例土地名朱虛亦屬東莞使之蒙上郡

傳元年春不稱即位文姜出故也 文姜與桓俱行[illegible]

爲齊所殺故不敢還莊公父弒母出故不忍行即位之禮據文姜未還故傳稱文姜出也姜於是感公意而還不書不告廟

【疏】注文姜至告廟 正義曰不稱即位爲文姜出故也則即位之日文姜未還故知莊公以父弒母出不忍行其即位之禮也經書三月夫人孫于齊則是夫人來而復去故知文姜於是感公意而還也三月以來經傳皆無夫人還事故解之還不書不告廟釋例曰文姜之身終始七如齊再如莒皆以淫行書行而不書反則元年之還亦不告廟推此可知也公羊傳曰夫人固在齊矣其言孫于齊何念母也正月以存君念母以首事穀梁傳曰接練時録母之變始人之也其意言文姜往年如齊至此年三月猶尚不反三月練祭念及其母乃書其出奔非三月始從魯去也左氏先儒皆用此說杜不然者史之所書據實而録未有虛書其事者也夫人若遂不還則孫已久矣何故至是三月始言孫于齊乎公若念及於母自可迎使來歸何以反書其孫豈莊公召命史官使書其母孫

乎又禮三年之喪期月而練桓公以往年四月薨至今年三月未得一期何故已得爲練而云接練朞變存君念母也若以經無還文即言留齊不反則自是以後亦無還文二年夫人會齊侯于禚豈復自齊會之哉以此知三月始從魯去也

三月夫人孫于齊不稱姜氏絕不爲親禮也

姜氏齊姓於文姜之義宜與齊絕而復奔齊故於其奔去姜氏以示義

【疏】注姜氏至示義 正義曰文姜終始皆稱姜氏唯此一文獨異故傳解其意云不稱姜氏絕不爲親言於夫人之義宜與齊絕不復爲親也姜氏者齊之姓也禮婦人在家則天父出嫁則天夫爲夫斬衰三年爲兄大功九月今兄殺己夫於文姜之義宜與齊絕義意不與齊絕而復奔之故於其奔也特去姜氏去姜氏者若言夫人不是齊女不姓姜氏以示應絕之義應絕不絕所以刺文姜也傳言禮者爲夫絕兄禮之意也公羊傳曰夫人何以不稱姜氏貶曷爲貶與弒公也其

與弑公奈何夫人譖公於齊侯公曰同非吾子齊侯之子也齊侯怒使公子彭生搚幹而殺之穀梁傳亦云不言氏姓貶之也左氏先儒取二傳爲說言傳稱絕不爲親禮也謂莊公絕母不復以之爲親爲父絕母得禮尊父之義故曰禮也杜不然者釋例曰文姜與公如齊以淫見譴懼而歸訴於襄公襄公殺公而委罪於彭生弑公之謀姜所不與疑懼而自留於齊莊公感其不反以闕即位之禮故姜氏自齊而還魯魯人探情以責之故復出奔夫子以爲姜氏罪不與弑於莊公之義當以母淫於齊而絕其齊親內全母子之道故絕不稱姜氏傳曰絕不爲親禮也明絕之於齊也文姜稱夫人明母義存也哀姜外淫故孫稱姜氏明義異也觀此解之意夫人宜與齊絕釋例之文言莊公宜與齊絕者夫人猶尚宜絕莊公固宜絕矣先儒謂莊公宜與母絕杜意莊公宜與齊絕故偏據莊公爲文所以排舊說耳其實夫人及公俱當與齊絕也

秋築王姬之館于外爲外

禮也齊彊魯弱又委罪於彭生魯不能讎齊然喪制未闋故異其禮得禮之變

注齊彊至之變

正義曰傳不直言禮而云爲外禮者築之是禮未足異其正爲築之于外是應變之禮故解其意齊彊魯弱又委其罪彭生魯既不能讎齊雖內實深讎外若無怨既不敢拒王命又不欲見齊侯因其喪制未闋故異其禮爲之於外是其得禮之變也築息爲闋則闋訓爲息也未闋言其未止息也王姬之館必築之者公羊傳曰主王姬者必爲之改築於路寢則不可小寢則嫌羣公子之舍則以卑矣其道必爲之改築者也穀梁傳曰於廟則已尊於寢則已卑爲之築節矣鄭箴膏肓云宮廟朝廷各有定處無所館天子之女故宜築于宮外是言須築之意也但杜意若其內不恨齊非有喪制不須築於城之外耳此言外者謂城之外說公羊穀梁者亦以爲城外然王姬來嫁必須築館所以十一年王姬不築館者或因其舊館或築而不書也

經二年春王二月葬陳莊公無傳魯往會之故書例在昭六年

夏公子慶父帥師伐於餘丘無傳於餘丘國名也莊公時年十五則慶父莊公庶兄

疏注於餘至庶兄 正義曰公羊穀梁皆以於餘丘爲邾之別邑左氏無傳正以春秋上下未有伐人之邑而不繫國者此無所繫故知是國釋例注闕不知其處蓋近魯小國也莊公時年十五者以桓六年生至此二年爲十五莊二十七年公羊傳曰公子慶父公子牙公子友皆莊公之母弟也左氏先儒用此爲說杜以不然故明之釋例曰經書公子慶父伐於餘丘而公羊以爲莊公母弟計其年歲既未能統軍又無晉悼王孫滿幼知之文此蓋公羊之妄而先儒曾不覺悟取以爲左氏義今推案傳之上下羽父之弑隱公皆諮謀於桓公則桓公已成人也傳曰生桓公而惠公薨指明仲子唯有此男非謂生在薨年也桓以成人而弑隱即位乃娶於齊

自應有長庶故氏曰孟此明謚也公疾問後於叔牙牙稱慶父材疑同母也傳稱季友文姜之愛子與公同生故以死奉般情義相推考之左氏有若符契是杜明其異母之意也氏曰孟氏傳文實然而經稱仲孫杜無明釋八年傳稱仲慶父其舉謚稱之則謂之共仲蓋慶父雖爲庶長而以仲爲字其後子孫以字爲氏是以經書仲孫時人以其庶長稱孟故傳稱孟孫其以謚配字而謂之共仲猶臧僖伯管敬仲之類也劉炫云蓋慶父自稱仲欲同於正適言己少次莊公爲三家之長故以莊公爲伯而自稱仲春秋之例皆傳言實而經順其意經稱當時之事書其自稱之辭其人自稱仲孫不得不書爲仲傳序已適之事舉其時人之語時人呼爲孟氏不得不以孟錄論語云孟孫問孝於我是時人呼云孟氏也楚公子棄疾弒君取國改名爲居經書楚子居卒是從其自稱也　秋七月

齊王姬卒　無傳魯爲之主比之內女　疏　注魯爲至內女　正義曰他國夫人之卒例皆

不書唯魯女爲諸侯之妻書其卒耳王姬非是內女亦書其卒爲比之內女故也檀弓曰齊告王姬之喪魯莊公爲之大功或曰由魯嫁故爲之服姊妹之服是其比內女也

冬十有二月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禚夫人行不以禮故還皆不書不告廟也禚齊地

乙酉宋公馮卒無傳再與桓同盟

〔疏〕注再與桓同盟　正義曰桓十一年盟于折十二年于穀丘是再也

傳二年冬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禚書姦也文姜前與公俱如齊後懼而出奔至此始與齊侯會會非夫人之事顯然書之傳曰書姦姦在夫人文姜比年出會其義皆同

經三年春王正月溺會齊師伐衛溺魯大夫疾其專命而行故去氏疏注溺魯至去氏　正義曰隱四年翬會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傳曰羽父請以師會之公弗許固請而行故書曰翬帥師疾之也彼不稱公子傳言疾之今溺亦不稱公子傳亦言疾之知其事與翬同疾其專命而行故去氏也公子非氏貶與氏同故言氏也　夏四月葬宋莊公無傳

五月葬桓王秋紀季以酅入于齊季紀侯弟酅紀邑在齊國東安平縣齊欲滅紀故季以邑入齊爲附庸先祀不廢社稷有奉故書字貴之疏注季紀至貴之　正義曰公羊傳曰紀季者何紀侯之弟也何以不名賢也何賢乎紀季請後五廟以存姑姊妹穀梁傳曰酅紀之邑也入于齊者以酅事齊也杜取彼爲説知季是紀侯之弟以酅邑入齊爲附庸之君附屬齊國也諸侯之卿例當書名

善其能自存立故書字貴之也釋例曰齊侯鄭伯詐朝于紀欲以襲之紀人大懼而謀難於魯請王命以求成于齊公告不能齊遂偪之遷其三邑國有旦夕之危而不能自入爲附庸故分季以酅使請事于齊大去之後季爲附庸先祀不廢社稷有奉季之力也故書字不書名書入不書叛也判分也傳曰始分爲紀侯大去張本也劉賈謂紀季以酅奔齊不言叛不能專酅也傳稱紀侯不能下齊以與紀季季非叛也紀亡之後叔姬歸于酅明爲附庸猶得專酅故可歸也是杜具說貴之意也以叔姬歸酅知酅爲附庸附庸之君雖無爵命而分地建國南面之主得立宗廟守祭祀僖二十一年傳曰任宿須句顓臾皆風姓也實司大皞與有濟之祀論語云夫顓臾昔者先王以爲東蒙主須句顓臾皆附庸也得祀所出之祖主其竟内山川明得祀先君奉社稷

冬公次于滑

滑鄭地在陳留襄邑縣西北傳例曰凡師過信爲次兵未有所加所次則書之既書兵所加則不書其所次以事爲宜非

虛次 疏 注滑鄭至虛次 正義曰此解略而釋例詳釋例曰凡師一宿爲舍再宿爲信過信爲次止周公之典以詳錄師出入行止遲速因爲之名也兵事尚速者師費財不可以久故春秋告命三日以上必記其次舍之與信不書者輕碎不以告也兵未有所加所次則書之以示遲速公次于滑師次于郎是也既書兵所加則不書其所次以事爲宜非虛次諸久兵而不書次是也既書兵所加而又書次者義有取於次遂伐楚次于陘盟于杜丘遂次于厈是也所記或次在事前次以成事也或次在事後事成而次也皆隨事實無義例也杜言既書兵所加則不書其次者或伐或戰皆曰持久其間必有三日之次既書戰伐則不書次雖次在事前次在事後皆不書也既書兵所加而又書次者義在取於次齊侯伐楚楚彊齊欲綏之以德故不速進而次于陘盟于杜丘本爲救徐各使大夫救徐次厈以爲之援義取於次故書兵所加而又書其次次在事前謂僖元年齊師宋師曹師次于聶北救邢也次在

事後謂襄二十三年叔孫豹帥師救晉次于雍榆也聶北之下公羊傳曰曷爲先言次而後言救君也雍榆之下公羊傳曰曷爲先言救而後言次先通君命也左氏先儒取彼爲說言齊桓君也進止自由故先次後救叔孫臣也先通君命故先救後次杜以傳無此言故改正其謬言此二事或次以成事或事成而次皆隨事實先後而書之無義例也先儒又言書次者皆善之辭釋例曰叔孫救晉次于雍榆傳曰禮者善其宗助盟主非以次爲禮也齊桓次于聶北救邢亦以存邢具其器用師人無私見善不在次也而賈氏皆即以爲善次次之與否自是臨時用兵之宜非禮之所素制也言非素制者非禮家制此次名以爲善號也沈氏云將會鄭伯非軍旅而書次者古者君行師從卿行旅從故亦從師行之例也

傳三年春溺會齊師伐衛疾之也傳重明上例

夏五月葬桓王緩也以桓十五年三月崩七年乃葬故曰緩秋紀季以酅入于齊紀於是乎始判判分也言分為附庸始於此冬公次于滑將會鄭伯謀紀故也鄭伯辭以難厲公在櫟故凡師一宿為舍再宿為信過信為次為經書次例也舍宿不書輕也言凡師通君臣

疏注為經至君臣正義曰舍者軍行一日止而舍息也信者徃經再宿得相信問也穀梁傳曰次止也則次亦止舍之名過信以上雖多日亦為次不復別立名也通君臣者公次于滑君也叔孫豹次于雍榆臣也但是師行皆從此例君將不言帥師故止云公次亦師次也非師之次則不在此例釋例譏賈氏云若魯公次乾侯之比非為用師不應在例而復例之亦為濫也

經四年春王二月夫人姜氏享齊侯于祝丘無傳享食也兩君相見之禮非夫人所用直書以見其失祝丘魯地

【疏】注享食至魯地　正義曰鄭玄儀禮注云饗謂享大牢以飲賓則享是飲酒大禮與會小別而以享爲會者言夫人與齊侯會而設享禮故書享齊侯也定十年夾谷之會傳稱齊侯將享公孔丘拒之乃不果享是享者兩君相見之禮二年穀梁傳曰婦人不言會言會非正也饗甚矣是享非夫人所當用也禮不合用而夫人用之故直書以見其失也定本享會作享食

三月紀伯姬卒無傳隱二年裂繻所逆者內女唯諸侯夫人卒葬皆書恩成於敵體

【疏】注隱二至敵體　正義曰穀梁傳曰外夫人不卒此其言卒何也吾女也適諸侯則尊同以吾爲之變卒之也爲之變者爲之服也禮諸侯絶期尊同則爲之變服服大功九月恩成於敵體故書其卒適大夫則略之釋例

曰內女唯諸侯夫人卒乃書恩成於敵體其非適諸侯則略之以服制相準也生書其來而死不錄其卒從外大夫之比也

夏齊侯陳侯鄭伯遇于垂 無傳 紀侯大去其國 以國與季季奉社稷故不言滅不見迫逐故不言奔大去者不反之辭

疏 注以國至之辭 正義曰傳稱紀侯不能下齊以與紀季是往年分酅與之紀國猶在今則全以紀國與之故云以國與季釋例曰紀侯力弱慮窮自以列國不忍屈臣於齊使季以酅求安而脫身外寓季果爲附庸社稷有奉故不言滅不見迫逐故不言奔大去者不反之辭蓋時史即實而言仲尼弗改故傳不言故書書曰也是說大去之意也滅人國者皆毀其宗廟遷其社稷紀季雖降爲附庸得自立廟社而其國不滅也諸侯之奔皆被逐而出此則不見迫逐故不言奔時史謂之大去仲尼以爲得理故因而用之十二年叔姬歸于酅則紀季雖全得紀國亦不移就紀

都紀之宗廟社稷皆遷之於酅承祀如本故爲不滅雖云國祚不滅其實爲齊所吞紀之器物財賄亦應爲齊所得成二年傳稱紀甗玉磬目之以紀得非滅紀所得也季既入臣於齊縱使齊不自取必應以之爲賂假令季以賂齊亦是滅紀所得也

六月乙丑齊侯葬紀伯姬

無傳紀季入酅爲齊附庸而紀侯大去其國齊侯加禮初附以崇厚義故攝伯姬之喪而以紀國夫人禮葬之

疏 注紀季至葬之 正義曰紀侯由齊大去則是齊爲紀讎而葬其夫人故解其意云云雖爲齊侯所葬亦由魯往會之故書釋例曰紀侯大去其國令弟納邑以齊齊侯嘉而愍之恩及伯姬伯姬魯女故以來告大夫會葬故書齊侯葬紀伯姬也不書謚者三國之婦夫妻皆降莫與之謚而賈許方以諸侯禮說又失之也

秋七月冬公及齊人狩于禚

無傳公越竟與齊微者俱狩失禮可知

傳四年春王三月楚武王荆尸授師孑焉以伐隨尸陳也荆亦楚也更爲楚陳兵之法揚雄方言子者戟也然則楚始於此參用戟爲陳將齊入告夫人鄧曼曰余心蕩將授兵於廟故齊蕩動散也鄧曼歎曰王祿盡矣盈而蕩天之道也先君其知之矣故臨武事將發大命而蕩王心焉楚爲小國辟陋在夷至此武王始起其衆僭號稱王陳兵授師志意盈滿臨齊而散故鄧曼以天地鬼神爲徵應之符若師徒無虧王薨於行國之福也王薨於行不死於敵王遂行卒於樠木之下樠木木名令尹鬭

祁莫敖屈重除道梁溠營軍臨隨隨人懼行成時秘王喪故爲齊兵更開直道溠水在義陽厥縣西東南入鄖水梁橋也隨人不意其至故懼而行成莫敖以王命入盟隨侯且請爲會於漢汭而還汭內也謂漢西濟漢而後發喪疏注尸陳至爲陳正義曰尸陳也釋詁文荆即楚之舊邑故云荆亦楚也楚本小國地狹民少雖時復出師未自爲法式今始言荆尸則武王初爲此楚國陳兵之法名曰荆尸使後人用之宣十二年傳稱荆尸而舉是遵行之也楊雄以爾雅釋古今之語作書擬之采異方之語謂之方言方言云戟謂之孑郭璞云取名於鈎孑也戟是擊刺之兵有上刺之刃又有下鈎之刃故以鈎孑爲名也始云授師孑焉是往前未以此器授師故云然則楚始於此參用戟爲陳言參用之者參雜用

之䟽之所用非專用戟　注樠木木名　正義曰此字之音武爲曼武爲朗若以蒲爲聲當作曼以兩爲聲當作朗字體難定故兩爲之音杜直云木名不知木何所似木有似檎者俗呼爲朗渝蓋爲朗也　注時祓至行成　正義曰除道謂除治新路故知更開直道梁溠爲作梁於溠故爲橋也釋例曰義陽厥縣西有溠水源出縣北從縣西東南至隨縣入鄖水杜以溠解溠蓋聲相近而字轉耳　且請至發喪　正義曰莫敖既與隨侯盟且又請隨侯與楚爲會禮於漢水之汭而我還楚也隨侯畏楚遂從莫敖爲會禮會訖隨侯因濟漢還國而後發王喪也　紀侯不能下齊以與紀季不能降屈事齊盡以國與季明季不叛　夏紀侯大去其國違齊難也違辟也

經五年春王正月夏夫人姜氏如齊師無傳

音姦

疏 夫人至齊師 正義曰於時齊無征伐之事不知師在何處蓋齊侯疆理紀地有師在紀杜云書姦姦發夫人當向紀地從之不言會者往其軍內就齊侯耳不行會禮

秋郳犁來來朝

附庸國也東海昌慮縣東北有郳城犁來名

冬公會齊人宋人陳人蔡人伐衛

傳五年秋郳犁來來朝名未王命也

未受爵命為諸侯傳發附庸稱名例也其後數從齊桓以尊周室王命以為小邾子

疏 注未受至郳子 正義曰郳者附庸之國犁來其君之名傳言未王命者解其稱名之意由未得爵命為諸侯故稱名也經書其名傳言未王命此傳所發即是附庸稱名之例例當稱名故儀父稱字為貴之也郳之上世出於邾國世本云邾顏居邾肥徙郳宋仲子注

云郳顏別封小子肥於郳爲小邾子則顏是邾君肥始封郳譜云小邾邾俠之後也夷父顏有功於周其子友別封爲附庸居郳曾孫犂來始見春秋附從齊桓以尊周室命爲小邾子穆公之孫惠公以下春秋後六世而楚滅之世本言肥杜譜言友當是一人僖七年經書小邾子來朝知齊桓請王命命之

冬伐衛納惠公也 惠公朔也桓十六年出奔齊

經六年春王正月王人子突救衛 王人王之微官也雖官卑而見授以大事故稱人而又稱字

疏 注王人至稱字 正義曰昭十二年傳稱叔孫昭子三命踰父兄則昭子之父叔孫豹再命也再命而名見於經知諸侯之卿再命三命皆書名一命乃稱人諸侯之臣既然則王朝之臣亦然周禮王之上士三命中士再命下士一命故杜以爲劉夏石尚稱名氏者上士中士也稱王人者下士也僖

八年公羊傳曰王人微者知此王人亦微者故云王人王
之微官也春秋之世二字而子在上者皆是字故知子突
是字救衛必以師救而文不稱師於例爲將卑師少以卑
官而帥少師救衛不能使衛侯不入是無功也無功而稱
字者以朔既譖構取國而又不能於民王意即定黜朔不
欲使朔得入故遣師救之時史惡諸侯逆王命故尊王使
言子突雖則官卑蒙王授以大事故稱人而又稱字貴王
人所以責諸侯也釋例曰莊六年五國諸侯犯逆王命以
納衛朔大其事故字王人謂之子突是說進之意也進之
不稱名而越稱字者王之上士下士爵同而命異耳進之
同中士未足以爲榮故超從大夫之例稱字以貴之也文
二年垂隴之會晉士縠堪其事即書名氏似若眞爲卿然
故不復稱人此貴子突止爲郭貴諸侯非是人實堪進故
稱人依其本班稱字見其別有所爲耳穀梁傳曰王人卑
者也稱名貴之也善救衛也救者善則伐者不正矣杜意
取彼爲說唯以子突爲字耳范甯注穀梁亦云此名當爲

字誤爾

夏六月衞侯朔入于衞朔爲諸侯所納不稱歸而以國逆爲文朔懼失衆心以國逆告也歸入例在成十八年

【疏】注朔爲至八年　正義曰去年齊宋陳蔡伐衞傳曰納惠公也此年衞侯得入則是諸侯納之當言歸而經書入成十五年宋華元奔晉宋人迎而反之當言復歸而經書歸釋例曰朔懼有違衆之犯而以國逆告華元實國逆欲挾晉以自助故以外納赴春秋從而書之示二子之情也凡諸侯外納有三一者以言語告請得入蔡季歸于蔡是也二者與師送入其國楚人圍陳納頓子于頓是也三者所納之君別在他國而諸侯師伐彼國令其得入今公及諸侯伐衞是也

秋公至自伐衞無傳告於廟也

螟無傳爲災

冬齊人來歸衞俘公羊穀梁經傳皆言衞寶此傳亦言寶唯此經言俘疑經誤俘囚也

【疏】注公羊至囚也　正義曰釋例曰齊人來歸衞寶公羊穀

梁經傳及左氏傳皆同唯左氏經獨言衛俘考三家經傳有六而其五皆言寶此必左氏經之獨誤也案說文保從人𤓽省聲古文保不省然則古字通用寶或作保保字與俘相似故誤作俘耳杜既以爲誤而又解俘爲囚是其不敢正決故且從之

傳六年春王人救衛夏衛侯入放公子黔牟于周放寗跪于秦殺左公子洩右公子職寗跪衛大夫宥之以遠曰放乃即位君子以二公子之立黔牟爲不度矣夫能固位者必度於本末而後立衷焉不知其本不謀知本之不

枝弗強本末終始也喪飾適也譬之樹本本弱者其枝必披非人力所能強成詩云本枝百世詩大雅言文王本枝俱茂蕃滋百世也



君子至百世　正義曰君子以二公子之立黜牢也爲不知揆度形勢矣夫立人爲君使能自堅固其位者必當揆度於本末度其本若謂其人才德賢善根本牢固度其末者謂其人終能保有邦國蕃育子孫知其堪能自固而後立其喪焉喪謂飾適言使得飾適嗣乃立之也若不能知其本之可立與否則不當謀之如似樹木知其根本之弱不能生長枝葉以喻所立之人材力劣弱不能保有邦國蕃育子孫則不須自強立之詩以樹木本幹喻適枝葉喻庶言文王子孫本幹枝葉適子庶子皆傳國百世由文王之德堪使蕃滋故也劉炫云度其本謂思所立之人有母氏之寵有先君之愛有彊臣之援爲國人所信服也度其末謂思所立之人有度並有知謀有治術爲下民所愛樂也

冬齊人來歸

衛寶文姜請之也公親與齊共伐衛事畢而還文姜淫於齊侯故求其所獲珍寶使以歸魯欲說魯以謝慙楚文王伐申過鄧鄧祁侯曰吾甥也祁謚也姊妹之子曰甥止而享之騅甥聃甥養甥請殺楚子皆鄧甥仕於舅氏也鄧侯弗許三甥曰亡鄧國者必此人也若不早圖後君噬齊若齧腹齊喻不可及其及圖之乎圖之此爲時矣鄧侯曰人將不食吾餘言自害其甥必爲人所賤對曰若不從三臣抑社稷實不血食而君焉取餘言君無復餘弗

從還年楚子伐鄧伐申還之年十六年楚復伐鄧滅之魯莊公十六年楚終強盛爲經書楚事張本

疏 注祁謚至曰甥 正義曰謚法經典不易曰祁衛有石祁子亦謚也釋親云謂我舅者吾謂之甥是姊妹之子曰甥 人將不食吾餘 正義曰食謂噉之爲甥設享而因享害之所有餘食更爲人設之將賤吾不肯復食噉吾之餘食也膏肓以爲楚鄧彊弱相懸若從三甥之言楚子雖死鄧滅豈不旋踵若剗腹去疾疾止沸左氏爲短鄭箴云楚之彊盛從滅鄧以後於時楚未爲彊何得云彊弱相懸蘇氏云三甥既有此語左氏因史記之文録其實事非君子之論何以非之 注魯莊公十六年 正義曰知非楚文王十六年者以文王莊五年即位至十九年卒唯十五年耳

經七年春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防防魯地夏

四月辛卯夜恒星不見恒常也謂常見之星辛卯四月五日月光尚微蓋時無雲日光不以昏沒

疏注恒常至昏沒　正義曰恒常釋詁文夜者自昏至旦之摠名但此經下言夜中則此言夜者夜未至中謂初昏之後耳非竟夜不見星也穀梁夜作昔傳曰日入至於星出謂之昔不見者可以見也必如彼言星出以前名之曰昔則名昔之時法當未有星矣何以怪其不見而書爲異也明經所言夜者夜昏之後星應見之時而不見耳公羊傳曰恒星者何列星也言天官列宿常見之星也於時周之四月則夏之仲春月令仲春之月日在奎昏弧中鄭玄云弧在輿鬼南則於時南方之星盡當列見謂常見之星者謂南方星也杜以長歷校之知辛卯是四月五日也杜以五日月光尚微不能奄星使不見若有雲蔽當時復無雲蓋日光不以昏沒是故以爲異也

夜中星隕如雨如而也夜半乃有雲星落而且雨其數多皆記異也日光不匿

恒星不見而云夜中者以水漏知之 疏 注如而至知之 正義曰公羊説如雨者言其狀似雨也此傳言星隕如雨與雨偕也偕訓爲俱與雨俱下不得爲狀似雨也故轉如爲而謂星落而且雨其數多與雨雜下所落非一星也非常爲異害物爲災此二事雖是天之變異不見物被災害皆記異也星隕非常固可記異雨乃常事亦言之者見星之隕其勢宜明時乃陰雨雨内見星所以爲異主言星之異不言雨之爲異也夜之早晩以星爲驗日光不匿恒星不見而云夜中者以水漏知之漏者晝夜百刻於時春分之月夜當五十刻二十五刻而夜半也 秋

大水 無傳 無麥苗 今五月周之秋平地出水漂殺熟麥及五稼之苗 疏 注今五至之苗 正義曰直言無麥苗似是麥之苗而知麥苗别者公羊傳曰曷爲先言無麥而後言無苗待無麥然後書無苗如彼傳文知麥苗别也且此秋今之五月麥已熟矣不得方云麥之無苗故知熟麥及五稼之苗皆爲水漂

穀也種之曰稼斂之曰穡月令五時食穀黍稷麻麥豆周禮謂之五穀故云五稼之苗何休云禾初生曰苗秀曰禾

冬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穀無傳穀齊地今濟北穀城縣

傳七年春文姜會齊侯于防齊志也文姜數與齊侯會至齊地則姦發夫人至魯地注文姜至言之則齊侯之志故傳略舉二端以言之

疏正義曰文姜數與齊侯會者二年于禚四年于祝丘五年如齊師此年于防于穀是也哀十五年傳稱齊致禚媚杏於衞則禚是齊地定五年傳稱季平子行東野卒于房則防是魯地傳於齊地言書姦於魯地言齊志故知至齊地則姦發夫人至魯地則齊侯之志也二年會之始此年會之末故傳略舉二端以言之明其餘意同也杜于禚于穀皆言齊地于祝丘言魯地見其有二意若其不然桓五年經書城祝丘祝丘魯地不須解之釋例曰婦人無外事見兄弟不踰閾故

其他行非禮所及亦例所不存而皆其時實有出入或以事宜或以淫縱小君之行不得不書故直書其行而其善惡各繫於本會于禚傳稱書姦夫人入齊地也會于防傳稱齊志齊侯入魯地也於經無例傳以實言之夏恒星不見夜明也星隕如雨與雨偕也偕俱也秋無麥苗不害嘉穀也黍稷尚可更種故曰不害嘉穀

經八年春王正月師次于郎以俟陳人蔡人無傳期共伐郕陳蔡不至故駐師于郎以待之

疏注期共至待之 正義曰唯言以俟陳蔡不知何故待之下有師及齊師圍郕或與陳蔡同計故云期共伐郕陳蔡不至故待之賈逵及說穀梁者皆云陳蔡欲伐魯故待之陳蔡於魯竟絕路遥春秋以來未嘗搆怨何因輒伐魯也又俟者相須同行之辭非防寇拒敵之稱若是

畏其來伐當謂之禦不得稱俟故知期共伐郕耳何休服虔亦言欲共伐郕

甲午治兵 治兵

於廟習號令將以圍郕

疏

注治兵至圍郕 正義曰周禮中春教振旅中秋教治兵穀梁傳曰出曰治兵習戰也入曰振旅習戰也公羊傳曰出曰祠兵入曰振旅其禮一也皆習戰也釋天云出爲治兵尚威武也入爲振旅反尊卑也孫炎云出則幼賤在前貴勇力也入則尊老在前復常法也彼言治兵振旅皆謂因田獵而選車徒教戰法習號令知此治兵亦是習號令也此治兵於廟欲就尊嚴之處使之畏威用命耳但軍旅之衆非廟内所容止應告於宗廟出在門巷習之昭十八年傳稱鄭人簡兵大蒐將爲蒐除杜云治兵於廟城内地迫故除廣之是告於廟習於巷也下有圍郕如治兵爲圍郕也沈云周禮中秋治兵月令孟春令云是月也不可以稱兵所以甲午治兵者以爲圍郕故非時治兵猶如備難而城雖非時不譏沈又云治兵之禮必須告廟告廟雖是内事治兵乃是外事

故雖告廟仍用甲午且治兵則征伐之類又爲圍郕雖在郊內亦用剛日甲午治兵公羊以爲祠兵謂殺牲饗士卒

夏師及齊師圍郕郕降于齊師 二國同討而齊獨納郕

疏 師及至齊師 正義曰於例將卑師衆稱師此直言師則公不自將傳稱仲慶父請伐齊師聞郕降齊師在國請耳非是軍中請也

秋師還 時史善公克己復禮全軍而還故特書師還

疏 注時史至師還 正義曰春秋之例公行征伐還則書至命將出師未有書師還者也慶父請伐齊師欲以自圍郕之師迴伐齊師若用其言則方相戰鬭師或喪敗公乃自責無德引罪歸己時史善公克己復禮全軍而還喜其得還故特書師還也傳言君子是以善魯莊公君子謂當時之史書此師還以善魯莊公也仲尼以爲得理故因而用之克己復禮論語文也克勝也己身恨齊勝情而止責己而不責於人合於禮意僖三十年秦晉圍鄭傳稱秦人竊與鄭

盖子犯請擊秦師晉侯不許與此事同而彼無善文者魯莊中平之主能有善事故為可嘉晉文身為霸主而私自恨鄭引秦共伐而秦人背之失其所與則為不知得免不知之譏已為幸矣雖不從子犯未足可尚時史不善其事故仲尼亦無襃文

冬十有一月癸未齊無知弒其君諸兒稱臣臣之罪也

傳八年春治兵于廟禮也夏師及齊師圍郕郕降于齊師仲慶父請伐齊師齊不與魯共其功故欲伐之公曰不可我實不德齊師何罪罪我之由夏書曰臯陶邁種德夏書逸書也稱臯陶能勉種德邁勉也德

乃降姑務脩德以待時乎言苟有德乃爲人所降服姑且也秋師還君子是以善魯莊公傳言經所以即用舊史之文

疏夏書至乃降　正義曰此虞書皋陶謨之文以述禹事故傳謂之夏書孔安國以爲邁行種布降下也言皋陶能行布其德德乃下洽於民故民歸之今引之斷章取證降義當言皋陶能布行其德由其有德乃爲人降服也杜不見古文故以爲逸書以邁爲勉言皋陶能勉力種樹功德不知德乃降亦是書文謂爲莊公之語故隔從下注言能慕皋陶之種德乃人自降服之自恨不能如皋陶也

齊侯使連稱管至父戍葵丘連稱管至父皆齊大夫戍守也葵丘齊地臨淄縣西有地名葵丘瓜時而往曰及瓜而代期戍公問不至問命也請代

弗許故謀作亂僖公之母弟曰夷仲年生公孫無知有寵於僖公衣服禮秩如適〔適大子〕襄公絀之二人因之以作亂〔二人連稱管至父〕連稱有從妹在公宮無寵使間公〔伺公之間隙〕曰捷吾以女爲夫人〔捷克也宣無知之言〕冬十二月齊侯游于姑棼遂田于貝丘〔姑棼貝丘皆齊地田獵也樂安博昌縣南有地名貝丘〕見大豕從者曰公子彭生也〔公見大豕而從者見彭生皆妖鬼〕公怒曰彭生敢見射之豕人立而啼公懼

隊于車傷足喪屨反誅屨於徒人費誅責也弗得鞭之見血走出遇賊于門劫而束之費曰我奚御哉袒而示之背信之費請先入詐欲助賊伏公而出鬭死于門中石之紛如死于階下石之紛如齊小臣亦鬬死遂入殺孟陽于牀孟陽亦小臣代公居牀曰非君也不類見公之足于戶下遂弒之而立無知經書十一月癸未長歷推之月六日也傳云十二月傳誤初襄公立無常政令無常鮑叔牙曰君使民慢亂將作

矣奉公子小白出奔莒鮑叔牙小白傅小白僖公庶子亂作

管夷吾召忽奉公子糾來奔管夷吾召忽皆子糾傅也子糾小白庶兄來不書皆非卿也爲九年公伐齊納子糾齊小白入于齊傳

初公孫無知虐于雍廩雍廩齊大夫爲殺無知傳

經九年春齊人殺無知無知弑君而立未列於會故不書爵例在成十六年

疏注無知至六年　正義曰無知弒君自立則是爲齊君矣而不言弒其君者爲未列於會故不書爵不書爵者正謂不書弒其君也釋例曰諸侯不受先君之命而篡立得與諸侯會者則以成君書之齊商人蔡侯般之屬是也若未得接於諸侯則不稱爵楚公子棄疾殺公子比蔡人殺陳佗齊人殺無知衛人殺州吁公子瑕之屬

是也諸侯篡立雖以會諸侯爲正此列國之制也至於國內策名委質即君臣之分已定故雖殺不成君亦與成君同義也是言殺而不稱君之意也曹伯負芻殺大子而自立成十五年晉侯討而執之十六年曹人請于晉曰若有罪則君列諸會矣是列會則成君故指彼以爲例

公及齊大夫盟于蔇齊亂無君故大夫得敵於公蓋欲迎子糾也來者非一人故不稱名蔇魯地琅邪繒縣北有蔇亭

疏注齊亂至蔇亭 正義曰僖二十九年傳曰在禮卿不會公侯會伯子男可也是大夫不得敵公也若敵公則經沒公不書而貶卿稱人翟泉之盟是也此不沒公者齊亂無君故大夫得敵公既得敵公當書名氏而直言齊大夫者來者非一人故不稱名也文七年宋人殺其大夫傳曰不稱名衆也是衆則不得書名

夏公伐齊納子糾

疏公伐齊納子糾 正義曰公羊傳曰糾者何公子糾也何以不稱公子君前臣名也何休

[illegible]嫌當爲齊君在魯君前不爲臣禮故去父子見臣於魯也賈逵云不言公子次正也公羊之說不可通於左氏次正不稱公子其事又無所出案今定本經文糾之上且有子字自外入內不稱公子者多唯有楚公子比稱公子蓋告辭有詳略故爲文不同此有伐齊之文故不須言于齊納捷菑于邾爲無伐邾之文故須言于邾

齊小白入于齊二公子各有黨故雖盟而迎子糾當須伐乃得入又出在小白之後小白稱入從國逆之文本無位

【疏】注二公至無位　正義曰傳稱鮑叔牙以小白奔莒管夷吾召忽奉子糾來奔則二子在國寵均勢敵故國內各有其黨今齊大夫來盟于蔇直是子糾之黨來迎子糾耳小白之黨猶自向莒迎小白也若其舉國同心共推子糾來迎即宜付之不須以盟要之今既與之盟而與師送糾是二公子各自有黨須伐乃得入故公伐齊也昭十三年傳稱桓公有國高以爲內主則國子高子是小白之黨也彼迎小白既早公送子糾又遲公伐齊

納子糾始行卽書小白入齊得告乃書故至齊之時出小白之後也傳例曰凡去國國逆而立之曰入小白稱入從國逆之文以其本無位也若本有位則當云復歸賈服以爲齊大夫來迎子糾公不亟遣而盟以要之齊人歸迎小白謂迎小白者還是盟蔇大夫故杜言各自有黨以排之

秋七月丁酉葬齊襄公無傳九月乃葬亂故

八月庚申及齊師戰于乾時我師敗績小白既定而公猶不退師歷時而戰戰遂大敗不稱公戰公敗諱之乾時齊地時水在樂安界岐流旱則竭涸故曰乾時

疏注小白至乾時　正義曰公以夏伐齊巳出小白之後齊人得葬襄公便是國寧位定公可退而不退戰而敗績是公之罪時史書策不稱公戰公敗爲公諱也若言此戰非公是將卑師衆故直言師戰師敗耳此戰雖諱猶書敗升陘之戰敗亦不書者彼爲獲公冑恥諱之深故不書敗也

九月齊

人取子糾殺之公子爲賊亂則書齊實告殺而書齊取殺者時史惡齊志在譎以求管仲非不忍其親故猶言之

疏取子糾殺之　正義曰此名糾耳稱子者公羊傳曰其稱子糾何貴也其貴奈何宜爲君者也何休云以君薨稱子某言之者著其冝爲君從未踰年君例賈逵云稱子者慇之案定本上納子糾已稱子則此言子非慇之也沈云齊人稱子糾故魯史從其所稱而經書子糾知者傳云子糾親也請君討之豈復是慇之乎劉與賈同　注公子至言之　正義曰諸侯之臣爲卿乃見經公子爲賊亂者則書其名不問位之貴賤釋例曰禍福不告則不書然則國之大事見告則皆承告而書貴賤各以所告爲文也禍莫大於享國有家禍莫甚於骨肉相殘故公子取國及爲臣見殺者亦皆書之不必繫於爲卿故子糾意恢以公子見書於經也是說公子書經之意也

冬浚洙無傳洙水在魯城北下合泗浚深之爲齊備

疏注洙水至齊備　正

義曰釋例云洙水出魯國東北西南入泗水下合泗公羊傳曰洙者何水也浚之者何深之也曷爲深之畏齊也是畏齊故深之爲阻固也

傳九年春雍廩殺無知公及齊大夫盟于蔇齊無君也夏公伐齊納子糾桓公自莒先入桓公小白秋師及齊師戰于乾時我師敗績公喪戎路傳乘而歸戎路兵車傳乘乘他車秦子梁子以公旗辟于下道二子公御及戎右也以誤齊師是以皆止止獲也鮑叔帥師來言曰子糾親也請君

討之鮑叔乘勝而進軍志在生得管仲故託不忍之辭管召讎也請受而甘心焉管仲射桓公故曰讎甘心言欲快意戮殺之乃殺子糾于生竇生竇魯地召忽死之管仲請囚鮑叔受之及堂阜而稅之堂阜齊地東莞蒙陰縣西北有夷吾亭或曰鮑叔解夷吾縛於此因以爲名歸而以告曰管夷吾治於高傒高傒齊卿高敬仲也言管仲治理政事之才多於敬仲使相可也公從之

（疏）鮑叔至可也　正義曰此傳大略世有管子書者或是後人所錄其言甚詳其小匡篇曰桓公自莒反於齊使鮑叔牙爲宰鮑叔辭曰君有加惠於臣使臣不凍餒則是君之賜也若必治國家則非臣之所能也其唯管夷吾乎臣之所不如夷吾者五寬

惠愛民臣不如也治國不失秉臣不如也忠信可結於諸侯臣不如也制禮義可法於四方臣不如也介胄執枹立於軍門使百姓皆加勇臣不如也夫管子民之父母也將欲治其子不可棄其父母公曰管夷吾親射寡人中鉤殆於死今乃用之可乎鮑叔曰彼為其君勤也君若宥而反之其為君猶是也公曰然則為之奈何鮑叔曰君使人請之魯公曰施伯魯之謀臣也彼知吾將用之必不吾與鮑叔曰君詔使者曰寡君有不令之臣在君之國願請之以戮於羣臣魯君必諾且施伯之知夷吾之才必將致魯之政夷吾受之則魯能弱齊矣夷吾不受彼知其將反齊必殺之君亟請之不然無及公乃使鮑叔行成曰公子糾親也請君討之魯人為殺公子糾又曰管仲讎也請受而戮之魯君許諾施伯謂魯侯曰勿與非戮之也將用其政也管仲天下之賢人今齊求而得之則必長為魯國憂君何不殺之而授其屍魯君曰諾將殺管仲鮑叔進曰殺之齊是戮齊也殺之魯是戮魯也寡君願生得之以徇於國

爲羣臣戮若不生得是君與寡君之賊比也非敝邑之所請也使臣不敢受命於是乎縛召乃不殺遂生束縛而以與齊鮑叔受而哭之三舉施伯從而笑之謂大夫曰管仲必不死矣鮑叔之亦不忍戮賢人其知知稱賢以自成也至於堂阜之上鮑叔祓而浴之三桓公親迎於郊遂與歸禮之於廟三酌而問爲政焉外傳齊語與管子大同管子當是本耳管子無治於高傒之言鮑叔之美管子其言非一說者各記所聞故不同耳

經十年春王正月公敗齊師于長勺齊人雖成列魯以權譎稽之列成而不得用故以未陳爲文例在十一年長勺魯地

疏注齊人至魯地正義曰例稱敵未陳曰敗某師皆陳曰戰此傳稱齊人成陳擊鼓不應稱敗齊師故解之孫子兵書曰誓稽之使失其先後謂稽留彼敵不時與戰使先後失其次第魯以曹劌之語設權謀譎詐以稽留之列成而不得用與未陳相似故以未陳爲文

釋例曰長勺之役雖俱陳而鼓音不齊檇李之役越人患吳之整以死士亂吳雖皆已陳猶以獨克爲文舉其權詐是也此注揞或作掩誤耳今定本作揞

二月公侵宋無傳侵例在二十九年

三月宋人遷宿無傳宋強遷之而取其地故文異於邢遷

夏六月齊師宋師次于郎不言侵伐齊爲兵主背旣之盟義與長勺同

疏注不言至勺同

正義曰此春敗齊師于長勺傳稱齊師伐我則今次于郎亦是欲來伐我而經並不稱侵伐侵伐者責罪之文也桓十年齊侯鄭伯來戰于郎傳曰我有辭也故不稱侵伐則知此與長勺不書侵伐亦爲我有辭也我有辭者齊來伐我爲公伐齊納子糾來報伐也公之伐齊大夫來盟于旣許以子糾爲君今魯伐齊納子糾彼自背盟伐魯非責魯也魯有此辭故齊人不合伐也杜言二公子各有黨則迎子糾者非小白之徒而責齊背盟者言彼旣盟大夫背盟而

從小白誤公使伐齊耳不言桓公背盟也杜以傳於長勺之役有伐我之語故就傳爲解而以此同之公

敗宋師于乘丘乘丘魯地秋九月荆敗蔡師于莘荆楚本號後改爲楚楚辟陋在夷於此始通上國然告命之辭猶未合典禮故不稱將帥莘蔡地

疏注荆楚至蔡地　正義曰荆楚一木二名故以爲國號亦得二名終莊公之世經皆書荆僖之元年乃書楚人伐鄭蓋於爾時始改爲楚以後常稱楚也他國雖將有尊卑師有多少或稱師或稱將不得直書國名史之書策承彼告辭此直稱國知其告命之辭未合典禮故不稱將帥也

以蔡侯獻舞歸獻舞蔡季

疏以蔡侯獻舞歸　正義曰穀梁傳曰以歸猶愈乎執也杜於隱七年注云但言以歸非執也則以歸者直將與共歸不被囚執其恥輕於執也釋例得獲例曰敵國交兵亦有兵器之獲欲殊別君臣故於君曰滅

於臣曰獲國君者社稷之主百姓之望當與社稷宗廟共其存亡者也而見獲於敵國雖存若亡死之與生皆與滅同至於偏軍元帥君之臣僕出身致命榮辱得失自其常事故傳曰胡子髡沈子逞滅獲陳夏齧君臣之辭也如杜此言師敗身虜亦應稱滅此不言滅而云以歸者釋例所云據宗廟社稷已亡而君見獲於敵君身雖在與亡無異皆以滅爲文則定六年鄭游速帥師滅許以許男斯歸是也若社稷宗廟不亡君身見獲於敵則云以歸此蔡侯獻舞歸是也劉炫云在陳死則稱滅以還者則言以歸以規杜氏非也

冬十月齊師滅譚 譚國在濟南平陵縣西南傳曰譚無禮此直釋所以見滅經無義例他皆放此滅例在文十五年

譚子奔莒 不言出奔國滅無所出

疏 注不言至所出 正義曰公羊傳曰何以不言出國已滅矣無所出也

傳十年春齊師伐我(不書侵伐齊背蒞之盟我有辭)公將戰曹劌請見(曹劌魯人)其鄉人曰肉食者謀之又何間焉(肉食在位者間猶與也)劌曰肉食者鄙未能遠謀乃入見問何以戰公曰衣食所安弗敢專也必以分人對曰小惠未徧民弗從也(分公衣食所惠不過左右故曰未徧)公曰犧牲玉帛弗敢加也必以信(祝辭不敢以小為大以惡為美)對曰小信未孚神弗福也(孚大信也)公曰小大之獄雖不能察必

以情必盡己情察審也對曰忠之屬也上思利民忠也可以一
戰戰則請從公與之乘共乘兵車戰于長勺公
將鼓之劌曰未可齊人三鼓劌曰可矣齊
師敗績公將馳之劌曰未可下視其轍視車
跡也登軾而望之曰可矣遂逐齊師既克公
問其故對曰夫戰勇氣也一鼓作氣再而
衰三而竭彼竭我盈故克之夫大國難測
也懼有伏焉恐詐奔吾視其轍亂望其旗靡

故逐之旗靡轍亂怖遽疏注曹劌魯人　正義曰史記作曹沬亦云魯人　注肉食至與也

正義曰孟子論庶人云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肉食是賤人不得食肉故云在位者也襄二十八年傳說子雅子尾之食云公膳日雙雞昭四年傳說頒冰之法云食肉之祿冰皆與焉大夫命婦喪浴用冰蓋位爲大夫乃得食肉也間謂間雜言不應間其中而爲之謀故云間猶與也　衣食所安　正義曰公意衣食二者雖所以安身然亦不敢專己有之必以之分人　犧牲玉帛　正義曰四者皆祭神之物曲禮曰天子以犧牛諸侯以肥牛鄭玄云犧純毛也肥養於滌也然則牲謂三牲牛羊豕也犧者牲之純色也魯自得用天子之禮要犧牲相配之語未必爲得用乃言之也　注孚大信也　正義曰孚亦信耳以言小信未孚故解孚爲大信以形之　注上思利民忠也　正義曰桓六年傳文也言以情審察不用使之有枉則是思欲利民

故爲忠之屬也　登軾而望之　正正義曰考工記云兵車之廣六尺有六寸三分車廣去一以爲隧隧謂輿內前後深四尺四寸也三分其隧一在前二在後以揉其式式在輿間從前量之深一尺四寸三分寸之二也以其廣之半爲之式崇崇三尺三寸也謂當車輿之內去前軫一尺四寸三分寸之二下去車板三尺三寸横施一木名之曰軾得倚人立於其後時依倚之曹劌登軾得臣云君馮軾皆謂此也

夏六月齊師宋師次于郎公子偃曰宋師不整可敗也公子偃魯大夫宋敗齊必還請擊之公弗許自雩門竊出蒙皐比而先犯之雩門魯南城門皐比虎皮公從之大敗宋師于乘丘齊師乃還

疏 注雩門至虎皮　正

義曰雩門爲魯南城門蓋時人猶以名之故知也僖二十八年傳稱胥臣蒙馬以虎皮此云蒙皋比而先犯之事與彼同知皋比是虎皮也以胥臣之事譬之必知定是虎皮其名曰皋比則其義未聞樂記云倒載干戈包之以虎皮名之曰建櫜鄭玄以爲兵甲之衣曰櫜櫜韜也而其字或作建皋故服虔引以解此蔡哀侯娶于陳息侯亦娶焉息嬀將歸過蔡蔡侯曰吾姨也妻之姊妹曰姨止而見之弗賓不禮敬也息侯聞之怒使謂楚文王曰伐我吾求救於蔡而伐之楚子從之秋九月楚敗蔡師于莘以蔡侯獻舞歸【疏】注妻之姊妹曰姨　正義曰釋親云妻之姊妹同出爲姨孫炎

云同出俱已嫁也齊侯之出也過譚譚不禮焉及其入也諸侯皆賀譚又不至以九年入冬齊師滅譚譚無禮也譚子奔莒同盟故也傳言譚不能及遠所以亡

經十有一年春王正月無傳夏五月戊寅公敗宋師于鄑鄑魯地傳例曰敵未陳曰敗某師【疏】公敗宋師于鄑正義曰往年公敗宋師于乘丘今爲乘丘之役侵我則是報復前怨魯當無辭亦不稱侵伐者莊立以來未嘗犯宋宋黨齊伐我故敗于乘丘今復重來更是宋之可責非魯罪也秋宋大水公使弔之故書冬王姬

歸于齊（魯主侵不書齊侯逆不見公）

傳十一年夏宋爲乘丘之役故侵我公禦之宋師未陳而薄之敗諸鄑凡師敵未陳曰敗某師（通謂設權譎變詐以勝敵彼我不得成列成列而不得用故以未陳獨敗爲文）皆陳曰戰（堅而有備各得其所成敗決於志力者也）大崩曰敗績（師徒撓敗若沮岸崩山喪其功績故曰敗績）得儁曰克（謂若大叔段之比才力足以服衆威權足以自固進不成爲外寇強敵退復狡壯有二君之難而實非二君克而勝之則不言彼敗績但書所克之名）覆而敗之曰取某師（覆謂威力兼備若羅網所掩覆一軍皆見禽制故以取爲文）

京師敗曰王師敗績于某王者無敵於天下天下非所得與戰者然

春秋之世據有其事事列於經則不得不因申其義有時而敗則以自敗爲文明天下莫之得校

疏注通謂至爲文　正義曰設權譎變詐以勝敵者謂若長勺之役待齊人三鼓氣衰乃擊之定十四年檇李之役越子患吳之整使罪人屬劍自剄吳師屬之目越子因而伐之此二者敵雖已陳設權勝之成列而不得用也此及昭元年晉荀吳敗狄于大鹵傳皆云未陳而薄之是其未成列也彼我不得成列與成列而不得用皆以未陳獨敗爲文言彼不能拒而此獨克之也昭五年叔弓敗莒師于蚡泉傳曰莒未陳也此已發例彼復發者釋例曰魯敗宋莒再發未陳之例者嫌君臣有異也　注堅而至者也　正義曰戰者共鬬之辭彼此成列權無所施故爲各得其所成敗決於志力者也兩國交戰必有勝負或有未至成敗各自收斂故有言戰不言敗者桓十年齊侯鄭伯來戰于郎十二

年及鄭師伐宋丁未戰于宋如此之類交戰而未至於敗故不書敗也或有彼實未陳應從未陳之例亦書戰者或有實敗而不書敗者皆從告辭也釋例曰令狐之役晉人潛師夜起而書戰者晉諱背其前意而夜薄秦師以戰告也河曲之戰秦晉交綏長岸之戰吳楚兩敗交綏並退軍士未憖吳楚俱病莫肯以告故皆書戰而不書敗也邲之戰上軍先陳林父乃敗故書戰又書敗也　注師徒至敗績　正義曰師徒橈敗成二年傳文穀梁傳曰高曰崩厚曰崩解其師非高厚而稱崩崩意沮訓壞也沮岸謂河岸崩也師旅大敗似岸崩山崩也績訓爲功喪其功績故曰敗績諸言敗績者皆云其師敗績唯成十六年言楚子鄭師敗績者釋例曰鄢陵之戰楚師徒未大崩楚子傷目而退故指事而言也言楚子身敗非師敗也故言楚子敗績僖十五年晉侯及秦伯戰于韓獲晉侯其君被獲而不書敗者晉侯戎馬還濘而止爲秦所獲師不大崩故不書敗也城濮之戰傳稱楚左右師潰子玉收其卒而止故不敗是

二軍敗而經書敗績鄢陵之戰傳稱子反曰臣之卒實奔是一軍敗而杜云師未大崩然則敗績者是大崩之名敗多存少乃稱敗績敗少存多則不稱敗績也　注謂若至之名　正義曰克訓勝也戰勝其師獲得其軍內之雄儁者故云得儁曰克春秋稱克者唯有叔段一事而已既非敵國相伐又非君之討臣而於戰陳之例別立此名彼傳復云如二君故曰克故具述叔段之事以充之凡例乃是舊典非獨為段發故云叔段之比釋例與此盡同　注覆謂至為文　正義曰取謂盡取無遺漏之意也哀九年宋皇瑗取鄭師于雍丘傳稱皇瑗圍鄭師每日遷舍壘合鄭師哭是自知盡死無逃逸之路也又曰使有能者無死是其合軍之內死生在宋也取狀如此而云覆而敗之知其如羅網掩覆一軍皆見禽制故以取為文服虔云覆隱也設伏而敗之謂攻其無備出其不意敵人不知敗之易故曰取即如服言與未陳何異而別以為例謂之取也荀吳敗狄于大原於越敗吳于檇李並攻其無備出其不意而經

不言取鄭二公子敗燕師于北制鄭人大敗戎師是設伏敗之而傳不言取服謂此爲取何也宋圍鄭師壘合而出自知必敗非敵人不知而書取何也　注王者至得校

正義曰此亦周公舊凡杜解舊凡之意得有王師敗績者以周公制禮理包盛衰故周禮載大喪及王師不功之事故舊凡例有敗績之文杜以尊卑逆順言之天王不應有戰敗之事遂申說凡例故云無敵於天下天下非所得與戰者然春秋之世據有其事成元年王師敗績于茅戎是事列於經丘明不得不因申舊凡之義蘇氏之說義亦如此沈氏不解杜意以京師敗績非周公舊凡是孔子新意丘明爲傳不得不因申孔子新意之義劉炫亦不達杜旨謂杜與沈氏意同非也

秋宋大水公使弔焉曰天作淫雨害於粢盛若之何不弔不爲天所愍弔對曰孤實不敬天降之災又以

爲君憂拜命之辱謝辱厚命臧文仲曰宋其興乎臧文仲魯大夫禹湯罪己其興也悖焉悖盛貌桀紂罪人其亡也忽焉忽速貌且列國有凶稱孤禮也列國諸侯無凶則常稱寡人言懼而名禮其庶乎言懼罪己名禮稱孤其庶庶幾於興既而聞之曰公子御說之辭也宋公莊子臧孫達曰是宜爲君有恤民之心

[疏]禹湯罪己桀紂罪人　正義曰湯誥云其爾萬方有罪在予一人是罪己也泰誓數紂之罪云焚炙忠良刳剔孕婦是罪人也禹桀之時書多亡矣固亦應有此事沈引帝王世紀云禹見罪人下車泣之是罪己也桀

殺關龍逢是罪人也　注列國至寡人　正義曰列國謂大國也曲禮曰庶方小侯自稱曰孤諸侯與民言自稱曰寡人其在凶服曰適子孤鄭玄云與臣言亦自謂寡人是無凶則常稱寡人有凶則稱孤也　既而至之心　正義曰謂御說明年爲君之後方始聞之聞之時已爲君故云是人宜其爲君也傳以御說有禮故以此言賞之

冬齊侯來逆共姬齊桓公也乘丘之役在十年公以金僕姑射南宮長萬金僕姑矢名南宮長萬宋大夫公右歂孫生搏之搏取也不書獲萬時未爲卿宋人請之宋公靳之戲而相愧曰靳魯聽其得還曰始吾敬子今子魯囚也吾弗敬子矣病之萬不以爲戲而以爲己病爲宋萬弒君傳

疏　注金僕姑矢名　正義曰

用之射人必知是矢其名僕姑其義未聞　公右歂孫生

正義曰檀弓云魯莊公及宋人戰于乘丘縣賁父御卜國爲右車右與此不同者禮記後人所錄聞於所聞之口其事未必實也案傳云公子偃先犯宋師公從而大敗之則本非交戰禮記稱馬驚敗績公隊佐車授綏御與車右皆死之必如記言則是魯師敗績經安得稱公敗宋師于乘丘傳記不同固當記文妄耳　注戲而至得還　正義曰服虔云恥而惡之曰靳傳稱宋人請之若是恥惡其人不應爲之請魯故杜以爲戲而相愧曰靳鄭玄注禮記儒行云遣人名爲儒而以儒靳故相戲俗有靳故之語知是戲而相愧之名也公羊傳以爲宋萬與閔公博婦人皆在側萬曰甚矣魯侯之淑魯侯之美閔公矜此婦人妬其言曰此虜也魯侯之美惡乎至何休云惡乎至猶何所至萬怒搏閔公絶其脰是其靳之事也

經十有二年春王三月紀叔姬歸于酅無傳

紀侯去國而死叔姬歸魯紀季自定於齊而後歸之全守節義以終婦道故繫之紀而以初嫁爲文賢之也來歸不書非寧且非大歸【疏】注紀侯至大歸　正義曰公羊傳曰其言歸于酅何隱之也何隱爾其國亡矣徒歸于叔爾穀梁傳曰其曰歸何吾女也失國喜得其所故言歸焉爾杜略取彼意爲說釋例與此盡同大意以其賢愍其國亡乃依附於叔故書之耳

夏四月秋八月甲午宋萬弑其君捷及其大夫仇牧

捷閔公不書葬亂也萬及仇牧皆宋卿仇牧稱名不警而遇賊無善事可褒【疏】注捷閔至可褒　正義曰隱十一年公羊傳曰君弑臣不討賊非臣也子不復讎非子也葬生者之事也春秋君弑賊不討不書葬以爲不繫乎臣子也左氏無此義故杜明之不書葬爲亂故也凡葬魯不會則不書若使宋亂不葬魯本無可會之理兼見此義故言亂也萬及仇牧並名見於經知皆卿也萬不

書氏者釋例曰宋萬賈氏以爲未賜族案傳稱南宮長萬則爲已氏南宮不得爲未賜族也推尋經文自莊公以上諸弑君者皆不書氏閔公以下皆書氏亦足明時史之異同非仲尼所皆貶也是杜意以爲史有詳略無義例也文八年宋人殺其大夫司馬傳曰司馬握節以死故書以官然則有善可褒當變文以見義此仇牧書名不警而遇賊無善可褒故不變其文公羊善其不畏彊禦故言此以異之

冬十月宋萬出奔陳奔例在宣十年

傳十二年秋宋萬弑閔公于蒙澤蒙澤宋地梁國有蒙縣遇仇牧于門批而殺之手批之遇大宰督于東宮之西又殺之殺督不書宋不以告立子游子游宋公子

羣公子奔蕭公子御說奔亳（蕭宋邑今沛國蕭縣亳宋邑蒙縣西北有亳城）南宮牛猛獲帥師圍亳（牛長萬之子猛獲其黨）冬十月蕭叔大心（叔蕭大夫名）及戴武宣穆莊之族（宋五公之子孫）以曹師伐之殺南宮牛于師殺子游于宋立桓公（桓公御說）猛獲奔衞南宮萬奔陳以乘車輦其母一日而至（乘車非兵車駕人曰輦宋去陳二百六十里言萬之多力）宋人請猛獲于衞衞人欲勿與石祁子曰不可（石祁子衞大夫）天下之惡一也惡於宋而

保於我保之何補得一夫而失一國與惡而棄好非謀也宋衞本同好國衞人歸之亦請南宮萬于陳以賂陳人使婦人飲之酒而以犀革裹之比及宋手足皆見宋人皆醢之醢肉醬并醢猛獲故言皆

疏 注蒙澤至蒙縣 正義曰昭十三年楚公子比自晉歸于楚弒其君虔于乾谿書地此弒閔公于蒙澤不書地者釋例曰先儒旁采二傳橫生異例宋之蒙澤楚之乾谿俱在國内閔公之弒則以不書蒙澤國内爲義楚弒靈王復以地乾谿爲失所明仲尼本不以爲義例則丘明亦無異文也是亦言史自詳略無義例也

注子游宋公子 正義曰世族譜子游雜人不知何公之子

注叔蕭大夫名 正義曰卿大夫采邑之長則謂之

縣公邑之長則曰大夫此則是宋蕭邑大夫也以比年[illegible]爲宋人以蕭邑別封其人爲附庸二十三年經書蕭叔朝公附庸例稱名故杜以叔爲名　于陳以賂　正義曰經以賂爲句言用賂請于陳也請猛獲于衛不言以賂蓋於衛無賂

經十有三年春齊侯宋人陳人蔡人邾人會于北杏北杏齊地夏六月齊人滅遂遂國在濟北蛇丘縣東北秋七月冬公會齊侯盟于柯此柯今濟北東阿齊之阿邑猶祝柯今爲祝阿

傳十三年春會于北杏以平宋亂宋有弒君之亂齊桓

欲脩霸業遂人不至夏齊人滅遂遂而戍之戍守也

疏注宋有至霸業　正義曰桓二年會于稷以成宋亂者為會之意欲平除宋督弒君之賊此云平宋亂者宋萬已誅宋新立君其位未定齊桓欲脩霸業為會以安定之非欲平除弒君故宋人聽命來列於會也冬盟于柯始及齊平也始與齊桓通好宋人背北杏之會

經十有四年春齊人陳人曹人伐宋背北杏會故夏單伯會伐宋既伐宋單伯乃至故曰會伐宋單伯周大夫

疏注既伐至大夫　正義曰傳稱諸侯伐宋齊請師于周則伐事已成單伯始至故云會伐宋言來就宋地會之也元年注

云單伯天子卿也此云周大夫者大夫亦卿之揔號故兩言之

秋七月荆入蔡入例

莊文十五年

冬單伯會齊侯宋公衛侯鄭伯于鄄鄄衛地今東郡鄄城也齊桓脩霸業卒平宋亂宋人服從欲歸功天子故赴以單伯會諸侯爲文

疏單伯至于鄄　正義曰春秋因魯史之文魯史自書其事會他國者皆言已往會之不問君之與臣會諸侯者皆魯人在會字之上若微人往會則會上無字直言其會明魯往會之微人不合書名書其所爲之事而已十六年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滑伯滕子同盟于幽是也若魯人不與而諸侯自會則幷序諸侯言會于某十五年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會于鄄是也雖霸主召會諸侯霸主之身列在諸侯之上耳不言霸主會諸侯以其俱是王臣不得與諸侯爲主故也若霸主之國遣大夫往會諸侯雖班在霸國大夫名列諸侯之下由非諸侯之主列位從其班

爵文十四年公會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晉趙盾同盟于新城是也若王臣在會不問尊卑皆列諸侯之上僖八年公會王人齊侯宋公衛侯許男曹伯陳世子款盟于洮九年公會宰周公齊侯宋子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葵丘是也此會魯人不與單伯宜列在諸侯之上下言會于鄄耳今會字乃在齊侯之上是齊桓歸功天子故趕以早伯會諸侯爲文所以尊天子示名義也此會魯自不與魯所與者皆魯人在上史文以魯爲主耳當會之時以大小爲序魯不在上也釋例曰魯爲春秋主常列諸侯上非其實次也子帛卿也依魯大夫之比列於莒上故傳曰魯故也叔孫豹曰宋衛吾匹也又曰諸侯之會寡君未嘗後衛君是魯在衛上也宋既先代之後又襄公一合諸侯以伯齊指之伯或在齊上則魯次宋也

傳十四年春諸侯伐宋齊請師于周 齊欲洪天

子故請師假王命以示大順經書人傳言諸侯者揔衆國之辭

夏單伯會之取成于宋而還

疏 注齊欲至之辭 正義曰齊旣以諸侯伐宋而更請師于周者齊桓始脩霸業方欲尊崇天子故請師假王命以示大順耳非慮伐不克而藉王威也經書人而傳言諸侯先儒以爲諸如此輩皆是諸侯之身釋例曰傳滅入例衞侯燬滅邢同姓故名又云穀伯綏鄧侯吾離來朝名賤之也又云不書蔡許之君乘楚車也謂之失位此皆貶諸侯之例例不稱人也諸侯在事傳有明文而經稱人者凡十一條丘明不示其義而諸儒皆據案生意原無所出貶諸侯而去爵稱人是爲君臣同文非止等差之謂也又澶淵大夫之會傳曰不書其人案經皆去名稱人至諸侯親城緣陵傳亦曰不書其人而經揔稱諸侯此大夫及諸侯經傳所以爲別也通校春秋自宣公五年以下百數十年諸侯之咎甚多而皆無貶稱人者益明此蓋當時告命記注之異非仲尼所以

爲例故也是言諸侯之貶或書名或沒而不書必不得稱人故以此經書人傳言諸侯爲摠衆國之辭僖元年齊師宋師曹師救邢於例將卑師衆稱師則三國皆大夫師也傳稱諸侯救邢亦是摠衆國之辭與此同也

鄭厲公自櫟侵鄭厲公以桓十五年入櫟遂居之及大陵獲傅瑕大陵鄭地傅瑕鄭大夫傅瑕曰苟舍我吾請納君與之盟而赦之六月甲子傅瑕殺鄭子及其二子而納厲公鄭子莊四年稱伯會諸侯今見殺不稱君無謚者微弱臣子不以君禮成喪告諸侯初內蛇與外蛇鬭於鄭南門中內蛇死六年而厲公入公聞之問於申繻曰猶

有妖乎對曰人之所忌其氣燄以取之妖由人興也尚書洛誥無若火始燄燄未盛而進退之時以喻人心不堅正人無釁焉妖不自作人棄常則妖興故有妖厲公入遂殺傅瑕使謂原繁曰傅瑕貳言有二心於己周有常刑既伏其罪矣納我而無二心者吾皆許之上大夫之事吾願與伯父圖之上大夫卿也伯父謂原繁疑原繁有二心且寡人出伯父無裏言無納我之言入又不念寡人下親附己寡人憾焉對曰先君

桓公命我先人典司宗祏桓公鄭始受封君也宗祏宗廟中藏主石室言已世爲宗廟守臣社稷有主而外其心其何貳如之苟主社稷國內之民其誰不爲臣臣無二心天之制也子儀在位十四年矣子儀鄭子也而謀召君者庸非貳乎庸用也莊公之子猶有八人若皆以官爵行賂勸貳而可以濟事君其若之何臣聞命矣乃縊而死

疏六年而厲公入正義曰服虔云蛇北方水物水成數六故六年而厲公入猶有至有妖正義曰公聞厲公之入問

於申繻曰猶有蛇妖而厲公得入乎古者由猶二字義得
通用申繻對公曰人之所忌謂子儀畏懼厲公心不堅正
其畏忌之氣燄燄未盛而進退之時以取此妖來應人也
蛇鬬之事由人興也若使人無釁隙焉則妖孽不能自作
人棄其常則妖自興以此故有妖棄常謂既不能彊又不
能弱失常度也　注桓公至守臣　正義曰桓公初封西
鄭蕃是畿內之國周禮王子母弟有功者得立祖王之廟
故桓公始封爲君即命臣使典宗祏宗祏者慮有非常火
災於廟之北壁內爲石室以藏木主有事則
出而祭之既祭納於石室祏字從示神之也　蔡哀侯
爲莘故繩息嬀以語楚子莘役在十年繩譽也楚子如
息以食入享遂滅息僞設享食之具以息嬀歸生
堵敖及成王焉未言未與王言楚子問之對曰

吾一婦人而事二夫縱弗能死其又奚言

楚子以蔡侯滅息遂伐蔡欲以說息嬀秋七月

楚入蔡君子曰商書所謂惡之易也如火

之燎于原不可鄉邇其猶可撲滅者其如

蔡哀侯乎商書盤庚言惡易長而難滅疏注繩譽也　正義曰字書繩作譝字

從言訓爲譽冬會于鄄宋服故也

經十有五年春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

會于鄄夏夫人姜氏如齊無傳夫人文姜齊桓公姊妹父母在則禮

有歸寧沒則使卿寧 疏 注夫人至卿寧 正義曰文姜僖公之女故爲桓公姊妹詩美后妃之德云歸寧父母是父母在則禮有歸寧襄十二年傳曰秦嬴歸于楚楚司馬子庚聘于秦爲夫人寧禮也是父母沒則使卿寧兄弟不得自歸也但不知今桓公有母以否故杜不明言得失

秋宋人齊人邾人伐郳 宋主兵故序齊上 鄭人侵宋冬十月

傳十五年春復會焉齊始霸也 始爲諸侯長 秋諸侯爲宋伐郳 郳附庸屬宋而叛故齊桓爲之伐郳 鄭人閒之而侵宋

春秋正義卷第八

鄉貢進士馮嗣祖校勘

春秋正義卷第九　莊公

國子祭酒上護軍曲阜縣開國子臣孔穎達等奉
勑撰

經十有六年春王正月夏宋人齊人衛人伐鄭宋主兵也班序上下以國大小爲次征伐則以主兵爲先春秋之常也他皆放此

疏　注宋主至放此　正義曰往年齊桓治霸未敢即尸其任救患討罪今爲宋伐鄭仍使宋自報怨故宋主兵序於齊上也諸侯會許男在曹滑之上班序上下以國大小爲次不以爵之尊卑也隱五年邾人鄭人伐宋附庸在伯爵之上是以主兵爲先也歷檢上下皆然知是春秋常法禮記祭義云有虞氏貴德而尚齒夏后氏貴爵而尚齒殷人貴富而



尚齒周人貴親而尚齒而春秋序會不先同姓而大國在上者孔子脩春秋有變周之文從殷之質故也　秋

荊伐鄭冬十有二月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滑伯滕子同盟于幽

書會魯會之不書其人微者也言同盟服異也陳國小毋盟會皆在衛下齊桓始霸楚亦始彊陳侯介於二大國之間而爲三恪之客故齊桓因而進之遂班在衛上終於春秋滑國都費河南緱氏縣幽宋地

注書會至宋地　正義曰公羊傳曰同盟者何同欲也穀梁傳曰同者有同尊周也杜云服異者亦是同其欲同尊周也書同盟者當盟之時告神稱同釋例曰盟者假神明以要不信故載辭或稱同以服異爲言也是言載辭稱同也二十七年同盟于幽傳曰陳鄭服也文十四年同盟于新城傳曰從於楚者服且謀邾也成五年同盟于蟲牢傳曰鄭服也七年同盟于馬陵傳曰尋

爲牢之盟且莒服故也襄三年同盟于雞澤傳曰晉爲鄭服故合諸侯二十五年同盟于重丘傳曰齊成故也昭十三年同盟于平丘傳曰齊服也如此之類皆是服異故稱同也喪服繼父不同居傳曰嘗同居乃爲異居未嘗同居則不爲異居春秋同盟亦猶是也嘗同盟而異乃稱服異未嘗同盟則不爲服異故盟不稱同也僖二年齊侯宋公江人黃人盟于貫傳曰服江黃也定四年陳許頓胡楚之屬國皆來會于召陵其下云公及諸侯盟于皐鼬二盟並不稱同皆爲未嘗同盟非服異故不稱同也應稱同而不稱同者僖五年首止之盟鄭伯逃歸七年盟于甯母鄭伯使大子華聽命於會而不稱同者鄭心未服故傳稱子華請去三族管仲曰君其勿許鄭必受盟是甯母之時鄭未服也八年盟于洮鄭伯乞盟傳稱請服也而洮盟不稱同者鄭伯始請服耳未列於會故不稱同也文十五年夏晉郤缺帥師伐蔡戊申入蔡其冬諸侯盟于扈傳稱晉侯宋公衛侯蔡侯陳侯鄭伯許男曹伯盟于扈則是蔡新來服

不稱同者傳稱郤缺入蔡以城下之盟而還是則蔡已先服故不稱同也宣十二年同盟于清丘傳曰恤病討貳十七年同盟于斷道傳曰討貳也成九年同盟于蒲傳曰爲歸汶陽之田故諸侯貳於晉晉人懼會於蒲以尋馬陵之盟十五年同盟于戚傳曰討曹成公也十七年同盟于柯陵傳曰尋戚之盟也十八年同盟于虛朾傳曰謀救宋也此六盟皆非服異稱同盟者清丘斷道與蒲於時諸侯已有二心同心討貳故稱同盟戚與虛朾同心疾惡故稱同盟柯陵之盟鄭人不服欲令諸侯同心伐鄭故稱同盟猶襄十八年諸侯同心疾齊稱同圍齊自此以前陳在衛下今在上知齊桓始進之釋例班序譜自隱至莊十四年四十三歲衛與陳凡四會衛在陳上自莊十五年盡僖十七年三十五歲凡八會陳在衛上故知是齊桓進之遂班在衛上終於春秋也

郳子克卒 無傳

克儀父名稱子者蓋齊桓請王命以爲諸侯再同盟

疏 注克儀至同盟 正義曰北杏之會郳人在焉今而

稱子故云蓋齊侯請王命以爲諸侯得爲子爵見經也隱元年盟于蔑桓十七年盟于趡是再同盟也

傳十六年夏諸侯伐鄭宋故也鄭侵宋故鄭伯自櫟入在十四年緩告于楚秋楚伐鄭及櫟爲不禮故也鄭伯治與於雍糾之亂者在桓十五年九月殺公子閼刖強鉏二子祭仲黨斷足曰刖公父定叔出奔衛共叔段之孫定謚也三年而復之曰不可使共叔無後於鄭使以十月入曰良月也就盈數焉數滿於十君子謂強鉏不能衛其足言其不能早辟害

疏注二

子至曰刖　正義曰周禮司刑刖罪五百尚書呂刑剕罰之屬五百孔安國云刖足曰剕釋言云䠊刖也李巡曰斷足曰刖也說文云刖絕也則剕刖是斷絕之名斬足之罪故云斷足曰刖　注數滿於十。正義曰易繫辭云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至十而止是數滿於十也閔元年傳曰萬盈數也數至十則小盈至萬則大盈傳具載定叔事者服虔云定叔之祖共叔段有伐君之罪宜世不長而云不可使共叔無後於鄭言其刑之偏頗鄭厲公以孽篡適同惡相恤故賞於共叔欲令其後不絕傳所以惡厲公也

冬同盟于幽鄭成也王使虢公命曲沃伯以一軍為晉侯曲沃武公遂并晉國僖王因就命為晉侯小國故一軍

疏　注曲沃至一軍　正義曰桓八年傳稱曲沃武公滅翼其年冬王命虢仲立晉哀侯之弟緡于晉至是乃并之也晉世家云曲沃武公伐晉侯緡

滅之盡以其寶器賂獻於周僖王僖王命曲沃武公爲晉君列爲諸侯於是盡并晉地而有之曲沃武公已即位三十七年矣自桓叔始封曲沃以至武公滅晉凡六十七歲而卒代晉爲諸侯是僖王命之事也周禮小國一軍晉土地雖大以初并晉國故以小國之禮命之

初晉武公伐夷執夷詭諸夷詭諸周大夫夷采地名蔿國請而免之蔿國周大夫既而弗報詭諸不報施於蔿國故子國作亂謂晉人曰與我伐夷而取其地使晉取夷地遂以晉師伐夷殺夷詭諸

周公忌父出奔虢周公忌父王卿士辟子國之難惠王立而復之魯桓十五年經書桓王崩魯莊三年經書葬桓王自此以來周有莊王又有僖王崩葬皆不見於經

傳王室微弱不能復自通於諸侯故傳因周公忌父之事而見惠王立在此年之末　注魯桓至之末

疏　正義曰史記十二諸侯年表云莊王元年當魯桓十六年即位十五年而崩僖王元年當魯莊十三年即位五年而崩惠王元年當魯莊十八年即位在十八年而此年傳說惠王之立者杜云傳因周公忌父之事而見惠王立在此年之末是杜以周公忌父此年出奔至惠王立而得復與史記不違

經十有七年春齊人執鄭詹　齊桓始霸鄭既伐宋又不朝齊詹爲鄭執政大臣詣齊見執不稱行人罪之也行人例在襄十一年諸執大夫皆稱人以執之大夫賤故　注齊桓至賤故

疏　正義曰僖七年傳曰鄭有叔詹堵叔師叔先言詹是詹最貴也曰傳稱鄭不朝也以君不朝而詹被執明詹是執政大臣爲不道君使朝故執之也若詹不至齊則無由被執知是詣齊見執蓋聘齊也昭八年楚人執陳

行人干徵師殺之傳曰罪不在行人也無罪乃稱行人殺不稱行人罪之也襄十一年楚人執鄭行人良霄傳曰書曰行人言使人也言使人者言非使人之罪也書曰者是仲尼新意故指以爲例也執諸侯有稱人稱侯之異執大夫者悉皆稱人以執之爲大夫賤故也劉炫以此注云詣齊見執釋例曰詹本非出使謂二者自相矛楯令知非者齊以鄭不朝而責於鄭鄭令詹詣齊謝罪齊人執之故釋例云元非聘之使集解云詣齊被執二文雖異事實同耳劉炫不尋此意乃爲規過非也

夏齊人殲于遂殲盡也齊人戍遂翫而無備遂人討而盡殺之故時史因以自盡爲文

疏注殲盡至爲文　正義曰殲盡也釋詁文舍人曰殲眾之盡也時史惡其輕敵而以自盡爲文罪齊戍也釋例曰齊人殲于遂鄭棄其師亦時史即事以安文或從赴辭故傳亦不顯明義例

秋鄭詹自齊逃來無傳詹不能伏節守死以解國患而遁逃苟免書逃以賤也

之[疏]注詹不至賊之　正義曰伏節守死以解國患當如昭元年叔孫豹之居位待罪也逃若匹夫逃竄故云書逃以賤之鄭詹自齊逃來過魯而後歸鄭故書之

冬多麋　無傳麋多則害五稼故以災書

[疏]注麋多至災書　正義曰麋是澤獸魯所常有是年暴多多則害五稼故言多以災書也

傳十七年春齊人執鄭詹鄭不朝也夏遂因氏頜氏工婁氏須遂氏饗齊戍醉而殺之齊人殲焉　饗酒食也四族遂之彊宗齊滅遂在十三年

經十有八年春王三月日有食之　無傳不書日官失之

[疏]注不書日官失之　正義曰經亦無朔字當云不書朔與日注不言朔脫也

夏公追戎

于濟西戎來侵魯公逐之於濟水之西秋有蜮蜮短狐也蓋以含沙射人爲災䟽注蜮短至爲災　正義曰穀梁傳曰蜮射人者也洪範五行傳曰蜮如鱉三足生於南越南越婦人多淫故其地多蜮淫女惑亂之氣所生也陸璣毛詩義疏云蜮短狐也一名射景如鱉三足在江淮水中人在岸上景見水中投人景則殺之故曰射景蜮謂含沙射人入皮肌其創如疥服虔云徧身濩濩蜮蜮故爲災沈氏云此有蜮傳重發例者以螟螽與蜚同是害禾稼此蜮則害人故傳特發之冬十月

傳十八年春虢公晉侯朝王王饗醴命之宥王之覲羣后始則行饗禮先置醴酒示不忘古飲宴則命以幣物宥助也所以助歡敬之意言備設皆賜玉五瑴馬三匹非禮也雙玉爲瑴王命諸侯名

位不同禮亦異數不以禮假人侯而與公同賜是借人禮

疏注王之至備設　正義曰王饗醴命之宥者王爲之設饗禮置醴酒命之以幣物所以助歡也宥助釋詁文周禮掌客王待諸侯之禮上公三饗三食三燕侯伯三饗再食再燕子男壹饗壹食壹燕三禮先言饗是王之覲羣后始則行饗禮也酒正辨五齊之名一曰泛齊二曰醴齊三曰盎齊四曰緹齊五曰沈齊鄭注云泛者成而滓浮泛泛然醴猶體也成而汁滓相將如今恬酒矣盎猶翁也成而翁翁然葱白色緹者成而紅赤沈者成而滓沈如今造清矣自醴以上尤濁然則以其尤濁故先置之示不忘古也知者禮運云燔黍捭豚下即云以燔以炙以爲醴酪是醴酒在先而有故曰先置醴酒示不忘古也詩序曰鹿鳴燕羣臣嘉賓也既飲食之又實幣帛筐篚以將其厚意聘禮云若不親食使大夫朝服致之以侑幣致饗以酬幣亦如之是饗禮有酬幣也禮主人酌酒於賓曰獻賓荅主人曰酢主

人又酌以酬賓曰酬謂之酬幣蓋於酬酒之時賜之幣也所賜之物即下玉馬是也傳稱饗醴命宥言其備設盛禮也此注命之宥者命在下以幣物宥助僖二十八年命晉侯宥注云命晉侯助以束帛以將厚意皆命不同者以彼有命晉侯之事故也　注雙玉爲瑴　正義曰倉頡篇瑴作玨雙玉爲瑴故字從兩玉　注侯而至人禮　正義曰虢君不知何爵稱公謂爲三公也周禮王之三公八命侯伯七命是其名位不同也其禮各以命數爲節是禮亦異數也今侯而與公同賜是借人禮也假借同義取者假爲上聲借爲入聲與者假借皆爲去聲

虢公晉侯鄭伯使原莊公逆王后于陳陳嬀歸于京師虢晉朝王鄭伯又以齊執其卿故求王爲援皆在周倡義爲王定昏陳人敬從得同姓宗國之禮故傳詳其事不書不告

實惠后陳嬀後號惠后寵愛少子亂周室事在僖二十四年故傳於此並正

其后稱夏公追戎于濟西不言其來諱之也戎來侵魯魯人不知去乃追之故諱不言其來【疏】注戎來至其來　正義曰傳例有鐘鼓曰伐無曰侵戎之來也魯人不知宜無鐘鼓故以侵言之釋例曰戎之入魯魯人不知去而遠追又無其獲邊竟不備候不在疆所以爲諱諱此君之闕亦所以示戒將來之君也秋有蜚爲災也初楚武王克權使鬬緡尹之權國名南郡當陽縣東南有權城鬬緡楚大夫以叛圍而殺之緡以權叛遷權於那處那處楚地南郡編縣東南有那口城使閻敖尹之閻敖楚大夫及文王即位與巴人伐申而驚其師驚巴師巴人叛楚而伐那處取之

遂門于楚攻楚城門閻敖游涌而逸涌水在南郡華容縣閻敖既不能守城又游涌水而走楚子殺之其族為亂冬巴人因之以伐楚

【疏】閻緡尹之　正義曰尹訓正也楚官多以尹為名此滅權為邑使緡為長故曰尹也

經十有九年春王正月夏四月秋公子結媵陳人之婦于鄄遂及齊侯宋公盟無傳公子結魯大夫公羊穀梁皆以為魯女媵陳侯之婦其稱陳人之婦未入國略言也大夫出竟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者則專之可也結在鄄聞齊宋有會權事之宜去其本職遂與二君為盟故備書之本非魯公意而又失媵陳之好故冬各

來伐〔疏〕注公子至來伐　正義曰公羊傳曰媵者何諸侯
娶一國則二國往媵之媵不書此何以書爲其有
遂事書大夫無遂事此其言遂何聘禮大夫受命不受辭
出竟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者則專之可也穀梁文雖不
明其意亦爲魯女左氏無傳取彼爲說故云公羊穀梁皆
以爲魯女媵陳侯之婦穀梁傳曰其曰陳人之婦略之也
以未入國略而不言陳侯夫人成九年伯姬歸于宋晉衛
齊三國來媵然則爲人媵者皆送至嫁女之國使之從適
而行此鄄是衛之東地蓋陳取衛女爲婦魯使公子結送
媵向衛至鄄聞齊宋爲會將謀伐魯故權事之宜去其本
職不復送女至衛遂與二君會盟故備書之也送女至鄄
停女會盟鄄是盟處故言于鄄非本期送女使至鄄也既
盟之後遂不復送女其盟本非公意又失媵陳之好故至
冬而三國來伐結之此盟於魯無益故無嘉善之文文八
年冬十月壬午公子遂會晉趙盾盟于衡雍乙酉公子遂
會雒戎盟于暴四日之間不容反報亦是專命而盟患難

俱解故再稱名氏珍而貴之與此異也宣十二年宋華椒承羣僞之言以誤其國宋人被伐而貶華椒今三國伐魯不貶公子結者結之爲盟本欲安社稷利國家與華椒事異故不貶

夫人姜氏如莒無傳非父母國而往書姦

【疏】注非父至書姦○正義曰此既無傳不知何爲如莒婦人不以禮出爲姦故曰書姦

冬齊人宋人陳人伐我西鄙無傳幽之盟魯使微者會鄄之盟又使滕臣行所以受敵鄙邊邑

傳十九年春楚子禦之大敗於津禦巴人爲巴人所敗津楚地或曰江陵縣有津鄉還鬻拳弗納遂伐黃鬻拳楚大閽黃嬴姓國今弋陽縣敗黃師于踖陵踖陵黃地還及湫有疾南郡鄀縣東南有湫

城

夏六月庚申卒鬻拳葬諸夕室（夕室地名）亦自殺也而葬於經皇（經皇冢前闕生守門故死不失職）初鬻拳強諫楚子楚子弗從臨之以兵懼而從之鬻拳曰吾懼君以兵罪莫大焉遂自刖也楚人以爲大閽謂之大伯（若今城門校尉官）使其後掌之（使其子孫常主此官）君子曰鬻拳可謂愛君矣諫以自納於刑刑猶不忘納君於善（言愛君明非臣法也楚能盡其忠愛所以興）

【疏】注黃嬴姓 正義曰世本文

注經皇至失職 正義曰鬻

拳自殺以殉當是近墓之地宣十四年傳稱楚子聞宋殺申舟投袂而起屨及於窒皇劍及於寢門之外則窒皇近於門外當是寢門闕也知此經皇亦是冢前闕也且此人生爲大閽職掌守門明此亦是守門示死不失職也餘書無經皇之名蓋唯楚有此號也　以爲大閽謂之大伯正義曰周禮天官閽人掌守王宮之中門之禁鄭玄云閽人司昏晨以啟閉者刑人墨者使守門秋官掌戮墨者使守門刖者使守囿則閽不使刖而鬻拳得爲閽者周禮地官之屬有司門下大夫二人掌授管鍵以啟閉國門鄭玄云若今城門校尉主王城十二門此注亦云若今城門校尉官然則鬻拳本是大臣楚人以其賢而使典此職非爲刑而役之其爲大閽者當如地官之司門非天官之閽人亦主晨昏開閉通以閽爲名焉謂之大伯伯長也爲門官之長也　注言愛君明非臣法也　正義曰何休膏肓云人臣諫君非有死亡之急而以兵臨君開簒弒之路左氏以爲愛君於義左氏爲短故注言此以釋何休之難　初

王姚嬖于莊王生子穨王姚莊王之妾也姚姓子穨有寵蔿國爲之師及惠王即位周惠王莊王孫取蔿國之圃以爲囿圃園也囿苑也邊伯之宮近於王宮王取之邊伯周大夫王奪子禽祝跪與詹父田三子周大夫而收膳夫之秩膳夫石速也秩祿也故蔿國邊伯石速詹父子禽祝跪作亂因蘇氏蘇氏周大夫桓王奪其十二邑以與鄭自此以來遂不和秋五大夫奉子穨以伐王石速士也故不在五大夫數不克出奔溫溫蘇氏邑蘇子奉子穨以奔

衞衞師燕師伐周燕南燕冬立子頹疏注圃園也囿苑也正義曰冢宰職云園圃毓草木鄭玄云樹果蓏曰圃園其樊也詩云折柳樊圃成十八年築鹿囿然則圃以蕃為之所以樹果蓏囿則築牆為之所以養禽獸二者相類故取圃為囿

經二十年春王二月夫人姜氏如莒無傳夏齊大災無傳來告以火故書天火曰災例在宣十六年秋七月冬齊人伐戎無傳疏注來告至六年　正義曰襄九年三十年宋災昭九年陳災十八年宋衞陳鄭災皆不言大知此來告以大故書大也

傳二十年春鄭伯和王室不克克能也執燕仲

父（燕仲父南燕伯爲伐周故）夏鄭伯遂以王歸王處于櫟秋王及鄭伯入于鄔（鄔王所取鄭邑）遂入成周取其寶器而還冬王子頽享五大夫樂及徧舞（皆舞六代之樂）鄭伯聞之見虢叔（虢叔虢公字）曰寡人聞之哀樂失時殃咎必至今王子頽歌舞不倦樂禍也夫司寇行戮（司寇刑官）君爲之不舉（去盛饌）而況敢樂禍乎奸王之位禍孰大焉臨禍忘憂必及之盍納王乎虢公曰寡人之願

也【疏】注燕仲父南燕伯　正義曰譜亦云南燕伯爵不知所出服虔亦云南燕燕伯爵　注皆舞六代之樂

正義曰言樂又徧舞則樂之所有舞悉周徧故知皆舞六代之樂也周禮大司樂以樂舞敎國子舞雲門大卷大咸大磬大夏大濩大武鄭玄云此周所存六代之樂也傳記所說雲門大卷黃帝也大咸堯也大韶舜也大夏禹也大濩湯也大武周武王也是爲六代奏黃鍾歌大呂舞雲門以祀天神奏大蔟歌應鍾舞咸池以祭地示奏姑洗歌南呂舞大磬以祀四望奏蕤賓歌林鍾舞大夏以祭山川奏夷則歌中呂舞大濩以享先妣奏無射歌夾鍾舞大武以享先祖　注去盛饌　正義曰周禮膳夫職曰王日一舉鼎十有二物皆有俎以樂侑食大喪則不舉大荒則不舉大札則不舉天地有烖則不舉邦有大故則不舉鄭玄云殺牲盛饌曰舉襄二十六年傳曰古之治民者將刑爲之不舉不舉則徹樂是不舉若貶膳食徹聲樂也

經二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夏五月辛酉鄭伯突卒十六年與魯大夫盟于幽秋七月戊戌夫人姜氏薨無傳薨寢祔姑赴於諸侯故具小君禮書之

疏注薨寢至書之　正義曰經無所闕禮具可知杜為此注者以先儒之說使莊公絕母子之親故於此明之知母子不絕下葬注亦然

冬十有二月葬鄭厲公無傳八月乃葬緩慢也

傳二十一年春胥命于弭夏同伐王城鄭虢相命弭鄭地鄭伯將王自圉門入虢叔自北門入殺王子穨及五大夫鄭伯享王于闕西辟

樂備闕象魏也樂備備六代之樂王與之武公之略自虎牢以東略界也鄭武公傅平王平王賜之自虎牢以東後失其地故惠王今復與之虎牢河南成皋縣原伯曰鄭伯效尤其亦將有咎原伯原莊公也言效子積舞徧樂五月鄭厲公卒王巡虢守巡守於虢國也天子省方謂之巡守虢公為王宮于玤玤虢地王與之酒泉酒泉周邑鄭伯之享王也王以后之鞶鑑予之后王后也鞶帶而以鏡爲飾也今西方羌胡猶然古之遺服虢公請器王予之爵爵飲酒器鄭伯由是始惡於王爲僖二十四年鄭執王使張本冬王歸自虢

傳言王 疏 注闕象魏也 正義曰定二年雉門及兩觀
之偏也 災注云兩觀闕也禮運云昔者仲尼與於蜡
賓事畢出遊於觀之上鄭玄云觀闕也釋宮云觀謂之闕
郭璞云宮門雙闕周禮大宰正月之吉縣治象之法于象
魏使萬民觀治象鄭衆云象魏闕也哀三年魯災傳稱季
桓子御公立于象魏之外命藏象魏曰舊章不可亡也由
此言之則觀闕象魏其事一也劉熙釋名云闕在門兩旁
中央闕然爲道也然則其上縣法象其狀巍巍然高大謂
之象魏使人觀之謂之觀也闕西辟者辟是旁側之語也
服虔云西辟西偏也當謂兩觀之內道之西也 注略界
至皋縣 正義曰孟子云仁政必自經界始昭七年傳曰
天子經略諸侯正封封略之內何非君土孟子經界即傳
之經略且云封略之內封是竟則知略是界也武公東鄭
之始封君也言武公之略則是武公舊竟若其由來不失
不須今日復與故知後失其地惠王今復與之隱十一年
王取鄔劉蔿邘之田于鄭蓋桓王之世失之也 注巡守

至巡守　正義曰孟子云諸侯適天子曰述職天子適諸
侯曰巡守守者守也言諸侯爲天子守土天子時巡行者
易稱后不省方故云天子省方謂之巡守　注后王至適
服　正義曰鞶是帶也鑑是鏡也此與定六年傳皆鞶鑑
雙言則鞶鑑一物故知以鏡飾帶舉今菟胡之服以明之
號公至於王　正義曰鄭伯謂厲公子文公也服虔云鞶
鑑王后婦人之物非所以賜有功爵飲酒器王爵也一升
曰爵爵人之所貴者言鄭伯以其父得賜不如虢公爲是
始惡於王積而成怨僖二十
四年遂執王使此爲彼張本

經二十有二年春王正月肆大眚　無傳赦有罪也易稱
赦過宥罪書稱眚災肆赦傳稱肆眚圍鄭皆放赦罪
人蕩滌衆故以新其心有時而用之非制所常故書
注赦有至故書　正義曰肆大眚者肆緩也眚過也緩縱
大過是赦有罪也大罪猶赦則小罪亦赦之猶今赦書大

辟罪以下悉皆原免也易解卦象云雷雨作解君子以赦過宥罪解卦坎下震上震為雷坎為雨雷動雨下而萬物解散故君子以此卦象而放赦有過寬宥罪人也書稱眚災肆赦舜典文孔安國云眚過災害肆緩也過而有害當緩赦之肆眚圍鄭襄九年傳文也此諸言肆眚者皆是放赦罪人蕩滌衆故除其瑕穢以新其心也必其國有大患非赦不解或上有嘉慶須布大恩如是乃行此事故釋例曰天有四時得以成歲雷霆以振之霜雪以齊之春陽以煖之雲雨以潤之然後能相育也天且弗違而況於人乎物不可終否故受之以同人同人者與人同也解天下之至結成天下之亹亹肆大眚之謂也堯曰咨爾舜有罪不敢赦所以須待革命有時而用之非制所常故書之也杜唯言有時用之亦不知此時何以須赦穀梁傳曰肆大眚為嫌天子之葬也其意言文姜有罪不合以禮而葬若不赦不復書葬嫌天子許之明須赦而後得葬故為赦也賈逵以文姜為有罪故赦而後葬以說臣子也魯大赦國中

罪過欲令文姜之過因是得除以葬文姜杜不明說要文姜出奔之日尚稱夫人夫人之名未嘗有貶何須以赦除之此赦必不爲文姜也但夫人以去年七月薨十一月則當合葬乃至此年正月經七月始葬如此遲緩必是國家有事須擻解之但不知其所由耳

癸丑葬我小君文姜無傳反哭成喪故稱小君

陳人殺其公子御寇宣公大子也陳人惡其殺大子之名故不稱君父以國討公子告

疏注宣公至子告 正義曰傳言大子必是大子也傳五年晉侯殺其世子申生稱君稱世子此不然者釋例曰古者討殺其大夫各以罪狀宣告諸侯所以懲不義重刑戮也晉侯使以殺大子申生之故來告衛殺孔達傳載其辭辭雖有臨時之狀其告則常也然則殺大夫公子當以罪狀告人此傳不說御寇之罪則陳人不以罪告而經書公子是惡殺大子之名故不稱君父以國討公子告

夏五月疏夏五月

正義曰釋例曰年之四時雖或無事必空書首月以紀時變以明歷數莊公獨稱夏五月及經四時有不具者丘明無文皆闕繆也

秋七月丙申及齊高傒盟于防無傳高傒齊之貴卿而與魯之微者盟齊桓謙接諸侯以崇霸業

冬公如齊納幣無傳公不使卿而親納幣非禮也母喪未再期而圖昏二傳不見所譏左氏又無傳失禮明故

疏注公不至明故　正義曰釋例曰宋公使華元來聘聘不應使卿故傳但言聘共姬也使公孫壽來納幣納幣應使卿故傳明言其得禮也是納幣當使卿公不使卿親納幣非禮也

傳二十二年春陳人殺其大子御寇傳稱大子以實言

陳公子完與顓孫奔齊公子完顓孫皆御寇之黨顓孫自齊

來奔（不書非卿）齊侯使敬仲為卿（敬仲陳公子完）辭曰羇旅之臣（羇寄也旅客也）幸若獲宥及於寛政（宥赦也）赦其不閑於教訓而免於罪戾弛於負擔（弛去離也）君之惠也所獲多矣敢辱高位以速官謗（不敢也）請以死告（以死自誓）詩云翹翹車乘招我以弓豈不欲往畏我友朋（逸詩也翹翹遠貌古者聘士以弓言雖貪顯命懼為朋友所譏責）使為工正（掌百工之官）飲桓公酒樂（齊桓賢之故就其家會據主人之辭故言飲桓公酒）公曰以火繼之辭曰臣卜其晝

末卜其夜不敢君子曰酒以成禮不繼以淫義也夜飲爲淫樂以君成禮弗納於淫仁也初懿氏卜妻敬仲懿氏陳大夫龜曰卜其妻占之曰吉懿氏妻是謂鳳皇于飛和鳴鏘鏘雄曰鳳雌曰皇雄雌俱飛相和而鳴鏘鏘然猶敬仲夫妻相隨適齊有聲譽有嬀之後將育于姜嬀陳姓姜齊姓五世其昌並于正卿八世之後莫之與京京大也陳厲公蔡出也姊妹之子曰出故蔡人殺五父而立之五父陳佗也殺陳佗在桓六年生敬仲其少也周史有

以周易見陳侯者周大史也陳侯使筮之蓍曰筮遇觀䷓坤下巽上觀之否䷋坤下乾上否觀六四爻變而爲否曰是謂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此周易觀卦六四爻辭易之爲書六爻皆有變象又有互體聖人隨其義而論之此其代陳有國乎不在此其在異國非此其身在其子孫光遠而自他有耀者也坤土也巽風也乾天也風爲天於土上山也巽變爲乾故曰風爲天自二至四有艮象艮爲山有山之材而照之以天光於是乎居土上山則材之所生上有乾下有坤故言

居土上照之以炎光故曰觀國之光利用賔于王四爲諸侯變而之乾有國朝王之家庭實旅百奉之以玉帛天地之美具焉故曰利用賔于王艮爲門庭乾爲金玉坤爲布帛諸侯朝王陳贄幣之象旅陳也百言物備猶有觀焉故曰其在後乎因觀文以博占故言猶有觀非在己之言故知在子孫風行而著於土故曰其在異國乎若在異國必姜姓也姜大嶽之後也姜姓之先爲堯四嶽山嶽則配天物莫能兩大陳衰此其昌乎變而象艮故知當興於大嶽之後得大嶽之權則有配天之大功故知陳必衰及陳

之初亡也昭八年楚滅陳陳桓子始大於齊桓子敬仲五世孫陳無宇
其後亡也哀十七年楚復滅陳成子得政成子陳常也敬仲八世孫陳宇有禮於齊
子孫世不忘德德協於卜故傳備言其終始卜筮者聖人
所以定猶豫決疑似因生義教者也尚書洪範通龜筮以
同卿士之數南蒯卜亂而遇元吉惠伯荅以忠信則可臧
會卜僭遂獲其應丘明故舉諸縣驗於行事者以示來世
而君子志其善者遠者他皆放此

疏

注齊桓至公酒　正義曰春秋之世設享禮以召君者皆大臣擅寵
如衛公叔文子宋桓魋之徒始爲之耳爲之非禮法也敬
仲羈旅之臣且知禮者也必不召公臨已知是桓公賢之
自就其家會也蓋敬仲爲主人之辭故言飲公酒耳　臣
卜至不敢　正義曰服虔云臣將享君必卜之示戒慎也
此桓公自就其宴非敬仲發心請享不得言將享必卜也
蓋桓公告其往日乃卜之耳言未卜其夜者詩云厭厭夜

飲在宗載考鄭玄云考成也夜飲之禮在宗室同姓則成於庶姓讓之則止引此敬仲之事云此之謂不成是言敬仲非齊同姓故不敢也　注龜曰卜　正義曰曲禮文也周禮大卜掌三兆之法一曰玉兆二曰瓦兆三曰原兆其經兆之體皆百有二十其頌皆千有二百鄭玄云兆者灼龜發於火其形可占者其象似玉瓦原之璺罅是用名之焉原原田也頌謂繇也每體十繇然則卜人所占之語古人謂之爲繇其辭視兆而作出於臨時之占或是舊辭或是新造猶如筮者引周易或別造辭卜之繇辭未必皆在其頌千有二百之中也此傳鳳皇于飛下盡莫之與京襄十年傳稱衛卜禦寇姜氏問繇曰兆如山陵有夫出征而喪其雄哀九年傳稱晉趙鞅卜救鄭遇水適火史龜曰是謂沈陽可以興兵利以伐姜不利子商三者皆是繇辭其辭並韻則繇辭法當韻也郭璞撰自所卜事謂之辭林其辭皆韻習於古也　注雄曰至聲譽　正義曰釋鳥云鶠鳳其雌皇郭璞云瑞應鳥說文云鳳神鳥也天老曰鳳之象

也鴻前麐後蛇頸魚尾鸛顙鴛思龍文龜背燕頷雞喙五色備舉出於東方君子之國翱翔四海之外過崐崘飲砥柱濯羽弱水莫宿丹穴見則天下大安寧從鳥凡聲鳳飛則羣鳥從之以萬數故古文鳳作朋字山海經云丹穴之山有鳥焉其狀如鶴五采而文名曰鳳皇首文曰德翼文曰順背文曰義膺文曰仁腹文曰信是鳥也飲食則自歌自舞是說鳳皇之狀也鳳皇雄雌俱飛喻敬仲夫妻相隨鏘鏘鳴之聲故以喻有聲譽也　五世至與京　正義曰五世其昌言其始昌盛也並于正卿位與卿並得爲上大夫也莫之與京謂無與之比大言其位最高也五世八世當是卜兆之間有其象傳言其占之辭不言其知之意固非後學所得詳之　注姊妹之子曰出　正義曰釋親云男子謂姊妹之子爲出言姊妹出嫁而生子也　注周大史也　正義曰直言周史知是大史者周禮大史掌書昭二年傳稱韓宣子觀書於大史氏此以周易見陳侯故知是大史也以周易見者自以知周易見陳侯言已明易

能筮故陳侯使之筮也　注蓍曰筮　正義曰曲禮文也
其揲蓍求卦之法則易繫辭具焉　遇觀之否　正義曰
此注坤下巽上觀坤下乾上否及六四爻變諸如此輩皆
據周易之文知之劉炫規過云觀之否者爲觀卦之否爻
屯之比者屯卦之比爻皆不取後卦之義今删定以爲不
然何者以閔元年畢萬筮仕遇屯之比云屯固比入僖十
五年晉獻公筮嫁伯姬得歸妹之睽云士刲羊亦無衁歸
妹上六爻辭又云歸妹睽孤寇張之弧睽之上九爻辭又
云歸妹之睽猶無相也昭五年明夷之謙云明夷于飛垂
其翼又云謙不足飛不翔此之等類皆取前後二卦以占
吉凶今人之筮亦皆如此故賈服及杜並皆同焉劉炫苟
異前儒好爲別見以規杜氏非也沈云遇者不期而會之
名筮者所得卦之吉凶非有宿契逢遇而已故謂之遇劉
炫云下體坤坤爲地爲衆上體巽巽爲風爲木互體有艮
艮爲門闕地上有木而爲門闕宮室之象宮室而可風化
使天下之衆觀焉故謂之觀也下體坤坤爲地上體乾乾

爲天天不下降地不上騰天地不通其氣上下否塞故謂之否也　是謂至子孫　正義曰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二句周易文也此先云不在此其在異國後云非此其身在其子孫所以在下覆結先云其在後乎後云在異國者其在異國之下更欲演說異國是大嶽姜姓其言稍多且須以結末故進其在後乎於上先解之也庭實旅百以下方解利用賓于王則上句故曰觀國之下未須賓王之句而再言利用賓于王者蓋以觀國之光即是朝王之事直言觀光於文不足故連言賓王但未解賓王之義故於下更重解之傳稱引詩斷章則引易論事亦未必如本此言觀國之光謂所爲筮者觀他人有國之光榮也此有國之人利用爲賓客於王朝也其意言見其子孫有國作賓於王家耳非其身也代陳有國言代陳正適子孫有其國家陳滅此興是代之也　注此周至論之　正義曰易之爲書揲蓍求爻重爻爲卦爻有七八九六其七八者六爻並皆不變卦下揔爲之辭名之曰彖彖者才也揔論一卦之

才德若乾元亨利貞之類皆是也其九六者當爻有變每爻別爲其辭名之曰象象者像也指言一爻所像若乾初九潛龍勿用之類皆是也不變者聚而爲彖其變者散而爲象計每於一卦當畫兩體但以此爻陰陽既同唯變否有異且每爻異辭不可爻作二畫從上可知故不畫二也傳之筮者指取易義不爲論卦立明不畫卦也諸爲注者皆言上體下體若其畫卦示人則當不煩此注注亦不畫卦也今書有畫卦者當是後之學者自恐不識私畫以備忘遂傳之耳每爻各有象辭是六爻皆有變象二至四三至五兩體交互各成一卦先儒謂之互體聖人隨其義而論之或取爻象或取互體言其取義無常也 光遠至耀者也 正義曰易稱觀國之光故解其光義言光在此處遠照於他物從他物之上而有明耀者也謂光能遠照於他物有明故下云照之以天光是也 於土上山也 正義曰六四之爻位在坤上坤爲土地山是地之高者居於土上是爲土上山也又巽變爲乾六四變爲九四從上至四

互體有艮之象艮爲山故言山也　有山至于王　正義曰山則材之所生此人有山之材言其必大富也上天以明臨下照之以天光言天子臨照之也於是乎又居於土上既富矣而被天照又復居有土地是爲國君之象也易位四爲諸侯變而爲乾乾爲天子是有國朝王之象故曰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　庭實至于王　正義曰覲禮侯氏執圭見王王受圭禮成乃出又入行享禮獻國之所有此說行享禮也旅陳也庭之所實陳有百品百品言物備也奉之以玉帛謂執玉帛而致享禮也輔天之照有地之材天子賜之也因國君獻國所有天地之美具焉朝王之儀畢足矣故曰利用賓于王　注艮爲至物備　正義曰易說卦艮爲門闕乾爲金玉坤爲布帛以門闕所有庭傳言庭實故改言艮爲門庭耳故言諸侯朝王陳贄幣之象者謂陳之以行享禮也覲禮侯氏既見王乃云四享皆束帛加璧庭實唯國所有鄭玄云四當爲三大行人職曰諸侯廟中將幣皆三享其禮差又無取於四也初享或用馬

或用虎豹之皮其次享三牲魚腊籩豆之實龜也金也丹漆絲纊竹箭也其餘無常貨此物非一國所有惟國所有分為三享皆以璧帛致之禮器云大饗其王事與三牲魚腊四海九州之美味也籩豆之薦四時之和氣也內金示和也束帛加璧尊德也龜為前列先知也金次之見情也丹漆絲纊竹箭與衆共財也其餘無常貨各以其國之所有則致遠物也郊特牲曰旅幣無方所以別土地之宜而節遠邇之期也龜為前列先知也以鐘次之以和居參之也虎豹之皮示服猛也束帛加璧往德也鄭玄觀禮之注所言出於彼也杜言覲貢幣即鄭所謂宗帛也此奉之以玉帛執以致庭實耳其玉帛不入王也覲禮侯氏致享執玉至致命王撫之而已不受之也又曰侯氏降授宰幣是庭實之幣皆庭受之唯馬受之於門外耳旅陳釋詁文也百者言其物備也　注因觀至子孫　正義曰以卦名觀故因觀文以博占也觀者視他之辭此賓王之事若所為者身自當有則不應觀他此卦猶有觀焉觀非在

其人覲他有之故知在其子孫也　風行而著於土
義曰服虔云巽在坤上故爲著土也一曰巽爲風巽爲木
風吹木實落去更生他土而長育是爲在異國　注姜姓
至四嶽　正義曰周語稱堯命禹治水共之從孫四嶽佐
之胙四嶽國命爲侯伯賜姓曰姜氏曰有呂賈逵云共共
工也從孫同姓末嗣之孫四岳官名大岳也主四岳之祭
焉然則以其主嶽之祀尊之故稱大也　注變而至必衰
正義曰六四爻變爲九四與二共爲艮象艮爲山故知與
於山嶽之國姜姓大岳之後知其將育于姜地之高者莫
過於山詩云崧高維嶽駿極于天言其大能至天故山嶽
則配天也且乾在上艮在下亦是山嶽配天之象此人子
孫養於大嶽之後官尊位貴得大嶽之權則其功德有配
天之大然天子其功配天今縱得大嶽之權唯諸侯耳言
配天者以其功大故甚言之物莫能兩大此有與兆故知
陳必衰也　注桓子至無宇　正義曰史記田完世家完
卒謚爲敬仲仲生穉孟夷夷生湣孟莊莊生文子須無文

子生桓子無字是爲敬仲五世孫也　注成子至放此
正義曰沈氏云世家桓子生武子啓及僖子乞乞卒子常
代之是爲田成子是於敬仲爲七世言八世者據其相代
在位爲八世也成子弑簡公專齊政是莫之與大也成子
生襄子盤盤生莊子白白生大公和和遷齊康公於海上
和立爲齊侯和孫威王稱王四世而秦滅之作傳之時宇
之子孫已盛故傳備言其終始也世家云敬仲之如齊以
陳字爲田氏左傳終始稱陳田必非敬仲所改未知何時
改耳左傳之初至此始有卜筮故杜於此通說之曲禮曰
卜筮者先聖王之所以使民決嫌疑定猶與也是先王立
之本意也因而生義教謂教人以行義行善則德協於卜
行惡則遇吉反凶必以行義乃可卜也洪範曰汝則有大
疑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謀及卿士而
以卜筮同之是通龜筮以同卿士之數也南蒯卜爲亂不
信則不可臧會卜爲僭不信乃遂吉二事相反故特引之
言卜筮應人行也南蒯在昭十二年臧會在昭二十五年

南蒯筮而言卜者卜筮通言耳杜引洪範者欲明龜筮云云

必神靈故云以同卿士之數言龜筮所見纔與卿士同耳

又引南蒯者明吉凶由行不由卜筮欲使人脩德行不可

純信卜筮也又引臧會者吉凶亦由卜筮不可專在於行

欲使人敬卜筮也故丘明舉縣驗於行事者以示來世脩

德行敬龜筮言驗於行事者南蒯則行驗而龜筮不驗臧

會則行不驗而龜筮驗言君子志其善者遠者善者謂勸

人脩德行敬龜筮是也遠者謂舉其大綱勸人爲善長久

遠遠非有臨時應驗此遠者即上善者旨其事謂之善指

其教謂之遠劉炫云計春秋之時卜筮多矣丘明所載唯

二十許事舉其縣驗於行事者其不驗者不載之

君子之人當記其忠之善者知之遠者他皆放此

經二十有三年春公至自齊無傳祭叔來聘

無傳穀梁以祭叔爲祭公來聘魯天子内

臣不得外交故不言使不與其得使聘



注穀梁子

使聘　正

義曰諸言聘者皆言某侯使某來聘此不言使左氏無傳故取穀梁爲說穀梁傳云其不言使何也天子之內臣也不正其外交故不與使也然則言內臣不得外交必是畿內之國畿內之國非唯祭耳傳不言爲祭公來聘杜言爲祭公來聘者但祭叔連祭爲文必是祭人蓋祭是周公之弟此祭叔或是祭公之弟故以爲爲祭公來聘天子內臣不得外交諸侯故不言使不與其得使聘也魯受其聘行其禮故書聘耳二十五年陳女叔來聘嘉之故不名此無可嘉亦稱叔者杜意叔爲名爲字無以可知故不明言

夏公如齊觀社齊因祭社蒐軍實故公往觀之

【疏】注齊因至觀之　正義曰魯語說此事云夫齊棄太公之法而觀民於社孔晁云聚民於社觀戎器也襄二十四年傳稱楚子使薳啓彊如齊聘齊社蒐軍實使客觀之知此亦然故公往觀之釋例曰凡公出朝聘奔喪會葬皆但書如不言其事此春秋之常然則喪葬常事故不書觀社非常故特書

公至自

齊(無傳)荆人來聘(無傳不書荆子使其來聘君臣同辭者蓋楚之始通未成其禮)[疏]注不書至其禮　正義曰釋例曰楚之君臣最多混錯此乃楚之初興未閑周之典禮告命之辭自生同異楚武王熊達始居江漢之間然猶未能自同列國故稱荆敗蔡師荆人來聘從其所居之稱而摠其君臣是言楚之始通未成其禮之意言君臣同辭者此云荆人來聘是臣來也僖二十一年楚人使宜申來獻捷言使則是君也而經亦書楚人是君臣同辭

公及齊侯遇于穀(無傳)蕭叔朝公(無傳蕭附庸國叔名就穀朝公故不言來凡在外朝則禮不得具嘉禮不野合)[疏]注蕭附至野合　正義曰無爵而稱朝知是附庸國也郳儀父貴之乃書字此無所貴知叔爲名也公羊傳曰其言朝公何公在外也文連遇于穀是就穀朝公穀是齊地故不言來也定十四年大蒐于比蒲邾子來會公比蒲魯地故言來也穀梁傳曰朝於廟正也

於外非正也是言在外行朝則禮不得具定十年傳稱嘉樂不野合如嘉禮亦不野合嘉禮謂善禮非五禮之嘉也朝於五禮屬賓秋丹桓公楹桓公廟也楹柱也冬十有一月曹伯射姑卒無傳未同盟而赴以名十有二月甲寅公會齊侯盟于扈無傳扈鄭地在滎陽卷縣西北

傳二十三年夏公如齊觀社非禮也曹劌諫曰不可夫禮所以整民也故會以訓上下之則制財用之節貢賦多少朝以正班爵之義帥長幼之序征伐以討其不然不然不用命諸侯

有王事從王王有巡守省四方以大習之大習會朝之禮非是君不舉矣君舉必書書於策書而不法後嗣何觀夫禮至不然　正義曰夫禮者所以整理天下之民民謂甿庶貴賤者皆是也諸侯會聚所謀皆是尊王室脩臣禮故會以訓上下之則以諸侯事天子訓在下事其君也於會必號令諸國出貢賦多少即是制財用之節度也禮使小國朝大國是朝以正班爵之等義也爵同則小國在下是帥長幼之次序也諸侯之序以爵不以年此言長幼謂國大小也沈氏云爵同者據年之長幼故云帥長幼之序不朝不會則征討之故言征伐以討其不然

晉桓莊之族偪桓叔莊伯之子孫強盛偪迫公室獻公患之士蔿曰去富子則羣公子可謀也已

士蔿晉大夫富子二族之富強者公曰爾試其事士蔿與羣公子謀譖富子而去之以罪狀誣之同族惡其富強故士蔿得因而間之用其所親爲譖則似信離其骨肉則黨弱羣公子終所以見滅

秋丹桓宮之楹

經二十有四年春王三月刻桓宮桷刻鏤也桷椽也將逆夫人故爲盛飾

疏注刻鏤至盛飾　正義曰釋器云金謂之鏤木謂之刻刻木鏤金其事相類故以刻爲鏤也桷謂之榱榱即椽也穀梁傳曰刻桷非正也夫人所以崇宗廟也取非禮與非正而加之於宗廟以飾夫人非正也刻桓宮桷丹桓宮楹斥言桓宮以惡莊也是言丹楹刻桷皆爲將逆夫人故爲盛飾

葬曹莊公無傳

夏公如齊逆女無傳親逆禮也

疏注親逆禮也　正義曰公羊傳

曰何以書親迎禮也親迎是正禮有故得使卿逆亦無譏也

秋公至自齊無傳八月

丁丑夫人姜氏入哀姜也公羊傳以爲姜氏要公不與公俱入蓋以孟任故丁丑入而明日乃朝廟

疏注哀姜至朝廟　正義曰公羊傳曰其言入何難也其難奈何夫人不可使入與公有所約然後入唯言有所要不知要何事故云蓋以孟任故也明日戊寅大夫宗婦覿用幣夫人若未朝廟不得受臣覿禮知明日乃朝廟既朝乃見大夫宗婦杜言朝廟者爲覿用幣發也書入不書至者釋例曰莊公顧割臂之盟崇寵孟任故即位二十三年乃娶元妃雖丹楹刻桷身自納幣而有孟任之嫌故與姜氏俱反而異入經所以不以至禮書也

戊寅大夫宗婦覿用幣宗婦同姓大夫之婦禮小君至大夫執贄以見明臣子之道莊公欲奢夸夫人故使大夫宗婦同贄俱見

疏注宗婦至俱見　正義曰襄二年葬齊姜

傳稱齊侯使諸姜宗婦來送葬諸姜是同姓之女知宗婦是同姓大夫之婦也禮小君至大夫執贄以見明臣子之道禮亦無此文士相見禮稱大夫始見于君執贄夫人尊與君同臣始為臣有見君之禮明小君初至亦當有禮以見也且傳唯譏婦贄不宜用幣不言覿之為非知其禮當然也大夫當用羔鴈用幣亦為非禮也莊公欲奢夸夫人故使男女同贄惡其男女無別且譏僭為失禮故書之

大水 無傳

冬戎侵曹 無傳

曹羈出奔陳 無傳羈蓋曹世子也先君既葬而不稱爵者微弱不能自定曹人以名赴

疏 注羈蓋至名赴 正義曰此事左氏穀梁並無傳公羊以曹羈為曹大夫三諫不從而出奔杜以此經書曹羈出奔陳亦歸于曹與鄭忽出奔衛突歸于鄭其文相類故附彼為之說稱蓋為疑辭微弱不能自定曹人以名赴亦如鄭忽之出奔

赤歸于曹 無傳赤曹僖公也蓋為戎所納故曰歸

疏 注赤曹至曰歸

正義曰史記曹世家與年表皆云僖公名夷三家經傳有五而皆言赤杜以鄭突類之知赤是曹君故以赤爲僖公書有舛誤何必史記是而杜說非也傳例曰諸侯納之曰歸以戎侵曹而赤歸故云蓋爲戎所納也賈逵以爲羈是曹君赤是戎之外孫故戎侵曹逐羈而立赤亦以意言之無所據也

郭公無傳蓋經闕誤也自曹羈以下公羊穀梁之說既不了又不可通之於左氏故不采用

疏注蓋經至采用正義曰公羊穀梁並以赤歸于曹郭公連文爲句言郭公名赤失國而歸于曹是爲說不了故不采用

傳二十四年春刻其桷皆非禮也幷非丹楹故言皆

御孫諫曰臣聞之儉德之共也侈惡之大也御孫魯大夫先君有共德而君納諸大惡無乃

不可乎以不丹楹刻桷爲共疏注并非丹楹故言皆正義曰穀梁傳曰禮楹天子諸侯黝堊大夫倉士黈丹楹非禮也注云黝堊黑色黈黃色又曰禮天子之桷斲之礱之加密石焉諸侯之桷斲之礱之大夫斲之士斲本刻桷非正也加密石注云以細石磨之晉語云天子之室斲其椽而礱之加密石焉諸侯礱之大夫斲之士首之言雖小異要知正禮楹不丹桷不刻故云皆非禮也秋哀姜至公使宗婦覿用幣非禮也傳不言大夫唯舉非常御孫曰男贄大者玉帛公侯伯子男執玉諸侯世子附庸孤卿執帛小者禽鳥卿執羔大夫執鴈士執雉以章物也章所執之物別貴賤女贄不過榛栗棗脩以告虔也榛小栗脩脯虔敬也皆取其名以示敬今男女同

贄是無別也男女之別國之大節也而由

夫人亂之無乃不可乎【疏】注傳不至非常 義曰士相見禮云下

大夫相見以鴈上大夫相見以羔如士相見之禮始見於

君執摯鄭玄云士大夫一也如彼禮文大夫始見於君用

羔鴈始見夫人亦當然然則大夫用幣亦非常而以大夫

爲常者禮孤執皮帛則諸侯之臣有執帛者矣大夫執帛

唯上僭耳其帛猶是男子所執婦人執幣則全非常事御

孫唯諫婦人不宜執幣丘明爲諫發傳故唯舉非常也左

傳諸爲諫者或言諫曰或不言諫意在載辭不爲例也

注公侯至執帛　正義曰周禮大宗伯職云公執桓圭侯

執信圭伯執躬圭子執穀璧男執蒲璧是公侯伯子男皆

執玉也典命職曰凡諸侯之適子誓於天子攝其君則下

其君之禮一等未誓則以皮帛繼子男公之孤四命以皮

帛眡小國之君是諸侯世子與孤卿執帛也附庸雖則無

文而爲一國之主來則謂之爲朝未有爵命不合執玉明與世子同執帛也且哀七年傳稱禹合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附庸是國明執帛者附庸也鄭玄周禮注云皮帛者束帛而表以皮爲之飾皮虎豹皮帛如今璧色繒也周禮以王作六瑞以禽作六摯則瑞贄有異而此傳玉帛同言贄者鄭玄曲禮注云摯之言至也當謂執之見人以表至誠也典瑞注云瑞節信也禮天子執冒以見諸侯諸侯執圭璧以朝天子天子以冒冒之以爲信故以瑞爲名皮帛以下無此合信之事故以贄爲名其實皆以表至誠故傳通以贄言之凡贄皆以爵不以命數也　注卿執至執雉　正義曰周禮大宗伯職文也鄭玄云羔取其羣而不失其類鴈取其候時而行雉取其守介而死不失其節鶩取其不飛遷鷄取其守時而動曲禮曰飾羔鴈者以繢言天子之臣飾羔鴈以布又畫之諸侯之臣飾以布不畫之自雉以下無飾　注榛小至示敬　正義曰曲禮云婦人之摯椇榛脯脩棗栗鄭玄云婦人無外事見以羞物也

椇椓木名椇枳也有實今邳郯之東食之椓實似栗而小鄭又注周禮腊人云薄析曰脯捶之而施薑桂曰鍛脩然則脩脯大同故以脩爲脯也虔敬釋詁文皆取其名以示敬者先儒以爲栗取其戰栗也棗取其早起也脩取其自脩也唯椓無說蓋以椓聲近虔取其虔於事也

晉士蔿又與群公子謀使殺游氏之二子游氏二子亦桓莊之族士蔿告晉侯曰可矣不過二年君必無患

經二十有五年春陳侯使女叔來聘女叔陳卿女氏叔字

夏五月癸丑衛侯朔卒無傳惠公也書名十六年與內大夫盟于幽

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鼓伐鼓也

用牲以祭社傳例曰非常也 疏 注鼓伐至常也正義曰尚書召誥云用牲于郊牛二如此之類言用牲者皆用之以祭知此用牲以祭社也鼓之所用必是伐之伐理可見故不言伐鼓牲不言用則牲無所施於文不足故言用牲傳稱正月之朔慝未作日有食之於是乎用幣于社伐鼓于朝正月謂周六月也此經雖書六月社以長歷校之此是七月七月用鼓非常月也鼓當于朝而此鼓于社非其處也社應用幣而於社用牲非所用也一舉而有三失故譏之

伯姬歸于杞無傳不書逆女逆者微

秋大水鼓用牲于社于門門國門也傳例曰亦非常也 疏 注門國門也正義曰祭法云天子立七祀諸侯立五祀其門皆曰國門知此門亦國門國門謂城門也傳稱天災有幣無牲非日月之眚不鼓則鼓與牲二事皆失故譏之

冬公子友如陳無傳報女叔之聘諸侯出朝聘皆書如不果彼國必

成其禮故不稱朝聘春秋之常也公子友莊公之母弟稱公子者史策之通言母弟至親異於他臣其相殺害則稱弟以示義至於嘉好之事兄弟篤睦非例所興或稱弟或稱公子仍舊史之文也母弟例在宣十七年

注報女至七年　正義曰魯出朝聘多有在道復者假令得到彼國尚不知受之以否故皆書如如者往也直言往彼而已不果彼國必成其禮故不稱朝聘爲春秋之常也僖二十八年公朝于王所朝訖乃書故即稱爲朝此公子友莊公之母弟也於莊世稱公子昭元年陳公子招陳哀公母弟也於哀世稱公子故解之稱公子者史策之通言也釋例曰庶弟不得稱弟而母弟得稱公子秦伯之弟鍼適晉女叔齊曰秦公子必歸此公子亦國之常言得兩通之謚也是言公子母弟得通言之意也釋例又曰兄而害弟則稱弟以章兄罪弟又害兄則去弟以罪弟身統論其義兄弟二人交相殺害各有曲直存弟則示兄曲也是言其相殺害則稱弟以示義也釋例又曰若夫朝聘盟會嘉

好之事此乃兄弟之篤睦非義例之所與故仍舊史之策或稱弟或稱公子武士之盟叔武不稱弟此其義也案經桓三年齊侯使其弟年來聘十四年鄭伯使其弟語來盟成十年衛侯之弟黑背帥師侵鄭彼皆稱弟季友陳招並稱公子俱無褒貶所稱不同知是史文之異不為義例仲尼無所見義故仍舊史耳

傳二十五年春陳女叔來聘始結陳好也嘉之故不名季友相魯原仲相陳二人有舊故女叔來聘季友冬亦報聘嘉好接備卿以字為嘉則稱名其常也夏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非常也非常鼓之月長歷推之辛未實七月朔置閏失所故致月錯唯正月之朔慝未作正月夏之四月周之六月謂正陽之月今書六月而傳云唯者明此

月非正陽月也慝陰氣日有食之於是乎用幣于社伐鼓于朝日食歷之常也然食於正陽之月則諸侯用幣于社請救於上公伐鼓于朝退而自責以明陰不宜侵陽臣不宜掩君以示大義

疏注非常至月錯　正義曰此及文十五年昭十七年皆書六月朔日有食之昭十七年傳稱祝史請所用幣昭子許之平子禦之曰止也唯正月朔慝未作日有食之於是乎有伐鼓用幣禮也其餘則否大史曰在此月也經書六月而史言在此月則知傳言正月之朔慝未作者謂此周之六月夏之四月也文十五年傳直說天子諸侯鼓幣異禮不言非常知彼言六月直六月也此亦六月而云非常下句始言唯正月之朔有用幣伐鼓之禮明此經雖書六月實非六月故云非常鼓之月長歷推此辛未爲七月之朔由置閏失所故致月錯不應置閏而置閏誤使七月爲六月也釋例曰莊二十五年經書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實是七月朔

非六月故傳云非常也唯正月之朔有用幣伐鼓明此食
非用幣伐鼓常月因變而起歷誤也文十五年經文皆同
而更復發傳曰非禮者明前傳欲以審正陽之月後傳發
例欲以明諸侯之禮此乃聖賢之微旨而先儒所未喻也
劉炫云知非五月朔者昭二十四年五月日有食之傳云
日過分而未至此若是五月亦應云過分而未至也今言
慝未作則是已作之辭故知非五月案二十四年八月丁
丑夫人姜氏入從彼推之則六月辛未朔非有差錯杜云
置閏失所者以二十四年八月以前誤置一閏非是八月
以來始錯也　注正月至陰氣　正義曰昭十七年傳大
史論正月之事云當夏四月是謂孟夏知正月是夏之四
月周之六月也詩云正月繁霜鄭玄云夏之四月建巳純
陽用事是謂正月為正陽之月慝惡也人情愛陽而惡陰
故為陰為惡故云慝陰氣也未作謂陰氣未起也　注日
食至大義　正義曰古之歷書亡矣漢興以來草創其術
三統以為五月二十三分月之二十而日月交會近世為

歷者皆以爲一百七十三日有餘而日一食是日食者歷之常也古之聖王因事設戒夫以昭昭大明照臨下土忽爾殲亡俾晝作夜其爲怪異莫斯之甚故立求神請救之禮責躬罪己之法正陽之月陽氣尤盛於此尤盛之月而爲弱陰所侵故尤忌之社是上公之神尊於諸侯故用幣于社請救於上公伐鼓于朝退而自攻責也日食者月揜之也日者陽之精月者陰之精日君道也月臣道也以明陰不宜侵陽臣不宜揜君以示大義也昭二十九年傳曰故有五行之官是謂五官實列受氏姓封爲上公祀爲貴神社稷五祀是尊是奉故杜以社爲上公之神

秋大水鼓用牲于社于門亦非常也失常禮

凡天災有幣無牲天災日月食大水也祈請而已不用牲也

非日月之眚不鼓眚猶災也月侵日爲眚陰陽逆順之事賢聖所重故特鼓之

疏注天災至牲也正義曰傳言亦

非常亦上日食也但日食之鼓非常月伐鼓于社非常禮
大水用牲亦非常禮俱是非常故亦前也傳既亦前即發
凡例知天災之言兼日食大水也天之見異所以譴告人
君欲令改過脩善非爲求人飲食既遇天災隨時即告唯
當告請而已是故有幣無牲若乃亢旱歷時霖雨不止然
後禱祀羣神求弭災沴者設禮以祭祭必有牲詩雲漢之
篇美宣王爲旱禱請自郊徂宮無所不祭云靡神不舉靡
愛斯牲是其爲旱禱祭皆用牲也祭法曰埋少牢於泰昭
祭時也相近於坎壇祭寒暑也王宮祭日也夜明祭月也
幽禜祭星也雩禜祭水旱也鄭玄云凡此以下皆祭用少
牢寒暑不時則或禳之或祈之是說祈禱之祭皆用牲
注眚猶至鼓之　正義曰易稱是謂災眚書稱眚災肆赦
是眚災相類故云眚猶災也月侵日爲眚陰犯陽爲逆逆
順之事賢聖所重故見其逆事而特鼓之此據日食爲說
耳傳稱日月之眚日月並言則月食亦有鼓周禮大僕職
云凡軍旅田役贊王鼓救日月亦如之是日食月食皆有

鼓也穀梁傳曰天子救日置五麾陳五兵五鼓諸侯置三麾陳三鼓三兵大夫擊門士擊柝左氏雖無傳義或然也

晉士蔿使羣公子盡殺游氏之族乃城聚而處之聚晉邑冬晉侯圍聚盡殺羣公子卒如士蔿之計

經二十有六年春公伐戎無傳夏公至自伐戎無傳曹殺其大夫無傳不稱名非其罪例在文七年秋公會宋人齊人伐徐無傳宋序齊上主兵冬十有二月癸亥朔日有食之無傳

疏注不稱至七年　正義曰文七年傳稱書曰宋人殺其大夫不稱名衆也且言非其罪也是仲尼新意變例也

傳二十六年春晉士蒍為大司空大司空卿官夏士蒍城絳以深其宮絳晉所都也今平陽絳邑縣【疏】注大司空卿官 正義曰傳於此年以來說士蒍為獻公設計晉國以安今又言大司空明任以卿位也直言司空者是大夫即司空亞旅皆受一命之服是也晉自文公以後世為盟主征伐諸國卿以軍將為名司空非復卿官故文二年司空士縠非卿也雖則非卿職掌不異成十八年傳曰右行辛為司空使脩士蒍之法是其典事同也秋虢人侵晉冬虢人又侵晉為傳明年晉將伐虢張本此年經傳各自言其事者或經是直文或策書雖存而簡牘散落不究其本末故傳不復申解但言傳事而已【疏】注為傳至而已 正義曰此年傳不解經經傳各自言事伐戎日食體例已舉或可經是直文不須傳說曹殺大夫宋齊伐徐或須說其所以此去丘

[illegible]亡歲戍是簡牘散落不復能知故耳上二十年亦[illegible]示解經彼經皆是直文故就此一說言下以明上

經二十有七年春公會杞伯姬于洮伯姬莊公女洮[illegible]音[illegible]

疏注伯姬莊公女　正義曰上二十五年始歸于杞莊公無母而此來寧知是莊公女也會女非常故於此言女以辯之

夏六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鄭伯同盟于幽秋公子友如陳葬原仲原仲陳大夫原氏仲字也禮臣既卒不名故稱字季友違禮會外大夫葬具見其事亦所以知譏

疏注原仲至知譏　正義曰玉藻記云士於君所言大夫沒矣則稱謚若字折二名穀梁傳曰子既死父不忍稱其名臣既死君不忍稱其名是禮臣卒不名陳人不稱其名故魯史亦書其字

冬杞伯姬來傳例曰歸寧莒慶

來逆叔姬無傳慶莒大夫叔姬莊公女卿自爲逆則稱字例在宣五年杞伯來朝無傳杞稱伯者蓋爲時王所黜公會齊侯于城濮無傳城濮衛地將討衛也

疏注杞稱至所黜　正義曰桓二年杞侯來朝十二年公會杞侯莒子盟于曲池自爾以來不見經傳從此稱伯終於春秋故云蓋爲時王所黜於時周王當桓莊僖惠不知何王黜之

傳二十七年春公會杞伯姬于洮非事也非諸侯之事天子非展義不巡守天子巡守所以宣布德義諸侯非民事不舉卿非君命不越竟夏同盟于幽陳鄭服也二十二年陳亂而齊納敬仲二十五年鄭文公之四年獲成於楚皆有二心於

齊今始服也【疏】注二十至服也　正義曰比年以來陳鄭無不服之狀此言其服故注者原之二十一年鄭厲公卒二十五年是鄭文公之四年也文十七年傳稱鄭子家與趙宣子書云文公四年二月壬戌為齊侵蔡亦獲成於楚是二十五年既與楚平故至此始服也

秋公子友如陳葬原仲非禮也原仲季友之舊也冬杞伯姬來歸寧也寧問父母安否凡諸侯之女歸寧曰來出曰來歸歸不反之辭夫人歸寧曰如某出曰歸于某

【疏】凡諸至于某　正義曰釋例曰歸寧者女子既嫁有時而歸問父母之寧否父母沒則使卿歸問兄弟也出者謂犯七出而見絕者也歸者有所往之稱來者有所反之言故嫁謂之歸而寧謂之來見絕而出則以來歸為辭來而不

反也加某者非終安之稱歸于某者亦不反之辭是解其文異之意也此杞伯姬來寧也宣十六年郯伯姬來歸出也文九年夫人姜氏如齊歸寧也魯之夫人無被出者文十八年夫人姜氏歸于齊雖子死自去歸而不反亦出之類故與出同文

晉侯將伐虢士蔿曰不可虢公驕若驟得勝於我必棄其民棄民不養之無衆而後伐之欲禦我誰與夫禮樂慈愛戰所畜也夫民讓事樂和愛親哀喪而後可用也上之使民以義讓哀樂爲本言不可力強虢弗畜也亟戰將饑言虢不畜義讓而力戰

疏夫禮至用也 正義曰禮樂慈愛謂國君教民民閒有此四者畜聚此事然後可與人戰故云戰所畜也

士蔿既言其自更以其義覆之禮尚謙讓事謂禮也樂以和親樂和謂樂也慈謂愛之深也愛親謂慈也愛極然後哀喪哀喪謂愛也民聞有此四事然後可用以戰

王使召伯廖賜齊侯命召伯廖王卿士賜命爲侯伯且請伐衛以其立子頹也立子頹在十九年

疏注召伯至侯伯　正義曰召伯伯稱爵加是王之卿士召康公之封召也當在西都畿內釋例曰扶風雍縣東南有召亭也春秋時召伯猶是召公之後西都既巳賜秦則東都別有召地不復知其所在僖二十八年傳稱王命尹氏及王子虎策命晉侯爲侯伯則知此賜齊侯命者亦賜命爲侯伯也彼注云周禮九命作伯則此亦九命之伯謂九州之長爲二伯也僖元年傳曰凡侯伯救患分災討罪禮也注云侯伯州長也彼主說齊桓之事亦謂九州之長非州牧也言州長者兼見州牧之事耳

經二十有八年春王三月甲寅齊人伐衛衛人及齊人戰衛人敗績齊侯稱人者諱取賂而還以賊者告不地者史失之

疏注齊侯至失之　正義曰傳稱齊侯而經書人知其諱取賂以賊者告也詩美僖公之伐淮夷得其元龜象齒大賂南金襄十一年傳稱晉侯伐鄭受鄭之賂告于諸侯皆不以爲諱而此諱之者彼服罪致賂乃以得賂爲榮此舍罪受賂故以受之爲恥會于稷舍宋督取郜鼎亦此之類也戰皆書地此獨不地知是史失之也莊十年公羊傳曰戰不言伐圍不言戰入不言圍滅不言入書其重者左氏無此義而泓韓鞌邲令狐河曲鄢陵城濮大棘彭衙長岸柏舉之屬皆書戰不書伐此書伐又書戰襄十八年諸侯同圍齊言圍不言伐文十五年晉郤缺伐蔡戊申入蔡書伐又書入丘明無文杜不爲說皆是從告而書史有詳略無義例也此經既言齊人伐衛不言齊

及衛戰而言衛人及齊人戰者公羊以爲伐人者爲客被伐者爲主以主及客故使衛人主齊尋槩經傳令狐河曲大棘彭衙長岸泓韓之屬皆以主及客也乾時升陘及鞌皆魯與人戰以魯爲主城濮鄢陵與邲外楚而內晉也柏舉內蔡而外楚也被伐爲主或如公羊之說

夏四月丁未邾子瑣卒無傳未同盟而赴以名

秋荆伐鄭公會齊人宋人救鄭

冬築郿郿魯下邑傳例曰邑曰築

疏注郿魯至曰築 正義曰國都爲上邑爲下故云魯下邑成十八年築鹿囿傳曰書不時也此傳唯發城築之例不言時與不時者春秋重土功無備而興作者傳每事各言時與不時以別有所備禦如書旱雩之別過雩也其有所畏懼而興作者唯一發而已襄十九年城西郛傳曰懼齊也是其事也此年大無麥禾時歲饑虛恐或侵伐故築之以備難從西郛之例故不發傳也

大無麥禾書於冬者五穀畢入計食不足而後書也疏注書於至書也正義曰麥孰於夏禾成在秋而書於冬者計食不足而後摠書之此年不言水旱而得無麥禾者服虔曰陰陽不和土氣不養故禾麥不成也傳言饑而經不書者得齊之糴救民之急不至於饑也傳言饑者指未糴之前說告糴之意故言饑也

臧孫辰告糴于齊臧孫辰魯大夫臧文仲疏臧孫至于齊正義曰何休云買穀曰糴告糴者將貨財告齊以買穀魯語云文仲以鬯圭與玉磬如齊告糴曰不腆先君之敝器敢告滯積以紓執事齊人歸其玉而與之糴公羊傳曰何以不稱使以爲臧孫辰之私行也君子之爲國也必有三年之委一年不熟告糴譏也穀梁亦然據經魯臣出使例不言使何以當怪此也傳言告糴禮也必不得如二傳之說服虔云不言如重穀急辭以其情急於糴故不言如齊告糴乞師則情緩於穀故云如楚乞師注臧孫至文仲正義曰世

本孝公生僖伯彄彄生哀伯達達生伯氏缾缾生文仲辰辰是臧僖伯曾孫

傳二十八年春齊侯伐衛戰敗衛師數之以王命取賂而還晉獻公娶于賈無子賈姬姓國也烝於齊姜齊姜武公妾生秦穆夫人及大子申生又娶二女於戎大戎狐姬生重耳大戎唐叔子孫別在戎狄者小戎子生夷吾小戎允姓之戎子女也晉伐驪戎驪戎男女以驪姬驪戎在京兆新豐縣其君姬姓其爵男也納女於人曰女歸生奚齊其娣生卓子驪姬嬖欲立其子賂

外嬖梁五與東關嬖五姓梁名五在閨闥之外者東關嬖五別在關塞者亦名五皆大夫爲獻公所嬖幸視聽外事使言於公曰曲沃君之宗也曲沃桓叔所封先君宗廟所在蒲與二屈君之疆也蒲今平陽蒲子縣二屈今平陽北屈縣或云二當爲北不可以無主宗邑無主則民不威疆埸無主則啓戎心戎之生心民慢其政國之患也若使大子主曲沃而重耳夷吾主蒲與屈則可以威民而懼戎且旌君伐旌章也伐功也使俱曰狄之廣莫於晉爲

都晉之啟土不亦宜乎廣莫狄地之曠絕也卽謂蒲子北屈也言遣二公子出鄙之則晉方當大開土界獻公未決故復使二五俱說此美晉侯說之夏使大子居曲沃重耳居蒲城夷吾居屈羣公子皆鄙鄙邊邑唯二姬之子在絳二五卒與驪姬譖羣公子而立奚齊晉人謂之二五耦二耜相耦廣一尺共起一伐言二人俱共覬傷晉室若此

【疏】注大戎至狄者　正義曰晉語云狐氏出自唐叔狐伯行之子實生重耳又曰狐偃其舅也　注小戎至女也　正義曰昭九年傳稱晉率陰戎伐潁王使辭於晉曰先王居檮杌于四裔故允姓之姦居于瓜州知戎爲允姓也凡言子者通男女也知子謂女也二戎相對爲大小

也楚令尹子元欲蠱文夫人文王夫人息媯也子元文王弟蠱惑以淫事爲館於其宮側而振萬焉振動也萬舞也夫人聞之泣曰先君以是舞也習戎備也今令尹不尋諸仇讎而於未亡人之側不亦異乎尋用也婦人既寡自稱未亡人御人以告子元御人夫人之侍人子元曰婦人不忘襲讎我反忘之秋子元以車六百乘伐鄭入于桔柣之門桔柣鄭遠郊之門也子元鬬御彊鬬梧耿之不比爲旆子元自與三子特建旆以居前廣充

幅長尋曰旐繼旐曰旆鬬班王孫游王孫喜殿三子在後爲反樂

衆車入自純門及逵市純門鄭外郭門也逵市郭內道上市縣

門不發楚言而出子元曰鄭有人焉縣門施於內城

門鄭示楚以閒暇故不閉城門出兵而效楚言故子元畏之不敢進諸侯救鄭楚師

夜遁鄭人將奔桐丘許昌縣東北有桐丘城諜告曰楚

幕有烏乃止諜間也幕帳也【疏】蠱文夫人　正義曰昭元年傳稱周易女惑男謂之

蠱知蠱謂惑以淫事　注桔柣至門也　正義曰此已入

一門矣又云入自純門又是入一門矣復言縣門不發則

更有一門矣不發是城門則知純門外郭門桔柣遠郊門

也尚書費誓序云東郊弗開是郊有門也　注子元至曰

斾　正義曰軍行之次斾最在先故宣十二年傳稱令尹南轅反斾是斾居前而殿在後也釋天云繼廣充幅長尋曰旐繼旐曰斾郭璞云旐帛全幅長八尺斾帛續旐末爲燕尾者

冬饑臧孫辰告糴于齊禮也　經書大無麥禾傳言饑傳又先書饑在築郿上者說告糴經在下須得糴嫌或諱饑故曰禮

築郿非都也凡邑有宗廟先君之主曰都無曰邑邑曰築都曰城　周禮四縣爲都四井爲邑然宗廟所在則雖邑曰都尊之也言凡邑則他築非例

注周禮至非例　正義曰周禮小司徒職云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丘四丘爲甸四甸爲縣四縣爲都注引此者以證都大邑小耳經傳之言都邑者非是都則四縣邑皆四井此傳所發乃爲小邑發例大者皆名都都則悉書曰城小邑有宗廟則雖小曰都無乃爲邑邑則曰築都則曰城爲尊

宗廟故小邑與大都同名釋例曰若邑有先君宗廟雖小曰都尊其所居而大之也然則都而無廟固宜稱城城漆是也而穎氏唯繫於有先君之廟患漆本非魯邑因說曰漆有邾之舊廟蓋使魯人尊邾之廢廟與先君同非經傳意也又解傳言凡邑則主爲邑言則他築非例也若築臺築囿築王姬之館則皆稱爲築無大小之異

經二十有九年春新延廄 傳例曰書不時言新者皆舊物不可用更造之

疏 注傳例至之辭 正義曰馬之所處謂之廄延是廄之名名之曰延其義不可知也公羊傳曰新延廄者何脩舊也謂舊廄漱壞不可因而補治故言新爲更造之辭也傳言新作延廄而經無作字僖二十年新作南門定二年新作雉門及兩觀皆言新作而此獨無作是作傳之後轉寫闕文也釋例曰言新意所起言作以興事通謂興起功役之事揔而言之不復分別因舊而與造新也經書延廄稱新而不言作傳言新作延廄書不時也

此稱經文而以不時爲譏義不在作也然尋傳足以知經闕作字也而劉賈云言新有故木言作有新木延廏不書作所用之木非公命也凡諸興造固當有新固當有因今爲春秋微義直記別此門此觀有新木故木既已鄙近且材木者立廏之具也公命立廏則衆用皆隨之矣焉有所用之木非公命也此爲匠人受命立廏而盜共其用豈然乎哉

夏鄭人侵許傳例曰無鐘鼓曰侵秋有蜚傳例曰爲災冬十有二月紀叔姬卒無傳紀國雖滅叔姬執節守義故繫之紀賢而錄之城諸及防諸防皆魯邑傳例曰書時也諸非備難而興作傳皆重云時以釋之他皆放此諸今城陽諸縣

疏 城諸及防 正義曰此言城諸及防文十二年城諸及鄆定十四年城莒父及宵襄十年傳晉師城梧及制同時城二邑者皆言及穀梁傳曰以大及小也何休云諸君邑防臣邑言及別君臣之義賈逵云言及先後之辭

杜不爲注先後之辭是也

傳二十九年春新作延廄書不時也經無作字蓋闕

凡馬日中而出日中而入日中春秋分也治廄當以秋分因馬向入而脩之今以春作故曰不時

疏注日中至不時 正義曰中者謂日之長短與夜中分故春秋二節謂之春分秋分也釋例曰春秋分而晝夜等謂之日中凡馬春分百草始繁則牧於坰野秋分農功始藏水寒草枯則皆還廄此周典之制也今春而作廄已失民務又違馬節故曰書不時也

夏鄭人侵許凡師有鐘鼓曰伐聲其罪無曰侵鐘鼓無聲輕曰襲掩其不備

疏凡師至曰襲 正義曰釋例曰侵伐襲者師旅討罪之名也鳴鐘鼓以聲其過曰伐寢鐘鼓以入其竟曰

侵掩其不備曰襲此所以別興師用兵之狀也然則春秋之世兵加於人唯此三名擊鼓斬木俱名爲伐鳴鐘鼓聲其罪往討伐之若擊鼓斬木然侵者加陵之意寢其鐘鼓潛入其竟往侵陵之襲者重衣之名倍道輕行掩其不備忽然而至若披衣然立此三名制討罪之等級也周禮大司馬掌九伐之法賊賢害民則伐之負固不服則侵之天子討罪無掩襲之事唯侵伐二名名與禮合而禮更有七名馮弱犯寡則眚之暴內陵外則壇之野荒民散則削之賊殺其親則正之放弑其君則殘之犯令陵政則杜之內外亂鳥獸行則滅之彼謂王者行兵此據當時實事時無其事則傳不爲例其滅與入爲例故不列於此

秋有蜚爲災也凡物不爲災不書冬十二月城諸及防書時也凡土功龍見而畢務戒事也謂今九月周十一月龍星角亢晨見東方三務始畢

戒民以土功事火見而致用大火心星次角亢見者致築作之物水昏正而栽謂今十月定星昏而中於是樹板幹而興作日至而畢日南至微陽始動故土功息

疏

凡土至而畢　正義曰釋例曰都邑者人之聚也國家之藩衛百姓之保郭不固則敗不脩則壞故雖不臨寇必於農隙備其守禦無妨民務傳曰龍見而畢務戒事也謂夏之九月周之十一月龍星角亢晨見東方於是納其禾稼三務始畢而戒民以土功事也火見而致用大火星次角亢而晨見於是致其用也水昏正而栽謂夏之十月定星昏而中於是樹板幹而興作焉日至而畢謂日既南至微陽始動故土功息傳既顯稱凡例而書時書不時各重發者皆以別無備而興作如書旱雩之別過雩也若城西郛傳特曰懼齊此其意也然則此發例者止謂預脩備禦非有當時之急故擇閒月而爲之若當時交急則不拘此制畢音竟也畢務謂農務竟而民閒也日至而畢

謂土功竟也冬至之後當更脩來年農事不得復興土功也　注謂今至功事　正義曰令之九月則季秋也月令季秋之月日在房漢書律歷志論星之度數云角十二亢九氐十五自角之初至房初三十六度晨謂夜之將旦於晨之時日體在房故角亢見在東方也東方之宿盡爲龍星角即蒼龍角也故角亢專得龍名戒謂令語之也春夏秋三時之務始畢民將間暇故預令語民將有土功之事使自備也　注大火至之物　正義曰襄九年傳曰心爲大火星度心五尾十八月令孟冬之月日在尾自心初至於尾末二十三度十月之初心星次角亢之後而晨見東方也致築作之物謂板榦畚挶諸是城之所用皆致之於作所也　注謂令至興作　正義曰五行北方水故北方之宿爲水星言水昏正者夜之初昏水星有正中者耳非北方七宿皆正中也詩云定之方中作于楚宮釋天云營室謂之定孫炎云定正也天下作宮室者皆以營室爲正周語曰營室之中土功其始是定星昏而正爲土功之大

候故知水昏正謂十月定星昏而正中時也鄭玄詩箋云定星昬中而正謂小雪時小雪十一月之中氣月令仲冬之月昬東壁中室十六度日行一度是今十月半而室中十一月初而壁中禮記中庸云栽者培之栽者樹立之語故知樹板榦而起首興作也釋詁云楨榦翰也舍人曰楨正也築牆所立兩木也榦所以當牆之兩邊鄣土者也然則榦在牆之兩端當樹立之即楨是也榦則在兩邊鄣土即板是也板榦既異而云樹板榦者因類連言耳

樊皮叛王樊皮周大夫樊其采地皮名

經三十年春王正月夏次于成無傳將卑師少故直言次

齊將降鄣故設備

疏注將卑至設備　正義曰於例將卑師少稱人人謂大夫身也大夫卑名氏不見故稱人他國可言某人魯事不得自稱魯人故魯之大夫使出者皆言其所為之事而已此大夫帥師而次于成故直

言次也穀梁傳曰次止也有畏也欲救鄣而不能是爲降鄣故設備也秋七月齊人降鄣無傳鄣紀附庸國東平無鹽縣東北有鄣城小國孤危不能自固蓋齊遥以兵威脅使降附

疏注鄣紀至降附　正義曰公羊穀梁傳竝不鄣紀之遺邑也釋例曰劉賈依二傳以爲鄣紀之遺邑計紀侯去國至此二十七年紀侯猶不堪齊而去則邑不得獨存此蓋附庸小國若邿鄟者也是言鄣爲附庸之意不言鄣降于齊而云齊人降鄣又不言侵伐故云蓋以兵威脅使降附

八月癸亥葬紀叔姬無傳以賢録也無臣子故不作謚九月庚午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無傳冬公及齊侯遇于魯濟濟水歷齊魯界在齊界爲齊濟在魯界爲魯濟蓋魯地

疏注濟水至魯地　正義曰釋例曰濟水自滎陽卷縣東經陳留至濟

陰北經高平東平至濟北東北經濟南至樂安博昌縣入海案高平東平魯西界也濟南樂安齊竟內也指言魯濟故疑魯地遇于魯地濟水之邊

齊人伐山戎山戎北狄

傳三十年春王命虢公討樊皮夏四月丙辰虢公入樊執樊仲皮歸于京師楚公子元歸自伐鄭而處王宮欲遂蠱文夫人鬬射師諫則執而梏之射師鬬廉也足曰桎手曰梏秋申公鬬班殺子元申楚縣也楚僭號縣尹皆稱公鬬穀於菟爲令尹自毀其家以紓楚國之難鬬穀於菟令尹子文也毀減紓緩也

疏注射師至曰梏正義曰杜此注

與譜並以射師與闘叅焉一人不知何據也服虔云射師若敖子闘班也射師祓梏下言舍之何以得殺子元也知射師與班必非一人也杜譜以為闘射師若敖子闘班若敖孫周禮掌囚上罪梏拲而桎中罪桎梏下罪梏梏拲共文拲施於手知梏亦手也鄭玄亦云在手曰梏在足曰桎是先儒同此說也易大畜六四童牛之梏牛云梏者牛雖無手謂梏前足也

冬遇于魯濟謀山戎也以其病燕故也齊桓行霸故欲為燕謀難燕國今薊縣

經三十有一年春築臺于郎無傳刺奢且非土功之時夏四月薛伯卒無傳未同盟築臺于薛無傳薛魯地六月齊侯來獻戎捷傳例曰諸侯不相遺俘捷獲也獻奉上之辭齊侯以獻捷禮來故書

以示過秋築臺于秦無傳東平范縣西北有秦亭冬不雨無傳不書

旱不爲災例在僖三年【疏】注傳例至示過　正義曰捷勝也戰勝而有獲獻其所獲故以捷爲獲也釋例曰歸者遺也獻者自下奉上之稱遺者敵體相與之辭僖曰諸侯不相遺俘齊侯楚人失辭稱獻失禮遺俘故因其來辭見自卑也以其大卑故書以示過此經言獻捷傳言遺俘則是獻捷獻因俘也襄八年邢丘之會傳稱鄭伯獻捷于會又曰獲司馬燮獻于邢丘是獻俘謂之捷也襄二十五年鄭公孫舍之帥師入陳傳稱司空致地司徒致民是不以俘因歸也亦云子產獻捷于晉然則無因而獻其功空有器物亦稱捷也

傳三十一年夏六月齊侯來獻戎捷非禮也凡諸侯有四夷之功則獻于王王以警

于夷以誓盟夷狄中國則否諸侯不相遺俘雖夷狄俘猶不以相遺

經三十有二年春城小穀小穀齊邑濟北穀城縣城中有管仲井大都以名通者則不繫國

注小穀至繫國　正義曰傳稱為管仲知是齊邑管仲所食采邑也吳滅州來晉滅下陽如此之類皆不繫國知大都以名通者則不繫國也華亥向寧入于宋南里以叛南里非大都不得以名通故繫之宋耳賈逵云不繫齊者世其祿然則彼不繫者豈皆世其祿乎

夏宋公齊侯遇于梁丘齊善宋之請見故進其班梁丘在高平昌邑縣西南秋七月癸巳公子牙卒牙慶父同母弟僖叔也飲酖而死不以罪告故得書卒書日者公有疾不責公不與小斂八

月癸亥公薨于路寢路寢正寢也公薨皆書其所詳凶變疏注路寢至凶變　正義曰公羊傳曰路寢者何正寢也喪大記曰男子不死於婦人之手婦人不死於男子之手君夫人卒于路寢鄭玄云言死必於正處也是薨于路寢得其正也言詳凶變者釋例云詳內事謹凶變冬十月己未子般卒子般莊公大子先君未葬故不稱爵不書殺諱之也疏注子般至諱之也　正義曰傳稱公疾問後於叔牙若巳有大子則不應須問當問之時似未有大子也季友以死奉般酖殺叔牙蓋於爾時始命爲大子公薨而般立知其爲大子也子惡之死也直書子卒不書名此子般及子野皆書名者釋例曰公子惡魯之正適嗣位既葬則魯君也襄仲倚齊而弑之國以爲諱故不稱君若言君之子也及子般子野或見殺或不勝喪言罷則不足成喪爲孝而滅性故直略而書卒也又曰未成君而卒若君未葬則嗣子書名在喪之禮

也既葬則詞君諒闇羣臣從言寔則齒君也文公既葬襄仲殺惡及視書曰子卒與未成君同文所以為諱也如杜此言未葬之前生則直稱為子死則書曰子某卒猶外諸侯生稱其爵死書其名以為禮之常也既葬則嗣子成君以理而卒當稱公薨全成君也子惡父既葬魯人諱其弑不得稱君其實已葬不得從子般子野未葬之例故書子卒而不稱名以示以未成君其實已成為君上不得同閔公下不得同般野故直書為子繫之於父若言君之子也公羊以為君存稱世子君薨稱子某既葬稱子踰年稱公據子般子野卒似欲當然但左氏稱宋桓公卒未葬而襄公會諸侯故曰子即發例曰凡在喪公侯曰子是未葬稱子得之明文不得如公羊說也

公子慶父如齊無傳慶父既殺子般季友出奔國人不與故懼而適齊欲以求援時無君假赴告之禮而行

狄伐邢無傳邢國在廣平襄國縣

疏狄伐邢注無傳　正義曰明年有傳而言無者明年自為

管仲之言發端耳非說此年伐邢之事故言無傳

傳三十二年春城小穀爲管仲也公感齊桓之德故爲管仲城私邑齊侯爲楚伐鄭之故請會于諸侯楚伐鄭在二十八年謀爲鄭報楚宋公請先見于齊侯夏遇于梁丘秋七月有神降于莘有神聲以接人莘虢地惠王問諸內史過曰是何故也內史過周大夫對曰國之將興明神降之監其德也將亡神又降之觀其惡也故有得神以興亦有以亡虞夏商周

皆有之亦有神異王曰若之何對曰以其物享焉其至之日亦其物也享祭也若以甲乙日至祭先脾玉用蒼服上青以此類祭之王從之内史過往聞虢請命聞虢請於神求賜土田之命反曰虢必亡矣虐而聽於神神居莘六月虢公使祝應宗區史嚚享焉神賜之土田祝大祝宗宗人史大史應區嚚皆名史嚚曰虢其亡乎吾聞之國將興聽於民政順民心將亡聽於神求福於神神聰明正直而壹者也依人而行唯德是與虢多涼德

其何士之能得凉薄也爲僖二年晋滅下陽傳疏注有神至虢地正義曰易稱神

也者妙萬物而爲言者也雖復鬼神之神亦無形象可見今言神降則人皆聞知故知有神謂有神聲以接人也吳孫權時有神自稱王表言語與人無異而形不可見今此神降于莘蓋亦王表之類神者氣也當在人上今下接人故稱降也國語說此事稱内史過對王云昔昭王娶於房曰房后實有爽德協於丹朱丹朱馮身以儀之生穆王焉若由是觀之其丹朱之神乎下說神居莘而虢公請士内史過往聞虢請命知莘是虢地　虞夏商周皆有之　正義曰國語内史過曰夏之興也祝融降於崇山其亡也回祿信於黔隧商之興也檮杌次於丕山其亡也夷羊在牧周之興也鸑鷟鳴於岐山其衰也杜伯射宣王於鎬是夏商周之所有也其虞則國語不言焉未知其所謂也服虔云虞舜祖考來格鳳皇來儀百獸率舞案虞書夔說舜樂所致非神降也必其傳會尚書以爲得神以興則虞

舜得神以亡者又安在也　注享祭至祭之　正義曰此降莘之神非祀典所載神必須祭故内史過令以其物享之其物不知所謂更以至日釋之謂此神初降之日以其至日之物也月令春其日甲乙夏其日丙丁中央土其日戊己秋其日庚辛冬其日壬癸所用之物月令具有其文注引甲乙所用舉一隅也丙丁日至祭用肺玉服皆赤也戊己日至祭用心玉服皆黃也庚辛日至祭用肝玉服皆白也壬癸日至祭用腎玉服皆玄也　神居莘六月正義曰國語稱惠王十五年神降于莘年表惠王元年是魯莊公之十八年則此年惠王十五年也上云七月神降則今年七月降也居莘六月虢公使祝史享焉則今年十二月也内史過往已聞虢請命則過至虢亦十二月也傳先説王事使了後論虢事以終内史之言故文倒耳　神聰至能得　正義曰國語曰耳目心之樞機也故必聽和而視正聽和則聰視正則明然則所謂聰明者不聽淫辭不視邪人之謂也襄七年傳曰正直爲正正曲爲直言正

者能自正直者能正人曲而壹者言其一心不二意也依人而行謂善則就之惡則去之虢多涼德神所不依其何土之能得言賜之土田必虛妄也若神所不依則不應賜土而言神賜之土田者神厭其人不告以實猶晉獻公筮以驪姬爲夫人亦云吉耳

初公築臺臨黨氏黨氏魯大夫築臺不書不告廟見孟任從之閟孟任黨氏女閟不從公而以夫人言許之許以爲夫人割臂盟公生子般焉雩講于梁氏女公子觀之雩祭天也講肄也梁氏魯大夫女公子子般妹圉人犖自牆外與之戲圉人掌養馬者以慢言戲之子般怒使鞭之公曰不如殺之是不可鞭犖有力焉能投蓋于稷

門（蓋覆也稷門魯南城門走而自投接其屋之桷反覆門上）公疾問後於叔牙對曰慶父材（蓋欲進其同母兄）問於季友對曰臣以死奉般（季友莊公母弟故欲立般）公曰鄉者牙曰慶父材成季使以君命命僖叔待于鍼巫氏（成季季友也鍼巫氏魯大夫）使鍼季酖之（酖鳥名其羽有毒以畫酒飲之則死）曰飲此則有後於魯國不然死且無後飲之歸及逵泉而卒立叔孫氏（逵泉魯地不以罪誅故得立後世其祿）八月癸亥公薨于路寢子般即位次于黨氏（即喪位大舍也）

冬十月己未共仲使圉人犖賊子般于黨氏共仲慶父成季奔陳出奔不書國亂史失之立閔公閔公莊公庶子於是年八歲

【疏】從之闕　正義曰服虔云從之言欲與通也　注雩祭至肄也　正義曰魯以周公之故得郊祀上天故雩亦祭天也文四年傳曰臣以爲肄業及之也肄謂習業故講爲肄　注圉人掌養馬者　正義曰周禮圉人掌養馬芻牧之事昭七年傳曰馬有圉牛有牧　注蓋覆至門上　正義曰稷門爲魯南城門蓋時人猶以名之故知也投蓋者謂自投其身以蓋物故以爲走而自投反覆門上劉炫規過云公言犖有力焉如杜此說勁捷耳非有力也當謂投車蓋過於稷門令知不然者周禮車蓋以物帛爲之輕而帆風非可投之物且傳直云投蓋于稷門不云過稷門明知自投反覆稷門之上令時猶然且游楚超乘而出女曰子南夫也則勁捷之人亦是勇力之事

劉君以勁捷非力而規杜氏非也　注酖鳥至則死　正義曰說文云鴆毒鳥也一名運日廣雅云鴆鳥雄曰運日雌曰陰諧廣志曰鴆鳥形似鷹大如鶚毛黑喙長七八寸黃赤如金食蛇及橡實常居高山巔晉語諸公讚云鴆鳥食蝮以羽翮櫟酒水中飲之則殺人舊制鴆不得渡江有重法石崇爲南中郎得鴆以與王愷養之大如鵝喙長尺餘純食蛇虺司隸傅祗於愷家得此鳥奏之宣示百官燒於都街是說鴆鳥之狀也以其因酒毒人故字或爲酖

注閔公至八歲　正義曰傳稱閔公哀姜之娣叔姜之子哀姜以二十四年八月始入娣必與適俱行當以二十五年生子故云八歲

春秋正義卷第九

鄉貢進士馮　嗣祖　校勘

春秋正義卷第十

國子祭酒上護軍曲阜縣開國子臣孔穎達等奉

勑撰

閔公正義曰魯世家閔公名開莊公之子惠王十六年即位杜世族譜云名啓方漢景帝諱啓故開因是而亂杜譜云啓方從世本文謚法在國逢難曰閔是歲歲在大梁

經元年春王正月齊人救邢夏六月辛酉葬我君莊公秋八月公及齊侯盟于落姑落姑齊地季子來歸季子公子友之字季子忠於社稷爲國人所思故賢而字之齊侯許

納故曰歸

疏注季子至曰歸　正義曰季是友之字也子者男子之美稱國人賢而思之得其還魯喜而呼曰季子來歸史因其言而書之傳稱請復季友齊侯許之是得齊之力齊侯許納故曰歸也

冬齊仲孫來

仲孫齊大夫以事出疆因來省難非齊侯命故不稱使也還使齊侯務寧魯難故嘉而字之來者事實省難其志也故經但書仲孫之來而傳尋仲孫之志

疏注仲孫至之志　正義曰傳稱仲孫湫則名湫而字仲孫也杜言以事出疆或使向他國因來省魯難非齊侯命之使來來而不稱君命故不言齊侯使也諸侯之卿例當書名此人還國使齊侯務寧魯難明年即有高子來盟是齊侯用其言魯人知其事不書其名嘉而字之杜云稱字嘉之則仲孫是字猶楚之孫伯或亦以孫為字也來者身來至魯是事實也省難心自省之是其志也雖志在省難不告魯人云已省其難故經據實事但書仲孫之來傳尋仲孫之志言其來省難也

傳元年春不書即位亂故也國亂不得成禮狄人伐邢狄伐邢在往年冬管敬仲言於齊侯曰戎狄豺狼不可厭也敬仲管夷吾諸夏親暱不可棄也諸夏中國也暱近也宴安酖毒不可懷也以宴安比之酖毒詩云豈不懷歸畏此簡書詩小雅也文王為西伯勞來諸侯之詩簡書同惡相恤之謂也同恤所惡請救邢以從簡書齊人救邢

疏戎狄至簡書　正義曰戎狄之心若豺狼之獸不可厭足也言其當伐戎狄也諸夏之國皆親近之人不可遺棄也言其當救邢也宴安自逸若酖毒之藥不可懷戀也言其當自勞

也詩小雅出車之篇美文王勞來諸侯令賢臣出使此臣在外思歸而以王事自勉言我豈不思歸乎誠思歸也但畏此簡書來告急耳諸侯有事則書之於簡遣使執簡以告命告則須救故畏而不歸也此簡書者同有所惡則相憂之謂也請救邢以從簡書傳稱勤則不匱安則敗名齊侯縱心宴安不欲征伐安則自損其身故言酖毒以勸之釋獸云豺狗足郭璞云脚似狗說文云豺狼屬狗聲釋獸又云狼牡貛牝狼舍人曰牡名貛牝名狼陸璣毛詩義疏云狼鳴能小能大善爲小兒啼聲以誘人去數十步其猛健者雖善用兵者不能免也二者皆貪殘之獸故比戎狄也　注敬仲管夷吾　正義曰敬謚謚法夙夜勤事曰敬仲字管氏夷吾名也　注諸夏至近也　正義曰此言諸夏襄四年傳魏絳云諸華必叛華夏皆謂中國也中國而謂之華夏者夏大也言有禮儀之大有文章之華也暱近釋詁文舍人曰暱戚之近也

言中國諸侯情親而路近　夏六月葬莊公亂故

是以緩十一月乃葬　秋八月公及齊侯盟于落姑請復季友也閔公初立國家多難以季子忠賢故請霸主而復之　齊侯許之使召諸陳公次于郎以待之非師旅之事故不書次季子來歸嘉之也冬齊仲孫湫來省難湫仲孫名　書曰仲孫亦嘉之也仲孫歸曰不去慶父魯難未已時慶父亦已還魯　公曰若之何而去之對曰難不已將自斃斃踣也　君其待之公曰魯可取乎對曰不可猶秉周禮周禮所以

本也臣聞之國將亡本必先顛而後枝葉從之魯不棄周禮未可動也君其務寧魯難而親之親有禮因重固能重能固則當就成之

注能重至成之　正義曰服虔云重不可動因其不可動而堅固之杜以此傳四句相類間攜貳攜貳皆間之覆昏亂昏亂皆敗之知此重固皆因之則非因重而固之

間攜貳離而相疑者則當因而間之覆昏亂覆敗也霸王之器也霸王所用故以器為喻晉侯作二軍晉本一軍見莊十六年公將上軍大子申生將下軍趙夙御戎畢萬為右為公御右也夙趙衰兄畢萬魏犨祖父

注爲公至祖父　正義曰史記趙世家夙生共孟孟生趙衰晉語云趙衰先君之戎御趙夙之弟也杜以夙爲衰兄從晉語也魏世家畢萬生武子世本畢萬生芒季季生武仲州州即犨也杜以萬爲犨之祖父依世本也以滅耿滅霍滅魏平陽皮氏縣東南有耿鄉永安縣東北有霍大山三國皆姬姓還爲大子城曲沃賜趙夙耿賜畢萬魏以爲大夫士蔿曰大子不得立矣分之都城而位以卿先爲之極又焉得立位以卿謂將下軍不如逃之無使罪至爲吳大伯不亦可乎大伯周大王之適子知其父欲立季歷故讓位而適吳

疏注大伯至適吳　正義曰史記吳世家云吳大伯弟

仲雍皆周大王之子而王季歷之兄也季歷賢而有聖子昌大王欲立季歷以及昌於是大伯仲雍二人乃奔荊蠻以辟季歷季歷果立是爲王季是大伯讓位適吳之事

猶有令名與其及也言雖去猶有令名勝於留而及禍

疏 猶有至及也 正義曰言逃雖失國猶有善名與其留而及禍也何者爲勝勸之使逃

且諺曰心苟無瑕何恤乎無家天若祚大子其無晉乎爲晉殺申生傳

卜偃曰畢萬之後必大卜偃晉掌卜大夫

萬盈數也魏大名也

疏 萬盈至名也 正義曰以筭法從一至萬每十則改名至萬以後稱一萬十萬百萬千萬萬萬始名億從是以往皆以萬爲極是至萬則數滿也論語云巍巍乎其有成功是魏爲高大之名

以是始賞

天啓之矣天子曰兆民諸侯曰萬民今名之大以從盈數其必有衆〔以魏從萬有衆象〕初畢萬筮仕於晉遇屯䷂〔震下坎上屯〕之比䷇〔坤下坎上比也〕〔初九變而爲比〕

【疏】遇屯之比　正義曰震下坎上爲屯說卦云震動也坎彖云坎險也動而遇險有屯難之象坤下坎上爲比說卦坎爲水坤爲地水潤下而地受之相親比之象也

辛廖占之曰吉〔辛廖晉大夫〕

【疏】注辛廖晉大夫　正義曰杜云辛廖晉大夫則以畢萬筮仕在晉國而筮劉炫云若在晉國而筮何得云筮仕於晉又辛甲辛有並是周人何故辛廖獨爲晉大夫今知不然者傳以畢萬是畢國子孫今乃筮仕於晉言於晉以對畢耳非謂筮時在他國也案昭十五年傳云及辛有之二子董之晉於是乎有董史注云辛

有周人二子適晉爲大史則辛氏雖出於周枝流於晉劉炫用服氏之說以爲畢萬在周世仕於晉又以晉國不得有姓辛而規杜過其義非也

屯固比入吉孰大焉其必蕃昌屯險難所以爲堅固比親密所以得入震爲土震變爲坤車從馬震爲車坤爲馬

疏注震爲車坤爲馬正義曰晉語云司空季子占公子重耳之筮云震車也坤彖云利牝馬之貞是坤爲馬也下注震爲足震爲長男坤爲母坤爲衆皆說卦文也

足居之震爲足兄長之震爲長男母覆之坤爲母衆歸之坤爲衆六體不易初一爻變有此六義不可易也合而能固安而能殺公侯之卦也比合屯固坤安震殺故曰公侯之卦

疏注比合至之卦正義曰震之爲殺傳無

明文晉語云震車也車有威武昭二十五年傳云爲刑罰威獄以類其震曜殺戮是震爲威武殺戮之意故震爲殺也

公侯之子孫必復其始 萬畢公高之後傳爲魏之子孫衆多張本

疏 必復其始 正義曰萬是畢公之後公侯之子孫必當復其初始言此人子孫又將爲公侯也及春秋之後三家分晉而魏爲諸侯是其筮之驗也

經二年春王正月齊人遷陽 無傳陽國名蓋齊人偪徙之

疏 注陽國至徙之 正義曰世本無有陽國不知何姓杜世族譜土地名闕不知所在與宋人遷宿文同知陽是國名蓋齊人偪遷之

夏五月乙酉吉禘于莊公 三年喪畢致新死者之主於廟廟之遠主當遷入祧因是大祭以審昭穆謂之禘莊公喪制未闋時別立廟廟成而吉祭又不

於大廟故詳書以示譏

疏 注三年至示譏 正義曰僖三十三年傳曰凡君薨卒哭而祔祔而作主特祀於主烝嘗禘於廟禘祀爲吉祭說喪事而言禘知禘是喪終而吉祭也襄十五年晉悼公卒十六年傳稱晉人答穆叔云以寡君之未禘祀知三年喪畢乃爲禘也喪畢而爲禘祭知致新死之主於廟也新主入廟則遠主當遷知其遷入祧者祭法云天子七廟有二祧則祧是遠祖廟也周禮守祧掌守先王先公之廟祧其遺衣服藏焉廟之遠主其廟既遷主無所處固當遷入祧也鄭玄以二祧爲文王武王之廟遷主入廟當各從其班穆入文祧昭入武祧禮諸侯五廟更無別祧則當謂大祖之廟爲祧也遠主初始入祧新死之主又當與先君相接故禮因是而爲大祭以審序昭穆故謂之禘禘者諦也言使昭穆之次審諦而不亂也莊公以其三十二年八月薨至此年五月唯二十二月故喪制未闋也公羊傳曰其言于莊公何未可以稱宮廟也曷爲未可以稱宮廟在三年之中矣三年之中未得

以禮遷廟而特云莊公知爲莊公別立廟廟成而吉祭也僖八年禘于大廟文二年大事于大廟宣八年有事于大廟彼言大事有事亦禘祭則禘禮必于大廟今未可以吉祭而爲吉祭又不于大廟故詳書以示譏也既云吉禘又云于莊公是其詳也

秋八月辛丑公薨實弒書薨又不地者皆史策諱之

九月夫人姜氏孫于邾哀姜外淫故孫稱姜氏

疏 注哀姜至姜氏 正義曰此決莊元年夫人孫于齊不稱姜氏也賈服之說皆以爲文姜殺夫罪重故去姜氏哀姜殺子罪輕故不去姜氏故杜爲此言以異之言外淫者謂與外姓爲淫

公子慶父出奔莒弒閔公故

冬齊高子來盟無傳蓋高傒也齊侯使來平魯亂僖公新立因遂結盟故不稱使也魯人貴之故不書名子男子之美稱

疏 注蓋高至美稱 正義曰莊二十二年及齊高

侯盟于防自爾以來不見經傳故云蓋高侯也往年仲孫湫勸齊侯使寧魯難今而高子適會知齊侯使來平魯亂也當齊侯初命高子之時慶父未出僖公未立及其至魯值僖公新立因遂與會結盟而立之不云齊侯使者盟非齊侯之命故不稱使也齊侯不使之盟而高子輒爲盟者齊侯使之來平魯亂新君既立遂盟而安之亦足稱齊侯之意其盟非專擅也魯人不能自安高子盟以安之魯人貴之故不書其名子者男子之美稱故呼之曰高子穀梁傳曰其曰來喜之也其曰高子貴之也盟立僖公也然則盟立僖公必僖公共盟不言公及齊高子盟者指十四年鄭伯使其弟語來盟文十五年宋華孫來盟皆不言公及則不書公者春秋之常也晉荀庚衛孫良夫並爲來聘既行聘禮更與公盟非是直爲盟來故聘後別言及耳

十有二月狄入衛 書入不能有其地例在襄十三年

鄭棄其師 高克見惡久不得還師潰而克奔陳故克狀其

事以告魯也 疏 注高克至魯也 正義曰此事詩序具焉大夫出奔多是本國來告傳稱晉侯使以殺大子申生之故來告又衛殺孔達告於諸侯是其本國告也宣十年傳例曰凡諸侯之大夫違告於諸侯曰某氏之守臣某失守宗廟敢告是大夫私家之告辭昭二十六年王子朝奔楚傳稱告于諸侯是奔者自告也此鄭文公心惡高克而欲得遠之克既奔陳無罪可告故杜以爲高克自狀其事以告魯魯史以爲克若將師出奔是爲奔師之道不書高克出奔而書鄭棄其師者案詩序云公子素惡高克進之不以禮文公退之不以道危國亡師之本是棄其師也穀梁傳曰鄭棄其師惡其長也兼不及其衆則是棄其師也

傳二年春虢公敗犬戎于渭汭 犬戎西戎別在中國者渭水出隴西東入河水之隈曲曰汭 疏 注犬戎至曰汭 正義曰西方曰戎知犬戎是西戎別在中國者也

釋例曰渭水出隴西狄道縣鳥鼠同穴山東經南安天水洛陽扶風始平京兆至弘農華陰縣入河釋丘云隩隈厓内爲隩外爲隈李巡曰厓内近水爲隩孫炎云内隈曲裏也彼雖不言汭汭即隩也而汭字以内爲聲明是水之隈曲之内也

舟之僑曰無德而祿殃也殃將至矣遂奔晉舟之僑號大夫

夏吉禘于莊公速也

初公傅奪卜齮田公不禁卜齮魯大夫也公即位年八歲知愛其傅而遂成其意以奪齮田齮忿其傅并及公故慶父因之

疏 注卜齮至因之 正義曰莊公三十二年注云閔公於是年八歲此云即位年八歲者閔公之年歲傳文不明服虔於莊三十二年注云閔公於是年九歲於此注云公即位時年九歲僖二年注云閔公死時年九歲杜知其不可故於莊公之末注言年八歲以異之嗣子位定於初喪言即

位者亦謂初立之年也 秋八月辛丑共仲使卜齮賊公于武闈 宮中小門謂之闈 疏 注宮中小門謂之闈 正義曰釋宮云宮中之門謂之闈其小者謂之閨小閨謂之閤彼就小門之內更別以爲二名大宰宮中之門皆小故云宮中小門也名之曰武則其義未聞 成季以僖公適邾 僖公閔公庶兄成風之子 共仲奔莒乃入立之以賂求共仲于莒莒人歸之及密使公子魚請 密魯地琅邪費縣北有台亭公子魚奚斯也 不許哭而往共仲曰奚斯之聲也乃縊 慶父之罪雖重季子推親親之恩欲同之叔牙存孟氏之族故略其罪不書殺又不書卒 疏 注慶父至書卒 正義曰叔牙云慶

父材者始有寘慶父之心本其惡未彰見故季子隱之而書其卒若自死然慶父弑二君其罪已重書討當書其誅殺季子推親親之恩欲同之叔牙存其氏之族故略其罪不書殺也又不可全同叔牙故又不書卒而其子孫終爲孟氏是季子推親親之恩枉正法耳閔公哀姜之娣叔姜之子也故齊人立之共仲通於哀姜哀姜欲立之閔公之死也哀姜與知之故孫于邾齊人取而殺之于夷以其尸歸爲僖元年齊人殺哀姜傳夷魯地僖公請而葬之哀姜之罪已重而僖公請其喪還者外欲固齊以居厚內存母子不絕之義爲國家之大計成季之將生也桓公使卜楚丘之

父卜之卜楚丘魯掌卜大夫曰男也其名曰友在公之右在右言用事間于兩社爲公室輔兩社周社亳社兩社之間朝廷執政所在



注兩社至所在　正義曰王者取五色之土封以爲社若封諸侯隨方割其土包之以白茅賜之使立國社魯是周之諸侯故國社謂之周社哀四年亳社災是魯國有亳社穀梁傳曰亳社者亳之社也亳亡國也亡國之社以爲廟屏戒也則亳社在宗廟之前也周禮小宗伯掌建國之神位右社稷左宗廟則諸侯亦當然定二年雉門及兩觀災則兩觀在雉門外也禮運云昔者仲尼與於蜡賓事畢出遊於觀之上蜡祭在廟故出廟而遊於觀也由此言之宗廟社稷在雉門之外分左右廟也鄭玄考校禮文以爲魯制三門庫雉路天子諸侯皆三朝圖宗人之嘉事則有路寢庭朝日出視朝則在路門之外其詢國危詢國遷詢立君周禮朝士所掌外朝之位者

乃在雉門之外耳雉門之外左有亳社右有周社間于兩社是在兩社之間朝廷詢謀大事則在此處是執政之所在也季氏亡則魯不昌疏正義曰服虔云謂季友出奔魯弑二君案傳子般既死乃云成季奔陳閔公既死乃云成季適邾皆君死乃出奔非由出奔乃致君死杜雖無注義必不然當謂季友子孫與魯升降從此以後季氏世為上卿終於春秋禮記稱悼公之喪季昭子問為君何食以後雖則無文當是與魯俱滅也又筮之遇大有䷍乾下離上大有之乾䷀乾下乾上乾大有六五變而為乾曰同復于父敬如君所筮者之辭也乾為君父離變為乾故曰同復於父見敬與君同疏注筮者至君同正義曰此離六五爻變不取周易之文筮者推演卦意自為其辭也離是乾子還變為乾故云同復于父言其尊與父同也國人敬之其敬如君之處所言其貴

與君同也說卦乾爲君父言其身之尊則云同復于父言其爲人所敬則云敬如君所屬意異故分爲二也

及生有文在其手曰友遂以命之遂以爲名冬

十二月狄人伐衛衛懿公好鶴【疏】正義曰陸璣毛詩義疏云鶴形狀大如鵝長脚青翼高三赤餘赤目赤頰喙長四寸餘多純白或有蒼色蒼色者今人謂之赤頰常夜半鳴故淮南子曰雞知將旦鶴知夜半其鳴高亮聞八九里雌者聲差下今吳人園囿中及士大夫家皆養之

鶴有乘軒者軒大夫車【疏】注軒大夫車 正義曰定十三年傳稱齊侯欲諸大夫之軒故杜云軒大夫車也服虔云車有藩曰軒

將戰國人受甲者皆曰

使鶴鶴實有祿位余焉能戰公與石祁子

玦與甯莊子矢使守莊子甯速也玦玉玦曰以此贊國擇利而爲之贊助也玦示以當決斷矢示以禦難與夫人繡衣曰聽於二子取其文章順序渠孔御戎子伯爲右黃夷前驅孔嬰齊殿傳言衛侯失民有素雖臨事而戒猶無所及及狄人戰于熒澤衛師敗績遂滅衛此熒澤當在河北君死國散經不書滅者狄不能赴衛之君臣皆盡無復文告齊桓爲之告諸侯言狄已去言衛之存故但以入爲文

疏熒澤當在河北　正義曰禹貢豫州滎波既豬導沇水入于河溢爲滎在河南此時衛都河北爲狄所敗乃東徙渡河故知此熒澤當在河北但沇水入河乃泆被河南多故專得滎名其北雖少亦稱滎也　衛侯不

去其旗是以甚敗狄人囚史華龍滑與禮孔以逐衛人二人曰我大史也實掌其祭不先國不可得也夷狄畏鬼故恐言當先白神乃先之至則告守曰不可待也守石祁二大夫夜與國人出狄入衛遂從之又敗諸河衛將東走渡河狄復逐而敗之初惠公之即位也少蓋年十五六

疏注蓋年十五六正義曰衛宣公以隱四年立桓十二年卒終始二十年耳即位之後乃納急子之妻生壽及朔朔既有兄知其蓋年十五六耳

齊人使昭伯烝於宣姜不可強之昭伯惠公庶兄宣公子頑也昭伯不

可生齊子戴公文公宋桓夫人許穆夫人文公爲衛之多患也先適齊及敗宋桓公逆諸河迎衛敗衆宵濟夜渡畏狄衛之遺民男女七百有三十人益之以共滕之民爲五千人共及滕衛別邑立戴公以廬于曹廬舍也曹衛下邑戴公名申立其年卒而立文公

疏注廬舍至文公　正義曰周禮秋官野廬氏掌道路宿息地官遺人云凡國野之道十里有廬廬有飲食是廬爲舍也廬于曹者言隨宜寄舍耳曹邑雖闕不知其處當在河東近楚丘也戴公名申世本世家文經傳皆云十二月狄入衛衛人東徙渡河收集離散乃立戴公此年之末文公即位計戴公爲君不過十數日耳言

一年卒者滅而復興不是嗣位故成喪爲謚文公繼世而立明年始爲元年故戴公雖復日少亦稱一年年表亦以此年爲戴公元年今定本云以其年卒 許穆夫人賦載馳 載馳詩衛風也許穆夫人痛衛之亡思歸唁之不可故作詩以言志 齊侯使公子無虧帥車三百乘甲士三千人以戍曹 無虧齊桓公子武孟也車甲之賦異於常故傳別見之 歸公乘馬祭服五稱牛羊豕雞狗皆三百與門材 歸遺也四馬曰乘衣單複具曰稱門材使先立門户 注歸遺至門户 正義曰歸者不反之辭故爲遺也周禮校人云乘馬一師四圉圉養一馬故云四馬曰乘以乘車幷師五人必駕四馬故也喪大記曰袍必有表不禪衣必有裳謂之一稱是衣禪複具曰稱 歸夫人魚

軒魚軒夫人車以魚皮爲飾【疏】注魚軒至爲飾　正義曰詩云象弭魚服此云魚軒則用魚爲飾其

皮可以飾器物者唯魚獸耳故云以魚皮爲飾陸機毛詩

義疏云魚獸似豬東海有之其皮背上有班文腹下有純

青今人以爲弓鞬步叉者也其皮雖乾燥爲弓鞬矢服經

年海水將潮及天陰毛皆起水潮還及晴則毛復如故雖

在數千里外可以知海水之潮自相感也重錦三十兩以錦錦之熟細者重二丈雙行故曰

兩三十兩三十匹也【疏】注重錦至匹也　正曰云服虔云重牢也杜以其遺夫人貴美不貴牢故以爲錦之

孰細者雜記曰納幣一束束五兩兩五尋八尺曰尋則五

尋四丈謂之兩者分爲兩段故也謂之匹者兩兩合卷若

匹偶然也鄭人惡高克使帥師次于河上久而

弗召師潰而歸高克奔陳高克鄭大夫也好利而不顧其君文公惡

之而不能遠故使師師而不召鄭人爲之賦清人清人詩鄭風也刺文公退臣不以道危國亡師之本晉侯使大子申生伐東山皐落氏赤狄別種也皐落其氏族疏注赤狄至氏族　正義曰狄有赤狄白狄成十三年傳晉侯使呂相絶秦云白狄及君同州則白狄與秦相近當在晉西此云東山當在晉東宣十五年晉師滅赤狄潞氏潞則上黨潞縣在晉之東此云伐東山皐落氏知此亦在晉東是赤狄別種也皐落其氏族也此族之人狄之渠帥也里克諫曰大子奉冢祀社稷之粢盛里克晉大夫冢大也以朝夕視君膳者也膳厨膳疏注膳厨膳　正義曰鄭玄膳夫注云膳之言善也今時美物曰珍膳是膳者美食之名厨者造食之處故云膳厨膳也禮記云文王之爲世子食上必在

視寒煖之節舍下問所膳命膳宰然後退是大子朝夕視君膳者也故曰冢子君行則守有守則從從曰撫軍守曰監國古之制也夫帥師專行謀帥師者必專謀軍事誓軍旅宣號令也君與國政之所圖也非大子之事也國政正卿師在制命而已命將軍所制稟命則不威專命則不孝故君之嗣適不可以帥師君失其官帥師不威將焉用之大子統師是失其官也專命則不孝是爲帥必不威也且臣聞皐落氏將戰君其舍之公曰寡人

有子未知其誰立焉不對而退見大子大子曰吾其廢乎對曰告之以臨民謂居曲沃教之以軍旅謂將下軍不共是懼何故廢乎【疏】對曰告之至廢乎　正義曰克謂大子還曲沃告百姓以臨示下民之事并教之軍旅之法不共是二事爲懼矣何故憂其廢乎且子懼不孝無懼弗得立脩己而不責人則免於難大子帥師公衣之偏衣偏衣左右異色其半似公服【疏】注偏衣至公服　正義曰下云服其身則衣之純言此偏衣不純知其左右異色也又云衣身之偏言公以身衣之偏半衣大子知其半似公服也佩之金玦以金爲玦狐

突御戎先友爲右狐突伯行重耳外祖父也爲申生御申生以大子將上軍梁餘子養御罕夷先丹木爲右罕夷晉下軍卿也梁餘子養爲罕夷御羊舌大夫爲尉羊舌大夫叔向祖父也尉軍尉先友曰衣身之偏偏半也握兵之要謂佩金玦將上軍在此行也子其勉之偏躬無慝分身衣之半非惡意也兵要遠災威權在己可以遠害親以無災又何患焉狐突歎曰時事之徵也歎以先友爲不知君心衣身之章也章貴賤佩衷之旗也旗表也所以表明其中心故敬其事則命以始賞以春夏服其身則衣之

純（必以純色為服）用其衷則佩之度（衷中也佩玉者士君子常度）令命以時卒閟其事也（冬十二月閟盡之時）衣之尨服遠其躬也（尨雜色）佩以金玦弃其衷也服以遠之時以閟之尨涼冬殺金寒玦離胡可恃也（寒涼殺離言無溫潤玦如環而缺不連）雖欲勉之狄可盡乎梁餘子養曰帥師者受命於廟受脤於社（脤宜社之肉盛以脤器）有常服矣不獲而尨命可知也（韋弁服軍之常也尨偏衣）死而不孝不如逃之罕夷曰

尨奇無常（尨雜色奇怪非常之服）金玦不復雖復何為君有心矣（有害大子之心）先丹木曰是服也狂夫阻之（阻疑也言雖狂夫猶知有疑）曰盡敵而反（曰公辭）敵可盡乎雖盡敵猶有內讒不如違之（違去也）狐突欲行（行亦去也）羊舌大夫曰不可違命不孝弃事不忠雖知其寒惡不可取子其死之（寒薄也狐突至死之）

○疏正義曰傳之上下諸言某御戎某為右者謂國君自將此大子亦然者攝君之事故與君同文也傳歷言將帥御右者以下各有言故此舉其目先友不知君有害大子之心故推此衣佩以為善事勸之狐突歎先友不知君意乃極

言時衣佩三者反覆以答之罕夷唯舉服佩二事故云尨
奇無常金玦不復也其梁餘子養先丹木唯言服舉其重
者故子養云不獲而尨命可知也先丹木云是服也狂夫
阻之是皆勸大子之行也狐突以衆言同已故決意欲行
羊舌大夫乃以忠孝之事勸之使留名以意之所見故其
言或深或淺　注羊舌至罪尉　正義曰羊舌氏也爵爲
大夫號曰羊舌大夫不知其名何也此人生羊舌職職生
叔向故爲叔向祖父譜云羊舌氏晉之公族羊舌其所食
邑也或曰羊舌氏姓李名果有人盜羊而遺其頭不敢不
受受而埋之後盜羊事發辭連李氏李氏掘羊頭而示之
以明己不食唯識其舌舌存得免號曰羊舌氏也或曰者
不知誰爲此言杜所不從記異聞耳　服以至情也　正
義曰服以遠之覆上衣之尨服也時以閟之覆上命以時
卒也上先時後服此先服後時者以下連尨涼冬殺之文
又欲使冬殺與金寒相近冬殺是時故退之在下言尨涼
則申上衣之尨服也冬殺則申上命以時卒也尨涼據服

冬殺據時耳金寒玦離申上佩以金玦也金是秋之寒氣故言金寒也　注脤宜至脤器　正義曰釋天云起大事動大衆必先有事乎社而後出謂之宜知出兵必祭社祭社名為宜周禮大宗伯以脤膰之禮親兄弟之國定十四年天王使石尚來歸脤知脤是器物可執之以賜人也今言受脤於社明是祭社之肉盛以脤器賜元帥也地官掌蜃祭祀共蜃器之蜃鄭玄云蜃大蛤蜃之器以蜃飾因名焉　注阻疑也　正義曰劉炫云阻疑以意訓耳今言猶云阻疑是阻得為疑也言雖狂夫猶知於此服有疑也服虔云阻止也方相之士蒙玄衣朱裳主索室中毆疫號之為狂夫止此服言君與大子以狂夫所止之服衣之晉語云且是之衣也狂夫阻之衣也韋昭云狂夫方相氏之士也阻古詛字也將服是衣必先詛之是由無正訓各以意解劉以為方相氏狂夫所服玄衣朱裳左右同色不得為偏衣也當服此衣非是意所止也詛乃服之丈無所出故杜別為此解　注曰公辭　正義曰言公辭者當以公賜之偏衣金玦推其義理原公

之意而爲之作辭非公出言作此辭也大子將戰狐突諫曰不可

昔辛伯諗周桓公諗告也事在桓十八年云內寵並后

外寵二政嬖子配適大都耦國亂之本也

周公弗從故及於難今亂本成矣驪姬爲內寵二五爲外寵奚齊爲嬖子曲沃爲大都故曰亂本成立可必乎

【疏】注驪姬至本成○正義曰辛伯之語先有成文其內寵之徒不爲晉發故劉炫云二五嬖賤不得爲二政大子不以曲沃作亂不得爲大都而杜云驪姬爲內寵二五爲外寵奚齊爲嬖子曲沃爲大都者今刪定以爲辛伯之言雖不爲晉要晉國之亂事理相當故杜以事託之二五爲耦墾傷晉室曲沃彊大大子奔之又築屈與蒲終爲禍難但此據大子故以曲沃爲文劉

君不違此旨而爲規過違傳意也孝而安民子其圖之奉身爲孝不戰爲安民與其危身以速罪也有功益見害故言孰與危身以召罪

疏孝而至罪也　正義曰去則孝而安民留則危身召罪等與其危身以召罪也豈若孝而安民乎勸使逃也

成風聞成季之繇乃事之成風莊公之妾僖公之母也繇卦兆之占辭而屬僖公焉故成季立之僖之元年齊桓公遷邢于夷儀二年封衛于楚丘邢遷如歸衛國忘亡忘其滅亡之困衛文公大布之衣大帛之冠大布麤布大帛厚繒蓋用諸侯諒闇之服務材訓農通商惠工加惠

於百工賞其利器用敬教勸學授方任能方百事之宜也【疏】務材至任能　正義曰務材務在植材用也訓農訓民勤農業也通商通商販之路令貨利往來也惠工加恩惠於百工賞其利器用也敬敎敬敎民也勸學勸民學問也授方授民以事皆有方法也任能其所委任信用能人也元年革車三十乘季年乃三百乘衛文公以此年冬立齊桓公始平魯亂故傳因言齊之所以霸衛之所由興革車兵車季年在僖二十五年蓋招懷逆散故能致十倍之衆

春秋正義卷第十

春秋正義卷第十二

國子祭酒上護軍曲阜縣開國子臣孔穎達等奉

勑撰

僖公【疏】正義曰魯世家僖公名申莊公之子閔公庶兄其母成風所生也惠王十八年即位謚法小心畏忌曰僖是歲歲在鶉首

經元年春王正月齊師宋師曹伯次于聶北救邢齊師諸侯之師救邢次于聶北者案兵觀釁以待事也次例在莊三年聶北邢地【疏】注齊師至邢地　正義曰公羊穀梁皆以為齊師宋師曹師皆是侯伯之身公羊稱不與諸侯專封故變稱師耳此

時方始救邢邢本不滅何以言其封也左氏無此義將畢師衆稱師此三國皆師多而大夫將故名氏不見並稱師公羊以爲此言次于聶北救邢與襄二十三年叔孫豹救晉次于雍揄二事相反爲之作說言此是君也進止自由彼是臣也先通君命賈服取以爲說杜以傳無此事故不用其言釋例曰所記或次在事前次以成事也或次在事後事成而次也皆隨事實無義例也此時狄人尚彊未可即擊案兵觀釁以待其事須可擊乃擊之故次在事前

夏六月邢遷于夷儀

邢遷如歸故以自遷爲辭夷儀邢地

疏

注邢遷至邢地　正義曰傳稱師遂狄人具邢器用而遷之則是諸侯遷邢也而文作邢自遷者以邢遷如歸故以自遷爲文公羊傳曰遷者何其意也遷之者何非其意也言邢遷于夷儀許遷于白羽者皆是其國之意自欲遷之宋人遷宿齊人遷陽者他人强遷其國之意不欲遷也

齊師宋師曹師城邢

傳例曰救患分災禮也一事而再列三國於文不可言諸侯師故 疏 注傳例至師故 正義曰春秋之例先會而後盟者會則具序諸國盟則揔稱諸侯公羊謂之前目而後凡此上文已列三國之師救邢與城邢猶是一事相連耳而再列三國之師不依前目後凡者於文不可言諸侯師故也案此十五年歷序諸侯盟于牡丘下書諸侯之大夫救徐襄二十七年歷序諸國大夫會于宋下云諸侯大夫盟于宋此不言諸侯之師城邢者此與會盟小異十四年諸侯城緣陵為其事有闕故揔稱諸侯此若云諸侯之師城邢似為其事有闕揔書為貶故雖則煩文而再列三國

秋七月戊辰夫人姜氏薨于夷齊人以歸傳在閔二年不言齊人殺諱之書地者明在外薨 疏 注傳在至外薨 正義曰傳在閔二年者彼因孫于邾遂終言之實齊人殺之諱故不言殺也夫人之薨例不書地書地者明其在外而薨若言夫人

自行至夷遇疾而薨齊人乃以其喪歸耳

楚人伐鄭荊始改號曰楚

疏注荊始改號曰楚 正義曰此前常呼為荊此後遂稱為楚據其見經為言故云荊始改號莊二十八年仍書荊伐鄭自爾至今不知何年改

八月公會齊侯宋公鄭伯曹伯邾人于檉檉宋地陳國陳縣西北有檉城公及其會而不書盟還不以盟告

疏注檉宋至盟告 正義曰經書會于檉傳言盟于犖犖即檉也而經不書盟釋例曰盟于鄧盟于犖盟于戚公既在會而不書其盟以理推之會在盟前知非後盟也蓋公還遂告會而不告盟也

九月公敗邾師于偃偃邾地

冬十月壬午公子友帥師敗莒師于酈獲莒挐酈魯地挐莒子之弟不書弟者非卿非卿則不應書嘉季友之功故特書其所

獲大夫生死皆曰獲獲例在昭二十三年【疏】注鄆魯至三年　正義曰傳言莒子之弟而經不書弟者諸侯之臣爲卿乃見經見經則備書名氏若言莒子之弟挐則是爲卿之備文此不書弟見其非卿也傳曰非卿也嘉獲之也以非卿不應書經嘉季友之功能獲莒之大將故特書所獲以美季子公羊亦云此何以書大季子之獲也釋例曰莒挐非卿非卿則不應書今嘉獲故特書之特書猶不稱弟明諸書弟者皆卿也

十有二月

丁巳夫人氏之喪至自齊僖公請而葬之故告於廟而書喪至也齊侯既殺哀姜以其尸歸絕之於魯僖公請其喪而還不稱姜闕文【疏】注僖公至闕文　正義曰齊人治哀姜之罪取而殺之則位絕於魯非復魯之夫人其死不合書之於策以僖公請而葬之外欲固齊以居厚內存毋子不絕之義故具書於經薨葬備禮諱之若言無罪而自死然既諱其殺不宜有貶公羊傳曰夫人何以不稱姜氏貶

曷爲貶與弒公也穀梁傳曰其不言姜以其殺二子貶之也或曰爲齊桓諱殺同姓也賈逵云殺子輕故但貶姜然則姜氏者夫人之姓二字共爲一義不得去姜存氏去氏存姜若其必有所貶自可替其尊號去一姜字復何所明於薨於葬未嘗有貶何故喪至獨去一姜公羊傳又曰曷爲不於弒焉貶貶必於其重者莫重乎其以喪至也案禮之成否在於薨葬何以喪至獨得爲重喪至已加貶責於葬不應備文何故葬我小君復得成禮正以薨葬備禮知其無所貶責故杜以經無姜字直是闕文公羊穀梁見其文闕妄爲之說耳

傳元年春不稱即位公出故也國亂身出復入故即位之禮有闕

公出復入不書諱之也諱國惡禮也掩惡揚善義存君親故通有諱例皆當時臣子率意而隱故無深淺常準聖賢從之以通人理有時而聽之可也

疏　元年至禮也　正義曰去年八月閔公死僖公出奔邾九月慶父出奔莒公即歸魯言公出故者公出而復歸即位之禮有闕爲往年公出奔之故非言應即位之時公在外也齊小白陽生之徒皆出而復入經書其入僖公類之亦應書入往年公出出復入不書諱之國內有亂致令公出不書公出復入諱國亂也國亂國之惡事諱國惡是禮也時史諱而不書仲尼因而不改嫌諱非禮故以禮居之　注掩惡至可也　正義曰坊記曰善則稱君過則稱己則民作忠善則稱親過則稱己則民作孝是掩惡揚善之義義存君與親也君親之惡務欲掩之是故聖賢作法通有諱例諱雖有例而事無定體或諱大不諱小或諱小不諱大皆當時臣子率己之意而爲之隱故無深淺常準隱十年公羊傳曰於外大惡書小惡不書於內大惡諱小惡書必如彼言是有常準歷檢春秋都無定例納鼎惡於易田諱田而不諱鼎公入小於公出諱入而不諱孫是其無常準也既無常準隨諱深淺舊史有所辟諱聖賢因

而從之以通人事之理故容有掩惡之法釋例曰有時而聽之則可也正以爲後法則不經故不奪其所諱亦不爲之定制言若正爲後法每事皆諱則爲惡者無復忌憚居上者不知所懲不可盡令諱也人之所極唯君與親纔有小惡即發其短非復臣子之心全無愛敬之義是故不抑不勸有時聽之以爲諱惡者禮也無隱者直也二者俱通以爲世教也

諸侯救邢 實大夫而曰諸侯摠衆國之辭

疏 注實大至之辭 正義曰於例將卑師衆稱師三國並稱爲師皆是大夫將也實大夫也而曰諸侯摠衆國之辭也桓五年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傳曰王以諸侯伐鄭彼亦大夫將摠衆國而稱諸侯也先儒以爲此役諸侯身行故言此以異之

邢人潰出奔師 奔聶北之師也 邢潰不書不告也

師遂逐狄人具邢器用而遷之師無私焉 皆撰具遷之無所私取

疏 注皆

撰至私取 正義曰邢人潰而奔師棄其家之器物師遂狄人為之斂聚皆撰具以還邢人師人無所私取善齊桓委任得人用兵嚴整也

夏邢遷于夷儀諸侯城之救患也凡侯伯救患分災討罪禮也侯伯州長也分穀帛

疏

注侯伯至穀帛 正義曰此因齊侯發例齊侯之為侯伯當是王之二伯此言州長必是九州之長但州牧於其竟內亦當救患討罪以州牧亦掌此事故言州長以包之有災害者分之財物知分者分穀帛也

秋楚人伐鄭鄭即齊故也盟于犖謀救鄭也犖即檉也地有二名

九月公敗邾師于偃虛丘之戍將歸者也虛丘邾地邾人既送哀姜還齊人殺之因戍虛丘欲以侵魯公以義求齊齊送姜氏之喪邾人懼乃歸故公要而敗

之注虛丘至敗之　正義曰舉之盟也邾人在焉公既盟而敗其師傳不明言其故直云虛丘之戍不知虛丘誰地何故戍之服虔云虛丘魯邑魯有亂邾使兵戍虛丘魯與邾無怨因兵將還要而敗之所以惡僖公也邾之於魯本無怨惡僖公奔邾則爲之外主國亂則戍其內邑無故而敗其師亡信背義莫斯之甚非僖公作頌之主所當行也杜以爲不然故別爲此說此說亦無所據要其理當然也案十二月夫人之喪始至此九月敗邾師而云以義求齊齊送姜氏之喪者夫人以七月薨公即求齊齊既許之邾聞許而將歸魯得許而敗邾師耳

冬莒人來求賂求還慶父之賂公子友敗諸酈獲莒子之弟挐非卿也嘉獲之也莒既不能爲魯討慶父受魯之賂而又重來其求無厭故嘉季友之獲而書之公賜季友汶陽之田及費汶陽

田汶水北地汶水出泰山萊蕪縣西入濟疏注汶陽至入濟　正義曰水北曰陽故知汶水北地釋例曰汶水出泰山萊蕪縣西南經濟北至東平須昌縣入濟　夫人氏之喪至自齊

君子以齊人之殺哀姜也爲已甚矣女子從人者也　言女子有三從之義在夫家有罪非父母家所宜討也

經二年春王正月城楚丘　楚丘衛邑不言城衛衛未遷

疏注楚丘至未遷　正義曰此決城邢也彼既遷訖乃爲城之不言城夷儀而言城邢邢已遷也此則先城楚丘將以封衛言城楚丘不言城衛衛未遷也　夏五月辛巳葬我小君哀姜　無傳反哭成喪故稱小君例在定十五年　虞師晉師滅下陽　下陽虢邑在河東大

陽縣晉於此始赴見經滅例在襄十三年 秋九月齊侯宋公江人黃人盟于貫 貫宋地梁國蒙縣西北有貫城貫與貰字相似江國在汝南安陽縣

疏 江人黃人　正義曰公羊穀梁皆云江人黃人遠國之辭言其實是君也以其遠國辟而稱人賈云江黃稱人刺不度德善鄰恃齊背楚終爲楚所滅其意雖異皆以江人黃人爲國君親來赴以諸侯之眾不至稱人則此稱人者皆是其國之大夫耳齊桓威德稍盛遠國來服齊桓謙以接遠故與宋公會之 冬十月不雨 傳在三年 楚人侵鄭

傳二年春諸侯城楚丘而封衛焉 君死國滅故傳言封

疏 注君死至言封　正義曰封者聚土之名也天子之建諸侯必分之土地立其疆界聚土爲封以記之故

建國謂之封國衛是舊國今云封者以其君死國滅更封建之故云封也不書所會後也諸侯既罷而魯後至諱不及期故以獨城為文晉荀息請以屈產之乘與垂棘之璧假道於虞以伐虢荀息荀叔也屈地生良馬垂棘出美玉故以為名四馬曰乘自晉適虢途出於虞故借道

疏假道於虞正義曰聘禮云若過他邦至于竟使次介假道束帛將命于朝下大夫取以入告出許是禮過他國必假道也聘尚假道況乎伐國故請以璧馬假借也穀梁傳曰借道乎虞

公曰是吾寶也對曰若得道於虞猶外府也公曰宮之奇存焉宮之奇虞忠臣對曰宮之奇之為人也懦而不能彊諫

懦弱也且少長於君君暱之雖諫將不聽親而狎之必輕其言乃使荀息假道於虞曰冀為不道入自顛軨伐鄍三門冀伐虞至鄍鄍虞邑河東大陽縣東北有顛軨坂

疏注冀伐至軨坂 正義曰服虔以為冀為不道伐鄍三門謂冀伐晉也冀之既病亦唯君故謂虞助晉也將欲假道稱前恩以誘之案傳荀息以寶假道公尚慮虞不許則晉之於虞舊非與國君其嘗經助晉則是昔來通好何憂乎不許而請進國之美寶尚畏宮之奇諫乎故杜以為冀自伐虞虞自報冀以虞能報冀晉不能報虢言已弱以示其恥言虞彊以說其心此雖無文理必然也

冀之既病則亦唯君故言虞報伐冀使病將欲假道故稱虞彊以說其心冀國名平陽皮氏縣東北有冀亭今虢為不道

保於逆旅逆旅客舍也虢稍遣人分依客舍以聚衆抄晉邊邑

疏注逆旅至邊邑正義曰晉語云陽處父過甯舍於逆旅甯嬴氏知逆旅是客舍也逆迎也旅客也迎止賓客之處也保者固守之語知其分依客舍伺候抄晉邊邑既又入而保之覩其此語則虢晉接鄰但向其都邑須過虞虞竟當以從彼詣虢路還山險易來難往故也

以侵敝邑之南鄙敢請假道以請罪于虢問虢伐己以何罪虞公許之且請先伐虢喜於厚賂而欲求媚宮之奇諫不聽遂起師夏晉里克荀息帥師會虞師伐虢滅下陽晉猶主兵不信虞

疏注晉猶至信虞正義曰如傳之言直云會虞伐虢未知誰爲兵主但下云先書虞賄故也若虞爲兵主

自當在先不須云先書虞也明晉實爲主而仲尼先書虞故知晉猶主兵不信虞也

先書虞賄故也虞非倡兵之首而先書之惡貪賄也

秋盟于貫服江黃也江黃楚與國也始來服齊故爲合諸侯

齊寺人貂始漏師于多魚寺人內奄官豎貂也多魚地名闕齊桓多嬖寵內則如夫人者六人外則幸豎貂易牙之等終以此亂國傳言貂於此始擅貴寵漏洩桓公軍事爲齊亂張本

疏注寺人至張本　正義曰周禮內宰之屬有內小臣奄上士四人寺人王之正內五人內豎倍寺人之數寺人掌王之內人及女宮之戒令內豎掌內外之通令皆掌婦人之事是自內小臣以下皆用奄人爲官也鄭玄云豎未冠者之官名然則此人名貂幼童爲內豎之官以爲齊侯所寵後雖年長遂呼爲豎貂焉此時爲寺人之官故稱寺人貂也言漏師者漏洩師之密謀也漏師已是六罪此云始者言其終又甚焉

故言始以爲虢亂張本虢公敗戎于桑田桑田虢地在弘農陜縣東北晉卜偃曰虢必亡矣亡下陽不懼而又有功是天奪之鑒鑒所以自照而益其疾也驕則生疾必易晉而不撫其民矣不可以五稔稔熟也爲下五年晉滅虢張本冬楚人伐鄭鬭章囚鄭聃伯經書侵傳言伐本以伐與權行侵掠爲後年楚伐鄭鄭伯欲成張本

經三年春王正月不雨夏四月不雨一時不雨則書首月傳例曰不曰旱不爲災

疏注一時至爲災　正義曰一時不雨則書首月者解去冬今春也書首月

者皆竟時不雨次月不雨不復書也故夏四月不雨五月不雨不復書六月得雨乃書之此由不雨日久方始追書其事每時一書所以詳其文也不於去年冬十月及今年正月不雨注必於夏四月不雨注者以下有六月雨既備書則五月不雨亦應備書今唯云夏四月不雨故杜云一時不雨則書首月以解五月不書不雨之意文二年自十有二月不雨至于秋七月十三年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二者皆揔書不雨又不書得雨之月與此年書不雨文異者穀梁傳曰一時言不雨者閔雨也閔雨者有志乎民者也六月雨雨云者喜雨也喜雨者有志乎民者也文二年傳曰歷時而言不雨文不憂雨也不憂雨者無志乎民也言僖有憂民之志故每時一書文無憂民之志是以歷時揔書賈逵取以爲說杜既不注或亦史異辭也

徐人取舒 無傳徐國在下邳僮縣東南舒國今廬江舒縣勝國而不用大師亦曰取例在襄十三年

疏 注徐國至三年 正義曰諸侯相滅亡者多是

土壤鄰接恩啓封疆今撿杜注徐在下邳舒在盧江相去甚遠而越竟滅國無傳無注不知所以葬十三年傳例曰凡書取言易也用大師焉曰滅然則滅之與取俱是絶其國家有其土地雖則稱滅易則爲取釋例曰用大師起大衆重力以陷敵因而有之故曰勝國通以滅爲文也取者乘其衰亂或受其潰叛或用小師而不頓兵勞力則直言取如取如攜言其易也是勝國而不用大師亦爲取也

六月雨示旱不竟夏

秋齊侯宋公江人黄人會于陽穀陽穀齊地在東平須昌縣北

冬公子友如齊涖盟涖臨也

【疏】注涖臨也　正義曰公羊傳曰涖盟者何往盟乎彼也來盟者何來盟于我也盟者殺牲歃血告誓神明人臨其上從我去者出我之意故言往彼臨視從外至者我共臨視故直舉其來

楚人伐鄭

傳三年春不雨夏六月雨自十月不雨至于五月不日旱不爲災也〔周六月夏四月於播種五稼無損〕秋會于陽穀謀伐楚也〔二年楚侵鄭故〕齊侯爲陽穀之會來尋盟冬公子友如齊涖盟〔公將不會陽穀故齊侯自陽穀遣人詣魯求尋盟魯使上卿詣齊受盟謙也〕楚人伐鄭鄭伯欲成孔叔不可曰齊方勤我〔孔叔鄭大夫勤恤鄭難〕弃德不祥也〔祥善也〕齊侯與蔡姬乘舟于囿蕩公〔蔡姬齊侯夫人蕩搖也囿苑也蓋漁池在苑中〕公懼變色禁之不可公怒

歸之未之絶也蔡人嫁之（為明年齊侵蔡傳）

經四年春王正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侵蔡蔡潰（民逃其上曰潰例在文三年）遂伐楚次于陘（遂兩事之辭楚彊齊欲綏之以德故不遂進而次陘陘楚地潁川召陵縣南有陘亭）

【疏】注遂兩事之辭　正義曰桓八年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公羊傳曰遂者何生事也謂本無向紀之心至魯始生意也穀梁傳曰遂繼事之辭也此云兩事之辭謂既有上事復爲下事不以本謀有心無心爲異也此齊侯先有伐楚之心因行而侵蔡耳三十年襄仲將聘于周遂初聘于晉桓十八年公將有行遂與姜氏如齊如此之類本謀爲二事也六年諸侯伐鄭楚人圍許諸侯遂救許莊十九年公子結媵陳人之婦于鄄遂及齊

侯宋公盟如此之類本無謀而因事便行也但是兩事皆稱爲遂故曰兩事之辭不別本謀與否

夏許男新臣卒 未同盟而赴以名

疏 許男新臣卒 正義曰成十三年曹伯盧卒于師此不言于師者穀梁傳曰諸侯死於國不地死於外地死於師何爲不地內桓師也注云齊桓威德洽著諸侯安之雖卒於外與其在國同賈逵云不言於師善會主加禮若卒於國左氏無此義釋例曰若卒于朝會或書師或書地者史之成文非義所存然則或言于師或不言于師亦是史有詳略無義例也注稱赴以名者公雖在軍死須稱赴史得赴乃書耳

楚屈完來盟于師盟于召陵 屈完楚大夫也楚子遣完如師以觀齊屈完覩齊之盛因而求盟故不稱使以完來盟爲文齊桓退舍以禮楚故盟召陵召陵潁川縣也

疏 注屈完至縣也 正義曰公羊傳曰屈完者何楚大夫也何以不稱使尊屈完也曷爲尊屈完

以當桓公也其意言屈完楚之貴者尊之以敵齊侯若屈完足以自專無假君命不爲楚子所使故作自來之文服虔取以爲說案孔子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此聖人之明訓也今乃尊人之臣許其不爲君使輕人之主以爲不合使臣是乃縱羣下次覬覦教彊臣以專恣約之以禮豈當然乎故杜別爲此解楚子本使屈完如師以觀齊師之彊弱彊則欲服弱則欲拒屈完覩齊之盛因則求盟盟非楚子之意故不稱使以屈完自來盟爲文穀梁傳曰其不言使權在屈完也是其權盟之宜自求與齊盟也完之本意欲即盟於軍齊桓喜其來服退舍以禮楚言來盟于師書屈完之意也盟于召陵書實盟之所也成二年齊侯使國佐如師不言來而此言來者彼既云如師不須稱來此不言如師故云來耳此既云來盟不復須言及屈完盟彼無來盟之文故別言及國佐盟意異於此故文不同服虔云言來者外楚也嫌楚無罪言來以外之來者自外之文非別罪之所在君以言來即爲罪楚則仲孫高子之來也

復外齊而罪之乎且惡楚者當惡其辟在蠻夷負固不服不服之日容可外之服而又外欲何爲也齊人

執陳轅濤塗 轅濤塗陳大夫 秋及江人黃人伐陳 受齊命討陳之罪而以與謀爲文者時齊不行使魯爲主與謀例在宣七年

【疏】注受齊至七年　正義曰直言及江黃者將思師少故不言主師言微者及之宣七年傳例曰凡師出與謀曰及不與謀曰會而春秋征伐受命於盟主者實是與謀皆不言及釋例曰盟主之令則上行乎下非匹敵和成之類故雖或先謀皆從不與謀之例然則此伐陳者受齊之命討陳之罪亦是上行乎下而經書及者於時齊師不行使魯爲主魯與江黃謀之然後共伐故以與謀爲文

八月公至自伐楚 無傳告于廟 葬許穆公冬十有二月公孫茲帥師會齊人宋人

衛人鄭人許人曹人侵陳公孫玆叔牙子叔孫戴伯

傳四年春齊侯以諸侯之師侵蔡蔡潰遂伐楚楚子使與師言曰君處北海寡人處南海唯是風馬牛不相及也楚界猶未至南海因齊處北海遂稱所近牛馬風逸蓋末界之微事故以取喻

疏注楚界至取喻　正義曰襄十三年傳稱楚子囊述共王之德撫有蠻夷奄征南海唯言征南海耳其竟未必至南海也因齊實處北海遂稱所近言其相去遠也服虔云風放也牝牡相誘謂之風尚書稱馬牛其風此言風馬牛謂馬牛風逸牝牡相誘蓋是末界之微事言此事不相及故以取喻不相下也

不虞君之涉吾地也何故管仲對

曰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大公召康公周大保召公奭也曰五侯九伯女實征之以夾輔周室五等諸侯九州之伯皆得征討其罪齊桓因此命以夸楚

疏召康公 正義曰謚法安樂撫民曰康 注五等至夸楚 正義曰大公爲王官之伯得以王命征討天下隨罪所在各致其罰故五等諸侯九州之伯皆得征討其罪齊桓因大公有此王命言已上世先公得征討有罪所以夸楚也鄭玄以爲周之制每州以一侯爲牧二伯佐之九州有九侯十八伯大公爲東西大伯中分天下者當各統四侯半一侯不可分故言五侯其伯則各有九耳侯爲牧伯佐之言是周制其事無所出也且征者征其所統之國非征侯伯之身何當校計人數以充五九之言即如其言使伯佐牧二伯共佐治而已非是分州之半復安得征九伯也校數煩碎非復人情故先儒無同之者

賜我先

君履東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無棣穆陵無棣皆齊竟也履所踐履之界齊桓又因以自言其盛【疏】東至于海西至于河　正義曰釋例曰海自遼西北平漁陽章武渤海樂陵樂安北海東萊城陽東海廣陵吳郡會稽十四郡之東界以東河出西平西南二千里從西平東北經金城故北地朔方五原至故雲中南經平陽河東之西界東經河東河內之南界東北經汲郡頓丘陽平平原樂陵之東南入海杜之此言據其當時之河耳禹貢導河積石至于龍門南至于華陰東至于底柱又東至于孟津東過洛汭至于大伾北過降水至于大陸又北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入于海案驗其地自大伾以上河道不改大伾以下即是汲郡以東河水東流秦漢以來始然也古之河道自大伾而北過降水故迹不可復知其大陸則趙地之廣澤也大陸以北播爲九河九河故道河間成平以南平原鬲縣以

北其九河者徒駭一太史二馬頰三覆釜四胡蘇五簡六絜七鉤盤八鬲津九徒駭最西以次而東故鄭注禹貢河間弓高縣往往有其處中候云齊桓霸遏八流以自廣計桓公之時齊之西竟當在九河之最西徒駭盡是齊之西界其東至于海當盡樂安北界之東界也

爾貢包茅不入王祭不共無以縮酒寡人是徵包裹束也茅菁茅也束茅而灌之以酒爲縮酒尚書包匭菁茅茅之爲異未審

疏注包裹至未審○正義曰禹貢荊州包匭菁茅孔安國云其所包裹而致者匭匣也菁以爲菹茅以縮酒郊特牲云縮酌用茅鄭玄云泲之以茅縮去滓也周禮甸師祭祀共蕭茅鄭興云蕭字或爲莤莤讀爲縮束茅立之祭前沃酒其上酒滲下去若神歆之故謂之縮縮滲也故齊桓公責楚不貢包茅王祭不共無以縮酒杜用彼鄭興之說也孔安國以菁與茅别杜云茅菁茅則以菁茅爲一特令荊州貢茅必當異於餘處但更

無傳說故云茅之爲異未審也沈氏云大史公封禪書云江淮之間一茅三脊杜云未審者以三脊之茅比目之魚比翼之鳥皆是靈物不可常貢故杜云未審也

昭王南征而不復寡人是問

昭王成王之孫南巡狩涉漢舡壞而溺周人諱而不赴諸侯不知其故故問之

疏注昭王至問之

正義曰昭王成王之孫周本紀文也呂氏春秋季夏紀云周昭王親將征荊蠻辛餘靡長且多力爲王右還反涉漢梁敗王及祭公隕于漢中辛餘靡振王北濟又反振祭公高誘注引此傳云昭王之不復君其問諸水濱由此言之昭王爲没於漢水餘靡焉得振王北濟也振王爲虛誕如高誘之注又稱梁敗復非船壞舊說皆言漢濱之人以膠膠船故得水而壞昭王溺焉不知本出何書

對曰貢之不入寡君之罪也敢不共給昭王之不復君其問諸水

濱昭王時漢非楚竟故不受罪疏注昭王至受罪正義曰楚世家成王封熊繹於楚以子男之田國居丹陽宋仲子云丹陽南郡枝江縣也枝江去漢其路甚遥昭王時漢非楚竟故不受罪也師進次于陘楚不服罪故復進師夏楚子使屈完如師如陘之師觀彊弱師退次于召陵完請盟故齊侯陳諸侯之師與屈完乘而觀之乘共載齊侯曰豈不穀是爲先君之好是繼與不穀同好如何言諸侯之附從非爲己乃尋先君之好謙而自廣因求與楚同好孤寡不穀諸侯謙稱疏注言諸至謙稱正義曰諸侯之交必稱先君以相接此時諸侯有魯宋陳衛鄭許曹桓公以前皆嘗與齊交接故齊侯稱繼先君之好謙以自廣也

老子曰孤寡不穀王侯之謙稱也曲禮云諸侯與民言自稱寡人庶方小侯自稱曰孤其在四夷雖大曰子於內自稱不穀禮記雖為定例事在臨時所稱此齊侯自稱不穀襄王出奔亦稱不穀皆出自當時之意耳爾雅訓穀為善穀是養人之物言我不似穀之養人是謙也

對曰君惠徼福於敝邑之社稷辱收寡君寡君之願也齊侯曰以此衆戰誰能禦之以此攻城何城不克對曰君若以德綏諸侯誰敢不服君若以力楚國方城以為城漢水以為池

方城山在南陽葉縣南以言竟土之遠漢水出武都至江夏南入江言其險固以當城池

雖衆無所用之屈

完及諸侯盟陳轅濤塗謂鄭申侯曰師出於陳鄭之間國必甚病申侯鄭大夫當有共給之費故若出於東方觀兵於東夷循海而歸其可也東夷郯莒徐夷也觀兵示威申侯曰善濤塗以告齊侯許之許出東方申侯見曰師老矣若出於東方而遇敵懼不可用也若出於陳鄭之間共其資糧屝屨其可也屝草屨

疏資糧屝屨　正義曰少儀云君將適他臣如致金玉貨貝於君則曰致馬資於有司鄭玄云資猶用也然則諸所費用之物皆爲資也糧謂米粟行道之食也屝屨

倶是在足之物善惡異名耳揚雄方言云屝麤屨也絲作之曰履麻作之曰屝不借粗者謂之屨喪服傳曰䟽屨者藨蒯之菲也是屝用草爲之也注云草屨者履屨通言耳相形以曉人也定本爲草屨

齊侯說與之虎牢還以鄭邑賜之執轅濤塗秋伐陳討不忠也以濤塗爲誤軍道許穆公卒于師葬之以侯禮也男而以侯禮加一等凡諸侯薨于朝會加一等諸侯命有三等公爲上等侯伯爲中等子男爲下等死王事加二等謂以死勤王事於是有以衮斂衮衣服也謂加二等

疏諸侯薨至二等　正義曰沈氏云朝會亦王事而別言死王事者謂因王事或戰陳而死故別其文也

冬叔孫戴伯

帥師會諸侯之師侵陳陳成歸轅濤塗陳服罪故歸其大夫戴諡也　初晉獻公欲以驪姬爲夫人卜之不吉筮之吉【疏】卜之不吉筮之吉　正義曰曲禮云卜筮不相襲鄭玄云卜不吉則又筮筮不吉則又卜是瀆龜筴也晉獻公卜娶驪姬不吉公曰筮之是也如彼記文卜之不吉不合更筮但獻公既愛驪姬欲必尊其位故卜既不吉更令筮之冀乎筮而得吉所以遂己心也詩云我龜既厭不我告猶鄭玄云卜筮數而瀆龜龜靈厭之不復告其所圖之吉凶由是貫瀆龜筮不復告之以實故終實不吉而筮稱其告是筮非不知而不以實告也周禮筮人云凡國之大事先筮而後卜鄭玄云當用卜者先筮之即事漸也於筮之凶則止不卜而傳稱桓公卜季友晉獻公卜驪姬晉文公卜納王趙鞅卜救鄭皆先卜而後筮者周禮言其正法耳春秋之世

臨時請問者或卜或筮出自當時之心不必皆先筮後卜
權靈恩以爲國之大事先筮而後卜筮凶則止不卜者筮
必以三代之法若三法皆凶則止不卜若兩法是凶一法
爲吉名爲筮逆猶是疑限故更卜以決之則洪範筮逆龜
從是也故大卜掌三兆三易儀禮特牲少牢筮皆
旅占是筮有衆占之法則靈恩之說義亦可通 **公曰**

從筮卜人曰筮短龜長不如從長 物生而後有象象而
後有滋滋而後有數龜象
筮數故象長數短 注物生至數短 正義曰筮

疏 數以上皆十五年傳文象者
物初生之形數者物滋息之狀凡物皆先有形象乃有滋
息是數從象生也龜以本象金木水火土之兆以示人故
爲長筮以末數七八九六之策以示人故爲短周禮占人
掌占龜鄭玄云占人亦占筮言掌占龜者筮短龜長主於
長者亦用此傳爲說按易繫辭云蓍之德圓而神卦之德
方以知神以知來知以藏往然則知來藏往是爲極妙雖

龜之長無以加此聖人演筮以爲易所知豈短於卜卜人欲令公舍筮從卜故云筮短龜長非是龜能實長杜欲成筮短龜長之意故引傳文以證之若至理而言卜筮實無長短

且其繇曰專之渝攘公之羭 繇卜兆辭渝變也攘除也羭美也言變乃除公之美

一薰一蕕十年尚猶有臭 薰香草蕕臭草十年有臭言善易消惡難除

【疏】專之至有臭　正義曰言公若專心愛之公心必將改變變乃除公之美公先有美此人將除去之薰是香草蕕是臭草一薰一蕕言分數正等使之相和雖積十年尚猶有臭氣香氣盡而臭氣存言善惡聚而多少敵善不能止惡而惡能消善　注繇卜至之美　正義曰筮卦之辭亦名爲繇但此是卜人之言知是卜兆辭也卜人舉此辭以止公則兆頌舊有此辭非卜人始爲之也卜人言其辭而不言其意不知得何兆此義何所出也渝變攘除皆釋言文也釋畜云夏

羊牡羭牝羖則羭是羊之名美善之字皆從羊故羭爲美也變乃除公之美言公心必變而除公美也　注薰香至難除　正義曰此傳之意言善惡相雜二字皆從草知是香草臭草也月令五時各言其臭中央土云其臭香易繫辭云其臭如蘭傳稱在君之臭味則臭是氣之揔名元非善惡之稱但既謂善氣爲香故專以惡氣爲臭耳十是數之小成故舉以爲言焉十年香氣盡矣惡氣尚存言善易消而惡難滅也杜知猶是臭者內則云牛夜鳴則庮彼庮亦是臭義其字雖異其意亦同尚猶有臭猶則尚之義重言之耳猶尚書云弗遑暇食遑則暇也　必不可弗聽立之生奚齊其娣生卓子及將立奚齊既與中大夫成謀姬謂大子曰君夢齊姜必速祭之　齊姜大子母言求食　大子祭于曲沃歸

胙于公胙祭之酒肉公田姬寘諸宮六日公至毒而獻之毒酒經宿輒敗而經六日明公之惑公祭之地地墳與犬犬斃與小臣小臣亦斃【疏】公田至亦斃　正義曰晉語說此事云公田驪姬受胙乃寘酖於酒寘堇於肉公至召申生獻公祭地地墳申生恐而出驪姬與犬肉犬斃飲小臣酒亦斃此傳既略當如國語也賈逵云堇烏頭也穀梁傳曰以酖爲酒藥脯以毒　注毒酒至之惑　正義曰毒酒經宿便敗而公不怪其六日仍得如故明公之惑於驪姬不以六日爲怪也姬泣曰賊由大子大子奔新城新城曲沃公殺其傅杜原款或謂大子子辭君必辯焉以六日之狀自理大子曰君非

姬氏居不安食不飽我辭姬必有罪君老矣吾又不樂吾自理則姬死姬死則君必不樂不樂爲由吾也曰子其行乎大子曰君實不察其罪被此名也以出人誰納我十二月戊申縊于新城姬遂譖二公子曰皆知之重耳奔蒲夷吾奔屈二子時在朝爲明年晉殺申生傳

經五年春晉侯殺其世子申生稱晉侯惡用讒書春從告

疏注稱晉至從告　正義曰公羊傳曰曷爲直稱晉侯以殺殺世子母弟直稱君者甚之也言父子相殘惡

之甚若是惡甚用讒殺大子故斥言晉侯以罪之罪晉侯
則申生無罪也傳稱晉侯使以殺大子申生之故來告實
以去年死告稱令年殺故以今年書也釋例曰晉魯之不
交使而告殺申生則所告不必皆有玉帛之使但欲廣聲
其罪耳言廣聲其罪則晉侯謂讒言為實誣加大子以罪
時史知其實改告而書之此傳不言書曰則是舊史然也

杞伯姬來朝其子 無傳伯姬來寧寧成風也朝其子者時子年在十歲左右因有
諸侯子得行朝義而卒不成朝禮故繫於母而曰朝其子 疏 注伯姬至其子 正義曰伯姬未必是成風所
生但哀姜既死成風得為夫人縱非其母亦得歸寧也沈
氏云伯姬以莊二十五年六月歸于杞假令後年生子則
其年十四矣杜云十歲左右者以其從母言朝故云十歲
左右也桓九年曹伯使世子射姑來朝是諸侯之子得有
攝君之禮行朝之義但此子幼弱而卒不成朝故繫於母
而曰朝其子也若其能行朝禮則世子當如射姑伯姬別

言來耳

夏公孫茲如牟 叔孫戴伯娶於牟卿非君命不越竟故奉公命聘於牟因自爲逆

疏 注叔孫至爲逆　正義曰牟是附庸之國唯桓十五年邾人牟人葛人來朝自爾以來更不朝聘於魯魯不應使卿聘此小國當是叔孫聘妻巳定但卿非君命不得越竟故咨公請使奉君命以聘因自爲逆婚故傳稱娶焉明其因娶而聘

公及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會王世子于首止 惠王大子鄭也不名而殊會尊之也首止衛地陳留襄邑縣東南有首鄉

秋八月諸侯盟于首止 間無異事復稱諸侯者王世子不盟故也王之世子尊與王同齊桓行霸翼戴天子尊崇王室故殊貴世子

疏 注間無至世子　正義曰公羊傳曰諸侯何以不序一事而再見者前目而後凡也言此諸侯還是上會

之諸侯故從省文不復序也昭十三年秋公會劉子晉侯云云于平丘八月甲戌同盟于平丘不言諸侯者爲間無異事故也九年夏公會宰周公齊侯云云于葵丘九月諸侯盟于葵丘言諸侯者爲其間有伯姬卒故也此會盟之間無他異事復稱諸侯者爲王世子不盟故也穀梁傳曰復舉諸侯何也尊王世子而不敢與盟也釋例曰未有臣而盟君臣而盟君是子可盟父故春秋王世子以下會諸侯者皆同會而不同盟是解復言諸侯者見王世子不與盟也王世子者王之儲副周禮膳夫掌養王及后世子歳終則會唯王及后世子之膳不會是其尊與王同也齊桓行霸翼戴天子尊崇王室故殊貴王之世子於會則歷序諸侯言會王世子則王世子不序諸侯之列也盟則諸侯自盟世子不與是殊貴世子也

鄭伯逃歸不盟　逃其師而歸也逃例在文三年

疏　注逃其至三年　正義曰禮君行師從卿行旅從雖則會盟必有師旅鄭伯棄其師衆輕身逃歸釋例曰

國君而逃師棄盟違其典儀棄其章服羣臣不知其謀社稷不保其安此與匹夫逃竄無異故例在上曰逃是言稱逃之意也逃在盟前辟盟而逃故云逃歸不盟公還先告會盟故後書鄭伯

楚人滅弦弦子奔黃弦國在弋陽軑縣東南**九月戊申朔日有食之**無傳

冬晉人執虞公虞公貪璧馬之寶距絕忠諫稱人以執同於無道於其民之例例在成十五年所以罪虞且言易也晉侯脩虞之祀而歸其職貢於王故不以滅同姓爲譏

［疏］注虞公至爲譏　正義曰書晉人執虞公則從無道於民之例虞公於傳亦有不道之狀但虞公貪璧馬之寶拒絕忠諫諫者所以安存社稷保祐下民志在貪寶無恤民之意即爲不道於民是於罪之以執之也實是滅其國而言執其君者所以罪虞公且言執之易釋例曰虞公昧於貨賄貪以自亡國非其國臣非其臣晉人取之若執一夫故稱人以執

而不言滅罪[illegible]言易也二十五年衛侯燬滅邢傳曰同姓也故名者[illegible]晉之同姓不言晉侯名者傳稱晉侯脩虞祀且歸其職貢於王[illegible]是之故不以滅同姓爲譏謂不書晉侯名也

傳五年春王正月辛亥朔日南至周正月今十一月冬至之日日南極公既視朔遂登觀臺以望而書禮也視朔親告朔也觀臺臺上構屋可以遠觀者也朔旦冬至歷數之所始治歷者因此則可以明其術數審別陰陽叙事訓民魯君不能常脩此禮故善公之得禮凡分至啓閉必書雲物分春秋分也至冬夏至也啓立春立夏閉立秋立冬雲物氣色災變也傳重申周典不言公者日官掌其職爲備故也素察妖祥逆爲之備

疏辛亥至備故也　正義曰辛亥朔者月一日也日南至者冬至

日也天子班朔於諸侯諸侯受而藏之於大祖廟每月之朔告廟受而行之諸侯有觀臺所以望氣祥也公既親自行此視朔之禮遂以其日往登觀臺之上以瞻望雲及物之氣色而書其所見之物是禮也凡春秋分冬夏至立春立夏爲啓立秋立冬爲閉用此八節之日必登觀臺書其所見雲物氣色若有雲物變異則是歳之妖祥既見其事後必有驗書之者爲豫備故也視朔者月朔之禮也登臺者至日之禮也公常以二日視朔至日登臺但此朔即是至日故視朔而遂登臺也

注周正至南極

正義曰日之行天有南有北常立八尺之表以候景之短長夏至之景尺有五寸日最長而景最短是謂日北至也自是以後日稍近南冬至之景一丈三尺日最短而景最長是謂日南至也冬至者十一月之中氣中氣者月半之氣也月朔而已得中氣是必前月閏閏前之月則中氣在晦閏後之月則中氣在朔閏者聚殘餘分之月其月無中氣半屬前月半屬後月是去年閏十二月十六日已得此年正月朔

大雪節故此正月朔得冬至也而杜長歷僖元年閏十一月此年閏十二月又閏之相去歷家大率三十二月耳杜於此閏相去凡五十月不與歷數同肯杜推勘春秋日月上下置閏或稀或概自準春秋時法故不與常歷同　注視朔至得禮　正義曰視朔者公親告廟受朔即聽視此朔之政是其親告朔也禮天子曰靈臺諸侯曰觀臺釋宮云四方而高曰臺臺上構屋可以遠觀望故謂之觀臺也古之為歷者皆舉其大數周年有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分為十二月則一月各有三十日十六分日之七是故從前月初節至後月初節必三十日有餘也其日月之行天也日行遲月行疾每二十九日過半而月及日謂之一月故從朔至朔唯二十九日過半耳計一歲則有餘十一日而不得周年故作閏月以補之計十九年而有七閏古歷十九年為一章以其閏餘盡故也步歷之始以朔旦冬至為首歷之上元其年是十一月朔旦冬至至十九年閏餘盡復得十一月朔旦冬至故以十九年為一章積章成

部積部成紀治歷者以此章部爲法因此可以明其術數推之而知氣朔也審別陰陽寒暑不失其時也所以陳敘時事教訓下民魯君不能常脩此事故善公之得禮也

注分春至其職　正義曰一年分爲四時時皆九十餘日春之半秋之半晝夜長短等晝夜中分百刻故春秋之半稱春秋分也冬之半夏之半晝夜長短極極訓爲至故冬夏之半稱冬夏至也四時之氣寒暑不同春夏生物秋冬殺物生物則當啓殺物則當閉故立春立夏爲啓立秋立冬爲閉言物謂氣色者謂非雲而別有氣色杜恐與雲相亂故別云氣色也周禮保章氏以五雲之物辨吉凶水旱降豐荒之祲象鄭玄云物色也視日旁雲氣之色降下也知水旱所下之國鄭衆云以二至二分觀雲色青爲蟲白爲喪赤爲兵荒黑爲水黃爲豐衆之此言蓋出占候之書計雲氣之占不啻盡此而巳但出絕其學故莫能知焉左傳諸所發凡皆是周之舊典旣言禮也更復發凡是重申周典也直言必書雲物不更云是日官掌其職非公所

當規也劉炫規云書雲物亦是〇親爲之但上文有公既視朔故下文去公字耳今刪定知不然者上言公既視朔是傳家之語下云必書雲物是周公舊凡舊凡之文包諸侯天子若諸侯稱公書雲物則天子當稱王書雲物是知舊凡元無王公之文日官掌其事若以上文有公既視朔故去公字然則周公舊凡豈豫知有公既視朔没去公字平荀生異見妄規杜氏非也

晉侯使以殺大子申生之故來告釋經必須告乃書

初晉侯使士蔿爲二公子築蒲與屈不愼寘薪焉不謹愼

疏注不謹愼 正義曰不謹愼所爲多寘薪從中焉若令栖木

夷吾訴之公使讓之譙讓之

士蔿稽首而對曰

疏七蔿稽首 正義曰周禮大祝辨九拜一曰稽首二曰頓首三曰空首鄭玄云

稽首拜頭至地也頓首拜頭叩地也空首拜頭至手所謂拜手也鄭唯解此三者拜之形容所以爲異也稽首頭至地頭下緩至地也頓首頭不至地暫一叩之而已尚書每稱拜手稽首者初爲拜頭至手乃復申頭以至地至手是爲拜手至地乃爲稽首然則凡爲稽首者皆先爲拜手乃成稽首故尚書拜手稽首連言之傳雖不言拜手當亦先爲拜手乃爲稽首稽首拜手共成一拜之禮此其爲敬之極故臣於君乃然孔安國以爲盡禮致敬知此是禮之極盡也大祝九拜注云四曰振動五曰吉拜六曰凶拜七曰奇拜八曰襃拜九曰肅拜鄭玄云振動戰栗變動之拜吉拜拜而後稽顙謂齊衰不杖以下者凶拜稽顙而後拜謂三年服者奇拜謂一拜荅臣下拜襃拜再拜拜神與尸肅拜今時揖也介者不拜說者又以爲稽首臣拜君也頓首謂敵者相拜也空手謂君荅臣拜也

臣聞之無喪而慼憂必讎焉讎猶對也無戎而城讎必

保焉保而守之寇讎之保又何慎焉守官廢命不敬固讎之保不忠失忠與敬何以事君詩云懷德惟寧宗子惟城詩大雅懷德以安則宗子之固若城

疏 詩云至惟城 正義曰詩大雅板之七章懷和也寧安也和其德以撫民則其國唯安矣但能以德安國則宗子之固若城

君其脩德而固宗子何城如之言城不如固宗子三年將尋師焉焉用慎尋用也退而賦曰狐裘尨茸一國三公吾誰適從士蔿自作詩也尨茸亂貌公與二公子為三言城不堅則為公子所訴為公所讓堅之則為固讎不忠無以事君故不知

所從及難公使寺人披伐蒲重耳曰君父之命不校乃徇曰校者吾讎也踰垣而走披斬其袪遂出奔翟袪袂也

疏注袪袂也　正義曰禮深衣記云袂之長短反詘之及肘喪服云袂屬幅袪尺二寸幅謂衣之身也袂屬於幅長於手反屈至肘則從幅盡於袖口揔名為袂其袂近口又別名為袪此斬其袪斬其袖之末也詩唐風羔裘傳云袪袂末鄭玄王肅注云袪袂口也然袂是揔名得以袂表袪故云袪袂

夏公孫茲如牟娶焉因聘而娶故傳實其事

會于首止會王大子鄭謀寧周也惠王以惠后故將廢大子鄭而立王子帶故齊桓師諸侯會王大子以定其位

疏注惠王至其位　正義曰二十四年傳曰

不穀不德得罪于母氏之寵子帶書曰天王出居于鄭辟母弟之難也知彼傳文則襄王與子帶俱是惠后所生但其母鍾愛其少子故欲廢太子而立之周本紀云襄王母早死後母曰惠后生叔帶與傳不同史記繆也七年惠王崩襄王畏子帶不敢發喪知此時有廢太子之意故齊桓帥諸侯會太子定其位安王國也

陳轅宣仲怨鄭申侯之反己於召陵宣仲轅濤塗故勸之城其賜邑齊桓所賜虎牢曰美城之大名也子孫不忘吾助子請乃為之請於諸侯而城之美樓櫓之備美設遂譖諸鄭伯曰美城其賜邑將以叛也申侯由是得罪為七年鄭殺申侯傳秋諸

侯盟王使周公召鄭伯曰吾撫女以從楚輔之以晉可以少安周公宰孔也王恨齊桓定大子之位故召鄭伯使叛齊也晉楚不服於齊故以鎮安鄭鄭伯喜於王命而懼其不朝於齊也故逃歸不盟孔叔止之曰國君不可以輕輕則失親孔叔鄭大夫親黨援也失親患必至病而乞盟所喪多矣君必悔之弗聽逃其師而歸楚鬬穀於菟滅弦弦子奔黃於是江黃道栢方睦於齊皆弦姻也姻外親也道國在汝南安

陽縣南栢國名汝南西平縣有栢亭弦子恃之而不事楚又不設備故亡晉侯復假道於虞以伐虢宮之奇諫曰虢虞之表也虢亡虞必從之晉不可啓寇不可翫翫習也一之謂甚其可再乎爲二年假晉道滅下陽諺所謂輔車相依脣亡齒寒者其虞虢之謂也輔頰輔車牙車

疏注輔頰輔車牙車　正義曰易咸卦上九咸其輔頰舌三者並言則各爲一物廣雅云輔頰也則輔頰爲一釋名曰頤或曰輔車其骨彊可以輔持其口或謂牙車牙所載也或謂頷車也衛風碩人云巧笑倩兮毛傳云好口輔也如此諸文牙車頷車牙下骨

之名也頰之與輔口旁肌之名也蓋輔車一處分爲二名耳輔爲外表車是內骨故云相依也公曰晉吾宗也豈害我哉對曰大伯虞仲大王之昭也大伯不從是以不嗣大伯虞仲皆大王之子不從父命俱讓適吳仲雍支子別封西吳虞公其後也穆生昭昭生穆以世次計故大伯虞仲於周爲昭虢仲虢叔王季之穆也王季者大伯虞仲之母弟也虢仲虢叔王季之子文王之母弟也仲叔皆虢君字

疏 注王季至君字 正義曰大伯虞仲辟季歷適荆蠻若有適庶不須相辟知其皆同母也周本紀云古公有長子曰大伯次曰虞仲大姜生季歷如史記之文似王季與大伯別母馬遷之言疏繆耳此言虢仲虢叔王季之穆國語稱文王敬友二虢故亦以爲文王母弟母弟之言事無所出仲叔皆文王之時虢君字也據

傳文郯滅一號晉滅一號不知誰是仲後誰是叔後賈逵云號仲封東號制是也號叔封西號號公是也馬融云號叔同母弟號仲異母弟號仲封下陽號叔封上陽案傳上陽下陽同是號國之邑不得分封二人也若二號共處鄭復安得號國而滅之雖賈之言亦無明證各以意斷不可審知

為文王卿士勳在王室藏於盟府盟府司盟之官

【疏】注盟府司盟之官 正義曰周禮司盟掌盟載之法會同則掌其盟約之載既盟則貳之鄭玄云貳之者寫副當以授六官唯言會同之盟不掌勳功之事而得有二號之勳藏在盟府者凡諸侯初受封爵必有盟誓之言檀弓云衛大史柳莊死公與之邑裘氏與縣潘氏書而納諸棺曰世世萬子孫毋變也其言即盟誓之辭也漢書功臣侯表記高祖即位八載天下乃平始論功而定封侯者一百四十三人封爵之誓曰使黃河如帶泰山若厲國以永存爰及苗裔其誓即盟之類事必有因於古明知

以勳受封必有盟要其辭當藏於司盟之府也將號是滅何愛於虞且虞能親於桓莊乎其愛之也【疏】其愛之也　正義曰愛之謂愛虞也虞豈能親於桓莊乎其當愛此虞也服虔其作甚注云愛也甚當謂愛桓莊之族甚也愛之若甚何以誅之且文勢不順又改字失真繆之甚也桓莊之族何罪而以爲戮不唯偪乎桓叔莊伯之族晉獻公之從祖昆弟獻公患其偪盡殺之事在莊二十五年親以寵偪猶尚害之況以國乎【疏】注桓叔至五年　正義曰莊伯之族從父昆弟也桓叔之族從祖昆弟也唯言從祖昆弟者舉疏者而略言耳公曰吾享祀豐絜神必據我據猶安也對曰臣聞之鬼神

非人實親惟德是依故周書曰皇天無親惟德是輔周書逸書又曰黍稷非馨明德惟馨馨香之遠聞又曰民不易物惟德繄物黍稷牲玉無德則不見饗有德則見饗言物一而異用

疏周書至繄物　正義曰皇天無親惟德是輔蔡仲之命文也黍稷非馨明德惟馨君陳文也人不易物惟德其物旅獒文也杜不見古文故以爲逸書此傳與書異者其作繄師授不同字改易耳其意亦不異也民不易物者設有二人俱以物祭其祭相似不改易此物唯有德者繄此乃是物無德而爲神所不享則此物不是物也如是則非德民不和神不享矣神所馮依將在德矣若晉取虞而明德以

薦馨香神其吐之乎弗聽許晉使宮之奇

以其族行 行去也 曰虞不臘矣 臘歲終祭衆神之名

疏

以其族行 正義曰晉語云宮之奇諫而不聽出謂其子曰將亡矣吾不去懼及焉以其孥適西山 韋昭云西山國西界也 虞不臘矣 正義曰月令孟冬臘門閭及先祖五祀臘之見於傳記者唯月令與此二文而已秦本紀惠王十二年初臘始皇三十一年更改臘曰嘉平蔡邕獨斷云臘者歲終大祭縱吏民宴飲非迎氣故但送不迎應劭風俗通云案禮傳夏曰嘉平殷曰清祀周曰大蜡漢改曰臘臘者獵也因獵取獸祭先祖也此言虞不臘矣明當時有臘祭周時臘與大蜡各爲一祭言漢改曰臘不蜡而爲臘耳

在此行也晉不更舉矣 不更舉兵 八月甲午晉侯圍上陽 上陽虢國都在弘農陝縣

東南問於卜偃曰吾其濟乎對曰克之公曰何時對曰童謠云丙之晨龍尾伏辰龍尾尾星也日月之會曰辰日在尾故尾星伏不見均服振振取虢之旂戎事上下同服振振盛貌旂軍之旌旗鶉之賁賁天策焞焞火中成軍虢公其奔鶉鶉火星也賁賁鳥星之體也天策傅說星時近日星微焞焞無光耀也言丙子平旦鶉火中軍事有成功也此已上皆童謠言也童齔之子未有念慮之感而會成嬉戲之言似若有馮者其言或中或否博覽之士能懼思之人兼而志之以爲鑒戒以爲將來之驗有益於世教其九月十月之交乎以星驗推之知九月十月之交謂夏之九月十月也交晦朔交會丙子旦

日在尾月在策是夜日月合朔於尾月行疾故至旦而過在策鶉火中

必是時也疏童謠至時也　正義曰釋樂云徒歌謂之謡言無樂而空歌其聲逍遥然也於時有童稚之子爲此謡歌之辭故卜偃取以對公也夜之向明爲晨日月聚會爲辰星宿不見爲伏言乙日夜半之後丙日將旦之時龍尾之星伏在合辰之下當是之時軍人上下均同其服振振然而盛旅者晉軍旅也而往取虢故云取虢之旂南方鶉鳥之星其體賁賁然見於南方天策之星近日焞焞然無光耀甚微也鶉火之次正中於南方爾時其當成軍事也虢公其當奔走也既引童謡之言乃復指其時日在夏之九月十月之交乎謂九月十月晦朔之交也十月朔丙子之日平旦時日體在尾星月在天策星鶉火正中於南方必是時克之　注龍尾至不見

正義曰東方七宿皆爲蒼龍之宿其龍南首北尾角是龍角尾即龍尾故云龍尾尾星也日月之會爲辰昭七年傳

文於時日體在尾尾星與日同處共日俱出入故常伏不見也丙之晨者說文云晨晨早昧爽也謂夜將旦雞鳴時也注戎事上下同服　正義曰周禮司服職云凡兵事韋弁服鄭玄云韋弁以韎韋爲弁又以爲衣裳今時五伯緹衣古兵服之遺色然則在兵之服皆韋弁均服者謂兵戎之事貴賤上下均同此服也　注鶉鶉至世教　正義曰南方七宿皆爲朱鳥之宿其鳥西首東尾故未爲鶉首午爲鶉火巳爲鶉尾鶉火星者謂柳星張也天策傅說星史記天官書之文莊子云傅說得之以騎箕尾傅說殷高宗之相死而託神於此星故名爲傅說星也傅說之星在尾之末合朔在尾故其星近日星微焞焞然無光耀也說文云齔毀齒也男八月齒生八歲而齔女七月齒生七歲而齔童齔之子未有念慮之感不解自爲文辭而羣聚集會成此嬉遊遨戲之言其言韻而有理似若有神憑之者其言或中或否不可常用博覽之士及能懼思之人兼而志之以爲鑒戒以爲將來之驗有益於世教故書傳時有采用之

者文三年傳曰孟明之臣也其不解也能懼思也能懼思
之人謂孟明之類也 注是夜至在策 正義曰以三統
歷推之此夜是月小餘盡夜半合朔在尾十四度從乙夜
半至平旦日行四分度之一月行三度有餘故丙子旦日
在尾是月在天策鶉火之次正中也月令孟冬之月
日在尾昏危中旦七星中七星則鶉火次之星也 冬
十二月丙子朔晉滅虢虢公醜奔京師 不書不告也周十二月夏之十月
師還館于虞遂襲虞滅之
執虞公及其大夫井伯以媵秦穆姬 秦穆姬晉獻公女送女曰媵以屈辱之
而脩虞祀且歸其職貢於王 虞所命祀
故書曰晉人執虞公罪虞且言易也

注虞所命祀 正義曰虞受王所命之祀謂天子命虞使祀其竟內山川之神也既滅其國故代虞祭之

經六年春王正月夏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曹伯伐鄭圍新城 新城鄭新密今滎陽密縣 秋楚人圍許 楚子不親圍以圍者告 諸侯遂救許 皆伐鄭之諸侯故不復更敘 冬公至自伐鄭 無傳

疏 公至自伐鄭 正義曰二十八年公會晉侯云云于溫諸侯遂圍許二十九年公至自圍許此年會伐鄭遂救許不稱至自救許而云至自伐鄭與溫會反者釋例曰諸若此類事勢相接或以始致或以終致蓋時史之異也此皆當由公至自告廟所告不同史依告而書不為義例

傳六年春晉侯使賈華伐屈夷吾不能守

盟而行賈華晉大夫非不欲校力不能守言不如重耳之賢將奔狄郤芮曰後出同走罪也嫌與重耳同謀而相隨不如之梁梁近秦而幸焉乃之梁以梁爲秦所親幸秦既大國且穆姬在焉故欲因以求入

夏諸侯伐鄭以其逃首止之盟故也首止盟在五年

圍新密鄭所以不時城也實新密而經言新城者鄭以非時興土功齊桓聲其罪以告諸侯

疏注實新至諸侯　正義曰密是邑名鄭人新築密邑故傳稱新密經不稱圍新密言圍新城傳云鄭所以不時城也解經言新城之意鄭以非時築城違禮害民齊侯聲其罪以告諸侯故書新城以新城爲鄭之罪狀劉炫云先王之制諸侯無故不造城造城則攻其所造司馬法曰産城攻其所産是也

秋

楚子圍許以救鄭諸侯救許乃還冬蔡穆侯將許僖公以見楚子於武城楚子退舍武城猶有忿志而諸侯各罷兵故蔡侯將許君歸楚武城楚地在南陽宛縣北許男面縛銜璧大夫衰絰士輿櫬縛手於後唯見其面以璧爲贄手縛故銜之櫬棺也將受死故衰絰楚子問諸逢伯逢伯楚大夫對曰昔武王克殷微子啓如是微子啓紂庶兄宋之祖也



注微子至祖也　正義曰案宋世家云微子開者殷帝乙之首子而帝紂之庶兄周武王克殷微子乃持其祭器造於軍門肉袒面縛左牽羊右把茅膝行而前以告於是武王乃釋微子復其位成王誅武庚乃命微子代殷之後國於宋史記之言多有錯謬微子手縛

於後故以口銜璧又焉得從羊把茅也此皆馬遷之妄耳武王親釋其縛受其璧而祓之祓除凶之禮焚其櫬禮而命之使復其所楚子從之

疏注祓除凶之禮　正義曰周禮女巫掌歲時祓除謂之祓除明是除凶之禮也襄二十九年稱公臨楚喪使巫以桃茢先祓殯此亦當以桃茢祓之

經七年春齊人伐鄭夏小邾子來朝無傳郳犂來始得王命而來朝也郳之別封故曰小邾鄭殺其大夫申侯申侯鄭卿專利而不厭故稱名以殺罪之也例在文六年秋七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世子款鄭世子華盟于甯母高平方與縣東有泥母亭音如

齊曹伯班卒無傳五年同盟于首止公子友如齊無傳罷盟而聘謝不敢也冬葬曹昭公無傳

傳七年春齊人伐鄭孔叔言於鄭伯曰諺有之曰心則不競何憚於病競彊也憚難也既不能彊又不能弱所以斃也國危矣請下齊以救國公曰吾知其所由來矣姑少待我欲以申侯說

疏心則至於病　正義曰競彊也言心則不能彊盛則當須屈服於人何得難於屈弱之病而不下齊　吾知其所由來矣　正義曰孔叔既請鄭伯下齊公初欲下齊不知何事而來得說於齊後更云吾

知其說齊所由來矣謂由殺申侯說齊之事得來矣對曰朝不及夕何以待君夏鄭殺申侯以說于齊且用陳轅濤塗之譖也濤塗譖在五年初申侯申出也姊妹之子爲出有寵於楚文王文王將死與之璧使行曰唯我知女女專利而不厭予取予求不女疵瑕也從我取從我求我不以女爲罪釁後之人將求多於女謂嗣君也求多以禮義大望責之女必不免我死女必速行無適小國將不女容焉政狹法峻既葬出奔鄭又

有寵於厲公子文聞其死也曰古人有言曰知臣莫若君弗可改也已秋盟于甯毋謀鄭故也管仲言於齊侯曰臣聞之招攜以禮懷遠以德（攜離也）德禮不易無人不懷齊侯脩禮於諸侯諸侯官受方物（諸侯官司各於齊受其方所當貢天子之物）

【疏】注諸侯至之物　正義曰周禮大行人云侯服貢祀物甸服貢嬪物男服貢器物采服貢服物衛服貢材物要服貢貨物鄭玄云祀貢者犧牲之屬嬪物絲枲也器物尊彝之屬服物玄纁絺纊也材物八材也貨物龜貝也如彼禮文諸侯所貢之物皆以服數為差尚書禹貢任土作貢皆貢土地所生不計

路之遠近然則周禮雖依服數亦貢土地所生不宜遠求他方之物以貢王也王室盛明之時每國貢有常職天子既衰諸侯情慢貢賦之事無復定準故霸主摠帥諸侯尊崇天子量其國之大小號令所出之物傳言諸侯各使官司取齊約束受其方所當貢天子之物言其一聽齊令美齊侯能以禮服諸侯鄭伯使大子華聽命於會言於齊侯曰泄氏孔氏子人氏三族實違君命三族鄭大夫君若去之以爲成我以鄭爲內臣君亦無所不利焉以鄭事齊如封內臣齊侯將許之管仲曰君以禮與信屬諸侯而以姦終之無乃不可乎子父不奸

之謂禮守命共時之謂信守君命共時事違此二
者姦莫大焉公曰諸侯有討於鄭未捷今
苟有釁從之不亦可乎子華犯父命是其釁隙對曰
君若綏之以德加之以訓辭而帥諸侯以
討鄭鄭將覆亡之不暇豈敢不懼若揔其
罪人以臨之揔將領也子華奸父之命即罪人鄭有辭矣何懼
以大義爲辭且夫合諸侯以崇德也會而列姦何
以示後嗣列姦用子華【疏】注列姦用子華　正義曰經書齊侯宋公陳世子款鄭世

子華盟于甯母則已列於會矣管仲方云會而列姦何以示後嗣者桓公列之於會首是列其身耳管仲言列姦者謂將用其姦謀故杜云列姦用子華也不受子華之請即是會不列姦他國無事可記齊史無所可隱故下句言他國記姦則廢君盟齊史隱諱則損盛德也夫諸侯之會其德刑禮義無國不記記姦之位位會位也子華為姦人而列在會位將為諸侯所記君盟替矣替廢也作而不記非盛德也君舉必書雖復齊史隱諱亦損盛德君其勿許鄭必受盟夫子華既為大子而求介於大國以弱其國亦必不免介因也鄭有叔詹堵叔師叔三良為

政未可間也齊侯辭焉子華由是得罪於鄭冬鄭伯使請盟于齊以齊侯不聽子華故閏月惠王崩襄王惡大叔帶之難襄王惠王大子鄭也大叔帶襄王弟惠后之子也有寵於惠后惠后欲立之未及而卒懼不立不發喪而告難于齊爲八年盟洮傳

經八年春王正月公會王人齊侯宋公衛侯許男曹伯陳世子款盟于洮王人與諸侯盟不譏者王室有難故洮曹地【疏】注王人至曹地　正義曰公羊傳曰王人微者曷爲序乎諸侯之上先王命也穀梁

傳曰王人之先諸侯何也貴王命也弁冕雖弊必加於首
周室雖衰必先諸侯釋例以為中士稱名下士稱人此言
王人是天子之下士也諸侯相與為盟所以同獎王室天
子之臣不與諸侯共盟釋例曰未有臣而盟君臣而盟君
是子可盟父故春秋王世子以下會諸侯者皆同會而不
同盟是言王臣正法不與諸侯盟也二十八年踐土之盟
傳稱王子虎盟諸侯于王庭杜云王子虎臨盟不同歃故
不書宣七年傳曰諸侯盟于黑壤王叔桓公臨之以謀不
睦杜云王叔桓公銜天子之命以監臨諸侯不同歃尊卑
之別也哀十三年傳曰公會單平公晉定公吳夫差于黃
池杜云平公周卿士也不書尊之不與會此三者王臣皆
不與盟是其正法然也若天子初立王室不安命臣使結
盟諸侯以安王室雖非正法事勢宜然既無褒美亦無貶
責此王人與諸侯盟不譏者王室有難王勅使來盟故也
文十年及蘇子盟于女栗傳曰頃王立故也襄三年公會
單子晉侯云云盟于雞澤杜云周靈王新即位使王官伯

出與諸侯盟以安王室皆事與此同以情義可許故都無貶責二十九年翟泉之盟於時諸侯輯睦王室無虞而王子虎下盟列國以瀆大典故貶稱王人是依禮不合故據法貶之春秋王臣與諸侯會盟凡十有餘事譏與不譏皆從此例

鄭伯乞盟 新服未與會故不序列別言乞盟 疏 注新服至乞盟 正義曰鄭伯往年使子華聽命心猶未服齊桓拒子華之請故今始服從齊桓以其新服尚未與之會故不序列而別言乞盟止言乞盟不知與盟以否傳稱鄭伯乞盟請服也既言請服義無不受當是既盟之後而別與之盟諸言乞師皆乞得其師知此乞盟亦乞得其盟但盟理可見不復別言盟耳

夏狄伐晉秋七月

禘于大廟用致夫人 禘三年大祭之名大廟周公廟致者致新死之主於廟而列之昭穆夫人淫而與殺不薨於寢於禮不應致故僖公疑其禮歷三禘今果行之嫌異常故書之 疏 注禘

三至書之　正義曰釋天云禘大祭也言其大於四時之祭故爲三年大祭之名言每積三年而一爲此祭也大廟廟之大者故爲周公廟釋例曰三年喪畢致新死之主以進於廟廟之遠主當遷入祧於是乃大祭於大廟以審定昭穆謂之禘是說致者致新死之主於廟而列之昭穆也此致致哀姜也哀姜薨已多年非復新死而於今始致者傳發凡例夫人不薨于寢則不致哀姜例不應致故僖公疑其禮喪畢之日不作禘祭之禮以致之既不爲哀姜作喪畢禘祭其禘自從閔公數之二年除閔喪爲禘至五年復禘今八年復禘姜死以來已歷三禘今因禘祭果復行之三年一禘禘自是常不爲夫人禘祭因禘而致夫人嫌其異於常禮故史官書之若其不致夫人則此禘得常不書爲用致夫人而書之耳

冬十有二月丁未天王崩實以前年閏月崩以今年十二月丁未告

傳八年春盟于洮謀王室也鄭伯乞盟請服也襄王定位而後發喪[王人會洮還而後王位定]晉里克帥師梁由靡御虢射為右以敗狄于采桑[傳言前年事也平陽北屈縣西南有采桑津]梁由靡曰狄無恥從之必大克[不恥走故可逐]里克曰懼之而已無速衆狄[恐怨深而羣黨來報]虢射曰期年狄必至示之弱矣夏狄伐晉報采桑之役也復期月[明朔]年之言驗]秋禘而致哀姜焉非禮也凡夫人不

薨于寢不殯于廟不赴于同不祔于姑則弗致也寢小寢同同盟祔祔葬又不以殯過廟據經哀姜薨葬之文則爲殯廟赴同祔姑今當以不薨于寢不得致也

疏凡夫至致也　正義曰夫人薨葬之禮有赴同祔姑反哭三事而已此說致之禮加以薨寢殯廟而不言反哭者蓋以致於廟者終始成其尊死生之禮畢不薨于寢死不得其所也不殯于廟葬之不以禮也死葬非禮則先神恥之故不具四事皆不合致反哭者直爲書葬以否假使不書其葬夫人之禮亦成自是生者之可譏非爲死者之有失雖不反哭亦得致之故於此不言反哭也　注寢小至致也　正義曰喪大記云男子不死於婦人之手婦人不死於男子之手君夫人卒於路寢既言婦人不死於男子之手必不得死於君之路寢言夫人卒於路寢謂卒於夫人之大寢對君路寢爲小故云小寢也同者同盟之國也檀弓曰喪之朝也順死者之孝心

也其哀離其室也故至於祖考之廟而後行殷朝而殯於祖周朝而遂葬士喪禮朝而遂葬與記正同知周法不殯於廟而此傳及襄四年皆云不殯于廟以爲失禮知其將葬之時不以殯過廟耳殯過廟者將葬之時從殯宮出告廟乃葬非是殯尸於廟中也據經哀姜薨葬之文知其赴同祔姑可矣亦知其殯於廟者以元年十二月喪至二年五月始葬明至則殯於寢也既殯於寢自然葬當朝廟故據葬文亦知殯廟唯當以不薨於寢不得致耳

冬王人來告喪難故也是以緩有大叔帶之難

宋公疾大子茲父固請曰目夷長且仁君其立之茲父襄公也目夷茲父庶兄子魚也公命子魚子魚辭曰能以國讓仁孰大焉臣不及也且又不順立庶

不順禮遂走而退

經九年春王三月丁丑宋公御說卒四同盟

疏注四同盟　正義曰御說以莊十三年即位十六年盟于幽十九年于鄄二十七年于幽僖元年于檉四年于召陵五年于首止七年于甯母八年于洮皆魯宋俱在是爲八同盟不數莊公之盟檉盟經不書亦不數故云四同盟劉君乃數莊公之盟又不數召陵以爲六同盟而規杜非也

夏公會宰周公齊侯宋子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葵丘周公宰孔也宰官周采地天子三公不字宋子襄公也傳例曰在喪公侯曰子陳留外黃縣東有葵丘

疏注周公至葵丘　正義曰傳稱王使宰孔賜齊侯胙知周公即宰孔也其官爲大宰采地名爲周天子三公故稱公

孔則其名也穀梁傳曰天子之宰通於四海其意言宰者六官之長官名通於海內是故書其官名也通于四海者當謂大宰之長官耳其屬官不應得通而宰咺宰渠伯糾則必非長官亦稱爲宰者葢自宰夫以上皆通也釋例曰今案春秋以考之其稱公者皆三公非五等之公也是言祭公周公皆三公也釋例又曰王之公卿皆書爵則卿亦不字杜云三公不字者以入春秋以來家父南季皆大夫稱字宰周公文承其後故云不字不於祭公逆王后注者因歷序諸國而言之莊八年傳曰連稱管至父戍葵丘杜云齊地臨淄縣西有地名葵丘知此葵丘與彼異者傳稱齊侯不務德而勤遠略西爲此會則此地遠處齊西不得近在臨淄故釋例以爲宋地陳留外黃縣東有葵丘或曰河東汾陰縣爲葵丘非也經書夏會葵丘九月乃盟晉爲地主無緣欲會而不及盟也是說不同之意

秋

七月乙酉伯姬卒 無傳公羊穀梁曰未適人故不稱國巳許嫁則以成人之禮書

不復殤也婦人許嫁而笄猶丈夫之冠

疏 注公羊至之冠 正義曰公羊傳曰此未適人何以卒許嫁矣婦人許嫁字而笄之死則以成人之喪治之穀梁傳意亦與之同嫁於大夫死不書卒此許嫁者嫁於國君也但未往彼國不成彼國之婦故不稱國也喪服小記曰男子冠而婦人笄其義一也是許嫁而笄猶丈夫之冠也禮男子冠而不爲殤婦人笄而不爲殤故以成人之喪治之爲之服成人之服禮姊妹在室若出嫁大功檀弓曰姑姊妹之薄也蓋有受我而厚之者爲夫厚之故我降之也曾子問云取女有吉日而女死如之何孔子曰壻齊衰而弔既葬而降之其夫不爲服則兄弟不爲降禮諸侯絕旁期此爲將嫁於諸侯故書其卒既書其卒當服其本服爲之齊衰期也但於時服否不可知耳

九月戊辰諸侯盟于葵丘 夏會葵丘次伯姬然文不相比故重言諸侯宰孔先歸不與盟

疏 注夏會至與盟 正義曰葵丘會後即盟不言諸侯

爲間無異事故也此亦會後爲盟間有伯姬卒盟會文不相比故重言諸侯又傳稱宰孔先歸則宰孔不盟故云宰孔先歸不與盟亦欲見嫌無伯姬之卒亦當重言諸侯

甲子晉侯佹諸卒

注未同至從赴

未同盟而赴以名甲子九月十一日戊辰十五日也書在盟後從赴

疏正義曰甲子在戊辰之前而書在盟後從赴從赴者赴在盟後也春秋之世史失其守赴告之文多違禮制計諸侯之薨當具以薨之月日告於鄰國隱三年傳曰壬戌平王崩赴以庚戌故書之是赴者妄稱日也襄二十八年傳曰王人來告喪問崩日以甲寅告故書之是元赴不以日詖問乃稱日也文十四年傳曰七月乙卯夜齊商人弒舍齊人定懿公使來告難故書以九月是赴者不言死月魯史不復審問即書以來告之月也此甲子晉侯卒蓋赴以日而不以月魯史不復審問書其來告之日唯稱甲子而已不知甲子是何月之日故在戊辰後也若赴以九月告魯魯史當推其日之

先後不得甲子在戊辰後也明告不以月故書其日耳

冬晉里克殺其君之子奚齊

獻公未葬奚齊未成君故稱君之子奚齊受命繼位無罪故里克稱名

傳九年春宋桓公卒未葬而襄公會諸侯故曰子凡在喪王曰小童公侯曰子

在喪未葬也小童者童蒙幼末之稱子者繼父之辭公侯位尊上連王者下從伯子男周康王在喪稱予一人釗禮稱亦不言小童或所稱之辭各有所施此謂王自稱之辭非諸下所得書故經無其事傳通取舊典之文以事相接

疏

注在喪至相接　正義曰既言桓公未葬即發在喪之例知其在喪謂未葬也童者未冠之名童而又小故爲童蒙幼末之稱易蒙卦云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蒙謂闇昧也幼童於事多闇昧是以謂之童蒙焉曲禮曰夫人自稱於

其君曰小童鄭玄云小童若云未成人也王崩未葬嗣王
自稱亦言己未成人也子者對父之名故云繫父之辭以
未成君故繫於父不忍絶之稱也諸侯爵有五等唯言公
侯曰子以公侯尊也傳稱在禮卿不會公侯會伯子男可
也又子産云鄭伯男也使從公侯之貢懼弗給也是公侯
之尊絶於伯子男也此既言王即云公侯是其與王相連
特爲公侯立稱伯子男不得同之也春秋無伯子男在喪
之事既不爲立稱又不得成君不知其當何所稱也然案
桓十一年鄭忽出奔衛莊二十四年曹羈出奔陳杜云先
君既葬不稱爵者國人賤之以名赴則既葬稱爵未葬稱
名也周康王在喪稱予一人釗尚書康王之誥也曲禮云
君天下者曰天子朝諸侯分職授政曰余一人天子未除
喪曰余小子是禮天子自稱亦不言小童也此言王曰小
童必有稱之時或所稱之辭各有所施但不知施何處耳
如曲禮之文天子未除喪曰余小子則是未得稱一人而
康王在喪稱予一人釗者當以諸侯列土之君將欲各歸

其國故正其成君之稱以荅諸侯也此小童者王謙自稱
之辭非諸下所得書故經無其事其公侯曰子乃異史書
之文二者非相類之事而并爲一凡是傳通取舊典之文
以事類相接耳非言小童是策書之例也釋例郊雩烝嘗
例不云地祇及礿祠者經無其事故傳略而不言此王曰
小童亦經無其事所以言之者郊雩例多故經無者略之
此王曰小童與公侯相接其文簡約經雖無事亦逆而言
之釋例曰位彌高者事彌重重慮周於經遠故儀制異於
凡人存其實篤其志足以叙親踈之情通萬事之理而已
故諸列國之君在喪或不得已而脩會盟之事唯公侯特
稱子以別尊卑是言獨爲公侯立稱之意春秋公侯稱子
皆是其父未葬唯二十五年公會衛子莒慶盟于洮於時
衛文公已葬而成公稱子釋例曰衛文公欲平莒於魯未
終而薨故衛子尋父之志魯人由此亦脩文公之好此孝
子之至感人情之所篤故成公雖已免喪至於此盟降從
在喪之名故經隨而書子傳從而釋之云脩文公之好也

夏會于葵丘尋盟且脩好禮也王使宰孔賜齊侯胙胙祭肉尊之比二王後疏注胙祭至王後○正義曰傳稱大子祭于曲沃歸胙于公此言天子有事于文武賜齊侯以胙知胙是祭肉也周禮大宗伯以脤膰之禮親兄弟之國鄭玄云脤膰社稷宗廟之肉以賜同姓之國同福祿也脤膰即胙肉也言親兄弟之國則異姓不合賜也二十四年傳曰宋先代之後也於周爲客天子有事膰焉是言二王之後禮合得之今賜齊侯是尊之比二王後也曰天子有事于文武有祭事也使孔賜伯舅胙天子謂異姓諸侯曰伯舅齊侯將下拜孔曰且有後命天子使孔曰以伯舅耋老加勞賜一級無下拜七十

曰耋級等也 對曰天威不違顏咫尺 言天鑒察不遠威嚴常在顏面之前八寸曰咫 小白余敢貪天子之命無下拜 小白齊侯名余身也 恐隕越于下 隕越顚隊也據天王居上故言恐顚隊于下 以遺天子羞敢不下拜下拜登受 拜堂下受胙於堂上

疏 注天子至伯舅 正義曰曲禮曰五官之長曰伯天子同姓謂之伯父異姓謂之伯舅鄭玄云謂爲三公者周禮九命作伯齊桓是九命之伯故以伯舅呼之 注七十曰耋級等也 正義曰釋言云耋老也舍人云年六十稱也郭璞云八十爲耋釋名云八十曰耋耋鐵也皮黑如鐵彼說或云六十或云八十杜云七十曰耋者耋之年齒既無明文曲禮云七十曰老而耆以耋爲老故以爲七十曲禮升階之法云涉級聚足是級爲等也法當下拜賜之勿下是

進一等　注言天至曰咫　正義曰顏謂頞也揚雄方言云顏頟謂頞也中夏謂之頟東齊謂之顙河潁淮泗之間謂之顏魯語云肅愼氏貢楛矢長尺有咫賈逵亦云八寸曰咫說文云周制寸尺咫尋皆以人之體爲法中婦人手長八寸謂之咫周尺也　注小白至身也　正義曰諸自稱余者當稱名之處耳齊侯旣稱小白而復言余故解之余身釋詁文舍人曰余卑謙之身也孫炎曰余舒遲之身也郭璞曰今人亦自呼爲身　下拜登受　正義曰覲禮天子賜侯氏以車服諸公奉篋服加命書于其上升自西階東面大史氏右侯氏升西面立大史述命侯氏降兩階之閒北面再拜稽首升成拜彼侯氏降階再拜是此下拜也升成拜是此登受　秋齊侯盟諸侯于葵丘曰凡我同盟之人旣盟之後言歸于好　義取脩好故傳顯其盟辭　宰孔先歸　旣會先諸侯去　遇

晉侯曰可無會也晉侯欲來會葵丘齊侯不務德而勤遠略故北伐山戎在莊三十一年南伐楚在四年西爲此會也東略之不知西則否矣言或向東必不能復西略其在亂乎君務靖亂無勤於行在存也微戒獻公言晉將有亂晉侯乃還不復會齊九月晉獻公卒里克丕鄭欲納文公故以三公子之徒作亂丕鄭晉大夫三公子申生重耳夷吾初獻公使荀息傅奚齊公疾召之曰以是藐諸孤言其幼賤與諸子懸藐疏注言

其至縣藐　正義曰藐者縣遠之言諸子皆長而奚齊獨幼是小大相去縣藐也藐謂諸孤者言年既幼穉縣藐於諸子之孤辱在大夫其若之何欲屈辱荀息使保護之稽首而對曰臣竭其股肱之力加之以忠貞其濟君之靈也不濟則以死繼之公曰何謂忠貞對曰公家之利知無不為忠也送往事居耦俱無猜貞也往死者居生者耦兩也送死事生兩無疑恨所謂正也及里克將殺奚齊先告荀息曰三怨將作三公子之徒秦晉輔之子將何如荀息曰將死之

里克曰無益也荀叔曰吾與先君言矣不可以貳能欲復言而愛身乎荀叔荀息也復言言可復也雖無益也將焉辟之【疏】能欲復言而愛身乎　正義曰意能欲使前言可反復而行之得愛惜身命不死乎且人之欲善誰不如我我欲無貳而能謂人已乎言不能止里克使不忠於申生等冬十月里克殺奚齊于次次喪寢書曰殺其君之子未葬也荀息將死之人曰不如立卓子而輔之荀息立公子卓以葬十一月里克殺

公子卓于朝荀息死之君子曰詩所謂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爲也詩大雅言此言之闕難治甚於白圭荀息有焉有此詩人重言之義齊侯以諸侯之師伐晉及高梁而還討晉亂也高梁晉地在平陽縣西南令不及魯故不書前已發不書例今復重發嫌霸者異於凡諸侯晉郤芮使夷吾重賂秦以求入郤芮郤克祖父從夷吾者曰人實有國我何愛焉言國非己之有何愛而不以賂秦入而能民土於何有從之能得民不患無土齊隰朋帥師

會秦師納晉惠公隰朋齊大夫惠公夷吾秦伯謂郤芮曰公子誰恃對曰臣聞亡人無黨有黨必有讎言夷吾無黨無黨則無讎易出易入以微勸秦疏注言夷至勸秦　正義曰秦伯問公子誰恃問公子於晉國之臣倚恃誰爲內主也對言夷吾無黨無讎者由無黨故往前易出無讎故此時易入言易出易入以微勸秦使納之夷吾弱不好弄弄戲也能鬬不過有節制長亦不改不識其他公謂公孫枝曰夷吾其定乎公孫枝秦大夫子桑也對曰臣聞之唯則定國詩曰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文王之謂

也（詩大雅帝天也則法也言文王闇行自然合天之法）又曰不僭不賊鮮不爲則（僭過差也賊傷害也皆忌克也能一不然則可爲人法則）無好無惡不忌不克之謂也今其言多忌克（既僭而賊）難哉（言能自定難）公曰忌則多怨又焉能克是吾利也（其言雖多忌適足以自害不能勝人也秦伯慮其還害己故曰是吾利）

【疏】唯則至利也　正義曰唯身有則者乃能定國也詩美文王之德不記識古事不學知今事常順天之法則而行之爲此行者文王之謂也又曰人行不僭差不賊害能如此者少不爲人所法則言必爲人所法則也此二詩所云者無所偏好無所私惡不爲忌差不好勝人之謂也今其此夷吾之言多有所忌多欲陵人以此而求安定難哉今其言多忌克覆上不忌不克上既

有無好無惡不覆之者以身行忌克則有私好私惡之心
舉忌克足以包好惡也公曰多忌於人則多爲人怨又焉
能勝人此乃是吾之利也無好無惡言文王之行也不忌
不克述抑篇之義也引二詩於前以此言結之　注詩大
至之法　正義曰詩大雅皇矣之篇也則法釋詁文彼鄭
箋云其爲人不識古不知今順天之法而行之是言闇行
自然合天地之法也禮記稱天無私覆地無私載合天地
法者即無偏好無私惡之謂也　注僭過至法則　正義
曰詩大雅抑之篇也彼毛傳云僭差也鄭玄云不殘賊是
賊爲害也心有所忌則多過差志在陵人必多爲賊害下
云不忌不克覆述此文故言僭賊者皆忌克也　注其言
至吾利　正義曰心忌前人則人亦忌己志在陵人則人
亦陵己若使人皆忌之人皆陵之是適足以自害不能勝
人也秦伯聞其忌克慮其還來害己故以不能勝人爲是
吾利也

宋襄公即位以公子目夷爲仁使爲

左師以聽政於是宋治故魚氏世爲左師

經十年春王正月公如齊無傳狄滅溫溫子奔衛蓋中國之狄滅而居其土地晉里克弑其君卓及其大夫荀息弑卓在前年而以今春書者從赴也獻公既葬卓已免喪故稱君也荀息稱名者雖欲復言本無遠謀從君於昏

疏注弑卓至於昏　正義曰傳於前年甚詳經以今年書之明赴以今年弑也傳稱立公子卓以葬是免喪始死故稱君也文七年宋人殺其大夫傳曰不稱名衆也且言非其罪也死者不稱名非其罪故知稱名者皆有罪也荀息稱名者不知奚齊卓子之不可立又不能誅里克以存君是其雖欲復言本無遠謀也襄十九年齊殺其大夫高厚傳稱從君於昏獻公惑於驪姬殺適立庶荀息知其事而爲之傅奚齊是其

從君於昏也　夏齊侯許男伐北戎　無傳北戎山戎　晉殺其大夫里克　奚齊者先君所命卓子又以在國嗣位罪未爲無道而里克親爲三怨之主累弒二君故稱名以罪之

疏　注奚齊至罪之　正義曰宣四年傳例曰弒君稱君君無道也稱臣臣之罪也里克殺奚齊弒卓子皆書里克之名是奚齊與卓子未爲無道也殺大夫傳言不稱名者爲無罪則稱名爲有罪故今稱里克之名以罪之

秋七月　冬大雨雪　無傳平地尺爲大雪

傳十年春狄滅溫蘇子無信也蘇子叛王即狄又不能於狄狄人伐之王不救故滅蘇子奔衛　蘇子周司寇蘇公之後也國於溫故曰溫子叛王事在莊十九年

疏　注蘇

子至九年　正義曰尚書立政云司寇蘇公成十一年傳曰昔周克商蘇忿生以溫爲司寇以此知蘇子司寇蘇公之後也國名爲蘇所都之邑名爲溫故溫蘇遞見於經是得兩稱故也　夏四月周公忌父王子黨會齊隰朋立晉侯　周公忌父周卿士王子黨周大夫　晉侯殺里克以說　自解說不篡　將殺里克公使謂之曰微子則不及此雖然子弒二君與一大夫爲子君者不亦難乎對曰不有廢也君何以興欲加之罪其無辭乎　言欲加己罪不患無辭　臣聞命矣伏劍而死於是丕鄭聘于

秦且謝緩賂故不及丕鄭里克黨以在秦故不及里克俱死欲加至辭乎　正義曰言君今欲加臣之罪其畏無辭以罪臣乎言必方便有辭耳晉侯改葬共大子共大子申生也秋狐突適下國下國曲沃新城遇大子大子使登僕忽如夢而相見狐突本為申生御故復使登車為僕而告之曰夷吾無禮余得請於帝矣請罰夷吾將以晉畀秦秦將祀余對曰臣聞之神不歆非類民不祀非族君祀無乃殄乎歆饗也殄絕也且民何罪失刑乏祀君其圖之君曰諾吾將復

請七日新城西偏將有巫者而見我焉新城曲沃也將因巫而見許之遂不見狐突許其言申生之象亦沒及期而往告之曰帝許我罰有罪矣敝於韓敝敗也韓晉地獨敝惠公故言罰有罪明不復以晉畀秦夷吾忌克多怨終於失國雖改葬加謚申生猶念傳言鬼神所馮有時而信

疏注下國曲沃新城　正義曰曲沃邑也而稱國者晉昭侯以此邑封桓叔桓叔國之三七武公始并晉國遷居而就之此曲沃晉之舊國故謂之爲下國也

夷吾無禮　正義曰賈逵云烝於獻公夫人賈君故曰無禮馬融云申生不自明而死夷吾改葬之章父之過故曰無禮杜不爲注當以鬼神之意難得而知夷吾無禮或非一事不可指言故不說也

神不至非族　正義曰傳稱非我族類其心必異則族類一也皆謂非其子孫妄祀他

人父祖則鬼神不歆享之耳祭法云聖王之制祭祀也法
施於民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禦
大菑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若農棄爲稷后土爲社社
稷功被天下乃令率土報功如此之徒非獨歆己之族若
功不被於下民名不載於祀典唯其子孫祀之神亦不歆
他族然則秦非晉類而使祀申生祀之大失也晉無罪而
滅以畀秦刑之濫也天豈不達此事而待狐突之言方改
圖者民之與神不相雜擾雖理有大歸非尙爲小惠豈有
一人冤枉即能訴天天受人訴辭便將滅國此事本是妖
夢假託上天非天實爲之人能改易傳言鬼神所馮有時
而信非言此事實是天心不可執其言而以人事爲難也
七日至我焉　正義曰申生謂狐突云更經七日於新
城西偏將有巫者而與之俱見我焉故杜云將因巫而見
注敝敗至而信　正義曰晉語云惠公即位出共世子
而改葬之臭徹於外國人誦之曰貞之不報孰是人斯而
有是臭也貞爲不聽信爲不誠不更厥正大命其傾猗兮

違兮心之哀兮歲之二七其靡有微兮郭偃曰甚哉善之難也君改葬共君以爲榮也而惡滋章十四年君之冢祀其替乎亦是申生猶忿之事

丕鄭之如秦也言於秦伯曰昔郤稱冀芮實爲不從若重問以召之三子晉大夫不從不與秦賂問聘問之幣臣出晉君君納重耳蔑不濟矣蔑無也冬秦伯使冷至報問且召三子冷至秦大夫郤芮曰幣重而言甘誘我也遂殺丕鄭祁舉祁舉晉大夫及七輿大夫侯伯七命副車七乘左行共華右行賈華叔堅騅歂纍虎特宮山祁皆

里丕之黨也七子七輿大夫丕豹奔秦丕豹丕鄭之子言
於秦伯曰晉侯背大主而忌小怨民弗與
也伐之必出大主秦也小怨里丕公曰失衆焉能殺謂殺
里丕之黨違禍誰能出君謂豹辟禍也爲明年晉殺丕鄭傳疏注三
子至之幣 正義曰曲禮云九以弓劒苞苴簞笥問人者
鄭玄云問猶遺也重問謂多以財貨遺之也下云幣重而
言甘故云問 聘問之幣也 七輿大夫 正義曰周禮
大行人云侯伯七命貳車七乘貳即副也每車一大夫
主之謂之七輿大夫服虔云上軍之輿帥七人屬申生
者襄二十三年下軍輿帥七人往前申生將上軍今七
輿大夫爲申生報怨欒盈將下軍
故七輿大夫與欒氏炫謂服言是

經十有一年春晉殺其大夫丕鄭父以私怨謀亂國書名罪之書春從告夏公及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陽穀無傳婦人送迎不出門見兄弟不踰閾與公俱會齊侯非禮秋八月大雩無傳過時故書冬楚人伐黃

傳十一年春晉侯使以丕鄭之亂來告釋經書在今年天王使召武公內史過賜晉侯命天王周襄王召武公周卿士內史過周大夫諸侯即位天子賜之命圭爲瑞受玉惰過歸告王曰晉侯其無後乎王賜之命而惰於受

瑞先自弃也已其何繼之有禮國之幹也敬禮之輿也不敬則禮不行禮不行則上下昏何以長世爲惠公不終張本疏天王至長世正義曰召武公亦名過周語云襄王使召公過及内史過賜晉惠公命晉侯執玉卑拜不稽首内史過歸以告王曰晉不亡其君必無後不敬王命棄其禮也執玉卑替其質也拜不稽首無共王也替質無鎭無王無人晉侯無王人亦將無之欲替其鎭人亦將替之其言多而小異孔晁云左丘明集其典雅令辭與經相發明者以爲春秋傳其高論善言別爲國語凡左傳國語有事同而辭異者以其詳於左傳而略於國語詳於國語而略於左傳

夏揚拒泉皐伊雒之戎同伐京師疏伊雒之戎正義曰釋例曰諸雜戎居伊水雒

水之間者河南雒陽縣西南有戎城伊水出上雒盧氏縣熊耳山東北至河南雒陽縣入雒雒水出上雒縣冢領山東北經弘農至河南鞏縣入河

入王城焚東門

揚拒泉皐皆戎邑及諸雜戎居伊水雒水之間者今伊闕北有泉亭

王子帶召之也

王子帶甘昭公也召戎欲因以篡位

秦晉伐戎以救周秋晉侯平戎于王

爲二十四年天王出居鄭傳

黃人不歸楚貢冬楚人伐黃

黃人恃齊故

經十有二年春王三月庚午日有食之

無傳不書朔官失之

夏楚人滅黃秋七月冬十有二月丁丑陳侯杵臼卒

無傳遣世子與僖公同盟甯母及洮

傳十二年春諸侯城衛楚丘之郛懼狄難也楚丘衛國都郛郭也爲明年春狄侵衛傳疏注楚丘至衛傳 正義曰衛以二年遷於楚丘諸侯爲之築其城至此爲之築其郛公羊傳曰郛者何郭也不單言衛而言衛楚丘者見楚丘未有郛也諸侯不告魯不與故不書無經而爲傳者其言必有所爲故云爲狄侵衛傳黃人恃諸侯之睦于齊也不共楚職曰自郢及我九百里焉能害我夏楚滅黃郢楚都王以戎難故討王子帶子帶前年召戎伐周秋王子帶奔齊冬齊侯使管夷吾平戎于王使隰朋平戎于晉平和也前年晉

救周伐戎故戎與周晉不和 王以上卿之禮饗管仲管仲辭曰臣賤有司也有天子之二守國高在國子高于天子所命爲齊守臣皆上卿也莊二十二年高傒始見經僖二十八年國歸父乃見傳歸父之父曰懿仲高傒之子曰莊子不知今當誰世 若節春秋來承王命何以禮焉節時也 陪臣敢辭諸侯之臣曰陪臣 王曰舅氏伯舅之使故曰舅氏 余嘉乃勳應乃懿德謂督不忘往踐乃職無逆朕命功勳美德可謂正而不可忘者不言位而言職者管仲位卑而執齊政故欲以職尊之

【疏】余嘉至朕命 正義曰余朕皆我也乃女也應當也懿美也督正也言我善女功勲當女美德

謂女功德正而不可忘宜受此禮往居女職無得逆我之命欲令受上卿之禮管仲受下卿之禮而還管仲不敢以職自高卒受本位之禮君子曰管氏之世祀也宜哉讓不忘其上詩曰愷悌君子神所勞矣詩大雅愷樂也悌易也言樂易君子爲神所勞來故世祀也管仲之後於齊没不復見傳亦舉其無驗

疏君子至宜哉 正義曰丘明之意假稱君子論管氏應合世祀也宜哉而遂不世祀子孫絕滅是行善無驗故杜注云傳亦舉其無驗是也

注詩大至無驗 正義曰詩大雅旱麓之篇愷樂悌易皆釋詁文樂易言志度弘簡忻樂而和易也世族譜管氏出自周穆王成十一年傳有齊管于奚譜以爲雜人則非管仲之子孫也哀十六年傳稱楚白公殺齊管脩杜云管脩楚賢大夫故齊管仲之後是管仲之後於齊没不復見也

經十有三年春狄侵衛(傳在前年春)夏四月葬陳宣公(無傳)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鹹(鹹衛地東郡濮陽縣東南有鹹城)秋九月大雩(無傳書過)冬公子友如齊(無傳)

傳十三年春齊侯使仲孫湫聘于周且言王子帶(前年王子帶奔齊言欲復之)事畢不與王言(不言子帶事)歸復命曰未可王怒未怠其十年乎不十年王弗召也夏會于鹹淮夷病杞故且

謀王室也秋爲戎難故諸侯戍周齊仲孫湫致之戍守也致諸侯戍卒于周冬晉荐饑麥禾皆不熟使乞糴于秦秦伯謂子桑與諸乎對曰重施而報君將何求言不損秦重施而不報其民必攜攜而討焉無衆必敗不義故民離謂百里與諸乎百里秦大夫對曰天災流行國家代有救災恤鄰道也行道有福丕鄭之子豹在秦請伐晉欲爲父報怨秦伯曰其君是惡其民何罪

秦於是乎輸粟于晉自雍及絳相繼雍秦國都絳晉國都命之曰汎舟之役從渭水運入河汾

疏晉荐饑　正義曰釋天云穀不熟爲饑仍饑爲荐李巡曰穀不成熟曰饑連歲不熟曰荐　注從渭水運入河汾　正義曰秦都雍雍臨渭晉都絳絳臨汾渭水從雍而東至弘農華陰縣入河從河逆流而北上至河東汾陰縣乃東入汾逆流東行而通絳故杜云從渭水運入河汾也

經十有四年春諸侯城緣陵緣陵杞邑辟淮夷遷都於緣陵

夏六月季姬及鄫子遇于防使鄫子來朝季姬魯女鄫夫人也鄫子本無朝志爲季姬所召而來故言使鄫子來朝鄫國今琅邪鄫縣

秋八月

辛卯沙鹿崩 沙鹿山名平陽元城縣東有沙鹿土山在晉地災害繫於所災所害故不繫國

疏 注沙鹿至繫國 正義曰公羊傳曰沙鹿者何河上之邑也穀梁傳曰林屬於山爲鹿沙山名也服虔云沙山名鹿山足林屬於山曰鹿取穀梁爲說也漢書元后傳稱后祖翁孺自東平陵徙魏郡元城委粟里元城建公曰昔春秋沙鹿崩晉史卜之曰陰爲陽雄土火相乘故有沙鹿崩崩後六百四十五年宜有聖女興今王翁孺徙正值其地日月當之元城郭東有五鹿之虛即沙鹿地計爾時去聖猶近所言當得其實故以沙鹿爲山名依漢書爲義也沙鹿實是晉地不言晉沙鹿者凡有災害繫於所災所害之處不繫於所屬之國故不繫晉也釋例曰陳既已滅降爲楚縣而書陳災者猶晉之梁山沙鹿崩不書晉也災害繫於所災所害故以所在爲名災爲陳災成周宣榭火害爲梁山沙鹿崩山崩也有所害故所災所害別言之

狄侵鄭 無傳

冬蔡侯肸

卒無傳未同盟而赴以名

傳十四年春諸侯城緣陵而遷杞焉不書其人有闕也闕謂器用不具城池未固而去爲惠不終也澶淵之會既而無歸大夫不書而國別稱人今此揔曰諸侯君臣之辭不言城杞杞未遷也

【疏】注闕謂至遷也　正義曰元年齊師宋師曹師城邢傳稱具邢器用而遷之師無私焉是器用具而城池固故具列三國之師詳其文以美之也今此揔云諸侯城緣陵不言某侯某侯與城邢文異不具書其所城之人爲其有闕也知闕爲器用不具城池不固而去爲惠不終故揔言諸侯以譏之凡諸侯盟會不歷序其人揔言諸侯者皆是譏之辭文十五年諸侯盟于扈傳曰書曰諸侯無能爲也十七年諸侯會于扈傳曰書曰諸侯無功也是其揔言諸侯皆譏辭也十六年會于淮傳稱城鄫役人病不果

城而還亦是為惠不終而淮會具書其人者淮之會為謀鄫且東略非為城鄫而聚會既會之後乃欲城鄫而不果本意不城鄫無可貶也先儒以為諸侯有過貶而稱人杜據澶淵之會與此傳文知諸侯之貶不至稱人故釋例曰傳滅入例衛侯燬滅邢同姓故名又云穀伯綏鄧侯吾離來朝名賤之也又云不書蔡許之君乘楚車也謂之失位此皆諸侯貶之例例不稱人也諸侯在事傳有明文而經稱人者凡十一條丘明不示其義而諸儒皆據案生意原無所出貶諸侯而去爵稱人是為君臣同文非正等差之謂也又澶淵大夫之會傳曰不書其人案經皆去名稱人至諸侯親城緣陵傳亦曰不書其人而經揔稱諸侯此大夫及諸侯經傳所以為別也通校春秋自宣公五年以下百數十年諸侯之咎甚多而皆無貶稱人者益明此蓋當時告命注記之異非仲尼所以為例故也

鄫季姬來寧公怒止之以鄫子之不朝也 來寧不書

而後年書歸鄫鄫更嫁之文也明公絕鄫昏既來朝而還　夏遇于防而使來朝

秋八月辛卯沙鹿崩晉卜偃曰期年將有大咎幾亡國　國主山川山崩川竭亡國之徵

【疏】注國主至之徵　正義曰成五年傳曰國主山川故山崩川竭君為之不舉周語幽王二年西周三川皆震伯陽父曰昔伊雒竭而夏亡河竭而商亡國必依山川山崩川竭亡國之徵也卜偃明達災異以山崩為亡國之徵知其將有大咎不言知之意非末學者所得詳也釋例曰天人之際或異而無感或感而不可知沙鹿崩因謂期年將有大咎梁山崩則云山有朽壤而自崩此皆聖賢之讜言達者所宜先識是說卜偃之言非後人所能測

冬秦饑使乞糴于晉晉人弗與慶鄭曰背施無親　慶鄭晉大夫　幸

災不仁貪愛不祥怒鄰不義四德皆失何以守國虢射曰皮之不存毛將安傅虢射惠公舅也皮以喻所許秦城毛以喻糴言既背秦施爲怨以深雖與之糴猶無皮而施毛也疏注虢射惠公舅 正義曰晉語云秦饑惠公命輸之粟虢射請勿與慶鄭請與之公曰非鄭之所知也遂不與秦侵晉至于韓公謂慶鄭曰寇深矣奈何慶鄭曰非鄭之所知也君其訊射也公曰舅所病也是虢射爲惠公之舅也慶鄭曰弃信背鄰患孰恤之無信患作失援必斃是則然矣虢射曰無損於怨而厚於寇不如勿與言與秦粟不足解怨適足使秦彊慶鄭曰背施幸

災民所棄也近猶讎之況怨敵乎弗聽退

曰君其悔是哉

經十有五年春王正月公如齊無傳諸侯五年再相朝禮也例在文十五年

疏注諸侯至五年　正義曰文十五年曹伯來朝傳曰禮也諸侯五年再相朝以脩王命古之制也杜云十一年曹伯來朝雖至此乃來亦五年也此十年公如齊至此則六年非五年再朝之事杜引之者以去朝歲亦五年故引語之劉炫云杜云禮者謂文十五年傳爲禮此仍非禮也

楚人伐徐

三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盟于牡丘牡丘地名闕遂次于匡匡衛地在陳留長垣縣西

南

公孫敖帥師及諸侯之大夫救徐公孫敖慶父之子諸侯既盟次匡皆遣大夫將兵救徐故不復具列國別也夏五月日有食之

秋七月齊師曹師伐厲厲楚與國義陽隨縣北有厲鄉八月

螽無傳爲災九月公至自會無傳季姬歸于鄫無傳來寧不書此書者以明中絶

己卯晦震夷伯之廟夷伯魯大夫展氏之祖父夷謚伯字震者雷電擊之大夫既卒書字

疏注夷伯至書字　正義曰公羊穀梁傳皆以晦爲冥謂晝日闇冥也杜以長歷推己卯晦九月三十日春秋值朔書朔值晦書晦無義例也傳稱於是展氏有隱慝焉知此夷伯展氏之祖父也大夫之謚多連字稱之不知夷伯其名爲何又不知今之展氏其父是誰故漫言祖父耳謚

法安人好靜曰夷是夷爲謚也伯是其字也說文云震劈歷振物者雷陰陽激曜也然則震是劈歷而言雷電擊之者劈歷有聲有光雷電之大者耳故言雷電以明之王藻云士於君所言大夫沒矣則稱謚若字是大夫既沒禮當書其字也

冬宋人伐曹楚人敗徐于婁林婁林徐地下邳僮縣東南有婁亭

十有一月壬戌晉侯及秦伯戰于韓獲晉侯例得大夫曰獲晉侯背施無親愎諫違卜故貶絕下從衆臣之例而不言以歸不書敗績晉師不大崩

疏注例得至大崩　正義曰諸侯與大夫因戰而被殺者昭二十三年傳例君死曰滅大夫死曰獲其被囚虜者大夫生死同名皆稱爲獲國君生獲則曰以歸蔡侯獻舞沈子嘉胡子豹之類皆是也今此晉侯稱獲故解之不書敗績晉侯之車還濘而被執耳其師不大崩也

傳十五年春楚人伐徐徐即諸夏故也三月盟于牡丘尋葵丘之盟且救徐也葵丘盟在九年孟穆伯帥師及諸侯之師救徐諸侯次于匡以待之夏五月日有食之不書朔與日官失之也

疏夏五至失之　正義曰桓十七年已有例此重發者沈氏云彼直不書日今朔日皆不書故重發之

秋伐厲以救徐也晉侯之入也秦穆姬屬賈君焉晉侯入在九年穆姬申生姊秦穆夫人賈君晉獻公次妃賈女也且曰盡納羣公子羣公子晉武獻之族宣二年傳曰驪姬之亂

詛無畜羣公子晉侯烝於賈君又不納羣公子是以穆姬怨之晉侯許賂中大夫中大夫國內執政里丕等既而皆背之賂秦伯以河外列城五東盡虢略南及華山內及解梁城既而不與河外河南也東盡虢略從河南而東盡虢界也解梁城今河東解縣也華山在弘農華陰縣西南

疏 注晉侯至女也

正義曰莊二十八年傳曰晉獻公娶于賈無子烝於齊姜生秦穆夫人及大子申生先言穆姬後言申生知是申生姊也言娶于賈則是正妃杜言次妃者蓋杜別有所見也晉世家云申生母齊桓女也同母女弟爲秦穆夫人夷吾母重耳母女弟也案傳申生之母本是武公之妾武公末年齊桓始立不得爲齊桓女也虢射惠公之舅狐偃文公之

舅二毋不得爲姊妹也皆馬遷之妄耳 注中大至不等

正義曰晉語稱夷吾謂秦公子縶曰中大夫里克與我矣吾命之以汾陽之田百萬丕鄭與我矣吾命之以負蔡之田七十萬此外猶應更有賂也 注河外至西南 正義曰河自龍門而南至華陰而東晉在西河之東南河之北以河北爲內河南爲外虢略虢之竟界也獻公滅虢而有之今許以賂秦列城五者自華山而東盡虢之東界其間有五城也傳稱許君焦瑕蓋焦瑕是其二其餘三城不可知也列城猶列國言是城之大者解梁城則在河北非此河外五城之數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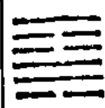
晉饑秦輸之粟 在十三年 **秦饑晉閉之糴** 在十四年 **故秦伯伐晉卜徒父筮之吉** 徒父秦之掌龜卜者卜人而用筮不能通三易之占故據其所見雜占而言之

疏 注徒父至言之 正義曰徒父以卜冠名知是掌龜卜者卜人當卜而今用筮知其本非

所掌不能通三易之占其封遇蠱不引易文是據其所見雜占而言之劉炫云案成十六年筮卦遇復云南國蹙射其元王中厥目亦是雜占則筮法亦用雜占不必皆取易辭而云不能通三易之占者今删定以爲此云涉河侯車敗失云千乘三去獲其雄狐了無周易片意又云卜徒父筮之是卜人掌筮故杜云不能通三易而成十六年非卜人爲筮且南國蹙雖非易辭還是周易之象不與此同劉君以彼難此而規杜過非也

涉河侯車敗詰之

秦伯之軍涉河則晉侯車敗也秦伯不解謂敗在己故詰之

對曰乃大吉也三敗必獲晉君其卦遇蠱

巽下艮上蠱

曰千乘三去三去之餘獲其雄狐夫狐蠱必其君也

於周易利涉大川往有事也亦秦勝晉之卦也今此所言蓋卜筮書雜辭以狐蠱爲

君其義欲以喻晉惠公其象未聞

蠱之貞風也其悔山也內卦為貞外卦為悔巽為風秦象艮為山晉象

歲云秋矣我落其實而取其材所以克也周九月夏之七月孟秋也艮為山山有木今歲已秋風吹落山木之實則材為人所取

實落材亡不敗何待三敗及韓晉侯車三壞

疏 注秦伯至詰之 正義曰如杜此意則下千乘三去謂晉侯之乘車三度敗壞而去三去之後而獲晉君也劉炫以為侯者五等揔名國君大號以涉河侯車敗為秦伯車敗又云韓戰之前秦晉未有交兵何得言晉侯車有三敗以為秦伯車三敗也今刪定知不然者以秦是伯爵晉實是侯爵既云侯車敗故知是晉侯車敗秦伯乍聞車敗謂敗在已不達其旨故致詰問也又以韓戰之前秦晉未有交兵何得言晉侯車有三敗者此

謂直有敗壞非兵敗也劉君數生異見以規杜非也　注
巽下艮上蠱　正義曰艮剛巽柔剛上而柔下巽順艮止
既順而止無所爭競可以有事故曰蠱序卦曰蠱者事也
注於周至未聞　正義曰筮者若取周易則其事可推此
不引易意不可知故杜舍此傳文而以周易言之蠱卦彖
云利涉大川往有事也秦晉隔河往而有事亦是秦勝晉
之卦也今此所言不出於易蓋卜筮之書別有雜辭此雜
辭不出周易無可據而推求故云其象未聞　注內卦至
晉象　正義曰筮之畫卦從下而始故以下爲內上爲外
此言貞風悔山知內爲貞外爲悔洪範論筮云曰貞曰悔
是筮之二體有貞悔之名也貞正也筮者先爲下體而以
上卦重之是內爲正也乾之上九稱亢龍有悔從下而上
物極則悔是外爲悔也凡筮者先爲其內後爲其外內卦
爲己身外卦爲他人故巽爲秦艮爲晉象　注晉侯車
三壞　正義曰謂晉之車乘三度與秦戰而敗壞非謂晉
侯親乘之車也杜言晉侯車壞者成上侯車敗之文故也

且晉之車揔屬晉侯亦得云晉侯車也劉炫云此一句是史家序事充卜人之語言秦伯之車三經敗壞乃至於韓而晉始懼晉侯謂慶鄭曰寇深矣若之何對曰君實深之可若何公曰不孫卜右慶鄭吉弗使惡其不孫不以爲車右此夷吾之多忌步揚御戎家僕徒爲右步揚郤犨之父乘小駟鄭入也鄭所獻馬名小駟慶鄭曰古者大事必乘其產生其水土而知其人心安其教訓而服習其道唯所納之無不如志今乘異產以從戎事及懼而變將

與人易變易人意亂氣狡憤陰血周作張脉偾興外彊中乾狡戾也偾動也氣狡憤於外則血脉必周身而作隨氣張動外雖有彊形而內實乾竭亂氣至中乾　正義曰言馬之亂氣狡戾而偾血偏身而動作張脉動起外雖有彊形內實乾蒲陰爲陽內爲陰血在膚內故稱陰血血既動作脉必張竭外言張脉也氣憤於外內必乾燥內血爲力故內涸則起故乾則弱言乾竭者竭彊內盡也內乾則力盡進退不可周旋不能

君必悔之弗聽九月晉侯逆秦師使韓簡視師韓簡晉大夫韓萬之孫復曰師少於我鬬士倍我

公曰何故對曰出因其資謂奔梁求秦入用其

寵爲秦所納饑食其粟三施而無報是以來也今又擊之我怠秦奮倍猶未也公曰一夫不可狃況國乎狃忕也言辟秦則使忕來遂使請戰曰寡人不佞能合其衆而不能離也君若不還無所逃命秦伯使公孫枝對曰君之未入寡人懼之入而未定列猶吾憂也列位也苟列定矣敢不承命韓簡退曰吾幸而得囚得囚爲幸言必敗壬戌戰于韓原九月十三日晉戎馬還

濘而止（濘泥也還便旋也小駟不調故陷濘中）疏 注九月十三日 正義曰以經書十一月壬戌恐與經壬戌相亂故顯言之下注云十一月壬戌十四日是也 公號慶鄭慶鄭曰愎諫違卜（愎戾也）固敗是求又何逃焉遂去之梁由靡御韓簡虢射爲右輅秦伯將止之（輅迎也止獲也）鄭以救公誤之遂失秦伯秦獲晉侯以歸（經書十一月壬戌十四日經從赴）晉大夫反首拔舍從之（反首亂頭髮下垂也拔草舍止壞形毀服）秦伯使辭焉曰二三子何其慼也寡人之從君而西也亦晉

之妖夢是踐豈敢以至狐突不寐而與神言故謂之妖夢申生言帝許罰有罪今將晉君而西以厭息此語踐厭也晉大夫三拜稽首曰君履后土而戴皇天皇天后土實聞君之言羣臣敢在下風穆姬聞晉侯將至以大子罃弘與女簡璧登臺而履薪焉罃康公名弘其母弟也簡璧罃弘姊妹古之宮閉者皆居之臺以抗絶之穆姬欲自罪故登臺而荐之以薪左右上下者皆履柴乃得通使以免服衰絰逆且告免衰絰遭喪之服令行人服此服迎秦伯且告將以恥辱自殺

【疏】注罃康至得通 正義曰文十八年秦伯罃卒即此康公也罃弘連文即言與女簡璧知

弘是鬶弟簡璧是其姊妹也劉向列女傳說此事云與大子鬶公子弘與女簡璧亦以簡璧爲姜也此言登臺履薪是自因之事哀八年傳稱邾子又無道吳子囚諸樓臺栫之以棘以此二文知古之宮閣者皆居之於臺以抗絕之俗本作屨者履是足之服故踐者亦稱屨是以誤焉定本作履薪　注免衰至自殺　正義曰初死則有免服成則衰絰皆爲遭喪之服傳文於此或有曰上天降災使我兩君相見不以玉帛而以興戎若晉君朝以入則婢子夕以死夕以入則朝以死唯君裁之左傳本無此言後人妄增之耳何以知其然二十二年傳曰寡君之使婢子侍執巾櫛杜云婢子婦人之卑稱若此有婢子不當舍此而注彼也又此注云且告夫人將以恥辱自殺若有此辭不煩此注服虔解誼其文甚煩傳本若有此文服虔必應多解何由四十餘字不解一言亦至二十二年始解婢子明是亦無之也今定本亦無

曰上天降災使我兩君匪以玉

帛相見而以興戎若晉君朝以入則婢子夕以死夕以入則朝以死唯君裁之乃舍諸靈臺（在京兆鄠縣周之故臺亦所以抗絶令不得通外内）大夫請以入公曰獲晉侯以厚歸也既而喪歸焉用之（若將晉侯入則夫人或自殺）大夫其何有焉（何有猶何得）且晉人慼憂以重我（謂反首拔舍）天地以要我不圖晉憂重其怒也我食吾言背天地也（食消也）重怒難任背天不祥必歸晉君（任當也）

公子縶曰不如殺之無聚慝焉（公子縶秦大夫恐夷吾歸復相聚爲惡）子桑曰歸之而質其大子必得大成晉未可滅而殺其君祇以成惡（祇適也）且史佚有言曰無始禍（史佚周武王時大史名佚）無怙亂（恃人亂爲己利）無重怒重怒難任陵人不祥乃許晉平晉侯使郤乞告瑕呂飴甥且召之（郤乞晉大夫也瑕呂飴甥即呂甥也蓋姓瑕呂名飴甥字子金晉侯聞秦將許之平故告呂甥召使迎己）子金教之言曰朝國人而以君命賞（恐國人不從故先賞之於朝）

且告之曰孤雖歸辱社稷矣其卜貳圉也

貳代也圉惠公大子懷公 衆皆哭 哀君不遂國 晉於是乎作爰

田 分公田之稅應入公者爰之於所賞之衆 呂甥曰君亡之不恤而

羣臣是憂惠之至也將若君何衆曰何為

而可對曰征繕以輔孺子 征賦也繕治也孺子大子圉 諸侯

聞之喪君有君羣臣輯睦甲兵益多好我

者勸惡我者懼庶有益乎衆說晉於是乎

作州兵 玉篇爲州州二千五百家也因此又使州長各繕甲兵 疏 作爰田 正義曰服虔孔

晁皆云爰易也賞衆以田易其疆畔杜言爰之於所賞之衆則亦以爰爲易謂舊入公者今改易與所賞之衆 作州兵 正義曰周禮鄉大夫以歲時登其夫家之衆寡辨其可任者州長則否今以州長管人旣少督察易精故使州長治之 初晉獻公筮嫁伯姬於秦遇歸妹䷵兌下震上歸妹之睽䷥兌下離上睽歸妹上六變而爲睽史蘇占之曰不吉史蘇晉卜筮之史其繇曰士刲羊亦無衁也女承筐亦無貺也周易歸妹上六爻辭也衁血也貺賜也刲羊士之功承筐女之職上六無應所求不獲故下刲無血上承無實不吉之象也離爲中女震爲長男故稱士女西鄰責言不可償也將嫁女於西而遇不吉之卦故知有責讓之言不可報償歸妹之

睽猶無相也歸妹女嫁之卦睽乖離之象故曰無相相助也震之離亦離之震二卦變而氣相通爲雷爲火爲嬴敗姬嬴秦姬姓姬晉姓震爲雷離爲火火動熾而害其母女嫁反害其家之象故曰爲嬴敗姬車說其輹火焚其旗不利行師敗于宗丘輹車下縛也丘猶邑也震爲車離爲火上六爻在震則無應故車脫輹在離則失位故火焚旗言皆失車火之用也車敗旗焚故不利行師火還害母故敗不出國近在宗邑歸妹睽孤寇張之弧此睽上九爻辭也處睽之極故曰睽孤失位孤絕故遇寇難而有弓矢之警皆不吉之象姪其從姑震爲木離爲火火從木生離爲震妹於火爲姑謂我姪者我謂之姑謂子圉質秦六年其逋逃歸

其國而弃其家 逋亡也家謂子圉歸懷嬴 明年其死於
高梁之虛 惠公死之明年文公入殺懷公于高梁高梁晉地在平陽楊氏縣西南凡筮者用周
易則其象可推非此而往則臨時占者或取於象或取於
氣或取於時日王相以成其占若盡附會以爻象則搆虛
而不經故略言其歸趣他皆放此 【疏】遇歸妹之睽 正義曰兌下震上
為歸妹震為長男兌為少女兌說
也震動也少陰而承長陽說以動是嫁妹之象婦人謂嫁
為歸故名此卦為歸妹兌下離上為睽兌為澤離為火火
動而上澤動而下乖離之象故名此卦為睽睽乖也 史
蘇至之虛 正義曰易歸妹上六爻辭女承筐無實士刲
羊無血無攸利此引彼文而以血為衁實為貺唯倒其句
改兩字而加二亦耳其意亦不異也二句以外皆史蘇自
衍卦意而為之辭非易文也易之爻辭亦名為繇故云其
繇曰刲刺也貺賜也刺所以求血士刲羊亦無血筐所以

承賜女承筐亦無賜皆所求無獲是不吉之象西方鄰國有責讓之言不可報償也嫁妹者欲其與夫和親而其爻變爲睽歸妹之値睽爻既嫁而更乖張猶如無助者也言夫不助妻故乖離也震變爲離離還變爲震震爲雷離爲火震變爲離是雷變爲火以其雷爲火爲此嬴敗姬言秦將敗晉也震爲車上六爻在震體則無其應是爲車則脫其輹離爲火上九爻在離體則失其位巽爲火則焚其旗車敗旗焚是不利於行師若其行師敗於宗族之丘邑也以其變爲睽卦復就睽卦求之睽卦則上九孤絶失位是乖離而孤獨也孤獨無助遇寇難則張之弧弧弓也遇寇張弓怖懼警備亦是不吉之象姪其從姑言兄子其當從至姑家與同處也在姑家六年其將逋亡逃歸其本國而棄遺其家室言將棄妻而獨歸也歸家之明年其將死於高梁之虛筮嫁女而得此卦是不吉之象　注周易至士女　正義曰易之文辭無二亦字傳文加之言男亦猶女女亦猶男其意同也易言血而此言衁知衁是血也睽

賜釋詁文刲刺也厨宰男子之事故刲羊士之功也筐篚婦人所掌故承筐女之職也上爻與三其位相值一陰一陽乃爲相應上三俱是陰爻是爲無應動而無人應之所求無獲故下刺無血上承無實是不吉之象上爻變則是震爲離離爲中女故稱女承筐震爲長男男稱士故爲士刲羊王弼以兌爲羊羊謂三也上六處卦之窮仰無所承下又無應爲女而上承則虛筐而莫之與爲士而下命則刲羊而無血不應所命也言士發命而莫之應女承筐而莫之與是不吉之象服虔以離爲戈兵兌爲羊震變爲離是用兵刺羊之象也三至五有坎象坎爲血血在羊上故刺無血也震爲竹竹爲筐震變爲離離爲火火動而上其施不下故筐無實也此士刲羊女承筐是歸妹上六爻辭直據上六之一爻故杜云上六無應所求不獲故下刲無血上承無實與王輔嗣同則不須變爲離卦自有士女之義今杜云離爲中女便是據變之後始有此承筐之象既爲離卦則上九有應所以與易說卦不同者但易之所論

當卦爲義此既用筮法震變爲離故以離震雜說其理與
易不同故服虔亦稱離爲戈兵用變爲説也　注將嫁至
報償　正義曰如杜此言直以遇卦不吉則知言不可償
不知其象何所出也服虔以爲三至五爲坎坎爲月月生
西方故爲西鄰坎爲水兌爲澤澤聚水故坎責之澤澤償
水則竭故責言不可償此取象甚迂杜言虛而不經謂此
類也　注歸妹至助也　正義曰杜意嫁女而遇睽離之
爻即是無相助也不知其象所出服虔云兌爲金離爲火
金火相遇而相害故無助也　注二卦至相通　正義曰
爲震與離通也震既與離通則離亦與震通言此二卦相
通者與下張本震爲雷雷是動離爲火震之離是動來適
火離之震是火往適動欲明火之動熾之意　注嬴秦至
敗姬　正義曰震爲雷離爲火說卦文服虔云離爲日爲
火秦嬴姓水位三至五有坎象水勝火故爲嬴敗姬　注
輹車至宗邑　正義曰子夏易傳云輹車下伏兎也今人
謂之車屐形如伏兎以繩縛於軸因名縛也土之高者曰

丘衆之所聚爲邑故丘猶邑也晉語震爲車也説卦離爲火也上爻在震則無應故車脫輹三亦陰爻是無應也在離則失位故火焚其旗初三五奇爲陽位二四上耦爲陰位在離則變爲陽而居陰位是失位也師行必乘車而建旗車敗旗焚故不利行師也火還害母故敗不出國近在宗邑也服虔云五至三有坎爲水象震爲車車得水而脫其輹也震爲龍龍爲諸侯旗離之震故火焚其旗也震東方木兌西方金木遇金必敗韓有先君之宗廟故曰宗丘

注此睽至之象　正義曰睽卦上九云上九睽孤見豕負塗載鬼一車先張之弧後説之弧匪寇昏媾往遇雨則吉彼文甚多此略取之先張之弧謂見寇而張弓故曰遇寇難而有弓矢之警皆不吉之象服虔云坎爲寇爲弓故曰寇張之弧　注震爲至質秦　正義曰釋親云父之姊妹爲姑女子謂晜弟之子爲姪是謂我姪者我謂之姑

注適亡至懷嬴　正義曰桓十八年傳曰女有家男有室室家通言耳夫謂妻爲家棄其家謂棄其妻故爲懷嬴

也子圉以十七年質于秦二十二年逃歸是六年乃逋也

注惠公至放此　正義曰圉以二十二年歸二十三年惠公死二十四年二月殺懷公于高梁是爲惠公死之明年也此筮之意言六年逋明年死則是逃歸之明年而云惠公死之明年者以二月即死據夏正言之猶是逃歸之明年也但周正已改故以惠公謚之耳春秋筮事既多此占最少其象故杜因而明之云用周易則其象可推非周易則不可得知本意所取不在周易若盡皆附會爻象以求其事則象非其類事非其實全搆虛而不經故略言歸趣而已不能盡得其象也陰陽書以爲春則木王火相土死金囚水休時日王相謂此也

及惠公在秦曰先君若從史蘇之占吾不及此夫韓簡侍曰龜象也筮數也物生而後有象象而後有滋滋而後

有數先君之敗德及可數乎史蘇是占勿從何益言龜以象示筮以數告象數相因而生然後有占占所以知吉凶不能變吉凶故先君敗德非筮數所生雖復不從史蘇不能益禍詩曰下民之孽匪降自天傳沓背憎職競由人詩小雅言民之有邪惡非天所降傳沓面語背相憎疾皆人競所主作因以諷諫惠公有以召此禍也

疏韓簡至何益　正義曰卜之用龜灼以出兆是龜以金木水火土之象而告人筮之用蓍揲以爲卦是筮以陰陽蓍策之數而告人也凡是動植飛走之物物既生訖而後有其形象既爲形象而後滋多滋多而後始有頭數其意言龜以象而示人筮以數而告人惠公之意以先君若從史蘇之占不嫁伯姬於秦已便不及此禍尤先君不從卜筮也韓簡之意以爲惠公及禍自由先君獻公廢適立庶乃敗德

不由卜筮故云先君之敗德既定致公今及此禍可由筮
數始生之亦敗德有其象數龜筮從後而知因數其於秦
見於著非故云史蘇是占縱使當時不從何能加益此禍
明禍敗既定龜筮知之從之不從不能損不從不能益也　注言
龜至益禍　正義曰謂象生而後有數是數因象而生也
若易之卦象則因數而生故先揲蓍而後得卦是象從數
生也上云龜象筮數下直言數不言象者上揔論卜筮故
龜筮並言當時唯筮伯姬故下直舉數耳　詩曰至由人
正義曰詩小雅十月之交篇也下民之有邪惡妖孽非是
下自上天今小人僔僔沓沓相對譚語背則相憎主於競
逐爲惡者由人耳因以諷
諫惠公言善惡由公耳

震夷伯之廟罪之也

於是展氏有隱慝焉 隱慝非法所得尊貴罪所不加是以聖人因天
地之變自然之妖以感動之知達之主則識先聖之情以
自厲中下之主亦信妖祥以不妄神道助敎唯此爲深

疏　注隱惡至爲深　正義曰慝訓惡也隱蔽之惡不見於外非法令所得繩也其人尊貴非刑罰所能加也忽有震破其廟乃是幽冥加罪聖人因天地之變自然之妖故章其事以感動穢行之人使自懲肅也知達之主則識先聖之情知此欲以懼愚人也中下之主亦信此妖祥之事謂身爲惡行神必加禍以此不妄動作易稱聖人以神道設教故云神道助教唯此事爲深因此遂汎解春秋諸有妖祥之事皆爲此也

冬宋人伐曹討舊怨也莊十四年曹與諸侯伐宋楚敗徐于婁林徐恃救也恃齊救十月晉陰飴甥會秦伯盟于王城陰飴甥即呂甥也食采於陰故曰陰飴甥王城秦地馮翊臨晉縣東有王城今名武鄉秦伯曰晉國和乎對曰不和小人恥失其

君而悼喪其親痛其親爲秦所殺不憚征繕以立圉也曰必報讎寧事戎狄君子愛其君而知其罪不憚征繕以待秦命曰必報德有死無二以此不和秦伯曰國謂君何對曰小人慼謂之不免君子恕以爲必歸小人曰我毒秦秦豈歸君毒謂三施不報君子曰我知罪矣秦必歸君貳而執之服而舍之德莫厚焉刑莫威焉服者懷德貳者畏刑此

一役也言遂惠公位諸侯盛服復可當壹之功疏注言遂至之功　正義曰服虔云一役者謂韓戰之役知不然者呂甥之言勸秦伯而納晉侯假爵君子之意若納晉君再以更營一役之功欲深勸秦伯若直論韓戰之役於秦未有深義何肯納也故杜別爲其說劉炫以服義規之雖於理亦通未爲殊絕秦可以霸納而不定廢而不立以德爲怨秦不其然秦伯曰是吾心也改館晉侯饋七牢焉牛羊豕各一爲一牢蛾析謂慶鄭曰盍行乎蛾析晉大夫對曰陷君於敗謂呼不往誤晉師失秦伯敗而不死又使失刑非人臣也臣而不臣行將焉入十

一月晉侯歸丁丑殺慶鄭而後入丁丑月二十九日

是歲晉又饑秦伯又餼之粟曰吾怨其君而矜其民且吾聞唐叔之封也箕子曰其後必大晉其庸可冀乎唐叔晉始封之君武王之子箕子殷王帝乙之子紂之庶兄姑樹德焉以待能者於是秦始征晉河東置官司焉征賦也

疏注唐叔至庶兄正義曰唐叔晉始封之君晉世家文也宋世家云箕子者紂親戚也止云親戚不知為父也兄也鄭玄王肅皆以箕子為紂之諸父服杜以為紂之庶兄既無正文各以其意言耳歷檢諸書不見箕子之名唯司馬彪注莊子云箕子名胥餘不知其然

否

春秋正義卷第十一

春秋正義卷第十三 僖公

國子祭酒上護軍曲阜縣開國子臣孔穎達等奉

敕撰

經十有六年春王正月戊申朔隕石于宋五隕落也聞其隕視之石數之五各隨其聞見先後而記之莊七年星隕如雨見星之隕而隊於四遠若山若水不見在地之驗此則見在地之驗而不見始隕之星史各據事而書



注隕落至而書 正義曰隕落釋詁文公羊傳曰曷爲先言霣而後言石霣石記聞聞其磌然視之則石察之則五是隨聞見先後而記之也傳稱隕星也則石亦是星而與星隕文倒故解之彼見星之隕不見在地之驗此見在地之石不見始隕之星史各據事而書

故文異也三十三年書隕霜霜者亦見在地之霜不見在天之驗故霜上言隕與此同也星石霜言隕雪雹螽言雨者其狀似雨者稱雨不似雨者即稱隕

是月六鷁退飛過宋都是月隕石之月重言是月嫌同日鷁水鳥高飛遇風而退宋人以爲災告於諸侯故書

疏注是月至故書○正義曰月令諸言是月皆是前事之月知此是隕石之月也石隕鷁退俱是宋事事相類而同時告故重言是月嫌同日也告者不以鷁退之日告故言是月以異之鷁水鳥者相傳爲然春秋考異郵云鷁者毛羽之蟲生陰而屬於陽洪範五行傳曰鷁者陽禽鷁字或作鶂廣志云鶂古退飛者今以其首爲船頭莊子云鶂之相視眸子不運而風化博物志云雄雌相視則孕或曰雄鳴上風雌承下風則亦孕是也鳥飛不能自退傳言風也是鳥高飛遇風而退却也公羊傳曰視之則六察之則鷁徐而察之則退飛是亦隨見先後而書之魯史而記宋事知其宋人以爲災告於諸侯

故書

三月壬申公子季友卒 無傳稱字者貴之公與小斂故書日

疏 注稱字至書日　正義曰季是其字友是其名猶如仲遂叔肸之類皆名字雙舉劉炫以季爲氏而規杜過非也炫云季友仲遂皆生賜族非字也

夏四月丙申鄫季姬卒 無傳

秋七月甲子公孫茲卒 無傳

冬十有二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邢侯曹伯于淮 臨淮郡左右

疏 注臨淮郡左右　正義曰淮水發源入海其路甚長會于淮者必是會于水旁不得會于水内杜欲指其處無以可明故云臨淮郡左右

傳十六年春隕石于宋五隕星也 但言星則嫌星使石

隕故重言隕星【疏】注但言至隕星○正義曰下云風也是風使鷁退是君直言星也則嫌是星使石隕故重言隕星以明所隕之石故是星也易稱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則星之在上其形不可知也古今之説星隕至地皆言爲石經書在地之驗故言隕星專本在天之時故言隕星不知星之在上其形亦是石也爲當既隕始變爲石聖賢不説難得而知

六鷁退飛過宋都風也六鷁遇迅風而退飛風高不爲物害故不記風之異

周内史叔興聘于宋宋襄公問焉曰是何祥也吉凶乎在祥吉凶之先見者襄公以爲石隕鷁退能爲禍福之始故問其所在【疏】注祥吉至所在○正義曰中庸云國家將興必有禎祥國家將亡必有妖孽則事之先見善惡異名吉之先見謂之祥凶之先見謂之妖此據大祥者彼對文耳書序云亳有祥桑穀共生于朝五行傳

太青牂白祥之類惡事亦稱爲祥祥是惣名公問是何祥也吉凶焉在故杜并以吉凶解之言吉凶先見皆爲祥也

襄公以爲石隕鷁退能爲禍福之始故問其所在蓋當憂其在己故問之對曰今茲魯多

大喪今茲此歲明年齊有亂君將得諸侯而不

終魯喪齊亂宋襄不終別以政刑吉凶他占知之

疏注魯喪至知之 正義曰此三者叔興止言其事不說知之所由或觀政教刑法或他事別有占驗故云別以政刑他占知之言知之不由石鷁也劉炫六政若若周大夫入陳竟見官職不脩君臣南冠如夏氏知簡夷將亂子貢見公執玉卑知其替死也刑若若夷吾忌克多怨君子知其不終也吉凶有二陰陽調序四海玉燭時吉也陰陽錯逆寒暑失度民多癘疫五穀不登時凶也父慈子孝君義臣忠人吉也父不父子不子君不君臣不臣人凶也

退而告人曰君失

問是陰陽之事非吉凶所生也言石隕鷁退陰陽錯逆所為非人所生襄公不知陰陽而問人事故曰君失問叔興自以對非其實恐為有識所譏故退而告人

注言石至告人　正義曰劉炫云言是陰陽之事也則知事由陰陽若陰陽順序則物皆得性必無妖異故云陰陽錯逆所為非人吉凶所生也傳稱天反時為災地反物為妖人反德為亂亂則妖災生洪範咎徵曰狂恒雨若之類皆言人有愆失乃致陰陽錯逆而云陰陽錯逆非人所生者石隕鷁飛事由陰陽錯逆陰陽錯逆乃是人行所致襄公不問己行何失致有此異乃謂既有此異將來有吉凶故荅云是乃陰陽之事非將來吉凶所生言將來若有吉凶協此石鷁之異耶非始從石鷁而出也襄公不知陰陽錯逆為既往之咎乃謂將來吉凶出石鷁之間是不知陰陽而空問人事故云君失問也叔興若以實對當云由君愆失致有此異今乃別以政刑他占横說齊亂魯喪自

以對非其實恐爲有識所譏故退而告人以此言也服虔云鷁退風咎君行所致非吉凶所從生襄公不問已行何失而致此變但問吉凶焉在以爲石隕鷁退吉凶所從而生故云君失問是劉炫用服義爲說也今删定以杜注云石鷁陰陽錯逆所爲非人所生則陰陽錯逆自然有此非由人事之失致此錯逆又吉凶不由石鷁所生故傳云是陰陽之事非吉凶所生是吉凶不由石鷁石鷁不由於人則吉凶之來別由人行得失耳故釋例云或異而無感或感而不可知如此之類是也其傳云亂則妖災生洪範曰狂恒雨若此皆假之陰陽以爲勸戒神道助教非實辭也但聖賢之說未知孰是故兩載其義以俟後賢

吉凶由人吾不敢逆君故也

積善餘慶積惡餘殃故曰吉凶由人君問吉凶不敢逆之故假他占以對



注積善至以對

正義曰積善餘慶積惡餘殃乃文言文也言將來吉凶由人行所致行善則有吉行惡則有凶吉凶自由於君不

從石鷄而出吾不敢逆君之心故假他占以對之夏齊伐厲不克救徐而還十五年齊伐厲以救徐秋狄侵晉取狐廚受鐸涉汾及昆都因晉敗也狐廚受鐸昆都晉三邑平陽臨汾縣西北有狐谷亭汾水出大原南入河

疏注狐廚至入河○正義曰汾水從平陽南流折而西入于河臨汾縣在汾水北狐谷疑是狐廚乃在縣之西北則狐廚受鐸皆在汾北秋自北而侵南涉汾水至于昆都昆都在汾南也

王以戎難告于齊齊徵諸侯而戍周十一年戎伐京師以來遂爲王室難冬十一月乙卯鄭殺子華終管仲之言事在七年十二月會于淮謀鄫且東略也鄫爲淮夷所病故城鄫

役人病有夜登丘而呼曰齊有亂不果城而還役人遇厲氣不堪又駐故作妖言

經十有七年春齊人徐人伐英氏夏滅項項國今汝陰項縣公在會別遣師滅項不言師諱之【疏】注項國至諱之　正義曰知非師少不言師而言諱之者沈云襄十三年傳云用大師焉曰滅此既稱滅故知用大師劉炫云案傳齊人以爲討討其滅國非討用師既不諱滅何以諱師炫謂將卑師少稱人不可自言魯人故不稱師炫不達此旨以爲將卑師少以規杜過非也秋

夫人姜氏會齊侯于卞卞今魯國卞縣【疏】夫人至于卞　正義曰婦人送迎不出門見兄弟不踰閾今出會齊侯無譏文者凡夫人之行得禮失禮皆書其事善惡自明故於文悉無褒

貶此時公爲齊人所止夫人會以釋之縱使違禮不合貶責

九月公至自會

公既見執于齊猶以會致者諱之

冬十有二月乙亥齊侯小白卒

與僖公八同盟赴以名

疏 注與僖至以名　正義曰元年盟于犖三年公子友如齊涖盟五年于首止七年于甯毋八年于洮九年于葵丘十五年于牡丘四年與屈完盟于召陵諸侯皆在公亦與焉故爲八也同盟相赴以名主謂當時兩君但與其父盟亦得以名赴其子耳與僖盟既多故不復通數莊閔也

傳十七年春齊人爲徐伐英氏以報婁林之役也

英氏楚與國婁林役在十五年

夏晉大子圉爲質於秦秦歸河東而妻之

秦征河東置官司在十五年

惠公之在

梁也梁伯妻之梁嬴孕過期過十月不產懷子曰孕疏注過十至曰孕　正義曰十月而產婦人大期又家語云人十月而生故知過期過十月也易稱婦孕不育說文云孕懷子也卜招父與其子卜之卜招父梁大卜其子曰將生一男一女招曰然男爲人臣女爲人妾故名男曰圉女曰妾圉養馬者不聘曰妾疏注圉養至曰妾　正義曰昭七年傳曰馬有圉牛有牧內則云聘則爲妻奔則爲妾是也及子圉西質妾爲宦女焉宦事秦爲妾師滅項師魯師淮之會公有諸侯之事未歸而取項淮會在前年冬諸侯之事會同講禮之事齊人

以爲討而止公內諱執皆言止秋聲姜以公故會齊侯于卞聲姜僖公夫人齊女九月公至書曰至自會猶有諸侯之事焉且諱之也恥見執故託會以告廟疏猶有至諱之也　正義曰實無諸侯之事而言至自會者尚似有諸侯之事焉齊侯之夫人三王姬徐嬴蔡姬皆無子齊侯好內多內寵內嬖如夫人者六人長衛姬生武孟武孟公子無虧少衛姬生惠公公子元鄭姬生孝公公子昭葛嬴生昭公公子潘密姬生懿公公子商人宋華

子生公子雍華氏之女子姓公與管仲屬孝公於宋襄公以爲大子雍巫有寵於衛共姬因寺人貂以薦羞於公雍巫雍人名巫即易牙



注雍巫至易牙

正義曰周禮掌食之官有內雍外雍此人爲雍官名巫而字易牙也亦有寵公許之立武孟易牙既有寵於公爲長衛姬請立武孟管仲卒五公子皆求立冬十月乙亥齊桓公卒乙亥月八日易牙入與寺人貂因內寵以殺羣吏內寵內官之有權寵者而立公子無虧孝公奔宋十二月乙

亥赴辛巳夜殯六十七日乃殯

經十有八年春王正月宋公曹伯衛人邾人伐齊納孝公夏師救齊無傳五月戊寅宋師及齊師戰于甗齊師敗績無虧既死曹衛邾先去魯亦罷歸故宋師獨與齊戰不稱宋公不親戰也大崩曰敗績甗齊地狄救齊無傳救四公子之徒秋八月丁亥葬齊桓公十一月而葬亂故八月無丁亥日誤冬邢人狄人伐衛狄稱人者史異辭傳無義例

疏注狄稱至義例 正義曰狄上狄救齊不稱人也於例將卑師衆稱師將卑師少稱人謂中夏諸侯之例此稱邢人是將卑師少者夷狄既無爵命非有君臣之別

文多稱戎稱狄今君臣同文或單稱狄或稱狄人是時史異辭非褒貶也穀梁傳曰狄其稱人何也善累而後進之伐衛所以救齊也其意以爲上已救齊今復伐衛救齊故進之稱人左氏無此義故爲史異辭

傳十八年春宋襄公以諸侯伐齊三月齊人殺無虧以說宋鄭伯始朝于楚中國無霸故楚子賜之金既而悔之與之盟曰無以鑄兵楚金利故故以鑄三鍾古者以銅爲兵傳言楚無霸者遠略

【疏】注楚金利正義曰考工記云吳越之劒是也

齊人將立孝公不勝四公子之徒遂與宋人戰無虧已死故曰四公子夏五月宋敗

齊師于甗立孝公而還秋八月葬齊桓公孝公立而後得葬冬邢人狄人伐衛圍菟圃衛侯以國讓父兄子弟及朝衆曰苟能治之燬請從焉燬衛文公名衆不可不聽衛侯讓而後師于訾婁陳師訾婁訾婁衛邑狄師還獨言狄還則邢留距衛言邢所以終爲衛所滅梁伯益其國而不能實也多築城邑而無民以實之命曰新里秦取之

經十有九年春王三月宋人執滕子嬰齊

稱人以執宋以罪及民告例在成十五年注稱人至傳例不以名爲義書名及不書名皆從赴

從赴○正義曰此云宋人執滕子下云邾人執鄫子二君於傳無不道之狀而皆稱人以執是宋公欲重其罪以罪及民告故史從而書之以示虛實釋例曰凡諸侯無加民之惡而稱人以執皆時之赴告欲重其罪以加民爲辭國史承之書之於策而簡牘之記具存夫子因示虛實故傳隨而著其本狀以明得失也滕子鄫子皆稱人以執宋欲重二國之罪故以不道赴或名或不名從所告之文也傳具載子魚之辭以虐二國之君見義明非罪也杜言書名從赴者諸侯被執其罪與不罪直以執者稱人稱侯爲異傳例不以書名爲義釋例曰諸見執者已在罪賤之地書名與否非例所加故但言執某侯也其意言被執已是罪賤書名更無可加故不復以名爲義既不以爲義而被執者有名與不名知其皆從赴也

夏六月宋公曹人邾人盟于曹南

綵傳曹雖與盟而猶不服不肯致餼無地主之禮故不以國地而曰曹南所以及秋而見圍 疏 注曹雖至見圍 正義曰哀十二年傳曰諸侯之會侯伯致禮地主歸餼桓十四年公會鄭伯于曹傳曰曹人致餼禮也春秋諸會於國都者即以國都名為會地地主不序於列此會地於曹南則在曹之都也在曹之都而曹人在列是曹雖與盟而心猶不服秋宋人圍曹傳曰討不服也以不服而被圍知此地以曹南即是不服之狀明是不肯致餼無地主之禮以此故不以國地而曰曹南所以及秋而見圍以秋見圍知此時不服故注言之

鄫子會盟于邾 不及曹南之盟諸侯既罷鄫乃會之於邾故不言如會 疏 注不及至如會 正義曰諸侯盟于曹南鄫子欲往會之未至於曹諸侯既罷以邾既盟訖故如邾會之本意欲往會盟未至於曹諸侯已去其實至於邾國故書會盟于邾言其意欲盟也二十八年踐土盟下云陳侯如會彼謂往至會所此不至會所

故書其所至而不言如會襄七年鄬之會下鄭伯髡頑如會未見諸侯丙戌卒于鄵亦不至會所而云如會者其意欲會而注道身喪故亦書其所至義與此同但卒執事異故文異耳鄫子不及曹南而至於邾國蓋宋公知其在邾故使邾子執之

己酉邾人執鄫子用之稱人以執宋以罪及民告也鄫子雖失大國會盟之信然宋用之爲罰巳虐故直書用之言若用畜産也不書社赴不及也不書宋使邾而以邾自用爲文南面之君善惡自專不得託之於他命

疏注稱人至他命 正義曰昭十一年楚執蔡世子友用之與此執鄫子用之皆惡其無道直書用之言其若用畜牲所以惡楚宋也惡宋而以邾自用爲文者南面之君善惡自專不得託之他命非實深宋亦所以惡邾也傳稱用之于社而經不書一社故云赴不及也劉炫規過云執蔡世子友用之不言岡山此何須云于社今刪定知不然者以莊二十五年鼓用牲于社今鄫子既同畜牲而用當云邾

人用鄫子于社今不云于社故知赴不及則昭十一年執蔡世子友用之亦赴不及也 秋宋人圍曹衛人伐邢伐邢在圍曹前經書在後從赴 冬會陳人蔡人楚人鄭人盟于齊地於齊齊亦與盟 疏 注地於至與盟 正義曰地於齊者言即以齊爲所盟之地也傳稱陳穆公請脩桓公之好而爲此盟明是齊亦與盟地於齊而齊不序諸盟會以國都而地主不列於序者地主亦與盟會皆以此而知之耳 梁亡以自亡爲文非取者之罪所以惡梁 疏 注以自至惡梁 正義曰諸侯受命天子分地建國無相滅之理此以自亡爲文不言所取之國以爲梁國自亡非復取者之罪所以深惡梁耳非言秦得滅人國也釋例曰作事不時則怨讟動於民彼梁伯者虛興無度之功詐稱無害之寇遂溝其宫以盡百姓之心開大國之志是妖釁之先徵自亡之實應故不言秦滅梁而以自亡

爲文

傳十九年春遂城而居之承前年傳取新里故不復言秦也爲此冬梁亡傳

宋人執滕宣公夏宋公使邾文公用鄫子于次睢之社欲以屬東夷睢水受汴東經陳留梁譙沛彭城縣入泗此水次有妖神東夷皆社祠之蓋殺人而用祭

欲以屬東夷　正義曰屬訓聚也殺鄫子以懼東夷使東夷聚來歸已也齊桓以德屬諸侯諸侯聚歸齊桓　注睢水至用祭　正義曰釋例曰汴水自滎陽受河睢水受汴東經陳留梁國譙郡沛國至彭城縣入泗凡水首從水出謂之受流歸他水謂之入漢書之例爲然言汴從河出睢從汴出也次謂水旁也下云用諸淫昏之鬼則此祀不在祀典故云此水次有妖神妖神而謂之社

傳言以屬東夷則此社是東夷之神故云東夷皆社祠之劉炫云案昭十年季平子伐莒獻俘始用人於亳社彼亳社舊不用人杜何以知此社殺人而用祭乎今知不然者彼傳云始用人於亳社故知舊來不用此云使邾文公用鄫子于次睢之社既不言始明知舊俗用之劉取彼而規杜過非也

司馬子魚曰古者六畜不相爲用 司馬子魚公子目夷也六畜不相爲用謂若祭馬先不用馬

疏 注司馬至用馬 正義曰爾雅釋畜馬牛羊豕犬雞謂之六畜周禮謂之六牲養之曰畜用之曰牲其實一物也此云六畜不相爲用昭十一年傳曰五牲不相爲用彼注不云馬而以其餘當之明其俱爲祭祀所用彼此同也周禮校人春祭馬祖鄭玄云馬祖天駟也孝經說曰房爲龍馬六畜之言先祖者唯此一文而已以外牛羊之等其祖不知爲何神也謂若祭馬先不用馬略舉一隅據有文者言之耳沈氏云春秋說天苑主牛又有天雞天狗

天豕以馬祖類之此等各有其祖小事不用大牲疏小事不用大牲　正義曰雜記言釁廟用羊門夾室皆用雞隱十一年傳稱鄭伯之詛使卒出豭行出犬雞如此之類皆是不用大牲也而況敢用人乎祭祀以爲人也民神之主也用人其誰饗之齊桓公存三亡國以屬諸侯三亡國魯衛邢疏注三亡國魯衛邢　正義曰齊語云魯有夫人慶父之亂二君弑死國絶無嗣桓公使高子存之狄人攻邢桓公築夷儀以封之狄人攻衛衛人出廬于曹桓公城楚丘以封之是也衛則狄滅之矣魯邢不滅而言亡者美大齊桓之功耳義士猶曰薄德謂欲因亂取魯緩救邢衛今一會而虐二國之君宋公二月以會召諸侯執滕子六月而會盟其

月二十二日執鄫子故云一會而虐二國之君又用諸淫昏之鬼非周社故將以求霸不亦難乎得死爲幸恐其亡國秋衛人伐邢以報菟圃之役邢不速退所以獨見伐於是衛大旱卜有事於山川不吉有事祭也甯莊子曰昔周饑克殷而年豐今邢方無道諸侯無伯伯長也天其或者欲使衛討邢乎從之師興而雨宋人圍曹討不服也曹南盟不脩地主之禮故子魚言於宋公曰文王聞崇德亂而伐之軍三

旬而不降崇崇侯虎退脩教而復伐之因壘而降復往攻之備不改前而崇自服詩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詩大雅言文王之教自近及遠寡妻嫡妻謂大姒也刑法也今君德無乃猶有所闕而以伐人若之何盍姑內省德乎無闕而後動陳穆公請脩好於諸侯以無忘齊桓之德冬盟于齊脩桓公之好也宋襄暴虐故思齊桓梁亡不書其主自取之也不書取梁者主名初梁伯好土功亟城而弗處民罷

而弗堪則日某寇將至乃溝公宮溝塹曰秦將襲我民懼而潰秦遂取梁

經二十年春新作南門魯城南門也本名稷門僖公更高大之今猶不與諸門同改名高門也言新以易舊言作以興事皆更造之文也

疏注魯城至文也　正義曰魯城南門本名稷門今新作者新脩彼稷門更令高大因改名高門此事非有所據魯人相傳云然今時魯人其言猶如此也新者易舊之意作者興事之辭皆是更造之文也劉賈先儒皆云言新有故木言作有新木故爲此言以異之釋例曰言新意所起言作以興事通謂興起功役之事揔而言之不復分別因舊與造新也

夏郜子來朝無傳郜姬姓國

疏注郜姬姓國　正義曰二十四年傳富辰所云郜之初封文王之子聃

之第以後更無所聞唯此年一見而已無時君謚號不知誰滅之 五月乙巳西宮災 無傳西宮公別宮也天火曰災例在宣十六年




注西宮至六年 正義曰穀梁以西宮爲閔公之廟禮宗廟在左不得稱西宮也公羊傳曰西宮者何小寢也小寢則曷爲謂之西宮有西宮則有東宮矣此注取公羊爲說故云公別宮也 鄭人入滑 入例在襄十三年 秋齊人狄人盟于邢冬楚人伐隨

傳二十年春新作南門書不時也 失土功之時 凡啓塞從時 門戶道橋謂之啓城郭牆塹謂之塞皆官民之開閉不可一日而闕故特隨壞時而治之今僖公脩飾城門非開閉之急故以土功之制譏之傳嫌啓塞皆從土功之時故別起從時之例

疏

注門戶至之例　正義曰傳唯言啓塞從時不知啓塞之言意何所謂服虔云闔扇所以開鍵閉所以塞月令仲春脩闔扇孟冬脩鍵閉從時從此時也傳既云作門不時更發從時之例則啓塞之事當是城門之類安得以爲闔扇鍵閉細小之物乎若是仲春孟冬傳何以不言春冬而直云從時知從何時豈立明作傳不了待月令而後明哉故杜更爲別說雖杜之言亦無明證正以門戶道橋所以開人行路故以爲啓城郭牆塹所以障蔽往來故以爲塞雖言無所據而理在可通此二事者皆官民之所開閉終當須之不可一日而闕言從時者特從壞時而脩之不得拘以土功時月也此新作南門者當時不是傾壞僖公欲脩飾使高大耳非開閉之急得待土功閒月今以日至之後興造此門故以土功之制譏之云書不時也傳既譏僖公作門不時嫌門戶牆塹之類交急之事亦待土功之月故別起從時之例言啓塞不須待時其新作門須待時耳杜云城郭謂之塞亦得從壞時而治之所以春秋築城每云

書不時者謂非因破壞而瓴脩理故謂之不時釋例曰門户道橋城郭牆塹官民之開閉不可一日闕者也故特隨壞時而脩之皆當其時而訖不必用土功之常時也故傳旣曰書不時又曰啓塞從時重發以明二義其他急事亦包之也魯城南面三門隱公元年開一門故今南有四門僖公意更繕治高大稷門非啓塞之義而以日至之後興功故經書春傳曰書不時言失土功之時也啓塞之事猶得從宜而脩之滑人叛鄭而服於衛夏鄭公子士洩堵寇帥師入滑公子士鄭文公子洩堵寇鄭大夫秋齊狄盟于邢爲邢謀衛難也於是衛方病邢隨以漢東諸侯叛楚冬楚鬭穀於菟帥師伐隨取成而還君子曰隨

之見伐不量力也量力而動其過鮮矣善敗由己而由人乎哉詩曰豈不夙夜謂行多露詩召南言豈不欲早暮而行懼多露之濡己以喻違禮而行必有汙辱是亦量宜相時而動之義宋襄公欲合諸侯臧文仲聞之曰以欲從人則可屈己之欲從衆之善以人從欲鮮濟爲明年鹿上盟傳

經二十有一年春狄侵衛無傳爲邢故宋人齊人楚人盟于鹿上鹿上宋地汝陰有原鹿縣宋爲盟主故在齊人上夏大旱雩不獲雨故書旱自夏及秋五稼皆不收疏注雩不至不收正義曰春秋之例旱則脩雩

雩必爲旱而經或書雩或書旱者雩而得雨書雩有益書雩不書旱雩不得雨則書旱明災成此時雩不獲雨故書旱也周之夏即今之二月三月四月也於時方欲下種此月不雨未能成災而書夏大旱者此後雖得少雨而終是不堪生殖從夏及秋五稼悉皆不收不收之後擇最旱之月而書之故書夏大旱也劉炫去大旱而不書饑者傳本是歲也饑而不害故不書饑

秋宋公楚子陳侯蔡侯鄭伯許男曹伯會于盂盂宋地楚始與中國行會禮故稱爵執宋公以伐宋不言楚執宋公者宋無德而爭盟爲諸侯所疾故惡見衆國共執之文

冬公伐邾無傳爲邾滅須句故

楚人使宜申來獻捷無傳獻宋捷也不言宋者秋伐宋冬來獻捷事不異年從可知不稱楚子使又不稱君命行禮

十有二月癸丑公

會諸侯盟于薄釋宋公諸侯既與楚共伐宋宋
服故爲薄盟以釋之公
本無會期聞盟而注諸侯至諸侯正義曰諸侯之
往故書公會諸侯被執者皆不書其釋釋而公不與
又不告故魯史不得書之此由公往與盟見其得釋故書
之耳文七年公會諸侯晉大夫盟于扈傳曰公後至故不
書所會凡會諸侯不書所會後也後至不書其國辟不敏
也此盟亦揔言諸侯不書其國似是公之後期故解之魯
先不屬楚公本無會期聞盟而往故書公會諸侯非後期
也公非後期而揔書諸侯者此則會盂之諸侯並一事而
再見者前目而後凡自謂前已歷
序故後揔言耳非爲魯公變文也

傳二十一年春宋人爲鹿上之盟以求諸
侯於楚楚人許之公子目夷曰小國爭盟

禍也宋其亡乎幸而後敗謂軍敗夏大旱公

欲焚巫尪巫尪女巫也主祈禱請雨者或以爲尪非巫也瘠病之人其面上向俗謂天哀其病恐雨入其鼻故爲之旱是以公欲焚之

疏注巫尪至焚之　正義曰周禮女巫職云旱暵則舞雩此以爲旱欲焚之故知巫尪女巫也幷以巫尪爲女巫則尪是劣弱之稱當以女巫尪弱故稱尪也或以爲尪非巫也巫是禱神之人尪是瘠病之人二者非一物也尪是病人天恐雨入其鼻俗有此說不出傳記義或當然故兩解之也檀弓云歲旱穆公召縣子而問然曰天久不雨吾欲暴尪而奚若曰天則不雨而暴人之疾子虐無乃不可與鄭玄云尪者面鄉天覬天哀而雨之又曰然則吾欲暴巫而奚若鄭玄云巫主接神亦覬天哀而雨之彼欲暴人疾而求雨故鄭玄以爲覬天哀而下雨此欲燒殺以求雨故杜以爲天哀之而不雨意異故解異也禮記既言暴尪又別言暴

巫巫尫非一物記言棄人之疾則尫是病人或說是也臧文仲曰非旱備也脩城郭貶食省用務穡勸分穡儉也勸分有無相濟

疏注穡儉也　正義曰穡是愛惜之義故爲儉也襄二十四年穀梁傳曰五穀不升謂之大侵大侵之禮君食不兼味臺榭不塗弛侯廷道不除百官布而不制鬼神禱而不祀曲禮云歲凶年穀不登君膳不祭肺馬不食穀如此之類皆是務爲儉也務爲儉穡而脩城郭者服虔云國家凶荒則無道之國乘而加兵故脩城郭爲守備也

此其務也巫尫何爲天欲殺之則如勿生若能爲旱焚之滋甚公從之是歲也饑而不害不傷害民秋諸侯會宋公于盂子魚曰禍

其在此乎君欲已甚其何以堪之於是楚執宋公以伐宋冬會于薄以釋之子魚曰禍猶未也未足以懲君爲二十二年戰泓傳任宿須句顓臾風姓也實司大皞與有濟之祀司主也大皞伏羲四國伏羲之後故主其祀任今任城縣也顓臾在泰山南武陽縣東北須句在東平須昌縣西北四國封近於濟故世祀之以服事諸夏與諸夏同服王事邾人滅須句須句子來奔因成風也須句成風家成風爲之言於公曰崇明祀保小寡周禮也明祀大皞有濟

之祀保安也蠻夷猾夏周禍也此邾滅須句而曰蠻夷昭二十三年叔孫豹曰邾又夷也然則邾雖曹姓之國迫近諸戎雜用夷禮故極言之猾夏亂諸夏

疏注此邾至諸夏 正義曰蠻夷猾夏舜典文猾訓為亂故云亂諸夏也此注引昭二十三年傳當云叔孫婼曰徧檢古本皆作豹字蓋注後即寫誤

若封須句是崇皞濟而脩祀紓禍也紓解也為明年伐邾傳

經二十有二年春公伐邾取須句須句雖別國而削弱不能自通為魯私屬若顓臾之比魯謂之社稷之臣故滅奔及反其君皆略不備書唯書伐邾取須句

疏注須句至須句 正義曰上傳云須句子則須句子爵故云雖別國而不能自通為魯私屬若襄公之世鄫國屬魯

故知如顓臾之比略不備書也夏宋公衛侯許男滕子伐鄭

秋八月丁未及邾人戰于升陘升陘魯地邾人縣公冑于

魚門故深恥之不言公又不言師敗績冬十有一月己巳朔宋公

及楚人戰于泓宋師敗績泓水名宋伐鄭楚救之故戰也楚告命不

以主帥人數故略稱人

傳二十二年春伐邾取須句反其君焉禮

也得恤寡小之禮三月鄭伯如楚夏宋公伐鄭子

魚曰所謂禍在此矣怒鄭至楚故伐之爲下泓戰起初平王之

東遷也周幽王爲犬戎所滅平王嗣立故東遷洛邑辛有適伊川見被髮而祭於野者辛有周大夫伊川周地伊水也曰不及百年此其戎乎其禮先亡矣被髮而祭有象夷狄疏其禮先亡矣正義曰其中國之禮先亡矣秋秦晉遷陸渾之戎于伊川允姓之戎居陸渾在秦晉西北二國誘而徙之伊川遂從戎號至今爲陸渾縣也計此去辛有過百年而云不及百年傳舉其事驗不必其年信疏注允姓至年信正義曰昭九年傳曰先王居檮杌于四裔故允姓之姦居于瓜州伯父惠公歸自秦而誘以來是此戎爲允姓也彼注云瓜州今敦煌則陸渾是敦煌之地名也徙之伊川復以陸渾爲名故至今爲陸渾縣十一年傳稱伊洛之戎同伐京師則伊洛先有戎矣而以今始遷戎爲辛有言驗

者蓋今之遷戎始居披髮祭野之處故耶晉大子圉爲質於秦將逃

歸謂嬴氏曰與子歸乎嬴氏秦所妻子圉懷嬴也對曰子

晉大子而辱於秦子之欲歸不亦宜乎寡

君之使婢子侍執巾櫛婢子婦人之卑稱注婢子婦人之卑稱正義曰曲禮云夫人自稱於其君曰小童世婦以下自稱曰婢子是婢子爲婦人之卑稱以固

子也從子而歸弃君命也不敢從亦不敢

言遂逃歸傳終史蘇之占富辰言於王曰請召大

叔富辰周大夫大叔王子帶十二年奔齊詩曰協比其鄰昏姻

孔云詩小雅言王者為政先和協近親則昏姻甚相歸附也鄰猶近也孔甚也云旋也疏詩曰至孔云　正義曰詩小雅正月之篇也毛傳云洽合鄰近云旋也言王者和合親比其近親則昏姻甚迴旋而相歸附其詩之意欲令王親親以及遠吾兄弟之不協焉能怨諸侯之不睦王說王子帶自齊復歸于京師王召之也傳終仲孫湫之言也為二十四年天王出居于鄭起邾人以須句故出師公卑邾不設備而禦之卑小也臧文仲曰國無小不可易也無備雖眾不可恃也詩曰戰戰矜矜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詩小雅言

當戒懼又曰敬之敬之天惟顯思顯明也思猶辭也命不易哉周頌言有國宜敬戒天明臨下奉承其命甚難

疏敬之至易哉　正義曰詩周頌羣臣進戒成王之辭言爲國君者宜敬之哉敬之哉天之道唯明見思言天之臨下善惡必察奉承天命不易哉言其承天命甚爲難

先王之明德猶無不難也無不懼也況我小國乎君其無謂邾小蠭蠆有毒

疏蠭蠆有毒　正義曰說文云蠭飛蟲螫人者也蠆毒蟲也方言云燕趙謂蠭爲蠓螉其小者謂之蠮螉通俗文云蠆長尾謂之蠍蠍毒傷人曰蛆張列反字或作蜇

而況國乎弗聽八月丁未公及邾師戰于升陘我師敗績邾人

獲公胄縣諸魚門曹兜鍪魚門郛城門注曹兜鍪正義曰說文古曹兜鍪首鎧也書傳皆去曹無兜鍪之文言兜鍪舉今以曉古蓋秦漢以來語楚人伐宋以救鄭宋公將戰大司馬固諫曰天之棄商久矣君將興之弗可赦也已大司馬固莊公之孫公孫固也言君興天所棄必不可不如赦楚勿與戰弗聽冬十一月己巳朔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宋人既成列楚人未既濟未盡渡泓水司馬曰子魚也彼衆我寡及其未既濟也請擊之公曰不可既濟而未成列又以

告公曰未可既陳而後擊之宋師敗績公傷股門官殲焉門官守門者師行則在君左右殲盡也

疏 注門官至盡也 正義曰周禮虎賁氏掌先後王而趨以卒伍軍旅會同亦如之舍則守王閑王在國則守王宮國有大故則守王門諸侯之禮亡其官屬不可得而知此門官蓋亦天子虎賁氏之類故在國則守門師行則在君左右近公故盡死也殲盡釋詁文舍人云殲衆之盡也

國人皆咎公公曰君子不重傷不禽二毛二毛頭白有二色古之爲軍也不以阻隘也不因阻隘以求勝寡人雖亡國之餘宋商紂之後不鼓不成列恥以詐勝

疏 不鼓不成列 正義曰軍法鳴鼓以戰因謂交戰爲鼓彼不成

列而鼓以擊之是詐以求勝故注云恥以詐勝

子魚曰君未知戰勍敵之人隘而不列天贊我也勍強也言楚在險隘不得陳列天所以佐宋

阻而鼓之不亦可乎猶有懼焉雖因阻擊之猶恐不勝

且今之勍者皆吾敵也

疏 且今至吾敵也 正義曰言用兵之法前敵無問彊弱不可遺留且復若留彊者還爲己害故曰且今之陳上不被損傷材力彊者皆能與吾相敵若其不殺還來害我是以雖及胡耇獲則取之何有恩義於二毛之人

雖及胡耇

疏 雖及胡耇 正義曰謚法保民耆艾曰胡胡是老之稱也釋詁云耇壽也舍人曰耇覯也血氣精華覯竭言色赤黑如狗矣孫炎曰耇面如凍梨色似浮垢老人壽徵也

獲則取之何有於

二毛今之勍者謂與吾敵者胡耇元老之稱明恥教戰求殺敵也明設刑戮以恥不果傷未及死如何勿重言尚能害己若愛重傷則如勿傷愛其二毛則如服焉言苟不欲傷殺敵人則本可不須鬭

疏若愛至服焉 正義曰如猶不如古人之語然猶似敵即不敢若愛彼重傷則不如本勿傷之若愛其二毛不欲傷害則不如早服從之何須與戰

三軍以利用也為利興金鼓以聲氣也鼓以佐士衆之聲氣

疏注鼓以至聲氣 正義曰言金鼓以聲氣謂金鼓佐士衆之聲氣下文聲盛致志者謂士衆由聞金鼓聲氣滿盛能致勇武之志以擊前敵爲此前敵儳巖未陳鼓而擊之可也注不言金當以金有止衆之時不是盡以聲氣故也周禮鼓人掌教六鼓四金之音聲以

節聲樂以和軍旅以正田役以金錞和鼓以金鐲節鼓以金鐃止鼓以金鐸通鼓是錞鐲鐸皆助鼓以擊氣其鐃則鳴之以止鼓大司馬教戰法亦云三鼓之後乃鼓退鳴鐃且却哀十一年傳陳書曰此行也吾聞鼓而已不聞金矣杜云鼓以進軍金以退軍不聞金言將死也是金有止鼓之時非盡用以聲氣注不言金見此意也利而用之阻隘可也聲盛致志鼓儳可也儳巖未整陳

丙子晨鄭文夫人芈氏姜氏勞楚子於柯澤楚子還過鄭鄭文公夫人芈氏楚女姜氏齊女也柯澤鄭地

疏注楚子至鄭地正義曰以芈是楚姓姜是齊姓故云楚女齊女耳亦無明文言之二者共以夫人冠之蓋俱是夫人禮無二適而有兩夫人者當時僭濫不如禮也

楚子使師縉示之俘馘師縉楚樂師也俘所得囚馘所

截耳【疏】注師縉至截耳　正義曰書傳所言師曠師曹師蠲師觸之類皆是樂師知此師縉亦樂師也釋詁云俘取也馘獲也李巡云因敵曰俘伐執之曰取郭璞云今以獲賊耳為馘毛詩傳曰殺而獻其耳曰馘鄭箋云馘所格者左耳也然則俘者生執囚之馘者殺其人截取其左耳欲以計功也

君子曰非禮也婦人送迎不出門見兄弟不踰閾閾門限

【疏】注閾門限　正義曰釋宮云柣謂之閾孫炎曰柣門限也經傳諸注皆以閾為門限謂門下橫木為外內之限也

戎事不邇女器邇近也器物也言俘馘非近婦人之物

丁丑楚子入享于鄭為鄭所饗九獻用上公之禮九獻酒而禮畢

【疏】注用上至禮畢　正義曰周禮大行人云上公九獻侯伯七獻子男五獻案儀禮主人酌以獻賓賓酢主人主人又

酌以酬賔乃成一獻之禮九獻者九爲獻酬而禮始畢也兆賔子爵以霸主自許故鄭以極禮待之

庭實旅百

庭中所陳品數百也

疏注庭中至百也　正義曰饗禮既亡庭實所有及所加籩豆無以言之然鄭注周禮享禮兼燕禮食禮與飧禮略同掌客大饗餼之禮其死牢如飧之陳上公飧五牢飪一牢陳在西階之前正鼎九牛一羊二豕三魚四腊五腸胃六膚七鮮魚八鮮腊九從北南陳又有陪鼎三膷鼎一在牛鼎之後臐鼎一在羊鼎之後膮鼎一在豕鼎之後腥四牢陳於東階之前牢別九鼎無陪鼎也侯伯飧四牢飪一牢腥三牢子男飧三牢飪一牢腥二牢其陳列皆如上公又上公醯六十罋從陳於庭碑東醢六十罋從陳於碑西侯伯醯醢百罋子男八十罋其陳如上公又上公米百有二十筥橫陳於醯醢之間侯伯百筥子男八十筥陳如上公此飧禮庭實之物饔餼亦然掌客上公豆四十侯伯三十二子男二十四鄭注云公四十豆堂上十六西夾東夾各十二侯伯

三十二豆堂上十二西夾東夾各十子男二十四豆堂上十二西夾東夾各六然籩數亦然其籩豆之物者周禮籩人掌四籩之實朝事之籩其實麷蕡白黑形鹽膴鮑魚鱐饋食之籩其實棗栗桃乾䕩榛實加籩之實菱芡栗脯羞籩之實糗餌粉餈醢人掌四豆之實朝事之豆其實韭菹醓醢昌本麋臡菁菹鹿臡茆菹麇臡饋食之豆其實葵菹蠃醢脾析蠯醢蜃蚳醢豚拍魚醢加豆之實芹菹兎醢深蒲醓醢箈菹鴈醢筍菹魚醢羞豆之實酏食糝食此等所陳雖為祭祀下云賓客亦如之是賓客與祭祀不異故三十年饗有昌歜白黑形鹽公食大夫禮亦有昌本之屬此云加籩豆六品必是此等之物但傳文不具無以言之

加籩豆六品 食物六品加於籩豆籩豆禮食器

享畢夜出文芊送于軍取鄭二姬以歸 二姬文芊女也

叔詹曰楚王其不沒乎 不以壽終

為禮卒於無別無別不可謂禮將何以沒諸侯是以知其不遂霸也言楚子所以師敗城濮終為商臣所弒

經二十有三年春齊侯伐宋圍緡緡宋邑高平昌邑縣東南有東緡城

夏五月庚寅宋公茲父卒三同盟

疏注三同盟　正義曰茲父以九年即位其年盟于葵丘十五年盟于牡丘唯與魯同此二盟而已而云三者并數盟于薄釋宋公也案經盟于薄始云釋宋公則盟薄之時宋公未得與盟而數之者以凡盟之法皆舍其前惡結其後好故宣十五年楚人圍宋圍後始盟及城下之盟皆是其事今釋宋公之後恐楚人伐宋宋公恨楚故盟以結之若未釋宋公之前何須盟誓但經文欲顯公會之事故盟在釋前劉炫以宋公不與薄盟而規杜氏非也

秋

楚人伐陳【疏】楚人伐陳　正義曰傳稱楚成得臣帥師伐陳則是楚之貴卿也而稱人者釋例曰楚之君臣最多混錯此乃楚之初與未閑周之典禮告命之書自生異同猶秦之辟陋不與中國準故成二年以上春秋未以入例也如杜彼言楚不以得臣名告故稱人耳

冬十有一月杞子卒傳例曰不書名未同盟也杞入春秋稱侯莊二十七年絀稱伯至此用夷禮貶稱子

傳二十三年春齊侯伐宋圍緡以討其不與盟于齊也十九年盟于齊以無忘桓公之德宋獨不會復召齊人共盟鹿上故今討之

夏五月宋襄公卒傷於泓故也終子魚之言得死爲幸

秋楚成得臣帥師伐陳討其貳於宋也成得

臣子玉也遂取焦夷城頓而還焦今譙縣也夷一名城父今譙郡城父縣二地皆陳邑頓國今汝陰南頓縣子文以爲之功使爲令尹叔伯曰子若國何叔伯楚大夫薳呂臣也以爲子玉不任令尹對曰吾以靖國也夫有大功而無貴仕貴仕貴位其人能靖者與有幾言必矜功爲亂不可不賞九月晉惠公卒經在明年從赴懷公命無從亡人懷公子圉亡人重耳期期而不至無赦狐突之子毛及偃從重耳在秦弗召偃子犯也冬懷公執狐突曰子來則免未期而執

突以不召子故對曰子之能仕父教之忠古之制也策名委質貳乃辟也名書於所臣之策屈膝而君事之則不可以貳辟罪也

疏注名書至罪也　正義曰策簡策也質形體也古之仕者於所臣之人書己名於策以明繫屬之也拜則屈膝而委身體於地以明敬奉之也名繫於彼所事之君則不可以貳心辟罪釋詁文

今臣之子名在重耳有年數矣若又召之教之貳也父教子貳何以事君刑之不濫君之明也臣之願也淫刑以逞誰則無罪臣聞命矣乃殺之卜偃稱疾不出曰周書有之乃大

明服周書康誥言君能大明則民服己則不明而殺人以逞
不亦難乎民不見德而唯戮是聞其何後
之有言懷公必無後於晉焉二十四年殺懷公張本十一月杞成公卒書
曰子杞夷也成公始行夷禮以終其身故於卒貶之杞實稱伯仲尼以文貶稱子故傳言書
曰子以明之【疏】注成公至明之　正義曰何休膏肓難左氏云杞子卒豈當用夷禮死乎故解之此杞成
公始行夷禮以終其身故於卒貶之卒者人之終於終貶
之見其終身行夷禮也於時杞實稱伯唯此獨稱子是仲
尼以文貶之稱子貶之而曰子者曲禮曰其在東夷北狄
西戎南蠻雖大曰子四夷之君爵不過子故貶之爲子言
如夷狄之大國耳不書名未同盟也凡諸侯同盟死

則赴以名禮也隱十年已見今重發不書名者疑降爵故也此凡又為國史承告而書例赴以名則亦書之謂未同盟不然則否謂同盟而不以名告辟不敏也敏猶審也同盟然後告名赴者之禮也承赴然後書策史官之制也內外之宜不同故傳重詳其義

疏不書至敏也　正義曰隱七年已有例矣今重發者釋例曰杞侯降爵嫌有異同故傳重發不書之例又更發凡者以明雖霸赴有法若或違之國史亦承告而書不必然正也赴以名則亦書之者謂諸侯雖不同盟或以名赴也不然則否辟不敏者謂雖同盟而赴不以名則亦不書名以審違謬也

晉公子重耳之及於難也晉人伐諸蒲城事在五年蒲城人欲戰重耳不可曰保君父之命

而享其生祿享受也保猶恃也 疏 享其生祿 正義曰人以祿生故謂之生祿於是乎得人以祿致衆有人而校罪莫大焉校報也吾其奔也遂奔狄從者狐偃趙衰趙衰趙夙弟顛頡魏武子武子魏犨司空季子胥臣曰季也時狐毛賈佗皆從而獨舉此五人賢而有大功 疏 注胥臣至大功 正義曰胥氏也臣名也晉有臼邑蓋食采於臼邑字季子而爲司空之官故名氏互見也不言狐毛賈佗而獨舉此五人者賢而有大功故也顛頡歸晉尋即被戮而言大功者當爲從亡之時有大功也晉語稱公子長事賈佗佗非不賢蓋傳文意之所在便即言之未必五人皆賢於賈佗

狄人伐廧咎如廧咎如赤狄之別種也隗姓 疏 注廧咎至隗姓 正義曰

成三年晉郤克衞孫良夫伐廧咎如傳曰討赤狄之餘焉彼言赤狄之餘知是赤狄之別種也女曰叔隗季隗知爲隗姓也獲其二女叔隗季隗納諸公子公子取季隗生伯儵叔劉以叔隗妻趙衰生盾盾趙宣子將適齊謂季隗曰待我二十五年不來而後嫁對曰我二十五年矣又如是而嫁則就木焉言將死入木不復成嫁請待子處狄十二年而行以五年奔狄至十六年而去過衞衞文公不禮焉出於五鹿五鹿衞地今衞縣西北有地名五鹿陽平元城縣東亦有五鹿乞

食於野人野人與之塊公子怒欲鞭之子犯曰天賜也得土有國之祥故以爲天賜稽首受而載之

疏乞食至載之　正義曰晉語云過五鹿乞食於野人野人舉塊以與之公子怒將鞭之子犯曰天賜也民以土服又何求焉天事必象十二年必獲此土二三子志之歲在壽星及鶉尾其有此土乎天以命矣復於壽星必獲於諸侯天之道也由是始之有此其以戊申乎所以申土也再拜稽首受而載之

及齊齊桓公妻之有馬二十乘四馬爲乘八十匹也公子安之從者以爲不可將行謀於桑下齊桓既卒知孝公不可恃故蠶妾在其上以告姜氏姜氏殺之姜氏重耳

妻恐孝公怒其去故殺妾以滅口

【疏】及齊至殺之　正義曰晉語云齊侯妻之甚善焉有馬二十乘將死於齊而已曰民生安樂孰知其他桓公卒孝公即位諸侯叛齊子犯知齊之不可以動而知文公之安齊有終焉之心欲行而患之與從者謀於桑下蠶妾在焉莫知其在也妾告姜氏姜氏殺之

而謂公子曰子有四方之志其聞之者吾殺之矣公子曰無之姜曰行也懷與安實敗名公子不可姜與子犯謀醉而遣之醒以戈逐子犯

無去志故怒

【疏】醒以戈逐子犯　正義曰晉語云逐子犯曰若無所濟吾食舅氏肉其知饜乎舅犯走且對曰若無所濟吾未知死所誰能與豺狼爭食若克有成公子無亦晉之柔嘉是以甘食偃之肉腥臊將焉用之遂

衎

及曹曹共公聞其駢脅欲觀其裸浴薄而觀之薄迫也駢脅合幹疏及曹至觀之正義曰斷其裸以上爲句裸謂赤體無衣也駢脅非裸不見故欲觀其裸伺其浴乃逼迫以觀之晉語云曹共公聞其駢脅欲觀其狀止其舍諜其將浴設微薄而觀之孔晁云諜候也微蔽也注薄迫至合幹正義曰薄者逼近之意故爲迫也說文云駢脅并幹也肋脅骨也廣雅云脅幹謂之肋孔晁云聞公子脅幹是一骨故欲觀之通俗文曰腋下謂之脅如此諸說則脅是腋下之名其骨謂之肋幹是肋之別名駢訓比也骨相比迫若一骨然僖負羈之妻曰吾觀晉公子之從者皆足以相國若以相若遂以爲傅相夫子必反其國反其國必得志

於諸侯得志於諸侯而誅無禮曹其首也子盍蚤自貳焉自貳自別異於曹乃饋盤飧寘璧焉臣無竟外之交故用盤藏璧飧中不欲令人見公子受飧反璧及宋宋襄公贈之以馬二十乘贈送也及鄭鄭文公亦不禮焉叔詹諫曰臣聞天之所啓人弗及也啓開也疏天之所啓　正義曰啓開也凡是天開道者非人所能及欲令鄭伯禮之晉公子有三焉天其或者將建諸疏天其或者　正義曰天意不可必知故言或若謂天意或當然也君其禮焉男女同姓

其生不蕃蕃息也疏男女至不蕃　正義曰禮取妻不取同姓辟違禮而取故其生子不能蕃息昌盛也晉語曰同姓不昏懼不殖也又曰異姓則異德異德則異類異類雖近男女相及以生民也同姓則同德同德則同心同心則同志同志雖遠男女不相及畏黷故也黷則生怨怨亂育災災育滅姓是故取妻避其同姓畏亂災也周禮不得取同姓彼遂演說其意耳未必取同姓者皆滅姓也晉公子姬出也而至于今一也大戎狐姬之子故曰姬出離外之患出奔在外而天不靖晉國殆將啓之二也有三士足以上人而從之三也國語狐偃趙衰賈佗三人皆卿才疏注國語至卿才　正義曰晉語云僖負羈言於曹伯曰晉公子生十七年而亡卿才三人從之可謂賢乎宋公孫固

言於襄公曰晉公子好善不厭父事狐偃師事趙衰而長事賈佗此三人者實左右之公子居則下之動則諮焉僖負羈言有卿才公孫固說其名氏知是一物故并引之晉鄭同儕儕等也其過子弟固將禮焉況天之所啓乎弗聽又楚子饗之曰公子若反晉國則何以報不穀對曰子女玉帛則君有之羽毛齒革則君地生焉其波及晉國者君之餘也其何以報君曰雖然何以報我對曰若以君之靈得反晉國晉楚治兵遇於中原其辟君三

舍若不獲命三退不得楚止命也其左執鞭弭右屬櫜鞬以與君周旋弭弓末無緣者櫜以受箭鞬以受弓屬著也周旋相追逐也

疏注弭弓至逐也　正義曰釋器云弓有緣者謂之弓無緣者謂之弭李巡曰骨飾兩頭曰弓不以骨飾兩頭曰弭孫炎曰緣謂繳束而漆之弭謂不以繳束骨飾兩頭者也二說雖反俱以弭爲弓末也詩云載櫜弓矢則弓矢所藏俱名櫜也昭元年傳伍舉請垂櫜而入注云示無弓則櫜亦受弓之物方言云弓藏謂之鞬此櫜鞬二物必一弓一矢以鞬是受弓故云櫜以受箭因對文而分之耳孔晁云馬鞭及弓分在兩手欲辟右帶櫜鞬之文故云左執

子玉請殺之畏其志大楚子曰晉公子廣而儉志廣而體儉文而有禮其從者肅而寬肅敬也

忠而能力【疏】廣而至能力　正義曰廣大者失於奢僭故美其能儉也文華者失於傲慢故美其能有禮也能敬者失於褊急故美其能寬容也忠誠者未必有力故美其能勤也此四者每兩事相反而美其能兼有之　晉侯無親外內惡之晉侯惠公也　吾聞姬姓唐叔之後其後衰者也其將由晉公子乎天將興之誰能廢之違天必有大咎乃送諸秦秦伯納女五人懷嬴與焉懷嬴子圉妻子圉謚懷公故號爲懷嬴　奉匜沃盥既而揮之匜沃盥器也揮湔也

【疏】注匜沃至湔也　正義曰說文云匜似羹魁柄中有道可以注水盥澡手也從臼水臨皿然則匜者盛水

器也盥謂洗手也沃謂澆水也懷嬴奉匜盛水爲公子澆水令公子洗手旣而以濕手揮之使水湔汙其衣故去揮湔也

怒曰秦晉匹也何以卑我匹敵也公子懼降服而囚去上服自拘囚以謝之

疏注去上至謝之○正義曰晉語說此事云公子欲辭司空季子子犯子餘勸取之乃歸女而納幣且逆孔晁云歸懷嬴更以貴妾禮迎之也服虔云申意於楚子申於知己降服於懷嬴屈於不知己

他日公享之子犯曰吾不如衰之文也有文辭也請使衰從公子賦河水河水逸詩義取河水朝宗于海海喻秦公賦六月六月詩小雅道尹吉甫佐宣王征伐喻公子還晉必能匡王國古者禮會因古詩以見意故言賦詩斷章也其全稱詩篇者多取首章之義他皆放此

疏

注六月至放此 正義曰杜言全引詩篇者多取首章之義者劉炫規過云案春秋賦詩有雖舉篇名不取首章之義者故襄二十七年公孫段賦桑扈趙孟曰匪交匪敖乃是卒章又昭元年云令尹賦大明之首章既特言首章明知舉篇名者不是首章今刪定知不然者以文四年賦湛露云天子當陽又文十三年文子賦四月是皆取首章若取餘章者傳皆指言其事則賦載馳之四章綠衣之卒章是也所以令尹特言大明首章者令尹意特取首章明德故傳指言首章與餘別也杜言多取首章言多則非是揔皆如此劉以春秋賦詩有不取首章以規杜氏非也 趙衰曰重耳拜賜公子降拜稽首公降一級而辭焉下階一級辭公子稽首 衰曰君稱所以佐天子者命重耳重耳敢不拜詩首章言匡王國次章言佐天子故趙衰因通言之爲明年秦伯納之張本

經二十有四年春王正月夏狄伐鄭秋七月冬天王出居于鄭襄王也天子以天下爲家故所在稱居天子無外而書出者譏王蔽於匹夫之孝不顧天下之重因其辟母弟之難書出言其自絕於周

疏天王出居于鄭正義曰出居實出奔也出謂出畿内居若移居然天子以天下爲家所在皆得安居故爲天子別立此名釋例曰天子以天下爲家故傳曰凡自周無出今以出居爲名而不書奔殊之於別國

晉侯夷吾卒文公定位而後告未同盟而赴以名

傳二十四年春王正月秦伯納之不書不告入也納重耳也及河子犯以璧授公子曰臣負

羈紲從君巡於天下羈馬羈紲馬繮 疏 注羈馬羈紲馬繮 正義曰說文云羈馬絡頭也又曰馬絆紲係也少儀云犬則執紲牛則執紖馬則執靮服虔云一曰犬繮曰紲古者行則有犬杜今正以紲爲馬繮者紲是係之別名係馬係狗皆得稱紲彼對文耳散則可以通巡於天下用馬爲多故主於馬耳

臣之罪甚多矣臣猶知之而況君乎請由此亡公子曰所不與舅氏同心者有如白水子犯重耳舅也言與舅氏同心之明如此白水猶詩言謂子不信有如皦日 疏 注子犯至皦日 正義曰諸言有如皆是誓辭有如日有如河有如皦日有如白水皆取明白之義言心之明白如日如水也有如上帝有如先君言上帝先君明見其心意亦同也

投其璧于河質信於河濟

河圍令狐入桑泉取臼衰桑泉在河東解縣西解縣東南有臼城

二月甲午晉師軍于廬柳懷公遣軍距重耳秦伯

使公子縶如晉師師退軍于郇解縣西北有郇城

辛丑狐偃及秦晉之大夫盟于郇壬寅公

子入于晉師丙午入于曲沃丁未朝于武

宮文公之祖武公廟戊申使殺懷公于高梁不書

亦不告也懷公奔高梁高梁在平陽楊縣西南再發不告者言外諸侯入及見殺亦皆須告乃書于策

呂郤畏偪呂甥郤芮惠公舊臣故畏爲文公所偪害將焚公宮

而殺晉侯寺人披請見公使讓之且辭焉辭不見曰蒲城之役在五年君命一宿女即至即日至其後余從狄君以田渭濱田獵女為惠公來求殺余命女三宿女中宿至雖有君命何其速也夫袪猶在披所斬文公衣袂也疏夫袪猶在正義曰袂辭也披時斬袪之恨今日猶在女其行乎對曰臣謂君之入也其知之矣知君人之道若猶未也又將及難君命無二古之制也除君之惡唯力是視蒲

人狄人余何有焉當二君世君爲蒲狄之人於我有何義今君即位其無蒲狄乎疏蒲人至狄乎　正義曰言獻公之時君爲蒲蒲邑人惠公之時君爲狄國人余未事君何有恩義於君焉今君即位其無蒲狄乎言有人在蒲在狄爲君猶是也齊桓公置射鉤而使管仲相乾時之役管仲射桓公中帶鉤君若易之何辱命焉言若反齊桓己將自去不須辱君命行者甚衆豈唯刑臣披奄人故稱刑臣疏行者至刑臣　正義曰公言女其行乎欲使之出奔也公若反齊桓念舊惡則出奔者甚衆多矣豈唯刑臣一人乎言畏罪者皆將去公見之以難告告呂郤欲焚公宮三月晉侯潛會秦伯于王城己丑晦

公宫火瑕甥郤芮不獲公乃如河上秦伯誘而殺之晉侯逆夫人嬴氏以歸秦穆公女文嬴也秦伯送衛於晉三千人實紀綱之僕新有呂郤之難國未輯睦故以兵衛文公諸門戶僕隸之事皆秦卒共之爲之紀綱

疏注新有至紀綱正義曰新有呂郤之難國未輯睦恐晉人情不可信故秦伯以兵衛文公也說文云綱維紘繩也紀絲別也則綱是維之大繩紀者別理絲縷諸門戶僕隸之事皆使秦卒共之與晉人爲紀綱謂爲之首領主帥也

初晉侯之豎頭須守藏者也頭須一曰里鳧須豎左右小吏

疏注頭須至小吏正義曰一曰里鳧須者史記謂之里鳧須與傳文不同必有一謬故辨出其別不敢正之鄭玄周禮注云豎未冠者之

官名其出也竊藏以逃文公出時盡用以求納之求納

文公及入求見公辭焉以沐謂僕人曰沐則

心覆疏沐則心覆正義曰韋昭去沐則低頭故心反覆也心覆則圖反

宜吾不得見也居者爲社稷之守行者爲

羈紲之僕其亦可也何必罪居者國君而

讎匹夫懼者甚衆矣僕人以告公遽見之

言弃小怨所以能安衆狄人歸季隗于晉而請其二子

二子伯儵叔劉文公妻趙衰生原同屛括樓嬰原屛僂三

二十之邑趙姬請逆盾與母趙姬文公女也盾狄女叔隗之子子餘辭子餘趙衰字姬曰得寵而忘舊何以使人必逆之固請許之來以盾爲才固請于公以爲嫡子而使其三子下之以叔隗爲內子而己下之卿之嫡妻爲內子皆非此年事蓋因狄人歸季隗遂終言叔隗晉侯賞從亡者介之推不言祿祿亦弗及介推文公微臣之語助推曰獻公之子九人唯君在矣惠懷無親外內弃之天未絶晉必將有主主晉祀

者非君而誰天實置之而二三子以爲己力不亦誣乎竊人之財猶謂之盜況貪天之功以爲己力乎下義其罪上賞其姦上下相蒙蒙欺也難與處矣疏下義至處矣正義曰在下者以貪天之功爲立君之義是下義其罪也在上者以立君之勳賞盜天之罪是上賞其姦也居下者義其罪是下欺上也居上者賞其姦是上欺下也如此上下相欺蒙難可與並居處矣其母曰盍亦求之以死誰懟對曰尤而效之罪又甚焉且出怨言不食其食怨言謂上下相蒙難與處其母曰亦使知

之若何既不求之且欲令推達言於文公對曰言身之文也。身將隱焉用文之是求顯也其母曰能如是乎與女偕隱偕俱也遂隱而死晉侯求之不獲以緜上爲之田曰以志吾過且旌善人旌表也西河界休縣南有地名緜上鄭之入滑也滑人聽命入滑在二十年師還又即衛鄭公子士洩堵俞彌帥師伐滑堵俞彌鄭大夫王使伯服游孫伯如鄭請滑二子周大夫鄭伯怨惠王之入而不與厲公爵也

事在莊二十一年又怨襄王之與衞滑也怨王助衞爲滑請

故不聽王命而執二子王怒將以狄伐鄭

富辰諫曰不可臣聞之大上以德撫民無親疏也

其次親親以相及也先親以及疏推恩以成義

【疏】大上至及也　正義曰曲禮云大上貴德其次務施報鄭玄以大上爲帝皇之世其次謂三王以來則以大上其次爲世代之先後也襄二十四年傳曰大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杜以立德謂黃帝堯舜立功謂禹稷立言謂史佚周任則以人之賢愚爲上次非復年代之先後也然則大上謂人之最大上上聖之人也以德撫民唯能是用不簡親疏也其次聖之人則親其所親以漸相及而至於遠人爲下周公親親之事張本也周公亦是上聖不以德而先親者

制法爲後不獨爲身聖人之身不恃親也

昔周公弔二叔之不咸故封建親戚以蕃屏周弔傷也咸同也周公傷夏殷之叔世疏其親戚以至滅亡故廣封其兄弟管蔡郕霍魯衛毛聃郜雍曹滕畢原酆郇文之昭也十六國皆文王子也管國在滎陽京縣東北雍國在河内山陽縣西畢國在長安縣西北酆國在始平鄠縣東邘晉應韓武之穆也四國皆武王子應國在襄陽城父縣西南韓國在河東郡界河内野王縣西北有邘城凡蔣邢茅胙祭周公之胤也胤嗣也蔣在弋陽期思縣高平昌邑縣西有茅鄉東郡燕縣西南有胙亭

疏 昔周至胤也　正義曰伯仲叔季長幼之次也故通謂國衰爲叔世將亡爲季世昔周公傷彼

夏殷二國叔世殊其親戚令使宗族之不同心以相扞輔至於滅亡故封立親戚爲諸侯之君以爲蕃籬屏蔽周室言封此以下文武周公之子孫爲二十六國也此二十六國武王克商之後下及成康之世乃可封建畢矣非是一時封建非盡周公所爲富辰盡以其事屬周公者以武王克殷周公爲輔又攝政制禮成一代大法雖非悉周公所爲皆是周公之法故歸之於周公耳昭二十八年傳曰昔武王克商光有天下兄弟之國十有五人姬姓之國四十人彼言由其克商乃得封建兄弟歸功於武王耳亦非武王之時已建五十五國其後不復封人也昭二十六年傳曰昔武王克殷成王靖四方康王息民並建母弟以蕃屏周昭九年傳曰文武成康之建母弟以蕃屏周則康王之世尚有封國非獨周公時也且見於經傳者管叔蔡叔霍叔周公攝政之初以流言見黜則三叔之國巳是武王封矣尚書康誥之篇周公營洛之時始封康叔于衛洛誥之篇周公致政之月始封伯禽于魯書傳稱成王削桐葉爲

珪以封唐叔如此之類不得爲武王封也凡蔣邢茅胙祭
周公之胤也豈周公自封哉固當成王即政之後或至武
王之時始封之耳　注弔傷至兄弟　正義曰弔傷俱是
悼往之辭咸訓爲皆故爲同也昭六年傳曰夏有亂政而
作禹刑商有亂政而作湯刑周有亂政而作九刑三辟之
興皆叔世也彼叔世謂三代之末世知此二叔亦二代之
末世也二代之末踈其親戚以至滅亡周公創其如此故
制禮設法親其所親廣封兄弟以自蕃衛也蕃屏者分地
以建諸侯使與京師作蕃籬屏扞也鄭衆賈逵皆以二叔
爲管叔蔡叔傷其不和睦而流言作亂故封建親戚鄭玄
詩箋亦然案其封建之中方有管蔡豈傷其作亂始封建
之馬融以爲夏殷叔世故杜同之　注十六至縣東　正
義曰文之昭者自后稷以後一昭一穆文王於次爲穆故
文子爲昭武子爲穆昭二十八年傳稱武王兄弟之國十
五人此十六彼十五者人異故說異耳非武王時十五而
周公加一也此十六國所在之地蔡郕霍魯衛郜曹滕七國

當時皆在已經解詁霍在閔元年原在隱十一年郇在此年春亦已解詁其毛聃閔故唯解管雍畢酆也武穆四國晉時見在故唯解應韓邘也周公之胤邘國見在隱七年解詁凡祭閔故唯解蔣茅胙也召穆公思周德之不類故糾合宗族于成周而作詩類善也糾收也召穆公周卿士名虎召采地扶風雍縣東南有召亭周厲王之時周德衰微兄弟道缺召穆公于東都收會宗族特作此周公之樂歌常棣詩屬小雅曰常棣之華鄂不韡韡常棣棣也鄂鄂然華外發不韡韡言韡韡以喻兄弟和睦則強盛而有光輝韡韡然凡今之人莫如兄弟言致韡韡之盛莫如親兄弟其四章曰兄弟鬩于牆外禦其侮鬩訟爭貌言內雖不和猶宜外扞異族之侵侮疏

召穆至其侮　正義曰常棣之詩周公所作故周語說此事云周文公之詩曰即明是周公作也召穆公厲王時人於時周德既衰兄弟道缺召穆公思周德之不善致使兄弟之恩缺收合宗族於成周爲設燕會而作此周公樂歌之詩曰常棣之木華鄂鄂然外發之時豈不韡韡而光明乎以衆華俱外發實韡韡而光明以喻兄弟衆多而相和睦豈不彊盛而有光輝乎言兄弟和睦實彊盛而有光輝兄弟和睦則彊盛如是然則凡今日天下之人欲致此韡韡之盛莫如兄弟之相親也其四章曰兄弟或有自不相善可爭訟于牆內若有他人侵之則同心合意外禦其他人之侵侮也　注類善至小雅　正義曰類善釋詁文糾者聚合之意故爲收也召穆公厲王宣王之臣詩江漢序云命召公平淮夷經曰王命召虎是也思周德之不善故知是厲王之時周德衰微兄弟道缺也召穆公於東都會宗族蓋當宣王之時若當厲王之時天子踈之召公雖則聚會不能使之親也於會之上作此周公之樂歌欲感切宗

族使相親也劉炫云杜云常棣詩屬小雅明是周公所作也　注常棣至韡然　正義曰常棣棣釋木文也舍人曰常棣一名棣郭璞曰今關西山中有棣樹子似櫻桃可啖鄂鄂然華外發者華聚而發於外鄂鄂然而光明也不韡韡乎言其實韡韡也古之人語有聲而倒者詩文多有此類　注閱訟爭貌　正義曰釋言云閱很也孫炎云相很戾也李巡本作恨注云相怨恨以心相怨恨而為閱是為爭訟貌也如是則兄弟雖有小忿不廢懿親懿美也今天子不忍小忿以弃鄭親其若之何庸勳親親暱近尊賢德之大者也庸用也暱親也即聾從昧與頑用嚚姦之大者也弃德崇姦禍之大者也崇聚也

疏 庸勳至姦之大 正義曰親暱尊是愛敬之辭也即從與是依就之意也其庸即用也用其有功勳者親其親族親者暱其道路近者尊其有賢行者此四事是德之大者也即訓就也就其耳聾者從其目昧者與其心頑者用其口嚚者此四事是姦之大者也勳親近賢據事上爲名聾昧頑嚚據身上爲名以終無他事故於耳目心口之上爲惡名耳下文各以四事覆之唯棄嬖寵而用三良是言鄭伯之賢與上文倒隨便言耳杜言三良叔詹堵叔師叔所謂尊賢如杜此注則謂鄭伯尊賢與上文尊賢乖者能用三良則是鄭伯之賢王則當尊此鄭伯但杜注省略耳

鄭有平惠之勳 平王東遷晉鄭是依惠王出奔虢鄭納之是其勳也 又有厲宣之親 鄭始封之祖桓公友周厲王之子宣王之母弟 棄嬖寵而用三良 七年殺嬖臣申侯十六年殺寵子子華也三良叔詹堵叔師叔所謂尊賢 於諸姬

為近道近當暱之四德具矣耳不聽五聲之和為聾目不別五色之章為昧心不則德義之經為頑口不道忠信之言為嚚狄皆則之四姦具矣周之有懿德也猶曰莫如兄弟故封建之當周公時故言周之有懿德其懷柔天下也猶懼有外侮扞禦侮者莫如親親故以親屏周召穆公亦云周公作詩召公歌之故言亦云今周德既衰於是乎又渝周召以從諸姦無乃不可乎

變周召親兄弟之道民未忘禍王又興之前有子頹之亂中有叔帶召狄故曰民未忘禍其若文武何言將廢文武之功業王弗聽使頹叔桃子出狄師二子周大夫夏狄伐鄭取櫟王德狄人將以其女為后疏王德狄人　正義曰荷其恩者謂之為德古人有此語也冨辰諫曰不可臣聞之曰報者倦矣施者未厭施功勞也有勞則望報過甚狄固貪惏王又啓之疏狄固貪惏　正義曰方言云殺人取財曰惏女德無極婦怨無終婦女之志近之則不知止足遠之則忿怨無已終猶已也狄必為患王又弗聽初甘昭公有寵於惠后

甘昭公王子帶也食邑於甘河南縣西南有甘水惠后將立之未及而卒昭公奔齊奔齊在十二年王復之在二十二年又通於隗氏隗氏王所立狄后王替隗氏替廢也頹叔桃子曰我實使狄狄其怨我遂奉大叔以狄師攻王王御士將禦之周禮王之御士十二人疏注周禮至二人正義曰周禮無御士之官唯夏官大僕之屬有御僕下士十有二人掌王之燕令鄭玄云燕居時之令以親近王故欲爲王禦寇王曰先后其謂我何先后惠后也誅大叔恐違先后志寧使諸侯圖之王遂出及坎欿國人納之坎欿周地在河南鞏縣東秋頹叔桃子奉大叔以狄

師伐周大敗周師獲周公忌父原伯毛伯富辰原毛皆采邑疏注原毛皆采邑　正義曰此原伯毛伯蓋是文王之子原毛之後世爲王臣仍爲伯爵或本封絕滅食采畿內故云皆采邑也王出適鄭處于氾鄭南氾也在襄城縣南疏注鄭南至縣南　正義曰南氾是襄城縣南則鄭之西南之竟南近於楚西近於周故王處于氾及楚伐鄭師于氾皆以爲南氾其東氾在中牟縣南去鄭城既近三十年秦晉圍鄭秦軍氾南故爲東氾名隨其所近而言也大叔以隗氏居于溫鄭子華之弟子臧出奔宋十六年殺子華故好聚鷸冠鷸鳥名聚鷸羽以爲冠非法之服疏注鷸鳥至之服　正義曰釋鳥云翠鷸李巡曰鷸一名爲翠其羽可以爲飾樊光云青羽出交

州郭璞云似燕紺色生鬱林說文云翠青羽雀也案漢書尉他獻文帝翠鳥毛然則鷸羽可以飾器物聚此鷸羽以為冠也

鄭伯聞而惡之惡其服非法使盜誘之八月盜殺之于陳宋之閒君子曰服之不衷身之災也衷猶適也詩曰彼己之子不稱其服詩曹風刺小人在位言彼人之德不稱其服子臧之服不稱也夫詩曰自詒伊慼其子臧之謂矣詩小雅詒遺也慼憂也取其自遺憂夏書曰地平天成稱也夏書逸書地平其化天成其施上下相稱為宜

疏注夏書至為宜　正義曰此是大禹謨之文以說禹事故傳通以其篇為夏書彼孔安國云水土治曰平

五行序曰成水土既治是地平其化五行既序是天成其施杜雖不見孔傳於義亦不相違也宋及楚平宋成公如楚還入於鄭鄭伯將享之問禮於皇武子皇武子鄭卿對曰宋先代之後也於周爲客天子有事膰焉有事祭宗廟也膰祭肉尊之故賜以祭胙有喪拜焉宋弔周喪王特拜謝之

疏注宋弔至謝之　正義曰禮弔喪之法皆主人拜其弔者謝其勤勞平者不荅拜以其爲事而來不自同於賓客此皆據弔及主人敵禮以上若其臣下來弔則主人不拜宋是先代之後王以敵禮待之故拜其來弔其餘諸侯則否

豐厚可也鄭伯從之享宋公有加禮也禮物事事加厚善鄭能尊先代冬王

使來告難曰不穀不德得罪于母之寵子帶鄙在鄭地氾 鄙野也 敢告叔父 天子謂同姓諸侯曰叔父 臧文仲對曰天子蒙塵于外敢不奔問官守 官守王之羣臣 王使簡師父告于晉使左鄢父告于秦 二子周大夫 天子無出書曰天王出居于鄭辟母弟之難也 叔帶襄王同母弟 天子凶服降名禮也 凶服素服降名稱不穀 鄭伯與孔將鉏石甲父侯宣多省視官具于氾 三子鄭大夫省官司具器用

疏 省視官具 正義曰鄭伯與三大夫每日親自省視當國官司令具其器用送之於死而後聽其私政也

而後聽其私政禮也 得先君後己之禮 衛人將伐邢

禮至曰不得其守國不可得也 禮至衛大夫守謂邢正卿國子 我請昆弟仕焉乃往得仕 爲明年滅邢傳

經二十有五年春王正月丙午衛侯燬滅邢 衛邢同姬姓惡其親親相滅故稱名罪之 疏 注衛邢至罪之 正義曰曲禮曰諸侯不生名滅同姓名傳去同姓也故名然則諸侯位貴居尊故不斥其名書名則是罪絕之事故去罪之也 夏四月

癸酉衛侯燬卒 無傳五同盟 疏 注五同盟 正義曰燬以元年即位四年

盟于召陵五年于首止八年于洮九年于葵
丘十五年于牡丘皆魯衛俱在是五同盟也宋蕩伯
姬來逆婦無傳伯姬魯女爲宋大夫蕩氏妻也自爲
其子來逆稱婦姑存之辭婦人越竟迎婦
非禮
故書疏注伯姬至故書　正義曰伯姬魯女而以宋蕩
冠之知爲宋大夫蕩氏妻也婦者對姑之文姑
即伯姬故知自爲子來逆婦公羊傳曰宋蕩伯姬者何蕩
氏之母也其稱婦何有姑之辭也穀梁傳曰婦人既嫁不
踰竟是婦人越竟逆婦非禮也以非禮故書之紀裂繻來
逆女此去逆婦者姑自來逆故即稱婦也宋有蕩氏者宋
桓公生公子蕩蕩生公孫壽壽生蕩意諸意諸
之後以蕩爲氏則此人字蕩也故去蕩氏妻宋殺其
大夫無傳其事則未聞於例
爲大夫無罪故不稱名秋楚人圍陳納頓
子于頓頓迫於陳而出奔楚故楚圍陳以納頓子不言
遂明一事也子王稱人從告頓子不言歸興師

見納故

疏 注頓迫至納故 正義曰圍陳而納頓子明頓子迫於陳而出奔也楚人納之知其出奔楚也公羊傳曰何以不言遂兩之也一舉兵而行此兩意非因前生後故不言遂明此圍陳納頓子正是一事釋例曰傳稱諸侯納之曰歸今經諸稱納者皆有興師見納之事不待例而自明故但言納不復言歸歸納不須兩見故云頓子不言歸興師見納故

葬衛文公無傳

冬十有二月癸亥

公會衛子莒慶盟于洮 洮魯地衛文公既葬成公不稱爵者述父之志降名從未成君故書子以善之莒慶不稱氏未賜族

疏 注洮魯至賜族 正義曰八年盟于洮杜云曹地三十一年魯始得曹田此時不得為魯地注誤耳禮先君既葬則嗣子成君此文公既葬成公不稱爵者釋例曰文公欲平莒於魯未終而薨故衛子尋父之志魯人由此亦嘉文公之好此孝子之至感而人情之所篤故成公雖已免

喪至於此盟會豫以在喪自名猶武王伐紂稱太子發故經隨而書子傳從而釋之曰脩文公之好也是說書子喪之事

傳二十五年春衛人伐邢二禮從國子巡城掖以赴外殺之疏掖以赴外、正義曰說文云掖持臂也謂執持其臂投之城外也掖本持臂之名遂謂臂下脅上爲掖是因名轉而相生也正月丙午衛侯燬滅邢同姓也故名禮至爲銘曰余掖殺國子莫余敢止惡其不知恥詐以滅同姓而反銘功於器秦伯師于河上將納王狐偃言於晉侯曰求諸侯莫

如勤王勤納王也諸侯信之且大義也繼文之業而信宣於諸侯今為可矣晉文侯仇為平王侯伯扞輔周室

疏繼文之業 正義曰言欲繼文侯之功業而使信義宣布於諸侯今日納王是為可矣

使卜偃卜之曰吉遇黃帝戰于阪泉之兆黃帝與神農之後姜氏戰于阪泉之野勝之今得其兆故以為吉

疏注黃帝至為吉 正義曰大戴禮五帝德曰黃帝與赤帝戰于阪泉之野晉語云昔少典娶於有蟜氏生黃帝炎帝黃帝為姬炎帝為姜二帝用師以相濟也韋昭注云濟當為擠擠滅也史記稱黃帝伐炎帝之後于阪泉之野炎帝即神農也黃帝將戰卜得吉兆今卜復得彼兆故以為吉也

公曰吾不堪也文公自以為己當此兆故曰不堪對

曰周禮未改今之王古之帝也言周德雖衰其命未改今之周王自當帝兆不謂晉公曰筮之筮之遇大有䷍乾下離上之睽䷥兌下離上睽大有九三變而爲睽曰吉遇公用享于天子之卦大有九三爻辭也三爲三公而得位變而爲兌兌爲說得位而說故能爲王所宴饗戰克而王饗吉孰大焉言卜筮協吉

疏戰克而王饗　正義曰卜遇黃帝吉兆是戰克也筮得大有是王享也

且是卦也方更揔言二卦之義不繫於一爻天爲澤以當日天子降心以逆公不亦可乎乾爲天兌爲澤乾變爲兌而上當離離爲日日之在天垂曜在澤天子在上說心在下是降心逆公

之象大有去睽而復亦其所也言去睽卦還論大有亦有天子降心之象乾尊離卑降尊下卑亦其義也晉侯辭秦師而下辭讓秦師使還順流故曰下三月甲辰次于陽樊右師圍溫大叔在溫故左師逆王夏四月丁巳王入于王城取大叔于溫殺之于隰城戊午晉侯朝王王享醴命之宥既行享禮而設醴酒又加之以幣帛以助歡也宥助也請隧弗許闕地通路曰隧王之葬禮也諸侯皆縣柩而下

疏注闕地至而下 正義曰隱元年傳曰闕地及泉隧而相見是闕地通路曰隧也天子之葬棺重禮大尤須謹慎去壙遠而闕地通路從遠處而漸邪下之諸侯以

下棺輕禮小臨壙上而直縣下之故隧爲王之葬禮諸侯皆縣柩而下故不得用隧晉侯請隧者欲請以王禮葬也

曰王章也章顯王者與諸侯異未有代德而有二王

亦叔父之所惡也與之陽樊溫原欑茅之

田晉於是始啓南陽在晉山南河北故曰南陽陽樊不服

圍之倉葛呼曰倉葛陽樊人德以柔中國刑以

威四夷宜吾不敢服也此誰非王之親姻

其俘之也乃出其民取其土而已秋秦晉伐鄀鄀本在商密秦楚界上小國其後遷於南郡鄀縣

疏汴鄀本至鄀縣　正義曰言本在商密者據在後移鄀縣

□鄀以爲本耳其實此時在商密後始遷於鄀縣國至楚縣而滅故彼縣專得鄀名當此秦晉伐鄀之時國名爲鄀所都之邑名商密楚以申息之師戍商密者正謂戍鄀國也析是鄀之別邑戍人居析地爲商密之援楚鬬克屈禦寇以申息之師戍商密鬬克申公子儀屈禦寇息公子邊商密鄀別邑今南鄉丹水縣戍守也二子也兵於析以爲商密援秦人過析隈入而係輿人以圍商密昏而傅焉析楚邑一名白羽今南鄉析縣隈隱蔽之處係縛輿人詐爲克析得其囚俘者昏而傅城不欲令商密知囚非析人宵坎血加書僞與子儀子邊盟者掘地爲坎以埋盟之餘血加盟書其上商密人懼曰秦取析矣戍人反矣乃降秦

師秦師囚申公子儀息公子邊以歸商密既降

析戍亦敗故得囚二子楚令尹子玉追秦師弗及不復言晉

者秦爲兵主遂圍陳納頓子于頓爲頓圍陳冬晉侯圍

原命三日之糧原不降命去之諜出諜閒也

曰原將降矣軍吏曰請待之公曰信國之

寶也民之所庇也得原失信何以庇之所

亡滋多退一舍而原降遷原伯貫于冀伯貫

周守原大夫也趙衰爲原大夫狐溱爲溫大夫狐溱狐毛

之子衛人平莒于我十二月盟于洮脩衛文公之好且及莒平也莒以元年鄆之役怨魯衛文公將平之未及而卒成公追成父志降名以行事故曰脩文公之好晉侯問原守於寺人勃鞮勃鞮披也對曰昔趙衰以壺飧從徑餒而弗食言其廉且仁不忘君也徑猶行也【疏】注言其至行也　正義曰杜以徑猶行者以傳文爲徑故釋爲行上讀爲義劉炫改徑爲經謂經歷飢餒下屬爲句輒改其字以規杜氏非也故使處原從披言也衰雖有大功猶簡小善以進之示不遺勞

經二十有六年春王正月己未公會莒子

衛甯速盟于向〔向莒地甯速衛大夫莊子也〕齊人侵我西鄙公追齊師至酅弗及〔公逐齊師遠至齊地故書之濟北穀城縣西有地名酅下〕

疏 齊人至弗及 正義曰於例將卑師少稱人將卑師衆稱師此來去一也而師人異文者穀梁傳曰其侵也曰人其追也曰師以公之弗及大之也此傳無解或如穀梁之言美公能逐其師若言追大師然變文以美公猶嘉季子之獲而書莒挐也公追戎于濟西不言所至此言至酅者美公遠追能遠至齊地故書之也桓十年齊侯衛侯鄭伯來戰于郎傳曰不書侵伐我有辭也此齊人侵我討洮向二盟與莒和好我亦無罪而書侵者於時晉文初起諸侯無伯齊侯是桓公之子欲以盟主自居魯不告齊而私為此盟非有正禮可辭齊侯容得侵伐故從本文

夏齊人伐我北鄙〔孝公未入魯竟先使微者伐之〕衛人

伐齊公子遂如楚乞師公子遂魯卿也乞不保得之辭〔疏〕公注子至之辭〇正義曰公子遂名書於經則是卿也而去大夫者大夫是揔辭也今定本爲魯卿乞則自我之心得否在於彼國乞者執謙之意不保必得之辭釋例曰凡乞者深求過理之辭執謙以偪成其計故雖小國之乞大國大國之乞小國亦皆從不與謀之例臧宣叔郤錡乞師是也然則與謀者彼此合計同謀共行乞師者取彼之力我獨用之故不從與謀之例公羊傳曰乞者何卑辭也曷爲內外同辭重師也曷爲重師師出不正反戰不正勝穀梁亦同其意以爲兵凶器戰危事用師必有死傷不可必全得歸本不可謂之假借故皆以乞爲名秋楚人滅夔以夔子歸夔楚同姓國今建平秭歸縣夔有不祀之罪故不譏楚滅同姓冬楚人伐宋圍緡公以楚師伐齊取穀傳例曰師

能左右之曰以公至自伐齊無傳

傳二十六年春王正月公會莒茲丕公茲丕時君之號莒夷無謚以號爲稱甯莊子盟于向尋洮之盟也洮盟在前年齊師侵我西鄙討是二盟也夏齊孝公伐我北鄙衛人伐齊洮之盟故也公使展喜犒師勞齊師

疏注勞齊師　正義曰犒者以酒食餉饋軍師之名也服虔云以師枯槁故饋之飲食勞苦謂之勞也魯語云使展喜以膏沐犒師

使受命于展禽柳下惠也

疏注柳下惠　正義曰魯語展禽對臧文仲云獲聞之是其人氏展名獲字禽柳下是其所食之

邑名謚曰惠列女傳柳下惠死門人將謚之妻曰夫子之謚宜爲惠乎門人從以爲謚莊子云柳下季者季是五十字禽是二十字

齊侯未入竟展喜從之曰寡君聞君親舉玉趾將辱於敝邑使下臣犒執事言執事不敢斥尊

齊侯曰魯人恐乎對曰小人恐矣君子則否齊侯曰室如縣罄野無青草何恃而不恐如而也時夏四月今之二月野物未成故言居室而資糧縣盡在野則無蔬食之物所以當恐

【疏】注如而至當恐 正義曰服虔云言室屋皆發撤榱椽在如縣罄孔晁曰縣罄但有桷無覆蓋杜以下云野無青草言在野無青草可食明此在宅無資糧可噉故改如爲而言居室而資糧縣盡劉炫云如罄在縣

下無粟帛姑乃以服義規杜非也對曰恃先王之命昔周公大公股肱周室夾輔成王成王勞之而賜之盟曰世世子孫無相害也載在盟府載載書也大師職之職主也大公爲大師兼主司盟之官桓公是以糾合諸侯而謀其不協彌縫其闕而匡救其災昭舊職也及君即位諸侯之望曰其率桓之功率循也我敝邑用不敢保聚用此舊盟故不聚衆保守曰豈其嗣世九年而棄命廢職其若先君何

君必不然特此以不恐齊侯乃還東門襄仲臧文仲如楚乞師襄仲居東門故以為氏臧文仲為襄仲副使故不書臧孫見子玉而道之伐齊宋以其不臣也言其不臣事周室可以此罪責而伐之

夔子不祀祝融與鬻熊祝融高辛氏之火正楚之遠祖也鬻熊祝融之十二世孫夔楚之別封故亦世紹其祀

疏注祝融至其祀　正義曰楚世家云楚之先出自帝顓頊高陽高陽生稱稱生卷章卷章生重黎黎為高辛氏火正帝嚳命曰祝融帝誅重黎而以其弟吳回居火正為祝融吳回生陸終陸終生季連季連芈姓楚其後也其後中微或在中國或在蠻夷不能紀其世周文王之時季連之苗裔曰鬻熊事文王曾孫熊繹成王封於楚是祝融鬻熊皆為楚之遠祖也自祝

鬻至霄熊司馬遷不能紀其世杜言十二世不知出何書故劉炫規杜云計其間出有一千二百年略而言之則百年爲一世計父子爲卜二卄何以得近千二百年乎今刪定知不然者以其間或兄弟伯叔相及皆爲君故年多而世少或可轉寫誤劉更無別文以意而規杜氏未爲得也

楚人讓之對曰我先王熊摯有疾鬼神弗赦而自竄于夔熊摯楚嫡子有疾不得嗣位故別封爲夔子

疏 注熊摯至夔子 正義曰傳言熊摯有疾是以失楚明是適子有疾不得嗣位楚世家無其事不知熊摯是何君之適何時封夔案鄭語孔晁注云熊繹玄孫曰熊摯有疾楚人廢之立其弟熊延熊摯自棄於夔子孫有功王命爲夔子亦不知何所據也

吾是以失楚又何祀焉廢其常祀而飾辭文過

秋楚成得臣鬬宜申

帥師滅夔以夔子歸成得臣令尹子玉也鬬宜申司馬子西也宋以其善於晉侯也重耳之出也宋襄公贈馬二十乘叛楚即晉冬楚令尹子玉司馬子西帥師伐宋圍緡公以楚師伐齊取穀凡師能左右之曰以左右謂進退在已

【疏】凡師至曰以　正義曰能左右者為欲左則左欲右則右故注云謂進退在已釋例曰凡師能左右之曰以謂求助於諸侯而專制其用征伐進退帥意而行故變會及之文而曰以施於匹敵相用者若伯主之命則上行於下非例所及也吳雖大國順蔡侯之請自將其衆唯蔡侯之命故亦言以吳子也傳例稱師則諸不言師者皆不用以為例也以之於言所涉甚多劉賈許潁既不守例為斷又亦不能盡通諸以唯雜取晉人

執季孫以歸劉子單子以王猛居于皇尹氏毛伯以王子朝奔楚隨示以義數事而已又云諸稱以皆小以大下以上非其宜也尋案晉侯以季孫歸又非下以上也荊以蔡侯歸亦非小以大也寘桓公子雍於穀易牙奉之以爲魯援雍本與孝公爭立故使居穀以偪齊楚申公叔侯戍之爲二十八年楚子使申叔去穀張本桓公之子七人爲七大夫於楚言孝公不能撫公族

春秋正義卷第十二

春秋正義卷第十三　僖公

國子祭酒上護軍曲阜縣開國子臣孔穎達等奉

勑撰

經二十有七年春杞子來朝夏六月庚寅齊侯昭卒十九年與魯大夫盟于齊秋八月乙未葬齊孝公無傳三月而葬速乙巳公子遂帥師入杞弗地曰入八月無乙巳乙巳九月六日冬楚人陳侯蔡侯鄭伯許男圍宋傳言楚子使子玉去宋經書人者恥不得志以微者告猶序諸侯之上楚主兵故

疏注傳言至

兵故　正義曰此年傳云楚子及諸侯圍宋則是楚子親自來也十二月公會諸侯盟于宋公爲楚子在宋而往會之明與楚子共盟也明年傳晉侯執曹伯分曹衛之田以畀宋人其下始云楚子入居于申使子玉去宋由此而言楚子初來圍宋必親至宋國使子玉主兵明年見晉之盛身始去之獨留子玉於宋耳杜以諸侯之貶不至稱人今言楚人不得爲楚子之身也子玉楚之正卿宜書其名今書曰楚人非子玉也故以恥不得志以微者告也若然莊二十八年齊人伐衛杜云齊侯稱人者諱取賂而還以戚者告二十二年宋公及楚人戰于泓杜云楚告命不以主帥人數故略稱人則以彼二解義亦得通但傳有子玉在宋之文故據子玉解之所以引通其義也初圍宋在此年冬楚子入居于申乃是明年三月圍至明年不克始是不得志耳非是初圍之時爲不得志也杜意當以此爲明年始告告以今冬圍耳下句即有公會諸侯于宋楚未來告而公得往會之者公傳聞即往非待告也其書圍宋之事

必待專使來告傳聞行言不得書也然若成十三年公會諸侯伐秦傳稱戰于麻隧秦師敗績而經無戰敗之事杜云時公在師復不須告蓋經文闕漏傳文獨存即如彼言公見其事不復須告此時公會諸侯于宋即是親見宋圍何以不即書之而云待楚告者案撿上下襄十一年公會晉侯云云伐鄭傳稱鄭人行成下言晉趙武入盟鄭伯鄭子展出盟晉侯杜云二盟不書不告二十五年公會晉侯云云于夷儀傳稱伐齊齊人使隰鉏請成慶封如師杜云慶封獨使於晉不通諸侯故不書二十六年傳六月公會晉趙武宋向戌鄭良霄曹人于澶淵晉人執甯喜以歸杜云歸晉而後告諸侯故經書在秋此三事者公雖在會不告不書所言不須告者皆謂公親行其事麻隧公親在戰故云不復須告此時公往與盟不與圍宋故圍宋之事必待告乃書既以微者來告猶序諸侯之上者春秋之例會同以國大小為序征伐則以主兵在前此序諸侯之上由楚主兵故也

十有二月甲戌

公會諸侯盟于宋無傳諸侯伐宋公與楚有好而往會之非後期宋方見圍無嫌於與盟故直以宋地

疏注諸侯至宋地　正義曰陳蔡鄭許皆是楚之屬國楚子帥而與之圍宋往年公使公子遂如楚乞師始與之通和好魯非楚之屬國圍宋之事公不與謀直聞其在宋往會之耳非是楚來召公公自往會之非後期也言此者文七年扈之盟爲公後期不序其國而摠曰諸侯此亦摠曰諸侯有後期之嫌故明之非爲後期而摠稱諸侯即上圍宋之諸侯也一事而再見者前目而後凡常例也圍稱楚人以微者告魯此與諸侯盟會必是楚子親之不復別言楚子者上已歷序諸侯遂令楚子當楚人之處即從摠文故不復曲序之也凡盟會以國爲地者必國主與其盟會此時宋方見圍無嫌與盟故直以宋地也

傳二十七年春杞桓公來朝用夷禮故曰

子杞先代之後而迫於東夷風俗雜壞言語衣服有時而夷故杞子卒傳言其夷也今稱朝者始於朝禮終而不全異於介葛盧故唯貶其爵公卑杞杞不共也杞用夷禮故賤之夏齊孝公卒有齊怨前年齊再伐魯不廢喪紀禮也弔贈之數不有廢

【疏】不廢喪紀　正義曰周禮小司徒掌喪紀之禁令庖人掌喪紀之庶羞樂記曰衰麻哭泣所以節喪紀也言喪紀者多矣喪紀者喪事之總名諸侯相於唯有弔贈故注云弔贈之數不有廢也

秋入杞責無禮也責不共也楚子將圍宋使子文治兵於睽子文時不爲令尹故云使治兵習號令也睽楚邑終朝而畢不戮一人終朝自旦及食時也子文欲委重於子玉故略其事子玉復治兵於

蒍子玉爲令尹故蒍楚邑終日而畢鞭七人貫三人耳國老皆賀子文子文飲之酒賀子玉堪其事蒍賈尚幼後至不賀蒍賈伯嬴孫叔敖之父幼少也子文問之對曰不知所賀子之傳政於子玉曰以靖國也靖諸內而敗諸外所獲幾何子玉之敗子之舉也舉以敗國將何賀焉子玉剛而無禮不可以治民過三百乘其不能以入矣苟入而賀何後之有三百乘二萬二千五百人

疏貫三人耳　正義曰耳

助句也　國老皆賀　正義曰王制云有虞氏養國老於上庠養庶老於下庠然則國老者國之卿大夫士之致仕者也　子之至國也　正義曰二十三年子玉伐陳城頓而還子文使爲令尹叔伯曰子若國何對曰吾以靖國也夫有大功而無貴仕其人能靖者與有幾子文以子玉矜功爲亂故授令尹冀以靖國家此舉其前言以非之　過三至入矣　正義曰若使爲帥過三百乘其必不能入前敵矣

冬楚子及諸侯圍宋宋公孫固如晉告急　公孫固宋莊公孫　先軫曰報施救患取威定霸於是乎在矣　先軫晉下軍之佐原軫也報宋贈馬之施

疏　注先軫至之施　正義曰劉炫云下蒐于被廬先軫始佐下軍此時未爲下軍之佐以規杜氏知不然者以六鈇救宋即蒐被廬先軫此語與蒐相近不知未蒐之前先軫身作何官故以蒐後下軍之

佐明之然先軫後年亦爲中軍帥不云中軍帥者相去既遠又隔下軍之佐故杜不言之狐偃曰楚始得曹而新昏於衛若伐曹衛楚必救之則齊宋免矣前年楚使申叔侯戍穀以偪齊於是乎蒐于被廬晉常以春蒐禮改政令敬其始也被廬晉地作三軍閔元年晉獻公作二軍今復大國之禮謀元帥中軍帥趙衰曰郤縠可臣亟聞其言矣說禮樂而敦詩書詩書義之府也禮樂德之則也德義利之本也

疏謀元帥正義曰元長也謂將帥之長軍行則重者居中故晉以中軍爲尊而上軍次之其二軍則上軍爲尊故閔元年晉侯作二

軍公將上軍 疏說禮至本也 正義曰說訓愛樂之故謂
學重之詩之大者勸善懲惡書之爲訓尊賢伐罪奉上以
道禁民爲非之謂義詩書義之府藏也禮者謙卑恭謹行
歸於敬樂者欣喜歡娛事合於愛揆度於內舉措得中之
謂德禮樂者德之法則也心說禮樂志重詩書遵禮樂以
布德習詩書以行義有德有義利民之本也晉語云文公
問元帥於趙衰對曰郤縠可年五十矣守學彌惇夫好先
王之法者德義之府也夫德義生民之本也能敦篤不忘
百姓請使郤縠公從之

夏書曰賦納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 尚書虞夏書也賦納以言觀其志也明試以功考其事也車服以庸報其勞也賦猶取也庸功也

君其試之 疏夏書至試之 正義曰夏書言用臣之法賦取也取人納用以其言察其言觀其志也分明試用以其功考其功觀其能也而賜之車服以報其庸庸亦功也知其有功乃賜之古人之

法如此君其試用之　注尚書至功也　正義曰此古文虞書益稷之篇漢魏諸儒不見古文因伏生之謬從堯典至胤征凡二十篇揔名曰虞夏書以與禹對言故傳通謂大禹謨以下皆為夏書也古本作敷納以言明庶以功敷作賦庶作試師受不同古字改易耳賦稅者取受之義故為取也庸功釋詁文舜典云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文雖略同此引夏書非舜典也　乃使郤縠將中軍郤溱佐之使狐偃將上軍讓於狐毛而佐之　狐毛偃之兄　命趙衰為卿讓於欒枝先軫　欒枝貞子也欒賓之孫　使欒枝將下軍先軫佐之荀林父御戎魏犫為右　荀林父中行桓子　晉侯始入而教其民二年欲用

之二十四年入子犯曰民未知義未安其居無義則苟生【疏】注狐毛偃之兄　正義曰晉語偃辭曰毛之知賢於臣其齒又長毛也不在位不敢聞命　注無義則苟生　正義曰未知君臣之義不作長久之圖苟且爲生以過朝夕是未安其居於是乎出定襄王二十五年定襄王以示事君之義入務利民民懷生矣將用之子犯曰民未知信未宣其用宣明也未明於見用之信【疏】入務至生矣　正義曰利民之事非止一塗晉語說文公爲政云棄責薄斂施舍分災救之振滯匡困資無輕關易道通賈寬農務穡勸分省用足財利器明德以厚民性皆是利民之事民懷生者謂有懷義之心不復苟且劉炫云生既厚民皆懷戀居處　注未明於見用之信　正義曰信是人之所用若未伐原示信

民未明於信是人用故傳云未宜其用云見用者言信見為人所用於是乎伐原以示之信伐原在二十五年民易資者不求豐焉不詐以求多明徵其辭重言信公曰可矣乎子犯曰民未知禮未生其共於是乎大蒐以示之禮蒐順少長明貴賤作執秩以正其官執秩主爵秩之官民聽不惑而後用之出穀戍釋宋圍楚子使申叔去穀子玉去宋一戰而霸文之教也謂明年戰城濮

【疏】文之教也　正義曰論語云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今晉侯以義信禮教民然後用之是文德之

敎也明年傳君子謂晉於是役也能以德攻注云以文德敎民而後用之謂此役也

經二十有八年春晉侯侵曹晉侯伐衛晉侯者曹衛兩來告公子買戍衛不卒戍刺之公子買魯大夫子叢也內殺大夫皆書刺言用周禮三刺之法示不枉濫也公實畏晉殺子叢而誣叢以廢戍之罪恐不爲遠近所信故顯書其罪

疏注公子至其罪　正義曰經言買傳言叢蓋名買字叢或字相似而一謬也周禮司刺掌三刺之法以賛司寇聽獄訟一刺曰訊群臣再刺曰訊羣吏三刺曰訊萬民鄭玄云刺殺也訊而有罪則殺之訊言也內殺大夫此及成十六年刺公子偃皆書刺者若云用彼三刺之法言問臣吏萬民皆言合殺乃始殺之以示不枉濫也此三刺之法位在外朝雉門之外皐門之內故小司寇掌外朝之政三公及州長百姓北面羣臣西面羣吏東面

於此訊之也魯史獨設此名所以異於外也公羊以爲内
諱殺大夫謂之刺以爲諸侯不得專殺故諱言刺之其意
小異於此公實畏晉殺子叢以說晉言戍衛者叢之所爲
又歸罪於叢言不終戍事故殺之恐不爲遠近所信故顯書
子叢之罪也然魯殺子叢本有兩意謂楚云不卒戍謂晉
云叢欲戍衛今經之所書書謂楚之辭不書謂晉之辭者
以魯先與楚同好恐楚疑之故顯書不卒戍之罪以告楚
楚諸侯心實畏晉未敢宣露故經不書告晉之辭蘇云公
子買不卒戍者告晉楚之辭也謂晉云公子買比來戍衛
令不使終其戍事是以殺之謂楚云比令公子買爲楚戍
衛其買不終戍事是以殺之

楚人救衛三月丙午晉侯入曹執曹伯畀宋人

畀與也執諸侯當以歸京師晉欲怒楚使戰故以與宋所謂譎而不正

疏 注畀與也 正義曰劉炫云公羊傳曰畀者何與也其言以畀宋人何與使聽之何休云宋宼

人者明聽訟必師斷與其師衆共之穀梁傳曰畀與也其曰人何也不以晉侯畀宋公也注云畀上與下之辭故不以侯畀公案傳執曹伯分曹衛之田以畀宋人則田亦稱人非爲斷獄故稱人也若不使晉侯與宋公自可略其畀名何以名之爲畀而使義不得與也若與宋人豈宋國卑賤之人得獨受曹伯而治之乎二傳之言皆不得合左氏當以人爲衆辭舉國而稱之耳

夏四月己巳晉侯齊師宋師秦師及楚人戰于城濮楚師敗績

宋公齊國歸父秦小子慭既次城濮以師屬晉不與戰也子玉及陳蔡之師不書楚人恥敗告文略也大崩曰敗績

疏　宋公至敗績　正義曰於例將卑師衆稱師此齊宋秦皆文稱師則將非尊者傳云宋公齊國歸父秦小子慭次于城濮及其交戰唯言晉師陳于莘北說晉之將帥與楚相敵都不言齊宋公卿知其既次城濮以師屬晉不與戰也沈

氏云定四年戰于柏舉傳稱蔡侯吴子唐侯伐楚杜云唐侯不書兵屬於吴蔡今宋齊秦屬晉而書之者彼柏舉之戰唐師幷屬吴蔡與之同陳故不書此齊宋師等雖屬晉猶異陳故得書之傳稱子玉及陳蔡之師皆在於陳而不書者楚人恥敗告辭略故史不得書之劉炫規過以爲晉人告略今知不然者但於此戰時魯猶屬楚凡禍福相告必同好之國故知楚人來告也楚人來告不言陳蔡者恥其諸國皆在不能敵晉故略言楚人而已若其晉告則應矜其勝事以少敗多何肯略其陳蔡而不告也劉以爲晉人來告而規杜氏非也

楚殺其大夫得臣子玉違其君命以取敗稱名以殺罪之衛侯出奔楚五月癸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衛子莒子盟于踐土踐土鄭地王子虎臨盟不同歃故不書衛侯出奔其弟叔武攝位受盟非

王命所加從未成君之禮故稱子而序鄭伯之下經書
癸丑月十八日也傳書癸亥月二十八日經傳必有誤
注踐土至有誤　正義曰傳稱王子虎盟諸侯于王庭經
不書子虎知子虎臨盟不與歃定四年傳稱踐土之盟其
載書云王若曰晉重魯申衛武蔡甲午鄭捷齊潘宋王臣
莒期其次與會不同者會之班次以國大小爲序及其盟
也王臣臨之異姓爲後故載書之次與會異也定四年召
陵之會傳稱祝佗言於萇弘曰踐土之盟衛成公不在夷
叔其母弟也猶先蔡萇弘說告劉子乃長衛侯於盟如彼
傳文則踐土召陵二盟衛皆先蔡而經書諸國之序二會
皆蔡在衛先者釋例曰周之宗盟異姓爲後故踐土載書
齊宋雖大降於鄭衛斥周而言止謂王官之宰臨盟者也
其餘雜盟未必皆然踐土召陵二會蔡在衛上時國次也
至盟乃正其高下者敬恭明神本其始也是言盟會異次
之意也如釋例之言王官之宰臨盟乃以異姓爲後則二
十九年翟泉之盟王子虎在焉宣七年黑壤之盟王叔桓

公臨之彼二盟亦當異姓爲後與會異文也八年洮之盟王人在列杜指王官之宰則卑者未必能別同姓異姓若無王官之伯則以大小爲序襄二十七年宋之盟晉楚爭先是其餘雜盟不先同姓之文也周禮典命云諸侯之適子誓於天子攝其君則下其君一等未誓則以皮帛繼子男叔武是衛侯之弟未得從世子之法嘗位受盟舊無正禮其班位高下出於主會之意以其非王命所加使從未成君之禮故稱子而序於鄭伯之下蓋晉文之意使然

陳侯如會 無傳陳本與楚楚敗懼而屬晉來不及盟故曰如會 疏 陳侯如會 正義曰沈氏云八年鄭伯云乞盟此直云如會者彼及其盟故云乞盟此則不及其盟又陳侯不乞故與彼文異

公朝于王所 無傳王在踐土非京師故曰王所 疏 注王在至王所 正義曰穀梁傳曰朝不言所言所者非其所也是其由非京師故稱王所也公羊傳曰曷爲不言公如京師天子在是也曷爲不言天

子在是不與致天子也其意言晉文公召王求歲土左傳於此無召王之事直云作王宮于踐土杜云襄王聞晉戰勝自往勞之故為作宮則以王意自往非晉召之不同公羊說也

六月衛侯鄭自楚復歸于衛復其位曰復歸晉人感叔武之賢而復衛侯衛侯之入由于叔武故以國逆為文例在成十八年

衛元咺出奔晉元咺衛大夫雖為叔武訟訴失君臣之節故無賢文奔例在宣十年

疏注元咺至十年 正義曰宣十年齊崔氏出奔衛傳曰書曰崔氏非其罪也文八年宋司城來奔傳言司城效節於府人而出故書以官貴之也然書官及氏為貴則書名不是賢文以元咺訴君於晉所訴雖直令君陷罪失君臣之節故無賢文書其名從本文也

陳侯款卒無傳凡四同盟

疏注凡四同盟 正義曰款以十三年即位十五年盟于牡丘十九年于齊二十一年于薄二十七年于宋

魯陳俱在是四同盟也 秋杞伯姬來無傳莊公女歸寧曰來 公子遂

如齊無傳聘也 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

伯陳子莒子邾子秦人于溫陳共公稱子先君未葬例在九年宋襄公稱子自在本班陳共公稱子降在鄭下陳懷公稱子而在鄭上傳無義例蓋主會所次非襃貶也

疏

注陳共至貶也　正義曰陳侯款經不書葬正以稱子知其先君未葬也宋襄稱子九年葵丘會也陳共公稱子此會也陳懷公稱子定四年召陵會也其班次上下傳無義例故疑主會所次非襃貶也桓十六年公會宋公衛侯陳侯蔡侯伐鄭杜云蔡常在衛上今序陳下蓋後至二十九年翟泉之盟秦人在陳蔡之下傳歷序諸侯之卿而有秦小子慭杜云秦小子慭在蔡下者若宋向戌之後會彼二事班失其次杜以後至釋之知此陳共公稱子降在鄭下

非後至者杜以後至爲說亦無明文正以國之大小班序先定今乃退在小國之下因向戍有後至之譏故取以爲說耳未成君者例無定式不知所由故言盖爲疑辭疑主會之意亦未必不由後至而降之禮雜記云君薨大子號稱子待猶君也然則待之如君在本班者爲得禮也降其班者出自主會之意

天王狩于河陽 晉地今河內有河陽縣晉實召王爲其辭逆而意順故經以王狩爲辭

壬申公朝于王所 壬申十月十日有日而無月史闕文

晉人執衛侯歸之于京師 稱人以執罪及民也例在成十五年諸侯不得相治故歸之京師

疏 晉人至京師 正義曰成十五年晉侯執曹伯歸于京師彼不言之此言之者公羊傳曰歸之于者罪已定矣歸于者罪未定也左氏無此義

衛元咺自晉復歸于衛 元咺與衛正是史異辭耳

侯訟得勝而歸從國逆例者明衛侯無道於民國人與元咺諸侯遂圍許會溫諸侯也許此再會不至故因會共伐之曹伯襄復歸于曹晉感侯獳之言而復曹伯故從國逆之例遂會諸侯圍許言遂得復而行不歸國也疏注晉感至之例　正義曰侯獳愛君以請此曹伯從國逆之例成十六年曹人再請於晉乃釋成公而云曹伯歸自京師從外納之文者彼國人請君自是恒事此侯獳貨筮史致其誠心晉侯感其言而特釋之所以顯侯獳故從國逆例也

傳二十八年春晉侯將伐曹假道于衛曹在衛東故衛人弗許還自南河濟從汲郡南渡出衛南而東侵曹伐衛正月戊申取五鹿五鹿衛地二月晉郤

穀卒原軫將中軍胥臣佐下軍上德也先軫以下軍佐超將中軍故曰上德胥臣司空季子晉侯齊侯盟于斂盂斂盂衛地衛侯請盟晉人弗許衛侯欲與楚國人不欲故出其君以說于晉衛侯出居于襄牛襄牛衛地公子買戍衛晉伐衛衛楚之昏姻魯欲與楚故戍衛楚人救衛不克公懼於晉殺子叢以說焉召子叢而殺之以謝晉謂楚人不卒戍也詐告楚人言子叢不終戍事而歸故殺之殺子叢在楚救衛下經在上者救衛赴晚至晉侯圍曹門焉多死攻曹城門曹

人尸諸城上磔晉死人於城上晉侯患之聽輿人之謀曰稱舍於墓輿衆也舍墓爲將發冢師遷焉曹人兇懼遷至曹人墓兇兇恐懼聲【疏】輿人至於墓　正義曰此謀字或作誦涉下文而誤耳其云誦者皆誦如詩賦比稱舍於墓直是計謀之言不得爲誦今定本作謀爲其所得者棺而出之因其兇也而攻之三月丙午入曹數之以其不用僖負羈而乘軒者三百人也且曰獻狀軒大夫車言其無德居位者多故責其功狀令無入僖負羈之宫而免其族報施也報飧璧之施魏犫顛

頡怒曰勞之不圖報於何有二子各有從亡之勞疏勞之至何有　正義曰二子有從行之勞未得厚賞故言勞苦之大不嘗圖謀其報此小惠於何有義恨公忘己而念彼也爇僖負羈氏爇燒也魏犫傷於胷公欲殺之而愛其材材力使問且視之病將殺之魏犫束胷見使者曰以君之靈不有寧也言不以病故自安寧距躍三百曲踊三百距躍超越也曲踊跳踊也百猶勸也乃舍之殺顛頡以徇于師疏注距躍至勸也　正義曰詩稱魚躍易言龍躍則躍是舉身向上之名禮記婦人踊不絕地則踊亦向上之名詩云踊躍用兵則踊躍二事勢相類也

說文云躍迅也踊跳也然則躍以疾生名故以距躍爲趯越言距地向前跳而越物過也曲踊以曲爲言則謂向上跳而折復下故以曲踊爲跳踊耳言直上向下而已以傷病之人而再言三百不可爲六百跳也杜言百猶勸亦不知勸何所謂蓋復訓勸爲勉言每跳皆勉力爲之

立舟之僑以爲戎右舟之僑故虢臣閔二年奔晉以代魏犫爲先歸張本

宋人使門尹般如晉師告急門尹般宋大夫

公曰宋人告急舍之則絕與晉絕

告楚不許我欲戰矣齊秦未可若之何未肯戰

先軫曰使宋舍我而賂齊秦求救於齊秦藉之告楚假借齊秦使爲宋請

我執曹君而分曹衞之田

以賜宋人楚愛曹衛必不許也不許齊秦之請責
賂怒頑能無戰乎言齊秦喜得宋賂而怒楚之頑必自戰也不可告請故曰頑
公說執曹伯分曹衛之田以畀宋人楚子
入居于申申在方城內故曰入使申叔去穀二十六年申叔戍穀使
子玉去宋曰無從晉師晉侯在外十九年
矣而果得晉國晉侯生十七年而亡亡十九年而反凡三十六年至此四十矣險
阻艱難備嘗之矣民之情僞盡知之矣天
假之年獻公之子九人唯文公在故曰天假之年而除其害除惠懷呂

郤天之所置其可廢乎軍志曰允當則歸無求過分軍志兵書又曰知難而退又曰有德不可敵此三志者晉之謂矣謂令與晉遇當用此三志軍志至謂矣○正義曰允當則歸謂信當分理則須歸還無求過分決戰取勝也知難而退謂知前敵之難則須退避也有德不可敵謂必知敵彊不須與競也此三志者與晉相遇之謂矣劉炫云此志三云者情有淺深允當則歸謂彼雖可勝得當則還言前人弱於己也知難而退謂勝不可必早自收斂言前人與己敵也有德不可敵謂必知彼彊不須與競言前人彊於己也三者從弱至彊總言晉之謂矣指言晉彊於己也子玉使伯棼請戰伯棼子越椒也鬬伯比之孫曰非敢必有功也願以閒執讒

慝之口閒執猶塞也讒慝若蔿賈之言謂子玉不能以三百乘入王怒少與之師唯西廣東宮與若敖之六卒實從之楚子還申遣此兵以就前圍宋之衆楚有左右廣又大子有宮甲分取以給之若敖楚武王之祖父葬若敖者子玉之祖也六卒子玉宗人之兵六百人言不悉師以益之

【疏】注楚子至益之　正義曰宣十二年傳欒武子說楚事云其君之戎分為二廣廣有一卒卒偏之兩是楚有左右廣也周禮車僕掌戎路之萃廣車之萃鄭玄云廣車橫陳之車襄十一年鄭人賂晉侯以廣車蓋兵車之名名之為廣因即以車表兵謂屬西廣之兵也文元年商臣以宮甲圍成王是東宮兵也周禮司馬凡制軍百人為卒知六卒六百人也

子玉使宛春告於晉師曰請復衛侯而封曹臣亦釋宋之

圍衛侯未出竟見曹伯見執在宋已失位故言復衛封曹子犯曰子玉無禮哉君取一臣取二君取一以釋宋圍惠晉侯臣取二復曹衛爲己功不可失矣言可伐先軫曰子與之定人之謂禮楚一言而定三國我一言而亡之我則無禮何以戰乎不許楚言是弃宋也救而弃之謂諸侯何言將爲諸侯所怪楚有三施我有三怨怨讎已多將何以戰不如私許復曹衛以攜之私許二國使告絕于楚而後復之攜離也執宛春以怒楚既戰

而後圖之須勝負決乃定計公說乃拘宛春於衛且私許復曹衛曹衛告絶於楚子玉怒從晉師晉師退軍吏曰以君辟臣辱也且楚師老矣何故退子犯曰師直爲壯曲爲老豈在久乎微楚之惠不及此重耳過楚楚成王有贈送之惠退三舍辟之所以報也一舍三十里初楚子云若反國何以報我故以退三舍爲報背惠食言以亢其讎亢猶當也讎謂楚也我曲楚直其衆素飽不可謂老直氣盈飽我退而楚還我

將何求若其不還君退臣犯曲在彼矣退

三舍【疏】先軫曰子與之　正義曰以子犯言爲無理故先言子與之欲令子犯與子玉復衞封曹既言此以答子犯然後復言其不可之理更別爲之立計使私許復曹衞以攜之　背惠食言　正義曰釋詁云食僞也孫炎云食言之僞尚書湯誓云爾無不信朕不食言孔安國云食盡其言僞不實也哀二十五年傳孟武伯惡郭重曰何肥也公曰是食言多矣能無肥乎然則食言者言而不行如食之消散後終不行則前言爲僞通爲僞言爲食言故爾雅訓食爲僞也　注直氣盈飽　正義曰素訓爲空忿怒之滿空腹不食直氣盈飽也　楚衆

欲止子玉不可夏四月戊辰晉侯宋公齊

國歸父崔夭秦小子憖次于城濮國歸父崔夭齊大夫

也小子憖秦穆公子也城濮衞地楚師背酅而舍酅丘陵險阻名晉侯患之聽輿人之誦恐衆畏險故聽其歌誦曰原田每每舍其舊而新是謀高平曰原喻晉軍美盛若原田之草每每然可以謀立新功不足念舊惠公疑焉疑衆謂己背舊謀新子犯曰戰也戰而捷必得諸侯若其不捷表裏山河必無害也晉國外河而內山公曰若楚惠何欒貞子曰漢陽諸姬楚實盡之貞子欒枝也水北曰陽姬姓之國在漢北者楚盡滅之思小惠而忘大恥不如戰也晉侯夢與楚子搏搏手

搏楚子伏己而盬其腦盬唼也是以懼子犯曰

吉我得天楚伏其罪吾且柔之矣晉侯上向故得天楚子下向地故伏其罪腦所以柔物子犯審見事宜故權言以荅夢

疏注鄭丘陵險阻名正義曰兵法右背山陵前左水澤楚師背鄭而舍知其背丘陵也葢所舍之處有丘陵名鄭其處有險阻也　注盬唼也　正義曰盬之爲唼未見正訓葢相傳爲然服虔云如俗語相罵云唼女腦矣

子玉使鬬勃請戰鬬勃楚大夫曰請與君之士戲君馮軾而觀之得臣與寓目焉寓寄也晉侯使欒枝對曰寡君聞命矣楚君之惠未之敢忘是以在

此爲大夫退其敢當君乎既不獲命矣不獲止命

敢煩大夫謂二三子煩鬬勃令戒勑子玉子西之屬戒爾車乘敬爾君事詰朝將見詰朝平旦晉車七百乘韅靷鞅靽五萬二千五百人在背曰韅在胷曰靷在腹曰鞅在後曰靽言駕乘脩備

疏注五萬至脩備　正義曰說文云韅著掖皮也靷引軸也鞅頸皮也此注與說文不同蓋以時驗而爲解也驂馬挽車有皮在背者有約胷者有在腹爲帶者有縶絆其足者從馬上而下次之在後正謂在足是也傳唯舉四事文無所結舉其小事皆具言其駕乘脩備明諸事皆備也

晉侯登有莘之虛以觀師曰少長有禮其可用也有莘故國名少長猶言大

遂伐其木以益其兵〔伐木以益攻戰之具輿曳柴亦是也〕己巳晉師陳于莘北胥臣以下軍之佐當陳蔡子玉以若敖之六卒將中軍曰今日必無晉矣子西將左子上將右〔子西鬬宜申子上鬬勃〕胥臣蒙馬以虎皮先犯陳蔡陳蔡奔楚右師潰〔陳蔡屬楚右師〕狐毛設二旆而退之〔旆大旗也又建二旆而退使若大將稍卻〕欒枝使輿曳柴而僞遁〔曳柴起塵詐為衆走〕楚師馳之原軫郤溱以中軍公族橫擊之〔公族

公所率之軍狐毛狐偃以上軍夾攻子西楚左師潰楚師敗績子玉收其卒而止故不敗三軍唯中軍完是大崩晉師三日館穀館舍也食楚軍穀三日及癸酉而還甲午至于衡雍作王宮于踐土衡雍鄭地今熒陽卷縣襄王聞晉戰勝自往勞之故爲作宮鄉役之三月鄉猶屬也城濮役之前三月鄭伯如楚致其師爲楚師既敗而懼使子人九行成于晉子人氏九名

疏鄭伯至而懼　正義曰致其師者致其鄭國之師許以佐楚也戰時雖無鄭師要本心佐楚故既敗而懼　注子人氏九名　正義曰桓十四年鄭伯使

其弟語來盟傳稱子人來盟杜云子人即弟語也其後為子人氏七年傳子華云泄氏孔氏子人氏三族實違君命今子人九必是語之後也杜譜以九為雜人謬矣晉欒枝入盟鄭伯五月丙午晉侯及鄭伯盟于衡雍

疏晉欒至衡雍　正義曰此二盟及上文晉侯齊侯盟于斂盂皆不書者皆不告也

丁未獻楚俘于王駟介百乘徒兵千駟介四馬被甲徒兵步卒鄭伯傅王用平禮也傅相也以周平王享晉文侯仇之禮享晉侯己酉王享醴命晉侯宥既饗又命晉侯助以束帛以將厚意王命尹氏及王子虎內史叔興父策命晉侯為侯伯以策書命晉侯為伯也周禮九命作

伯尹氏王子虎皆王卿士也叔興父大夫也三官命之以寵晉**賜之大輅之服戎輅之服**大輅金輅戎輅戎車二輅各有服

疏 注以策王寵晉 正義曰周語稱晉文公初立襄王使大宰文公及內史叔興賜文公命注國語者皆以爲大宰文公即王子虎也今尹氏又在王子虎之上故以爲皆卿士唯叔興是大夫或云皆大夫皆字妄耳九命者大宗伯云一命受職再命受服三命受位四命受器五命賜則六命賜官七命賜國八命作牧九命作伯 注大輅至有服 正義曰周禮巾車金路鉤樊纓九就建大旂以賓同姓以封革路龍勒條纓五就建大白以即戎金路以封同姓知大輅是金輅也革路以即戎言戎輅戎車即周禮之革路二輅各有服者周禮司服侯伯之服自鷩冕而下凡兵事韋弁服金輅祭祀所乘其大輅之服當謂鷩冕之服戎輅之服當謂韋弁服也**彤弓一彤矢百玈弓矢千**彤赤弓玈

黑弓弓一矢百則矢千弓十矢諸侯賜弓矢然後專征伐秬鬯一卣秬黑黍鬯香酒所以降神卣器名虎賁三百人曰王謂叔父敬服王命以綏四國糾逖王慝逖遠也有惡於王者糾而遠之疏注彤赤至征伐　正義曰彤赤玈黑舊說皆然說文彤從丹玈從玄是赤黑之別也周禮司弓矢掌六弓王弓弧弓以授射甲革椹質者夾弓庾弓以授射豻侯鳥獸者唐弓大弓以授學射者使者勞者鄭玄云勞者勤勞王事若晉文侯文公受王弓矢之賜者考工記弓人云往體多來體寡謂之夾庾之屬往體寡來體多謂之王弓之屬往體來體若一謂之唐弓之屬然則唐大是弓彊弱之名彤玈是弓所漆之色王弧則合九而成規唐大合七而成規夾庾合五而成規司弓矢又有八矢枉矢絜矢利火射用諸守城車戰殺矢鍭矢用諸近射田獵矰矢茀矢用諸弋射恒矢庳矢用

謂散射鄭注約考工記云枉矢之屬五分二在前三在後殺矢之屬三分一在前二在後𦕓矢之屬七分三在前四在後恒矢之屬軒輖中其枉殺𦕓恒弓所用絜鏃茀庳皆所用彼司弓矢既云枉矢絜矢用諸守城車戰此天子賜諸侯弓矢使用之以戰則形矢旅矢當彼枉矢之但弓矢相配彊弓用重矢弱弓用輕矢既唐弓大弓彊弱中其恒矢軒輖亦中又司弓矢云恒矢庳矢用諸散射鄭玄云散射謂禮射及習射也此賜弓矢則禮樂之事形矢旅矢或當恒矢也旅弓矢千具於形而略於旅準之則矢千弓十也諸侯賜弓矢然後專征伐王制文 注秬黑至器名

正義曰秬黑黍釋草文李巡云黑黍一名秬黍周禮鬯之掌共秬鬯而飾之鄭玄云鬯釀秬爲酒芬香條暢於上下也鬱人掌祼器凡祭祀之祼事和鬱鬯以實彝而陳之禮祭祀必先祼是用之以降神也釋器云彝卣罍器也李巡曰卣鬯之罇也孫炎曰罇彝爲上罍爲下卣居中也詩江漢篇述宣王賜召穆公云秬鬯一卣告于文人鄭箋云賜

之使祭其宗廟告其先祖也當賜之時實之於卣其祭則陳之於彝也　虎賁三百　正義曰國語云天子有虎賁習武訓諸侯有旅賁禦災害大夫有貳車備承事士有陪乘告奔走周禮司馬之屬虎賁氏下大夫二人虎士八百人掌先後王而趨以卒伍軍旅會同亦如之舍則守王閑注逖遠至遠之　正義曰逖遠釋詁文糾者繩治之名有惡於王者當繩治之而使遠於王也

晉侯三辭從命曰重耳敢再拜稽首奉揚天子之丕顯休命　稽首首至地丕大也休美也

受策以出出入三覲　出入猶去來也從來至去凡三見王

衛侯聞楚師敗懼出奔楚遂適陳　自襄牛出

使元咺奉叔武以受盟　奉使攝君事

癸亥王子虎盟諸

侯于王庭踐土宫之庭書踐土別於京師要言曰皆獎王室
無相害也有渝此盟明神殛之俾隊其師
無克祚國獎助也渝變也殛誅也俾使也隊隕也克能也及而玄孫無
有老幼君子謂是盟也信合義信謂晉於是
役也能以德攻以文德教民而後用之疏注獎助至能也正義曰勸獎者佐
助之意故為助也餘皆釋言文初楚子玉自為瓊弁玉纓未之
服也弁以鹿子皮為之瓊玉之別名次之以飾弁及纓詩云會弁如星疏注弁以至如星正
義曰禮稱皮弁明其用皮也知以鹿子皮者相傳為然至
今仍用之詩毛傳云瓊玉之美者則瓊亦玉也選美者飾

弁以惡者飾纓耳周禮弁師掌王之皮弁會五采玉璂鄭玄云會縫中也璂讀如綦綦結也皮弁之縫中每貫結五采玉以爲飾謂之綦又諸侯及孤卿大夫之皮弁各以其等爲之鄭玄云孤則璂飾四三命之卿璂飾三再命之大夫璂飾二是諸侯之臣其皮弁得以玉爲飾也弁師又云王五采諸侯三采鄭玄云王璂飾十二上公九侯伯七子男五卿大夫皆二采璂飾各如其命數鄭又云三采朱白蒼二采朱綠其纓之飾則無以言之蓋以玉飾纓之末耳詩云會弁如星衛風淇奧篇也鄭箋云會謂弁之縫中飾之以玉皪皪而處狀似星也

先戰夢河神謂己曰畀余余賜女孟諸之麋孟諸宋藪澤水草之交曰麋弗致也

疏注孟諸至曰麋　正義曰釋地云十藪宋有孟諸郭璞云今在梁國睢陽縣東北周禮職方氏正東曰青州其澤藪曰望諸禹貢豫州導菏澤被孟豬明皆是一物而字改易

耳舜才云水草交爲湄李巡曰水中有草木交會曰湄古字皆得通用故此作麋耳大心與子西使榮黃諫大心子玉之子子西子玉之族子弟王剛愎故因榮黃榮黃榮季也聽榮季曰死而利國猶或爲之況瓊玉乎是糞土也而可以濟師將何愛焉因神之欲以附百姓之願濟師之理

【疏】注因神至之理　正義曰劉炫云神道冥昧與人不交楚師之敗未必由此但於時戰在河旁河神許助若子玉從神所求不惜瓊玉則國人以爲神得所欲必將助已自當三軍用命戰士爭先亦旣不遂神心人謂神必不助則衆意皆沮莫不畏敵且兵凶戰危必有傷殺三軍之命在玆一舉猶尚愛惜此物是無恤民之心在軍之士誰肯競勸故云因神之欲以附百姓之願是濟師之理也裨竈請用瓘斝禳火非神所求若從而與之則

驚動民意且災不可免徒長妖妄故子產不與異於此也弗聽出告二子曰非神敗令尹令尹其不勤民實自敗也盡心盡力無所愛惜爲勤既敗王使謂之曰大夫若入其若申息之老何申息二邑子弟皆從子玉而死言何以見其父老子西孫伯曰得臣將死二臣止之曰君其將以爲戮孫伯即大心子玉子也二子以此答王使言欲令子玉往就君戮及連穀而死至連穀王無赦命故自殺也文十年傳曰城濮之役王使止子玉曰無死不及子西亦自殺縊而縣絕故得不死王時別遣追赦使連穀楚地殺得臣經在踐土盟上傳在下者觀晉事畢而次及楚備文之宜晉侯聞之而後

喜可知也（喜見於顏色）曰莫余毒也已蔿呂臣實爲令尹奉己而已不在民矣（言其自守無大志）或訴元咺於衛侯曰立叔武矣其子角從公公使殺之（角元咺子）咺不廢命奉夷叔以入守（夷謚）六月晉人復衛侯（以叔武受盟於踐土故聽衛侯歸）甯武子與衛人盟于宛濮（武子甯俞也陳留長垣縣西南有宛亭近濮水）曰天禍衛國君臣不協以及此憂也（衛侯欲與楚國人不欲故不和也）今天誘其衷（衷中也）使皆降心以相從也

不有居者誰守社稷不有行者誰扞牧圉牛曰牧馬曰圉不協之故用昭乞盟于爾大神以誘天衷自今日以往既盟之後行者無保其力居者無懼其罪有渝此盟以相及也以惡相及明神先君是糾是殛國人聞此盟也而後不貳傳言叔武之賢甯俞之忠衛侯所以書復歸衛侯先期入不信甯子先叔武長牂守門以爲使也與之乘而入長牂衛大夫甯子患公之欲速故先入欲安喻國人公子歂犬華仲前驅

衛侯遂驅甯子未備二子衛大夫叔武將沐聞君至喜捉髮走出前驅射而殺之公知其無罪也枕之股而哭之公以叔武尸枕其股歂犬走出手射叔武故公使殺之元咺出奔晉元咺以衛侯驅入殺叔武故至晉愬之城濮之戰晉中軍風于澤牛馬因風而走皆失之亡大旆之左旃大旆旗名繫旐曰旆通帛曰旃

疏

注夷謚 正義曰謚法安民好靖曰夷

注牛馬至失之 正義曰劉炫規過以為放牛馬於澤遺失大旆左旃不失牛馬今刪定知不然者若不失牛馬唯亡左旃罪未至重何須殺之以徇牛馬是軍之要用於事尤重故費誓云馬牛其風臣妾逋逃則有常刑今既亡左旃又失牛馬為罪至重故殺之以徇若

牛馬不失又大旆在軍何得因故牛馬而亡左旃故知風于澤者爲別失馬牛又於軍中亡失大旆之左旃故杜云掌此二事而不脩理劉以爲不失牛馬而規杜過非也

注大旆至曰旆　正義曰釋天云緇廣充幅長尋曰旐繼旐曰旆則旆是旐之尾也今別名大旆則此旆有異於常故以大旆爲旗名上云狐毛設二旆而退之亦此類也通帛爲旜周禮司常文也鄭玄云通帛謂大赤從周正色無飾釋天云因章曰旃孫炎曰因其繒色以爲旗章不畫之是也謂之左旃蓋是左軍所建者此亦於事難明不可強說

祁瞞奸命掌此二事而不脩爲奸罪司馬殺之以徇于諸侯使茅茷代之師還壬午濟河舟之僑先歸士會攝右權代舟之僑也士會隨武子士蔿之孫秋七月丙申振旅愷以入于晉

愷樂也獻俘授馘飲至大賞授數也獻楚俘於廟徵會討貳徵召諸侯將冬會于溫殺舟之僑以徇于國民於是大服君子謂文公其能刑矣三罪而民服三罪顚頡祁瞞舟之僑詩云惠此中國以綏四方不失賞刑之謂也詩大雅言賞刑不失則中國受惠四方安靖冬會于溫討不服也討謂討許

疏注愷樂也正義曰大司馬云若師有功則左執律右秉鉞以先愷樂獻于社注云律所以聽軍聲鉞所以為將威兵樂曰愷司馬法曰得意則愷樂愷歌示喜也

衛侯與元咺訟爭殺叔武事甯武子為輔鍼莊子為坐

士榮爲大士大士治獄官也周禮命夫命婦不躬坐獄訟元咺又不宜與其君對坐故使鍼莊子爲主又使衛之忠臣及其獄官質正元咺傳曰王叔之宰與伯輿之大夫坐獄於王庭各不身親蓋今長吏有罪先驗吏辝之義

疏注大士至之義　正義曰周禮獄官多以士爲名鄭玄云士察也主察獄訟之事者周禮命夫命婦不躬坐獄訟小司寇職文也鄭玄云爲治獄吏褻尊者也躬身也不身坐必使其屬若子弟也喪服傳曰命夫者其男子之爲大夫者命婦者其婦人之爲大夫妻者凡斷獄訟皆令競者坐而受其辭故云不躬坐也大司寇云以兩造禁民訟以兩劑禁民獄鄭玄云訟謂以財貨相告者獄謂相告以罪名者對文則小別散則可以通獄訟皆爭罪之事也元咺不宜與君對坐故使鍼莊子代衛侯爲坐獄之主甯子爲輔輔莊子也以甯子位高故先言之士榮亦輔莊子舉其官名以其主獄事故亦使輔之與晉之獄官對理質正元咺也所引傳曰在襄十年

衛侯不勝三子辭屈殺士榮刖鍼莊子謂甯俞忠而免之執衛侯歸之于京師寘諸深室深室別爲囚室甯子職納槖饘焉甯俞以君在幽隘故親以衣食爲己職槖衣之槖饘糜也言其忠主所慮者深元咺歸于衛立公子瑕瑕衛公子適也

疏注甯俞至者深　正義曰甯俞親以衣食爲己職者慮君飢渴且防酖毒也詩毛傳曰小曰槖大曰囊槖所以盛衣亦可以盛食宣二年傳曰爲之簞食與肉寘諸槖以與之是也釋言曰餬饘也鬻糜也郭璞曰饘糜也孫炎曰鬻淖糜也然則糜之與鬻稠淖之異名耳

是會也晉侯召王以諸侯見且使王狩晉侯大合諸侯而欲尊事天子以爲名義自嫌強大不敢朝周喻王出狩

因得盡羣臣之禮皆諷而不正之事仲尼曰以臣召君不可以訓故書曰天王狩于河陽言非其地也使若天王自狩以失地故書河陽實以屬晉非王狩地

疏注晉侯至之事 正義曰晉侯本意止欲大合諸侯之師共尊事天子以爲臣之名義實無覬覦之心但於時周室既衰天子微弱忽然帥九國之師將數十萬衆入京師以臨天子似有篡奪之謀恐爲天子拒逆或復天子怖懼棄位出奔則晉侯心實盡誠無辭可解故自嫌彊大不敢朝王故召諸侯來會于溫溫去京師路近因加諷諭令王就會受朝天子不可以受朝爲辭故令假稱出狩若言王自出狩諸侯因會遇王遂共朝王得盡君臣之禮皆孔子所謂譎而不正之事穀梁傳曰全天王之行也爲若將狩而遇諸侯之朝也爲天王諱也是使王狩之意也公羊以爲踐土與此皆是晉侯召王何休云時晉文公年老恐霸功不成故

自天子曰諸侯不可卒致願王居踐土下謂諸侯曰天
子在是不可不朝迫使正君臣明主法案溫去京師路懸
百里晉侯已能致之於溫何故不能致之於洛何休妄造
其辭事非晉侯之意故杜氏正之自嫌彊大不敢朝周耳
注使若至狩地 正義曰此傳稱仲尼之語即云書曰明
是仲尼新意非舊文也杜以書曰爲仲尼新意亦以此而
知之聖人作法所以貽訓後世以臣召君不可以爲教訓
故改正舊史舊史當依實而書言晉侯召王且使王狩仲
尼書曰天王狩于河陽言天王自來狩獵于河陽之地使
若獵失其地故書之以譏王然釋例曰天子諸侯田獵皆
於其封內不越國而取諸人河陽實以屬晉非王狩所故
言非其地且明德也義在隱其召君之闕是說改史之意
也計天王之狩失地不書因此實非王地借之以改舊史
若譏王狩然實不譏王也穀梁傳曰水北爲陽山南爲陽
溫河陽也會于溫言小諸侯以河陽言之大天子也然河
陽與溫止是一地天子來就諸侯假辭以稱狩耳左氏無

此義但會指所在之地故言溫狩是田獵之所故廣言其地蘇氏云明晉侯之德沒其召君書天子之狩顯其失地便是褒諸侯貶天子所以然者此亦假其失地之文欲明王狩所在非實貶也若隱其召君則全沒不書於義爲可必書天王非地之狩者若全沒其文無以明晉侯尊崇天子之德故書天子出狩諸侯往朝

且明德也

隱其召君之闕欲以明晉之功德河陽之狩趙盾之弒泄冶之罪皆違凡變例以起大義危疑之理故特稱仲尼以明之

【疏】注隱其至明之　正義曰晉侯所以召王志在尊崇天子故改舊史隱其召君之闕以明晉侯之功德功德謂尊事天子是也丘明爲傳所以爲仲尼之意凡所改易皆是仲尼而於河陽之狩趙盾之弒泄冶之罪此三事特稱仲尼曰者史策所書皆書實事晉侯召王使狩而作自狩之文是言不實也凡例弒君稱君君無道盡公不君而稱臣以弒似君無過也大夫無罪見殺不書其名泄冶忠諫而被殺書名乃罪合死也此三事皆違凡典[illegible]

書例以起大義危疑之理恐人不信須聖言以爲證故特稱仲尼以明之壬申公朝于王所執衛侯經在朝王下傳在上者告執晚疏壬申公朝于王所正義曰傳之上下例不虛舉經文此虛舉經者終上晉侯召王以諸侯見之事丁丑諸侯圍許十月十五日有日無月晉侯有疾曹伯之豎侯獳貨筮史豎掌通內外者史晉史使曰以曹爲解以滅曹爲解故齊桓公爲會而封異姓封邢衛今君爲會而滅同姓曹叔振鐸文之昭也叔振鐸曹始封君文王之子先君唐叔武之穆也且合諸侯而滅兄弟非禮也與衛偕

命私許復曹衛而不與偕復也同罪異罰非刑也衛已復故禮以行義信以守禮刑以正邪舍此三者君將若之何公說復曹伯遂會諸侯于許晉侯作三行以禦狄荀林父將中行屠擊將右行先蔑將左行晉置上中下三軍今復增置三行以辟天子六軍之名三行無佐疑大夫帥

經二十有九年春介葛盧來介東夷國也在城陽黔陬縣葛盧介君名也不稱朝不見公且不能行朝禮雖不見公國賓禮之故書公至自圍許無傳

夏六月會王人晉人宋人齊人陳人蔡人秦人盟于翟泉翟泉今洛陽城内大倉西南池水也魯侯諱盟天子大夫諸侯大夫又違禮盟公侯王子虎違禮下盟故不言公會又皆稱人【疏】注翟泉至稱人　正義曰傳曰卿不書罪之也在禮卿不會公侯唯言諸侯之卿會魯君罪耳不言罪魯侯與子虎知其亦有罪者襄二十六年公會晉人鄭良霄宋人曹人于澶淵故爲趙武敵公與之稱人而文不没公此没公不書明公別有罪五年公及齊侯宋公云云會王世子于首止王世子不盟也九年公會宰周公云云于葵丘宰周公不盟也往年踐土之會王子虎盟諸侯于王庭宣七年黑壤之會王叔桓公臨之王之公卿皆不與諸侯共盟則知諸侯不合盟王臣王臣不合與於盟今王子虎亦貶稱人知魯侯諱盟天子大夫故没公不書也王子虎違禮下盟故貶稱人

秋大雨雹冬介葛

盧來

傳二十九年春介葛盧來朝舍于昌衍之上魯縣東南有昌平城公在會饋之芻米禮也嫌公行不當致饋故曰禮

疏饋之芻米 正義曰周禮掌客天子待諸侯之禮上公饔餼九牢饔五牢飧四牢車禾視死牢牢十車則禾五十車車米視生牢牢十車則米四十車侯伯饔餼七牢禾四十車米三十車子男饔餼五牢禾三十車米二十車芻薪皆倍禾也聘禮卿饔餼五牢禾米與子男同其附庸執帛與公之孤同則饔餼亦五牢禾三十車一十車薪芻倍禾則此饋芻米芻六十車米二十車

夏公會王子虎晉狐宋公孫固齊國歸父陳轅濤塗秦小子

慭盟于翟泉尋踐土之盟且謀伐鄭也經書

蔡人而傳無名氏即微者秦小子慭在蔡下者若宋向戌之後會

且謀伐鄭　正義曰晉侯受命鄭伯傅王踐土與溫二會咸在鄭無叛晉之狀而此會謀伐鄭者文公昔嘗過鄭鄭不禮焉城濮戰前鄭復如楚雖以楚敗之後畏威來會晉侯以大義受之內實懷恨此會鄭人不至必有背晉之心故謀伐之也晉語城濮戰下稱文公誅觀狀以伐鄭及其陴鄭人以名寶行成公不許得叔詹將烹而舍之左傳無伐鄭之事蓋溫會以後已嘗伐鄭鄭至今未服故此會謀伐明年遂與秦圍之此傳曰且貳於楚也是鄭自知負晉故有貳心也　注經書至後會　正義曰經若貶卿稱人傳則言其名氏若傳無名氏則本是微人此經書蔡人而傳無名氏此是實蔡之微者秦是大國小子慭名見於傳而在蔡微者之後若宋向戌之後會也襄二十六年公會晉人鄭良霄宋人曹人于澶淵傳曰趙

武不書尊公也向戌不書後也鄭先宋不失所也宋是大國常在鄭先向戌既以會公貶又以後至退甚班使在鄭下此小子慭既以會公貶又退之在蔡下若彼宋向戌之後會也然向戌後會傳爲發之經書良霄以駮向戌之後會小子慭既是後會傳不爲發又不書蔡人之名以駮之者但秦辟陋西戎未同中國蔡人又蔡之微者不合書名故傳不發之經不貶責也公孫固序在齊上者蓋爲大司馬尊於歸父歸父雖執齊政不廢身非上卿如管仲之類猶文十七年陳公孫寧襄二十七年陳孔奐皆序在衛下杜去非上卿即此類也

卿不書罪之也

晉侯始霸翼戴天子諸侯輯睦王室無虞而王子虎下盟列國以瀆大夫與諸侯大夫上敵公侯虧禮傷教故貶諸大夫諱公與盟

在禮卿不會公侯會伯子男可也

大國之卿當小國之君故可以會伯子男諸卿之見貶亦兼有此闕故傳重發之



注大國至發之

正義曰昭二十三年傳叔孫婼曰列國之卿當小國之君固周制也是其可以會伯子男也諸卿見貶兼有此闕者謂諸卿既上盟天子大夫又上敵公侯故云兼案杜上注經云諸侯大夫違禮盟公侯又注傳云諸侯大夫上敵公侯則是惟責諸侯大夫上敵公侯不責上盟天子之使而言兼有此闕者以魯君上盟天子之使已諱而不書則諸侯之臣罪在可悉故傳云卿不書罪之略言其事故杜經傳二注唯言敵公侯不云盟王使以其可知故也劉炫以為直責其敵公侯不責其盟王使以規杜氏必如劉義則是君盟王使乃爲有罪臣盟王使貌無貶責便是君臣易位尊卑失序聖人垂訓豈若是乎

秋大雨雹爲災也冬介葛盧來以未見公故復來朝禮之加燕好燕燕禮也好好貨也一歲再來故加之

介葛盧聞牛鳴曰是生三犧

皆用之矣其音云問之而信傳言人聽或通鳥獸之情

疏 注傳言至之情　正義曰周禮夷隸掌與鳥言貉隸掌與獸言鄭司農云夷狄之人或曉鳥獸之言鄭玄云夷隸征東夷所獲貉隸征東北夷所獲然則介葛盧是東夷之國其土俗有知者故介葛盧曉之

經三十年春王正月夏狄侵齊秋衛殺其大夫元咺及公子瑕咺見殺稱名者訟君求直又先歸立公子瑕非國人所與罪之也瑕立經年未會諸侯故不稱君

疏 注咺見至稱君　正義曰咺既稱名故知以訟君立瑕爲咺之罪狀春秋之世諸侯雖篡弑而立已列於會雖復見弑耶成爲君齊商人蔡侯班之屬是也瑕立雖已經年未會諸侯故不稱君既不成君即與元咺同爲國討之辭元咺先死故稱及也瑕若成君當捸周歂冶廑爲文書曰衛殺其

君取衛侯鄭歸于衛魯爲之請故從諸侯納之例例在成十八年晉人

秦人圍鄭晉軍函陵秦軍氾南各使微者圍鄭故稱人介人侵蕭無傳

冬天王使宰周公來聘周公天子三公兼冢宰也公子遂

如京師遂如晉如京師報宰周公

傳三十年春晉人侵鄭以觀其可攻與否

狄間晉之有鄭虞也夏狄侵齊齊晉與國晉侯

使醫衍酖衛侯衍醫名晉侯實怨衛侯欲殺而罪不及死故使醫因治疾而加酖毒

【疏】注衍醫至酖毒　正義曰周禮大司馬以九伐之法

正邦國賊殺其親則正之鄭玄云正之者執而治其

罪王霸記曰正殺之也春秋僖二十八年晉人執衛侯歸之于京師坐殺其弟叔武如鄭彼言則衛侯合死而云罪不及死者衛侯之心疑叔武耳前驅歂犬卜君意而殺之非衛侯命殺也公知其無罪枕股而哭又命殺歂犬是則殺非公意也故不至死若然則是衛侯無罪而往年衛侯與元咺訟衛侯不勝殺士榮刖鍼莊子者用讒疑賢弟渝盟先期入是衛侯之罪也罪不合死而晉侯心怨欲得殺之故使醫因治疾而加酖毒若不治疾不得使醫故知因治疾也魯語云晉人執衛成公歸之于周使醫酖之不死醫亦不誅臧文仲言於僖公曰夫衛君殆無罪矣今晉侯酖衛侯而不死亦不討其使者諱而惡殺之也是罪不合死之事也甯俞貨醫使薄其酖不死甯俞視衛侯衣食故得知之公為之請納玉於王與晉侯皆十㲄王許之僖王曰㲄公本與衛同好故為之請秋乃

釋衛侯衛侯使賂周歂冶廑曰苟能納我吾使爾爲卿恐元咺距己故賂周冶周冶殺元咺及子適子儀子儀瑕母弟不書敎賤也公入祀先君周冶既服將命服卿服將入廟受命周歂先入及門遇疾而死冶廑辭卿見周歂死而懼

疏注服卿至受命 正義曰言祀先君而服將命知其將入廟也必入廟者祭統云古者明君爵有德而祿有功必賜爵祿於大廟示不敢專也命臣必在廟而王制云爵人於朝者朝上詢於衆人位定然後入廟受命今世受官猶然

九月甲午晉侯秦伯圍鄭以其無禮於晉文公亡過鄭鄭不禮之且貳於楚也

晉軍函陵秦軍汜南此東汜也在滎陽中牟縣南

疏注此東汜正義曰劉炫云二十四年王出適鄭處于汜注云鄭南汜也釋例土地名僖二十四年汜下云此南汜也周王出居于汜楚伐鄭師于汜襄城縣南汜城是也此年汜下云此東汜也秦軍汜南晉伐鄭師于汜滎陽中牟縣南汜澤是也杜考校既精當不徒爾尋討傳文未見杜意

佚之狐言於鄭伯曰國危矣若使燭之武見秦君師必退佚之狐燭之武皆鄭大夫公從之辭曰臣之壯也猶不如人今老矣無能為也已公曰吾不能早用子今急而求子是寡人之過也然鄭亡子亦有不

利焉許之夜縋而出縋縣城而下見秦伯曰秦晉圍鄭鄭既知亡矣若亡鄭而有益於君敢以煩執事執事亦謂秦越國以鄙遠君知其難也設得鄭以為秦邊邑則越晉而難保焉用亡鄭以陪鄰陪益也鄰之厚君之薄也若舍鄭以為東道主行李之往來共其乏困行李使人君亦無所害

疏注行李使人　正義曰襄八年傳云一介行李杜云行李行人也昭十三年傳云行理之命杜云行理使人李理字異為注則同都不解理字周語行理以節逆之賈逵云理吏也小行人也孔晁注國語其本亦作李字注云行李行人之官

也然則兩字通用本多作理訓之為吏故為行人使人也且君嘗為晉君賜矣許君焦瑕朝濟而夕設版焉君之所知也晉君謂惠公也焦瑕晉河外五城之二邑朝濟河而夕設版築以距秦言背秦之速夫晉何厭之有既東封鄭又欲肆其西封封疆也肆由也不闕秦焉取之闕秦以利晉唯君圖之秦伯說與鄭人盟不闕秦焉取之　正義曰沈云不闕秦家更何處取之言有心取秦先謀取鄭言滅秦以將利晉益大疆土使杞子逢孫揚孫戍之乃還三子秦大夫反為鄭守子犯請擊之公曰不可微夫

人之力不及此請擊秦也夫人謂秦穆公因人之力而敝之不仁失其所與不知以亂易整不武秦晉和整而還相攻更爲亂也吾其還也亦去之初鄭公子蘭出奔晉蘭鄭穆公從於晉侯伐鄭請無與圍鄭許之使待命于東晉東界鄭石甲父侯宣多逆以爲大子以求成于晉晉人許之二子鄭大夫言穆公所以立

冬王使周公閱來聘饗有昌歜白黑形鹽昌歜昌蒲葅白熬稻黑熬黍形鹽鹽形象虎

疏注昌歜至象虎　正義曰昌歜饗之所設必是

籩豆之實周禮醢人朝事之豆其實有昌本麋臡鄭玄云昌本昌蒲根切之四寸爲菹彼昌本可以爲菹知此昌歜即是昌蒲菹也齊有邴歜魯有公甫歜其音爲觸說文云歜盛氣怒也從欠蜀聲此昌歜之音相傳爲在感反不知其字與彼爲同爲異徧檢書傳昌蒲之草無此別名未知其所由也此云白黑下云嘉穀嘉穀之白黑唯稻黍爲然下云鹽虎形知其形象虎也

辭曰國君文足昭也武可畏也則有備物之饗以象其德薦五味羞嘉穀鹽虎形嘉穀熬稻黍也以象其文也鹽虎形以象武也以獻其功吾何以堪之

【疏】辭曰至堪之　正義曰周禮掌客王巡守百官從者所過之國共其積膳三公眂上公之禮卿眂侯伯之禮大夫眂子男之禮宰周公是天子三公其主國待之當尊於國君但周公自謙不敢當比國君耳

既云備物之饗以象其德及說備物之下即云以獻其功功德互見之耳獻其功者獻謂呈見旌表之也備設以象德薦獻以見功故象獻分配爲文

東門襄仲將聘于周遂初聘于晉 注公既命襄仲聘周未行故曰將又命自周聘晉故曰遂自入春秋魯始聘晉故曰初

疏注公既至曰初 正義曰經書實行之事傳說將命之初故云命之將聘于周未行又命之遂聘于晉令其從周即去更不廻也賈服不曉傳意解爲先聘晉後聘周故杜詳說之

經三十有一年春取濟西田 晉分曹田以賜魯故不繫曹不用師徒故曰取

疏注晉分至曰取 正義曰濟西之田實是曹地晉文分以賜魯故不繫於曹不繫晉者晉本意賜諸侯不爲己有故亦不繫晉也昭四年傳例曰凡克邑不用師徒曰取取田取邑義亦同也

公子遂

如晉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免牲龜曰卜不從不吉也卜郊不吉故免牲免猶縱也

疏注龜曰至縱也　正義曰龜曰卜曲禮文也洪範稽疑云龜從筮從謂從人之心也人心欲吉不從是不吉也卜郊不吉不復爲郊牲無所用故免牲免猶縱放不殺之也穀梁傳曰免牲者爲之緇衣纁裳有司玄端奉送至于南郊免牛亦然左傳無說其事或然也桓五年傳例曰凡祀啓蟄而郊啓蟄周之三月也今於夏四月卜郊者傳乘節氣有前有却但使春分未過仍得爲郊故四月得卜郊也故釋例曰凡十二月而節氣有二十四共通三百六十六日分爲四時間之以閏月故節不必得恒在其月初而中氣亦不得恒在其月之半是以傳舉天宿氣節爲文而不以月爲正僖公襄公夏四月卜郊但譏其非所宜卜而不譏其四月不可郊也孟獻子曰啓蟄而郊郊而後耕耕謂春分也言得啓蟄當卜郊不得過春分耳是言四月得郊也周禮大宰職云祀五帝前

期十月帥執事而卜日然則將祭必卜日之前豫卜之也言四卜郊者蓋三月每旬一卜至四月上旬更一卜乃成爲四卜也此言四卜郊不從襄七年三卜郊不從公羊傳曰曷爲或言三卜或言四卜三卜禮也四卜非禮也三卜何以禮求吉之道三今左傳以爲禮不卜常祀則一卜亦非不云四非而三是異於公羊說

猶三望

三望分野之星國中山川皆因郊祀望而祭之魯廢郊天而脩其小祀故曰猶猶者可止之辭

疏注三望至之辭

正義曰公羊傳曰三望者何望祭也然則曷祭祭泰山河海鄭玄以爲望者祭山川之名諸侯之祭山川在其地則祭之非其地則不祭且魯竟不及於河禹貢海岱及淮惟徐州徐即魯地三望謂淮海岱也賈逵服虔以爲三望分野之星國中山川今杜亦從之以襄九年傳曰陶唐氏之火正闕伯居商丘祀大火相土因之故商主大火昭元年傳云辰爲商星參爲晉星楚語云天子徧祀羣神品物諸侯二王後祀天地三辰及其土地之山川注國語者皆太

諸侯二王後祀天地三辰日月星也非二王後祀分野星辰山川也以此知三望分野之星國內山川其義是也昭七年夏四月甲辰朔日有食之於時夏之二月日在降婁傳稱去衛地如魯地於十二次豕韋衛地降婁魯地魯祭分野之星其祭奎婁之神也此三望者因郊祀天而望祭之於法不獨祭也魯既廢郊天而獨脩小祀故曰猶公羊穀梁皆云猶者可止之辭

秋七月冬杞伯姬來求婦無傳自爲其子成昏

狄圍衛十有二月衛遷于帝丘辟狄難也帝丘今東郡濮陽縣故帝顓頊之虛故曰帝丘

【疏】注辟狄至帝丘　正義曰傳稱狄圍衛衛遷于帝丘蓋有阻險可以辟狄難也釋例曰帝丘故帝顓頊之虛故曰帝丘昆吾氏因之故曰昆吾之虛東郡濮陽縣是也

傳三十一年春取濟西田分曹地也二十八年晉文

討曹分其地竟界未定至是乃以賜諸侯使臧文仲往宿於重館高平方與縣西北有重鄉城重館人告曰晉新得諸侯必親其共不速行將無及也從之分曹地自洮以南東傅于濟盡曹地也文仲不書請田而已非聘享會同也濟水自滎陽東過魯之西至樂安入海

疏重館至曹地　正義曰魯語說此事云獲地於諸侯爲多臧文仲反既復命爲之請曰地之多重館人之力也臣聞之曰善有章雖賤賞也今一言而辟竟其章大矣請賞之乃出而爵之

襄仲如晉拜曹田也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免牲非禮也諸侯不得郊天魯以周公故得用天子禮樂故郊爲魯常祀

猶三望亦非禮也禮不卜常祀必其時而卜其牲日卜牲與日知吉凶牛卜日曰牲既得吉日則牛改名曰牲牲成而卜郊上怠慢也怠於古典慢瀆龜策望郊之細也不郊亦無望可也

【疏】注諸侯至常祀　正義曰明堂位稱成王幼弱周公踐天子之位以治天下制禮作樂七年致政於成王成王以周公爲有勳勞於天下命魯公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是以魯君孟春乘大路載弧韣旂十有二旒日月之章祀帝于郊配以后稷天子之禮也是魯以周公之故得用天子禮樂天子命之則爲常祀故郊爲魯之常祀也記言正月謂周正建子之月與傳啓蟄而郊其月不同禮記是後儒所作不可以難左傳　注既得至曰牲　正義曰上云卜其牲日則牲之與日俱卜之也必當先卜牲而後

卜日卜得吉日則改牛爲牲然則牛雖卜吉未得稱牲牲是成用之名不可改名爲牲更卜吉凶明知卜牛在卜日之前也此言免牲是已得吉日牲既成矣成七年乃免牛是未得吉日牲未成也

秋晉蒐于清原作五軍以禦狄

二十八年晉作三行今罷之更爲上下新軍河東聞喜縣北有清原

趙衰爲卿

二十七年命趙衰爲卿讓於欒枝今始從原大夫爲新軍帥

【疏】趙衰爲卿　正義曰晉語云文公命趙衰爲卿讓於欒枝先軫後又使爲卿讓於狐偃狐毛卒又使爲卿讓於先且居公曰趙衰三讓其所讓皆社稷之衛也廢讓是廢德也以趙衰故蒐于清原作五軍使趙衰將新上軍箕鄭佐之胥嬰將下軍先都佐之如彼文止謂趙衰作五軍故特言趙衰爲卿以見之於時舊三軍之將佐先軫將中軍郤溱佐之先且居將上軍狐偃佐之欒枝將下軍胥臣佐之國語有其文也

冬狄圍衛衛遷

于帝丘卜曰三百年衛成公夢康叔曰相奪予享相夏后啓之孫居帝丘享祭也【疏】卜曰三百年　正義曰案史記衛世家及年表衛從此年以後歷十九君積四百二十年衛元君乃徙于野王元君卒子角代立秦滅衛廢角爲庶人　注相夏至祭也　正義曰夏本紀禹生啓啓生大康及仲康仲康生相是爲啓之孫也周禮祭人鬼曰享公命祀相甯武子不可曰鬼神非其族類不歆其祀歆猶饗也杞鄫何事言杞鄫夏後自當祀相相之不享於此久矣非衛之罪也言帝丘久不祀相非衛所絕不可以閒成王周公之命祀諸侯受命各有常祀請改祀命改祀相之

命【疏】注改祀相之命　正義曰昭七年傳稱晉居夏虛祀鯀而晉侯疾瘳此衛居帝丘而不合祀相者祭法云鯀障洪水而殛死載在祀典傳稱實爲夏郊三代祀之周室既衰晉爲盟主當代天子祭絕祀之神故祭鯀爲得禮相無功德於民惟當子孫自祭故稱祀鄭何事非衛之罪與鯀異也

鄭洩駕惡公子瑕鄭伯亦惡之故公子瑕出奔楚瑕文公子傳爲納瑕張本洩駕亦鄭大夫隱五年洩駕距此九十年疑非一人

經三十有二年春王正月夏四月己丑鄭伯捷卒無傳文公也三同盟【疏】注文公也三同盟　正義曰經無其葬故言其謚也捷以莊二十二年即位至此與魯十餘同盟言三同盟者但杜數同盟不例若同盟少者數先君之盟或數大夫之盟或

欵經不書盟而傳載盟者若同盟多者唯數今君或就今君之中數其大會盟之顯著者此言三同盟者皆據王臣臨盟則八年盟于洮九年于葵丘二十八年于踐土是也劉炫不尋杜意而規其繆非也

衛人侵狄報前年狄圍衛

秋衛人及狄盟不地者就狄廬帳盟

疏注不地至帳盟　正義曰會狄于攢函言地今不言地故去就廬帳盟廬帳即是狄人所居之處上云衛人侵狄及狄盟猶若公如晉及晉侯盟是指其所居之處故不言地也劉炫云春秋時戎狄錯居中國此狄無國都處所直去及狄盟盟於狄之處也以狄俗逐水草無城郭宮室故去就廬帳盟

冬十有二月己卯晉侯重耳卒同盟踐土翟泉

傳三十二年春楚鬭章請平于晉晉陽處

父報之晉楚始通陽處父晉大夫晉楚自春秋以來始交使命偽和同夏

狄有亂衛人侵狄狄請平焉秋衛人及狄

盟冬晉文公卒庚辰將殯于曲沃殯窆棺也曲沃有舊宮焉

疏 注殯窆至宮焉 正義曰周禮鄉師職云大喪及葬與匠師御柩及窆執斧以涖匠師昭十二年傳曰日中而堋禮記皆作封封堋窆聲相近而字改易耳皆謂葬時下棺之名也殯則攢置於西序亦是下棺於地故殯為窆棺也晉武公自曲沃而兼晉國曲沃有舊時宮廟故公卒而往殯焉禮諸侯五日而殯案經文以己卯卒庚辰是卒之明日即將殯者以曲沃路遠故早行耳禮在牀曰尸在棺曰柩下云柩有聲明是斂於棺而後行也

出絳柩有聲如牛如牛响聲卜偃使大夫拜曰君

命大事將有西師過軼我擊之必大捷焉（聲自柩出故曰君命大事戎事也卜偃聞秦密謀故因柩聲以正衆心）杞子自鄭使告于秦（三十年秦使大夫杞子戍鄭）曰鄭人使我掌其北門之管（管籥也）若潛師以來國可得也穆公訪諸蹇叔蹇叔曰勞師以襲遠非所聞也（蹇叔秦大夫）師勞力竭遠主備之無乃不可乎師知所為鄭必知之勤而無所必有悖心（將害良善）且行千里其誰不知公辭焉（辭不受其言）召孟

明西乞白乙使出師於東門之外孟明百里孟明視西
乞西乞術白乙白乙丙疏注孟明至乙丙　正義曰世族譜以百里孟明視爲百里奚之子則姓百里名
視字孟明也古人之言名字者皆先字後名而連言之其
術丙必是名西乞白乙或字或氏不可明也譜云或以爲
西乞術白乙丙爲蹇叔子案傳稱蹇叔之子與師言其在師中
而已若是西乞白乙則爲將帥不得云與師或說必妄記異聞耳
蹇叔哭之曰孟子吾見師之出而不見其
入也公使謂之曰爾何知中壽爾墓之木
拱矣合手曰拱言其過老悖不可用蹇叔之子與師哭而送
之曰晉人禦師必於殽殽在弘農澠池縣西殽有二陵

焉大阜曰陵其南陵夏后皋之墓也皋夏桀之祖父其北陵文王之所辟風雨也此道在二殽之間南谷中谷深委曲兩山相嶔故可以辟風雨古道由此魏武帝西討巴漢惡其險而更開北山高道必死是間以其深險故余收爾骨焉秦師遂東為明年晉敗秦于殽傳

疏

中壽　正義曰上壽百二十歲中壽百下壽八十　注大阜曰陵　正義曰釋地云高平曰陸大陸曰阜大阜曰陵李巡曰高平謂土地豐正名為陸大陸謂土地高大名曰阜阜最高大為陵　注皋夏桀之祖父　正義曰夏本紀文桀父名發桀名履癸　注此道至高道　正義曰此道見在殽是山名俗呼為土殽石殽其阨道在兩殽之間山高而曲兩山參差相映其下雨所不及故可以辟風雨也公羊傳曰蹇叔送其子而戒之曰爾即死必於殽之嶔巖

是文王之所辟風雨者故此注言兩山相嶔故可以辟風雨者杜氏此言試取公羊之意嶔字蓋從山但嶔巖是山之貌而云相嶔文亦不順未能審杜意也何休云其處險阻隘勢一人可要百故文王過之驅馳常若辟風雨

經三十有三年春王二月秦人入滑滅而書入不能有其地

齊侯使國歸父來聘夏四月辛巳晉人及姜戎敗秦師于殽晉侯諱背喪用兵故通以賤者告姜戎姜姓之戎居晉南鄙戎子駒支之先也晉人角之諸戎掎之不同陳故言及

疏注晉侯至言及　正義曰杜以諸侯之服不至稱人故知諱在喪用兵以賤者告也襄十四年傳戎子駒支自陳此事云謂我諸戎四嶽之裔胄且此云姜戎知是姜姓之戎也角之掎之皆彼傳文耳彼云晉禦其上戎亢其下是不同陳故言

及也諸戰之陳共用師不言及者皆同陳也

癸巳葬晉文公狄侵齊公伐邾取訾婁秋公子遂帥師伐邾晉人敗狄于箕

大原陽邑縣南有箕城郤缺稱人者未爲卿

疏 注大原至爲卿 正義曰劉炫云案傳晉侯親兵先軫死敵則將帥非郤缺也而稱人者晉諱而以微人告令知不然者以戰于殽文公未葬故諱其背殯用兵此則文公既葬之後於禮得從戎事又敗狄有功以何恥諱而以微者告故杜云郤缺稱人未爲卿劉以晉侯稱人同於殽諱而規杜氏非也

冬十月公如齊十有二月公至自齊乙巳公薨于小寢

小寢內寢也乙巳十一月十二日經書十二月誤

隕霜不殺草李梅實

無傳書時失也周十一月

今九月霜當微而重重而不能殺草所以爲災 疏 注書時至爲災 正義曰此在十二月下杜以長歷校之乙巳是十一月十二日謂經十二月爲誤遂以此經四事皆爲十一月夏之九月霜不應重重又不能殺草所以爲災也此云隕霜不殺草定元年冬十月隕霜殺菽梁傳曰未可以殺而殺舉重可殺而不殺舉輕其意言菽重草輕也

晉人陳人鄭人伐許

傳三十三年春秦師過周北門左右免冑而下 王城之北門冑兜鍪兵車非大將御者在中故左右下御不下 疏 注王城至不下 正義曰成二年傳稱晉解張御郤克鄭丘緩爲右張侯曰矢貫予手及肘左輪朱殷傷手而血流左輪是御者在左大將居中也宣十二年傳稱楚許伯御樂伯攝叔爲右樂伯云左射以菆是射在左而御在中也鄭玄詩箋云兵車之法左

人持弓右人持矛中人御車故左右下御不下超乘者三百乘王孫滿尚幼觀之言於王曰秦師輕而無禮必敗謂過天子門不卷甲束兵超乘示勇【疏】注謂過至示勇　正義曰服虔云無禮謂過天子門不櫜甲束兵而但兇胄呂氏春秋說此事云師行過周王孫滿曰過天子之城宜櫜甲束兵左右皆下然則過天子門當卷甲束兵必古有此禮或出司馬兵法其書既亡未見其本輕則寡謀無禮則脫脫易也入險而脫又不能謀能無敗乎及滑鄭商人弦高將市於周遇之以乘韋先牛十二犒師商行賈也乘四韋先韋乃入牛古者將獻遺於人必有以先之【疏】注商行至先之　正

義曰周禮大宰以九職任萬民六曰商賈阜通貨賄鄭玄去行曰商處曰賈易去商旅不行是商行賈坐而言行賈者相形以曉人也乘車必駕四馬因以乘為四名禮言乘矢謂四矢此言乘韋謂四韋也遺人之物必以輕先重後故先韋乃入牛也老子去雖有拱璧以先四馬不如坐進此道是古者將獻饋必有以先之

曰寡君聞吾子將步師出於敝邑敢犒從者不腆敝邑為從者之淹居則具一日之積腆厚也淹久也積芻米菜薪行則備一夕之衛且使遽告于鄭遽傳車

疏注腆厚至菜薪　正義曰腆厚淹久經傳常訓也周禮大行人去王待諸侯之禮上公五積侯伯四積子男三積積皆謂米禾芻薪知此亦然案掌客上公五積皆視飧牽鄭注去飧牽謂牢牲以往不殺也亦有米禾芻薪

鄭又注去上公飱五牢米二十車禾三十車侯伯四牢米禾皆二十車子男三牢米十車禾二十車芻薪皆倍其禾積既視殨則米禾芻薪與殨同　注遽傳車正義曰釋言云馹遽傳也孫炎曰傳車驛馬也

鄭穆公使視客館視秦三大夫之舍則束載厲兵秣馬矣嚴兵待秦師使皇武子辭焉曰吾子淹久於敝邑唯是脯資餼牽竭矣資糧也生曰餼牽謂牛羊豕爲吾子之將行也示知其情鄭之有原圃猶秦之有具囿也原圃具囿皆囿名吾子取其麋鹿以間敝邑若何使秦戍自取麋鹿以爲行資令敝邑得間暇若何猶如何滎陽中牟縣西有圃田澤杞子奔

齊逢孫揚孫奔宋孟明曰鄭有備矣不可冀也攻之不克圍之不繼吾其還也滅滑而還

疏 注資糧至羊豕 正義曰聘禮歸饔餼五牢飪一牢腥二牢餼二牢以飪是熟肉腥是生肉知餼是未殺故云生曰餼牛羊豕可牽行故云牽謂牛羊豕也 注原圃具囿皆囿名 正義曰下注云中牟縣西有圃田澤則原圃地名以其地為囿知與具囿皆囿名也囿者所以養禽獸故令自取其麋鹿焉天子曰苑諸侯曰囿

齊國莊子來聘自郊勞至于贈賄禮成而加之以敏迎來曰郊勞送去曰贈賄敏審當於事臧文仲言於公曰國子為政齊猶有禮君其朝焉臣

聞之服於有禮社稷之衛也爲公如齊傳疏注逆來至於事　正義曰聘禮賓至于近郊君使卿朝服用束帛勞及聘事皆畢乃去賓遂行舍於郊公使卿贈如覿幣是來有郊勞去有贈賄也晉原軫曰秦違蹇叔而以貪勤民天奉我也奉與也奉不可失敵不可縱縱敵患生違天不祥必伐秦師欒枝曰未報秦施而伐其師其爲死君乎言以君死故忘秦施先軫曰秦不哀吾喪而伐吾同姓秦則無禮何施之爲言秦以無禮加己施不足顧吾聞之一日縱敵數世

之患也謀及子孫可謂死君乎言不可謂背君遂

發命遽興姜戎子墨衰絰晉文公未葬故襄公稱子以凶服從戎故墨之梁弘御戎萊駒爲右夏四月辛巳敗秦

師于殽獲百里孟明視西乞術白乙丙以

歸遂墨以葬文公晉於是始墨後遂常以爲俗記禮所由變

文嬴請三帥文嬴晉文公始適秦秦穆公所妻夫人襄公嫡母三帥孟明等曰

彼實構吾二君寡君若得而食之不厭君

何辱討焉使歸就戮于秦以逞寡君之志

若何公許之先軫朝問秦囚公曰夫人請之吾舍之矣先軫怒曰武夫力而拘諸原婦人暫而免諸國 暫猶卒也 墮軍實而長寇讎亡無日矣 墮毀也 不顧而唾公使陽處父追之及諸河則在舟中矣釋左驂以公命贈孟明 欲使還拜謝因而執之 孟明稽首曰君之惠不以纍臣釁鼓 纍囚繫也殺人以血塗鼓謂之釁鼓 使歸就戮于秦寡君之以爲戮死且不朽若從君惠而免

之三年將拜君賜（意欲報伐晉）秦伯素服郊次（待之於郊）鄉師而哭曰孤違蹇叔以辱二三子孤之罪也不替孟明孤之過也大夫何罪且吾不以一眚掩大德（眚過也）狄侵齊因晉喪也公伐邾取訾婁以報升陘之役（在二十二年）邾人不設備秋襄仲復伐邾（魯亦因晉喪以陵小國）秋伐晉及箕八月戊子晉侯敗狄于箕郤缺獲白狄子（白狄狄別種也故西河郡有白部胡）先軫曰匹夫逞

志於君（謂不顧而唾）而無討敢不自討乎免冑入狄師死焉狄人歸其元（元首）面如生（言其有異於人）初臼季使過冀見冀缺耨其妻饁之（臼季胥臣也冀晉邑耨鋤也野饋曰饁）敬相待如賓與之歸言諸文公曰敬德之聚也能敬必有德德以治民君請用之臣聞之出門如賓（如見大賓）承事如祭（常謹敬也）仁之則也公曰其父有罪可乎（缺父冀芮欲殺文公在二十四年）對曰舜之罪也殛鯀其舉也興禹（禹鯀

子管敬仲桓之賊也實相以濟康誥曰父不慈子不祗兄不友弟不共不相及也康誥周書祗敬也詩云采葑采菲無以下體君取節焉可也詩國風也葑菲之菜上善下惡食之者不以其惡而弃其善言可取其善節文公以爲下軍大夫反自箕襄公以三命命先且居將中軍且居先軫之子其父死敵故進之以再命命先茅之縣賞胥臣曰舉郤缺子之功也先茅絶後故取其縣以賞胥臣以一命命郤缺爲卿復與之冀還其父故

邑亦未有軍行雖登卿位未有軍列疏郤缺獲白狄子正義曰宣十五年晉師滅赤狄潞氏以潞子嬰兒歸彼書於經而此不書者蓋略賤之不以告也　注曰季至曰饁　正義曰世本云垂作鎒釋器云斪斸謂之定李巡曰鋤也廣雅云定謂之鎒呂氏春秋云鎒柄尺此其度也其鎒六寸所以閒稼也高誘注云鎒耘苗也六寸所以入苗閒也釋名云鎒鋤嫗耨禾也釋詁云饁饋也孫炎曰饁野之饋也　康誥至及也　正義曰此雖言康誥曰直引康誥之意耳非康誥之全文也彼云子弗祗服厥父事大傷厥考心于父不能字厥子乃疾厥子于弟弗念天顯乃弗克恭厥兄兄亦不念鞠子哀大不友于弟曰乃其速由文王作罰刑茲無赦其意言不慈不祗不友不恭各用文王之法刑之不是罪子又罪父刑弟復刑兄是其不相及也　注詩國至善節正義曰彼毛傳曰葑須也菲芴也釋草云須葑蓯孫炎曰須一名葑鄭玄坊記注云葑蔓菁也釋草又云菲芴也孫炎

曰葍類也陸璣毛詩義疏云葑蔓菁幽州人或謂之芥也
非似葍莖麤葉厚而長有毛三月中蒸鬻為茹滑美又可
以為羹是也此二菜其根有惡時故云上善下惡食之者
取善節也　注且居至進之　正義曰且居父在之時巳
將上軍以父死敵故進之　冬公如齊朝且弔有狄師也反
薨于小寢即安也（小寢夫人寢也譏公就所安不終于路寢）晉陳鄭
伐許討其貳於楚也楚令尹子上侵陳蔡
陳蔡成遂伐鄭將納公子瑕（三十一年瑕奔楚）門于
桔柣之門瑕覆于周氏之汪（車傾覆池水中）外僕髡
屯禽之以獻（殺瑕以獻鄭伯）文夫人斂而葬之鄶城

之下鄭文公夫人也鄶城故鄶國在滎陽密縣東北傳言穆公所以遂有國晉陽處父侵蔡楚子上救之與晉師夾泜而軍泜水出魯陽縣東經襄城定陵入汝陽子患之使謂子上曰吾聞之文不犯順武不違敵子若欲戰則吾退舍子濟而陳欲辟楚使渡成陳而後戰遲速唯命不然紓我紓緩也老師費財亦無益也師久爲老乃駕以待子上欲涉大孫伯曰不可晉人無信半涉而薄我悔敗何及不如紓之乃退舍楚退欲使晉渡陽

子宣言曰楚師遁矣遂歸楚師亦歸大子商臣譖子上曰受晉賂而辟之楚之恥也罪莫大焉王殺子上商臣怨子上止王立己故譖之葬僖公緩文公元年經書四月葬僖公僖公實以今年十一月薨并閏七月乃葬故傳云緩自此以下遂因說作主祭祀之事文相次也皆當次在經葬僖公下今在此簡編倒錯作主非禮也文二年乃作主遂因葬文通譏之

疏注文公至倒錯　正義曰經書十二月下云乙巳公薨杜以長歷推之十一月十二日有乙巳乙巳非十二月文元年傳曰於是閏三月非禮也故至四月并閏爲七月禮當五月而葬今乃七月始葬故傳曰緩也左氏爲傳凡有譏者皆先言所譏乃復述其事自此以下不論葬緩既言葬之緩遂因說作主祭祀之事皆事與

葬速故文相次耳僖公葬在明年而此年有傳知其當在明年經葬僖公下今在此者簡編倒錯故爾杜以此年空說葬事而其上無經文元年空舉經而其下無傳故謂此年之傳當在彼經之下於理誠爲順序於文失於重疊此云葬僖公彼又云葬僖公重生文者亦旣錯謬必乖其本或由編絕之處三字分簡彼有葬無公此有公無葬後人並添足之致使彼此共乘一文耳若其不然不知所以謬也

凡君薨卒哭而祔祔而作主特祀於主旣葬反虞則免喪故曰卒哭哭止也以新死者之神祔之於祖尸柩已遠孝子思慕故造木主立几筵焉特用喪禮祭祀於寢不同之於宗廟言凡君者謂諸侯以上不通於卿大夫

烝嘗禘於廟冬祭曰烝秋祭曰嘗新主旣特祀於寢則宗廟四時常祀自如舊也三年禮畢又大禘乃皆同於吉

疏凡君至於廟　正義曰釋例云此諸侯之禮故稱君君旣葬反

虞則免喪故曰卒哭哭止也以新死者之神祔之於祖尸柩既已遠矣神形又不可得而見矣孝子之思彌篤彷徨求索不知所至故造木主立几筵特用喪禮祭祀於寢不同之於宗廟宗廟則復用四時烝嘗之禮也三年喪畢致新死者之主以進於廟廟之遠主當遷入祧於是乃大祭於大廟以審定昭穆謂之禘此皆自諸侯上達天子之制也其意與此注同文少詳耳劉炫云既言作主非禮因言作主祭祀吉凶之節凡諸侯之薨葬日而虞從是以後間日一虞七虞之後明日而爲卒哭之祭卒哭之明日而作祔祭以新死之神祔於祖父於此祔祭而作木主以依神其主在寢特用喪禮祭祀於在寢之主其四時常祭礿祠烝嘗及三年喪畢爲大祀禘祭並行之於廟正禮當如是耳今以葬僖公後積十月始作僖公木主是作主大緩故爲非禮也　注既葬至大夫　正義曰檀弓曰既封有司以几筵舍奠於墓左反日中而虞葬日虞弗忍一日離也雜記曰士三虞大夫五諸侯七士虞記曰始虞用柔日再

虞皆如初三虞卒哭用剛日如士虞之禮諸侯七虞其六虞用柔日最後虞改用剛日間一日乃卒哭卒哭亦用剛日則諸侯卒哭在葬後十四日也然始免喪與葬不得相遠共在一月之内故杜每云既葬卒哭衰麻除是其不甚相遠然喪事先遠日則葬在月半之後葬後行虞虞後卒哭所以得同月者但卜葬雖先遠日但葬是喪之大事又有虞祔之祭當應及早爲之使得容其虞祔禮云喪事先遠日謂練祥禫除之屬晉平公之喪大夫欲見新君王與文伯宴樽以魯壺皆是既葬之後未卒哭之前雜記曰天子七月而葬九月而卒哭諸侯五月而葬七月而卒哭釋例曰禮記後人所作不與春秋同是七虞九虞杜所不用或云杜亦同之解云此注言虞則免喪者謂七虞皆畢乃免喪免喪後日爲卒哭也理亦通耳檀弓曰葬日虞是日也以虞易奠卒哭曰成事是日也以吉祭易喪祭是葬前奠而不祭至虞乃爲喪祭卒哭乃爲吉祭也自初死至於卒哭晝夜哭無時謂之卒哭者卒此無時之哭自此以後

唯朝夕哭耳天子諸侯則於此除喪全不復哭也檀弓於卒哭之下云明日祔於祖父士虞記亦云卒哭明日以其班祔是以新死之神祔之於祖也於此之時葬已多日尸柩既已遠矣孝子思慕彌篤彷徨不知所至故造木主立几筵以依神也作主致之於寢特用喪祭之禮祭之於寢不同祭之於宗廟也大夫以下不得稱君此言凡君者謂諸侯以上耳不得通於卿大夫也文二年公羊傳曰主者曷用虞主用桑練主用栗鄭玄注禮用公羊之說以爲虞已有主此傳稱祔而作主者虞而作主禮本無文不可以公羊而疑左氏也　注今祭至於吉　正義曰周禮禮記諸文皆有之也新主既特祀於寢則其餘宗廟四時常祀自如舊不廢也三年喪畢新主入廟廟之遠主當遷入祧乃爲大祭於大廟以審昭穆謂之爲禘於是新死者乃得同於吉也釋例曰舊說以爲諸侯喪三年之後乃烝嘗禘傳襄公十五年冬十一月晉侯周卒十六年春葬晉悼公改服脩官烝于曲沃會于湨梁其冬穆叔如晉且言齊故

晉人荅以寡君之未禘祀其後晉人徵朝于鄭鄭公孫僑云溴梁之明年公孫夏從寡君以朝于君見於嘗酎與執膰焉此皆春秋之明證也是言知諸侯卒哭以後時祭不廢之事也釋例又曰凡三年喪畢然後禘於是遂以三年爲節仍計除喪即吉之月卜日而後行事無復常月也是以經書禘及大事傳唯見莊公之速他無非時之譏也如例所言除喪即吉禘遂以三年爲常則新君即位二年而禘五年又禘八年又禘僖八年禘于大廟宣八年有事于大廟定八年從祀先公皆得三年之常期也案元年夫人姜氏薨當以三年喪畢而禘再經三年則九年乃可禘耳而得八年禘者哀姜喪畢不爲作禘八年因禘祭乃致之故計閔公之喪數之耳昭十五年有事于武宮計非禘年而爲禘者釋例曰禘于大廟禮之常也各於其宮時之爲也雖非三年大祭而書禘用禘禮也昭二十五年傳曰將禘於襄公亦其義也三年之禘自國之常常事不書故唯書此數事祭雖得常亦記仲遂叔弓之非常也如杜此言

昭十五年雖非禘年用禘禮故稱禘也鄭玄解禘三年一祫五年一禘杜解左傳都不言祫者以左傳無祫語則祫禘正是一祭故杜以審諦昭穆謂之爲禘明其更無祫也古禮多亡未知孰是且使禮傳各從其家而爲之說耳劉炫云以正經無祫文也唯禮記毛詩有祫字耳釋天云禘大祭也則祭無大於禘者若祫大於禘禘焉得稱大乎

春秋正義卷第十二

春秋正義卷第十四

國子祭酒上護軍曲阜縣開國子臣孔穎達等奉

勅撰

文公【疏】正義曰魯世家文公名興僖公之子夫人聲姜所生以襄王二十六年即位諡法慈惠愛民曰文是歲歲在降婁

經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無傳先君未葬而公即位不可曠年無君

【疏】注先君至無君　正義曰諸侯之禮既葬成君先君雖則未葬既踰年矣而君即位者不可曠年無君故也即位必於歲首若歲首不行此禮餘月不得行之便是曠年無君故雖則未葬亦即行之釋例云遭喪繼立者每

新年正月必改元正位百官以序故國史書即位於策以表之文公成公先君之喪未葬而書即位因三正之始明繼嗣之正表朝儀以固百姓之心此乃國君明分制之大禮譬周康王麻冕黼裳以行事事畢然後反喪服也雖踰年行即位之禮名通於國內必須既葬卒哭乃免喪古之制也杜引顧命康王之事以譬此者彼是既殯此是踰年雖時不同取其暫服吉服事相似耳康王之誥云王義嗣德荅拜彼始殯訖即呼爲王知諸侯既殯臣子亦呼爲公既尸其位名號即成但先君未葬事猶聽於冢宰未得即成爲君八年八月天王崩九年春毛伯來求金傳曰不書王命未葬也是踰年未葬不得命臣出使必待卒哭乃免喪也

二月癸亥日有食之

無傳癸亥月一日不書朔官失之

天王使叔服來會葬

叔氏服字諸侯喪天子使大夫會葬禮也

疏

注叔氏至禮也　正義曰四年風氏薨五年王使榮叔歸含且

賵召昭公來會葬傳曰禮也夫人之喪會葬爲禮知諸侯之喪天子使大夫會葬爲得禮也蘇氏云外卿來會葬不書此書者尊王使故特書之傳稱内史叔服内史於周禮爲中大夫天子大夫例書字知叔氏服字也　夏

四月丁巳葬我君僖公七月而葬緩　天王使毛伯來錫公命毛國伯爵諸侯爲王卿士者諸侯即位天子賜以命圭合瑞爲信僖十一年王賜晉侯命亦其比也

疏　注毛國至比也○正義曰僖二十四年傳有原伯毛伯杜云原毛皆采邑此毛與彼計是二人而注不同者此毛當是文王之子封爲畿外之國於時諸侯無復有毛或是世事王朝本封絕滅從此以後常稱毛伯國名尚存仍爲伯爵必受得采邑爲畿内諸侯故注彼云采邑此云國也封爵既存故云諸侯爲王卿士者周禮大宗伯以玉作六瑞以等邦國王執鎮圭公執桓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子執穀璧男執蒲璧冬官玉人桓圭以下

皆謂之命圭是用之以命諸侯也諸侯即位天子賜之以命圭魯是侯爵當賜之以信圭也玉人又云天子執冒四寸以朝諸侯其冒邪刻其下與圭頭相合諸侯執圭以朝天子天子執冒以冒之觀其相當以否所以合瑞爲信也僖十一年晉惠公新立王賜之命此亦新立是其比也傳稱晉侯受玉惰以此知賜命必有玉也公羊傳曰錫者何賜也命者何加我服也唐風無衣之篇晉人爲其君請命於天子之使以無衣爲辭則賜命亦有服杜不言服者主於玉而略之耳

晉侯伐衛 晉襄公先告諸侯而伐衛雖大夫親伐而稱晉侯從告辭也

叔孫得臣如京師 得臣叔牙之孫

衛人伐晉 衛孔達爲政不共盟主與兵鄰國受討喪邑故貶稱人

秋公孫敖會晉侯于戚 戚衛邑在頓丘衛縣西禮卿不會公侯而春秋魯大夫皆不貶者體例已舉故據用魯史成文而已內稱公卒稱薨皆用魯史

疏注戚衛至魯史 正義曰僖二十九年翟泉之盟諸侯之卿為會魯侯故貶稱人則魯卿會他諸侯亦合貶而春秋魯大夫皆不貶者貶他國之卿已成體例體例已舉於魯不須加貶理足可明故據用魯史成文不復改易也他國君書卒及爵內常稱公稱薨亦諱例已舉皆用魯史也

冬十月丁未楚世子商臣弑其君頵商臣穆王也弑君例在宣四年公孫敖如齊傳例曰始聘焉禮也

傳元年春王使內史叔服來會葬公孫敖聞其能相人也公孫敖魯大夫慶父之子見其二子焉叔服曰穀也食子難也收子穀文伯難惠叔食子奉祭祀共養者也收

子葬子身也穀也豐下必有後於魯國豐下蓋面方為八年公孫敖奔莒傳於是閏三月非禮也於曆法閏當在僖公末年誤於今年三月置閏蓋時達曆者所譏先王之正時也履端於始舉正於中歸餘於終步曆之始以為術之端首期之日三百六十有六日日月之行又有遲速而必分為十二月舉中氣以正月有餘日則歸之於終積而為閏故言歸餘於終履端於始序則不愆四時無愆過舉正於中民則不惑斗建不失其次寒暑不失其常故無疑惑歸餘於終事則不悖四時得所則事無悖亂

疏於是至不悖　正義曰於是年魯曆置閏閏三月非禮也言於禮置閏不當在此月

也因論置閏之法先王之正時也履端於始復步也謂推
步歷之初始以為術歷之端首舉月之正半在於中氣歸
其餘分置於終末言於終末乃置閏也更復中之履端於
始序則不愆謂四時之序不愆過也舉正於中民視瞻則
不疑惑也歸餘於終於時事則不悖亂也此年不合置閏
而置閏則不是歸餘於終故為非禮也　注於歷至所譏
正義曰古今歷法推閏月之術皆以閏餘減章歲餘以歲
中乘之章閏而一所得為積月命起天正算外閏所在也
其有進退以中氣定之無中氣則閏月也古歷十九年為
一章章有七閏入章三年閏九月六年閏六月九年閏三
月十一年閏十一月十四年閏八月十七年閏四月十九
年閏十二月此據元首初章若於後漸積餘分大率三十
二月則置閏不必恒同初章閏月僖五年正月辛亥朔日
南至治歷者皆以彼為章首之歲漢書律歷志云文公元
年距僖五年辛亥二十九歲是歲閏餘十三閏當在十一
月後而在三月故傳曰非禮也志之所言閏當在此年十

一月後今三月已即置閏是嫌閏月大近前也杜以為僖三十年閏九月文二年閏正月故言於歷法閏當在僖公末年誤於今年置閏嫌置閏大近後也杜為長歷置閏疏數無復定準凡為歷者閏前之月中氣在晦閏後之月中氣在朔僖五年正月朔旦冬至則四年當閏十二月也杜長歷僖元年閏十一月五年閏十二月與常歷不同者杜以襄二十七年再失閏司歷過昭二十年二月巳丑日南至哀十二年十二月螽云火猶西流司歷過則春秋之世歷法錯失所置閏月或先或後不與常同杜唯勘經傳上下日月以為長歷若日月同者則數年不置閏月若日月不同須置閏乃同者則未滿三十二月頻置閏所以異於常歷故釋例云春秋日有頻月而食者有曠年不食者理不得一一如筭以守恒數故歷無有不失也始失於毫毛尚未可覺積而成多以失弦望朔晦則不得不改憲以順之書所謂欽若昊天歷象日月星辰易所謂治歷明時言當順天以求合非苛合以驗天者也故當循經傳日月以

考晦朔以推時驗下又云據經傳微旨考日辰晦朔以相發明爲經傳長歷未必得天蓋春秋當時之歷也是杜自言不與常歷同　注步歷至於終　正義曰日月轉運於天猶如人之行步故推歷謂之步歷步歷之始以爲術之端首謂歷之上元必以日月之全數爲始於前更無餘分以此日爲術之端首故言履端於始也朞之日三百六十有六日謂從冬至至冬至必滿此數乃周天也日月之行有遲有速日行遲月行速凡二十九日過半月行及日謂之一月過半者謂一日於歷法分爲九百四十分月行及日必四百九十九分是過半二十九分今一歲氣周有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其十二月一周唯三百五十四日是少十一日四分日之一未得氣周細而言之一歲止少弱十一日所以然者一月有餘分二十九一年十二月有餘分三百四十八是一歲既得三百五十四日又得餘分三百四十八其四分日之一一日爲九百四十分則四分日之一爲二百三十五分今於餘分三百四十八內取

二百三十五以當郤四分日之一餘分仍有一百一十三其整日唯有十一日又以餘分一百一十三減其一日九百四十分唯有八百二十七分是一年有餘十日八百二十七分少一百一十三分不成十一日也劉炫云則一歲爲十二月猶有十一日有餘未得周也分一周之日爲十二月則每月常三十日餘計月及日爲一月則每月唯二十九日餘前朔後朔相去二十九日餘前氣後氣相去三十日餘每月參差氣漸不正但觀中氣所在以爲此月之正取中氣以正月故言舉正於中也月朔之與月節每月剩一日有餘所有餘日歸之於終積成一月則置之爲閏故言歸餘於終　注斗建至疑惑　正義曰閏後之月中氣在朔則斗柄月初已指所建之辰閏前之月中氣在晦則斗柄月末方指所建之辰故舉月之正在於中氣則斗柄常不失其所指之次如是乃得寒暑不失其常　夏

四月丁巳葬僖公　傳皆不虛載經文而此經孤見知僖公末年傳宜在此下　王

使毛伯衛來賜公命衛毛伯字叔孫得臣如周拜謝賜命疏注衛毛伯字　正義曰知是字者以天子公卿例書爵不言名大夫稱字故毛伯雖卿或稱字案僖九年公會宰周公云云杜云三公不字明卿或書字晉文公之季年諸侯朝晉衛成公不朝使孔達侵鄭伐緜訾及匡孔達衛大夫匡在潁川新汲縣東北晉襄公既祥諸侯雖諒闇亦因祥祭稱位而哭使告于諸侯而伐衛及南陽今河內地先且居曰效尤禍也尤衛不朝欲伐今不朝王是效衛致禍唯王在溫故勸之請君朝王臣從師晉侯朝王于溫先且居胥臣伐

衛五月辛酉朔晉師圍戚六月戊戌取之

獲孫昭子（昭子衛大夫食戚邑）衛人使告于陳陳共公

曰更伐之我辭之（見伐求和不獲大甚故使報伐示己力足以距晉）衛

孔達帥師伐晉君子以爲古古者越國而

謀（合古之道而失今事霸主之禮故國失其邑身見執辱）【疏】晉襄公既祥　正義曰禮朞而小祥

晉文公以僖三十二年十二月卒則三十三年十二月爲

小祥此云既祥謂小祥也　注合古至執辱　正義曰釋

例云衛孔達爲政不共盟主興兵於鄰國受討喪邑窘而

咎陳雖從陳之謀僅得自定以謀而濟故君子但言合古

而不釋其尤也劉炫云春秋之時天子微弱霸主秉德刑

以長諸侯諸侯從時命以事霸主大字小小事大所以相保持

也晉之與衛小大不同而毗毗於受屈望以疆獲免則王在上理在可然度時之宜則非晉討君子以爲合古之道失當今之宜亦不言其謀全非理也 秋晉侯疆戚田故公孫敖會之晉取衛田正其疆界 初楚子將以商臣爲大子訪諸令尹子上子上曰君之齒未也齒年也言尚少 而又多愛黜乃亂也楚國之舉恒在少者舉立也 且是人也蠭目而豺聲忍人也能忍行不義 不可立也弗聽既又欲立王子職而黜大子商臣職商臣庶弟 商臣聞之而未察告其師潘

崇曰若之何而察之潘崇曰享江芊而勿敬也江芊成王妹嫁於江從之江芊怒曰呼役夫呼發聲也役夫賤者稱宜君王之欲殺女而立職也告潘崇曰信矣潘崇曰能事諸乎問能事職不曰不能能行乎曰不能能行大事乎曰能大事謂弒君冬十月以宮甲圍成王大子宮甲僖二十八年王以東宮卒從子玉蓋取此宮甲王請食熊蹯而死熊掌難熟冀久將有外救弗聽丁未王縊謚之曰靈不瞑曰成乃瞑言其忍甚未歛而加惡謚

注言其至惡諡　正義曰既見其不順目則是未斂於棺故知未斂也禮葬乃加諡未斂而加惡諡言其忍之甚也寃枉之人衆矣未有能見其靈此事特爲商臣忍甚耳桓譚以爲自縊而死其目未合尸冷乃瞑非由諡之善惡也亂而不損曰靈安民立政曰成

穆王立以其爲大子之室與潘崇使爲大師且掌環列之尹環列之尹官衞之官列兵而環王宮

疏爲大子之室　正義曰商臣今既爲王以其爲大子之時所居室內財物僕妾盡以與潘崇非與其所居之宮室也

穆伯如齊始聘焉禮也穆伯公孫敖凡君即位卿出並聘踐脩舊好要結外援踐猶履行也好事鄰國以衞社稷忠信卑讓之道

也忠德之正也信德之固也卑讓德之基

也傳因此發凡以明諸侯諒闇則國事皆用吉禮疏凡君至並聘　正義曰即位者既葬除喪即成君之

吉位也唯以既葬為限不以踰年為斷八年八月天王崩

九年春毛伯來求金傳曰不書王命未葬也是未葬雖踰

年不得命臣出使也宣十年夏四月齊侯元卒六月葬齊

惠公冬齊侯使國佐來聘是既葬未踰年得命臣出使也

何休膏肓以為三年之喪使卿出聘於義左氏為短鄭康

成箴云周禮諸侯邦交歲相問殷相聘世相朝左氏合古

禮何以難之殽之役在僖三十三年晉人既歸秦帥秦大夫

及左右皆言於秦伯曰是敗也孟明之罪

也必殺之秦伯曰是孤之罪也周芮良夫

之詩曰大風有隧貪人敗類詩大雅隧蹊徑也周大夫芮伯刺厲王言貪人之敗善類若大風之行毀壞衆物所在成蹊徑聽言則對誦言如醉言昏亂之君不好典誦之言聞之若醉得道聽塗說之言則喜而荅對匪用其良覆俾我悖覆反也俾使也不用良臣之言反使我爲悖亂是貪故也孤之謂矣孤實貪以禍夫子夫子何罪復使爲政爲明年秦晉戰彭衙傳

經二年春王二月甲子晉侯及秦師戰于彭衙秦師敗績孟明名氏不見非命卿也大崩曰敗績馮翊郃陽縣西北有彭衙城

注孟明至衙城　正義曰於例將卑師衆稱師今稱秦師知將非尊者故云孟明名氏不見非命卿也傳稱秦伯不廢孟明復使爲政則孟明秦之執政之卿也而言非卿者成二年注云曹大夫常不書而書公子首者首命於國備於禮成爲卿故也然則備卿禮乃成爲卿禮不備則不書秦是辟陋之國不以卿禮成孟明不言孟明非執政也此年晉士縠堪其事故名書於垂隴襄二十九年鄭公孫段攝卿以行名見於城杞況此真卿而不書者以秦辟陋在戎異於中國禮命不足故云非命卿也

丁丑作僖公主　主者殷人以柏周人以栗三年喪終則遷入於廟

疏

注主者至於廟　正義曰主所用木經無正文公羊傳曰主者曷用虞主用桑練主用栗左傳唯言祔而作主主一而已非虞練再作公羊之言不可通於此也論語哀公問社於宰我宰我對曰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先儒舊解或有以爲宗廟主者故杜依用之案古論語及孔鄭皆以爲社主社爲

木主者古論不行於世且杜主周禮謂之田主無單稱主者以張包周等並爲廟主故杜所依用劉炫就此以規杜過未爲得也

三月乙巳及晉處父盟處父爲晉正卿不能匹君以禮而親與公盟故貶其族族去則非卿故以微人常稱爲耦以直厭不直不地者盟晉都

疏注處父至晉都

正義曰春秋卿則書名氏賤者則稱人外卿之貶例皆稱人魯卿之貶乃去其族去族與稱人相類即是不爲卿也處父爲晉正卿不能匹君以禮君使盟魯即從君命親與公盟故貶去其族若言處父是晉之賤人則不復書公直言及晉處父盟若言魯之賤人往與之盟也魯之賤人不合書名舉其所爲之事而已言及不言名是微人之常稱也以微人常稱與處父爲偶若處父亦賤人也晉以微人敵微人直也晉以卿敵公不直也如此書經者以魯之直厭晉之不直也然則不貶處父稱人者貶之稱人則惡名不見貶其族留其名所以惡處父也釋例曰隨此稱人

則所罪之名不章故特書夷父也翟泉澶淵亦會公侯所以稱人者以其衆卿非一皆例揔衆不地者盟於晉之都也諸侯會聚盟於他國之都者即以國名爲盟地魯之君臣獨往他國而與之盟者不復舉國地三年冬公如晉十二月公及晉侯盟是也

夏六月公孫敖會宋公陳侯鄭伯晉士穀盟于垂隴垂隴鄭地滎陽縣東有隴城士穀出盟諸侯受成於衛故貴而書名氏

自十有二月不雨至于秋七月無傳周七月今五月也不雨足爲災不書旱五穀猶有收也

八月丁卯大事于大廟躋僖公大事禘也躋升也僖公閔公庶兄繼閔而立廟坐宜次閔下今升在閔上故書而譏之時未應吉禘而於大廟行之其譏已明徒以逆祀故特大其事異其文

疏注大事至其文　正義曰昭十五年有事于

武宮傳稱禘于武宮有事是禘則知大事亦是禘也躋升也釋詁文公羊傳曰躋者何升也禘祭之禮審諦昭穆諸廟已毁未毁之主皆於大祖廟中以昭穆爲次序父爲昭子爲穆大祖東向昭南向穆北向孫從王父以次而下祭畢則復其廟其兄弟相代則昭穆同班近據春秋以來惠公與莊公當同南面西上隱桓與閔僖亦同北面西上僖是閔之庶兄繼閔而立昭穆雖同位次閔下今升在閔上故書而譏之僖公以其三十三年十一月薨至此年十一月喪服始畢今始八月時未應吉禘而於大廟行之與閔公二年吉禘于莊公其違禮同也彼書吉禘其譏已明則此亦從譏可知不復更譏其速也徒猶空也空以逆祀之故亂國大典故特大其事謂之大事譏逆祀也釋例曰文公二年僖公之喪未終未應行吉禘之禮而於大廟行之其譏已明徒以躋僖而退閔故特大其事異其文定八年亦特書順祀皆所以起非常也有事于武宮及順祀傳皆稱禘則知大事有事于大廟亦禘也

冬晉人宋人

陳人鄭人伐秦四人皆卿秦穆悔過終用孟明故貶四國大夫以尊秦疏注四人至尊秦　正義曰四國大夫傳皆言名氏是四人皆卿也秦穆悔過終用孟明仲尼特善其事無辭可以寄文故貶四國大夫稱人所以尊崇秦德以諸侯之名無所可加貶大夫以尊秦大夫非有罪也襄八年邢丘之會晉悼霸功既就德立刑行貶諸侯之卿以尊晉侯其事與此同也釋例曰秦伯終用孟明而致敗敗而罪已放其闕而養其志孟明增脩其德以霸西戎夫子嘉之故於伐秦之役貶四國大夫四國大夫奉君命而行今以一義變例故稱尊秦謂之崇德明罪不在四國大夫也

公子遂如齊納幣傳曰禮也僖公喪終此年十一月則納幣在十二月也士昏六禮其一納采納徵始有玄纁束帛諸侯則謂之納幣其禮與士禮不同蓋公爲大子時已行昏禮疏注傳曰至昏禮　正義曰公羊傳曰此何以書譏何譏爾譏喪娶也娶在

三年之外則何譏乎喪娶三年之内不圖昏其意謂此喪服未畢而行昏禮也何休據此作膏肓以左氏爲短今左氏傳謂之禮也必是喪服已終杜以長歷推之知僖公以其三十三年十一月薨至此年十一月喪已畢矣納幣雖則無月以傳言禮則知納在十二月也士昏六禮其一納采次有問名納吉至納徵始有玄纁束帛士謂之納徵諸侯則謂之納幣以其幣帛多其禮大與士禮不同故異其名也案士之昏禮納采問名同日行事納采者納其采擇之禮主人既許賓即問名將歸卜其吉凶也卜而得吉又遣使納吉如納采之禮納吉之後方始納徵徵成也使使納幣以成昏禮也此納幣以前已有三禮須再度遣使一月之内不容三遣適齊蓋公爲大子時已行昏禮疑在僖公之世已行納采納吉今續而成之也杜言其一納采欲明納徵之前更有昏禮納幣非昏禮之始緣爲下句公爲大子時已行昏禮張本也大子昏禮自不書雖則公昏唯書納幣其納采納吉亦不書也釋例曰諸侯昏禮亡

以士昏禮準之不得唯止於納幣逆女逆女納幣二事皆必使卿行卿行則書之使禮非卿則不書也宋公使華元來聘聘不應使卿故傳但言聘共姬也使公孫壽來納幣納幣應使卿故傳明言得禮也魯君之昏亦唯存納幣逆女此其義也

傳二年春秦孟明視帥師伐晉以報殽之役二月晉侯禦之先且居將中軍趙衰佐之代郤溱王官無地御戎代梁弘狐鞫居為右鞫居續簡伯甲子及秦師戰于彭衙秦師敗績晉人謂秦拜賜之師以孟明言三年將拜君賜故嗤之戰於殽

也晉梁弘御戎萊駒爲右戰之明日晉襄公縛秦囚使萊駒以戈斬之囚呼萊駒失戈狼瞫取戈以斬囚禽之以從公乘遂以爲右箕之役箕役在僖三十三年先軫黜之而立續簡伯

疏 箕之至黜之　正義曰御與車右雖有常員必臨戰更選定之韓之戰卜右慶鄭吉是其事也自殺戰之後狼瞫爲右箕之役將戰選右先軫黜之箕戰先軫死爲非既戰乃黜之也

狼瞫怒其友曰盍死之瞫曰吾未獲死所未得可死處其友曰吾與女爲難欲共殺先軫瞫曰周志有之勇則害

上不登於明堂周志周書也明堂祖廟也所以策功序德故不義之士不得升死而不義非勇也共用之謂勇共用死國用吾以勇求右無勇而黜亦其所也言今死而不義更成無勇宜見退謂上不我知黜而宜乃知我矣言今見黜而合宜則吾不得復言上不我知子姑待之

疏周志至待之　正義曰周之志記有之曰有勇以害在上則爲不義之人不得升於明堂若殺先軫則必死死而不義非勇也如以死共國家之用是之謂勇吾自以有勇之故求爲車右若殺先軫則是無勇無勇而被黜退亦是得其所也吾復安得爲恨吾今恨者謂在上不我知也言其不知我有勇也若殺先軫即是成我無勇無勇被黜退則黜而合其宜也乃是在上知我矣不得言在上不我知也子且

待之　注周志至得外　正義曰志者記也謂之周志明
是周世之書不知其書何所名也鄭玄以為明堂在國之
陽與祖廟別處左氏舊說及賈逵盧植蔡邕服虔等皆以
祖廟與明堂爲一故杜同之祭統云古者明君必賜爵祿
於大廟傳稱公行還告廟舍爵策勳是明堂之中所以策
功序德故不義之人不得升之也害上即是不義故不得
登明堂也　及彭衙既陳以其屬馳秦師死焉　屬屬己兵
晉師從之大敗秦師君子謂狼瞫於是乎
君子詩曰君子如怒亂庶遄沮　詩小雅言君子之怒必以止亂
遄疾也沮止也　又曰王赫斯怒爰整其旅　詩大雅言文王赫然奮怒
則整師旅以討亂　怒不作亂而以從師可謂君子矣

秦伯猶用孟明孟明增脩國政重施於民趙成子言於諸大夫曰成子趙衰秦師又至將必辟之懼而增德不可當也詩曰毋念爾祖聿脩厥德詩大雅言念其祖考則冝述脩其德以顯之毋念念也孟明念之矣念德不怠其可敵乎爲明年秦人伐晉傳丁丑作僖公主書不時也過葬十月故曰不時例在僖三十三年

疏 注過葬至三年 正義曰僖三十三年傳已發例言作主非禮此復云書不時者彼因葬緩遂通譏作主之失未辯失之所由於此又言不時以明失禮之狀挍成彼義也

晉人以公不朝來討公如晉

夏四月己巳晉人使陽處父盟公以恥之使大夫盟公欲以恥辱魯也經書三月乙巳經傳必有誤也書曰及晉處父盟以厭之也厭猶損也晉以非禮盟公故文厭之以示譏適晉不書諱之也不書公如晉公未至六月穆伯會諸侯及晉司空士穀盟于垂隴晉討衛故也討元年衛人伐晉士穀士爲子書士穀堪其事也晉司空非卿也以士穀能堪卿事故書陳侯爲衛請成于晉執孔達以說陳始與衛謀謂可以強得免今晉不聽故更執孔達以苟免也

疏 公未至諸侯 正義曰沈云非公命不書此穆伯會諸侯公未

至而書者此公既在外命正卿守國故守國之臣亦合告廟而行故得書之也 注晉司至故書 正義曰傳舉司空之官云堪其事乃書之明本不當書故知非卿也成二年傳稱魯賜晉三帥三命之服司空亞旅皆受一命之服是其知司空非卿之文也

秋八月丁卯大事于大廟躋僖公逆祀也 僖是閔兄不得爲父子嘗爲臣位應在下今居閔上故曰逆祀 於是夏父弗忌爲宗伯 宗伯掌宗廟昭穆之禮 尊僖公且明見曰吾見新鬼大故鬼小 新鬼僖公既爲兄死時年又長故鬼閔公死時年少弗忌明言其所見

疏 注僖是至逆祀 正義曰禮父子異昭穆兄弟昭穆故同僖閔不得爲父子同爲穆耳當閔在僖上今升僖先閔故云逆祀二公位次之逆非昭穆亂也魯語云將躋僖公宗有司曰非昭穆也弗

忌曰我為宗伯明者為昭其次為穆何常之有如彼所言以閔僖異昭穆者位次之逆如昭穆之亂假昭穆以言之非謂異昭穆也若兄弟相代即異昭穆設令兄弟四人皆立為君則祖父之廟即已從毀知其理必不然故先儒無作此說　注宗伯至之禮　正義曰周禮大宗伯掌建邦之天神人鬼地祇之禮小宗伯掌建國之神位辯廟祧之昭穆諸侯之官所掌亦當然也　注新鬼至所見　正義曰且明見者旣尊崇僖公且明言其意之所見見其順大小升聖賢也劉炫以為直據兄弟大小為義不須云死之長幼以規杜氏今刪定知不然者以傳云新鬼大故鬼小則大小之語揔該諸事非直獨據兄弟明知亦據年時也

先大後小順也躋聖賢明也又以僖公為聖賢明順禮也君子以為失禮

疏　君子以為失禮　正義曰傳有評論皆託之君子此下盡先姑以來皆是一君子之辭耳引詩二文於詩

之下各言君子若君子謂辭詩之人此論事君子又引彼作詩君子以爲謚耳僖公薨後始作魯頌爲傳之時乃設此辭非當時君子有此言也弗忌之意以先大後小爲順故言明順禮也君子之意以臣不先君爲順故云禮無不順各言其順順不同也魯語展禽云夏父弗忌必有天殃其葬也焚煙達于上孔晁云巳葬而柩焚煙達掉外

禮無不順祀國之大事也而逆之可謂禮乎子雖齊聖不先父食久矣齊肅也臣繼君猶子繼父故禹不先鯀湯不先契鯀禹父契湯十三世祖

疏注鯀禹至世祖　正義曰鯀禹父夏本紀文也契湯十三世祖殷本紀文契生昭明昭明生相土相土生昌若昌若生曹圉曹圉生冥冥生振振生微微生報丁報丁生報乙報乙生報丙報丙生主壬主壬生主癸主癸生天乙天乙即湯也下注云不窋后稷

子周本紀文服虔云周家祖后稷以配天明不可先也故言不先不窋禹湯異代之王故言不先鯀契也然則文武大聖后稷賢耳非是不可先也下句引詩皇祖后稷不欲重文故舉不窋以辟之

文武不先不窋不窋后稷子

宋祖帝乙鄭祖厲王猶上祖也帝乙微子父厲王鄭桓公父二國不以帝乙厲王不肖而猶尊尚之

疏注帝乙至尚之正義曰帝乙微子父宋世家文厲王鄭桓公父鄭世家文微子桓公宋鄭始祖也言宋祖帝乙鄭祖厲王則二國立其廟而祖祀之微子不先帝乙桓公不先厲王猶上祖也言不以不肖猶尊尚之也宋爲王者之後得祀殷之先王帝乙之廟不毀者蓋以爲其所出故特存焉周制王子有功德出封者得廟祀所出之王魯以周公之故得立文王之廟襄十二年傳稱魯爲諸姬臨於周廟周廟文王廟也鄭之桓武世有大功故得立厲王之廟昭十八年傳稱鄭人救火使祝史徙主祏

於周廟周廟厲王廟也是以魯頌曰春秋匪解享祀不忒皇皇后帝皇祖后稷忒差也皇皇美也后帝天也詩頌僖公郊祭上天配以后稷

【疏】魯頌至后稷　正義曰魯頌閟宮之篇美僖公之德也上皇皇爲美下皇爲君言僖公春秋祭祀非有懈倦其所享祀不有差忒所祀之神有皇皇之美者爲君之上天配之以君祖后稷也

君子曰禮謂其后稷親而先帝也先稱帝也詩曰問我諸姑遂及伯姊詩邶風也衞女思歸而不得故願致問於姑姊君子曰禮謂其姊親而先姑也僖親文公父夏父弗忌欲阿時君先其所親故傳以此二詩深責其意

仲尼曰臧文仲其不仁者三不知者三下

展禽展禽柳下惠也文仲知柳下惠之賢而使在下位已欲立而立人廢六關塞關陽關之屬凡六關所以禁絶末遊而廢之妾織蒲三不仁也家人販席言其與民爭利作虛器謂居蔡山節藻梲也有其器而無其位故曰虛縱逆祀聽夏父躋僖公祀爰居三不知也海鳥曰爰居止於魯東門外文仲以爲神命國人祀之

疏仲尼至知也　正義曰魯臣多矣而獨譏文仲者以文仲執國之政有大知之名爲不知之事故特譏之其餘則不足責矣論語稱仁者愛人知者不惑故以害於物者爲不仁闇於事者爲不知卑下展禽而不肯舉薦廢去六關而不設防禁妾織蒲席而與民爭利此三事爲不仁也無其位而作虛器不知禮而縱逆祀不識鳥而祀爰居此三事爲不知也

注展禽至立人　正義曰論語云臧文仲其竊位者與知柳下惠之賢而不與立也又曰仁者已欲立而立人知賢不

舉是無恕心故爲不仁也　注塞關至廢之　正義曰昭五年傳稱孟丙仲壬之子殺竪牛於塞關之外襄十七年傳稱師自陽關逆臧孫二關見於傳如此之屬凡有六也民以田農爲本商賈爲末農民力以自食商民遊以求食漢書賈誼説上曰今敺民而歸之農皆著其本各食其力末伎遊食之民轉而緣南畝則畜積足矣杜稱末遊者謂此末伎遊食之民也周禮司關司貨賄之出入掌其治禁是所以禁約末遊者令其出入有度令而廢之使末遊之人無所禁約損害農民是不仁也　注家人至爭利　正義曰家語説此事作妾織蒲知織蒲是爲席以販賣之也大學云食祿之家不與民爭利故以此爲不仁也　注謂居至曰虛　正義曰論語云子曰臧文仲居蔡山節藻梲何如其知也鄭玄云節栭也刻之爲山梲梁上楹也畫以藻文蔡謂國君之守龜山節藻梲天子之廟飾皆非文仲所當有之有其器而無其位故曰虛君子下不僭上其居蔡如此是不知也　注海鳥至祀之　正義曰魯語云海鳥

曰爰居止於魯東門之外三日臧文仲命國人祭之展禽曰越哉臧孫之爲政也夫祀國之大節也節政之所成也故制祭祀以爲國典今無故而加典非政之宜也今海鳥至已不知而祀之以爲國典難以言仁且知矣無功而祀之非仁也弗知而不問非知也今茲海其有災乎夫廣川之鳥獸皆知避其災是歲海多大風冬煖

冬晉先且居宋公子成陳轅選鄭公子歸生伐秦取汪及彭衙而還以報彭衙之役卿不書爲穆公故尊秦也謂之崇德襄仲如齊納幣禮也凡君即位好舅甥脩昏姻娶元妃以奉粢盛孝也謂諒闇既終嘉好之事通于外內外內之禮始備此除凶之即

位也於是遣卿申好舅甥之國脩禮以昬姻也元妃嫡夫人奉粢盛共祭祀孝禮之始也

經三年春王正月叔孫得臣會晉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伐沈沈潰傳例曰民逃其上曰潰沈國名也汝南平輿縣北有沈亭夏五月王子虎卒不書爵者天王赴也翟泉之盟雖輒假王命周王因以同盟之例爲赴

疏注不書至爲赴 正義曰王子虎即王叔文公也諡之爲文必當有爵不書爵者畿內之國不得外交諸侯其臣不敢赴魯必天子爲之赴赴以王子爲親不復言其爵也翟泉之盟子虎在列而貶之稱人若王使來盟則不應貶責不假王命則不得與盟故知於時輒假王命周王遂以同盟之禮爲之赴魯傳稱來赴弔如同盟禮也是其來赴往弔皆如同盟之禮

秦人伐晉晉人恥不出以

微者告

秋楚人圍江雨螽于宋自上而隊有似於雨宋人以其死爲得天祐喜而來告故書

冬公如晉十有二月己巳公及晉侯盟晉陽處父帥師伐楚以救江

傳三年春莊叔會諸侯之師伐沈以其服於楚也沈潰凡民逃其上曰潰在上曰逃潰衆散流移若積水之潰自壞之象也國君輕走羣臣不知其謀與匹夫逃竄無異是以在衆曰潰在上曰逃各以類常之

【疏】凡民至曰逃　正義曰公羊傳曰潰者何下叛上也國曰潰邑曰叛釋例曰衆保於城城保於德言上能以德附衆以功庇下民信其德恃其固故能交相依懷以衛社稷苟無固志盈城之衆一朝而散如積水

之敗故曰潰潰者衆散流遁之辭也國君而逃師棄盟遁其典儀棄其車服羣臣不知其謀社稷不保其安此與匹夫逃竄無異是以在衆為潰在君為逃以別上下之名無取於別國邑也賈顗以為舉國曰潰一邑曰叛案左氏無此義也傳曰陳侯如楚慶氏以陳叛此則舉國不必言潰也叛者舉城而屬他非民潰之謂也是解潰逃之義也僖五年首止之盟鄭伯逃歸襄七年鄬之會陳侯逃歸皆書於經十年傳厥貉之會麇子逃歸不書者於時楚會諸侯魯不具楚不告故不書也襄十六年溴梁之會傳稱高厚逃歸不書於經者釋例云例之潰逃指為一國一軍一邑君民相須為用變文以別之也鄭詹見囚於齊自齊逃來此為逸囚無不可逃春秋指事而書所謂民逃非在上之逃也而賈氏復申以入例亦不安也如例所言高厚之逃縱有師衆止同逸囚之限非是逃例然鄭詹書而高厚不書者鄭詹為逃來向魯故書高厚不別赴故不書

衛侯如陳拜晉成也

二年陳侯爲衛請成于晉

夏四月乙亥王叔文公卒來赴弔如同盟禮也王子虎與僖公同盟於翟泉文公是同盟之子故赴以名傳因王子虎異於諸侯王叔又未與文公盟故於此顯示體例也經書五月又不書日從赴也

疏 注王子至赴也 正義曰隱七年傳例曰凡諸侯同盟於是稱名故薨則赴以名者指謂同盟之二君耳不言與其父盟得以名赴其子但同盟稱名則兩君相知君既知之則國内皆知故彼父雖卒得以名赴其子此理雖爾凡例未明王子虎與僖同盟文公是其同盟之子令乃以名赴文是其於禮合赴此類多矣傳因王子虎天子之臣異於諸侯王子又未與文公同盟故於此顯示體例則其餘從可知也

秦伯伐晉濟河焚舟示必死也取王官及郊王官郊晉地晉人不出遂自茅津

濟封殽尸而還（茅津在河東大陽縣西封理藏之）遂霸西戎用孟明也君子是以知秦穆公之爲君也舉人之周也（周備也不偏以一惡弃其善）與人之壹也（壹無二心）孟明之臣也其不解也能懼思也子桑之忠也其知人也能舉善也（子桑公孫枝舉孟明者）詩曰于以采蘩于沼于沚于以用之公侯之事秦穆有焉（詩國風言沼沚之蘩至薄猶采以共公侯以喻秦穆不遺小善）夙夜匪解以事一人孟明有焉（詩大雅美仲山甫也一人天子也）詒

厥孫謀以燕翼子子桑有焉詒遺也燕安也翼成也詩大雅美武王能遺其子孫善謀以安成子孫言子桑有服善之謀

疏

注詒遺至之謀 正義曰詒遺釋詁文燕之爲安常訓也翼者贊成之義故爲成也詩大雅文王有聲之篇美武王之事言子桑有此義也

秋雨螽于宋隊而死也螽飛至宋隊地而死若雨

楚師圍江晉先僕伐楚以救江晉救江在雨螽下故使圍江之經隨在雨螽下

疏

注晉救至螽下 正義曰先僕救江經無其事但實在雨螽之後不進救江於前而退圍江於下欲令下與處父救江相接故也

冬晉以江故告于周欲假天子之威以伐楚王叔桓公晉陽處父伐楚以救江桓公周卿士王叔文公之子桓公不書示威名不親

伐疏注桓公至親伐 正義曰王叔氏不知何王之子字叔遂以叔爲氏桓公是其子王叔陳生是其後也蔿有公叔文子此人蓋以王叔爲氏也門于方城遇息公子朱而還子朱楚大夫伐江之帥也聞晉師起而江兵解故晉亦還晉人懼其無禮於公也請改盟改二年處父之盟公如晉及晉侯盟晉侯饗公賦菁菁者莪菁菁者莪詩小雅取其既見君子樂且有儀莊叔以公降拜謝疑以公爲君子也曰小國受命於大國敢不慎儀君貺之以大禮何樂如之抑小國之樂大國之惠也晉侯降辭降階

辭讓登成拜俱還上成拜禮疏注俱還上成拜禮正義曰燕禮賓降階再拜稽首公命小臣辭賓升成拜鄭玄云升成拜復再拜稽首也先時君辭之於禮若未成然此晉侯降辭以禮未成故更登成拜是賓主俱還上成拜禮也公賦嘉樂嘉樂詩大雅取其顯顯令德宜民宜人受祿于天

經四年春公至自晉無傳夏逆婦姜于齊稱婦有姑之辭疏逆婦姜于齊正義曰桓三年齊侯送姜氏于讙注云已去齊國故不言女未至於魯故不稱夫人然則往逆當稱逆女入國當稱夫人此時逆則卿不行入復不告至其逆〻經略異於常文徒以有姑故稱婦以齊女則稱姜直云逆婦姜于齊略賤之文也狄侵齊無傳秋楚人滅江

滅例在十五年疏注滅例在十五年 正義曰案莊十年齊師滅譚注云滅例在文十五年滅弦滅黃滅夔皆不注獨更於此言者沈氏云滅譚爲入春秋之初故須指其例弦黃夔等傳皆載其見滅所由今滅江傳無事跡恐異於餘滅故更引滅例云在十五年晉侯伐秦衛侯使甯俞來聘冬十有一月壬寅夫人風氏薨僖公母風姓也赴同祔姑故稱夫人疏注僖公至夫人 正義曰杜言此者以成風本是莊公之妾嫌其不成夫人故明之也釋例曰凡妾子爲君其母猶爲夫人雖先君不命其母母以子貴其適夫人薨則尊得加於臣子內外之禮皆如夫人矣故姒氏之喪責以小君不成成風之喪王使會葬傳曰禮也是言適夫人既死妾母於法得成夫人也

傳四年春晉人歸孔達于衛以爲衛之良

也故免之（二年衛執孔達以說晉）夏衛侯如晉拜（謝歸孔達）曹伯如晉會正（會受貢賦之政也傳言襄公能繼文之業而諸侯服從）逆婦姜于齊卿不行非禮也（禮諸侯有故則使卿逆）君子是以知出姜之不允於魯也（允信也始來不見尊貴故終不為國人所敬信也文公薨而見出故曰出姜）曰貴聘而賤逆之（公子遂納幣是貴聘也）君而卑之立而廢之（君小君也不以夫人禮迎是卑廢之）弃信而壞其主在國必亂在家必亡（主內主主正）不允宜哉詩曰畏天之威于時保之敬主之謂也（詩頌）

言畏天威於是保福禄　秋晉侯伐秦圍邧新城以報王官之役（邧新城秦邑也王官役在前年）楚人滅江秦伯為之降服出次不舉過數（降服素服也出次辟正寢不舉去盛饌鄰國之禮有數今秦伯過之）

疏　注降服至過之　正義曰僖三十三年傳曰秦伯素服郊次意與此同知此降服為素服也出次出於宮而別次舍故云辟正寢也殺牲盛饌曰舉知不舉去盛饌也鄰國之禮有數不知其數幾何以言過數知其必有數耳哀十年傳稱齊人弑悼公赴於師吳子三日哭于軍門之外鄰國之數蓋三日也

大夫諫公曰同盟滅雖不能救敢不矜乎吾自懼也（秦江同盟不告故不書）君子曰詩云惟彼二國其

政不獲惟此四國爰究爰度其秦穆之謂

矣詩大雅言夏商之君政不得人心故四方諸侯皆懼而謀度其政事也言秦穆亦能感江之滅懼而思政

爰於也究度皆謀也

疏

注子至謂矣　正義曰徧檢諸本若另曰下皆無詩云則傳文本自略也詩意言殷彼夏商二國其政不得民心致使國家喪滅維此四方之國見其亡滅於是自謀於是自度其政事自畏己之滅亡也此詩所言其秦穆之謂也此詩大雅皇矣之篇

衛甯武子來聘公與之宴為賦湛露及彤弓

非禮之常公特命樂人以示意故言為賦湛露彤弓詩小雅

疏

注非禮至小雅　正義曰諸自賦詩以表己志者斷章以取義意不限詩之尊卑若使工人作樂則有常禮穆叔所云肆夏樊遏渠天子所以享元侯也文王大明緜則兩君相見之樂也燕禮者諸侯燕其羣臣及燕

聘問之賓禮也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卽彼所云蓋尊卑之常禮也自賦者或全取一篇或止歌一章未有頓賦兩篇者也其使工人歌樂各以二篇爲斷此其所以異也此時武子來聘魯公燕之於法當賦鹿鳴之三今賦湛露彤弓非是禮之常法傳特云爲賦知公特命樂人歌此二篇以示意也此二篇天子燕諸侯之詩公非天子賓非諸侯不知歌此欲示何意蓋以武子有令名歌此疑是試之耳

不辭又不荅賦使行人私焉（私問之）對曰臣以爲肄業及之也（肄習也魯人失所賦甯武子佯不知此其愚不可及）

疏 注肄習至可及 正義曰說文肄訓爲陳字從長聿聲肄訓爲習字從聿𦘒聲古書經傳所作字皆同耳臣以爲工人自習詩業以及此篇非謂歌之以爲己也魯人失於所賦辭則章主之失荅則己當其寵故不辭又不荅佯若不知其所爲如愚人然論語云甯武子其知

可及其恐不可及此亦是愚之一事也然禮賓無荅賦之法而怪其不荅賦者非常之賦宜有對荅故也昔

諸侯朝正於王朝而受政教也王宴樂之於是乎賦湛露則天子當陽諸侯用命也湛露曰湛湛露斯匪陽不晞晞乾也言露見日而乾猶諸侯稟天子命而行

疏天子當陽〇正義曰湛露詩云湛湛露斯匪陽不晞陽謂日也言天子當日諸侯當露也

諸侯敵王所愾而獻其功敵猶當也愾恨怒也

疏諸侯至其功〇正義曰敵者相當之言愾是恨怒之意當王所怒謂往征伐之勝而獻其功也彤弓序云天子賜有功諸侯也

王於是乎賜之彤弓一彤矢百玈弓矢千以覺報宴覺明也謂諸侯有四夷之功王賜之弓矢又爲

歌彤弓以明報功宴樂疏注覺明至宴樂　正義曰覺者悟知之意故爲明也使諸侯明己心也莊三十一年傳曰諸侯有四夷之功則獻于王王中國則否禮諸侯賜弓矢然後專征伐故有功則賜之以弓矢又歌此彤弓之詩以明天子之心知是報功宴樂也詩言一朝饗之則是爲設饗禮此云宴者明其爲宴樂耳非言設宴禮也

今陪臣來繼舊好方論天子之樂故自稱陪臣君辱貺之其敢干大禮以自取戾貺賜也干犯也戾罪也冬成風薨爲明年王使來含賵傳

經五年春王正月王使榮叔歸含且賵珠玉曰含含口實車馬曰賵疏王使至且賵　正義曰公羊傳曰其言歸含且賵何兼之兼之非禮也賈服云含賵當異

人今一人兼兩使故書且以譏之案禮雜記諸侯相弔之禮含襚賵臨同日而畢與介代有事焉不言遣異使也諸侯相於則唯遣一使而責天子於諸侯必當異人禮何所出而非責王也春秋之世風教陵遲吉凶賀弔罕能如禮王之崩葬魯多不行魯之有喪寧能盡至王歸含賵二事而已宰咺又賵而不含不至全無所譏不含又無貶責既含且賵便責兼之不可是禮備不如不備行禮不如不行豈有如此之理哉左傳稱來含且賵會葬二事乃云禮也則二事俱是得禮無譏兼之之意也言且者見有二禮而已宰咺言來歸此不言來者穀梁傳曰其不言來者不周事之用也賵以早而含以晚其意以為含者所以實口當及未殯而至以其至晚故不言來以責王也案雜記含者執璧將命坐委于殯東南有葦席既葬蒲席然則含襚者所以助喪盡恩示其有禮而已既葬猶尚致之不妨以濟其用天子之與鄰國莫不道路長遠赴者猶尚不至責其未殯而來此是理之不通也且來者自外之文非界褒貶之

意九年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襚襚衣是斂之所用彼最
晚矣何以復言來乎言來與不言來史異文耳宰咺秦人
歸之旣晚故舉其所爲之人此夫人新薨言歸含賵爲夫
人可知故不言歸夫人含賵也何休膏肓以爲禮尊不含
卑又不兼二禮左氏以爲禮於義爲短鄭康成箴云禮天
子於二王後之喪含爲先襚次之賵次之賻次之於諸侯
含之賵之小君亦如之於諸侯臣襚之諸侯相於如天子
於二王後於卿大夫如天子於諸侯於士如天子於諸侯
臣何休云尊不含卑是違禮非經意其一人兼歸二禮亦
是爲譏如康成言尊不含卑禮無其事康成以爲譏一人
兼二事者非左氏意也　注珠玉至曰賵　正義曰周禮
玉府大喪共含玉穀梁傳曰貝玉曰含士喪禮含用米貝
莊子說發冢之事云徐徐破其頰無傷口中珠是含有用
珠者也故云珠玉曰含何休云天子以珠周禮大喪共玉
不共珠也莊子所言發冢未必發天子冢也雜記云諸侯
相含以璧未知何人用珠耳公羊傳曰含者何口實也孝

子不忍虛其親之口故以米貝珠玉實之謂之飯含檀弓曰飯用米貝弗忍虛也不以食道用美焉爾士喪禮用生稻米是不以食道也車馬曰賵公羊傳文

三月辛亥葬我小君成風無傳反哭成喪故曰葬我小君

王使召伯來會葬召伯天子卿也召采地伯爵也來不及葬不譏者不失五月之內

夏公孫敖如晉無傳

秦人入鄀入例在十五年

秋楚人滅六六國今廬江六縣

冬十月甲申許男業卒無傳與僖公六同盟

疏注與僖公六同盟　正義曰業以僖五年即位其年盟于首止八年于洮九年于葵丘十五年于牡丘二十一年于薄二十七年于宋會許俱在是六同盟也

傳五年春王使榮叔來含且賵召昭公來

會葬禮也成風莊公之妾天子以夫人禮賵之明母以子貴故曰禮疏注成風至曰禮

正義曰傳舉二事以一禮總結之則含賵會葬皆得禮也釋例稱賵賻襚含總謂之贈言以夫人禮贈之指為賵含也

初鄀叛楚即秦又貳於楚夏秦人入鄀六人叛楚即東夷秋楚成大心仲歸帥師滅六仲歸子家冬楚公子燮滅蓼蓼國今安豐蓼縣臧文仲聞六與蓼滅曰皐陶庭堅不祀忽諸德之不建民之無援哀哉蓼與六皆皐陶後也傷二國之君不能建德結援大國忽然而亡

晉陽處父聘于衞反過甯甯嬴從之甯晉

邑汲郡脩武縣也嬴逆旅大夫及溫而還其妻問之嬴曰以剛商書曰沈漸剛克高明柔克沈漸猶滯溺也高明猶亢爽也言各當以剛柔勝己本性乃能成全也此在洪範今謂之周書 注甯晉至大夫

疏 正義曰晉語說此事去舍於逆旅甯嬴氏注國語者賈逵孔晁皆以甯嬴爲掌逆旅之大夫故杜亦同之劉炫以甯嬴直是逆旅之主非大夫今刪定知不然者若是逆旅之主則身爲匹庶是卑賤之人猶如重館人告文仲重丘人罵孫蒯止應稱人而已何得名氏見傳杜以傳載名氏故爲逆旅大夫劉炫以爲客舍主人而規杜氏非也 注沈漸至周書 正義曰此傳引周書是洪範之三德也彼說人之三德乃以此言覆之孔安國以此二句爲天地之德故注云沈漸謂地雖柔亦有剛能出金石高明謂天言天爲剛德亦有柔克不干四時杜以傳證人性即以人事解之沈漸謂人性之

沈滯懦溺也高明謂人性之高亢明爽也滯溺者當以剛勝其本性亢爽者當以柔勝其本性必自屈矯巳乃能成全不然則沈漸失於弱高明失於剛不能保其身也此文在洪範今謂之周書箕子商人所說故傳謂之商書夫子壹之其不没乎陽子性純剛天爲剛德猶不干時寒暑相順況在人乎且華而不實怨之所聚也言過其行犯而聚怨不可以定身剛則犯人余懼不獲其利而離其難是以去之爲六年晉殺處父傳

晉趙成子欒貞子霍伯臼季皆卒成子趙衰新上軍帥中軍佐也貞子欒枝下軍帥也霍伯先且居中軍帥也臼季胥臣下軍佐也爲六年蒐於夷傳

疏 注成子至

夷傳 正義曰城濮之戰先軫郤溱將中軍狐毛狐偃將上軍欒枝胥臣將下軍晉語云狐毛卒先且居將上軍清原之蒐三軍如故趙衰箕鄭將新上軍胥嬰先都將新下軍箕之役先軫死先且居將中軍不知誰代且居將上軍也此言趙衰新上軍帥中軍佐并舉二官二年彭衙之役云先且居將中軍趙衰佐之注云代郤溱是趙衰新上軍帥中軍佐也

經六年春葬許僖公無傳夏季孫行父如陳行父季友孫秋季孫行父如晉八月乙亥晉侯驩卒再同盟

疏注再同盟 正義曰二年及晉處父盟三年公及晉侯盟是再同盟也

冬十月公子遂如晉葬晉襄公卿共葬事文襄之制也三月而

葬速疏注卿共至葬速　正義曰昭三十年傳曰先王之制諸侯之喪士弔大夫送葬昭三年傳曰昔文襄之霸也其務不煩諸侯君薨大夫弔卿共葬事是也

晉殺其大夫陽處父處父侵官宜為國討故不言賈季殺

晉狐射姑出奔狄射姑狐偃子賈季也奔例在宣十年

閏月不告月猶朝于廟諸侯每月必告朔聽政因朝宗廟文公以閏非常月故闕不告朔怠慢政事雖朝于廟則如勿朝故曰猶猶者可止之辭

疏注諸侯至之辭　正義曰周禮大史頒告朔于邦國鄭玄云天子頒朔于諸侯諸侯藏之祖廟至朔朝于廟告而受行之論語云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是用特羊告於廟謂之告朔人君即以此日聽視此朔之政謂之視朔十六年公四不視朔僖五年傳曰公既視朔是也視朔者聽治此月之政亦謂之聽朔玉藻云天子聽朔於南門之外是也其日又以禮祭於宗

廟謂之朝廟周禮謂之朝享司尊彝云追享朝享是也其歲首為之則謂之朝正襄二十九年正月公在楚傳曰釋不朝正于廟是也告朔視朔聽朔朝廟朝享朝正二禮各有三名同日而為之也文公以閏非常月故闕不告朔告朔之禮大朝廟之禮小文公怠慢政事既不告朔雖朝于廟則如勿朝故書猶朝于廟言猶以譏之必於月朔為此告朔聽朔之禮者釋例曰人君者設官分職以為民極遠細事以全委任之責縱諸下以盡知力之用揔成敗以效能否執八柄以明誅賞故自非機事皆委心焉誠信足以相感事實盡而不擁故受位居職者思効忠善日夜自進而無所顧忌也天下之細事無數一日二日萬端人君之明有所不照人君之力有所不堪則不得不借問近習有時而用之如此則六鄉六遂之長雖躬履此事躬造此官當皆移聽於內官迴心於左右政之粃亂恒必由此聖人知其不可故簡其節敬其事因月朔朝廟遷坐正位會羣吏而聽大政考其所行而決其煩疑非徒議將然也乃所以

考已然又惡其密聽之亂公也故顯衆以斷之是以上下
交泰官人以理萬民以察天下以治也文公謂閏非常月
緣以闕禮傳因所闕而明言典制雖朝于廟則如勿朝故
經稱猶朝于廟也經稱告月傳言告朔明告月必以朔也
每月之朔必朝於廟因聽政事事敬而禮成故告以特羊
然則朝廟朝正告朔視朔皆同日之事所從言之異耳是
言聽朔朝廟之義也玉藻說天子之禮云聽朔於南門之
外諸侯皮弁聽朔於大廟鄭玄以爲明堂在國之陽南門
之外謂明堂也諸侯告朔以特羊則天子以特牛與天子
用特牛告其帝及其神配以文王武王諸侯用特羊告大
祖而已杜以明堂與祖廟爲一但明堂是祭天之處天子
告朔雖杜之義亦應告人帝朝享即月祭是也祭法云王
立七廟曰考廟王考廟皇考廟顯考廟祖考廟皆月祭之
二祧享嘗乃止諸侯立五廟曰考廟王考廟皇考廟皆月祭之顯
考廟祖考廟享嘗乃止然則天子告朔於明堂朝享於五
廟諸侯告朔於太廟朝享自皇考以下三廟耳皆先告朔

後朝廟朝廟小於告朔文公廢其大而行其小故云猶朝于廟公羊傳曰猶者可止之辭也天子玄冕以視朔皮弁以日視朝諸侯皮弁以聽朔朝服以日視朝其閏月則聽朔於明堂闔門左扉立於其中聽政於路寢門終月故於文王在門爲閏

傳六年春晉蒐于夷舍二軍僖三十一年晉蒐清原作五軍今舍二軍復三軍之制夷晉地前年四卿卒故蒐以謀軍帥

【疏】注僖三至軍帥正義曰清原之蒐五軍十卿有先軫郤溱先且居狐偃欒枝胥臣趙衰箕鄭胥嬰先都箕之役先軫死往歲趙衰欒枝先且居胥臣卒八年傳說此蒐之事云晉侯將登箕鄭父先都則郤溱狐偃胥嬰亦先卒矣清原十卿唯有箕鄭先都在耳故蒐以謀軍帥服虔云使射姑代先且居趙盾代趙衰也箕鄭將上軍林父佐也先蔑將下軍先都佐也改蒐于董趙盾將中軍

射姑奔狄先克代佐中軍耳使狐射姑將中軍代先且居趙盾佐之代趙衰也盾趙衰子陽處父至自溫往年聘衛過溫今始至改蒐于董易中軍易以趙盾爲帥射姑佐之河東汾陰縣有董亭陽子成季之屬也處父嘗爲趙衰屬大夫疏注處父至大夫正義曰僖三十一年清原之蒐衰始爲卿三十三年處父巳專帥侵蔡則處父之屬成子未有多年蓋情素相親而黨於趙氏耳非專以嘗爲其屬也故黨於趙氏且謂趙盾能曰使能國之利也是以上之宣子於是乎始爲國政宣趙盾謚制事典典常也正法罪輕重當辟獄刑辟猶

理也董逋逃董督也由質要由用也質要券契也治舊洿治理洿穢本秩禮貴賤不失其本續常職脩廢官出滯淹拔賢能也旣成以授大傅陽子與大師賈佗使行諸晉國以爲常法賈佗以公族從文公而不在五人之數

疏宣子至常法　正義曰制事典者正國之百事使有常也正法罪者準所犯輕重豫爲之法使在後依用之也辟獄刑者有有事在官未決斷者令於令理治之也董逋逃者舊有逋逃負罪播越者督察追捕之也由質要者謂斷爭財之獄用券契正定之也治舊洿者國之舊政洿穢不絜理治改正之也本秩禮者時有僭踰貴賤相濫本其次秩使如舊也續常職者職有廢闕任賢使能令續故常也出滯淹者賢能之人沈滯田里拔出而官爵之也此

謂所爲制作法式者豫爲將來使案而遵行臨時決斷者將爲故事使後人放習故得行諸晉國以爲常法也　注辟猶理也　正義曰辟訓爲法依法斷決是理治之也此與上句所以爲異者正法罪謂準狀制罪爲將來之法若今之造律令也辟獄刑謂有獄未決斷當時之罪若昭十四年韓宣子命斷舊獄之類是也　注董督也　正義曰釋詁云董督正也俱訓爲正是董得爲督謂督察之也　注由用也質要契券　正義曰周禮小宰以官府之八成經邦治四曰聽稱責以傅別六曰聽取予以書契七曰聽賣買以質劑鄭衆云稱責謂貸予也傅別謂券書也聽訟責者以券書決之傅傅著約束於文書也別別爲兩兩家各得一也鄭玄云傅別謂爲大手書於一札中字別之書契謂出予受入之凡要也質劑謂兩書一札同而別之長曰質短曰劑傅別質劑皆今之券書也事異其名耳如彼禮文知質要是契券也　注治理汚穢　正義曰汚者穢之別名不潔之稱也法有不便於民事有不利於國是

爲政之洿穢也治理政正使潔清也　注賈佗至之數

正義曰晉語宋公孫固云晉公子長事賈佗又曰賈佗公族也而多識以共敬公子居則下之動則咨焉是以公族從文公也尚書周官大師大傅大保天子三公也宣十六年傳晉侯請于王命士會將中軍且爲大傅則大傅尊於中軍之將與大師皆爲孤卿也周禮上公之國有孤一人王制諸侯三卿晉侯爵也而有三軍六卿復有孤二人者晉爲霸主多置羣官共時所須不能如禮孤尊於卿法由在上故宣子法成授二孤使行之

臧文仲以陳衞之睦也欲求好於陳夏齧文子聘于陳且娶焉臣非君命不越竟故因聘而自爲娶

秦伯任好卒任好秦穆公名以子車氏之三子奄息仲行鍼虎爲殉子車秦大夫氏也以人從葬爲殉皆

秦之良也國人哀之爲之賦黃鳥黃鳥詩秦風義取黃鳥止于棘桑杍來得其所傷三良不然君子曰秦穆之不爲盟主也宜哉死而弃民先王違世猶詒之法而況奪之善人乎詩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詩大雅言善人亡則國瘁病無善人之謂若之何奪之古之王者知命之不長是以並建聖哲建立聖知以司牧民樹之風聲因土地風俗爲立聲教之法分之采物旌旗衣服各有分制著之話言話善也爲作善言遺戒爲之律度鍾律度量所以治歷

明時陳之藝極藝準也極中也貢獻多少之法傳曰貢之無藝又曰貢獻無極引之表儀引道也表儀猶威儀子之法制告之訓典訓典先王之書教之防利防惡與利委之常秩委任也常秩官司之常職道之以禮則使毋失其土宜衆隸賴之而後即命即就也聖王同之令縱無法以遺後嗣而又收其良以死難以在上矣君子是以知秦之不復東征也不能復征討東方諸侯爲霸主

疏古之至不長正義曰知命之不長知其必將有死不得長生久視故制法度以遺後人非獨爲當己之世設善法也並建聖哲以下即位便爲之非臨

死始爲此也下云衆隸賴之而後即命言其施行此事功成乃就死耳非謂設此法以擬死也　注建立至牧民　正義曰此說王者之事或封爲諸侯或置之羣官聖皆是人之儁者故總言之耳　注因土至之法　正義曰漢書地理志云凡民性有剛柔緩急聲音不同繫水土之風氣故謂之風好惡取舍動靜無常隨君上之情欲故謂之俗王制云廣谷大川異制民生其閒者異俗器械異制衣服異宜脩其敎不易其俗齊其政不易其宜故聖王爲教因其土地風俗爲立善聲教也聲教人之所立故言樹之今杜云因土地風俗爲立聲敎之法如杜此言唯樹以聲而傳云樹之風聲而風亦樹者其實風俗亦是人君教化故孝經云移風易俗孔注尚書云立其善風揚其善聲是也

注旌旗至分制　正義曰采物謂采章物色旌旗衣服尊卑不同名位高下各有品制天子所有分而與之故云分之定四年傳稱分魯公以大路大旂之類皆是也　注話言至遺戒　正義曰著之話言爲作善言遺戒著於竹帛

故言著之也　注鍾律至明時　正義曰周語云先王之制鍾也律度量衡於是乎生小大器用於是乎出又曰古之神瞽考中聲而量之以制度律均鍾百官軌儀其意言度律之聲以爲鍾之均於鍾律取法爲度量衡也故漢書律歷志云推歷生律莫不用焉度量衡皆出於黄鍾之律也度者分寸尺丈引所以度長短也本起於黄鍾之長以子穀秬黍之中者一黍之廣度之九十黄鍾之長一黍爲一分十分爲寸十寸爲尺十尺爲丈十丈爲引而五度審矣量者龠合升斗斛所以量多少也本起於黄鍾之龠以子穀秬黍中者千有二百實其龠合龠爲合十合爲升十升爲斗十斗爲斛而五量嘉矣權者銖兩斤鈞石所以稱輕重也本起黄鍾之重一龠容千二百黍重十二銖兩之爲兩十六兩爲斤三十斤爲鈞四鈞爲石而五權謹矣權衡一物衡平也權重也稱上謂之衡稱錘謂之權所從言之異耳其鍾者亦起於律故服虔云鳧氏爲鍾各自計律倍而半之黄鍾之管長九寸則黄鍾之鍾長二尺二寸半

餘鐘者各自計律倍而半之度量衡其本俱出於律傳言
律度注言度量其言不及衡者文雖不足理實兼之易革
卦象又君子以治歷明時此律度量衡皆推歷爲之此
法以揆天下使之明四時也　注藝準至無極　正義曰
藝是準限極是中正制貢賦多少之法立其準限中正使
不多不少陳之以示民故言陳之所引傳曰及又曰皆昭
十三年子產辭也　注引道至威儀　正義曰引謂在前
故爲道也長章儀飾故循威儀也威儀禮則王者制之以
道民言引之道之不用重文故異之也　注訓典先王之
書　正義曰訓典先王之書教訓之典取其言以語之故
言告之法制謂王者身自制作已之所有故言子之　注
防惡興利　正義曰防者防使勿然故爲防惡利者務生
此利故爲興利傳言防利於文不足互見以曉人也此最
爲急故特言敎之　注委任至常職　正義曰設官分職
當委任責成故言委之常秩謂　秋季文子將聘於
職掌位次故爲官司之常職

晉使求遭喪之禮以行季文子季孫行父也聞晉侯疾故其人曰將焉用之其人從者文子曰備豫不虞古之善教也求而無之實難難卒得過求何害所謂文子三思

疏注季文至疾故　正義曰劉炫以爲聘使之法自須造遭喪之禮而行防其未然也非是聞晉侯有疾今知不然者依聘禮出使唯以幣帛而行無別齎遭喪之禮若主國有凶則臨時辦備今文子聘晉特求遭喪之禮出聘之後晉侯遂卒考其情事有異尋常臨晉侯之疾何爲不可劉炫以不聞晉侯之疾而規杜氏恐非其義也

八月乙亥晉襄公卒靈公少晉人以難故欲立長君立少君恐有難趙孟曰立公子雍趙孟

趙盾也公子雍文公子襄公庶弟杜祁之子好善而長先君愛之且近於秦秦舊好也置善則固事長則順立愛則孝結舊則安為難故故欲立長君有此四德者難必抒矣抒除也賈季曰不如立公子樂樂文公子辰嬴嬖於二君辰嬴懷嬴也二君懷公文公也立其子民必安之趙孟曰辰嬴賤班在九人班位也其子何震之有震威也且為二嬖淫也為先君子不能求大而出在小國辟也母

淫子辟無威陳小而遠無援將何安焉杜祁以君故譲偪姞而上之杜祁杜伯之後祁姓也偪姞姞姓之女生襄公爲世子故杜祁讓使在己上以狄故讓季隗而已次之故班在四以季隗是文公託狄時妻故復讓之然則杜祁本班在二先君是以愛其子而仕諸秦爲亞卿焉亞次也言其賢故位尊秦大而近足以爲援母義子愛足以威民立之不亦可乎使先蔑士會如秦逆公子雍先蔑士伯也士會隨季也賈季亦使召公子樂于陳趙孟使

殺諸鄍鄍晉地疏注扜除也　正義曰字有聲相近而爲訓者鬼之爲言歸也舂之爲言蠢也其類多矣扜聲近除故爲除也服虔作紆紆綬也　偪姞　正義曰譜以偪爲國名地闕不知所在

賈季怨陽子之易其班也本中軍帥易以爲佐而知其無援於晉也少族多怨九月賈季使續鞫居殺陽處父鞫居狐氏之族書曰晉殺其大夫侵官也君已命帥處父易之故曰侵官冬十月襄仲如晉葬襄公

十一月丙寅晉殺續簡伯簡伯續鞫居十一月無丙寅丙寅十二月八日也日月必有誤賈季奔狄宣子使臾駢送其帑帑妻

子也宣子以賈季中軍之佐同官故夷之蒐賈季戮臾駢臾駢之人欲盡殺賈氏以報焉臾駢曰不可吾聞前志有之曰敵惠敵怨不在後嗣忠之道也敵猶對也若及子孫則為非對非對則為遷怒夫子禮於賈季我以其寵報私怨無乃不可乎言己蒙宣子寵位介人之寵非勇也介因也損怨益仇非知也殺季家欲以除怨宜子將復怨己是益仇以私害公非忠也釋此三者何以事夫子盡具其帑與其器用財賄親帥扞

之送致諸竟扞衛也

疏注帑妻子也　正義曰詩云樂爾妻帑文巳有妻故毛傳以帑為子此傳無妻故杜并妻言之帑者細弱之號妻子俱得稱之傳稱以害鳥帑鳥尾猶尚稱帑況妻子　說文云帑金幣所藏字書帑從子經傳妻帑亦從巾

敵惠至之道　正義曰敵惠謂有惠於彼不可望彼人之子報其恩怨謂有怨於彼不可仰彼人之子是父祖受人之惠子孫負心不忘要有恩於其父祖不可求報於彼子孫子孫或其不知乃是更復長怨故敵惠敵怨皆不在後是為忠恕之道也

閏月不告朔非禮也經稱告月傳稱告朔明告月必以朔閏以正時四時漸差則致閏以正之時以作事順時命事事以厚生事不失時則年豐生民之道於是乎在矣不告閏朔弃時政也何以為民

經七年春公伐邾三月甲戌取須句須句魯之封內屬國也僖公反其君之後邾復滅之書取易也例在襄十三年遂城郚無傳因伐邾師以城郚郚魯邑卞縣南有郚城備邾難夏四月宋公王臣卒二年與魯大夫盟於垂隴

疏注二年至垂隴　正義曰王臣以僖二十四年即位與僖盟于踐土翟泉今唯言垂隴據與文同盟言之杜注或兼取前世或止取時君不爲例也

宋人殺其大夫宋人攻昭公并殺二大夫故以非罪書戊子晉人及秦人戰于令狐趙盾廢嫡而外求君故貶稱人晉諱背先蔑而夜薄秦師以戰告晉先蔑奔秦不言出在外奔狄侵我西鄙秋八月公會諸侯晉大夫盟于

扈扈鄭地滎陽卷縣西北有扈亭不分別書會人揔言諸侯晉大夫盟者公後會而及其盟冬徐伐莒不書將帥徐夷告辭略公孫敖如莒涖盟

傳七年春公伐邾閒晉難也公因霸國有難而侵小三月甲戌取須句寘文公子焉非禮也邾文公子叛在魯曾故公使爲守須句大夫也絶大皥之祀以與鄰國叛臣故曰非禮夏四月宋成公卒於是公子成爲右師莊公子公孫友爲左師日夷子樂豫爲司馬戴公玄孫鱗矔爲司徒桓公孫矔公子蕩爲司城桓公子也以武公名廢司空爲司城華御事

爲司寇華元父也傳言六卿皆公族昭公不親信之所以致亂疏注戴公玄孫鱗矔桓公孫 正義曰世本戴公生樂甫術術生碩甫澤澤生季甫甫生子僕伊與樂豫是也世本又云桓公生公子鱗鱗生東鄉矔是也昭公將去羣公子樂豫曰不可公族公室之枝葉也若去之則本根無所庇廕矣葛藟猶能庇其本根葛之能藟蔓繁滋者以本枝廕庥之多故君子以爲比謂詩人取以喻九族兄弟況國君乎此諺所謂庇焉而縱尋斧焉者也縱放也必不可君其圖之親之以德皆股肱也誰敢攜貳

若之何去之不聽穆襄之族率國人以攻公穆公襄公之子孫昭公所欲去者殺公孫固公孫鄭于公宮二子在公宮故爲亂兵所殺六卿和公室樂豫舍司馬以讓公子卬卬昭公弟昭公即位而葬書曰宋人殺其大夫不稱名衆也且言非其罪也不稱殺者及死者名殺者衆故名不可知死者無罪則例不稱名

疏葛藟至爲比　正義曰此引葛藟王風葛藟之篇也彼毛傳以之爲興此云君子以爲比者但比之隱者謂之興興之顯者謂之比比之與興深淺爲異耳此傳近取庇根理淺故以爲比毛意遠取河潤義深故以爲興由意不同故比興異耳　注二子至所殺　正義

曰經書宋人殺其大夫傳言不稱名非其罪則此二子名
氏當見於經亦卿官也僖二十二年傳稱大司馬固於時
又有司馬子魚上文樂豫爲司馬下云六卿和公室六卿
之外有此二子蓋是孤卿之官也宋是上公禮得有孤且
春秋之時不必如禮　注不稱至稱名　正義曰傳云不
稱名怪殺者死者並不名也又言衆也解殺者不名言殺
者衆多其名不可知也且言非其罪也解死者不名言死
者無罪則於例不稱名也此傳言書曰是仲尼新意殺大
夫有例無凡故每言書曰所謂曲而暢之也此言死者無
罪故不稱名則被殺書名皆爲有罪故諸是大夫被殺書
名者杜皆言其罪狀正以此傳爲例故也釋例曰大臣相
殺死者無罪則兩稱名氏以示殺者之罪王札子殺召伯
毛伯是也若死者有罪則不稱殺者名氏晉殺其大夫陽
處父是也若爲賊者多因亂而殺則亦稱國人殺者主名
不分故也主名不分死者雖名氏可知亦隨而去之嫌於
罪死者也士殺大夫則書曰盜盜殺鄭公子騑公子發公

孫輒是也若然宋之穆襄之族既非六卿於例名氏不見亦應書盜而不言盜者彼殺鄭卿者知是尉止司臣之類故書盜以惡其人此則不得主名書盜不知所惡故不書其盜耳若知其人則亦書盜也秦康公送公子雍于晉曰文公之入也無衛故有呂郤之難僖二十四年文公入乃多與之徒衛穆嬴日抱大子以啼于朝曰先君何罪其嗣亦何罪舍適嗣不立而外求君將焉寘此穆嬴襄公夫人靈公母也出朝則抱以適趙氏頓首於宣子曰先君奉此子也而屬諸子曰此子也才吾受

子之賜不才吾唯子之怨欲使宣子教訓之今君雖終言猶在耳在宣子之耳而弃之若何宣子與諸大夫皆患穆嬴且畏偪畏國人以大義來偪己乃背先蔑而立靈公以禦秦師箕鄭居守趙盾將中軍先克佐之克先且居子代狐射姑荀林父佐上軍箕鄭將上軍居守故佐獨行先蔑將下軍先都佐之步招御戎戎津爲右及堇陰先蔑士會逆公子雍前還晉晉人始以逆雍出軍卒然變計立靈公故車右戎御猶在堇陰晉地

疏

注先蔑至晉地　正義曰諸言御戎爲右皆是君之

御右知此步招戎律始以逆雍出罩此擬為雍之御右也敗立靈公故御右猶在職也十二年河曲之戰使釋蒐無恤御戎注云代步招罷君不行有御戎者成二年楚令尹子重為陽橋之役王卒盡行彭名御戎注云王卒盡行故王戎車亦行然則河曲之戰亦公卒盡行公之戎車亦行故御戎在職也此時未至令狐令狐猶是晉地知董陰亦是晉地也宣子曰我若受秦秦則賓也不受寇也既不受矣而復緩師秦將生心先人有奪人之心奪敵之戰心也軍之善謀也逐寇如追逃軍之善政也訓卒利兵秣馬蓐食潛師夜起蓐食早食於寢蓐也戊子敗秦師于令狐至于刳

首己丑先蔑奔秦士會從之從刳首去也令狐在河東當與刳首相接先蔑之使也荀林父止之曰夫人大子猶在而外求君此必不行子以疾辭若何不然將及禍將及己攝卿以往可也何必子同官爲寮吾嘗同寮敢不盡心乎弗聽爲賦板之三章板詩大雅其三章義取切磋之言猶不可忽況同寮乎僖二十八年林父將中行先蔑將左行又弗聽及亡荀伯盡送其帑及其器用財賄於秦曰爲同寮故也荀伯林父士會在

秦三年不見士伯（士伯先蔑）其人曰能亡人於國（言能使人俱亡於晉國）不能見於此焉用之（何用如此）士季曰吾與之同罪（俱亡迎公子雍之罪）非義之也將何見焉（言己非慕先蔑之義而從之）及歸遂不見（責先蔑爲正卿而不匡諫且俱出奔恐有黨也士會歸在十三年）狄侵我西鄙公使告于晉趙宣子使因賈季問酆舒且讓之（酆舒狄相讓其伐魯）酆舒問於賈季曰趙衰趙盾孰賢對曰趙衰冬日之日也趙盾夏日之日也（冬日可愛夏日可畏）

秋八月齊侯宋公衛侯陳侯鄭伯許男曹伯會晉趙盾盟于扈晉侯立故也公後至故不書所會凡會諸侯不書所會後也不書所會謂不具列公侯及卿大夫後至不書其國辟不敏也此傳還自釋凡例之意

疏凡會至不敏　正義曰僖十四年諸侯城緣陵傳曰不書其人有闕也十五年諸侯盟于扈傳曰書曰諸侯無能爲也十七年諸侯會于扈傳曰書曰諸侯無功也然則揔稱諸侯皆是罪諸侯也此揔稱諸侯不稱所會爲公後也傳還自釋凡例云後至不書其國者辟不敏也不敏猶不達也諱國皆在公獨後至是公不達於事辟公之不達於事諸公罪而歸責於諸侯者若言諸侯無功然故貶諸侯而揔之所以辟公耻也

伯娶于莒曰戴己生文伯其娣聲己生惠叔（穆伯公孫敖也文伯穀也惠叔難也）戴己卒又聘于莒莒人以聲己辭則爲襄仲聘焉（襄仲公孫敖從父昆弟）冬徐伐莒莒人來請盟（見伐故欲結援）穆伯如莒涖盟且爲仲逆及鄢陵登城見之美（鄢陵莒邑）自爲娶之仲請攻之公將許之叔仲惠伯諫（惠伯叔牙孫）曰臣聞之兵作於內爲亂於外爲寇寇猶及人亂自及也今臣作亂而君不禁

以啓寇讎若之何公止之惠伯成之(平二子)使仲舍之(舍不娶)公孫敖反之(還莒女)復爲兄弟如初從之(爲明年公孫敖奔莒傳)晉郤缺言於趙宣子曰日衛不睦故取其地(日往日取衛地在元年)今已睦矣可以歸之叛而不討何以示威服而不柔何以示懷(柔安也)非威非懷何以示德無德何以主盟子爲正卿以主諸侯而不務德將若之何夏書曰(逸書)戒之用休(有休則戒之以勿休)董

之用威董督也有罪則督之以威刑勸之以九歌勿使壞九功之德皆可歌也謂之九歌六府三事謂之九功水火金木土穀謂之六府正德利用厚生謂之三事義而行之謂之德禮德正德也禮以制財用之節又以厚生民之命無禮不樂所由叛也若吾子之德莫可歌也其誰來之來猶歸也盍使睦者歌吾子乎宣子說之爲明年晉歸鄭衛田張本

疏夏書至三事　正義曰此虞書大禹謨之文也以其夏禹之言故傳謂之夏書勿使壞以上皆彼正文唯彼言俾勿壞俾亦使

也一字別耳彼上文云水火金木土穀惟修正德利用厚生惟和九功惟敘九敘惟歌乃次此辭下去帝曰六府三事九治郤缺令宜子修德行禮使人歌樂故先引勸之以九歌然後郤言六府三事　無禮至叛也　正義曰在上爲政無禮則民不樂是叛之所由　注爲明至張本　正義曰鄭往前侵衛田令晉令鄭歸還衛田也言歸鄭衛田者謂晉歸以鄭所取衛田故杜下注云匡本衛邑中屬鄭令晉令鄭還衛是也然晉亦還衛田獨言鄭還衛田者以鄭歸衛田爲主遂略之劉炫謂爲歸鄭及歸衛田怪傳文歸衛不歸鄭而規杜氏非也

經八年春王正月夏四月秋八月戊申天王崩冬十月壬午公子遂會晉趙盾盟于衡雍壬午月五日乙酉公子遂會雒戎盟于暴乙酉

月八日也暴鄭地公子遂不受命而盟宜去族善其解國患故稱公子以貴之【疏】注乙酉至貴之　正義曰以壬午乙酉相去四日其間不容報君見其專命之意故注詳其日也衡雍鄭地暴亦鄭地臣無專命之義故翬溺皆去其族此公子遂不受君命因事遂行輒與戎盟宜去其族傳言書曰公子遂珍之是善其解國患故稱公子以貴之也釋例曰人臣受命不受辭出竟有可以利社稷者專之可也故襄仲始盟趙盾遂盟伊洛之戎四日之間經再書公子不可以遂事常辭顯之也

公孫敖如京師不至而復丙戌奔莒不言出受命而出自外行螽無傳為災故書宋人殺其大夫司馬宋司城來奔司馬死不舍節司城奉身而退故皆書官而不名貴之

傳八年春晉侯使解揚歸匡戚之田于衛匡本衛邑中屬鄭孔達伐不能克今晉令鄭還衛及取戚田皆見元年且復致公壻池之封自申至于虎牢之竟公壻池晉君女壻又取衛地以封之今并還衛也中鄭地傳言趙盾所以能相幼主而盟諸侯

疏注公壻至諸侯　正義曰釋親云女子子之夫爲壻傳稱公壻知是晉君之女壻池其名也杜以上言歸匡戚之田于衛又言且復致則晉亦致于衛故言又取衛地以封之今并還衛也劉炫云服虔以爲致之于鄭以服言是規杜巳釋之

夏秦人伐晉取武城以報令狐之役令狐役在七年秋襄王崩爲公孫敖如周弔傳晉人以扈之盟來討前年盟扈公後至冬襄

仲會晉趙孟盟于衡雍報扈之盟也遂會
伊雒之戎 伊雒之戎將伐魯公子遂不及復君故專命與之盟 書曰公子
遂珍之也 珍貴也大夫出竟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者專之可也 疏 注珍貴至可也
正義曰傳多言貴之而此言珍之事同而文異故以珍爲貴也大夫出竟以下皆莊十九年公羊傳文 穆伯
如周弔喪不至以幣奔莒從己氏焉 己氏莒女
宋襄夫人襄王之姊也昭公不禮焉 昭公適祖
毋 夫人因戴氏之族 華樂皇皆戴族 以殺襄公之孫
孔叔公孫鍾離及大司馬公子卬皆昭公

之黨也司馬握節以死故書以官節國之符信也握之以死示不廢命

疏 注節國至廢命 正義曰周禮掌節掌守邦節而辨其用守邦國者用玉節守都鄙者用角節鄭玄云玉節有五則典瑞云穀圭以和難以聘女牙璋以起軍旅以治兵守珍圭以徵守以恤凶荒琬圭以治德以結好琰圭以易行以除慝其角節鄭注云未聞此司馬司城以事在官蓋執此等之玉節小行人云守都鄙者用管節此司馬司城或食采地即都鄙之主此節或是管節也掌節又云山國用虎節土國用人節澤國用龍節鄭注云鑄金爲之謂王使之使於土國之等掌節又云門關用符節貨賄用璽節道路用旌節鄭玄云門關者謂司門司關也道路者謂天子之鄉遂大夫也其諸侯之國及門關鄉遂亦有節小行人云山國用虎節土國用人節澤國用龍節謂巳是山澤之國出使用龍虎之節小行人又云道路用旌節門關用符節都鄙用管節鄭注云道路謂諸

侯鄉遂及諸侯司門司關都鄙之等也今之爲官授以此節今握節以死示已不廢命也此夫人殺而經書宋人殺其大夫者夫人與君共有國家尊與君同不得爲兩下相殺故同國討之文雖同國討稱人實非國討之例以其死者不稱名無罪故也司城蕩意諸來奔效節於府人而出效猶致也意諸公子蕩之孫公以其官逆之皆復之亦書以官皆貴之也卿違從大夫公賢其效節故以本官逆之請宋而復之司城官屬悉來奔故言皆復

疏注卿違至皆復　正義曰卿違從大夫昭七年傳文也效節於府人然後出奔示已解任而退不敢帶官而逃公賢其效節故以本官逆之爲是書宋司城來奔善其人故書其官也請宋復之事在十一年一人不得言皆知司城官屬悉與來奔還悉與皆復也夷之蒐晉侯將登

箕鄭父先都登之於上軍也爽蒐在六年而使士縠梁益耳將中軍士縠本司空先克曰狐趙之勳不可廢也從之狐偃趙衰有從亡之勳先克奪蒯得田于堇陰七年晉禦秦師於堇陰以軍事奪其田也先克中軍佐故箕鄭父先都士縠梁益耳蒯得作亂爲明年殺先克張本疏注登之至六年

正義曰清原之蒐箕鄭佐新上軍先都佐新下軍二人先爲卿矣而復欲登之知登於上軍也然則七年令狐之戰傳歷言諸軍將佐箕鄭將上軍先都佐下軍先都不登容可怨恨箕鄭不失其登而亦共作亂者蓋先克之薦狐趙并亦請退箕鄭先都先都於時即佐下軍箕鄭雖得不退因此意望以成小撼及狐射姑出奔箕鄭位次宜佐中軍

而先克伐射始箕其鄭守其故磯整以此而恨也

經九年春毛伯來求金求金以共葬事雖踰年而未葬故不稱王使夫人姜氏如齊無傳歸寧二月叔孫得臣如京師辛丑葬襄王卿共葬事禮也

疏注卿共葬事禮也 正義曰言禮者以明天子之喪卿弔卿會葬諸侯不親行也釋例曰萬國之數至衆封疆之守至重故天王之喪諸侯不得越竟而奔脩服於其國卿共弔送之禮既葬卒哭而除凶魯侯無故而穆伯如周弔焉此天子崩諸侯遣卿弔送之經傳也杜以往年穆伯弔喪今令會葬事傳無譏文知其禮當然也昭三十年傳鄭游吉云靈王之喪我先君簡公在楚以不在楚即當親行而言禮不親者彼言由君在楚上卿守國故使少卿印段往耳非言君當親行也

晉人殺其大夫先都

下軍佐也以作亂討故書名三月夫人姜氏至自齊無傳告于廟

疏夫人至自齊　正義曰蘇氏云夫人歸寧書至唯有此耳餘不書者或禮儀不備或淫縱不告廟也

晉人殺其大夫士縠及箕鄭父與先都同罪也楚人伐鄭楚子師於狼淵不親伐公子遂會晉人宋人衛人許人救鄭夏狄侵齊無傳秋八月曹伯襄卒無傳七年同盟于扈

疏注七年同盟于扈　正義曰襄以僖八年即位其年盟于洮九年于葵丘十五年于牡丘二十一年于薄今唯言于扈據文公言之

九月癸酉地震無傳地道安靜以動為異故書

疏注地道至故書　正義曰穀梁傳曰震動也公羊傳曰震者何動地也何休曰傳先言動

者喻若物之動地以曉人也周語伯陽父曰陽伏而不能出陰迫而不能烝遂於是有地震孔晁云陽氣伏於陰下見迫於陰故不能升以至於地動是地道安靜以動爲異也

冬楚子使椒來聘

稱君以使大夫其禮辭與中國同椒不書氏史略文

疏 注稱君至略文 正義曰莊二十三年荆人來聘不稱楚子使某至此稱君以使大夫其禮與中國同其禮既同椒亦宜書其氏今不書氏傳無貶文知是史辭自略無義例也釋例曰楚殺得臣與宜申賈氏皆以爲陋蠻楚殺大夫公子側成熊之等六七人皆稱氏族無爲獨於此二人陋也斯蓋非史策舊法故無凡例當時諸國以意而赴其自來聘使者辭有詳略仲尼修春秋因采以示義義之所起則刊而正之不者即而示之不皆刊正也諸侯之卿當以名氏備書於經其加貶損則直稱人若有褒異則或稱官或但稱氏若無褒無貶傳所不發者則皆就舊文或未賜族或時有詳略也推尋經文自莊公以上諸弑君者

皆不書氏閔公以下皆書氏亦足以明時史之同異非仲尼所皆貶也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襚衣服曰襚秦辟陋故不稱使不稱夫人從來者辭葬曹共公無傳

疏注衣服至者辭　正義曰隱元年公羊傳曰衣被曰襚穀梁傳曰衣衾曰襚禮稱襚者君使臣致服故云衣服曰襚也秦處西戎其國辟陋故不稱君使猶楚在莊世稱荊人來聘此成風夫人也來者不言夫人從來者之辭也先言僖公僖公先薨也不言及并致之也

傳九年春王正月己酉使賊殺先克箕鄭等所使也亂殺先克不赴故不書乙丑晉人殺先都梁益耳乙丑正月十九日經書二月從告毛伯衛來求金非禮也天子不私求財故曰非禮不

書王命未葬也二月莊叔如周葬襄王 疏 莊叔如周葬襄子也正義曰歷舉此經者嫌莊叔別以他事使周葬王更使人會故明之 三月甲戌

晉人殺箕鄭父士穀蒯得 梁益耳蒯得不書皆非卿 疏 注梁益至非卿 正義曰士穀書經則是卿也七年令狐之戰三軍將佐無士穀十二年河曲之戰三軍將佐杜注無代士穀者而士穀得爲卿者先蔑奔秦傳無其代十二年欒盾將下軍注云代先蔑者據傳成文言之耳未必不是士穀代先蔑欒盾代士穀也箕鄭上軍將也傳文先箕鄭後士穀士穀若將下軍即是位之次也其事似然或者晉於將佐之外猶別有散位從卿若郤缺趙穿之類也傳箕鄭先士穀經士穀先箕鄭者經以殺之先後傳以位次序列傳蒯得居下知其以位次也賈逵云箕鄭稱及非首謀案襄二十三年陳殺其大夫慶虎及慶寅杜云言及史異辭

無義例則此亦然也范山言於楚子曰晉君少不在諸侯北方可圖也范山楚大夫楚子師于狼淵以伐鄭陳師狼淵爲伐鄭援也潁川潁陰縣西有狼陂囚公子堅公子尨及樂耳三子鄭大夫鄭及楚平公子遂會晉趙盾宋華耦衛孔達許大夫救鄭不及楚師卿不書緩也以懲不恪華耦華父督曾孫公子遂獨不在貶者諸魯事自非指爲其國衰貶則皆從國史不同之於他國此春秋大意他皆放此

【疏】注華耦至族此　正義曰在禮卿不會公侯會則貶之稱人元年公孫敖會晉侯于戚文無所貶此公子遂與諸國同行諸卿皆貶遂獨不貶諸如此類莫不

盡然知諸於魯事自非指爲其國褒貶皆從魯史以其體例已舉不假改正故也夏楚侵陳克壺丘壺丘陳邑以其服於晉也秋楚公子朱自東夷伐陳子朱息公也陳人敗之獲公子茷陳懼乃及楚平以小勝大故懼而請平也傳言晉君少楚陵中國明年所以有厥貉之會冬楚子越椒來聘執幣傲子越椒令尹子文從子傲不敬叔仲惠伯曰是必滅若敖氏之宗傲其先君神弗福也十二年傳曰先君之敝器使下臣致諸執事明奉使皆告廟故言傲其先君也爲宣四年楚滅若敖氏張本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襚禮也秦慕諸夏欲通

敬於魯因有翟泉之盟故追贈僖公并及成風本非魯方嶽同盟無相赴弔之制故不譏其緩而以接好爲禮諸

侯相弔賀也雖不當事苟有禮焉書也以無忘舊好送死不及尸故曰不當事書者書於典策垂示子孫使無忘過厚之好

疏

諸侯至舊好　正義曰此雖廣言諸侯主爲秦人發傳隱元年王使來賵尚譏其緩若是同盟之國必譏其緩可知釋例曰秦之與魯本非方嶽同盟魯薨不赴秦秦不賵魯自是其常也僖穆二公雖有同盟之義二君已卒則二子不得用同盟之禮也今秦康公遠慕諸華欲通敬於魯無以爲辭因翟泉有盟追贈僖公并及成風假弔禮而行敬曰禮也送死不及尸謂不當其事書者書之於策垂之子孫以示過厚之好也是言此傳主爲秦也僖公成風服除久矣今始來弔贈當以變禮待之檀弓曰衛將軍文子之喪既除喪而後越人來弔主人深衣練冠待於廟垂涕洟

子游曰將軍文氏之子其庶幾乎亡於禮者之禮也其動也中是古有以服終來弔者也何休膏肓云禮主於敬一使兼二喪又於禮既緌而左氏以之為禮非也鄭箴云若以為緌衆禮衛將軍文子之喪既除喪而越人來弔子游何得善之是鄭不非其緌也若譏一使兼二禮雜記諸侯弔禮有含襚賵臨何以一使兼行知休言非也

經十年春王三月辛卯臧孫辰卒 無傳公與小斂故書

○夏秦伐晉 不稱將師告辭略

楚殺其大夫宜申 宜申子西也謀弒君故書名

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 無傳義與二年同

及蘇子盟于女栗 女栗地名闕蘇子周卿士頃王新立故與魯盟親諸侯也

冬狄侵宋 無傳

楚子蔡侯次于厥貉 厥貉地名闕將伐宋

而未行故書次

傳十年春晉人伐秦取少梁少梁馮翊夏陽縣夏

秦伯伐晉取北徵報少梁初楚范巫矞似矞似

范邑之巫謂成王與子玉子西曰三君皆將強死

城濮之役王思之故使止子玉曰毋死不

及止子西子西縊而縣絕在僖二十八年王使適

至遂止之使爲商公商楚邑今上雒商縣沿漢泝江將

入郢沿順流泝逆流王在渚宮小洲曰渚下見之懼而辭

曰臣免於死又有讒言謂臣將逃臣歸死於司敗也陳[illegible]名司寇爲司敗子西[illegible]言不敢之商縣三使爲二尹掌百工之官又與子家謀弒穆王穆王聞之五月殺鬬宜申及仲歸仲[illegible]子家不[illegible]非物

疏皆將強死正義曰強健也無病而死謂被[illegible]也

注汭順流泝逆流　正義曰商在漢水北漢水東流而南入江子西既至商邑聞讒不敢居商縣汭漢水順流而下至江乃泝流逆上渚宮當郢都之南故王在渚宮下見之也下注云小洲曰渚釋水文　注陳楚名司寇爲司敗　正義曰言歸死於司敗知司敗主刑之官司寇是也論語有陳司敗知陳楚同此名也

秋七月及蘇子盟于女栗頃王立故也僖十年狄滅溫蘇子

奔衛今復見蓋王復之陳侯鄭伯會楚子于息冬遂及
蔡侯次于厥貉陳鄭及宋麇子不書者宋鄭執卑苟免爲楚僕伍受役於司馬麇子恥之
遂逃而歸三君失位降爵故不列於諸侯宋鄭猶然則陳侯必同也將以伐宋宋華
御事曰楚欲弱我也先爲之弱乎何必使
誘我我實不能民何罪乃逆楚子勞且聽
命時楚欲誘呼宋共戰御事華元父遂道以田孟諸孟諸宋大藪也在梁國睢
陽縣東北宋公爲右盂鄭伯爲左盂盂田獵陳名期
思公復遂爲右司馬復遂楚期思邑公今弋陽期思縣子朱及

文之無畏為左司馬將獵張兩甄故置二左司馬然則右司馬一人當中央命夙駕載燧燧取火者宋公違命不夙駕載燧無畏扶其僕以徇或謂子舟曰國君不可戮也子舟曰當官而行何彊之有子舟無畏字詩曰剛亦不吐柔亦不茹詩大雅美仲山甫不辟彊禦毋縱詭隨以謹罔極詩大雅詭人隨人無正心者謹猶慎也罔無也極中也是亦非辟彊也敢愛死以亂官乎為宣十四年宋人殺子舟張本

疏 注陳鄭至同也　正義曰杜以陳鄭會楚子于息遂與蔡侯次于厥貉則陳鄭當在次也傳稱厥貉之會麇子逃歸則麇子當在也宋公逆楚子則宋公亦在

也獨書楚子蔡侯不言陳鄭宋麇故述其事而爲之說言宋陳鄭三君降爵麇子逃歸故不書也劉炫以爲告文略故不書陳鄭宋今知不然者此楚會諸侯必是楚人來告若楚人來告當以得諸侯爲榮何以略其宋鄭陳乎麇子不會傳云逃歸宋鄭二國爲楚僕役猶如許蔡二君降乘楚車許蔡既不書於經故知宋鄭失位不見此乃傳文分明故杜爲此解劉炫直以告文略以規杜氏非也　注將獵至中央　正義曰宋公爲右盂無畏爲左司馬而扶宋公之僕自謂當官而行明無畏當右子朱當左是其張兩甄故置二左司馬使各掌一甄自然右司馬一人當中央也　毋縱至罔極　正義曰無縱此詭人隨人無正心者以謹敕彼無中正之人言小罪尚不赦則大罪不敢爲也

厥貉之會麇子逃歸　爲明年楚子伐麇傳

春秋正義卷第十四

春秋正義卷第十五　文公

國子祭酒上護軍曲阜縣開國子臣孔穎達等奉

勑撰

經十有一年春楚子伐麇（討前年逃厥貉會）夏叔彭生會晉郤缺于承匡（承匡宋地在陳留襄邑縣西彭生叔仲惠伯郤缺冀缺）秋曹伯來朝公子遂如宋狄侵齊冬十月甲午叔孫得臣敗狄于鹹（鹹魯地）

傳十一年春楚子伐麇成大心敗麇師於

防渚成大心子玉之子大孫伯也防渚麋地潘崇復伐麋至于錫穴錫穴麋地夏叔仲惠伯會晉郤缺于承匡謀諸侯之從於楚者九年陳鄭及楚平十年宋聽楚命秋曹文公來朝即位而來見也襄仲聘于宋且言司城蕩意諸而復之八年意諸來奔歸不書史失之因賀楚師之不害也往年楚次厥貉將以伐宋

疏注八年至失之　正義曰諸侯之卿出奔而復歸者宋華元衛孫林父之徒皆書其歸則蕩意諸之歸亦當書之服虔云反不書者施而不德衛蘧蒢亦同服義而難杜云襄二十九年欒氏施而不德春秋所善不書意諸之歸則是施而不德且經所不書傳即發文史失之即不

書曰史失之之類是也此既無傳何知史失杜以以爲史失者案衛侯鄭之歸于衛也僖公納賂而請之衛侯朔之入于衛也莊公與師而納之歸邾子益于邾自我而歸之皆受魯施並書於經何獨意諸施而不德若意諸施而不德彼何故施而德之春秋公侯大夫失位出奔得人力而反者多矣若皆施而不德不應赴告諸侯魯以不書爲是則書者爲非何以無貶責之文定人之謂禮存亡之謂義未有禮義在可諱之竟故杜以爲史官失之故不書於策

鄋瞞侵齊鄋瞞狄國名防風之後漆姓遂伐我公卜使叔孫得臣追之吉侯叔夏御莊叔緜房莊叔得臣甥爲右富父終甥駟乘駟乘四人共車

疏注鄋瞞至漆姓　正義曰狄是北夷大號鄋瞞是其國名魯語云吳伐越墮會稽獲骨節專車吳子使來聘問之仲尼仲尼宴之客執骨

而問曰敢問骨何為大仲尼曰昔禹致羣臣於會稽之山防風氏後至禹殺而戮之其骨節專車此為大矣客曰防風氏何守仲尼曰汪芒氏之君守封隅之山者也為漆姓在虞夏商為汪芒氏於周為長狄氏今曰大人客曰人長之極幾何仲尼曰僬僥氏長三尺短之至也長者不過十之數之極也此言長狄狄之長者彼言於周為長狄知鄋瞞即是防風氏之後故以國語為說服云伐我不書諱之

冬十月甲午敗狄于鹹獲長狄僑如

僑如鄋瞞國之君蓋長三丈獲僑如不書與夷狄也

注僑如至狄也　正義曰經書敗狄于鹹即是敗一國也敗其國而獲此人傳不言是其將帥知是其國之君也穀梁傳曰長狄瓦石不能害叔孫得臣最善射者射其目身橫九畝斷其首而載之眉見於軾何休云蓋長百尺魯語仲尼所云此十倍僬僥氏之長者故云蓋長三丈魯語言不過十之其數之言故云蓋也宣十五年晉師滅赤狄潞氏以

潞子嬰兒歸彼獲嬰兒歸書之此獲僑如不書者潞國大其君貴故書之此國小僑如賤不書賤夷狄也

富父終甥椿其喉以戈殺之椿猶衝也埋其首於子駒之門子駒魯郭門胥節非常恐後世怪之故詳其處以命宣伯得臣待事而名其三子因名宣伯曰僑如以旌其功

【疏】椿其喉以戈殺之 正義曰考工記戈之長六尺六寸耳得及長狄之喉者兵車之法皆三人共乘魯宋與長狄之戰車皆四乘改其乘必長其兵謂之戈蓋形如戈也 注得臣至其功 正義曰襄三十年傳說此事云叔孫莊叔敗狄于鹹獲長狄僑如及虺也豹也皆以名其子定八年傳稱魯苫越生子將待事而名之陽州之役獲焉故名之曰陽州知得臣亦待事以名其三子以旌章其功也此三子未必同年而生或生訖待事或事後始生欲以章已功取彼名而名之也

初宋武公之

世鄋瞞伐宋在春秋前司徒皇父帥師禦之耏班御皇父充石皇父戴公子充石皇父名公子穀甥爲右司寇牛父駟乘以敗狄于長丘長丘宋地獲長狄緣斯緣斯僑如之先皇父之二子死焉皇父與穀甥及牛父皆死故耏班獨受賞

【疏】注在春秋前　正義曰史記十二諸侯年表宋武公即位十八年以魯惠公二十一年卒在春秋前二十六年不知鄋瞞以何年伐宋也　注皇父至父名　正義曰皇父戴公子世本文古人連言名字者皆先字後名且此人子孫以皇爲氏知皇父字充石名　獲長狄緣斯　正義曰服虔云不言所埋埋其身首同處於戰地可知　注皇父至受賞　正義曰賈逵云皇父與穀生牛父三子皆死鄭衆以爲穀生牛父二人死耳皇父不死馬融

以為皇父之二子從父在軍為敵所殺名不見者方道二子死故得勝之如今皆死誰殺緣斯服虔云殺緣斯者未必三子之手士卒獲之耳下言宋公以門賞耏班班為皇父御而有賞三子不見賞疑皆死賈君為近之如馬之言於傳文為順但班獨受賞知三子皆死故杜亦同之

宋公於是以門賞耏班使食其征 門關門征稅也

謂之耏門 疏 注門關門征稅也

正義曰禮唯關門有征知門是關門也周禮司關司貨賄之出入掌其治禁與其征廛國凶札則無關門之征鄭玄云征廛者貨賄之稅孟子曰關幾而不征則天下行旅皆說而願出於其塗矣如彼文知出入關者必有征稅但不知幾而稅一也然據禮文城門亦有征必知關門者以關門征稅其數既多故昭二十年偪介之關暴征其私是關禁之重異於城門此云食其征稅故知關稅也

晉之滅潞也 在宣十五年 獲僑

如之弟焚如齊襄公之二年魯桓之十六年鄋瞞伐齊齊王子成父獲其弟榮如榮如焚如之弟焚如後死而先說者欲其兄弟伯季相次榮如以魯桓十六年死至宣十五年一百三歲其兄猶在傳言旣長且壽有異於人王子成父齊大夫埋其首於周首之北門周首齊邑濟北穀城縣東北有周首亭衛人獲其季弟簡如伐齊退走至衛見獲鄋瞞由是遂亡長狄之種絕

疏注長狄之種絕　正義曰此時長狄種絕仲尼猶云今曰大人者言當時呼往前長狄爲大人未必其時有之若當時猶有其種吳人不應怪其骨也但如此傳文長狄有種種類相生當有支胤唯獲數人云其種遂絕深可疑之命守封隅之山嵎之以漆爲姓則是世爲國主縣歷四代安

得更無支屬唯有四人且君爲民心方以類聚不應獨立三丈之君使牧八尺之民又三丈之人誰爲匹配豈有三丈之妻爲之生産乎人情度之深可惑也國語仲尼之談左傳丘明所說通賢大聖立此格言不可論其是非實疑之久矣蘇氏云國語稱令曰大人但迸居夷狄不在中國故云遂亡公羊穀梁並云長狄兄弟三人一之齊一之魯一之晉何以書記異猶如史記所云秦時大人見於臨洮

郕大子朱儒自安於夫鍾安處也夫鍾郕邑國人弗徇徇順也爲明年郕伯來奔傳

經十有二年春王正月郕伯來奔稱爵見公以諸侯禮迎之

疏注稱爵至迎之　正義曰此實大子公以諸侯禮迎之公既尊之爲君史遂從公之意成十年晉侯有疾立大子州蒲爲君會諸侯伐鄭經即書爲晉侯史官不可反公之心追言世子從君所稱更是其實故也

杞

伯來朝復稱伯舍夷禮二月庚子子叔姬卒既嫁成人雖見出弃猶以恩錄其卒

疏注既嫁至其卒　正義曰天子諸侯絕期嫁女於諸侯則尊同恩成於敵體其禮不用降卒則服大功九月叔姬既爲杞之夫人雖見出棄猶以恩錄其卒喪服女子既嫁而反在父母之室從本服爲之齊衰期此既書其卒當服其本服杜譜不知此叔姬是何公之女要姊與姊妹皆服期也釋例曰出棄之女反在父母之室則與既笄成人者同故亦書卒也杞叔姬卒穀梁以爲公母姊妹謂同母妹

夏楚人圍巢巢吳楚閒小國廬江六縣東有居巢城秋滕子來朝秦伯使術來聘術不稱氏史略文冬十有二月戊午晉人秦人戰于河曲不書敗績文緩而退不大崩也稱人秦晉無功以微者告也皆陳曰戰例在莊十一

年河曲在河東蒲坂縣南季孫行父帥師城諸及鄆鄆莒魯所爭者城陽姑幕縣南有員亭員即鄆也以其遠偪外國故帥師城之

傳十二年春郕伯卒郕人立君大子自安於外邑故大子以夫鍾與郕邽來奔郕邽亦邑公以諸侯逆之非禮也非公寵叛人故書曰郕伯來奔不書地尊諸侯也既尊以為諸侯故不復見其竊邑之罪杞桓公來朝始朝公也公即位始來朝



始朝公也正義曰劉炫云魯公新立鄰國及時來朝則曰公即位而來朝晚則云始朝公也諸侯自新立來及時者則云即位而來見晚則云始見霸主即位魯君往朝則曰朝

嗣君魯君新立往朝大國則曰即位而往見也且請絕叔姬而無絕昏公許之不絕昏立其娣以爲夫人不書大歸未歸而卒

疏注不絕至而卒　正義曰傳言請無絕昏成五年有杞叔姬來歸故知立其娣爲夫人也其娣亦字叔者周之法稱叔也釋例曰杞桓公以僖二十三年即位襄六年卒凡在位七十一年文成之世經書叔姬二人一人卒一人出皆杞桓公夫人也傳例出曰來歸不書來歸未歸而卒也既歸而卒亦當書之成五年杞叔姬來歸八年書卒是也宣十六年郯伯姬來歸後不書卒者或更嫁於大夫故不書卒耳

二月叔姬卒不言杞絕也既許其絕故不言杞書叔姬言非女也女未笄而卒不書楚令尹大孫伯卒成嘉爲令尹若敖曾孫子孔羣舒叛楚

羣舒偃姓舒庸舒鳩之屬今盧江南有舒城舒城西南有龍舒夏子孔執舒子平

及宗子遂圍巢平舒君名宗巢二國羣舒之屬疏注羣舒至龍舒　正義曰世本偃姓舒庸舒蓼舒鳩舒龍舒鮑舒龔以其非一故言屬以包之秋滕昭公來朝

亦始朝公也秦伯使西乞術來聘且言將

伐晉襄仲辭玉曰君不忘先君之好照臨

魯國鎮撫其社稷重之以大器寡君敢辭

玉大器圭璋也不欲與秦爲好故辭玉疏注大器至辭王　正義曰聘君用圭享用璧聘夫人用璋享用琮聘禮記曰凡四器者唯其所寶以聘可也故知所言大器是圭璋也考工記玉人云瑑圭璋八寸璧琮八寸以覜

聘聘禮記云所以朝天子圭與繅皆九寸問諸侯朱綠繅八寸鄭玄云於天子曰聘於諸侯曰問記之於聘文互相備言互相備者朝諸侯與天子同聘天子與諸侯同也所言朝圭九寸聘圭八寸謂上公禮也使臣出聘降君一等故八寸則侯伯之使當瑑圭六寸子男之使當瑑璧四寸也聘義曰以圭璋聘重禮也已聘而還圭璋此輕財而重禮之義也然則王必還其來使而下云致諸執事以為瑞節及襄仲辭之者禮聘終雖復得還至初聘之時其意欲致與主國但主國謙退禮終還之且襄仲辭之者為不欲與秦為好

對曰不腆敝器不足辭也腆厚也主人三辭賓荅曰寡君願徼福于周公魯公以事君徼要也魯公伯禽也言願事君以并蒙先君之福不腆先君之敝器使下臣致諸執事

以爲瑞節節信也出聘必告廟故稱先君之器要結好命所以藉寡君之命結二國之好藉薦也疏注藉薦也正義曰聘禮執圭所以致君命君命致藉玉而後通若坐之有薦席然故以藉爲薦也是以敢致之

襄仲曰不有君子其能國乎國無陋矣厚賄之賄贈送也秦爲令狐之役故冬秦伯伐晉取羈馬令狐役在七年羈馬晉邑晉人禦之趙盾將中軍荀林父佐之林父代先克郤缺將上軍代箕鄭臾駢佐之代林父欒盾將下軍欒枝子代先蔑胥

甲佐之胥臣子代先都范無恤御戎代步招以從秦

師于河曲臾駢曰秦不能久請深壘固軍

以待之從之【疏】深壘固軍　正義曰壘壁也軍營所處築土自衛謂之爲壘深者高

也高其壘以爲軍之阻固案覲禮說爲壇深四尺鄭注云深高也是其義也秦人欲戰秦

伯謂士會曰若何而戰晉士會七年奔秦對曰趙氏

新出其屬曰臾駢必實爲此謀將以老我

師也臾駢趙盾屬大夫新出佐上軍趙有側室曰穿晉君之

壻也側室支子穿趙夙庶孫【疏】注側室至庶孫　正義曰文王世子云公若有出疆之政庶子

守公宫正室守大廟鄭玄云正室適子也正室是適子知側室是支子言在適子之側也世族譜穿趙夙之孫則是適盾從父昆弟之子也盾爲正室故謂穿爲側室[illegible][illegible]别爲邯鄲氏趙旃趙勝邯鄲午是其後也 有寵而弱不在軍事 弱年少也又未嘗涉知軍事 好勇而狂且惡臾駢之佐上軍也若使輕者肆焉其可 肆暫往而退也 秦伯以璧祈戰于河 禱求勝 十二月戊午秦軍掩晉上軍趙穿追之不及 上軍不動趙穿獨追之 反怒曰裹糧坐甲固敵是求敵至不擊將何俟焉

疏 裹糧坐甲 正義曰甲者所以制禦非常臨敵則被之於身未

戰且坐之於地軍吏曰將有待也待可擊穿曰我不知謀將獨出乃以其屬出宣子曰秦獲穿也獲一卿矣僖三十三年晉侯以一命命郤缺為卿不在軍帥之數然則晉自有散位從卿者秦以勝歸我何以報乃皆出戰交綏司馬法曰逐奔不遠從綏不及逐奔不遠則難誘從綏不及則難陷然則古名退軍為綏秦晉志未能堅戰短兵未致爭而兩退故曰交綏

疏注司馬至兩退　正義曰魏武全引司馬法云將軍死綏舊說綏卻也言軍卻將當死綏必是退軍之名綏訓為安蓋兵書務在進取敗言其退以安行即為大罪故以綏為名焉

秦行人夜戒晉師曰兩君之士皆未憖也明日請

相見也愸缺也【疏】注愸缺也　正義曰愸者缺之貌今人猶謂缺為愸也沈氏云方言云愸傷傷耶缺也下云死傷未收則是已有死者但不至大崩未甚喪敗故為皆未缺耳臾駢曰使者目動而言肆懼我也目動心不安言肆聲放失常節將遁矣薄諸河必敗之薄迫也胥甲趙穿當軍門呼曰死傷未收而弃之不惠也不待期而薄人於險無勇也乃止晉師止為宣元年放胥甲傳秦師夜遁復侵晉入瑕城諸及鄍書時也

經十有三年春王正月夏五月壬午陳侯

朔卒無傳再同盟疏注再同盟　正義曰朔以僖二十九年即位其年盟于翟泉文二年于垂隴七年于扈云再同盟者據文公言之

邾子蘧蒢卒未同盟而赴以名疏注未同盟而赴以名　正義曰蘧蒢邾子瑣之子也莊二十九年即位僖元年與魯盟于犖而云未同盟蓋據文公為言故云未同盟劉炫以犖盟規之非也

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無傳義與二年同

大室屋壞大廟之室疏注大廟之室　正義曰傳稱書不共則於此室當共知大廟之室也明堂位曰祀周公於大廟此周公之廟壞也不直言大廟壞而云大室屋壞者大廟之制其簷四阿而下當其室中又拔出為重屋明堂位云大廟天子明堂復廟重檐天子之廟飾鄭云復廟重屋也是天子之廟上為重屋此是大廟當中之室其上之屋壞非大廟全壞也公羊經作世室傳曰世室者何魯公之廟

也周公稱大廟魯公稱世室羣公稱宮此魯公之廟也曷爲謂之世室世室猶世世不毀也左傳不辨此是何公之廟而經謂之大室則此室是室之最大者故知是周公之廟非魯公也明堂位曰魯公之廟文世室也武公之廟武世室也不毀則稱世室世室非一君廟名若是伯禽之廟則宜舉其號謚且左氏經爲大室不作世室故左氏先師賈服等皆以爲大廟之室也壞必更作書其壞而不書作者隨即脩之故不書也定二年五月雉門及兩觀災十月新作雉門及兩觀啓塞從時譏其緩作故別書之耳

冬公如晉衛侯會公于沓（沓地闕）狄侵衛（無傳）十有二月己丑公及晉侯盟（十二月無己丑己丑十一月十一日）公還自晉鄭伯會公于棐（棐鄭地）

傳十三年春晉侯使詹嘉處瑕以守桃林之塞

詹嘉晉大夫賜其瑕邑令帥衆守桃林以備秦桃林在弘農華陰縣東潼關

疏 注詹嘉至潼關

正義曰桃林之塞在南河之南遠處晉之南竟從秦適周乃由此路使詹嘉守此塞者以秦與東方諸侯遠結恩好及西乞聘魯亦應更交餘國慮其要結外援東西圖已故使守此阨塞欲斷其來往故也

晉人患秦之用士會也夏六卿相見於諸浮

諸浮晉地

疏 六卿相見於諸浮

正義曰六卿在朝旦夕聚集而特云相見於諸浮者將欲密謀慮其漏泄故出就外野屛人私議諸浮當是城外之近地耳

趙宣子曰隨會在秦賈季在狄難日至矣若之何

六年賈季奔狄

中行桓子曰

請復賈季中行桓子荀林父也僖二十八年始將中行故以爲氏能外事且由舊勳有狐偃之舊勳疏能外事正義曰賈季是狐突之孫狐偃之子本是狄人能知外竟之事謂知狄之情得豫爲之備郤成子曰賈季亂且罪大殺陽處父故不如隨會能賤而有恥疏能賤而有恥正義曰服虔云謂能處賤且又知恥言不可汚辱柔而不犯不可犯以不義其知足使也且無罪乃使魏壽餘僞以魏叛者以誘士會執其帑於晉使夜逸魏壽餘畢萬之後帑壽餘子疏注魏壽餘畢萬之後正義曰閔元年晉侯賜畢萬魏魏犨者萬之孫爲魏之此適壽餘爲魏邑之主當是犨之近

親故云毋蔿之後請自歸于秦秦伯許之許受其邑履士會之足於朝躡士會足欲使行秦伯師于河西將取魏魏人在東今河北縣於秦爲在河之東壽餘曰請東人之能與夫二三有司言者吾與之先欲與晉人在秦者其先告喻魏有司疏請東至之先　正義曰請舊是東方之人并有才能堪與彼魏邑二三有司說歸秦之言者吾與先行使士會士會辭曰晉人虎狼也若背其言臣死妻子爲戮無益於君不可悔也辭行不已無去心疏臣死至悔也　正義曰言身拘死於晉妻子爲戮於秦必無益於君

不可改悔秦伯曰若背其言所不歸爾帑者有如河言必歸其妻子明白如河乃行繞朝贈之以策策馬檛臨別授之馬檛並示己所策以展情繞朝秦大夫曰子無謂秦無人吾謀適不用也示己覺其情既濟魏人譟而還喜得士會秦人歸其帑其處者爲劉氏士會堯後劉累之胤別族復累之姓

疏注策馬檛　正義曰服虔云繞朝以策書贈士會杜不然者壽餘請訖士會即行不暇書策爲辭且事既密不宜以簡贈人傳稱以書相與皆云與書此獨不宜云贈之以策知是馬檛檛杖也　其處者爲劉氏　正義曰伍負屬其子於齊使爲王孫氏者知己將死豫令改族其傳又爲而發之士會之帑在秦不顯於會之身復無所辟

傳說處秦為劉氏未知何意言此討尋上下其文不類深疑此句或非本旨蓋以為漢室初興捐棄古學左氏不顯於世先儒無以自申劉氏從秦從魏其源本出劉累插注此辭將以媚於世明帝時賈逵上疏云五經皆無證圖讖明劉氏為堯後者而左氏獨有明文竊謂前世藉此以求道通故後引之以為證耳注士會至之姓　正義曰昭二十九年傳稱陶唐氏既衰其後曰劉累能飲食龍夏王孔甲賜氏曰御龍襄二十四年傳范宣子云匃之祖自虞以上為陶唐氏在夏為御龍氏在商為豕韋氏在周為唐杜氏晉主夏盟為范氏晉語云昔隰叔子違周難於晉生子輿為司空世及武子佐文襄輔成景是以受隨范賈逵云隰叔杜伯之子周宣王殺杜伯其子逃奔晉子輿士蔿也武子蔿之孫即士會也人世本士蔿生士伯缺缺生士會會生士燮會是蔿之孫是為堯後也會子在秦不被賜族故自復累之姓為劉氏秦滅魏劉氏徙大梁又高祖之祖為豐公又徙沛故高祖為沛人也漢

邾文公

卜遷于繹繹邾邑魯國鄒縣北有繹山史曰利於民而不利於君邾子曰苟利於民孤之利也天生民而樹之君以利之也民旣利矣孤必與焉左右曰命可長也君何弗爲邾子曰命在養民死之短長時也民苟利矣遷也吉莫如之左右以一人之命爲言文公以百姓之命爲主一人之命各有短長不可如何百姓之命乃傳世無窮故徙之遂遷于繹五月邾文公卒君子曰知命

疏注繹邾至繹山　正義曰邾都本在鄒縣鄒縣北有繹山徙都於彼山旁山旁當有舊邑

故曰繹邾邑也邾旣遷都於此竟内別有繹邑宣十年公孫歸父帥師伐邾取繹取彼之別邑不取邾之國都也但邾㝡小國彼繹邑亦取繹山爲名應近邾之都耳　注左右至從之　正義曰史明卜筮知國遷君必死不知君命自當卒也左右之意謂不遷命可長左右勸君勿遷以一人之命爲言也文公之意人君之命在於養民遷則民利志在必遷以百姓之命爲主也一人之命各有短長長短先定不遷亦死是不可如何百姓之命利在水土遷就善居則民安樂乃傳世無窮也晉遷新田十世之利衛遷帝丘卜曰三百年是傳世也　君子曰知命　正義曰俗人見其早卒謂其由遷而死死之短長有時不遷至期亦卒傳言君子曰知命所以證俗人之惑邾文公以莊二十九年即位至今五十一年享國久矣命非短折也

秋七月大室之屋壞書不共也　簡慢宗廟使至傾頹故書以見臣子不共　疏　書不共　正義曰釋例曰大室之屋國之

漸解折而不繕久旱遇雨乃遂傾頽不共之甚故特書之冬公如晉朝且尋盟衛侯會公于沓請平于晉公還鄭伯會公于棐亦請平于晉公皆成之鄭衛貳于楚畏晉故因公請平鄭伯與公宴于棐子家賦鴻鴈子家鄭大夫公子歸生也鴻鴈詩小雅義取侯伯哀恤鰥寡有征行之勞言鄭國寡弱欲使魯侯還晉恤之季文子曰寡君未免於此言亦同有微弱之憂文子賦四月四月詩小雅義取行役踰時思歸祭祀不欲爲還晉子家賦載馳之四章載馳詩鄘風四章以下義取小國有急欲引大國以救助文子賦采薇之四章采薇詩小

雅坂其豈敢定居一月三捷許爲鄭還不敢安居鄭伯拜謝公爲行公答拜

【疏】注子家至恤之　正義曰鴻鴈美宣王勞來諸侯之詩也首章云之子于征劬勞于野爰及矜人哀此鰥寡之子侯伯卿士也存省諸侯劬勞外野爰曰也矜憐也王命之曰當及此可憐之人謂貧窮者又當哀此鰥夫寡婦當收斂之使有依附子家言鄭寡弱欲使魯侯遠行還晉存恤之也　注四月至還晉　正義曰四月大夫行役之怨詩也首章云四月維夏六月徂暑先祖匪人胡寧忍予大夫言已四月初夏而行至六月往暑矣寒暑易節尚不得歸我之先祖非人乎王者何當施忍於我不使得祭祀也文子言已思歸祭祀不欲更復還晉　注載馳至救助　正義曰載馳許穆夫人閔衛之滅思歸唁兄之詩也其四章曰陟彼阿丘言采其蝱女子善懷亦各有行許人尤之衆穉且狂其五章曰我行其野芃芃其麥控于大邦誰因誰極大夫君子無我有尤百爾所思不如我所之此

義取小國有急控告大國文在五章而傳言四章故云四章以下言其并賦五章　注一月三捷　正義曰捷勝也三者謂侵也伐也戰也

經十有四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晉無傳告於廟　邾人伐我南鄙叔彭生帥師伐邾夏五月乙亥齊侯潘卒七年盟于扈乙亥四月二十九日書五月從赴

疏　注七年至從赴　正義曰齊世家孝公卒弟潘殺孝公子而立是爲昭公昭公則以僖二十八年即位其年盟于踐土據文公言之唯同扈之盟耳杜以長曆校之知乙亥是四月二十九日書五月從赴者蓋赴以五月到唯言卒日不言其月即書其所至之月

六月公會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

曹伯晉趙盾癸酉同盟于新城 新城宋地在梁國穀熟縣西

秋七月有星孛入于北斗 孛彗也既見而移入北斗非常所有故書之

疏 注孛彗至書之 正義曰公羊傳曰孛者何彗星也其言入于北斗何北斗有中也何以書記異也穀梁傳曰孛之爲言猶茀也其曰入北斗斗有環域也爾雅云彗星爲欃槍郭璞曰妖星也亦謂之孛言其形孛孛似掃彗也經言入于北斗則從他處而入是既見而移入北斗也彗星長有尾入于北斗拘中妖星非常所有故書

公至自會 無傳

晉人納捷菑于邾弗克納 邾有成君晉趙盾不度於義而大興諸侯之師涉邾之竟見辭而退雖有服義之善所興者廣所害者衆故貶稱人

疏 納捷菑于邾 正義曰捷菑不言邾者下有于邾之文莊公伐齊納子糾不言齊者上有

伐齊之文與此同也僖二十五年楚人圍陳納頓子于頓昭十二年齊高偃納北燕伯于陽彼皆是國君故稱其國哀二年晉趙鞅納衛世子蒯聵于戚世子之尊以名體國上下又無衛文故亦稱國與此異也齊小白齊陽生許叔蔡季之屬經無納文又復得國與此不同也劉炫云已去邾國又非邾君故不稱邾捷菑也得國爲君皆舉國言之齊小白入于齊是也

九月甲申公孫敖卒于齊既許復之故從大夫例書卒

疏注既許至書卒　正義曰傳稱請葬不許明年傳云葬視共仲則是不得從大夫禮葬而得從大夫例書卒者卒葬異禮事不相連隱公書薨不書葬不成喪不以君禮成其喪也不以君禮猶得書公薨敖雖不以卿禮葬既許其復得從例書卒

齊公子商人弒其君舍舍未踰年而稱君者先君既葬舍已即位弒君例在宣四年

疏注舍未至四年　正義曰公羊之例既葬稱子

踰年稱公左氏則不然僖九年九月晉侯詭諸卒冬晉里克殺其君之子奚齊傳曰書曰殺其君之子未葬也荀息立公子卓以葬十一月里克殺公子卓于朝經書里克弑其君卓是未葬稱子既葬稱君不待踰年始稱君也此稱弑其君舍舍已成君故云未踰年而稱君者先君既葬舍已即位也傳云五月昭公卒舍即位後七月爲商人所弑經傳無葬昭公之文又齊侯以五月而卒傳稱七月弑舍時未合葬知已葬者正以舍已稱君決知既葬春秋之世多不如禮葬之早晚時有遲速雖復違禮而葬後君葬訖即成成君非計禮之葬日始成君也宣十年夏四月齊侯元卒六月葬齊惠公冬齊侯使國佐來聘是葬速成君之文也杜以成君在於既葬不以踰年爲限此言未踰年者蓋在排舊說也

宋子哀來奔大夫奔例書名氏貴之故書字

疏注大夫至書字

正義曰崔杼無罪書崔氏出奔此貴子哀書其字者於例字貴於名故儀父女叔之徒皆書其字則書字是貴之常

例也崔氏傳曰且告以族故因稱氏唯以不名為義冬單伯如齊單伯周卿士為魯如齊故書

齊人執單伯諸侯無執王使之義故不依行人例【疏】注諸侯至人例

正義曰諸侯執諸侯之大夫無罪則稱行人以見無罪之義王者之使不問有罪無罪諸侯皆不得執之執之則為不臣以諸侯無執王使之義故單伯不依行人例言單伯身雖無罪不依使例故不稱行人也諸侯不得執王使而諸侯之史得貶王使者史之所書周公定法巳君有過猶尚書之王使有愆亦得貶也

齊人執子叔姬叔姬魯女齊侯舍之母不稱夫人自魯錄之父母辭【疏】注叔姬至母辭

正義曰傳稱子叔姬妃齊昭公生舍之母也不稱夫人自魯錄之父母辭亦不知是何公之女魯是其父母家不言文公是其父稱子叔姬者服云子殺身執閔之故言子為在室辭十二年子叔姬卒巳被杞絕是並在室也

傳十四年春頃王崩周公閱與王孫蘇爭政故不赴凡崩薨不赴則不書禍福不告亦不書奔亡禍也歸復福也懲不敬也欲使怠慢者自戒

疏注奔亡至福也

正義曰因崩薨而言禍福則禍亦崩薨之類福是反禍者也福莫大於享國有家禍莫甚於亡家喪國禍亦崩薨之類相次之物且奔亡歸復其事多矣雖有出入之例未見不告之義此傳於崩薨之末言之故知奔亡是禍歸復是福也

邾文公之卒也在前年公使弔焉不敬邾人來討伐我南鄙故惠伯伐邾子叔姬妃齊昭公生舍叔姬無寵舍無威公子商人

驟施於國（驟數也商人桓公子）而多聚士盡其家貸於公有司以繼之（家財盡從公及國之有司富者貸）夏五月昭公卒舍即位邾文公元妃齊姜生定公二妃晉姬生捷菑文公卒邾人立定公捷菑奔晉六月同盟于新城從於楚者服（從楚者陳鄭宋）且謀邾也（謀納捷菑）秋七月乙卯夜齊商人弒舍而讓元（元商人兄齊惠公也書九月從告七月無乙卯日誤）元曰爾求之久矣我能事爾爾不可多蓄憾（不為君則恨多

將免我乎爾爲之言將復殺我疏將免我乎正義曰言爾已殺君矣我若爲君爾將肯放免我乎言將復殺我劉炫云爾將免我爲君之事乎有星孛入于北斗周内史叔服曰不出七年宋齊晉之君皆將死亂後三年宋弑昭公五年齊弑懿公七年晉弑靈公史服但言事徵而不論其占固非末學所得詳言疏注後三至詳言正義曰昭十七年傳申須云彗所以除舊布新也天事恒象又二十六年傳晏子曰天之有彗也以除穢也宋齊晉三國之君並爲無道皆有穢德令彗出而彼死是除穢之事但未測何以知此三君當之史服但言事徵不言其占非末學所得詳言故言其驗而不推其義晉趙盾以諸侯之師八百乘納捷菑于邾八百乘六

萬人言力有餘郲人辭曰齊出貜且長貜且定公宣子曰辭順而弗從不祥乃還立適以長故曰辭順周公將與王孫蘇訟于晉王叛王孫蘇王匡王叛不與而使尹氏與聃啓訟周公于晉訟理之尹氏周卿士聃啓周大夫趙宣子平王室而復之使復和親楚莊王立穆王子也子孔潘崇將襲羣舒使公子燮與子儀守而代舒蓼即羣舒二子作亂城郢而使賊殺子孔不克而還八月二子以楚子出將

如商密國語曰楚莊王幼弱子儀爲師王子燮爲傅疏國語至爲傅　正義曰楚語蔡聲子云楚莊王方弱申公子儀父爲師王子燮爲傅使潘崇子孔帥師以伐舒燮及儀父施二帥而分其室師還至則以王如廬廬戢黎殺二子而復生廬戢黎及叔麇誘之遂殺鬬克及公子燮廬今襄陽中廬縣戢黎廬大夫叔麇其佐鬬克子儀也初鬬克囚于秦在僖二十五年秦有殽之敗在僖三十三年而使歸求成成而不得志無賞報也公子燮求令尹而不得故二子作亂傳言楚莊幼弱國內亂所以不能與晉競穆伯之從己氏也在八年魯人立文

伯穆伯之子穀也穆伯生二子於莒而求復文伯以爲請襄仲使無朝聽命復而不出不得使與聽政三年而盡室以復適莒文伯疾事終寢於家故出入不書而請曰穀之子弱子孟獻子年尚幼請立難也難穀弟許之文伯卒立惠叔穆伯請重賂以求復惠叔以爲請許之將來九月卒于齊告喪請葬弗許請以卿禮葬宋高哀爲蕭封人以爲卿蕭宋附庸仕附庸還升爲卿不義宋公而出遂來奔出而

待放從放所來故曰遂

書曰宋子哀來奔貴之也貴其不食汚君之祿辟禍速也

[疏]注蕭宋至爲卿 正義曰蕭本宋邑莊十二年宋萬弑閔公蕭叔大心者蕭邑之大夫也平宋亂立桓公宋人賞其勞以蕭邑封叔爲附庸莊二十二年蕭叔朝公是爲附庸故稱朝附庸宋國故云宋附庸也宣十二年楚子滅蕭此時蕭國仍存高哀仕於蕭國遂被拔擢升爲宋卿

齊人定懿公使來告難故書以九月齊人不服故三月而後定書以九月明經日月皆從赴

齊公子元不順懿公之爲政也終不曰公曰夫己氏猶言其甲

[疏]注齊人至從赴 正義曰商人實以七月試舍取其位而齊人未服三月而後定定訖始來告不告舍死之月唯言商人弑舍魯史以其九月來告即書之於

九月如此傳文告以九月即書九月明經之日月皆從赴而書非褒貶詳略也杜言此者排先儒言日月有褒貶之義 注猶言某甲 正義曰心惡其政不以爲公凡與人言欲稱君者終不謂之爲公曰夫巳氏斥懿公之名也劉云甲巳俱是名故云猶言某甲

襄仲使告于王請以王寵求昭姬于齊昭姬子叔姬曰殺其子焉用其母請受而罪之冬單伯如齊請子叔姬齊人執之恨魯恃王勢以求女故又執子叔姬欲以恥辱魯

經十有五年春季孫行父如晉三月宋司馬華孫來盟華孫奉使鄰國能臨事制宜至魯而從定盟故不稱使其官皆從故書司

馬 疏 注華孫至司馬 正義曰成三年晉侯使荀庚來聘衛侯使孫良夫來聘丙午及荀庚盟丁未及孫良夫盟彼先以君命行聘禮旣而別與之盟故書聘又書盟此雖使來聘魯不令結盟故書盟不稱使也僖四年楚屈完來盟于師卽其比也諸侯之卿例書名氏以華耦能率其屬宮備禮盡儀故貴其人書其官也八年宋人殺其大夫司馬宋司城來奔唯言其官不言氏族此旣書司馬復曰華孫者劉炫云或以爲華耦貴之旣深故特書族案傳華耦魯人以爲敏則君子不許是魯貴之不深蓋史有文質故辭有詳略也

夏曹伯來朝

齊人歸公孫敖之喪 大夫喪還不書善魯感子以赦父彰公族之恩崇仁孝之教故特錄敖喪歸以示義

疏 注大夫至示義 正義曰桓十八年公之喪至自齊僖元年夫人氏之喪至自齊二注皆云告於廟也是公與夫人薨于外竟皆啟廟告至例書於策宣八年仲遂卒于垂成十七年公孫嬰齊卒

于䣢脤皆不書喪至是大夫喪還例不書此獨書齊人歸公孫敖之喪者釋例曰公孫敖縱情棄命既已絕位非大夫也而備書於經者惠叔毀請於朝感子以赦父敦公族之恩崇仁孝之教故曰爲孟氏且國故是也不言來者魯人取之齊人送之非有齊使特來故不言來哀八年齊人歸讙及闡注云不言來命歸之無指使此亦彼之類也

六月辛丑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傳例曰非禮也）

單伯至自齊晉郤缺帥師伐蔡戊申入蔡（傳例曰獲大城曰入）

秋齊人侵我西鄙季孫行父如晉

冬十有一月諸侯盟于扈（將伐齊晉侯受賂而止故摠曰諸侯言不足序列）

十有二月齊人來歸子叔姬（齊人以王故來送子

叔姬故與直出者異文 疏 注齊人至異文 正義曰傳例出曰來歸是直出之文也齊人以王之故來送叔姬故與直出異文也使者卑微不可言齊侯使人故云齊人來歸九年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襚定十年齊人來歸鄆讙龜陰之田成九年晉人來媵之類皆是來者微賤不得稱君命故舉國稱人

齊侯侵我西鄙遂伐曹入其郛 郛郭也

傳十五年春季文子如晉爲單伯與子叔姬故也 因晉請齊

三月宋華耦來盟其官皆從之書曰宋司馬華孫貴之也 古之盟會必備威儀崇贄幣賓主以成禮爲敬故傳曰卿行旅從春秋時率多不能備儀華孫能率其屬以從古典所以敬事而自重使重而事敬

則魯尊而禮篤故貴而不名公與之宴辭曰君之先臣督得罪於宋殤公名在諸侯之策臣承其祀其敢辱君耦華督曾孫也督弑殤公在桓二年耦自以罪人子孫故不敢屈辱魯君對共宴會請承命於亞旅亞旅上大夫也魯人以爲敏無故揚其先祖之罪是不敏魯人以爲敏明君子所不與也

注古之至不名　正義曰杜檢傳文諸言書曰者皆是仲尼新意此云其官皆從即云書曰司馬貴之明是貴其官從故書其官也聘禮之文有上介衆介至所聘之國誓于其竟則史讀書司馬執策賈人拭玉有司展幣其從羣官多矣詩緜蠻之篇言大臣出行微臣隨從傳稱卿行旅從昭六年楚公子棄疾聘晉至於鄭竟而誓知其從人多矣盟會禮重於聘知古之盟會必備威儀崇贄幣賓之與主以成禮爲

敏故傳云其官皆從貴之也春秋之時率多不能備其官
故傳每言一箇行李是也華孫令獨能率其官屬以從古
典所以敬其君事而自鎮重也使人既重而承事恭敬則
魯被尊而賓禮篤也奉使鄰國能尊主厚禮是可貴之事
故仲尼貴而不名至宴無故揚其先祖之罪爲已謙辭是
不敏之極魯人以爲敏明君子所不與言仲尼貴其官從
君子嗤其失辭有善有惡傳兩舉之也釋例曰古之盟會
必備禮儀示等威明貴賤各以成禮爲節制兼備則名
位不愆華孫居擾攘之世而能率由古典所以敬事而自
重使重而事敬則魯尊而禮篤故貴之也至於宴會追稱
先人之罪爲已謙辭謙以失辭故傳云魯人以爲敏明君
子所不與也是言善惡兩舉之事也襄五年傳曰楚殺其
大夫公子壬夫貪也君子謂楚共王於是不刑言貪也罪
壬夫不刑責共王亦是兩舉之文其事類於此也服虔云
華耦爲卿侈而不度以君命脩好結盟舉其官屬從之空
官廢職魯人不知其非反尊貴之其意以爲貴之者魯人

貴之非君子貴之案經皆戚父與魯結奸子哀不義宋公司城效節來奔單伯自齊以命傳皆言書曰貴之實善而貴之也此亦云書曰司馬華孫貴之何故惡而貴之也劉炫又難云此爲不知其非僞戚父豈亦魯不知其非而貴之乎孔子脩春秋裁其得失其褒貶善惡章於其篇咸否示於來世若魯人所善亦善之所惡亦惡之已無心於抑揚遂逐魯人之善惡前筆之一勞何所施用約之以理豈其然哉其官皆從謂共聘之官無闕當有留治政者豈舉朝盡行而責其空官也若以官從即責空官聘禮官屬不少豈周公爽制禮乎　注亞旅上大夫也　正義曰尚書牧誓武王呼羣官而誓曰司徒司馬司空亞旅孔安國云亞次也旅衆也衆大夫其位次卿成二年傳魯賜晉三帥三命之服侯正亞旅受一命之服皆卿後即次亞旅知是上大夫也華孫不敢當君請以上夫夫之宴　魯人　正義曰魯人魯鈍之人

夏曹伯來朝禮也諸侯五年再相

朝以脩王命古之制也十一年曹伯來朝雖至此乃來亦五年傳爲冬齊侯伐曹張本

【疏】諸侯至制也　正義曰周禮大行人云凡諸侯之邦交歲相問也殷相聘也世相朝也鄭玄云父死子立曰世凡諸侯相朝皆小國朝於大國或敵國相爲賓或彼君新立往朝或此君新即位自往朝彼皆是世相朝也襄元年邾子來朝傳曰凡諸侯即位小國朝之是此新立而彼朝之也文九年曹伯襄卒十一年曹伯來朝傳曰即位而來見也是彼新立而朝此也則知春秋之時猶有世相朝之法與周禮合也周禮諸侯邦交唯有此法無五年再朝之制此云古之制也必是古有此法但禮文殘缺未知古是何時鄭玄云古者據今而述前代之言夏殷之時天子蓋六年一巡狩諸侯間而朝天子其不朝者朝罷朝五年再相朝者似如此然則古者據今時而道前世耳不必皆道前代傳稱古者越國而謀非謂前代之人有此謀也古人有言非謂前代之人有此言也詩

云我思古人非思夏殷之人也此云古者亦非必夏殷鄭言夏殷禮非也僖十五年公如齊杜云諸侯五年再相朝禮也引此證彼則是當時正法非謂前代禮也或人見僖公朝齊杜引此爲證遂言五年再相朝是事霸主之法然則魯非霸主曹伯何以朝之曹豈稚魯爲霸主而屈巳以朝之也且云古之制也則是古之聖王制爲此法天子不衰諸侯無霸明德天子豈慮世衰霸王威權不行而爲之制此法歟諸侯以朝之此不達理之言耳然則諸侯之邦交者將以恊近鄰結恩好安社稷息民人土宇相望竟界連接一世一朝踈闊天甚其於問服之年必有相朝之法周禮言世相朝者以其一舊一新彼此未狎於此之際必須往朝舉其禮之大者不言唯有此事五年再相朝正是周禮之制周禮之不具耳文襄之霸其務不煩諸侯以五年再朝往來大數更制三年一聘五年一朝所以說諸侯也五年一朝者亦謂朝大國耳且彼因說弔葬非獨霸主之喪明使諸侯相共行此禮也霸王遣時制宜非能創制

攻物諸侯或從府令或奉傳章此在文襄之後仍守往命故五年再相朝也傳言古之制以文襄已改故也昭十三年歲聘間朝是周之諸侯朝天子之法故釋例引之云明王之制朝聘以志業以解朝聘之數尚書周官六年五服一朝孔傳云一朝會京師是再朝會周之正禮也若然大行人云侯服一歲一見甸服二歲一見男服三歲一見采服四歲一見衛服五歲一見要服六歲一見何於服數朝者大行人所云謂貢物而見或君自至或遣臣來除此貢物之外別有朝會之禮沈氏以為諸侯五年再相朝及昭十三年皆為朝牧伯之法以間朝以講禮與再朝而會是三歲之朝與六年之朝大率言之是五年之內再相朝也但魯非晉之伯國而沈云朝牧伯之禮又昭十三年朝盟主之法亦無明證沈氏之言未可從也

齊人或為孟氏謀孟氏公孫敖家慶父為長庶故或稱孟氏曰魯爾親也飾棺寘諸堂阜堂阜齊魯

貢上地飾棺不殯宗無所歸魯必取之從之卞人以告卞人魯卞邑大夫惠叔猶毀以爲請敖卒則惠叔請之至今期年而猶未已毀過喪禮立於朝以待命許之取而殯之殯於孟氏之寢終叔服之言齊人送之書曰齊人歸公孫敖之喪爲孟氏且國故也爲惠叔毀請且國之公族故聽其歸殯而書之葬視共仲制如慶父皆以罪降

疏注孟氏至孟氏　正義曰公孫敖慶父之子杜以慶父與莊公異母庶長稱孟雖彊同於適亦自稱爲仲以其實是長庶故時人或稱孟氏　注堂阜至所歸　正義曰喪大記云飾棺君龍帷黼荒火三列黻三列素錦褚加帷荒纁紐六大夫畫帷畫荒火三列黻三列素錦褚纁紐二玄紐二鄭玄云

飾棺者以華道路及壙中不欲使衆惡其親也荒蒙也在旁曰帷在上曰荒皆所以衣柳也士布帷布荒君大夫加文章焉黼荒緣邊爲黼文畫荒緣邊爲雲氣火黻爲列於其中耳褚以襯覆棺乃加帷荒於其上紐所以連結帷荒者也禮之飾棺唯有此耳殯人殺之飾棺蓋依此大夫之制而爲之飾置諸堂阜故爲不殯示無所歸冀魯人哀之也沈氏云飾棺即雜記云諸侯死於道其輤有裧緇布裳帷素錦以爲屋而行大夫死於道以布爲輤而行義或當然　注卞人魯卞邑大夫　正義曰治邑大夫例呼爲人孔子父爲郰邑大夫謂之郰人知此卞人是卞邑大夫其邑近堂阜故見之而告於君　注敖卒至喪禮　正義曰敖卒已向周年猶尚毀以爲請知敖卒即請至今未已也傳言猶毀是不復應毀故知毀過喪禮也劉炫云敖去年九月卒至今年夏據月未帀不得稱朞年今知非者杜以傳云惠叔猶毀據有月之久欲盛言其遠故云朞年但首尾二年亦得爲朞年之蓋劉以未周十二月而規杜氏非

也聲已不視惟堂而哭聲已惠叔母怨敖從莒女故惟堂哭仲欲勿哭怨敖取其妻惠伯曰喪親之終也惠伯叔彭生雖不能始善終可也

疏惟堂　正義曰檀弓云尸未設飾故惟堂小斂而徹作至大斂之節又惟堂以至於殯恒惟堂雜記云朝夕哭則不惟今聲已恨穆伯故朝夕哭仍惟堂檀弓又云惟殯非古也自敬姜之哭穆伯始也與此相類也敬姜者穆伯妻文伯歜之母也穆伯季悼子之子公甫靖與敖非一人

史佚有言曰兄弟致美各盡其美義乃終救乏賀善弔災祭敬喪哀情雖不同毋絕其愛親之道也子無失道何怨於人襄仲說

帥兄弟以哭之注祭敬至道也　正義曰祭敬者謂助祭於兄弟之家盡其敬也喪哀者謂兄弟死喪之事竭其哀也情雖不同謂內相怨恨情雖不能和同當無絕其愛是相親之道也

他年其二子來敖在莒所生孟獻子愛之聞於國獻子穀之子仲孫蔑或譖之曰將殺子獻子以告季文子二子曰夫子以愛我聞我以將殺子聞不亦遠於禮乎遠禮不如死一人門子句鼆一人門于戾丘皆死句鼆戾丘魯邑有寇攻門二子禦之而死注句鼆死　正義曰句鼆戾丘有寇攻門不書傳云魯國中小寇非共國侵伐故不書也

六月癸丑

丑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非禮也得常鼓之月而於社用牲爲非禮

疏注得常至非禮　正義曰此與莊二十五年經文正同彼傳云非常此傳云非禮者彼

常鼓之月言鼓之爲非常此得常鼓之月而用牲爲非禮

彼云六月實是七月傳因日月之變以起時歷之誤故釋

例曰文十五年與莊二十五年經文皆同而更復發傳曰

非禮者明前傳欲以審正陽之月後傳發例欲以明諸侯

之禮而用牲爲非禮也此乃聖賢之微旨而先儒所未喻也是解二傳不同之意日有食之天

子不舉去盛饌疏注去盛饌　正義曰周禮膳夫掌王之食飲膳羞以養王及后世子王日

一舉鼎十有二物皆有俎天地有災則不舉鄭玄云殺牲盛饌曰舉今云天子不舉是去盛饌與膳食也伐鼓

于社責羣陰伐猶擊也疏注責羣陰伐猶擊也　正義曰郊特牲云社祭土而主陰氣也君南鄉

北墉下荅陰之義也論語云鳴鼓而攻之伐鼓者是攻責之之事故云責羣陰也日食者陰侵陽故責陰以救日孔安國尚書傳云凡日食天子伐鼓于社責上公然則社以上公配食天子伐鼓責羣陰亦以責上公也諸侯用幣于社請上公亦以請羣陰也互相備也

諸侯用幣于社社尊於諸侯故請救而不敢責之

疏注社尊至責之　正義曰昭二十九年傳曰封爲上公祀爲貴神社稷五祀是尊是奉是社爲上公之神尊於諸侯禮用幣者皆是告請神明之事以社尊故用幣請救而不敢攻責也陰侵陽而請陰者請止而勿侵陽也

伐鼓于朝退自責**以昭事神訓民事君**天子不舉諸侯用幣所以事神尊卑異制所以訓民

疏注天子至訓民　正義曰天子不舉自貶食耳而以爲事神者畏敬神明乃自貶損撤膳不舉亦是事神之義故通以不舉爲事神也

示有等威古之道

也（等威儀之等差）齊人許單伯請而赦之使來致命（以單伯執節不移且畏晉故許之）書曰單伯至自齊貴之也（單伯爲魯拘執既免而不廢禮終來致命故貴而告廟）新城之盟（在前年）蔡人不與（不會盟）晉郤缺以上軍下軍伐蔡（兼帥二軍）曰君弱不可以怠（怠解也）戊申入蔡以城下之盟而還凡勝國曰滅之（勝國絶其社稷有其土地）獲大城焉曰入之（得大都而不有）【疏】凡勝至入之　正義曰此傳已發凡例襄十三年復發傳云用大師曰滅弗地曰入再發例者兵之所加不可細舉故舉舊策之典以例而言用大師起大衆重ノ

以陋敵因而有之故曰勝國通以滅為文也以戍師重乃雖獲大城得而弗有故直以出入為辭曰入之而已城不包地國不通邑滅邑必主大師是故弗發例也秋齊人侵我西鄙故季文子告于晉冬十一月晉侯宋公衛侯蔡侯陳侯鄭伯許男曹伯盟于扈尋新城之盟且謀伐齊也齊執王使且數伐魯齊人賂晉侯故不克而還於是有齊難是以公不會明令不序諸侯不以公不會故書曰諸侯盟于扈無能為故也惡其受賂不能討齊凡諸侯會公不與不書諱君惡也

謂國無難不會義事故爲惡不書謂不國別序諸侯與而不書後也謂後期也

令貶諸侯似爲公諱故傳發例以明之

疏凡諸侯至後也　正義曰七年公會諸侯晉大夫盟于扈傳曰公後至故不書所會因發例云凡會諸侯不書所會後也後至不書其國辟不敏也彼乃義事而公後期諱含之惡故揔稱諸侯此亦揔稱諸侯不會非公之罪而經文相似傳辯其嫌故更復發例而以著形惡凡諸侯爲義事要會而公不與則不歷書諸國諱其惡也若公實與會而亦不書諸國爲公後期也即七年盟于扈是也今於此會受賂舍罪致使會有齊難公雖不與非公之罪經與後期文同似爲公諱故傳發例以明之此會公雖不與非公惡也

齊人來歸子叔姬王故也單伯雖見執能守節不移終達王命使叔姬得歸

齊侯侵我西鄙謂諸侯不能也不能討

遂伐曹入其郛討其來朝也此年夏朝季文子曰齊侯其不免乎己則無禮執王使而伐無罪而討於有禮者曰女何故行禮禮以順天天之道也

疏曰女至道也 正義曰言曰者原齊侯之意而爲之辭也責曹曰女何故行禮謂責於朝魯也天道以卑承尊人道以小事大禮者自卑而尊人朝者謙順以行禮行禮以順天是天之道也

己則反天而又以討人難以免矣詩曰胡不相畏不畏于天詩小雅

疏詩曰至于天 正義曰此詩小雅雨無正之篇胡何也詩人責朝廷之臣女羣臣上下何以不相畏乎女上下不相畏乃是不畏于天也

君子之不

虐幼賤畏于天也在周頌曰畏天之威于時保之（詩周頌言畏天威于是保福祿）不畏于天將何能保以亂取國奉禮以守猶懼不終多行無禮弗能在矣（爲十八年齊弑商人傳）

經十有六年春季孫行父會齊侯于陽穀齊侯弗及盟（及與也）夏五月公四不視朔（諸侯每月必告朔聽政因朝於廟今公以疾闕不得視二月三月四月五月朔也春秋十二公以疾不視朔非一也義無所取故特舉此以表行事因明公之實有疾非詐齊）

【疏】注諸侯至詐齊　正義曰天子頒朔於諸侯諸侯受而藏

之於祖廟每月之朔以特羊告廟受而施行之遂聽治此
月之政謂之視朔因以其日又以朝享之禮祭皇考以下
謂之朝廟此年公疾自二月至於五月巳經四月不得視
朔故書公四不視朔傳稱正月及齊平公有疾使季文子
會齊侯則正月公初疾不得視二月朔至五月而四故知不得
視二月三月四月五月朔也春秋十二公二百四十二年計有
三千餘月公以疾不視朔當非一也餘皆不書而此獨書
者公身有疾不得視朔國事不廢義無所取因此齊侯疑
公故特舉此以表行事餘皆從可知也釋例曰魯之羣公以
疾不視朔多矣因有事而見一比猶釋不朝正之義是其
事也又於時齊侯不信公實有疾書此者且明公實有疾非
詐齊也史之所書當書其始不於二月書之而以五月書者
二月公始有疾未知來月瘳否不得豫書其數至六月公
瘳乃積前數之闕故以五月書四也昭二十三年公如晉
至河有疾乃復彼書有疾此不言有疾者在道而還容有
他故昭十二年十三年公如晉至河乃復皆爲晉人辭公而

還非爲疾也故須言有疾以辯之公不視朔唯有疾耳無所分辯故不書疾也告朔謂告於祖廟視朔謂聽治月政視朔由公疾而廢其告朔或有司告之不必廢也論語云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必是廢其禮而羊在蓋從是以後更有不告朔者故欲去其羊耳六年閏月不告月譏經以譏之在後若不告朔不復書之者蓋以閏月不告其譏已明故於後不復譏之閔二年吉禘于莊公已譏其逆文二年大事于大廟不復譏之當亦如彼之類不重譏也

六月戊辰公子遂及齊侯盟于郪丘 信公疾且以路故郪丘齊地

秋八月辛未夫人姜氏薨 僖公夫人文公母也

毀泉臺 泉臺臺名毀壞之也

楚人秦人巴人滅庸

冬十有一月宋人弒其君杵臼 稱君君無道也例在宣四年

傳十六年春王正月及齊平齊前年再伐魯魯爲受弱故平公有疾使季文子會齊侯于陽穀請盟齊侯不肯曰請俟君間間疾瘳夏五月公四不視朔疾也公使襄仲納賂于齊侯故盟于郪丘有蛇自泉宮出入于國如先君之數伯禽至僖公十七君秋八月辛未聲姜薨毀泉臺魯人以爲蛇妖所出而聲姜薨故壞之

疏注伯禽至七君　正義曰魯世家魯公伯禽子考公酋弟煬公熙子幽公圉弟微公潰子厲公擢弟獻公具子慎公濞弟武公敖子懿公戲弟孝公稱子惠公弗皇子隱公息姑弟桓公

允子莊公同子閔公開兄僖公申周公不之魯從魯公數之爲十七君也　毀泉臺　正義曰蛇自宮出而毀其臺則臺在宮內人見從宮而出毀臺幷毀其宮也　注魯人至壞之　正義曰人見蛇出而姜甍以爲臺是妖之穴仍謂此處有妖更將爲害毀之所以絕其源安民意也故釋例曰衆蛇自泉臺出如先君之數入於國聲姜之甍適與妖會而國以爲災遂毀泉臺書毀而不變文以示義者君人之心一國之俗須此爲安故不譏也以不變文知不譏也不書蛇入國者鸜鵒非魯國之有故書其所無蛇是魯地所有姜甍不由此蛇凡物不爲災則不書也

楚大饑戎伐其西南至于阜山師于大林又伐其東南至于陽丘以侵訾枝　戎山夷也大林陽丘訾枝皆楚邑

庸人帥羣蠻以叛楚　庸今上庸縣屬楚之小國

麇

人率百濮聚於選將伐楚選楚地百濮夷也於是申息之北門不啓備中國楚人謀徙於阪高楚險地蔿賈曰不可我能往寇亦能往不如伐庸夫麇與百濮謂我饑不能師故伐我也若我出師必懼而歸百濮離居將各走其邑誰暇謀人乃出師旬有五日百濮乃罷濮夷無屯聚見難則散歸自廬以往振廩同食往往伐庸也振發也廩倉也同食上下無異饌也次于句澨楚西界也使廬戢梨侵

庸戢梨廬大夫及庸方城方城庸地上庸縣東有方城亭庸人逐之囚子揚窗窗戢梨官屬三宿而逸曰庸師衆羣蠻聚焉不如復大師還復句澨師且起王卒合而後進師叔曰不可師叔楚大夫潘尫也姑又與之遇以驕之彼驕我怒而後可克先君蚡冒所以服陘隰也蚡冒楚武王父陘隰地名又與之遇七遇皆北軍走曰北唯裨鯈魚人實逐之裨鯈魚庸三邑魚魚復縣今巴東永安縣輕楚故但使三邑人逐之庸人曰楚不足與戰矣遂

不設備楚子乘馹會師于臨品（馹傳車也臨品地名）分爲二隊（隊部也兩道攻之）子越自石溪子貝自仞以伐庸（子越鬬椒也石溪仞入庸道）秦人巴人從楚師羣蠻從楚子盟（蠻見楚彊故）遂滅庸（傳言楚有謀臣所以興）

【疏】注戎山夷也　正義曰四夷之名隨方定稱則曰東夷西戎南蠻北狄其當處立名則各從方號故北戎病燕齊侯伐山戎北方得有戎故楚西亦有戎戎是山間之民夷爲四方揔號故云戎山夷也

注選楚地百濮夷也　正義曰將欲伐楚聚於此地故知是楚地也牧誓武王伐紂有庸濮從之孔安國云庸濮在江漢之南是濮爲西南夷也釋例曰建寧郡南有濮夷濮夷無君長揔統各以邑落自聚故稱百濮也下

云各走其邑是無君長統之　申息之北門不啓　正義曰申息北接中國有寇必從北來故二邑北門不敢開也

注蚡冒至地名　正義曰劉炫云案楚世家蚡冒卒弟熊達殺蚡冒子而代立是爲楚武王則蚡冒是兄不得爲父今知不然者以世家之文多有紕繆與經傳異者非是一條杜氏非不見其文但見而不用耳劉以世家而規杜非也言服陘隰則陘隰本是他國蚡冒始服之也釋例陘隰與僖四年次于陘爲一地潁川召陵縣南有陘亭楚自武王始居江漢之間則蚡冒之時未至中上不應已能越申息遠服潁川之邑疑非也　注馹傳車也　正義曰釋言云馹傳也舍人曰馹尊者之傳也郭璞曰傳車驛馬之名也

宋公子鮑禮於國人　鮑昭公庶弟文公也　宋饑竭其粟而貸之年自七十以上無不饋詒也時加羞珍異　羞進也　無日

不數於六卿之門數不疏國之材人無不事也有賢材者親自桓以下無不恤也桓鮑之曾祖公子鮑美而豔襄夫人欲通之鮑適祖母而不可以禮自防閑乃助之施昭公無道國人奉公子鮑以因夫人於是華元爲右師元華督曾孫代公子成公孫友爲左師華耦爲司馬代公子卬鱗鱹爲司徒蕩意諸爲司城公子朝爲司寇代華御事初司城蕩卒公孫壽辭司城壽蕩之子請使意

諸爲之意諸壽之子旣而告人曰君無道吾官近懼及焉禍及己弃官則族無所庇子身之貳也姑紓死焉姑且也紓緩也雖亡子猶不亡族己在故也旣夫人將使公田孟諸而殺之公知之盡以寶行蕩意諸曰盍適諸侯公曰不能其大夫至于君祖母以及國人君祖母諸侯祖母之稱謂襄夫人諸侯誰納我且旣爲人君而又爲人臣不如死盡以其寶賜左右而使行行去

也夫人使謂司城去公對曰臣之而逃其難若後君何（言無以事後君）冬十一月甲寅宋昭公將田孟諸未至夫人王姬使帥甸攻而殺之（襄夫人周襄王姊故稱王姬帥甸郊甸之帥）蕩意諸死之（不書不告）書曰宋人弒其君杵臼君無道也（始例發於臣之罪今稱國人故重明君罪）文公即位使母弟須爲司城（代意諸）華耦卒而使蕩虺爲司馬（虺意諸之弟）

疏 宋公至恤也 正義曰禮於國人揔言接待之也竭其粟而貸與國之飢民也禮與人物曰饋詒遺也饋詒皆是與之稱

之名也民年自七十以上無有不貨遺以飲食也珍異謂非常美食着進也時加進珍異者謂四時初出珍異之物也無有一日不數數於六卿之門言參請不絕也國之賢材之人無不事公子皆事之也其族親自桓公以下子孫無不恤公子皆賑恤之也　注元華督曾孫　正義曰世本云華督生世子家家生華孫御事事生華元右師是也

注君祖至夫人　正義曰哀十六年傳蒯聵告周云蒯聵得罪于君父君母謂母爲君母則祖母爲君祖母矣故云君祖母者諸侯祖母之稱也昭公成公之子襄公之孫故襄夫人是其祖母也　注襄夫至之帥　正義曰周禮載師云以宅田士田賈田任近郊之地以官田牛田賞田牧田任遠郊之地以公邑之田任甸地以家邑之田任稍地以小都之田任縣地以大都之田任畺地凡任地近郊十一遠郊二十而三甸稍縣都皆無過十二彼從國都而出計遠近節級而別爲之名鄭玄引司馬法王國百里爲郊二百里爲州甸三百里爲野稍四百里爲縣五百里爲都

諸侯之與天子竟遠不同亦當近國爲郊郊外爲甸天子之甸爲公邑之田則諸侯之甸亦公邑也帥甸者甸地之帥當是公邑之大夫也獨言帥甸無以相明故舉類言之云郊甸之帥其實正是甸地之帥非郊地之帥也 注始例至君罪 正義曰宣四年傳例曰凡弑君稱君君無道也稱臣臣之罪也彼是弑君大例經下注云例在宣四年指彼例也彼雖在此之後乃是例之初始故謂彼爲始例彼因歸生弑君而發傳例是始例發於臣之罪也此稱宋人弑其君文異於彼故重明君罪謂與彼例爲重也釋例曰鄭靈宋昭文異而例同重發以同之

經十有七年春晉人衞人陳人鄭人伐宋

自閔僖巳下終於春秋陳侯常在衞侯上今大夫會在衞下傳不言陳公孫寧後至則寧位非上卿故也

疏 注自閔至故也 正義曰釋例班序譜自隱至莊十四年一十三歲衞與陳凡四會衞在陳上莊十五年盡僖十七

年三十五歲凡八會陳在衛上莊十六年幽盟之下注云齊桓始霸楚亦始彊陳侯介於二大國之閒而爲三恪之客故齊桓因而進之遂班在衛上終於春秋但齊桓升陳於衛上乃在莊之中年不得以莊爲始故云自閔僖以下終於春秋陳侯常在衛上也今此大夫會伐宋貶之稱人而陳在衛下襄二十六年澶淵之會傳稱宋向戌後至退在鄭良霄之下此傳具歷序大夫之名不言公孫寧以後至被退成三年傳曰次國之上卿當大國之中中當其下下當其上大夫位有尊卑次序以之升降則公孫寧位非上卿故降在衛下也檢春秋上下亦有後至無傳而杜云後至者則秦小子憖是也案彼則公孫寧未必非後至但杜弘通兩解故云非上卿耳　夏四月癸亥葬我小君聲姜齊侯伐我西鄙西當爲北蓋經誤

疏注西當爲北蓋經誤　正義曰經言西鄙傳言北鄙服虔以爲再來伐魯西鄙書北鄙不書諱仍見伐案

經十五年秋齊人侵我西鄙冬齊侯侵我西鄙傳二十六年春齊人侵我西鄙夏齊人伐我北鄙皆仍見侵伐書而不諱此何獨諱而不書凡言諱者諱國惡也齊侯無道而伐我我非有惡而可諱何以諱其仍伐故知正是一事經文誤耳知非傳誤者魯求與平即盟于穀穀是濟北穀城縣也穀在魯北知北鄙是也

六月癸未公及齊侯盟于穀諸侯會于扈 昭公雖以無道見弒而文公猶宜以弒君受討故林父伐宋以失所稱人晉侯平宋以無功不序明君雖不君臣不可不臣所以督大教

疏注昭公至大教 正義曰以弒君稱君君之罪者欲以懲創人君使爲鑒戒不書弒者之名以見君亦合死其君雖則合死要非臣所得弒故文公宜以弒君受討林父稱人諸侯不序責死者罪弒者所以督大教大教謂尊君卑臣之也

秋公至自穀 傳無

冬公子遂如齊

傳十七年春晉荀林父衛孔達陳公孫寧鄭石楚伐宋討曰何故弒君猶立文公而還卿不書失其所也卿不書謂稱人夏四月癸亥葬聲姜有齊難是以緩過五月之例齊侯伐我北鄙襄仲請盟六月盟于穀晉不能救魯故請服晉侯蒐于黃父一名黑壤晉地遂復合諸侯于扈平宋也傳不列諸國而言復合則如十五年會扈之諸侯可知也公不與會齊難故也書曰諸侯無功也刺欲立宋而復不能於是晉

侯不見鄭伯以爲貳於楚也鄭子家使執
訊而與之書以告趙宣子 執訊通訊問之官爲書與宣子 曰
寡君即位三年 魯文二年 召蔡侯而與之事君
九月蔡侯入于敝邑以行 行朝晉也 敝邑以侯
宣多之難寡君是以不得與蔡侯偕 宣多既立
穆公恃寵專權 十一月克減侯宣多而隨蔡侯以朝
于執事 減損也難未盡而行言汲汲于朝晉 十二年六月歸生
佐寡君之嫡夷 歸生子家名夷太子名 以請陳侯于楚

而朝諸君請陳于楚與俱朝晉十四年七月寡君又朝以蕆陳事蕆勑也勑成前好十五年五月陳侯自敝邑往朝于君往年正月燭之武往朝夷也將夷往朝晉八月寡君又往朝以陳蔡之密邇於楚而不敢貳焉則敝邑之故也密邇比近也雖敝邑之事君何以不免免免罪也在位之中一朝于襄襄公而再見于君君靈公也夷與孤之二三臣相及於絳孤之二三臣謂燭之武歸生也絳晉

國都雖我小國則蔑以過之矣今大國曰爾未逞吾志敝邑有亡無以加焉古人有言曰畏首畏尾身其餘幾言首尾有畏則身中不畏者少又曰鹿死不擇音音所茠廕之處古字聲同皆相假借小國之事大國也德則其人也以德加己則以人道相事不德則其鹿也鋌而走險急何能擇鋌疾走貌言急則欲蔭茠於楚如鹿赴險命之罔極亦知亡矣言晉命無極將悉敝賦以待於鯈唯執事命之鯈晉鄭之竟言欲以兵距晉文公二

年六月壬申朝于齊鄭文二年六月壬申魯莊二十三年六月二十日四年二月壬戌爲齊侵蔡魯莊二十五年二月無壬戌壬戌三月二十日亦獲成於楚鄭與楚成居大國之間而從於彊令豈其罪也令號令也大國若弗圖無所逃命晉鞏朔行成於鄭趙穿公壻池爲質焉趙穿卿也公壻池晉侯女壻

疏使執訊而與之書正義曰使執訊使之行適晉也與之書與此執訊書令持以告宣子注藏翫也正義曰藏之爲翫無正訓也先儒相傳爲然賈服皆云藏翫也一朝至于君正義曰鄭穆公以僖三十三年即位晉襄公以文公六年卒一朝于襄三年十一月也再見於君十四年七

月往年八月也或若十四年七月寡君又朝勑成陳事再見于君謂往年正月燭之武往朝夷八月寡君又朝是也

孤之二三臣　正義曰禮諸侯與臣民言自謂寡人小國之君自稱曰孤臣與他國之人言稱己君爲寡君此歸生對晉稱己君當云寡君之二三臣昭十九年子産對晉人云寡君之二三臣札瘥夭昏是其事也此言孤者蓋鄭伯身自對晉或自稱孤歸生因即以孤言其君也　注音所至假借　正義曰釋言云庇庥廕也舍人曰庇蔽也庥依止也郭璞曰今俗呼樹蔭爲庥杜意言本當作廕古字聲同皆相假借故傳作音言鹿死不擇庇廕之處喻己不擇所從之國欲從楚也服虔云鹿得美草呦呦相呼至於困迫將死不暇復擇善音急之至也劉炫從服說以爲音聲謂不擇音聲而出之而難杜今知不然者以傳云鋌而走險急何能擇言走險論其依止之處以其怖急得險則停不能選擇寛靜庥蔭之所傳文所論止言其出處所在不論音聲好惡故杜不依服義劉以爲音聲而規杜非也

注鋋疾走貌　正義曰鋋文連走故爲疾走貌

秋周甘歜敗戎于邥垂乘其飲酒也歜周大夫邥垂周地河南新城縣北有垂亭爲成元年晉侯平戎于王張本冬十月鄭大子夷石楚爲質于晉夷靈公石楚鄭大夫襄仲如齊拜穀之盟復曰臣聞齊人將食魯之麥以臣觀之將不能齊君之語偷臧文仲有言曰民主偷必死偷猶苟且

經十有八年春王二月丁丑公薨于臺下秦伯罃卒無傳未同盟而赴以名夏五月戊戌齊人

弒其君商人不稱盜罪商人六月癸酉葬我君文公秋公子遂叔孫得臣如齊書二卿以兩事行非相爲介冬十月子卒先君既葬不稱君者魯人諱弒以未成君書之子在喪之稱夫人姜氏歸于齊季孫行父如齊無傳莒弒其君庶其稱君君無道也

疏注不稱盜罪商人　正義曰弒君稱臣臣之罪賤臣弒君則稱盜哀四年盜殺蔡侯申是也盜字當臣名之處以賤不得書名變文謂之盜耳此弒商人者邴歜閻職亦應書盜不稱盜弒者罪商人令從弒君稱君之例也　注書二至爲介　正義曰卿爲卿介則書使不書介僖二十六年公子遂臧孫辰如楚乞師書遂不書辰是其正也襄十四年季孫宿叔老並書之者晉人微之自爾以後〻〻人輕魯幣而益敬其使

故特兩書之於法不應書也此傳稱惠公立故且[illegible]葬是以兩事行非相為介故並書之耳定六年季孫斯仲孫何忌如晉傳稱桓子獻鄭俘孟孫報夫人之幣亦以兩事行故並書之但彼非是同時受命經應各自為文但以晉人輕之故不各自別書與此意少異也　注先君至之稱　正義曰齊公子商人弒其君舍以先君既葬故稱君也此亦先君既葬不稱君者魯人諱弒成君以未成君書之也子者葬前在喪之稱也若言猶在喪而自卒然諱之也釋例曰公子惡魯之正適嗣位免喪則魯君也襄仲倚齊而弒之國以為諱故不稱君君言君之子也　注稱君無道也　正義曰楚世子商臣弒君言世子此傳稱大子僕因國人以弒紀公不稱世子而稱君者以見君無道傳言多行無禮於國是其無道之狀十六年宋人弒其君杵臼稱國又稱人此直云莒弒其君庶其不稱人者釋例曰劉賈許穎以為君惡及國朝則稱國以弒君惡及國人則稱人以弒宋傳鄭靈宋昭經文異而例同故重發以同之子

弑其父又嫌異於他臣亦重明其不異既不辟弑國之與人而傳云莒紀公多行無禮於國太子僕因國人以弑之經但稱國不稱人知國之與人雖言别而事同也

傳十八年春齊侯戒師期將以伐魯而有疾醫曰不及秋將死公聞之卜曰尚無及期尚庶幾也欲令先師期死惠伯令龜以卜事告龜卜楚丘占之曰齊侯不及期非疾也君亦不聞言君先齊侯終令龜有咎言令龜者亦有凶咎見於卜兆為惠伯死張本二月丁丑公薨

【疏】注以卜事告龜 正義曰周禮大卜大祭祀則視高命龜鄭玄云命龜告龜以所卜之事士喪

禮卜葬命龜云哀子某來日某卜葬其父某甫考降無有近悔如此之類是令龜之辭也令者告令使知其意與命同也

齊懿公之為公子也與邴歜之父爭田弗勝及即位乃掘而刖之斷其尸足而使歜僕僕御也納閻職之妻而使職驂乘驂乘陪乘夏五月公游于申池齊南城西門名申門齊城無池唯此門左右有池疑此則是二人浴于池歜以扑挟職扑箠也挟擊也職怒歜曰人奪女妻而不怒一挟女庸何傷職曰與刖其父而弗能病者何如言不以父刖為病恨乃謀

弑懿公納諸竹中歸舍爵而行（飲酒訖乃去言齊人惡懿公二人無所畏）齊人立公子元（桓公子惠公）六月葬文公

秋襄仲莊叔如齊惠公立故且拜葬也（襄仲賀惠公立莊叔謝齊來會葬）文公二妃敬嬴生宣公敬嬴嬖而私事襄仲宣公長而屬諸襄仲襄仲欲立之叔仲不可（叔仲惠伯）仲見于齊侯而請之齊侯新立而欲親魯許之冬十月仲殺惡及視而立宣公（惡大子視其母弟殺視不書賤之）書曰子卒諱之

也仲以君命召惠伯詐以子惡命其宰公冉務人止之曰入必死叔仲曰死君命可也公冉務人曰若君命可死非君命何聽弗聽乃入殺而埋之馬矢之中惠伯死不書者史畏襄仲不敢書殺惠伯公冉務人奉其帑以奔蔡既而復叔仲氏不絕其後夫人姜氏歸于齊大歸也惡視之母出姜也嫌與有罪出者異故復發傳將行哭而過市曰天乎仲爲不道殺適立庶市人皆哭魯人謂之哀姜所謂出姜不允於魯

襄仲至許之 正義曰惡是齊甥齊侯許殺惡者惡以

世適嗣立不安齊胥恩宜以非分得國荷恩必厚齊侯新立欲親魯爲援故許之 注詐以子惡命 正義曰傳因殺惡之下即云而立宣公其實宣公之立當在惠伯死後惡雖已死未告外人故詐以子惡之命召惠伯使入公冉務人疑其宮內有變謂非子惡之命故云入必死耳亦未是審知惡已死也 莒紀公生大子僕又生季佗愛季佗而黜僕且多行無禮於國 紀號也莒夷無謚故有別號 僕因國人以弒紀公以其寶玉來奔納諸宣公公命與之邑曰今日必授季文子使司寇出諸竟曰今日必達 未見公而文子出之故來不書 公問其故季文子使大史克對曰先大夫臧文仲

教行父事君之禮行父奉以周旋弗敢失隊曰見有禮於其君者事之如孝子之養父母也見無禮於其君者誅之如鷹鸇之逐鳥雀也先君周公制周禮曰則以觀德則法也合法則爲吉德德以處事處猶制也事以度功度量功也以食民食養也作誓命曰毀則爲賊誓要信也毀則壞法也掩賊爲藏掩匿也竊賄爲盜賄財也盜器爲姦器國用也主藏之名以掩賊爲名賴姦之用用姦器也

爲大凶德有常無赦刑有常在九刑不忘誓命

以下皆九刑之書九刑之書今亡行父還觀莒僕莫可則也還猶周旋孝敬忠信爲吉德盜賊藏姦爲凶德夫莒僕則其孝敬則弒君父矣則其忠信則竊寶玉矣其人則盜賊也其器則姦兆也兆域也保而利之則主藏也以訓則昏民無則焉不度於善度居也而皆在於凶德是以去之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高陽帝顓頊之號八人其苗裔

蒼舒隤敳檮戭大臨尨降庭堅仲容叔達此即垂益禹皐陶之倫庭堅即皐陶字齊聖廣淵明允篤誠天下之民謂之八愷齊中也淵深也允信也篤厚也愷和也高辛氏有才子八人高辛帝嚳之號八人亦其苗裔伯奮仲堪叔獻季仲伯虎仲熊叔豹季貍此即稷契朱虎熊羆之倫忠肅共懿宣慈惠和天下之民謂之八元肅敬也懿美也宣徧也元善也此十六族也世濟其美不隕其名濟成也隕隊也以至于堯堯不能舉舜臣堯舉八愷使

主后土（后土地官禹作司空平水土即主地之官）以揆百事莫不時序地平天成（揆度也成亦平也）舉八元使布五教于四方（契作司徒五教在寛故知契在八元之中）父義母慈兄友弟共子孝内平外成（内諸夏外夷狄）昔帝鴻氏有不才子（帝鴻黄帝）掩義隱賊好行凶德醜類惡物頑嚚不友是與比周（醜亦惡也比近也周密也）天下之民謂之渾敦（謂驩兜渾敦不開通之貌）少皥氏有不才子（少皥金天氏之號次黄帝）毀信廢忠崇飾惡言靖譖庸

回服讒蒐慝以誣盛德〔崇聚也靖安也庸用也回邪也服行也蒐隱也慝惡也盛德賢人也〕天下之民謂之窮奇〔謂共工其行窮其好奇〕顓頊氏有不才子不可教訓不知話言〔話善也〕告之則頑〔德義不入心〕舍之則嚚〔不道忠信〕傲很明德以亂天常天下之民謂之檮杌〔謂鯀檮杌頑凶無儔匹之貌〕此三族也世世濟其凶增其惡名以至于堯堯不能去〔大以宣公比堯亡父比舜故言堯亦不能去須賢臣而除之〕縉雲氏有不才子〔增案賈逵時官名云〕貪于飲食冒于

貪賄侵欲崇侈不可盈厭聚斂積實不知紀極不分孤寡不恤窮匱冒亦貪也盈滿也實財也天下之民以比三凶非帝子孫故別以比三凶謂之饕餮貪財為饕貪食為餮舜臣堯為堯臣賓于四門闢四門達四聰以賓禮衆賢流四凶族案四凶罪狀而流放之渾敦窮奇檮杌饕餮投諸四裔以禦螭魅投弃也裔遠也放之四遠使當螭魅之災螭魅山林異氣所生為人害者是以堯崩而天下如一同心戴舜以為天子以其舉十六相去四凶也故虞書

數舜之功曰慎徽五典五典克從無違教

也徽美也典常也此八元之功 曰納于百揆百揆時序無

廢事也此八愷之功 曰賓于四門四門穆穆無凶

人也流四凶 舜有大功二十而爲天子舉十六相去四凶也

今行父雖未獲一吉人去一凶矣於舜之

功二十之一也庶幾免於戾乎史克激稱以辯宣公之惑

釋行父之志故其言美

惡有過辭盡事宜也

疏 如鷹鸇之逐鳥雀 正義曰釋鳥云鷹來鳩郭璞曰來當爲

爽字之誤耳左傳作爽鳩是也又云晨風鸇舍人曰晨風

名鸇鸇摯鳥名郭璞曰鸇屬也 先君至不忘 正義曰

言制周禮曰作誓命曰謂制禮之時有此語爲此誓耳此
非周禮之文亦無誓命之書在後作九刑者記其誓命之
言著於九刑之書耳德者得也自得於心心之所得有惡
有善欲知善惡以法觀之合法則爲吉德不合法則爲凶
德故曰則以觀德也既有善德乃能制斷事宜故曰德以
處事也既爲其事務求成功度量功勲必功成乃善故曰
事以度功也民不自治立君牧養作事成功所以養食下民
故曰功以食民也其意言在上位者必有法則乃爲養民
之主將言莒僕無可法則故言此以張本也又作要信誓
命以戒後人曰有人毁法則者是爲賊言其賊敗法也掩
匿賊人是爲藏言其藏罪人也竊人財賄謂之爲盜盜人
器用謂之爲姦主爲藏匿罪人之名恃賴姦人所盜之用
爲極大之凶德有常刑無赦其事在九刑之書不遺忘也
以宜公容納莒僕爲主藏受其寳玉爲賴姦故舉此以極
諫也　注誓命至今亡　正義曰昭六年傳曰夏有亂政
而作禹刑商有亂政而作湯刑周有亂政而作九刑三辟

之興皆叔世也叔世謂衰世世衰民慢作嚴刑以督之冊
其創制聖王以為所作之法夏作禹刑商作湯刑則周作
九刑作周公之刑也此云周公作誓命其事在九刑知自
誓命以下皆九刑之書所載也謂之九刑必其諸法有
九而九刑之書今亡不知九者何謂服虔云正刑一議刑
八即引小司寇八議議親故賢能功貴勤賓之辟此八
議者載於司寇之篇周公已制之矣後世更作何所復加
且所議八等之人就其所犯正刑議其可赦以否八者所
議其刑一也安得謂之八刑杜知其不可故不解之 注
高陽至苗裔 正義曰此舊說及譙周考史皆以顓
頊帝嚳為帝之身號高陽高辛皆國氏土地之號高陽玄
少昊高辛次高陽堯次高辛之後孔子之錄尚書自堯為
始史籍之說皇帝其言不經大戴禮五帝德司馬遷五帝
紀皆言顓頊帝嚳代列一人春秋緯命歷序顓頊傳九世
帝嚳傳八世典籍散亡無以取信要二帝子孫至舜時始
用必非帝之親子其八人者不能知其出生本系枝派遠

近故略言其昔耳　注此即至陶字　正義曰司馬遷采帝系世本以為史記其夏本紀稱禹是顓頊之後秦本紀稱皐陶是顓頊之後伯益則皐陶之子垂之所出史無其文舊說相傳亦出顓頊故云此即垂益禹皐陶之倫也服虔云八人禹垂之屬也六年傳臧文仲聞六與蓼滅云皐陶庭堅不祀忽諸知庭堅皐陶為一人其餘則不知誰為禹誰為益故云之倫之屬不敢斥言也班固漢書有古今人表銓量古今人為九等之次雖知禹益必在八愷稷契必在八元不能識知其人不得自相分配故八元八愷與皐陶禹稷並不出其名亦為不知故也鄭玄注論語云皐陶為士師號曰庭堅杜云庭堅皐陶字者古人名之與字難得審知言字者明其是一人也　齊聖至八愷　正義曰此并序八人揔言其德或原其心或據其行一字為一事其義亦更相通齊者中也率心由道舉措皆中也聖者通也博達衆務庶事盡通也廣者寬也器宇宏大度量寬弘也淵者深也知能周備思慮深遠也明者達也曉解事

務照見幽微也允者信也終始不愆言行相副也篤者厚也志性良謹交遊款密也誠者實也秉心純直布行貞固也以其德行如是天下之民爲其美目謂之八愷愷和也言其和於物也孟子曰伊尹聖人之和者也　注齊中至和也　正義曰齊中釋言文允信篤厚釋詁文愷訓爲樂樂亦和也深水謂之淵故淵爲深也　注此即至之倫　正義曰契後爲殷稷後爲周史記殷周皆爲帝嚳之後也此言伯虎仲熊尚書有朱虎熊羆二者其字相類知此即稷契朱虎熊羆之倫也尚書更有夔龍之徒亦應有在元愷之內者但更無明證名字又殊不知與誰爲一故不復言之史記稷契皆爲帝嚳之子而上句注云其苗裔者史記堯亦帝嚳之子則稷契堯之親弟以堯之聖有大賢之弟久而不知舜始舉用以情而測理必不然且云世濟其美其間必應累世不容高辛之下即至其身馬遷傳聞於人未必盡得其實世族譜取史記之說又從而譏之云案鯀則舜之五世從祖父也而及舜共爲堯臣堯則舜之三

從高祖而妻其女此史記之疑者然則以其不可悉信故言苗裔以該之　忠肅至八元　正義曰此亦揔言其德於義亦得相通忠者與人無隱盡心奉上也肅者敬也應機敏達臨事恪勤也共者治身克謹當官理治也懿者美也保己精粹立行純厚也宣者徧也應受多方知思周徧也慈者愛出於心恩被於物也惠者性多哀矜好拯窮匱也和者體度寬簡物無乖爭也以其德行如是天下之民爲之美目謂之八元元善也言其善於事也論語曰善人爲邦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矣　注肅敬至善也　正義曰肅敬釋訓文懿美釋詁文宣徧釋言文易文言曰元者善之長也　此十六至其名　正義曰此十六人耳而謂之族者以其各有親屬故稱族也世世濟其美後世承前世之美不隕其名不隊前世之美名言其世有賢人積善而至其身也劉炫云各有大功皆賜氏族故稱族　注后土至之官　正義曰后訓君也天稱皇天故地稱后土舜典云伯禹作司空呂刑云禹平水土則禹是主地之官故云主

后土也　以揆至天成　正義曰用禹爲主后土之官令以揆度百事百事無不揆度於是皆有次序得地平其化天成其施言有成功也　注揆度也成亦平也　正義曰揆度釋言文度百事者令之豫自籌度爲之數量法制事成則平其可否使之揔衆務也地平天成大禹謨之文孔安國云水土治曰平五行叙曰成釋詁云成平也是成亦爲平其義一也　注契作至之中　正義曰舜典云帝曰契百姓不親五品不遜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寛尚書契敷五教此云舉八元使布五教以此故知契在八元中也然則尚書禹作司空此云舉八愷使主后土以此亦知禹在八愷中也但不知八愷之中何者是禹八元之中何者是契耳主后土布五教是事之大者故舉以爲言非是各令八人共主一事故主土唯禹主教唯契餘當别有所主或助而爲之尚書稱益佐禹治水是其助之事也　父義至外成　正義曰一家之内父母兄弟子尊平有五品父不義母不慈兄不友弟不共子不孝是五品不遜順也故

使契爲司徒布五敎於四方敎父以義敎母以慈敎兄以友敎弟以共敎子以孝是之謂五敎此五敎可常行又謂之五典也諸夏夷狄皆從其敎是爲内平外成所云五典克從即此内平外成之謂也　掩義至渾敦　正義曰掩蓋義事而不行隱蔽其外而陰爲賊害也其有凶醜之類穢惡之物心頑而不則德義之經口嚚而不道忠信之言如此惡人不可與之親友者此不才子於是與之相附近相親密言惡人所愛愛同己者也以其爲惡如是故天下之民爲之惡目謂之渾敦渾敦不開通之貌言其無所知也服虔用山海經以爲驩兜人面馬喙渾敦亦爲獸名

注醜亦至密也　正義曰醜亦惡也物亦類也指謂惡人等輩重復而言之耳比是相近也周是親密也唯是親愛之義非爲善惡之名論語云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以君子小人相對故鄭玄云忠信爲周阿黨爲比觀文爲說也　注謂驩至之貌　正義曰此傳所言說虞書之事彼云四罪謂共工驩兜三苗鯀也此傳四凶乃謂之渾敦

窮奇檮杌饕餮檢其事以識其人堯典帝言共工之行云靖言庸違傳說窮奇之惡云靖譖庸回二文正同知窮奇是共工也堯典帝求賢人驩兜舉共工應帝是與共工相比傳說渾敦之惡云醜類惡物是與比周知渾敦是驩兜也堯典帝言鯀行云咈哉方命圮族傳說檮杌之罪云告頑舍嚚傲很明德即是咈戾圮族之狀且鯀是顓頊之後知檮杌是鯀也尚書無三苗罪狀既甄去三凶自然饕餮是三苗矣先儒盡然更無異說皆以行狀驗而知之也莊子稱南方之神其名爲儵北方之神其名爲忽中央之神其名爲混沌混沌無七竅儵忽爲鑿之一日爲一竅七日而混沌死混沌與渾敦字之異耳莊子雖則寓言要以無竅爲混沌是渾敦爲不開通之貌此四凶者渾敦檮杌以狀貌爲之名窮奇饕餮以義理爲之名古人之意自異耳服虔案神異經云檮杌狀似虎毫長二尺人面虎足豬牙尾長丈八尺能鬬不退饕餮獸名身如羊人面目在腋下食人　注少皞至黄帝　正義曰金天國號少皞身號旂

周云金天氏能脩大皡之法故曰少皡也其次黃帝則昭
十七年傳有其事　毁信至盛德　正義曰毁信者謂信
不足行毁壞之也廢忠者謂忠爲無益廢棄之也以惡言
爲善尊崇脩飾之安於讒諧信用回邪常行讒疾陰隱爲
惡以誣罔盛德之賢人也天下之民謂之窮奇言其行窮
困所好奇異也　注崇聚至人也　正義曰釋詁云崇充
也合人曰威大充盛盛大亦集聚之義故崇爲聚也庸用
請安回邪慝惡常訓也服從是奉行之義也蒐索隱伏是
蒐得爲隱也服虔亦以蒐爲隱隱慝謂陰隱爲惡也成德
謂成就之德故爲賢人也定本成德爲盛德　注謂共至
好奇　正義曰孔安國云共工官稱也其人爲此官故尚
書舉其官也行惡終必窮故云其行窮也好惡言好讒慝
是所好奇異於人也　注方以至除之　正義曰宣公不
能去莒僕而行父能去之恐宣公以不去之爲恥行父以
去之爲專史克方以宣公比堯行父比舜故言堯朝有四
凶堯亦不能去須賢臣而除之所以雪宣公不去之恥解

行父專擅之失也然則聖主莫過於堯任賢王政所急大聖之朝不才揔萃雖曰帝其難之且復何其甚也此四凶之人才實中品雖行有不善未有大惡故能仕於聖世致位大官自非聖舜登庸大禹致力則滔天之害未或可平以舜禹之成功見此徒之多罪勳業既謝愆釁自生爲聖所誅其咎益大且虞史欲盛章舜德歸罪惡於前人史克以宣公比堯同四凶於莒僕此等並非下愚未有大惡其爲不善唯帝所知尚書將言求舜以見帝之知人此傳安慰宣公故言堯不能去辭各有爲情頗增甚學者當以意達文不可即以爲實　注縉雲黃帝時官名　正義曰昭十七年傳稱黃帝以雲名官故知縉雲黃帝時官名字書縉赤繒也服虔云夏官爲縉雲氏　貨賄　正義曰鄭注周禮云金玉曰貨布帛曰賄　注貪財至爲饕　正義曰此無正文先儒賈服等相傳爲然　注爲堯臣　正義曰昭七年傳稱王臣公公臣大夫謂王以公爲臣公以大夫爲臣皆是上臣下也而此云舜臣堯謂爲臣以事堯乃是

下臣上也文同義異意足相顧故辯之云爲堯臣　注闢四至衆賢　正義曰賓于四門是禮賢之事而舜典下文云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言開闢四方之門未開者廣視聽於四方使天下無壅塞亦是賓禮衆賢之事意同於上故引以解之　注投棄至害者　正義曰投者擲去故爲棄也舜典云流共工于幽洲放驩兜于崇山竄三苗于三危殛鯀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孔安國云幽洲北裔崇山南裔三危西裔羽山東裔在海中是放之四方之遠處螭魅若欲害人則使此四者當彼螭魅之災令代善人受害也宣三年傳王孫滿說九鼎云鑄鼎象物百物而爲之備民入川澤山林不逢不若螭魅罔兩莫能逢之知螭魅是山林異氣所生爲人害者也　故虞至人也　正義曰此虞書舜典之篇也三事六句舜典本文其云無違教也無廢事也無凶人也是史克解虞書之意也每引一事以一句解之故每事言曰　注史克至宜也　正義曰宣公貪寶玉而受莒僕爲惑已大行父違君命而逐出之其尊已甚

故史克激揚而言舜之事堯以辯宣公之惑以解行父之志方欲盛談善惡說事必當增甚故其言美惡有大過之辭言美則大美言惡則大惡禹則鯀之子也說禹則云世濟其美言鯀則云世濟其凶明其餘亦有大過非其實也燕事勢宜然耳何休以爲孔子云蕩蕩乎堯之爲君唯天爲大唯堯則之今如左氏堯在位數十年久抑元愷而不能舉養育凶人以爲民害而不能去則孔子稱堯虛言也桀紂爲惡一世則誅四凶歷數千歲而無誅放易云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虛言也左氏爲短但堯之爲君能舉十六相去四凶四凶之人未必盡濟其惡但史克欲明行父之志欲辯宣公之惑故甚惡過辭具於此注何休之難不足爲異也

宋武氏之族道昭公子將奉司城須以作亂文公殺昭公故武氏欲因其子以作亂司城須文公弟十二月宋公殺母弟須及昭公子

使戴莊桓之族攻武氏於司馬子伯之館戴族華樂也莊族公孫師也桓族向魚鱗蕩也司馬子伯華耦也遂出武穆之族穆族黨於武氏故使公孫師爲司城公孫師莊公之孫公子朝卒使樂呂爲司寇以靖國人樂呂戴公之曾孫爲宣三年宋師圍曹傳

疏注樂呂戴公曾孫　正義曰世本云戴公生樂甫術術生碩甫澤澤生夷父須須生大司寇呂今云曾孫誤也

春秋正義卷第十五

春秋正義卷第十六

國子祭酒上護軍曲阜縣開國子臣孔穎達等奉

勑撰

宣公疏正義曰魯世家云宣公名倭戎作接文公之子敬嬴所生以匡王五年即位是歲歲在壽星諡法善問周達曰宣

經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無傳公子遂如齊逆女不譏喪娶者不待貶責而自明也卿爲君逆例在文四年疏注不譏至四年正義曰文公喪未期此時已娶違禮不譏者此事甚惡言不待貶責而其惡自明也昭元年公羊傳曰春秋不待貶絕而罪惡見者

不貶絕以見罪惡貶絕然後罪惡見者貶絕以見罪惡是其義也文四年逆婦姜于齊傳云卿不行非禮也是卿爲君逆之例也

三月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稱婦有姑之辭不書氏史闕文

疏注稱婦至闕文○正義曰宣公母敬嬴在是有姑也夫人以姜爲姓舉姓而稱姜氏去氏稱姜則不成文義知不稱氏者史闕文也傳言新作延廄而經無作字是作傳之時經猶未闕於後經始闕耳此文傳亦無氏知是本史先闕故云史闕文而不云經闕文也史文既闕仲尼不正之者以無所褒貶故因其詳略也諸經所闕者或史文先闕仲尼不改或仲尼具文在後始闕公羊穀梁漢初始爲其傳見其闕文妄爲之說非其實也公羊傳曰夫人何以不稱姜氏貶曷爲貶譏喪娶喪娶者公也則曷爲貶夫人內無貶于公之道內無貶于公之道則曷爲貶夫人夫人與公一體也穀梁之意亦然先儒取以爲說服虔云古者一禮不備貞女不從故詩云雖速我

訟亦不女從宣公既以喪娶夫人從亦非禮故不稱氏見略賤之也杜不然者女之出嫁直由父母夫來取之父母許之豈得問禮具否拒逆昏姻之命從夫喪娶父母之咎自可罪其父母何以貶責夫人其貶責夫人當去夫人之號減一氏字復何所明夫人之稱姜氏猶遂之稱公子也舍遂之族而去子稱公可乎亦知遂不可去子稱公夫人復安可以去氏稱姜也逆婦姜于齊以卿不行變文略賤此經貶遂不稱公子以成夫人之尊非略賤之事也詩責彊暴之男行不由禮陳其爭訟之辭述其守貞之意此豈是宣公淫掠而欲令齊女守貞哉

夏季孫行父如齊晉放其大夫胥甲父于衛放者受罪黜免宥之以遠

疏注放者至以遠　正義曰舜典云流宥五刑孔安國云以流放之法寬五刑是放者有罪當刑而不忍刑之寬其罪而放棄之也三諫不從待放而去者彼雖無罪君不用其言任令自去亦是放棄之義放

之與奔俱是去國而去情小異釋例曰奔者迫窘而去逃死四鄰不以禮出也放者受罪黜免宥之以遠也臣之事君三諫不從有待放之禮故傳曰義則進否則奉身而退迫窘而出奔及以禮見放俱去其國故傳通以違爲文仲尼修春秋又以所稱爲優劣也言優劣者放者君含其罪緩步而出是其優也奔者止則嬰戮死奔馳而去是其劣也昭八年楚人執陳公子招放之于越哀三年蔡人放其大夫公孫獵于吳與此晉胥甲父等皆甘心受罪黜其官位宥之以適遠方是實放而書放也襄二十九年傳稱齊公孫蠆公孫竈放其大夫高止於北燕書曰出奔罪高止也高止好以事自爲功且專故難及之彼罪高止故實放而書奔也然則文十四年傳稱宋高哀不義宋公而出遂來奔高哀無罪亦改放而書奔者放者緣遣者之意爲義奔者指去國之人立文據其所往之處皆是從外來耳高哀身來至魯自魯而稱來奔不書宋人之意故不得言放此乃外內之文異耳叛者以地適他稱叛入魯則稱來奔亦此

遂頫公會齊侯于平州平州齊地在泰山牟縣西公子遂如齊六月齊人取濟西田魯以賂齊齊人不用師徒故曰取秋邾子來朝無傳楚子鄭人侵陳遂侵宋晉趙盾帥師救陳傳言救陳宋經無宋字蓋闕

【疏】注傳言至蓋闕　正義曰陳宋俱被楚侵明其並救二國傳稱救陳宋而經無宋字故設疑云蓋闕也服虔云趙盾既救陳而楚師侵宋趙盾欲救宋而楚師解去案經傳皆言侵陳遂侵宋陳在宋南是先侵陳去陳乃侵宋也若趙盾救宋而南救陳猶及楚師此是救宋安得不及楚也若言欲救宋而楚師解去則救陳之時楚師已向宋矣何以書救陳也蓋以陳既被侵方始告晉晉人起師救陳楚又移師侵宋晉師比至於鄭楚師既已去矣故諸國會于棐林同共伐鄭棐林鄭地明晉始至鄭

不得與楚相遇故竟無戰事言救陳宋者皆是致其意耳

宋公陳侯衛侯曹伯

會晉師于棐林伐鄭晉師救陳宋四國君往會之共伐鄭也不言會趙盾取於兵會非好會也棐林鄭地熒陽宛陵縣東南有林鄉

疏注晉師至林鄉　正義曰晉本興師為救陳宋但楚師已去故四國之君往會晉師與共伐鄭言于棐林者行會禮然後伐猶十五年公會宋公衛侯陳侯于扈伐鄭亦行會禮乃伐與此同也晉師趙盾為將不言會趙盾而言晉師者取於兵會非好會言所會會其兵非會其人故稱師案定八年公會晉師于瓦注云卿不書禮不敵公知此非為趙盾不敵公侯稱師者沈氏云此會有宋公陳侯等猶成二年會于蜀有蔡許之君故知此非為趙盾不得敵諸侯但取於兵會彼會于瓦唯有公故知與此異耳

冬晉趙穿帥師侵崇晉人宋人伐鄭

傳元年春王正月公子遂如齊逆女尊君命也諸侯之卿出入稱名氏所以尊君命也傳於此發者與還文不同故釋之三月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尊夫人也遂不言公子替其尊稱所以成小君之尊也公子當時之寵號非族也故傳不言舍族釋例論之備矣

疏注諸侯至釋之正義曰氏者位尊乃賜其臣之寵號具名氏所以尊君命言君命重故貴臣行行人貴則君命尊也諸侯之卿出入稱名氏者若宋華元衞元咺之類是也如魯卿公孫敖喪歸尚稱氏明生歸亦然其歸父意如叔孫婼不稱氏者各有所爲與常例不同也會盟征伐具名氏者皆是尊君命也傳獨於此發者爲其與還文不同故於此釋之釋例曰昏禮雖奉時君之命其言必稱先君以爲禮辭故公子翬逆女傳曰脩先君之好公子遂逆女傳稱曰尊君命互發其義也注遂不

至備矣　正義曰公子亦是寵號其事與族相似魯臣有罪則黜去其族族去則非卿令遂與夫人俱至物無兩大人不並尊若從夫人者尊則夫人卑矣故替其尊稱令從夫人者卑則夫人尊矣釋例曰往必稱族以示其重還雖在塗必舍族以替之所以成小君之尊是其義也成十四年叔孫僑如逆女及以夫人至其文與此正同彼傳云稱族尊君命舍族尊夫人此傳不言稱族舍族者釋例曰傳云公子遂如齊逆女尊君命也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尊夫人也叔孫僑如逆女則往曰稱族還曰舍族然則公子公孫繫公之常言非族也是言公子非族故與彼異文公子雖則非族稱舍亦與族同故其言尊君命尊夫人與彼亦俠異也所以異者族必君賜乃稱之公子公孫繫公之常言不須待賜乃稱之

夏季文子如齊納賂以請會宣公篡立未列於會故以賂請之

晉人討不用命者放胥甲父于衛

胥甲下軍佐文十二年戰河曲不肯薄秦於險而立胥克克甲之子先辛奔齊辛甲之屬大夫

疏注胥甲至於險　正義曰案彼傳胥甲與趙穿同罪放胥甲而舍趙穿者於時趙盾爲政穿是晉君之壻或本罪輕於胥甲故得無咎

會于平州以定公位篡立者諸侯既與之會則不得復討臣子殺之與弒君同故公與齊會而位定

疏注篡立至位定　正義曰春秋之世王政不行諸侯自相推戴廢立不由天子篡弒而立則鄰國討之若與之會則序之於列成其爲君諸侯既已爲會則臣子不得復討若其殺之則與弒君罪同宣公殺子惡而取國常畏魯人討己心不自安納賂請會故既與齊會而公位乃定成十五年戚之會討曹成公成公得列于會後曹人請于晉曰先君無乃有罪乎若有罪則君列諸會矣是列會則位定也

東門襄仲如齊拜成謝得會也六月齊人取

濟西之田爲立公故以賂齊也濟西故曹地僖三十一年晉文以分魯宋人之弑昭公也在文十六年晉荀林父以諸侯之師伐宋宋及晉平宋文公受盟于晉又會諸侯于扈將爲魯討齊皆取賂而還文十五年十七年二扈之盟皆受賂鄭穆公曰晉不足與也遂受盟于楚

疏注文十至受賂　正義曰杜以傳言皆取賂而還必有二事乃得稱皆故指二扈之盟以充皆義劉炫云案傳數晉罪近發宋弑昭公前扈之盟文所不及何當虛指其事言皆取賂炫謂宋及晉平取宋賂爲魯討齊取齊賂也案此言會諸侯于扈文承宋人之弑昭公下知非十七年會于扈旣取宋賂又取齊賂而稱

皆必爲十七年十五年二扈之盟者案十七年會于扈尋檢經傳全無爲魯討齊之事豈得違背經傳妄指十七年乎但宋弑昭公其罪既大故先言之爲魯討齊其失小故後言之劉炫以傳文先後顛倒又以會于扈爲十七年之事違背經傳而規杜非也取賂而還書本或云取齊賂而還檢勘古本及杜注意並無齊字文十七年宋及晉平唯受宋賂十五年會扈受齊賂耳傳言皆者皆齊宋也故知皆取齊賂者非也陳共公之卒楚人不禮焉辛在文十三年陳靈公受盟于晉秋楚子侵陳遂侵宋晉趙盾帥師救陳宋會于棐林以伐鄭也楚蔿賈救鄭遇于北林與晉師相遇熒陽中牟縣西南有林亭在鄭北囚晉解揚晉人乃還解揚晉大夫

晉欲求成於秦趙穿曰我侵崇秦急崇必救之崇秦之與國吾以求成焉冬趙穿侵崇秦弗與成疏秦急崇 正義曰崇是秦之與國故秦人急於援崇晉人伐鄭以報北林之役報囚解揚於是晉侯侈趙宣子爲政驟諫而不入故不競於楚競強也爲明年鄭伐宋張本

經二年春王二月壬子宋華元帥師及鄭公子歸生帥師戰于大棘宋師敗績獲宋華元得大夫生死皆曰獲例在昭二十三年大棘在陳留襄邑縣南疏宋華至生帥帥 正義曰

此華元歸生及哀二年趙鞅罕達客主各言帥師師者皆是將尊師衆故並具其文或於歸生之下無帥師之字脫耳

注得大至縣南　正義曰此獲華元生也哀十一年獲齊國書死也以此知生死皆曰獲昭二十三年傳云書曰胡子髠沈子逞滅獲陳夏齧君臣之辭也傳言書曰是仲尼變例也

秦師伐晉夏晉人宋人衛人陳人侵鄭鄭爲楚伐宋獲其大夫晉趙盾興諸侯之師將爲宋報恥畏楚而還失霸者之義故貶稱人

疏注鄭爲至稱人　正義曰諸經貶諸侯之卿稱人者傳皆言其名氏此傳唯稱趙盾及諸侯之師侵鄭諸侯之將不言名氏則實是微者非貶之也趙盾畏楚而還故貶之稱人釋例曰鄭受楚命伐宋大敗宋師獲其二卿此晉之不競也晉於是申命衆國大起其衆將以雪宋之恥取威定霸趙盾爲政而畏越椒之盛不敢遂其所志託辭班師失宋之心孤諸侯之望所以致貶也

秋九月乙丑

晉趙盾弒其君夷臯 靈公不君而稱臣以弒者以示良史之法深責執政之臣例在四年 疏 注靈公至四年 正義曰釋例曰經書趙盾弒君而傳云靈公不君又以明於例此弒宜稱君也弒非趙盾而經不變文者以示良史之意深責執政之臣傳故特見仲尼曰越竟乃免明盾亦應受罪也雖原其本心而春秋不赦其罪蓋爲敎之遠防 冬十月乙亥天王崩 無傳

傳二年春鄭公子歸生受命于楚伐宋 受楚命也 宋華元樂呂御之二月壬子戰于大棘

宋師敗績囚華元獲樂呂 樂呂司寇獲不書非元帥也獲生死通名經言獲華元故傳特護之曰囚以明其生獲故得見贖而還 及甲車四百六十乘

俘二百五十人馘百人狂狡輅鄭人鄭人入于井（狂狡宋大夫輅迎也）倒戟而出之獲狂狡君子曰失禮違命宜其爲禽也戎昭果毅以聽之之謂禮（聽謂常存於耳著於心想聞其政令）殺敵爲果致果爲毅易之戮也（易反 易）將戰華元殺羊食士其御羊斟不與及戰曰疇昔之羊子爲政（疇昔猶前日也）今日之事我爲政與入鄭師故敗君子謂羊斟非人也以其私憾敗國殄民（憾恨）

也殄盡也於是刑孰大焉詩所謂人之無良者
詩小雅義取不良之人相怨以云其羊斟之謂乎殘民以逞宋
人以兵車百乘文馬百駟畫馬爲文四百匹以贖華
元于鄭半入華元逃歸立于門外告而入
告宋城門而後入言不苟見叔牂曰子之馬然也叔牂羊斟也卑賤得
先歸華元見而慰之對曰非馬也其人也叔牂知前言以顯故不敢諱罪旣
合而來奔叔牂言畢遂奔魯合猶荅也宋城華元爲植巡
功植將主也城者謳曰睅其目皤其腹弃甲而復

睅出目皤大腹弃甲謂亡師 于思于思弃甲復來 于思多鬚之貌 使其驂乘謂之曰牛則有皮犀兕尚多弃甲則那 那猶何也 役人曰從其有皮丹漆若何華元曰去之夫其口衆我寡 傳言華元不吝其咎寬而容衆

疏 君子至戮也 正義曰軍法以殺敵爲上將軍臨戰必三令五申之狂狡失卽戎之禮違元帥之命曲法以拯鄭人宜其爲禽也昭明也兵戎之事明此果毅以聽之之謂禮能殺敵人是名爲果言能果敢以除賊致此果敢乃名爲毅言能彊毅以立功易之戮也反易此道則合刑戮也昭謂明曉此禮致謂達之於敵殺彊也能致用此意乃爲彊人言在軍對敵必須殺也尚書成湯數桀之罪以誓衆云爾尚輔予一人致天之罰予其大賚汝爾不從誓言予則孥

戮汝武王數紂之罪以誓衆云勗哉夫子尚桓桓如虎如貔如熊如羆于商郊爾所不勗其于爾躬有戮二王以至聖伐至惡尚誓衆使多殺是軍法務在多殺殺敵乃爲禮也公羊善宋襄公不鼓不成列以爲文王之戰亦不過此武王之戰既知不然文王之戰豈當若是審如公羊之言文王未曉戰法其不能身定天下豈爲此乎　注疇昔猶前日也　正義曰禮記檀弓云孔子謂子貢曰吾疇昔之夜夢坐奠於兩楹之間鄭玄云疇昔猶前日也是相傳爲然　注畫馬爲文　正義曰謂文飾雕畫之若朱其尾鬣之類也　見叔王來奔　正義曰叔牂卑賤故得先歸華元見而安慰之曰往奔入鄭軍者子之馬自然非子之罪叔牂自知前言已顯不敢隱諱乃對元曰非馬也其人也言是已爲之叔牂既答華元而即來奔曾耳服虔載三說皆以子之馬然爲叔牂之語對曰以下爲華元之辭賈逵云叔牂宋守門大夫華元既見叔牂牂謂華元曰子見獲於鄭者是由子之馬使然也華元對曰非馬自奔也其人

爲之也謂羊斟驅入鄭也奔走也言宋人贖我之事既和合而我即來奔耳鄭衆云叔牂即羊斟也在先得歸華元見叔牂牂即誣之曰奔入鄭軍者子之馬然也非我也華元對曰非馬也其人也言是女驅之耳叔牂旣與華元合語而即來奔魯又一說叔牂宋人見宋以馬贖華元謂元以贖得歸謂元曰子之得來當以馬贖故然華元曰非馬也其人也言己不由馬贖自以人事來耳贖事既合而我即來奔杜以傳文見叔牂而即言曰則曰下皆當爲華元之語不得爲叔牂之辭且以華元與賤人交語而稱對曰謂歸國而言來奔皆於文不順又羊斟與叔牂當是名字相配故不從三家而別爲之説采鄭氏來奔爲奔魯耳合是聚合言語故云合猶荅也　注植將主也　正義曰周禮大司馬大役屬其植鄭司農云植謂部曲將吏故宋城華元爲植巡功是植謂將領主帥監作者也巡功謂巡城檢作功也　注睅出目皤大腹　正義曰說文云睅大目也目大則出見故云出目也皤是腹之狀腹以大

爲異故爲大腹也　注于思多鬚之貌　正義曰賈逵以爲白頭貌旋十五年華元爲右師距此三十二年計未得頭白故杜以爲多鬚貌亦是以意言之耳　犀兕尚多　正義曰釋獸云犀似豕郭璞曰形似水牛猪頭大腹庳脚脚有三蹄黑色三角一在頂上一在額上一在鼻上鼻上者食角也小而不橢好食棘亦有一角者劉歆期交州記曰犀出九德毛如豕蹄有甲頭似馬吳録地理志云武陵阮南縣以南皆有犀釋獸云兕似牛郭璞云一角青色重千斤說文云兕如野牛青毛其皮堅厚可制鎧交州記曰兕出九德有一角角長三尺餘形如馬鞭柄徧檢書傳犀兕二獸並出南方非宋所有假令波及宋國必不能多言尚多者苟以荅謳者耳　秦師伐晉以報崇也　伐崇在元年　遂圍焦　焦晉河外邑　夏晉趙盾救焦遂自陰地及諸侯之師侵鄭　陰地晉河南山北自

上洛以東至陸渾以報大棘之役楚鬬椒救鄭曰能欲諸侯而惡其難乎遂次于鄭以待晉師趙盾曰彼宗競于楚殆將斃矣競強也鬬椒若敖之族自子文以來世為令尹姑益其疾乃去之欲示弱以驕之傳言趙盾所以稱人且為四年楚滅若敖氏張本晉靈公不君失君道也以明於例應稱國以弒厚斂以彫牆彫畫也從臺上彈人而觀其辟丸也宰夫胹熊蹯不熟殺之寘諸畚使婦人載以過朝畚以草索為之筥屬趙盾士季見其手問其

故而患之將諫士季曰諫而不入則莫之繼也會請先不入則子繼之三進及溜而後視之（士季隨會也三進三伏公不省而又前也公知欲諫故佯不視）曰吾知所過矣將改之稽首而對曰人誰無過過而能改善莫大焉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詩大雅也）夫如是則能補過者鮮矣君能有終則社稷之固也豈唯羣臣賴之又曰衮職有闕惟仲山甫補之能補過也（詩大雅也衮君之上服闕過也）

言服衮者有過則仲山甫能補之君能補過衮不廢矣常服衮也猶不改宣子驟諫公患之使鉏麑賊之鉏麑晉力士晨往寢門闢矣盛服將朝尚早坐而假寐不解衣冠而睡麑退歎而言曰不忘恭敬民之主也賊民之主不忠棄君之命不信有一於此不如死也觸槐而死槐趙盾庭樹秋九月晉侯飲趙盾酒伏甲將攻之其右提彌明知之右車右趨登曰臣侍君宴過三爵非禮也

遂扶以下公嗾夫獒焉明摶而殺之（獒猛犬也）

盾曰弃人用犬雖猛何爲（責公不養士而更以犬爲己用）鬬

且出提彌明死之初宣子田於首山舍于

翳桑（田獵也翳桑桑之多蔭翳者首山在河東蒲坂縣東南）見靈輒餓問

其病（靈輒晉人）曰不食三日矣食之舍其半問

之曰宦三年矣（宦學也）未知母之存否今近

焉（去家近）請以遺之使盡之而爲之簞食與

肉（簞笥也）寘諸橐以與之既而與爲公介（靈輒

爲公甲士倒戟以禦公徒而免之問何故對曰翳桑之餓人也問其名居問所居不告而退不望報也遂自亡也輒亦去乙丑趙穿攻靈公於桃園穿趙盾之從父昆弟子乙丑九月二十七日宣子未出山而復晉竟之山也盾出奔聞公弒而還大史書曰趙盾弒其君以示於朝宣子曰不然對曰子爲正卿亡不越竟反不討賊非子而誰宣子曰烏呼我之懷矣自詒伊慼其我之謂矣逸詩也言人多所懷戀則自遺憂

孔子曰董狐古之良史也書灋不隱（不隱盾之罪）趙宣子古之良大夫也爲灋受惡（善其爲法受屈）惜也越竟乃免（越竟則君臣之義絕可以不討賊）宣子使趙穿逆公子黑臀于周而立之（黑臀晉文公子）壬申朝于武宮（壬申十月五日既有日而無月冬又在壬申下明傳文無較例）初麗姬之亂詛無畜羣公子（詛盟誓）自是晉無公族（無公子故廢公族之官）及成公即位乃宦卿之適而爲之田以爲公族（宦仕也爲置田邑以爲公族大夫）又宦其餘子亦

爲餘子餘子適子之母弟也亦治餘子之政其庶子爲公行庶子妾子也掌率公戎行晉於是有公族餘子公行皆官名趙盾請以括爲公族括趙盾異母弟趙姬之中子屏季也曰君姬氏之愛子也趙姬文公女成公姊也微君姬氏則臣狄人也公許之盾狄外孫也姬氏逆之以爲適事見僖二十四年冬趙盾爲旄車之族旄車公行之官盾本卿適其子當爲公族辟屏季故更掌旄車使屏季以其故族爲公族大夫盾以其故官屬與屏季使爲衰之適

疏

宰夫胹熊蹯正義曰字書過孰曰胹命此宰夫胹熊蹯其蹯不至於孰以其違命故殺之注脅以至皆屬正義曰

周禮挈壺氏挈壺以令軍糧鄭衆云縣壺于糧假之處壺所以盛糧之器故以壺表糧說文云壺蒲器可以盛糧韓詩外傳云鮑焦挈壺采蔬遇子貢於道是壺可以盛糧盛菜以草索爲之今人猶有此器形制似筥故爲筥屬過朝以示人令衆懼也 將諫至繼之 正義曰言二人將欲相隨入諫士季謂盾曰子是尊卿今與子俱諫而不入則莫之能繼續爲諫會是卑卿請先往諫不入則子繼之

三進及溜 正義曰溜謂簷下水溜之處入門伏而不省起而更進三進而及於君之屋溜言迫於公之前也 趙盾至非禮 正義曰此言飲趙盾酒是小飲酒耳非正燕禮燕禮獻酬之後方脫屨升堂行無筭爵非止三爵而已其侍君小飲則三爵而退玉藻云君子之飲酒也受一爵而色洒如也二爵而言言斯禮已三爵而油油以退鄭玄云禮飲過三爵則敬殺可以去矣是三爵禮訖自當退也提彌明言此之時未必已過三爵假此辭以悟趙盾耳

遂扶至獒焉 正義曰服虔本扶作跣注云趙盾徒跣而

下走禮脫屨而升堂降階乃納屨堂上無屨跣則是常何
須云遂跣而下且遂者因上生下之言提彌明言訖而遂
不得爲趙盾遂也杜本作扶言扶盾下階也服虔云嗾啾
也夫語辭獒犬名公乃啾夫獒使之噬盾也釋畜云狗四
尺爲獒是犬大之名以其使之噬盾故云獒猛犬也　注
宦學也　正義曰曲禮云宦學事師則二者俱是學也但
宦者學仕宦學者尋經藝以此爲異耳　注簞笥也　正
義曰鄭玄曲禮注云圓曰簞方曰笥然則俱是竹器方圓
異名耳故以簞爲笥鄭玄論語注亦云簞笥也　注穿趙
至弟子　正義曰晉語云趙襄趙夙之弟世族譜盾是襄
子穿是夙孫是穿爲盾之從父昆弟之子也世本夙爲襄
祖穿爲夙之曾孫世本轉寫多誤其本未必然也　注越
竟至討賊　正義曰哀八年傳公山不狃云君子違不適
讎國未臣而有伐之奔命焉死之可也注云未臣所適之
國則可還奔命死其難如彼傳文雖則出奔臣義未絕此
注云越竟則君臣之義絕者以仲尼云越竟乃免出竟則

免責明其義已絶也襄三十年鄭人殺良霄傳曰不稱大夫言自外入也去國不稱大夫是爲義絶之驗且受君之命乃得爲臣今君欲殺已逃奔他國君之於臣既已絶矣臣之於君能無絶乎董狐云子爲正卿反不討賊明其威足討賊卿位猶在故責之耳我以君寵得爲國卿杖君之威故羣下用命亦既失位出奔國人不復畏我國內自有賊亂非我所能禁之故越竟得免由義絶故也不狃之言謂已以他故出奔非是君欲殺已閔其宗國宜還救之昭二十一年宋公子城以晉師救宋是其事也襄二十七年傳曰崔氏之亂申鮮虞來奔僕賃於野以喪莊公彼是公之寵臣去國而行君服豈復責無罪而將見殺逃竄而得免死者皆令反服君乎禮檀弓曰穆公問於子思曰爲舊君反服古與子思曰古之君子進人以禮退人以禮故有舊君反服之禮也今之君子進人若將加諸膝退人若將隊諸淵無爲戎首不亦善乎又何反服之禮之有是言去國雖同本情有異不可以一槩論也　注黑臀晉文公子

正義曰周語單襄公云吾聞成公之生也其母夢神規其臀以黑曰使有晉國故命之曰黑臀晉世家成公者文公少子其母周女也　初麗至公子　正義曰服虔云麗姬與獻公及諸大夫詛無畜羣公子欲令其二子專國杜雖不注義似不然若麗姬身爲此詛姬死即應復常何得比至於今國無公族豈復文襄之霸遂踵麗姬法乎蓋爲奚齊卓子以庶篡適晉國創其爲亂不用復畜公子案檢傳文及國語文公之子雍在秦樂在陳黑臀在周襄公之孫談在周則是晉之公子悉皆出在他國是其因行而不攺成公今始革之故傳本其初也則是國内因麗姬之亂乃設此詛非麗姬自爲詛也若麗姬爲詛不須言麗姬之亂以言之亂知其創麗姬也自此之後雖立公族而顯者亦少唯有悼公之弟揚干悼公之子慭二人名見於傳昭十八年鄭人救火子産辭晉公子公孫於東門以外更無其人良由偪於六卿不拔任用故耳　注無公至之官　正義曰不畜羣公子故無公族是公族之官掌教公之子弟

也下注云餘子適子之母弟亦治餘子之政餘子屬餘子
之官則適子屬公族之官也孔晁注國語云公族大夫掌
公族及卿大夫子弟之官是卿之適子屬公族也晉語云
欒伯請公族悼公曰荀家惇惠荀會文敏黶也果敢無忌
愼靖使茲四人者爲之膏粱之性難正也故使惇惠者教
之文敏者道之果敢者諗之愼靖者脩之使茲四人者
爲公族大夫是公族主教誨也　注餘子至之政　正義
曰下庶子爲妾子知餘子則是適子之母弟也言亦爲餘
子則知餘子之官亦治餘子之政令主教卿大夫適妻之
次子也下云庶子爲公行掌率公之戎車則公行不教庶
子然則卿大夫之妾子亦是餘子之官教之矣　注庶子
至戎行　正義曰下句趙盾自以爲庶爲旄車之族則旄
車之族卽公行也掌車而謂之公行知其掌率公戎車之
行列也　晉於至公行　正義曰此晉有公族餘子公行
詩魏風有公族公路公行其公族公行既同公路似此餘
子但餘子不主路車公路非餘子也當與公行爲一以其

主君路車謂之公路主車行列謂之公行其實正是一官
詩人變文以韻句耳周禮無此三官之名夏官有諸子下
大夫二人掌國子之倅事與公族同也春官有巾車下大
夫二人掌王之五路事與公行同也無與餘子同者天子
諸侯禮異耳　注旄車至旄車　正義曰主公車行列謂
之公行車皆建旄謂之旄車之族詩云孑孑干旄又曰建
旄設旄是公車必建旄也周禮主車之官謂之巾車巾者
衣也主衣飾之車謂之巾車此掌建旄之車謂之旄車之
族盾本卿之適子其子世承正適當爲公族使辟屛季故
更爲旄車之族自以身爲妾子故使其子爲妾子之官知
非盾身自爲旄車之族而云使其子者旄車之族賤官耳
盾身既爲正卿無容退掌賤職六年經稱晉趙盾衛孫免
侵陳仍書於經非身退位故知使其子耳原同長而使趙
括者沈氏云以其君姬氏之愛子故使之非正適也　注
盾以至之適　正義曰族即屬也故官屬者父時舊官屬
也將父時官屬盡與屛季使季爲我之正適也盾之此意

欲令身死之後使屏季承其父後爲趙氏宗主但晉人以盾之忠更使其子朔承盾後耳

經三年春王正月郊牛之口傷改卜牛牛死乃不郊牛不稱牲未卜日猶三望葬匡王無傳四月而葬速

楚子伐陸渾之戎夏楚人侵鄭秋赤狄侵齊無傳宋師圍曹冬十月丙戌鄭伯蘭卒再與文同盟

疏注再與文同盟 正義曰蘭以僖三十三年即位文二年盟于垂隴七年于扈十四年于新城鄭俱在當言三同盟而云再者以扈之盟經文不序諸侯故不數劉炫規之非也

葬鄭穆公無傳

傳三年春不郊而望皆非禮也言牛雖傷死當更改卜取其吉者郊不可廢也前年冬天王崩未葬而郊者不以王事廢天事禮記曾子問天子崩未殯五祀不行既殯而祭自啓至于反哭五祀不行已葬而祭望郊之屬也不郊亦無望可也巳有例在僖三十一年復發傳者嫌牛死與卜不從異

疏注言牛至而祭正義曰案經牛死在正月郊當用三月其閒足得養牛牛雖一傷一死當更改卜取其吉者郊天之禮不可廢也牛死而遂不郊故爲非禮也不郊非禮則於禮得郊禮諸侯爲天子斬衰天王崩未葬而得郊郊者不以王事廢天事也引曾子問者舉輕以明重也初死以至於殯啓殯以至反哭於此之閒五祀之祭不行耳既殯之後啓殯以前五祀之祭猶尚不廢郊天必不廢矣故鄭注云郊社亦然王制云喪三年不祭唯祭天地社稷爲越紼而行事鄭玄云不敢以卑廢尊紼

輴車索禮天子殯於西序橫輴車而塗之繫紼以備火災言越紼而行事是在殯得祭也案曾子問既殯而祭其祭也尸入三飯不侑酳不酢而已矣謂尸唯三飯祝不侑勸其食食罷主人酌酒酳尸尸不酢主人曾子問又云已葬而祭祝畢獻而已謂尸飯而侑勸訖酳尸尸酢主人酢訖又布祝席祝坐主人酌酒以獻祝獻畢而止故鄭注云既葬彌吉畢獻祝而後止是也鄭又注彼云天子七祀言五者關中言之案禮記祭法云王爲羣姓立七祀曰司命曰中霤曰國門曰國行曰泰厲曰戶曰竈王自爲立七祀諸侯爲國立五祀曰司命曰中霤曰國門曰國行曰公厲諸侯自爲立五祀大夫立三祀曰族厲曰門曰行適士立二祀曰門曰行庶士庶人立一祀或立戶或立竈是其義也

晉侯伐鄭及延鄭及晉平士會入盟延鄭地爲夏楚浸鄭

傳

楚子伐陸渾之戎遂至於雒觀兵于

周疆雒水出上雒冢領山至河南鞏縣入河定王使王孫滿勞楚子王孫滿周大夫楚子問鼎之大小輕重焉示欲偪周取天下對曰在德不在鼎昔夏之方有德也禹之世遠方圖物圖畫山川奇異之物而獻之貢金九牧使九州之牧貢金鑄鼎象物象所圖物著之於鼎百物而爲之備使民知神姦圖鬼神百物之形使民逆備之故民入川澤山林不逢不若若順也螭魅罔兩螭山神獸形魅怪物罔兩水神莫能逢之逢遇也用能協于上下以承天休民無災害則上下和而受天祐桀有

昏德鼎遷于商載祀六百載祀皆年商紂暴虐鼎遷于周德之休明雖小重也不可遷其姦回昏亂雖大輕也言可移天祚明德有所厎止厎致也成王定鼎于郟鄏郟鄏今河南也武王遷之成王定之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天所命也周德雖衰天命未改鼎之輕重未可問也

疏螭山至水神　正義曰螭山神獸形魅怪物先儒相傳爲然魯語仲尼云木石之怪夔罔兩水之怪龍罔象則罔兩是木石之神杜以爲水神者魯語賈逵註云罔兩罔象言有夔龍之形而無實體然則罔兩罔象皆是虛無當總彼之意非神名也上句言山林川

澤則螭魅罔兩四神文十八年注螭魅山林異氣所生螭魅既爲山林之神則罔兩宜爲川澤之神故以爲水神也注載祀皆年　正義曰釋天云唐虞曰載商曰祀周曰年孫炎云載取物終更始祀取四時祭祀一訖年取年穀一孰是載祀皆年之別名須言之耳律歷志云商三十一王六百二十九年　卜世至七百　正義曰律歷志云周三十六王八百六十七年過卜數也　夏楚人侵鄭鄭即晉故也宋文公即位三年殺母弟須及昭公子武氏之謀也武氏謀奉弟須及昭公子以作亂事在文十八年　使戴桓之族攻武氏於司馬子伯之館盡逐武穆之族武穆之族以曹師伐宋秋宋師圍曹報武氏

之亂也冬鄭穆公卒初鄭文公有賤妾曰燕姞（姞南燕姓）夢天使與己蘭（蘭香草）曰余為伯鯈余而祖也（伯鯈南燕祖）以是為而子（以蘭為女子名）以蘭有國香人服媚之如是（媚愛也欲令人愛之如蘭）既而文公見之與之蘭而御之辭曰妾不才幸而有子將不信敢徵蘭乎（懼將不見信故欲計所賜蘭為懷子月數）公曰諾生穆公名之曰蘭文公報鄭子之妃曰陳嬀（鄭子文公叔父子儀也漢律淫季父之妻曰報）生子華子臧子

臧得罪而出（出奔宋）誘子華而殺之南里（在僖十六年南里鄭地）使盜殺子臧於陳宋之間（在僖二十四年）又娶于江生公子士朝于楚楚人酖之及葉而死（葉楚地今南陽葉縣）又娶于蘇生子瑕子俞彌俞彌早卒洩駕惡瑕文公亦惡之故不立也（洩駕鄭大夫）公逐羣公子公子蘭奔晉從晉文公伐鄭（在僖三十年）石癸曰吾聞姬姞耦其子孫必蕃（姞姓宜爲姬配耦）姞吉人也后稷之元妃也（姞姓之女爲后稷妃）

周是以與故曰吉久今公子蘭姞甥也天或啓之必將爲君其後必蕃先納之可以元寵元極也與孔將鉏侯宣多納之盟于大宮而立之大宮鄭祖廟以與晉平穆公有疾曰蘭死吾其死乎吾所以生也刈蘭而卒傳言穆氏所以大興於鄭天所啓也

疏

夢天使與己蘭：正義曰夢言天者皆非天也此既言天使與己蘭即云余爲伯儵儵即非天也伯儵不得自稱爲天天不得變爲伯儵明是夢者恍惚之言耳成五年晉趙嬰夢天使謂己祭余余福女上天之神聰明正直寧當就淫亂之人降福以求食乎昭四年叔孫穆子夢天壓己弗勝號豎牛助而勝之若是上天之神寧當與豎牛爭力而

不勝也明皆恍惚之言或別有邪神夢者不識而妄稱天耳。朝于楚　正義曰諸侯大子攝行父事稱朝此公子士非大子亦稱朝者以大子稱朝故傳亦通言之其實合稱聘耳

經四年春王正月公及齊侯平莒及郯莒人不肯公伐莒取向　莒郯二國相怨故公與齊侯共平之向莒邑東海承縣東南有向城遠疑也　秦伯稻卒　無傳未同盟　夏六月乙酉鄭公子歸生弑其君夷　傳例曰稱臣臣之罪也子公實弑而書子家罪其權不足也　赤狄侵齊　無傳　秋公如齊　無傳　公至自齊　無傳告于廟例在桓二年　冬楚子伐鄭

傳四年春公及齊侯平莒及郯莒人不肯公伐莒取向非禮也平國以禮不以亂伐而不治亂也責公不先以禮治之而用伐以亂平亂何治之有無治何以行禮楚人獻黿於鄭靈公穆公大子夷也公子宋與子家將見宋子公也子家歸生子公之食指動第二指也以示子家曰他日我如此必嘗異味及入宰夫將解黿相視而笑公問之問所笑子家以告及食大夫黿召子公而弗與

也（欲使指動無效）子公怒染指於鼎嘗之而出公怒欲殺子公子公與子家謀先（先公爲難）子家曰畜老猶憚殺之（畜六畜）而況君乎反譖子家子家懼而從之（譖子家於公）夏弑靈公書曰鄭公子歸生弑其君夷權不足也（子家權不足以禦亂懼譖而從弑君故書以首惡）君子曰仁而不武無能達也（初稱畜老仁也不討子公是不武也故不能自通於仁道而陷弑君之罪）凡弑君稱君君無道也稱臣臣之罪也（稱君謂唯書君名而稱國以弑言衆所共絶也稱臣者謂書弑者之名以示來

世終爲不義改殺稱弒辟其惡名取有漸也書弒之義釋例論之備矣鄭人立子良穆公庶子辭曰以賢則去疾不足去疾子良名以順則公子堅長乃立襄公襄公堅也襄公將去穆氏逐羣兄弟而舍子良以其讓己子良不可曰穆氏宜存則固願也若將亡之則亦皆亡去疾何爲何爲獨留乃舍之皆爲大夫

疏注第二指　正義曰大射禮云右巨指鉤弦鄭玄云右巨指右手大擘也又曰設決朱極三鄭玄云極猶放也所以韜指利放弦也以朱韋爲之三者食指將指無名指小指短不用然則手之五指之名曰巨指食指將指無名指小指也定十四年傳闔閭傷將指取其一屨注云

其足大指見斬遂失屨謂大指爲將指者將者言其將領
諸指也足之用力大指爲多手之取物中指最長故足以
大指爲將指手以中指爲將指其食指者食所徧用服虔云
俗所謂啑鹽指也 䶂 正義曰說文云䶂大鱉也玄中
要記曰千歲之䶂能與人語 凡弒至之罪〃 正義曰晉
語云趙宣子曰大者天地其次君臣則君臣之交猶父子
也君無可弒之理而云弒君稱君君無道者弒君之人固
爲大罪欲見君之無道罪亦合弒所以懲創將來之君兩
見其義非赦弒君之人以弒之爲無罪也釋例曰天生民
而樹之君使司牧之羣物所以繫命故戴之如天親之如
父母仰之如日月事之如神明其或受雪霜之嚴雷電之
威則奉身歸命有死無貳故傳曰君天也天可逃乎此人
臣所執之常也然本無父子自然之恩末無家人習翫之
愛高下之隔縣殊壅塞之否萬端是以居上者降心以察
下表誠以感之然後能相親也若亢高自肆羣下絕望情
義圯隔是謂路〃人非君臣也人心苟離則位號雖存無以

自周故傳例曰凡弒君稱君君無道稱臣臣之罪稱君者
唯書君名而稱國稱人以弒言衆之所共絕也稱臣者謂
書弒者主名以垂來世終爲不義而不可赦也然君雖不
君臣不可以不戒故宋昭之惡罪及國人晉荀林父討宋
曰何故弒君猶立文公而還深見貶削懷諸賊亂以爲心
者固不容於誅也若鄭之歸生齊之陳乞楚之公子比雖
本無其心春秋之義亦同大罪是以君子慎所以立也諸
侯不受先君之命而簒立得與諸侯會者則以成君書之
齊商人蔡侯班之屬是也若未得接於諸侯則不稱爵楚
公子棄疾殺公子比蔡人殺陳佗亦人殺無知衞人殺州
吁公子瑕之屬是也諸侯簒立雖以會諸侯爲正此列國
之制也至於國內策名委質即君臣之分已定故殺不成
君者亦與成君同義傳曰會于平州以定公位又云若有
罪則君列諸會矣此以會爲斷也經書趙盾弒君而傳云
靈公不君又以明於例此弒宜稱君也弒非趙盾而經不
變文者以示良史之意深責執政之臣傳特見仲尼曰越

竟乃免明盾亦應受罪也醫不三世不服其藥古之慎也人子之孝當盡心嘗禱而已藥物之齊非所習也許止身爲國嗣國非無醫而輕果進藥故罪同於弑二者雖原其本心而春秋不赦蓋爲教之遠防也楚靈無道於民於例當稱國以弑公子比首兵自立楚衆散歸而靈王縊死故以比爲弑主也比既得國國人驚亂棄疾從而扇之比懼自殺皆棄疾之由故書公子棄疾殺公子比也左氏義例止此而已其餘小異皆從赴也劉賈許潁以爲君惡及國朝則稱國以弑君惡及國人則稱人以弑蔡傳鄭靈宋昭經文異而例同故重發以同之于弑其父又嫌異於他臣亦重明其不異既不碎別國之與人而傳云莒紀公多行無禮於國太子僕因國人以弑之經但稱國不稱人知國之與人雖言別而事一也杜言小異從赴者宋之蒙澤楚之乾谿俱是國內而弑捷不書蒙澤齊商人衞州吁俱是公子而州吁不稱公子諸如此類所有不同皆從赴也此弑君之例有君罪臣罪之異而諸侯出奔皆不書逐君

之人以罪臣者以君之見殺未必皆爲無道故立臣罪之文以見君有無罪死者國君而被臣逐悉是不能固位其罪皆在於君故杜諸侯出奔例云諸侯奔者皆迫逐而苟免非自出也仲尼之經更沒逐者主名以自奔爲文者責其不能自安自固所犯非徒所逐之臣也蔡侯朱雖無罪據其失位出奔亦其咎也是說逐君無罪臣之文意也

初楚司馬子良生子越椒子文曰必殺之子文子良之兄是子也熊虎之狀而豺狼之聲弗殺必滅若敖氏矣諺曰狼子野心是乃狼也其可畜乎子良不可子文以爲大慼及將死聚其族曰椒也知政乃速行矣無及於

雖且泣曰鬼猶求食若敖氏之鬼不其餒而（而語助言必餒）及令尹子文卒鬬般爲令尹（般子文之子子揚）子越爲司馬蔿賈爲工正譖子揚而殺之子越爲令尹己爲司馬（賈爲椒譖子揚而己得椒處）子越又惡之（惡賈）乃以若敖氏之族圄伯嬴於轑陽而殺之（圄囚也伯嬴蔿賈也轑陽楚邑）遂處烝野將攻王王以三王之子爲質焉弗受（烝野楚邑三王文成穆）師于漳澨（漳澨漳水邊）秋七月戊戌楚子與若敖

氏戰于臯滸[臯滸楚地]伯棼射王汰輈及鼓跗著於丁寧[伯棼越椒也輈車轅汰過也箭過車轅上丁寧鉦也]又射汰輈以貫笠轂[兵車無蓋尊者則邊人執笠依轂而立以禦寒暑名曰笠轂此言箭過車轅及王之蓋]師懼退王使巡師曰吾先君文王克息獲三矢焉伯棼竊其二盡於是矣鼓而進之遂滅若敖氏初若敖娶於䢵[䢵國名]生鬬伯比若敖卒從其母畜於䢵[畜養也]淫於䢵子之女生子文焉䢵夫人使弃諸夢中[夢澤名江夏安陸縣]

城東南有雲夢城虎乳之䢵子田見之懼而歸夫人以告（告女私通所生）遂使收之楚人謂乳穀謂虎於菟故命之曰鬬穀於菟以其女妻伯比（伯比所淫者）實爲令尹子文（鬬氏始自子文爲令尹）其孫箴尹克黃（箴尹官名克黃子揚之子）使於齊還及宋聞亂其人曰不可以入矣箴尹曰弃君之命獨誰受之君天也天可逃乎遂歸復命而自拘於司敗王思子文之治楚國也曰子文無後

何以勸善使復其所改命曰生易其名也

疏注漳澨漳水邊　正義曰釋例云漳水出新城沶鄉縣南至荆山東南經襄陽南郡當陽縣入沮爾雅水邊之名唯有厓涘岸滸無以澨爲水邊者但此云漳澨成十五年云決雎澨雎漳皆水名與水名而言澨知澨是水邊也　及鼓跗著於丁寧　正義曰東上不得置箕虡以縣鼓故爲作跗若般之楹鼓也言著於丁寧則丁寧是器晉語云伐備鐘鼓聲其罪也戰以淳于丁寧儆其民也是丁寧戰之用也周禮鼓人以金錞和鼓鄭玄云錞淳于也其形圓如碓頭以金鐲節鼓鄭玄云鐲鉦也形如小鐘軍行鳴之以爲鼓節是錞即淳于鐲即丁寧故先儒皆以鐲爲鉦之別名丁寧即是鉦也　注兵車至之蓋　正義曰服虔云笠轂轂之蓋如笠所以蔽轂上以禦矢也一曰車轂上鐵也或曰兵車旁幔輪謂之笠轂杜以彼爲不安故改之而爲此說亦是以意而言差於人情爲允耳　王使至是矣　正義

曰此是彊軍人之心耳息有此矢矢當有法不得無人學作唯三而已且射中王車由射之工不由矢善若其由矢王國猶有一矢何不一發以取越椒　注易其名　正義曰言越椒之亂合誅絕其族今更存立故命曰生言應死而重生

冬楚子伐鄭鄭未服也前年楚侵鄭不獲成故曰未服 ○

經五年春公如齊夏公至自齊秋九月齊高固來逆叔姬高固齊大夫不書女歸降於諸侯 疏 注高固至諸侯　正義曰僖五年公孫茲如牟注云娶於牟也卿非君命不越竟故奉公命聘於牟因自爲逆然則此高固亦是因來聘而自逆也經書公孫茲如牟是以聘爲文此高固以逆爲文不言聘者此二者皆以非君之命不得越竟請君行聘而因自逆娶本意爲逆不爲聘也從魯而出私娶輕而君命重故書聘不書逆自外而來則嫁女重而受聘輕故書逆不

書聘內外之異文耳諸侯嫁女於大夫則使大夫爲之主而書於經者行禮爲尊卑不敵故使大夫爲主耳其女適他族以先公之遺體許人必告於廟故書之耳嫁於諸侯者皆書其歸此不書歸者差降於諸侯也非齊夫人不得言歸于齊若言歸于齊高氏則下嫁於大夫非公之敵故不得書其歸也

叔孫得臣卒 無傳不書日公不與小斂

冬齊高固及子叔姬來 叔姬寧固反馬

疏

注叔姬寧固反馬 正義曰傳言來反馬也據高固爲文耳嫌叔姬亦爲反馬故辨之二者各有所爲而相隨行耳女既適人當稱夫族宋蕩伯姬是其事也叔姬已適高氏而猶言子叔姬者以其新歸於夫反馬乃成爲婦今始來反馬故以父母之辭言之

楚人伐鄭

傳五年春公如齊高固使齊侯止公請叔

姬焉留公強成昏夏公至自齊書過也公既見止連昏於鄰國之臣厭尊毀列累其先君而於廟行飲至之禮故書以示過

疏注公既至示過○正義曰凡公行還書至者往反無咎喜之而告廟也公如齊見止求與高固爲昏方始得歸當以恥而不告亦復告廟飲至故依常書之以示過釋例曰凡反行飲至必以嘉會昭告祖禰有功則舍爵策勳無勳無勞告事而已若夫執止之辱厭尊毀列所以累其先君忝其社稷故當克躬罪已不以嘉禮自終宜公如齊既已見止連昏於鄰國之臣而行飲至之禮故傳曰書過也言書過者書之以示公過也

秋九月齊高固來逆女自爲也故書曰逆叔姬卿自逆也適諸侯稱女適大夫稱字所以別尊卑也此春秋新例故稱書曰而不言凡也不於莊二十七年發例者嫌見迫而成昏因明之、

疏

注適諸至明之　正義曰俱是外來逆女適諸侯諸侯遣臣來逆則稱逆女紀裂繻來逆女是也適大夫大夫自來逆則稱所逆之字此高固來逆叔姬是也二文不同所以別尊卑也傳言卿自逆者別其與君逆也莊二十七年莒慶來逆叔姬文與此同不於彼發例者嫌此高固見迫而成昏與常例或異故因此以明其不異也

冬來反馬也　禮送女留其送馬謙不敢自安三月廟見遣使反馬高固遂與叔姬俱寧故經傳具見以示譏

疏 注禮送至示譏　正義曰禮送女適於夫氏留其所送之馬謙不敢自安於夫若被出棄則將乘之以歸故留之也至三月廟見夫婦之情既固則夫家遣使反其所留之馬以示與之偕老不復歸也法當遣使不合親行高固因叔姬歸寧遂親自反馬與之俱來故經傳具見其事以示譏也儀禮昏禮者士之禮也其禮無反馬故何休據之作膏肓以難左氏言禮無反馬之法鄭玄荅之曰冠義云無大夫冠禮而有其昏禮則昏禮者天子諸侯大夫皆

異也士昏禮云主人爵弁纁裳緇衣乘墨車從車二乘婦車亦如之此婦車出於夫家則士妻始嫁乘夫家之車也詩鵲巢云之子于歸百兩御之又曰之子于歸百兩將之將送也國君之禮夫人始嫁自乘其家之車也則天子諸侯嫁女留其乘車可知也高固大夫也來反馬則大夫亦留其車也禮雖散亡以詩之義論之大夫以上其嫁皆有留車反馬之禮留車妻之道也反馬壻之義也高固以秋九月來逆叔姬冬來反馬則婦入三月祭行乃反馬禮也是說禮有反馬之法唯高固不宜親行耳杜言三月廟見謂無舅姑者士昏禮婦至其夕成昏質明贄見婦於舅姑若舅姑既沒則婦入三月乃奠菜鄭玄云奠菜者祭菜也又記曰婦入三月然後祭行鄭玄云謂助祭也曾子問篇端稱孔子曰三月而廟見稱來婦也擇日而祭於禰成婦之義也鄭玄云謂舅姑沒者也是舅姑没者以三月而祭因以三月爲反馬之節舅姑存者亦當以三月反馬也士昏禮又稱若不親迎則婦入三月然後壻見於妻之父毋

此高固親迎則不須更見故譏其親反馬也案杜注經云叔姬寧固反馬傳唯舉反馬不言寧者以寧是常事唯反馬非禮故傳舉其非禮者楚子伐鄭陳及楚平晉荀林父救鄭伐陳為明年晉衛侵陳傳

經六年春晉趙盾衛孫免侵陳夏四月秋八月螽無傳冬十月

傳六年春晉衛侵陳陳即楚故也夏定王使子服求后于齊子服周大夫秋赤狄伐晉圍懷及邢丘邢丘今河內平皐縣晉侯欲伐之中行桓子曰使

疾其民驕則數戰爲民所疾以盈其貫將可殪也殪盡也貫猶習也周書曰殪戎殷周書康誥也義取周武王以兵伐殷盡滅之此類之謂也爲十五年晉滅狄傳

疏注殪盡至習也 正義曰釋詁云貫習也殪死也言其死盡故以殪爲盡盈其貫者杜以爲盈滿其心使貫習來伐劉炫云案尚書泰誓武王數紂之惡云商罪貫盈言紂之爲惡如物在繩索之貫不得爲習也今知不然者以詩稱射則貫兮先儒亦以爲習故杜用爲義得兩通劉直以尚書之文而規杜過恐非也 周書曰殪戎殷 正義曰如杜所注戎訓爲兵謂以兵伐殷而殪盡也殪字宜在下以周書本文故其字在上

冬召桓公逆王后于齊召桓公王卿士事不關魯故不書爲成二年王甥舅張本楚人伐鄭取成而還九年十一年傳所稱厲之役蓋在此

鄭公子曼滿與王子伯廖語欲爲卿二子鄭大夫

伯廖告人曰無德而貪其在周易豐

離下震上豐之離豐上六變而爲純離也周易論變故離不筮必以變言其義豐上六曰豐其屋蔀其家闚其戶闃其無人三歲不覿凶義取無德而大其屋不過三歲必滅亡弗過之矣不過三年間一歲鄭人殺之



注豐上至滅亡正義曰豐卦震上離下震爲動離爲明動而益明豐大之義豐卦上六變而爲純離之卦故爲豐之離也杜以筮得此卦爻變而爲彼卦可言遇觀之否遇坤之比耳此直口語不是揲蓍而亦言豐之離者周易論變爲義故雖不筮論易若必以變言其義故言豐之離也杜又引豐上六至不覿凶皆周易之文也王弼以爲上六以陰處極而最在外不履於位深自幽隱

絕跡深藏者也蔀者覆鄣之物也豐大其屋又鄣蔽其家闚之甚也以甚闇而處大屋不能久享其利其屋雖大其室將空故窺其戶而闃然無人也經三歲而不能顯見則凶伯廖引此者義取無德而居乃屋不過三歲必滅亡

經七年春衛侯使孫良夫來盟【疏】衛侯至來盟

正義曰文二年晉人以公不朝使陽處父盟公以恥之書曰及晉處父盟去其族以厭恥也然則公與大夫對盟則為恥辱此良夫來盟無貶責者彼公親朝晉晉侯不與公盟故遣大夫敵公是為恥辱此不貶責者其君不得親來遣臣來與公盟不對彼君非為恥也

夏公會齊侯伐萊傳例曰不與謀也萊國今東萊黃縣

秋公至自伐萊無傳

大旱無傳書旱而不書雩雩無功或不雩

冬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于黑壤

傳七年春衛孫桓子來盟始通且謀會晉也公即位衛始脩好夏公會齊侯伐萊不與謀也凡師出與謀曰及不與謀曰會與謀者謂同志之國相與講議利害計成而行之故以相連及爲文若不獲已應命而出則以外合爲文皆據魯而言師者國之大事存亡之所由故詳其舉動以例別之

疏凡師至曰會　正義曰釋例曰與謀者同志之國彼我之計未定相與共謀講議利害計成而後行之故以相連及爲文不與謀而出師者謂不得已而應命故以外合爲文皆據魯而言之也公親會齊侯伐萊而傳以師出示例所以通卿大夫帥師者也魯既春會于曹以謀伐鄭夏遂起師而更從不與謀之文者屬公篡大子忽之位謀而納之非正故諱從不與謀之例若夫盟主之令則上行乎下非匹敵和成之類故雖或先謀

皆從不與謀之例戊八年晉士燮來聘且言將伐郯下云會伐郯是也凡乞師者深求過理之辭執謙以偪成其計故雖小國乞之於大國大國乞之於小國亦皆從不與謀之例臧宣叔郤錡是也傳以師出爲例是唯繫於戰伐而劉賈許潁濫以經諸及字爲義本不在例令欲強合之所以多相錯伐也杜言小乞大大乞小者僖二十六年公子遂如楚乞師成二年臧宣叔如晉乞師是小國乞於大國也成十三年郤錡來乞師十六年欒黶來乞師十七年荀罃來乞師十八年士魴來乞師是大國乞於小國也與謀者心俱欲伐彼此同謀乞師者非彼所欲乞來爲已也我乞彼者彼不與我謀彼乞我者我不與彼謀是故凡言乞者皆從不與謀之例宣叔是小乞大郤錡是大乞小除晉乞魯以外更無大乞小者[illegible]舉郤錡以辨乞小之事耳晉是盟主自是上行乎下例無與謀之文不由郤錡乞師乃從不與謀之例

赤狄侵晉取向陰之禾此無秋字蓋闕文晉用桓

子謀故縱狄【疏】注此無秋字蓋闕文 正義曰苗秀乃名爲禾夏則無禾可取知此取必在秋此無秋字蓋闕文

鄭及晉平公子宋之謀也故相鄭伯以會冬盟于黑壤王叔桓公臨之以謀不睦王叔桓公周卿士銜天子之命以監臨諸侯不同歃者尊卑之別也晉侯之立也在二年公不朝焉又不使大夫聘晉人止公于會盟于黃父公不與盟以賂免黃父即黑壤故黑壤之盟不書諱之也慢盟主以取執止之辱故諱之【疏】注慢盟至諱之 正義曰昭十三年公會劉子晉侯云云于平丘八月甲戌同盟于平丘公不與盟於時晉以讒慝弘多不與

公盟公不得與非國之盟故書其同盟而顯言不與此時公實有罪爲晉所執不得與盟是公之恥故諱而不書其盟若言諸侯實不盟公無所可與然

經八年春公至自會無傳義與五年書過同

疏注義與五年書過同　正義曰被執不以爲恥而亦告廟飲至故書之以示過也故杜云義與五年書過同

夏六月公子遂如齊至黃乃復無傳蓋有疾而還大夫受命而出雖死以尸將事遂以疾還非禮也

疏注蓋有至禮也　正義曰下言其卒故疑有疾而還遂也聘禮曰賓入竟而死遂也若賓死未將命則既斂于棺造于朝介將命哀十五年傳曰有朝聘而終以尸將事之禮是入所聘之竟則當遂行黃是齊竟遂以疾還非禮也

辛巳有事于大廟仲遂卒于垂有事祭也仲遂

卒與祭同日略書有事爲繹張本不言公子因上行還間無異事省文從可知也稱字時君所嘉無義例也垂齊地非魯竟故書地

壬午猶繹萬入去籥繹又祭陳昨日之禮所以賓尸萬舞名籥管也猶者可止之辭魯人失卿佐之喪不宜作樂而不知廢繹故內舞去籥惡其聲聞

疏注有事至書地　正義曰有事祭也者謂禘祭也釋例以昭十五年有事于武宮傳稱禘于武公則知此言有事亦是禘也祭之日仲遂卒不言禘而略言有事者禘事得常不主書禘爲下繹祭張本耳上言公子遂如齊此言仲遂卒不言公子者此書有事爲仲遂卒而書之與上相連猶是一事因上行還間無異事省公子之文從可知也衛氏難杜云其間有辛巳有事于大廟何得爲間無異事秦氏釋云有事于大廟是爲仲遂卒起文止是一事故云間無異事也既不書公子而稱仲遂者時君所嘉寵故稱其字非義例也定五年傳季平子行東野卒于房房是魯地卒於竟內故

不書其地也是齊地非魯竟故書地也　注繹又至聲聞
正義曰繹又祭釋天文孫炎云祭之明日尋繹復祭也公
羊傳曰繹者何祭之明日也穀梁傳云繹者祭之旦日之
享賓也天子諸侯謂之爲繹少牢饋食大夫之禮也謂之
賓尸釋詁云繹陳也是陳昨日之禮以賓敬此尸也公羊
傳曰萬者何干舞也籥者何籥舞也其言萬入去籥何去
其有聲者廢其無聲者知其不可而爲之也猶者何通可
以已也是萬爲舞名禮明堂位曰朱干玉戚冕而舞大武
干楯也戚斧也此舞者左手執楯右手執斧故謂之武舞
言王者以萬人服天下故以萬爲名詩言碩人之舞云左
手執籥右手秉翟鄭云云籥如管六孔何休云吹之以節
舞也故吹籥而舞謂之文舞魯人知卿佐之喪不宜作樂
故去其有聲而不知廢繹納舞去籥惡其聲聞也尋杜注
意直云萬舞名又注隱五年亦直云萬舞也下問羽數則
萬是舞之大名不取公羊萬是干舞之義則執羽吹籥是
爲萬舞故杜云納舞去籥惡其聲聞是無干舞籥舞之別

名也沈氏云案曾子問曾禘郊社簠簋既陳天子崩后之喪廢則卿喪不廢正祭繹是又祭為輕故當廢之

戊子夫人嬴氏薨無傳宣公母也

晉師白狄伐秦楚人滅舒蓼

秋七月甲子日有食之既無傳月三十日食

冬十月己丑葬我小君敬嬴敬謚嬴姓也反哭成喪故稱葬小君

雨不克葬庚寅日中而克葬克成也

疏注敬謚正義曰謚法夙夜勤事曰敬　雨不至克葬　正義曰定十五年九月丁巳葬我君定公雨不克葬戊午日下昃乃克葬彼云乃此云而者公羊傳曰而者何難也乃者何難也曷為或言而或言乃乃難乎而也何休云難者臣子重難不得以正日葬其君言乃者內而深言而者外而淺下昃日昳久故言乃左氏無傳杜又不說或如公羊之言或是史家

異辭 城平陽 今泰山有平陽縣 楚師伐陳

傳八年春白狄及晉平夏會晉伐秦 經在仲遂卒下從赴 晉人獲秦諜殺諸絳市六日而蘇 蓋記異也 有事于大廟襄仲卒而繹非禮也楚爲衆舒叛故伐舒蓼滅之 舒蓼二國名 楚子疆之 正其界也 及滑汭 滑水名 盟吳越而還 吳國今吳郡越國今會稽山陰縣也傳言楚彊吳越服從

【疏】注舒蓼二國名 正義曰舒蓼二國名者蓋轉寫誤當云一國名案釋例土地名有舒羣舒舒蓼舒庸舒鳩以爲五名則與文五年滅蓼同其蓼滅後更復故楚今更滅之劉炫以杜爲二國而規

之非也盟吳越而還正義曰譜云吳姬姓周文王之子大伯仲雍之後大伯仲雍讓其弟季歷而去之荆蠻自號句吳句或爲工吳言發聲也大伯無子而卒仲雍嗣之當武王克殷而因封其曾孫周章於吳爲吳子又別封章弟虞仲於虞自太伯五世而得封十二世而晉滅虞虞滅而吳始大至壽夢而稱王壽夢以上世數可知而不紀其年壽夢元年魯成公之六年也夫差十五年獲麟之歲也二十三年魯哀公之二十二年而越滅吳越姒姓其先夏后少康之庶子也封於會稽自號於越於者夷言發聲也濱在南海不與中國通後二十餘世至於允常魯定公五年始伐吳允常卒子句踐立是爲越王越王元年魯定公之十四年也魯哀公二十二年句踐滅吳霸中國卒春秋後七世大爲楚所破遂微弱矣外傳曰芊姓歸越是越本楚之別封也或非夏后之後也晉胥克有蠱疾惑以喪志郤缺爲政代趙盾秋廢胥克使趙

朔佐下軍朔盾之子代胥克爲成十七年胥童怨郤氏張本冬葬敬嬴旱無麻始用葛茀記禮變之所由茀所以引柩殯則有之以備火葬則以下柩○雨不克葬禮也禮卜葬先遠日辟不懷也懷思也

疏注記禮至下柩　正義曰禮記諸言自其始者皆與後人爲始此云始用葛茀則自此以後常用葛故云記禮變之所由茀字禮或作紼或作綍繩之別名也周禮遂人大喪屬六紼天子用六也喪大記君葬用四紼大夫士葬用二紼是紼者所以引柩也於殯則已有之繫於輴車以備火災有災則引柩以辟火及葬則用之以下柩也　雨不至懷也　正義曰曲禮云凡卜筮日旬之外曰遠某日旬之內曰近某日喪事先遠日吉事先近日鄭玄云喪事葬與練祥也吉事祭祀冠取之屬也然則先近日先卜上旬不吉卜次旬又不吉卜下旬喪事則

先卜下自卜葬先卜遠日辟不思念其親似欲汲汲而早葬之也今若冒雨而葬亦是不思其親欲得早葬故舉亡葬先遠日以謚爲雨而止禮也王制云庶人葬不爲雨止者鄭玄云雖雨猶葬禮儀少也城平陽書時也陳及晉平楚師伐陳取成而還言晉楚爭強

經九年春王正月公如齊無傳公至自齊無傳夏仲孫蔑如京師齊侯伐萊無傳秋取根牟根牟東夷國也今琅邪陽都縣東有牟鄉八月滕子卒未同盟九月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會于扈晉荀林父帥師伐陳辛酉晉侯黑臀卒于扈卒於竟外故書地四與文同盟

九月無辛酉日誤

疏注卒於至日誤　正義曰釋例𨗳是鄭地故云卒於竟外黑臀以二年始立而云四與文同盟者杜注春秋又為釋例前後經傳勘當備盡豈晉侯二年始立不干文公之世而云四與文同盟必是後寫之誤蘇氏亦以為然劉炫以此規杜非也其君卒或書地或不書地皆從赴今云卒於竟外故書地者據晉侯實在竟外卒非以為例也劉炫云襄七年鄭伯髡頑卒于鄵昭二十五年宋公佐卒于曲棘竟內亦書地非竟外九月無辛酉者下有十月癸酉杜以長歷推之癸酉是十月十六日辛酉在前十二日耳故云九月無辛酉上有八月下有十月非月誤也

冬十月癸酉衛侯鄭卒無傳三與文同盟

疏注三與文同盟　正義曰鄭父𣪍以僖二十五年卒鄭代立其年盟于洮二十六年于向二十八年于踐土文七年于扈十四年于新城唯二與文同盟云三者以二三字體相近轉寫之誤耳若其不然杜無容不委劉炫以此規杜

非也宋人圍滕楚子伐鄭晉郤缺帥師救鄭

陳殺其大夫洩冶洩冶直諫於淫亂之朝以取死故不爲春秋所貴而書名 疏

注洩冶至書名　正義曰文八年宋人殺其大夫司馬貴之而不名此書洩冶之名是不爲春秋所貴故書名傳稱臣者所以治煩去惑是以伏死而爭則直諫者臣之盡忠之事洩冶忠諫而死不爲春秋所貴者釋例曰魯哀之可諫者甚衆未聞仲尼之哲言至於陳恒弑其君孔子沐浴而朝告於哀公求討不義顯事施舍足以致益者固人臣之所當造膝也若乃情色之惑君不能得之於臣父不能得之於子臣子而欲顯直於其君父適所以益謗而致罪也陳靈公宣淫悖德亂倫志同禽獸非盡言所救洩冶進無斥濟遠策退不危行言孫安昏亂之朝慕匹夫之直忘蘧氏可卷之德死而無益故經同罪賊之文傳特稱仲尼以明之忠爲令德非其人猶不可況不令乎此其義也是

說不責洩冶之意也然則比干諫紂而死孔子稱殷有三仁焉善比干者家語云子貢曰陳靈公君臣宣淫於朝洩冶諫而殺之是與比干諫死同可謂仁乎孔子曰比干於紂親則諸父官則少師忠款之心在於存宗廟而已固當以必死爭之冀身死之後紂當悔悟本志存於仁者也洩冶之於靈公位在大夫無骨肉之親懷寵不去仕於亂朝以區區之身欲止一國之淫昏死而無益可謂狷矣詩云民之多辟無自立辟其洩冶之謂乎是言洩冶之行不得同於比干之意也

傳九年春王使來徵聘 徵召也言周徵也徵聘不書微加諷喻不指斥

夏孟獻子聘於周王以為有禮厚賄之秋

取根牟言易也滕昭公卒 為宋圍滕傳 會于扈討

不睦也謀齊陳陳侯不會前年與楚成故晉荀林父以諸侯之師伐陳不書諸侯師林父帥之無將帥晉侯卒于扈乃還

疏注不書至將帥　正義曰僖二十八年晉侯齊師宋師秦師及楚人戰于城濮彼注云宋公齊國歸父秦小子憖既次城濮以師屬晉不與戰也彼以師屬晉而經書其師此全不書者彼雖公卿不行仍有大夫帥之將卑師衆故稱師耳此則全無將帥以兵付晉并入晉軍林父獨自帥之故唯書林父伐陳也

冬宋人圍滕因其喪也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通於夏姬皆衷其衵服以戲于朝二子陳卿夏姬鄭穆公女陳大夫御叔妻衷懷也衵服近身衣洩冶諫曰公卿宣淫民無

效焉宣示也且聞不令君其納之納藏祖服公曰吾能改矣公告二子二子請殺之公弗禁遂殺洩冶孔子曰詩云民之多辟無自立辟其洩冶之謂乎辟邪也辟法也詩大雅言邪辟之世不可立法國無道危行言孫

楚子爲厲之役故伐鄭六年楚伐鄭取成於厲既成鄭伯逃歸事見十一年晉郤缺救鄭鄭伯敗楚師于柳棼柳棼鄭地國人皆喜唯子良憂曰是國之災也吾死無日矣自是晉楚交兵伐鄭十二年卒有楚子入鄭之禍

經十年春公如齊公至自齊無傳齊人歸我濟西田元年以賂齊也不言來公如齊因受之夏四月丙辰日有食之無傳不書朔官失之己巳齊侯元卒未同盟而赴以名齊崔氏出奔衛齊略見舉族出因其告辭以見無罪

疏注齊略至無罪 正義曰崔杼有寵於惠公惠公既薨高國二家恐其藉前世之寵又有寵於新君故畏其偪己因君薨而逐之崔杼未有罪也齊人疑其專故不言其名略言崔氏見其舉族出奔耳及仲尼脩之大夫出奔無罪不名不名即是無罪故因告稱氏而書氏以見無罪若貴之或稱官或稱字如司城子哀之類是也

公如齊五月公至自齊無傳癸巳陳夏徵舒弒其君平國徵舒陳大夫也靈公

惡不加民故稱臣以弒六月宋師伐滕公孫歸父如齊葬齊惠公無傳歸父襄仲之子晉人宋人衛人曹人伐鄭鄭及楚平故秋天王使王季子來聘王季子者公羊以爲天王之母弟然則字季子天子大夫稱字

疏注王季至稱字　正義曰公羊傳曰王季子者何天子之大夫也其稱王季子何貴也其貴奈何母弟也是公羊以爲天王之母弟也母弟而稱季子然則字季子也天子大夫例稱字襄三十年天王殺其弟佞夫母弟稱弟此不言王弟者釋例云朝聘會盟嘉好之事此兄弟之篤睦非義例之所興故仍舊史之策或稱弟或稱公子是由義無所見故因其舊文其相殺害乃稱弟以示義耳

公孫歸父帥師伐邾取繹繹邾邑魯國鄒縣北有繹山

疏注繹邾至

繹山正義曰文十三年傳稱邾遷于繹則繹爲邾之都矣更別有繹邑今魯伐取之非取邾之都也亦因繹山爲名蓋近在邾邾之旁耳大水無傳季孫行父如齊冬公孫歸父如齊齊侯使國佐來聘報葬成君故新君命使也饑無傳有水災嘉穀不成楚子伐鄭

傳十年春公如齊齊侯以我服故歸濟西之田公比年朝齊故夏齊惠公卒崔杼有寵於惠公高國畏其偪也高國二家齊正卿公卒而逐之奔衛書曰崔氏非其罪也且告以族不以名典策之法

告者皆當書以名今齊特以族告夫子因而存之以示無罪又言且告以族不以名者明春秋有因而用之不皆改舊

凡諸侯之大夫違違奔放也告於諸侯曰某氏之守臣某上某出者姓下某出者名失守宗廟敢告所有玉帛之使者則告玉帛之使謂聘恩好不接故亦不告

【疏】法典策至改舊　正義曰傳言且告以族不以名知法當以名告而齊人誤以族告也釋例云若乃稱司城以貴敎節於府人書歸父之還以善復命於介因齊人告辭以著其無罪蓋隨事以示襃貶也傳既云書曰崔氏以明非罪復云且告以族不以名知典策之書舊當以名通也齊國雖繆以族告適合仲尼所襃之實因而不革以示無罪且明春秋之作因仍舊史成文不必皆有改也何休膏肓以爲公羊譏世卿而難左氏蘇氏釋云崔杼

祖父名不見經則知非世卿且春秋之時諸侯擅相征伐猶尚不譏世卿雖曰非禮天子何由獨責又箕駁異義引尚書世選爾勞又引詩刺幽王絕功臣之世然則興滅繼絕王者之常譏世卿之文其義何在　注違奔放也　正義曰釋例曰迫窘而奔及以禮見放俱去其國故傳通以違爲文是言違兼奔放也　注上某至某名　正義曰若言崔氏之守臣杼也大夫受氏當世守宗廟故謂之守臣言守宗廟之臣也僖十二年管仲云天子之二守高國在彼謂天子命之爲守國之臣與此異也知此異於彼者豈天子命者出奔乃得告於諸侯餘臣出奔不得告也且下句云失守宗廟知守臣謂守宗廟之臣非守國也天子賜姓諸侯賜族對文則姓與族別散文則可以通禮謂族人爲庶姓故云上某出者姓某實正是族也　注玉帛之使謂聘　正義曰聘禮曰執玉致命執帛致享故云玉帛之使謂聘也下注云恩好不接故亦不告又昭二十年曹公孫會自鄸出奔宋注云皆有玉帛之使來告故書則杜

意以為奔者之身嘗有玉帛之使於彼國已經相接則告之若奔者未嘗往聘恩好不接則不告唯告奔者嘗聘之國餘不告也劉炫以為玉帛之使謂國家有交好之國皆告非指奔者之一身

公如齊奔喪

公親奔喪非禮也公出朝會奔喪會葬皆書如不言其事史之常也

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飲酒於夏氏公謂行父曰徵舒似女對曰亦似君徵舒病之

靈公即位於今十五年徵舒已為卿年大無嫌是公子蓋以夏姬淫放故謂其子多似以為戲

公出自其廄射而殺之二子奔楚滕人恃晉而不事宋六月宋師伐滕鄭及楚平

前年敗楚師恐楚深怨故與之平

諸侯之師伐

鄭取成而還秋劉康公來報聘報孟獻子之聘即王季子也其後食采於劉師伐邾取繹爲子家如齊傳季文子初聘于齊齊侯初即位冬子家如齊伐邾故也魯侵小恐爲齊所討故往謝國武子來報聘報文子也楚子伐鄭晉士會救鄭逐楚師于潁北潁水出河南陽城至下蔡入淮諸侯之師戍鄭

疏注潁水至入淮　正義曰釋例曰潁水出河南陽城縣陽乾山東南經潁川汝陰至淮南下蔡縣入淮也

鄭子家卒鄭人討幽公之亂斲子家之棺而逐其族以四年弒君故也斲薄其棺不使從卿禮改葬幽

公謚之曰靈疏注以四至卿禮　正義曰喪大記云君大棺八寸屬六寸椑四寸上大夫大棺八寸屬六寸下大夫大棺六寸屬四寸士棺六寸然則子家上大夫棺當八寸今斲薄其棺不使從卿禮耳不知斲薄之使從何禮也　幽公　正義曰謚法動靜亂常曰幽

經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夏楚子陳侯鄭伯盟于辰陵楚復伐鄭故受盟也辰陵陳地潁川長平縣東南有辰亭公孫歸父會齊人伐莒無傳秋晉侯會狄于欑函晉侯往會之故以狄爲會主欑函狄地疏注晉侯至狄地　正義曰凡諸侯聚會魯不與者皆歷序諸國云會于某地上盟于辰陵即其事也狄從諸夏序列亦然僖二十年齊人狄人盟于邢是也此異於彼而云晉侯會狄是狄在彼地

晉往會之故傳說晉大夫欲召狄郤成子勸其勤是晉侯自往故以狄爲會主成十五年會吳于鍾離襄十年會吳于柤其意與此同

冬十月楚人殺陳夏徵舒不言楚子而稱人討賊辭也

疏注不言至辭也　正義曰討賊辭者言弑君之賊人人皆欲殺之作舉國共殺之文故不言楚子也襄二十七年衛殺其大夫甯喜亦是討賊但衛人自殺其臣故稱大夫徵舒非楚之臣不得言殺其大夫諸故殺及執他國之臣皆不言其國大夫者以人臣卑賤故没其爵號而空書名氏

丁亥楚子入陳楚子先殺徵舒而欲縣陳後得申叔時諫乃復封陳不有其地故書入在殺徵舒之後

疏注楚子至之後　正義曰案傳楚子爲陳討夏氏亂遂入陳殺夏徵舒轘諸栗門此經先書殺夏徵舒後書入陳者據先後事實爲文故杜注云楚子先殺徵舒而欲縣陳後得申叔時諫乃復封陳不有其地故書入在殺徵舒之後是其事

也劉炫云楚子入陳乃殺徵舒經先書殺徵舒後言入陳者以楚子本意止欲討賊無心滅陳及殺徵舒滅陳爲縣後得申叔時諫乃復封陳於例不有其地故云入陳言楚人旣殺徵舒楚子乃復入陳納二子於陳入陳之文爲下納張本傳云書曰入陳納公孫寧儀行父于陳書有禮也入納連文是入爲納也昭八年楚師滅陳執公子招放于越殺陳孔奐彼心欲滅陳此則主爲討賊無心滅陳而復封之君子善其自悔故退入陳於下隱其縣陳之過若其不然當云楚子入陳殺夏徵舒如此則楚子本爲入陳因入乃討陳賊則是惡楚子故書入在殺徵舒之後

納公孫寧儀行父于陳 二子淫昏亂人也君弑之後能外託楚以求報君之讎內結強援於國故楚莊得平步而討陳除弑君之賊於時陳成公播蕩於晉定亡君之嗣靈公成喪賊討國復功足以補過故君子善楚復之

【疏】注二子至復之 正義曰二子與君淫昏致使君死國亂實罪人也今楚子入

陳而納之乃是納罪人也討應罪楚子而傳言書曰入陳納公孫寧儀行父于陳書有禮也既善楚子有禮則是恕彼之過故杜迹其合恕之由言賊討國復是二子之力其功足以補過故君子善楚復之賈逵云二子不繫之陳絕於陳也惡其與君淫故絕之善楚有禮也案子糾捷菑皆不繫國自是例之常賈說非也釋例云賈氏依放穀梁云稱納者內難之辭納公孫寧儀行父于陳言書有禮不可言內難也陳縣而見復上下交驩二人雖有淫縱之闕今道楚匡陳賊討君葬威權方盛傳稱其禮理無所難此先儒說之不安也杜言於時陳成公播蕩於晉者此傳云陳侯在晉襄二十五年傳云夏氏之亂成公播蕩是也

傳十一年春楚子伐鄭及櫟子良曰晉楚不務德而兵爭與其來者可也晉楚無信

我焉得有信乃從楚夏楚盟于辰陵陳鄭服也傳言楚與晉狎主盟楚左尹子重侵宋子重公子嬰齊莊王弟王待諸郔郔楚地令尹蔿艾獵城沂艾獵孫叔敖也沂楚邑使封人慮事封人其時主築城者慮事無慮計功以授司徒司徒掌役量功命日命作日數分財用財用築作具平板榦榦楨也稱畚築量輕重畚盛土器程土物爲作程限議遠邇均勞逸略基趾趾城足略行也具餱糧餱乾食也度有司謀監正事三旬而成十日爲旬不愆于素不過素所慮之期也傳言叔敖之能

使注艾獵孫叔敖　正義曰服虔亦云艾獵蔿賈之
民　子孫叔敖也此年云令尹蔿艾獵明年云令尹孫
叔敖明一人也世本艾獵爲叔敖之兄世本多誤本不必
然　注封人至計功　正義曰周禮封人凡封國封其四疆
造都邑之封域者亦如之大司馬大役與慮事受其要以
待考而賞誅鄭玄云慮事者封人也於有役司馬與之屬
賦丈尺與其用人數也是封人主造城邑計度人數此云
使封人故云其時主築城者慮事者謀慮城築之事無則
慮之訖則計功也史書多有無慮之語皆謂揆度前事也
注榦楨也　正義曰釋詁云楨翰榦也舍人曰楨正也築牆
所立兩木也翰所以當牆兩邊鄣土者也彼楨爲榦故謂
榦爲楨謂牆之兩頭立木也板在兩旁卧鄣土者即彼文
翰也平板榦者等其高下使城齊也　稱畚築程土物
正義曰畚者盛土之器築者築土之杵司馬法輦車所載
二築是也稱畚築者量其輕重均負土與築者之
力也程土物謂鍬钁畚轝之屬爲作程限備豫也　晉郤

成子求成于衆狄衆狄疾赤狄之役遂服于晉赤狄潞氏最强故服役衆狄秋會于欑函衆狄服也是行也諸大夫欲召狄郤成子曰吾聞之非德莫如勤非勤何以求人能勤有繼其從之也勤則功繼之詩曰文王既勤止詩頌文王勤以創業文王猶勤況寡德乎冬楚子爲陳夏氏亂故伐陳十年夏徵舒弒君謂陳人無動將討於少西氏少西徵舒之祖子夏之名遂入陳殺夏徵舒轘諸栗門轘車

殺之栗門（陳城門）因縣陳（滅陳以為楚縣）陳侯在晉（靈公子成公午）申叔時使於齊反復命而退王使讓之曰夏徵舒為不道弒其君寡人以諸侯討而戮之諸侯縣公皆慶寡人（楚縣大夫皆僭稱公）女獨不慶寡人何故對曰猶可辭乎王曰可哉曰夏徵舒弒其君其罪大矣討而戮之君之義也抑人亦有言曰牽牛以蹊人之田（抑辭也蹊徑也）而奪之牛牽牛以蹊者信有罪矣而奪之

牛罰已重矣諸侯之從也曰討有罪也今縣陳貪其富也以討召諸侯而以貪歸之無乃不可乎王曰善哉吾未之聞也反之可乎對曰可哉吾儕小人所謂取諸其懷而與之也叔時謙言小人意淺謂譬如取人物於其懷而還之爲愈於不還乃復封陳鄉取一人焉以歸謂之夏州州鄉屬示討夏氏所獲也故書曰楚子入陳納公孫寧儀行父于陳書有禮也没其縣陳本意全以討亂存國爲文善其復禮

疏注少西至之名正

義曰禮以王父字爲氏微舒以夏爲氏知子夏是字少西是名言少西氏者氏猶家也言將討少西之家　以諸侯討而戮之　正義曰經無諸侯而云以諸侯討之諸侯皆慶者時有楚之屬國從行也十二年邲之戰經不書唐而傳云唐侯爲左拒昭十七年長岸之戰經不書隨而傳言使隨人守舟明此時亦有諸侯但爲楚私屬不以告耳　謂之夏州　正義曰謂之夏州者討夏氏鄉取一人以歸楚而成一州故謂之夏州　注沒其至復禮　正義曰言入陳納人爲有禮也直言入陳納人是沒其縣陳本意言陳國見存入而納此人耳是全以討亂存國爲文所以善其得禮

厲之役鄭伯逃歸蓋在六年自是楚未得志焉

鄭既受盟于辰陵又徼事于晉爲明年楚圍鄭傳十年鄭及楚平既無其事辰陵盟後鄭徼事晉又無端跡傳皆特發以明經也自厲之役鄭南北兩屬故未得志九年楚子

伐鄭不以黑壤與伐遠稱厲之役者志恨在厲役此皆傳上下相包通之義也【疏】注爲明至義也　正義曰十年鄭及楚平既無其事謂經無之也鄭微事晉又無端跡亦謂經所無也傳若不發此語不知楚以何故明年忽然圍鄭爲此特發此傳以明後年圍鄭之經也自厲役以來鄭南北兩屬不專心於楚故楚未得志而明年圍之七年晉爲黑壤之會鄭伯在焉厲役在黑壤之前九年傳言楚子爲厲之役故伐鄭事在黑壤之後而彼傳不以黑壤與伐而遠稱厲之役者楚子之志所恨在於厲役遠辟不爲黑壤會晉故也上指厲役下指辰陵中包黑壤此皆傳上下相包通之義也

春秋正義卷第十六

修職郎新差充泰州州學教授趙　孝燕點勘

春秋正義卷第十七 宣公

國子祭酒上護軍曲阜縣開國子臣孔穎達等奉

勑撰

經十有二年春葬陳靈公無傳賊討國復二十一月然後得葬楚子圍鄭前年盟辰陵而又徼事晉故夏六月乙卯晉荀林父帥師及楚子戰于邲晉師敗績晉上軍成陳故書戰邲鄭地

疏注晉上至鄭地 正義曰此一軍成陳兩軍不成陳成陳者雖少以戰爲文案昭二十三年雞父之戰六國成陳而楚不成陳成陳者多而以敗爲文者六國雖衆楚爲兵主楚既未陳故以獨敗爲文與此異也

秋七月冬十有二月戊寅楚子滅蕭蕭宋附庸國十二月無戊寅戊寅十一月九日

疏注蕭宋至九日　正義曰莊十二年宋萬弑閔公蕭叔大心者宋蕭邑之大夫也平宋亂立桓公宋人嘉之以蕭邑封叔為附庸莊二十三年蕭叔朝公是其事也此年楚子滅蕭定十一年宋公之弟辰入于蕭以叛則此後復為宋邑也杜以長歷校之十二月無戊寅戊寅乃是十一月九日此不言月誤長歷云日月必有誤者案傳稱師人多寒若是十一月則今之九月未是寒時當月是而日誤也

晉人宋人衛人曹人同盟于清丘晉衛背盟故大夫稱人宋華椒承羣僞之言以誤其國宋雖有守信之善而椒猶不免譏清丘衛地在今濮陽縣東南

疏注晉衛至東南　正義曰傳云盟曰恤病討貳陳貳於楚而宋伐之衛救陳不討貳也楚伐宋而晉衛不救不恤病也是晉衛

背盟故貶其大夫而稱人曹是小國貶與不貶俱當稱人故不言曹也明年傳稱君子曰清丘之盟唯宋可以免則宋不違盟而亦貶宋卿者彼晉衛曹並皆僞妄華椒承羣僞之言以誤其國致使宋爲盟故伐陳衛人救之楚人討之伐陳愁楚被伐無救宋雖有守信之善而椒猶不免譏者爲諸國失信而累及椒也晉衛不信乃在盟後非是心欲不信而妄作此盟當盟之時未有不信之狀在後違約不可豫知而亦并責椒者君子結交當擇善而從之所與不善必將敗績椒與不信約盟則是不信之黨雖獨守信并亦貶之戒後之人使擇交也

宋師伐陳衛人救陳 背清丘之盟

傳十二年春楚子圍鄭旬有七日鄭人卜行成不吉卜臨于大宮 臨哭也大宮鄭祖廟 且巷出車

吉出車於巷示將見遷不得安居國人大臨守陴者皆哭陴城上俾倪皆哭所以告楚窮也楚子退師鄭人脩城進復圍之三月克之示其窮哭故爲退師而猶不服故復圍之九十日入自皇門至于逵路塗方九軌曰逵鄭伯肉袒牽羊以逆肉袒牽羊示服爲臣僕曰孤不天不爲天所祐不能事君使君懷怒以及敝邑孤之罪也敢不唯命是聽其俘諸江南以實海濱亦唯命其翦以賜諸侯使臣妾之亦唯命翦削也若惠顧前好楚鄭世有盟誓之好

徼福於厲宣桓武不泯其社稷周厲王宣王鄭之所自出也鄭桓公武公始封之賢君也願以徼福于此四君使社稷不滅泯猶滅也使改事君夷於九縣楚滅九國以為縣願得比之君之惠也孤之願也非所敢望也敢布腹心君實圖之左右曰不可許也得國無赦王曰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矣庸可幾乎退三十里而許之平退一舍以禮鄭潘尫入盟子良出質潘尫楚大夫子良鄭伯弟

【疏】注臨哭至祖廟　正義曰案雜記記客致含賵請臨襄十二年傳吳子壽夢卒臨于周廟故云臨哭也宮即廟也衆

其尊貌則謂之爲廟言其牆屋則稱之爲宮大宮宮之大者鄭祖廟者謂鄭大祖之廟也　注陴城上俾倪　正義曰陴城上小牆俾倪者看視之名襄六年晏弱圍萊堙之環城傅於堞注云堞女牆也又二十五年吳子門于巢巢牛臣隱於短牆以射之二十七年盧蒲嫳攻崔氏崔氏堞其宮而守之注云堞短垣也陴堞俾倪短牆短垣女牆皆一物也說文云堞城上女垣也廣雅云陴俾倪女牆也釋名云城上垣曰陴於其孔中俾倪非常亦言陴益也助城之高也或曰女牆言其卑小比之於城如女子之於丈夫也　注哀其至十日　正義曰杜以二月克之謂圍經三月方始克之故云九十日也知非季春克之者下云六月晉師救鄭及河聞鄭既及楚平桓子欲還是將欲至河鄭猶未敗至河聞敗猶欲還師在國聞敗師必不發若是季春克之不應比至六月而晉人不聞以此知三月非季春也經傳皆言春圍鄭不知圍以何月爲始圍經旬有七日爲之退師聞其脩城乃復更進進圍三月方始克之則從

初以至於克凡經一百二十許日蓋以三月始圍至六月乃克之乃克也　注周厲至滅也　正義曰鄭桓公是周厲王之子宣王母弟又宣王封之故傳二十四年及此皆厲宣並言之桓公始封西鄭武公始居東鄭二公是始封之賢君若其存鄭則四君祐之故願楚要福於此四君使社稷不滅泯滅也釋詁文　注楚滅至比之　正義曰楚滅諸國見於傳者哀十七年稱文王縣申息莊六年稱楚滅鄧十八年稱武王克權僖五年滅弦十二年滅黄二十六年滅夔文四年滅江五年滅六又滅蓼十六年滅庸凡十一國見於傳僖二十八年傳曰漢陽諸姬楚實盡之則楚之滅國多矣言九縣者申息定是其二餘不知所謂蘇氏沈氏以權是小國庸先屬楚自外爲九也　庸可幾乎　正義曰庸用也幾讀如冀言用可冀幸而得之乎何必滅其國

夏六月晉師救鄭荀林父將中軍代郤缺先縠佐之彘季代林父士會將

上軍河曲之役郤缺將上軍宣八年代趙盾爲政將中軍士會代將上軍郤克佐之郤缺之子代臾駢趙朔將下軍代欒盾欒書佐之欒盾之子代趙朔趙括趙嬰齊爲中軍大夫括嬰齊皆趙盾異母弟鞏朔韓穿爲上軍大夫荀首趙同爲下軍大夫荀首林父弟趙同趙嬰兄韓厥爲司馬韓萬玄孫及河聞鄭既及楚平桓子欲還曰無及於鄭而勦民焉用之桓子林父勦勞也楚歸而動不後動兵伐鄭隨武子曰善武子士會會聞用師觀釁而動釁罪也德刑

政事典禮不易不可敵也不爲是征言征伐當有罪

不爲有禮楚君討鄭怒其貳而哀其卑叛而伐之服而舍之德刑成矣伐叛刑也柔服德也二者立矣昔歲入陳討徵舒今茲入鄭民不罷勞君無怨讟讟謗也政有經矣經常也荆尸而舉荆楚也尸陳也楚武王始更爲此陳法遂以爲名商農工賈不敗其業而卒乘輯睦步曰卒車曰乘事不奸矣奸犯也蔿敖爲宰擇楚國之令典宰令尹蔿敖孫叔敖軍行

右轅左追蓐在車之右者挾轅爲戰備在左者追求草蓐爲宿備傳曰令尹南轅又曰改乘轅楚陳以轅爲主前茅慮無慮無如今軍行前有斥候蹹伏皆持以絳及白爲幟見騎賊舉絳幟見步賊舉白幟備慮有無也茅明也或曰時楚以茅爲旌識中權後勁中軍制謀後以精兵爲殿百官象物而動軍政不戒而備物猶類也戒勑令能用典矣其君之舉也內姓選於親外姓選於舊言親疏並用舉不失德賞不失勞老有加惠賜老則不計勞旅有施舍旅客來者施之以惠舍不勞役君子小人物有服章尊卑別也貴有常尊賤有等威

威儀有等差禮不逆矣德立刑行政成事時典從禮順若之何敵之見可而進知難而退軍之善政也兼弱攻昧武之善經也昧昏亂經法也子姑整軍而經武乎姑且也猶有弱而昧者何必楚仲虺有言曰取亂侮亡兼弱也仲虺湯左相薛之祖奚仲之後汋曰於鑠王師遵養時晦汋詩頌篇名鑠美也言美武王能遵天之道須暗昧者惡積而後取之耆昧也耆致也致討於昧武曰無競惟烈武詩頌篇名烈業也言武王兼弱取昧故成無疆之業撫弱耆昧

以務烈所可也言當務從武王之功業撫而取之彘子曰不可彘子先縠晉所以霸師武臣力也今失諸侯不可謂力有敵而不從不可謂武由我失霸不如死且成師以出聞敵彊而退非夫也非丈夫命爲軍帥而卒以非夫唯羣子能我弗爲也以中軍佐濟佐彘子所帥也濟渡河知莊子曰此師殆哉莊子荀首周易有之在師䷆坎下坤上師之臨䷒兌下坤上臨師初六變而之臨曰師出以律否臧凶此師

卦初六爻辭律法否不也執事順成爲臧逆爲否今彘子逆命不順成故應不臧之凶衆散爲弱坎爲衆今變爲兌兌柔弱川壅爲澤坎爲川今變爲兌兌爲澤是川見壅有律以如己也如從也法行則人從法法敗則法從人也爲法象今爲衆則散爲川則壅是失法之用從人之象故曰律否臧且律竭也竭敗也坎變爲兌是法敗盈而以竭夭且不整所以凶也水遇夭塞不得整流則竭涸也不行之謂臨水變爲澤乃成臨卦澤不行之物一有帥而不從臨孰甚焉此之謂矣譬彘子之違命亦不可行果遇必敗遇敵彘子尸之主此禍雖免而歸必

有大咎爲明年晉人殺先縠傳韓獻子謂桓子獻子韓厥曰彘子以偏師陷子罪大矣子爲元帥師不用命誰之罪也失屬亡師爲罪已重不如進也今鄭屬楚故曰失屬彘子以偏師陷故曰亡師事之不捷惡有所分捷成也與其專罪六人同之不猶愈乎三軍皆敗則六卿同罪不得獨責元帥師遂濟楚子北師次於郔郔鄭北地沈尹將中軍沈或作寑寑縣也今汝陰固始縣子重將左子反將右將飲馬於河而歸子反公子側聞晉師旣

濟王欲還嬖人伍參欲戰[參伍奢之祖父]令尹孫叔敖弗欲曰昔歲入陳今茲入鄭不無事矣戰而不捷參之肉其足食乎參曰若事之捷孫叔爲無謀矣不捷參之肉將在晉軍可得食乎令尹南轅反旆[廻車南鄉旆軍前大旗]伍參言於王曰晉之從政者新未能行令其佐先縠剛愎不仁未肯用命[愎很也]其三帥者專行不獲[欲專其所行而不得]聽而無上衆誰適從

（聽彘子趙同趙括則爲軍無上令衆不知所從）此行也晉師必敗且君而逃臣若社稷何王病之告令尹改乘轅而北之次于管以待之晉師在敖鄗之間（熒陽京縣東北有管城敖鄗二山在熒陽縣西北）鄭皇戌使如晉師曰鄭之從楚社稷之故也未有貳心楚師驟勝而驕其師老矣而不設備子擊之鄭師爲承（承繼也）楚師必敗彘子曰敗楚服鄭於此在矣必許之欒武子曰（武子欒書）楚自克庸以來

在文十六年其君無日不討國人而訓之討治也于

民生之不易禍至之無日戒懼之不可以

怠于曰也在軍無日不討軍實而申儆之軍實

軍器于勝之不可保紂之百克而卒無後訓

之以若敖蚡冒篳路藍縷以啓山林若敖蚡冒皆楚

之先君篳路柴車藍縷敝衣言此二君勤儉以啓土箴之曰民生在勤勤則

不匱不可謂驕箴誡先大夫子犯有言曰師

直爲壯曲爲老我則不德而徼怨于楚我

曲楚直不可謂老不德謂以力爭諸侯徼要也其君之戎

分爲二廣君之親兵廣有一卒卒偏之兩十五乘爲一廣

司馬法百人爲卒二十五人爲兩車十五乘爲大偏今廣十五乘亦用舊偏法復以二十五人爲承副右

廣初駕數及日中左則受之以至于昏內

官序當其夜內官近官序次也以待不虞不可謂

無備子良鄭之良也師叔楚之崇也師叔潘尫

爲楚人所崇貴師叔入盟子良在楚楚鄭親矣來

勸我戰我克則來不克遂往以我卜也鄭

不可從趙括趙同曰率師以來唯敵是求克敵得屬又何俟必從彘子（得屬服鄭）知季曰原屏咎之徒也（知季莊子也原趙同屏趙括徒黨也）趙莊子曰欒伯善哉（莊子趙朔欒伯武子）實其言必長晉國（實猶充也言欒書之身行能充此言則當執晉國之政也）楚少宰如晉師（少宰官名）曰寡君少遭閔凶不能文（閔憂也）聞二先君之出入此行也（二先君楚成王穆王）將鄭是訓定豈敢求罪于晉二三子無淹久（淹留也）隨季對曰昔平王命

我先君文侯曰與鄭夾輔周室毋廢王命今鄭不率（率遵也）寡君使羣臣問諸鄭豈敢辱候人（候人謂伺候望敵者）敢拜君命之辱彘子以爲諂使趙括從而更之曰行人失辭（言誤對）寡君使羣臣遷大國之迹於鄭（遷徙也）曰無辟敵羣臣無所逃命楚子又使求成于晉晉人許之盟有日矣（有期日）楚許伯御樂伯攝叔爲右以致晉師（單車挑戰又示不欲崇和以疑晉之羣帥）許伯曰

吾聞致師者御靡旌摩壘而還靡旌驅疾也摩近也樂伯曰吾聞致師者左射以菆左車左也菆矢之善者代御執轡御下兩馬掉鞅而還兩飾也掉正也示閒暇攝叔曰吾聞致師者右入壘折馘折馘斷耳執俘而還皆行其所聞而復晉人逐之左右角之張兩角從旁夾攻之樂伯左射馬而右射人角不能進矢一而已麋興於前射麋麗龜麗著也龜背之隆高當心者晉鮑癸當其後使攝叔奉麋獻

焉曰以歲之非時獻禽之未至敢膳諸從者鮑癸止之曰其左善射其右有辭君子也既免止不復逐晉魏錡求公族未得錡魏犨子欲爲公族大夫而怒欲敗晉師請致師弗許請使許之遂往請戰而還楚潘黨逐之及熒澤見六麋射一麋以顧獻曰子有軍事獸人無乃不給於鮮敢獻於從者熒澤在熒陽縣東新殺爲鮮見六得一言其不如楚黨命去之叔黨潘黨潘尫之子趙旃求卿未得旃趙穿子且

怒於失楚之致師者請挑戰弗許請召盟許之與魏錡皆命而往郤獻子曰二憾往矣獻子郤克弗備必敗彘子曰鄭人勸戰弗敢從也楚人求成弗能好也師無成命多備何爲士季曰備之善若二子怒楚楚人乘我喪師無日矣乘猶登也不如備之楚之無惡除備而盟何損於好若以惡來有備不敗且雖諸侯相見軍衛不徹警也徹去也彘子

不可不肯設備士季使鞏朔韓穿帥七覆于敖前帥將也覆爲伏兵七處故上軍不敗趙嬰齊使其徒先具舟于河故敗而先濟潘黨既逐魏錡言魏錡見逐而退趙旃夜至於楚軍二人雖俱受命而行不相隨趙旃在後至席於軍門之外使其徒入之布席坐示無所畏也楚子爲乘廣三十乘分爲左右右廣雞鳴而駕日中而說說舍也左則受之日入而說許偃御右廣養由基爲右彭名御左廣屈蕩爲右

楚王更迭載之故各有御右乙卯王乘左廣以逐趙旃趙旃弃車而走林屈蕩搏之得其甲裳下曰裳晉人懼二子之怒楚師也使軘車逆之軘車兵車名潘黨望其塵使騁而告曰晉師至矣楚人亦懼王之入晉軍也遂出陳孫叔曰進之寧我薄人無人薄我詩云元戎十乘以先啓行先人也元戎戎車在前也詩小雅言王者軍行必有戎車十乘在前開道先人爲備軍志曰先人有奪人之心薄之也奪敵戰心

遂疾進師車馳卒奔乘晉軍桓子不知所爲鼓於軍中曰先濟者有賞中軍下軍爭舟舟中之指可掬也（兩手曰掬）晉師右移上軍未動（言餘軍皆移去唯上軍在經所以書戰言猶有陳）工尹齊將右拒卒以逐下軍（工尹齊楚大夫右拒陳名）楚子使唐狡與蔡鳩居告唐惠侯（二子楚大夫唐屬楚之小國義陽安昌縣東南有上唐鄉）曰不穀不德而貪以遇大敵不穀之罪也然楚不克君之羞也敢藉君靈以濟楚師（藉猶假借也）使

潘黨率游闕四十乘 游車補闕者 從唐侯以爲左
拒以從上軍駒伯曰待諸乎 駒伯郤克上軍佐也 隨季
曰楚師方壯若萃於我吾師必盡 萃集也 不
如收而去之分謗生民不亦可乎 同奔爲分謗不戰爲
生民 殿其卒而退不敗 以其所將卒爲軍後殿 王見右廣
將從之乘屈蕩戶之曰君以此始亦必以
終 戶止也中易乘則恐軍人惑 自是楚之乘廣先左 以乘左得勝故 晉
人或以廣隊不能進 廣兵車 楚人惎之脫扃

（甚敎也扃車上兵闌）少進馬還又甚之拔旆投衡乃出（還便旋不進旆大旗之拔旆投衡上使不帆風差輕）顧曰吾不如大國之數奔也趙旃以其良馬二濟其兄與叔父以他馬反遇敵不能去弃車而走林逢大夫與其二子乘（逢氏）謂其二子無顧（不欲見趙旃）顧曰趙傁在後（傁老稱也）怒之使下指木曰尸女於是授趙旃綏以免明日以表尸之（表所指木取其尸）皆重獲在木下（兄弟累尸而死）楚熊負羈囚知罃知莊

子以其族反之負羈楚大夫知罃知莊子之子族家兵反還戰廚武子御武子魏錡下軍之士多從之知莊子下軍大夫故每射抽矢菆納諸廚子之房抽擢也菆好箭房箭舍廚子怒曰非子之求而蒲之愛蒲楊柳可以爲箭董澤之蒲可勝既乎董澤澤名河東聞喜縣東北有董池陂既盡也知季曰不以人子吾子其可得乎吾不可以苟射故也射連尹襄老獲之遂載其尸射公子穀臣囚之以二者還穀臣楚王子及昏楚師軍於邲晉之

餘師不能軍不能成營也宵濟亦終夜有聲言其兵衆將不能用丙辰楚重至於邲重輜重也遂次于衡雍潘黨曰君盍築武軍築軍營以章武功而收晉尸以爲京觀積尸封土其上謂之京觀臣聞克敵必示子孫以無忘武功楚子曰非爾所知也夫文止戈爲武文字武王克商作頌曰載戢干戈載櫜弓矢戢藏也櫜韜也詩美武王能誅滅暴亂而息兵我求懿德肆于時夏允王保之肆遂也夏大也言武王既息兵又能求美德故遂大而信王保天下又

作武其卒章曰耆定爾功武頌篇名耆致也言武王誅紂致定其功其三曰鋪時繹思我徂惟求定其三三篇鋪布也繹陳也時是也思辭也頌美武王能布政陳繹使天下歸往求安定其六曰綏萬邦屢豐年其六六篇綏安也屢數也言武王既安天下數致豐年此三六之數與今詩頌篇次不同蓋楚樂歌之次第夫武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衆豐財者也此武七德故使子孫無忘其章著之篇章使子孫不忘今我使二國暴骨暴矣觀兵以威諸侯兵不戢矣暴而不戢安能保大猶有晉在

焉得定功所違民欲猶多民何安焉無德而強爭諸侯何以和衆利人之幾（幾危也）而安人之亂以爲己榮何以豐財（兵動則年荒）武有七德我無一焉何以示子孫其爲先君宮告成事而已（祀先君告戰勝）武非吾功也古者明王伐不敬取其鯨鯢而封之以爲大戮於是乎有京觀以懲淫慝（鯨鯢大魚名以喻不義之人吞食小國）今罪無所（晉罪無所犯也）而民皆盡忠以死君命又可以

爲京觀乎祀于河作先君宮告成事而還

傳言楚莊有禮所以遂興

疏

注彘季代林父　正義曰服虔云食采於彘或嘗然也文十二年河曲之戰荀林父佐中軍史駢佐上軍欒盾將下軍自爾以來傳無其代知先縠代林父郤克代史駢趙朔代欒盾也八年傳趙朔佐下軍知欒書代趙朔也案傳文皆稱彘子今注云彘季者勘譜亦以彘子彘季爲一人則杜君別有所據書傳殘缺不可得而知也劉炫云傳文皆稱彘子何以知是彘季以縠非彘季以規杜今知非者杜以子爲男子之稱季是幼少之辭季之與子是得通稱子路或爲季路舉其常稱謂之子論其字謂之季故公子友或稱季友而劉以傳唯稱彘子無彘季而規杜非也　注韓萬玄孫　正義曰韓世家云韓之先事晉得封韓原曰韓武子後三世有韓厥世本云桓叔生子萬萬生求伯求伯生子輿子輿生獻子厥史記所云武子蓋韓萬也如彼二文厥是萬之曾孫

而服虔杜預皆言厥韓萬玄孫不知何所據也　注釁罪也　正義曰釁訓為罪者釁是間隙之名今人謂瓦裂龜裂皆為釁釁既有間隙故得為罪也　德刑至是征　正義曰既言觀釁而動更說無釁之事德刑政事典禮此六事行之不變易者不可與之敵也聖王之制征伐者為有罪者耳不為是六事不易者行征也此舉六事之目下文歷說楚不易六事以充之　君無怨讟　正義曰讟謗也政有常則民不恨故國君無人怨無人謗讟怨州吁鄭人謗子產是有怨謗也　商農工賈不敗其業　正義曰齊語云公曰成民之事若何管子對曰四民者勿使雜處公曰處士工商農若何管子對曰昔聖王之制也處士就閒燕處工就官府處商就市井處農就田野彼四民謂士農工商此數亦四無士而有賈者此武子意言舉兵動衆四者不敗其業發兵則以士從征不容復就閒燕故不云士而分商賈為二行曰商坐曰賈雖同是販賣而行坐異業發兵征伐四者悉皆不與故總云不敗其業也　注宰令至掖

敖〻正義曰周禮六卿大宰爲長遂以宰爲上卿之號楚
臣令尹爲長故從他國論之謂令尹爲宰楚國仍別有大
宰之官但位任卑耳傳稱大宰伯州黎是也楚國名上卿
爲令尹者釋詁云令善也釋言云尹正也言用善人正此
官也楚官多以尹爲名皆取其正直也　注在車至爲主
正義曰司馬法兵車一乘有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甲
士在車不共碎役所言左右者分步卒爲左右也兵車一
轅服馬夾之而言挾轅者步卒旅分在右者當軍行之時
又分之使在兩廂挾轅以爲戰備楚陳以轅爲主故以轅
表車正是挾車嚴兵以備不虞也其應在左者使之追求
草蓐令離道求草不近兵車也蓐謂臥止之草故云爲宿
備也此是在道時然故云軍行右轅左追蓐至於對陳之
時則各在車之左右故豫定左右之分在道分使之耳
注慮無至旌識〻正義曰茅明也在前者明爲思慮其所
無之事恐其卒有非常當預告軍中兵衆使知而爲之備
也如今軍行謂當按之時行軍有此法也前有斥候蹋伏

者令人遠在軍前斥度候望慮有伏兵使踰行之持以絳及白爲幡與軍人爲私號也曲禮曰前有水則載青旌前有塵埃則載鳴鳶前有車騎則載飛鴻前有士師則載虎皮前有摯獸則載貔貅其事與此見賊舉幡相似也茅明釋言文舍人曰茅昧之明也　注物猶至勑令　正義曰類謂旌旗畫物類也百官尊卑不同所建各有其物象其所建之物而行動軍之政教不待約勑號令而自備辦也周禮大司馬中秋教治兵辨旗物之用王載太常諸侯載旂軍吏載旗師都載旃鄉遂載物郊野載旐百官載旟鄭玄云軍吏諸軍帥也師都遂大夫也鄉遂鄉大夫也或載旃或載物衆屬軍吏無所將也郊謂鄉遂之州長縣正以下野謂公邑大夫載旐者以其將羨卒也百官卿大夫也載旟者以其屬衛王也凡旌旗有軍衆者畫異物無者帛而已是其尊卑所建各有物類也案春官司常職云及國之大閱贊司馬頒旗物王建大常諸侯建旂孤卿建旃大夫士建物師都建旗州里建旟縣鄙建旐道車載旞斿

車建旌俱是周禮而所建不同者大司馬所云中秋教治兵之法司常所云中冬教大閱之法鄭玄云凡頒旗物以出軍之旗則如秋以尊卑之常建則如冬大閱備軍禮旌旗不如出軍時空辟實也是爲時不同故所建異此云象物而動謂軍行之時當指治兵之法也　其君至施舍

正義曰內姓謂同姓也其君之舉用人也於同姓則選之於親於外姓則選之於舊於親內選賢於舊內選賢言唯賢是任不以親以舊便即用之所舉不失有德所賞不失有勞必有德乃舉有勞乃賞言不賞無勞不舉無德臣民年老有加增恩惠外來旅客有施舍常法謂羇旅之臣以其新來施以恩惠舍不勞役也　注賜老則不計勞

正義曰老有恩惠當謂年老有加增恩惠不論有勞與無勞也劉炫云老者當有恩惠之賜非勞役之限但恩惠則賞賜之以文連賞不失勞之下故杜云賜老則不計勞劉炫以不計勞之文而規杜氏一何煩碎　注威儀有等差

正義曰言貴有常尊則當云賤有常卑而云賤有等威者

威儀等差文兼貴賤既屬富貴於貴遂屬等威於賤使互相發明耳　德立至敵之　正義曰功德若其不立刑威若其不行政以成就爲上事以得時爲善典貴其從禮惡其逆故云德立刑行政成事時典從禮順各以義理相配爲文皆是不易之事既歷序此事乃云若之何敵之副上德刑政事典禮不易不可敵也　注仲虺至之後　正義曰取亂侮亡尚書仲虺之誥文也定元年傳薛宰曰薛之皇祖奚仲居薛以爲夏車正仲虺居薛以爲湯左相二人皆是薛祖是仲虺爲奚仲之後　注汋詩至取之　正義曰汋詩經無汋字序云言能汋先祖之道以養天下故以汋爲名焉鑠美釋詁文於歎辭也時是也晦昧也言於乎美哉武王之用師也能遵天之道養是闇昧之君待闇昧者惡積而後取之言遵天之道者上天誅紂之期未至武王靖以待之是其遵天之道也　注耆致至於昧　正義曰耆音指指致聲相近故爲致也致討於昧者言養之使昧然後可討之上句云兼弱攻昧引仲虺之言以證兼弱

引武王之事以證攻昧此不云攻昧而言耆昧者以為耆
之意言養紂而不言伐紂不得謂之攻昧故緣詩之意言
致之於昧然後攻之　注武詩至之業　正義曰烈
業也釋詁文競彊也詩意言無彊乎唯武王之功業言克
商功業實為彊也此引武詩承兼弱攻昧之下故杜以傳
意解之言武王兼弱取昧故成此無彊之業此詩為武二
篇並無兼弱之事因傳上文連言之　撫弱至可也　正
義曰上言兼弱此云撫弱言其撫養而取之未必皆攻伐
以求之也此撫弱即覆上仲虺有言兼弱也耆昧即覆上
汋曰於鑠王師耆昧也以務烈所覆上武曰無競惟烈士
會言不須敵楚兼撫餘諸侯弱者致討諸侯昧者以務武
王烈業之所可也　晉所至佐濟　正義曰言晉之所以
得為霸主者由軍師之武羣臣有力以有武力成此霸功
今失諸侯不可謂之為力見敵不能從不可謂之為武命
為軍帥者三軍將佐皆受君命為軍之主帥以中軍佐濟
謂一軍之內將佐分之各有所帥故注云佐彘子所帥也

僖二十八年胥臣以下軍之佐輿此同也　知莊子至大咎　正義曰莊子見彘子逆命必當有禍乃論其事云此師之行甚危殆哉周易之書而有此事師之初六變而爲臨初六爻辭云軍師之出當須以法若不善則致其凶旣引易文以人從律今者師出乃以律從人則有不臧之凶又覆解不臧之義云執事上下相順和成則爲臧若相違逆則爲不臧旣釋不臧之事又釋以律之意坎爲衆今變爲兌兌爲柔弱是衆散爲弱坎爲川今變爲兌兌爲澤是川壅爲澤坎爲法象今爲衆則弱爲川則壅是法律破壞從人之象故曰律否臧以釋易文律否臧之義否臧易注云爲師之始齊師者也齊衆以律失律則散故師出以律律不可失失律而臧何異於否失今有功法所不赦故師出不以律否臧皆凶釋否臧旣了又釋凶之一字故云且律竭言法律竭盡也川水當盈而以竭盡且又蔽天塞不得整流似法當嚴整而以破壞被人違逆不得施行所以致此凶禍解釋凶義旣了以盡易意然後論彘子之罪

當此初六之禍故云水之不行是謂臨矣彘子有帥不從欲論不行之臨事誰甚於彘子周易所言是彘子之謂若能違碎前敵於事猶可若果敢遇敵必致禍敗也此禍敗之事彘子主受之雖在敵免死而歸必有大咎也師坎爲水坤爲衆衆行如水師出之象故名其卦爲師服虔云坎爲水坤爲衆又互體震震爲雷雷鼓類又爲長子長子帥衆鳴鼓巡水而行行師之象也臨兌爲澤坤爲地居地而俯視於澤臨下之義故名爲臨　注坎爲至柔弱　正義曰晉語文公筮尚有晉國司空季子占之曰震雷也車也坎水也衆也主雷與車而尚水與衆是坎爲衆也易說卦兌爲少女故爲柔弱衆聚則彊散則弱坎變爲兌是衆散爲弱也　注坎爲至見壅　正義曰說卦坎爲溝瀆溝瀆即是川也說卦兌爲澤川是流水今變爲澤是川見壅也注如從至之象　正義曰釋詁云如往也往是相從之義故訓爲從也法行則人從之率人以從法也法敗則法從人人各有心棄法不用是法從人也釋言云坎律銓也樊

光曰坎卦水也水性平律亦平銓亦平也郭璞曰易坎卦主
法法律皆所以銓量輕重是坎為法象也今坎變為兌為衆
則散而為弱為川則壅而為澤是失法之所用法敗從人之
象也　注竭敗至法敗　正義曰竭是水涸之名坎為水
為法水之竭似法之敗故云竭敗也坎變為兌則為水不
流水不流則為法不行失為坎之用是法敗之象　注水
遇至涸也　正義曰哀九年傳曰如川之滿不可游也水
當盈川而以壅故竭是水遇夭塞不得整流則竭涸也夭
遏是壅塞之義故云遇夭塞也　注主此禍　正義曰釋
言訓尸為主故云主此禍也服虔亦云主此禍也又引易
師卦六五長子帥師弟子輿尸凶長子帥師以中行也弟
子輿尸使不當也佐之於元帥弟子也而專以師濟使不
當也軍必破敗而輿尸衆下句云雖免而歸則謂彘子當
在陳而死師卦有輿尸之語其言尸之或容有此意但尸
字不可兩解故杜略去之　注沈或至始縣　正義曰楚
官多名為尹沈者或是邑名而其字或作寢哀十八年有

寢・吴由于因解寢爲縣名不言寢是而沈非也。次于
管 正義曰上地名滎陽京縣東北有管城古管國也。
注若敖至啓土 正義曰楚世家云熊咢卒子熊儀立是爲
若敖若敖卒子霄敖立霄敖卒子熊眴立是爲蚡冒蚡冒卒
弟熊達立是爲楚武王案杜注文十六年傳蚡冒楚武王
父不從史記也以荆竹織門謂之篳門則篳路亦以荆竹
編車故謂篳路爲柴車方言云楚謂凡人貧衣破醜敝爲
藍縷藍縷謂敝衣也服虔云言其縷破藍藍然 廣有至
之兩 正義曰兩廣之別各有一卒之兵百人也一卒之
外復有十五乘之偏并二十五人之兩既言一卒又云卒
偏之兩言卒之者成辭婉句耳或解云兩屬於偏云偏之
兩者謂偏家之兩知不然者案成七年以兩之一卒亦云
之字豈又是兩家之卒且杜注云十五乘爲大偏今楚亦
用舊偏法此一廣之中實有此偏非是偏名爲兩而出一
卒別復有偏之一兩二十五人從之劉炫云兩廣之別各
有一卒百人一卒外復有偏一兩二十五人兵法十五乘

爲偏偏有一兩從之兩是偏家之物故謂此爲偏之兩其實一廣十五乘有一百二十五人從之　注十五至承副

正義曰下云楚子爲乘廣三十乘分爲左右知十五乘爲一廣也史記稱齊景公時有司馬田穰苴善用兵至六國時齊威王使大夫追論古者司馬兵法附穰苴於其中凡一百五十篇號曰司馬法百人爲卒二十五人爲兩十五乘爲偏皆司馬法之文百人爲卒二十五人爲兩周禮亦有此文但周禮無偏故杜幷引司馬法耳此云大偏對成七年九乘爲小偏故此爲大偏也桓五年二十五乘爲偏戰時臨陳所用不同不可與此相對爲大小杜注多少皆妄文也言亦用舊偏法者謂楚雖荆尸而舉仍用舊偏舊偏於穰苴前已有則應周禮有文但以亡沒者多故禮文不具　右廣至其夜　正義曰右廣雞鳴初駕數及日中則左廣受而代之以至於昏此晝日事也其內官親近王者爲次序以當其夜若今宿直遞持更也　以我卜也

正義曰將我晉戰之勝負卜其遂來遂往猶人揲蓍者

舊惡而卜其去之與往也　注二先至穆王　正義曰莊十六年楚始伐鄭文王之世也二十八年子元伐鄭成王之初也僖五年首止之會鄭伯逃歸自是以後鄭始時復從楚成王以前鄭未屬楚故出入此行唯成穆耳今之莊王成王孫穆王子出入此行猶往來於鄭　注單車至羣帥　正義曰周禮環人掌致師鄭玄云致師致其必戰之志則致師者致己欲戰之意於敵人故單車揚威武以挑之下云趙旃請挑戰是也挑彼晉師故言以致晉師也楚子既求成而又令挑戰示其不欲崇和以疑誤晉之羣帥

注左車至善者　正義曰兵車自非元帥皆射者在左御在中央故云左車左樂伯居左故稱左也下云莊子抽矢菆納諸廚子之房選好矢而留之知菆是矢之善者　注兩飾至閒暇　正義曰兩飾擖正皆無明訓服虔亦云是相傳為然也飾馬者謂隨宜刷刮馬又正其鞅以示閒暇

注麗著至心者　正義曰易離卦彖云離麗也日月麗乎天百穀草木麗乎土是麗為著之義龜之形背高而前後

下此射麋麗龜謂著其高處故杜以龜爲背之隆高當心者服虔亦然是相傳爲此說也　以歲至從者　正義曰周禮獸人冬獻狼夏獻麋春秋獻獸物者謂獻之以共王之膳耳非能徧及於百官也禮冬獵曰狩言圍守而取之獲禽多也於時虞人所獻或須及羣臣故言歲之非時獻禽之未至以爲語之辭耳　注錡魏犨子　正義曰服虔亦以爲犨子世本以爲犨孫世本多誤未必然也　使其徒入之　正義曰使已從人入壘以取俘馘也　注軘車兵車名　正義曰襄十一年鄭人賂晉侯以廣車軘車淳十五乘甲兵備甲兵從之是兵車明矣鄭玄云廣車橫陳之車服虔云軘車屯守之車古名難得而知其義或當然矣　注元戎至爲備　正義曰元大也戎車也詩小雅六月之篇言王者軍行必有大車十乘常在軍前以開道諸軍從行所以先人爲備也詩毛傳云夏后氏曰鉤車先正也殷曰寅車先疾也周曰元戎先良也三代行軍皆前有此車其名司馬法之文也其先正先疾先良毛解其名

鄭玄又釋其意鉤車備設鉤盤其行曲直有正故曰先正寅進也此車能進取遠道故曰先疾元戎大車之善者故曰先良也　晉師至未動　正義曰晉之三軍上軍在左中軍在中下軍在右言晉之中軍下軍敗走在上軍之右者皆移唯上軍未動故杜云餘軍皆移去唯上軍在　告唐惠侯　正義曰此未戰之前告楚不書唐侯者為楚私屬故不見也　注游車補闕者　正義曰周禮車僕有闕車之倅鄭玄云闕車所用補闕之車也此言游闕知游車以擬補闕令使從唐侯是補闕也　注以乘左得勝故正義曰桓八年傳云楚人尚左君必左者謂置車尚左故君在左此言先左謂乘廣先左耳上文凡則右廣初駕日中乃授左廣則舊法先乘右廣今楚王偶然乘左廣以逐趙旃因是而得戰勝以為宜乘左廣自是以後乘廣先左以乘左得勝故也　注廣兵車　正義曰襄十一年鄭人賂晉侯以廣車定四年史皇以乘廣死是兵車稱廣也此言晉人廣隊下云拔旆投衡軍行則旆在軍前不是車皆

有旆也此蓋是晉人在軍之前載旆之車　注惎敎至兵
闌　正義曰脫扃拔旆皆是敎人之語知惎爲敎也服虔
云扃橫木有木橫投於輪間一曰扃車前橫木張衡西京
賦云旗不脫扃薛綜注云扃所以止旗今杜以扃爲車上
兵闌各以意言皆無明證而禮扛鼎之木其名曰扃則扃
是橫木之名敎之脫扃則扃是可脫之物杜云兵闌蓋橫
木車前以約車上之兵慮其落也隊坑則橫木有礙故
不能進　注還便至差輕　正義曰旆扇風重故馬便旋
而不能進釋文云緇廣充幅長尋曰旐繼旐曰旆郭璞曰
帛續旐末爲燕尾者此旆能扇風使重令馬不能進則其
制必大矣故云旆大旗也城濮之役亡大旆之左旃此之
類也旆縣於竿插之車上衡是馬頸上橫木故拔旗竿
投於衡上卧之使不帆風則於車差輕故得出坑也帆是
扇風之名今人船上張布以鄣風名之曰帆　注兄弟累
尸而死　正義曰獲者被殺之名並皆被殺唯當言皆獲
耳欲見尸相重累之皆獲故杜辨之云兄弟累尸而死累

即傳之重也　可勝既乎　正義曰重物不可舉者謂之不勝用之不可盡者亦言不勝史傳多有其事今人無復此語故少難解耳既盡也可勝盡乎言用之不可盡也不以至故也　正義曰言我不以好箭射楚貴人之子而質之吾之子其可得乎吾為此計者不可用惡箭苟且為射故也　注重輜重也　正義曰輜重載物之車也說文云輜一名輧前後蔽也蔽前後以載物謂之輜車載物必重謂之重車人挽以行謂之輦輜重輦一物也襄十年傳稱秦堇父輦重如役挽此車也輜重載器物糧食常在軍後故乙卯日戰丙辰始至於郊也周禮鄉師大軍旅會同正治其徒役與其輂輦鄭玄云輂駕馬輦人挽行所以載任器也止以為蕃營司馬法曰夏后氏謂輦曰余車殷曰胡奴車周曰輜輦輦一斧一斤一鑿一梩一鉏周輦加二版二築又曰夏后氏二十人而輦殷十八人而輦周十五人而輦說者以為夏出師不踰時殷踰時周歷時故前世輂少而後世輂多　武王至保之　正義曰昔武王克商

周公爲之作頌曰武王誅紂之後則戢藏其干戈則櫜韜其弓矢言既誅暴亂則無復所用故韜藏之懿美也肆遂也時是也夏大也允信也武王以天下既定又能求美德之士而任用之故於是功業遂大信哉唯我武王保之美武王能保天下也　注戢藏至息兵　正義曰戢訓爲斂聚斂藏之義故爲藏也櫜一名韜盛弓矢之衣也干戈弓矢藏而不復用是美武王能誅滅暴亂而息兵也此所引者周頌時邁之篇也詩序云頌者以其成功告於神明則頌詩功成乃作此傳言武王克商作頌者武王克商後世追爲作頌頌其克商之功非克商即作也國語引此云周文公之頌曰則此周公所作也傳言克商作頌者包下三篇皆述武王之事　注肆遂至天下　正義曰肆之爲遂相傳爲此訓也夏大釋詁文求美德謂求而任用之遂大者功業遂大也　又作至爾功　正義曰既作時邁又作武篇也頌皆一章言其卒章者謂終章之句也言武王誅紂致定爾武之大功也　其三至求定　正義曰其三周

頌賚之篇也鋪布也繹陳也徂往也言武王能布陳政教使其時之民歸武王者皆云我往惟自求安定美武王能安民故民歸之也　注其三至安定　正義曰鋪是布散之義故爲布也繹陳釋詁文思是語之辭不爲義也　其六至豐年　正義曰其六周頌桓之篇也綏安也屢數也言武王伐紂安天下萬國數有豐熟之年美武王能和衆國豐民財也　注其六至之第　正義曰綏安釋詁文屢數常訓也杜以其三其六與今詩頌篇次不同故爲疑辭蓋楚樂歌之第言楚之樂人歌周頌者別爲次第故賚第三桓第六也劉炫以爲其三其六者是楚子第三引鋪時繹思第六引綏萬邦令刪定知非者此傳若是舊文及傳家叙事容可言楚子第三引鋪時繹思第六引綏萬邦此既引楚子之言明知先有三六之語故楚子引之得云其三其六若楚子始第三引詩第六引詩豈得自言其三曰其六曰劉以其三其六爲楚子引詩次第以規杜過何辟之甚沈氏難云襄二十九年季札觀樂篇次不同杜云仲

尼未刪定此亦不同而云楚樂歌之次者襄二十九年雖少有篇次不同大略不甚乖越故云仲尼未刪定以前此之三六全與詩次不同故云楚樂歌之第今周頌篇次桓第八賚第九也　夫武至財者也　正義曰楚子既引四篇乃陳七德則四篇之內有此七者之義戢干戈櫜弓矢禁暴戢兵也時夏保之保大也耆定爾功定功也我徂求定安民也綏萬邦和衆也屢豐年豐財也我徂求定是能安民故往求定也綏萬國由德能和衆故萬國安也　注著之至不忘　正義曰杜以不忘其章謂子孫不忘上四篇之詩故云著之篇章使子孫不忘必知然者以文承武王克商作頌之後文連四篇詩義故以爲著之篇章劉炫云能有七德故子孫不忘章明功業横取下文京觀爲無忘其章明武功以規杜失非也　注祀先君告戰勝　正義曰禮記曾子問稱古者師行必以遷廟主行載于齊車言必有尊也尚書甘誓云用命賞于祖謂遷廟之祖主也爲先君宮爲此遷主作宮於此祀之告成事告戰勝也禮

天傳記云牧之野武王之大事也既事而奠於牧室亦是新作室而奠祭也曾子問又曰無遷主則何主孔子曰天子諸侯將出必以幣帛皮圭告于祖禰遂奉以出載于齊車以行每舍奠焉而後就舍

注鯨鯢大魚名

正義曰裴淵廣州記云鯨鯢長百尺雄曰鯨雌曰鯢目即明月珠也故死即不見眼睛也周處風土記云鯨鯢海中大魚也俗說出入穴即爲潮水

是役也鄭石制實入楚師將以分鄭而立公子魚臣辛未鄭殺僕叔及子服僕叔魚臣也子服石制也君子曰史佚所謂毋怙亂者謂是類也言恃人之亂以要利詩曰亂離瘼矣爰其適歸詩小雅離憂也瘼病也爰於也言禍亂憂病於何所歸乎歎之歸於怙亂者也

夫恃亂則禍歸之【疏】是役至魚臣　正義曰入楚師言入此楚師於鄭國服虔云入楚師使楚師來入鄭是也此石制引楚師入鄭將以分鄭國以半與楚取半立公子魚臣爲鄭君已欲擅其寵也　注詩小至歎之　正義曰詩小雅四月之篇也雖憂瘼病爰於皆釋詁文言時世禍亂必有憂病者於何其所適歸乎歎此禍亂不知將何所歸也鄭伯許男如楚爲十四年晉伐鄭傳秋晉師歸桓子請死晉侯欲許之士貞子諫曰不可貞子士渥濁城濮之役晉師三日穀在僖二十八年文公猶有憂色左右曰有喜而憂如有憂而喜乎言憂喜失時公曰得臣猶在憂未歇也歇盡也困獸猶鬭

況國相乎及楚殺子玉子玉得臣公喜而後可知也喜見於顔色曰莫余毒也已是晉再克而楚再敗也楚是以再世不競成王至穆王今天或者大警晉也警戒也而又殺林父以重楚勝其無乃久不競乎林父之事君也進思盡忠退思補過社稷之衛也若之何殺之夫其敗也如日月之食焉何損於明晉侯使復其位言晉景所以不失霸

疏 桓子請死　正義曰檀弓云謀人之軍師敗則死之謀人之邦邑危則亡之今桓子

將軍師敗故請死　進思至補過○正義曰孝經有此二句孔安國云進見於君則必竭其忠貞之節以圖國事直道正辭有犯無隱退還所職思其事宜獻可替否以補主過此孔意進謂見君退謂還私職也或當以此二句據臣心爲文文既據臣君在其上施之於君則稱進內省其身則稱退盡忠者盡己之心以進獻於君補過者內修己心以補君愆失故以盡忠爲進補過爲退耳非謂進見與退還也冬楚子伐蕭宋華椒以蔡人救蕭蕭人囚熊相宜僚及公子丙王曰勿殺吾退蕭人殺之王怒遂圍蕭蕭潰申公巫臣曰師人多寒王巡三軍拊而勉之拊撫慰勉之三軍之士皆如挾纊纊緜也言說以忘寒遂傅

於蕭還無社與司馬卯言號申叔展還無社蕭大夫司馬卯申叔展皆楚大夫也無社素識叔展故因卯呼之叔展曰有麥麴乎曰無有山鞠窮乎曰無麥麴鞠窮所以禦濕欲使無社逃泥水中無社不解故曰無軍中不敢正言故謬語河魚腹疾奈何叔展言無禦濕藥將病曰目於眢井而拯之無社意解欲入井故使叔展視虛廢井而求拯己出溺爲拯若爲茅絰哭井則己叔展又教結茅以表井須哭乃應以爲信明日蕭潰申叔視其井則茅絰存焉號而出之號哭也傳言蕭人無守心

疏 蕭潰 正義曰實未潰史以實王之意故言潰知者下云明日蕭潰是也○注

纊緜也　正義曰王肅云纊爲𦆀縕爲袍鄭玄云纊新綿也　注麥麴至謬語　正義曰麥麴鞠窮所以禦濕賈逵有此言則相傳爲此說也尚書說命云若作酒醴爾惟麴蘖則麥麴作酒之物本草有芎窮者是蘖草之名觀傳文勢欲使無社逃於泥水中而問有此物以否知是禦濕所用但不知若爲用之耳　河魚至拯之　正義曰上句是叔展之言曰下是無社對語無社頻荅言無叔展乃言必須入水故以水厄告之云如似河中之魚久在水內則生腹疾無此二物其奈濕何無社乃解其意告叔展云當目視於眢井而拯出之出溺爲拯方言文　若爲至則已　正義曰此亦叔展之言也無社既解其意令展視井拯已但廢井必多不可知處故教無社令結茅爲經置於井上又恐無社錯應他人更教之云若號哭向井則是我之己身己展叔自謂也

晉原穀宋華椒衛孔達曹人同盟于清丘　原穀先穀　曰恤病討

貳於是卿不書不實其言也宋伐陳衛救之不討貳也楚伐宋晉不救不恤病也宋爲盟故伐陳陳貳於楚故衛人救之孔達曰先君有約言焉若大國討我則死之衛成公與陳共公有舊好故孔達欲背盟救陳而以死謝晉爲十四年衛殺孔達傳

疏注原穀先穀正義曰杜譜以爲雜人則不知誰之子也宣傳先穀或稱原穀此蓋先穀之後也傳有名號之異杜譜皆並言之先穀之下不言原穀是杜脫也上文稱爲彘子服虔以爲食菜於彘今復稱原原其上世所食也於時趙氏有原同蓋分原邑而共食之也

經十有三年春齊師伐莒夏楚子伐宋秋

螽無傳爲災故書冬晉殺其大夫先縠書名以罪討

傳十三年春齊師伐莒莒恃晉而不事齊故也夏楚子伐宋以其救蕭也救蕭在前年君子曰清丘之盟唯宋可以免焉宋討陳之貳今宋見伐晉衛不顧盟以恤宋而經同貶宋大夫傳嫌華椒之罪累及其國故曰唯宋可以免

疏注宋討至以免○正義曰往年清丘之盟宋卿亦貶傳稱不實其言此年宋被楚伐而晉衛不救即是不實之狀於此發傳言唯宋可以免者意在責諸國耳嫌華椒之罪累及其國恐言宋亦有罪宜其不救但盟之不信唯椒身合貶宋國無罪言唯宋可以免見諸國皆合責也

秋赤狄伐晉及清先縠召之也

邲戰不得志故召狄欲爲變清一名清原冬晉人討邲之敗與清之師歸罪於先縠而殺之盡滅其族君子曰惡之來也已則取之其先縠之謂乎盡滅其族爲誅已甚故曰惡之來也

【疏】注盡滅至來也　正義曰先縠之罪不合滅族盡滅其族爲誅已甚亦是晉刑大過是爲大惡君子旣嫌晉刑大過又尤先縠自招故曰惡之來也已自取之惡之來也言大惡之事來先縠之家

清丘之盟晉以衛之救陳也討焉尋清丘之盟以責衛使人弗去曰罪無所歸將加而師孔達曰苟利社稷請以我說欲自殺以說晉罪我之由我則

爲政而亢大國之討將以誰任亢禦也謂禦宋討陳也

我則死之爲明年殺孔達傳

經十有四年春衛殺其大夫孔達書名背盟于大國罪之

夏五月壬申曹伯壽卒無傳文十四年盟新城晉侯伐鄭秋九月楚子圍宋葬曹文公無傳冬公孫歸父會齊侯于穀

傳十四年春孔達縊而死衛人以說于晉而免以殺告故免于伐遂告于諸侯曰寡君有不令

之臣達構我敝邑于大國既伏其罪矣敢告諸殺大夫亦皆告衛人以爲成勞復室其子以有平國之功故以女妻之使復其位襄父祿位疏注以有至妻之○正義曰釋詁以平爲成則成亦平也男子謂妻爲室故杜以爲衛人以其父有平定國家之勞復以女妻之言衛侯以女妻之也劉炫以爲傳文無衛侯之女爲孔達之妻復室其子謂復以室家還其子謂達既被誅家當沒入官復以孔達財物家室還其子今知非者案檢傳文上孔達云苟利社稷請以我說是孔達忠於衛國本實無罪所以告於諸侯秖欲虛以說晉衛人苟其功力何得沒其家資男子謂妻爲室則室者對夫之言故傳云女有家男有室今若以孔達之妻而還其子便則以毋還子不得云復室其子又諸國大夫之妻傳皆不載其氏姓何得獨責孔達之妻須言衛侯之女既言

復室其子明孔逵之妻則衛侯之女可知劉以孔逵之妻爲衛侯之女於傳無文以規杜過於義非也夏

晉侯伐鄭爲邲故也晉敗於邲鄭遂屬楚告於諸侯蒐焉而還蒐簡閱車馬中行桓子之謀也曰示之以整使謀而來鄭人懼使子張代子良于楚十二年子良質於楚子張穆公孫鄭伯如楚謀晉故也鄭以子良爲有禮故召之有讓國之禮楚子使申舟聘于齊曰無假道于宋申舟無畏亦使公子馮聘于晉不假道于鄭申舟以孟諸之役惡宋

文十年楚子田孟諸無畏扶宋公僕曰鄭昭宋聾昭明也聾闇也晉使不害我則必死王曰殺女我伐之見犀而行犀申舟子以子託王示必死及宋宋人止之華元曰過我而不假道鄙我也鄙我亡也以我比其邊鄙是與亡國同殺其使者必伐我伐我亦亡也亡一也乃殺之楚子聞之投袂而起投振也袂袖也屨及於窒皇窒皇寢門闕劒及於寢門之外車及於蒲胥之市秋九月楚子圍宋

疏 注昭明也聾闇也 正義曰人之聽視聰明唯

在耳目而已鄭昭言其目明則宋不明也宋聾言其耳闇則鄭不闇也耳目各舉一事而對以相反言宋不解事必殺我也　注室皇寢門闕　正義曰下云徧及於寢門之外則屨之所及未至於外故以室皇爲寢門之闕謂至門逕及也莊十九年鬻拳葬於經皇注云經皇冢前闕者亦以此而知也經傳通謂兩觀爲闕唯指雉門以雉門高大爲縣舊章而使民觀之故雉門之觀特得闕名名爲闕者以其在門兩旁而中央闕然爲道雖則小門亦如此耳故杜於寢門冢門皆以闕言之此作窒彼作經字異音同未知孰是其名爲窒皇及市名蒲胥其義皆未聞

冬

公孫歸父會齊侯于穀見晏桓子與之言魯樂桓子告高宣子桓子晏嬰父宣子高固曰子家其亡乎懷於魯矣子家歸父字懷思也懷必貪貪必謀人謀

人人亦謀已一國謀之何以不亡爲十八年歸父奔齊

傳疏與之言魯樂至不亡　正義曰樂謂樂居高位也　正義曰懷思也謂思高位於魯也　懷於既思高位必貪貪必計謀去他人既謀去他人他人亦謀去已一國之人謀去之何以不至亡也

孟獻子言於公曰臣聞小國之免於大國也聘而獻物物玉帛皮幣也於是有庭實旅百主人亦設籩豆百品實於庭以荅賓朝而獻功獻其治國若征伐之功於牧伯於是有容貌采章嘉淑而有加貨容貌威儀容顏也采章車服文章也嘉淑令辭稱讚也加貨命宥幣帛也言牲共則來報亦備謀其不免也誅而薦賄則無

及也（薦進也見責而往則不足解罪）今楚在宋君其圖之公說（爲明年歸父會楚子傳）

【疏】孟獻至公說　正義曰臣聞小國之免罪於大國也使卿往聘大國而獻其玉帛皮幣之物於是主人亦禮待之庭前所實籩豆醓醢有百品也君自親朝於牧伯之國而獻其治國之功若征伐之功於是主人敬以待之主人之身有威儀容貌車服之飾有物采文章嘉淑皆善也有善言辭善稱讚燕而送賓有加增賄貨言賓往既共則主報亦厚禮使小國如此朝聘大國者謀其不免於罪也若不往朝聘待其被誅責而始薦賄貨則無及於好事矣今楚子在宋君其圖之勸君使往聘也劉炫以爲皆是賓事聘而獻物謂獻其國內之物於是所獻之物庭中實之有百品謂聘享之禮龜金竹箭之屬有百品也朝而獻功言治國有功故土饒物產於是有玄纁璣組羽毛齒革乃得爲容貌之物采文章嘉淑謂美善之物加貨謂賄賂之多多獻賄賂以謀其

不免於罪也　注物玉帛皮幣也　正義曰聘禮賓執圭以致命享用束帛加璧夫人聘用璋享用玄纁束帛加琮其享幣又有皮馬是聘所獻物有玉帛皮幣也　注主人至荅賓　正義曰聘禮君使卿韋弁服歸饔餼五牢有司入陳鼎豆簠簋鉶醯醢百甕米百筥黍稷稻粱皆設於中庭是主人設籩豆百品實於庭以荅賓也劉炫謂治國有功土饒云云炫以杜注莊二十二年庭實旅百奉之以玉帛諸侯朝王陳贄幣之象則朝聘陳幣亦實百品於庭非獨主人也　注容貌至亦備　正義曰杜謂於是有者皆主人之事故以容貌爲威儀容顏當謂善爲威儀容顏以接賓也采章車服文章謂主人陳設物采文章以接賓周禮車逆之類也嘉淑皆訓爲善容貌文章以外別言善善故以爲令辭稱讚謂接賓之時善言辭善稱讚也加貨謂好貨加增於常若僖二十六年介葛盧來朝禮之加燕好成十三年孟獻子爲介王重賄之之類故以加貨爲命宥幣帛也劉炫云業此勸君行聘雖賞論聘之義誅不宜言

主之禮備豈慮楚不禮而言此也君之威儀焉可舍豈
待朝聘賓至乃始審威儀正顏色無賓客則廢容儀容儀
非報賓之物何言報禮備又獻其治國劉炫云傳稱朝以
正班爵之儀率長幼之序則不名獻功成二年王禮鞏伯
如侯伯克敵使大夫告慶之禮則侯伯克敵被合使大夫
告王征伐之功何故說朝獻狀伯禮小朝大小國不合專
征復有何功可獻炫謂采章加貨則聘享獻國所有玄纁
璣組羽毛齒革皆充衣服旌旗之飾可以為容貌物采文
章嘉淑謂美善之物加貨言賄賂之多皆賓所獻亦庭實
也於聘摠言庭實於朝指其所有詳於君略於臣也案莊
二十二年傳庭實旅百則朝者庭實又成二年傳云侯伯
克敵使大夫告慶之禮據此文則聘賓有庭實又庭實旅
百與容貌采章相對拄何知庭實容貌之等非是賓之所
有必為主人之物又君無獻征伐之功何以知獻功於牧
伯令知劉說非者僖二十二年楚子入享于鄭庭實旅百
加籩豆六品又昭五年燕有好貨飧有陪鼎僖二十九年

介葛盧來朝禮之加燕好此傳云嘉淑而有加貨故知加貨庭實之等皆是主人待賓之物禮傳賓之於主無加貨之文故杜爲此解襄八年鄭伯親獻蔡捷于邢丘是獻征伐之功於牧伯也劉苟違杜義以爲庭實旅百及容貌采章嘉淑加貨之等並爲賓物又以諸侯親朝無獻征伐之功以規杜氏違經背傳於義非也

經十有五年春公孫歸父會楚子于宋夏五月宋人及楚人平平者總言二國和故不書其人

【疏】注平者至其人 正義曰平者和也言其先不平而今始平小服大弱下彊之意耶七年暨齊平燕與齊平也定十年及齊平十一年及鄭平魯與平也諸言平者皆舉國言平總言二國和同之意故不書其人謂不書公卿也燕暨齊平不言人此言宋人楚人史異辭耳穀梁傳曰人者衆辭也平稱衆上下欲之也賈逵云稱人衆辭善其與衆同欲然則彼不稱人

者豈唯爲君欲平而在下不欲平乎傳載盟辭則此平有盟不書盟者釋例曰宋人及楚人平實盟書平從赴辭也

六月癸卯晉師滅赤狄潞氏以潞子嬰兒歸潞赤狄之別種氏國故稱氏子爵也林父稱師從告

疏注潞赤至從告　正義曰狄有赤狄白狄就其赤白之間各自別有種類此潞是國名赤狄之內別種一國夷狄祖其雄豪者子孫則稱豪名爲種若中國之始封君也謂之赤白其義未聞蓋其俗尚赤衣白衣也傳稱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胙之土而命之氏者即以國名爲氏但華夏不須言夏國名不以氏配赤狄既須言狄單國不復成文故以氏配之潞氏甲氏皐落氏皆是也杜言氏國故稱氏雖指解此狄而中國亦然劉炫云狄稱種者周禮內宰上春生種稑之種賤之同之草木故稱種林父尊卿當稱帥師今從將卑師衆之例直稱師者從告也

秦人伐晉無傳

王札

子殺召伯毛伯稱殺者名兩下相殺之辭兩下相殺則殺者有罪王札子王子札也蓋經文倒札字

疏注稱殺至札字　正義曰穀梁傳曰不言其兩下相殺也言兩臣下自相殺非君殺臣不得言其大夫也釋例曰大臣相殺死者無罪則兩稱名氏以示殺者之罪王札子殺召伯毛伯是也若死者有罪不稱殺者名氏晉殺其大夫陽處父是也傳稱此人爲王子捷捷札一人而札在子上故疑經文倒札字也公羊傳曰王札子者何長庶之號也何休云天子之庶兄也左傳言札爲王孫蘇所使非是尊貴不得爲王之庶兄故譜以爲雜人不知何王之子

秋

冬螽無傳

仲孫蔑會齊高固于無婁無傳無婁杞邑

初稅畝公田之法十取其一今又履其餘畝復十收其一故哀公曰二吾猶不足遂以爲常故曰初

疏注公田至曰初　正義曰公羊傳曰古者什一而藉古者曷爲什一而藉什一者天下之中正

也多乎什一大桀小桀寡乎什一大貉小貉什一者天下之中正也什一行而頌聲作矣何休云多取於民比於桀蠻貉無百官制度之費稅薄穀梁傳亦云古什一而藉孟子云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其實皆什一也趙岐注云民耕五十畝者貢上五畝耕七十畝者以七畝助公家耕百畝者徹取十畝以爲賦雖異名而多少同故云皆什一也書傳言十一者多矣故杜言古者公田之法十取其一謂十畝內取一舊法既已十畝取一矣今又履其餘畝更復十收其一乃是十取其二故論語云哀公曰二吾猶不足謂十內稅二猶尚不足則從此之後遂以十二爲常故曰初言初稅十二自此始也諸書皆言十一而周禮載師云凡任地近郊十一遠郊二十而三甸稍縣都皆無過十二漆林之征二十而五者彼謂王畿之內所共多故賦稅重諸書所言十一皆謂畿外之國故鄭玄云十一而稅謂之徹徹通也爲天下之通法言天下皆十一耳不言畿內亦十一也孟子又曰方里爲

井井九百畝其中爲公田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公事畢然後敢治私事漢書食貨志取彼意而爲之文云井田方一里是爲九夫八家共之各受私田百畝公田十畝是爲八百八十畝餘二十畝爲廬舍諸儒多用彼爲義如彼所言則家別一百一十畝是爲十外稅一也鄭玄詩箋云井稅一夫其田百畝則九而稅一其意異於漢書不以志爲說也又孟子對滕文公云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鄭玄周禮匠人注引孟子此言乃云是邦國亦異外内之法則鄭玄以爲諸侯郊外郊内其法不同郊内十一使自賦其一郊外九而助一是爲二十而稅二故鄭玄又云諸侯謂之徹者通其率以十一爲正言郊内郊外相通其率爲十稅一也杜今直云十取其一則又異於鄭唯謂一夫百畝以十畝歸公今又履其餘畝稅之更十取一耳履畝穀梁傳文也趙岐不解夏五十殷七十之意蓋古者人多田少一夫唯得五十七十畝耳五十而貢貢五畝七十而助助七畝好惡於此鄭注考工記云周人畿内用夏之

貢法邦國用徹之助法

冬蝝生螽子以冬生遇寒而死故不成螽

疏注螽子至成螽

正義曰釋蟲云草螽負蠜蜇螽蜙蝑李巡云皆分別蝗子異方之語也釋蟲又云蝝蝮蜪李巡云蝮蜪一名蝝蝝蝗子也郭璞云蝗子未有翅者劉歆以為蚍蜉有翅者非也如李郭之說是蝝為螽子也上云秋螽秋而生子於地至今其子復生遇寒而死故不成災傳稱凡物不為災不書此不為災而書之者傳云幸之也此年既饑若使蝝早生更為民害則其困甚矣喜其冬生以為國家之幸故喜而書之公羊傳亦云蝝生不書此何以書幸之也

饑風雨不和五稼不豐

疏注風雨至不豐

正義曰此年秋螽知不為螽而饑者春秋書螽多矣有螽之年皆不書饑而此獨書饑知年饑不畢為螽故云風雨不和五稼不豐也

傳十五年春公孫歸父會楚子于宋終前年傳

宋人使樂嬰齊告急于晉晉侯欲救之伯宗曰不可 伯宗晉大夫 古人有言曰雖鞭之長不及馬腹 言非所擊 天方授楚未可與爭雖晉之彊能違天乎諺曰高下在心 度時制宜 川澤納汙 受汙濁 山藪藏疾 山之有林藪毒害者居之 瑾瑜匿瑕 匿亦藏也雖美玉之質亦或居藏瑕穢 國君含垢 忍垢恥 天之道也 晉侯恥不救宋故伯宗為說小惡不損大德之喻 君其待之 待楚衰 乃止使解揚如宋使無降楚曰晉師悉起將至矣鄭人囚

而獻諸楚楚子厚賂之使反其言反言晉不救不許三而許之登諸樓車使呼宋人而告之樓車車上望櫓遂致其君命楚子將殺之使與之言曰爾既許不穀而反之何故非我無信女則棄之速即爾刑對曰臣聞之君能制命爲義臣能承命爲信信載義而行之爲利謀不失利以衛社稷民之主也義無二信欲爲義者不行兩信信無二命欲行信者不受二命君之賂臣不知

命也受命以出有死無霣（霣廢隊也）又可賂乎臣之許君以成命也（成其君命）死而成命臣之祿也寡君有信臣（己不廢命）下臣獲考（考成也）死又何求楚子舍之以歸夏五月楚師將去宋（在宋積九月不能服宋故）申犀稽首於王之馬前曰毋畏知死而不敢廢王命王棄言焉王不能荅（未服宋而去故曰弃言）申叔時僕（僕御也）曰築室反耕者宋必聽命從之（築室於宋分兵歸田示無去志王從其言）宋人懼使華

元夜入楚師登子反之牀起之曰寡君使元以病告兵法因其鄉人而用之必先知其守將左右謁者門者舍人之姓名因而利道之華元蓋用此術得以自通曰敝邑易子而食析骸以爨爨炊也雖然城下之盟有以國斃不能從也寧以國斃不從城下盟去我三十里唯命是聽子反懼與之盟而告王退三十里宋及楚平華元爲質盟曰我無爾詐爾無我虞楚不詐宋宋不備楚盟不書不告

疏川澤至藏疾　正義曰周禮澤虞之官有大澤大藪小澤小藪爾雅十藪皆是大澤則藪是澤類鄭玄周禮注云澤

水所鍾也水希曰藪是藪者澤之少水之名也川澤山藪相配爲文者川是流水澤是委水俱是水故摠云納汙言其納汙濁也山有林木藪有草毒螫之蟲在草在木故俱云藏疾言其藏毒害也藪是澤類而杜云山之有林藪者藪雖澤類傳文與山相連藪是草木積聚之處近山近澤皆得稱藪上既有川澤之文下別云山藪之事此藪近山故杜云山之有林藪也劉炫以爲澤旁之藪以規杜氏非也

注匿亦至瑕穢　正義曰瑾瑜玉之美名聘義曰瑕不揜瑜瑜不揜瑕鄭玄云瑕玉之病也瑜其中閒美者玉之性善惡不相揜此云匿瑕似以美匿惡故云匿亦藏也言玉質雖美亦瑕藏其中不言瑜能揜蓋瑕也

子反懼與之盟　正義曰服虔云與華元私盟許爲退師若孟任割臂與魯莊公盟下云盟曰是兩國平後共盟而楚人爲此辭耳非此華元子反私盟之辭也

潞子嬰兒之夫人晉景公之姊也酆舒爲政而殺之

又傷潞子之目酆舒潞相晉侯將伐之諸大夫皆曰不可酆舒有三儁才儁絕異也言有才藝勝人者三不如待後之人伯宗曰必伐之狄有五罪儁才雖多何補焉不祀一也耆酒二也棄仲章而奪黎氏地三也仲章潞賢人也黎氏黎侯國上黨壺關縣有黎亭虐我伯姬四也傷其君目五也怙其儁才而不以茂德茲益罪也後之人或者將敬奉德義以事神人而申固其命審其政令若之何待之不

討猶辭曰將待後後有辭而討焉毋乃不可乎夫恃才與衆亡之道也商紂由之故滅（由用也）天反時爲災（寒暑易節）地反物爲妖（羣物失性）民反德爲亂亂則妖災生故文反正爲乏（文字）盡在狄矣晉侯從之六月癸卯晉荀林父敗赤狄于曲梁辛亥滅潞（曲梁今廣平曲梁縣也書癸卯從赴）酆舒奔衛衛人歸諸晉晉人殺之

疏（注雋絶至者三）正義曰辨名記云倍人曰茂十人曰選倍選曰雋千人曰英倍英曰賢萬人曰桀倍桀曰聖是雋爲絶異之

稱也有三儁才知其有才藝勝人者三事耳不知三者何事也　不祀至五也　正義曰此五者從輕至重不祀雖爲大罪廢祀未是害物故先言之耆酒則廢亂政事有害於民故次之棄賢人而侵鄰國其害已大又次之殺夫人傷君自罪之大者故後言之棄仲章而奪黎氏地是爲二事而并數爲一者俱是爲政之惡故并數之奪黎氏地已盡奪之使黎侯失位故下云立黎侯而還更復其國也

商紂由之故滅　正義曰史記殷本紀云紂賢辯捷疾聞見甚敏材力過人手格猛獸知足以拒諫飾是非之端矜人臣以能高天下以聲以爲皆出己之下武王伐滅之是由恃才儁故滅也　天反至災生　正義曰據其害物謂之災言其恠異謂之妖時由天物在地故屬災於天屬妖於地其實民有亂德感動天地天地謂之見變妖災因民而生天地共爲之耳非獨天爲災而地爲妖民謂人也感動天地皆是人君感之非庶民也昭七年傳曰國無政不用善則自取謫於日月之災言以政取謫是其由君不由

民以民表人故釋例引此即改民爲人是其民謂人也傳
言天災地妖民亂歷序以尊卑爲次更言亂則妖災生明
妖災由民起妖災亦通言耳天雖四時氣唯寒暑故杜以
反時爲寒暑易節物則其數無窮故揔云羣物失性反其
常性即是妖也釋例曰物者雜而言之則昆蟲草木之類
也大而言之則歲時日月星辰之謂也歲者水旱饑饉也
時者寒暑風雨震電雪霜也日月者薄食夜明也星辰者
彗孛霣錯失其次也山崩地震者陽伏而不能出陰迫而
不能升也凡天反其時地反其物以害其物性皆爲妖災
是言妖災皆通天地共爲之也此傳地反物者唯言妖耳
洪範五行傳則有妖孽禍痾眚祥六者之名以積漸爲義
漢書五行志說此六名云凡草物之類謂之妖妖猶夭胎
言尚微也蟲豸之類謂之孽孽則牙孽矣及六畜謂之禍
言其著也及人謂之痾痾病類言浸深也甚則異物生謂
之眚自外來謂之祥是六名以漸爲稱唯眚祥有外內之
異耳大旨皆是妖也　故文反正爲乏　正義曰許愼說

文序云蒼頡之初作書蓋依類象形謂之文其後形聲相益謂之字文者物象之本字者孳乳而生是文謂之字也制字之體文反正爲乏服虔云言人反正者皆乏絶之道也人反德則妖災生妖災王則國滅亡是乏絶之道也盡在狄矣　正義曰言盡在狄矣則狄皆有之其反德爲亂則五罪是也天地災妖傳不指斥不知於時潞國有何災何妖也

王孫蘇與召氏毛氏爭政三人皆王卿士使王子捷殺召戴公及毛伯衛王子捷即王札子卒立召襄襄召戴公之子

疏　卒立召襄　正義曰卒終也謂後終立之非此時即立毛氏後亦不滅但傳不言之耳

秋七月秦桓公伐晉次于輔氏晉地壬午晉侯治兵于稷以略狄土略取也稷晉地河東聞喜縣西有稷山壬

午七月二十九日晉時新破狄土地未安權秦師之弱故別遣魏顆距秦而東行定狄地立黎侯而還狄奪其地故晉復立之及雒魏顆敗秦師于輔氏晉侯還及雒也雒晉地獲杜回秦之力人也初魏武子有嬖妾無子武子疾命顆曰必嫁是武子魏犨顆之父疾病則曰必以為殉及卒顆嫁之曰疾病則亂吾從其治也及輔氏之役顆見老人結草以亢杜回亢禦也杜回躓而顛故獲之夜夢之曰余而所嫁婦人之父也而女也爾用先

人之治命余是以報傳舉此以示教晉侯賞桓子狄臣千室千家亦賞士伯以瓜衍之縣士伯士貞子曰吾獲狄土子之功也微子吾喪伯氏矣伯桓子字邲之敗晉侯將殺林父士伯諫而止羊舌職說是賞也職叔向父曰周書所謂庸庸祗祗者謂此物也夫周書康誥庸用也祗敬也物事也言文王能用可用敬可敬士伯庸中行伯言中行伯可用君信之亦庸士伯此之謂明德矣文王所以造周不是過也故詩曰陳錫載周能施也錫賜

也詩大雅言文王布陳大利以賜天下故能載行周道福流子孫率是道也其何不濟晉侯使趙同獻狄俘于周不敬劉康公曰不及十年原叔必有大咎劉康公王季子也原叔趙同也天奪之魄矣心之精爽是謂魂魄爲成八年晉殺趙同傳

疏注心之至同傳　正義曰心之精爽是謂魂魄魂魄去之何以能久昭二十五年傳文

初稅畝非禮也穀出不過藉周法民耕百畝公田十畝借民力而治之稅不過此以豐財也

疏初稅至財也　正義曰藉者借也民之田穀出共公者不過取所借之田欲以豐民之財故不多稅也既譏其稅畝言非禮乃舉正禮言穀出不過藉則知所稅畝者是藉外更稅故杜以爲十一外更十取一且以哀公之

言驗之知十二而税自此始也冬蝝生饑幸之也蝝未爲災而書之者幸其冬生不爲物害時歲雖饑猶喜而書之

疏冬蝝生饑幸之也　正義曰幸之者爲幸蝝多生不幸饑也而傳以饑連蝝生乃云幸之者以歲饑而復有災則民彌益其困由饑之故乃以爲幸故傳連饑釋之

經十有六年春王正月晉人滅赤狄甲氏及留吁甲氏留吁赤狄別種晉既滅潞氏今又并盡其餘黨士會稱人從告夏成周宣榭火傳例曰人火之也成周洛陽宣榭講武屋別在洛陽者爾雅曰無室曰榭謂屋歇前

疏注傳例至歇前　正義曰楚語云先王之爲臺榭也榭不過講軍實臺不過望氛祥知榭是講武屋也名之曰宣則其義未聞服虔云宣揚威武之處義或當然也成周周之下都此榭別在洛陽講習武事則往就之爾雅釋宮云無室曰

榭○云闍謂之臺有木者謂之榭李巡曰臺積土爲之所以觀望臺上有屋謂之榭則榭是臺上之屋居臺而臨觀講武故無室而歌前歇前者無壁也如今廳是也公羊以爲宣宫之榭謂宣王之廟也以其中興其廟不毁與左氏異也

秋郯伯姬來歸冬大有年無傳

傳十六年春晉士會帥師滅赤狄甲氏及留吁鐸辰鐸辰不書留吁之屬三月獻狄俘獻于王也晉侯請于王戊申以黻冕命士會將中軍且爲大傅代林父將中軍且加以大傅之官黻冕命卿之服大傅孤卿於是晉國之盜逃奔于秦羊舌職曰吾聞之禹稱善人

稱舉也不善人遠此之謂也夫詩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善人在上也言善人居位則無不戒懼善人在上則國無幸民諺曰民之多幸國之不幸也是無善人之謂也

疏注代林至孤卿 正義曰晉之中軍之將執政之上卿也大傅又尊於上卿且加大傅以褒顯之禮命臣者皆賜之以服使服而受命傳言以黻冕者黻冕是命孤卿之服故以之命士會也論語稱禹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鄭玄云黻祭服之衣冕其冠也此云黻冕亦當然也黻韍韠也祭服謂之韍其他服謂之韠俱以韋爲之制同而色異韠各從裳色韍則其色皆赤尊卑以深淺爲異天子純朱諸侯黄朱大夫赤而已大夫以上冕服悉皆有黻故禹言黻冕此亦云黻

冕但冕服自有尊卑耳周禮司服孤之服自希冕而下此士會黻冕當是希冕也天子太傅三公之官也諸侯大傅孤卿之官也周禮典命云公之孤四命鄭衆云九命上公得置孤卿一人春秋時晋爲霸主侯亦置孤卿文六年有大傅陽子大師賈他則晋嘗置二孤

夏成周宣榭火人火之也

凡火人火曰火天火曰災

疏 凡火至曰災 正義曰人火從人而起人失火而爲害本其火之所來故指火體而謂之爲火天火則自然而起不能本其火體故以其所害言之謂之爲災聖人重天變故異其名春秋書災多矣唯此言火耳

秋郯伯姬來歸出也爲毛召之難故王室復亂毛召難在前年

王孫蘇奔晋晋人復之毛召之黨欲討蘇氏故出奔

冬晋侯使士會

平王室定王享之原襄公相禮原襄公周大夫相佐也殽烝烝升也升殽於俎武子私問其故享當體薦而殽烝故怪問之武子會謚季其字王聞之召武子曰季氏而弗聞乎王享有體薦享則半解其體而薦之所以示共儉宴有折俎體解節折升之於俎物皆可食所以示慈惠也公當享卿當宴王室之禮也公謂諸侯武子歸而講求典禮以脩晉國之灋傳言典禮之廢久

疏注烝升也升殽於俎　正義曰禮升殽於俎皆謂之烝故烝爲升也鄭玄詩箋云凡非穀而食之曰殽則殽是可食之名切肉爲殽乃升於俎故謂之殽烝　注享當至其字　正義曰若公侯來朝王爲設

享則當有體薦薦其半體亦謂之房烝武子謂已被王享亦當房烝今乃殽烝故怪而問之　注享則王共儉　正義曰王爲公侯設享則半解其體而薦之爲不食故不解折所以示共儉也示共儉與下示慈惠成十二年傳文

注體解至惠也　正義曰王爲公侯設宴禮體解節折升之於俎即殽烝是也其物解折使皆可食共食噉之所以示慈惠也其宴飲殽烝其數無文若祭祀體解案特牲饋食禮有九體則肩一臂二臑三肫四胳五正脊六橫脊七長脅八短脅九此謂士禮也若大夫禮則十一體加脡脊代脅其諸侯天子無文或同十一　注公謂諸侯　正義曰五等諸侯摠名爲公故云公謂諸侯言諸侯親來則爲之設享又設燕也享用體薦燕用折俎若使御來雖爲設享仍用公之燕法亦用折俎是王室待賓之禮也周語說此甚詳王召士季曰子弗聞乎禘郊之事則有全烝王公立飫則有房烝親戚宴享則有殽烝今叔父使士季實來唯是先王之宴禮欲以貽爾體解節折而共飲食之於是

乎有折俎以示容合好將安用全烝注國語者皆云禘祭宗廟郊祭天地則有全其牲體而升於俎謂之全烝王公立飫即享禮也體之立成者名爲飫半解其體而升於俎謂之房烝傳言體薦即房烝也親戚宴享則宴享禮同皆體解節折乃升於俎謂之殽烝此傳略而爲文猶是彼意故注皆取彼解之

經十有七年春王正月庚子許男錫我卒無傳再與文同盟

疏注再與文同盟　正義曰錫我以文六年即位七年盟于扈十四年于新城會許俱在是再同盟也

丁未蔡侯申卒無傳未同盟而赴以名丁未二月四日

夏葬許昭公無傳

葬蔡文公無傳

六月癸卯日有食之無傳不書朔官失之

己未公會晉侯衛侯曹伯邾

子同盟于斷道斷道晉地秋公至自會無傳冬十
有一月壬午公弟叔肸卒傳例曰公母弟
傳十七年春晉侯使郤克徵會于齊徵召也欲
爲斷道會齊頃公帷婦人使觀之郤子登婦人
笑於房跛而登階故笑之獻子怒出而誓曰所不
此報無能涉河不復渡河而東獻子先歸使欒京
廬待命于齊曰不得齊事無復命矣欒京廬郤
克之介使得齊之罪乃復命郤子至請伐齊晉侯弗許請以

其私屬又弗許私屬家衆也爲成二年戰于鞌傳齊侯使高固

晏弱蔡朝南郭偃會晏弱桓子及斂盂高固逃

歸聞郤克怒故夏會于斷道討貳也盟于卷楚

卷楚即斷道辭齊人晉人執晏弱于野王執蔡朝

于原執南郭偃于溫執三子不書非卿野王縣今屬河內苗賁皇

使見晏桓子賁皇楚鬬椒之子楚滅鬬氏而奔晉食邑于苗地晏弱時在野王故因使而見

之歸言於晉侯曰夫晏子何罪昔者諸侯

事吾先君皆如不逮言汲汲也舉言羣臣不信

諸侯皆有貳志舉亦皆也齊君恐不得禮不見禮待故不出而使四子來左右或沮之沮止也曰君不出必執吾使故高子及斂盂而逃夫三子者曰若絕君好寧歸死焉為是犯難而來吾若善逆彼彼齊三人以懷來者吾又執之以信齊沮吾不既過矣乎過而不改而又久之以成其悔何利之有焉使反者得辭反者高固謂得不當來之辭而害來者以懼諸侯將焉用

之晉人緩之逸 緩不拘執使得逃去也傳言晉不能脩禮諸侯所以貳 疏 注跛而登階 正義曰沈氏引穀梁傳云魯行父禿晉郤克跛衛孫良夫眇曹公子首僂故婦人笑之是以知郤克跛也穀梁傳定本作郤克眇衛孫良夫跛 以信齊沮 正義曰使沮者之言信也 而又至有焉 正義曰晏桓子等懼晉之命不得已而來恨齊侯之使也今晉不以禮待之而又執之以成其悔恨言本恨齊今又恨晉齊侯見晉如此將有背晉之心齊若叛晉何利之有言此者勸晉侯免之耳 秋八月晉師還范武子將老 老致仕初受隨故曰隨武子後更受范復爲范武子 召文子曰燮乎吾聞之喜怒以類者鮮 文子士會之子燮其名 易者實多 易遷怒也 詩曰君子如怒亂庶遄沮君

子如祉亂庶遄已（詩小雅也遄速也沮止也祉福也）君子之喜怒以已亂也弗已者必益之郤子其或者欲已亂於齊乎不然余懼其益之也余將老使郤子逞其志庶有豸乎（豸解也欲使郤子從政快志以止亂）爾從二三子唯敬（二三子晉諸大夫）乃請老郤獻子爲政

疏 注豸解也 正義曰方言文

冬公弟叔肸卒公母弟也凡大子之母弟公在曰公子不在曰弟（以兄爲尊）凡稱弟皆母弟也（此策書之通例也庶弟不得稱公弟）

而母弟或稱公子若嘉好之事則仍舊史之文唯相殺害然後據例以示義所以篤親親之恩崇友于之好釋例論之備矣

【疏】凡大至弟也　正義曰此例再言凡者前凡明稱母弟之人適子及妾子之等後凡明策書稱弟者皆母弟之義公之母弟見經者鄭段魯公子友衛叔武實母弟而不稱弟陳公子招昭元年稱公子八年稱弟釋例曰母弟之寵異於衆弟蓋緣自然之情以養母氏之志公在雖俱稱公子其兄爲君則特稱弟殊而異之親而睦之旣以隆友于之恩亦以獎爲人弟之敬成相親之益也通庶子爲君故不言夫人之子而曰母弟母弟之見於經者二十而傳之所發六條而已凡稱弟皆母弟此策書之通例也庶弟不得稱弟而母弟得稱公子故傳之所發隨而釋之諸稱弟者不言皆必稱弟也秦伯之弟鍼適晉女叔齊曰秦公子必歸此公子亦國之常言得兩通之證也仲尼因母弟之例據例以興義鄭伯懷害弟之心天王縱羣臣以殺其弟夫子探書其志故顯稱二兄以首惡使

夫稱弟不開反諜也鄭段去弟身爲謀首也然則兄而害
弟稱弟以章兄罪弟又害兄則去弟以罪弟身也推此以
觀其餘秦伯之弟鍼陳侯之弟黃衛侯之弟鱄出奔皆是
兄害其弟者也秦伯有千乘之國而不能容其母弟傳曰
罪秦伯歸罪秦伯則鍼罪輕也陳侯不能制禦臣下使逆
其弟傳言非罪非黃之罪則罪在陳侯此互舉之文也至
於陳招殺兄之子宋辰率羣卿以背宗國披大邑以成叛
逆然不推刃於其兄故以首惡稱弟稱名從兩下相殺也
統論其義兄弟二人交相殺害各有曲直存弟則示兄曲
也鄭伯既云失教若依例存弟則嫌善段故特去弟兩見
其義也若夫朝聘盟會嘉好之事此乃兄弟之篤睦非義
例之所興故仍舊史之策或稱弟或稱公子踐土之盟叔武
不稱弟此其義也苦犂非卿非卿則不應書今嘉獲故特書
特書猶不稱弟明諸書弟者皆卿也先儒說母弟書惡褒
貶既多相錯涉又云稱弟皆謂公子不爲大夫者得以君
爲尊寵傳甚犂非卿乃法所不書書而不言弟非得以君

爲尊也凡聘享嘉好之事於是使卿故吏仲年之聘皆以卿稱弟而行此例所謂凡稱弟皆母弟左傳明文而自違之潁氏又曰臣無竟外之交故去弟以貶季友子招樂憂故去弟以懲過鄭段去弟唯以名通故謂之貶今此二人皆稱公子公子者名號之美稱又非貶所也劉炫云再言凡者前凡據適妻子爲文後凡賺妾子爲君母弟不得稱弟故更言凡也

經十有八年春晉侯衞世子臧伐齊公伐杞無傳夏四月秋七月邾人戕鄫子于鄫傳例曰自外曰戕邾大夫就鄫殺鄫子

疏注傳例至鄫子　正義曰杜以會盟之例卿則書名氏大夫則稱人此稱邾人故云邾大夫耳賈逵亦云邾使大夫往殘賊之

甲戌楚子旅卒未同盟而

楚以名吳楚之葬僭而不典故絕而不書同之夷蠻以懲求名之偽

疏注未同王之偽正義曰諸侯之葬魯不會則不書知吳楚之葬爲僭不書者襄二十九年傳稱葬楚康王公親送葬經亦不書故知其不爲魯不會也禮坊記曰天無二日土無二王示民有君臣之別春秋不稱楚越之王喪恐民之惑也鄭玄云楚越之君僭號稱王不稱其喪謂不書葬也公羊傳曰吳楚之君不書葬辟其號也辟其號者五等諸侯死則稱爵書卒及葬則從彼臣子之辭皆稱爲公若書楚葬亦宜從彼所稱當云葬楚莊王以此僭而不典不得稱王故遂絕之而不書其葬同之蠻夷言其不足紀錄以懲創自求名號之僞同之蠻夷者蠻夷卒亦不書言其不書似之也

公孫歸父如晉冬十月壬戌公薨于路寢歸父還自晉至笙遂奔齊

大夫還不書春秋之常也今書歸父還奔善其能以禮退不書族者

非常所及今特書略之等魯竟外故不言出

傳十八年春晉侯衞大子臧伐齊至于陽穀齊侯會晉侯盟于繒以公子彊為質于晉晉師還蔡朝南郭偃逃歸晉旣與齊盟守者解緩故得逃夏公使如楚乞師欲以伐齊公不事齊齊與晉盟故懼而乞師于楚不書微者行秋邾人戕鄫子于鄫凡自虐其君曰弒自外曰戕弒戕皆殺也所以別內外之名弒者積微而起所以相測量非一朝一夕之漸戕者卒暴之名

疏注弒戕至之名 正義曰弒者試也言臣下伺候間隙試犯其君戕者殘也言外人

卒暴而來殘賊殺害也弒戕皆是殺也所以別內外之名耳釋例曰列國之君而受害於臣子其所由者積微而起所以相測量非一朝一夕之漸故改殺爲弒戕者卒暴之名有國之君當重門設險而輕近暴客變起倉卒亦因事而見戕也臣弒其君子弒其父世之惡逆君子難言故春秋諸自內虐其君者通以弒爲文也春秋弒君多矣其戕唯此一事自弒其君足明無道臣罪之例戕者外人所殺爲無防被害皆是君自招之縱使君或無道其惡不加外國不得從弒君之例也若戰死則書滅此謂在國見殺耳 楚莊王卒楚師不出既而用晉師成二年戰于鞌是 楚於是乎有蜀之役在成二年冬蜀魯地泰山博縣西北有蜀亭 公孫歸父以襄仲之立公也有寵歸父襄仲子 欲去三桓以張公室時三

（桓強公室弱故欲去之以張大公室）與公謀而聘于晉欲以晉人去之冬公薨季文子言於朝曰使我殺適立庶以失大援者仲也夫（適謂子惡齊外甥襄仲殺之而立宣公南通於楚既不能固又不能堅事齊晉故云失大援也）臧宣叔怒曰當其時不能治也後之人何罪子欲去之許請去之（宣叔文仲子武仲父許其名也時為司寇主行刑言子自以歸父害己欲去者許請為子去之）遂逐東門氏（襄仲居東門故曰東門氏）子家還及笙（子家歸父）墠帷復命於介（除地為墠而張帷介副也將去使介反命於君）既復命袒括髮

以麻約髮即位哭三踊而出依在國喪禮設哭位公薨故遂奔齊

書曰歸父還自晉善之也【疏】復命於介○正義曰聘禮復命之禮云公南鄉使者執圭反命曰以君命聘于某君某君受幣于某宮某君再拜以享某君某君再拜若聘君薨于後歸執圭復命于殯升自西階不升堂子即位不哭辨復命如聘子臣皆哭與介入北鄉哭出袒括髮入門右即位踊是君之存亡皆有復命之法今身將出奔不得親自復命故立介於位介當南面歸父於介前北面執圭復命既復命之後北面哭乃退括髮訖前即位北面哭三踊而出以復命之語語介使知令介以此言告於殯也

春秋正義卷第十七

修職郎新差充婺州州學教授趙 彥禄 點勘

春秋正義卷第十八

國子祭酒上護軍曲阜縣開國子臣孔穎達等奉

勑撰

成公 疏 正義曰魯世家云成公名黑肱宣公之子穆姜所生以定王十七年即位謚法安民立政曰成釋例曰計公衡之年成公又非穆姜所生不知其母何氏也案宣元年夫人婦姜至自齊即穆姜也至此十八年耳二年傳稱公衡爲質於楚公衡成公子幼稚爲質則其年已長成公若是穆姜之子[illegible]有成長之男

經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無傳 二月辛酉葬

我君宣公無冰 無傳周二月今之十二月而無冰書冬溫

疏 注周二至冬溫

正義曰襄二十八年春無冰彼春無月則是竟春無冰此亦應竟春無冰而書在二月下者以盛寒之月書之也穀梁傳曰終時無冰則志此未終時而言無冰何也終無冰矣加之寒之辭也其意言此月寒最甚此月無冰則終無冰矣杜言今之十二月者見此意也冬而無冰是時之失故書之記冬溫也

三月作丘甲 周禮九夫為井四井為邑四邑為丘丘十六井出戎馬一匹牛三頭四丘為甸甸六十四井出長轂一乘戎馬四匹牛十二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此甸所賦今魯使丘出之譏重斂故書

疏 注周禮至故書

正義曰周禮九夫為井四井為邑四邑為丘四丘為甸小司徒職文也司馬法六尺為步步百為畝畝百為夫夫三為屋屋三為井四井為邑四邑為丘丘有戎馬一匹牛三頭是曰匹馬丘牛四丘為甸甸六十四井出長轂一乘馬

四匹牛十二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戈楯具謂之乘
馬然則杜之此注多是司馬法文而獨以周禮冠之者以
司馬法祖述周禮其所陳者即是周法言此是周之禮法
耳不言周禮有此文也鄭注論語云司馬法成方十里出
革車一乘與此不同者鄭注小司徒云方十里爲成緣邊
一里治溝洫實出稅者方八里六十四井案鄭注小司徒
又引司馬法云成出革車一乘甲士十人徒二十人十成
爲終千井革車十乘甲士百人徒二百人十終爲同萬井
革車百乘甲士千人徒二千人與此車一乘甲士三人步
卒七十二人不同者小司徒辨畿內都鄙之地域鄭所引
士十人徒二十人者謂公卿大夫畿內采地之制此之所
謂諸侯邦國出軍之法故不同也古者用兵天子先用六
鄉六鄉不足取六遂六遂不足取公卿采邑及諸侯邦國
若諸侯出兵先盡三鄉三遂鄉遂不足然後總徵竟內之
兵案此一車甲士步卒揔七十五人周禮大司馬五人爲
伍五伍爲兩四兩爲卒五卒爲旅五旅爲師五師爲軍大

數不同者大司馬所云謂鄉遂出軍及臨時對敵布陳用兵之法此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謂徵課邦國出兵之時所徵之兵既至臨陳還同鄉遂之法必知臨敵用鄉遂法者以桓五年戰于繻葛先偏後伍又宣十二年廣有一卒卒偏之兩及尚書牧誓云千夫長百夫長是臨時對敵皆用卒兩師旅也長轂馬牛甲兵戈楯皆一甸之民同共此物若鄉遂所用車馬甲兵之屬皆國家所共知者以一鄉出一軍馬是家出一人其物不可私備故也此言四丘為甸並據上地言之若以上中下地相通則二甸共出長轂一乘耳甸即乘也六十四井出車一乘是故以甸為名此一乘甲兵甸之所賦今魯使丘出甸賦乃四倍於常譏其重斂故書之也穀梁傳曰作為也丘為甲也丘甲國之事也丘作甲非正也古者立國家百官具農工皆有職以事上古者有四民有士民有商民有農民有工民丘作甲非正也其意以為四邑為丘使一丘農民皆作甲以農為工失其本業故譏之今左氏經傳並言作丘甲耳重斂之

事傳無明文而知必異穀梁以爲丘作甸甲者以傳云爲齊難故作丘甲以慮有齊難而多作甲兵知使丘爲甸甲而倍作之也士卒牛馬悉倍於常而獨言甲者甲是新作之物其餘斂充之耳非作之也譏其新作故舉甲言之初、稅畝言初此不言初者此備齊難暫爲之耳非是終用故不言初然則築城備難非時不譏此亦備難而譏之者魯是大國甲兵先多僖公之世頌云公車千乘昭公之蒐傳稱革車千乘此時亦應然也其甲足以拒敵而又加之重斂故譏之

夏臧孫許及晉侯盟于赤棘 晉地

秋王師敗績于茅戎 茅戎戎別也不言戰王者至尊天下莫之敢校故以自敗爲文不書敗地而書茅戎明爲茅戎所敗書從告

冬十月

傳元年春晉侯使瑕嘉平戎于王 平文十七年郯垂之

役詹嘉處瑕故謂之瑕嘉 單襄公如晉拜成 單襄公王卿士謝晉爲平戎

劉康公徼戎將遂伐之 康公王季子也徼要也欲要其無備 叔服曰背盟而欺大國此必敗 叔服周內史 背盟不祥欺大國不義神人弗助將何以勝不聽遂伐茅戎三月癸未敗績于徐吾氏 徐吾氏茅戎之別也

疏 注康公至無備 正義曰宣十年經書王季子來聘傳言劉康公知即王季子也傳言平戎于王戎必遣使詣周受平但康公要戎者非要戎平還之使單使來平不足伐也欲伐其國耳以未平之日設備禦周今既平矣戎必無備要其無備將遂往伐之故下云遂伐茅戎起兵伐其國也 敗績于徐吾氏 正義曰敗于徐

吾之地也茅戎已是戎內之別徐吾又是茅戎之內聚落之名王師與茅戎戰之處爲齊難故作丘甲（前年魯乞師於楚欲以伐齊楚師不出故懼而作丘甲）聞齊將出楚師夏盟于赤棘（與晉盟懼齊楚）秋王人來告敗（解經所以秋乃書）冬臧宣叔令脩賦繕守（治守城郭）具守備曰齊楚結好我新與晉盟晉楚爭盟齊師必至雖晉人伐齊楚必救之是齊楚同我也（同共也）知難而有備乃可以逞（逞解也爲二年齊侯伐我傳）

經二年春齊侯伐我北鄙夏四月丙戌衛孫良夫帥師及齊師戰于新築衛師敗績新築衛地皆陳曰戰大崩曰敗績四月無丙戌丙戌五月一日六月癸酉季孫行父臧孫許叔孫僑如公孫嬰齊帥師會晉郤克衛孫良夫曹公子首及齊侯戰于鞌齊師敗績魯乞師於晉而不以與謀之例者從盟主之令上行於下非匹敵和成之類例在宣七年曹大夫常不書而書公子首者首命於國備於禮成爲卿故也鞌齊地

疏注魯乞至齊地　正義曰此云盟主之令故不從與謀釋例云乞師不得從與謀所以不同者以事得兩通故互言之魯於聽與盟會雖二卿

並行止書一使至於行師用兵則並書諸將此書四卿昭定之世或書三卿或書二卿皆謂重兵故書之其他國唯書元帥詳內略外也書曹公子首者釋例曰公侯伯子男及卿大夫士命數周官具有等差當春秋時漸以變改是故仲尼丘明據時之宜從而然之不復與周官同也命者其君正爵命之於朝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各如其命數皆以卿禮書於經衞之於晉不得比次國則邾莒杞鄫之屬固以微矣此等諸國當時附隨大國不得列於會者甚衆及其得列上不能自通於天子下無暇於備禮成制故與於盟會戰伐甚多唯曹公子首得見經其餘或命而禮儀不備或未加命數故皆不書之是言首成爲卿故書

秋七月齊侯使國佐如師己酉及國佐盟于袁婁

穀梁曰鞌去齊五百里袁婁去齊五十里

疏 注穀梁至十里 正義曰齊之四竟不應過遠且鞌巳是齊地未必竟上之邑豈得去齊有五

百里乎穀梁又云壹戰綿地五百里則是甚言之耳釋
例土地名牽與爰婁並闕不知其處遠近無以驗之八
月壬午宋公鮑卒未同盟而
赴以名庚寅衛侯速卒
宣十七年盟于斷道
據傳庚寅九月七日取汶陽田晉使齊還魯故書取
不以好得故不言歸

疏注晉使至言歸　正義曰晉使齊還魯魯不用力故
直書取哀八年齊人歸讙及闡此不言齊人歸者不
以好得非齊歸
我故不言歸冬楚師鄭師侵衛子重不書
不親伐

疏注子重不書不親伐　正義曰僖二十五年楚人圍陳注
云子玉稱人從告此云子重不書不親伐者彼以路遠或
當不以實告此傳言侵衛遂侵我道路既近告當以實經
傳皆言楚師例是將卑師衆故以爲子重不親伐所以弘
通其
義也十有一月公會楚公子嬰齊于蜀公
與

大夫會不貶嬰齊者
將有許蔡之君故

疏

注公與至君故　正義曰傳稱
在禮卿不會公侯會公侯則貶

之而稱人翟泉之盟是也此嬰齊會公計亦應貶而不貶
者爲其會有蔡許之君蔡侯許男與公相敵嬰齊不與公
敵故不貶也傳稱孟孫賂楚楚人許平即云十一月公及
楚公子嬰齊蔡侯許男秦右大夫說宋華元陳公孫寧衛
孫良夫鄭公子去疾及齊國之大夫盟于蜀凡會且盟者
必先會而後盟盟時蔡許在列會時必亦在焉以二君乘
楚車謂之失位經雖抑而不書會時其身實在且二君與
楚同行無容不列於會故知二君在會嬰齊不敵公也或
以爲於時兵將嬰齊爲主蔡許爲王左右隷屬嬰齊則二
君卑於嬰齊何由得與公敵斯不然矣征伐以主兵爲先
盟會以尊卑爲序春秋之常也僖二十七年楚人陳侯蔡
侯鄭伯許男圍宋楚既稱人必非貴者爲其主兵猶序於
上文七年公會諸侯晉大夫盟于扈傳曰齊侯宋公衛侯
陳侯鄭伯許男曹伯會晉趙盾盟于扈於時晉爲盟主召

諸侯使集會而趙盾猶序於下文不先諸侯則知此時行兵楚爲其主會則蔡許在先故二君自敵公明嬰齊不敵公也襄二十六年公會晉人鄭良霄宋人曹人于澶淵傳曰公會晉趙武宋向戌鄭良霄曹人于澶淵趙武不書尊公也於是衛侯會之然則時有衛侯猶貶趙武者於時衛侯雖往晉將執之不得與會而趙武敵公故貶之也彼傳又曰晉人執甯喜北宮遺使女齊以先歸衛侯如晉晉人執之於會已執其卿衛侯如晉晉即執之明其不得與會公無所敵故趙武敵公與此異也

丙申公及楚人秦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齊人曹人邾人薛人鄫人盟于蜀

齊在鄭下非卿傳曰卿不書匱盟也然則楚卿於是始與中國準自此以下楚卿不書皆貶惡也

疏 注齊在至惡也　正義曰諸會盟同地而間無他事者例不重序其人此會盟別序者前會之時唯

公會楚耳蔡許從楚而行唯應蔡許在列秦宋以下諸國未至會盟人別故別序也諸征伐會盟實卿而貶稱人者傳皆言其名氏實是大夫而本合稱人者則傳皆言大夫此傳鄭公子去疾以上言其名氏則皆是卿也齊國之大夫則實是大夫故齊在鄭下為非卿故也傳曰卿不書匱盟也謂匱盟之故并貶楚卿楚卿於是盟上始與中國相準釋例曰楚之君臣最多混錯舊說亦隨文強生善惡之狀混漬無已其不能得辭則皆言惡蠻夷得志然當齊桓之盛而經以屈完敵之者必有異辭非抑楚也此乃楚之初興未閑周之典禮告命之書自生同異猶秦之辟陋不與中國準故春秋亦未以存例也楚之熊繹始封於楚辟在荊山篳路藍縷以處草莽及武王熊達始居江漢之間然未能自同於列國故經稱荊敗蔡師荊人來聘從其所居之稱而總其君臣至於魯僖始稱楚人而班次在於蔡下僖二十一年當成王之世始遂其爵見列於公侯會于孟楚之君始與中國列然其臣[illegible]猶多參錯至魯

成二年楚公子嬰齊乃具列書曰卿不書匱盟也兼為楚臣示例也自此以上春秋未必入例自此以下襃貶之義可得而議之也杜預兼為楚臣示例者解傳言匱盟之意傳言卿不書者非獨言諸侯之卿不書亦言楚卿亦不書是兼為楚卿示例

傳二年春齊侯伐我北鄙圍龍龍魯邑在泰山博縣西南頃公之嬖人盧蒲就魁門焉攻龍門也龍人囚之齊侯曰勿殺吾與而盟無入而封封竟弗聽殺而膊諸城上膊磔也齊侯親鼓士陵城三日取龍遂南侵及巢丘取龍侵巢丘不書其義未聞衛

侯使孫良夫石稷甯相向禽將侵齊與齊師遇齊伐魯還相遇於衛地良夫孫林父之父石稷石碏四世孫甯相甯俞子石子欲還孫子曰不可以師伐人遇其師而還將謂君何言無以荅君若知不能則如無出今既遇矣不如戰也夏有闕文矣新築戰衛敗石成子曰師敗矣子不少須眾懼盡成子石稷也衛師已敗而孫良夫復欲戰故戒子欲使須救子喪師徒何以復命皆不對又曰子國卿也隕子辱矣隕見禽獲子以眾退我此乃止我於

（此止齊齊師）且告車來甚衆（新築人救孫桓子故詐告令軍中）齊師乃止次于鞫居（鞫居衛地）新築人仲叔于奚救孫桓子桓子是以免（于奚守新築大夫）既衛人賞之以邑（賞于奚）辭請曲縣（軒縣也周禮天子樂宮縣四面諸侯軒縣闕南方）繁纓以朝許之（繁纓馬飾皆諸侯之服）仲尼聞之曰惜也不如多與之邑唯器與名不可以假人（器車服名爵號）君之所司也名以出信（名位不愆為民所信）信以守器（動不失信則車服可保）器以藏禮（車服所以表尊卑）禮以行義

尊卑有禮各得其宜義以生利得其宜則利生利以平民政之大節也若以假人與人政也政亡則國家從之弗可止也巳

疏

注䏢磔也 正義曰周禮掌戮掌斬殺賊諜而搏之鄭玄云搏當爲䏢諸城上之䏢字之誤也䏢謂去衣磔之方言云䏢曝也

注取龍至未聞 正義曰外取內邑非魯之罪無所可諱而此獨不書故杜云其義未聞賈逵云殺盧蒲就魁不與齊盟以亡其邑故諱不書耳案楚子滅蕭娶齊入莒皆殺楚人而經不變文以加罪此何當改文以諱惡也哀八年齊人取讙及闡以淫女見取猶尚書之此殺敵見取何以當諱知諱義不通故不從也

皆不對 正義曰子者指斥孫子其言此告諸將言皆不對者孫子與甯相向令皆不對又曰子國卿也乃專與孫子言耳

注于奚守新築大夫 正義曰大夫守邑以邑冠之呼爲

其人孔子父鄹邑大夫傳稱鄹人紇論語謂孔子爲鄹人之子即此類也　注軒縣至南方　正義曰周禮小胥正樂縣之位王宮縣諸侯軒縣卿大夫判縣士特縣鄭衆云宮縣四面縣軒縣去其一面判縣又去一面特縣又去一面四面象宮室四面有牆故謂之宮縣軒縣三面其形曲故春秋傳曰請曲縣繁纓以朝諸侯之禮也鄭玄云樂縣謂鍾磬之屬縣於筍虡者軒縣去南面辟王也判縣左右之合又空北面特縣縣於東方或於階間而已是先儒皆以闕南方故曲也家語說此事云請曲縣之樂繁纓以朝王肅云軒縣闕一面故謂之曲縣　注繁纓至之服　正義曰周禮巾車掌王之五路玉路樊纓十有再就以祀金路樊纓九就同姓以封象路樊纓七就異姓以封革路條纓五就以封四衛木路前樊鵠纓以封蕃國鄭玄云樊讀如鞶帶之鞶謂今馬大帶也纓今馬鞅也玉路金路象路其樊及纓皆以五彩罽飾之就成也玉路十二成金路九成象路七成革路樊纓以條絲飾之而五成木路以淺黑

飾章爲樊纓色飾章爲纓亦五成是言天子諸侯樊纓之飾繁即鞶也字之異耳巾車又云孤乘夏篆卿乘夏縵大夫乘墨車士乘棧車其飾皆無樊纓是繁纓爲馬之飾皆諸侯之服也案儀禮既夕士薦馬纓三就又諸侯之卿有受革輅木輅之賜皆有繁纓而云諸侯之服者以與曲縣相對又于奚所請故云諸侯之服且諸侯之卿特賜乃有大輅士喪禮爲送葬設盛服耳皆非正法所有也　仲尼至止也巳　正義曰仲尼在後聞之曰此曲縣繁纓可惜也不如多與之邑唯車服之器與爵號之名不可以借人也此名號車服是君之所主也名位不愆則爲下民所信此名所以出信也動不失信然後車服可保此信所以守車服之器也禮明尊卑之別車服以表尊卑車服之器其中所以藏禮言禮藏於車服之中也義者宜也尊卑各有其禮上下乃得其宜此禮所以行其物宜也物皆得宜然則是利生焉此義所以生利益也利益所以成民此乃政教之大節也若以名器借人則是與人政也政教既亡則

國家從之而亡不復可救止也已言利以平民者平成也每事有利所以成就下民使國益民皆是利也此以曲縣繁纓與人假人器耳名器俱是可重故并言名 孫桓子還於新築不入不入國 遂如晉乞師臧宣叔亦如晉乞師皆主郤獻子宣十七年郤克至齊爲婦人所笑遂怒故魯衛因之孫桓子臧宣叔皆不以國命各自詣郤克故不書 晉侯許之七百乘五萬二千五百人 郤子曰此城濮之賦也城濮在僖二十八年 有先君之明與先大夫之肅故捷克於先大夫無能爲役不中爲之役使 請八百乘許之六萬人 郤克將中軍士燮

佐上軍（范文子代荀庚）欒書將下軍（代趙朔）韓厥爲司馬以救魯衛臧宣叔逆晉師且道之季文子帥師會之及衛地韓獻子將斬人郤獻子馳將救之至則既斬之矣郤子使速以徇告其僕曰吾以分謗也（不欲使韓氏獨受謗）師從齊師于莘（莘齊地）六月壬申師至于靡笄之下（靡笄山名）齊侯使請戰曰子以君師辱於敝邑不腆敝賦詰朝請見（詰朝平旦）對曰晉與魯衛

兄弟也來告曰大國朝夕釋憾於敝邑之地（大國謂齊敝邑魯衛自稱）寡君不忍使羣臣請於大國無令輿師淹於君地（輿衆也淹久也）能進不能退君無所辱命（言自欲戰不復須君命）齊侯曰大夫之許寡人之願也若其不許亦將見也齊髙固入晉師桀石以投人（桀擔也）禽之而乘其車（既獲其人因釋己車而載所獲者車）繫桑本焉以徇齊壘（將至齊壘以桑樹繫車而走欲自異）曰欲勇者賈余餘勇（賈買也言己勇有餘欲賣之）癸

酉師陳于鞌邴夏御齊侯逢丑父爲右晉解張御郤克鄭丘緩爲右齊侯曰余姑翦滅此而朝食（姑且也翦盡也）不介馬而馳之（介甲也）郤克傷於矢流血及屨未絶鼓音（中軍將自執旗鼓故雖傷而擊鼓不息）曰余病矣張侯曰自始合而矢貫余手及肘余折以御左輪朱殷豈敢言病吾子忍之（張侯解張也朱血色血色久則殷殷音近烟今人謂赤黑爲殷色言血多汚車輪御猶不敢息）緩曰自始合苟有險余必下推車子豈

識之然子病矣以其不識己推車張侯曰師之耳目在吾旗鼓進退從之此車一人殿之可以集事殿鎮也集成也若之何其以病敗君之大事也擐甲執兵固即死也擐貫也即就也病未及死吾子勉之左并轡右援枹而鼓馬逸不能止師從之晉師從郤克車齊師敗績逐之三周華不注華不注山名韓厥夢子輿謂己曰旦辟左右子輿韓厥父故中御而從齊侯居中代御者自非元帥御者皆在中將在左邴夏

曰射其御者君子也公曰謂之君子而射之非禮也（齊侯不知戎禮）射其左越于車下（越隊也）射其右斃于車中綦毋張喪車從韓厥曰請寓乘（綦毋張晉大夫寓寄也）從左右皆肘之使立於後（以左右皆死不欲使立其處）韓厥俛定其右（俛俯也右被射仆車中故俯安隱之）逢丑父與公易位（居公處）將及華泉驂絓於木而止（驂馬絓也）丑父寢於轏中（轏士車）蛇出於其下以肱擊之傷而匿之故不能推車

而及爲韓厥所及丑父欲爲右故匿其傷韓厥執縶馬前縶馬絆也執之示脩臣僕之職再拜稽首奉觴加璧以進進觴璧亦以示敬曰寡君使羣臣爲魯衛請曰無令輿師陷入君地本但爲二國救請不欲乃過入君地謙辭下臣不幸屬當戎行無所逃隱屬適且懼奔辟而忝兩君臣辱戎士若奔辟則爲辱晉君并爲齊侯羞故言二君此蓋韓厥自處臣僕謙敬之飾言敢告不敏攝官承乏言欲以己不敏攝承空乏之從君俱還丑父使公下如華泉取飲鄭周父御佐車宛茷爲右載齊侯

以免佐車副車韓厥獻丑父郤獻子將戮之呼曰自今無有代其君任患者有一於此將爲戮乎郤子曰人不難以死免其君我戮之不祥赦之以勸事君者乃免之齊侯免求丑父三入三出重其代己故三入晉軍求之每出齊師以帥退入于狄卒齊師大敗皆有退心故齊侯輕出其衆以帥厲退者遂進入狄卒狄卒者狄人從晉討齊者狄卒皆抽戈楯冒之以入于衛師衛師免之狄衛畏齊之強故不敢害齊侯皆共免護之遂自徐關

入齊侯見保者曰勉之齊師敗矣所過城邑皆勉勵其
守者辟女子使辟君也齊侯單還故婦人不辟之女子曰君免乎曰
免矣曰銳司徒免乎曰免矣銳司徒主銳兵者曰苟
君與吾父免矣可若何言餘人不可復如何乃奔走辟君
齊侯以爲有禮先問君後問父故也既而問之辟司徒
之妻也辟司徒主壘壁者予之石窌石窌邑名濟北盧縣東有地名石窌晉
師從齊師入自丘輿擊馬陘丘輿馬陘皆齊邑齊侯
使賓媚人賂以紀甗玉磬與地媚人國佐也甗玉甑皆滅紀所

得不可則聽客之所爲賓媚人致賂晉人不可曰必以蕭同叔子爲質同叔蕭君之字齊侯外祖父子女也難斥言其母故遠言之而使齊之封內盡東其畝使壟畝東西行對曰蕭同叔子非他寡君之母也若以匹敵則亦晉君之母也吾子布大命於諸侯而曰必質其母以爲信其若王命何言違王命且是以不孝令也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詩大雅言孝心不乏者又能以孝道長賜其志類若以不孝令於

諸侯其無乃非德類也乎（不以孝德賜同類）先王疆理天下物土之宜而布其利（疆界也理正也物土之宜播殖之物各從土宜）故詩曰我疆我理南東其畝（詩小雅或南或東從其土宜）今吾子疆理諸侯而曰盡東其畝而已唯吾子戎車是利（晉之伐齊循壟東行易）無顧土宜其無乃非先王之命也乎反先王則不義何以為盟主其晉實有闕（闕失）四王之王也（禹湯文武）樹德而濟同欲焉（樹立也濟成也）五伯之霸

也夏伯昆吾商伯大彭豕韋周伯齊桓晉文勤而撫之以役王命役事也令吾子求合諸侯以逞無疆之欲疆竟也詩曰布政優優百祿是遒詩頌殷湯布政優和故百祿來聚遒聚也子實不優而棄百祿諸侯何害焉言不能爲諸侯害不然不見許寡君之命使臣則有辭矣曰子以君師辱於敝邑不腆敝賦以犒從者戰而日犒爲孫辭畏君之震師徒橈敗震動橈曲也吾子惠徼齊國之福不泯其社稷使繼舊好唯是

先君之敝器土地不敢愛子又不許請收合餘燼燼火餘木 背城借一欲於城下復借一戰 敝邑之幸亦云從也況其不幸敢不唯命是聽言完全之時尚不敢違晉令若不幸則從命 魯衛諫曰齊疾我矣諫郤克也 其死亡者皆親暱也子若不許讎我必甚唯子則又何求子得其國寶謂甗磬 我亦得地齊歸所侵 而紓於難齊服則難緩 其榮多矣齊晉亦唯天所授豈必晉晉人許之對曰羣臣帥

賦輿賦輿猶兵車以爲魯衛請若苟有以藉口而復於寡君藉薦復白也君之惠也敢不唯命是聽禽鄭自師逆公禽鄭魯大夫歸逆公會晉師秋七月晉師及齊國佐盟于爰婁使齊人歸我汶陽之田公會晉師于上鄍上鄍地闕公會晉師不書史闕賜三帥先路三命之服三帥郤克士燮欒書已嘗受王先路之賜今改而易新并此車所建所服之物司馬司空輿帥候正亞旅皆受一命之服晉司馬司空皆大夫輿帥主兵車候正主斥候亞旅亦大夫也皆魯侯賜

疏注范文子

代荀庚　正義曰宣十二年邲之戰傳稱荀林父將中軍先縠佐之士會將上軍郤克佐之趙朔將下軍欒書佐之十三年晉殺先縠當是士會佐中軍郤克將上軍不知誰代郤克佐上軍疑是荀首爲之十六年士會將中軍則林父卒矣當是郤克佐中軍疑是荀首將上軍荀庚佐之十七年士會請老郤克將中軍當是荀首佐中軍荀庚將上軍所以知者此年傳稱楚屈巫對莊王云知罃之父中行伯之季弟也新佐中軍則荀首於莊王之世已佐中軍明宣之末年得佐中軍故疑先縠死後代郤克佐上軍也明士會老後郤克遷而荀首代也首於邲戰尚爲大夫不應年荀庚來聘傳稱中行伯之於晉也其位在三則此時荀庚將上軍矣林父卒來已久不應始用荀庚故疑林父卒後荀庚即佐上軍士會老後荀庚轉將上軍故杜以爲士燮代荀庚也邲戰以來趙朔無代今欒書將下軍則趙朔卒矣故知欒書代趙朔不知此時誰代欒書佐下軍也

注中軍至不息　正義曰以郤克爲中軍之將言已之傷

而未絕鼓音明是法當自執旗鼓也周禮大僕軍旅田役
贊王鼓鄭玄云王通鼓佐擊其餘面上云齊侯親鼓則天
子諸侯自將兵者亦親執旗鼓以令衆　若之至事也
正義曰郤克云余病矣言已不堪擊鼓欲有退軍之意故
責之云如之何其以身病之故欲喪敗君之大事也　援
枹而鼓　正義曰說文云援引也枹擊鼓杖也援枹而鼓
謂引杖以擊之　注居中至在左　正義曰韓厥為司馬
亦是軍之諸將也以夢之故乃居中為御明其本不當中
其餘軍之諸將皆御者在中將在左　注齊侯不知戎禮
先非御者若御不在中又不須云此御以此知自非元帥
正義曰僖二十二年傳曰雖及胡者獲則取之明恥教戰
求殺敵也宣二年傳曰戎昭果毅以聽之之謂禮殺敵為
果致果為毅是戎事以殺敵為禮齊侯謂射君子為非禮
者乃是齊侯不知戎禮也　皆肘之　正義曰說文云肘
臂節也謂左右為凶惡故以肘排退之　韓厥俛定其右
正義曰言此者為下丑父與公易位由厥之俛故不覺其

易蔡毋張蓋助厥定右故並不見之　注轏士車　正義曰周禮巾車士乘棧車鄭玄云棧車不革鞔而漆之考工記輿人云棧車欲弇鄭玄云為其無革鞔不堅易坼壞然則弇者謂上狹下闊也轏與棧字異音義同耳　韓厥至以進　正義曰襄二十五年鄭公孫舍之帥師入陳傳曰陳侯免擁社子展執縶而見再拜稽首承飲而進獻事與此同唯無璧耳蓋古者有此禮彼雖敗績猶是國君故戰勝之將示之以臣禮事之不忍即加屈辱所以申貴賤之義晉語云靡笄之役郤獻子伐齊齊侯來獻之以得殞命之禮也服虔引司馬法其有殞命以行禮如會所用儀也若殞命則左結旗司馬授飲右持苞壺左承飲以進杜不引之者蓋彼此不甚相當故也　注重其至求之　正義曰劉炫以齊侯三入齊軍又三出齊軍以求丑父每出之時齊之將帥敗而怖懼以師而退不待齊侯致使齊侯入于狄卒令知不然者以傳文三入在前三出在後若用此說齊侯先在晉軍令入齊軍得以三入在前令齊侯既先

在齊軍欲出求丑父應先出後入不應先入後出且初時二出容有二入在後之出遂入狄卒有出無入何得云三入又以傳文師帥兩字分明故杜以爲齊侯每出齊師以帥厲退者每出之文別自爲義不計上之三出劉君不達此旨妄規杜失非也　注婿人至所得　正義曰經書齊侯使國佐如師故知賓媚人即國佐也杜譜云國佐賓媚人武子三事互見於經傳不知賓媚人是何等名號也鄭衆注考工記云甗無底甑方言云甑自關而東謂之甗知甗是甑也下云子得其國寶知甗亦以玉爲之傳文王在甗磬之閒明二者皆是玉也莊四年紀侯大去其國不言齊滅而云滅紀所得者紀侯被偪而去後齊侯收其民人又取其珍寶此則與滅無異故爲此解　蕭同至類也乎　正義曰蕭同叔子非他人是寡君之母也若以匹敵言之則亦晉君之母也吾子布大命於諸侯而曰必質其諸侯之母以爲信其若王命何　注王之命諸侯也使之孝於母親其類令輕慢其母不愛同類即是違王命也奈此王命

何乎今輕齊侯之母亦是輕晉侯之母自輕其母即是不
孝且告語諸侯云以母爲質是此者以不孝之事令諸侯
也詩之意言孝子所以行孝不爲匱乏之道故以孝道長
賜女之族類諸侯皆晉侯之類晉侯皆以孝德賜同類若
以不孝之事號令諸侯其無乃非是以孝德賜同類乎責
其違孝道也所引詩者大雅旣醉之篇　詩曰至其畝
正義曰此詩小雅信南山之篇　四王至之欲　正義曰
禹湯文武四王之王天下也立德於民而成其同欲民有
所欲上即同之東畝南畝皆順民意五伯之霸諸侯也唯
勤勞其功而撫順之以奉事王命而已不敢王之制度也
吾子求合諸侯以快其無疆畔之欲止求自快已欲不與
民同是違王霸之政也　注夏伯至晉文　正義曰鄭語
云祝融能昭顯天地之光明其後八姓昆吾爲夏伯矣大
彭豕韋爲商伯論語云管仲相桓公霸諸侯昭九年傳曰
文之伯也豈能改物是三代有五伯矣伯者長也言爲諸
侯之長也鄭玄云天子衰諸侯興故曰霸霸把也言把持

王者之政教故其字或作伯或作霸也　詩曰至害焉

正義曰詩商頌言成湯布政優優然而寛故百種福祿於是聚歸之子實不能優寛而自棄福祿於諸侯何害言不能爲諸侯害也所引詩者商頌長發之篇　注戰而曰犒爲孫辭　正義曰士卒之勞於外師衆枯槁以酒食勞之謂之犒師此以師拒戰非犒勞之義而亦稱犒者言以此師衆往當待之如以酒食犒之然爲孫順之辭耳　注言寡至從命　正義曰言於先寡全福幸之時尚不違晉故言亦云從也是指其實事劉炫以爲齊人請戰言敝邑脫或有幸戰勝亦云從也虛稱未然之事乖違文勢上下苟異杜氏而規其過非也　注藉薦復白也　正義曰禮承玉之物名爲繅藉藉是承薦之言故爲薦也復者報命於君故爲白也言無物則空口以爲報少有所得則與口爲藉故曰藉口服虔云今河南俗語治生求利少有所得皆言可用藉手矣　注上鄍至史闕　正義曰定八年經書公會晉師于瓦此獨不書故云史闕謂舊史先闕故仲尼

脩經無之　賜三至之服　正義曰周禮典命公之孤四
命其卿三命其大夫再命其士一命侯伯之卿大夫士亦
如之此三帥皆卿也本國三命故魯賜以三命之服司馬
司空與帥侯正亞旅皆大夫本國一命故皆受一命之服
於卿言賜於大夫言受互相足也周禮大夫再命此司馬
司空等皆一命者春秋之時其事巳異於周禮故大夫一
命　注三帥至之物　正義曰三卿各統一軍故總稱三
帥魯君之賜晉臣正可知其決所得服改新以與之耳不
得特命他臣發初賜以此物且彼若先無此物則無由敢
受魯賜故杜以爲此三帥巳嘗受王先路之賜今改而易
新并此車所建之旌旗所著之衣服皆賜之也案釋例先
路者革路若木路或云先或云次蓋以就數爲差其受之
於王則稱大杜言革路若木路者或用革或用木也知受
之於王則稱大者鄭子蟜叔孫穆子受之於王皆稱大是
也革木是卿大夫車之尊者故云大路金路是諸侯車之
尊者亦稱大則定四年大路大旂是也王路天子車之尊

者亦稱大故傳命云大路在賓階面是也言所建所服之物者周禮巾車革路建大白以即戎司服云凡兵事韋弁服巾車又云木路建大麾以田司服又云凡田冠弁服然則此車所建或是大白大麾所服或是韋弁冠弁劉炫以爲既言先路則是晉君之賜杜云受王先路之賜非其義也今知不然者杜以穆叔子蟜嘗受王路故杜據而言之釋例應云受王大路之賜言先路者順傳先路之文故也劉以爲嘗受晉君賜而規杜氏非也　注晉司至侯賜

正義曰司馬司空本是卿官之名但晉之諸卿皆以三軍將佐爲號其司馬司空皆爲大夫之官仍有爲卿之嫌故云晉司馬司空皆大夫也明他國以爲卿晉以爲大夫也輿帥至於亞旅本是大夫官名故又云亦大夫也軍行有此大夫從者司馬主甲兵司空主營壘輿帥主兵車候正主斥候亞旅次於卿是衆大夫也無專職掌散共軍事故總言之直言受服嫌非魯賜故云皆魯侯賜

八月宋文公卒始厚葬

用蜃炭益車馬始用殉燒蛤為炭以瘞壙多埋車馬用人從葬重器備重猶多也椁有四阿棺有翰檜四阿四注椁也翰旁飾檜上飾皆王禮君子謂華元樂舉於是乎不臣臣治煩去惑者也是以伏死而爭今二子者君生則縱其惑謂文十八年殺母弟須死又益其侈是棄君於惡也何臣之為言何用為臣

疏注燒蛤至從葬　正義曰晉語云雀入于海為蛤雉入于淮為蜃月令孟冬雉入大水為蜃鄭玄云大水謂淮也大蛤曰蜃則蜃者蛤之類也周禮掌蜃掌斂互物蜃物以共闉壙之蜃鄭玄云互物蚌蛤之屬闉猶塞也將井椁先塞下以蜃禦濕也是用蜃以瘞壙也

禮檀弓記曰塗車芻靈自古有之鄭玄云芻靈束茅爲人馬謂之靈者神之類也不解塗車當是用泥爲車也傳言益車馬者謂用此塗車茅馬益多於常故云多埋車馬也鄭玄云殺人以衞死者曰殉言殉還其左右也言始用殉則自此以後宋君葬常用殉故謂此爲始也劉炫以爲用蜃炭者用蜃復用炭知不然者杜以傳用蜃炭共文故知燒蛤爲炭又且炭亦灰之類雖灰亦得稱炭劉君以爲用蜃復用炭而規杜氏非也　注重猶多也　正義曰重謂重疊故猶多多爲明器也言器備者士喪禮下篇陳明器云用器弓矢耒耜敦杅槃匜役器甲冑干笮燕器杖笠翣其器有共用之器有備禦之器故言器備　注四阿至王禮　正義曰周禮匠人云殷人四阿重屋鄭玄云阿棟也四角設棟也是爲四注椁也士喪禮下篇陳明器云抗木橫三縮二謂於椁之上設此木從二橫三以負土則士之椁上平也今此椁上四注而下則其上方而尖也禮天子椁題湊諸侯不題湊不題湊則無四阿釋詁云楨翰榦也舍

人曰楨正也築牆所立兩木也榦所以當牆兩邊障土者也榦在牆之旁則知此榦亦在旁也詩云會弁如星鄭玄云會謂弁之縫中言其際會之處也會在弁之上知此檜亦在上棺有此物明是其飾故以爲旁飾上飾也言椁有棺有則是本不當有言其厚葬譏其奢僭宋公所僭必僭天子明此四阿榦檜皆是王之禮也蜃炭言用亦本不當用其蜃炭蓋亦王之禮也車馬器備法得有之言益言重但譏其多耳殉則本不得然非譏其僭　注若言何用爲臣　正義曰言何用爲臣是不成臣也言雖有若無劉君還以爲不成臣與杜義無別而規杜氏非也　九月衛穆公卒晉三子自役弔焉哭於大門之外　師還過衛故因弔之未復命故不敢成禮　衛人逆之　逆於門外設喪位　婦人哭於門內　喪位婦人哭於堂賓在門外故移在門內　送亦如之遂

常以葬至葬行此禮〔疏〕哭於至以葬　正義曰哭於大門之外謂大門外之西東面衛人逆之謂大門外之東西面各從賓主之位婦人哭於門內謂門內之西東面以堂上在西東面故也至於三子之去衛人送之其位亦如之自此有鄰國弔者常行此禮以至於葬沈氏云雜記弔者即位于門西東面主孤西面相者受命曰孤某使某請事客曰寡君使某如何不淑相者入告出曰孤某須矣弔者入主人升堂西面弔者升自西階東面致命此臣奉君命行弔之禮令三子師行經衛竟不敢成禮故於大門之外　注喪位婦人哭於堂　正義曰喪大記云君之喪夫人坐于西方內命婦姑姊妹子姓立于西方外命婦率外宗哭于堂上北面又曰婦人迎客送客不下堂是喪位婦人哭於堂　楚之討陳夏氏也在宣十一年莊王欲納夏姬申公巫臣曰不可君召諸侯

以討罪也今納夏姬貪其色也貪色爲淫淫爲大罰周書曰明德愼罰（周書康誥）文王所以造周也明德務崇之之謂也愼罰務去之之謂也若興諸侯以取大罰非愼之也君其圖之王乃止子反欲取之巫臣曰是不祥人也是夭子蠻（子蠻鄭靈公夏姬之兄殺死無後）殺御叔（御叔夏姬之夫亦早死）弑靈侯（陳靈公也）戮夏南（夏姬子徵舒）出孔儀（孔寧儀行父）喪陳國（楚滅陳）何不祥如是人

生實難其有不獲死乎言死易得無爲取夏姬以速之天下多美婦人何必是子反乃止王以子連尹襄老襄老死於邲不獲其尸邲戰在宣十二年其子黑要烝焉黑要襄老子巫臣使道焉曰歸吾聘女道夏姬使歸鄭又使自鄭召之曰尸可得也襄老尸必來逆之姬以告王王問諸屈巫屈巫巫臣對曰其信知罃之父成公之嬖也而中行伯之季弟也知罃父荀首也中行伯荀林父也邲之戰楚人囚知罃新佐中軍

而善鄭皇戌甚愛此子（愛知罃也）其必因鄭而歸王子與襄老之尸以求之（王子楚公子穀臣也邲之戰荀首囚之）鄭人懼於邲之役而欲求媚於晉其必許之王遣夏姬歸將行謂送者曰不得尸吾不反矣巫臣聘諸鄭鄭伯許之（聘夏姬）及共王即位將為陽橋之役（楚伐魯至陽橋在此年冬）使屈巫聘于齊且告師期巫臣盡室以行（室家盡去）申叔跪從其父將適郢遇之（叔跪申叔時之子）曰異

哉夫子有三軍之懼而又有桑中之喜宜將竊妻以逃者也桑中衛風淫奔之詩及鄭使介反幣而以夏姬行介副也幣聘物將奔齊齊師新敗曰吾不處不勝之國遂奔晉而因郤至至郤克族子以臣於晉晉人使爲邢大夫邢晉邑子反請以重幣錮之禁錮勿令仕王曰止其自爲謀也則過矣其爲吾先君謀也則忠忠社稷之固也所蓋多矣蓋覆也且彼若能利國家雖

重幣晉將可乎言不許若無益於晉晉將棄

之何勞錮焉為七年楚滅巫臣族晉南通吳張本 疏 周書至謂也 正義曰周書康誥之篇周公述文王之事以告康叔云惟乃丕顯考文王克明德慎罰巫臣既引其言乃申其意言文王能爲此行故所以造周國也務崇之謂務欲崇益道德務去之謂務欲去其刑罰 天子蠻殺御叔 正義曰子蠻御叔自以短命死耳似天鍾美於是致使物無兩大故亦以二事爲夏姬之罪 歸吾聘女 正義曰禮記內則云聘則爲妻奔則爲妾道之云火歸鄭國吾依禮聘女以爲妻也 注至郤克族子 正義曰世本郤豹生冀芮芮生缺缺生克又云豹生義義生步楊楊生蒲城鵲居居生至如世本克是豹之曾孫至是豹之玄孫於克爲二從兄弟子 注禁錮勿令仕 正義曰說文云錮鑄塞也鐵器穿穴者鑄鐵以塞之使不漏禁人使不得仕宦者其事亦似之故謂之禁錮

今世猶然晉師歸范文子後入武子曰無爲吾望爾也乎武子士會文子之父對曰師有功國人喜以逆之先入必屬耳目焉是代帥受名也故不敢武子曰吾知免矣知其不益己禍郤伯見公曰子之力也夫對曰君之訓也二三子之力也臣何力之有焉郤伯郤克范叔見勞之如郤伯對曰庚所命也克之制也燮何力之有焉荀庚將上軍時不出范文子上軍佐代行故稱帥以讓欒伯見公亦如

之對曰燮之詔也士用命也書何力之有

焉（詔告也欒書下軍帥故推功上軍傳言晉將帥克讓所以能勝齊）宣公使求好

于楚莊王卒宣公薨不克作好（在宣十八年）公即

位受盟于晉（元年盟赤棘）會晉伐齊衛人不行

使于楚（不聘楚）而亦受盟于晉從於伐齊故

楚令尹子重爲陽橋之役以救齊將起師

子重曰君弱（傳曰寡人生十年而喪先君共王即位至是二年蓋年十二三矣）羣

臣不如先大夫師衆而後可詩曰濟濟多

士文王以寧詩大雅言文王以衆士安夫文王猶用衆況吾儕乎儕等且先君莊王屬之曰無德以及遠方莫如惠恤其民而善用之乃大戶閱民戶口已責棄逋責逮鰥逮及鰥老救乏赦罪悉師王卒盡行彭名御戎蔡景公爲左許靈公爲右王卒盡行故王戎車亦行雖無楚王令二君當左右之位二君弱皆強冠之冬楚師侵衛遂侵我師于蜀公賂之而退故不書侵使臧孫往臧孫宣叔也辭曰楚遠而久固將退

矣無功而受名臣不敢（不敢虛受退楚名）楚侵及陽橋（陽橋魯地）孟孫請往賂之（楚侵遂深故孟孫請以賂往孟孫獻子也）以執斵執鍼織紝（執斵匠人執鍼女工織紝織繒布者）皆百人公衡爲質（公衡成公子）以請盟楚人許平十一月公及楚公子嬰齊蔡侯許男秦右大夫說宋華元陳公孫寧衛孫良夫鄭公子去疾及齊國之大夫盟于蜀（齊大夫不書其名非卿也）卿不書匱盟也於是乎畏晉而竊與楚盟故曰匱盟（匱之）

也

蔡侯許男不書乘楚車也謂之失位（乘楚王車爲左右則失位也卿不書則稱人諸侯不書皆不見經君臣之別）君子曰位其不可不愼也乎蔡許之君一失其位不得列於諸侯況其下乎詩曰不解于位民之攸塈（詩大雅言在上者勤正其位則國安而民息也攸所也塈息也）其是之謂矣楚師及宋公衡逃歸臧宣叔曰衡父不忍數年之不宴（宴樂也）以棄魯國國將若之何誰居後之人必有任是夫國棄矣（居辭也言後人必有當此）

患是行也晉辟楚畏其衆也君子曰衆之不可以已也大夫爲政猶以衆克況明君而善用其衆乎大誓所謂商兆民離周十人同者衆也大誓周書萬億曰兆民離則弱合則成衆言殺以散亡周以衆興

疏

注王卒至之位　正義曰諸言御戎皆御君之戎車此云彭名御戎知王戎車亦行也若君親在軍則君當車中御者在左勇力之士在右故御戎戎右常連言之此王車雖行王身不在故不立戎右使御者在中令蔡許二君居王車上當左右之位若夾衛王然下注云乘楚王車爲左右是二君皆在車之上也　注齊大至卿也　正義曰諸大夫盟會經貶之稱人或揔言大夫若實是國卿本合書名者傳即顯其名氏若本是大夫不合書名者傳直言其大

夫見其貶與不貶俱當稱人故不復言其名氏此傳言齊國之大夫傳不顯其名爲非卿故也襄十六年溴梁之會經書戊寅大夫盟傳云於是叔孫豹晉荀偃宋向戌衛甯殖鄭公孫蠆小邾之大夫盟於時會上鄭之下有曹莒邾薛杞而小邾之大夫最處其下舉小邾而上包之此盟鄭人之下有齊曹邾薛鄫俱是大夫齊最在上舉齊而下揔之止爲齊若是卿則合言名氏此會非卿故舉齊也 注匿乏也 正義曰私竊爲盟盟終不固此盟是匿乏之道也傳既言匿盟以解經又目解名曰匿盟之意於是乎畏晉而竊與楚盟故曰此是匿乏之盟也諸侯之卿竊與楚盟而仲尼貶之言其不應背晉故責之也責諸侯之背晉是成晉爲盟主也哀十二年公會吳于橐皋吳子請盟公不欲使子貢辭之而私與衛侯宋皇瑗盟彼畏吳而竊相與盟不貶者不與吳爲盟主言其私盟可許但魯自畏吳不書其盟其情無可責也釋例曰諸侯畏晉而竊與楚盟書盟而貶其卿此所以宗與晉爲盟主也吳之彊大始於會

鄫終於黃池凡三會三伐三盟唯書會伐而不書盟者吳
以盟主自居而行其夷狄禮儀不典則盟神不爾非所以
結信義昭明德故不錄其盟不與其成爲盟主也既不與
吳之爲盟主則宋魯衛三國私盟可許故無貶文是也若
然僖二十一年公會諸侯盟于薄二十七年公會諸侯盟
于宋彼二者皆顯與楚盟並無所責此竊與楚盟而貶之
者當僖公之時齊桓公卒晉文未興中國無伯唯彊是與
雖遠共楚盟無所可責此時晉爲盟主堪率諸侯私竊爲
盟心實畏晉故貶之亦然諸侯之卿畏晉容可貶之楚之
彊盛恒與晉敵非是畏晉卿亦貶者楚既彊盛應顯然作
盟今私竊受盟不敢宣露亦是畏晉之義且成晉爲伯事
須貶楚　注乘楚至之別　正義曰小國之從大國其征
伐也皆自乘其車自率其軍至戰陳之時與同出力耳此
二君棄己之車乘楚之乘乃爲楚王左右則是失位既失
其位非復國君故貶與盟會並皆不序經書楚師鄭師侵
衛於時蔡許在吳公會楚公子嬰齊于蜀蔡許亦在也及

盟又蔡許之君在焉侵也會也盟也三事並失其位經悉不書故傳於盟下釋之明上侵衛會劉皆失位也舊說諸侯之貶亦書爲人杜意謂諸侯之貶不至於人故因此而又明之卿不書則稱人諸侯不書則全不見經此是君臣之別明貶諸侯無稱人之法也　詩曰至攸塈　正義曰此大雅假樂之篇　大誓至衆也　正義曰泰誓云受有億兆夷人離心離德予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此言大誓所謂者引其意非本文也

晉侯使鞏朔獻齊捷于周王弗見使單襄公辭焉曰蠻夷戎狄不式王命式用也淫湎毁常王命伐之則有獻捷王親受而勞之所以懲不敬勸有功也兄弟甥舅侵敗王略兄弟同姓國甥舅異

姓國略經略法度王命伐之告事而已不獻其功所以敬親暱（告伐事而不獻因俘）禁淫慝也（淫慝爲越掠百姓取因俘也）令叔父克遂有功于齊（克能也）而不使命卿鎭撫王室所使來撫余一人而鞏伯實來未有職司於王室（鞏朔上軍大夫非命卿名位不達於王室）又奸先王之禮（謂獻齊捷）余雖欲於鞏伯（欲受其獻）其敢廢舊典以忝叔父夫齊甥舅之國也而大師之後也（齊世與周昏故曰甥舅）寧不亦淫從其欲以怒

叔父抑豈不可諫誨士莊伯不能對莊伯鞏朔

王使委於三吏委屬也三吏三公也禮之如侯伯克敵使大夫告慶之禮降於卿禮一等王以鞏伯宴而私賄之使相告之曰非禮也勿籍相相禮者籍書也王畏晉故私宴賄以慰鞏朔

疏 注三吏三公也 正義曰曲禮云五官之長曰伯其擯於天子也曰天子之吏鄭玄云謂三公也是三公稱吏故知三吏三公也 禮之至一等 正義曰如侯伯克敵使大夫告慶之禮則不得依獻捷之禮其獻捷之禮王待之必重於告慶之禮鞏朔晉之上軍大夫也縱使得如獻捷之禮亦當降卿禮一等傳言降於卿禮一等以見王待鞏朔不失禮也

經三年春王正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宋衛未葬而稱爵以接鄰國非禮也疏注宋衛至禮也正義曰僖九年傳曰宋桓公卒未葬而襄公會諸侯故曰子凡在喪公侯曰子傳因未葬而發在喪之例是先君未葬嗣君不得稱爵以會諸侯也知非踰年得成君者文八年八月天王崩九年春毛伯來求金傳曰不書王命未葬也彼王既踰年矣猶不得稱王命臣知諸侯雖則踰年但是未葬不得稱爵以接鄰國正以王不命臣明知其非禮也辛亥葬衛穆公無傳二月公至自伐鄭無傳甲子新宮災三日哭無傳三年喪畢宣公神主新入廟故謂之新宮書三日哭善得禮宗廟親之神靈所馮居而遇災故哀而哭之疏注三年至哭之正義曰公羊傳曰新宮者何宣公之宮也宣宮則曷爲謂之

新宮不忍言也其言三日哭何廟災三日哭禮也穀梁傳曰新宮者禰宮也三日哭哀也其哀禮也迫近不敢稱謚恭也二傳皆以新宮爲宣宮三日哭爲得禮故杜依用之宣公以其十八年冬十月薨至二年十月而大祥祥而禘祭神主新始入廟故謂之新宮禮檀弓記曰有焚其先人之室則三日哭故曰新宮火亦三日哭鄭玄云謂人燒其宗廟新宮火人火也記稱新宮火者指此新宮災耳傳例曰天火曰災人火曰火三家經傳有五字皆爲災鄭玄以爲人火雖非其義要天火人火其哭皆當三日是其善得禮也哀三年桓宮僖宮災不言哭而此言三日哭者釋例曰新宮者宣公之廟父廟也諒闇始闋而遇天災故感而哭之以致哀異於餘廟也

乙亥葬宋文公無傳七月而葬緩

夏公如晉鄭公子去疾帥師伐許公至自晉無傳

秋叔孫僑如帥師圍棘

棘汶陽田之邑在濟北蛇丘縣大雩無傳以過時書晉郤克衛孫良夫伐廧咎如赤狄別種冬十有一月晉侯使荀庚來聘衛侯使孫良夫來聘丙午及荀庚盟丁未及孫良夫盟先晉後衛尊霸主疏及荀庚盟正義曰隱元年及宋人盟于宿魯之微者及之也此言及荀庚盟及孫良夫盟十一年及郤犨盟皆是公自及之非臣及之也知者僖二十八年傳晉欒枝入盟鄭伯襄十一年傳晉趙武入盟鄭伯鄭子展出盟晉侯臣對君者皆君自與盟知此使來亦公自與盟也上言來聘盟又不地盟於國都公親可知故不言公鄭伐許無傳不書將帥告辭略疏注不書至辭略正義曰直舉國名傳無其說知是告辭略故史異文耳賈逵云鄭小國與大國爭

諸侯仍伐許不稱將帥夷狄之刺無知也此年夏鄭公子去疾帥師伐許明年冬鄭伯伐許先後並無貶責何獨此伐偏刺之

傳三年春諸侯伐鄭次于伯牛討邲之役也〔伯牛鄭地邲役在宣十二年〕遂東侵鄭〔晉潛軍深入〕鄭公子偃帥師禦之〔偃穆公子〕使東鄙覆諸鄤〔覆伏兵〕敗諸丘輿〔鄤丘輿皆鄭地晉偏軍為鄭所敗故不書〕皇戌如楚獻捷

夏公如晉拜汶陽之田〔前年晉使齊歸魯汶陽田故〕許恃楚而不事鄭鄭子良伐許晉人歸楚公子穀

臣與連尹襄老之尸于楚以求知罃（邲之戰楚獲知罃）於是荀首佐中軍矣（荀首知罃父）故楚人許之王送知罃曰子其怨我乎對曰二國治戎臣不才不勝其任以爲俘馘執事不以釁鼓（以血塗鼓爲釁鼓）使歸即戮君之惠也臣實不才又誰敢怨王曰然則德我乎對曰二國圖其社稷而求紓其民（紓緩也）各懲其忿以相宥也（宥赦也）兩釋纍囚以成其好（纍繫也）二

國有好臣不與及其誰敢德（言二國本不爲己）王曰子歸何以報我對曰臣不任受怨君亦不任受德無怨無德不知所報王曰雖然必告不穀對曰以君之靈纍臣得歸骨於晉寡君之以爲戮死且不朽（戮其不勝任）若從君之惠而免之以賜君之外臣首（稱於異國君曰外臣）首其請於寡君而以戮於宗亦死且不朽若不獲命（君不許戮）而使嗣宗職（嗣其祖宗之位職）次及於事

而帥偏師以脩封疆雖遇執事遇楚將帥其弗敢違違辟也其竭力致死無有二心以盡臣禮所以報也王曰晉未可與爭重爲之禮而歸之

【疏】注以血至釁鼓　正義曰說文釁血祭也禮雜記釁廟之禮云雍人舉羊升屋自中中屋南面刲羊血流于前乃降釁廟以血塗廟知釁鼓以血塗鼓也　然則德我乎　正義曰德加於彼彼荷其恩故謂荷恩爲德論語以德報德傳稱王德狄人皆是也　死且不朽　正義曰懷荷君恩身雖死而朽腐此恩不朽腐也死尚不朽以示其至死不忘也

秋叔孫僑如圍棘取汶陽之田棘不服故圍之僑如叔孫得臣子晉郤克衛孫良

夫伐廧咎如討赤狄之餘焉宣十五年晉滅赤狄潞氏其餘民散入廧咎如故討之

廧咎如潰上失民也此傳釋經之文而經無廧咎如潰蓋經闕此四字

疏注宣十至討之　正義曰謂赤狄餘民散入咎如之內今伐咎如者來就咎如之內討彼赤狄餘黨然廧咎如容赤狄餘民則咎如亦赤狄矣劉炫以為廧咎如之國即是赤狄之餘今知不然者以赤狄之國種類極多潞氏甲氏鐸辰皐落氏等皆是其類並為建國假令潞氏甲氏鐸辰皐落雖滅自外猶存則是不滅者多止應言討赤狄之類不得稱餘且伐者聲其鍾鼓討者責其罪狀以廧咎如容受赤狄餘黨故伐而討責若以廧咎如即是赤狄之餘應取土地興兵絕滅何當唯伐討而已劉以廧咎如即是赤狄之餘而規杜非也　注此傳至四字　正義曰傳言上失民也釋經潰文若經無潰文則傳無所解故疑經闕此四字釋例曰傳云廧咎如潰上失

民也今經但言伐廧咎如無廧咎如潰之文若經本無此文則丘明爲横益經文而加失民之傳也是言知經闕之意也文三年潰逃已有例矣復發傳者嫌夷狄異於中國故重發也冬十一月晉侯使荀庚來聘且尋盟尋元年赤棘盟荀庚林父之子衛侯使孫良夫來聘且尋盟尋宣七年盟公問諸臧宣叔曰中行伯之於晉也其位在三下卿孫子之於衛也位爲上卿將誰先對曰次國之上卿當大國之中中當其下下當其上大夫降一等小國之上卿當大國之下卿中當其上大

夫下當其下大夫降大國二等上下如是古之制也古制公爲大國侯伯爲次國子男爲小國衛在晉不得爲次國春秋時以強弱爲大小故衛雖侯爵猶爲小國晉爲盟主其將先之計等則二人位敵以盟主故先晉丙午盟晉丁未盟衛禮也

疏其位在三

正義曰於時郤克將中軍荀首佐之荀庚將上軍是其位在三也注云下卿者傳稱小國之上卿當大國之下卿又言衛在晉不得爲次國則以衛爲小國荀庚若是中卿自然當先晉矣乃云晉爲盟主其將先之直以盟主先晉明是二人位等以此知荀庚是下卿也晉立三軍將佐有六第三猶爲下卿則其餘皆下卿也蓋以諸侯之禮唯合三卿三是其正故定以三人爲上中下餘皆從下卿也卿有上下往年賜晉三帥皆以三命之服者侯伯之卿禮皆三

命上卿下卿命不異也　注春秋至小國　正義曰古制公爲大國侯伯爲次國子男爲小國以土地之大小命數爲等差也春秋之世彊陵弱大吞小爵雖不能自改地則以力升降諸侯聚會彊者爲先史書時事大小爲序此事不可改易仲尼即而用之宋公在齊侯之下許男在曹伯之上不復計爵之尊卑故衛雖侯爵猶爲小國以地狹小故也襄二十五年傳子產論晉曰今大國多數圻矣圻方千里是晉有方千里者三四也昭五年十三年傳皆言晉有革車四千乘計衛比於晉不過當五六分之一耳故不得爲次國其爲次國者當齊秦乎　十二月甲戌晉作六軍爲六軍僭王也萬二千五百人爲軍韓厥趙括鞏朔韓穿荀騅趙旃皆爲卿賞鞌之功也韓厥爲新中軍趙括佐之鞏朔爲新上軍韓穿佐之荀騅爲新下軍趙旃佐之晉舊自有三軍今增此故爲六軍

注韓厥至六軍　正義曰杜知韓厥爲新中軍及上下新軍將佐者以下六年傳云韓厥將新中軍且爲僕大夫時晉更增置新中上下三軍韓厥將新中軍名居其首故杜依名配其將佐齊侯朝于晉將授玉行朝禮郤克趨進曰此行也君爲婦人之笑辱也寡君未之敢任言齊侯之來以謝婦人之笑非爲脩好故云晉君不任當此晉侯享齊侯齊侯視韓厥韓厥曰君知厥也乎齊侯曰服改矣戎朝異服也言服改明識其人韓厥登舉爵曰臣之不敢愛死爲兩君之在此堂也

疏將授玉　正義曰玉謂所執之圭也凡諸侯相朝升堂授玉於兩楹之間於此時郤克趨進故記之

也史記齊世家曰頃公十一年晉初置六軍頃公朝晉欲尊王晉景公景公不敢當晉世家云景公十二年齊頃公如晉欲上尊景公爲王景公讓不敢然此時天子雖微諸侯竝盛晉文不敢請隧楚莊不敢問鼎又齊弱於晉所較不多豈爲一戰而勝便即以王相許準時度勢理必不然竊原馬遷之意所以有此説者當讀此傳將授王以爲將授王遂飾成爲此謬辭耳　注戎朝異服　正義曰周禮司服凡兵事韋弁服禮玉藻記云諸侯皮弁以聽朔朝服以日視朝聘禮賓皮弁聘公皮弁迎賓迎聘客尚以皮弁迎朝賓必皮弁矣在朝君臣同服公當皮弁則韓厥於時亦皮弁也鄭玄云韋弁以韎韋爲弁又以爲衣裳春秋傳曰晉郤至衣韎韋之跗注是也皮弁之服十五升白布衣素積以爲裳是戎朝異服也

荀罃之在楚也鄭賈人有將寘諸褚中以出既謀之未行而楚人歸之

賈人如晉荀罃善視之如實出己賈人曰吾無其功敢有其實乎吾小人不可以厚誣君子遂適齊傳言知罃之賢

經四年春宋公使華元來聘三月壬申鄭伯堅卒無傳二年大夫盟于蜀壬申二月二十八日杞伯來朝夏四月甲寅臧孫許卒無傳公如晉葬鄭襄公無傳秋公至自晉冬城鄆無傳公欲叛晉故城而爲備

疏冬城鄆正義曰釋例土地名魯有二鄆文十二年城諸及鄆杜云此東鄆莒魯所爭者城陽姑幕縣南有員亭或曰鄆即員也成十

六年傳晉人執季文子公待于鄆杜云此西鄆昭公所出居者東郡廩丘縣東有鄆城然則此爲公欲叛晉故城鄆以爲備當西鄆也

鄭伯伐許

傳四年春宋華元來聘通嗣君也宋共公即位

疏通嗣君也　正義曰文元年公孫敖如齊傳曰始聘焉禮也凡君即位卿出並聘踐脩舊好要結外援好事鄰國以衛社稷忠信卑讓之道也其事與此一也謂君初即位聘鄰國耳在魯而出謂之始聘自外而來謂之通嗣君言彼君嗣位以來未與魯通於此始通之也

杞伯來朝歸叔姬故也將出叔姬先脩禮朝魯言其故

夏公如晉晉侯見公不敬季文子曰晉侯必不免言將不能壽終也後十年陷廁而死詩曰敬之

敬之天惟顯思命不易哉（詩頌言天道顯明受其命甚難不可不敬以奉之）夫晉侯之命在諸侯矣可不敬乎（敬諸侯則得天命）秋公至自晉欲求成于楚而叛晉季文子曰不可晉雖無道未可叛也國大臣睦而邇於我（邇近也）諸侯聽焉未可以貳（聽服也）史佚之志有之（周文王太史）曰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楚雖大非吾族也（與魯異姓）其肯字我乎公乃止（字愛也）冬十一月鄭公孫申帥師

疆許田前年鄭伐許侵其田今正其界許人敗諸展陂鄭伯伐

許取鉏任泠敦之田展陂亦許地晉欒書將中軍

代郤克荀首佐之士燮佐上軍以救許伐鄭

取氾祭氾祭鄭地成皋縣東有氾水楚子反救鄭鄭伯與

許男訟焉於子反前爭曲直皇戌攝鄭伯之辭代之對

子反不能決也曰君若辱在寡君寡君與

其二三臣共聽兩君之所欲成其可知也

欲使自屈在楚子前決之不然側不足以知二國之成側子

反名爲明年許愬鄭於楚張本

疏注汜祭至汜水　正義曰杜注熒陽中牟縣有東汜襄城縣有南汜知此汜祭非彼二汜而以成皋縣東有汜水者以傳爲晉伐鄭取汜祭既爲晉人所取當是鄭之西北界即今之汜水也字書水旁巳爲汜水旁巳爲汜字相亂也漢書音義亦爲汜今汜水上源謂汜谷

晉趙嬰通于趙莊姬趙嬰趙盾弟莊姬趙朔妻朔盾之子

經五年春王正月杞叔姬來歸出也傳在前年

疏杞叔姬來歸　正義曰杞既出之猶稱杞者雜記曰諸侯出夫人夫人比至于其國以夫人之禮行至以夫人入鄭玄云行道以夫人之禮者棄妻致命其家乃義絕不用此爲始

仲孫蔑如宋夏叔孫僑如會晉荀首于穀穀齊地

梁山崩記異也梁山在

馮翊夏陽縣北 疏 注記異也 正義曰公羊傳曰梁山崩何以書記異也公羊以爲非常爲異害物爲災此山崩無所害故爲異也

秋大水無傳 冬十有一月己酉天王崩十有二月己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邾子杞伯同盟于蟲牢蟲牢鄭地陳留封丘縣北有桐牢

傳五年春原屏放諸齊放趙嬰也原同屏季嬰之兄 嬰曰我在故欒氏不作我亡吾二昆其憂哉且人各有能有不能言己雖淫而能令莊姬護趙氏 舍我何害

弗聽嬰夢天使謂已祭余余福女使問諸士貞伯貞伯曰不識也既而告其人自告貞伯從人曰神福仁而禍淫淫而無罰福也祭其得亡乎以得放遣爲福祭之之明日而亡爲六年晉殺趙同趙括傳

疏注自告貞伯從人　正義曰嫌告趙嬰使人故云自告貞伯從人也若告趙嬰使人不得云神福仁而禍淫

孟獻子如宋報華元也前年宋華元來聘夏晉荀首如齊逆女故宣伯餫諸穀野饋曰餫運糧饋之敵大國也

疏注野饋至大國　正義曰釋詁云饁饋也孫炎曰饁野之饋也彼言野饋饋田農在野之人此言野饋饋在野行路

之人俱是在野皆以野言之謂之鄙者言其運糧饋之彼自逆女而往饋之者敬大國也

梁山崩晉侯以傳召伯宗（傳驛）伯宗辟重曰辟傳（重載之車）重人曰待我不如捷之速也（捷邪出）問其所曰絳人也問絳事焉曰梁山崩將召伯宗謀之問將若之何曰山有朽壤而崩可若何國主山川（主謂所主祭）故山崩川竭君為之不舉（去盛饌）降服（損盛服）乘縵（車無文）徹樂（息八音）出次（舍於郊）祝幣（陳玉帛）史辭（自罪責）以禮焉（禮山川）其

如此而已雖伯宗若之何伯宗請見之見之於晉君不可不肯見遂以告而從之從重人言

疏注捷邪出 正義曰捷亦速也方行則遲邪出則速楚辭謂邪行小道爲捷徑是捷爲邪出 注車無文 正義曰周禮巾車掌王之五路皆不言車有文飾其下服車五乘孤乘夏篆卿乘夏縵大夫乘墨車鄭玄云夏篆五采畫轂約也夏縵亦五采畫無瑑耳墨車不畫也孤之車尚有瑑約明諸侯之車必有瑑約詩所謂約軧錯衡是其事也乘縵車無文蓋乘大夫墨車也覲禮侯氏乘墨車乃朝鄭玄云墨車大夫制也乘之者入天子之國車服不可盡同也彼爲適王尚乘墨車明此山崩降服亦乘墨車也 注舍於郊 正義曰僖三十三年傳秦伯以師敗于殽素服郊次此言出次降服明亦次於郊也文四年傳楚人滅江秦伯爲之降服出次注云辟正寢與此文互相見也 許靈

公愬鄭伯于楚前此年鄭伐許故六月鄭悼公如楚訟不勝楚人執皇戌及子國以鄭伯不直故也子國鄭穆公子故鄭伯歸使公子偃請成于晉秋八月鄭伯及晉趙同盟于垂棘垂棘晉地宋公子圍龜爲質于楚而歸圍龜文公子華元享之請鼓譟以出鼓譟以復入出入輒擊鼓曰習攻華氏宋公殺之蓋宣十五年宋楚平後華元使圍龜代己爲質故怨而欲攻華氏冬同盟于蟲牢鄭服也諸侯謀復會宋公使向爲人

辭以子靈之難子靈圍龜也宋公不欲會以新誅子靈爲辭爲明年侵宋傳十一月己酉定王崩經在盟上傳在下月倒錯衆家傳悉無此八字或衍文

疏注經在王衍文 正義曰傳不虛舉經文此無所明又上下倒錯諸家之傳又悉無此言必是衍文此杜以疑事毋質不敢輒去之耳

經六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會無傳二月辛巳立武宮魯人自鞌之功至今無患故築武軍又作先君武公宮以告成事欲以示後世

疏注魯人至後世 正義曰杜以傳稱季文子以鞌之功立武宮鞌在二年今始立武宮故云魯人自鞌之功至今無患追思鞌戰以爲已功故築武軍又作先君武公之廟以告戰勝之事欲以章示後世明已之功也其意言築爲武

軍又作武公之廟公羊傳曰武宮者何武公之宮也是立宮爲武公廟也武公是成公九世之祖其廟毀已久矣今復立之以爲不毀之廟禮明堂位曰魯公之廟文世室也武公之廟武世室也世室言其世世不毀劉炫以爲直立武公之宮不築武軍今知不然者以下傳云聽於人以救其難不可以立武立武由已非由人也是丘明譏魯立武以章武功明非徒築宮而已又宣十二年潘黨請築武軍楚子云武有七德我無一焉武非吾功遂不敢築武軍以明武功此則丘明譏魯章武功明亦築武軍也若其唯築武宮傳應云不可以立武宮不得單稱武也劉以爲唯築武公之宮而規杜非也

取鄟附庸國也

衛孫良夫帥師侵宋

夏六月邾子來朝無傳

公孫嬰齊如晉嬰齊叔肸子

壬申鄭伯費卒前年同盟蟲牢

秋仲孫蔑叔孫

僑如帥師侵宋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冬

季孫行父如晉晉欒書帥師救鄭

傳六年春鄭伯如晉拜成謝前年再盟子游相子游公子偃授玉于東楹之東禮授玉兩楹之間鄭伯行疾故東過士貞伯曰鄭伯其死乎自棄也已視流而行速不安其位宜不能久視流不端諦

疏注禮授至東過正義曰聘禮云公受玉于中堂與東楹之間鄭玄云中堂南北之中也入堂之深尊賓事也東楹之間亦以君行一臣行二也聘禮大夫奉命來聘君臣不敵故授玉于東楹之間國君來朝尊卑禮敵且傳言東楹之東以譏鄭伯行速

明禮當授王于兩楹之間二月季文子以鞌之功立武宫非禮也宣十二年潘黨勸楚子立武軍楚子荅以武有七德非己所堪其爲先君宫告成事而已今魯倚晉之功又非霸主而立武宫故譏之聽於人以救其難不可以立武立武由己非由人也言請人救難勝非己功注疏宣十至譏之 正義曰服虔云鞌之戰禱武公以求勝故立其宫案定元年傳昭公出故季平子禱于煬公立煬宫此若爲禱而立可以不言禱也無驗之說故不可從取鄟言易也三月晉伯宗夏陽說衛孫良夫甯相鄭人伊雒之戎陸渾蠻氏侵宋夏陽說晉大夫蠻氏戎别種也河南新城縣東南有蠻城經唯書孫

良夫獨衛告也以其辭會也辭會在前年師于鍼衛人不保不守備說欲襲衛曰雖不可入多俘而歸有罪不及死伯宗曰不可衛唯信晉故師在其郊而不設備若襲之是棄信也雖多衛俘而晉無信何以求諸侯乃止師還衛人登陴聞說謀故晉人謀去故絳晉復命新田爲絳故謂此故絳諸大夫皆曰必居郇瑕氏之地郇瑕古國名河東解縣西北有郇城沃饒而近盬盬鹽也猗氏縣鹽池是國利君樂不

可失也韓獻子將新中軍且爲僕大夫（兼大僕）公揖而入獻子從公立於寢庭（路寢之庭）謂獻子曰何如（問諸大夫言是非）對曰不可郇瑕氏土薄水淺（土薄地下）其惡易覯（惡疾疢覯成也）易覯則民愁民愁則墊隘（墊隘羸困也）於是乎有沈溺重膇之疾（沈溺濕疾重膇足腫）不如新田（今平陽絳邑縣是）土厚水深居之不疾（高燥故）有汾澮以流其惡（汾水出大原經絳北西南入河澮水出平陽絳縣南西入汾惡垢穢）且民從教（無災患）十世

之利也夫山澤林盬國之寶也國饒則民驕佚財易致則民驕侈近寶公室乃貧不可謂樂近寶則民不務本公說從之夏四月丁丑晉遷于新田爲季孫如晉傳

疏沃饒至失也　正義曰土田良沃五穀饒多民豐則國利財多則君樂其處不可失也

注盬鹽至池是　正義曰說文云盬河東鹽池袤五十一里廣七里周惣百一十六里字從鹽省古聲然則盬是鹽之名盬雖是鹽唯此池之鹽獨名爲盬餘鹽不名盬也

注路寢之庭　正義曰禮玉藻云君日出而視朝退適路寢聽政知寢庭是路寢之庭也沈氏云大僕職云王視燕朝則正位掌擯相鄭注云燕朝朝於路寢之庭韓獻子既爲僕大夫故知寢庭路寢之庭也其路門之外朝則司士掌焉故司士掌治朝之儀治朝則路門之外每日治朝事

之朝也其庫門之外朝則朝士掌焉故朝士云掌外朝之法此是詢衆庶問罪人之處也凡人君內朝二外朝一內朝二者路門內外之朝也外朝一者庫門外之朝也若諸侯三門皐應路外朝則在應門外魯之三門庫雉路則外朝在雉門外　注惡疾疢觀成也　正義曰下云土原水深居之不疾此云土薄水淺必居之多疾以此知惡是疾疢也爾雅訓覯為見杜以惡為疾疢疾疢非難見之物唯苦其病成耳故訓覯為成言其病易成由水土惡故也易覯至墊隘　正義曰疾疢易成則下民愁苦民既愁苦則必羸困羸困而謂之墊隘者方言云墊下也地之下濕狹隘猶人之羸瘦困苦故杜以墊隘為羸困也　且民至利也　正義曰民有災患則不暇從上無災患則從教化十者數之小成故云十世之利也　注財易至驕侈　正義曰魯語敬姜云昔者聖王之處民也擇瘠土而居之勞其民而用之故長王天下夫民勞則思思則善心生逸則淫淫則忘善忘善則惡心生沃土之民不材逸也瘠土之

民莫不向義勞也敬姜此語自是激發之辭未必聖王盡然要亦有此理也大史公書稱武王克殷患殷民富侈大史公曰奢昏厚葬以破其産爲其富而驕佚故設法以貧之也管子曰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讓生於有餘爭生於不足論語稱孔子適衛欲先富後教爲其貧而無恥欲營生以富之也此皆觀民設教故其理不同若遷都近監則民皆商販則富者彌富驕侈而難治貧者益貧飢寒而犯法且貧者資富而致貧富者削貧而爲富惡民之富乃是惡民之貧欲使貧富均而勞逸等也　注近寶則民不務本　正義曰農業人之本也商販事之末也若民居近寶則棄本逐末廢農爲商則貧富兼幷若貧富兼幷則貧多富少貧者無財以共官富者不可以倍稅賦稅少則公室貧也

六月鄭悼公卒　終士貞伯之言　子叔聲伯如晉命伐宋　晉人命聲伯　秋孟獻子叔孫宣伯

侵宋晉命也楚子重伐鄭鄭從晉故也（前年從晉盟）冬季文子如晉賀遷也晉欒書救鄭與楚師遇於繞角（繞角鄭地）楚師還晉師遂侵蔡楚公子申公子成以申息之師救蔡（申息楚二縣）禦諸桑隧（汝南朗陵縣東有桑里在上蔡西南）趙同趙括欲戰請於武子武子將許之（武子欒書）知莊子（荀首中軍佐）范文子（士燮上軍佐）韓獻子（韓厥新中軍將）諫曰不可吾來救鄭楚師去我吾遂至於此（此蔡）

地是遷戮也戮而不已又怒楚師戰必不克遷戮不義怒敵難當故不克雖克不令成師以出而敗楚之二縣何榮之有焉六軍悉出故曰成師以大勝小不足爲榮若不能敗爲辱已甚不如還也乃遂還還於是軍帥之欲戰者衆或謂欒武子曰聖人與衆同欲是以濟事子盍從衆盍何不也子爲大政中軍元帥將酌於民者也酌取民心以爲政子之佐十一人六軍之卿佐其不欲戰者三人而已知范韓也欲

戰者可謂衆矣商書曰三人占從二人衆故也商書洪範武子曰善鈞從衆鈞等也夫善衆之主也三卿爲主可謂衆矣三卿皆晉之賢人從之不亦可乎傳善欒書得從衆之義且爲八年晉侵蔡傳

疏子之佐十一人 正義曰服虔云是時欒書將中軍荀首佐之荀庚將上軍士燮佐之郤錡將下軍趙同佐之韓厥將新中軍趙括佐之鞏朔將新上軍韓穿佐之荀騅將新下軍趙旃佐之 注商書洪範 正義曰武王克殷始作洪範今見在周書傳謂之商書者以箕子商人所陳故也

經七年春王正月鼷鼠食郊牛角改卜牛

鼷鼠又食其角乃免牛無傳稱牛未卜日免放也免牛可也不郊非禮也

疏鼷鼠至免牛　正義曰釋獸云鼷鼠李巡曰䶅鼱鼠一名鼷鼠孫炎曰有螫毒者蓋如今鼠狼改卜牛下重言鼷鼠又食其角不重言牛者何休云言角牛可知後食牛者未必故鼠故重言鼠改卜被食角者言乃免牛則前食角者亦免之矣從下免省文也　注稱牛至禮也　正義曰僖三十一年傳曰牛卜日曰牲今稱牛是未卜日也免放也放不殺遂不郊也

吳伐郯夏五月曹伯來朝不郊猶三望無傳書不郊閒有事三望非禮秋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杞伯救鄭八月戊辰同盟于馬陵

馬陵衛地陽平元城縣東南有地名馬陵公至自會無傳吳入州來州來楚邑淮南下蔡縣是也冬大雩無傳書過衛孫林父出奔晉

傳七年春吳伐郯郯成季文子曰中國不振旅蠻夷入伐而莫之或恤振整也旅衆也無弔者也夫言中國不能相愍恤故夷狄內侵詩曰不弔昊天亂靡有定其此之謂乎詩小雅刺在上者不能弔愍下民故號天告亂有上不弔其誰不受亂上謂霸主吾亡無日矣君子曰知懼如是斯不亡矣

【疏】詩曰至有定　正義曰此詩小雅節南山之篇

鄭子良相成公以如晉見且拜師謝前年晉救鄭之師爲楚伐鄭張本夏曹宣公來朝

疏曹宣公來朝 正義曰此文及八年傳召桓公來賜公命並無所解釋而處載經文者釋例曰其經傳事同而文異者或告命之辭有差異或氏族名號當須互見此蓋須互見名號故舉之也

秋楚子重伐鄭師于汜汜鄭地在襄城縣南諸侯救鄭鄭共仲侯羽軍楚師二子鄭大夫因鄖公鍾儀獻諸晉八月同盟于馬陵尋蟲牢之盟且莒服故也蟲牢盟在五年莒本屬齊今服故莒從之晉人以鍾儀歸囚諸軍府軍藏府也爲九年晉侯見鍾儀張本楚圍宋

之役（在宣十四年）師還子重請取於申呂以爲賞田王許之（分申呂之田以自賞）申公巫臣曰不可此申呂所以邑也是以爲賦以御北方若取之是無申呂也（言申呂賴此田成邑耳不得此田則無以出兵賦而二邑壞也）晉鄭必至于漢王乃止子重是以怨巫臣子反欲取夏姬巫臣止之遂取以行子反亦怨之及共王即位（楚共王以魯成公元年即位）子重子反殺巫臣之族子閻子蕩及清尹弗忌（皆巫臣之族）及襄

老之子黑要（以夏姬故并怨黑要）而分其室子重取子閻之室使沈尹與王子罷分子蕩之室子反取黑要與清尹之室巫臣自晉遺二子書（子重子反）曰爾以讒慝貪惏事君而多殺不辜余必使爾罷於奔命以死巫臣請使於吳晉侯許之吳子壽夢說之（壽夢季扎父）乃通吳于晉以兩之一卒適吳舍偏兩之一焉（司馬法百人爲卒二十五人爲兩車九乘爲小偏十五乘爲大偏蓋留九乘車及一兩二十五人令吳習之）與其

射御教吳乘車教之戰陳教之叛楚前是吳常屬楚寘其子狐庸焉使爲行人於吳吳始伐楚伐巢伐徐巢徐楚屬國子重奔命救徐巢馬陵之會吳入州來子重自鄭奔命因伐鄭而行子重子反於是乎一歲七奔命蠻夷屬於楚者吳盡取之是以始大通吳於上國上國諸夏

以兩至一焉　正義曰以兩之一謂將二十五人也又言卒謂更將百人也言之者婉句耳凡將一百二十五人適吳也舍偏謂舍一偏之車九乘也兩之一焉又舍二十五人也凡舍九乘車二十五人與吳矣發首言兩之一者爲

舍此兩之一故先言之又言卒者見巫臣所將非唯有一兩也司馬法車九乘爲小偏十五乘爲大偏傳言偏不言大當是留九乘車矣唯言留一偏不見元將車數不知去時幾乘車去也丘明爲傳辭皆易解此獨蹇澁或誤本文蘇氏云舍九乘車以六乘車還則以去時十五乘車得不言者以舍既稱偏明去時有車可知從省文也沈氏云聘使來有將兵車者今此特將兵車爲方欲教吳戰陳故與常不同

衛定公惡孫林父冬孫林父出奔晉林父孫良夫之子衛侯如晉晉反戚焉戚林父邑林父出奔戚隨屬晉

疏注戚林至屬晉　正義曰傳言晉反戚焉則戚已屬晉襄二十六年衛孫林父入于戚以叛此不言叛故解之戚是孫氏世所食邑林父出奔之後戚自從隨而屬晉非林父入而將去故不言叛也

經八年春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齊服事晉故晉來語魯使還二年所取田晉欒書帥師侵蔡公孫嬰齊如莒宋公使華元來聘夏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昏聘不使卿今華元將命故特書之宋公無主昏者自命之故稱使也公孫壽蕩意諸之父

注昏聘至之父　正義曰傳於華元來聘之下云聘共姬也則華元斯始告魯欲圖爲昏昏禮發首云昏禮下達乃言納采鄭玄云達通也將欲與彼合昏姻必先使媒氏下通其言女氏許之乃後使人納其采擇之禮此華元來聘則彼昏禮所謂下達者也士禮使媒諸侯不可求媒於他國自使臣行則亦媒之義昏有六禮下達之後初有納采擇之禮既行納采其日即行問名問女之名將歸卜其吉凶也

歸既卜得吉又使使者往告謂之納吉納吉則昏禮定矣復遣納徵徵成也納幣以成昏禮士禮納徵有玄纁束帛儷皮其諸侯謂之納幣以其幣多故指幣言之納幣以後又有請期親迎是之謂六禮也計華元來聘之後當有納采納吉二使二使之後乃次納幣今唯書納幣者納采納吉其使非卿故不書也釋例曰諸侯昏禮士以士昏禮準之不得唯止於納幣逆女納幣逆女二事皆必使卿行卿行則書之他禮非卿則不書也宋公使華元來聘聘不應使卿故傳但言聘共姻也使公孫壽來納幣納幣應使卿故傳明言得禮也魯君之昏時存納幣逆女此其義也是言聘女不應使卿令華元以卿將命故特書之也隱二年公羊傳曰昏禮不稱主人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則其稱主人何辭窮也辭窮者何無母也禮有母則母命之宋公無主昏者宋公自命之故稱宋公使公孫壽來也公孫壽蕩意諸之父者

文十六年傳文

晉殺其大夫趙同趙括 傳曰原屏咎之

從也明本不以德義自居宜【疏】注傳曰至稱名　正義曰傳稱莊姬譖之則是其見討故從告辭而稱名

同括無罪大夫無罪見殺例不書名此並書名故解之宜十二年傳曰原屏咎之徒也明本不以德義自居而妄叨高位宜其見討今雖實不作亂從告而稱其名言從告者凡殺大夫必以其實有罪告不肯言其無罪魯史詳其曲直乃立其文故所書或從或否耳

秋七月天子使召伯來賜公命

諸侯即位天子賜以命圭與之合瑞八年乃來緩也天子天王王者之通稱

【疏】注諸侯至通稱　正義曰天子賜諸侯之命書傳亦無正禮唯文元年天王使毛伯來錫公命僖十一年傳王賜晉惠公命周語王賜晉文公命皆是即位而賜之又賜之以圭擬朝而合瑞諸侯即位禮必朝王明當即位即賜之命今八年乃來是緩也隱元年宰咺來賵爲其緩書名以譏之此亦緩也而不譏之者彼賵死不及尸弔生不及哀子氏未薨而豫凶事所

失者大故特譏之春秋之時賜命禮廢唯文公即位而賜成公八年乃賜桓公死後追賜其餘皆不得賜苟以得之爲榮故不復譏其綏也且賜之以圭者爲朝而合瑞會尚不朝天子不宜譏天子賜綏也天子之見經者三十有二稱天王者二十五稱王者六稱天子者一即此事是也三稱並行傳無異說故知天子天王王者之通稱也其不同者史異辭耳公羊傳曰其稱天子何元年春王正月正也其餘皆通矣杜用彼說也賈逵云諸夏稱天王畿內曰王夷狄曰天子王使榮叔歸含且賵以恩深加禮妾母恩同畿內故稱王成公八年乃得賜命與夷狄同故稱天子左氏無此義故杜不從之

冬十月癸卯杞叔姬卒前五年來歸者女既適人雖見出弃猶以成人禮書之終爲杞伯所葬故稱杞叔姬

晉侯使士燮來聘先謀而稱

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人邾人伐郯

會盟主之命不同之於列國

衛人來媵古者諸侯取適夫人及左右媵各有姪娣皆同姓之國國三人凡九女所以廣繼嗣也魯將嫁伯姬於宋故衛來媵之

疏注古者至媵之 正義曰莊十九年公羊傳曰媵者何諸侯娶一國則二國往媵之以姪娣從姪者何兄之子也娣者何弟也諸侯一聘九女是諸侯娶適夫人及左右媵各有姪娣也傳曰同姓媵之異姓則否是夫人與媵皆同姓之國也魯衛同姓故來媵之釋例曰古者諸侯之娶適夫人及左右媵各有姪娣皆同姓之國國三人凡九女參骨肉至親所以息陰訟陰訟息所以廣繼嗣也當時雖無其人必待年而送之所以絕望求塞非常也辭稱寡愚不教故遣大夫隨之亦謂之媵臣所以將謙敬之實也夫人薨不更聘必以姪娣媵繼室一與之醮則終身不二所以重昏姻固人倫人倫之義既固上足以奉宗廟下足以繼後世此夫婦之義也

傳八年春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季文子餞之（餞送行飲酒）私焉（私與之言）曰大國制義以爲盟主是以諸侯懷德畏討無有貳心謂汶陽之田敝邑之舊也而用師於齊使歸諸敝邑（用師鞌之戰）今有二命曰歸諸齊信以行義義以成命小國所望而懷也信不可知義無所立四方諸侯其誰不解體（言不復肅敬於晉）詩曰女也不爽士貳其行士

也罔極二三其德爽差也極中也詩衛風婦人怨丈夫不一其行喻魯事晉猶女之不敢過差而晉有罔極之心反二三其德七年之中一與一奪二三孰甚焉士之二三猶喪妃耦而況霸主霸主將德是以以用也而二三之其何以長有諸侯乎詩曰猶之未遠是用大簡猶圖也簡諫也詩大雅言王者圖事不遠故用大道諫之行父懼晉之不遠猶而失諸侯也是以敢私言之

疏注餞送行飲酒　正義曰詩大雅韓奕篇云韓侯出祖出宿于屠顯父餞之清酒百壺是餞為送行飲酒也　大國至盟主　正義曰義者宜也事得其宜謂之為

義汶陽之田宜其歸魯是歸魯爲義齊不義大國當制其義事以爲諸侯之盟主　信以至解體　正義曰言之有信義事乃行是信以行義事必以義命乃成就故義以成命也杖信以行義事以義而命諸侯故小國所望而歸之懷歸也言而無信則信不可知所命非義則義無所立如是則四方諸侯其誰不解體謂事晉之心皆踈慢也

詩曰至其德　正義曰衛風氓之篇　詩曰至言之　正義曰詩大雅板之篇也言王者之所圖謀其事未能長遠我以是故用大道諫王行父今亦懼晉之不能遠圖而因此以失諸侯是以敢私言之私布此言即是大諫也

晉欒書侵蔡六年未得志故遂侵楚獲申驪申驪楚大夫楚師之還也謂六年遇於繞角時晉侵沈獲沈子揖初從知范韓也繞角之役欒書從知莊子范文子韓獻子之言不與楚戰自是常從其謀師出

有功故傳善之沈國今汝南平輿縣君子曰從善如流宜哉宜有功也如流喻速詩曰愷悌君子遐不作人遐遠也作用也詩大雅言文王能遠用善人不語助求善也夫作人斯有功績矣是行也

鄭伯將會晉師會伐蔡之師門于許東門大獲焉過許見其無備因攻之楚師之還正義曰還在六年不於彼言者因其今獲申驪追言六年侵沈述欒書得從善之功故於此并言之詩曰至作人正義曰大雅旱麓之篇

聲伯如莒逆也自為逆婦而書者因聘而逆

宋華元來聘聘共姬也穆姜之女成公姊妹為宋共公夫人聘不應使卿故傳發其事而已

夏宋公使公孫

壽來納幣禮也納幣應使卿疏注穆姜之女正義曰明年季文子如宋致女還稱宋土之樂穆姜出拜謝之知是穆姜所生之女也晉趙莊姬爲趙嬰之亡故譖之于晉侯趙嬰亡在五年曰原屏將爲亂欒郤爲徵欒氏郤氏亦徵其爲亂六月晉討趙同趙括武從姬氏畜于公宮趙武莊姬之子莊姬晉成公女畜養也以其田與祁奚韓厥言於晉侯曰成季之勳宣孟之忠成季趙衰宣孟趙盾而無後爲善者其懼矣三代之令王皆數百年保天之祿夫豈無

辟王賴前哲以免也言三代亦有邪辟之君但賴其先人以免禍耳周書曰不敢侮鰥寡所以明德也周書康誥言文王不侮鰥寡而德益明欲晉侯之法文王乃立武而反其田焉注趙武至養也

疏正義曰史記趙世家云趙朔娶晉成公姊爲夫人案傳趙衰適妻是文公之女若朔妻成公之姊則亦文公之女父之從母不可以爲妻且文公之卒距此四十六年莊姬此時尚少不得爲成公姊也賈服先儒皆以爲成公之女故杜從之史記又稱有屠岸賈者有寵於靈公此時爲司寇追論趙盾弒君之事誅趙氏殺趙朔趙同趙括而滅其族案二年傳欒書將下軍則於時朔已死矣同括爲莊姬所譖此年見殺趙朔不得與同括俱死也於時晉君明諸臣彊無容有屠岸賈輙廁其閒得如此專恣又說云公孫杵臼取他兒代武死程嬰匿武於山中居十五年因晉侯有

疾韓厥乃請立武爲趙氏後與左傳皆違馬遷妄說不可從也　夫豈至免也　正義曰此趙同趙括謂天祿之父祖若桀紂之輩雖邪辟子孫賴禹湯之功而食天祿　秋召桓公來賜公命　召桓公周卿士　晉侯使申公巫臣如吳假道于莒與渠丘公立於池上　渠丘公莒子朱也池城池也渠丘邑名莒縣有蘧里　曰城已惡莒子曰辟陋在夷其孰以我爲虞　虞度也　對曰夫狡焉　狡猾之人　思啓封疆以利社稷者何國蔑有唯然故多大國矣唯或思或縱也　世有思開封疆者有縱其暴掠者莒人當唯此爲命　勇夫重閉況國

乎爲明年莒潰傳疏注渠丘至遽里　正義曰十四年莒子朱卒知渠丘公即是朱也渠丘莒之邑名夷不當有謚或作別號此朱以邑名爲號不知其故何也　唯然　正義曰俗本唯作雖今定本作唯冬杞叔姬卒來歸自杞故書愍其見出來歸故書卒也若更適大夫則不復書卒晉士燮來聘言伐郯也以其事吳故七年郯與吳成公賂之請緩師文子不可文子士燮曰君命無貳失信不立禮無加貨事無二成公私不兩成君後諸侯是寡君不得事君也欲與魯絕燮將復之季孫懼使宣伯帥師會伐郯衛人來

媵共姬禮也凡諸侯嫁女同姓媵之異姓則否必以同姓者參骨肉至親所以息陰訟

疏衛人至則否　正義曰膏肓以爲媵不必同姓所以博異氣今左傳異姓則否十年齊人來媵何以無貶刺之文左氏爲短鄭箴云禮稱納女於天子云備百姓於國君云備酒漿不得云百姓是不博異氣也齊是大國今來媵我得之爲榮不得貶也

經九年春王正月杞伯來逆叔姬之喪以歸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杞伯同盟于蒲蒲衛地在長垣縣西南公至自會無傳二月伯姬歸于宋宋不使卿逆非禮夏季孫行父如

宋致女女嫁三月又使大夫隨加聘問謂之致女所以致成婦禮篤昏姻之好晉人來媵媵伯姬也

疏注女嫁至之好 正義曰桓三年九月夫人姜氏至自齊冬齊侯使其弟年來聘傳曰齊仲年來聘致夫人也此二月伯姬歸于宋夏季孫行父如宋致女二者其間並近三月禮婦入三月廟見知致女必以三月蓋廟見之後婦禮既成使大夫聘問謂之致女致其成婦之禮存謙敬序殷勤所以篤昏姻之好也仲年行父俱是致女而彼言聘者在魯而出則曰致女在他國而來則但言聘外內之異文也以彼言聘而實是致女故二注皆言使大夫隨加聘問爲此也

秋七月丙子齊侯無野卒無傳五同盟丙子六月一日書七月從赴

疏注五同盟 正義曰無野以宣十年即位此二年及國佐盟于袁婁又盟于蜀五年于蟲牢七年于馬陵此年于蒲皆魯齊俱在是五同盟也

晉人執鄭

伯鄭伯既受盟於蒲又受楚賂會於鄧故晉執之稱人者晉以無道於民告諸侯例在十五年晉欒書帥師伐鄭冬十有一月葬齊頃公無傳楚公子嬰齊帥師伐莒庚申莒潰民逃其上曰潰楚人入鄆鄆莒别邑也楚偏師入鄆故稱人秦人白狄伐晉鄭人圍許城中城魯邑也在東海廩丘縣西南此閏月城在十一月之後十二月之前故傳曰書時

疏注魯邑至書時 正義曰長歷推此年閏十一月傳城中城文在十二月上而云書時也即是閏月城之閏月月半後即是十二月節故水昬已正而城之是得時也

傳九年春杞桓公來逆叔姬之喪請之也

叔姬已絶於杞魯復強請杞使還取葬杞叔姬卒為杞故也還為杞婦故卒稱杞逆叔姬為我也既棄而復逆其喪明為魯故為歸汶陽之田故諸侯貳於晉歸田在前年晉人懼會於蒲以尋馬陵之盟馬陵盟在七年季文子謂范文子曰德則不競尋盟何為競強也范文子曰勤以撫之寬以待之堅彊以御之明神以要之柔服而伐貳德之次也是行也將始會吳吳人不至為十五年會鍾離傳二月伯姬歸于宋

爲致女復命起楚人以重賂求鄭鄭伯會楚公子成于鄧爲晉人執鄭伯傳夏季文子如宋致女復命公享之賦韓奕之五章韓奕詩大雅篇名其五章言蹶父嫁女於韓侯爲女相所居莫如韓樂文子喻魯侯有蹶父之德宋公如韓侯宋土如韓樂穆姜出于房再拜曰大夫勤辱不忘先君以及嗣君施及未亡人穆姜伯姬母聞文子言宋樂喜而出謝其行勞婦人夫死自稱未亡人先君猶有望也言先君亦望文子之若此敢拜大夫之重勤又賦綠衣之卒章而入綠衣詩邶風也取其我思古人實獲我心喻文子言得己意

晉人來媵禮也（同姓故）秋鄭伯如晉晉人討其貳於楚也執諸銅鞮（銅鞮晉別縣在上黨）欒書伐鄭鄭人使伯蠲行成晉人殺之非禮也兵交使在其間可也（明殺行人例）楚子重侵陳以救鄭（陳與晉故）晉侯觀于軍府見鍾儀問之曰南冠而縶者誰也（南冠楚冠縶拘執）有司對曰鄭人所獻楚囚也使稅之（鄭獻鍾儀在七年稅解也）召而弔之再拜稽首問其族對曰泠人也（泠人樂官）公曰能樂

乎對曰先父之職官也敢有二事（言不敢學他事）使與之琴操南音（南音楚聲）公曰君王何如對曰非小人之所得知也固問之對曰其為大子也師保奉之以朝于嬰齊而夕于側也（嬰齊令尹子重側司馬子反言其尊卿敬老）不知其他公語范文子文子曰楚囚君子也言稱先職不背本也樂操土風不忘舊也稱大子抑無私也（舍其近事而遠稱少小以示性所自然明至誠）名其二卿尊君也（尊晉君也）不

背本仁也不忘舊信也無私忠也尊君敏也（敏達也）仁以接事信以守之忠以成之敏以行之事雖大必濟（言有此四德必能成大事）君盍歸之使合晉楚之成公從之重為之禮使歸求成（為下十二月晉楚結成張本）

注南冠楚冠　正義曰應劭漢官儀云法冠一曰柱後冠左傳南冠而縶則楚冠也秦滅楚以其冠賜近臣御史服之即今解豸冠也古有解豸獸觸不直者故執憲以其角形為冠令觸人也

注泠人樂官　正義曰詩簡兮序云衛之賢者仕於泠官鄭玄云泠官樂官也泠氏世掌樂官而善焉故後世多號樂官為泠官呂氏春秋稱黃帝使泠倫自大夏之西崑崙之陰取竹斷兩節而吹之以為黃鐘之宮

昭二十一年傳景王鑄無射泠州鳩非之是泠氏世掌樂官也周語云景王鑄鐘成泠人告和魯語云泠簫詠歌及鹿鳴之三此稱泠人詩稱泠官是泠為樂官之名也　注舍其至至誠　正義曰楚王既爲君矣不言爲君時事而遠稱大子者若言爲君時事嫌爲君隱惡或疑已在君位矯情爲善舍其當時近事遠稱大子少小者未爲君時不須隱蔽以示正性自然言其從小如此以明己之至誠無所私也禮君前臣名字則貴於名此道二卿之名不言字是尊晉君也

冬十一月楚子重自陳伐莒圍渠丘渠丘城惡衆潰奔莒戊申楚入渠丘月六日莒人囚楚公子平楚人曰勿殺吾歸而俘莒人殺之楚師圍莒莒城亦惡庚申莒潰十月

八日楚遂入鄆莒無備故也終巫臣之言君子曰恃陋而不備罪之大者也備豫不虞善之大者也莒恃其陋而不脩城郭浹辰之間而楚克其三都無備也夫浹辰十二日也詩曰雖有絲麻無弃菅蒯雖有姬姜無棄蕉萃凡百君子莫不代匱言備之不可以已也逸詩也姬姜大國之女蕉萃陋賤之人

疏注浹辰十二日也　正義曰浹爲周帀也從甲至癸爲十日從子至亥爲十二辰周禮縣治象浹日而斂之謂周甲癸十日此言浹辰謂周子亥十二辰故爲十二日也　無棄菅蒯　正義曰釋草云

白華野菅郭璞曰菅茅屬陸璣毛詩疏曰菅似茅滑澤無毛肕宜為索漚及曝尤善蒯與菅連亦菅之類喪服疏屨者傳曰藨蒯之菲也可以為屨明肕如菅並可代絲麻之乏故云無棄也

秦人白狄伐晉諸侯貳故也鄭人圍許示晉不急君也此秋晉執鄭伯是則公孫申謀之曰我出師以圍許示不畏晉為將改立君者而紓晉使紓緩也勿亟遣使詣晉示欲更立君晉必歸君為明年晉侯歸鄭伯張本城中城書時也

十二月楚子使公子辰如晉報鍾儀之使請修好結成鍾儀奉晉命歸故楚報之

經十年春衛侯之弟黒背帥師侵鄭夏四月五卜郊不從乃不郊　無傳卜常祀不郊皆非禮故書

【疏】注卜常至故書　正義曰曲禮論卜筮云旬之外曰遠某日旬之内曰近某日則卜者每旬一卜傳稱啓蟄而郊則周之三月郊之大期此云五卜者當是三月三卜四月又二卜皆不吉乃止也僖三十一年傳云禮不卜常祀不應卜而卜以不吉而不郊皆非禮也

五月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　晉侯太子州蒲也稱爵見其生代父居位失人子之禮

【疏】注晉侯至之禮　正義曰如傳文知晉侯是大子也漢末有汝南應劭作舊君諱議云昔者周穆王名滿晉厲公名州滿又有王孫滿是同名不諱則此爲州滿或爲州滿誤耳今定本作滿傳無譏文知譏其生代父位失人子之禮者傳稱凡在喪公

侯曰子父喪代位尚不稱君生代父位譏之必矣傳言立大子以爲君若其不譏則不須此傳是顯其譏之意齊人來媵無傳媵伯姬也異姓來媵非禮也丙午晉侯獳卒六同盟據傳丙午六月七日有日無月

疏 注六同盟 正義曰獳以宣九年即位十七年盟于斷道元年于赤棘二年于袁婁五年于蟲牢七年于馬陵九年于蒲皆魯晉俱在是六同盟也

秋七月公如晉冬十月

傳十年春晉侯使糴茷如楚糴茷晉大夫報大宰子商之使也子商楚公子辰使在前年衛子叔黑背侵鄭晉命也晉命衛使侵鄭鄭公子班聞叔申之謀改立君之謀三

月子如立公子繻子如公子班夏四月鄭人殺繻

立髡頑子如奔許髡頑鄭成公大子欒武子曰鄭人

立君我執一人焉何益不如伐鄭而歸其

君以求成焉晉侯有疾五月晉立大子州

蒲以爲君而會諸侯伐鄭生立子爲君此父不父子不子經因書晉

侯其惡明鄭子罕賂以襄鐘子罕穆公子襄鐘鄭襄公之廟鐘子然

盟于脩澤子駟爲質子然子駟皆穆公子熒陽卷縣東有脩武亭辛巳

鄭伯歸鄭伯歸不書鄭不告入晉侯夢大厲被髮及

地搏膺而踊曰殺余孫不義厲鬼也趙氏之先祖也八年晉侯殺趙同趙括故怒余得請於帝矣壞大門及寢門而入公懼入于室又壞戶公覺召桑田巫桑田晉邑巫言如夢巫云鬼怒如公所夢公曰何如曰不食新矣言公不得及食新麥公疾病求醫于秦秦伯使醫緩爲之緩醫名爲猶治也未至公夢疾爲二豎子曰彼良醫也懼傷我焉逃之其一曰居肓之上膏之下若我何肓鬲也心下爲膏醫至曰疾不可爲也

在肓之上膏之下攻之不可達之不及藥不至焉不可爲也（達針）公曰良醫也厚爲之禮而歸之六月丙午晉侯欲麥（周六月今四月麥始熟）使甸人獻麥（甸人主爲公田者）饋人爲之召桑田巫示而殺之將食張如廁陷而卒（張腹滿也）小臣有晨夢負公以登天及日中負晉侯出諸廁遂以爲殉（傳言巫以明術見殺小臣以言夢自禍）

【疏】注厲鬼至故怒　正義曰鬼怒言殺余孫不義必是枉死者之祖也景公即位以來唯枉殺趙同趙括故知是趙氏之先祖趙氏先祖其人非

一鬼不白言其名未知誰之鬼世本云公明生趙夙晉語云趙衰趙夙之弟則括之祖公明是也服虔又以爲公明之鬼凡爲疫厲之鬼皆妖邪之氣未必眞是彼人故杜不復指斥　注肓鬲也心下爲膏　正義曰此賈逵之言杜依用之古今傳文皆以爲肓之下賈服何休諸儒等亦皆以爲膏雖凝者爲脂釋者爲膏其實凝者亦曰膏故內則云小切狼臅膏則此膏謂連心脂膏也劉炫以爲釋者爲膏連心之脂不得稱膏以爲膏當爲鬲改易傳文而規杜氏非也

鄭伯討立君者戊申殺叔申叔禽　叔禽叔申弟

君子曰忠爲令德非其人猶不可況不令乎　言叔申爲忠不得其人還害身

疏　注叔禽叔申弟　正義曰此無文也以禽與申俱死當是坐其兄弟知是弟也　忠爲至令乎　正義曰言叔申忠誠爲此令善之德施之於鄭伯施非得其善人

猶尚不可何况不有令德者乎言令德者往年公孫申曰我出師以圍許爲將改立君者而紓晉使晉必歸君是也

秋公如晉親弔非禮晉人止公使送葬於是羅茷未反是春晉使羅茷至楚結成晉謂魯二於楚故留公須羅茷還驗其虚實冬葬晉景公公送葬諸侯莫在魯人辱之故不書諱之也諱不書晉葬也

春秋正義卷第十八

修職郎新差充婺州州學教授趙

春秋正義卷第十九　成公

國子祭酒上護軍曲阜縣開國子臣孔穎達等奉
勑撰

經十有一年春王三月公至自晉正月公在晉不書諱見止

疏注正月至見止　正義曰襄二十九年正月公在楚傳曰釋不朝正于廟也彼以踰年故書正月公在楚此亦踰年不書正月公在晉者爲諱見止故正月不以告廟案春秋上下公之在晉諱與不諱悉皆不書此言諱見止者以此兼有諱義故詳之也宣五年傳公如齊高固使齊侯止公請叔姬焉夏公至自齊書過也注云公既見止連昏於鄰國之臣厭尊毀列累其先君而於廟行飲至之禮故書以示過宣七年公會晉侯云云于黑壤傳

晉侯以公不朝又不聘止公于會不與公盟八年公至自晉注云義與五年書過同此亦見止還而告至杜不言義與書過同者公實不貳於楚晉以無罪止公非所當諱故依法告至然則正月諱不告者正月公猶被執守臣若其告廟當云公被晉執故諱而不告公還不以爲恥故告至耳

晉侯使郤犨來聘

己丑及郤犨盟 郤犨郤克從父兄弟

疏 注郤犨至兄弟　正義曰案世本郤豹生冀芮芮生缺缺生克也又云豹生義義生步揚揚生州州即犨也如彼文則犨與克俱是豹之曾孫當爲從祖昆弟服虔以爲從祖昆弟杜云從父昆弟或父當爲祖字誤耳

夏季孫行父如晉

秋叔孫僑如如齊

冬十月

傳十一年春王三月公至自晉晉人以公

爲貳於楚故止公公請受盟而後使歸前年七月公如晉平至是乃得歸郤犨來聘且涖盟公請受盟故使大夫來臨之聲伯之母不聘聲伯之母叔肸之妻不聘無媒禮穆姜曰吾不以妾爲姒昆弟之妻相謂爲姒穆姜宣公夫人宣公叔肸同母昆弟

疏注昆弟之妻相謂爲姒　正義曰世人多疑娣姒之名皆以爲兄妻呼弟妻爲娣弟妻呼兄妻爲姒因此惑於傳文不知何以爲說今謂母婦之號隨夫尊卑娣姒之名從身長幼以其俱來夫族其夫班秩既同尊卑無以相加進從身之少長喪服小功章曰娣姒婦報傳曰娣姒婦者弟長也以弟長解娣姒言娣是弟姒是長也公羊傳亦云娣者何弟也是其以弟解娣自然以長解姒長謂身之年長非夫之年長也釋親云長婦謂稚婦爲娣婦娣婦謂長婦爲姒婦止言婦之長稚

不言夫之大小今穆姜謂聲伯之母爲姒昭二十八年傳叔向之嫂謂叔向之妻爲姒二者皆呼夫弟之妻爲姒豈計夫之長幼乎釋親又云女子同出謂先生爲姒後生爲娣孫炎云同出謂俱嫁事一夫也事一夫者以己生先後爲娣姒則知娣姒以己之年非夫之年也故賈逵鄭玄及此注皆云兄弟之妻相謂爲姒言兩人相謂謂長者爲姒知娣姒之名不計夫之長幼也生聲伯而出之嫁於齊管于奚生二子而寡以歸聲伯聲伯以其外弟爲大夫外弟管于奚之子爲魯大夫而嫁其外妹於施孝叔孝叔魯惠公五世孫郤犫來聘求婦於聲伯聲伯奪施氏婦以與之婦人曰鳥獸猶不失儷儷耦也

疏注儷耦也正義曰禮謂兩皮爲儷儷皮儷兩也故爲耦子將若何曰吾不能死亡言不與郤犨婦懼能忿致禍婦人遂行生二子於郤氏郤氏亡晉人歸之施氏施氏逆諸河沈其二子沈之於河婦人怒曰已不能庇其伉儷而亡之伉敵也疏注伉敵也正義曰伉者相當之言故爲敵也伉儷者言是相敵之匹耦又不能字人之孤而殺之字愛也將何以終遂誓施氏約誓不復爲之婦也傳言郤犨淫縱所以亡也夏季文子如晉報聘且涖盟也郤犨文子交盟魯晉之君其意一也故但書來盟舉重略輕疏注郤犨至略輕

正義曰晉臣來盟於魯魯臣往盟於晉俱是相委其意一也意既同矣可書一以包二冝舉重而略輕遣使爲輕君親爲重故郤犫書聘又書盟文子直書如晉略言其聘而已衛甯隆難以爲伉卿來敵魯君春秋所諱會卿出敵伉國顧書名氏則應郤犫來盟爲輕行父盟晉爲重今書郤犫之盟則是舉輕略重何得云舉重略輕蘇氏釋云所言輕重者自謂魯之君臣臣盟爲輕君盟爲重二國各稟君命奉使而行非關敵公之義其意不同不得相難周公楚惡惠襄之偪也惠王襄王之族且與伯與爭政伯與周卿士不勝怒而出及陽樊陽樊晉地王使劉子復之盟于鄄而入三日復出奔晉王既復之而復出所以自絕於周爲明年周公出奔傳鄄周邑秋宣伯聘于齊以脩前

好輩以前之好晉郤至與周爭鄇田鄇溫別邑今河內懷縣西南有鄇人亭王命劉康公單襄公訟諸晉郤至曰溫吾故也故不敢失言溫郤氏舊邑疏注言溫郤氏舊邑 正義曰鄇是溫之別邑本從溫內分出溫屬晉鄇屬周溫是郤氏舊邑郤氏既已得溫則謂從溫而分出者亦宜從溫而屬郤氏故郤至爭之其劉子單子之言襄王勞文公而賜之溫於時鄇已分矣賜晉以溫不賜以鄇也狐氏陽氏先處溫已於時亦不得幷鄇鄇亦本嘗屬晉故爲王官之邑劉子單子曰昔周克商使諸侯撫封各撫有其封內之地蘇忿生以溫爲司寇與檀伯達封于河蘇忿生周武王司寇蘇公也與檀伯達俱封於河內

疏注蘇忿至公也　正義曰尚書立政云周公若曰大史司寇蘇公此傳與彼俱言蘇公爲司寇明是一人既言克商即爲司寇是爲武王司寇蘇氏即狄又不能於狄而奔衛事在僖十年襄王勞文公而賜之溫在僖二十五年狐氏陽氏先處之狐溱陽處父先食溫地而後及子若治其故則王官之邑也子安得之晉侯使郤至勿敢爭傳言郤至貪所以亡宋華元善於令尹子重又善於欒武子聞楚人既許晉糴茷成而使歸復命矣在往年冬華元如楚遂如晉合

晉楚之成（爲明年盟宋西門外張本）秦晉爲成將會于令狐晉侯先至焉秦伯不肯涉河次于王城使史顆盟晉侯于河東（史顆秦大夫）晉郤犨盟秦伯于河西（就盟王城）范文子曰是盟也何益齊盟所以質信也（齊一心質成也）會所信之始也始之不從其可質乎秦伯歸而背晉成（爲十三年伐秦）

傳

經十有二年春周公出奔晉夏公會晉侯

衛侯于瑣澤瑣澤地闕秋晉人敗狄于交剛交剛地闕冬十月

傳十二年春王使以周公之難來告周公奔在前年

書曰周公出奔晉凡自周無出周公自出故也天子無外故奔者不言出周公為王所復而自絕於周故書出以非之

疏注天子至非之○正義曰凡言出者謂出其封內天子以天下為家本無出封之理以無外之故雖有出奔之人史策皆不言出昭二十六年尹氏召伯毛伯以王子朝奔楚實出而不言出是其事也襄王蔽於匹夫之孝不顧天下之重故書云出居于鄭此周公王既復之而又自出故書云出奔是不應言出而言出皆所以罪貴之也鄭玄答孫皓曰凡自周無出

者周無放臣之法罪大者刑之小則宥之以爲實無出法案書流宥五刑則宥者流之非不出也舜放四罪投之四裔安得不出畿乎若如周禮無流放之文即云周無放臣之法禮三諫不從待放於郊然則周臣三諫不從終是不蒙王放欲令諫者何所措身左傳發凡自是書策之例因即以爲周制謂其實無出者執文害意爲蔽何甚

宋華元克合晉楚之成終前年事夏五月晉士燮會楚公子罷許偃二子楚大夫癸亥盟于宋西門之外曰凡晉楚無相加戎好惡同之同恤菑危備救凶患若有害楚則晉伐之在晉楚亦如之交贄往來道路無壅贄幣也

疏

注贄幣也　正義曰傳言交贄往來謂聘使來去也聘禮賓執圭以通命執幣以致享故知贄是幣謂聘享之幣也

謀其不協而討不庭討背叛不來在王庭者有渝此盟明神殛之殛誅也俾隊其師無克胙國俾使也隊失也

鄭伯如晉聽成聽猶受也晉楚既成鄭往受命會于瑣澤成故也晉既與楚成合諸侯以申成好狄人閒宋之盟以侵晉而不設備秋晉人敗狄于交剛晉郤至如楚聘且涖盟楚子享之子反相爲地室而縣焉縣鍾鼓也郤至將登登堂金奏作於下擊鍾而奏樂

注擊鏞而奏樂　正義曰作樂謂之奏奏樂先擊鑮故周禮大司樂樂師每事皆云令奏鐘鼓以鐘先擊故先言鐘也鐘以金爲之謂之金奏故鐘師掌金奏鄭玄云金奏擊金以爲奏樂之節金謂鐘及鎛也鄭玄燕禮注云以鐘鎛播之鼓磬應之所謂金奏也是金爲奏節之初故傳云金奏作於下作樂先擊鐘故注云擊鐘而奏樂也禮記仲尼燕居云兩君相見入門而縣興升堂而樂闋郊特牲曰賓入大門而奏肆夏示易以敬也鄭玄云賓朝聘者朝聘連言之則燕享朝賓聘客皆入門即奏樂矣其實朝賓入門而奏樂聘客則至庭乃奏樂其卻至將登堂始奏樂者縣當在庭而造之爲地室而縣聘客將登乃奏皆所以見異故欲以驚賓矣燕享聘客皆當入門奏肆夏若燕己之羣臣則有王事之勞者乃得以樂納賓其常燕唯有升歌閒合而已無納賓之樂也故燕禮記云若以樂納賓則賓及庭奏肆夏鄭玄云卿大夫有王事之勞者則奏此樂焉是燕己之臣無王事之勞者不以樂納賓也

驚而

走出子反曰曰云莫矣寡君須矣吾子其入也賓曰君不忘先君之好施及下臣既之以大禮重之以備樂既賜也疏驚而至備樂　正義曰卒聞地下鐘聲出其不意故驚而走出其出賓爲驚怖因即飾辭辭樂言己不敢當大禮匪其驚走之意如天之福兩君相見何以代此下臣不敢言此兩君相見之禮

疏注言此至之禮　正義曰仲尼燕居云兩君相見入門而縣興是賓入門作樂爲兩君相見之禮也而燕禮雖兼聘問之賓以燕己臣爲主而云若以樂納賓燕己之臣尚有以樂納賓之法則燕享聘客必以樂納賓矣故鄭玄郊特牲注云賓朝聘者朝聘此言則君臣同樂郤至不敢同君故以之爲辭耳非謂禮不得也子

反曰如天之福兩君相見無亦唯是一矢以相加遺焉用樂言兩君戰乃相見無用此樂疏注言兩至此樂正義曰子反意言晉楚並是大國不肯相朝唯戰乃相見其相見之時唯當用是一矢以相加陵相遺與耳無爲用此樂也寡君須矣吾子其入也賓曰傳諸交讓得賓主辭者多曰賓主以明之疏注傳諸至明之正義曰知傳諸交讓得賓主辭多曰賓主者此傳每稱郤至爲賓文十二年傳稱西乞術爲賓并稱主人曰之類是也若讓之以一矢禍之大者其何福之爲世之治也諸侯間於天子之事則相朝也三事間缺則脩私好於是乎有享宴之

禮享以訓共儉 享有體薦設几而不倚爵盈而不飲肴乾而不食所以訓共儉 [疏] 注享有至共儉　正義曰享有體薦宣十六年傳文也設几而不倚爵盈而不飲昭五年傳文也禮聘義記曰聘之禮至大禮也酒清人渴而不敢飲也肉乾人飢而不敢食也彼言聘禮即是其聘賓之禮此事皆所以教訓共儉也

宴以示慈惠 宴則折俎相與共食 [疏] 注宴則至共食　正義曰宣十六年傳云宴有折俎宴則節折其肉升之於俎相與共噉食之所以表示慈惠也

共儉以行禮而慈惠以布政政以禮成民是以息百官承事

朝而不夕 不夕言無事 [疏] 朝而不夕　正義曰旦見君謂之朝莫見君謂之夕哀十四年傳稱子我夕晉語稱叔向夕皆謂夕見君也人息事少故百官承奉職事皆朝朝而莫不夕不夕言無事也

公侯之所以扞城其民也扞蔽也言享宴結好鄰國所以蔽扞其民

疏注扞蔽至其民 正義曰扞者扞禦寇難故為蔽也言燕享結好與鄰國通和甲兵不興人得安息所以蔽扞其民若如城然故云所以扞城其民也

故詩曰赳赳武夫公侯干城詩周南之風赳赳武貌干扞也言公侯之與武夫止于扞難而巳

疏注詩周至而巳 正義曰詩周南兔罝之篇言兔罝之人亦是賢者其人乃是赳赳然雄武之夫與公侯共扞城其民也引詩之意言世治無事公侯之與武夫設共儉慈惠之禮與人扞難而巳不侵伐他國也干扞釋言文

及其亂也諸侯貪冒侵欲不忌爭尋常以盡其民八尺曰尋倍尋曰常言爭尺丈之地以相攻伐

疏注八尺至攻伐 正義曰周禮考工記云人長八尺殳長尋有

四尺崇於人四尺車戟常崇於殳四尺是八尺曰尋倍尋曰常喻其少故言爭尺丈之地以相攻伐盡殺其民孟子曰爭城以戰殺人盈城爭地以戰殺人盈野是謂盡殺其民也略其**武夫以爲己腹心股肱爪牙**略取也言亂則公侯制棄武夫以從己志使侵害鄰國爲搏噬之用無已



注略取至無已　正義曰武夫有武能爲人之扞蔽世治則公侯同於武夫同其腹心相與扞己民而已不侵犯他人也由亂則使武夫同於公侯其公侯欲得恢竟寬土則制御武夫以從己志使武夫爲己腹心股肱爪牙令之侵害鄰國搏擊也噬齧也犬能搏噬譬之於犬爲搏噬之用無已時也**故詩曰赳赳武夫公侯腹心**舉詩之正以駮亂義詩言治世則武夫能合德公侯外爲扞城內制其腹心



注舉詩至腹心　正義曰此亦兔罝之篇美賢人之事而引之以證世亂故解之此舉詩

之正以駁世亂之義詩言治世則武夫能合德公侯外則扞城其民內則制其腹心也以其人心則本貪縱之則害物矣美公侯能以武夫制已腹心自守扞難而已不害人也天下有道則公侯能爲民干城而制其腹心亂則反之略其武夫以爲己腹心爪牙

疏　天下至反之　正義曰天下有道之時則公侯能爲民扞城禦難而使武夫制其己之腹心不侵犯他國也亂則反之不復扞蔽己民乃以武夫從己腹心將武夫爲股肱爪牙以侵害他國是反治世也晉楚世爲仇敵常有相害之心子反言一矢相加仍懷戰鬭之意故郤至言世治則自守世亂則相侵害荅上一矢之言冀得以爲和好故說此也今吾子之言亂之道也不可以爲法然吾子主也至敢不從遂入卒事

歸以語范文子文子曰無禮必食言吾死無日矣夫言晉楚不能久和必復相伐爲十六年鄢陵戰張本【疏】無禮至矣夫　正義曰以一矢爲辭是無禮也食言是其將背盟也背盟必相伐故爲死之無日矣冬楚公子罷如晉聘且涖盟報郤至十二月晉侯及楚公子罷盟于赤棘晉地

經十有三年春晉侯使郤錡來乞師將伐秦也侯伯當召兵而乞師謙辭【疏】注將伐至謙辭　正義曰晉雖是侯伯恐魯不與若言召兵或容辭說言乞則不得不與釋例曰乞師者深求過理之辭執謙以逼成其計是解乞爲謙意三月公如京師

伐秦道過京師因朝王疏注伐秦至朝王　正義曰公本爲伐秦道過京師因往朝王不稱朝而言公如京師者以明公朝于王所王不在京師故指言王所據王言之不得不稱朝此則王在京師京師是國之揔號不斥王身不可稱朝故依尋常朝聘鄰國之文稱如而已劉炫云公發朝聘皆言如不果彼國必成其禮或在道而還如者書其始發言往而已言公朝王所者發國不爲朝王至彼遇王朝之朝訖乃書故稱朝也此過京師亦宜稱朝言如者發雖主爲伐秦即有朝王之意書其初發故言如也

夏五月公自京師遂會晉侯齊侯宋公衞侯鄭伯曹伯邾人滕人伐秦曹伯音盧盧卒于師五同盟疏注五同盟　正義曰盧以宣十五年即位十七年盟于斷道成二年于袁婁又于蜀五年于蟲牢七年于馬陵九年于蒲凡六同盟

不逮宣公歸還爲五秋七月公至自伐秦經傳冬葬曹

宣公

傳十三年春晉侯使郤錡來乞師將事不敬將事致君命孟獻子曰郤氏其亡乎禮身之幹也敬身之基也郤子無基且先君之嗣卿也受命以求師將社稷是衛而惰棄君命也不亡何爲郤錡郤克子故曰嗣卿爲十七年晉殺郤錡傳

疏禮身至無基正義曰幹以樹木爲喻基以牆屋爲喻樹木以木根爲幹枝幹故枝葉茂焉牆屋以下土爲基有基乃牆屋成

焉人身以禮敬爲本必有禮敬身乃得存郤子無基則亦無幹但言有所局不復得言幹耳 三月公如京師宣伯欲賜欲王賜己請先使王以行人之禮禮焉不加厚 孟獻子從王以爲介而重賄之介輔相威儀者獻子相公以禮故王重賜之

疏 宣伯至賄之 正義曰周語云簡王八年魯成公來朝使叔孫僑如先聘且告見王孫說與之語說言於王曰魯叔孫之來有異焉其幣薄而言諂殆請之也若請之必欲賜也且其狀方上而銳下宜觸冒人王其勿賜若貪陵之人來而盈願是不賞善也且財不給王使私問諸魯魯人云請之也王遂不賜禮如行人孔晁云行人使人也以使人之禮禮之不從聘者之賜禮也又曰魯侯至仲孫蔑爲介王孫說與之語說讓說以語王王厚賄之

公及諸侯朝王遂從

劉康公成肅公會晉侯伐秦劉康公王季子劉成二公不書兵不加秦成子受脤于社不敬脤宜社之肉也盛以脤器故曰脤宜出兵祭社之名

【疏】注脤宜至之名　正義曰宜者祭社之名脤是盛肉之器受脤于社受祭社之胙肉也周禮掌蜃祀共蜃器之蜃鄭玄云飾祭器之屬也春秋定十四年天王使石尚來歸脤蜃之器以蜃飾因名焉鄭衆云脤可以白器令色白是盛以脤器故曰脤也旣言宜社又自[illegible]宜名釋天云起大事動大衆必先有事乎社而後出謂之宜孫炎曰有事祭也宜求見祐也是宜者出兵祭社之名

劉子曰吾聞之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以定命也能者養之以福[illegible]

儀以致福不能者敗以取禍是故君子勤禮小人盡力勤禮莫如致敬盡力莫如敦篤敬在養神篤在守業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祀有執膰膰祭肉戎有受脤神之大節也交神之大節今成子惰棄其命矣惰則失中和之氣其不反乎為成肅公卒于瑕張本

疏民受至反乎　正義曰天地之中謂中和之氣也民者人也言人受此天地中和之氣以得生育所謂命也命者教令之意若有所稟受之辭故孝經說云命者人之所稟受度是也命雖受之天地短長有本順理則壽考逆理則夭折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法則以定此命言有法則命之長短得定無法則夭折

無佰也故人有能者養其威儀禮法以往適於福或本分之外更得延長也不能者敗其威儀禮法而身自取禍或本分之内仍有減割也爲其求福是禍之故君子勤禮以臨下小人盡力以事上勤禮莫如致敬盡力莫如用心致篤敬之所施在於養神朝廷百官事神必敬篤任守業草野四民勿使失業也國之大事在祀與戎宗廟之祀則有執膰兵戎之祭則有受脤此是交神之大節也今成子受脤而惰是自棄其命矣死必在近此行其不得反乎

禍之往也養之以福謂將身向福也敗以取禍謂禍及身也福則人之所欲作往就之辭也禍則人之所惡作自來之語也若則所施有處故言致敬也厚則唯在已身無所于欽故事言致篤也執膰受脤俱是於祭未受而執之互相見也劉炫云命者冥也言其生育之性得之於冥非也

注膰祭肉 正義曰詩詠祭祀之禮云爲俎孔碩或燔或炙又曰旨酒欣欣燔炙芬芬毛傳云傅火曰燔祭肉有燔而薦者因謂祭肉爲膰也 夏四月戊

午晉侯使呂相絕秦呂相魏錡子[illegible]曰昔逮我

獻公及穆公晉獻公秦穆公相好勠力同心申之以

盟誓重之以昏姻穆公夫人獻公之女疏勠力同心　正義曰孔安國以

勠力爲陳力以論語有陳力就列故也勠力猶言勉力努力耳天禍晉國文公如

齊惠公如秦辟驪姬也不言狄梁舉所恃大國無祿獻公即

世穆公不忘舊德俾我惠公用能奉祀于

晉僖十年秦納惠公又不能成大勳而爲韓之師僖十

五年秦伐晉獲惠公疏又不至之師　正義曰言秦既納惠公又不能遂成大功而復伐晉爲韓之師也

下云亦悔于厥心謂秦悔伐晉也亦悔于厥心用集我文公集成也是穆之成也成功於晉文公躬擐甲冑跋履山川草行爲跋踰越險阻征東之諸侯虞夏商周之胤而朝諸秦則亦既報舊德矣鄭人怒君之疆場我文公帥諸侯及秦圍鄭晉自以鄭貳於楚故圍之鄭非侵秦也晉以此誣秦事在僖三十年秦大夫不詢于我寡君擅及鄭盟詢謀也盟者秦伯謙言大夫諸侯疾之將致命于秦致死命而討秦時無諸侯葢諸侯遇致此意注致死至此意正義曰

劉炫以為誣秦，今知不然者，凡誣者謂加之罪，傳皆少略者，可得稱誣。今傳云諸侯疾之，將致命于秦，文公恐懼，綏靜諸侯。又云我有大造于西，傳文既詳，明諸侯實有此意。若無諸侯，何得稱為大造？且秦師襲鄭，鄭亦疾秦，此則諸侯之義也。劉以為實無諸侯而規杜，過非也。

文公恐懼，綏靜諸侯，秦師克還無害，則是我有大造于西也。造，成也。言晉有成功於秦。

無祿，文公即世，穆為不弔。不見弔傷。

疏 注不見弔傷。

正義曰：曲禮云：知生者弔，知死者傷。知生而不知死，弔而不傷；知死而不知生，傷而不弔。鄭玄云：人恩各施於所知，弔傷皆謂致命辭也。雜記諸侯使人弔辭曰：寡君聞君之喪，寡君使某，如何不淑。此施於生者，傷辭未聞也。說晉有衍弔辭云：皇天降災，子遭罹之，如何不淑。此施於死者，蓋傷辭。畢退皆哭，是弔傷之事。

蔑死我

君寡我襄公寡弱襄死在襄公　正義曰經昔成
也　文公以爲死無知矣謂襄公

寡弱而
陵蔑之迭我殽地奸絕我好奸絕我好
正義曰奸亂

斷絕不復與
我和好也伐我保城殄滅我費滑伐保城誣
之費滑滑

國都於費　注伐保至氏縣　正義曰伐我涑川俘我
今緱氏縣　王官傳皆無文獨謂此爲誣者於時經行

襲鄭不得在道用兵故知此伐保城是誣之也春秋之時
更無費國秦惟滅滑不滅費知費即滑也國都於費國邑

並舉以
圓文耳散離我兄弟撓亂我同盟滑晉
同姓傾

覆我國家我襄公未忘君之舊勳紙文公
之勳

而懼社稷之隕是以有殽之師在僖三
十三年猶

願赦罪于穆公晉欲求解於秦穆公弗聽而即楚謀我天誘其衷成王隕命秦使鬬克歸楚求成事見文十四年文元年楚弒成王

疏注秦使至成王 正義曰文十四年傳云初鬬克囚于秦秦有殽之敗使歸求成僖三十三年秦敗于殽文元年楚弒成王故謀不成也

穆公是以不克逞志于我逞快也穆襄即世康靈即位文六年晉襄秦穆皆卒康公我之自出晉外甥又欲闕翦我公室傾覆我社稷

疏闕翦我公室 正義曰闕爲缺損翦謂滅削言欲損害晉之公室

帥我蝥賊以來蕩搖我邊疆蝥賊食禾稼蟲名謂秦納公子

弈【疏】注蟊賊至蟲名 正義曰釋蟲云食根蟊食節賊是食禾稼之蟲也納雍害晉若蟲食禾然彼晉自召雍非秦罪也我是以有令狐之役在文七年康猶不悛入我河曲悛改也伐我涑川俘我王官涑水出河東聞喜縣西南至蒲坂縣入河翦我羈馬我是以有河曲之戰在文十二年東道之不通則是康公絕我好也言康公自絕故不復東通晉及君之嗣也君秦桓公我君景公引領西望曰庶撫我乎望秦撫恤晉君亦不惠稱盟不肯稱晉望而共盟利吾有狄難謂晉滅潞氏時入我河縣

焚我箕郜芟夷我農功夷傷也虔劉我邊垂虔劉皆殺也【疏】注虔劉皆殺也　正義曰劉殺釋詁文方言云虔殺也重言殺者亦圓文耳我

是以有輔氏之聚聚衆也在宣十五年【疏】注聚衆也　正義曰謂聚衆以拒秦也以上有殽之師令狐之役河曲之戰不用重文故變文言聚古人爲文亦有辟耳君亦悔禍

之延延長也而欲徼福于先君獻穆晉獻秦穆使

伯車來命我景公伯車秦桓公子曰吾與女同好弃

惡復脩舊德以追念前勳言誓未就景公

即世我寡君是以有令狐之會令狐會在十一年申厲公

之命宜言寡人稱君誤也疏注令狐至誤也正義曰劉炫以爲臣之出使自稱己君皆曰寡君今呂相雖奉君命兼有己語稱寡君正是其理杜何知宜爲寡人稱君爲誤今刪定知劉說非者以呂相奉厲公之命而往絕秦則皆是厲公之言不得兼有己語案隱十一年鄭伯告許大夫云假手于我寡人令呂相稱厲公之命還與自稱無異亦當云我寡人故知稱君爲誤劉以稱寡君爲是以規杜過非也

君又不祥祥善也

背棄盟誓白狄及君同州及與也疏白狄及君同州正義曰周禮職方氏正西曰雍州其川涇汭其浸渭洛皆秦地也正北曰并州其澤藪曰昭餘祁其川虖池嘔夷皆晉地也是秦屬雍而晉屬并白狄蓋狄之西偏屬雍州也

君之仇讎而我昏姻也季隗廧咎如赤狄之女也白狄伐而獲之納諸文公疏注季隗至文公正義曰三年晉

衛伐廧咎如傳曰討赤狄之餘焉知咎如是赤狄也文公所奔之狄不言赤白以其伐亦不應赤自相伐知白狄伐之也其女雖是赤狄之種而由白狄以納文公得以白狄爲昏姻也且此辭多誣欲親狄以曲秦故引狄爲昏姻耳晉人自數伐狄寧復顧昬姻也杜以傳有季隗之事引之以證昬姻未必晉於白狄處無昬姻君來賜命曰吾與女伐狄寡君不敢顧昬姻畏君之威而受命于吏君有二心於狄曰晉將伐女狄應且憎是用告我言狄雖應荅秦而心實憎秦無信楚人惡君之二三其德也亦來告我曰秦背令狐之盟而來求盟于我昭告昊天上帝

秦三公楚三王三公穆康共三王成穆莊昭告昊天上帝【疏】正義曰禮諸侯不得祭天其盟不主天神鄭玄覲禮注云王巡守之盟其神主日諸侯之盟其神主山川襄十一年亳城北之盟其載書云司慎司盟名山名川注云二司天神唯告天之別神不告昊天上帝此秦楚爲盟告天帝者春秋之時不能如禮且此辭多誣未必是實晉與諸國結盟皆不告昊天上帝何由秦楚獨敢告之蓋欲示楚人恨秦之深言其所告處重乎曰余雖與晉出入出入猶往來余唯利是視不穀惡其無成德是用宣之以懲不壹【疏】以懲不壹　正義曰楚道秦人用心不壹其盟不足與固宣示諸侯以懲創不壹之人諸侯備聞此言斯是用痛心疾首暱就寡人疾亦痛也暱親也

寡人帥以聽命唯好是求君若惠顧諸侯矜哀寡人而賜之盟則寡人之願也其承寧諸侯以退承君之意以寧靜諸侯豈敢徼亂徼要也君若不施大惠寡人不佞其不能以諸侯退矣【疏】寡人不佞　正義曰服虔云佞才也不才者自謙之辭也論語云焉用佞禦人以口給屢憎於人明佞非善事而以不佞為謙者佞是口才捷利之名本非善惡之稱但為佞有善有惡耳為善敏捷是善佞為惡敏捷是惡佞但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言之雖多情或不信故云焉用佞耳敢盡布之執事俾執事實圖利之俾使也秦桓公既與晉厲

公爲令狐之盟而又召狄與楚欲道以伐晉諸侯是以睦於晉（晉辭多誣秦故傳據此三事以正秦罪）晉欒書將中軍荀庚佐之（庚代荀首）士燮將上軍（代荀庚）郤錡佐之（代士燮）韓厥將下軍（代郤錡）荀罃佐之（代趙同）趙旃將新軍（代韓厥）郤至佐之（代趙括）郤毅御戎欒鍼爲右（郤毅郤至弟欒鍼欒書子）孟獻子曰晉帥乘和師必有大功（帥軍帥乘車上）五月丁亥晉師以諸侯之師及秦師戰于麻

隧秦師敗績獲秦成差及不更女父不更秦爵戰敗

績不書以爲晉直秦曲則將役書戰時公在師後不須告克獲有功亦無所諱𢿱經文闕漏傳文獨存

注不更至獨存　正義曰秦之官爵有此不更之名知女父是人之名字不更是官爵之號漢書稱商君爲法於秦戰斬一首者賜爵一級其爵名一爲公士二上造三簪褭四不更五大夫六公大夫七官大夫八公乘九五大夫十左庶長十一右庶長十二左更十三中更十四右更十五少上造十六大上造十七駟車庶長十八大庶長十九關内侯二十徹侯商君者衛鞅也秦孝公之相封於商號爲商君案傳此有不更女父襄十一年有庶長鮑庶長武春秋之世已有此名蓋後世以漸增之商君定爲二十非是商君盡新作也其名之義難得而知耳傳言戰敗而經不書杜以意測之不知其故欲以爲秦曲晉直不以曲者敵直故不書戰則僖十五年韓之戰秦直晉曲書戰于韓

也欲以爲不告故不書當時公親在師復不須告也欲以爲無功諱負則克獲有功亦無所諱也再三揆度不識所以故云蓋經文闕漏傳文獨存也經文依史官策書策書所無故經文遂闕也傳文采於簡牘簡牘先有故傳文猶存也

曹宣公卒于師師遂濟涇及侯麗而還涇水出安定東南經扶風京兆高陵縣入渭也

疏注涇水至渭也 正義曰釋例曰涇水出安定朝那縣西東南經新平扶風至京兆高陵縣入渭

迓晉侯于新楚迓迎也既戰晉侯止新楚故師還過迎之麻隧侯麗新楚皆秦地

疏注迓迎至秦地 正義曰經書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邾人滕人伐秦是伐時諸侯親行也傳云晉師以諸侯之師及秦師戰則知諸侯不親行也蓋皆別次以待之新楚當是晉侯次之處也以傳不言其次晉侯或聞戰勝而移處故云止新楚也

成肅公卒于

瑕終劉子之言瑕晉地六月丁卯夜鄭公子班自訾求入于大宮不能殺子印子羽訾鄭地大宮鄭祖廟十年班出奔許今欲還爲亂子印子羽皆穆公子反軍于市己巳子駟帥國人盟于大宮子駟穆公子遂從而盡焚之焚燒也殺子如子駹孫叔孫知子如公子班之駹班弟孫叔子如子孫知子駹子

疏注子如至駹子正義曰子如即是子班據傳下知以外無文見其同時被殺必是近親相傳爲此說耳

曹人使公子負芻守使公子欣時逆曹伯之喪二子皆曹宣公庶子秋負芻殺其大子而自

立也宣公大子諸侯乃請討之晉人以其役之勞請俟他年冬葬曹宣公既葬子臧將亡子臧公子欣時國人皆將從之不義負芻故成公乃懼成公負芻告罪且請焉請留子臧乃反而致其邑還邑於成公為十五年執曹伯傳

經十有四年春王正月莒子朱卒無傳九年盟于蒲夏衛孫林父自晉歸于衛晉納之故曰歸秋叔孫僑如如齊逆女成公逆夫人最為得禮而經無納幣者文闕絕也疏注成

公至絶也　正義曰釋例曰成公逆女及夫人至最爲得禮故詳其文丘明謂之微而顯婉而成章也然則杜以傳文詳知其最得禮也釋例又云成公娶夫人而不納幣此經文闕也貴聘而賤逆失禮之微者傳猶詳之言其不然若實不納幣非所略也是言闕之意也闕絶者闕而文斷絶蓋疑仲尼脩定後其文始闕若脩時已闕傳應言其故也

鄭公子喜帥師伐許九月僑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冬十月庚寅衛侯臧卒　五同盟

疏注五同盟　正義曰臧父速以二年八月卒而臧代立其年十一月衛大夫與公盟于蜀三年孫良夫來盟五年于蟲牢七年于馬陵九年于蒲皆魯衛俱在是五同盟也

秦伯卒　無傳二年大夫盟於蜀而不赴以名例在隱七年

傳十四年春衛侯如晉晉侯強見孫林父焉（林父以七年奔晉強見欲歸之）定公不可夏衛侯既歸晉侯使郤犫送孫林父而見之衛侯欲辭定姜曰不可（定姜定公夫人）是先君宗卿之嗣也（同姓之卿）【疏】（注同姓之卿正義曰世本孫氏出於衛武公至林父八世是同姓也）大國又以爲請不許將亡雖惡之不猶愈於亡乎君其忍之（違大國必見代故亡）安民而宥宗卿不亦可乎衛侯見而復之（復林父位）衛侯饗苦成叔（成叔郤犫）寗

惠子相相佐禮惠子甯殖苦成叔傲甯子曰苦成家其亡乎古之為享食也以觀威儀省禍福也故詩曰兕觵其觩旨酒思柔詩小雅言君子好禮飲酒皆思柔德雖設兕觵觩然不用以兕角為觵所以罰不敬觩陳設之貌彼交匪傲萬福來求彼之交於事而不惰傲乃萬福之所求今夫子傲取禍之道也為十七年郤氏亡

詩曰至來求　正義曰兕觵罰酒之爵言古之王者與羣臣燕飲無失禮者用兕觵之爵其觩然空陳設之無所可罰在席飲美酒者皆能思柔順中和故不用也彼飲燕君子與人交接非有傲慢之心故萬種福祿求來歸之　注詩小至之貌　正義曰詩小雅桑扈之章言設爵不用之意君子好禮與於燕

者皆思柔順之德無過可罰故雖設觵爵不用之也兕是獸名觵是爵稱知兕讀以兕角爲觵也周禮小胥職云觵其不敬者是所以罰不敬也異義韓詩說觵五升所以罰不敬也觵廓也著明之貌君子有過廓然明著詩毛傳說觵大七升許慎云觵罰有過一飲七升爲過多當謂五升是也詩良耜云有觩其角則觩是角貌此詩之意指其角貌言觩設不用故云陳設之貌 秋宣伯如齊逆女稱族尊君命也  稱族尊君命 正義曰宣元年已發尊君命尊夫人之例今復發者彼以喪娶非正禮且公子非族故重明之何休膏肓難左氏叔孫僑如舍族爲尊夫人案襄二十七年豹及諸侯之大夫盟復何所尊而亦舍族春秋之例一事再見者亦以省文耳左氏爲短鄭箴云左氏以豹違命故貶之而去族今僑如無罪而亦去族故以爲尊夫人也春秋有事異文同則此類也 八月鄭子罕伐許敗焉

爲許所敗戊戌鄭伯復伐許庚子入其郛郛郭也許人平以叔申之封四年鄭公孫申疆許田許人敗之不得定其封疆今許以是所封田求和於鄭九月僑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舍族尊夫人也舍族謂不稱叔孫故君子曰春秋之稱微而顯辭微而義顯志而晦志記也晦亦微也謂約言以記事事敘而文婉而成章婉曲也謂屈曲其辭有所辟諱以示大順而成篇章盡而不汙謂直言其事盡其事實無所汙曲懲惡而勸善善名必書惡名不滅所以爲懲勸非聖人誰能脩之脩史策成此五者衞侯有疾使孔成

子甯惠子立敬姒之子衎以爲大子（成子孔達之孫敬姒定公妾衎獻公）冬十月衞定公卒夫人姜氏既哭而息見大子之不哀也不內酌飲歎曰是夫也將不唯衞國之敗其必始於未亡人（定姜言獻公行無禮必從己始下言暴妾使余是也）嗚呼天禍衞國也夫吾不獲鱄也使主社稷（鱄衎之母弟）大夫聞之無不聳懼孫文子自是不敢舍其重器於衞（寶器）盡寘諸戚（寘置也戚孫氏邑）而甚善晉大夫

備亂起欲以爲援爲襄十四年衛侯出奔傳

經十有五年春王二月葬衛定公無傳三月乙巳仲嬰齊卒無傳襄仲子公孫歸父弟宣十八年逐東門氏既而又使嬰齊紹其後曰仲氏

疏注襄仲至仲氏 正義曰公羊穀梁皆以嬰齊爲仲遂之子歸父之弟也以爲歸父之弟則同其言稱仲之意則異公羊以爲弟無後兄之義使嬰齊爲歸父之子則爲仲遂之孫故以王父字爲氏穀梁以爲宣八年仲遂卒者爲殺子赤踈之不使稱公子父既見踈不得稱公子故其子由父亦踈之不得稱公孫故別言仲氏杜之此注其言不明當以爲襄仲歸父本以東門爲氏及命嬰齊紹歸父之後改之曰仲氏也劉炫云仲遂受賜爲仲氏故其子孫稱仲氏耳

癸丑公會晉侯衛侯鄭伯曹伯

宋世子成齊國佐邾人同盟于戚晉侯執曹伯歸于京師不稱人以執者曹伯罪不及民歸之京師禮也疏注不稱至禮也　正義曰諸傳於其事之下發凡例者杜皆於經之下引傳而言傳例曰今傳因曹伯發凡杜不引傳例者傳據稱人以執爲例却云不然則否曹伯稱侯以執從不然之例故杜不得引之也不稱人以執者曹伯罪不及民其稱人之例於義爲然也諸侯不得相治故歸之京師使天子治之是禮也釋例曰執諸侯當歸于京師而或以歸或歸于諸侯皆失其所從實而顯之義可知也公至自會無傳夏六月宋公固卒四同盟疏注四同盟　正義曰固父鮑以二年八月卒而固代立其年十一月宋大夫與公盟于蜀五年于蟲牢七年于馬陵九年于蒲皆魯宋俱在是爲四同盟楚子伐鄭秋

八月庚辰葬宋共公〔三月而葬速〕宋華元出奔晉宋華元自晉歸于宋〔華元欲挾晉以自重故以外納告〕



注華元至納告　正義曰案傳華元奔晉魚石即議止之魚石自止華元于河上元始至河本未至晉既書奔晉又書自晉歸者華元既出宋即來告華元既歸宋復來告十八年傳例曰凡去其國國逆而立之曰入復其位曰復歸諸侯納之曰歸此是魚石止之宜從國逆之例而為諸侯納之文書曰自晉歸者華元與欒書相善怖懼桓族欲挾晉以自重以晉納告于諸侯春秋不從而書之以示元之本情故也

宋殺其大夫山〔書氏明背其族〕宋魚石出奔楚〔公子目夷之曾孫〕冬十有一月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高無咎宋華元衛

孫林父鄭公子鰌邾人會吳于鍾離吳夷未嘗與中國會今始來通晉帥諸侯大夫而會之故殊會明本非同好鍾離楚邑淮南縣許遷于葉許畏鄭南依楚故以自遷爲文葉今南陽葉縣也

傳十五年春會于戚討曹成公也討其殺大子而自立事在十三年執而歸諸京師書曰晉侯執曹伯不及其民也惡不及民凡君不道於其民諸侯討而執之則曰某人執某侯稱人示衆所欲執不然則否謂身犯不義者

疏凡君至則否 正義曰春秋執諸侯多矣或名或否此例不言之者釋例曰諸侯見執

者已在罪賤之地書名與否非例所加故但書執某侯也天生民而樹之君使司牧之勿使失性若乃肆於民上人懷怨讎諸侯致討則稱其人執某侯衆討之文也諸侯雖身犯不義而惡不及民則不稱人以執之晉侯執曹伯是也諸無加民之惡而稱人以執皆時之赴告欲重其罪以加民爲辭國史承以書策而簡牘之記具存夫子因示虛實傳隨而著其本狀以明得失也

諸侯將見子臧於王而立之子臧辭曰前志有之曰聖達節聖人應天命不拘常禮次守節謂賢者下失節愚者妄動爲君非吾節也雖不能聖敢失守乎遂逃奔宋

疏 聖達至守乎 正義曰節猶分也人生天地之間性命各有其分聖人達於天命識已知分若以歷數在己則當奉承靈命不

復拘君臣之交上下之禮舜禹受終湯武革命是言達節者也若自知己分不合高位得而不取與而不受子臧季札衛公子郢楚公子閭如此之類皆守節者也下愚之人不識己分僭張妄作取非其理亡鄧闕常如此之輩多多矣州吁無知之等皆失節者也子臧自以身是庶子不合有國故言爲君非吾節也雖不能爲聖敢失其守爲者乎

夏六月宋共公卒爲下宋亂起楚將北師侵鄭衛子囊曰新與晉盟而背之無乃不可乎子反曰敵利則進何盟之有晉楚盟在十二年子囊莊王子公子貞申叔時老矣在申老歸本邑聞之曰子反必不免信以守禮禮以庇身信禮之亡欲免得

乎 言不得免 楚子侵鄭及暴隧遂侵衛及首止鄭子罕侵楚取新石 新石楚邑 欒武子欲報楚韓獻子曰無庸 庸用也 使重其罪民將叛之 背盟數戰罪也 無民孰戰 爲明年晉敗楚於鄢陵傳 秋八月葬宋共公於是華元爲右師魚石爲左師蕩澤爲司馬 蕩澤公孫壽之孫 華喜爲司徒 華父督之玄孫 公孫師爲司城 莊公孫 向爲人爲大司寇鱗朱爲少司寇 鱗矔孫 向帶爲大宰魚府爲少宰蕩澤弱

公室殺公子肥[輕公室以爲弱故殺其枝黨肥文公子]華元曰我爲右師君臣之訓師所司也今公室卑而不能正[不能討蕩澤]吾罪大矣不能治官敢賴寵乎乃出奔晉二華戴族也[華元華喜]司城莊族也六官者皆桓族也[魚石蕩澤向爲人鱗朱向帶魚府皆出桓公]魚石將止華元魚府曰右師反必討是無桓氏也[恐華元還討蕩澤并及六族]魚石曰右師苟獲反雖許之討必不敢[言畏桓族強]且多大功國人與之

不反懼桓氏之無祀於宋也華元大功克合晉楚之成劫子反以免宋圍右師討猶有戌在向戌桓公曾孫言其賢華元必不討

疏注蕩澤云云　正義曰世本云公孫壽生大司馬虺虺生司馬澤也華喜督之玄孫者又云督生世子家家生季老老生司徒鄭鄭生司徒喜也公孫師莊公之孫者又云莊公生右師戊戊生司城師也鱗朱鱗矔孫者亦云桓公生公子鱗鱗生東鄉矔矔生司徒文文生大司寇子奏奏生小司寇朱也向戌桓公曾孫者又云桓公生向父盻盻生司城訾守守生小司寇鱣及合左師左師即向戌也

桓氏雖亡必偏偏不盡魚石自止華元于河上請討許之乃反使華喜公孫師帥國人攻蕩氏殺子山喜師非桓族故使攻之

書曰宋殺其大夫山言背其族也蕩氏宋公族還害公室故去族以示其罪魚石向爲人鱗朱向帶魚府出舍於睢上睢水名五大夫畏同族罪及將出奔華元使止之不可冬十月華元自止之不可乃反五子不止華元還魚府曰今不從不得入矣不得復入宋右師視速而言疾有異志焉若不我納今將馳矣登丘而望之則馳騁而從之五子亦馳逐之則決睢澨澨水涯決壞也閉門登陴矣左師二司寇二宰遂出奔楚

四大夫不書

獨魚石告

注四大至石告　正義曰襄元年傳謂此五人爲五大夫故除去魚石謂之四大夫也彼四大夫所以不書者宋人獨以魚石告不以四人告也服虔云魚石卿故書以爲四人非卿故不書杜不然者案文七年傳云宋成公卒於是公子成爲右師公孫友爲左師樂豫爲司馬鱗矔爲司徒公子蕩爲司城華御事爲司寇六卿和公室哀二十六年傳宋景公無子於是皇緩爲右師皇非我爲大司馬皇懷爲司徒靈不緩爲左師樂茷爲司城樂朱鉏爲大司寇六卿三族降聽政據彼二文則向爲人爲大司寇亦是卿也若五人皆告爲卿則書向爲人亦當書之何以獨書魚石杜言獨以魚石告正爲向爲人不書故也或少司寇二宰等六卿之外亦是卿官合書名氏猶如魯之三卿外別有公孫嬰齊臧孫許但非如六卿等丗掌國政也

華元使向戌爲左師老佐爲司馬樂裔爲司寇以靖

國人老佐戴公五世孫晉三郤害伯宗譖而殺之及欒弗忌欒弗忌晉賢大夫伯州犂奔楚伯宗子韓獻子曰郤氏其不免乎善人天地之紀也而驟絕之不亡何待既殺伯宗又及弗忌故曰驟也爲十七年晉殺三郤傳初伯宗每朝其妻必戒之曰盜憎主人民惡其上子好直言必及於難傳見雖婦人之言不可廢十一月會吴子鍾離始通吴也始與中國接許靈公畏偪于鄭請遷于楚辛丑楚公子申遷許于葉

經十有六年春王正月雨木冰（無傳記寒過節冰封著樹）

疏　正月雨木冰　正義曰正月今之仲冬時猶有雨未是盛寒雨下即著樹爲冰記寒甚之過其節度公羊穀梁皆云雨而木冰是冰封著樹也今世時有之皆寒甚所致也

夏四月辛未滕子卒（不書名未同盟）鄭公子喜帥師侵宋（喜穆公子子罕也）六月丙寅朔日有食之（無傳）晉侯使欒黶來乞師（將代鄭黶欒書子）

疏　注黶欒書子　正義曰十八年悼公之入黶爲公族大夫此時欒書尚在黶未爲卿而得名見經者案二十九年鄭公孫段未爲卿而見經杜云蓋以攝卿行然則此亦當以攝卿故書

甲午晦晉侯及楚子鄭伯戰于鄢陵楚子

鄭師敗績楚師未大崩楚子傷目而退故曰楚子敗績鄢陵鄭地今屬潁川郡

疏 注楚師至敗績　正義曰此戰楚師未至於敗而楚子身傷故書楚子敗績也泓之戰宋公傷股師亦敗績故書師敗而不書宋公敗也君將不言師師以君重君若親戰陳以師相敵死亡既多舉師為重故師敗君傷者唯書師敗而已不復言君身敗也劉炫又云若君將被殺獲者復以殺獲者為重既書師敗又書殺獲即韓之戰獲晉侯大棘之戰獲華元雞父之戰獲胡沈之君是也

楚殺其大夫公子側側于反背盟無禮卒以敗師故書名

秋公會晉侯齊侯衛侯宋華元邾人于沙隨沙隨宋地梁國寧陵縣北有沙隨亭不見公不及鄢陵戰故不諱者恥輕於執止

疏 注不及至執止　正義曰諸公被執者皆諱不書執此會晉侯不肯見公不諱之者公為國內有故不及

戰期雖不見公非公之罪是為耻輕於執止故直書之以示諫公之意冀公改過無後犯及歸書公至自會以無罪不諱故依法告廟也

公至自會無傳

公會尹子晉侯齊國佐邾人伐鄭尹子王卿士子爵

曹伯歸自京師為晉侯所執故書歸諸侯歸國或書名或不書名或言歸自某或言自某歸傳無義例從告辭

九月晉人執季孫行父舍之于苕丘苕丘晉地舍之苕丘明不以歸不稱行人非使人

疏注苕丘至使人　正義曰昭十三年晉人執季孫意如以歸此言舍之苕丘明其不以歸也大夫因使故執無罪者則書行人以見無罪於時行父從公伐鄭在軍見執非與無罪不稱行人以其非使人故也季孫意如得釋而歸書意如至自晉此行父得釋不書至者釋例曰賈氏以爲晉執行父舍于苕丘言失其所不書至

者刺晉聽權殺之示已絕罪也寒僑囚之苕丘以别晉郤無義例也公待于鄆與行父俱歸厭於公尊故不書行父至耳若欲示罪則宜於執見義今既直書其執處絕不書至乃所以示終於異説非示無罪也穀梁以行父至不致者爲公在故與杜義合也冬十月乙亥叔孫僑如出奔齊公未歸命國人逐之十有二月乙丑季孫行父及晉郤犨盟于扈晉許魯平故盟公至自會無傳伐而以會致史異文乙酉刺公子偃魯殺大夫皆言刺義取於周禮三刺之法

傳十六年春楚子自武城使公子成以汝陰之田求成于鄭汝水之南近鄭地鄭叛晉子駟從

楚子盟于武城為晉伐鄭起夏四月滕文公卒

鄭子罕伐宋滕宋之與國鄭因滕有喪而伐宋故傳舉滕侯卒侵伐經傳異文經從告傳言實他皆放此宋將鉏樂懼敗諸汋陂敗鄭師也樂懼戴公六世孫將鉏樂氏族

【疏】注樂懼至氏族　正義曰樂懼是戴公六世孫世本有文也將鉏爲樂氏之族不知所出杜譜於樂氏之下樂鉏將鉏爲一人傳無樂鉏之文不知其故何也

退舍於夫渠不儆宋師不儆備鄭人覆之敗諸汋陵獲將鉏樂懼宋恃勝也汋陂夫渠汋陵皆宋地衛侯伐鄭至于鳴鴈爲晉故也鳴鴈在陳留雍丘縣西北晉侯將伐鄭范文子曰若逞

吾願諸侯皆叛晉可以逞逞快也晉厲公無道三郤驕故欲使諸侯叛冀其懼而思德若唯鄭叛晉國之憂可立俟也欒武子曰不可以當吾世而失諸侯必伐鄭乃興師欒書將中軍士燮佐之代荀庚【疏】欒書至燮佐之　正義曰晉語云鄢陵之役晉伐鄭荆救之欒武子將上軍范文子將下軍與此異者彼孔晁注云上下中軍之上下也傳曰欒書將中軍士燮佐之又曰欒范以其族夾公行引此爲正是彼謂分中軍爲二將將上而佐將下郤錡將上軍代士燮荀偃佐之代郤錡偃荀庚子韓厥將下軍郤至佐新軍荀罃居守荀罃下軍佐於

是郤錡代趙旃將新軍新上下軍罷矣〔疏〕注荀罃至罷矣　正義曰十三年傳云韓厥將下軍荀罃佐之又此年末傳云知武子佐下軍郤犨將新軍是其文也三年作六軍其新三軍將佐六人皆賞鞌之功死亡不復補至此唯有韓厥在耳郤至佐新軍不言中下是新軍唯一知新上下軍於是罷矣

郤犨如衛遂如齊皆乞師焉欒黶來乞師孟獻子曰有勝矣卑讓有禮故知其將勝楚戊寅晉師起鄭人聞有晉師使告于楚姚句耳與往句耳鄭大夫與往非使也爲先歸張本楚子救鄭司馬將中軍子反令尹將左子重右尹子辛將右公子壬夫過申子反入見申叔

時叔時老在申曰師其何如對曰德刑詳義禮信戰之器也器猶用也德以施惠刑以正邪詳以事神義以建利禮以順時信以守物民生厚而德正財足則思無邪用利而事節動不失利事得其節時順而物成羣生得所上下和睦周旋不逆動順理求無不具下應上各知其極無二心故詩曰立我烝民莫匪爾極烝衆也極中也詩頌言先王立其衆民無不得中正是以神降之福時無災害民生敦厖和同以

聽勃厚厖大也莫不盡力以從上命致死以補其闕闕戰死者此戰之所由克也今楚內弃其民不施惠而外絶其好義不建利瀆齊盟不詳事神而食話言信不守物奸時以動禮不順時周四月今三月妨農業而疲民以逞刑不正邪而苟快意民不知信進退罪也人恤所厎其誰致死厎至也子其勉之吾不復見子矣言其必敗不反

疏對曰至子矣〇正義曰叔時此對首尾相成先舉六名云戰之器也言有此六事乃可以戰若器用然也自德以施惠至信以守物辨六事施用之處也自民生厚至所由克言能用六事得

戰勝之意也自令楚內棄其民至疲民以逞言楚不行六
事也民不知信以下言楚必敗之意也德者得也自得於
心美行之大名有大德者以德撫人是德用之以施恩惠
也有姦邪者斷以刑罰是刑用之以正邪辟也詳則祥也
古字同耳釋詁云祥善也李巡曰祥福之善也事神得福
乃名爲祥是祥用之以事神也義者宜也物皆得宜利乃
生焉故義所以生立利益也禮者履也其所踐履當適時
要故禮所以順時事也言而無信物將散矣故信所以守
羣物也人君用此道以撫下民民之生計豐厚財用足則
民之德皆正矣德謂人之性行論語云民德歸厚矣即是
正也此一句覆上德以施惠由上施恩惠故民生計豐厚
也財用有利益而每事得節飢則有食寒則有衣其事皆
得節矣此一句覆上義以建利也政不擾民時節皆順春
種夏耨而物得成矣此一句覆上禮以順時也自上及下
和睦而相親周旋運轉不有違逆上之所求下無不具下
民自知其中無復二心故詩美先王成立我之衆民無不

於女先王得其中正言先王善養下民使得中也自上下
和睦以下至莫匪爾極揔論在上德義禮三事以教於下
則在下之人皆無邪惡以信自守即包上刑以正邪信以
守物二句也聖王先成於民而後致力於神民既如此是
以明神下之福祐時無水旱災害此覆上詳以事神之故
下民生計皆豐厚而多大人皆和同其心以聽進止無不
盡己之力以從上命戰陳之上有被殺傷者皆致其死命
以補其空闕之處此戰之所由得而勝也今楚內棄其國
內之民不行施惠是無德也外絕其鄰國之好不得其利
是無義也與晉宋盟而復背之瀆齊同之盟是無詳也
與人要言令背其誓食消善言是無信也夏之二月農事
正煩奸犯時節而動兵伐人是無禮也晉人無罪苟欲伐
之疲勞下民以快己欲是無刑也六事皆無是無器也無
器而戰其可勝乎上若有信民知所適今既無信不知所
從從前言則違後令從後令則背前言人既不知在上之
信其進與退皆得罪也人人憂其所至不知己之性命將

至何處其羞言致死而賊也子其竭力爲之此行也出敢
吾不復得見子矣知其必死與之長訣也　注烝衆至中
正　正義曰烝衆釋詁文極中常訓也詩頌思文之篇美
后稷之德周語云昔我先王世后稷故杜以先王言之言
先王后稷立其衆人無不得其中正也當堯之末洪水滔
天人不粒食皆失其正性后稷教人耕稼以養之各復本
性故無不得中正也　注敦厚庬大也　正義曰皆釋詁
文也言人之生資若財物足皆豐厚而多大管子曰倉廩
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謂生於有餘爭生於不足
是其人生厚大則心和而聽上命也　注禮不至農業
正義曰沈氏云晉亦奸時所以無天殃者以鄭既有罪晉
人討之楚黨有罪之鄭故獨謂之奸時　注刑不至快意
正義曰魯語曰大刑用甲兵其次用斧鉞故大者陳之原
野小者致之市朝則征伐之刑刑之大者刑不正邪而背
快意正謂伐晉是也此六句言楚無上六事隨便而言故
與上不次服度以外絕其好爲刑不正邪也食話言爲義

不建利也疲民以逞為信不守物也村以食話言是亡之不信也快意征伐是刑之失所也故不從舊說　法展刪也　正義曰厎聲近至故為至也在上之信不著於人劉令無常動靖恣意或乍東乍西或欲遲欲速每事如此不可測量人不知信進退獲罪人人各憂其身不知性命所至誰肯致死戰也　姚句耳先歸

子駟四問焉對曰其行速過險而不整速則

失志不思慮也不整喪列志失列喪將何以戰

楚懼不可用也五月晉師濟河聞楚師將

至范文子欲反曰我偽逃楚可以紓憂紓緩也

夫合諸侯非吾所能也以遺能者我若羣

臣輯睦以事君多矣武子曰不可六月晉楚遇於鄢陵范文子不欲戰郤至曰韓之戰惠公不振旅（衆散敗也在僖十五年）箕之役先軫不反命（死於狄也在僖三十三年）邲之師荀伯不復從（荀林父奔走不復故道在宣十二年）皆晉之恥也子亦見先君之事矣（見先君成敗之事）今我辟楚又益恥也文子曰吾先君之亟戰也有故（亟數也）秦狄齊楚皆彊不盡力子孫將弱今三彊服矣（齊秦狄）敵楚而

已唯聖人能外內無患自非聖人外寧必
有內憂驕亢則憂患生也盍釋楚以爲外懼乎甲
午晦楚晨壓晉軍而陳壓笮其未備軍吏患之
范匄趨進匄士燮子曰塞井夷竈陳於軍中而
疏行首疏行首者當陳前決開營壘爲戰道晉楚唯天所授何患
焉文子執戈逐之曰國之存亡天也童子
何知焉欒書曰楚師輕窕固壘而待之三
日必退退而擊之必獲勝焉郤至曰楚有

六閒不可失也其二卿相惡子重子反王卒以舊罷老不代鄭陳而不整不整列蠻軍而不陳蠻夷從楚者不結陳陳不違晦晦月終陰之盡故兵家以為忌疏注晦月至為忌正義曰日為陽精月為陰精兵尚殺害陰之道也行兵貴月盛之時晦是月終陰之盡也故兵家以晦為忌不用晦日陳兵也昭二十三年七月戊辰晦吳敗楚師于雞父吳犯兵忌而戰勝者杜云違兵忌晦戰擊楚所不意彼知楚有可敗之機晦是兵家所忌原楚之情必以吳為不動故以晦日掩之擊楚不備故也在陳而囂囂喧嘩也合而加囂陳合宜靜而益有聲各顧其後莫有鬬心人恤其所厎舊不必良以犯天忌我必克之楚子登

巢車以望晉軍［巢車車上爲櫓］【疏】［注巢車車上爲櫓 正義曰說文云轈兵高車加巢以望敵也櫓澤中守草樓也是巢與櫓俱是樓之别名］子重使大宰伯州犂侍于王後［州犂晉伯宗子前年奔楚］王曰騁而左右何也［騁走也］曰召軍吏也皆聚於中軍矣曰合謀也張幕矣曰虔卜於先君也［虔敬也］徹幕矣曰將發命也甚囂且塵上矣曰將塞井夷竈而爲行也［夷平］皆乘矣左右執兵而下矣曰聽誓也［左將帥右車右也］

【疏】注左將帥右車右 正義曰兵車唯元帥在中御者在左也其餘將帥皆御者在中將帥在左也左右

執兵而下唯御者持車不下耳戰乎曰未可知也乘而左右皆下矣曰戰禱也禱請於鬼神伯州犁以公卒告王公晉侯苗賁皇在晉侯之側亦以王卒告賁皇楚鬬椒子宣四年奔晉皆曰國士在且厚不可當也晉侯左右皆以伯州犁在楚知晉之情且謂楚衆多故憚合戰與苗賁皇意異

【疏】注晉侯至意異　正義曰服虔以此皆曰之文在州犁賁皇之下解云賁皇州犁皆言曰晉楚之士皆在君側且陳厚不可當以爲州犁言晉彊賁皇言楚彊故云皆曰也若如服言賁皇既言楚不可當何故復請分良以擊其左右故杜不用其說晉侯左右皆爲此言以憚伯州犁耳

苗賁皇言於晉侯曰楚之良在其中軍王族而已請分良以擊其左右

而三軍萃於王卒（萃集也）必大敗之公筮之

史曰吉其卦遇復䷗（震下坤上 復無變）疏（注震下至無變）

正義曰說卦震爲雷坤爲地復象曰雷在地中復服虔云復反也陰盛於上陽動於下以喻小人作亂於上聖人與道於下萬物復萌制度復理故曰復也其筮六爻無變者故言其所遇之卦而已

曰南國蹙

射其元王中厥目（此卜者辭也復陽長之卦陽氣起子南行推陰故曰南國蹙也南國勢蹙則離受其咎離爲諸侯又爲目陽氣激南飛矢之象故曰射其元王中厥目）疏（注此卜至厥目）

正義曰此實筮也而言卜者卜筮通言耳此既不用周易而別爲之辭蓋卜筮之書更有此類筮者據而言耳服虔以爲陽氣觸地射出爲射之象杜以陽氣激南爲飛矢之象二者無所依馮各以意說得失終於無驗是非無以可明

令以杜言離爲諸侯者案禮器云大明生於東君西酌犧象鄭玄象日出東方而西行也詩鄭柏舟鄭箋云日君象也說卦離爲日故爲諸侯 國蹶王傷不敗何待公從之從其言而戰 有淖於前淖泥也 乃皆左右相違於淖違辟也 步毅御晉厲公欒鍼爲右步毅即郤毅 彭名御楚共王潘黨爲右石首御鄭成公唐苟爲右欒范以其族夾公行二族強故在公左右

疏

注二族至左右 正義曰劉炫云族者屬也屬謂中軍以中軍夾公耳非謂宗族之兵今知非者杜云二族者順傳之文無明言宗族之事劉誣杜以爲宗族妄規其過非也 陷於淖欒書將載晉侯

鍼曰書退國有大任焉得專之在君前故子名其父大任謂元帥之職

疏 國有至專之 正義曰言國有元帥之大任何得專意發之而爲御也 注在君至其父 正義曰曲禮曰父前子名君前臣名鄭玄云對至尊無大小皆相名以君至尊爲在君前也子名其父

且侵官冒也載公爲侵官失官慢也去將而御失官也離局姦也遠其部曲爲離局有三罪焉不可犯也乃掀公以出於淖掀舉也

疏 注掀舉也 正義曰說文云掀舉出也公在於淖知掀當訓爲舉也

癸巳潘尫之黨與養由基蹲甲而射之徹七札焉黨潘尫之子蹲聚也一發達七札言其能陷堅

疏 潘尫之黨 正義曰潘尫之子其名爲黨襄二十三年申鮮虞之傅摯辭與此同古人爲

文略言耳以示王曰君有二臣如此何憂於戰二子以射夸王王怒曰大辱國賤其不尚知謀詰朝爾射死藝言女以射自多必當以藝死也詰朝猶明朝是戰日呂錡夢射月中之退入於泥呂錡魏錡占之曰姬姓日也周世姬姓尊異姓月也異姓卑必楚王也射而中之退入於泥亦必死矣錡自入泥亦死象及戰射共王中目王召養由基與之兩矢使射呂錡中項伏弢弢弓衣以一矢復命言一發而中郤至三遇楚子之卒見楚子必下免

胄而趨風疾如風楚子使工尹襄問之以弓問遺也【疏】注問遺也　正義曰遺人以物謂之爲問問弦多以琴問子貢以弓論語云問人於他邦皆是也曰方事之殷也殷盛也有韎韋之跗注君子也韎赤色跗注戎服若袴而屬於跗與袴連【疏】注韎赤至袴連　正義曰鄭玄詩注云韎茅蒐染也韎聲也韋昭云茅蒐今絳草也急疾呼茅蒐成韎也茅蒐即今之蒨也賈逵云一染曰韎釋器云一染謂之縓謂一入赤爲淺赤色也跗注兵戎之服自要以下而注於脚跗謂屬袴於下與跗相連周禮司服凡兵事韋弁服鄭玄云韋弁以韎韋爲弁又以爲衣裳晉郤至衣韎韋之跗注是也鄭以跗當爲幅幅謂裁韋若布帛之幅相縫屬鄭言以爲衣裳則衣裳不連聘禮君使卿韋弁歸饔餼鄭玄云其服蓋韎布以爲衣而素裳鄭以彼非戎事當爲素裳明衣裳

不連跗杜言連者謂婁跗遊耳若然在軍之服其色皆同所謂均服振振上下同色郤至與衆同服所以獨見識者禮法雖有此服軍士未必盡然郤至服必鮮華故楚王偏識之識見不穀而趨無乃傷乎恐其傷郤至見客免胄承命曰君之外臣至從寡君之戎事以君之靈間蒙甲胄間猶近也不敢拜命介者不拜【疏】注介者不拜　正義曰曲禮云介者不拜爲其拜而蓌拜鄭玄云蓌則失容節蓌猶詐也慮其笮甲折敢告不寧君命之辱以君辱賜命故不敢自安【疏】注以君至自安　正義曰劉炫以爲楚王云無乃傷乎恐其傷也荅云敢告不寧告其身不傷耳魏犨云不有寧也以傷爲寧此與魏犨相似今知不然者案僖二十八年魏犨云以君之靈

不有寧也謂不有被傷以自寧也知不與彼同者以彼云不有寧謂不有損傷此直云不寧既無有字又先無被傷之狀與魏犨不同也案檢杜注敢告不寧君命之辱宜連讀之若敢告不寧別自爲句則君命之辱一句零行無所依附故知與彼不同劉君不尋此意以爲與魏犨相似而規杜非也

爲事之故敢肅使者

言君辱命來問以有軍事不得荅故肅使者肅手至地若今撎

疏

注言君至今撎　正義曰周禮大祝辨九拜九曰肅拜鄭司農云肅拜但俯下手今時撎是也說文云撎舉手下手也其勢如今揖之小別晉宋儀注貴人待賤人賤人拜貴人撎

三肅使者而退晉韓厥從鄭伯

從逐也

其御杜溷羅曰速從之其御屢顧不在馬可及也韓厥曰不可以再辱國君乃

止二年鞌戰韓厥已辱齊侯郤至從鄭伯其右茀翰胡曰諜輅之余從之乘而俘以下欲遣輕兵單進以距鄭伯車前而自後登其車以執之疏注欲遣至執之　正義曰說文云諜軍中反閒也兵書有反閒之法謂詐為敵國之人入其軍中伺候閒隙以反告己軍今謂之細作人也此欲令諜迎鄭伯則非一人細作於時鄭伯退走故杜以為輕兵單進遶鄭伯之前逆距鄭伯使鄭伯前視輕兵不復顧後得自後登其車以執之也鄭軍亂走輕兵獨出其閒亦諜之類故翰胡得以諜言之郤至曰傷國君有刑亦止石首曰衛懿公唯不去其旗是以敗於熒乃內旌於弢中熒戰在閔二年疏內旌於弢中　正義曰旌謂鄭伯所建之旗弢是盛旌之

囊也周禮全羽爲旞析羽爲旌謂空建鳥羽者也但九旗竿首皆有析羽故旌爲之總名故此傳鄭伯與子重所建皆以旌言之其鄭伯所建當是交龍之旂子重所建當是熊虎之旗周禮中秋教治兵辨旗物諸侯載旂軍吏載旗鄭玄云軍吏諸軍帥也凡旌旗有軍衆者畫異物無者帛而已子重爲將自然當建熊虎之旗 唐苟謂石首曰子在君側敗者壹大我不如子子以君免我請止乃死敗者壹大謂軍大崩也言石首亦君之親臣而執御與車右不同故首當御君以退己當死戰 楚師薄於險薄迫也 叔山冉謂養由基曰雖君有命爲國故子必射王有命死藝 乃射再發盡殪叔山冉搏人以投中

車折軾晉師乃止言二子皆有過人之能囚楚公子茷爲郤至見譖張本疏囚楚公子茷正義曰晉語謂之王子發鉤蓋一名一字也欒鍼見子重之旌請曰楚人謂夫旌子重之麾也彼其子重也日臣之使於楚也子重問晉國之勇臣對曰好以衆整曰又何如臣又問其餘對曰好以暇暇閒暇今兩國治戎行人不使不可謂整臨事而食言不可謂暇食好整之言請攝飲焉攝持也持飲往飲子重公許之使行人執榼承

飲造于子重承奉也曰寡君乏使使鍼御持矛御侍也是以不得犒從者使某攝飲子重曰夫子嘗與吾言於楚必是故也不亦識乎知其以往言好暇故致飲受而飲之免使者而復鼓免脫也旦而戰見星未已子反命軍吏察夷傷夷亦傷也

疏注夷亦傷 正義曰服虔云金創爲夷杜以戰用五兵唯殳無刃所言傷者皆刃傷也何須於此獨辨金木故知夷亦傷也復言之耳

補卒乘補死士繕甲兵繕治也展車馬展陳也雞鳴而食唯命是聽復欲戰晉人患

之苗賁皇徇曰蒐乘補卒蒐閱也秣馬利兵秣穀馬也脩陳固列固堅也蓐食申禱申重也明日復戰乃逸楚囚逸縱也王聞之召子反謀穀陽豎獻飲於子反子反醉而不能見穀陽子反內豎

疏 注穀陽子反內豎○正義曰鄭玄云豎未冠者之名故杜以爲內豎也案呂氏春秋云荊共王與晉厲公戰于鄢陵荊師敗共王傷臨戰司馬子反渴而求飲豎陽穀操酒而進之子反曰却酒也豎陽穀曰非酒也子反曰却酒也豎陽穀又曰非酒也子反受而飲之子反之爲人也嗜酒甘而不能絕於口醉戰既罷共王欲復戰而謀使召司馬子反子反辭以心疾共王駕往視之入幄中聞酒臭而還曰今日之戰不穀親傷所恃者司馬也而司馬又若

此不穀無與復戰矣於是遂罷師去之斬司馬子反以爲戮與此不同者傳依簡牘本紀彼采傳聞異辭所說既殊其文亦異王曰天敗楚也夫余不可以待乃宵遁晉入楚軍三日穀食楚粟三日也范文子立於戎馬之前曰君幼諸臣不佞佞才也何以及此君其戒之戒勿驕周書曰惟命不于常有德之謂周書康誥言勝無常命惟德是與

【疏】注周書至是與　正義曰周公稱成王之命告康叔以此言也唯上天之命不常於一人也言善則得之惡則失之唯有德者於是與之

楚師還及瑕瑕楚地王使謂子反曰先大夫之覆師徒

者君不在謂子玉敗城濮時王不在軍子無以爲過不穀之罪也子反再拜稽首曰君賜臣死死且不朽王引過亦所以責子反臣之卒實奔臣之罪也子重使謂子反曰初隕師徒者而亦聞之矣盍圖之聞子玉自殺終二卿相惡對曰雖微先大夫有之大夫命側側敢不義言以義命己不敢不受【疏】雖微至不義正義曰微無也縱使雖無先大夫有此舊事今大夫將義命己敢不以爲之義乎側亡君師敢忘其死王使止之弗及而卒戰之日齊國佐

高無咎至于師無咎高固子衛侯出于衛公出于壞隤壞隤魯邑齊衛皆後非獨魯明晉以僑如故不見公【疏】衛侯至壞隤正義曰出于衛者已出衛竟也公出于壞隤始從壞隤而出猶未出魯竟下云公待於壞隤設守而後行是出國止於壞隤更從壞隤而出宣伯通於穆姜穆姜成公母欲去季孟而取其室季文子孟獻子將行穆姜送公而使逐二子公以晉難告會晉伐鄭曰請反而聽命姜怒公子偃公子鉏趨過二子公庶弟【疏】注二子公庶弟正義曰沈氏云以刺公子偃不云弟故也指之曰女不可是皆君也言欲廢公更立

君公待於壞隤申宮儆備申勑宮備設守而後行是以後後晉楚戰期使孟獻子守于公宮秋會于沙隨謀伐鄭也鄭猶未服宣伯使告郤犨曰魯侯待于壞隤以待勝者觀晉楚之勝負郤犨將新軍且爲公族大夫以主東諸侯主齊魯之屬取貨于宣伯而訴公于晉侯訴譖也晉侯不見公曹人請于晉曰自我先君宣公即世在十三年國人曰若之何憂猶未弭弭息也既葬國人皆將從子臧

所謂憂未息而又討我寡君前年晉侯執曹伯以亡曹國社稷之鎮公子謂子臧逃奔宋是大泯曹也泯滅也先君無乃有罪乎言人君無罪而見討得無以先君故若有罪則君列諸會矣諸侯雖有篡弒之罪侯伯已與之會則不復討前年會于戚曹伯在列盟畢乃執之故曹人以爲無罪

疏注諸侯至無罪　正義曰諸侯廢立當由天子但春秋之世王政不行若篡弒而立則侯伯既列於會便是已成爲君臣人不得殺之鄰國不得復討往年爲戚之會主爲討曹但晉侯既列於會盟畢乃始執之故曹人以爲無罪也宣元年會于平州以定公位齊非侯伯而得公位定者縱非侯伯乃是彊鄰既得與會即爲黨援晉若討魯齊必救之於是晉懼竟不伐魯是由會齊而公位遂定也

君唯不遺德刑

遺失也以伯諸侯豈獨遺諸敝邑敢私布之

爲曹伯歸不以名告傳

疏注爲曹至告傳　正義曰諸侯被執及歸或名或否雖從告辭傳不爲例但諸侯尊貴不斥其名曲禮曰諸侯不生名諸侯失地名滅同姓名是諸侯稱名者是罪責之事彼告者亦量其事之善否惡之則以名告故釋例曰蔡侯般弑父自立楚子欲顯行刑誅以章伯業誘而殺之蔡人深怨故稱名以告春秋從而書之是告者謂其有罪則稱名以告謂其無罪則告不以名此曹人訴君無罪晉侯從而釋之言其無罪而歸故晉人不以名告下云晉侯謂子臧反吾歸而君是晉人告其歸也此傳說曹伯無罪是爲經不以名告之傳也

七月公會尹武公及諸侯伐鄭將行姜又命公如初復欲使公逐季孟公又申守而行諸侯之

師次于鄭西我師次于督揚不敢過鄭督揚鄭東地

子叔聲伯使叔孫豹請逆于晉師豹叔孫僑如弟也適如[illegible]注豹叔至於齊 正義曰此於是遂作亂豹因奔齊[illegible]時七月也至十月而僑如奔齊昭四年傳稱穆子去叔孫氏及庚宗遇婦人使私爲食而宿焉後生豎牛適齊娶於國氏生孟丙仲壬乃云宣伯奔齊穆子餽之則似豹在齊多年僑如始往故服虔以爲叔孫豹先在齊矣此時從國佐在師聲伯令人就齊師使豹豹不忘宗國聞白國佐爲魯請逆杜不然者若豹以前在齊則非復魯臣聲伯正可因之以請不得云聲伯使豹聲伯安得專使背叛之臣也又聲伯豈無魯人可使而特嶇艱險遠使他國之人乎今傳言聲伯使豹明在魯軍得爲聲伯使耳下云聲伯食使者而後食不言食豹而言食使者明豹因請逆遂即不還遂者豹之介耳於時魯師在

鄭從鄭向齊途出於魯豹必過魯乃去故得宿於庚宗彼傳因言宿於庚宗遂誘娶於國氏生二子耳二子之生必在僑如奔後豹之還魯雖無歸年而襄二年始見於經豎牛已能奉雉故杜以為此年去彼年歸故下注云傳因言其終為食於鄭郊師逆以至聲伯戒叔孫以必須所逆晉師至乃食聲伯四日不食以待之食使者使者豹之介而後食言其忠也諸侯遷于制田熒陽宛陵縣東有制澤知武子佐下軍武子荀罃以諸侯之師侵陳至于鳴鹿陳國武平縣西南有鹿邑遂侵蔡未反侵陳蔡不書公不與諸侯遷于潁上戊午鄭子罕宵軍之宋齊衛皆失軍

將主與軍相失宋衛不書後也

疏 注將主至後也 正義曰服虔以失軍爲失其軍糧傳稱諸侯遷于潁上子罕宵軍之則軍諸侯之營不軍其輜重安得爲失軍糧也故杜以爲將主與軍相失謂夜裏迸散相失耳此諸侯即伐鄭之諸侯也經書公會尹子晉侯齊國佐邾人伐鄭不書宋衛傳言宋衛皆失軍則宋衛在矣在而不書後至故也

曹人復請于晉晉侯謂子臧反吾歸而君以曹人重子臧故子臧反曹伯歸子臧自宋還子臧盡致其邑與卿而不出不出仕宣伯使告郤犨曰魯之有季孟猶晉之有欒范也政令於是乎成今其謀曰晉政多門不可從也政不由君

事齊楚有亡而已蔑從晉矣（蔑無也）若欲得志於魯請止行父而殺之（行父季文子也）我斃蔑也（蔑孟獻子時留守公宮）而事晉蔑有貳矣魯不貳小國必睦不然歸必叛矣九月晉人執季文子于苕丘公還待于鄆（鄆魯西邑東郡廩丘縣東有鄆城）使子叔聲伯請季孫于晉郤犫曰苟去仲孫蔑而止季孫行父吾與子國親於公室（親魯甚於晉公室）對曰僑如之情子必聞之矣（聞其淫慝情）若

去蔑與行父是大弃魯國而罪寡君也若猶不弃而惠徼周公之福使寡君得事晉君則夫二人者魯國社稷之臣也若朝亡之魯必夕亡以魯之密邇仇讎仇讎謂齊楚

若朝至夕亡 正義曰朝亡之謂朝失蔑與行父也魯必夕亡謂亡屬他國也下云亡而爲讎是欲棄晉而屬齊楚

亡而爲讎治之何及言魯屬齊楚則還爲晉讎 郤犫曰吾爲子請邑對曰嬰齊魯之常隸也隸賤官敢介大國以求厚焉介因也 承寡君之命以請

承奉也若得所請吾子之賜多矣又何求范文子謂欒武子曰季孫於魯相二君矣二君宣成妾不衣帛馬不食粟可不謂忠乎信讒慝而弃忠良若諸侯何子叔嬰齊奉君命無私不受郈讙請邑謀國家不貳謂四日不食以堅事晉圖其身不忘其君辭邑不食皆先君而後身若虛其請是弃善人也子其圖之乃許魯平赦季孫冬十月出叔孫僑如而盟之僑如奔齊諸大夫共盟以僑如為戒

十二月季孫及郤犫盟于扈歸刺公子偃偃與鉏俱爲姜所指而獨殺偃偃與謀近此召叔孫豹于齊而立之七月聲伯使豹請逆於晉聞魯人將討僑如豹乃辟其難先奔齊生二子而魯乃召之故襄二年豹始見經傳於此因言其終齊聲孟子通僑如聲孟子齊靈公母宋女使立於高國之間位比二卿僑如曰不可以再罪奔衛亦間於卿傳亦終言僑如之佞晉侯使郤至獻楚捷于周與單襄公語驟稱其伐伐功也

疏晉侯至其伐　正義曰周語稱郤至見召桓公與之語召桓公以告單襄公非郤至自與襄公語也襄公論郤至將死荅召桓

公語耳非語諸大夫也其文與此小異其意與此大同周語詳而此傳略先賢或以為國語非丘明所作為其或有與傳不同故也驟稱其伐謂數數自伐其功周語說郤至自伐之言多矣其辭不可具載

單子語諸大夫曰溫季其亡乎

溫季郤至

疏 溫季其亡乎 正義曰周語單襄公荅召桓公云人有言曰兵在頸者其郤至之謂乎即具論郤至之失乃曰以吾觀之兵在其頸不可久也

位於七人之下

佐新軍位在八

疏 位於七人之下 正義曰此時欒書將中軍士燮佐之郤錡將上軍荀偃佐之韓厥將下軍荀罃佐之郤犨將新軍郤至佐之是位在七人之下

而求掩其上

稱己之伐掩上功

疏 注稱己至上功 正義曰周語曰郤至自稱己有大功欲求晉國之政召桓公謂之曰吾子則賢矣晉國之舉不失其次吾懼政之未及子也至謂召桓公曰何次之有先大夫荀伯下

軍之佐以爲政趙宣子未有軍行而以爲政今欒伯自下軍往是三子也吾又過之無不及也若佐新軍而以之爲政不亦可乎將必求之是掩上功

怨之所聚亂之本也多怨而階亂何以在位怨爲亂階夏書曰怨豈在明不見是圖逸書也不見細微也將慎其細也今而明之其可乎言郤至顯稱己功所以明怨咎

疏 夏書至可乎 正義曰夏書五子之歌第一章也其爲人所怨者豈必在明白之處乎其於人所不見當於是圖謀之此書之言將謂慎其細小之事者也今乃明明言之道己欲掩其上此事甚明其可乎言必不可也杜不見古文故云逸書

經十有七年春衛北宮括帥師侵鄭括成公曾

孫夏公會尹子單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邾人伐鄭晉未能服鄭故假天子威周使二卿會之晉爲兵主而猶先尹單尊王命也單伯稱子蓋降爵六月乙酉同盟于柯陵柯陵鄭西地秋公至自會無傳齊高無咎出奔莒九月辛丑用郊無傳九月郊郊祭非禮明矣書用郊從史文

疏九月至史文　正義曰傳例啓蟄而郊今九月郊祀是非禮明矣公羊傳曰用者何用者不宜用也九月非所用郊也穀梁傳曰夏之始可以承春以秋之末承春之始蓋不可矣九月用郊用者不宜用也賈逵以二傳爲說諸書用者不宜用也釋例曰辛丑用郊文異而丘明不發傳因時史之辭非聖賢意也劉賈以爲諸言用皆不宜用及於禮者也施之用郊似若有義至於用幣用鄫子諸

若此比皆當須書用以別所用者也若不言用則事敘不明所謂辭窮非聖人故造此用以示義也且諸過祀三望之類奚獨皆不書用邪棐左氏傳用幣于社傳曰得禮非有用不於齊師孔子以爲義無不宜用之例也丘明云我師豈歟我哉

晉侯使荀罃來乞師無傳將伐鄭

冬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人邾人伐鄭鄭猶未服故

十有一月公至自伐鄭無傳

壬申公孫嬰齊卒于貍脤十一月無壬申日誤也貍脤闕

疏注十一至脤闕正義曰杜長歷推十一月丁亥朔六日壬辰十六日壬寅二十六日壬子十日丙申二十二日戊申不知壬申二字何者爲誤長歷云公羊穀梁傳及諸儒皆以爲十月十五日也十月庚午圍鄭十三日也推至壬申誠在十五日然據傳曰十一月

諸侯還自鄭壬申至于貍脤而卒此非十月分明誤在日
也又杜於土地之篇凡有地名二十六所不知所在之國
貍脤即是其一不知是何國之地故直云闕也杜又稱舊
說曰壬申十月十五日貍脤魯地也傳曰十月庚午圍鄭
則二日未得及魯竟也釋例又曰魯大夫卒其竟內則不
書地傳稱季平子行東野卒于房是也以此益明貍脤非
魯地矣以下有十二月丁巳朔逆而推之故諸舊說皆以
壬申爲十月十五日也公羊穀梁傳以爲待公至然後卒
大夫故十月之日書在十一月之
下於左傳則不通故杜以爲日誤

十有二月丁巳朔日有食之無傳

邾子貜且卒無傳五同盟

疏注五同盟正

義曰貜且以文十四年即位宣十七年盟于斷道成二年
于蜀五年于蟲牢七年于馬陵九年于蒲十五年于戚此
年于柯陵凡七同盟而云五者沈以杜數同盟之例但有
君盟者不數大夫之盟此二年盟蜀十七年盟柯陵皆邾

之大夫故不數之劉炫并數二盟而規其過非也晉殺其大夫郤錡郤犨

郤至楚人滅舒庸

傳十七年春王正月鄭子駟侵晉虛滑虛滑晉二邑滑故滑國爲秦所滅時屬晉後屬周

[疏]注虛滑至屬周 正義曰僖三十三年秦人滅滑經書入則是滅而不有不知滅後屬何國也此言侵晉知此時屬晉耳襄十八年傳楚公子格侵費滑胥靡注云胥靡鄭邑不言費滑杜意當以費滑爲周邑也然則若是周邑當言侵周以別之定六年傳稱鄭伐周馮滑胥靡負黍時胥靡亦爲周邑蓋費滑胥靡周鄭之間襄時屬鄭定時屬周

衛北宮括救晉侵鄭至于高氏不書救以侵告高氏在陽翟縣西南夏五月鄭大子髡頑

侯獳爲質於楚（侯獳鄭大夫）楚公子成公子寅戍鄭公會尹武公單襄公及諸侯伐鄭自戲童至于曲洧（今新汲縣治曲洧城臨洧水）疏（注洧水正義曰釋例云洧水出滎陽密縣西北陽城山東南至潁川長平縣入潁）晉范文子反自鄢陵（前年鄢陵戰還）使其祝宗祈死（祝宗主祭祀祈禱者）曰君驕侈而克敵是天益其疾也難將作矣愛我者唯祝我使我速死無及於難范氏之福也六月戊辰士燮卒（傳言厲公無道故賢臣憂懼因禱自裁）疏（注傳言至自裁）

正義曰劉炫以爲士燮及昭子之卒適與死會非自殺今知非者以傳云使祝宗祈死又云祝我使我速死無及於難是其欲死之意叔孫昭子心懷憂懼亦與此同身皆並卒故知自裁若其二人之死適與死會春秋之內唯有兩人願死何得身死皆與相當故杜辦劉傳文以爲自殺劉以爲偶然而死以規杜失非也何休膏肓以爲人生有三命有壽命以保度有隨命以督行有遭命以摘暴未聞死可祈也故杜以爲因禱自裁也傳記此事者欲見厲公無道賢臣憂懼

乙酉同盟于柯陵尋戚之盟也戚盟在十五年

楚子重救鄭師于首止諸侯還畏楚強

齊慶克通于聲孟子與婦人蒙衣乘輦而入于閎慶克慶封父蒙衣亦爲婦人服與婦人相冒閎巷門

疏 于閎 正義曰釋宮云宮中衕謂之

壹街門謂之閎孫炎曰街舍閒道也李巡曰閎街頭門也鮑牽見之以告國武子鮑牽鮑叔牙曾孫武子召慶克而謂之慶克久不出慙卧於家夫人所以怪之而告夫人曰國子讁我讁譴責也夫人怒國子相靈公以會會伐鄭高鮑處守高無咎鮑牽及還將至閉門而索客蒐索備姦人孟子訴之曰高鮑將不納君而立公子角國子知之角頃公子秋七月壬寅刖鮑牽而逐高無咎無咎奔莒高弱以盧叛弱無咎子盧高氏邑齊人來

召鮑國而立之國牽之弟文子初鮑國去鮑氏而來爲施孝叔臣施氏卜宰匡句須吉卜立家宰施氏之宰有百室之邑與匡句須邑使爲宰以讓鮑國而致邑焉施孝叔曰子實吉對曰能與忠良吉孰大焉鮑國相施氏忠故齊人取以爲鮑氏後仲尼曰鮑莊子之知不如葵葵猶能衛其足葵傾葉向日以蔽其根言鮑牽居亂不能危行言孫冬諸侯伐鄭前夏未得志故十月庚午圍鄭楚公

子申救鄭師于汝上十一月諸侯還不書圍畏楚救不成圍而還

疏 汝上 正義曰釋例云汝水出南陽魯縣大蓋山東北至河南梁縣東南經襄城潁川汝南至汝陰褒信縣入淮

初聲伯夢涉洹洹水出汲郡林慮縣東北至魏郡長樂縣入清水或與己瓊瑰食之瓊玉瑰珠也食珠玉含象

疏 注瓊玉至含象 正義曰瓊是玉之美者廣雅云玟瑰珠也呂靜韻集云玟瑰火齊珠也含者或用玉或用珠故夢食珠玉爲含象也詩毛傳云瓊瑰石而次玉禮緯天子含用珠諸侯用玉大夫用碧此聲伯得有瓊瑰者案周禮天子含用玉則禮緯之文未可全依或可珠玉兼有故釋例云珠玉曰含

泣而爲瓊瑰盈其懷淚下化爲珠玉滿其懷從而歌之曰濟洹之水贈我以

瓊瑰歸乎歸乎瓊瑰盈吾懷乎從就也夢中爲此歌懼不敢占也還自鄭壬申至于貍脤而占之曰余恐死故不敢占也今衆繁而從余三年矣無傷也言之之莫而卒繁猶多也傳戒數占夢

疏今衆至傷也　正義曰聲伯之意以初得此夢謂凶在己懼不敢占今衆既繁多而從余三年余之此夢凶災散在衆人不在己也故云無傷

齊侯使崔杼爲大夫使慶克佐之帥師圍盧討高弱國佐從諸侯圍鄭以難請而歸請於諸侯遂如盧師殺慶克以穀叛

疾克淫亂故殺之齊侯與之盟于徐關而復之十二月盧降使國勝告難于晉待命于清勝國佐子使以高氏難告晉齊欲討國佐故留其子於外清陽平樂縣是爲明年殺國佐傳待命于清正義曰欲遣國勝告難故令待進止之命在于清地非是使還待命晉厲公侈多外嬖外嬖愛幸大夫反自鄢陵欲盡去羣大夫而立其左右終如士燮言胥童以胥克之廢也怨郤氏童胥克之子宣八年郤缺廢胥克而嬖於厲公郤錡奪夷陽五田五亦嬖於厲公郤犨與長魚矯爭田執

而梏之梏械也與其父母妻子同一轅[illegible]

既矯亦嬖於厲公欒書怨郤至以其不從

己而敗楚師也欲廢之鄢陵戰欒書欲固壘郤至言楚有六間以取勝也

使楚公子茷告公曰此戰也郤至實召寡

君鄢陵戰晉囚公子茷以歸以東師之未至也齊魯衛之師與

軍帥之不具也曰此必敗荀罃佐下軍居守郤犨將新軍乞師故言不具

吾因奉孫周以事君孫周晉襄公曾孫悼公君楚王也

疏

注孫周至悼公　正義曰晉世家云悼公周者其先祖父

捷晉襄公少子也不得立號爲桓叔桓叔生惠伯談談生

（悼公周是周爲襄公曾孫也）公告欒書書曰其有焉不然豈其死之不恤而受敵使乎（謂鄢陵戰時楚子問郤至以弓）君盍嘗使諸周而察之（嘗試也）郤至聘于周欒書使孫周見之公使覘之信（覘伺也）遂怨郤至厲公田與婦人先殺而飲酒後使大夫殺（傳言厲公無道先婦人而後卿佐）郤至奉豕（進之於公）寺人孟張奪之（寺人奄士）郤至射而殺之公曰季子欺余（季子郤至公反以爲郤至奪孟張豕）厲公將作難胥童曰必

先三郤族大多怨去大族不偪不偪公室敵多怨有庸討多怨者易有功公曰然郤氏聞之郤錡欲攻公曰雖死君必危郤至曰人所以立信知勇也信不叛君知不害民勇不作亂失兹三者其誰與我死而多怨將安用之言俱死無用多其怨咎君實有臣而殺之其謂君何我之有罪吾死後矣若殺不辜將失其民欲安得乎言不得安君位待命而已受君之祿是以聚

黨有黨而爭命爭死命罪孰大焉傳言郤至無反心壬午胥童夷羊五帥甲八百將攻郤氏八百人長魚矯請無用衆公使清沸魋助之沸魋亦嬖人抽戈結衽衽裳際而僞訟者僞與清沸魋訟三郤將謀於榭榭講武堂

疏注榭講武堂正義曰楚語云榭不過講軍實焉是榭爲講武堂傳言將謀於榭似仍未至榭猶在塗也下云殺駒伯苦成叔於其位位所坐之處則已至榭矣三郤慮公殺已謀欲自安未及謀而已死故云將耳非謂未至榭也或可將謀於榭是未至榭故杜云位所坐處也謂當時隨便所坐之處故長魚矯得僞訟而殺之若已至榭不應就榭僞訟

矯以戈殺駒伯苦成叔於

其位位所坐處也駒伯郤錡苦成叔郤犨溫季曰逃威也遂趨郤至本意欲稟君命而死今矯等不以君命而來故欲逃凶賊爲害故曰威言可畏也或曰威當爲蹶矯及諸其車以戈殺之皆尸諸朝陳其尸於朝胥童以甲劫欒書中行偃於朝矯曰不殺二子憂必及君公曰一朝而尸三卿余不忍益也對曰人將忍君人謂書與偃疏一朝而尸三卿正義曰一朝謂一旦也晉語說此事一旦而尸三卿不可益也臣聞亂在外爲姦在內爲軌御姦以德德綏遠御軌以刑刑治近不施

而殺不可謂德臣偪而不討不可謂刑德

刑不立姦軌並至臣請行遂出奔狄行去也

公使辭於二子辭謝書與偃曰寡人有討於郤氏

郤氏既伏其辜矣大夫無辱其復職位胥童

劫而執之故云辱皆再拜稽首曰君討有罪而免臣

於死君之惠也二臣雖死敢忘君德乃皆

歸公使胥童爲卿公遊于匠麗氏匠麗嬖大夫家

欒書中行偃遂執公焉召士匄士匄辭辭不

徙召韓厥韓厥辭曰昔吾畜於趙氏孟姬之讒吾能違兵畜養也違去也韓厥少爲趙盾所待養及孟姬之亂晉將討趙氏而厥去其兵示不與黨言此者明己無所偏助孟姬亂在八年古人有言曰殺老牛莫之敢尸而況君乎二三子不能事君焉用厥也尸主也舒庸人以楚師之敗也敗於鄢陵舒庸東夷國道吳人圍巢伐駕圍釐虺巢駕釐虺楚四邑遂恃吳而不設備楚公子橐師襲舒庸滅之閏月乙卯晦欒書中行偃殺胥童

以其劫己故

民不與郤氏胥童道君爲亂故皆書曰晉殺其大夫厲公以私欲殺三郤而三郤死不以無罪書書偃以家怨害胥童而胥童受國討文明郤氏失民胥童道亂宜其爲國戮

【疏】注厲公至國戮　正義曰厲公以私欲殺三郤則三郤無罪經應直云晉殺其大夫不應稱名也又胥童爲欒書中行偃所殺乃直是兩下相殺今經書二者並爲國討之文故傳解之言民不與郤氏郤氏有罪也胥童道君爲亂胥童有罪也故皆書曰晉殺其大夫以二者據其死狀皆非國討故傳正其二者之罪解其並爲國討之意劉炫云杜言三郤不以無罪書正謂不書盜書盜即無罪也胥童之死本非國家所殺故特言胥童受國討文其實傳意并論郤氏受國討故云皆書曰晉殺其大夫也杜又云郤氏失民胥童道亂乃揔釋傳並言二者皆爲國討之意也

經十有八年春王正月晉殺其大夫胥童傳在前年經在今春從告庚申晉弑其君州蒲不稱臣君無道齊殺其大夫國佐國武子公如晉夏楚子鄭伯伐宋宋魚石復入于彭城傳例曰以惡入也彭城宋邑今彭城縣公至自晉晉侯使士匄來聘秋杞伯來朝八月邾子來朝築鹿囿築牆為鹿苑己丑公薨于路寢冬楚人鄭人侵宋子重先遣輕軍侵宋故稱人而不言伐晉侯使士魴來乞師十有二月仲孫蔑會

晉侯宋公衛侯邾子齊崔杼同盟于虛打虛打地闕丁未葬我君成公

傳十八年春王正月庚申晉欒書中行偃使程滑弒厲公程滑晉大夫葬之于翼東門之外以車一乘言不以君禮葬諸侯葬車七乘

疏注言不至七乘　正義曰周禮大行人上公貳車九乘侯伯七乘子男五乘謂生時副貳之車也其送葬亦當如之今唯一乘是不以君禮葬也以晉是侯爵故指言侯禮七乘耳諸侯各依命數不是皆七乘也襄二十五年傳齊人葬莊公下車七乘杜以特言七乘明七非舊制故彼注云齊舊依上公禮九乘以齊嘗爲侯伯因而用九九非侯之正法故此以正言之

使荀罃士

魴逆周子于京師而立之悼公周生十四年矣大夫逆于清原周子曰孤始願不及此雖及此豈非天乎言有命抑人之求君使出命也立而不從將安用君二三子用我今日否亦今日共而從君神之所福也傳言其少有才所以能自固對曰羣臣之願也敢不唯命是聽庚午盟而入與諸大夫盟館于伯子同氏晉大夫家館舍也辛巳朝于武宮武公與沃始命君辛巳朝于武宮　正義曰服虔本作辛未晉語

亦作辛巳孔晁云以辛未盟入國辛巳朝祖廟取其新也案晉語稱庚午大夫逆于清原傳云庚午盟而入逆日即盟非辛未也傳與晉語皆云辛巳朝于武宮服本自誤耳孔晁強欲合之非也逐不臣者七人夷羊五之屬周子有兄而無慧不能辨菽麥故不可立菽大豆也豆麥殊形易別故以為癡者之候不慧蓋世所謂白癡齊為慶氏之難前年國佐殺慶克故甲申晦齊侯使士華免以戈殺國佐于內宮之朝華免齊大夫內宮夫人宮

疏注華免至人宮　正義曰杜世族譜於齊國雜人之中有華免而無士字此注以華免為大夫則士者為士官也士官掌刑故使殺國佐也於夫人之宮有朝羣妾之處以云內宮之朝蓋齊侯召入與語而殺之師逃于夫

人之宮伏兵內宮恐不勝書曰齊殺其大夫國佐弃命專殺以穀叛故也國佐本疾淫亂殺慶克齊以是討之嫌其罪不及死故傳明言其三罪使清人殺國勝勝國佐子前年待命于清者國弱來奔弱勝之弟王湫奔萊湫國佐黨慶封爲大夫慶佐爲司寇封佐皆慶克子既齊侯反國弱使嗣國氏禮也佐之罪不及不祀二月乙酉朔晉悼公即位于朝朝廟五日而即位也厲公殺絶故悼公不以嗣子居喪

疏注朝廟至居喪　正義曰辛巳距乙酉五日先定所脩之政待朔旦而後蒞之故五日也晉語云正月乙酉公即位孔晁云二月即位言正月者記者誤也厲公被殺而嗣絶

故悼公自外而入即位之日即命百官施布政教與居喪即位其禮不同釋例曰屬公見殺悼公自外紹立本非君臣無喪制也若然禮喪服小記云與諸侯爲兄弟者服斬鄭玄云謂卿大夫以下也與尊者爲親不敢以輕服服之言諸侯者明雖在異國猶來爲三年也計厲是文公之曾孫悼是文公之玄孫有緦麻之親法當服斬而云無喪制者悼之父祖去晉適周與本親隔絕無往來恩義厲既見殺悼即被迎迎之以爲晉君即與厲公體敵且葬厲公以車一乘國內尚不以爲君不可責悼公服斬也縱使當爲之斬絕而別立亦非嗣矣

始命百官 始爲政

施舍已責 施恩惠舍勞役止逋責

逮鰥寡 惠及微

振廢滯 起舊德

匡乏困救災患 匡亦救也

禁淫慝薄賦斂宥罪戾 宥寬也

節器用 節省也

時用民 使民以時

欲無犯時不縱私欲使魏相士魴魏頡趙武爲卿相魏錡子魴士會子頡魏顆子武趙朔子此四人其父祖皆有勞於晉國

疏注相魏至晉國

正義曰晉語云使呂宣子佐下軍曰邲之役呂錡佐知莊子於下軍獲楚公子穀臣與連尹襄老以免其子鄢陵之役親射楚王而敗楚師以定晉國而無後其子不可不崇也使彘共子將新軍曰武子之季文子之母弟也武子宣法以定晉國文子勤身以定諸侯二子之德其可忘乎故以彘季屏其宗使令狐文子佐之曰昔克潞之役秦來圖敗晉功魏顆以其身退秦于輔氏親止杜回其勳銘于景鐘至于今不忘其子不可不興也彼呂宣子魏相也彘共子士魴也令狐文子魏頡也又曰呂宣子卒公以趙文子能恤大事使佐下軍趙武父祖功名顯著故不復序之是四人父祖皆有勞於晉國荀家荀會欒黶韓無忌爲公族

大夫使訓卿之子弟共儉孝弟無忌韓厥子

疏荀家至孝弟　正義曰晉語云欒伯請公族大夫公曰荀家惇惠荀會文敏黶也果敢無忌鎮靖膏粱之性難正也故使惇惠者教之文敏者道之果敢者諭之鎮靖者脩之使茲四人者爲公族大夫也公族大夫掌教諭故使訓卿之子弟令之共儉孝弟也晉語云韓獻子老使公族穆子受事于朝辭曰厲公之亂無忌備公族弗能死孔晁云備公族大夫則韓無忌先爲公族大夫今言使爲之者悼公始命百官更改新授之

使士渥濁爲大傅使脩范武子之法渥濁士貞子武子爲景公大傅

右行辛爲司空使脩士蔿之法辛將右行因以爲氏士蔿獻公司空也

弁糾御戎校正屬焉弁糾欒糾也校正主馬官

使訓諸御知義戎士尚節義荀賓爲右司士屬焉司士車右之官使訓勇力之士時使勇力皆車右之官

治也勇力多不順命使士遲至時使　正義曰晉語曰君知士貞子之帥志博聞而故訓之以共時之使宣惠於教也使爲大傅知右行辛之能以數宣物定功也使爲司空知欒糾之能御以和於正也使爲戎御知荀賓之有功力而不暴也使爲戎右是四人者皆公知其能而使之耳范武子爲大傅孤也士蔿爲司空卿也皆前世能者其法可遵故使二大夫居其官而脩其法也二人皆是大夫非孤卿也　注辛將至爲氏　正義曰傳二十八年晉作三行三十一年即罷之以爲五軍其寬三行無多年歲彼云屠擊將右行未知此人即屠擊之子孫也爲是其祖代屠擊也正以荀林父將中行遂以中行爲氏故謂此人之先將右行因以爲氏耳　注弁糾至馬官　正義曰

以晉語知是欒糾也周禮大御御官之長別有戎僕掌御
戎車春秋征伐之世以御戎爲重此知戎當是御之尊者
校正當周禮校人校人掌王馬之政襄九年傳曰命校正
出馬知是主馬之官也周禮校人不屬大御此蓋諸侯兼
官或是悼公新法此傳所言諸官皆不得與周禮同也
注戎士尚節義　正義曰此訓諸御謂諸是御車之人設
令國有千乘乘有一御皆令此官教之戎士尚節義故訓
之使知義如羊斟之徒是不知義也周禮校人主養馬耳
不知御事此言校正屬焉乃云訓御蓋令校正助御戎訓
御　注司士車右之官　正義曰周禮司士掌羣臣之版
以詔王治其職非車右之類不得屬車右也周禮有司右
上士也掌羣右之政凡國之勇力之士能用五兵者屬焉
其下更有戎右中大夫齊右下大夫道右上士此三右戎
官尊於司右而司右掌其政令春秋之世車右爲尊此司士
蓋周禮司右之類故爲車右屬官服虔以爲司士主右之官
謂司右也　注勇力至之使　正義曰所訓勇力之士皆謂

爲車右者也設令國有千乘乘有一右摠使此官訓之勇力之士失於強暴如魏犨之徒不順上命故訓之使共時之使不犯法也卿無共御立軍尉以攝之省卿戎御令軍尉攝御而已

疏卿無至攝之　正義曰卿謂軍之諸將也若梁餘子養御罕夷解張御郤克之類往前恒有定員掌共卿御今始省其常員唯立軍尉之官臨有軍事使兼攝之令軍尉兼卿御也

祁奚爲中軍尉羊舌職佐之魏絳爲司馬魏犨子也張老爲候奄鐸遏寇爲上軍尉籍偃爲之司馬偃籍談父爲上軍司馬使訓卒乘親以聽命相親以聽上命程鄭爲乘馬御六騶屬焉使訓羣騶知禮程鄭

荀氏別族乘馬御乘車之僕也六騶六閑之騶周禮諸侯有六閑馬乘車尚禮容故訓羣騶使知禮

疏 祁奚至知禮　正義曰晉語云公知祁奚之果而不淫也使爲元尉知羊舌職之聰敏肅給也使佐之知魏絳之勇而不亂也使爲元司馬知張老之知而不詐也使爲元候知鐸遏寇之共敬而信彊也使爲輿尉知籍偃之惇帥舊職而共儉也使爲輿司馬知程鄭端而不淫且好諫而不隱也使爲贊僕晉語皆稱其才而用之善公之知人也言元尉元司馬元候者此皆中軍之官元大也中軍尊故稱大也輿尉輿司馬者皆上軍官也輿衆也言與諸軍同故稱衆也從車者爲卒在車者爲乘使此中軍與上軍軍尉司馬各教其軍之士卒使相親以聽在上之命　注程鄭至知禮　正義曰荀氏別族世本有文周禮齊僕下大夫掌馭金路以賓朝覲宗遇饗食皆乘金路杜言乘馬御乘車之僕則當彼齊僕也晉語謂之贊僕當時之官名耳周禮掌馬之官無名騶者襄二十三年傳稱豐點爲孟氏之御騶則騶

亦御之類月令季秋天子乃教田獵命僕夫七騶咸駕載旌旐則騶是主駕之官也鄭玄云七騶謂趣馬主爲諸官駕說者也周禮趣馬下士掌駕說之頒是騶爲主駕之官駕車以共御者程鄭爲乘馬御御之貴者故令掌駕之官亦屬之校人職云良馬三乘爲皁皁一趣馬趣馬下士三皁爲繫繫一馭夫馭夫中士六繫爲廏廏一僕夫僕夫上士天子十有二閑邦國六閑鄭玄云每廏爲一閑閑有二百一十六匹如彼計之每廏有趣馬十八人六閑之騶有一百八人皆屬程鄭而使揔領之也戎車貴彊力乘車尚禮容故訓羣騶使知禮令教馬進退使合禮法也校人乘馬一師四圉三乘爲皁皁一趣馬三皁爲繫繫一馭夫六繫爲廏廏一僕夫六廏成校校有左右天子十二閑馬六種邦國六閑馬四種家四閑馬二種鄭玄云每廏爲一閑二百一十六匹易乾爲馬此應乾之策也校有左右則天子良馬五種各有四百三十二匹合二千一百六十匹駑馬三之四百三十二匹則千二百九十六匹合三千四

百五十六匹詩云騋牝三千舉大數也王路駕種馬戎路駕戎馬金路駕齊馬象路駕道馬田路駕田馬駑馬給官中之役邦國六閑四種去種戎其齊道田各用一閑駑馬三之則千二百九十六匹大夫四閑二種去齊道田馬一閑駑馬三之則八百六十四匹四匹一師也十二匹一趣馬也三十六匹一馭夫也二百一十六匹一僕夫也

凡六官之長皆民譽也大國三卿晉時置六卿為軍帥故揔舉六官則知羣官無非其人

疏凡六至譽也

正義曰上已歷言諸官特為晉公所知者更復揔言所任皆得其人於時晉立六卿卿下各有統領羣官并一凡六官之在民上為長者皆是有德有能之人是民所褒譽者也使魏相以下至程鄭為乘馬御以上凡有八條之官魏相等為卿一也荀家等為公族大夫二也士渥濁為大傅三也右行辛為司空四也弁糾為御戎五也荀賓為右六也祁奚為中軍尉至籍偃為司馬七也程鄭為乘馬御八也自公族大夫以

下七條各去使爲某事而卿下不去使者以卿摠攝羣職非偏主一事故也公族大傅司空不云某官屬焉者以其當官自主更無餘官來屬其祁奚爲中軍尉及羊舌職張老魏絳鐸遏寇籍偃雖是數官摠爲一條使訓卒乘親以聽命此唯有中軍上軍無下軍之官者蓋時下軍無闕不別立其官故也其卿無共御立軍尉以攝之一句爲下祁奚爲中軍尉削緒也大略所叙皆尊官在前卑官在後

注大國至其人　正義曰大國三卿是正法當時晉置六卿爲三軍之將佐皆是帥也於是晉又更置新軍凡有四軍八卿但新軍或置或廢故傳不數之耳六官之長非獨卿身乃謂其下凡爲人之長者皆有民之美譽故摠舉六官則出舉官亦非其人者也

舉不失職官不易方

官守其業無相踰易　疏舉不至易方　正義曰所舉用者皆堪其官不有失職者也文任文官武任武官其用爲官各守其業不踰易其方也若文人爲武武人爲文則違方易務不能守其業

矣爵不踰德量德授爵師不陵正旅不偪師正軍將命卿也師二千五百人之帥也旅五百人之帥也言上下有禮不相陵偪【疏】注正軍至陵偪　正義曰傳言不陵不偪者皆謂下不陵偪其上旅卑於師師卑於正知正是軍將命卿也唯舉師旅不相陵偪言上下有禮皆不相陵偪也民無謗言所以復霸也此以上通言悼公所行未必皆在即位之年【疏】所以復霸　正義曰霸者把也把持王政鄭玄去天子衰諸侯興故曰霸夏有昆吾商有豕韋大彭周有齊桓晉文此最彊者也故書傳通謂彼五人爲五霸耳但霸是彊國爲之天子既衰諸侯無主若有彊者即營霸業其數無定限也而何休以霸不過五不許悼公爲霸以鄉曲之學足以忿人傳稱文襄之霸襄承文後紹繼其業以後漸弱至悼乃彊故去復霸公如晉朝嗣君也夏六

月鄭伯侵宋及曹門外曹門宋城門遂會楚子伐宋取朝郟楚子辛鄭皇辰侵城郜取幽丘同伐彭城朝郟城郜幽丘皆宋邑納宋魚石向爲人鱗朱向帶魚府焉五子以十五年出奔楚獨書魚石爲帥告以三百乘戍之而還書曰復入惡其依阻大國以兵威還故書復入凡去其國國逆而立之曰入謂本無位紹繼而立復其位曰復歸亦國逆諸侯納之曰歸謂諸侯以言語告請而納之有位無位皆曰歸以惡曰復入謂身爲戎首稱兵入伐害國殄民者也此四條所以明外內之援辨逆順

之辭通君臣取國有家之大例【疏】凡去至復入　正義曰釋例曰凡去其國者通謂君臣及公子母弟也國
逆而立之本無位則稱入本有位則稱復歸齊小白入于齊無位也衛侯鄭復歸于衛復其位也諸侯納之有位無
位皆曰歸衛孫林父蔡季是也身爲戎首則曰復入晉欒盈是也此所以明外内之援辨逆順之辭故經正魚石衛
衎以表舊制傳稱凡例揔而明之也衛人逆公子晉于邢宜稱入善其得衆公子友忠於社稷國人所思焉故閔公
爲落姑之盟以復之夫衛公子晉絶位而在邢魯之季子勢弱而出奔咸得民望享國有家是以聖人貴之殊其文
也莊六年五國諸侯犯逆王命以納衛朔大其事故字王人謂之子突朔懼有違衆之犯而以國逆告華元實國迎
欲挾晉以自助故以外納赴春秋從而書之以示二子之情也韓魏有翦國之釁陳蔡有復國之端故晉趙鞅楚公
子比皆稱歸從諸侯納之例言非晉楚之所能制也侯獳愛君以請故曹伯有國逆之辭許始復國故許叔有國逆

之文此皆時史因周典以起時事之情也傳例稱諸侯納之曰歸今撿經諸稱納者皆有興師見納之事不須例而自明故但言納而不復言歸也衛侯鄭曹伯負芻皆見執在周晉魯請而復之鄭書歸于衛負芻稱歸自京師所發事同而文異者例意本在於歸不以他文為義也賈氏又以為諸歸國稱所自之國所自之國有力也案莊公子比去晉而不送是無援於外而經書自晉陳侯吳蔡侯廬皆平王所封可謂有力而不言自楚此既明證又春秋稱入其例有二施於師旅則曰不地在於歸復則曰國逆國逆又以立為例逆而不立則皆非例所及鄭之良霄以寇而入入即見殺而復例之例稱凡去其國明非夫子之制也周敬王王子猛不書出而書入襄王書出而不書入凡自周無出故非春秋舊例也諸在例外稱入直是自外入內記事者常辭義無所取而賈氏雖夫人姜氏之入皆以為例如此甚多又依放穀梁云稱納者內難之辭因附會諸納為義至於納北燕伯于陽傳稱因其衆窮不能通乃云

時陽守距難故稱納此又無證經書楚人圍陳納頓子于頓則頓國之所欲也此無伯傳有因衆之文不可言内難也又書納公孫寧儀行父于陳陳縣而見復上下交難二人雖有淫縱之闕今道楚所陳賊討君葬咸權方盛傳稱有禮理無有難此皆先説之不安也沈氏云國逆而立之曰入唯謂國君知不衆臣者以臣而無位本賤不書故知臣無國逆之例也其復入唯謂臣知者以君雖不君臣不可不臣君若入國臣無違拒之法且杜云身爲戎首稱兵入伐是戎首指臣爲文故知不得兼君也杜所以云四條者通君臣取國有家之大例即是事通君臣者此據大略而言不復曲細爲別也

宋人患之西鉏吾曰何也西鉏吾宋大夫若楚人與吾同惡以德於我吾固事之也不敢貳矣惡謂魚石大國無厭鄙我猶憾言己事之則以我爲

鄙邑猶恨不足此吾患也不然而收吾憎使贊其政謂不同惡魚石而用之使佐政以閒吾釁亦吾患也

疏不然至吾患　正義曰不然謂不與吾同惡也而收取吾之所憎謂魚石是也使佐其楚國之政以伺閒吾之釁隙而侵伐我如此則亦是吾之所患若晉用楚材皆爲楚國之患焉是也

今將崇諸侯之姦而披其地崇長也謂楚今取彭城以封魚石披猶分也以塞夷庚夷庚吳晉往來之要道楚封魚石於彭城欲以絕吳晉之道

疏注夷庚至之道　正義曰夷平也詩序云由庚萬物得由其道是以庚爲道也此云以塞夷庚下云而懼吳晉知謂塞吳晉往來之要道也吳晉往來路由彭城楚取彭城以封魚石欲以斷絕吳晉往來之道使其不得往來故吳晉所以懼耳若其不然何以獨云懼吳晉也夷庚止謂吳晉往來之平道耳

非山川險難之名故杜土地名不得指其所在逞姦而攜服毒諸侯而懼吳晉隔吳晉之道故懼攜離也疏逞姦而攜服　正義曰逞快也封魚右爲快姦人也攜離也諸侯見楚助賊服從者其心皆離是離其服從者之心吾庸多矣非吾憂也且事晉何爲晉必恤之言宋常事晉何爲願有此患難公至自晉晉范宣子來聘且拜朝也拜謝公朝君子謂晉於是乎有禮有卑讓之禮秋杞桓公來朝勞公且問晉故公以晉君語之語其德政杞伯於是驟朝于晉而請爲昏爲平公不徹樂張本疏驟朝于晉

正義曰詩云載驟駸駸是疾行之名從魯即疾朝于晉也七月宋老佐華喜圍彭城老佐卒焉言所以不克彭城八月邾宣公來朝即位而來見也築鹿囿書不時也非土功時己丑公薨于路寢言道也在路寢得君薨之道疏言道也正義曰喪大記云君夫人卒於路寢是在路寢得君薨之道也冬十一月楚子重救彭城伐宋使偏師與鄭人侵宋子重爲後鎮宋華元如晉告急韓獻子爲政於是欒書卒韓厥代將中軍曰欲求得人必先勤之勤恤其急成霸安疆自宋始矣疏成霸安疆

正義曰謂文公成霸安疆自宋爲始言今宋有患不可不救也晉侯師于台谷以救宋台谷地闕遇楚師於靡角之谷楚師還畏晉強也靡角宋地晉士魴來乞師將救宋季文子問師數於臧武仲武仲宣叔之子對曰伐鄭之役知伯實來下軍之佐也知伯荀罃今彘季亦佐下軍彘季士魴如伐鄭可也伐鄭在十七年事大國無失班爵而加敬焉禮也從之從武仲言十二月孟獻子會于虛朾謀救宋也宋人辭諸侯而請師以圍彭

城不敢煩諸侯故但請其師爲襄元年圍彭城傳孟獻子請于諸侯而先歸會葬丁未葬我君成公書順也薨于路寢五月而葬國家安靜世適承嗣故曰書順也

疏書順也　正義曰自此以前莊宣薨于路寢桓蔡傳文宣皆書葬矣今於此公薨之下云道也於葬之下言書順也獨發傳者隱桓閔皆爲人所殺僖公薨于小寢文公薨于臺下皆其薨不得道也莊宣雖薨于路寢莊則子般見殺宣則歸父出奔家國不安非是得道順禮得道順禮唯成公耳故傳於此發之釋例曰魯君薨葬多不順制唯成公薨于路寢五月而葬國家安靜世適承嗣故傳見莊之緩舉成書順以包之是也

春秋正義卷第十九

春秋正義卷第二十

國子祭酒上護軍曲阜縣開國子臣孔穎達等奉

勑撰

襄公【疏】正義曰魯世家云襄公名午成公之子定姒所生以簡王十四年即位謚法因事有功曰襄是歲歲在壽星

經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無傳於是公年四歲【疏】注於是公年四歲 正義曰九年傳曰會于沙隨之歲寡君以生晉侯曰十二年矣知於是公年四歲

仲孫蔑會晉欒黶宋華元衛甯殖曹人莒人邾

人滕人薛人圍宋彭城魯與謀於虎牢而書會者稟命霸主非匹敵故

夏晉韓厥帥師伐鄭仲孫蔑會齊崔杼曹人邾人杞人次于鄫鄫鄭地在陳留襄邑縣東南書大兵不加鄭次鄫以待晉師

疏注鄫鄭至晉師　正義曰釋例曰兵未有所加所次則書之以示遲速既書兵所加則不書其所次此書次于鄫者爲成魯齊曹邾杞其兵皆不加鄭故書次也傳曰於是東諸侯之師次于鄫以待晉師是韓厥伐鄭此次以待之

秋楚公子壬夫帥師侵宋九月辛酉天王崩無傳辛酉九月十五日

疏注辛酉九月十五日　正義曰顯言此日者欲明下冬聘是十月之初爲王崩日近赴人未至故也

邾子來朝冬衛侯使

公孫剽來聘剽子叔黑背子晉侯使荀罃來聘冬者十月初也王崩赴未至皆未聞喪故各得行朝聘之禮而傳善之

疏 注冬者至善之 正義曰禮記曾子問曰諸侯相見揖讓入門不得終禮廢者幾孔子曰六天子崩大廟火日食后夫人之喪雨霑服失容則廢是王崩當廢禮也今傳稱此朝聘皆云禮也知此冬者是十月之初崩赴未至由其俱未聞喪故得以吉行禮而傳善之

傳元年春己亥圍宋彭城下有二月則此己亥為正月正月無己亥日誤

疏 注下有至日誤 正義曰長歷推此年正月庚戌朔其月無己亥圍宋彭城經在正月之下傳文下有二月則己亥必是正月月不容誤知是日誤

非宋地追書也成十八年楚取彭城以封魚石故曰非宋地夫子治春秋追書繫之宋

疏 注成十至之宋 正義曰公羊傳曰宋華元曷為與

諸侯圍宋彭城爲宋誅也其爲宋誅奈何魚石走之楚爲之伐宋取彭城以封魚石成十八年傳曰楚伐彭城納魚石焉以三百乘戍之而還西鉏吾曰崇諸侯之姦而披其地不言取爲楚邑而云披地長姦是左氏之意亦爲楚以彭城封魚石爲國故注言封魚石也既列爲國非復宋地傳言追書是仲尼新意故云夫子治春秋追書繫之宋也言追書者其地已非宋有追來使屬宋耳非謂夫子在後追書前事若以追爲在後追前則仲尼新意皆是追書前事非獨此爲追書也

於是爲宋討魚石故稱宋且不登叛人也登成也不與其專邑叛君故使彭城還繫宋謂之宋志稱宋亦以成宋志

疏於是至宋志　正義曰魚石舊是宋人今還取宋地以自封若其不繫於宋則成此魚石爲一國之君夫子追繫於宋乃有二意於是爲宋討魚石宜繫於宋且又不成此爲叛人使得取君之邑以爲一國

之主有此二意故繫之於宋謂之宋志者言宋人志在攻取彭城故以魚石繫之於宋成此宋人之志　注登成至繫宋　正義曰登成釋詁文不與其專邑叛君不與楚得取邑封人故使彭城還繫於宋也釋例曰楚人棄君助臣取宋彭成以封叛者削正與偽雖非復宋地故追書繫宋不與楚之所得是其義也言不登叛人則叛罪重矣不書魚石以彭城叛者孫林父將戚而出故得書云孫林父入于戚以叛此則因楚之力取彭城與宋交爭非欲出附他國故言復入也若揔而言之俱是背叛於君故云不登叛人也　注稱宋至宋志　正義曰此與隱元年謂之鄭志義勢同也鄭伯實不獲段而經書克謂之鄭志言鄭伯志在於殺雖實不克段而書之爲克見鄭伯之志也此彭城實非宋地而經書爲宋謂之宋志言宋人志在取之雖實非宋地而繫之於宋成宋人之志也夫子脩春秋而傳於此二條特言謂之宋志謂之鄭志者夫子所脩春秋或言或取皆是夫子之志非取國人之心此宋志鄭志者以[illegible]

是夫子所脩還取二國本志故也案下十年戍鄭虎牢傳云非鄭地也言將歸焉杜云繫之于鄭以見晉志即此類也於此二事傳例已明故彼不云謂之晉志也

彭城降晉晉人以宋五大夫在彭城者歸寘諸瓠丘

彭城降不書賊略之瓠丘晉地河東東垣縣東南有瓠丘五大夫魚石向爲人鱗朱向帶魚府

疏 注彭城至略之 正義曰案莊八年郕降于齊師既書於經則知彭城之降亦合書也今不書者但以其賊故略之也晉欒盈復入于晉下云晉人殺欒盈而書於經此彭城降所以賊略不書者彼以殺之爲重來告故書此以降爲輕故爲賊略

齊人不會彭城晉人以爲討二月齊大子光爲質於晉

光齊靈公大子

夏五月晉韓厥荀偃帥諸侯之

師伐鄭入其郛荀偃不書非元帥【疏】韓厥至其郛○正義曰傳唯言諸侯之師不見諸侯之國未知諸侯之師是何國師也於是東諸侯之師次于鄫以待晉師則次鄫之師皆不與伐鄭此諸侯之師其中必無齊魯曹邾杞也案上圍彭城除此五國以外猶有宋衛莒滕薛下云晉侯衛侯次于戚以爲之援則衛師從伐明矣明年戚之會知武子云滕薛小邾之不至皆齊故於戚之會始怪滕薛不來明此時伐鄭滕薛在矣東諸侯皆次于鄫莒在齊魯之東若其在此當與東人同次前圍彭城亦無小邾此時或無莒與小邾耳諸侯之師當是宋衛滕薛也賈逵云韓厥荀偃帥諸侯之師謂帥宋衛滕薛伐鄭齊魯曹邾杞次于鄫故諸侯之師不序也入郛不書者晉人先以鄭罪令於諸侯故書伐鄭入郛既敗鄭不復告故不書○注荀偃不書非元帥○正義曰魯師出征並舉諸將他國之師唯書元帥詳內畧外春秋之常故[illegible]爲注復時一言之耳

敗其徒

兵於洧上徒兵步兵洧水出密縣東南至長平入潁疏注徒兵步兵正義曰論語云以吾從大夫之後不可徒行徒猶空也謂無車空行也步行謂之徒行故步兵謂之徒兵也隱四年傳云敗鄭徒兵注云時鄭不車戰則此亦然也於是東諸侯之師次于鄫以待晉師齊魯曹邾杞晉師自鄭以鄫之師侵楚焦夷及陳於是孟獻子自鄫先歸不與侵陳楚故不書疏注於是至不書正義曰獻子先歸傳無其事正以不書侵楚侵陳知其必先歸矣若獻子從師則書不待告以獻子先歸晉不告魯故侵陳楚皆不書也然不知獻子何以先歸傳既不言未測其故也今賛云則先歸者以前年虛朾會獻子先歸會葬今公雖即位年又幼小君既新立故獻子先歸晉侯衞侯次于戚以爲之

援爲韓厥援秋楚子辛救鄭侵宋呂留呂留二縣今屬彭城郡鄭子然侵宋取犬丘譙國鄼縣東北有犬丘城迂迴疑九月邾子來朝禮也邾宣公冬衛子叔晉知武子來聘禮也凡諸侯即位小國朝之小事大大國聘焉大事小以繼好結信謀事補闕禮之大者也闕猶過也禮以安國家利民人爲大

經二年春王正月葬簡王無傳五月而葬速鄭師伐宋書伐從告夏五月庚寅夫人姜氏薨六月庚

辰鄭伯睔卒未與襄同盟而赴以名庚辰七月九日書六月經誤【疏】注未與至經誤

正義曰睔以成六年即位九年盟于蒲十五年于戚又七年楚子重伐鄭諸侯救鄭而楚退同盟于馬陵諸侯雖不重序明亦與鄭同盟則是與成三同盟矣與其父盟於法得以名赴其子此云未與襄同盟而赴以名者言其嘗與成同盟於法得以名赴襄也此類多矣注皆云與其父同盟而已此注特言未與襄同盟者以此時鄭既從楚嫌其已背前盟不合更以名赴故明之也此經云六月庚辰鄭伯睔卒傳言七月庚辰鄭伯睔卒經傳必有誤者杜以長歷校之此年六月壬寅朔其月無庚辰七月壬申朔九日得庚辰則傳與歷合知傳是而經誤也此經六月七月其文皆具所言誤者非徒字誤而已乃是書經爲誤七月之事錯書以爲六月故長歷云書於六月經誤言元本書之誤非字誤也

晉師宋師衛甯殖侵鄭宋雖非卿師重故叙衛上【疏】

注宋雖至衛上 正義曰於例將卑師衆稱師將尊師少稱將此晉宋稱師不書將非卿也衛甯殖書將不稱師師少也晉爲兵主故當先書宋雖非卿以師爲重故序甯殖之上

秋七月仲孫蔑會晉荀罃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邾人于戚

己丑葬我小君齊姜 齊謚也三月而葬速 疏 注齊謚至葬速 正義曰謚法執心克莊曰齊是齊爲謚也葬而舉謚禮之常也此特云齊謚者以謚齊者少且齊齊同字夫人齊女嫌齊非謚晉大子申生之母稱齊姜者齊女姓姜氏彼齊非謚故此須明之

叔孫豹如宋 豹於此始自齊還爲卿

冬仲孫蔑會晉荀罃齊崔杼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

于戚遂城虎牢 以偪鄭 【疏】遂城虎牢 正義曰虎牢是鄭舊邑此時屬晉而不繫晉者莊三十二年注云大都以名通者則不繫國此以名通故不繫晉也十年戍鄭虎牢繫於鄭者傳曰非鄭地也言將歸焉彼爲將歸鄭而繫之鄭也或當虎牢雖已屬晉晉人新得不爲已有故不繫晉也 楚殺其大夫公子申

傳二年春鄭師侵宋楚令也 以彭城故 齊侯伐萊萊人使正輿子賂夙沙衛以索馬牛皆百匹 夙沙衛齊寺人索簡擇好者 【疏】傳馬牛皆百匹 正義曰司馬法丘出馬一匹牛三頭則牛當稱頭而亦云匹者因馬而名牛曰匹并言之耳經傳之文此類多矣易繫辭云潤之以風雨論語云沽酒市脯

不食王薦云大夫不得造車馬皆從一而省文也齊師乃還君子是以知齊靈公之爲靈也謚法亂而不損曰靈言謚應其行夏齊姜薨初穆姜使擇美檟檟梓之屬疏注檟梓之屬正義曰釋木云槐小葉曰檟郭璞曰槐當爲楸楸細葉者爲檟又云大而皵楸小而皵檟樊光云大老也皵皵措皮也皮老而麤措者爲楸小少也少而麤措者爲檟又云椅梓郭璞曰即楸也如彼所云楸梓皆檟之小別故云梓之屬也以自爲櫬與頌琴櫬棺也頌琴琴名猶言雅琴皆欲以送終疏注櫬棺至送終正義曰以論死者言櫬知櫬是棺也四年注云櫬櫬身棺也以親近其身故以櫬爲名焉禮記檀弓曰天子之棺四重水兕革棺一杝棺一梓棺二鄭玄云杝椵也所謂椑棺也梓棺二所謂屬與大棺也記文從内向外水兕革棺最近尸也

次椑以椵爲之次屬與大棺乃以梓爲之椌乃又云君即位而爲椑鄭玄云椑謂杝棺親尸者椑堅著之言也天子椑內又有水兕革棺喪大記云君大棺八寸屬六寸椑四寸如彼記文諸侯之棺三重親身之棺名之爲椑椑即櫬是也其椑用椵爲之屬與大棺乃用梓耳此以梓爲櫬者名之曰櫬其內必無棺也擇櫝爲櫬其櫬必用梓也記唯言即位爲椑不言椑所用木鄭玄據天子之棺其椑用杝即云椑謂杝棺也天子之椑自用杝則諸侯不必然據此傳文諸侯之椑必用梓也頌琴者詩爲樂章琴瑟必以歌詩詩有雅頌故以頌爲琴名猶如言雅琴也櫬琴同文知皆欲以送終也

季文子取以葬君子曰非禮也禮無所逆婦養姑者也虧姑以成婦逆莫大焉穆姜成公母齊姜成公婦詩曰其惟哲人告之話言順

德之行詩大雅哲知也誥善也言知者行事無不順季孫於是爲不

哲矣言逆德疏詩曰至哲矣　正義曰詩大雅抑之篇也其惟有知之人告之以善言則順從之爲美德之行矣言知者行事無有不順從者今季孫逆之於是爲不知矣哲知釋言文也

且姜氏君之妣也襄公適母故曰君之妣疏注襄公至之妣　正義曰曲禮曰生曰父曰母死曰考曰妣襄公是成公之妻定姒所生齊姜是其適母故曰君之妣也

詩曰爲酒爲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禮降福孔偕詩周頌烝進也畀與也偕徧也言敬事祖妣則鬼神降福季孫葬姜氏不以禮是不敬祖妣疏詩曰至孔偕　正義曰詩周頌豐年之篇也豐有之年多稻多黍釀之爲酒爲醴以進與祖妣以洽百種之禮烝烝嘗之祭鬼神享之則下與福祐甚

周偏言今事姓失禮神將不福祐之也忝進界與皆釋詁文偕訓爲俱俱亦偏之義也釋言云孔甚也

齊侯使諸姜宗婦來送葬宗婦同姓大夫之婦婦人越疆送葬非禮

疏注宗婦至非禮　正義曰諸姜同姓之女也宗婦同姓之婦也夫人齊姜是齊國之女故使其宗親之婦女來會葬也齊爲姜姓歷世多矣不可姜姓之女姜姓之婦令其皆來魯國莊二十四年大夫宗婦覿用幣者宗婦是同姓大夫之婦知此宗婦亦是同姓大夫之婦然則諸姜是齊同姓之女嫁與齊大夫之爲妻者也禮記檀弓云婦人不越疆而弔人是越疆送葬非禮也

召萊子萊子不會故晏弱城東陽以偪之爲六年滅萊傳東陽齊竟上邑

疏召萊子萊子不會　正義曰世族譜不知萊國之姓齊侯召萊子者不爲其姓姜也以其比鄰小國意陵蔑之故召之欲使從送諸姜宗婦來

向會耳萊子以其輕侮故不肯會

鄭成公疾子駟請息肩於晉欲辟楚役以負擔喻

公曰楚君以鄭故親集矢於其目謂鄢陵戰晉射楚王目

非異人任寡人也言楚子任此患不為他人蓋在已

若背之是弃力與言其誰暱我言盟誓之言

免寡人唯二三子

疏 集矢至三子　正義曰說文云鳥之短尾者揔名為隹隹在木上為集集是鳥止之名矢有羽似鳥故亦稱集也楚君被射目者非是為異人也任此患者為寡人也今若背之棄其助鄭之力與盟誓之言他人其誰肯親我乎免寡人此棄力背言之責唯二三子耳

秋七月庚辰鄭伯睔卒於是子罕當國攝君事

疏 子罕

當國　正義曰禮君薨聽於冢宰不須攝行君事此今子罕當國者鄭國閒於晉楚國家多難喪代之際或致傾危蓋成公顧命使之當國非常法也子駟爲政已是正卿知當國者爲攝君事矣沈氏云魯襄四歲國家無虞今僖公年雖長大爲偪於晉楚故令子罕當國也　子駟爲政（爲政卿）　子國爲司馬　晉師侵鄭（晉伐喪非禮）　諸大夫欲從晉子駟曰官命未改（成公未葬嗣君未免喪故言未改不欲違先君意）

疏　官命未改　正義曰先君既葬嗣君正位乃得建官命臣十六年晉侯改服脩官是其事也先君未葬皆因舊事不得建官命臣故云官命未改應事悉皆未改不可即違先君言此者不用從晉之意故也

會于戚謀鄭故也（鄭久叛晉謀討之）　孟獻子曰請城虎牢以偪鄭

虎牢舊鄭邑今屬晉 知武子曰善鄫之會吾子聞崔子之言今不來矣 元年孟獻子與齊崔杼次于鄫崔杼有不服晉之言獻子以告知武子

疏 正元年至武子 正義曰元年伐鄭次于鄫唯有韓厥荀偃於時武子夫必在軍當是此會始告之耳

滕薛小邾之不至皆齊故也 三國齊之屬 寡君之憂不唯鄭 言復憂齊叛 罃將復於寡君而請於齊 以城事白晉君而請齊會之欲以觀齊志 得請而告吾子之功也 得請謂齊人應命告諸侯會築虎牢 若不得請事將在齊 將伐齊 吾子之請諸侯之福也 城虎牢足以服鄭息征伐 豈

唯寡君賴之（傳言荀罃能用善謀）穆叔聘于宋通嗣君也冬復會于戚齊崔武子及滕薛小邾之大夫皆會知武子之言故也（武子言事將在齊齊人懼帥小國而會之）遂城虎牢鄭人乃成（如孟獻子之謀）楚公子申爲右司馬多受小國之賂以偪子重子辛（偪奪其權勢）楚人殺之故書曰楚殺其大夫公子申（言所以致國討之文）

經三年春楚公子嬰齊帥師伐吳公如晉

夏四月壬戌公及晉侯盟于長樗晉侯出其國都與公盟于外 疏 注晉侯至于外 正義曰文三年公如晉公及晉侯盟盟不書地在晉都也此時晉侯出其國都與公盟于長樗蓋近城之地盟訖還入於晉故公歸書曰公至自晉也文三年盟于晉都此盟出城外者出與不出皆由晉侯意耳此或是悼公謙以待人不敢使國君就己出盟于外若似相就然故出城也

公至自晉無傳不以長樗至本非會 疏 注不以至非會 正義曰假令公朝於晉更與晉侯餘處別會即從會所而歸亦得書曰公至自晉何則一行而有二事者或以始致或以終致出自當時之意書其所告之事而已所告先後無定也但此盟于長樗晉侯為盟之故暫出城耳本非刻期之會也還晉得以自晉告廟不得以長樗告也注言本非會解其必不得以長樗致之意也

六月公會單子晉侯宋

公衛侯鄭伯莒子邾子齊世子光己未同盟于雞澤雞澤在廣平曲梁縣西南周靈王新即位使王官伯出與諸侯盟以安王室故無譏

疏注雞澤至無譏　正義曰諸侯不得盟天子之臣天子之臣不得與諸侯衆盟盟則加以貶責僖二十九年翟泉之盟貶王子虎稱人是其事也僖八年洮之盟王人在列傳曰謀王室也諸侯共謀王室不譏王人在盟是由襄王新立命遣與盟故耳此盟單子在列於經亦無譏文靈王以往年新立明是王新即位使王官之伯出與諸侯結盟以安王室故無所譏與洮之盟同也釋例曰未有臣而盟君臣而盟君是子可盟父故春秋王世子以下會諸侯者皆同會而不同盟洮之盟王室有子帶之難襄王懼不得立告難于齊遣王人與諸侯盟故傳釋之曰謀王室以明王勑其來盟非諸侯所敢與也踐土之盟王子虎臨諸侯而不與同歃故經但列諸侯而傳具載其實此實

聖賢之垂意以為將來之永法也一年之間諸侯輯睦異戴天子而翟泉之盟子虎在列君子以為非天子之命衞上下常節故不存魯侯而人子虎以示篤戒也今雞澤之會單子與盟亦王所命也杜言王使盟者傳無其文正以經無貶責知是命使盟也

陳侯使袁僑如會

陳疾楚政而來屬晉本非召會而自來故言如會

【疏】注陳疾至如會　正義曰凡盟主召其同好之國剋期而與結盟來不及期則加貶責他國後期則沒其國而不序於列國君後期則揔稱諸侯不復國別歷序文七年公會諸侯晉大夫盟于扈是也僖二十八年踐土之盟陳侯如會此袁僑如會皆本非同好慕義而來喜其來而不責其後故言陳疾楚政而來屬晉本非召會而袁僑自來亦言如會解其後至特書而不貶之意也七年鄭伯髡頑如會自是被召而來其人未見諸侯在道而卒故書如會為卒張本與此異也

戊寅叔孫豹及諸侯之

大夫及陳袁僑盟諸侯既盟袁僑乃至故使大夫別與之盟言諸侯之大夫則在雞澤之諸侯也殊袁僑者明諸侯大夫所以盟盟袁僑也據傳盟在秋長厯推戊寅七月十三日經誤

疏注諸侯至經誤　正義曰諸侯盟會厯序國君其下云某人某人皆是大夫也若卿來則書卿名氏文十四年公會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晉趙盾于新城如此之類其事多矣此袁僑來若及盟即序於列當在世子光下今諸侯既盟袁僑乃至不可特為袁僑更復重盟若其不與之盟則又逆陳來意以袁僑是大夫故使大夫盟之若其陳侯自來諸侯雖則盟訖亦當更與之盟不得使大夫也凡諸侯盟會皆先目後凡上文雞澤之會既以具序諸侯此揔言諸侯大夫則雞澤諸侯足以明矣故不復具序諸國從省文耳諸侯大夫既以揔書而獨見叔孫豹者經據魯史魯史所記詳内略外僖十五年牡丘之盟下公孫敖帥師及諸侯之大夫救徐獨書魯臣亦此類也言諸侯之

大夫其內可以兼袁僑而殊袁僑言及陳袁僑盟者明此諸侯之大夫所以為此盟者止為盟陳袁僑耳且上文雞澤之會其內未有陳侯直言諸侯之大夫則不得包陳袁僑故殊之也

秋公至自會無傳

冬晉荀罃帥師伐許

傳三年春楚子重伐吳為簡之師簡選練克鳩茲至于衡山鳩茲吳邑在丹陽蕪湖縣東今皋夷也衡山在吳興烏程縣南使鄧廖帥組甲三百被練三千組甲被練皆戰備也組甲漆甲成組文被練練袍

【疏】注組甲至練袍　正義曰賈逵云組甲以組綴甲車士服之被練帛也以帛綴甲步卒服之凡甲所以為固者以盈竅也帛盈竅而任力者半卑者所服組盈竅而盡任力尊者所服馬融云組甲以組為甲

裏公族所服被練以練爲甲裏卑者所服然則甲貴牢固組練俱用絲也練若不固宜皆用組何當造不牢之甲而令步卒服之豈欲其被傷故使甲不牢也若練以綴甲何以謂之被也又組是條繩不可以爲衣服安得以爲甲裏杜言組甲漆甲成組文今時漆甲有爲文者被練文不言甲必非甲名被是被覆衣著之名故以爲練袍被於身上雖並無明證而杜要愜人情以侵吳吳人要而擊之獲鄧廖其能免者組甲八十被練三百而已子重歸既飲至三日吳人伐楚取駕駕良邑也鄧廖亦楚之良也君子謂子重於是役也所獲不如所亡當時君子

疏注當時君子　正義曰傳言君子多矣獨此言當時

君子者諸言君子論議往事多是丘明自言託之君子此傳君子謂子重亡多於後楚人以君子之言咎責子重不得爲後世君子故云嘗時君子楚人以是咎子重子重病之遂遇心疾而卒憂恚故成心疾公如晉始朝也公即位而朝夏盟於長樗孟獻子相公稽首相儀也稽首首至地疏注稽首首至地正義曰周禮九拜一曰稽首諸侯事天子之禮也知武子曰天子在而君辱稽首寡君懼矣稽首事天子之禮孟獻子曰以敝邑介在東表密邇仇讎仇讎謂齊楚與晉爭寡君將君是望敢不稽首傳言獻子能因事盟主

晉爲鄭服故且欲脩吳好鄭服在前年將合諸侯使士匄告于齊曰寡君使匄以歲之不易不虞之不戒寡君願與一二兄弟相見不易多難也虞度也戒備也列國之君相謂兄弟以謀不協請君臨之使匄乞盟齊侯欲勿許而難爲不協乃盟於鄟外與士匄盟鄟水名

疏 盟於鄟外 正義曰此是士匄適齊齊侯與匄盟其盟不離城之左右若是地名山名不得有外內之異爾雅云厓內爲隩外爲隈李巡曰厓內近水爲隩外爲隈孫炎曰內曲裏也外曲表也是水有內外之異知此鄟爲水名其水蓋曲而近城故稱鄟外

祁奚請老老致仕

晉侯問嗣焉嗣續其職者稱解狐其讎也將立之而卒解狐卒

疏讎也 正義曰讎者相負挾怨之名奚負狐狐負奚皆謂之讎此是奚負狐也不是舉之以解怨故下云稱其讎不為諂也

又問焉對曰午也可午祁奚子於是羊舌職死矣晉侯曰孰可以代之對曰赤也可赤職之子伯華於是使祁午為中軍尉羊舌赤佐之名代其父君子謂祁奚於是能舉善矣稱其讎不為諂立其子不為比舉其偏不為黨諂媚也偏屬也

疏稱其至為黨 正義曰設令他人稱其讎則諂以求

媚也立其子則心在親比也舉其偏則情相阿黨也今祁奚以其人實善故舉薦之人見彼善知奚不諂不比不黨也諂者阿順曲從以求波意故以諂爲媚媚愛也言爲諂以求愛也偏者半廂之名故傳多云東偏西偏軍師屬己分之別行謂之偏師傳云彘子以偏師陷是偏爲廂屬之名也祁奚爲中軍尉羊舌職佐之職屬祁奚復舉其子是舉其偏屬也

商書曰無偏無黨王道蕩蕩 商書洪範也蕩蕩平正無私

其祁奚之謂矣解狐得舉 未得位故曰得舉

祁午得位伯華得官建一官而三物成 一官軍尉物事也

疏 建一官而三物成 正義曰尉佐同掌一事故爲建一官也三事成者成其得舉得位得官也官位一也變文相辟耳服虔云所舉三賢各能成其職事案解狐得舉而死身未居職何成事之有

能舉善

也夫唯善故能舉其類詩云惟其有之是以似之祁奚有焉詩小雅言唯有德之人能舉似己者疏詩云至似之正義曰此小雅裳裳者華之篇也其卒章大右之右之君子有之維其有之是以似之六月公會單頃公及諸侯己未同盟于雞澤單頃公王卿士晉侯使荀會逆吳子于淮上吳子不至道遠楚子辛爲令尹侵欲於小國陳成公使袁僑如會求成患楚侵欲袁僑濤塗四世孫疏侵欲於小國正義曰多有所欲求索無厭侵害小國故小國怨也晉侯使和組父告于諸侯

告陳服

秋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陳請服也其君不來使大夫盟之匹敵之宜晉侯之弟揚干亂行於曲梁行陳次魏絳戮其僕僕御也

疏魏絳戮其僕　正義曰以車亂行是御者之罪故戮其僕也周禮司寇之屬有掌戮之官鄭玄云戮猶辱也既斬殺又辱之其職云掌斬殺賊諜而膊之凡殺其親者焚之殺王之親者辜之殺人者踣諸市肆之三日鄭玄云膊謂去衣磔之焚燒也辜謂磔之踣僵尸也肆猶申也陳也彼膊焚辜肆皆謂陳以示人然則此言戮者非徒殺之而已乃殺之以徇諸軍昭四年楚戮慶封負之斧鉞以徇於諸侯先徇乃殺之也成二年韓獻子既斬人郤子使速以徇是殺之而後徇也此戮即彼徇之謂也文十年楚申舟扶宋公之僕以徇或曰國君不可戮也彼扶以徇亦稱爲戮下云至

於用鉞當是殺之乃以徇也晉侯怒謂羊舌赤曰合諸侯以爲榮也揚干爲戮何辱如之必殺魏絳無失也對曰絳無貳志事君不辟難有罪不逃刑其將來辭何辱命焉言終魏絳至授僕人書僕人晉侯御僕

疏事君至逃刑　正義曰此言絳之宿心舊行耳非獨爲此事而言也服虔云謂敢斬揚干之僕是不辟死之難然則斬僕依軍法也豈是絳之罪而得謂之有罪不逃刑乎不逃不辟此事自亦是矣要本其宿心非是專爲此事耳

將伏劍士魴張老止之公讀其書曰日君乏使使臣斯司馬斯此

也

疏將伏劒 正義曰謂仰劒刃身伏其上而取死也

臣聞師衆以順爲武順莫敢違軍事有死無犯爲敬守官行法雖死不敢有違君合諸侯臣敢不敬君師不武執事不敬罪莫大焉臣懼其死以及揚干無所逃罪懼自犯不武不敬之罪不能致訓至於用鉞用鉞斬揚干之僕

疏臣聞至用鉞 正義曰臣聞師旅兵衆順從上命莫敢違逆是爲威武此據在軍之衆也軍旅之事守官行法欲討罪人雖有死難不敢辟死犯違法令而從舍罪人是爲共敬也君命既合諸侯臣豈敢畏懼死罪放舍罪人不爲共敬也今君之師衆違命亂行既已不武謂揚干也執事之臣畏懼其死罪不戮罪人是爲不敬魏絳自謂

也不武不敬罪莫大焉是揚干與己皆有大罪臣若不討非直臣有死罪揚干亦合有死罪臣懼身之死罪連及揚干是臣罪更重無所逃辟重罪也不能以禮漸致教訓至於用鉞以斬其僕是臣之罪重也臣之罪重敢有不從以怒君心言不敢不從戮請歸死於司寇致尸於司寇使戮之公跣而出曰寡人之言親愛也吾子之討軍禮也寡人有弟弗能教訓使干大命寡人之過也子無重寡人之過聽絳死爲重過敢以爲請請使無死晉侯以魏絳爲能以刑佐民矣反役與之禮食使佐新軍羣臣旅會

令欲顯絳故與之禮食正義曰與之禮食者若公食大夫禮以大夫為賓公親為之特設

特為設禮食【疏】

禮食　使佐新軍　正義曰服虔云於是魏頡卒矣使趙武將新軍代魏頡升魏絳佐新軍代趙武也世族譜魏顆魏絳俱是魏犨之子顆長生頡則絳是頡之叔父顆別為令狐氏絳為魏氏蓋顆長而庶絳幼而適故也魏世家武子生悼子悼子生絳則絳是犨孫計其年世孫應是也先儒悉皆不然未知何故

張老為中軍司馬代魏絳　士富為候奄代張老士富士會別族　楚司馬公子何忌侵陳陳叛故也許靈公事楚不會于雞澤冬晉知武子帥師伐許

經四年春王三月己酉陳侯午卒前年大夫盟雞澤三

月無己酉日誤夏叔孫豹如晉秋七月戊子夫人姒氏薨成公妾襄公母姒杞姓

疏注成公至杞姓 正義曰二年齊姜薨葬者是成公夫人故此爲成公之妾也據傳匠慶之言知是襄公之母以子既爲君故得稱夫人而言薨也於時諸國杞鄫之徒皆姒姓據大者言之故云姒杞姓疑是杞女而未審故也

葬陳成公無傳八月辛亥葬我小君定姒無傳定謚也赴同祔姑反哭成喪皆以正夫人禮母以子貴踰月而葬速

疏注定謚至葬速 正義曰謚法純行不爽曰定書說妾子爲君其母不得成爲夫人故杜詳言之於例赴同稱薨也祔姑稱小君也反哭成喪書葬也今定姒三禮皆具薨葬儀文皆以正夫人之禮者由母以子貴故也釋例曰凡妾子爲君其母猶爲夫人雖先君不命其母母以子貴其適夫人薨則尊得加於臣子而內外之禮皆

如夫人矣故姒氏之喪貴以小君不成成風之喪王使來會葬傳曰禮也夫人姒氏薨葬皆以禮備爲文明季文子雖議從略聽聞匠慶之言懼而備禮殯葬無闕也禮公子爲其母練冠縓緣既葬除之及其嗣位爲君非復公子適母薨則申其母尊而先儒同之公子亦謬矣是杜言妾母得爲夫人之意也季孫初議欲不成定姒之喪匠慶以君長懼之乃略取季孫之木君子謂之多行無禮必自及也則季孫初議是無禮也既季孫議爲無禮明知於禮得成是知妾母成尊是爲正法但尊無二上適母若在君尚不得盡禮於其母臣民豈得以夫人之禮事之哉適母既薨則君得盡禮君既盡夫人之禮事其母臣民豈得以妾意遇之哉故適母薨則妾母尊也哀姜既薨成風乃正出姜既出敬嬴乃正齊姜既薨定姒乃正襄公一世無娶夫人之文故齊歸得正也鄭玄以爲正夫人有以罪廢妾母得成爲夫人也哀姜雖被齊殺僖公請而葬之案經薨葬備文安得以罪黜也又齊姜非以罪黜定姒薨葬成尊成風

定姒並無識文知其法得成也冬公如晉陳人圍頓

傳四年春楚師爲陳叛故猶在繁陽前年何忌之師侵陳今猶未還繁陽楚地在汝南鮦陽縣南韓獻子患之言於朝曰文王帥殷之叛國以事紂唯知時也知時未可爭今我易之難哉晉力未能服楚受陳爲非時三月陳成公卒楚人將伐陳聞喪乃止軍禮不伐喪

疏注軍禮不伐喪 正義曰十九年晉士匄侵齊至穀聞齊侯卒乃還傳曰聞喪而還禮也是軍禮不伐喪

陳人不聽命不聽楚命臧武仲聞之曰陳不服

於楚必亡大國行禮焉而不服在大猶有咎而況小乎夏楚彭名侵陳陳無禮故也爲下陳圍頓傳穆叔如晉報知武子之聘也武子聘在元年晉侯享之金奏肆夏之三不拜肆夏樂曲名周禮以鍾鼓奏九夏其二曰肆夏一名樊三曰韶夏一名遏四曰納夏一名渠蓋擊鍾而奏此三夏曲工歌文王之三又不拜工樂人也文王之三大雅之首文王大明緜歌鹿鳴之三三拜小雅之首鹿鳴四牡皇皇者華

疏金奏至三拜　正義曰奏謂作樂也作樂先擊鍾鍾是金也故稱金奏周禮鍾師掌金奏鄭玄云金奏擊金以爲奏樂之節金謂鍾及鎛也又燕禮注云以鍾鎛播

之鼓磬應之所謂金奏也此晉人作樂先歌肆夏肆夏是
作樂之初故於肆夏先言金奏也六工歌文王樂已先作
非復以金爲始故言工歌也於文王已言工歌鹿鳴又略
不言工互見以從省耳其實金奏肆夏亦是工人歌之工
歌文王擊金仍亦不息其歌鹿鳴亦是工歌之耳　注肆
夏至夏曲　正義曰周禮鍾師凡樂事以鍾鼓奏九夏王
夏肆夏昭夏納夏章夏齊夏族夏陔夏驁夏言以鍾鼓奏
之也又以文王類之知是樂曲名也杜子春云王出入奏
王夏尸出入奏肆夏牲出入奏昭夏四方賓來奏納夏臣
有功奏章夏夫人祭奏齊夏族人侍奏族夏賓醉而出奏
陔夏公出入奏驁夏定本納夏爲夏納此傳直言之三不
辨其三之名魯語同說此事而云金奏肆夏繁遏渠天子
所以享元侯也文王大明緜則兩君相見之樂也文王之
三盡文王大明緜以文王爲首并取其次二篇以爲三則
知肆夏之三以肆夏爲首亦并取其次二夏以爲三也且
下云三夏天子所以享元侯也三者皆名爲夏知是其次

二夏并肆夏爲三也周禮謂之肆昭納魯語謂之繁遏渠故杜以爲每夏而有二名肆夏一名樊韶夏一名遏納夏一名渠先儒所説義多不同周禮注載杜子春云肆夏與文王鹿鳴俱稱三謂其三章也以此知肆夏詩也呂叔玉云肆夏繁遏渠皆周頌也肆夏時邁也繁遏執競也渠思文也肆遂也夏大也言遂於大位謂王位也故時邁曰肆于時夏允王保之繁多也遏止也言福禄止於周之多也故執競曰降福穰穰降福簡簡福禄來反渠大也言以后稷配天王道之大也故思文曰思文后稷克配彼天鄭玄云以文王鹿鳴言之則九夏皆詩篇名頌之族類也此歌之大者載在樂章樂崩亦從而亡是以頌不能具其數家之説各以意言經典散亡無以取正劉炫云杜爲此解頗允三夏之名而分字配篇不甚愜當何則文王之三即文王是其一大明緜是其二鹿鳴之三則鹿鳴是其一四牡皇皇者華是其二然則肆夏之三亦當肆夏是其一樊遏渠是其二安得復以樊爲肆夏之别名也若樊即是肆夏何須重

舉二名雖聦習前蹤亦未踰先哲今刪定知不然者以此
文云肆夏之三是自肆夏以下有三故爲韶夏納夏凡爲
三夏但此三夏各有别名故國語謂之繁遏渠是一字以
當一夏若國語直云金奏繁遏渠則三夏之一名没而不顯
故於繁字之上特以肆夏冠之云肆夏繁遏既是肆夏明
過是韶夏渠是納夏也國語舉其難明以合[illegible]左氏三夏之
義劉不曉杜之深意遂欲妄從先儒先儒之說何所馮準
先儒以樊遏二字共爲執競以渠之一字[illegible]爲思文分字
既無定限文句多少任意則杜以樊共肆夏爲句何爲不
可劉君乃㝵奪恣情不顧曲直妄規杜過於義深非也
韓獻子使行人子員問之 行人通使之官 疏 注行人通使之
官 正義曰周禮大行人掌大賓之禮大客之儀小行人
掌使適四方協賓客之禮諸侯行人當亦通掌此事故爲
通使之官也此言韓獻子使行人問魯語云晉侯使
行人問者彼孔晁注云韓獻子白晉侯使行人問也曰

子以君命辱於敝邑先君之禮藉之以樂以辱吾子藉薦也吾子舍其大而重拜其細敢問何禮也對曰三夏天子所以享元侯也使臣弗敢與聞元侯牧伯疏注元侯牧伯正義曰周禮大宗伯云八命作牧九命作伯鄭玄云牧謂侯伯有功德者加命得專征伐於諸侯也伯謂上公有功德者命爲二伯得征五侯九伯者也鄭司農云牧一州之牧也伯長諸侯爲方伯也然則牧是州長伯是二伯雖命數不同俱是諸侯之長也元長也謂之長侯明是牧伯文王兩君相見之樂也臣不敢及及與也文王之三皆稱文王之德受命作周故諸侯會同以相樂疏注及與至相樂正義曰

及與也釋詁文言不敢與在其間而間之魯語并陳兩事乃揔云皆昭令德以合好非使臣之所敢聞彼俱不敢聞此分之爲等級耳詩序文王言文王受命作周大明言文王有明德故天復命武王伐紂緜言文王之興本由大王是文王之三皆稱文王之德能受天命造立周國故諸侯會同歌此以相燕樂也朝而設享是亦二君聚會故以會同言之肆夏既亡不知其篇之義故唯取詩意以解文王鹿鳴耳詩是樂章樂歌詩篇聖王因其尊卑定其差等詩有四始風也小雅也大雅也頌也鄭玄以肆夏爲頌之族類其差與頌同矣天子享元侯歌肆夏則於其餘諸侯不得用肆夏矣當歌文王與兩君相見同也然則兩元侯相見與天子享之禮同亦歌肆夏之類仲尼燕居兩君相見升歌清廟謂元侯也不歌肆夏降天子也諸侯來朝乃歌文王遣臣來聘必不得同矣當歌鹿鳴也傳言文王兩君相見之樂則其臣來聘不得與其君同亦當歌鹿鳴也燕禮雖以臣爲主兼燕四方之賓其樂歌鹿鳴是其定差

也燕禮升歌訖乃爲笙歌三篇堂下吹笙以播詩也笙歌
訖乃爲間歌六篇堂上歌一篇堂下吹一篇相間代也故
燕禮云乃間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丘歌南山
有臺笙由儀是也間歌訖遂合鄉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
召南鵲巢采蘩采蘋合樂謂堂上堂下合作樂也鄉樂者
風詩也燕禮歌小雅而合鄉樂以合卑於歌一等則知諸
所歌者其合樂用詩皆卑於升歌一等故鄭玄詩譜云天
子享元侯歌肆夏合文王於諸侯歌文王合鹿鳴諸侯於
鄰國之君與天子於諸侯同天子諸侯燕其羣臣及聘問
之賓皆歌鹿鳴合鄉樂笙間所用則鄭玄云未聞也燕禮
升歌小雅笙歌間歌亦用小雅則笙間用詩與升歌差同
而云未聞者升歌合樂其用風雅皆用發首二篇笙用南
陔間用魚麗不復更用其首篇末聞者未知其用何篇也
此傳言三夏天子所以享元侯則文王兩君相見之樂亦
謂享也雖不言燕燕亦當然此傳晉侯享穆叔爲歌鹿鳴
穆叔以已所當得三拜而受燕禮也工歌鹿鳴則是享燕

同樂明享之與燕用樂各自同矣若然肆夏之為樂章樂
之最尊者兩君相見猶尚不得用之而燕禮者諸侯燕已
羣臣之禮而記云若以樂納賓則賓及庭奏肆夏鄭玄云
卿大夫有王事之勞者則奏此樂所以得用之者彼謂納
賓之樂郊特牲云賓入大門而奏肆夏示易以敬也鄭
玄云賓朝聘者是朝賓聘容俱得用之與此升歌異也

鹿鳴君所以嘉寡君也敢不拜嘉 晉以叔孫為嘉賓故

歌鹿鳴之詩取其我有嘉賓叔孫奉君命而來嘉叔孫乃所以嘉魯君

【疏】注晉以至魯君 正義曰詩序言鹿鳴燕羣臣嘉賓正謂燕己之臣以己臣為嘉賓耳叔孫以晉歌此篇者以己為嘉賓故拜受之也燕禮記云若與四方之賓燕則公迎之于大門內鄭玄云四方之賓謂來聘者也是燕聘客唯君迎為異餘悉與己臣同也

四牡君所以勞使臣也敢不重拜 詩言使臣乘四牡騑騑然

行不止勤勞也晉以叔孫來聘故以此勞之【疏】注詩言至勞之 正義曰詩序曰四牡勞使臣之來謂遣臣出使來歸乃勞之也叔孫以晉歌此篇勞己來聘故重拜受之也魯語云四牡君之所以章臣之勤也敢不拜章

皇皇者華君教使臣曰必諮於周 皇皇者華君遣使臣之詩言忠臣奉使能光輝君命如華之皇皇然又當諮于忠信以補己不及忠信爲周其詩曰周爰諮諏周爰諮謀周爰諮度周爰諮詢言必於忠信之人諮此四事【疏】注皇皇至四事 正義曰此詩本意文王教出使之臣使遠而有光華又當諮問善道於忠信之人今晉君歌此以寵穆叔穆叔執謙以爲晉侯所教故云君教使臣下云臣獲五善敢不重拜與詩本意異也忠信爲周魯語文也爰於也若遇忠信之人於是訪問詢度諏謀等四事也魯語云皇皇者華君教使臣曰每懷靡及諏謀度詢必咨於周敢不拜教

臣聞之訪問於

善爲咨問善道咨親爲詢問親戚之義咨禮爲度問禮宜咨事爲諏問政事咨難爲謀問患難

疏咨親至爲謀　正義曰魯語言此四事唯咨親爲詢與此文同其餘咨材爲諏咨事爲謀咨義爲度三者與此皆異韋昭改從此傳注云材當爲事事當爲難孔晁注云材謂政幹也

臣獲五善敢不重拜五善爲諮詢度諏謀

疏臣獲五善　正義曰敎之咨人即得一善故并咨爲五魯語云君既使臣以大禮重之以六德孔晁云既有五善又自謂無及咸爲六德言自謂知所無及懷謙以問知者此亦即是一德故爲六德也皆是受君之敎乃知如此亦是君之所賜故云臣獲也

秋定姒薨不殯于廟無櫬不虞櫬親身棺季孫以定姒本賤既無器備議其喪制欲殯不過廟又不

反哭　疏　注櫬親至反哭　正義曰櫬者親身之棺初死即當有之將葬以殯過廟葬訖乃爲虞祭今定姒初薨匠慶以君長懼之乃始作櫬知此是季孫以定姒本賤素無器備議其喪制欲如此耳非是終久遂無之也檀弓曰君即位而爲椑夫人尊與君同亦當生已有櫬今議欲不爲是素無器備故始議之也檀弓又曰喪之朝也順死者之孝心也其哀離其室也故至於祖考之廟而後行殷朝而殯於祖周朝而遂葬士喪禮朝而遂葬與記正同知周法不殯于廟而此及僖八年傳皆云不殯于廟以爲非禮知其將葬之時不以殯過廟耳非是殯尸於廟中也葬訖日中反虞於正寢謂之反哭今欲不虞者欲不爲反哭也

匠慶謂季文子匠慶魯大匠曰子爲正卿而小君之喪不成謂如季孫所議則爲夫人禮不成不終君也慢其母是不終事君之道君長誰受其咎

言襄公長將責季孫初季孫為己樹六檟於蒲圃東門之外蒲圃場圃名季文子樹檟欲自為櫬疏注蒲圃至為櫬　正義曰詩云九月築場圃毛傳云春夏為圃秋冬為場樹菜蔬為圃治禾黍為場場圃同地耳故社以場明圃圃名蒲也檟是為櫬之木知季孫樹之欲自為櫬也匠慶請木為定姒作櫬季孫曰略不以道取為略匠慶用蒲圃之檟季孫不御御止也傳言遂得成禮故經無異文君子曰志所謂多行無禮必自及也其是之謂乎疏季孫至謂乎　正義曰不以道取為略令律略人略賣人是也季孫言略令匠慶略他木也言非無木可用意欲不成其喪請木不順其意怒慶此請令略木為之也匠慶又恣季孫未必無

未可用故取季孫之櫝其意言遣我略人我止略女季孫令之爲略匠慶奉命而略雖自被略不得止之季孫此議自是無禮也被匠慶略木是自及也君子言古之志所謂多行無禮必自及者其季孫之謂乎而釋例論此去議從略賊彼自是解正義之語與此不以道取爲略別也注御止至異文　正義曰止冠謂之禦御即禦也故訓爲止季孫本議欲無櫬不虞今傳唯言取木爲櫬而已尚不知得殯廟虞祭以否不虞即是不反哭不反哭則不得書葬今定姒薨葬備文則因匠慶之言遂得無事成禮是故經無異文

冬公如晉聽政受貢賦多少之政

晉侯享公公請屬鄫鄫小國也欲得使屬魯如須句顓臾之比使助魯出貢賦公時年七歲蓋相者爲之言鄫今琅邪鄫縣

疏注鄫小至鄫縣　正義曰附庸附大國耳鄫乃子爵而欲得屬魯者春秋之世小國不能自通多附於大國二十七年齊人請邾宋人請滕邾滕猶尚附人況

鄅又小也故杜譬之如須句顓臾之比須句亦子爵使助
魯出貢賦耳時公年七歲未能自誅蓋國內共爲此計使

相者代公言之 晉侯不許孟獻子曰以寡君之密

邇於仇讎而願固事君無失官命 晉官徵發之命

疏 注晉官徵發之命 正義曰二年鄭子駟以君初喪
云官命未改此魯以國小賦重恐失官命二者官命

雖同而主意有異故杜彼以夫葬
解之此以徵發解之觀文爲說 鄫無賦於司馬

晉司馬又掌諸侯之賦 爲執事朝夕之命敝邑敝邑褊

小關而爲罪 關不共也 寡君是以願借助焉 借鄫

以自助 晉侯許之 爲明年叔孫豹鄫世子巫如晉傳 楚人使頓間

陳而侵伐之故陳人圍頓闚伺間缺無終子嘉父使孟樂如晉無終山戎國名孟樂其使臣因魏莊子納虎豹之皮以請和諸戎欲戎與晉和莊子魏絳晉侯曰戎狄無親而貪不如伐之魏絳曰諸侯新服陳新來和將觀於我我德則睦否則攜貳勞師於戎而楚伐陳必弗能救是弃陳也諸華必叛諸華中國戎禽獸也獲戎失華無乃不可乎夏訓有之曰有窮后羿夏訓夏書有窮國名

后君也羿有窮君之號【疏】注夏訓至之號○正義曰夏書五子之歌云太康尸位以逸豫敗于有洛之表十旬弗反有窮后羿因民弗忍距于河厥弟五人御其母以從五子咸怨述大禹之戒以作歌其一曰皇祖有訓是大禹立言以訓後故傳謂此書爲夏訓也羿居窮石之地故以窮爲國號以有配之猶言有周有夏也后君也窮國之君曰羿羿是有窮君之號

公曰后羿何如怪其言不次故問之對曰昔有夏之方衰也后羿自鉏遷于窮石因夏民以代夏政禹孫大康淫放失國夏人立其弟仲康仲康亦微弱仲康卒子相立羿遂代相號曰有窮鉏羿本國名【疏】注禹孫至國名○正義曰夏本紀禹生啓啓生太康是禹孫也爲羿所距書序云太康失邦是爲淫放失國也本紀又云太康崩弟仲康立尚書胤征云惟仲康肇位四海[illegible]云羿廢太康而

立其弟仲康爲天子則仲康羿之所立但羿握其權仲康不能除去之耳哀元年傳稱有過澆殺斟灌以滅后相相依斟灌故澆滅之是相立爲天子乃出依斟灌則相之立也蓋亦羿立之矣此傳言羿代夏政云不脩民事寒浞殺羿言取其國家則羿必自立爲天子也當是逐出后相羿乃自立相依斟灌斟尋夏祚猶尚未滅蓋與羿並稱王也及寒浞殺羿因羿室而生澆澆已長大自能用師始滅后相相死之後始生少康少康生杼杼又年長已堪誘殪方始滅浞而立少康計太康失邦及少康紹國向有百載乃滅有窮據此傳文夏亂甚矣而夏本紀云仲康崩子相立相崩子少康立都不言羿浞之事是馬遷說之疎也

恃其射也羿善射



注羿善射正義曰尚書云太康尸位以逸豫有窮后羿因民弗忍距于河孔安國云羿諸侯名杜云有窮君之號則與孔不同也羿善射論語文也說文云羿帝嚳射官也賈逵云羿之先祖世爲先王射官故帝嚳賜羿弓矢使司射淮南子云

堯時十日並出堯使羿射九日而落之楚辭天問云羿彈日烏焉解羽歸藏易亦云羿彈十日也言雖不經難以取信要言譽時有羿堯時亦有羿則羿是善射之號非復人之名字信如彼言則不知此羿名爲何也不脩民事而淫于原獸淫放原野弃武羅伯因熊髡尨圉四子皆羿之賢臣而用寒浞寒浞伯明氏之讒子弟也寒國北海平壽縣東有寒亭伯明其君名伯明后寒弃之夷羿收之夷氏【疏】伯明后寒弃之　正義曰寒是國名伯明寒君之名也后君也伯明君此寒國之時而棄不收采也　注夷氏　正義曰此傳再言夷羿故以夷爲氏也信而使之以爲己相浞行媚于內內宮人而施賂于外愚弄

其民欺罔之而虞羿于田樂之以游田樹之詐慝以取其國家樹立也外內咸服信浞詐羿猶不悛悛改也將歸自田羿獵還家衆殺而亨之以食其子食羿子疏家衆殺而亨之正義曰家衆謂羿之家衆人反羿以從浞爲浞而殺羿也孟子云逢蒙學射於羿盡羿之道思天下唯羿爲愈己於是殺羿則殺羿者逢蒙也其子不忍食諸死于窮門殺之於國門靡奔有鬲氏靡夏遺臣事羿者有鬲國名今平原鬲縣浞因羿室就其妃妾生澆及豷恃其讒慝詐僞而不德于民使澆用師滅斟灌及

斟尋氏二國夏同姓諸侯仲康之子后相所依樂安壽光縣東南有灌亭北海平壽縣東南有斟亭 疏 注二國夏同姓諸侯 正義曰世本文也 處澆于過處豷于戈過戈皆國名東萊掖縣北有過鄉戈在宋鄭之閒 疏 注戈在宋鄭之閒 正義曰哀十二年傳曰宋鄭之閒有隙地焉曰嵒戈鍚是也 靡自有鬲氏收二國之燼燼遺民 疏 注燼遺民 正義曰樵燭既燒之餘名之曰燼二國之燼謂澆之所殺死亡之餘遺脫之民也思報父兄之讎故靡得收而用之 以滅浞而立少康少康夏后相之子 少康滅澆于過后杼滅豷于戈后杼少康子 疏 注后杼少康子 正義曰夏本紀少康崩子帝杼立是也 有窮由是遂亡失人

故也浞因羿室故不改有窮之號【疏】有窮至故也　正義曰有窮遂亡謂浞亡也武羅伯因熊髡尨圉本羿弃之浞亦不用失人是國之大患故言之以規悼公也昔周辛甲之爲大史也命百官官箴王闕辛甲周武王大史闕過也使百官各爲箴辭戒王過【疏】注辛甲至王過　正義曰晉語稱文王訪于辛尹貫逵以爲辛甲尹佚則辛甲文王之臣而下及武王但文王之時天命未改未得命百官官箴王闕故以爲武王時大史也闕謂過失也大史號令百官每官各爲箴辭以戒王若箴之療疾故名箴焉言官箴者各以其官所掌而爲箴辭虞人掌獵故以獵爲箴也漢成帝時揚雄愛虞箴遂依放之作十二州二十五官箴後亡失九篇後漢崔駰駰子瑗瑗子寔世補其闕及臨邑侯劉騊駼大傅胡廣各有所增凡四十八篇廣乃次而題之署曰百官箴皆放此虞箴爲之於虞人之箴

虞人掌田獵〔疏〕注虞人掌田獵　正義曰周禮山虞大田獵則萊山田之野澤虞大田獵則萊澤野萊謂芟其草萊以爲殺圍之處詩毛傳云大芟草以爲防是也

曰芒芒禹迹畫爲九州芒芒遠貌畫分也〔疏〕注芒芒至分也　正義曰畫分者言畫地分之以爲竟也禹貢唯冀州帝都不言竟界以餘州所至則冀州可知也八州各言竟界云濟河惟兖州海岱惟青州海岱及淮惟徐州淮海惟揚州荆及衡陽惟荆州荆河惟豫州華陽黑水惟梁州黑水西河惟雍州是禹所畫分也

經啓九道啓開九州之道〔疏〕注啓開九州之道　正義曰旣分海内以爲九州遂皆以九言之禹貢云九州攸同九山刊旅九川滌源九澤旣陂故此亦言九道言禹開通九州之道也

民有寢廟獸有茂草各有攸處德用不擾人神各有所歸故德不亂在帝

夷羿冒于原獸冒貪也【疏】在帝夷羿正義曰帝王之號當時所稱三代稱王自以德劣於前謙而不稱爲帝其統天下實與帝同所謂今之王古之帝也後人之稱先代或以王言帝或以帝言王史記於夏殷諸王皆稱爲帝此羿篡立爲王故以帝稱爲忘其國恤而思其麀牡言但念獵武不可重重猶數也【疏】注重猶數也正義曰杜讀爲重累之重故爲數也服虔云重猶大也言武事不可大任用不恢于夏家羿以好武雖有夏家而不能恢大之獸臣司原敢告僕夫獸臣虞人告僕夫不敢斥尊虞箴如是可不懲乎於是晉侯好田故魏絳及之及后羿事【疏】於是至及之正義曰魏絳本意主勸和戎忽云有窮后羿以

關公問遂說羿事以及虞箴乃與初言不相應會故傳爲此二句以解魏絳之意公曰然則莫如和戎乎對曰和戎有五利焉戎狄荐居貴貨易土荐聚也易猶輕也【疏】注荐聚也　正義曰釋言云荐再也孫炎曰荐草生之再也即荐是聚也服虔云荐草也言狄人逐水草而居徙無常處劉炫案莊子云麋鹿食荐即荐是草也服言是土可賈焉一也邊鄙不聳民狎其野穡人成功二也聳懼狎習也戎狄事晉四鄰振動諸侯威懷三也以德綏戎師徒不勤甲兵不頓四也頓壞也【疏】注頓壞也　正義曰頓謂挫傷折壞今俗語云委頓是也鑒于

后羿而用德度以后羿為鑒戒遠至邇安五也君其圖之公說使魏絳盟諸戎脩民事田以時傳言晉侯能用善謀冬十月邾人莒人伐鄫臧紇救鄫侵邾敗於狐駘臧紇武仲也鄫屬魯故救之狐駘邾地魯國番縣東南有目台亭

【疏】注番縣 正義曰魯國地理志曰番讀如藩屏之藩言魯國南藩也汝南陳子游為魯相子游者藩之子也國人辟諱遂改皮音而為番字因而不改也

國人逆喪者皆髽魯於是乎始髽髽麻髮合結也遭喪者多故不能備凶服髽而已

【疏】注髽麻至而已 正義曰髽之形制禮無明文先世儒者各以意說鄭衆以為枲麻與髮相半結之馬融以為屈布為巾

高四寸著於額上鄭玄以爲去纚而紒檀弓記稱南宮縚之妻孔子之兄女也縚毋喪孔子誨之髽曰爾毋從從爾爾毋扈扈爾爾鄭玄云從從謂大高扈扈謂大廣若布高四寸則有定制何當慮其從從扈扈而誨之哉如鄭玄去纚而空露其紒則髮上本無服矣喪服女子在室爲父髽衰三年空露紒髮安得與衰共文而謂之髽衰也魯人逆喪皆髽豈直露紒迎喪哉凶服以麻表髽字從髟是髮之服也杜以鄭衆爲長故用其說言麻髮合結亦當麻髮半也於時魯師大敗遭喪者多婦人迎子迎夫不能備其凶服唯髽而已同路迎喪以髽相弔得言魯於是始髽者自此以後遂以髽爲弔服雖有吉者亦髽以弔人檀弓曰魯婦人之髽而弔也自敗於臺鮐始也鄭玄云時家家有喪髽而相弔知於是始髽者始用髽相弔也髽者依喪服婦人爲斬衰三年者髽故喪服云女子子在室箭笄髽衰三年是也其齊衰期亦髽故檀弓云南宮縚之妻之姑之喪夫子誨之髽是也其婦人弔服則鄭注檀弓云大夫之妻

錫衰士之妻則疑衰皆吉笄無首素總也國人誦之曰臧之狐裘敗我於狐駘臧紇時服狐裘我君小子朱儒是使朱儒朱儒使我敗於邾襄公幼弱故曰小子臧紇短小故曰朱儒敗不書魯人諱之

經五年春公至自晉夏鄭伯使公子發來聘發子產父叔孫豹鄫世子巫如晉比魯大夫故書巫如晉仲孫蔑衛孫林父會吳于善道魯衛俱受命於晉故不言及吳先在善道二大夫往會之故曰會吳善道地闕【疏】注魯衛至地闕　正義曰諸言及者皆魯君命之使

與彼行故稱及彼此傳稱晉㓝爲吳合諸侯使魯衛先會之魯衛俱受命於晉非是魯君命蒧使與林父會吳故不言及也下文戚之會序吳於列書公會晉侯去去吳人鄫人于戚此不序吳於林父之下而別去會吳者爲吳人先在善道蒧與林父往彼會之故去會吳也十年會吳于柤成十五年會吳于鍾離皆是吳在彼地往彼會之故殊會吳也公羊以爲外吳言春秋内其國而外諸夏内諸夏而外夷狄故殊會以外之左氏無此義杜不從公羊故皆去吳在彼也下戚會不殊吳者來會于戚故與諸國同序列也

秋大雩楚殺其大夫公子壬夫

書名罪其貪

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齊世子光吳人鄫人于戚

穆叔使鄫人聽命于會故鄫見經不復殊吳者吳來

會于戚公至自會無傳冬戍陳諸侯在戚會皆受命戍陳各還國遣戍不復有告命故獨書魯戍

注諸侯至魯戍　正義曰此戍陳及十年戍鄭虎牢僖二年城楚丘案傳皆諸國同行而經獨書魯者城楚丘傳去不書所會後也彼爲魯人後期諸侯已散故作獨城之文此則於戚之會受命戍陳十年諸侯伐鄭於伐鄭受命戍鄭虎牢還國各自遣戍更無告命故獨書魯戍也

楚公子貞帥師伐陳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齊世子光救陳十有二月公至自救陳無傳辛未季孫行父卒

傳五年春公至自晉公在晉既聽屬鄫聞其見伐遣命臧紇出救故

傳稱經公至以明之 王使王叔陳生愬戎于晉 王叔周卿士也戎陵越周室故告愬盟主 晉人執之士魴如京師言王叔之貳於戎也 王叔反有二心於戎失奉使之義故晉執之 夏鄭子國來聘通嗣君也 鄭僖公初即位 穆叔覿鄫大子于晉以成屬鄫 覿見也前年請屬鄫故將鄫大子巫如晉以成之 疏 注覿見至成之 正義曰覿見釋詁文也前年魯請屬鄫雖被晉許而鄫人未知故將巫至晉以成之 書曰叔孫豹鄫大子巫如晉言比諸魯大夫也 豹與巫俱受命於魯故經不書及比之魯大夫 疏 注豹與巫大夫 正義曰巫若自受傳命與豹當言及今巫來至魯魯侯

命之令與豹同行與豹俱受君命故經不言及比之魯大夫也魯大夫兩人同行皆不言及文十八年公子遂叔孫得臣如齊定六年季孫斯仲孫何忌如晉其類皆是也

吳子使壽越如晉壽越吳大夫辭不會于雞澤之故三年會雞澤吳不至今來謝之且請聽諸侯之好更請會晉人將為之合諸侯使魯衛先會吳且告會期以其道遠故使魯衛先告期故孟獻子孫文子會吳于善道二子皆受晉命而行

秋大雩旱也雩夏祭所以祈甘雨若旱則又脩其禮故雖秋雩非書過也然經與過雩同文是以傳每釋之曰旱也雩而獲雨故書雩而不書旱

疏注雩夏至書旱　正義曰例稱龍見而雩是夏祭常禮所以祈

甘雨也過時則書若值歲旱則又脩此雩禮而爲祈禱故雖秋雩非書過也此是爲旱而雩非常雩過時也但經書大雩則過雩旱雩無以相別故爲旱而雩傳皆言旱以釋之釋例曰始夏而雩者爲純陽用事防有旱炎而祈之也至於四時之旱又因用此禮而求雨故亦曰雩經書雩而傳不以旱釋之者皆過雩也經書過雩則與旱雩不別故傳皆發之是解發傳言旱之意也雩爲旱禱而不書旱者雩而獲雨故書雩而不書旱雩不得雨則書旱以明災成傳二十一年夏大旱是也雩而獲雨則書雩穀梁傳文也

楚人討陳叛故討治也曰由令尹子辛實侵欲焉乃殺之書曰楚殺其大夫公子壬夫貪也君子謂楚共王於是不刑陳之叛楚罪在子辛共王既不能素明法敎陳叛之日又不能嚴斷威刑以謝小國

而擁其罪人與兵致討加禮於陳而陳恨彌篤乃怨而歸罪子辛子辛之貪雖足以取死然共王用刑爲失其節故言不刑

疏注陳之至不刑　正義曰釋例曰陳之叛楚罪在子辛共王旣不能明法示教以肅大臣陳叛之日又不能嚴斷威刑以謝小國而擒其罪人以興兵致討暴師經年加禮於陳陳恨彌篤乃慍而歸罪子辛子辛之貪雖足以取死然共王用刑爲失其節故君子論之以爲不刑也加禮於陳者謂四年楚將伐陳聞喪乃止是也不刑者言不得用刑之道也

詩曰周道挺挺我心扃扃講事不令集人來定

逸詩也挺挺正直也扃扃明察也講謀也言謀事不善當聚致賢人以定之

已則無信而殺人以逞不亦難乎

共王伐宋封魚石背盟敗于鄢陵殺子反公子申及壬夫八年之中戮殺三卿欲以屬諸侯故君子以爲不可

疏

注共王至不可　正義曰釋例以君子此言止爲殺公子申與壬夫二人而已此注又兼言殺子反者傳言己則無信尤共王也背盟而敗于鄢陵及殺子反皆是共王無信之事故追言之也殺此三卿欲令諸侯息怨還來屬己故言欲以屬諸侯以屬諸侯者僖十九年傳文也逞訓解也共王殺此三人望解己意而諸侯不從意竟不解故云殺人以逞不亦難乎

夏書曰成允成功　亦逸書也允信也言信成然後有成功

疏 注亦逸至成功　正義曰此虞書大禹謨之文禹是夏王故傳稱夏書杜不見古文故稱逸書亦亦前逸詩也彼舜謂禹能成聲教之信成治水之功爲二事此傳引之言共王無信故無成功杜順傳意言信成然後有成功爲一事也

九月丙午盟于戚會吳且命戍陳也　公及其會而不書盟非公後會蓋不以盟告廟

疏 注公及至告廟　正義曰凡諸侯會而盟者皆先會而後

盟非先盟而後會既及其會知非後盟釋例曰盟于鄖盟于莘盟于戚公既在會而不書其盟者以理推之會在盟前知非後盟也蓋公還告會而不告盟也穆叔以屬鄫爲不利使鄫大夫聽命于會鄫近魯竟故欲以爲屬國既而與莒有怨魯不能救恐致譴責故復乞還之傳言鄫人所以見於戚會楚子囊爲令尹公子貞范宣子曰我喪陳矣楚人討貳而立子囊必改行改子辛所行而疾討陳疾急也陳近於楚民朝夕急能無往乎有陳非吾事也無之而後可言晉力不能及陳故七年陳侯逃歸冬諸侯戍陳備楚子囊伐陳十

一月甲午會于城棣以救之公及救陳而不及會故不書城棣城棣鄭地陳留酸棗縣西南有棣城

疏注公及至城棣　正義曰桓十五年公會宋公衛侯陳侯于袲伐鄭既會而伐非會書之討此亦當書會故解之公及救陳而不及其會故不書會

季文子卒

大夫入斂公在位在阼階西鄉

疏注在阼階西鄉正義曰喪大記云大夫之喪將大斂既鋪絞紟衾衣君至主人迎先入門右巫止于門外君釋菜祝先入升堂君即位于序端士喪禮君若有賜焉則視斂既布衣君至君升自阼階西鄉以君臨士喪西鄉知臨大夫之喪即位于序端者亦西鄉也鄭玄士冠禮注云阼猶酢也東階所以荅酢賓客也堂東西牆謂之序劉炫又引記云君既即位于序端卿大夫即位于堂廉楹西北面東上主人房外南面主婦尸西東面遷尸卒斂宰告主人降北面于堂下君撫之主人拜稽顙君

降升主人馮之命主婦馮之士之喪將大斂君不在其餘禮猶大夫也 宰庀家器爲葬備庀具也 無衣帛之妾無食粟之馬無藏金玉無重器備器備謂珍寶甲兵之物 君子是以知季文子之忠於公室也相三君矣而無私積可不謂忠乎

【疏】相三君矣　正義曰季孫行父以文六年見經則爲卿父矣宣公之初襄仲執政宣八年仲遂卒後始文子得政故至今爲相三君也

經六年春王三月壬午杞伯姑容卒夏宋華弱來奔華椒孫 秋葬杞桓公無傳 滕子來朝

莒人滅鄫冬叔孫豹如邾季孫宿如晉行父之子十有二月齊侯滅萊書十二月從告

傳六年春杞桓公卒始赴以名同盟故也杞入春秋未嘗書名桓公三與成同盟故赴以名

疏注杞入至以名 正義曰杞入春秋以來唯僖二十三年杞成公卒用夷禮書杞子卒未嘗書杞君之名也世本杞桓公是成公之弟成公卒而桓公立至此七十一年唯成五年盟于蟲牢七年于馬陵九年于蒲會杞俱在未嘗與襄同盟嫌其不合以名赴故傳發之釋例曰杞伯姑容未與襄同盟而事逮其父用同盟之禮蓋繼好之義也嫌於赴非所盟之君故傳曰始赴以名同盟故也

宋華弱與樂轡少相狎長相優又相謗也

狎親習也優調戲也 疏 注狎親至戲也 正義曰論語云雖狎必變曲禮云賢者狎而敬之狎是相褻慢相貫習之名也二十八年傳稱慶氏之徒觀優至於魚里是優爲戲名也晉語有優施史記滑稽傳有優孟優旃皆善爲優遂以優著名是優爲調戲也 子蕩怒以弓梏華弱于朝 子蕩樂轡也張弓以貫其頸若械之在手故曰梏 疏 注子蕩至曰梏 正義曰貫者穿也張弓以貫其頸頸穿於弓之中故曰貫其頸周禮掌囚有梏梏在手曰梏在足曰桎頸貫於弓若手在梏故云以弓梏也桎梏俱名爲械釋名云械者戒也戒止人使不得遊行也 平公見之曰司武而梏於朝難以勝矣 司武司馬言其懦弱不足以勝敵 遂逐之夏宋華弱來奔司城子罕曰同罪異罰非

刑也専戮於朝罪孰大焉亦逐子蕩子蕩射子罕之門曰幾日而不我從言我射女門女亦當以不勝任見逐子罕善之如初言子罕雖見辱不追忿所以得安

〔疏〕司城至如初 正義曰子罕以華弱奔後而發此言蓋以告諸大夫非告君也亦逐子蕩一句亦是子罕之語詬子蕩之罪言亦宜逐子蕩也子蕩恐即被逐故射子罕之門宋亦不復逐之子蕩作被逐之意故云幾日而不我從也宋人不復更逐故子罕善之如初不恨其射門也或當實逐子蕩故子蕩云幾日而不我從理亦通也 注言子至得安 正義曰服虔云言子罕不阿同族亦逐樂轡以正國法忠之至也及樂轡射其門畏從華弱之罰復善樂轡如初是為茹柔吐剛喪其志矣傳故舉之明春秋之義善惡俱見杜以春秋之世君弱臣彊莫不蓋失掩罪以相忍為國向戌

欲蓋華臣子罕不怨樂轡皆忍怨求安之事不足以爲大尤知傳載此言是善其得安非尤其從惡故異於服也

秋滕成公來朝始朝公也莒人滅鄫鄫恃賂也鄫有貢賦之賂在魯恃之而慢莒故滅之冬穆叔如邾聘且脩平平四年狐駘戰晉人以鄫故來討曰何故亡鄫鄫屬魯恃賂而慢莒魯不致力輔助無何以還晉尋便見滅故晉責魯季武子如晉見且聽命始代父爲卿見大國且謝亡鄫聽命受罪

疏注始代至受罪　正義曰昭二年晉韓宣子來聘傳曰告爲政而來見也大國政卿尚來見小國知此傳言見者是始代父爲政卿往見於大國也

十一月齊侯滅萊萊恃謀也賂夙沙衛之謀也事在二年於

鄭子國之來聘也四月晏弱城東陽而遂圍萊子國聘在五年二年晏弱城東陽至五年四月復託治城因遂圍萊甲寅堙之環城傅於堞堞女牆也堙土山也周城為土山及女牆疏注堞女至女牆。正義曰兵書攻城有為堙之法宣十五年公羊傳曰子反乘堙而窺宋城是堙為土山使高與城等而攻之也言環城是環遶其城知周帀其城為土山也及杞桓公卒之月此年三月乙未王湫帥師及正輿子棠人軍齊師王湫故齊人成十八年奔萊正輿子萊大夫棠萊邑也北海即墨縣有棠鄉三人帥別邑兵來解圍齊師大敗之敗湫等丁未入萊萊共公浮柔奔棠正輿子

王湫奔莒莒人殺之四月陳無宇獻萊宗器于襄宮無宇桓子陳完玄孫襄宮齊襄公廟晏弱圍棠十一月丙辰而滅之遷萊于郳遷萊子于郳國疏遷萊于郳正義曰郳即小邾也二年傳曰滕薛小邾之不至皆齊故也小邾附屬於齊故滅萊國而遷其君於小邾使之寄居以終身也高厚崔杼定其田定其疆界高厚高固子

經七年春郯子來朝夏四月三卜郊不從乃免牲稱牲既卜日也卜郊又非禮也疏夏四月至免牲正義曰周禮大宰職云祀五帝前期十日帥執事而卜日然則將祭十日之前預卜之葢一旬一卜也例稱啓蟄而郊建寅之月也此四月三卜葢三月二

卜四月又一卜也春分之前猶是啓蟄節內於法仍可以郊據傳獻子之言三卜在春分之後則初卜即已大晚故三卜而涉於春分也人心欲其吉不吉是不從不從則不郊故免牲而不殺也　注稱牲至禮也　正義曰僖三十一年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免牲傳曰禮不卜常祀而卜其牲日牛卜日曰牲牲成而卜郊上怠慢此經與彼正同唯四卜三卜爲異耳彼言其非則此亦非也牛巳稱牲是既卜日矣牲既成矣而又卜郊與僖同譏故去又非禮也

小邾子來朝城費 南遺假事難而城之

疏 注南遺至城之　正義曰此傳唯說南遺請城之由不言時與不時則知南遺假託言有事難而請城之

秋季孫宿如衛

八月螽 無傳爲災故書

冬十月衛侯使孫林父來聘壬戌及孫林父盟楚公子貞帥師圍陳

十有二月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曹伯莒子邾子于鄬謀救陳陳侯逃歸不成救故不書救也鄬鄭地 疏 注謀救至鄭地 正義曰楚既圍陳而陳侯亦列於會者當是圍之不密故陳侯得出會求救也陳侯逃歸陳遂屬楚諸侯不與楚戰各自罷歸不成爲救故不書救也

鄭伯髡頑如會未見諸侯丙戌卒于鄵實爲子駟所弑以瘧疾赴故不書弑稱名爲書卒同盟故也如會會於鄬也未見諸侯未至會所而死鄵鄭地不欲再稱鄭伯故約文上其名於會上 疏 注實爲至會上 正義曰魯之隱閔實被弑而書薨諱而不言弑則亦不以被弑赴諸侯此鄭伯實爲子駟所弑而以瘧疾赴於諸侯亦如隱閔之類諱而不言弑故魯史不得書弑也穀梁傳曰禮諸侯不生名此其生名何也卒之名也卒之名則何爲加之如會之上

見以如會卒也是言書名為書卒而稱之也三年盟于雞澤五年盟于戚魯鄭俱在同盟故赴以名法當書名故進名於上其名本為下卒非是生名之也如會者會諸侯於鄵欲往赴其會也公羊傳曰未見諸侯其言如會何致其意也原其意本欲往會故書之也未見諸侯言其未至會所而死非至會而不見也書卒于鄵者赴以所卒之地故書之

陳侯逃歸畏楚逃晉而歸

傳七年春郯子來朝始朝公也夏四月三卜郊不從乃免牲孟獻子曰吾乃今而後知有卜筮夫郊祀后稷以祈農事也郊祀后稷以配天后稷周始祖能播殖者

疏注郊祀至殖者　正義曰言后稷周之始祖能播殖者辨知后稷是何人

不爲能播殖故祀以祈農事合謂郊天以祈農耳案孝經云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也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止云配天而祀之不言祈農也郊特牲說郊天之義曰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此所以配上帝也郊之祭也大報本反始也宣三年公羊傳曰郊則曷爲必祭稷王者必以其祖配王者則曷爲必以其祖配自内出者無匹不行自外至者無主不止何休云天道闇昧故推人道以接之不以文王配者重本尊始之義也據此諸文則郊祭天者爲物本於天故祭天以報本神必須配故推祖以配天止報生成之恩非求未來之福此傳專言郊祀后稷主爲祈農事者斯有盲矣祭祀者爲報已往非求將來之福也但祭爲明神所享神以將來致福將來而獲多福乃由祭以得之禮器稱君子曰祭祀不祈祭者意雖不祈其實福以祭降以祭獲福即祈之義也宗廟之祭緣生事死盡其孝順之心非求耕稼之利少牢饋食者大夫之祭禮也其祭之末尸嘏主人使女受福于

天宜稼于田彼豈爲田而祭哉神以宜田福之耳郊天之義亦猶是也神以人爲主人以穀爲命人以精意事天天以宜稼祐人以此謂之祈農本意非祈農也詩噫嘻序曰春夏祈穀于上帝禮孟春之月月令曰是月也天子乃以元日祈穀于上帝即是郊天之祭也其下即云乃擇元辰天子親載耒耜躬耕帝藉是郊而後耕也獻子此言正與禮合孝經止言尊嚴其父主述孝子之志本意不說郊天之祭無由得有祈穀之言何休膏肓執彼難此追而想之亦可以歎息也

是故啓蟄而郊郊而後耕今既耕而卜郊宜其不從也

啓蟄夏正建寅之月耕謂春分

疏

注啓蟄至春分正義曰釋例曰歷法正月節立春啓蟄爲中氣二月節驚蟄春分爲中氣是啓蟄爲夏正建寅之月中氣也月令祈穀之後即擇日而耕初耕亦在正月傳言既耕而卜郊宜其不從是此卜之時已涉春分之節時過不復可郊故言耕

謂春分指釋獻子言耕是春分之節不謂春分始可耕也釋例又曰僖公襄公夏四月卜郊但譏其非所宜卜不譏其四月不可郊也孟獻子曰啓蟄而郊郊而後耕耕謂春分也言得啓蟄即當卜郊不得過春分也是言此卜在春分之後故獻子譏之據傳獻子此言郊天之禮必用周之三月而雜記云孟獻子曰正月日至可以有事於上帝七月日至可以有事於祖七月而禘獻子爲之也此與禮記俱稱獻子二文不同必有一謬禮記後人所録左傳當得其眞若七月而禘獻子爲之則當獻子之時應有七月禘者烝嘗過則書禘過亦宜書何以獻子之時不書七月禘也足知禮記之言非獻子矣

南遺爲費宰費季氏邑叔仲昭伯爲隧正隧正主役徒昭伯叔仲惠伯之孫

注隧正主役徒　正義曰九年注云隧正官名五縣爲隧則隧正當周禮之遂人也掌諸遂之政令徒役出諸遂之民故爲主役徒者

欲善季

氏而求媚於南遺謂遺請城費使遺請城吾多

與而役故季氏城費傳言祿去公室季氏所以強小邾穆

公來朝亦始朝公也亦邾子也秋季武子如衛

報子叔之聘且辭緩報非貳也子叔聘在元年言國家多

難故不時報冬十月晉韓獻子告老公族穆子有

廢疾穆子韓厥長子成十八年為公族大夫將立之代厥為卿辭曰詩

曰豈不夙夜謂行多露詩言雖欲早夜而行懼多露之濡己義取非禮

不可妄行疏詩曰至多露　正義曰詩國風召南行露之首章也言人行者豈不欲早夜而行乎謂早夜而

行則多露濡己義取非禮不可以妄行穆子引之言非其才不可以妄居官位又曰弗躬弗親庶民弗信詩小雅幾在位者不躬親政事則庶民不奉信其命言己有疾不能躬親政事

疏 弗躬至弗信 正義曰此詩小雅節南山之篇詩注云言王之政不躬而親之則恩澤不信於衆民矣

無忌不才讓其可乎請立起也無忌穆子名起無忌弟宣子也與田蘇游而曰好仁田蘇晉賢人蘇言起好仁詩曰靖共爾位好是正直神之聽之介爾景福靖安也介助也景大也詩小雅言君子當思不出其位求正直之人與之並立如是則神明順之致大福也恤民爲德靖共其位所以恤民正直爲正正己正心正曲爲直

正人參和爲仁德正直三者備乃爲仁如是則神聽之介福降之立之不亦可乎言起有此三德故可立

疏詩曰至可乎 正義曰詩小雅小明之篇言人能安靖共敬以居爾之職位愛好正直之人與之共處於朝則神明聽順之當助女以大福也既引詩文又述其意能憂念下民是爲德也正直己心是爲正也能以己正正人之曲是爲直也此德也正也直也三者和備是爲仁也人能如是則神明聽順之大福降與之田蘇是知人者也田蘇言起好仁起必備有此行立之不亦可乎 注介助也景大也 正義曰定本介景皆爲大也 注靖共至恤民 正義曰天生烝民立君以牧之君不獨治爲臣以佐之君之與臣皆爲恤民而設之也能安靖共敬在其職位是其所以憂民也

庚戌使宣子朝遂老韓厥致仕晉侯謂韓無

忌仁使掌公族大夫為之師長疏注為之師長正義曰無忌先為公族大夫今言使掌是與諸公族大夫為師長也衛孫文子來聘且拜武子之言緩報非貳之言而尋孫桓子之盟盟在成三年公登亦登禮登階臣後君一等疏注禮登至一等正義曰聘禮公迎賓于大門內及廟門公揖入立于中庭納賓賓入三揖至于階三讓公升二等鄭玄云先賓升二等亦欲君行一臣行二言君先升二等然後臣始升一等是禮登階臣當後君一等叔孫穆子相趨進曰諸侯之會寡君未嘗後衛君敵體並登今吾子不後寡君寡君未知所過吾子其少安安徐也孫

子無辭亦無悛容悛改也穆叔曰孫子必亡爲臣而君過而不悛亡之本也詩曰退食自公委蛇委蛇委蛇順貌詩召南言人臣自公門入私門無不順禮謂從者也從順也衡而委蛇必折衡橫也橫不順道必毁折爲十四年林父逐君起本

疏詩曰至必折　正義曰詩國風召南羔羊之篇言大夫賢者退朝而食從公門入私門委蛇委蛇然委蛇順從之貌詩之此意謂順者也今孫子爲臣而君自處是橫不順道以橫道而爲委蛇其人必將毁折不得終其職位

楚子囊圍陳會于鄬以救之晉會諸侯

鄭僖公之爲大子也於成之十六年魯成公

疏注魯成公　正義曰杜必言魯成公者欲明非鄭成公也知非者以鄭成公成七年即位至襄二年卒唯十四年無十六年故也

與子罕適晉不禮焉又與子豐適楚亦不禮焉子豐穆公子及其元年朝于晉鄭僖元年魯襄三年子豐欲愬諸晉而廢之子罕止之及將會于鄬子駟相又不禮焉侍者諫不聽又諫殺之及鄵子駟使賊夜弒僖公而以瘧疾赴于諸侯傳言經所以不書弒簡公生五年奉而立之僖公子陳人患楚楚圍陳故慶虎慶寅謂

楚人曰吾使公子黃往而執之二慶陳執政大夫公子黃哀公弟疏使公子黃往　正義曰於時楚師圍陳使公子黃往入楚軍也楚人從之爲執黃二慶使告陳侯于會鄬之會曰楚人執公子黃矣君若不來羣臣不忍社稷宗廟懼有二圖背君屬楚陳侯逃歸鄬會所以不書救

經八年春王正月公如晉夏葬鄭僖公無傳

鄭人侵蔡獲蔡公子燮鄭子國稱人剌其無故侵蔡以生國患燮蔡莊公子疏注鄭子至公子　正義曰此決舍之入陳鄭有宿怨此時與蔡無怨晉復無命使侵侵無故興師以生

國患以其動而無謀故貶之釋例曰陳蔡楚之與國鄭欲求親於晉故伐而入之晉士莊伯詰其侵小且問陳之罪子產荅以東門之役故免於譏及其侵蔡既無晉令又無直辭君死主少興師以求媚於晉不能以德懷親以直報怨故二大夫異於子產也陳之見伐本以助晉晉不遂勞而以法詰之得盟主遠理故仲尼曰晉爲伯鄭入陳非文辭不爲功善之也

季孫宿會晉侯鄭伯齊人宋人衛人邾人于邢丘時公在晉晉悼難勞諸侯唯使大夫聽命故季孫在會而公先歸

疏注時公至先歸　正義曰公以正月如晉此今之下始云公至則晉侯適會公乃歸魯季孫蓋從公朝晉即從晉赴會故季孫在會而公先歸

公至自晉無傳

莒人伐我東鄙

秋九月大雩冬楚公子貞帥師伐鄭晉侯

使士匄來聘

傳八年春公如晉朝且聽朝聘之數晉悼復脩霸業故朝而稟其多少

疏注晉悼至多少　正義曰昭三年鄭子大叔昔文襄之霸也令諸侯三歲而聘五歲而朝自襄以後晉德少衰諸侯朝聘無復定準今晉悼復脩霸業更合諸侯故公朝晉而稟其多少如公朝者蓋亦非一晉侯謙不敢在國約束故出外合之又難煩諸侯使大夫聽命故爲邢丘之會以命朝聘之數數之多少傳亦無文據子大叔之言不說悼公之法而遠陳文襄之令則悼公此命還同文襄耳非復別制法也

鄭羣公子以僖公之死也謀子駟子駟先之

夏四月庚辰辟殺子狐子熙子侯子丁辟罪

也加罪以戮之【疏】注辟罪至戮之　正義曰辟罪釋詁文也不直言殺而去辟殺明是加誣以罪而殺之子駟知其謀己不以罪殺恐動衆心故加誣以罪言其罪自當死非爲己討所以自解說也孫擊孫惡出奔衛二孫子孤之子【疏】注二孫子孤之子　正義曰賈逵云然未必有文可據相傳爲此說也庚寅鄭子國子耳侵蔡獲蔡司馬公子燮鄭侵蔡欲以求媚於晉子耳子良之子不言敗唯以獲告【疏】注鄭侵至獲告　正義曰於時鄭無蔡怨又無晉令鄭自發心侵蔡知欲求媚於晉也獲其將必與之戰戰敗乃獲之不言敗者唯以獲告不告敗也鄭人皆喜唯子產不順子產子國子不順衆而喜曰小國無文德而有武功禍莫大焉楚人來

討能勿從乎從之晉師必至晉楚伐鄭自今鄭國不四五年弗得寧矣子國怒之曰爾何知國有大命而有正卿童子言焉將爲戮矣大命起師行軍之命五月甲辰會于邢丘以命朝聘之數使諸侯之大夫聽命季孫宿齊高厚宋向戌衛甯殖邾大夫會之晉悼重煩諸侯故使大夫聽命鄭伯獻捷于會故親聽命獻蔡捷也大夫不書尊晉侯也晉悼復文襄之業制朝聘之節儉而有禮德義可尊故退諸侯

大夫以崇之

疏注晉悼至崇之 正義曰禮卿不會公侯會則貶之稱人自是常例而云尊晉侯者此有鄭伯在會自與晉侯相敵諸卿不敵晉侯無罪不合貶也但欲尊晉侯無辭以見之故貶大夫以尊之大夫非有罪也文二年晉宋陳鄭四國之卿伐秦皆貶稱人尊秦謂之崇德其意與此同也諸侯之卿皆貶而獨不貶季孫宿者文元年公孫敖會晉侯于戚注云禮卿不會公侯而春秋魯大夫皆不貶者體例已舉故據用魯史成文是其義也言儉而有禮德義可尊者難煩諸侯使大夫聽命即亦是有禮之事也

莒人伐我東鄙以疆鄆田 莒既滅鄫魯侵其西界故伐魯東鄙以正其封疆 秋九月大雩旱也冬楚子囊伐鄭討其侵蔡也子駟子國子耳欲從楚子孔子蟜子展欲待

晉待晉來救于孔穆公子子蟜子游子于展子罕子子駟曰周詩有之

曰俟河之清人壽幾何逸詩也言人壽促而河清遲喻晉之不可待

兆云詢多職競作羅兆卜詢謀也職主也言既卜且謀多則競作羅網之

難無成功【疏】兆云詢多正義曰杜云兆卜詢謀也既卜且謀各如杜此言則云是語辭謀之

多族民之多違族家也事滋無成滋益也民急

矣姑從楚以紓吾民晉師至吾又從之敬

共幣帛以待來者小國之道也犧牲玉帛

待於二竟二竟晉楚界上以待彊者而庇民焉寇

不爲害民不罷病不亦可乎子展曰小所以事大信也小國無信兵亂日至亡無日矣五會之信謂三年會雞澤五年會戚又會城棣七年會鄬八年會邢丘疏注謂三至邢丘　正義曰鄬之會鄭伯未至而卒亦數之者鄭伯雖身死耳其會與鄭同謀故數之今將背之雖楚救我將安用之言失信得楚不足貴親我無成晉親鄭鄙我是欲楚欲以鄭爲鄙邑而反欲與成不可從也言子駟不可從不如待晉晉君方明四軍無闕八卿和睦必不棄鄭四軍謂上中下新軍也軍有二卿疏八卿和睦　正義曰八

卿若據九年傳荀罃將中軍士匄佐之荀偃將上軍韓起佐之欒黶將下軍士魴佐之趙武將新軍魏絳佐之

楚師遼遠糧食將盡必將速歸何患焉舍之聞之舍之子展名杖莫如信完守以老楚杖信以待晉不亦可乎子駟曰詩云謀夫孔多是用不集詩小雅孔甚也集就也言人欲爲政是非相亂而不成發言盈庭誰敢執其咎言謀者多若有不善無適受其咎如匪行邁謀是用不得于道匪彼也行邁謀謀於路人也不得于道衆無適從

疏詩云至于道　正義曰詩小雅小旻之三章也言謀事之夫甚多是非相奪無可適從爲是之故其事用

此益不成也發言訩訩不盈滿於庭無能決當是非事若不成誰敢執其咎責者無彼道上行人每得人即與之謀意無所從爲是之故用此不得于正道也　注匪彼至適從　正義曰鄭玄以匪爲非如非行邁之謀言止而不行坐圖遠近也杜以如者如似他物故以匪爲彼言如彼行人逢值歧路問其所從也鄭以行爲道邁爲行言道上行人杜亦當然　請從楚騑也受其咎　騑子駟名　乃及楚平

使王子伯駢告于晉　伯駢鄭大夫　曰君命敝邑脩而車賦儆而師徒以討亂略蔡人不從敝邑之人不敢寧處悉索敝賦　索盡也　以討于蔡獲司馬燮獻于邢丘今楚來討曰女

何故稱兵于蔡［稱舉也］焚我郊保［郭外曰郊保守也］馮陵我城郭［馮迫也］敝邑之衆夫婦男女不皇啓處以相救也［皇暇也啓跪也］疏注皇暇也啓跪也正義曰皆釋言文也舍人曰閒暇無事也李巡曰啓小跪也翦焉傾覆無所控告［翦盡也控引也］民死亡者非其父兄即其子弟夫人愁痛［夫人猶人人也］不知所庇民知窮困而受盟于楚孤也與其二三臣不能禁止［孤鄭伯］不敢不告知武子使行人子貟對之曰君有楚

命（見討之命）亦不使一个行李告于寡君（一个獨使也行李行人也）而即安于楚君之所欲也誰敢違君寡君將帥諸侯以見于城下唯君圖之（爲明年晉伐鄭傳）

晉范宣子來聘且拜公之辱（謝公此春朝）告將用師于鄭公享之宣子賦摽有梅（摽有梅詩召南摽落也梅盛極則落詩人以興女色盛則有衰衆士求之宜及其時宣子欲魯及時共討鄭取其汲汲相赴）季武子曰誰敢哉（言誰敢不從命）今譬於草木寡君在君君之臭味也（言同[illegible]）歡以承命

何時之有遲速無時武子賦角弓角弓詩小雅取其兄弟昏姻無相遠矣賓將出武子賦彤弓彤弓天子賜有功諸侯之詩欲使晉君繼文之業復受彤弓於王宣子曰城濮之役在僖二十八年我先君文公獻功于衡雍受彤弓于襄王以為子孫藏藏之以示子孫匄也先君守官之嗣也敢不承命言己嗣其父祖為先君守官不敢廢命欲斥晉君君子以為知禮彤弓之義義在晉君故范匄受之所謂知禮

疏注彤弓至知禮　正義曰文四年甯俞來聘為賦彤弓甯俞不敢當此賦彤弓而宣子受之故解其意彼以彤弓當甯俞故甯俞不敢受此賦彤弓其義在於晉君

非嘗范匄故范匄受之而爲知禮也

春秋正義卷第二十

春秋正義卷第二十三　襄公

國子祭酒上護軍曲阜縣開國子臣孔穎達等奉

勑撰

經九年春宋災天火曰災來告故書【疏】注天火至故書　正義曰得告則書史之常例於此須言告者公羊傳曰外災不書此何以書為王者之後記災也曷為或言災或言火大者曰災小者曰火然則内何以不言火内不言火者甚之也公羊此言不可通於左氏故注明為此注以異之　夏季孫宿如晉五月辛酉夫人姜氏薨成公母　秋八月癸未葬我小君穆姜無傳四月而葬速　冬公

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世子光伐鄭十有二月己亥同盟于戲伐鄭而書同盟則鄭受盟可知傳言十一月己亥以長歷推之十二月無己亥經誤戲鄭地

注伐鄭至鄭地　正義曰成十七年夏公會尹子云云伐鄭六月乙酉同盟于柯陵於時鄭實不服諸侯自同盟耳鄭不與盟也此注云伐鄭而書同盟則鄭與盟可知者此盟鄭與傳文分明不是準約同盟之文始知鄭與盟也杜言此解經於盟不書鄭伯之意耳經若重序諸侯必當鄭伯在列但經已前目諸侯不復重序鄭伯不見故特解之以其伐鄭而書同盟則鄭與盟可知同盟之文足以包鄭故不復見鄭伯耳非謂因伐而同盟皆所伐之國必與也柯陵之盟鄭實不服諸侯自相與盟非同鄭也文同事異不可執彼以難此十

一年諸侯伐鄭同盟于亳城北其文與此同矣此經書十二月己亥同盟于戲傳曰十一月己亥同盟于戲經傳不同必有一誤所傳於戲盟之下更言十二月癸亥門其三門己亥在癸亥之前二十四日杜以長歷推之十一月庚寅朔十日得己亥十二月己未朔五日得癸亥故長歷參校上下己亥在十一月十日又十二月五日有癸亥則其月不得有己亥經書十二月誤也此誤者唯以一字誤爲二非書經誤也

楚子伐鄭

傳九年春宋災樂喜爲司城以爲政樂喜子罕也爲政卿知將有火豫素戒爲備火之政



注樂喜至之政　正義曰文七年及成十五年二傳言宋六卿之次皆云右師左師司馬司徒司城司寇其右師最貴故華元曰我爲右師君臣之訓師所司也然則宋國之法當右師爲政卿今言司城爲政卿者蓋宋以華閱是華元之子以元有大功使閱嗣其父耳子罕賢知故特使爲政齊

任管衰吾曾任叔孫婼皆位卑而執國政此亦當然也此傳言以為政者以為救火之政耳但從此以後歷檢傳文鄭人請賦宋人歡玉樓築臺之謳削向戍之賞皆是政卿之任故言為政卿也下晉侯云宋災於是乎知有天道是宋人自知天道當有火災故子罕素相戒勑為備火之政也自伯氏司里以下巷伯儆宮以上皆是子罕素戒之也其享祀之事是二卿命之非子罕也使伯氏司里伯氏宋大夫司里里宰注伯氏至里宰　正義曰釋言云里邑也李巡云里居之邑也是里為邑居之名也周禮五鄰為里以五鄰必同居故以里為名里長謂之宰周禮里宰每里下士一人謂六遂之內二十五家之長也此言司里謂司城內之民若今城內之坊里也里必有長不知其官之名周禮有里宰故以宰言之非是郊外之民二十五家之長也使伯氏司此城內諸里之長令各率里內之民表火道以來皆使此伯氏率里民為之火所未至徹小

屋塗大屋大屋難徹就塗之陳畚揭具綆缶畚簣籠揭土轝綆汲索缶汲器

疏注畚簣至汲器　正義曰說文云畚蒲器所以盛糧也宣二年注云畚以草索爲之其器可以盛糧又可以盛土也論語稱爲山用簣是簣爲盛土之器故以畚爲簣籠也說文云揭戟持也戟持者執持此轝其臂如戟形故也其字從手謂以手持物也與畚共文畚是盛土之器則揭是轝土之物也綆者汲水之索儀禮謂之繘方言云自關而東周洛韓魏之間謂之綆關西謂之繘釋器云盎謂之缶說文云缶瓦器所以盛酒漿亦謂之罌罌可以汲水故云汲器也易井卦亦謂取井水爲汲也

備水器盆鑒之屬

疏注盆鑒之屬　正義曰周禮凌人春始治鑒鄭玄云鑒如甄大口以盛冰則鑒是盛水之器知備水器者備盆鑒之屬

量輕重計人力所任蓄水潦積土塗巡丈城

繕守備 巡行也丈度也繕治也行度守備之處恐因災有亂 【疏】巡丈城正義曰十尺爲丈巡行其城以丈度之故云丈城

表火道 火起則從其所趣標表之

使華臣具正徒 華臣華元子爲司徒正徒役徒也司徒之所主也 【疏】注華臣至主也正義曰周禮大司徒掌徒庶之政令小司徒凡用衆庶則掌其政教凡國之大事致民是司徒掌役徒也言具正徒司里所使遂正所納皆是臨時調民而役之若令之夫役也司徒所具正徒者常共官役若令之正丁也

令隧正納郊保奔火所 隧正官名也五縣爲隧納聚郊野保守之民使隨火所起往救之 【疏】注隧正至救之 正義曰此隧正當天子之遂大夫故遂大夫職云各掌其遂之政令遂人職云五家爲鄰五鄰爲里四里爲酇五酇爲鄙五鄙爲縣五縣爲遂鄭司農云王國百里內爲六鄉外爲六遂鄭玄云郊內比閭

族黨州鄉郊外鄉里鄰鄙縣遂異其名者示相變耳尚書費誓云魯人三郊三遂然則諸侯之有鄉遂亦以郊內郊外別之也郊內爲鄉鄉者近於國都司徒自率之以入城矣郊外爲遂遂者是郊野保守之民不可舍離所守司徒令遂正董其多少納之於國隨火所起而奔往救之華臣直言具正徒不言其事者以是郊內之民共救火百役即上畚水潦積土塗之類非唯救火而已若郊保之民既遠故使隨火所起奔往救之直救火而已

使華閱討右官官庀其司亦華元子代元爲右師討治也庀具也使具其官屬

向戌討左亦如之向戌左師

使樂遄庀刑器亦如之樂遄司寇刑器刑書

疏注樂遄至刑書　正義曰此人掌其刑器知其爲司寇也恐其爲火所焚當是國之所重必非刑人之器故以刑器爲刑書也哀三年魯人救火云出禮書御書書不名器此言刑器必藏於

器物鄭鑄刑鼎而叔向責之晉鑄刑鼎而仲尼譏之彼鑄之於鼎以示下民故譏其使民知之此言刑器必不在鼎當書於器器物官府自掌之不知其在何器也或書之於版號此版爲刑器耳

使皇鄖命校正出馬工正出車備甲兵庀武守 皇鄖皇父充石之後校正主馬工正主車使各備其官



注皇鄖至其官 正義曰服虔云皇鄖皇父充石之後十世宗卿爲人之子大司馬椒也車馬甲兵司馬之職使皇鄖掌此事皇鄖必是司馬也校正主馬於周禮爲校人是司馬之屬官也周禮司馬之屬無主車之官巾車車僕職皆掌車乃爲宗伯之屬昭四年傳云夫子爲司馬與工正書服是諸侯之官司馬之屬有工正主車也國有火災恐致姦寇故使司馬命此二官出車馬備甲兵以防非常也傳言庀武守者甲兵器械藏於府庫若今武庫使具其守守此武庫也此事輕於車馬故後言之

使西鉏

吾尨府守鉏吾大宰也府六官之典注鉏吾至之典　正義曰鉏吾大宰傳無其文賈逵云然相傳說耳不知其本何所出也周禮大宰之職掌建邦之六典以佐王治邦國一曰治典二曰敎典三曰禮典四曰政典五曰刑典六曰事典六官之典謂此也杜以府爲六官之典當謂六官之典其事載之於書故使具其守劉炫以爲府守謂府庫守藏今知不然者以百司府藏已屬左右二師上華閱討右官官尨其司向戌討左亦如之則是府庫之物二師摠令羣官所主案哀三年魯遭火災出禮書御書藏象魏皆以典籍爲重明此府守是六官之典若以爲府庫財物便是不重六典唯貴財物劉以爲府庫而規杜非也

令司宮巷伯儆宮司宮奄臣巷伯寺人皆掌宮內之事注司宮至之事　正義曰昭五年傳楚子欲以羊舌肸爲司宮欲加宮刑以此知司宮奄臣謂奄人爲臣主司宮內周禮無司宮巷伯之官唯有內小臣奄上士四人掌

王后之命正其服位鄭玄云奄稱士者異其賢也奄人之官此最爲長則司宮當天子之內小臣也周禮又云寺人王之正內五人鄭玄云正內路寢也釋宮云宮中巷謂之壼孫炎曰巷舍間道也王肅云今後宮稱永巷是巷者宮內道名伯長也是宮內門巷之長也周禮內小臣其次即有寺人故知巷伯是寺人也又以詩篇名巷伯經云寺人孟子作爲此詩故知巷伯寺人一也鄭以巷伯爲內小臣既無明文各以意說

二師令四鄉正敬享

二師左右師也鄉正鄉大夫享祀也



注二師至祀也 正義曰周禮大司徒云五家爲比五比爲閭四閭爲族五族爲黨五黨爲州五州爲鄉鄉大夫每鄉卿一人天子六鄉即以鄉爲之長此傳云二師令四鄉正則別立鄉正非鄉典之但其所職掌當天子之鄉大夫耳周禮鄉大夫各掌其鄉之政教正月之吉受教法于司徒退而頒之于其鄉則鄉正當屬司徒此傳言二師命之者上文右師討右左師討左則宋國之

法二師分掌其方左右各掌其二鄉并言其事故六[illegible]命四鄉正也賈逵舊云曾人三郊三遂則曾立三鄉此六命四鄉正則宋立四鄉也周禮鄉爲一軍大國三軍宋是大國不過三軍而有四鄉若當時所立非正法也於時宋置六鄉況四鄉乎周禮祭人鬼曰享故享爲祀也止令敬享不知所享何神周禮大祝國有天災彌祀社稷禱祠鄭玄云天災疫癘水旱也彌猶徧也徧祀社稷及諸所禱又大司徒以荒政十有二聚萬民其十有一曰索鬼神鄭衆云索鬼神求廢祀而脩之雲漢之詩所謂靡神不舉靡愛斯牲者也彼凶荒之年水旱之災尚索鬼神而祭之此遇天火爲災亦當徧祀羣神其所合祭皆應祭之也蓋火起始命之祭耳

祝宗用馬于四墉祀盤庚于西門之外

祝大祝宗宗人墉城也用馬祭于四城以禳火盤庚殷王宋之遠祖城積陰之氣故祀之凡天災有幣無牲用馬祀盤庚皆非禮

疏注祝大至非禮　正

義曰周禮大祝掌六祝之辭以事鬼神祇祈福祥小宗伯掌建國之神位特牲少牢士大夫之祭祀也皆宗人掌其事然則諸是祭神言辭大祝掌之禮儀宗人掌之故所有祭祀皆祝宗同行此事别命祝宗使奉此祭非鄉正所爲也文承二師命下亦是二師命之不復言命者亦從上省文也用馬者以馬爲牲祭於四面之城以禳火也禳郤也郤火使滅也盤庚湯之九世孫殷之第十九王也自盤庚至紂又十二王而殷滅盤庚弟小乙是宋微子之八世祖也盤庚之爲殷王無大功德而祀盤庚者當時之意不知何故特祀之也祀盤庚不別言牲明其祀亦用馬也城以積土爲之土積則爲陰積積陰之氣或能制火故祭城以禳火禮亦無此法也莊二十五年傳例曰凡天災有幣無牲用馬祀盤庚皆非禮言用馬祭城祭盤庚皆非禮也此備火災所使羣官急者在前緩者在後故先伯氏司里次華臣具正徒次到隧正納郊保然後二師摠凡羣官先右後左尊卑之次也以刑器車馬甲兵典法國之所重故特

命三官祀具其物先外官備具救火然後及內故次司官巷伯人事既畢乃祭享鬼神故次敬享祀盤庚之事也

晉侯問於士弱弱士渥濁之子莊子曰吾聞之宋災

於是乎知有天道何故問宋何故自知天道將災對曰古

之火正或食於心或食於咮以出內火是

故咮為鶉火心為大火謂火正之官配食於火星建辰之月鶉火星昏在南方則令民放火建戌之月大火星伏在日下夜不得見則令民內火禁放火

【疏】注謂火至放火正義曰昭二十九年傳五行之官有木正火正金正水正土正立此五官各當其職封為上公祀為貴神謂能其事者後世祀之火正之官居職有功祀火星之時以此火正之神配食也五行之官每歲五郊祀之謂之五祀月令云其

神句芒祝融后土蓐收玄冥爲五帝而食其神矣而火正
又配食於火星者以其於火有功祭火星又祭之后稷得
配天又配稷火正何甚不得配帝又配星也有天下者祭
百神天子祭天之時因祭四方之星諸侯祭其分野之星
其祭火星皆以火正配食也火正謂火星而食有此傳文
其金木水土之正不知配何神而食經典散亡不可知也
周禮司爟掌行火之政令季春出火民咸從之季秋內火
民亦如之鄭玄云火所以用陶冶民隨國而爲之鄭司農
云以三月本時昏心星見於辰上使民出火九月本黃昏
心星伏在戌上使民內火故春秋傳曰以出內火周禮所
言皆據夏正故杜以周禮之意解其心咮爲火之由建辰
之月即月令季春之月日在胃昏七星中南方七星有井
鬼柳星張翼軫七者共爲朱鳥之宿星即七星也咮謂柳
也春秋緯文耀鉤云咮謂鳥陽七星爲頸宋均注云陽猶
首也柳謂之咮咮鳥首也七星爲朱鳥頸也咮與頸共在
於午者鳥之正宿口屈在頸七星與咮體相接連故也鶉

火星昏而在南方於此之時令民放火咮星爲火之候故於十二次咮爲鶉火也建戌之月即月令季秋之月日在房東方七宿角亢氐房心尾箕七者共爲蒼龍之宿釋天云大辰房心尾也大火謂之大辰孫炎曰龍星明者以爲時候大火心也在中最明故時候主焉以是故此傳心爲大火九月日體在房度心相近與日俱出俱沒伏在日下不得出見故令民内火禁放火也火官合配其人蓋多不知誰食於心誰食於咮也此傳鶉火大火共爲出火之候周禮之注不言咮者以咮非内火之候故唯指大火以解出内之文故其言不及咮也

陶唐氏之火正閼伯居商丘陶唐堯有天下號閼伯高辛氏之子傳曰遷閼伯于商丘主辰辰大火也今爲宋星然則商丘在宋地



疏正陶唐至宋地　正義曰史記五帝本紀云帝堯爲陶唐氏是堯有天下以陶唐爲代號也氏猶家也古言高辛氏陶唐氏猶言周家夏家也閼伯高辛氏之子遷閼伯于商

丘主辰皆昭元年傳文也爾雅以大火爲大辰是辰爲大火也昭十七年傳云宋大辰之虛是大火爲宋星也閼伯已居商丘祀大火今大火爲宋星則知宋亦居商丘以此明之故云然則商丘在宋地也釋例云宋商商丘三名一地梁國睢陽縣也傳曰陶唐氏之火正閼伯居商丘祀大火又曰宋大辰之虛也然則商丘在宋武以爲漳水之南故殷虛爲商丘非也是由商丘所在不明故釋例與此注俱以閼伯明之

祀大火而火紀時焉

謂出内火時

相土因之故商主大火

相土契孫商之祖也始代閼伯之後居商丘祀大火



祀大火至大火　正義曰祀大火者閼伯祀此大火之星居商丘而祀火星也相土因之復主大火是商丘之地屬大火也然則在地之上各有上天之分周禮保章氏以星土辯九州之地所封封域皆有分星鄭玄云星土星所主土也封猶界也大界則曰九州州中諸國之封域於星亦有分焉其書亡

矣今其存可言者十二次之分也星紀吳越也玄枵齊也娵訾衛也降婁魯也大梁趙也實沈晉也鶉首秦也鶉火周也鶉尾楚也壽星鄭也大火宋也析木燕也凡言地驗於天各有其分之事也鄭唯云其存可言不知存者本是誰說其見於傳記者則此云商主大火昭元年傳云參爲晉星二十八年傳云龍宋鄭之星則蒼龍之方有宋鄭之分也又曰以害鳥帑周楚惡之則朱鳥之方有周楚之分也昭七年四月日食傳稱魯衛惡之去衛地如魯地則春分之日在魯衛之分也又十年傳曰今玆歲在顓頊之虛姜氏任氏實守其地則於時歲星在齊薛之分也又三十二年傳曰越得歲而吳伐之凶則於時歲星在吳越之分也晉語云實沈之虛晉人是居周語云歲在鶉火我有周之分野是有分野之言也天有十二次地有九州以此九州當彼十二次周禮雖云皆有分星不知其分誰分之也何必所分能當天地星紀在於東北吳越實在東南魯衛東方諸侯遥屬戌亥之次又三家分晉方始有趙而韓魏

無分趙獨有之漢書地理志分郡國以配諸次其地分或
多或少鶉首極多鶉火甚狹徒以相傳為說其源不可得
而聞之於其分野或有妖祥而為占者多得其効蓋古之
聖哲有以度知非後人所能測也　注相土至大火　正
義曰殷本紀契生昭明昭明生相土相土是契孫也本紀
云帝舜封契於商鄭玄云商國在太華之陽皇甫謐云今
上洛商縣是也如鄭玄意契居上洛之商至相土而遷於
宋之商及湯有天下遠取契所封商以為一代大號服虔
云相土居商丘故湯以為天下號王肅書序注云契孫相
土居商丘故湯以為國號案詩述后稷云即有邰家室述
契云天命玄鳥降而生商即稷封邰而契封商也若契之
居商即是商丘則契已居之不得云相土因閼伯也若別
有商地則湯之為商不是因相土矣且經傳言商未有稱
商丘者釋例云宋之先契佐唐虞封於商武王封微子啓
為宋公都商丘是同鄭玄說也傳言商主大火謂宋也
宋主大火耳成湯不主火也宋是商後謂宋為商昭八年

傳曰自根牟至于商衛是名宋為商之文釋例曰商宋一地謂此商也相土商之祖契孫湯之祖亦宋之祖也先封閼伯於商丘比及相土應歷數世故去代閼伯之後居商丘祀大火也

商人閱其禍敗之釁必始於火是以日知其有天道也閱猶數也商人數所更歷恒多火災宋是殷商之後故知天道之災必火



商人王道也正義曰閱猶數也釁謂閒隙也商人謂殷商之人為王之時數其禍敗之釁隙必始於火言其政教有失將欲致禍既閱禍敗之釁必有火災應之也今宋是商後亦如商世欲有禍敗必初始於火是以言日知其有天道也然殷商不居商丘必有火者以商是相土子孫相土居商丘祀火之故故火之為災連及殷商之世也傳唯言此而已亦不知爾時宋有何失而致此災

公曰可必乎對曰在道國亂無象不

可知也言國無道則災變亦殊故不可必知公曰至知也　正義曰公曰此事可必乎但有德天必致火乎對曰在其君之所行道耳若時政小失天未棄之戒下災異警其覺悟或可常有火災也若國家昏亂無復常象不可知也象謂妖祥有所象似以戒人也國若無道災變亦殊既無所象故不可必知也夏季武子如晉報宣子之聘也宣子聘在八年穆姜薨於東宮大子宮也穆姜淫僑如欲廢成公故徙居東宮事在成十六年始往而筮之遇艮之八䷳艮下艮上艮周禮大卜掌三易然則雜用連山歸藏周易二易皆以七八爲占故言遇艮之八注艮下至之八　正義曰周禮大卜掌三易之法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鄭玄云易者揲蓍變易之數可占者也名曰連山似山之出內雲氣也歸藏者萬物莫不歸而藏於其中也

洪範言卜筮之法云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孔安國云夏殷周卜筮各異三法並卜從二人之言是言筮用三易之事也大卜周官而職掌三易然則周世之卜雜用連山歸藏周易也周易之爻唯有九六此筮乃言遇艮之八二易皆以七八爲占故此筮遇八謂艮之第二爻不變者是八也諸蓍求爻繫辭有法其揲所得有七八九六說者謂七爲少陽八爲少陰其爻不變也九爲老陽六爲老陰其爻皆變也周易以變爲占占九六之爻傳之諸筮皆是占變爻也其連山歸藏以不變爲占占七八之爻二易並亡不知實然以否世有歸藏易者僞妄之書非殷易也假令二易俱占七八亦不知此筮爲用連山爲用歸藏所云遇艮之八不知意何所道以爲先代之易其言亦無所據賈鄭先儒相傳云耳先儒爲此意者此言遇艮之八下文穆姜云是於周易晉語公子重耳筮得貞屯悔豫皆八其下司空季子云是在周易並於遇八之下別言周易知此遇八非周易也

史曰是謂艮之隨

䷐震下兌上隨史疑古易遇八爲不利故更以周易占變爻得隨卦而論之



注震下至論之 正義曰震爲雷兌爲澤象曰澤中有雷隨鄭玄云震動也兌說也內動之以德外說之以言則天下之民慕其行而隨從之故謂之隨也史疑古易遇八者爲不利故更以周易占變變其爻乃得隨卦而論之所以說姜意也

隨其出也史謂隨非閉固之卦君必速出姜曰亡亡猶無也是於周易曰隨元亨利貞無咎易筮皆以變者占遇一爻變義異則論彖故姜亦以彖爲占也史據周易故指言周易以折之



注易筮至折之 正義曰易筮皆以變者爲卜傳之諸筮皆是也若一爻獨變則得指論此爻遇一爻變以上或二爻三爻皆變則每爻義異不知所從則當總論彖辭故姜亦以彖爲占此元亨利貞無咎是隨卦之彖辭也史言是謂艮之隨者據周易而言故姜亦指言周

易以折之也周易卦下之辭謂之爲彖彖者統論一卦之體明其所由之主隨彖云元亨利貞無咎者元長也長亦大也亨通也貞正也隨卦震下兌上以剛下柔動而適說故物皆隨之而不能大通於事遂於時也相隨而不若利正共適邪淫則災之道也必有此元亨利貞四德乃得無咎過耳無此四德則不免於咎元體之長也亨嘉之會也利義之和也貞事之幹也體仁足以長人嘉德足以合禮利物足以和義貞固足以幹事然故不可誣也是以雖隨無咎言不誣四德乃遇隨無咎明無四德者則爲淫而相隨非吉事今我婦人而與於亂固在下位婦人卑於丈夫而有不仁

不可謂元不靖國家不可謂亨作而害身不可謂利弃位而姣姣淫之別名不可謂貞有四德者隨而無咎我皆無之豈隨也哉我則取惡能無咎乎必死於此弗得出矣傳言穆姜辯而不德

【疏】元體至出矣　正義曰自幹事以上與周易文言正同彼云元者善之長此云體之長彼云嘉會足以合禮此云嘉德唯二字異耳其意亦不異也元者始也長也物得其始爲衆善之長於人則謂首爲元元是體之長以善爲體知亦善之長也亨通也嘉善也物無不通則爲衆善之會故通者善之會也物得裁成乃名爲義義理和協乃得其利故利者義之和也貞正也物得其正乃成幹用故正者事之幹也體仁以仁爲體也君子體是

仁人堪得與人爲長體仁足以長人也身有美德動與禮合嘉德足以合禮也以己利物義事和協利物足以和義也正而牢固事得幹濟貞固足以幹事也此四德者在身必然固不可誣罔也是以雖得隨卦而其身無咎今我婦人也而與於僑如之亂婦人卑於男子固在下位而有不仁之行不可謂之元也不安靖國家欲除去季孟不可謂之亨也作爲亂事而自害其身使放於東宮不可謂之利也棄夫人之德位而與僑如淫佼不可謂之貞也有此元亨利貞四德乃得隨而無咎四德我皆無之豈當隨卦也哉我則自取此惡其身能無咎乎必死於此宮不能出矣

注言不至吉事　正義曰不誣四德者四德實有於身不可誣罔以無爲有也如是乃遇隨卦可得身無咎王明其無此四德而遇隨卦者乃姣淫而相隨非是善事故得隨必有咎也穆姜自以身無四德遇隨爲惡其意謂隨爲惡卦故大雖隨無咎

注姣淫之列名　正義曰服虔讀姣爲放效之效言效小人爲淫淫自出於心非效人也今時

俗語謂淫爲蝩故以胶爲淫之別名秦景公使士雅乞師于楚將以伐晉楚子許之子囊曰不可當今吾不能與晉爭晉君類能而使之隨所能舉不失選得所選官不易方方猶宜也其卿讓於善讓勝己者其大夫不失守各任其職其士競於教奉上命其庶人力於農穡種曰農收曰穡【疏】注種曰農收曰穡　正義曰農是力田之名詩毛傳云種之曰稼斂之曰穡稼者言如嫁女之有所生也穡愛也言愛惜而收斂之也此文穡無所對故以農爲種名其實農是營田之名種曰稼也商工皁隸不知遷業四民不雜【疏】

注四民不雜　正義曰齊語四民者士農工商此傳[illegible]士競於敎是說士也庶人力於農穡是說農也士農[illegible]唯有工商在耳故以皁隸賤官足成其句杜言四民不雜通上士庶爲四非以皁隸工商爲四也韓厥老矣知罃稟焉以爲政代將中軍范匄少於中行偃而上之使佐中軍使匄佐中軍偃將上軍韓起少於欒黶而欒黶士魴上之使佐上軍黶魴讓起起佐上軍魏絳多功以趙武爲賢而爲之佐黶將下軍魴佐之武新軍將君明臣忠上讓下競尊官相讓勞職力競當是時也晉不可敵事之而後可君其圖之王曰

吾既許之矣雖不及晉必將出師秋楚子師于武城以爲秦援秦人侵晉晉饑弗能報也（爲十年晉伐秦傳）冬十月諸侯伐鄭（鄭從楚也）庚午季武子齊崔杼宋皇鄖從荀罃士匄門于鄟門（鄟城門也三國從中軍）衛北宮括曹人邾人從荀偃韓起門于師之梁（師之梁亦鄭城門三國從上軍）滕人薛人從欒黶士魴門于北門（二國從下軍）杞人郳人從趙武魏絳斬行栗（二國從新軍行栗表道樹）（斬行栗正義曰行

道也謂之行栗必是道上之栗周語云列樹以表道知此行栗是表道之樹甲戌師于氾衆軍還聚氾氾鄭地東氾令於諸侯曰脩器備兵器戰備盛餱糧餱乾食歸老幼示將久師居疾于虎牢諸侯已取鄭虎牢故使諸軍疾病息其中肆眚圍鄭肆緩也眚過也不書圍鄭逆服不成圍

【疏】注肆緩至成圍 正義曰肆訓爲緩緩從罪人謂放赦之也將求民力關恩赦罪放諸侯之軍內犯法者服虔以爲放鄭囚案傳未與鄭戰無因可放設使有囚可放鄭人以戰而獲非有所犯不得謂之肆眚也不書圍鄭者此肆眚圍鄭是號令之辭耳鄭人聞而逆服不成圍故也

鄭人恐乃行成與晉成也中行獻子曰遂圍之以待楚人之救也而與之戰

不然無成 獻子荀罃也荀罃欲鄭與楚屬之 知武子曰許之

盟而還師以敝楚人 敝罷也 吾三分四軍 分四軍為三部

〔疏〕注分四軍為三部 正義曰賈逵以為三分四軍為十二部鄭衆以為分四軍為三部杜以分為十二則一部人少不足亢敵故從鄭說分四軍為三部晉各一動而楚三來欲罷楚使不能也

與諸侯之銳以逆來者 來者楚也 於我未病楚不能矣 晉各一動而楚三來故曰不能 猶愈於戰 勝聚戰 暴骨以逞不可以爭 言爭當以謀不可以暴骨 大勞未艾君子勞心小人勞力先王之制也 艾息也言當從勞心之勞 諸侯皆不

欲戰乃許鄭成十一月己亥同盟于戲鄭服也鄭服故言同將盟鄭六卿公子騑子駟公子發子國公子嘉子孔公孫輒子耳公孫蠆子蟜公孫舍之子展及其大夫門子皆從鄭伯門子卿之適子

疏注門子卿之適子 正義曰周禮小宗伯掌三族之別以辯親疏其正室皆謂之門子鄭玄云正室適子也將代父當門者也是卿之適子爲門子也

晉士莊子爲載書莊子士弱載書盟書曰自今日既盟之後鄭國而不唯晉命是聽而或有異志者有如此盟如違盟之罰公子騑趨

進曰天禍鄭國使介居二大國之間（介猶間也）大國不加德音而亂以要之（謂以兵亂之力強要鄭）使其鬼神不獲歆其禋祀其民人不獲享其土利夫婦辛苦墊隘無所厎告（墊隘猶委頓厎至也）自今日既盟之後鄭國而不唯有禮與彊可以庇民者是從而敢有異志者亦如之（亦如此盟）荀偃曰改載書（子駟亦以所言載於策故欲改之）公孫舍之曰昭大神要言焉（要誓以告神）若可改也大國亦

可叛也知武子謂獻子曰我實不德而要人以盟豈禮也哉非禮何以主盟姑盟而退脩德息師而來終必獲鄭何必今日我之不德民將弃我豈唯鄭若能休和遠人將至何恃於鄭乃盟而還遂兩用載書晉人不得志於鄭以諸侯復伐之十二月癸亥門其三門三門鄟門師之梁北門也癸亥月五日晉果三分其軍各攻一門閏月戊寅濟于陰阪侵鄭以長歷參校上下此年不得有閏月戊寅戊寅是十二月二十日疑

閏月當爲門五日五字上與門合爲閏則後學者自然轉日爲月晉人三番四軍更攻鄭門門各五日晉各一攻鄭三受敵欲以苦之癸亥去戊寅十六日以癸亥始攻攻輙五日凡十五日鄭故不服而去明日戊寅濟于陰阪復侵鄭外邑陰



阪洧津 注以長至洧津　正義曰杜以長歷推之此年無閏故知此閏字當爲門五又月當爲日也晉人分四軍爲三番以二番爲許楚之備一番以攻鄭之門一番一門以癸亥初攻每門五日積十五日欲以苦鄭而來楚也楚不敢來鄭猶不服至明日戊寅濟于陰阪復侵鄭外邑而後歸也鄭都洧水之旁故知陰阪洧津也衛氏難云案昭二十年朔旦冬至其年云閏月戊辰殺宣姜又二十二年云閏月取前城並不應有閏而傳稱閏是史之錯失不必皆在應閏之限杜豈得云此年不得有閏而改爲門五日也若然閏月殺宣姜閏月取前城皆爲門五日乎秦氏釋云以傳云三分四軍又云十二月癸亥門其三門既言三分則三番攻門計癸亥至戊寅十六

日番別攻門五日三五十五日明日戊寅濟于陰阪上下符合故杜爲此解蘇氏又去案長歷襄六十年十一月丁未是二十四日十一年四月己亥是十九日據丁未至己亥一百七十三日計十年十一月之後十一年四月之前除兩箇殘月唯置四箇整月用日不盡尚餘二十九日故杜爲長歷於十年十一月後置閏旣十年有閏明九年無閏也次于陰口而還陰口鄭地名子孔曰晉師可擊也師老而勞且有歸志必大克之子展曰不可傳言子展能守信公送晉侯晉侯以公宴于河上問公年季武子對曰會于沙隨之歲寡君以生沙隨在成十六年晉侯曰十二年矣是謂一

終一星終也歲星十二歲而一周天注歲星至周天　正義曰直言一星終知是歲星者以古今歷書推步五星金水日行一度土三百七十七日行星十二度火七百八十日行星四百一十五度四者皆不得十二年而一終唯木三百九十八日行星三十三度十二年而彊一周舉其大數十二年而一終故知是歲星國君十五而生子冠而生子禮也冠成人之服故必冠而後生子君可以冠矣大夫盍爲冠具武子對曰君冠必以祼享之禮行之祼謂灌鬯酒也享祭先君也以金石之樂節之以鐘磬爲舉動之節以先君之祧處之諸侯以始祖之廟爲祧君冠至處之　正義曰冠是嘉禮之大者當祭以告神故有祼

享之禮以祭祀也國君無故不徹縣故有金石之樂行冠禮之時爲舉動之節也冠必在廟以先君之祧處之也既行祼享祭必有樂所言金石節之謂冠時之樂非祭祀之樂也諸侯之冠禮亡唯有士冠禮在耳其禮亦行事於廟而不爲祭祀士無樂可設而唯處祧同耳士冠必三加始加緇布冠次加皮弁次加爵弁公則四大戴禮公冠篇於士三冠後更加玄冕是也案此傳文則諸侯十二加冠也文王十三生伯邑考則十二加冠親迎于渭用天子禮則天子十二冠也晉語柯陵會趙武冠見范文子冠時年十六七則大夫十六冠也士庶則二十而冠故曲禮云二十曰弱冠是也　注祼謂至君也　正義曰周禮大宗伯以肆獻祼享先王鬱人凡祭祀之祼事和鬱鬯以實彝而陳之鄭玄云鬱鬱金香草也鬯釀秬爲酒芬香條暢於上下也築鬱金煑之以和鬯酒郊特牲云灌用鬯臭鄭玄云灌謂以圭瓚酌鬯始獻神也然則祼即灌也故云祼謂灌鬯酒也祼是祭初之禮故舉之以表祭也周禮祭人鬼曰享

故云享祭先君也劉炫云冠是大禮當徧告羣廟　注諸侯至爲祧　正義曰祭法云遠廟爲祧天子有二祧鄭玄云祧之言超也超上去意也諸侯無祧聘禮云不腆先君之祧是謂始祖廟也聘禮注云天子七廟文武爲祧諸侯五廟則祧始祖也是亦廟也言祧者祧尊而廟親待賓客者上尊者然則彼以始祖之尊故特言祧耳昭元年傳云敢愛豐氏之祧大夫之廟亦以祧言之是尊之意也不待至魯而假於衛者及諸侯賓客未散故也

今寡君在行未可具也請及兄弟之國而假備焉晉侯曰諾公還及衛冠于成公之廟

成公今衛獻公之曾祖從衛所處

疏

注成公至所處　正義曰成公是獻公曾祖衛世家文也服虔以成公是衛之曾祖即云祧謂曾祖之廟也曾祖之廟何以獨有祧名王制大夫三廟一昭一穆與大祖之廟爲三鄭之豐氏

豈得立曾祖之廟乎而亦謂之祧也杜言從衞所處者排舊說也以晉悼欲速故寄衞廟而假鐘磬其祼享之儀歸魯乃祭耳

假鐘磬焉禮也楚子伐鄭與晉成故子駟將及楚平子孔子蟜曰與大國盟口血未乾而背之可乎子駟子展曰吾盟固云唯彊是從今楚師至晉不我救則楚彊矣盟誓之言豈敢背之且要盟無質神弗臨也質主也

疏 注質主也 正義曰質之爲主以意言耳無正訓也晉云唯晉命是聽鄭云唯彊是從二辭俱以告神是其無定主也服虔云質誠也無忠誠之信故神弗臨也

所臨唯信信者

言之瑞也瑞符也善之主也是故臨之神臨之明

神不蠲要盟蠲絜也背之可也乃及楚平公

子罷戎入盟同盟于中分中分鄭城中里名罷戎楚大夫疏

注中分鄭城中里名正義曰言入盟是入城盟也入城而言盟地知是城內里名楚莊夫人

卒共王母王未能定鄭而歸晉侯歸謀所以

息民魏絳請施舍施恩惠舍勞役輸積聚以貸輸盡也

自公以下苟有積者盡出之國無滯積散在

民亦無困人不匱乏公無禁利與民共亦無貪

民禮讓行祈以幣更不用牲賓以特牲務崇省器用不作因仍舊車服從給足給事也行之期年國乃有節三駕而楚不能與爭三駕三興師謂十年師於牛首十一年師於向其秋觀兵於鄭東門自是鄭遂服

經十年春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世子光會吳于柤吳子在柤晉以諸侯往會之故曰會吳吳不稱子從所稱也柤楚地疏注吳子至楚地

正義曰成十五年諸侯之大夫會吳于鍾離五年會衛會吳于善道皆大夫來也此傳云會吳子壽夢則吳子自來也

五年戚之會吳序鄫上此殊吳者亦如鍾離善道晉以諸侯往彼會之故曰會吳也哀十三年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黃池彼稱吳子此不稱子者從其所稱也蘇氏云謂諸侯直稱之曰吳故從諸侯之所稱也至於黃池之會自去其僭號而稱子以告令諸侯故諸侯亦從而稱之也劉炫云從所稱者諸侯盟會會則必自言其爵盟則自言其名故盟得以名告神會得以爵書策吳是東夷之君未閑諸夏之禮於此自稱爲吳不知以爵告衆故從所稱書吳也故釋例云吳晚通上國故其君臣朝會不同於例亦猶楚之初始見言吳未知稱爵也

夏五月甲午遂滅偪陽 偪陽妘姓國今彭城傅陽縣也因柤會而滅之故曰遂



注偪陽至曰遂 正義曰偪陽妘姓傳文也鄭語云妘姓鄢鄶路偪陽也遂者因上事生下事之辭此因柤會而遂滅偪陽雖復隔以日月文猶繫於會柤因會柤而始謀滅之故言遂也

公至自會 無傳

楚公

子貞鄭公孫輒帥師伐宋晉師伐秦荀罃不書不親兵也

疏注荀罃至兵也　正義曰傳稱荀罃伐秦而經不書荀罃知罃不親兵以師告也

秋莒人伐我東鄙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齊世子光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齊世子光先至於師為盟主所尊故在滕上

疏注齊世至滕上　正義曰周禮典命諸侯之適子誓於天子攝其君則下其君之禮一等未誓則以皮帛繼子男鄭玄云誓猶命也言誓者明天子既命以為之嗣也十九年傳去光之立也列於諸侯矣則光是未誓者也法當繼於子男之下柤之會列於小邾之下是其正也於此伐也傳稱崔杼使大子光先至于師故長於滕晉悼以齊是大國光復先至心善其共遂進其班爲盟主所尊故在滕上言

其非正法也

冬盜殺鄭公子騑公子發公孫輒

非國討當兩稱名氏殺者非卿故稱盜以盜為文故不得言其大夫

疏注非國至大夫　正義曰若國家討而殺之則舉國名言殺其大夫若非國討兩下相殺則兩書名氏王札子殺召伯毛伯是也此非國討亦當兩書名氏但殺之者尉止司臣之徒皆非卿也非卿則名氏不合見經故稱之為盜凡言其者是其所有也君是臣之君故書弑其君臣是君之臣故書殺其大夫盜者寇賊之名賊之不繫於國被殺者非盜之所有既以盜為文故不得言其大夫若如他物殺之然哀四年盜殺蔡侯申注云賊者故稱盜不言弑其君賊盜也文十六年公羊傳曰大夫弑君稱名氏賤者窮諸人大夫相殺稱人賤者窮諸盜其義雖不可通於左氏其言賤盜之意則同

戍鄭虎牢

伐鄭諸侯各受晉命戍虎牢不復為告命故獨書魯戍而不敘諸侯

楚公子貞帥

師救鄭公至自伐鄭無傳

傳十年春會于柤會吳子壽夢也壽夢吳子乘

【疏】注壽夢吳子乘 正義曰十二年吳子乘卒是也服虔云壽夢發聲吳蠻夷言多發聲數語共成一言壽夢一言也經言乘傳言壽夢欲使學者知之也然壽夢與乘聲小相涉服以經傳之異即欲使同之然則餘祭戴吳豈復同聲也當是名字之異故未言之

三月癸丑齊高厚相大子光以先會諸侯于鍾離不敬吳子未至光從東道與東諸侯會遇非本期地故不書會高厚高固子也癸丑月二十六日

【疏】注吳子至六日 正義曰言先會諸侯則是會期未到故知吳子未至而諸侯自會也柤與鍾離相近地在宋之東南知光從東道與東方諸侯遇蓋邾莒滕薛之徒自

相會遇也本非期會之地會亦不以告魯故不書也如杜此注則吳子未至亦未赴於柤而上注云吳子在柤諸侯往會之者吳子元遣告晉言巳至柤而巳非晉侯自期於柤召吳子使赴也戚之會則吳子在善道召使赴戚故與諸國同序於列也杜明言癸丑是三月二十六日下四月戊午云月一日五月庚寅云月四日甲午云月八日所以明言日者欲證成九年閏月爲門五日於上下日月相當故杜備言其日也劉炫曰杜言癸丑二十六日者見與下四月一日會相近知非二會也士莊子曰高子相大子以會諸侯將社稷是衞而皆不敬厚與光俱不敬棄社稷也其將不免乎爲十九年齊殺高厚二十五年弒其君光傳夏四月戊午會于柤經書春書始行也戊午月一日疏注經書春書始行正義曰傳言夏會

而經書春知經書始行傳言會日也諸赴盟會者初去告行而已盟會必行還乃書何則初去之時未知所會幾國豈得即書會也明其皆是行還告廟乃書之耳但所書者或追記發國之初或即書所會之日此會柤以其經傳不同乃知春行夏會其餘傳無會日亦應有如此者如此之類是追記初行也二十年六月庚申公會晉侯云云于澶淵成五年十二月己丑公會晉侯云云于蟲牢如此之類是即書會日也此蓋舊書無定法史官不同故立文異耳

晉荀偃士匄請伐偪陽而封宋向戌焉以宋常事晉而向戌有賢行故欲封之爲附庸荀罃曰城小而固勝之不武弗勝爲笑固請丙寅圍之弗克丙寅四月九日

孟氏之臣秦堇父輦重如役堇父孟獻子家臣步挽重車以

從師[疏]輦重如役。正義曰重者車名也載物必重謂之重人挽以行謂之輦軍行以載器物止則以爲蕃管此人挽此重車以從役也宣十二年解已具之

偪陽人啓門諸侯之士門焉見門開故攻之縣門發郰人紇抉之以出門者門者諸侯之士在門內者也紇郰邑大夫仲尼父叔梁紇也郰邑魯縣東南莝城是也言紇多力抉舉縣門出在內者

[疏]縣門至門者　正義曰縣門者編版廣長如門施關機以縣門上有寇則發機而下之諸侯之士攻偪陽之門已有入者縣門乃發郰人紇抉而舉之以出門者門者謂攻門者也紇爲郰邑大夫公邑大夫皆以邑名冠之呼爲某人孔子之父名紇字叔梁古人名字並言者皆先字而後名故史記孔子世家稱爲叔梁紇也服虔云抉撅也謂以木撅抉縣門使舉令下容人出也門者下屬爲句

狄虒彌建大

車之輪而蒙之以甲以爲櫓狄虎彌魯人也蒙覆也櫓大楯左執之右拔戟以成一隊百人爲隊疏狄虎至一隊正義曰鄭玄云大車平地載任之車也考工記車人爲車柯長三尺大車轂長半柯輪崇三柯是輪高九尺其車圍圓周二丈七尺建立也立此大車之輪而覆之以甲以爲櫓也考工記殳長尋有四尺車戟常崇於殳四尺八尺曰尋倍尋曰常則戟長一丈六尺也隊是行列之名百人爲隊相傳爲然成一隊者言其當百人也孟獻子曰詩所謂有力如虎者也詩邶風也主人縣布堇父登之及堞而絕之偪陽人縣布以試外勇者隊則又縣之蘇而復上者三主人辭焉乃退主人嘉其勇故辭謝

不復縣布

【疏】蘇而復上　正義曰宣八年傳曰晉人獲秦諜殺諸絳市六日而蘇則蘇者死而更生之名也堇父隊而悶絕似若死然得蘇悟而復緣布上

帶其斷以徇於軍三日帶其斷布以示勇諸侯之師久於偪陽荀偃士匄請於荀罃曰水潦將降懼不能歸向夏恐有久雨從丙寅至庚寅二十五日故曰久請班師班還也知伯怒知伯荀罃投之以机出於其間出偃匄之間曰女成二事而後告余二事伐偪陽封向戍余恐亂命以不女違既成改之爲亂命女既勤君而興諸侯牽帥老夫以至于此既無武

守無武功可執守而又欲易余罪曰是實班師不然克矣謂偃匃將言爾余羸老也可重任乎不任受女此責七日不克必爾乎取之言當取女以謝不克之罪五月庚寅四月日荀偃士匃帥卒攻偪陽親受矢石躬在矢石閒

疏注躬在矢石閒　正義曰服虔云古者以石爲箭鏑引國語有隼集於陳侯之庭楛矢貫之石砮以證石爲箭鏃若石是箭鏃則猶是矢也何須矢石並言杜言在矢石閒則不以石爲矢也周禮職金凡國有大故而用金石則掌其令鄭玄云用金石者作槍雷之屬雷即礧也兵法守城用礧石以擊攻者陳思王征蜀論云下礧成雷椓殘木碎是也

甲午滅之八月日書曰遂滅偪陽

言自會也言其円會以滅國非之也疏注言其至之也　正義曰僖四年公會齊侯去侵蔡蔡潰遂伐楚二十二年齊侯伐衛遂伐晉如此之類一行而有二事者法當言遂遂非善惡之名而此傳特去書曰遂滅偪陽言自會也則知此言遂者有非之之意所以然者彼因伐遂伐本謀伐行兵容可　舉而伐兩國會非征伐之事荀偃士匄於會始請則偪陽無大罪諸侯無宿謀因會滅人情在可責傳稱言自會也是尤其從會行也釋例去會以訓上下敘德刑遂滅偪陽言滅生於會非本意也是言因會以滅國非之之事也書曰者是仲尼新意則舊史不然本蓋別書諸侯滅偪陽仲尼改之而言遂耳

以與向戌向戌辭曰君若猶辱鎮撫宋國而以偪陽光啓寡君羣臣安矣其何貺如之言見賜之厚無過此疏光啓寡君

正義曰光昭宋國開其疆竟以賜寡君

若專賜臣是臣興諸侯以自封也其何罪大焉敢以死請乃予宋公宋公享晉侯於楚丘請以桑林桑林殷天子之樂名

疏注桑林至樂名　正義曰若非天子之樂則宋人不當請荀罃不須辭以宋人請而荀罃辭明其非常樂也宋是殷後得用殷樂知桑林是殷天子之樂名也經典言樂殷為大護而此復云桑林者蓋殷家本有二樂如周之大武象舞也名為大護則傳記有說湯以寬政治民除其邪虐言能覆護下民使得其所故名其樂為大護其曰桑林先儒無說唯書傳言湯伐桀之後大旱七年史卜曰當以人為禱湯乃翦髮斷爪自以為牲而禱於桑林之社而雨大至方數千里或可禱桑林以得雨遂以桑林名其樂也皇甫謐云殷樂一名桑林以桑林為大護別名無文

可馮未能察也荀罃辭辭讓之荀偃士匄曰諸侯宋魯於是觀禮宋王者後魯以周公故皆用天子禮樂故可觀魯有禘樂賓祭用之禘三年大祭則作四代之樂別祭羣公則用諸侯樂

疏注禘三至侯樂正義曰明堂位云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於大廟朱干玉戚冕而舞大武皮弁素積裼而舞大夏彼禘祭唯用大武大夏而不言韶護以二十九年魯為季札舞四代之樂知四代之樂魯皆有之明堂位云凡四代之服器魯兼用之禘是三年大祭禮無過者知禘祭於大廟則作四代之樂也禮唯周公之廟得用天子之禮知其別祭羣公則用諸侯之樂諸侯之樂謂時王所制之樂大武是也然則禘是禮之大者羣公不得與同而於賓得同禘者敬鄰國之賓故得用大祭之樂也其天子享諸侯亦同祭樂故大司樂云大祭祀王出入奏王夏尸出入奏肆夏牲出入奏昭夏

大饗不入牲其他如祭祀鄭注云不入牲不奏昭夏王出入賓出入亦奏王夏奏肆夏又禮記祭統云大嘗禘升歌清廟下管象仲尼燕居云兩君相見亦升歌清廟下而管象是祭與享賓用樂同也而荀罃云我辭禮矣沈氏云嘉樂不野合故也魯之禘祭用四代樂則天子禘用六代樂也鄭康成義以爲禘祫各異祫大禘小天子祫用六代之樂禘用四代之樂魯有禘樂謂有周之禘祭之樂非左氏義也劉炫云禘是大禮賓得與同者享賓用樂禮傳無文但賓禮既輕必異於禘魯以享賓當時之失用之已久遂以爲常荀偃士匄引過謬之事以諂晉侯使聽宋耳魯以禘樂享賓猶以十一牢爲士獻矣以引徵百牢亦非正也

宋以桑林享君不亦可乎言俱天子樂也**舞師題以旌夏**師帥也旌夏大旌也題識也以大旌表識其行列

疏舞師題以旌夏　正義曰舞師樂人之帥主陳設樂事者也謂舞初入之時舞師建旌夏

以引舞人而入以題識其舞人之首故晉侯卒見罹而退入于房也謂之旌夏蓋形制大而別爲之名也晉侯懼而退入于房旌夏非常卒見之人心偶有所畏去旌卒享而還及著雍疾晉侯疾也著雍晉地卜桑林見祟見於卜兆荀偃士匄欲奔請禱焉奔走還宋禱謝荀罃不可曰我辭禮矣彼則以之以用也猶有鬼神於彼加之言自當加罪於宋晉侯有間間疾差也以偪陽子歸獻于武宮謂之夷俘諱俘中國故謂之夷

疏 謂之夷俘 正義曰昭十七年晉荀吳滅陸渾之戎獻俘于文宮不言謂之夷俘彼眞是戎也此言謂之夷俘明非

夷而謂之夷知其諱偁中國改名之也莊三十一年傳例曰凡諸侯有四夷之功則獻于王中國則否中國之俘旣不合獻王故獻廟亦諱知其無罪內慙於心故諱之謂之夷俘

偪陽妘姓也使周內史選其族嗣納諸霍人禮也

霍晉邑內史掌爵祿廢置者使選偪陽宗族賢者令居霍奉妘姓之祀善不滅姓故曰禮也使周史者示有王命

疏 注霍晉至王命 正義曰霍是舊國閔元年晉獻公滅之以爲晉邑也內史掌爵祿廢置周禮內史職文也禮天子不滅國諸侯不滅姓其身有罪宜廢者選其親而賢者更紹立之論語所云興滅國繼絕世者謂此也晉侯以偪陽之罪不合絕祀故歸諸天子使周內史選偪陽宗族賢者繼嗣偪陽之後令居晉之霍邑以奉妘姓之祀依鄭語及世本皆云偪陽妘姓是祝融之孫陸終第四子求言之後虞夏以來世祀不絕今復繼之善其不滅姓故曰禮也晉侯不自選其人而

使周內史者諸侯不得專封示有王命不自專也言納諸霍人者此霍邑或稱霍人猶如晉邑謂之柏人也必知霍人爲霍邑者班固漢書樊噲傳云攻霍人君霍人邑名也劉炫云霍晉邑人掌霍邑大夫猶鄒邑大夫稱鄒人紇蓋使爲晉附庸也師歸孟獻子以秦堇父爲右嘉其勇力生秦丕茲事仲尼言二父以力相尚子事仲尼以德相高六月楚子囊鄭子耳伐宋師于訾毋宋地庚午圍宋門于桐門不成圍而攻其城門晉荀罃伐秦報其侵也侵在九年衛侯救宋師于襄牛鄭子展曰必伐衛不然是不與楚也得罪於晉又

得罪於楚國將若之何子駟曰國病矣師數出疲病也子展曰得罪於二大國必亡病不猶愈於亡乎諸大夫皆以爲然故鄭皇耳帥師侵衛楚令也亦兼受楚之敕命也皇耳皇戌子孫文子卜追之獻兆於定姜姜氏問繇繇兆辭

疏注繇兆辭正義曰周禮大卜掌三兆之法一曰玉兆二曰瓦兆三曰原兆其經兆之體皆百有二十其頌皆千有二百鄭玄云頌謂繇也是言灼龜得兆其兆各有繇辭即下三句是也此傳唯言兆有此辭不知卜得何兆但知舊有此辭故卜者得據以荅姜耳其千有二百皆此類也此繇辭皆韻古人讀雄與陵爲韻詩無羊正月皆以雄韻蒸韻陵是其事也

曰

兆如山陵有夫出征而喪其雄姜氏曰征者喪雄禦寇之利也大夫圖之衛人追之孫蒯獲鄭皇耳于犬丘蒯孫林父子秋七月楚子囊鄭子耳侵我西鄙於魯無所恥諱而不書其義未聞

疏注於魯至未聞　正義曰服虔云不書諱從晉不能服鄭旋復爲楚鄭所伐恥而諱之也杜以從盟主而不能服叛國於魯未足爲恥被伐無所可諱故云其義未聞

還圍蕭八月丙寅克之蕭宋邑九月子耳侵宋北鄙孟獻子曰鄭其有災乎師競已甚競爭競也周猶不堪競況鄭乎周謂

天王有災其執政之三士乎鄭簡公幼少子駟子國子耳秉政故知三士任其禍也爲下盜殺三大夫傳莒人聞諸侯之有事也故伐我東鄙諸侯有討鄭之事諸侯伐鄭齊崔杼使大子光先至于師故長於滕大子宜賓之以上卿而今晉悼以一時之宜令在滕侯上故傳從而釋之己酉師于牛首鄭地初子駟與尉止有爭將禦諸侯之師而黜其車禦牛首師也黜減損尉止獲又與之爭獲囚俘子駟抑尉止曰爾車非禮也言女車猶多過制疏注言女至過制正義曰前已減損其車復云爾車

非禮明是仍嫌車多言其過制大夫之制不知車當數乘從軍之卑未必制有定限子駟心憎尉止嫌其豪富本意不爲過禮制也遂弗使獻不使獻所獲初子駟爲田洫司氏堵氏侯氏子師氏皆喪田焉洫田畔溝也子駟爲田洫以正封疆而侵四族田

疏注洫田至族田　正義曰考工記匠人爲溝洫耜廣五寸二耜爲耦一耦之伐廣尺深尺謂之甽田首倍之廣二尺深二尺謂之遂九夫爲井井閒廣四尺深四尺謂之溝方十里爲成成閒廣八尺深八尺謂之洫方百里爲同同閒廣二尋深二仞謂之澮然則溝洫俱是通水之路相對大小爲異耳皆於田畔爲之故云田畔溝也爲田造洫故稱田洫此四族皆是富家占田過制子駟爲此田洫正其封疆於分有剩則減給他人故正封疆而侵四族田也小司徒云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丘四丘爲甸四甸爲縣四縣爲都注云此[illegible]

都鄙采地之制也故五族聚羣不逞之人因公子之
徒以作亂八年子駟所殺公子熈等之黨於是子駟當國攝君
事也子國爲司馬子耳爲司空子孔爲司徒
冬十月戊辰尉止司臣侯晉堵女父子師
僕帥賊以入晨攻執政于西宮之朝公宮殺
子駟子國子耳劫鄭伯以如北宮子孔知
之故不死子孔公子嘉也知難不告利得其處也爲十九年殺公子嘉傳書曰盜
言無大夫焉尉止等五人皆士也大夫謂卿子西聞盜不儆

而出子西公孫夏子駟子尸而追盜先臨尸而逐賊盜入於北宮乃歸授甲臣妾多逃器用多喪子產聞盜子國子為門者置守門庀羣司具衆官閉府庫慎閉藏完守備成列而後出兵車十七乘千二百七十五人尸而攻盜於北宮子蟜帥國人助之殺尉止子師僕盜衆盡死侯晉奔晉堵女父司臣尉翩司齊奔宋尉翩尉止子司齊司臣子子孔當國代子駟為載書以位序聽政辟自羣卿諸司各守其職位

以受執政之法不得與朝政。疏注自羣至朝政 正義曰於時鄭伯幼弱政在諸卿國事相與議之不得一人獨決子孔性好專權自以身旣當國望其一聽於己新經禍亂與大夫設盟爲盟載之書曰自羣卿諸司以下皆以位之次序一聽執政之法悉皆稟受成旨不得干與朝政令其權柄在己也大夫諸司門子不順子產謂之專欲難成謂此也服虔云鄭舊世卿父死子代今子孔欲擅改之使以次先爲士大夫乃至卿也若如服言唯當門子怨耳何由大夫諸司亦不順也子孔若爲此法即是自害其子子孔之子亦當恨何獨他家門子乎焚書倉門則還依舊法舊法若父死子代子產即應代父何由十九年始立爲卿

大夫諸司門子弗順將誅之子孔欲誅不順者子產止之請爲之焚書旣止子孔又勸令燒除載書子孔不可曰爲書以定國

衆怒而焚之是衆爲政也國不亦難乎難以至治子產曰衆怒難犯專欲難成合二難以安國危之道也不如焚書以安衆子得所欲欲爲政也衆亦得安不亦可乎專欲無成犯衆與禍子必從之乃焚書於倉門之外衆而後定不於朝內燒欲使遠近見所燒諸侯之師城虎牢而戍之晉師城梧及制欲以偪鄭也不書城魯不與也梧制皆鄭舊地士魴魏絳戍之書曰戍鄭虎牢非鄭地也言

將歸焉二年晉城虎牢而居之今鄭復叛故脩其城而置戍鄭服則欲以還鄭故夫子追書繫之于鄭以見晉志

疏諸侯至歸焉．正義曰如此傳文諸侯戍虎牢士魴魏絳戍梧與制耳其虎牢之內亦應更有晉戍也二年晉城虎牢則虎牢又已屬晉非復鄭有今繫鄭者晉侯之意鄭人若服將歸之焉善晉侯故探其心而繫之鄭也釋例曰虎牢鄭之郊竟晉人既有之矣又城而居之將以脅鄭鄭畏而強服還楚而復叛八年之間一南一北至於數四晉悼慮其求已故大城置戍先以示威鄭服之日釋戍而歸之德立刑行故能終有鄭國春秋探書其本心善之也

鄭及晉平楚子囊救鄭十一月諸侯之師還鄭而南至於陽陵還繞也陽陵鄭地楚師不退知武子欲退曰今我逃楚楚必驕

驕則可與戰矣（武子荀罃）欒黶曰逃楚晉之恥也合諸侯以益恥不如死我將獨進師遂進己亥與楚師夾潁而軍（潁水出城陽至下蔡入淮）子蟜曰諸侯既有成行必不戰矣（言有戍去之志）從之將退不從亦退（從猶服也）退楚必圍我猶將退也不如從楚亦以退之（以退楚）宵涉潁與楚人盟（夜渡畏晉知之）欒黶欲伐鄭師（伐涉潁者）荀罃不可曰我實不能禦楚又不能庇鄭鄭何罪

不如致怨焉而還（致怨爲後伐之資）令伐其師楚必救之戰而不克爲諸侯笑克不可命（勝負難必）不可命以必克）不如還也丁未諸侯之師還侵鄭北鄙而歸（欲以致怨）楚人亦還（鄭服故也）王叔陳生與伯輿爭政（二子王卿士）王右伯輿（右助也）王叔陳生怒而出奔及河王復之（欲奔晉）殺史狡以說焉（說王叔也）不入遂處之（處叔河上）晉侯使士匄平王室王叔與伯輿訟焉（爭曲直）王叔之宰（宰家

臣與伯輿之大夫瑕禽瑕禽伯輿屬大夫坐獄於王庭獄訟也周禮命夫命婦不躬坐獄訟故使宰與屬大夫對爭曲直士匄聽之王叔之宰曰篳門閨竇之人而皆陵其上其難爲上矣篳門柴門閨竇小户穿壁爲户上銳下方狀如圭也言伯輿微賤之家瑕禽曰昔平王東遷吾七姓從王牲用備具王賴之而賜之騂旄之盟平王徙時大臣從者有七姓伯輿之祖皆在其中主爲王備犧牲共祭祀王恃其用故與之盟使世守其職騂旄赤牛也舉騂旄者言得重盟不以犬雞

疏注平王至犬雞　正義曰七姓從王從王之大臣有七姓也瑕禽言伯輿之祖是七姓之一言其世貴也

其祖爲王主備犧牲以共祭祀王家牲用備具王恃賴之言其世有功也平王初遷國家未定故與大臣結盟令使世掌其職也周禮牧人陽祀用騂牲檀弓云周人尚赤牲用騂尚書洛誥文王騂牛一武王騂牛一諸言騂皆是赤牛則知此騂旄是赤牛也旄謂尾也共旌旗之用故其字從㫃㫃者旌旗行而從風偃也曰世世無失職若篳門閨竇其能來東厎乎且王何賴焉言我若貧賤何能來東使王恃其用而與之盟邪厎至也令自王叔之相也政以賄成隨財制政而刑放於寵寵臣專刑不任法

疏刑放於寵　正義曰刑罰放赦之事在於寵臣

官之師旅不勝其富師旅之長皆受賂

疏不勝其富　正義曰勝訓堪也言財多故不可用盡不能堪此富

吾能無篳

門閭竇乎言王叔之屬富故使吾貧唯大國圖之圖猶議也下而無直則何謂正矣正者不失下之直【疏】下而至正矣○正義曰凡在上正定在下須明在下曲直瑕釁自去己有直理不被上知則是使下無直在上何謂正矣故去正者不失下之直也劉炫云七年傳云正直為正正曲為直晉斷王朝之獄乃以下正上宣子若在下而無直心何以謂之為正也勸宣子使心正矣

范宣子曰天子所右寡君亦右之所左亦左之宣子知伯輿直不欲自專故推之於王【疏】天子至左之○正義曰人有左右右便而左不便故以所助者為右不助者為左宣子知伯輿直故從王之所助也

使王叔氏與伯輿合要合要辭王叔氏不能舉其契[illegible]

之【疏】使王至其契　正義曰周禮鄉士職云辯其獄訟辭異其死刑之罪而要之鄭玄云要之為其罪辭如今劾矣彼謂官人略取罪狀為其要約之辭如今劾事也漢世名斷獄為劾故云如今劾矣此言要辭亦是辭之要約如今辯荅也合要者使其各為要約言語兩相辨荅伯與辭直王叔無以應之故不能舉其要契之辭也

王叔奔晉不書不告也單靖公為卿士以相王室（代王叔）

經十有一年春王正月作三軍（增立中軍萬二千五百人）

為【疏】注增立至為軍　正義曰昭五年云舍中軍明此軍年作而彼年舍故知舊有二軍今增立中軍也然則正是作中軍耳而云作三軍者傳言三子各毀其乘則舊時屬己之乘毀之以足成三軍是舊軍盡廢而全改作

之故云作三軍也杜見其以三攻二復據彼中軍之文故言增立中軍耳萬二千五百人爲軍周禮夏官序文

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不郊無傳

疏夏四至不郊　正義曰此四月四卜與僖三十一年文同蓋亦三月三卜而四月又一卜也止言不郊不云免牲免牛蓋不以其禮免直使歸其本牧而已故不書也

鄭公孫舍之帥師侵宋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世子光至復在莒子之先故晉悼亦進之

疏注世子至進之　正義曰劉炫以爲序莒上者直是先至非爲先莒今知不然者往年傳云齊大子光先至于師故長於滕是前經爲先滕至序在滕子之上今經序在莒子之先明知亦先莒而至也若非先莒而至唯當還序滕子

上耳劉炫無所依馮直云先至更長之而規杜氏非也

秋七月己未同盟于亳城北亳城鄭地伐鄭而書同盟鄭與盟可知

公至自伐鄭無傳

楚子鄭伯伐宋公會晉侯宋公衞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晉遂尊光

會于蕭魚鄭服而諸侯會蕭魚鄭地

公至自會無傳以會至者觀兵而不果侵伐

疏注以會至侵伐　正義曰劉炫云杜釋例自言事勢相接或以始致或以終致是隨史異辭何爲此注而云不果侵伐今知劉說非者凡云或以始致或以終致皆據實有伐事今據傳文云觀兵于鄭東門是則實無伐事故云不果侵伐劉不達此意而規杜非也

楚人執鄭

行人良霄良霄公孫輒子伯有也冬秦人伐晉

傳十一年春季武子將作三軍魯本無中軍唯上下二軍

注魯本至改作 正義曰皆屬於公有事三卿更帥以征伐季氏欲專其民人故假立中軍因以改作以昭五年舍中軍知此時作者作中軍是魯本無中軍也以閔元年晉侯作二軍謂之上軍下軍知魯有二軍亦名上下軍也此言請爲三軍各征其軍知往前二軍皆屬公也明其有事則三卿更互帥之以征伐耳三卿不得專其民也此時襄公幼弱季氏世秉魯政因公之少欲專其民故假立中軍因以改作也禮明堂位云成王封周公於曲阜地方七百里其時必有三軍也詩魯頌閟宮頌僖公能復周公之宇云公徒三萬鄭玄云大國三軍合三萬七千五百人言三萬者舉成數也則僖公復古制亦三軍矣蓋自文公以來霸主之令軍多則貢重自減爲二軍耳非是魯

衆不滿三軍也若然昭五年舍中軍書之於經往前言咸一軍亦應書之而經不書者作三軍與舍中軍皆是變改常卑弱公室季氏秉國權專擅改作故史特書之耳若國家自量彊弱其軍或減或益國史不須書也何則僖公復古始有三萬則以前無三萬矣僖公作亦不書何怪舍不書也蘇氏亦云僖公之時實有三軍自文以後舍其一軍不書者非是故有所舍故不書蘇氏又云鄭注詩公徒三萬以爲三軍鄭荅臨碩之問云公徒三萬爲二軍者鄭隨問而荅當以詩箋爲正蘇氏又云蒐于紅革車千乘所以今不滿三軍者以當時采地衆多公邑民少故不能滿三軍三子各毁其乘以足之與前解異也周禮小司徒云凡起徒役無過家一人是家出一人故鄉爲一軍天子六軍出自六鄉則大國三軍出自三鄉其餘公邑采地之民不在三軍之數季武子今爲三軍則異於是矣以魯國屬公之民皆分爲三亦謂之三軍其軍之民不啻一萬二千五百家也何則魯國合竟之民屬公者豈唯有三萬七千

五百家乎明其決不然矣由此言之此作三軍與禮之三軍名同而實異也春秋之世兵革遞興出軍多少量敵彊弱勍寇未息卒士贏行士卒之數無復定準成二年鞌之戰晉車八百乘計有六萬人唯三卿帥之昭十三年平丘之會晉叔向云寡君有甲車四千乘在計四千士卒成二十四軍爾時晉國唯立三軍則甲車四千屬三軍耳其軍豈止一萬二千五百人乎昭八年魯蒐于紅傳稱革車千乘千乘之衆充三軍之數明知此分合覓之民以爲三軍軍之所統其數異於禮也賈逵何休以爲左氏說云尊公室休以爲與舍中軍義同於義左氏爲短鄭康成箴云左氏傳云作三軍三分公室各有其一謂三家始專兵甲卑公室云左氏說者尊公室失左氏意遠矣義符杜說也

告叔孫穆子曰請爲三軍各征其軍 征賦稅也

三家各征其軍之家屬

疏 注征賦至家屬 正義曰周禮大司徒以土均之法制天下之地征王制云市

廛而不稅關譏而不征經典之文通謂賦稅爲征故云征賦稅也往前民皆屬公公稅其民以分賜羣臣今武子欲令民即屬己己所應得自稅取之恐穆子不從故先告之請分國內之民以爲三軍三家各自征稅其軍之家屬冀望穆子亦便於己而從其計也言軍之家屬者丁壯從軍者官無所稅其家屬不入軍者乃稅之耳

穆子曰政將及子子必不能

政者霸國之政令禮大國三軍魯次國而爲大國之制貢賦必重故憂不能堪

疏

注政者至能堪　正義曰於時天子衰微政在霸主霸主量國大小責其貢賦若爲二軍則是次國若作三軍則爲大國大國之制貢賦必重故云霸主重貢之政將及於子子必不能堪之憂其不能堪之言三軍不可爲也魯爲三軍二軍國之大小同耳但作三軍則自同大國自同大國則霸主必依大國責其貢重也

武子固請之穆子曰然則盟諸

穆子知季氏將

復變易故盟之乃盟諸僖閎僖宮之門疏注僖宮之門○正義曰釋宮云衖門謂之閎孫炎曰巷舍閒道也李巡曰閎巷頭門也以此知僖閎是僖公之廟門也詛諸五父之衢五父衢道名在魯國東南詛以禍福之言相要正月作三軍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三分國民衆三子各毀其乘壞其軍乘分以足成三軍疏注壞其至三軍○正義曰往前民皆屬公國家自有二軍若非征伐不屬三子故三子自以采邑之民以爲己之私乘如子產出兵車十七乘之類是其私家車乘也今既三分公室所分得者即是己有不須更立私乘故三子各自毀壞舊時車乘部伍分以足成三軍也壞者壞其部伍將領也○公使各自屬其軍不復立私乘故也季氏使其乘之人以其役邑入者無

征使軍乘之人率其邑役入季氏者無公征不入者倍征不入季氏者則使公家倍征之設利病欲驅使入已故昭五年傳曰季氏盡征之民辟倍征故盡屬季氏 疏 季氏至倍征 正義曰其乘之人即所分得者國內三分有一之人也役謂共官力役則今之丁也邑謂賦稅若今之租調也以其役之與邑皆來入季氏者則無公征也若不以入季氏者則使公家倍征之當輸一而責其二也設利害以懼民毆之使入已耳民畏倍征故盡歸季氏所分得者無一入公也知邑是賦稅者以言役邑入則役之與邑皆從民而入官也從民入官唯在力役與賦稅耳故知邑是賦稅也賦稅而謂之邑者賦稅所入若私邑然故以邑言之孟氏使半爲臣若子若弟取其子弟之半也四分其乘之人以三歸公而取其一叔孫氏使盡爲臣盡取子弟以其父兄歸公 疏 孟氏至爲臣 正義曰昭五年傳追

說此事云季氏盡征之叔孫氏臣其子弟孟氏取其半焉叔孫氏臣其子弟不臣父兄謂取二分而二歸公也孟氏取其半又如叔孫所取其中更取其半又以半歸公謂取一分而三歸公也彼傳順序此文顛倒傳意以叔孫爲主而先說孟氏言孟氏如叔孫所得使其半爲已之臣叔孫所得子與弟也此孟氏若子若弟是子弟中課取其一又分半以歸公也叔孫使子弟盡爲已臣唯以父兄歸公耳

不然不舍 制軍分民不如是則三家不舍其故而改作也此蓋三家盟詛之本言

疏 制軍至本言 正義曰如上所分三家所得又各分爲四季氏盡取四分叔孫取二分而二分歸公孟氏取一分而三分歸公分國民以爲十二三家得七公得五也舍謂舍故也制三軍分國民若不如是則三家不肯舍其故法而別改作也使盡爲臣以上是序事之辭不然不舍一句是要契之語故云此蓋三家盟詛之本言盟詛本言不必應詳具但史家畧取其意而爲之立文不復如本辭耳

鄭人患晉楚之故諸大夫曰不從晉國幾亡幾近也楚弱於晉晉不吾疾也疾急也晉疾楚將辟之何爲而使晉師致死於我言當作何計楚弗敢敵而後可固與也固一與晉也子展曰與宋爲惡諸侯必至吾從之盟楚師至吾又從之則晉怒甚矣晉能驟來楚將不能吾乃固與晉大夫說之使疆埸之司惡於宋使守疆埸之吏侵犯宋宋向戌侵鄭大獲子展曰師而

伐宋可矣若我伐宋諸侯之伐我必疾吾乃聽命焉且告於楚楚師至吾又與之盟而重賂晉師乃免矣言如此乃免於晉楚之難夏鄭子展侵宋欲以致諸侯四月諸侯伐鄭己亥齊大子光宋向戌先至于鄭門于東門傳釋齊大子光所以序莒上也向戌不書宋公在會故其莫晉荀罃至于西郊東侵舊許許之舊國鄭新邑

【疏】東侵舊許　正義曰昭十二年傳楚子云我伯父昆吾舊許是宅鄭人貪賴其田而不我與是舊許爲鄭邑也謂之舊許明是許之舊國許南遷而鄭得之

衛孫林父

侵其北鄙六月諸侯會于北林師于向向地在潁川長社縣東北右還次于瑣北行而西爲右還滎陽宛陵縣西有瑣侯亭圍鄭觀兵于南門觀示也西濟于濟隧濟隧水名鄭人懼乃行成秋七月同盟于亳范宣子曰不愼必失諸侯愼敬威儀謹辭令諸侯道敝而無成能無貳乎數伐鄭皆罷於道路乃盟載書曰凡我同盟毋蘊年蘊積年穀而不分災毋壅利專山川之利毋保姦藏罪人毋留慝速去惡救災患恤禍亂同好惡

奬王室奬助也或間茲命司慎司盟名山名川二司天神注二司天神二司知其是天神也正義曰盟告諸神而先稱二司知其是天神也覲禮諸侯覲于天子爲宮方三百步壇十有二尋深四尺加方明于其上方明者木也方四尺設六色青赤白黑玄黃設六玉圭璋琥璜璧琮公侯伯子男皆就其旂而立天子祀方明禮日月四瀆山川丘陵彼文雖不言盟其所陳設盟之禮也鄭玄云方明者上下四方神明之象也會同而盟明神監之則謂之天之司盟有象者猶宗廟之有主乎天子巡守之盟其神主日諸侯之盟其神主山川王官之伯會諸侯而盟其神主月是言盟之所告告天神也鄭云明神監之謂之司盟司盟非一神也其司慎亦不知指斥何神但在山川之上知其是天神耳名山山之有名者謂五嶽四鎮也名川謂四瀆也羣神羣祀羣祀在祀典者先王先公先王諸侯之大祖宋

祖帝乙鄭祖厲王之比也先公始封者七姓十二國之祖七姓晉魯衛鄭曹滕姬姓邾小邾曹姓宋子姓齊姜姓莒己姓杞姒姓薛任姓實十三國言十二誤也注七姓三誤也正義曰十三國爲七姓世本世家文也姬即次曹意及則言不以大小爲次也實十三國云言十二服虔去晉主盟不自數知不然者案定四年祝佗稱踐土之盟去晉重魯申於是晉爲盟主自在盟內何因去晉令主盟乃不自數故知字誤也劉炫難服虔去案宣于恐失諸侯謹慎辭令告神要人身不自數己不在盟欲叛必遠豈有如此理哉

明神殛之殛誅也俾失其民隊命亡氏踣其國家踣斃也楚子囊乞旅于秦乞師旅於秦秦右大夫詹帥師從楚子濟以伐鄭鄭伯逆之

丙子伐宋鄭逆服故更伐宋也秦師不書不與伐宋而還九月諸侯悉師以復伐鄭此夏諸侯皆復來故曰悉師鄭人使良霄大宰石㚖如楚告將服于晉曰孤以社稷之故不能懷君君若能以玉帛綏晉不然則武震以攝威之孤之願也楚人執之書曰行人言使人也書行人言非使人之罪古者兵交使在其間所以通命示整或執殺之皆以爲譏也既成而後告故書在蕭魚下石㚖爲介故不書

疏注書行至不書　正義曰釋例曰使以行言言以接事信令之要於是乎在舉不以怒則刑不濫刑不濫則兩國之情得通兵有不交而解者皆行人之職也是以

雖飛矢在上走驛在下及其末節不統大理遷怒於諸侯意於行人鑒諸豺狼求食而已傳曰鄭人使伯蠲行成人殺之非禮也兵交使在其間可也故夫子特顯行人之文行人有六而傳發其三者因良霄以顯其稱行人之本因干徵師以示其非罪因叔孫婼以同外內大夫則餘三人皆隨例而為義也諸以行人為名通及外內以卿出使義取於非其罪也若濤塗甯喜之屬罪在其身鄭叔詹魯行父之等以執政受罪本非使出故不稱行人從實而書皆以罪之也鄭祭仲之如宋也非會非聘與於見誘而以行人應命不能死節挾偽以篡其君故經不稱行人以罪之也是言罪之故不稱行人則稱行人若皆無罪也鄭人先遣告楚乃從諸侯故傳在會先也經在會後既成而後告執故書執在蕭魚會下

諸侯之師觀兵于鄭東門鄭人使王子伯駢行成甲戌晉趙武入盟鄭伯

冬十月丁亥鄭子展出盟晉侯二盟不書不告十二月戊寅會于蕭魚經書秋史失之【疏】注經書秋史失之　正義曰會于蕭魚經雖無月但會下有冬故以為會在秋也傳言日月次第分明是經繆史官失之也庚辰赦鄭囚皆禮而歸之納斥候不相備也禁侵掠晉侯使叔肸告于諸侯叔肸叔向也告諸侯亦使赦鄭囚公使臧孫紇對曰凡我同盟小國有罪大國致討苟有以藉手鮮不赦宥寡君聞命矣言晉討小國有藉手之功則赦其罪人德義如是不敢不承命鄭人賂晉侯以師

㹅師鐲師鐲㹅鐲鐲皆樂師名疏注㹅鐲鐲皆樂師名正義曰樂師稱師下有
賂以樂知此三人皆樂師㹅鐲鐲是其名也服虔見下有
鐘鎛磬即云三師鐘師鎛師磬師謂㹅能鐘鐲能鎛鐲能
磬也然則鄭人以師茷師慧賂宋者又能鐘乎能鎛
乎三師必是能鐘磬者要不可即以名次配言之廣
車軘車淳十五乘甲兵備廣車軘車皆兵車名淳耦也疏
注廣車至耦也正義曰皆是兵車而别爲之名葢其形
制殊用處異說鄭玄云廣車横陳之車也服虔云軘車屯
守之車也或可因所用遂爲名及其用之亦無常凡兵
也射禮數射筭二筭爲純一筭爲奇是淳爲耦也
車百乘他兵車及廣軘共百乘疏注他兵至百乘正義曰
徧見服本皆云淳十五乘
則凡兵車百乘若更合言軘廣或軘廣之外别有百乘杜
本軘十五乘更以他兵車七十乘增軘廣共爲百乘耳知

非軘廣之外更有寸乘而云兼軘廣者以上既言廣車軘車下云凡兵車百乘言凡者總攝之辭故知總上軘廣也若然直言兵車百乘於理自足上別云廣車軘車者以廣車軘車甲兵備足自外之車甲兵不備又別有車名非軘廣也

歌鐘二肆肆列也縣鐘十六爲一肆二肆三十二枚



注肆列至二枚 正義曰以肆爲列者鐘磬皆編縣之在簨虡而各有行列也周禮小胥云凡縣鐘磬半爲堵全爲肆鄭玄云鐘磬者編縣之二八十六枚而在一虡謂之堵鐘一堵磬一堵謂之肆半之者謂諸侯之卿大夫士也諸侯之卿大夫半天子之卿大夫西縣鐘東縣磬士亦半天子之士縣磬而已如鄭彼言鐘與磬全乃成爲肆此傳於鐘即言肆者十六枚而在一虡古今皆同其虡不可分也虡不可分而云有全有半明如鄭言鐘磬相對肆爲全單爲半也傳言歌鐘二肆則兼有磬矣若其無磬不得成肆杜以傳唯云歌鐘故但解鐘數云三十二枚其磬數亦同矣此二肆皆爲編縣也下

云及其鎛磬者鎛是大鐘磬是大磬皆特縣之非編縣也
據鄭玄禮圖如此也言歌鐘者歌必先金奏故鐘以歌名
之晉語孔晁注云歌鐘鐘以節歌也劉炫云傳言歌鐘二
肆及其鎛磬則鎛磬亦二肆肆之爲名實由鐘磬相對但
傳於磬下不復更言其數於鐘則言二肆明鎛磬數與之
同乃成肆若磬無二肆則半賜魏絳無磬矣安得有金石
也知色別各三十二枚也歌必先云云同 及其鎛磬 鎛磬皆樂器 女樂二八
十六人 晉侯以樂之半賜魏絳曰子教寡人
和諸戎狄以正諸華 在四年 八年之中九合諸
侯如樂之和無所不諧 諧亦和也 疏 八年至之和 正義曰服虔
云八年從四年以來至十一年也九合諸侯者五年會于
戚一也其年又會于城棣救陳二也七年會于鄬三也八

（年會于邢丘四也九年會于戲五也十年會于柤六也又戍鄭虎牢七也十一年同盟于亳城北八也又會于蕭魚九也晉語說此事云於今八年七合諸侯孔晁云不數救陳與戍鄭虎牢餘為七也如樂之和謂諸侯和同如樂之相應和也）請與子樂之（共此樂）辭曰夫和戎狄國之福也八年之中九合諸侯諸侯無慝君之靈也二三子之勞也臣何力之有焉抑臣願君安其樂而思其終也詩曰樂旨君子殿天子之邦（詩小雅也謂諸侯有樂美之德可以鎮撫天子之邦殿鎮也）樂旨君子福祿攸同（攸所也）便蕃左右亦是帥

從便蕃數也言遠人相帥來服從便蕃然在左右【疏】詩曰至帥從　正義曰詩小雅采菽之篇也言美也言樂美之德君子以有樂美之德可以鎮撫天子之邦國也以有樂美之德政故爲福祿之所同歸也既能鎮邦國受福祿雖復疏遠之人使蕃然數來在其左右亦於是相帥而來從之也夫樂以安德和其心也義以處之處位以義禮以行之行教令信以守之守所行仁以厲之厲風俗而後可以殿邦國同福祿來遠人所謂樂也言五德皆備乃爲樂非但金石書曰居安思危逸書思則有備有備無患敢以此規規正公公曰子之教敢不承命抑微子

寡人無以待戎待遇接納不能濟河渡河南服鄭夫賞國之典也藏在盟府司盟之府有賞功之制注司盟至之制正義曰周禮司盟會同則掌其盟約之載既盟則貳之者寫兩本盟書一埋盟處一藏盟府也唯言會同之盟不掌功勳之事而得有賞功之制者僖五年傳曰虢仲虢叔為文王卿士勳在王室藏於盟府是司盟之府掌藏功勳典策故有賞功之制也不可廢也子其受之魏絳於是乎始有金石之樂禮也禮大夫有功則賜樂注禮大夫至賜樂正義曰以魏絳蒙賜始有金石之樂知未賜不得有也賜之而云禮也知禮法得賜之也周禮小胥云大夫判縣士特縣鄉飲酒禮云笙入堂下磬南北面鄉射禮云縣于洗東北西面喪大記云疾病君大夫徹縣是大夫得有鐘磬

樂有功乃賜之正禮也唯言魏絳有金石之樂不言女樂女樂房中私宴之樂或亦以賜之秦庶長鮑庶長武帥師伐晉以救鄭庶長秦爵也不書救鄭已屬晉無所救鮑先入晉地士魴禦之少秦師而弗設備壬午武濟自輔氏從輔氏渡河與鮑交伐晉師己丑秦晉戰于櫟晉師敗績易秦故也不書敗績晉恥易秦而敗故不告也櫟晉地

經十有二年春王三月莒人伐我東鄙圍台琅邪費縣南有台亭季孫宿帥師救台遂入鄆鄆莒

邑夏晉侯使士魴來聘秋九月吳子乘卒五年會於戚公不與盟而赴以名

疏注五年至以名　正義曰劉炫云杜於五年注以爲公及其盟還而不以盟告廟也今注云會於戚公不與盟而赴以名何爲兩注自相矛楯今知劉難非者以戚盟經既不書公之與否又傳無其事杜弘通其義故爲兩解劉不尋杜旨而規其過非也冬楚公子貞帥師侵宋公如晉

傳十二年春莒人伐我東鄙圍台季武子救台遂入鄆乘勝入鄆報見伐取其鐘以爲公盤夏晉士魴來聘且拜師謝前年伐鄭師秋吳子壽夢

卒壽夢吳子之號臨於周廟禮也周廟文王廟也周公出文王故魯立其廟吳始通故曰禮

疏 注周廟至曰禮　正義曰杜以下文周廟謂於周公之廟知是文王廟也以鄭祖厲王立所出王廟知爲周公出文王故魯立其廟也哀二年蒯聵禱云敢昭告皇祖文王衞亦立文王廟也郊特牲曰諸侯不敢祖天子大夫不敢祖諸侯而公廟之設於私家非禮也而諸侯得立王廟者彼謂無功德非王命而輒自立之則爲非禮魯衞有大功德王命立之是其正也鄭祖厲王亦然此是常禮特於吳子而傳發例者以吳始通公能依禮故於此言禮也

凡諸侯之喪異姓臨於外於城外向其國

疏 注於城外向其國　正義曰禮奔喪之記云哭父之黨於廟母妻之黨於寢師於廟門外朋友於寢門外所識於野張帷此傳言於外與彼於野同於城外向其國張帷而哭之耳

同姓於宗廟所出王之廟

疏

同姓於宗廟　正義曰此即周廟也但發大例意通古今故不復斥言周耳其實於周之世亦周廟也異姓之國無所出王之廟者其哭同姓必不得同諸異姓亦當於祖廟 同宗於祖廟 始封君之廟 同族於禰廟 父廟也同族謂高祖以下 是故魯爲諸姬臨於周廟 諸姬同姓國 爲邢凡蔣茅胙祭臨於周公之廟 即祖廟也六國皆周公之支子別封爲國共祖周公 冬楚子囊秦庶長無地伐宋師于揚梁以報晉之取鄭也 取鄭在前年梁國睢陽縣東有地名揚梁 靈王求后于齊齊侯問對於晏桓子桓子對曰先王之禮辭有之天

子求后於諸侯諸侯對曰夫婦所生若而人不敢譽亦不敢毀故曰若如人妾婦之子若而人言非適也無女而有姊妹及姑姊妹則曰先守某公之遺女若而人

疏及姑姊妹正義曰釋親云父之姊妹爲姑樊光曰春秋傳云姑姊妹然則古人謂姑爲姑姊妹蓋父之姊爲姑姊父之妹爲姑妹列女傳梁有節姑姊入火取其兄子是謂父妹爲姑妹也後人從省故單稱爲姑也古人稱祖父近世單稱祖亦此類也

齊侯許昏王使陰里結之陰里周大夫結成也爲十五年劉夏逆王后傳公如晉朝且拜士魴之辱禮也士魴聘在此年夏君臣不敵故禮之秦嬴歸于楚

秦景公妹爲楚共王夫人楚司馬子庚聘于秦爲夫人寧禮也子庚莊王子午也諸侯夫人父母既没歸寧使卿故曰禮

疏秦嬴至禮也　正義曰此事不見於經而傳自廣記備言以明禮之事耳楚共王以成元年即位秦嬴歸楚蓋應多年傳因子庚之聘發其歸楚非此年歸而即使歸寧案昭元年秦鍼奔晉傳云其母曰弗去懼選鍼則景公之弟昭元年其母猶在此注云父母既没歸寧使卿者父母並在則身自歸寧若父没母存身不自歸則亦使卿寧也杜云父母既没連言之耳

春秋正義卷第二十一

春秋正義卷第二十二 襄公

國子祭酒上護軍曲阜縣開國子臣孔穎達等奉

勅撰

經十有三年春公至自晉夏取邿邿小國也任城亢父縣有邿亭傳例曰書取言易也秋九月庚辰楚子審卒共王也成二年大夫盟于蜀冬城防

傳十三年春公至自晉孟獻子書勞于廟禮也書勳勞於策也桓二年傳曰公至自唐告於廟也凡公行告於宗廟反行飲至舍爵策勳焉禮也桓

十六年傳又曰公至自伐鄭以飲至之禮也然則還告廟
及飲至及書勞三事偏行一禮則亦書至悉闕乃不書至
傳因獻子之事以發 【疏】注書勳至詳之 正義曰其書
明凡例釋例詳之 勞與策勳一也周禮王功曰勳
事功曰勞對則勳大而勞小故傳襃大以包之注云書勳
勞於策明其不異也桓二年傳發凡例有告廟也飲至也
策勳也桓十六年傳言飲至此年傳言書勞二者各舉其
一所以反覆凡例以此知三事偏行一禮則亦書至悉闕
乃不書至耳所云偏行一禮謂偏行告至其飲至策勳則
不可偏行也何則告廟因行飲至舍爵而即策勳策勳飲
至並行之於廟豈得不告至而在廟聚飲乎不告至而入
廟書勞乎明其決不然矣但告至已後或飲至而不書勞
或書勞而不飲至二事或有闕其一者傳因獻子書勞復
言禮也所以發明凡例釋例曰公行或朝或會或盟或伐
得禮失禮其事非一故傳隨而釋之於盟釋告廟嫌他例
不通故復總云凡公行告于宗廟反行飲至舍爵策勳焉

禮也此以明公之出竟當無不告及其反也則必飲至有功則策勳故公至自伐鄭傳重言以飲至之禮孟獻子書勞于廟傳復云禮所以反覆凡例也公朝於晉而獻子書勞知策勳非唯討伐之功雖或常行有以定國安民亦書功於廟也然則凡反行飲至必以嘉會昭告祖禰有功則舍爵策勳無勳勞告事而已

夏邿亂分爲三［國分爲三部志力各異］師救邿遂取之［魯師也經不稱師不滿二千五百人傳通言之］凡書取言易也［不用師徒及用師徒而不勞雖國亦曰取］用大師焉曰滅［敵人距戰斬獲俘馘用力難重雖邑亦曰滅］弗地曰入［謂勝其國邑不有其地］

疏［注魯師至言之］正義曰莊八年師及齊師圍郕彼是大夫將滿師故稱師此亦大夫將所將不滿二千五百人故直言取邿而不得言師也傳言師者師是衆人之揔名雖少亦通言之［注不用至曰取］

正義曰宣九年取根牟傳曰言易也成六年取鄟傳曰言易也昭四年取鄫傳曰言易也莒亂著丘公立而不撫鄫鄫叛而來故曰取凡克邑不用師徒曰取此四發取例傳皆云言易也取鄫之下又發凡例云克邑不用師徒曰取者不用師徒即是易得之狀所以覆明凡例也若用師不勞則與不用相似故杜云用而不勞亦曰取也凡例克邑邿乃是國知雖國亦曰取釋例曰取者乘其衰亂或受其潰叛或用小師而不頓兵勞力則直言取如取如攜言其易也傳四發取例者邿以師徒鄫叛而來根牟東夷鄟附庸國名各不同故也邿為小國非邑非夷故以凡例附之　注敵人至曰滅　正義曰國大邑小嫌邑易國難滅取止見難易不由國邑大小故注辯之上云易則雖國亦曰取此取邿邿是國也此言用力難重則雖邑亦曰滅傳二年虞師晉師滅下陽昭十三年吳滅州來皆邑而言滅是也　注謂勝至其地　正義曰入謂入其都邑制其民人當入之日與滅亦同但尋即去之不為已有故云勝其

國邑不即有其上地如此之類謂之爲入國邑變舉者國邑皆稱入也文十五年晉郤缺入蔡是入國也成七年吳入州來九年楚人入鄆是入邑也若然閔二年狄入衛哀八年宋公入曹二者傳皆言滅而經書入者釋例曰狄滅衛而書入者狄無文告衛之君臣死盡齊桓存之以告諸侯言狄已去不能有其土地也曹背晉而奸宋是以致討宋公既還而不忍褚師之詬怒而反兵一舉滅曹威非本志故以入告也荀罃士魴卒晉侯蒐于緜上以治兵爲將命軍帥也必蒐而命之所以與衆共使士匄將中軍辭曰伯游長伯游荀偃昔臣習於知伯是以佐之非能賢也七年韓厥老知罃代將中軍士匄佐之匄今將讓故謂爾時之舉不以已賢事見九年請從伯游荀偃將中軍代荀

罃士匄佐之(位如故)使韓起將上軍辭以趙武又使欒黶(以武位卑故不聽更命黶)辭曰臣不如韓起韓起願上趙武君其聽之使趙武將上軍(武自新軍超四等代荀偃)韓起佐之(位如故)欒黶將下軍魏絳佐之(黶亦如故絳自新軍佐超一等代士魴)新軍無帥(將佐皆遷)晉侯難其人使其什吏率其卒乘官屬以從於下軍禮也(得慎舉之禮)晉國之民是以大和諸侯遂睦君子曰讓禮之主也范宣子讓其

下皆讓欒黶爲汏弗敢違也晉國以平數世賴之刑善也夫刑法也一人刑善百姓休和可不務乎書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其寧惟永其是之謂乎周書呂刑也一人天子也寧安也永長也義取上有好善之慶則下賴其福周之興也其詩曰儀刑文王萬邦作孚詩大雅言文王善用法故能爲萬國所信孚信也言刑善也及其衰也其詩曰大夫不均我從事獨賢詩小雅刺幽王役使不均故從事者怨恨稱己之勞以爲獨賢無讓心言不讓也世之治也君

子尚能而讓其下能者在下位則貴尚而讓之小人農力以事其上是以上下有禮而讒慝黜遠由不爭也謂之懿德及其亂也君子稱其功以加小人加陵也吾子在位者小人伐其技以馮君子馮亦陵也自稱其能爲伐是以上下無禮亂虐並生由爭善也爭自善也謂之昏德國家之敝恒必由之傳言晉之所以興

疏 晉侯至禮也　正義曰什吏謂十人長也從車曰卒在車曰乘新軍將佐皆遷晉侯選賢未得難用其人使其軍內十人之長率其步卒車士與其新軍官屬軍尉司馬之類以從於下軍令下軍將佐兼領之得愼舉

之禮也周禮夏官序云凡制軍萬有二千五百人爲軍軍將皆命卿二千有五百人爲師師帥皆中大夫五百人爲旅旅帥皆下大夫百人爲卒卒長皆上士二十五人爲兩兩司馬皆中士五人爲伍伍皆有長不言十人有長而此傳云什吏者夏官所云周禮之正法耳其量時制宜未必盡然尚書牧誓有千夫長百夫長齊語管子設法五人爲伍五十人爲小戎二百人爲卒二千人爲旅萬人爲軍吳語王孫雄設法百人爲行十行一旌十旌一將軍司馬法云十人之帥執鈴百人之帥執鐸千人之帥執鼓萬人之將執大鼓三者數人置帥皆以什計之異於周禮則晉人爲軍或十人置吏也　詩曰至善也　正義曰此大雅文王之篇儀善也刑法也孚信也善用法者文王也言文王善用法故能爲萬國所信言文王之法善也　詩曰至讓也　正義曰詩小雅北山之篇刺幽王役使不均平被使之人自稱己之功勞我所以特從王事者在上獨以我爲賢自云己賢是不讓也　楚子疾告

大夫曰不穀不德少主社稷生十年而喪先君未及習師保之教訓而應受多福（多福謂爲君）是以不德而亡師于鄢（鄢在成十六年）以辱社稷爲大夫憂其弘多矣（弘大也）若以大夫之靈獲保首領以沒於地唯是春秋窀穸之事（窀厚也穸夜也厚夜猶長夜春秋謂祭祀長夜謂葬埋）所以從先君於禰廟者（從先君代爲禰廟）請爲靈若厲（欲受惡謚以歸先君也亂而不損曰靈戮殺不辜曰厲）大夫擇焉莫對及五命乃許秋楚共

王卒子囊謀謚大夫曰君有命矣子囊曰君命以共若之何毀之赫赫楚國而君臨之撫有蠻夷奄征南海以屬諸夏而知其過可不謂共乎請謚之共大夫從之傳言子囊之善

注窀厚至葬埋　正義曰晉語云窀厚也說文云夕暮也從月半是夜字從夕知是以夕爲夜也厚長意同故厚夜猶長夜也孝經云春秋祭祀以時思之故春秋謂祭祀也長夜者言夜不復明死不復生故長夜謂葬埋也以其事施於葬故今字皆從穴王意自貶祭之與葬皆不敢從先君之禮　注從先至禰廟　正義曰祭法云諸侯立五廟曰考廟王考廟皇考廟顯考廟祖考廟此云禰廟即彼考廟也曲禮云生曰父死曰考考成也言有成德

也禰近也於諸廟父最爲近也禮三年喪畢遂祖遷新主入廟是從先君代爲禰廟也計昭穆之次昭次入昭廟穆次入穆廟皆代爲祖廟而言代爲禰廟者謂與見在生者爲禰廟吳侵楚養由基奔命子庚以師繼之子庚楚司馬養叔曰吳乘我喪謂我不能師也養叔養由基也必易我而不戒戒備也子爲三覆以待我覆伏兵我請誘之子庚從之戰于庸浦庸浦楚地大敗吳師獲公子黨君子以吳爲不弔不用天道相弔恤詩曰不弔昊天亂靡有定言不爲昊天所恤則致罪也爲明年會向傳

疏不弔至有定正義曰詩小雅

節南山之篇冬城防書事時也土功雖有常節通以事閒爲時於是

將早城臧武仲請俟畢農事禮也【疏】注土功至

爲時　正義曰莊二十九年傳例曰凡土功龍見而畢務戒事也火見而致用水昏正而栽是土功之常節也本設此節以爲農事既閒故以此時興土功今此冬城防經傳皆不言月當在火見致用之前比歲農收差早雖天象未至而民事已閒故云土功雖有常節通以事閒爲時言時節未是時而事以得時故言書事時也釋例曰冬城防臧武仲請畢農事故傳曰書事時也言興作出火見致用之前亦得兼以事時而禮之鄭良霄大

宰石㚟猶在楚十一年楚人執之至今石㚟言於子囊

曰先王卜征五年先征五年而卜吉凶也征謂巡守征行而歲習其

祥祥習則行（五年五卜皆同吉乃巡守）不習則增脩德而改卜（不習謂卜不吉）今楚實不競行人何罪（不能脩德與晉競）止鄭一卿以除其偪（一卿謂良霄）使睦而疾楚以固於晉焉用之（位不偪則大臣睦怨疾楚則事晉固）使歸而廢其使（行而見執於楚鄭又遂堅事晉是鄭廢本見使之意）怨其君以疾其大夫而相牽引也不猶愈乎楚人歸之

疏 注先征至征行 正義曰先征五年五年而卜其吉凶謂征前五年而預卜之也征訓行也先王之行謹慎而卜必是禮之大者大禮遠行莫過巡守故知征謂巡守也征行釋言文也傳言卜征五年未知何代之禮案尚書舜典云五載一巡

守孔安國云堯舜同道舜攝則然堯又可知周禮大行人
云十有二歲王巡守殷國王制云天子五年一巡守鄭玄
云天子以海內為家時一巡省之五年者虞夏之制也周
則十二歲一巡守如孔鄭之言唐虞及夏皆五年一巡守
然則卜征五年虞夏法也在周之世而遠陳虞夏法者蓋
重古而言之或周之巡守不必十二年也周十二年一巡
守法歲星行天一周也虞夏五年一巡守取五行遞王而
徧也　而歲至則行　正義曰禮記云卜筮不相襲鄭玄
云襲因也釋詁云祥善也歲因其善謂去年吉今年又吉
也善因則行謂五年五吉善善相因則先王然後行巡守
也傳稱卜不習吉而得五年五卜者卜不習吉謂不可一
時再卜耳此則每年一卜非相習也　注不習謂卜不吉
正義曰其善不因往年是謂不習吉也脩德改卜更以卜
吉為始又得五吉乃行也　止鄭至用之　正義曰貴者
多則勢相偪今止鄭一卿於楚以除其國內相偪之患位
不偪則大臣和睦使鄭在家之人和睦而疾楚以牢固事

於晉焉用之何須用此良霄留之於楚　使歸至愈乎

正義曰往者鄭使良霄向楚其意欲得楚執良霄鄭得堅事晉國是鄭本遣良霄其意如此今若放良霄使歸於鄭則鄭不得堅事晉國是廢其本使之意蘇氏之說亦然也良霄被執久留在楚今若歸之則怨恨其君以惜疾其大夫而相牽引令鄭國大臣不和則事晉之心不固不猶少差乎方言云病差謂之愈後年注以愈為差此亦當為差也服虔云愈猶病愈是愈為差之義也鄭玄論語注云愈猶勝也

經十有四年春王正月季孫宿叔老會晉士匄齊人宋人衛人鄭公孫蠆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會吳于向　叔老聲伯

子也魯使二卿會晉敬事霸國晉人自是輕魯幣而益敬
其使故叔老雖介亦列於會也齊崔杼宋華閱衛北宮括
在會惰慢不攝故貶稱人蓋欲以督率諸侯奬成
霸功也吳來在向諸侯會之故曰會吳向鄭地　[疏]　注叔
老至鄭地　正義曰叔老聲伯子叔肸孫故以叔為氏也
卿出聘使及盟會皆以大夫為介禮之常也此會魯使季
孫宿與叔老二卿會晉敬事霸國故以卿為介於例唯征
戰重兵詳內略外魯師出征伐則諸將並書其聘與會唯
書使主其介不合書也晉人自是輕魯幣而益敬其使叔
老雖則為介而晉為盟主亦列之於會魯人以其並列於
會故並書之也傳稱宋華閱仲江會伐秦向之會亦如之
則此會宋亦二卿華閱猶尚被貶仲江固不在列若二卿
並敬其事俱得列會亦當並書於策何則盟主列之於會
魯史無容略之也故傳言崔杼華閱會伐秦不書惰也向
之會亦如之北宮括不書於向書於伐秦攝也是齊宋衛
三國之卿於此會也惰慢不自整攝故貶稱人罪其身故

去名氏猶序鄭卿之上從其大小舊次也在會惰慢未是大旡即加貶責者此是仲尼新意蓋以督率諸侯獎成晉悼霸功故也以吳來在向諸侯就向會之故不序吳於列而云會吳于向與鍾離善道同也

二月乙未朔日有食之無傳

夏四月叔孫豹會晉荀偃齊人宋人衛北宮括鄭公孫蠆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伐秦齊宋大夫不書義與向同

己未衛侯出奔齊諸侯之策書孫甯逐衛侯春秋以其自取奔亡之禍故諸侯失國者皆不書逐君之賊也不書名從告

疏注諸侯至從告 正義曰二十年甯惠子疾召悼子曰諸侯之策云云甯殖自爲此言明知諸國策書皆云孫林父甯殖逐衛侯不言衛侯自出奔也仲尼脩春秋以其自

取奔亡之禍故凡失國者皆是被臣逐之惡非其君自出仲尼見其不能自安皆不書逐君之賊所以責其君也此燕伯款出奔齊衛侯衎出奔齊此書名此不書名從告也釋例曰諸侯奔亡皆迫逐而苟免非自出也傳稱孫林父甯殖出其君名在諸侯之策此以臣名赴告之文也仲尼之經更沒逐者之名主以自奔爲文責其君不能自安自固所犯非徒所逐之臣也衛獻不以名而燕赴以名各隨赴而書之義在於彼不在此也注言在彼不在此者義在自出爲罪不在名與不名以其失國已足罪賤不假復以名責故史記隨赴而書仲尼依舊爲定也曲禮云諸侯失地名滅同姓名記之所言當據春秋爲義滅同姓名春秋既依用之則失地書名亦是大例而杜云名與不名無義例者案經書衛侯燬滅邢傳云同姓也故名其言與記符同左氏本有此例也失地書名則傳無其事且記言失地者謂國被人奪非棄徙出奔者也州公如曹紀侯大去皆是失地之君經不書名亦不發傳知失地之君不以名爲

貶也穀伯綏鄧侯吾離來朝公羊傳皆云何以名失地之君也則禮記之文或據公羊之義不可通於左氏故杜不為此說

莒人侵我東鄙（無傳報入鄆）秋楚公子貞帥師伐吴冬季孫宿會晉士匄宋華閱衛孫林父鄭公孫蠆莒人邾人于戚

傳十四年春吴告敗于晉（前年為楚所敗）會于向為吴謀楚故也（謀為吴伐楚）范宣子數吴之不德也以退吴人（吴伐楚喪故以為不德數而遣之卒不為伐楚）執莒公子務婁（在會不書非卿）以其通楚使也（莒貳於楚故此年伐魯）將執戎

子駒支駒支戎子名范宣子親數諸朝行之所在亦設朝位曰來姜戎氏昔秦人迫逐乃祖吾離于瓜州四嶽之後皆姜姓又別為允姓瓜州地在今燉煌乃祖吾離被苫蓋蓋苫之別名蒙荆棘以來歸我先君蒙冒也我先君惠公有不腆之田腆厚也與女剖分而食之中分為剖今諸侯之事我寡君不如昔者蓋言語漏洩則職女之由職主也詰朝之事爾無與焉詰朝明旦不使復得與會事與將執女對曰昔秦人負恃其衆貪

于土地逐我諸戎惠公蠲其大德 蠲明也 謂我諸戎是四嶽之裔胄也 四嶽堯時方伯姜姓也裔遠也胄後也 毋是翦棄 翦削也 賜我南鄙之田狐貍所居豺狼所嗥我諸戎除翦其荆棘驅其狐貍豺狼以爲先君不侵不叛之臣至于今不貳 不內侵亦不外叛 昔文公與秦伐鄭秦人竊與鄭盟而舍戍焉 在僖三十年 於是乎有殽之師 在僖三十三年 晉禦其上戎亢其下 亢猶當也 秦師不復我

諸戎實然譬如捕鹿晉人角之諸戎掎之（掎其足也）與晉踣之（踣僵也）戎何以不免自是以來晉之百役與我諸戎相繼于時（言給晉役不曠時）以從執政猶殽志也（意常如殽無中二也）豈敢離逷今官之師旅無乃實有所闕以攜諸侯而罪我諸戎我諸戎飲食衣服不與華同贄幣不通言語不達何惡之能為不與於會亦無瞢焉（瞢悶也）賦青蠅而退（青蠅詩小雅取其愷悌君子無信讒言）宣

子辭焉辭謝使即事於會成愷悌也成愷悌不信讒也不書者戎爲晉屬不得特達於是子叔齊子爲季武子介以會自是晉人輕魯幣而益敬其使齊子叔老字也言晉敬魯使經所以並書二卿

【疏】注四嶽至燉煌○正義曰周語稱堯遭洪水使禹治之共之從孫四嶽佐之胙四嶽國命爲侯伯賜姓曰姜賈逵云共共工也從孫同姓末嗣之孫四嶽官名大嶽也主四嶽之祭焉姜炎帝之姓其後變易至於四嶽帝復賜之祖姓以紹炎帝之後是四嶽爲姜姓也下傳云謂我諸戎四嶽之裔胄是姜戎爲四嶽之後姜姓故稱姜戎也昭九年傳云先王居檮杌于四裔故允姓之姦居于瓜州伯父惠公歸自秦而誘以來同說此事而云允姓知姜姓之後又別爲允姓也其姜戎是帝堯所賜允姓不知誰賜之也周語云胙四嶽國爲侯伯

謂爲諸侯之長下注云四嶽堯時方伯據彼文而知之被苦蓋蒙荆棘　正義曰被苦蓋言無布帛可衣唯衣草也蒙荆棘言無道路可從冒榛藪也說其窮困之極耳注蓋苦之別名　正義曰釋器云白蓋謂之苫孫炎曰白蓋茅苫也郭璞曰白茅苫也今江東呼爲蓋　昔秦至諸戎　正義曰僖二十二年傳云秦晉遷陸渾之戎于伊川則秦晉共遷之也昭九年傳云惠公歸自秦而誘以來又似晉侯獨誘之也此云秦人逐之惠公與田乃是被秦逐而自歸晉也三文不同者此戎本處瓜州明遠在秦之西北秦貪其土晉貪其人二國共誘而使遷僖傳是其實也昭傳王專責晉故指言晉耳此傳宣子施恩於戎故言被逐歸晉駒支順宣子之言故云秦貪土地逐我諸戎秦本實貪其土地而遷之也　譬如至踣之　正義曰角之謂執其角也掎之言戾其足也前覆謂之踣言與晉共倒之

吳子諸樊既除喪諸樊吳子乘之長子也乘卒至此春十七月既葬而除喪將

立季札（札諸樊少弟）季札辭曰曹宣公之卒也諸侯與曹人不義曹君（曹君公子負芻也殺太子而自立事在成十三年）將立子臧子臧去之遂弗爲也以成曹君君子曰能守節君義嗣也（諸樊適子故曰義嗣）誰敢奸君有國非吾節也札雖不才願附於子臧以無失節固立之棄其室而耕乃舍之（傳言季札之讓且明吳兄弟相傳）夏諸侯之大夫從晉侯伐秦以報櫟之役也（櫟役在十一年）晉侯待于竟使六卿帥

諸侯之師以進[言經所以不稱晉侯]及涇不濟[諸侯之師不肯渡也][涇水出安定朝那縣至京兆高陵縣入渭]叔向見叔孫穆子穆子賦匏有苦葉[詩邶風也義取於深則厲淺則揭言己志在於必濟]叔向退而具舟魯人莒人先濟鄭子蟜見衛北宮懿子曰與人而不固取惡莫甚焉若社稷何懿子說二子見諸侯之師而勸之濟濟涇而次[傳言北宮括所以書於伐秦]秦人毒涇上流師人多死[飲毒水故]鄭司馬子蟜帥鄭師以進師皆從之至

于棫林 棫林秦地 不獲成焉 秦不服 荀偃令曰雞鳴而駕塞井夷竈 示不反 唯余馬首是瞻 言進退從己 欒黶曰晉國之命未是有也余馬首欲東乃歸 黶惡偃自專故棄之歸 下軍從之左史謂魏莊子曰不待中行伯乎 中行伯荀偃也莊子魏絳也左史晉大史 莊子曰夫子命從帥 夫子謂荀偃 欒伯吾帥也吾將從之從帥所以待夫子也 以從命爲待也欒黶下軍帥莊子爲佐故曰吾帥 伯游曰吾令實過悔之何及多遺秦禽 軍帥

不和恐多為秦所禽獲乃命大還晉人謂之遷延之役

遷延却退欒鍼曰此役也報櫟之敗也役又無功晉之恥也吾有二位於戎路欒鍼欒黶弟也二位謂黶將下軍鍼為戎右敢不恥乎與士鞅馳秦師死焉士鞅反鞅士匄子欒黶謂士匄曰余弟不欲往而子召之余弟死而子來是而子殺余之弟也弗逐余亦將殺之士鞅奔秦欒黶汰侈誣逐士鞅也而女也

於是齊崔杼宋華閱仲江會伐秦不書惰

也臨事惰慢不脩也仲江宋公孫師之子向之會亦如之衛北宮括不書於向亦惰書於伐秦攝也能自攝整從鄭子蟜俱濟涇秦伯問於士鞅曰晉大夫其誰先亡對曰其欒氏乎秦伯曰以其汰乎對曰然欒黶汰虐已甚猶可以免其在盈乎盈黶之子秦伯曰何故對曰武子之德在民如周人之思召公焉愛其甘棠況其子乎武子欒書黶之父也召公奭聽訟舍於甘棠之下周人思之不害其樹而作勿伐之詩在召南欒黶死盈之善未

能及人武子所施沒矣而厭之怨實章焉

於是乎在秦伯以爲知言爲之請於晉而

復之爲傳二十一年晉滅欒氏張本

【疏】注詩邶至必濟　正義曰此詩本文云匏有苦葉濟有深涉深則厲淺則揭釋水全引下三句而釋之云揭者揭衣也以衣涉水爲厲繇膝以下爲揭繇膝以上爲涉繇帶以上爲厲李巡云濟渡也水深則厲水淺則揭衣渡也不解衣而渡水曰厲孫炎曰揭褰衣也以衣涉水濡褌也詩意言遇水深淺期之必濟穆子賦此詩言已志在於必濟也魯語云叔向見叔孫穆子穆子曰豹之業在匏有苦葉矣叔向退召舟虞與司馬曰夫苦匏不材於人共濟而已魯叔孫賦匏有苦葉必將涉矣是叔向之意取匏有苦葉爲義此注取深厲淺揭爲義者穆子止賦此詩不言所取之意未必叔向曲得其情杜以厲揭爲義切於取匏有苦

葉故不從國語而別為此解　不獲成焉　正義曰此役此為報櫟之敗非欲求與秦成而云不獲成者凡與師伐
國彼若服罪謝過即當相與和平故注解其意不獲成焉者正謂秦不服也服虔云不得成戰陳之事宗傳諸伐國
者皆服之而已不是皆成戰陳之事此何以獨云不獲成戰也　注欒黶至女也　正義曰欒鍼自以家有二位恥
其無功與士鞅共馳秦師非鞅召之是誣逐士鞅也衛獻公戒孫文子甯惠
子食勑戒二子欲共宴食皆服而朝服朝服待命於朝日旰不召
旰晏也而射鴻於囿二子從之從公於囿不釋皮冠
而與之言皮冠田獵之冠也既不釋冠又不與食二子怒孫文子如
戚戚孫文子邑孫蒯入使孫蒯孫文子之子公飲之酒使大

師歌巧言之卒章巧言詩小雅其卒章曰彼何人斯居河之麋無拳無勇職爲亂階戚衛河上邑公欲以譏文子居河上而爲亂大師掌樂大夫大師辭師曹請爲之辭以爲不可師曹樂人初公有嬖妾使師曹誨之琴誨教也師曹鞭之公怒鞭師曹三百故師曹欲歌之以怒孫子以報公公使歌之遂誦之恐孫蒯不解故蒯懼告文子文子曰君忌我矣弗先必死欲先公作亂并帑於戚帑子也而入見蘧伯玉曰君之暴虐子所知也大懼社稷之傾覆

將若之何伯玉遂深對曰君制其臣臣敢奸之奸猶犯也雖奸之庸知愈乎言逐君更立未知當差否遂行從近關出懼難作欲速出竟公使子蟜子伯子皮與孫子盟于丘宮孫子皆殺之三子衛群公子疑孫子故盟之丘宮近戚地四月己未子展奔齊子展衛獻公弟公如鄄鄄衛地使子行於孫子孫子又殺之使往請和也子行群公子公出奔齊孫氏追之敗公徒于阿澤濟北東阿縣西南有大澤鄄人執之公徒因敗散還故爲公執之初尹公佗學射於庾公差庾公

差學射於公孫丁二子追公（二子佗與差爲孫氏逐公）公孫丁御公（爲公御也）子魚曰射爲背師不射爲戮射爲禮乎（子魚庾公差禮射不求中）射兩軥而還（軥車軛卷者）尹公佗曰子爲師我則遠矣乃反之（佗不從丁學故言遠始與公差俱退悔而獨還射丁）公孫丁授公轡而射之貫臂（貫佗臂）子鮮從公（子鮮公母弟）及竟公使祝宗告亡且告無罪（告宗廟也）定姜曰無神何告若有不可誣也（誣欺也定姜公適母）有罪若何告無舍大臣而與小

臣謀一罪也先君有冢卿以爲師保而蔑之二罪也謂不釋皮冠之比余以巾櫛事先君而暴妾使余三罪也告亡而已無告無罪時姜在國故不使得告無罪公使厚成叔弔于衛曰寡君使瘠聞君不撫社稷而越在他竟越遠也瘠厚成叔名若之何不弔以同盟之故使瘠敢私於執事執事衛諸大夫曰有君不弔弔恤也有臣不敏敏達也君不赦宥臣亦不帥職增淫發洩其若之何衛人使

大叔儀對大叔儀衛大夫曰羣臣不佞得罪於寡君寡君不以即刑而悼棄之以爲君憂君不忘先君之好辱弔羣臣又重恤之重恤謂愍其不逮也敢拜君命之辱重拜大貺謝重恤之貺厚孫歸復命語臧武仲曰衞君其必歸乎有大叔儀以守守於國有母弟鱄以出或撫其內或營其外能無歸乎齊人以郲寄衞侯郲齊所滅郲國及其復也以郲糧歸言其貪右宰穀從而逃歸

衞人將殺之殺衞大夫也以其從君故欲殺之辭曰余不說初矣言初從君非訴之不獲已耳余狐裘而羔袖言一身盡善唯少有惡喻己雖從君出其罪不多乃赦之衞人立公孫剽剽穆公孫孫林父甯殖相之以聽命於諸侯聽盟會之命衞侯在郲臧紇如齊唁衞侯與之言虐退而告其人曰衞侯其不得入矣其言糞土也亡而不變何以復國武仲不書未爲卿子展子鮮聞之見臧紇與之言道順道理臧孫說謂其人曰衞君

必入夫二子者或輓之或推之欲無入得

乎 為二十六年衛侯歸傳 疏 注勑戒至宴食 正義曰君之於臣有禮食宴食儀禮公食大夫禮者主國之君食聘賓之禮也其食已之大夫亦當放之而迎送荅拜之儀有差降耳曲禮云凡進食之禮左殽右胾鄭玄云此大夫士與賓客燕食之禮其禮食則宜放公食大夫禮也如鄭之言大夫與客禮食尚放公食大夫禮明知國君與臣禮食亦當放之公食大夫之禮其禮甚大衛侯雖則無道不應與臣禮食而得棄之射鴻知是公自勑戒二子欲共為宴食宴食者閒燕無事召臣與之共食耳 注服朝服 正義曰言服而朝明朝服也諸侯每日視朝其君與臣皆服玄冠緇布衣素積以為裳禮通謂此服為朝服宴食雖非大禮要是以禮見君故服朝服公食大夫之禮賓朝服則臣於君雖非禮食亦當服朝服也 注皮冠至與食 正義曰此公射鴻於囿而冠皮冠明皮冠是田

獵之冠也且虞人掌獵昭二十年傳曰皮冠以招虞人又十二年傳言雨雪楚子皮冠以出出田獵也是諸侯之禮皮冠以田獵周禮司服云凡甸冠弁服鄭玄云甸田獵也冠弁委貌也其服緇布衣素積以爲裳是服諸侯視朝之服也彼天子之禮故以諸侯朝服而此異於此也昭十二年傳又云右尹子革夕王見之去皮冠杜云敬大臣是君敬大臣宜釋皮冠旣不釋皮冠又不與食二子所以怨也

弁帑於戚　正義曰孫子衛朝大臣食邑於戚其子先分兩處將欲作亂慮禍及其子故令弁帑於戚　從近關出　正義曰聘禮及覲禮謂關人鄭玄云古者竟上爲關以識異服識異言又周禮司關注云關界上之門也衛都不當竟中其界有遠有近欲速出竟故從近關出也　注公徒至執之　正義曰服虔云執追公徒者公如鄄故鄄人爲公執之討孫氏追公徒衆必盛鄄人爲公可言與之戰耳不得言執之也且文承敗公徒下豈敗公徒之後乃執之乎下文方說二子追公豈復是鄄人執二子也故杜以

爲公徒因敗而散亡鄖人爲公執散走者　初尹至貫臂之

正義曰孟子云鄭人使子濯孺子侵衛衛使庾公之斯追之子濯孺子疾作庾公之斯至曰夫子何爲不執弓曰今我疾作不可以執弓庾公之斯曰小子學射於尹公之佗尹公之佗學射於夫子我不忍以夫子之道反害夫子雖然今日之事君事也我不敢廢抽矢叩輪去其金發乘矢而後反其姓名與此略同行義與此正反不應一人之身有此二行孟子辯士之說或當假爲之辭此傳應是實也　注軥車軛

正義曰說文云軥軛下曲者服虔云車軛兩邊叉馬頸者

暴妾使余　正義曰言暴虐使余如妾　有臣不敢　正義曰不敢不達於禮也　余不說初矣　正義曰言余之不說於君初即然矣不得已而從之出耳非是愛君而從在道始悔而反也　狐裘而羔袖　正義曰玉藻云君衣狐白裘錦衣以裼之又曰錦衣狐裘諸侯之服也是裘之用皮狐貴於羔也

師歸自伐秦晉侯舍新軍禮也成國不過

半天子之軍成國大國周爲六軍諸侯之大者三軍可也於是知朔生盈而死朔知罃之長子盈朔弟也盈生而朔死盈生六年而武子卒彘裘亦幼皆未可立也新軍無帥故舍之裘士魴子也十三年荀罃士魴卒其子皆幼未任爲卿故新軍無帥遂舍之

疏 注成國大國 正義曰周禮大宗伯以九儀之命正邦國之位五命賜則七命賜國鄭玄云則地未成國之名王之下大夫四命出封加一等五命賜之以方百里二百里三百里之地者方四百里以上爲成國如鄭之言成國者唯公與侯耳伯雖與侯同命地方三百里未得爲成國也成國乃得半天子之軍未成則不得也夏官序云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當以公侯爲大國伯爲次國子男爲小國也諸侯五等唯

有三等之命伯之命數可以同於侯其軍則計地大小故伯國之軍不得同於侯也此據禮正法耳春秋之世鄭置六卿未必不爲三軍

師曠侍於晉侯（師曠晉樂大師子野）晉侯曰衛人出其君不亦甚乎對曰或者其君實甚良君將賞善而刑淫養民如子蓋之如天容之如地民奉其君愛之如父母仰之如日月敬之如神明畏之如雷霆其可出乎夫君神之主而民之望也若困民之主匱神乏祀百姓絕望社稷無主將安用之弗去

何爲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勿使失性有君而爲之貳貳卿佐使師保之勿使過度是故天子有公諸侯有卿卿置側室側室支子之官大夫有貳宗貳宗宗子之副貳者士有朋友庶人工商皁隸牧圉皆有親暱以相輔佐也善則賞之賞謂宣揚過則匡之匡正也患則救之救其難也失則革之革更也自王以下各有父兄子弟以補察其政補其愆過察其得失史爲書謂大史君舉則書瞽爲詩瞽盲[illegible]

詩以風刺工誦箴諫工樂人也誦箴諫之辭大夫規誨規正諫誨其君士傳言士卑不得徑達聞君過失傳告人夫庶人謗庶人不與政聞君過得誹謗商旅于市旅陳也陳其貨物以示時所貴尚百工獻藝獻其技藝以喻政事故夏書曰遒人以木鐸徇於路遒書遒人行人之官也木鐸木舌金鈴徇於路求歌謠之言官師相規官師大夫自相規正工執藝事以諫所謂獻藝正月孟春於是乎有之諫失常也有道人徇路之事天之愛民甚矣豈其使一人肆於民上肆放也以從其淫而棄天地之性必不然矣傳襄

師曠能因問盡言 疏 注賞謂宣揚 正義曰賞者善善之名也但上之善下則賜之以財故遂以賞爲賜財之號此言天子以下皆有臣僕以輔佐其上而下之賞上不得奉以貨財唯當延其譽耳故知賞謂宣揚也 注謂大至則書 正義曰周禮有大史小史內史外史御史史官有五名知此史謂大史者以傳稱齊崔杼弑其君云大史書之知君舉則書皆大史書也 注瞽盲至風刺正義曰周禮樂官大師之屬有瞽矇之職鄭玄云凡樂之歌必使瞽矇爲焉命其賢知者以爲大師小師鄭衆云無目眹謂之瞽有目眹而無見謂之矇無目是盲者也詩者民之所作采得民詩乃使瞽人爲歌以風刺非瞽人自爲詩也周語云天子聽政公卿至於列士獻詩瞽陳曲章昭云公以下至上士各獻諷諫之詩瞽陳樂曲獻之於王是言瞽爲歌詩之事也 注工樂至之辭 正義曰儀禮通謂樂人爲工工亦瞽也詩辭自是箴諫而箴諫之辭或有非詩者如虞箴之類其文似詩而別且諫者萬端非獨詩

箴而已詩必播之於樂餘或直誦其言以歌誦小別故使工瞽異文也周語云師箴瞍賦矇誦亦是因事而異文耳

注規正諫誨其君　正義曰規亦諫也鄭玄詩箋云規者正圓之器以恩親正君曰規然則物有不圓者規之使圓行有不周者正之使備猶規正物然故云規正諫誨其君

庶人至誹謗　正義曰庶人卑賤不與政教聞君過失不得諫爭得在外誹謗之謗謂言其過失使在上聞之而自改亦是諫之類也昭四年傳鄭人謗子産周語厲王虐國人謗王皆是言其實事謂之爲謗但傳聞之事有實有虚或有妄謗人者今世遂以謗爲誣類是俗易而意異也周語云庶人傳語是庶人亦得傳言以諫上也此有士傳言故別云庶人謗爲等差耳　注旅陳至貴尚　正義曰旅陳釋詁文也商旅于市謂商人見君政惡陳其不正之物以諫君也易云商旅不行旅亦是商此云陳者彼云商旅不行故以旅爲商此文連于市若以旅爲商直云商旅于市則文不成義故以旅爲陳也劉炫云王制言巡守之

事云命市納賈以觀民之所好惡志淫好辟鄭玄云市典
市者賈謂物貴賤厚薄也質則用物貴淫則侈物貴此亦
彼類彼上觀民此民觀上商陳此物自為求利非欲諫君
但觀其所陳則貴尚可見在上審而察之其過足以自改
故亦為諫類則齊𧿒蹻之比是也　百工獻藝　正義曰
周禮考工記云審曲面勢以飭五材以辨民器謂之百工
鄭玄云五材各有工言百衆言之也則工是巧人能用五
材金木水火土者也此百事之工各自獻其藝能以其所
能譬喻政事因獻所造之器取喻以諫上即夏書所云工
執藝事以諫是也　注遒書至之言　正義曰此在胤征
之篇其本文云每歲孟春遒人以木鐸徇于路官師相規
工執藝事以諫其或不共邦有常刑此傳引彼略去每歲
孟春直引遒人以下乃以正月孟春結之殷勤以示歲首
恒必然也孔安國云遒人宣令之官木鐸金鈴木舌所以
振文教也周禮無遒人之官彼云其或不共邦有常刑是
號令羣臣百工使之諫也木鐸徇路是號令之事孔言宣

令之官杜必以爲行人之官者以其云徇於道路故以爲行人之官采訪謌謡者與孔宣令之官其事不異劉炫以爲杜不見古文以適人爲宣令之官徇路求諫而規杜氏不見古文誠如劉説然杜之所解於義自通苟生異見其義非也　注官師至規正　正義曰杜意謂師爲長故以官師爲大夫言大夫是羣官之長大夫自相規正案孔安國云官衆衆官也更相規闕其意以師爲衆杜必知官師是大夫者此云官師相規上云大夫規誨規文既同故以爲大夫尚書文無所對故孔云官衆衆官也

秋楚子爲庸浦之役故在前年子囊師于棠以伐吳吳不出而還子囊殿殿軍後以吳爲不能而弗儆吳人自皐舟之隘要而擊之皐舟吳險阸之道楚人不能相救

吳人敗之獲楚公子宜穀傳言不備不可以師王使劉定公賜齊侯命將昏於齊故也定公劉夏位賤以能而使之傳稱謚舉其終曰昔伯舅大公右我先王股肱周室師保萬民世胙大師以表東海胙報也表顯也謂顯封東海以報大師之功王室之不壞繄伯舅是賴繄發聲令余命女環環齊靈公名茲率舅氏之典纂乃祖考無忝乃舊敬之哉無廢朕命纂繼也因昏而加寵顯傳言王室不能命有功

【疏】師保萬民　正義曰師法也保安也言大公與民爲法而民得以安也尚書泰誓武王數紂之罪云放黜

師保孔安國云可法以安者反放退之是謂良臣爲民之師保也　王室至是賴　正義曰服虔本壞作懷解云懷柔也緊蒙也賴恃也王室之不懷柔諸侯恃蒙齊桓之所正也孫毓云案舊本及賈氏皆作壞杜雖不注當謂王室之不傾壞者唯伯舅大公是賴也上文不言桓公不得爲賴桓公也

晉侯問衛故於中行獻子問衛逐君當討否獻子荀偃對曰不如因而定之衛有君矣謂剽已立伐之未可以得志而勤諸侯史佚有言曰因重而撫之重不可移就撫安之仲虺有言曰亡者侮之亂者取之推亡固存國之道也仲虺湯左相君其定衛以待時乎待其

昏亂之時乃伐之冬會于戚謀定衛也定立剽范宣子假羽毛於齊而弗歸齊人始貳析羽爲旌王者游車之所建齊私有之因謂之羽毛宣子聞而借觀之

疏仲虺至道也 正義曰尚書仲虺之誥云兼弱攻昧取亂侮亡推亡固存邦乃其昌孔安國云弱則兼之闇則攻之亂則取之有亡形則侮之有亡道則推而亡之有存道則輔而固之王者如此國乃昌盛此傳取彼之意而改爲之辭其言非本文也

注析羽至觀之 正義曰周禮司常掌九旗之物名全羽爲旞析羽爲旌道車載旞游車載旌鄭玄云全羽析羽皆五采繫之於旞旌之上所謂注旄於干首也凡九旗之帛皆用絳道車象路也王以朝夕燕出入游車木路也王以田以鄙是其析羽爲旌王者游車之所建也鄭玄唯言全羽析羽有五采耳猶不辨羽是何羽周禮有夏采之官鄭玄云夏采夏翟羽色禹貢徐州貢夏

翟之羽有虞氏以爲綏後世或無故染鳥羽象而用之謂之夏采其職云掌大喪以乘車建綏復于四郊鄭玄云明堂位曰有虞氏之旂夏后氏之綏則旌旗有是綏者或以旄牛尾爲之綴於橦上所謂注旄於干首者釋天云注旄首曰旌李巡曰以旄牛尾著旌首者也孫炎曰析五采羽注旌上也下亦有旒縿據彼諸文言之則羽旄者有五色鳥羽又有旄牛尾也言全羽析羽者蓋有全取其翅或析取其翮故有全析二名也繫此鳥羽牛尾而於干首猶自別有綷爲旒縿縣之於干今之旗翿尚然也此傳直言羽耳注不引全羽而以析羽解之者以全羽尊於析羽齊人建以赴會當是羽之賤者故以爲析羽不然則無以知之計羽毛所用其費無多晉人自應有之而此年范宣子假羽毛於齊定四年晉人假羽旄於鄭皆假之他國者或當制作巧異故閒而借觀之

楚子囊還自伐吳卒將死遺言謂子庚必城郢楚徙都郢未有城

城郭公子變公子儀因築城爲亂事未得訖子囊欲訖而來暇故遺言見意 君子謂子囊忠君薨不忘增其名謂前年謚君爲共 將死不忘衛社稷可不謂忠乎忠民之望也詩曰行歸于周萬民所望忠也詩小雅忠信爲周言德行歸於忠信即爲萬民所瞻望

疏 行歸于周 正義曰此詩小雅都人士之篇也注云城郭之域曰都言都人之士所行要歸於忠信其餘萬民寡識者咸瞻望而法傚之

經十有五年春宋公使向戌來聘二月己亥及向戌盟于劉劉夏逆王后于齊劉采地夏

名也天子卿書字劉夏非卿故書名【疏】及向戌盟于劉
天子無外所命則成故不言逆女　正義曰荀庚
良夫郤犨等來聘且尋盟皆直云及某盟不言地者由在
國與之盟也此言盟于劉者出國與盟故書其盟地猶如
晉侯與公出盟于長樗也釋例劉地闕蓋魯城外之近地
也　注劉采至逆女　正義曰宣十年天王使王季子來
聘傳稱劉康公來聘是王季子食采於劉遂為劉氏此劉
夏當是康公之子即前年傳稱劉定公是也釋例曰天子
公卿書爵此言天子卿書字又云劉夏非卿其實非大夫
而云非卿者以名相配以劉夏非卿稱名故云天子卿書
字以決之傳稱卿不行故云劉夏非卿以對之皆望經傳
為義也或以為無爵卿書字杜何意於此獨舉無爵之卿
也諸侯之娶言逆女此與桓八年皆言逆王后者天子無
外所命則已成后矣故不言逆女也劉炫云例云天子公
卿書爵此言卿書字者以其有爵則書爵無則書字傳稱
官師即此劉夏釋例以夏為士則夏此時似未有爵若夏

是卿當書字傳言卿不行非禮則此禮本當使卿故以卿決之卿當書字夏非卿故書名例稱天子大夫書字但此禮不使大夫故不以大夫決之夏齊侯伐我北鄙圍成公救成至遇無傳遇魯地書至遇公畏齊不敢至成季孫宿叔孫豹帥師城成郛備齊故夏城非例所譏秋八月丁巳日有食之無傳八月無丁巳丁巳七月一日也日月必有誤邾人伐我南鄙冬十有一月癸亥晉侯周卒四同盟

疏注四同盟　正義曰周以成十八年即位其年盟于虛朾襄三年于雞澤五年于戚九年于戲十一年于亳城北凡五同盟言四者唯數襄公盟也

傳十五年春宋向戌來聘且尋盟報二年豹之聘尋十

一年亳之盟見孟獻子尤其室尤責過也曰子有令聞而美其室非所望也對曰我在晉吾兄爲之毀之重勞且不敢間傳言獻子友于兄且不隱其實

疏注傳言至其實　正義曰閒非也不敢非兄是友于兄也不隱其實者謂恕情實言無所隱諱故云不隱其實也

官師從單靖公逆王后于齊卿不行非禮也官師劉夏也天子官師非卿也劉夏獨過魯告昏故不書單靖公天子不親昏使上卿逆而公監之故曰卿不行非禮

疏注官師至非禮　正義曰祭法云官師一廟鄭玄云官師中士下士也釋例云元士中士稱名劉夏石尚是也下士稱人公會王人于洮是也是天子之官師非卿故劉夏從單靖公而譏卿不行也桓八年祭公來逆

逆王后于紀經書祭公此云官師從單靖公唯書劉夏知劉夏獨過魯告昏靖公不至魯也祭公言來遂逆此劉夏不言來遂逆者彼祭公命魯主昏則是因來遂逆此不命魯主昏直過魯告耳故不言來遂也公羊穀梁亦皆直云過我也此公既行矣唯譏卿之不行不譏王不親逆是知於禮天子不親昏使上卿逆而公臨之故唯言卿不行非禮也釋例據此傳知天子當使公卿天子不親逆也

楚公子午為令尹代子囊公子罷戎為右尹蒍子馮為大司馬子馮叔敖從子公子櫜師為右司馬公子成為左司馬屈到為莫敖屈到屈蕩子公子追舒為箴尹追舒莊王子子南屈蕩為連尹養由基為宮廄尹以靖

國人君子謂楚於是乎能官人官人國之急也能官人則民無覦心無覬覦以求幸詩云嗟我懷人寘彼周行能官人也詩周南也寘置也行列也周徧也詩人嗟歎言我思得賢人置之徧於列位是后妃之志以官人爲急王及公侯伯子男甸采衛大夫各居其列所謂周行也言自王以下諸侯大夫各任其職則是詩人周行之志也甸采衛五服之名也天子所居千里曰圻其外曰侯服次曰甸服次曰男服次曰采服次曰衛服五百里爲一服不言侯男略舉也注子馮叔敖從子

疏正義曰案世本蔿艾獵是孫叔敖之兄馮是艾獵之子則馮是叔敖兄之子也杜集解及釋例皆以蔿艾獵叔敖爲一人馮是叔敖之子世本

轉寫多誤杜嘗考得其眞 屈蕩爲連尹 正義曰服虔云連尹射官言射相連屬也若是主射當使養由基爲之何以使由基爲宮廄尹棄能不用豈得爲能官人也官名臨時所作莫敎之徒並不可解故杜皆不解之 注詩周至爲急 正義曰周南卷耳之篇也序云后妃之志又當輔佐君子求賢審官故詩人述其意后妃嗟嘆言我思得賢人置之使徧於列位是后妃之志以官人爲急故嗟嘆思之 王及至行也 正義曰后妃之志志在輔王求賢置之於公卿以下之位耳非欲更別求賢置之於王位也但公卿以下尚欲使之皆賢豈欲王之不賢乎雖不欲他賢代王而欲使王行益賢也以周訓爲徧言徧在列位故自王以下及六服之內大夫以上皆言之各以賢能居其列位是詩人所謂周行者也計后妃之意亦下及士但傳以士卑故指言大夫耳詩注以周行謂周之列位此注云周徧者斷章爲義與詩說不同也此云能官人者謂能官用賢人爲公侯以下王則天之所命非人所用兼言王者

王居大位脩行善政則是為能官人故杜云自王以下各任其職鄭尉氏司氏之亂其餘盜在宋亂在十年鄭人以子西伯有子產之故納賂于宋三子之父皆為尉氏所殺故以馬四十乘百六十四與師茷師慧樂師也茷慧其名二月公孫黑為質焉公孫黑子皙司城子罕以堵女父尉翩司齊與之良司臣而逸之賢而放之託諸季武子武子寘諸下子罕以司臣託季氏鄭人醢之三人也三人堵女父尉翩司齊師慧過宋朝將私焉私小便其相曰

朝也相師者　慧曰無人焉相曰朝也何故無人

慧曰必無人焉若猶有人豈以其千乘之

相易淫樂之矇必無人焉故也千乘相謂子產等也言不為子

產殺三盜得賂而歸之是重淫樂而輕國相　子罕聞之固請而歸之

言子罕能改過　疏　鄭人醢之三人　正義曰以文承司臣之下嫌其亦醢司臣故言三人　夏齊

侯圍成貳於晉故也不畏霸主故敢伐魯　於是乎城成

郛郛郭也　秋邾人伐我南鄙亦貳於晉故　使告于晉

晉將為會以討邾莒十二年十四年莒人伐魯未之討也　晉侯有

疾乃止冬晉悼公卒遂不克會爲明年會溴梁傳鄭

公孫夏如晉奔喪子蟜送葬夏子西也言諸侯畏晉故卿共

葬宋人或得玉獻諸子罕子罕弗受獻玉

者曰以示玉人玉人能治玉者玉人以爲寶也故敢

獻之子罕曰我以不貪爲寶爾以玉爲寶

若以與我皆喪寶也不若人有其寶稽首

而告曰小人懷璧不可以越鄉言必爲盜所害納此

以請死也請免死子罕寘諸其里使玉人爲之

攻之攻治也富而後使復其所賣玉得富疏不若人有其寶

正義曰我得不貪女得其玉是我與女二人各有其寶十二月鄭人奪堵狗之妻而歸諸范氏堵狗堵女父之族狗娶於晉范氏鄭人既誅女父畏狗因范氏而作亂故奪其妻歸范氏先絕之傳言鄭之有謀

經十有六年春王正月葬晉悼公踰月而葬速也疏注踰月而葬速　正義曰四年七月夫人姒氏薨八月葬我小君定姒纔別月耳杜云踰月而葬速也今晉悼往年十一月卒此年正月葬積三月也杜亦云踰月而葬者踰越也所越有多有少俱是踰越之義故杜弘通兩解也

三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

邾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湨梁不書高厚逃歸故也湨水出河內軹縣東南至溫入河

戊寅大夫盟諸大夫本欲盟高厚高厚逃歸故遂自共盟雞澤會重序諸侯今此間無異事即上諸侯大夫可知

注不書至故也　正義曰傳於會湨梁之下晉侯與諸侯宴乃言高厚逃歸則高厚會訖乃逃也於會不書齊者以高厚逃歸晉人怒之諸侯即有伐齊之志不與高厚得爲來會公歸告廟歷告所會不告高厚故不書也　注諸大至可知　正義曰公羊以爲湨梁之盟君若贅旒然穀梁云不曰諸侯之大夫大夫不臣也皆以爲此時諸侯微弱權在大夫諸侯皆在而大夫自盟政教約信在於大夫其事不由君也不曰諸侯之大夫者刺大夫不臣也賈服取以爲說言惡大夫尊而君失勢也案傳荀偃怒使諸侯大夫盟高厚以君臣不敢敬六夫盟之君使之盟非自專也以齊人既有二心高厚歌詩不類知小國必有從齊者

也諸侯大夫本意欲盟高厚高厚離已逃歸仍恐餘國有二故大夫遂自共盟使同會之國皆一其志也雞澤之會文隔袁僑如會故重言諸侯之大夫今此間無異事直言大夫即是上會諸侯之大夫不言諸侯以可知故也○

人執莒子邾子以歸 邾莒二國數侵魯又無道於其民故稱人以執不以歸京師非禮也 疏 注邾莒至禮也 正義曰十二年莒人伐我東鄙十四年莒人侵我東鄙十五年邾人伐我南鄙是邾莒二國數侵伐魯也凡例云君不道於其民則稱人以執知此二國君又皆無道於民故稱人以執之也諸侯不得相治故成十五年晉侯執曹伯僖二十八年晉人執衛侯皆書歸于京師此言以歸乃是自歸晉國故非禮也

齊侯伐我北鄙 無傳齊貳晉故 夏公至自會 無傳 五月甲子地震 無傳 叔老會鄭伯晉荀偃衛

甯殖宋人伐許荀偃主兵當序鄭上方示叔老可以會鄭伯故荀偃在下注荀

偃至在下　正義曰春秋之例征伐則主兵者爲先雖大夫爲將諸侯從之亦以主兵爲先僖二十七年楚人陳侯蔡侯鄭伯許男圍宋是其事也但禮卿不會公侯會伯子男可也方示叔老可以會鄭伯故退荀偃於下所以特見此義故發傳云爲夷故也宋大於衛稱人而在衛下宋使大夫爲將故也秋齊侯伐我北鄙圍成大雩無傳書過冬叔孫豹如晉

傳十六年春葬晉悼公平公即位平公悼公子彪羊舌肸爲傳肸叔向也代士渥濁張君臣爲中軍司馬張老子代其父祁奚韓襄欒盈士鞅爲公族大夫祁奚

（去中軍尉爲公族大夫去劇職就閒官韓襄無忌子）虞丘書爲乘馬御（代程鄭）改服脩官烝于曲沃（既葬改喪服脩官選賢能曲沃晉祖廟烝冬祭也諸侯五月而葬既葬卒哭作主烝後烝嘗於廟今晉踰月葬作主而烝祭傳言晉將有溴梁之會故速葬）警守而下會于溴梁（順河東行故曰下）命歸侵田（諸侯相侵取之田）以我故執邾宣公莒犁比公（犁比莒子號也十二年十四年莒人侵魯前年邾人伐魯晉將爲魯討之悼公卒不克會故平公終其事）且曰通齊楚之使（邾莒在齊楚往來道中故幷以此責之經書執在大夫盟下旣盟而後告）晉侯與諸侯宴于溫使諸大夫舞曰歌詩必類（歌古詩當

使各從義類齊高厚之詩不類齊有二心故荀偃怒且曰諸侯有異志矣使諸大夫盟高厚高厚逃歸齊爲大國高厚若此知小國必當有從者於是叔孫豹晉荀偃宋向戌衞甯殖鄭公孫蠆小邾之大夫盟曰同討不庭自曹以下大夫不書故傳舉小邾以包之許男請遷于晉許欲叛楚諸侯遂遷許許大夫不可晉人歸諸侯唯以其師討許之不肯遷鄭子蟜聞將伐許遂相鄭伯以從諸侯之師鄭與許有宿怨故其君親行穆叔從公從公歸齊

子師師會晉荀偃書曰會鄭伯爲夷故也夷平也春秋於魯事所記不與外事同者客主之言所以爲文固當異也魯卿每會公侯春秋無譏故於此示例不先書主兵之荀偃而書後至之鄭伯時皆諸侯大夫義取皆平得會鄭伯夏六月次于棫林庚寅伐許次于函氏棫林函氏皆許地晉荀偃欒黶帥師伐楚以報宋揚梁之役晉師獨進揚梁役在十二年楚公子格帥師及晉師戰于湛阪襄城昆陽縣北有湛水東入汝楚師敗績晉師遂侵方城之外不書不告復伐許而還許未還故秋齊侯圍成成魯孟氏邑貳晉故伐魯孟孺

子速徼之孟獻子之子莊子速也徼要也齊侯曰是好勇去之以爲之名速遂塞海陘而還海陘魯隘道

疏羊舌肸居傳 正義曰成十八年傳士渥濁爲大傅此代士渥濁亦當爲大傅也宣十六年士會將中軍且爲大傅注云大傅孤卿彼以中軍之將兼之故知是孤卿也士渥濁以大夫居之今此復代渥濁亦是大夫也昭五年傳楚子稱叔向爲上大夫明此以上大夫爲傅也諸侯之有孤卿猶天子之有三公無人則闕故隨其本官高下而兼攝之也而衛冀隆不達此意以士渥濁叔向等皆爲卿故爲大傅若是大夫何得居孤卿之位妄以難杜於義非也 注齊有二心故 正義曰歌古詩各從其恩好之義類高厚所歌之詩獨不取恩好之義類故云齊有二心劉炫云歌詩不類知有二心者不服晉故違其令違其令是有二心也 注齊爲至從者 正義曰荀偃不言齊有異志而云諸侯有異

志故解之以高厚若出故知小國必當有從者惣疑諸侯有異志不獨疑齊故高厚雖逃猶自諸國共盟也　注夷平至鄭伯　正義曰春秋於魯事所記不與外事同者於外則依實而言於魯則言不以實不實者魯國亦是宋䓆之匹其常會序列當在宋下衞上及其書策皆云公會某侯雖會霸主亦魯在其上大夫出會魯亦在先如此者客主之言所以爲文其言固當有異耳以上客之故先魯而後他國魯非實在先也傳稱在禮卿不會公侯而魯卿每會公侯春秋無譏文元年公孫敖會晉侯于戚是也杜云體例已舉據用魯史成文是春秋無譏既常不譏無以示可否之義故於此變文以示例特言書曰是仲尼新意舊史當書荀偃在前今仲尼改之不先書主兵之荀偃而書後至之鄭伯以當時共伐許者皆是諸侯之大夫義取與鄭伯尊卑皆平得會鄭伯故也言後至之鄭伯者三月會于溴梁夏公至自會則鄭伯亦巳歸矣五月之下始書伐許鄭伯聞將伐許乃從諸侯之師是諸侯謀伐巳定鄭從始

來從之故杜言後至也冬穆叔如晉聘且言齊故言齊再伐魯晉人曰以寡君之未禘祀禘祀三年喪畢之吉祭與民之未息新伐許及楚不然不敢忘穆叔曰以齊人之朝夕釋憾於敝邑之地是以大請敝邑之急朝不及夕引領西望曰庶幾乎庶幾晉來救比執事之間恐無及也見中行獻子賦圻父圻父詩小雅周司馬掌封畿之兵甲故謂之圻父詩人責圻父爲王爪牙不脩其職使百姓受困苦之憂而無所止居獻子曰偃知罪矣敢不從執事以同恤

社稷而使魯及此及此憂見范宣子賦鴻鴈之卒章鴻鴈詩小雅卒章曰鴻鴈于飛哀鳴嗸嗸唯此哲人謂我劬勞言魯憂困嗸嗸然若鴻鴈之失所大曰鴻小曰鴈宣子曰匄在此敢使魯無鳩乎鳩集也

疏注禘祀至吉祭　正義曰僖三十三年傳云凡君薨卒哭而祔祔而作主特祀於主烝嘗禘於廟如彼傳文則既祔之後可以爲烝嘗也閔二年五月吉禘于莊公以其時未可吉書吉以譏之此年正月晉已烝于曲沃仍云未得禘祀知此禘祀是三年喪畢之吉祭也　圻父　正義曰此詩小雅篇刺宣王也云圻父予王之爪牙胡轉予于恤靡所止居注云宣王之末司馬職廢此勇力之士責司馬云我乃王之爪牙之士當爲王閑守之衛女何移我於憂使我無所止居乎謂見使從軍與羌戎戰於千畝而敗之時也　注鳩集也　正義曰釋詁云鳩聚也

聚亦集之義國有兵寇則民人不得集聚也

經十有七年春王二月庚午邾子牼卒無傳

宣公也四同盟【疏】注宣公也四同盟　正義曰經不書葬故詳言其謚牼以成十八年即位其年盟于虛朾襄三年于雞澤五年于戚九年于戲十一年于亳城北十六年于溴梁皆魯邾俱在凡六同盟沈氏云去虛朾之盟又不數溴梁故爲四劉炫以爲杜氏誤非也

宋人伐陳夏衛石買帥師伐曹石買石稷子秋齊侯伐我北鄙圍桃高厚帥師伐我北鄙圍防弁縣東南有排虛九月大雩無傳書過宋華臣出奔陳暴亂宗室懼而出奔實以冬出書秋者以始作亂時來告【疏】

注暴亂至來告　正義曰傳說此事文在冬下知其實以冬出經書在秋故知追以秋告實冬出而告以秋明以華臣始作亂時來告也但傳因華臣之出本其懼罪之由故於冬之下追言華閱卒耳其實華閱之卒或在九月之前華臣弱其室殺其宰當在九月内耳

冬邾人伐我南鄙

傳十七年春宋莊朝伐陳獲司徒卬卑宋也司徒卬陳大夫卑宋不設備衛孫蒯田于曹隧越竟而獵孫蒯林父之子飲馬于重丘重丘曹邑毀其瓶重丘人閉門而詬之詬罵也曰親逐而君爾父為厲厲惡鬼林父逐君在十四年是之不憂而何以田為夏衛石買孫蒯伐

曹取重丘孫蒯不書非卿曹人愬于晉爲明年晉人執石買傳

傳親逐至爲厲　正義曰蒯與其父共逐其君則是身親爲惡故言親逐而君爾父爲厲者父爲惡首故以惡見罵之　注孫蒯不書非卿　正義曰經書他國征伐例書元帥而已此經已書石買縱蒯是卿亦不書壯爲此注者蘇氏云孫氏世爲上卿蒯若是上卿應書蒯不書石買故云非卿也或可事由孫蒯故決之齊人以其未得志于我故前年圍成辟孟孺子秋齊侯伐我北鄙圍桃高厚圍臧紇于防防臧紇邑師自陽關逆臧孫至于旅松陽關在泰山鉅平縣東旅松近防地也魯師畏齊不敢至防郰叔紇臧疇臧賈帥甲三百宵犯齊師送之而復

郰叔紇叔梁紇臧疇臧賈臧紇之昆弟也三子與臧紇共在防故夜送臧紇於旅松而復還守防齊師去之失臧紇故齊人獲臧堅堅臧紇之族齊侯使夙沙衛唁之且曰無死使無自殺堅稽首曰拜命之辱抑君賜不終姑又使其刑臣禮於士以杙抉其傷而死言使賤人來唁已是惠賜不終也夙沙衛奄人故謂之刑臣

疏君賜不終 正義曰來唁是君之恩賜使賤者唁是為惠不終也服虔云言君義已故來唁之是惠賜也謂已無死不以義望已是不終也

冬邾人伐我南鄙為齊故也齊未得志於魯故邾助之宋華閱卒華臣弱皋比之室臣閱之弟皋比閱之

子弱侵易之使賊殺其宰華吳賊六人以鈹殺諸盧門合左師之後盧門宋城門合向戌邑後屋後左師懼曰老夫無罪賊曰皐比私有討於吳遂幽其妻幽吳妻也曰畀余而大璧畀與也宋公聞之曰臣也不唯其宗室是暴大亂宋國之政必逐之左師曰臣也亦卿也大臣不順國之恥也不如蓋之乃舍之左師爲己短策苟過華臣之門必騁惡之十一月甲午國人逐瘈狗瘈狗入於

華臣氏國人從之華臣懼遂奔陳華臣心不自安見逐狗而驚走[疏]不如蓋之　正義曰服虔云蓋覆蓋之言左師無鷹鸇之志而蓋不義之人故尤之此未必然正是左師諱國惡恥聞於外故蓋之耳非是畏華臣也爲己短策　正義曰服虔云策馬捶也自爲短策過華臣之門助御者擊馬而馳惡之甚也必爲短策者私助御者不欲使人知也宋皇國父爲大宰爲平公築臺妨於農收周十一月今九月收斂時子罕請俟農功之畢公弗許築者謳曰澤門之皙實興我役澤門宋東城南門也皇國父白皙而居近澤門邑中之黚實慰我心子罕黑色而居邑中子罕聞之親執扑扑杖以

行築者而扶其不勉者曰吾儕小人皆有闔廬以辟燥濕寒暑闔謂門戶閉塞今君爲一臺而不速成何以爲役役事也謳者乃止或問其故子罕曰宋國區區而有詛有祝禍之本也傳善子罕分謗【疏】注闔謂門戶閉塞　正義曰月令仲春脩闔扇鄭玄云用木曰闔用竹葦曰扇是闔爲門扇所以閉塞廬舍之門戶也齊晏桓子卒晏嬰父也晏嬰麤縗斬斬不緝之也縗在胷前麤三升布苴絰帶杖菅屨苴麻之有子者取其麤也杖竹杖菅屨草屨食鬻居倚廬寢苫枕草此禮與士喪禮略同

其異唯枕草耳然枕
甴亦非喪服正文
其老曰非大夫之禮也
時之所
行士及
大夫縗服各有不同晏子爲大夫
而行士禮其家臣不解故譏之
曰唯卿爲大夫
晏子
惡直
已以斥時失禮故
孫辭略荅家者
疏
注斬不至升布　正義曰喪服斬
衰裳傳曰斬者何不緝也馬融云
不緝不緶也謂斬布用之不緶其端也衰用布爲之廣四
寸長六寸當心故云在胷前也喪服傳曰衰三升鄭玄云
布八十縷爲升然則傳以三升之布布之最麤故謂之麤
也以麤布爲衰而斬之故以麤縗斬爲文之次　苴絰帶
杖菅屨　正義曰喪服云苴絰杖絞帶此傳帶不言絞亦
當爲絞帶也若要帶則謂之絰故喪服注云麻在首在要
皆曰絰喪服傳曰苴絰者麻之有蕡者也苴杖竹杖也絞
帶者繩帶也馬融云蕡者枲實枲麻之有子者其色麤惡
故用之苴者麻之色鄭玄士喪禮注云苴麻者其貌苴以服
重者尚麤惡喪服及此傳絰帶杖三者皆在苴下言苴色

者苴也絰帶用麻杖用竹麻竹雖異而其苴則同故三者皆苴也鄭玄云麻在首在要皆曰絰此言絰者謂首絰也凡喪服冠纓帶屨皆象吉時常服但變之使麤惡耳其衰與絰是新造以明義故特爲立其名衰之言摧也絰之言實也明孝子之心實摧痛故制此服立此名也衰當心絰在首獨立名於心首者心是發哀之主首是四體所先故制服以表之要絰之下又有絞帶要絰殺首絰五分之一絞帶殺要絰亦然雖大小有三等而同用苴麻喪服杖在帶上此傳杖在帶下者喪服具明其服故杖在上然後言絞帶冠繩纓此傳略言其禮欲明帶與絰俱用麻故杖在帶下喪服傳云菅屨者菅菲也菲者屨之別名故杜注云草屨也　注此禮至正文　正義曰喪服傳文及士喪禮記皆云居倚廬寢苫枕凷歠粥朝一溢米夕一溢米是此禮與士喪禮略同其異者唯彼言枕凷此言枕草耳然枕凷者乃是禮記及喪服傳耳亦非喪服正文杜意言古禮未必無枕草之法也居倚廬寢苫者鄭玄云倚木爲廬在中門

外東方北戶苫編稾也此初喪爲然其既虞之後則每孚

有變具於禮文鄭玄云二十兩曰溢爲米一升二十四分

升之一知者古者一斛百二十斤一斗十二斤十二斤百

九十二兩一升十九兩二分少八分未充二十兩更取一

升分作百九十二分二十四分取一得八分添前十九兩

二分是爲二十兩也　注時之至譏之　正義曰雜記云

大夫爲其父母兄弟之未爲大夫者之喪服如士服士爲

其父母兄弟之爲大夫者之喪服如士服如彼記文則大

夫與士喪服不同記是後人所記記當時之事今此晏子

之老亦譏晏子所爲非大夫之禮是時之所行士及大夫

喪服各有不同也晏子實爲大夫而行當時之士禮晏子

反時以從正其家老不解謂晏子爲失故據時所行而譏

之也晏子其父始卒則晏子未爲大夫言晏子爲大夫者

禮喪服大夫之子得從大夫之法　注晏子至家老　正

義曰檀弓云魯穆公之母卒使人問於曾申曾申對曰哭

泣之哀齊斬之情饘粥之食自天子達然則天子以下其

服父母尊卑皆同無大夫士之異晏子所行是正禮也言唯卿得服大夫服我是大夫得服士服又言己位卑不得從大夫之法者是惡其直己以斥時之失禮故孫辭略荅家老也家語曾子問此事孔子云晏平仲可謂能辟害也不以己是而駮人之非孫辭以辟咎義也夫家語雖未必是孔子之言要其辭合理故王肅與杜皆爲此說鄭玄注雜記引此傳言晏子云唯卿爲大夫此平仲之謙也言麤服布麤衰斬衰三升義服斬衰三升半爲母服齊衰四升正服齊衰五升義服齊衰六升降服大功七升正服大功八升義服大功九升降服小功十升正服小功十一升義服小功十二升緦麻十五升去其半鄭注雜記云士爲父斬衰縷如三升半而三升不緝言縷之精麤如三升半成布而縷三升故云麤衰在齊斬之間鄭又云士爲母衰五升縷而四升爲兄弟衰六升縷而五升鄭玄以雜記之文士爲父母兄弟之服不得與大夫同皆縷細降一等其縷數與大夫同但雜記之文記當時之制以當時大夫與

[illegible]有與故爲此解非杜義也

經十有八年春白狄來不言朝不能行朝禮夏晉人執衛行人石買石買即是伐曹者宜即懲治本罪而晉因其爲行人之使執之故書行人以罪晉秋齊師伐我北鄙不書齊侯齊侯不入竟冬十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同圍齊齊數行不義諸侯同心俱圍之曹伯負芻卒于師無傳禮當與許男同三同盟注禮當至同盟正義曰僖四年許男新臣卒傳曰葬之以侯禮也凡諸侯薨于朝會加一等諸侯命有三等男加一等葬之以侯禮此

曹是伯爵與許男同嘗葬以公禮也彼許男之卒不書葬師此言卒于師者釋例曰若卒于朝會或書師或書地若史之成文非義例所存也負芻以成十四年即位十五年盟于戚十七年于柯陵襄五年于戚九年于戲十一年于亳城北十六年于溴梁凡六同盟不數成公之盟溴梁是大夫去之是爲三劉炫以杜爲誤非也

楚公子午帥師伐鄭

傳十八年春白狄始來白狄狄之別名未嘗與魯接故曰始

夏晉人執衛行人石買于長子執孫蒯于純留長子純留二縣今皆屬上黨郡孫蒯不書父在位蒯非卿爲曹故也前年衛伐曹

秋齊侯伐我北鄙中行獻子將伐齊夢與厲公

訟弗勝厲公獻子所弑者公以戈擊之首隊於前跪而戴之奉之以走見梗陽之巫皋梗陽晉邑在太原晉陽縣南皋巫名也夢并見之他日見諸道與之言同巫亦夢見獻子與厲公訟巫曰今茲主必死若有事於東方則可以逞巫皋獻子有死徵故勸使快意伐齊獻子許諾晉侯伐齊將濟河獻子以朱絲係玉二瑴雙玉曰瑴而禱曰齊環怙恃其險負其衆庶環齊靈公名負依也棄好背盟陵虐神主神主民也謂數伐魯殘民人曾臣彪將率諸侯

以討焉彪晉平公名稱臣者明上有天子以謙告神曾臣猶末臣其官臣偃實先後之守官之臣偃獻子名苟捷有功無作神羞羞恥也官臣偃無敢復濟偃信巫言故以死自誓唯爾有神裁之沈玉而濟冬十月會于魯濟尋溴梁之言同伐齊溴梁在十六年盟曰同討不庭齊侯禦諸平陰塹防門而守之廣里平陰城在濟北盧縣東北其城南有防防有門於門外作塹橫行廣一里故經書圍夙沙衛曰不能戰莫如守險謂防門不足爲險弗聽諸侯之士門焉齊人多死范宣子告

析文子析文子齊大夫子家曰吾知子敢匿情乎魯人莒人皆請以車千乘自其鄉入既許之矣若入君必失國子盍圖之子家以告公公恐晏嬰聞之曰君固無勇而又聞是弗能久矣不能久敵晉齊侯登巫山以望晉師巫山在盧縣東北晉人使司馬斥山澤之險雖所不至必旆而疏陳之斥候也疏建旌旗以爲陳示衆也使乘車者左實右僞以旆先僞以衣物爲人形也建旆以先驅輿曳柴而從

之以揚塵齊侯見之畏其衆也乃脫歸脫不張旗幟丙寅晦齊師夜遁師曠告晉侯曰烏烏之聲樂齊師其遁烏烏得空營故樂也邢伯告中行伯邢伯晉大夫邢侯也中行伯獻子曰有班馬之聲夜遁馬不相見故鳴班別也齊師其遁叔向告晉侯曰城上有烏齊師其遁十一月丁卯朔入平陰遂從齊師夙沙衛連大車以塞隧而殿殿此衛所欲守險殖綽郭最曰子殿國師齊之辱也衛奄人殿師故以爲辱子姑先乎乃代

之殽衛殺馬於隘以塞道（恨二子故塞其道欲使晉得之）晉
州綽及之射殖綽中肩兩矢夾脰（脰頸也）曰止
將爲三軍獲不止將取其衷（不止復欲射兩矢中央）顧
曰爲私誓州綽曰有如日（言必不殺女明如日）乃弛弓
而自後縛之（反縛之）其右具丙（州綽之右）亦舍兵而
縛郭最皆衿甲面縛（衿甲不解甲）坐于中軍之鼓
下晉人欲逐歸者魯衛請攻險（險固城守者）己
卯荀偃士匄以中軍克京茲（在平陰城東南）乙酉魏

絳欒盈以下軍克邿欒黶死其子盈佐下軍平陰西有邿山趙武

韓起以上軍圍盧弗克十二月戊戌及秦

周伐雍門之荻秦周魯大夫趙武及之共伐荻也雍門齊城門范鞅門

于雍門其御追喜以戈殺犬于門中殺犬示間暇

孟莊子斬其槆以爲公琴莊子孺子速也槆木名己亥

焚雍門及西郭南郭劉難士弱率諸侯

之師焚申池之竹木二子晉大夫壬寅焚東郭

北郭范鞅門于揚門齊西門州綽門于東閭

[齊東門]左驂迫還于門中以枚數闔[枚馬檛也闔門扇也數其板示不恐]齊侯駕將走郵棠[郵棠齊邑]大子與郭榮扣馬[大子光也榮齊大夫]曰師速而疾略也[言欲略行其地無久攻意]將退矣君何懼焉且社稷之主不可以輕輕則失衆君必待之將犯之大子抽劍斷鞅乃止甲辰東侵及濰南及沂[濰水在東莞東北至北海都昌縣入海沂水出東莞蓋縣至下邳入泗]

【疏】注彪晉至末臣　正義曰王制云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則諸侯於河神其辭不得稱臣故解其意稱臣者以明上有天子言已是天子之臣以謙告神也曾祖曾孫者曾爲重義諸侯之

於天子無所可重曾臣猶末臣謙卑之意耳　注平陰至書圍　正義曰平陰城南有防者地形猶在杜觀其跡而知之也言塹防門而守之明是齊人自於門外作塹以固守也此平陰齊邑而言圍齊者沈氏云君在故稱圍劉炫云案下傳范鞅門于雍門又門于揚門州綽門于東閭既門其三門即是圍事杜何知不以門于三門爲圍必以禦諸平陰爲圍乎今刪定知不然者案上九年諸侯伐鄭傳稱門其三門而經不稱圍則攻門非圍也此傳云塹防門而守之則是欲圍之道劉以門其三門爲圍而規杜氏非也　注脰頸也　正義曰說文云脰項也考工記云以脰鳴者又曰大體短脰數目顧脰公羊傳稱宋萬搏閔公絕其脰鄭玄何休皆以脰爲頸頸之與項亦一物也　乃弛弓　正義曰下云其右具丙亦舍兵則此是州綽弛弓也

鄭子孔欲去諸大夫欲專權將叛晉而起楚師以去之使告子庚

子庚弗許子庚楚令尹公子午楚子聞之使揚豚尹宜告子庚曰國人謂不穀主社稷而不出師死不從禮不能承先君之業死將不得從先君之禮不穀即位於今五年師徒不出人其以不穀爲自逸而忘先君之業矣謂己未嘗統師自出大夫圖之其若之何子庚歎曰君王其謂午懷安乎吾以利社稷也見使者稽首而對曰諸侯方睦於晉臣請嘗之嘗試其難易也若可君而繼之不可收

師而退可以無害君亦無辱子庚師師治兵於汾襄城縣東北有汾丘城於是子蟜伯有子張從鄭伯伐齊子張公孫黑肱子孔子展子西守二子知子孔之謀二子子展子西完守入保完城郭內保守子孔不敢會楚師楚師伐鄭次於魚陵魚陵魚齒山也在南陽犨縣北鄭地右師城上棘遂涉潁次于旃然將涉潁故於水邊權築小城以爲進退之備旃然水出滎陽城皐縣東入汴蔿子馮公子格率銳師侵費滑胥靡獻于雍梁胥靡獻于雍梁皆鄭邑河南陽翟縣東北有雍氏城

右回梅山在滎陽密縣東北侵鄭東北至于蟲牢而反子庚門于純門信于城下而還信再宿也涉於魚齒之下魚齒山之下有滍水故言涉甚雨及之楚師多凍役徒幾盡晉人聞有楚師師曠曰不害吾驟歌北風又歌南風南風不競歌者吹律以詠八風南風音微故曰不競也師曠唯歌南北風者聽晉楚之強弱多死聲楚必無功董叔曰天道多在西北歲在豕韋月又建亥故日多在西北南師不時必無功不時謂觸歲月叔向曰在其君之德也言天

時地利不如人和 疏 甚雨及之 正義曰楚師南行有大雨從北而南逐及楚師 注歌者至彊弱 正義曰律呂雖有十二其風有八八風者乾風不周坎風廣莫艮風調震風明庶巽風清明離風景坤風涼兌風閶闔八方之風風別先有音曲揔吹律呂以詠八方音曲令師曠以律呂歌南風音曲南風音微不與律聲相應故云不競服虔以爲卯酉以北律呂爲北風以南爲南風與杜八風義違非杜義也 多死聲 正義曰服虔云南風律氣不至故聲多死 注歲在至西北 正義曰歲星右行於天大率一歲行一次二十八年歲在星紀距此十一年郤而數之此年在豕韋豕韋一名娵訾當亥之次也周十二月夏之十月其月又建亥故曰多在西北 注言天至人和 正義曰孟子云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

經十有九年春王正月諸侯盟于祝柯 前年

圍齊之諸侯也祝柯縣今屬濟南郡晉人執邾子稱人以執惡及民也公至自伐齊無傳

疏公至自伐齊　正義曰往年圍齊今以伐致傳既不說杜亦不解公羊傳曰此同圍齊也何以致伐未圍齊也未圍齊則其言圍齊何抑齊也曷為抑齊為其亟伐也其意言往年同圍齊者實非圍齊故以伐致案傳攻平陰齊侯塹防門而守之則是兵實圍齊不得如公羊說也賈逵云圍齊而致伐以策伐勳也伐者加兵之名圍則伐內之別圍伐終是一事不得各有其勳何言策伐勳也但圍是伐內之別此言至自伐齊僖二十九年言至自圍許史異辭無義例

取邾田自漷水取邾田以漷水為界也漷水出東北合鄉縣西南經魯國至高平湖陸縣入泗季孫宿如晉葬曹成公無傳夏衛孫林父帥師伐齊秋七月辛卯齊侯

環卒世子光三與魯同盟疏注世子至同盟　正義曰環以成十年即位十五年國佐盟于戚十七年自盟于柯陵十八年崔杼于虛朾襄三年世子光于雞澤五年世子光于戚九年世子光于戚十一年世子光于亳城北不數成公之世世子光猶四同盟言三者襄五年戚盟不書經故杜不數劉炫以爲杜誤非也晉士匄帥師侵齊至穀聞齊侯卒乃還詳録所至及還者善得禮八月丙辰仲孫蔑卒無傳齊殺其大夫高厚鄭殺其大夫公子嘉冬葬齊靈公無傳城西郛魯西郭叔孫豹會晉士匄于柯魏郡內黃縣東北有柯城城武城泰山南武城縣

傳十九年春諸侯還自沂上盟于督揚曰大毋侵小(督揚即祝柯也)執邾悼公以其伐我故(伐魯在十七年)遂次于泗上疆我田(正邾魯之界也泗水名)取邾田自漷水歸之于我(邾田在漷水北今更以漷為界故曰取邾田)晉侯先歸公享晉六卿于蒲圃(六卿過魯)賜之三命之服軍尉司馬司空輿尉候奄皆受一命之服(如鞌戰還之賜唯無先輅)賄荀偃束錦加璧乘馬先吳壽夢之鼎(荀偃中軍元帥故特賄之五匹為束四馬為乘壽夢吳子乘也獻鼎於魯因以為名古之)

獻物必有以先今以璧馬爲鼎之先荀偃癉疽生瘍於頭癉疽惡創濟河及著雍病目出大夫先歸者皆反士匄請見弗內請後曰鄭甥可士匄中軍佐故問後也鄭甥荀吳其母鄭女二月甲寅卒而視不可含目開口噤宣子盥而撫之曰事吳敢不如事主猶視大夫稱主欒懷子曰其爲未卒事於齊故也乎懷子欒盈乃復撫之曰主苟終所不嗣事于齊者有如河乃瞑受含嗣續也宣子出曰吾淺之爲丈夫也自恨以私

待人晉欒魴帥師從衛孫文子伐齊為懷子之言故也欒魴欒氏族不書兵并林父不別告也經書夏從告季武子如晉拜師謝討齊晉侯享之范宣子為政代荀偃將中軍賦黍苗黍苗詩小雅美召伯勞來諸侯如陰雨之長黍苗也喻晉君憂勞魯國猶召伯季武子興再拜稽首曰小國之仰大國也如百穀之仰膏雨焉若常膏之其天下輯睦豈唯敝邑賦六月六月尹吉甫佐天子征伐之詩以晉侯比吉甫出征以匡王國疏注邾田至邾田正義曰邾在魯南田在漷水北今更以漷水為界取邾漷北之田歸于魯也十六年命歸侵田此年正邾魯之界則此田舊是魯界

邾人取以爲巳有今日使之歸魯故曰取邾田也公羊傳曰其言自漷水何以漷爲竟也何言乎以漷爲竟漷移也其意言邾魯以漷水爲竟漷水移入邾界魯隨而有之賈服取以爲說言刺晉偏而魯貪案傳晉命歸侵田此田邾先侵魯追令反本何晉偏而魯貪公羊之說不可通也

注荀偃至之先 正義曰雜記云納幣一束束五兩兩五尋鄭玄云納幣謂昏禮納徵也十箇爲束貴成數兩兩者合其卷是謂五兩八尺曰尋一兩五尋則每卷二丈也合之則四十尺今謂之匹猶匹偶之云彼雖主說昏幣但經傳所言束帛束錦者其束多少皆與彼同故云五匹爲束也吴子乘以十二年卒乘獻此鼎於魯魯人因以其人名之謂之吴壽夢之鼎今以此鼎賄荀偃也古之獻物必有以先之老子云雖有拱抱之璧以先駟馬謂以璧爲馬先也僖三十三年鄭商人弦高以乘韋先牛十二犒師謂以韋爲牛先也二十六年鄭伯賜子展先路三命之服先八邑謂以車服爲邑之先也皆以輕物先重物此錦璧可執

馬可牽行皆輕於鼎鼎故璧馬爲鼎之先以輕先重非以賤先貴鼎價未必貴於璧馬也　瘴疽生瘍於頭　正義曰說文云瘴勞病也疽癰也癰腫也瘍頭創也然則傳言荀偃病此疽腫腫潰遂生創於頭杜云瘴疽惡創略言其病創耳　百穀　正義曰穀之種類多言百舉成數也季武子以所得於齊之兵作林鐘而銘魯功焉林鍾律名鑄鍾聲應林鍾因以爲名臧武仲謂季孫曰非禮也夫銘天子令德天子銘德不銘功諸侯言時計功舉得時動有功則可銘也大夫稱伐銘其功伐之勞今稱伐則下等也從大夫故計功則借人也借晉力也言時則妨民多矣何以爲銘且夫大伐

小取其所得以作彝器（彝常也謂鐘鼎爲宗廟之常器）銘其功烈以示子孫昭明德而懲無禮也今將借人之力以救其死若之何銘之小國幸於大國（以勝大國爲幸）而昭所獲焉以怒之亡之道也（爲城西郛武城傳）

疏　注林鐘至爲名　正義曰月令季夏律中林鐘是林鐘六月之律名也周語云景王將鑄無射問律於伶州鳩對曰律所以立均出度也古之神瞽考中聲而量之以制度律均鐘百官軌儀賈逵云律謂六律六呂以均鐘大小清濁也考成也成平也平中和之聲度律呂之長短以立均鐘以成和平之聲而百官之道得象而儀之是言度律呂長短然後鑄鐘鐘聲應律遂以律名鐘此鐘聲應林鐘故以林鐘爲名　稱伐則

下等也 正義曰諸侯之銘當言時計功魯之伐齊也借人之力功非已有妨民農務不可謂時二者既無可稱唯有從行征伐可得稱伐勞耳伐雖可稱若稱伐則從大夫之例於三者爲下等不足爲功美也 齊侯娶于魯曰顏懿姬無子其姪鬷聲姬生光以爲大子 兄子曰姪顏鬷皆二姬母姓因以爲號懿聲皆謚 諸子仲子戎子戎子嬖 諸子諸妾姓子者二子皆宋女 仲子生牙屬諸戎子 屬託之 戎子請以爲大子許之 齊侯許之 仲子曰不可廢常不祥 廢立嫡之常 間諸侯難 事難成也 光之立也列於諸侯矣 列諸侯之會 今無故而廢之是專黜

諸侯（謂光已有諸侯之尊）而以難犯不祥也君必悔之公曰在我而已遂東大子光（廢而徙之東鄙）使高厚傅牙以爲大子夙沙衛爲少傅齊侯疾崔杼微逆光疾病而立之光殺戎子（終言之）尸諸朝非禮也婦人無刑（無黥刖之刑）雖有刑不在朝市（謂犯死刑者猶不暴尸）夏五月壬辰晦齊靈公卒（經書七月辛卯光定位而後赴）莊公即位（大子光也）執公子牙於句瀆之丘以夙沙衛易己衛奔高唐以叛（光謂衛教公易

已高唐在祝柯縣西北

晉士匄侵齊及穀聞喪而還禮也禮之常不必待君命

疏注終言之　正義曰知終言之者以云尸諸朝非禮下始云五月齊靈公卒莊公即位若非即位之後豈得尸戎子於朝故知傳終言之

注無黥刑之刑　正義曰婦人淫則閉之於宮犯死不得不殺而云婦人無刑知其於五刑之中無三等刑耳三等墨劓刖也三等之刑墨輕刖重故舉其輕重而略其劓也周禮謂之墨尚書謂之黥黥墨為一故依尚書言黥也服虔云婦人從人者也故不為制刑及犯惡從男子之刑也若與男子俱受黥刖劓亦是婦人刑矣何獨主男子而婦人從之也劉難服云犯淫則男子割勢婦人閉宮豈得從男子乎

注禮之至君命　正義曰傳言禮也則兵不伐喪必有常禮禮有此法故聞喪即還公羊傳曰還者何善辭也何善爾大其不伐喪也此受命乎君而伐齊則何大乎其不伐喪大夫以君命出進退在大夫也何休云禮兵

不從中御外臨事制宜唯義所在故善之是與左氏同於
穀梁傳曰還者事未畢之辭也不伐喪善之也善之則何
爲未畢也君不尸小事臣不專大名善則稱君過則稱已
則民作讓矣士匄外專君命故非之也然則爲士匄者宜
柰何宜墠帷而歸命乎介其意言待命乃於四月丁未
還故杜言不必待君命所以排穀梁也

於此年四月鄭公孫蠆卒赴於晉大夫范宣子言
於晉侯以其善於伐秦也十四年晉伐秦子蟜見諸侯師而勸之

經六月晉侯請於王王追賜之大路使以
行禮也大路天子所賜車之揔名以行葬禮傳言大夫有功則賜服路

疏注大路至服路

正義曰二十四年穆叔如周王嘉其有禮賜之大路與此並
賜諸侯之卿其文皆云大路知大路天子所賜車之揔名

也周禮巾車王之五路有玉路金路象路革路木路又有服車五乘孤乘夏篆卿乘夏縵大夫乘墨車士乘棧車庶人乘役車又曰凡良車散車不在等者其用無常周禮有此文耳其封諸侯賜之以車則同姓以金路異姓以象路四衛以革路蕃國以木路其賜諸侯之卿則無文釋例曰周官王之五路及卿大夫士服車各有名又有良車散車不在等者其用無常謂此上五路之良散當以出賜故言其用非常也傳通稱玉路金路爲大路及賜魯穆叔鄭子蟜當是革路若木路所以封四衛及蕃國之君也而亦曰大路者據受王之殊錫皆舉其揔名或云先或云次當各自以就數爲差也杜言當是革路若木路者雖疑不敢質謂當是此二路也必疑然者以服車稱車不稱路王若賜之夏篆夏縵不應謂之爲大路名之曰大路必在五路之中矣金路象路乃賜同姓異姓之國君不可以賜其臣而傳稱列國之卿當小國之君固周制也位當小國之君則車亦可以同之故疑是革路若木路也革路木路路之卑

者亦稱大路者以受王殊賜皆舉其揔名也若受之於君或稱先或稱次杜云以就數爲差者三命之卿就數三再命之卿就數二故鄭賜子展先路三命之服子産次路再命之服是也若其不然王賜叔孫穆子其車若是夏篆夏縵即與常車無異何故生弗敢乘及死乃請以葬也鄉飲酒禮者大夫之禮也工人卒歌主人獻工大師則爲之洗鄭玄云大夫若君賜之樂謂之大師爲之洗尊之也彼尊君賜樂謂工師爲大師此尊王賜車謂王車爲大路其意類於彼也膏肓何休以天子車稱大路諸侯車稱路車大夫稱車今鄭子蟜諸侯之大夫耳當與天子士同賜其車而名之曰大路非正也孔子曰唯器與名不可以假人名不正則言不順於義左氏爲短案周禮天子衮冕上公亦稱衮冕天子析羽爲旌諸侯及大夫亦稱旌又天子樂宮稱大師鄉飲酒禮君賜樂亦稱大師此皆名同於上則卿大夫大路何獨不可同之於天子大路之名乎何休之難非也

秋八月齊崔杼殺

高厚於灑藍而兼其室灑藍齊地書曰齊殺其大夫從君於昏也傳解經不言崔杼殺而爲國討文鄭子孔之爲政也專專權國人患之乃討西宮之難十年尉止等作難西宮子孔知而不言與純門之師前年子孔召楚師至純門子孔當罪以其甲及子革子良氏之甲守以自守也甲辰子展子西率國人伐之殺子孔而分其室書曰鄭殺其大夫專也亦以國討爲文子然子孔宋子之子也子然子革父士子孔圭嬀之子也宋子

圭嬀皆鄭穆公妾士子孔子良父圭嬀之班亞宋子而相親也亞次也二子孔亦相親也僖之四年子然卒鄭僖四年魯襄六年簡之元年士子孔卒魯襄八年司徒孔實相子革子良之室司徒孔與二父相親故相助其子三室如一言同心故及於難故二子弃及難子革子良出奔楚子革爲右尹子革即鄭丹鄭人使子展當國子西聽政立子產爲卿簡公猶幼故大夫當國齊慶封圍高唐弗克風沙衛以叛故圍之冬十一月齊侯圍之見

衛在城上號之乃下衛下與齊侯語問守備焉以無備告揖之乃登齊侯以衛告誠揖而禮之欲生之也衛志於戰死故不願齊侯之揖而還登城聞師將傳食高唐人殖綽工僂會夜縋納師因其會食二子齊大夫醢衛于軍

疏見衛至乃登　正義曰杜於此注皆用賈逵之說服虔引彭仲博云齊欲誅衛呼而下與之言因可取之無爲揖之復令登城仲博以爲齊侯號衛衛慙而下云問守備焉問衛之守高唐者衛無恩信故令守者以無備告齊侯善其言故揖之乃命士卒登城服虔謂此說近之案傳之次第衛在城上號之乃下是衛下也問守備焉問衛也若其別問餘人當云問其守者不得云問守備也若齊侯揖之而命士卒登城則士於此時已登矣何故下文方云殖綽工僂會夜縋納師也衛已下城齊侯不即殺

取者武有所隔礙不得取之漢末曹操與馬超對語徐晃與關羽對語皆雖敵交言而不能相取亦何怪古之人乎夜縋納師正義曰二子因其無備先往城上乃從城上縣繩納師城西郛懼齊也前年與晉伐齊又鑄其器為鐘故懼齊及晉平盟于大隧大隧地闕故穆叔會范宣子于柯齊晉平魯懼齊故為柯會以自固穆叔見叔向賦載馳之四章四章曰控于大邦誰因誰極控引也取其欲引大國以自救助叔向曰肸敢不承命叔向度齊未肯以盟服故許救魯穆叔歸曰齊猶未也不可以不懼乃城武城

疏注四章至救助　正義曰控于大邦乃是載馳五章而云四章者文十三年鄭子家賦載馳之四章義取控于大邦

意在五章而并賦四章彼注已云四章以下故於此略之詩注云極至也今衛侯欲求援引之力助於大國之諸侯亦誰因乎由誰至乎閔之故欲歸問之

衛石共子卒石買悼子不哀買之子石惡孔成子曰是謂蹷其本蹷猶拔也必不有其宗爲二十八年石惡出奔傳

疏注蹷猶拔也　正義曰蹷者倒也樹倒必拔根故云蹷猶拔也父是親之極孝爲德之本於父尚猶不哀必是不能愛人也已不愛人人亦不愛己人皆不愛必將喪家知其不能保有宗嗣也

經二十年春王正月辛亥仲孫速會莒人盟于向向莒邑夏六月庚申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

杞伯小邾子盟于澶淵（澶淵在頓丘縣南今名繁汙此衛地又近戚田）

秋公至自會（無傳）仲孫速帥師伐邾蔡殺其大夫公子燮（莊公子）蔡公子履出奔楚（燮母弟也）

陳侯之弟黃出奔楚（稱弟明無罪也）【疏】注稱弟明無罪也　正義日傳言非其罪也則無罪之文明矣而云稱弟明無罪者賈逵以爲稱名罪其偪杜以鄭段有罪去弟以罪段今此存弟非是罪黃之文也言此以排賈氏也

叔老如齊冬十月丙辰朔日有食之（無傳）季孫宿如宋

傳二十年春及莒平孟莊子會莒人盟于

向督揚之盟故也莒數伐魯前年諸侯盟督揚以和解之故二國自復共盟結其好

夏盟于澶淵齊成故也齊與晉平【疏】盟于至故也正義曰於經服異則稱同盟此齊成而盟不言同者往年齊與晉平盟于大隧是齊已服於晉矣非於此始服故不言同也晉以齊既平和而召諸侯以為此會傳解其為盟之意故云齊成也

邾人驟至以諸侯之事弗能報也驟數也謂十五年十七年伐魯

秋孟莊子伐邾以報之既盟而又伐之非

蔡公子燮欲以蔡之晉背楚

蔡人殺之公子履其母弟也故出奔楚與兄同謀故

陳慶虎慶寅畏公子黃之偪二慶陳卿恐黃偪奪

其政愬諸楚曰與蔡司馬同謀同欲之晉楚人以為討討責陳公子黃出奔楚奔楚自理初蔡文侯欲事晉曰先君與於踐土之盟先君文侯父莊侯甲午也踐土盟在僖二十八年晉不可棄且兄弟也畏楚不能行而卒宣十七年文侯卒楚人使蔡無常徵發無准公子燮求從先君以利蔡不能而死書曰蔡殺其大夫公子燮言不與民同欲也罪其違衆陳侯之弟黃出奔楚言非其罪也稱弟罪陳侯及二慶公子黃

將出奔呼於國曰慶氏無道求專陳國暴蔑其君而去其親五年不滅是無天也爲二十三年陳殺二慶傳

【疏】注稱弟至二慶　正義曰稱弟者止爲罪陳侯但陳侯之罪罪在信二慶故杜兼言二慶耳稱弟不爲罪二慶也釋例曰兄而害弟者稱弟以章兄罪弟又害兄則去弟以罪弟身推此以觀其餘秦伯之弟鍼陳侯之弟黃皆是兄害其弟者也秦伯有千乘之國而不能容其母弟傳曰罪秦伯也歸罪秦伯則鍼罪輕也陳侯不能制御臣下使逐其弟傳曰言非其罪也非黃之罪則罪在陳侯示互舉之文也

齊子初聘于齊禮也齊魯有怨朝聘禮絕今始復通故曰初繼好息民故曰禮

冬季武子如宋報向戌之聘也向戌聘在十五年

褚師段

逆之以受享段共公子子石也逆以入國受享禮賦常棣之七章以卒武子賦也七章以卒盡八章取其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宜爾室家樂爾妻帑亡曰二內好合宜其室家相親如兄弟宋人重賄之歸復命公享之賦魚麗之卒章魚麗詩小雅卒章曰物其有矣維其時矣喻聘宋得其時公賦南山有臺南山有臺詩小雅取其樂只君子邦家之基邦家之光喻武子奉使能爲國光輝武子去所曰臣不堪也去所辟席【疏】賦魚麗之卒章　正義曰魚麗詩小雅物其有矣者謂言魚有鱨鰋鰷鱧所有旨酒也　維其時矣者注云大平而後微物衆多取之有時用之有道則萬物莫不多也衛甯惠子疾召悼子悼子甯喜曰吾得罪於

君悔而無及也名藏在諸侯之策曰孫林父甯殖出其君君入則掩之掩惡名若能掩之則吾子也若不能猶有鬼神吾有餒而已不來食矣餒餓也悼子許諾惠子遂卒爲二十六年衛侯歸傳

經二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公如晉邾庶其以漆閭丘來奔二邑在高平南平陽縣東北有漆鄉西北有顯閭亭以邑出爲叛適魯而言來奔內外之辭疏注二邑至之辭。正義曰杜解地邑自爲其例言在者指如其處言有者以示

不審此言二邑在高平者知其在高平郡界耳又言有莒並不審其處也釋例曰漆高平南平陽縣東北有漆鄉閭丘高平南平陽縣西北有顯閭亭是二邑知在高平而不審其地故言有也諸侯之臣入其私邑而以之出奔者皆書爲叛衛孫林父宋華亥宋公之弟辰晉趙鞅荀寅等皆書爲叛叛者背其本國之大辭也此及莒牟夷邾黑肱亦以邑叛本國但叛來歸魯據其至魯爲文而言來奔內外之辭言俱是叛而辭異耳且傳謂庶其等爲三叛人明其亦是叛也

夏公至自晉無傳

秋晉欒盈出奔楚盈不能防閑其母以取奔亡稱名罪之

疏注盈不至罪之　正義曰宣十年齊崔氏出奔衛書其族也文八年宋司城來奔舉其官也又十四年宋子哀來奔稱其字也皆爲無罪不書其名則書名爲罪之文據傳盈無大罪故辨之不能防閑其母以取奔亡稱其名罪之也不能防閑其母詩序文也周禮虎賁氏舍則守王閑又校人謂馬廄

爲閑則閑是攔衛禁防之名也禮之防失若彼閑然論語云大德不踰閑閑謂禮法言不能以禮法禁防毋也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無傳冬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無傳曹伯來朝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衞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于商任商任地闕

傳二十一年春公如晉拜師及取邾田也謝十八年伐齊之師漷水之田邾庶其以漆閭丘來奔庶其邾大夫季武子以公姑姊妻之計公年不得有未嫁姑姊蓋寡者二人皆有賜於其從者於是魯多盜季孫謂臧武仲

曰子盍詰盜（詰治也）武仲曰不可詰也紇又不能季孫曰我有四封而詰其盜何故不可子爲司寇將盜是務去若之何不能武仲曰子召外盜而大禮焉何以止吾盜（吾謂國中）子爲正卿而來外盜使紇去之將何以能庶其竊邑於邾以來子以姬氏妻之而與之邑（使食漆閭丘）其從者皆有賜焉若大盜禮焉以君之姑姊與其大邑其次皁牧輿馬

給其賤役從皁至牧凡八等之人其小者衣裳劒帶是賞盜也賞而去之其或難焉紇也聞之在上位者洒濯其心壹以待人軌度其信可明徵也徵驗也而後可以治人夫上之所爲民之歸也上所不爲而民或爲之是以加刑罰焉而莫敢不懲若上之所爲而民亦爲之乃其所也又可禁乎夏書曰念兹在兹逸書也兹此也謂行此事當念使可施之於此釋兹在兹釋除也謂欲有所治除於人亦當顧己得無亦有之

名言茲在茲名此事言此事亦皆當令可施於此允出茲在茲允信也信出於此則善亦在此惟帝念功言帝念功則功成也將謂由己壹也

信由己壹而後功可念也言非但意念而已當須信己誠至庶

其非鄉也以地來雖賤必書重地也重地故書其人

其人書則惡名彰以懲不義

疏注計公至一人　正義曰杜以姑為父之女昆弟姊是己之女昆故計公之年以為寡者二人劉炫云案十二年傳云無女而有姊妹及姑姊妹則古人謂姑為姑姊妹也而知此姑姊是襄公父之姊止一人耳不得云寡者二人今知不然者以襄公成公之子成公即位二年巳令大子公衡為質於楚及宋逃歸則公衡年十五六矣成公即位之初巳三十有餘計至於今七十許歲其姊雖存年極老矣安可以妻庶其

劉以爲成公之姊而規杜氏非也　正義曰鄭玄服虔皆以盡爲何不也　注給其至之人　正義曰昭七年傳曰皁臣輿輿臣隸隸臣僚僚臣僕僕臣臺馬有圉牛有牧自皁至牧有八等也其文謂庶其從者魯給之以八等之人　軌度至徵也　正義曰謂使其臣信有軌則法度可明以爲徵驗也劉炫云軌法也行依法度而言有信也　夏書至念也　正義曰念茲在茲謂念此所行之事欲施於他得可施之在於此身然後行之釋茲在茲釋除也謂有所除治於此前人之上亦當在此身無有罪過然後除之名言茲在茲謂名此事言此事亦皆當令可施於此猶若名此除盜言此除盜已能除盜是除盜之事可施於此若己不能除盜遣人除盜是不可施於此也允出茲在茲允信也謂誠信之心出於此身則善亦誠在此身也信由己壹謂信實由己專壹然後善功可念此斷章爲義故與尚書本文稍殊　庶其非卿也　正義曰公羊穀梁皆以邾莒之徒小國不合有卿釋例曰公侯伯子男乃兵

卿大夫士命數周官具有等差當春秋時漸已變改是以
仲尼丘明據時之宜仍其行事從而然之不復與周官同
而先儒考合周官禮記各致異端今詳推經傳國之大小
皆據當時土地人民不復依爵故書秦楚之卿而略於滕
薛也諸侯大國之卿皆必有命固無所疑其揔名亦曰大
夫也故經傳卿大夫之文相涉晉殺三郤而經書大夫郤
在之會傳稱大夫亦皆卿也蜀之盟齊國之大夫溴梁之
盟小邾之大夫此不命一命之大夫也不書也命者諸其
君正爵命之於朝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各如其命數則
皆以卿禮書之於經衛之於晉不得比次國則邾莒杞鄫
之屬固以微矣此等諸國當時附隨大國不得列於會者
甚衆及其得列上不能自通於天子下無暇於備禮成制
故與於會盟戰伐甚多唯曹之公子首得見於經其餘或
命而禮儀不備或未加命數故皆不書之也邾畀我之等
其奔亡亦多所書唯數人而已知其合制者少也又邾庶
其等傳皆言非卿以地來雖賤必書紀裂繻來逆女傳曰

卿爲君逆知此等微國亦應有御有卿雖應書於經徒以卑陋制不合禮失禮之例杞降爲夷兼稱其官君子貴之至於此等卿而不備禮亦所以見其略賤也諸儒以爲邾莒無命卿既自違傳劉賈又云春秋之序三命以上乃書於經頴氏以爲再命稱人傳曰叔孫昭子三命踰父兄昭公十年昭子始加三命而先此叔孫皆自見經知所書皆再命也是杜大明春秋書卿名氏之例以邾莒自當有卿若有再命則書名氏其不書於經皆爲禮不備故庶其非卿謂非再命之卿也

齊侯使慶佐爲大夫慶佐崔杼黨復討公子牙之黨執公子買于句瀆之丘公子鉏來奔叔孫還奔燕三子齊公族言莊公斥逐親戚以成崔慶之勢終有戮殺之禍

夏楚子庚卒楚子使薳子馮爲令尹訪於申

叔豫叔豫叔時孫叔豫曰國多寵而王弱弱政[illegible]而貴臣[illegible]

國不可爲也遂以疾辭方暑闕地下冰而

牀焉重繭衣裘鮮食而寢繭緜衣楚子使醫

視之復曰瘠則甚矣瘠瘦也而血氣未動言無

疾乃使子南爲令尹子南公子追舒也爲二十二年殺追舒傳疏注繭緜衣

正義曰玉藻曰纊爲繭縕爲袍鄭玄云衣有著之異名

也纊謂今之新緜縕謂今纊及舊絮也然則繭是袍之別

名謂新緜著袍故云緜衣也置冰牀下使

有寒氣其上加緜衣暑月多衣所以示疾虆栢子娶

於范宣子生懷子栢子虆黶懷子盈也范鞅以其亡也

怨欒氏十四年欒黶強逐范鞅使奔秦故與欒盈為公族大夫而不相能桓子卒欒祁與其老州賓通欒祁桓子妻范宣子女盈之母也范氏堯後祁姓幾亡室矣言亂甚懷子患之祁懼其討也愬諸宣子曰盈將為亂以范氏為死桓主而專政矣桓主欒黶曰吾父逐鞅也不怒而以寵報之謂宣子不為黶責怒鞅而反與鞅寵位又與吾同官而專之同為公族大夫而鞅專其權勢吾父死而益富死吾父而專於國有死而已吾蔑從之

矣言宣子專政盈欲以死作難其謀如是懼害於主吾不敢不言范鞅爲之徵證其有此懷子好施士多歸之宣子畏其多士也信之懷子爲下卿下軍佐宣子使城著而遂逐之著晉邑在外易逐秋欒盈出奔楚宣子殺箕遺黃淵嘉父司空靖邴豫董叔邴師申書羊舌虎叔羆十子皆晉大夫欒盈之黨也羊舌虎叔向弟囚伯華叔向籍偃籍偃上軍司馬人謂叔向曰子離於罪其爲不知乎譏其受囚而不能去叔向曰與其死亡

若何言雖因何若於死亡詩曰優哉游哉聊以卒歲知也詩小雅言君子優游於衰世所以辟害卒其壽是亦知也詩小雅案今小雅無此全句唯采菽詩云優哉游哉亦是戾矣樂王鮒見叔向曰吾爲子請叔向弗應出不拜樂王鮒晉大夫樂桓子其人皆咎叔向叔向曰必祁大夫祁大夫祁奚也食邑於祁因以爲氏祁縣今屬太原室老聞之曰樂王鮒言於君無不行其言皆得行求赦吾子吾子不許謂不應出不拜祁大夫所不能也不能動君而曰必由之何也叔向曰樂王鮒從君者也何能行祁

大夫外舉不棄讎內舉不失親其獨遺我乎詩曰有覺德行四國順之詩大雅言德行直則天下順之夫子覺者也覺較然正直晉侯問叔向之罪於樂王鮒對曰不棄其親其有焉言叔向篤親親必與其叔虎同謀於是祁奚老矣老去公族大夫聞之乘馹而見宣子曰詩曰惠我無疆子孫保之詩周頌也言大武有惠訓之德加於百姓故子孫保賴之書曰聖有謨勳明徵定保逸書謨謀也勳功也言聖哲有謀功者當明信定安之夫謀而鮮過惠訓不倦者叔向有

焉謀鮮過有謩勳也惠訓不倦惠我無疆也社稷之固也猶將十世宥之以勸能者今壹不免其身壹以弟故以棄社稷不亦惑乎鯀殛而禹興言不以父罪廢其子伊尹放大甲而相之卒無怨色大甲湯孫也荒淫失度伊尹放之桐宮三年改悔而復之而無恨心言不以一怨妨大德管蔡為戮周公右王言兄弟罪不相及若之何其以虎也棄社稷子為善誰敢不勉多殺何為宣子說與之乘以言諸公而免之共載入見公不見叔向而歸言為國非私叔向也

向亦不告免焉而朝不告謝之明不爲己初叔向之母妬叔虎之母美而不使不使見叔向父其子皆諫其母其母曰深山大澤實生龍蛇言非常之地多生非常之物彼美余懼其生龍蛇以禍女女敝族也敝衰壞也龍蛇喻奇怪國多大寵六卿專權不仁人間之不亦難乎余何愛焉使往視寢生叔虎美而有勇力欒懷子嬖之故羊舌氏之族及於難欒盈過於周周西鄙掠之刼掠財物辭於行人王行

人也 曰天子陪臣盈 諸侯之臣稱於天子曰陪臣 得罪於王之

守臣 范宣子爲王所命故曰守臣 將逃罪罪重於郊甸 重得罪於郊甸謂爲郊甸所侵掠也郭外曰郊郊外曰甸 無所伏竄敢布其死 在陳也

昔陪臣書能輸力於王室王施惠焉 輸力謂輔相晉國以翼戴天子 其子黶不能保任其父之勞大君若

不棄書之力亡臣猶有所逃 大君謂天王 若棄

書之力而思黶之罪臣戮餘也 罪戮之餘 將歸

死於尉氏 尉氏討姦之官 不敢還矣敢布四體唯大

君命焉布四體言無所隱王曰尤而效之其又甚焉尤晉逐盈而自掠之是效尤使司徒禁掠欒氏者歸所取焉使候出諸轘轅候送迎賓客之官也轘轅關在緱氏縣東南疏以范至政矣正義曰桓是欒黶之謚大夫稱主誣欒盈言盈以范氏爲死桓主道范氏之意以桓主已死其家衰弱故陵侮欒氏而專晉國之政矣　秋欒至叔羆　正義曰如此傳文則欒盈出奔之後宣子始殺十子也晉語云平公六年箕遺及黃淵嘉父作亂不克而死公乃問陽畢陽畢對曰論逞志而虧君以亂國者之後而去之是遂威而遠權也欒氏之誣晉國久矣欒書實覆宗殺厲公以厚其家若滅欒氏則民威矣公許諾盡逐羣賊而使祁午及陽畢適曲沃逐欒盈如國語則先殺十子後逐欒盈與此異者賈逵云十子皆欒盈之黨知范氏將害欒氏故先爲之作難討范氏不

克而死然則欒盈城著十子在國謀殺宣子不克宣子先殺之乃使適著逐欒盈此傳先言欒盈後言其黨耳非是欒盈既奔之後殺十子也此傳言城著而遂逐之則是就著逐欒盈國語言適曲沃逐欒盈者曲沃是欒氏之采邑蓋就著逐其身適曲沃逐其家也 優哉游哉 正義曰此小雅采菽之篇案彼詩云優哉游哉亦是戾矣與此不同者蓋師讀有異 有覺至順之 正義曰此詩大雅抑之篇 惠我至保之 正義曰此詩周頌烈文之篇 注逸書至安之 正義曰此引書曰夏書胤征之文也彼作聖有謨訓此云惠訓不倦則本當作訓但杜以傳作聖有謩勳故順傳文解之劉背傳文而規杜氏非也 鯀殛而禹興 正義曰尚書稱堯使鯀治水九載績用不成乃求得舜而徵用之歷試三年乃禪以位舜典美舜之功象以典刑之下始云流共工于幽洲放驩兜于崇山竄三苗于三危殛鯀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孔安國云作者先敘典刑而連引四罪明皆徵用所行於此揔見之是言舜初

放御用先誅鯀而後舉禹故言鯀殛而禹興僖三十三年傳曰舜之罪也殛鯀其舉也興禹洪範云鯀則殛死禹乃嗣興皆言誅鯀乃舉禹而鄭玄注尚書以爲禹治水既畢乃流四凶言其先舉禹而後誅鯀既違經傳之文且復於理不當故王肅難云禹治水而後以鯀爲無功而殛之是爲用人子之功而流放其父則爲禹之勤勞適使父殛舜失五典克從之義禹陷三千莫大之罪進退無據迂亦甚哉　注大甲至大德　正義曰大甲湯孫世本紀文也書序云大甲既立不明伊尹放諸桐宮三年復歸于亳思庸伊尹作大甲三篇是大甲能自改悔伊尹復之之事也

注大君謂天王　正義曰進言於王而稱大君知大君謂天王也大君君之大者故以爲天子易云大君有命亦謂天子也　注尉氏討姦之官　正義曰歸死尉氏猶言歸死於司敗明尉氏主刑人故爲討姦之官周禮司寇之屬無尉氏之官蓋周室既衰官名改易於時有此官耳其司敗亦非周禮之官名也　使司至氏者　正義曰周官司

寇掌詰姦慝刑暴亂當使司寇而此云司徒者以司徒掌會萬民之卒伍以起徒役以比追胥以此追寇盜是其所掌獲得罪人乃使司寇刑之耳冬曹武公來朝始見也即位三年始來見公會於商任錮欒氏也禁錮欒盈使諸侯不得受齊侯衞侯不敬叔向曰二君者必不免會朝禮之經也禮政之輿也政須禮而行政身之守也政存則身安怠禮失政失政不立是以亂也爲二十五年齊弑光二十六年衞弑剽傳

疏 會朝至亂也　正義曰經訓常也法也會以訓上下之則朝以正班爵之義是會朝爲禮之常法也政待禮而行猶人須車以載禮是政之車輿也禮運云政者君之所以藏身也言政行於外身藏其中政是身

之所守也怠慢於禮則政無車無車則政不行是失政也君既失政則身無所守失政則身不立是其所以亂也

知起中行喜州綽邢蒯出奔齊四子晉大夫皆欒氏之黨也樂王鮒謂范宣子曰盍反州綽邢蒯勇士也宣子曰彼欒氏之勇也余何獲焉言不爲已用王鮒曰子爲彼欒氏乃亦子之勇也言子待之如欒氏亦爲子用也齊莊公朝指殖綽郭最曰是寡人之雄也州綽曰君以爲雄誰敢不雄然臣不敢平陰之役先二子鳴十八年晉

伐齊及平陰州綽獲殖綽郭最故自比於雞鬬勝而先鳴莊公爲勇爵設爵位以命勇士

殖綽郭最欲與焉自以爲勇州綽曰東閭之役臣左驂迫還於門中識其枚數識門版數亦在十八年其可以與於此乎公曰子爲晉君也對曰臣爲隸新言但爲僕隸尚新耳然二子者譬於禽獸臣食其肉而寢處其皮矣言嘗射得之

疏注四子晉大夫　正義曰國語陽畢對公公許諾盡逐羣賊謂此也　子爲至勇也　正義曰子斥宣子也子能爲彼欒氏待遇其人如欒氏彼將子之恩乃亦爲子之勇矣　識其枚數　正義曰十八年傳云以枚數闔杜謂馬檛以馬枚數門扇之板此云識其枚

數枚謂門扇之板彼時數得其數則二枚不同今人數物猶云一枚二枚也

經二十有二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會無傳夏四月秋七月辛酉叔老卒無傳子叔齊子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沙隨公至自會無傳楚殺其大夫公子追舒書名者寵近小人貪而多馬爲國所患

傳二十二年春臧武仲如晉公類與晉侯外會今各將罷還魯之守卿遣武仲爲公謝不敢故不書雨過御叔御叔在其邑將飲

酒御叔魯御邑大夫曰焉用聖人武仲多知時人謂之聖我將飲酒而已雨行何以聖爲穆叔聞之曰不可使也而傲使人言御叔不任使四方國之蠹也令倍其賦古者家其國邑故以重賦爲罰傳言穆叔能用教

疏注公頻至不書 正義曰經書正月公至自會則武仲初發公仍未至傳言武仲如晉正爲御叔傲使不論聘晉之意故杜原公之未歸而遣使使又不書於經知是魯之守臣使適晉也二十六年鄭伯朝晉而歸使公孫夏謝不敏知此亦是爲公謝不敢非公命故不書也服虔云武仲非卿故不書前年傳武仲爲司寇後年出奔書於經此年不得云非卿也 注武仲至之聖 正義曰周禮大司徒以鄉三物教民一曰六德知仁聖義忠和鄭玄云聖通而先識也尚書洪範云睿作聖是聖者通識之名時

人見其多知故以聖人言之非爲武仲實是大聖人也尚書稱惟狂克念作聖惟聖罔念作狂詩稱人之齊聖皇父孔聖毋乃聖善皆非大聖也　注古者至用教　正義曰周禮大司徒云凡建邦國諸公之地方五百里其食者半諸侯之地方四百里諸伯之地方三百里其食者三之一諸子之地方二百里諸男之地方百里其食四之一鄭玄云其食者半三之一四之一者土均均邦國地貢輕重之等必足其國禮俗喪紀祭祀之用乃貢其餘大國貢重正之也小國貢輕字之也此是諸侯之國貢王之差也司勲職云凡頒賞地三之一食鄭玄云賞地之稅三分計稅王食其一二全入於臣此采邑貢王之數也然則諸侯之臣受其采邑者亦當三分之一而歸於公故云古者家其國邑言以國邑爲己之家有貢於公者是減己而貢之故以重賦爲罰言重倍其賦當以三分而二入公也　夏晉人徵朝于鄭召鄭使朝鄭人使少正公孫僑對少正鄭卿

官也公孫僑子產曰在晉先君悼公九年我寡君於是即位魯襄八年即位八月即位年之八月而我先大夫子駟從寡君以朝于執事執事不禮於寡君言朝執事謙不敢斥晉侯寡君懼因是行也我二年六月朝于楚因朝晉不見禮生朝楚心晉是以有戲之役在九年楚人猶競而申禮於敝邑敝邑欲從執事而懼為大尤曰晉其謂我不共有禮是以不敢攜貳於楚我四年三月先大夫子蟜又

從寡君以觀釁於楚實朝言觀釁飾辭也言欲往視楚知可去否晉於是乎有蕭魚之役在十一年謂我敝邑邇在晉國譬諸草木吾臭味也晉鄭同姬姓故而何敢差池差池不齊一楚亦不競寡君盡其土實土地所有重之以宗器宗廟禮樂之器鐘磬之屬以受齊盟齊同盟也遂帥羣臣隨于執事以會歲終朝正貳於楚者子侯石盂歸而討之石盂石臭溴梁之明年溴梁在十六年子蟜老矣公孫夏從寡君以朝于君見

於嘗酎酒之新熟重者為酎嘗新飲酒為嘗酎與執燔焉助祭間二年聞君將靖東夏謂二十年澶淵盟四月又朝以聽事期先澶淵二月往朝以聽會期不朝之間無歲不聘無役不從以大國政令之無常國家罷病不虞荐至荐仍也無日不愓豈敢忘職愓懼也大國若安定之其朝夕在庭何辱命焉言自將往不須來召若不恤其患而以為口實口實但有其言而已其無乃不堪任命而翦為仇讎翦削也謂見剝削不堪命則成仇讎敝

邑是懼其敢忘君命委諸執事執事實重圖之傳言子産有辭所以免大國之討疏注少正鄭卿官也正義曰十九年傳云立子産爲卿知少正是鄭之卿官名也春秋之時官名變改周禮無此名也注朝正正義曰言以會歲終則歲事終以王正月朝正也朝正二十九年傳文也注酒之至甞酎正義曰月令孟夏天子飲酎用禮樂鄭玄云酎之言醇也謂重釀之酒也春酒至此始成與羣臣以禮樂飲之於朝正尊卑也彼言飲酎當是夏祭之後此言甞酎謂見於夏祭故云與執膰焉謂祭未受胙肉也注口實至而已正義曰但有徼責之言實於口也服虔云口實謂譊譊也秋欒盈自楚適齊晏平仲言於齊侯曰商任之會受命於晉受錮欒氏之命今納欒氏將安

用之小所以事大信也失信不立君其圖之弗聽退告陳文子曰君人執信臣人執共忠信篤敬上下同之天之道也君自棄也弗能久矣爲二十五年齊弒其君光傳九月鄭公孫黑肱有疾歸邑于公黑肱子張召室老宗人立段段子石黑肱子而使黜官薄祭黜官無多受職祭以特羊殷以少牢四時祀以一羊三年盛祭以羊豕殷盛也足以共祀盡歸其餘邑曰吾聞之生於亂世貴而能貧民無求焉

可以後亡敬共事君與二三子生在敬戒不在富也已伯張卒君子曰善戒詩曰愼爾侯度用戒不虞鄭子張其有焉詩大雅侯維也義取愼法度戒未然

疏注四時王盛也 正義曰少牢饋食禮者諸侯之大夫時祭之禮也是時祭用少牢今公孫黑肱使黜官薄祭故時祭用特羊殷祭乃少牢諸侯之大夫止用少牢而禮器云君子大牢而祭謂之禮匹士大牢而祭謂之攘鄭玄云君子謂大夫以上是大夫之祭有用大牢時也又雜記云上大夫之虞也少牢卒哭成事祔皆大牢據此二文大夫得用大牢者禮器之文據天子大夫故也雜記據喪祭故進用一等士喪禮士遣奠用少牢是也大夫無禘祫而云殷三年祭者禮記言大夫有善於君祫及五世是大夫有功或得禘祫也劉炫云禮器

云君子大牢而祭謂之禮匹士大牢而祭謂之攘鄭玄云君子謂大夫以上是大夫祭有用大牢時也雜記云大夫之虞也皆少牢卒哭與祔皆大牢喪祭有大牢明吉祭亦有也此言特羊必是時祭殷以少牢明是三年一爲大祭猶天子諸侯禘也禮大夫時祭少牢大祭大牢今黑肱全滅之也　詩曰至有焉　正義曰詩大雅抑之篇侯維也言謹慎爾身唯在依法度用此以戒不億度之事鄭子張其有此詩之義焉言生在敬戒是慎法度也貴而能貧是戒不虞也

冬會于沙隨復錮欒氏也晉知欒盈在齊故復錮也

欒盈猶在齊晏子曰禍將作矣齊將伐晉不可以不懼爲明年齊伐晉傳

楚觀起有寵於令尹子南未益禄而有馬數十乘言子南偏寵觀起令富

楚人患之王將討焉子南之子棄疾爲王御士（御王車者）王每見之必泣棄疾曰君三泣臣矣敢問誰之罪也王曰令尹之不能爾所知也國將討焉爾其居乎（問能止事我否）對曰父戮子居君焉用之洩命重刑臣亦不爲（爲洩）（君命罪之重）王遂殺子南於朝轘觀起於四竟（轘車）（裂以徇）子南之臣謂棄疾請徙子尸於朝（欲犯）（命取殯）曰君臣有禮唯二三子（不欲犯命移尸）三日棄

疾請尸王許之既葬其徒曰行乎（行去也）曰吾與殺吾父行將焉入曰然則臣王乎曰棄父事讎吾弗忍也（於事是讎於實是君故雖謂讎而不敢報）遂縊而死（傳譏康王與人子謀其父失君臣之義）復使薳子馮爲令尹公子齮爲司馬屈建爲莫敖（屈建子木也）有寵於薳子者八人皆無祿而多馬他日朝與申叔豫言弗應而退從之入於人中（申叔辟薳子不欲與語）又從之遂歸退朝見之（薳子就申叔家見之）曰子

三困我於朝吾懼不敢不見吾過子姑告我何疾我也對曰吾不免是懼何敢告子（言恐與子并罪故不敢與子語）曰何故對曰昔觀起有寵於子南子南得罪觀起車裂何故不懼自御而歸不能當道（蒍子惶懼意不在御）至謂八人者曰吾見申叔夫子所謂生死而肉骨也（已死復生白骨更肉）知我者如夫子則可（夫子謂申叔也如夫子謂以義斥己）不然請止（不止相知）辭八人者而後王安之（辭遣之）十二月鄭游

眅將如晉游眅公孫蠆子未出竟遭逆妻者奪之以館于邑舍止其邑不復行丁巳其夫攻子明殺之以其妻行十二月無丁巳丁巳十一月十四日也子展廢良而立大叔良游眅子大叔眅弟曰國卿君之貳也民之主也不可以苟請舍子明之類子明有罪而良又不賢故求亡妻者使復其所使游氏勿怨鄭國不討專殺之人所以抑強扶弱臨時之宜曰無昭惡也交怨則父之不脩益明也

疏注交怨至明也正義曰若游氏報殺此人則人知其父被殺其父所以見殺為奪人妻故也報殺則人知其父非是父之行不脩益明也

春秋正義卷第二十二

鄉貢進士馮嗣祖校勘

春秋正義卷第二十三 襄公

國子祭酒上護軍曲阜縣開國子臣孔穎達等奉

勑撰

經二十有三年春王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無傳 三月己巳杞伯匄卒五同盟 疏 注五同盟 正義曰匄以七年即位九年盟于戲十一年于亳城北十六年于溴梁十九年于祝柯二十年于澶淵皆魯杞俱在是五同盟

夏邾畀我來奔無傳畀我是庶其之黨同有竊邑叛君之罪來奔故書 疏 注畀我至故書 正義曰杜從賈說以為庶其之黨同有竊邑叛君之罪劉炫規過云杜此注云庶其之黨庶其奔

魯三年若是其黨邾人即應討之何因至今始奔庶其以邑奔魯魯人還以賜之畀我不得彼邑竊邑之狀復何在焉釋例又曰小國之卿或命而禮儀不備或未加命數故不書之邾畀我之等其奔亦多所書唯數人而已知其合制者少也如彼所說又以畀我是卿何爲兩說自相矛楯乎炫以爲釋例是集解非今删定知不然者原杜之意以二十一年邾庶其竊邑來奔去此既近邾更無事今畀我來奔必是庶其之黨同有竊邑叛君之罪春秋之例命卿有罪出奔皆書名畀我書名罪其與庶其同黨非謂畀我非命卿與釋例不違劉不曉杜旨妄爲規過非也

葬杞孝公無傳陳殺其大夫慶虎及慶寅書名皆罪其專國叛君言及史異辭無義例陳侯之弟黄自楚歸于陳諸侯納之曰歸黄至楚自理得直故爲楚所納

疏注書名至義例 正義曰被殺書名是罪之文故以專國

叛君爲二慶罪狀成十七年晉殺其大夫郤錡郤犨郤至哀四年蔡殺其大夫公孫姓公孫霍皆不言及文九年晉殺其大夫士縠及箕鄭父與此並言及傳無其說知是史異辭無義例也

晉欒盈復入于晉以惡入曰復入**入于曲沃**兵敗奔曲沃據曲沃衆還與君爭非欲出附他國故不言叛

疏注兵敗至言叛　正義曰案傳欒盈潛入曲沃乃率曲沃之甲以入晉都及敗又入于曲沃潛入之時晉人不覺及敗後更入晉人以其狀告故先書復入于晉後言入于曲沃謂其敗而後入故云兵敗奔曲沃也不言叛者叛謂以邑叛屬他國欒盈既入曲沃據曲沃之衆與君戰爭兵敗而死終亦不附他國故不言叛也然則昭二十一年宋華亥入于宋南里以叛定十一年宋公之弟辰入于蕭以叛十三年晉趙鞅入于晉陽以叛荀寅入于朝歌以叛皆非叛屬他國而並書叛者彼皆與國相拒不勝而即出奔得歸乃言復國皆有叛屬他國之意故本國

皆以叛告此欒盈與君爭勝不勝即死未有叛屬他國之意故晉人不以叛告也

秋齊侯伐衛遂伐晉兩事故言遂八月叔孫豹帥師救晉次于雍榆豹救晉待命于雍榆故書次雍榆晉地汲郡朝歌縣東有雍城

疏注兩事故言遂　正義曰遂者因上事生下事之辭是兩事故曰遂僖二十八年晉侯侵曹晉侯伐衛亦是一舉而爲兩事不言遂者於彼注云再舉晉侯者曹衛兩來告然則此言遂者齊人來告以齊告爲文故言遂也

己卯仲孫速卒孟莊子也冬十月乙亥臧孫紇出奔邾書名者阿順季氏爲之廢長立少以取奔亡罪之

疏注書名至罪之　正義曰書名是罪之文案傳紇爲孟氏所譖其奔非紇之罪故杜以阿順季氏廢長立少爲紇之罪狀也

晉人殺欒盈

齊侯襲莒輕行掩其不備曰襲因伐晉還襲莒不言遂者閒有事



注輕行至有事

正義曰莊二十九年傳例曰凡師有鐘鼓曰伐無曰侵輕曰襲是輕者含其輜重信道輕行掩其不備曰襲傳言齊侯還自晉不入遂襲莒經不言遂者閒有他事故也若然僖六年夏公會齊侯云云伐鄭秋楚人圍許諸侯遂救許二十八年公會晉侯云云于溫天王狩于河陽云云諸侯遂圍許彼亦閒有他事而言遂者兩事言遂取其省文彼二者公皆親在事不待告故遠承上事揔言諸侯遂行此書齊事雖告稱遂行襲莒亦不可書遂爲閒有數事與前文隔絕故也

傳二十三年春杞孝公卒晉悼夫人喪之悼夫人晉平公母杞孝公姊妹平公不徹樂非禮也徹去也禮

爲鄭國闕禮諸侯絶期故以鄭國責之疏注禮諸至責之　正義曰杞孝公晉平公之舅也尊同則相爲不降平公於禮爲舅當服緦麻三月但緦服既輕其恩不過鄭國故傳言禮爲鄭國闕也杜言諸侯絶朞者據禮之正法言諸侯尊降其親雖有本服期者亦當爲之闕故以鄭國責之禮父在爲母服期喪絶旁期非母也

陳侯如楚朝也公子黃愬二慶於楚楚人召之二慶虎及寅也二十年二慶譖黃黃奔楚自理今陳侯往楚乃信黃爲召二慶使慶樂往殺之慶樂二慶之族二慶畏誅故不敢自往慶氏以陳叛因陳侯在楚而叛之不書叛不以告夏屈建從陳侯圍陳陳人城治城以距君屈建楚莫敖板隊而殺人役人相命各殺其

長慶氏忿其板隊遂殺築人故役人怒而作亂遂殺慶虎慶寅楚人

納公子黃君子謂慶氏不義不可肆也

也故書曰惟命不于常周書康誥言有義則存無義則亡

君子至于常　正義曰杜言慶氏以陳叛叛不書不以告則傳載君子之言其意不爲經也君子自論慶氏之罪所爲不義不可放肆以爲宜其誅滅故引尚書康誥言天命之不于常有義則存無義則亡慶氏族有二卿爲不義之故而並喪亡故君子論其事傷之也服虔以爲傳發此言爲不書慶氏以陳叛爲楚所圍稱國以殺不成惡人肆其志也服意見元年圍宋彭城追書繫宋不登叛人謂此亦宜然故爲此解然叛是大罪若書爲叛其惡益明何當匿其罪名謂之不可肆也若慶氏不可放肆故不書其叛則林父華亥趙鞅荀寅之徒豈皆可使放肆而書其叛乎且

傳文不言書經之意然其不爲經也故杜以爲搬不告故不書耳 晉將嫁女于吳齊侯使析歸父媵之以藩載欒盈及其士藩車之有障蔽者使若媵妾在其中 納諸曲沃欒盈邑也 欒盈夜見胥午而告之胥午守曲沃大夫 對曰不可天之所廢誰能興之子必不免吾非愛死也知不集也集成也 盈曰雖然因子而死吾無悔矣我實不天子無咎焉言我雖不爲天所祐子無天咎故可因 許諾伏之而觴曲沃人胥午匿盈而飲其衆 樂作午言曰今也得

孺子何如（孺子欒盈）對曰得主而爲之死猶不死也皆歎有泣者爵行又言皆曰得主何貳之有盈出徧拜之（謝衆之思己）四月欒盈帥曲沃之甲因魏獻子以晝入絳（獻子魏舒絳晉國都）初欒盈佐魏莊子於下軍（莊子魏絳獻子之父）獻子私焉故因之（私相親愛）趙氏以原屏之難怨欒氏（成八年莊姬譖之欒郤爲徵）韓趙方睦（韓起讓趙武故和睦）中行氏以伐秦之役怨欒氏（十四年晉伐秦欒黶違荀偃命曰余馬首欲東）而固與

范氏和親范宣子佐中行偃於中軍知悼子少而聽於中行氏悼子知罃之子荀盈也少年十七知氏中行氏同祖故相聽從程鄭嬖於公鄭亦荀氏宗唯魏氏及七輿大夫與之七輿官名欒王鮒侍坐於范宣子或告曰欒氏至矣宣子懼桓子曰奉君以走固宮必無害也桓子欒王鮒且欒氏多怨子爲政欒氏自外子在位其利多矣既有利權又執民柄賞罰爲民柄將何懼欒氏所得其唯魏氏乎而可強取也夫

克亂在權子無懈矣公有姻喪（夫人有杞喪）王鮒使宣子墨縗冒絰（晉自殽戰還遂常墨縗）二婦人輦以如公（恐欒氏有內應距之故爲婦人服而入）奉公以如固宮（固言宮之有臺觀備守者）范鞅逆魏舒（用王鮒計欲強取之）則成列既乘將逆欒氏矣趨進曰欒氏帥賊以入鞅之父與二三子在君所矣（二三子諸大夫）使鞅逆吾子鞅請驂乘持帶（驂乘必持帶備隋隊）遂超乘（跳上子車）右撫劒左援帶（劫之）命驅之出僕請（請所至）鞅曰之

公宣子逆諸階逆獻子也執其手賂之以曲沃恐不與己同心初斐豹隸也著於丹書蓋犯罪沒爲官奴以丹書其罪欒氏之力臣曰督戎國人懼之斐豹謂宣子曰苟焚丹書我殺督戎宣子喜曰而殺之所不請於君焚丹書者有如日言不負要明如日乃出豹而閉之閉著門外督戎從之踰隱而待之隱短牆也督戎踰入豹自後擊而殺之范氏之徒在臺後公臺之後欒氏乘公門乘登也宣子謂

鞅曰矢及君屋死之鞅用劍以帥卒用劍短兵接敵欲致死欒氏退攝車從之鞅攝宣子戎車遇欒樂欒樂欒盈之族曰樂免之死將訟女於天言雖死猶不舍女罪樂射之不中又注注屬矢於弦也則乘槐本而覆欒樂車轢槐而覆或以戟鉤之斷肘而死欒魴傷欒盈奔曲沃晉人圍之魴欒氏族

疏晉將至媵之　正義曰晉將嫁女爲吳之夫人齊以女爲媵使析歸父送媵女於晉令與適俱行也禮媵同姓適異姓今晉嫁女於同姓齊以異姓爲媵皆非禮也而不言非禮者但傳本主說欒盈不言事之可否　注荀子至聽從　正義曰十三年傳云荀罃卒十四年傳言盈生六

年而武子卒是其少也知悼子荀首之孫中行吴荀林父之曾孫首是林父之弟首爲知氏林父爲中行氏是同祖也悼子是荀吴二從叔父故相聽從計悼子年十六不得爲十七是故沈氏云後人傳寫誤劉炫以此而規杜氏非也　程鄭嬖於公　正義曰鄭雖非卿亦是彊族言嬖於公見其不助欒氏　注七輿官名　正義曰僖十年傳言七輿大夫杜云侯伯七命副車七乘謂副車每車有一大夫主之則此七輿大夫杜亦爲主副車之官也劉炫云若是主公車則當情親於公不應曲附欒氏服虔云下軍輿帥七人炫謂服言是　且欒至民柄　正義曰欒氏多怨言易克既有爲利之權又執民之八柄　注賞罰爲民柄　正義曰周禮大宰以八柄詔王馭羣臣一曰爵二曰禄三曰予四曰置五曰生六曰奪七曰廢八曰誅此八者爵禄予置生是賞也奪廢誅是罰也賞罰二事分爲八名此時臨與敵戰唯賞罰而已故以賞罰言之鄭玄云柄所秉執以起事者也然則柄以器物爲喻若用斧之執其柄也

注夫人有杞喪　正義曰隱元年傳說葬之節云士踰月外姻至則姻是外親之揔名杞孝公卒夫人有兄弟之服是有杞喪也傳言公有姻喪注言夫人有杞喪者下文欒王鮒使宣子墨縗冒絰詐爲夫人故也案經葬杞孝公之下始書欒盈復入于晉則欒盈之入在孝公葬後杜解諸侯既葬除服而夫人猶有服者葬杞孝公書魯使去之日欒盈入晉當在葬杞孝公之前故夫人猶有服故得詐爲之也　墨縗冒絰　正義曰夫人爲其兄弟當大功喪服大功布衰裳牡麻絰冒絰者言以絰冒其首也欒王鮒使宣子詐爲夫人孝服也　奉公以如固宮　正義曰晉語云范宣子以公入于襄公之宮蓋襄公有別宮牢固故謂之固宮　注蓋犯至其罪　正義曰周禮司厲職云其奴男子入于罪隷女子入于舂槀鄭玄云奴從坐而沒入縣官者男子同名杜用鄭說以無正文故云蓋以斐豹請焚丹書知以丹書其籍近世魏律緣坐配沒爲工樂雜戶者皆用赤紙爲籍其卷以鉛爲軸此亦古人丹書之遺法

注魴欒氏族　正義曰服虔云魴盈之子俱無文也計欒盈宣子之外孫胥午謂爲孺子未得有子已堪戰十九年欒魴已帥師伐齊必非欒盈子故杜以爲欒氏族世族譜欒魴爲欒氏族以欒樂爲雜人不知杜意何故也

秋齊侯伐衛先驅穀榮御王孫揮召揚爲右先驅前鋒軍申驅成秩御莒恒申鮮虞之傅摯爲右申驅次前軍傳摯申鮮虞之子曹開御戎晏父戎爲右公御右也貳廣上之登御邢公盧蒲癸爲右貳廣公副車啓牢成御襄罷師狼蘧疏爲右左翼曰啓胠商子車御侯朝桓跳爲右右翼曰胠大殿商子游御夏

之御寇崔如爲右（大殿後軍）燭庸之越駟乘（四人共乘殿車也傳具載此言莊公廢舊臣任武力）自衛將遂伐晉晏平仲曰君恃勇力以伐盟主若不濟國之福也不德而有功憂必及君崔杼諫曰不可臣聞之小國閒大國之敗而毀焉必受其咎君其圖之弗聽陳文子見崔武子（文子陳完之孫須無武子崔杼也）曰將如君何武子曰吾言於君君弗聽也以爲盟主而利其難羣臣若急君於

何有言有急不能顧君欲弑之以説晉子姑止之文子退告其人曰崔子將死乎謂君甚而又過之弑君之惡過於背盟主不得其死過君以義猶自抑也況以惡乎自抑損疏申鮮虞之傳摯為右　正義曰俗本多云申鮮虞之子今案注云傳摯申鮮虞之子若傳先有子字無此注故今定本皆無　注左翼曰啓　正義曰左翼曰啓右翼曰胠賈逵以為此言或當有成文也且此傳上下先驅申驅是前軍也大殿是後軍也明啓胠是在旁之軍説文云胠掖下也胠是在旁明矣凡言左右以左為先知啓是左也名之曰啓或使之先行詩云以先啓行服虔引司馬法謀帥篇曰大前驅啓乘車大晨倅車屬焉大晨大殿也音相　似如服言古人有名軍為啓者　齊侯遂伐晉取

朝歌【朝歌今屬汲郡】爲二隊入孟門登大行【二隊分兵爲二部孟門晉隘道大行山在河內郡北】張武軍於熒庭【張武軍謂築壘壁熒庭晉地】戍郫邵【郫邵晉邑而守之】封少水【封晉尸於少水以爲京觀】以報平陰之役乃還【平陰役在十八年】趙勝帥東陽之師以追之獲晏氂【趙勝趙旃之子東陽晉之山東魏郡廣平以北晏氂齊大夫】八月叔孫豹帥師救晉次于雍榆禮也【救盟主故曰禮】

疏注張武軍謂築壘壁　正義曰宣十二年傳稱楚既戰勝潘黨請築武軍昭十三年傳子干帥陳蔡之師入楚陳蔡請爲武軍蔡公曰欲[illegible]日役病矣請藩而已乃藩爲軍以此知武軍謂築壘壁也張謂張設築作之具服

虔云張設旌此也　注趙勝至大夫　正義曰昭二十二年傳曰荀吴略東陽遂襲鼓滅之鼓在鉅鹿居山之東山東曰朝陽知東陽是寬大之語㧾謂晉之山東故爲魏郡廣平以北二年齊晏弱城東陽以偪萊哀八年吴伐魯克東陽而晉齊魯皆有東陽名同而實異服虔以東陽爲魯邑繆之甚矣東陽之師謂下文叔孫豹所帥者也　注救盟主故曰禮　正義曰公羊傳曰曷爲先言救而後言次先通君命也僖元年齊師宋師曹師次于聶北救邢公羊傳曰曷爲先言次而後言救君也其意言君則進止自由故先次後救臣則先通君命故先救後次賈氏取以爲說謂此傳云禮者言其先救後次爲得禮也釋例曰所記或次在事前次以成事也或次在事後事成而次也皆隨事實無義例也叔孫豹次于雍榆傳曰禮者善其宗助盟主非以次爲禮也齊桓次于聶北救邢亦以存邢具其器用師人無私見善不在次也杜以此故言救盟主故曰禮所以明異舊說也　季武子無適子

公彌長而愛悼子欲立之（公彌公鉏悼子紇也）訪於申豐曰彌與紇吾皆愛之欲擇才焉而立之申豐趨退歸盡室將行（申豐季氏屬大夫）他日又訪焉對曰其然將具敝車而行（其然猶必爾）乃止（止不立紇）訪於臧紇臧紇曰飲我酒吾爲子立之季氏飲大夫酒臧紇爲客（爲上賓）既獻（已獻酒）臧孫命北面重席新樽絜之（酒樽既新復絜深之）召悼子降逆之大夫皆起（臧孫下迎悼子）及旅而召

公鉏獻酬禮畢而通行爲旅使與之齒使從庶子之禮列在悼子之下季孫失色恐公鉏不從季氏以公鉏爲馬正馬正家司馬慍而不出閔子馬見之閔子馬閔馬父曰子無然禍福無門唯人所召爲人子者患不孝不患無所所位處敬共父命何常之有言廢置在父無常位也若能孝敬富倍季氏可也父寵之則可富姦回不軌禍倍下民可也禍甚於貧賤公鉏然之敬共朝夕恪居官次次舍也季孫喜使飲已酒而以具

往盡舍旃共饗燕之具故公鉏氏富又出為公左宰出季氏家臣仕於公孟孫惡臧孫不相善季孫愛之愛其成己志孟氏之御騶豐點好羯也羯孟莊子之庶子孺子秩之弟曰從余言必為孟孫孝伯也為孟孫後再三云羯從之孟莊子疾豐點謂公鉏苟立羯請讎臧氏使孟氏與公鉏共憎臧孫公鉏謂季孫曰孺子秩固其所也固自當立若羯立則季氏信有力於臧氏矣臧氏因季孫之欲而為定之猶為有力今若專立孟氏之少則季氏有力過於臧氏弗應己卯孟

孫卒公鉏奉羯立于戶側戶側喪主季孫至入哭而出曰秩焉在公鉏曰羯在此矣季孫曰孺子長公鉏曰何長之有唯其才也季孫廢鉏立紇云欲擇才故以此荅之且夫子之命也遂誣孟孫遂立羯秩奔邾臧孫入哭甚哀多涕出其御曰孟孫之惡子也而哀如是季孫若死其若之何臧孫曰季孫之愛我疾疢也常志相順從身之害孟孫之惡我藥石也常志相違戾猶藥石之療疾美疢不

如惡石夫石猶生我（愈己疾也）疢之美其毒滋多孟孫死吾亡無日矣孟氏閉門告於季孫曰臧氏將爲亂不使我葬（欲爲公鉏辟臧氏）季孫不信臧孫聞之戒（戒爲備也）冬十月孟氏將辟藉除於臧氏（辟穿藏也於臧氏借人除葬道）臧孫使正夫助之（正夫隧正）除於東門甲從己而視之（畏孟氏故從甲士視作者）孟氏又告季孫季孫怒命攻臧氏（見其有甲故）乙亥臧紇斬鹿門之關以出奔邾（魯南城東門）初臧

宣叔娶于鑄生賈及爲而死鑄國濟北蛇丘縣所治繼室以其姪女子謂兄弟之子爲姪穆姜之姨子也姪穆姜姨母之子與穆姜爲姨昆弟生紇長於公宮姜氏愛之故立之立爲宣叔嗣臧賈臧爲出在鑄還男氏也臧武仲自邾使告臧賈且致大蔡焉大蔡大龜曰紇不佞失守宗祧遠祖廟爲祧敢告不弔不爲天所弔恤紇之罪不及不祀言應有後子以大蔡納請其可請爲先人立後賈曰是家之禍也非子之過也賈聞命矣再

拜受龜使為以納請賈使為為己請遂自為也為自為請

臧孫如防防臧孫邑使來告曰紇非能害也知

不足也言使甲從己但慮事淺耳非敢私請為其先人請也苟守先

祀無廢二勳二勳文仲宣叔敢不辟邑據邑請後故孔子以為要君

乃立臧為臧紇致防而奔齊其人曰其盟

我乎謂陳其罪惡盟諸大夫以為戒臧孫曰無辭廢長立少季孫所忌故謂

無辭以罪己將盟臧氏季孫召外史掌惡臣而問

盟首焉惡臣謂奔亡者盟首載書之章首對曰盟東門氏也曰

毋或如東門遂不聽公命殺適立庶文公命立子惡公子遂殺之立宣公盟叔孫氏也曰毋或如叔孫僑如欲廢國常蕩覆公室謂譖公與季孟於晉季孫曰臧孫之罪皆不及此孟椒曰盍以其犯門斬關季孫用之乃盟臧氏曰無或如臧孫紇干國之紀犯門斬關干亦犯也臧孫聞之曰國有人焉誰居其孟椒乎孟椒孟獻子之孫子服惠伯居猶與也

疏注獻酬至爲旅．正義曰案鄉飲酒禮主人席於阼階上西面賓席於堂戶西南面介席於西階上東面衆賓席於

上賓之西南面初賓介及衆賓至立於門外東面主人出迎于門外西面主人延賓入及介衆賓等立於西階下主人揖賓升主人酌酒於阼階上拜獻賓賓西階上拜受飲卒爵酌酒以酢主人主人阼階上飲卒爵又酌酒先自飲以酬賓賓拜受酬酒奠于薦東賓降主人又酌酒於西階上獻介介於西階上受爵飲卒爵酌以酢主人主人於西階上受爵飲卒爵介降主人又酌酒於西階上獻衆賓衆賓飲訖降引樂工入歌詩主人獻樂工又引笙入立於堂下主人獻笙師訖主人及賓介衆賓等皆升就席乃立相者爲司正使弟子一人舉觶於賓賓酬主人主人酬介介酬衆賓是爲旅也杜言獻酬禮畢者謂獻酬賓介及衆賓禮畢也言通行爲旅者謂一人舉觶於賓旅衆相酬通至於下案鄉飲酒禮未旅以前賓介皆立此傳云大夫皆起則季氏飲大夫酒未必純如鄉飲酒禮則獻酬事訖大夫皆坐然則既獻召悼子者謂獻臧紇及大夫訖而召悼子至旅酬之時而召公鉏　若能至民可也　正義曰悼子

既爲適子將承季氏之後故謂悼子爲季氏下言爲孟孫
其意亦然富倍季氏言可過悼子也衺回不軌更獲罪戾
非徒貧賤而已是爲倍下民故杜云禍甚於貧賤也　孟
氏之御騶　正義曰成十八年傳曰程鄭爲乘馬御六騶
屬焉使訓羣騶知禮注云六騶六閑之騶則騶是掌馬之
官蓋兼掌御事謂之御騶　信有力於臧氏矣　正義曰
不應得而得之則彼荷其恩故功力多也　立于戶側
正義曰喪大記云大夫之喪主人坐于東方此立于戶側
則在室戶之東西面立也禮記云坐此云立者以季孫來
故立耳　孟孫至石也　正義曰治病藥分用石本草所
云鍾乳礬磁石之類多矣　夫石猶生我　正義曰服虔
云夫謂孟孫也桓十三年傳夫固謂君夫豈不知服虔云
夫謂鬬伯比也二十六年傳夫不惡女乎服杜並云夫謂
大子也其年又曰夫獨無族姻乎杜云夫謂晉也三十一
年傳夫亦愈知治矣杜云夫謂尹何皆謂所斥前人爲夫
此言之類也　注正夫遂正　正義曰七年傳稱叔仲昭

伯爲隧正謂南遺請城費吾多與而役是役夫遂正所主知此正夫是遂正也遂正當屬司徒臧氏爲司寇而借之於臧氏者蓋當時臧氏兼主掌之　注魯南城東門　正義曰蓋舊名猶在相傳如此也且郕在魯之東南奔郕出此門爲便　注姪穆至昆弟　正義曰釋親云妻之姊妹同出爲姨孫炎曰同出俱已嫁也然則據父言之謂之姨據子言之當謂之從母但子效父語亦呼爲姨姨子昆弟即喪服從母昆弟是也故曰姨昆弟　注大蔡大龜　正義曰漢書食貨志云元龜爲蔡論語云臧文仲居蔡家語稱漆彫平對孔子云臧氏有守龜其名曰蔡文仲三年而爲一兆武仲三年而爲二兆是大蔡爲大龜蔡是龜之名耳鄭玄云出蔡地因以名焉非也　注言應有後　正義曰禮天子封諸侯以國諸侯賜大夫以族天子不滅國諸侯不滅族有小罪則廢其身擇立次賢使紹其先祀論語云興滅國繼絕世謂此也必有大罪乃得滅之周禮大司馬云外內亂鳥獸行則滅之是也武仲自言罪輕不及於

不祀言其應有後也、注二勳文仲宣叔　正義曰哀二十四年傳曰晉侯將伐齊使來乞師曰昔臧文仲以楚師伐齊取穀臧宣叔以晉師伐齊取汶陽寡君欲徼福於周公願乞靈於臧氏是二勳謂文仲宣叔也　季孫召外史　正義曰周禮外史掌書外令掌四方之志今季孫召外史蓋魯亦立此官也

晉人克欒盈于曲沃盡殺欒氏之族黨欒魴出奔宋書曰晉人殺欒盈不言大夫言自外也　自外犯君而入非復晉大夫

齊侯還自晉不入　不入國　遂襲莒門于且于　且于莒邑　傷股而退　齊侯傷　明日將復戰期于壽舒　壽舒莒地　杞殖華還載甲夜入且于之

隧宿於莒郊（二子齊大夫且于隧狹路）明日先遇莒子於蒲侯氏（蒲侯氏近莒之邑）莒子重賂之使無死曰請有盟（欲以盟要二子無致死戰）華周對曰貪貨棄命亦君所惡也（華周即華還）昬而受命日未中而棄之何以事君莒子親鼓之從而伐之獲杞梁（杞梁即杞殖）莒人行成（勝大國恐懼故行成）齊侯歸遇杞梁之妻於郊（梁戰死妻行迎喪）使弔之辭曰殖之有罪何辱命焉（言若有罪不足弔）若免於罪猶有先人

之敝廬在下妾不得與郊弔婦人無外事故下猶賤也齊

侯弔諸其室傳善婦人有禮

疏夜入且于之隧。正義曰既入而又得出宿知所入非城邑也故杜以爲狹道檀弓說此事云齊莊公襲莒于奪杞梁死焉言于奪則當爲地名鄭玄引此傳云隧奪[illegible]相近言其與此一事則謂此亦爲地名若是地名不得云且于之隧即如記文蓋當且于之旁別有奪地非此且于之隧也

注婦人至賤也

正義曰檀弓云哀公使人弔蕢尚遇諸道辟於路畫宮而受弔焉曾子曰蕢尚不如杞梁之妻之知禮也鄭玄云行弔禮於野非也然則男子亦不得受野弔而言婦人無外事者檀弓云君遇柩於路必使人弔之鄭玄云君於民臣有父母之恩是男子從柩在野則得野受弔婦人無外事雖從柩亦不得野受弔可若男子得受野弔而曾子非蕢尚者以蕢尚在朝顯著故宜弔於其家若君遇柩於路使人弔之者謂庶人及微小之

臣也檀弓因貴尚而說此事云杞梁死其妻迎其柩於路而哭之哀則杞梁之妻於時從杞梁柩雖從柩而辭不受弔是由異於男子故也服虔以下從上讀言敝廬在下禮記無下知下猶賤謙言賤妾也齊侯將爲臧紇田與之田邑臧孫聞之見齊侯與之言伐晉齊侯自道伐晉之功對曰多則多矣抑君似鼠夫鼠晝伏夜動不穴於寢廟畏人故也今君聞晉之亂而後作焉作起兵也寧將事之非鼠如何乃弗與田臧孫知齊侯將敗不欲受其邑故以比鼠欲使怒而止仲尼曰知之難也有臧武仲之知謂能辟齊禍而不容於魯

國抑有由也作不順而施不恕也夏書曰念茲在茲逸書也念此事在此身言行事當常念如在己身也順事恕施也疏不穴於寢廟　正義曰一解鼠不敢穿寢廟墉以爲穴者即畏人故也但寢則近人廟則幽靜鼠不穿廟豈是畏人故知寢廟間雅鼠不即以爲穴必須穿壁始敢安處止爲畏人故也計燕巢鼠穴自是其常假喻言之不可執此爲難也　作不至恕也　正義曰服虔云不順謂阿季氏廢長立少也不恕謂惡孟氏立庶也然則作而不順當如服言傳無惡孟氏之事故不取當謂知其不可而爲之是不恕也

經二十有四年春叔孫豹如晉賀克欒氏仲孫羯帥師侵齊夏楚子伐吳秋七月甲子朔

日有食之既無傳疏秋七至之既　正義曰漢書律歷志載劉歆三統之術以爲五月二十三分月之二十乃爲一交以爲交在望前朔則日食望則月食交在望後望則月食後月朔則日食交正在朔則日食既前後望不食交正在望則月食既前後朔不食而二十一年九月十月頻月日食此年七月八月頻月日食凡交前十五度交後十五度竝是食竟去交遠則日食漸少去交近則日食漸多正當交則日食既若前月在交初一度日食則至後月之朔日猶在交之末度未出食竟月行天既帀來及於日或可更食若前月日在交初二度以後則後月復食無理今七月日食既而八月又食於推步之術必無此理蓋古書磨滅致有錯誤劉炫云漢末以來八百餘載考其注記莫不皆爾都無頻月日食之事計天道轉運古今一也後世既無其事前世理亦當然而今有頻食於術不得有交之所在日月必食日食在朔月食在望日月共盡一體日食少則月食多日食多則月食

少日食盡則前後望月不食月食盡則前後朔日不食以其交道既不復相掩故也此與二十一年頻月日食理必不然但其字則變古爲篆改篆爲隸書則縑以代簡紙以代縑多歷世代年數遙遠喪亂或轉寫誤失其本眞先儒因循莫敢改易執文求義理必不通後之學者宜知此意

齊崔杼帥師伐莒大水無傳

八月癸巳朔日有食之無傳

公會晉侯宋公衞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夷儀

冬楚子蔡侯陳侯許男伐鄭

公至自會無傳

陳鍼宜咎出奔楚陳鍼子八世孫慶氏之黨昔名惡之也

疏 注陳鍼子八世孫 正義曰世本文也

叔孫豹[illegible]

京師大饑（無傳）

傳二十四年春穆叔如晉范宣子逆之問焉曰古人有言曰死而不朽何謂也穆叔未對宣子曰昔匄之祖自虞以上爲陶唐氏（陶唐堯所治地大原晉陽縣也堯終虞之世以爲號故曰自虞以上）在夏爲御龍氏（謂劉累也事見昭二十九年）在商爲豕韋氏（豕韋國名東郡白馬縣東南有韋城）在周爲唐杜氏（唐杜二國名殷末豕韋國於唐周成王滅唐遷之於杜爲杜伯杜伯之子隰叔奔晉四世及士會食邑於范復爲范氏杜今京兆杜縣）晉主夏盟爲

范氏其是之謂乎晉爲諸夏盟主范氏復爲之佐言己世爲興家穆叔曰以豹所聞此之謂世祿非不朽也魯有先大夫曰臧文仲既沒其言立立謂不廢絕其是之謂乎豹聞之大上有立德黃帝堯舜其次有立功禹稷其次有立言史佚周任臧文仲雖久不廢此之謂不朽若夫保姓受氏以守宗祊祊廟門世不絕祀無國無之祿之大者不可謂不朽傳善穆叔之知言

疏注陶唐至以上　正義曰如杜此注陶唐共爲一名即是晉陽縣也

釋例云晉大鹵大原大夏參虛晉陽六名大原晉陽縣也
唯載六名而言不及唐釋例又別記小國所都唐大原晉
陽縣也亦云唐是晉陽而言不及陶則以陶與唐別不是
共為一名也史記云帝堯為陶唐氏韋昭云陶唐皆國名
猶湯稱殷商也案經傳契居商故湯以商為國號後盤庚
遷殷故殷商雙舉歷檢書傳未聞帝堯居陶而以陶冠唐
蓋地以二字為名所稱或單或複也張晏云堯為唐侯國
於中山唐縣然則唐是中山縣名非晉陽也堯自唐侯而
升為天子既為天子乃治於晉陽六名言不
及唐記其諸國之都乃云唐是晉陽言堯為天子號曰陶
唐其治在晉陽耳唐非晉陽縣內之地名也舜受堯禪封
堯子丹朱為王者之後猶稱為唐其名不易終虞之世以
陶唐為號故曰自虞以上也　注謂劉至九年　正義曰
昭二十九年傳司陶唐氏既衰其後有劉累學擾龍于豢
龍氏以事孔甲夏后嘉之賜氏曰御龍　注豕韋至韋城
正義曰鄭語云祝融之後八姓大彭豕韋為商伯矣又曰

彭姓彭祖豕韋則商滅之矣賈逵云大彭豕韋爲商伯其
後世失道殷復興而滅之然則商之初豕韋國君爲彭
姓也其後乃以劉累之後代之亦不知殷之何王滅彭姓
而封累後也昭二十九年傳稱夏王孔甲嘉劉累賜氏曰
御龍以更豕韋之後則賜劉累身封豕韋而此云在商爲
豕韋氏者杜於彼注云劉累代彭姓之豕韋累尋遷魯縣
豕韋復國至商而滅累之後世復承其國爲豕韋氏是杜
解劉累及其後世再封豕韋之事　注唐杜至杜縣　正
義曰以國語杜伯文不連唐知唐杜二國名又以豕韋爲
一嫌唐杜亦一故辨之也昭元年傳稱堯遷實沈于大夏
唐人是因以服事夏商其季世曰唐叔虞及成王滅唐而
封大叔是言周成王滅唐也周語曰周之衰也杜伯射宣
王於鄗是周有杜國故杜以爲成王滅唐遷之於杜爲杜
伯也晉語訾祏對范宣子云昔隰叔子違周難奔於晉生
子輿爲司空世及武子佐文襄爲卿以輔成景後之人可
則是以受隨范賈逵云宣王殺杜伯其子逃而奔晉子輿

士蔿字弍子士會也會士蔿之孫是隰叔四世及上會食
邑於范爲范氏也劉炫云案杜於昭元年注云唐人若劉
累之等累遷魯縣此在大夏即如彼言則居唐之人非累
之裔此注何云豕韋國於唐也又據何文知初封於唐後
封於杜乎今知劉說非者彼注雖似有異其義與此不殊
彼傳云唐人是因杜以唐人非一人之稱故云劉累之等
謂累之子孫故云之等也累遷魯縣傳云唐人是因因居
大夏則累之子孫遷居大夏也杜知殷末封之於唐者以
周成王滅唐故也知後封於杜者以宣王時有杜伯故也
是成王之時有唐無杜宣王之時有杜無唐故杜爲此解
劉炫又規云唐非豕韋之胤杜亦未必是後安知滅唐遷
於杜也賈逵注國語云武王封堯後爲唐杜二國以爲並
時爲國非滅唐封杜劉以爲唐非劉累之後又取賈逵注
國語武王封堯後爲唐杜二國以爲二國並封而規杜氏
非也炫謂宣子歷言己之宗族於上世有國有家未必繼
體相承炫於處秦爲劉謂非丘明之筆豕韋唐杜不信元

凱之言已之遠近數自識許或聞此義必將見之但傳言於人權誤後學之所見不敢有隱唯賢者裁之　大上至立言　正義曰大上其次以人之才知淺深爲上次也大上謂人之最上者上聖之人也其次次聖者謂大賢之人也其次又次大賢者也立德謂創制垂法博施濟衆聖德立於上代惠澤被於無窮故服以伏羲神農杜以黄帝堯舜當之言如此之類乃是立德也禮運稱禹湯文武成王周公後代人主之選計成王非聖但欲言周公不得不言成王耳禹湯文武周公與孔子皆可謂立德者也立功謂拯厄除難功濟於時故服杜皆以禹稷當之言如此之類乃是立功也祭法云聖王之制祭祀也法施於民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禦大菑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法施於民乃謂上聖當是立德之人其餘勤民定國禦災捍患皆是立功者也立言謂言得其要理足可傳記傳稱史逸有言論語稱周任有言及此臧文仲既沒其言存立於世皆其身既沒其言尚存故服杜皆

以史佚周任臧文仲當之言如此之類乃是立言也老莊荀孟管晏楊墨孫吳之徒制作子書屈原宋玉賈逵楊雄馬遷班固以後撰集史傳及制作文章使後世學習皆是立言者也此三者雖經世代當不朽腐故穆子歷言之

注祊廟門 正義曰釋宮云祊謂之門李巡曰祊故廟門名也孫炎曰詩云祝祭於祊謂廟門也

范宣子為政諸侯之幣重鄭人病之二月鄭伯如晉子產寓書於子西以告宣子寓寄也曰子為晉國四鄰諸侯不聞令德而聞重幣僑也惑之僑聞君子長國家者非無賄之患而無令名之難夫諸侯之賄聚於公室

則諸侯貳貳離也若吾子賴之則晉國貳賴恃用之諸侯貳則晉國壞晉國貳則子之家壞何沒沒也沒沒沈滅之言將焉用賄夫令名德之輿也德須令名以遠聞德國家之基也有基無壞無亦是務乎有德則樂樂則能久詩云樂旨君子邦家之基有令德也夫詩小雅言君子樂美其道爲邦家之基所以濟令德上帝臨女無貳爾心有令名也夫詩大雅言武王爲天所臨不敢懷貳心所以濟令名恕思以明德則令名載而

行之是以遠至邇安毋寧使人謂子子實生我（毋寧寧也）而謂子浚我以生乎（浚取也言取我財以自生）象有齒以焚其身賄也（焚斃也）宣子說乃輕幣是行也鄭伯朝晉爲重幣故且請伐陳也鄭伯稽首宣子辭子西相曰以陳國之介恃大國而陵虐於敝邑（介因也大國楚也）寡君是以請罪焉（請渠罪攄陳也）敢不稽首（爲明年鄭入陳傳）

疏 詩云至名也夫 正義曰詩小雅南山有臺之篇旨美也言有樂美之德君子以有樂美之德故爲邦家之基本也此詩

所言言此君子有公德也夫又引詩大雅大明之篇詩人謂武王云上天之意臨視女武王矣言武王爲天所臨不敢懷貳於女之心此詩所言言武王有令名也夫樂美君子者言君子有可樂可美之德也劉炫云詩人謂武王云上天之意臨視女武王故在下臣民無懷貳於女之心也

毋寧至生乎　正義曰無寧寧也言人等作二事爲不取人財寧使人謂子實能生養我民也爲多取人財使人言子不能自活而須我民財以生活乎此二者孰勝也　注焚斃也　正義曰焚是燒也象不燒死故訓爲斃服虔云焚讀曰僨僨僵也爲生齒牙僵仆其身

孟孝伯侵齊晉故也前年齊伐晉魯爲晉報侵夏楚子爲舟師以伐吳舟師水軍不爲軍政不設賞罰之差無功而還爲下吳召舒鳩起本齊侯既伐晉而懼將欲見楚子楚

子使遂啓彊如齊聘且請期請會期齊社蒐軍實使客觀之祭社因閱數軍器以示遂啓彊陳文子曰齊將有寇吾聞之兵不戢必取其族戢藏也族類也取其族還自害也秋齊侯聞將有晉師夷儀之師使陳無宇從遂啓彊如楚辭且乞師辭有晉師未得相見崔杼帥師送之遂伐莒侵介根介根莒邑今城陽黔陬縣東北計基城是也齊既與莒平因兵出侵之言無信也會于夷儀將以伐齊水不克晉合諸侯以報前年見伐冬楚子伐鄭以救齊門于東門

次于棘澤以齊無守乞師故也諸侯還救鄭夷儀諸侯晉侯使張骼輔躒致楚師求御于鄭欲得鄭人自御知其地利故也鄭人卜宛射犬吉射犬鄭公孫子大叔戒之曰大國之人不可與也言不可與等也欲使卑下之大叔游吉對曰無有衆寡其上一也言在己上者有常分無大小國之異大叔曰不然部婁無松栢部婁小阜松栢大木喻小國異於大國二子在幄坐射犬于外二子張骼輔躒幄帳也既食而後食之使御廣車而行廣車兵車己皆乘乘車乘車安車將

及楚師而後從之乘皆踞轉而鼓琴轉衣裝近不告而馳之射犬恨故近敵不告而馳皆取冑於櫜而冑入壘皆下搏人以投收禽挾囚禽獲也弗待而出射犬又不待二子皆超乘抽弓而射既免復踞轉而鼓琴曰公孫同乘兄弟也言同乘義如兄弟胡再不謀謂不告而馳不待而出對曰曩者志入而已今則怯也皆笑曰公孫之亟也亟急也言其性急不能受屈

疏 無有至一也 正義曰射犬之意言我與彼俱是大夫無尊卑上下小人民衆寡之異其在我上彼

此一也其意言我下鄭卿亦下晉卿彼若是卿我當下之彼是大夫我不下之　注部婁至大國　正義曰釋地云大陸曰阜大阜曰陵李巡曰大陸謂土地高大名曰阜阜最大爲陵則阜地之高者是位陵之頹也部婁小阜相傳爲然大山有松栢小阜無松栢小阜異於大山喻小國異於大國不得與大國之人等也服虔云喻小國無賢材知勇之人而與大國等也　注韔衣裝　正義曰踞謂坐其上也戰非所有可坐其上明是衣囊耳當是盛衣甲之囊也下云取胄於櫜當別有小囊盛胄定本作衣裝　櫜者至怯也　正義曰曩猶向也向者志入前敵而馳馳入遇快而出非是故不告也

楚子自棘澤還使薳啓彊帥師送陳無宇　傳言齊楚固相結也

吳人爲楚舟師之役故在此平夏

召舒鳩人舒鳩人叛楚　舒鳩楚屬國召欲與共伐楚

楚

子師于荒浦荒浦舒鳩地使沈尹壽與師祁犂讓之二子楚大夫舒鳩子敬逆二子而告無之且請受盟二子復命王欲伐之薳子曰不可令尹薳子馮彼告不叛且請受盟而又伐之伐無罪也姑歸息民以待其卒卒終也卒而不貳吾又何求若猶叛我無辭有庸乃還彼無辭我有功爲明年楚滅舒鳩傳陳人復討慶氏之黨鍼宜咎出奔楚言宜咎所以稱名齊人城郟郟王城也於是穀雒鬭毀王宮齊叛晉欲求媚於天子故爲王

城之穆叔如周聘且賀城王嘉其有禮也賜之大路大路天子所賜車之揔名爲昭四年叔孫以所賜路葬張本

疏注郟王至城之　正義曰傳稱成王定鼎于郟鄏周公就而營之謂之洛邑亦名王城其地舊名爲郟故以郟爲城名周語云靈王二十二年穀洛鬬毁王宮計靈王以二年即位往年爲二十二年往年毁壞其城故齊人令歲爲王城之也

晉侯使程鄭佐下軍代欒盈也鄭行人公孫揮如晉聘揮子羽也程鄭問焉曰敢問降階何由問自降下之道子羽不能對歸以語然明然明鬷蔑然明曰是將死矣不然將亡貴而知懼懼而思

降乃得其階階猶道也下人而已又何問焉言易知

且夫既登而求降階者知人也不在程鄭

其有亡釁乎不然其有惑疾將死而憂也

言鄭本小人爲明年程鄭卒張本【疏】注問自降下之道　正義曰下注階猶道也知問降階者問自降下之道程鄭既得爲卿以卿是高位欲降意下人故問自降下之道　其有至憂也　正義曰程鄭忽問降階然明議其將死故云此程鄭身有罪禍懼奔亡之釁而輒問降階也若不然則有迷惑之疾將死而憂乎何休難此云善言者君子所尚有小人道之輒爲死徵是善言不可出口此未得傳之意也然明者鄭之知人　知程鄭以佞媚嬖幸得升卿位非有謙退止足之心今忽問降階是改其常度以其改常知其將死故疑其知將有亡釁惑疾而憂故能出

此語耳善言非其常所以知其死非謂口出善言即當死也趙文子賢人也將死其語偷程鄭小人也將死其言善俱是失常無所怪惑也

經二十有五年春齊崔杼帥師伐我北鄙

夏五月乙亥齊崔杼弒其君光齊侯雖背盟主未有無道於民故書臣罪狀赴也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夷儀

六月壬子鄭公孫舍之帥師入陳子產之言陳以不義見入故舍之無譏釋例詳之

疏注子產至詳之　正義曰釋例曰陳蔡楚之與國鄭欲求親於晉故伐而

入之晉士莊伯詰其侵小問陳之罪子產荅以東門之役故免於譏及其侵蔡既無晉命又無直辭君死主少興師以求媚於晉義取亂略不能以德懷親又不能以直報怨故云大夫異於子產也陳之見伐本以助晉晉不逆勞而以法詰之得盟主遠理故仲尼曰晉爲伯鄭入陳非文辭不爲功善之也

秋八月己巳諸侯同盟于重丘夷儀之諸侯也重丘齊地己巳七月十二日經誤

疏注夷儀至經誤　正義曰僖五年公及齊侯云云會王世子于首止秋八月諸侯盟于首止公羊傳曰諸侯何以不序一事而再見者前目而後凡也是言前序後摠取省文之義故此直言諸侯猶是上夷儀之諸侯也劉炫云定四年公會劉子云云于召陵五月公及諸侯盟于臯鼬杜云復稱公者會盟異處故此亦異處而不言公者炫謂史異辭於彼有規傳云七月經言八月杜以長歷校之七月十二日有己巳知是經誤也

公至自會無傳

衛侯入于夷儀夷儀本邢地衛滅邢而爲衛邑晉怒衛衎失國使衛分之一邑書入者自外而入之辭非國逆之例

疏注夷儀至之例　正義曰僖元年邢遷于夷儀是夷儀本是邢地僖二十五年衛滅邢而有之還名其地爲夷儀故爲衛之邑也釋例曰春秋稱入其例有二施於師旅則曰不地在於歸復則曰國逆國逆又以䢴爲例逆而不立則皆非例所及諸在例外稱入直是自外入内記事者常辭義無所取而賈氏雖夫人姜氏之入皆以爲例如此甚多是杜以先儒妄以入例故顯言非國逆也於時剽爲衛君非國逆又不得位而稱侯者晉人稱爲衛侯以告魯故書侯也桓十五年鄭伯突入于櫟與此同也

楚屈建帥師滅舒鳩傳在衛侯入夷儀上經在下從告

冬鄭公孫夏帥師伐陳陳猶未服

十有二月吳子遏伐楚門

于巢卒 過諸樊也爲巢牛臣所殺不書滅者楚人不獲其尸吳以卒告未同盟而赴以名

吳子至巢卒 正義曰諸侯不生名此吳子名在伐楚上者爲卒書名上之以省文猶鄭伯髡頑如會丙戌卒于鄵也

傳二十五年春齊崔杼帥師伐我北鄙以報孝伯之師也 前年魯使孟孝伯爲晉伐齊 公患之使告于晉孟公綽曰崔子將有大志 志在弒君公綽魯大夫 不在病我必速歸何患焉其來也不寇 不爲寇害 使民不嚴 欲得民心 異於他日齊師徒歸 徒空也

齊棠公之妻東郭偃之姊也 棠公齊棠邑大夫

東郭偃臣崔武子棠公死偃御武子以弔焉見棠姜而美之美其色也使偃取之爲已取也偃曰男女辨姓辨別也今君出自丁齊丁公崔杼之祖臣出自桓不可齊桓公小白東郭偃之祖同姜姓故不可昏武子筮之遇困䷮坎下兌上困之大過䷛巽下兌上大過困六三變爲大過史皆曰吉阿崔子示陳文子文子曰夫從風坎爲中男故曰夫變而爲巽故曰從風風隕妻不可娶也風能隕落物者變而隕之故曰妻不可娶且其繇曰困于石據于蒺䔧入于其

宮不見其妻凶困六三爻辭困于石往不濟也坎爲險爲水水之險者石不可以動據于蒺梨所恃傷也坎爲險兌爲澤澤之生物而險者蒺梨恃之則傷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無所歸也易曰非所困而困名必辱非所據而據身必危既辱且危死其將至妻其可得見邪今卜昏而遇此卦六三失位無應則喪其妻失其所歸也崔子曰嫠也何害先夫當之矣寡婦曰嫠言棠公已當此凶遂取之莊公通焉驟如崔氏以崔子之冠賜人侍者曰不可公曰不爲崔子其無冠乎言雖不爲崔子猶自應有冠崔子因是因是

怨公又以其閒伐晉也閒晉之難而伐之曰晉必將報欲弑公以說于晉而不獲閒公鞭侍人賈舉而又近之乃爲崔子閒公伺公閒隙夏五月莒爲且于之役故莒子朝于齊且于役在二十三年甲戌饗諸北郭崔子稱疾不視事欲使公來乙亥公問崔子問疾遂從姜氏姜入于室與崔子自側戶出公拊楹而歌歌以命姜侍人賈舉止衆從者而入閉門爲崔子閉公也重言侍人者別下賈舉[illegible]

公登臺而請弗許請免請盟弗許請自刃於廟弗許求還廟自殺也皆曰君之臣杼疾病不能聽命不能親聽公命近於公宮言崔子宮近公宮或淫者詐稱公陪臣干掫有淫者不知二命干掫行夜言行夜得淫人受崔子命討之不知他命公踰牆又射之中股反隊遂弒之賈舉州綽邴師公孫敖封具鐸父襄伊僂堙皆死八子皆齊勇力之臣爲公所嬖者與公共死於崔子之宮祝佗父祭於高唐高唐有齊別廟也至復命不說弁而死於崔氏爵弁祭服申蒯

侍漁者侍漁監取魚之官退謂其宰曰爾以帑免帑宰之妻子我將死其宰曰免是反子之義也與之皆死反死君之義崔氏殺鬷蔑于平陰鬷蔑平陰大夫公外嬖傳言莊公所養非國士故其死難皆嬖寵之人晏子立於崔氏之門外聞難而來其人曰死乎曰獨吾君也乎哉吾死也言已與衆臣無異曰行乎曰吾罪也乎哉吾亡也自謂無罪曰歸乎曰君死安歸言安可以歸君民者豈以陵民社稷是主臣君者豈爲其口實社稷是

養（言君不徒居民上臣不徒求祿皆爲社稷）故君爲社稷死則死之

爲社稷亡則亡之（謂以公義死亡）若爲己死而爲己

亡非其私暱誰敢任之（私暱所親愛也非所親愛無爲當其禍）

且人有君而弒之吾焉得死之而焉得亡

之（言己非正卿見待無異於衆臣故不得死其難也）將庸何歸（將用死亡之義何所歸趣）

門啓而入枕尸股而哭（以公尸枕己股）興三踊而出

人謂崔子必殺之崔子曰民之望也舍之

得民（舍置也）盧蒲癸奔晉王何奔莒（二子莊公黨爲二十

八年殺慶舍張本 叔孫宣伯之在齊也 宣伯魯叔孫僑如成十六年奔齊 叔孫還納其女於靈公嬖生景公 還齊羣公子納宣伯女於靈公 丁丑崔杼立而相之慶封爲左相盟國人於大宮 大宮大公廟 曰所不與崔慶者晏子仰天歎曰嬰所不唯忠於君利社稷者是與有如上帝乃歃 盟書云所不與崔慶者有如上帝讀書未終晏子抄荅易其辭因自歃 辛巳公與大夫及莒子盟 莒子朝齊遇崔杼作亂未去故復與景公盟 大史書曰崔杼弑其君崔子殺之其

弟嗣書而死者二人（嗣續也并前有三人死）其弟又書乃舍之南史氏聞大史盡死執簡以往聞既書矣乃還（傳言齊有直史崔杼之罪所以聞）閭丘嬰以帷縛其妻而載之與申鮮虞乘而出（二子莊公近臣）鮮虞推而下之（下嬰妻也）曰君昏不能匡危不能救死不能死而知匿其暱（匿藏也暱親也）其誰納之行及弇中將舍（弇中狹道）嬰曰崔慶其追我鮮虞曰一與一誰能懼我（言道狹雖衆無所用）遂舍枕轡

而寢恐失馬也食馬而食駕而行出舍中謂嬰曰速驅之崔慶之衆不可當也遂來奔道虔衆得用故不可當崔氏側莊公于北郭側瘞埋之不殯於廟丁亥葬諸士孫之里士孫人姓因名里死十三日便葬不待五月四翣喪車之飾諸侯六翣不蹕蹕止行人下車七乘不以兵甲下車送葬之車齊舊依上公禮九乘又有甲兵今皆降損注棠公至大夫 正義曰楚僭號稱王故縣尹稱公齊不僭號亦邑長稱公者蓋其家臣僕呼之曰公傳即因而言之猶伯有之臣云吾公在壑谷也 注丁公 正義曰謚法述義不克曰丁 遇困之大過 正義曰坎下兌上爲困兌爲澤坎爲水水在澤下則澤中無水也易困象曰澤無水困澤

以鍾水潤生萬物今澤無水則萬物困病故名其卦爲困也巽下兌上爲大過彖曰大過大者過也陽大陰小二陰而夾四陽大者過也　史皆曰吉　正義曰史者筮人也史有多人皆言爲吉阿崔子之意也服虔云皆二卦妄也

注坎爲至以動　正義曰坎彖云習坎重險也說卦坎爲水水之險者爲石也石不可動往而遇石是往不濟也

注坎爲至則傷　正義曰兌爲澤說卦文也釋草云茨蒺梨郭璞曰布地蔓生細葉子有三角刺人蒺梨有刺是草之險者踐之則被刺故恃之則傷也　注易曰至所歸正義曰所引易曰易下繫辭文也孔子引此爻之辭而以此言述之非所困而困者謂六三是坎坎爲水水之險者爲石遇石當須辟之非合所困而乃困之故名必辱也非所據而據謂六三在坎之上澤之下於蒺梨之間應當辟之非合所據而乃據之故身必危也石未即害身之物所以云名必辱蒺梨害體之物故云身必危既有困辱且復傾危此死時其將至矣妻其可得見乎孔子述此爻之義

如是今卜昏而遇此卦是不吉之象也六三以陰居陽位
是失位也三應在上上亦陰爻是無應也動而無應是喪
失所歸故不見其妻也劉炫云困卦六三上承九四非
三應而三欲附之附之不入自取其困不應為此困而為
之名必辱也六三失位而下乘九二以柔乘剛非安身之
道不應據而據之身必危也　不為至宅乎　正義曰公
意言冠易得不足借縱使餘人不為崔子者其可無冠乎
況崔子富貴其當自有冠也劉炫云冠是首服之大名周
禮司服卿玄冕此崔子之冠蓋玄冕也今知非者以禮運
云冕弁兵革藏於私家非禮也崔子冕在公府非助君祭
不得用之將以賜人人非是卿何處施用案傳云驟如崔
氏以崔子之冠賜人當謂就崔子家以崔子冠賜人當是
玄冠也或冠模制作有異故以賜人也　注干掫至他命
正義曰昭二十年傳說齊公孫青聘衛之事云賓將掫主
人辭賓曰若不獲扞外役是不有寡君也乃親執鐸終夕
與於燎燎即是掫之事扞外役即是干之義也故先儒相

傳皆以干掫爲行夜說文云掫夜戒守有所擊從手取聲夜扞寇盜手有所擊故以干掫爲行夜官名也服虔云一曰干扞也諏謀也言受崔子命扞禦謀淫之人有此謬說故掫字或誤從言也今定本作干掫受崔子之命又受公命是爲二命故云受崔子命討之不知他命也　又射之中股　正義曰上未有射公之文而云又射之者以公未踰牆必已射公但射公不中傳文不載以踰牆射之中股故傳言其事而云又也　注喪車至六翣　正義曰周禮縫人掌衣翣柳之材鄭玄云必先纏衣其木乃以張飾也喪大記云飾棺君黼翣二黻翣二畫翣二鄭玄云漢禮翣以木爲筐廣三尺高二尺四寸方兩角高衣以白布畫者畫雲氣其餘各如其象柄長五尺車行使人持之而從既窆樹於壙中檀弓曰周人牆置翣是也是說翣之制也方言云自關而東謂扇爲翣則翣是扇之類也禮器云天子八翣諸侯六翣大夫四翣鄭玄云八翣者加龍翣二　不蹕　正義曰禮喪車乘人專道而行無貴賤一也蹕者止

行人也此不止行人略賤之 注下車至降損 正義曰服虔云下車遣車也雜記云遣車視牢具鄭玄云言車多少各如所包遣奠牲體之數也然則遣車載所包遣奠而藏之者與遣奠天子大牢包九箇諸侯亦大牢包七箇大夫亦大牢包五箇士少牢包三箇大夫以上乃有遣車如鄭之所言遣車者乃是明器塗車芻靈載所包遣奠藏之於壙中下車若是明器則甲兵亦是明器當云無甲兵不得云不以甲兵也杜言送葬之車則謂此爲貳車非遣車也言下車者蓋謂麤惡之車非良車也周禮大行人云上公貳車九乘侯伯貳車七乘子男貳車五乘則齊是侯爵法當車七乘耳今傳舉七乘言其不依舊法知齊舊依上公之禮貳車九乘其送葬又有甲兵今皆降損也用甲兵者葬是送終大禮法當備列軍陳若漢葬霍光發材官輕車北軍伍校北軍陳至茂陵以送其葬所以榮之也

晉侯濟自泮 泮闕 會于夷儀伐齊以報朝歌

之役朝歌役在二十三年不書伐齊齊人逆服兵不加齊人以莊公說以弒莊公說晉也使隰鉏請成慶封如師慶封獨使於晉不通諸侯故不書鉏隰朋之曾孫男女以班賂晉侯以宗器樂器宗器祭祀之器樂器鐘磬之屬自六正三軍之六卿五吏五吏文職三十帥三十帥武職皆軍卿之屬官三軍之大夫百官之正長師旅百官正長羣有司也師旅小將帥及處守者皆有賂皆以男女爲賂處守守國者晉侯許之晉侯受賂還不識者齊有喪師自宜退使叔向告於諸侯告齊服公使子服惠伯對曰君舍有罪

以請小國君之惠也寡君聞命矣 疏 注以弒莊公說晉也　正義曰劉炫云杜意言謀伐齊齊人乃弒莊公以說晉也炫謂莊公死後晉始謀伐齊齊人以莊公伐晉晉欲報伐莊公既以此說晉言晉雖既死今新君服從晉也　男女以班　正義曰劉炫云哀元年蔡人男女以辨與此同杜意男女分別將以賂晉也炫謂男女分別示晉以恐懼服罪非以為賂也　注五吏至屬官　正義曰此齊以晉將來伐就會賂之則五吏三十帥皆軍內之官也三軍將佐有六與六正數同故以六正為六卿也其五吏三十帥皆是軍內之官以三軍與六正數同必是在軍之官但軍官不復可知下句言三軍之大夫百官之正長則軍內羣官足包之矣於大夫之上言五吏三十帥此吏帥未必貴於大夫當以有所掌故先言之耳以吏者治也故為文職帥者有所率領故為武職杜氏以意而解不能審悉故云皆軍衆之屬官略言之耳既以帥為武職則帥

是大師下句復云師旅明當小於此師故杜以下師旅爲小將帥董遇云五吏謂一正有五吏爲三十師之長亦以意言之耳俗本三十師爲三十師非也　注皆以男女爲賂　正義曰杜以上句男女以班與賂連文故云皆以男女爲賂劉炫以爲男女以班示降服於晉有賂者皆有貨財賂之非以男女爲賂與杜異也　注晉侯至宜退　正義曰案傳會于夷儀伐齊以報朝歌之役齊人以莊公說則晉初伐齊之日未知莊公已死齊人以說方始知之齊既有喪師自須退縱令受賂未合致譏故杜爲此解而劉以爲齊弑君之後晉始來伐而規杜氏非也　晉侯使魏舒宛沒逆衛侯　衛獻公以十四年奔齊　將使衛與之夷儀崔子止其帑以求五鹿　崔杼欲得衛之五鹿致留衛侯妻子　崔子至五鹿　正義曰衛侯本以妻子奔齊今衛侯將入夷儀崔子止其於齊以質之

婚於齊所以止之以求五鹿故也衞侯若得衞國望以五鹿與齊故止其妻子以質之也初陳侯會楚子伐鄭（在前年）當陳隧者井堙木刊（隧徑也堙塞也刊除也）鄭人怨之六月鄭子展子產帥車七百乘伐陳宵突陳城（突穿也）遂入之陳侯扶其大子偃師奔墓（欲逃冢間）遇司馬桓子曰載余（陳之司馬）曰將巡城（不欲載公以巡城辭）遇賈獲（賈獲陳大夫）載其母妻下之而授公車公曰舍而母辭曰不祥（雖急猶不欲男女無別）與其妻扶其母以

奔墓亦免子展命師無入公宮與子產親

御諸門欲服之而已故禁侵掠陳侯使司馬桓子賂以

宗器陳侯免擁社免喪服擁社抱社主示服使其衆男女

別而纍以待於朝纍自囚係以待命子展執縶而見

見陳侯再拜稽首承飲而進獻承飲奉觴示不失臣敬子

美入數俘而出子美子產也但數其所獲人數不將以歸祝祓社司

徒致民司馬致節司空致地乃還祓除也節兵符陳亂

故正其衆官脩其所職以安定之乃還也



注纍自至待命　正義曰宣十二年楚子入鄭鄭伯肉袒牽羊

所以不別以男女囚繫以待命者此雖降服猶望國存故以囚繫男女擬爲鄭之僕隸彼則恐其遂滅請俘江南國已亡滅男女非己之有故與此不同／注祓除至遂也○正義曰周禮女巫掌歲時祓除釁浴鄭玄云歲時祓除如今三月上巳如水上之類釁浴謂以香薰草藥沐浴彼言祓除如此此祓社是祓除也其祓除之事當如鄭之言而周禮有掌節之官節爲兵符若今之銅虎符竹使符也陳國既亂致使官司廢闕民人分散符節失亡故令陳之司徒招致民人司馬集致符節司空檢致土地使各依其舊師乃迴還也劉炫云陳國既亂民節與地非復陳有子展子產心不濫陳各使己之官屬各依其職事致之於陳使民依職領受具其衆官備其所職以安定之以還也諸官皆鄭人在軍有此官者蓋權使攝爲之未必是正官服虔以爲祝與司徒等皆是陳人各致其所主於子産實使陳侯擁社自抱以進又何須祝祓之子美數俘獲尚不取何當取其民地使陳致之既致乃還則是滅矣何以云入陳也

秋七月己巳同盟于重丘齊成故也伐齊而稱同盟以明齊亦同盟

疏注伐齊至同盟　正義曰杜以經言同盟傳言伐齊直書諸侯同盟齊人不序於列故據同盟之言以明齊亦與盟劉炫以爲齊直遣慶封如師齊侯不與盟今知非者以五月齊弒莊公之後即立景公及七月始盟傳言齊成故也明齊侯在會莊十六年同盟于幽傳云鄭成也二十七年同盟于幽傳云陳鄭服也並與此文同又傳稱重丘之盟未可忘也故知齊亦同盟劉以爲齊侯不與盟而規杜氏非也

趙文子爲政趙武代范匄令薄諸侯之幣而重其禮以直禮待諸侯穆叔見之謂穆叔曰自今以往兵其少弭矣弭止也齊崔慶新得政將求善於

諸侯武也知楚令尹令尹屈建若敬行其禮道之以文辭以靖諸侯兵可以弭為二十七年晉楚盟于宋

傳疏注令尹屈建　正義曰趙文子初始爲政與令尹相知望其在後兵息知是新令尹也下文始言屈建爲令尹者因伐舒鳩而追序之其實蔿子馮卒在此盟前故服杜皆以令尹爲屈建也

楚蔿子馮卒屈建爲令尹屈建子木屈蕩爲莫敖代屈建宣十二年邲之役楚有屈蕩爲左廣之右世本屈蕩屈建之祖父今此屈蕩與之同姓名

舒鳩人卒叛前年辭不叛楚令尹子木伐之及離城離城舒鳩城吳人救之子木遽以右師先先至舒鳩子

彊息桓子捷子駢子盂帥左師以退（五人不及子木與吳相遇而退）吳人居其間七日（居楚兩軍之間）子彊曰久將墊隘隘乃禽也不如速戰（墊隘庳水雨）請以其私卒誘之簡師陳以待我（簡閱精兵駐後爲陳）我克則進奔則亦視之（視其形勢而紛助之）乃可以免不然必爲吳禽從之五人以其私卒先擊吳師吳師奔登山以望見楚師不繼復逐之傅諸其軍（吳還逐五子至其本軍）簡師會之吳師大敗遂圍

舒鳩舒鳩潰八月楚滅舒鳩五子既敗吳師遂前及子木共圍滅

舒鳩〔疏〕注墊隘處水雨　正義曰成六年注云墊隘羸困也方言云墊下也吳地下溼久駐於此處求雨大至民將困病故恐為人所禽制也

衛獻公入于夷儀為下自夷儀與甯喜言張本

鄭子產獻捷于晉獻入陳之功而不獻其俘戎服將事戎服軍旅之衣異於朝服晉人問陳之罪對曰昔虞閼父為周陶正以服事我先王閼父舜之後當周之興閼父為武王陶正我先王賴其利器用也與其神明之後也舜聖故謂之神明庸以元女大姬配胡公庸用也元女武王之長女

胡公閼父之子滿也而封諸陳以備三恪周得天下封夏殷二王後又封舜之謂之恪并二王後爲三國其禮轉降示敬而已故曰三恪則我周之自出至于今是賴言陳周之甥至今賴周德桓公之亂蔡人欲立其出陳桓公鮑卒於是陳亂事在魯桓五年蔡出桓公之子厲公也我先君莊公奉五父而立之五父佗桓公弟殺大子免而代之鄭莊公因就定其位蔡人殺之欲立其出故我又與蔡人奉戴厲公奉戴猶奉事至於莊宣皆我之自立陳莊公宣公皆厲公子夏氏之亂成公播蕩又我之自入君所知也播蕩流移失所

宣十一年陳夏徵舒弑靈公靈公之子成公奔晉自晉因鄭而入也今陳忘周之大德蔑我大惠棄我姻親介恃楚衆以馮陵我敝邑不可億逞億度也逞盡也我是以有往年之告謂鄭伯稽首告晉請伐陳未獲成命未得伐陳命則有我東門之役前年陳從楚伐鄭東門當陳隧者井堙木刊敝邑大懼不競而恥大姬上辱大姬之靈天誘其衷啓敝邑心啓開也開道其心故得勝陳知其罪授手于我用敢獻功晉人曰何故侵小對曰先王

之命唯罪所在各致其辟辟誅也且昔天子之地一圻方千里列國一同方百里自是以衰衰差降今大國多數圻矣若無侵小何以至焉晉人曰何故戎服對曰我先君武莊為平桓卿士鄭武公莊公為周平王桓王卿士城濮之役文公布命曰各復舊職晉文公命我文公戎服輔王以授楚捷不敢廢王命故也城濮在僖二十八年士莊伯不能詰士莊伯士弱也復於趙文子文子曰其

辭順犯順不祥乃受之冬十月子展相鄭伯如晉拜陳之功謝晉受其功子西復伐陳陳及鄭平前雖入陳服之而已故更伐以結成仲尼曰志有之志古書言以足志文以足言足猶成也不言誰知其志言之無文行而不遠雖得行猶不能及遠晉爲伯鄭入陳非文辭不爲功慎辭哉樞機之發榮辱之主

疏注獻入至其俘　正義曰上云數俘而出不將以歸知其空獻功不獻俘也　注戎服至朝服　正義曰周禮司服云凡兵事韋弁服鄭玄云韋弁以韎韋爲弁又以爲衣裳也諸侯之朝服玄冠緇布衣素積以爲裳是戎

服異於朝服也　注虞用至滿也　正義曰虞祭所用故
爲用也史記陳世家云陳胡公滿者虞帝舜之後也舜傳
禹而舜子商均爲封國夏后之時或失或續周武王克殷
求舜後得嬀滿封之於陳以奉帝舜祀是爲胡公　注周
得至三恪　正義曰樂記云武王克殷未及下車而封黃
帝之後於薊封帝堯之後於祝封帝舜之後於陳下車而
封夏后氏之後於杞封殷之後於宋郊特牲云天子存二
代之後猶尊賢也尊賢不過二代鄭玄以此謂杞宋爲二
王之後薊祝陳爲三恪杜今以周封夏殷之後爲二王後
又封陳并二王後爲三恪杜意以此傳言以備三恪則以
陳備三恪而已若遠取薊祝則陳近矣何以言備以其稱
備知其通二代而備其數耳二代之後則各自行其正朔
用其禮樂王者尊之深也舜在二代之前其禮轉降恪敬
也封其後示敬而已故曰恪雖通二代爲三其二代不假
稱恪唯、陳爲恪耳　何故侵小　正義曰陳大於鄭而謂
之侵小者言陳對晉爲小不言小於鄭也子展伐陳此言

侵謂侵陵之非用兵之侵也　列國一同　正義曰周法大國王百里此爲一同者引夏殷時國小以譏晉國之寬大權以拒晉耳　注表差降　正義曰中國七十小國五十是降差　注樞機至之主　正義曰易繫辭文也鄭玄云樞戶樞也機弩牙也戶樞之發或明或闇弩牙之發或中或否以譬言語之發有榮有辱傳言子產善爲文辭於鄭有榮也

楚蔿掩爲司馬蔿子馮之子子木使庀賦庀治數甲兵閱數之甲午蔿掩書土田書土地之所宜度山林度量山林之材以共國用鳩藪澤鳩聚也聚成藪澤使民不得焚燎壞之欲以備田獵之處辨京陵辨別也絕高曰京大阜曰陵別之以爲冢墓之地表淳鹵淳鹵埆薄之地表異輕其賦稅數疆潦疆界有流潦者計數減其租入規偃豬偃豬下濕之地

規度其受水多少町原防廣平曰原防隄也隄防閒地不得方正如井田別為小頃町牧

隰皋隰皋水岸下濕為芻牧之地井衍沃衍沃平美之地則如周禮制以為井田六尺為

步步百為畝畝百為夫九夫為井量入脩賦量九土之所入而治理其賦稅賦車

籍馬籍疏其毛色歲齒以備軍用賦車兵車兵甲士徒兵步卒甲楯

之數使器仗有常數既成以授子木禮也得治國之禮傳言楚之所

以與

疏注庀治　正義曰庀訓為具而言治者以下說治賦之事治之使具故以庀為治也　注鳩聚至之

處　正義曰鳩聚釋詁文也釋地有十藪李巡曰藪澤之

別名也周禮澤虞有大澤大藪小澤小藪鄭玄云澤水所

鍾也水希曰藪其職云若大田獵則萊澤野是藪為田獵

之處或焚其草則散失澤藪之用故聚成使不得焚燎之

也　注辨別至之地　正義曰釋丘云絶高爲之京非人爲之丘李巡曰丘高大者爲京也孫炎曰爲之人所作也則京爲丘類人力所作也釋地云大陸曰阜大阜曰陵李巡曰大陸謂土地高大名曰阜阜最大爲陵也檀弓稱趙文子與叔譽觀于九原觀晉諸大夫之基也僖三十二年傳云殽有二陵焉其南陵夏后皋之墓也故知別丘陵以爲葬墓之地　注渟鹵至賦税　正義曰賈逵云渟鹹也說文云鹵西方鹹地也從西省象鹽形安定有鹵縣東方謂之斥西方謂之鹵呂氏春秋稱魏文侯時吳起爲鄴令引漳水以灌田民歌之曰決漳水以灌鄴旁終古斥鹵生稻粱是鹹薄之地名爲斥鹵禹貢云海濵廣斥是也渟鹵地薄收穫常少故表之輕其賦税　注疆界至祖入　正義曰賈逵以疆爲彊㯺境埆之地鄭衆以爲疆界內有水潦者案周禮草人凡糞種彊㯺用蕡鄭玄云彊㯺強堅者則疆地猶堪種植非水潦之類故從鄭衆之說數其疆界水潦者計數減其租税也孫毓讀爲疆潦注云砂礫之

田也　注偃豬至多少　正義曰禹貢徐州大野既豬孔
安國云水所停曰豬檀弓云有弑其父者洿其官而豬焉
是豬者停水之名偃豬謂偃水爲豬故爲下溼之地規度
其地受水多少得使田中之水注之　注廣平至頃町
正義曰廣平曰原釋地文李巡曰謂土地寬博而平正名
曰原釋丘云墳大防孫炎曰謂隄也隄防之閒或有平地
不得平正以爲井田取其可耕之處別爲小頃町也說文
云町田踐處曰町史游急就篇云頃町界畝是町亦頃類
故連言之也謂廣平爲原者因爾雅之文其實此原謂隄
防之閒也劉炫云廣平曰原北地寬平當與隰相配非是
不得爲井田也釋地若陸阜陵阿之下云可食者曰原孫
炎曰可食謂有井田也陵阿山田可種穀者亦曰原也謂
彼陵阿之閒可食之地非廣平也　注隰皐至之地　正
義曰釋地云下溼曰隰李巡曰下溼謂土地窊下名爲隰
也詩云鶴鳴于九皐毛鄭皆以皐爲澤之坎是皐爲水岸
也下溼與水岸不任耕作故使牧牛馬於中以爲芻牧之

地　注衍沃至爲井　正義曰周禮大司徒以土會之法
辨五地之物生四曰墳衍五曰原隰衍地高於原也傳稱
郇瑕氏之地沃饒魯語云沃土之民逸則衍沃俱是平美
之地衍是高平而美者沃是下平而美者二者並是良田
故如周禮之法制之以爲井田賈逵云下平曰衍有溉曰
沃所指雖異俱謂良美之田也六尺爲步以下皆司馬法
之文自度山林以下至此有九事賈逵以爲賦稅差品其
注云山林之地九夫爲度九度而當一井也藪澤之地九
夫爲鳩八鳩而當一井也京陵之地九夫爲辨七辨而當
一井也淳鹵之地九夫爲表六表而當一井也疆潦之地
九夫爲數五數而當一井也偃豬之地九夫爲規四規而
當一井也原防之地九夫爲町三町而當一井也隰皐之
地九夫爲牧二牧而當一井也衍沃之地畝百爲夫九夫
爲井周禮小司徒云乃經土地而井牧其田野鄭玄云隰
皐之地九夫爲牧二牧而當一井今造都鄙授民田有不
易有一易有再易通率二而當一是之謂井牧是鄭賈同

此說也案周禮所授民田不過再易唯有三當一耳不得有九當一也山林藪澤京陵偃豬本非可食之地不在授民之限雖九倍與之何以充稅而使之當一井也且以度鳩之等皆為九夫之名經傳未有此目故杜不用其說

量入脩賦　正義曰量其九土所宜概其收入多少乃準其所入脩其賦稅其九土之內偃豬京陵無物可入而言九土之所入者揔言之

賦車籍馬　正義曰賦與籍俱是稅也稅民之財使備車馬因車馬之異故別為其文

賦車兵徒兵　正義曰車兵者甲士也徒兵者步卒也知非兵器者上云數甲兵下云甲楯之數故知此兵謂人也劉炫云兵者戰器車上甲士與步卒所執兵各異也司兵掌五兵鄭衆云五兵者戈殳戟酋矛夷矛又曰軍事建車之五兵鄭玄云車之五兵鄭司農所云者是也步卒之五兵無夷矛而有弓矢事或當然

十二月吳子諸樊伐楚以報舟師之役（舟師在二十四年也）門于

巢攻巢門巢牛臣曰吳王勇而輕若啓之將親門啓開門也我獲射之必殪殪死是君也死疆其少安從之吳子門焉牛臣隱於短牆以射之卒楚子以滅舒鳩賞子木辭曰先大夫蔿子之功也以與蔿掩往年楚子將伐舒鳩蔿子馮請退師以須其叛楚子從之卒獲舒鳩故子木辭賞以與其子晉程鄭卒子產始知然明前年然明謂程鄭將死今如其言故知之問爲政焉對曰視民如子見不仁者誅之如鷹鸇之逐鳥雀也

子產喜以語子大叔且曰他日吾見蔑之面而已（蔑然明名）今吾見其心矣子大叔問政於子產子產曰政如農功日夜思之思其始而成其終朝夕而行之行無越思（思而後行）如農之有畔（言有次）其過鮮矣衛獻公自夷儀使與甯喜言（求復國也）甯喜許之大叔文子聞之（大叔儀也）曰嗚呼詩所謂我躬不說皇恤我後者甯子可謂不恤其後矣（皇暇也詩小雅言今我不能自容說

（何假念其後乎謂甯子必身受禍不得恤其後也）將可乎哉殆必不可君子之行思其終也（思使終可成）思其復也（思其可復行）書曰愼始而敬終終以不困（逸書）詩曰夙夜匪解以事一人（一人以喻君）今甯子視君不如弈棋（弈圍棋也）其何以免乎弈者舉棋不定不勝其耦而況置君而弗定乎必不免矣九世之卿族一舉而滅之可哀也哉（甯氏出自衛武公及喜九世也）

【疏】我躬至我後　正義曰詩小雅小弁之篇○書曰至不困　正義曰尚書蔡仲之命云愼厥初惟厥終終

以不因此所引者蓋是彼文學者各傳所聞而字有改易或引其意而不全其文故不同也　注弈圍棋　正義曰方言云圍棋謂之弈自關東齊魯之間皆謂之弈蓋此戲名之曰弈故說文弈從廾言竦兩手而執之孟子稱弈秋善弈秋人自以善弈而著名也棋者所執之子故云弈者舉棋不定不勝其耦謂舉子下之不定則不勝其耦是棋爲子也以子圍而相殺故謂之圍棋沈氏云圍棋稱弈者取其落弈之義也

春秋正義卷第二十三

春秋正義卷第二十四　襄公

國子祭酒上護軍曲阜縣開國子臣孔穎達等奉

勑撰

傳會于夷儀之歲齊人城郟在二十四年不直言會夷儀者別二十五年夷儀會其五月秦晉為成晉韓起如秦涖盟秦伯車如晉涖盟伯車秦伯之弟鍼也成而不結不結固也傳為後年脩成起本當繼前年之末而特跳此者傳寫失之

疏注在二至儀會　正義曰凡傳却言前事者皆舉時事為驗二十四年二十五年頻年會于夷儀恐其事無以相別故復言齊人城郟以明秦晉為成在

二十四年也不言齊人城郟者以其非經故也此已連經舉之故下文烏餘齊晉皆舉城郟之歲不言會于夷儀

注不結至失之　正義曰漢書藝文志云左氏傳三十卷則丘明自分爲三十也丘明作傳使文勢相接爲後年之事而年前發端者多矣文十年傳云厥貉之會麇子逃歸十一年云楚子伐麇宣十一年傳云厲之役鄭伯逃歸十二年而云楚子圍鄭皆傳在前卷之末豫爲後卷之始此爲後年脩成發其前戍不結其事與彼相類不宜獨載卷首知其當繼前年之末也而特跳出在於此卷之首者是傳寫失之也學者以此語字多欲令與下相接故輒斷彼末寫於此首後人因循不敢改易故失之言失其本眞也說文云跳躍也謂足絕地而高舉也魏晉儀注寫章表別起行頭者謂之跳出故杜以跳言之

經二十有六年春王二月辛卯衛甯喜弑

其君剽衛孫林父入于戚以叛衍雖未居位林父專邑背國猶爲叛也甲午衛侯衎復歸于衛復其位曰復歸名與不名傳無義例

【疏】注衎雖至叛也　正義曰叛者背君之名嫌無君不得爲叛故注明之林父畏衎入殺己以邑先叛故衎今雖未居位林父以背國之故猶爲叛也　注復其至義例　正義曰復其位曰復歸成十八年傳例也僖二十八年衛侯鄭復歸于衛曹伯襄復歸于曹與此衛侯衎皆書其名成十六年曹伯歸自京師不書名俱是歸國立文不同傳無義例史異辭也

夏晉侯使荀吳來聘吳荀偃子公會晉人鄭良霄宋人曹人于澶淵卿會公侯皆應貶方責宋向戍後期故書良霄以駮之若皆稱人則嫌向戍直以會公貶之

【疏】注卿會至貶之　正義曰僖二十九

年傳曰在禮卿不會公侯會伯子男可也是卿會公侯皆合貶良霄亦當貶也但向戌會公巳自當貶而又有後期之責仲尼書經方責向戌後期故書良霄以駁之書良霄所以責向戌非是舍霄罪也若良霄與晉宋皆貶稱人則嫌向戌直以會公被貶其後期之責不見故書良霄名退宋班明向戌有二罪也案春秋諸國之會後至者多唯退班在下不褒進先至之人此直退宋人在鄭人之下於文自足必特書良霄以駁向戌者以向戌宋之執政上卿魯公親自在會後期而至情慢之甚故特書良霄深責向戌異於他例也

秋宋公殺其世子痤稱君以殺惡其父子相殘害

晉人執衛甯喜

八月壬午許男甯卒于楚未同盟而赴以名

疏注未同盟而赴以名 正義曰宣十七年許男錫我卒甯即錫我之子嗣立以來未與魯會盟而赴以名也

冬楚子蔡侯

陳侯伐鄭葬許靈公

傳二十六年春秦伯之弟鍼如晉脩成（脩會夷儀歲之成）叔向命召行人子員（欲使荅秦命）行人子朱曰朱也當御（御進也言次當行）三云叔向不應子朱怒曰班爵同（同爲大夫）何以黜朱於朝（黜退也）撫劒從之（從叔向也）叔向曰秦晉不和久矣今日之事幸而集（集成）晉國賴之不集三軍暴骨子員道二國之言無私子常易之姦以事

君者吾所能御也拂衣從之（拂衣褰裳也）人救之

平公曰晉其庶乎（庶幾於治）吾臣之所爭者大

師曠曰公室懼卑臣不心競而力爭（謂二子不心競）

（爲忠而撫劍拂衣）不務德而爭善（爭謂所行爲善）私欲已侈

能無卑乎（私欲侈則公義廢）注御進至當行　正義曰言當進侍君受君命也行人非一更遞進御此日次朱當御次而不使是對之也

注拂衣褰裳也　正義曰拂者振迅之義以其將鬭知拂衣即褰裳也對則上衣下裳散則可以相通故以褰裳解拂衣

平公至卑乎　正義曰平公見其臣鬭而言其庶乎者以其臣爭爲國國事必興故庶幾於治也劉炫云不心競而力爭不務德而爭善皆道子朱之心非叔向之罪

杜言二子不心競似亦并責叔向者以鬬雖一曲一直乃是兩人爭理故以二子言之據其鬬而言力爭則叔向亦爭乎善則叔向無之叔向以子負無私欲令應容縱子負應容亦非叔向爭善叔向無可爭杜云爭謂所行爲善唯言子朱之心也

衛獻公使子鮮爲復使爲己求反國辭辭不能敬姒強命之敬姒獻公及子鮮之母對曰君無信臣懼不免敬姒曰雖然以吾故也許諾初獻公使與甯喜言言復國甯喜曰必子鮮在不然必敗子鮮賢國人信之必欲使在其間故公使子鮮子鮮不獲命於敬姒以不得止命以公命與甯喜言曰苟反

政由甯氏祭則寡人甯喜告蘧伯玉伯玉曰瑗不得聞君之出敢聞其入〔十四年孫氏欲逐獻公瑗走從近關出〕遂行從近關出告右宰穀〔衛大夫〕右宰穀曰不可獲罪於兩君〔前出獻公今弒剽〕天下誰畜之〔畜猶容也〕悼子曰吾受命於先人不可以貳〔悼子甯喜也受命在二十年〕穀曰我請使焉而觀之〔觀知可還否〕遂見公於夷儀反曰君淹恤在外十二年矣〔淹久也〕而無憂色亦無寬言猶夫人也〔言其

爲人猶如故若不已死無日矣已止也悼子曰子鮮在右宰穀曰子鮮在何益多而能亡於我何爲言子鮮爲義多不過亡出悼子曰雖然弗可以已孫文子在戚孫嘉聘於齊孫襄居守二子孫文子之子二月庚寅甯喜右宰穀伐孫氏不克伯國傷伯國孫襄也父兄皆不在故乘弱攻之甯子出舍於郊欲奔伯國死孫氏夜哭國人召甯子甯子復攻孫氏克之辛卯殺子叔及大子角子叔衛侯剽言子叔剽無

謚故書曰甯喜弒其君剽言罪之在甯氏也嫌受父命納舊君無罪故發之孫林父以戚如晉以邑屬晉書曰入于戚以叛罪孫氏也臣之祿君實有之義則進否則奉身而退專祿以周旋戮也林父事剽而衎入義可以退唯以專邑自隨爲罪故傳發之甲午衛侯入書曰復歸國納之也本晉納之夷儀令從夷儀入國嫌若晉所納故發國納之例言國之所納而復其位大夫逆於竟者執其手而與之言道逆者自車揖之逆於門者頷之而已頷搖其頭言衎驕心

易生

公至使讓大叔文子曰寡人淹恤在外二三子皆使寡人朝夕聞衛國之言（二三子諸大夫）吾子獨不在寡人（在存問之公聞文子答甯喜之言故怨之）古人有言曰非所怨勿怨寡人怨矣（所怨在親親）對曰臣知罪矣臣不佞不能負羈絏以從扞牧圉臣之罪一也有出者有居者（出謂衎居謂剽也）臣不能貳通外內之言以事君臣之罪二也有二罪敢忘其死乃行從近關出公使止之

傳言衛侯不能安和大臣衛人侵戚東鄙以林父叛故孫氏愬于

晉晉戍茅氏茅氏戚東鄙殖綽伐茅氏殺晉戍

三百人殖綽齊人今來在衛孫蒯追之弗敢擊文子

曰厲之不如厲惡鬼也遂從衛師敗之圉蒯戚父言更選

逐殖綽圉衛地雍鉏獲殖綽雍鉏孫氏臣復愬于晉爲下晉討衛張

本【疏】殺子叔及大子角　正義曰服虔云殺大子角不

書舉重者案晉侯宋公殺其世子及陳侯之弟招

殺陳世子皆書經則世子不輕於大夫也孔父荀息之徒

弑君之下并亦言大夫大夫既書於經則弑君并殺世子

世子亦當書不得爲舉重也杜既不解當以不告故耳

注子叔至謚故　正義曰此剽是穆公之孫黑背之子於

獻公為從父昆弟成十年衛侯之弟黑背帥師侵鄭傳云衛子叔黑背侵鄭是黑背字子叔即以子叔為族也元年衛侯使公孫剽來聘傳云衛子叔來聘是舉族而稱之也今云殺子叔亦是舉其族為剽無謚故稱族也　書曰王戮也　正義曰春秋書叛者有此孫林父與宋華亥宋公之弟辰晉趙鞅晉荀寅五者經皆書叛邾庶其莒牟夷邾黑肱皆以地來奔雖文不稱叛傳謂此三人為三叛人則三者亦是叛也所言叛者或據邑而距其君或竊地他國皆為有地隨已故稱叛昭二十二年宋華亥向寧華定自宋南里出奔楚定十四年宋公之弟辰自蕭來奔地不隨已則不稱叛是叛雖尸背之辭皆由地以生名也叛者判也欲分君之地以從他國故以叛為名為叛無凡例傳言書曰叛仲尼書為叛也人君賜臣以邑以為祿食臣之祿謂所食邑也君實有之言其不得專以為已有也君臣以義而合義則進以事君受此祿食否則奉身而退當身奔他國而以祿歸君專君之祿以周旋從已於法為罪戮

之人故書入於戚以叛罪孫氏也釋例曰古之大夫或錫之田邑或分之都城故有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君之祿義則進否則奉身而退若專祿以周旋雖無危國害主之責皆書曰叛叛者反背之辭也庶賤之人不蓋於列故雖有善惡不章顯名氏若乃被邑害國則以地重必書其名且終顯其惡也適會則書地曰來奔來奔則叛可知若記事外內之辭也劉賈說三叛人以地來奔不書叛謂不能專也此直外內之辭既以地來妻公之姑姊還其大邑不得復言不能專也是杜以庶其之等皆爲叛也專祿者謂專君之祿以爲己有東西隨己謂之爲專服虔云專祿謂以戚叛也既叛衛亦不臣於晉自謂若小國是爲專有其意言專獨有之不屬人也若不屬晉何故被衛侵而愬於晉地若不入晉晉復何以戍之傳言以戚如晉服言不臣於晉是反丘明以解傳也　注公聞至之言　正義曰沈氏云大叔文子聞甯喜許公之言而發歎本非而於甯喜之言而云荅者時聞甯喜之言遂自評論不許於甯子與對

面相荅無異故言荅也鄭伯賞入陳之功入陳在前年三月甲寅朔享子展賜之先路三命之服先路次路皆王所賜車之揔名蓋請之於王先八邑以路及命服爲邑先八邑三十二井賜子產次路再命之服先六邑子產辭邑曰自上以下降殺以兩禮也臣之位在四上卿子展次卿子西十一年良霄見經十九年乃立子產爲卿故位在四且子展之功也臣不敢及賞禮請辭邑賞禮以禮見賞謂六邑也公固予之乃受三邑位次當受二邑以公固與之故受三邑公孫揮曰子產其將知

政矣知國政讓不失禮疏注先路至於王　正義曰周禮巾車云服車五乘孤乘夏篆卿乘夏縵大夫乘墨車則禮於卿大夫所當乘者名車不名路也而傳稱王賜叔孫豹鄭子蟜者皆云大路知此先路次路皆王所賜車之搃名也賜車稱路從王賜之名必是禀王之命故云蓋請之於王也宣十六年傳云晉侯請于王以黻冕命士會知諸侯命臣有請王之法故云蓋也　注以路至二井　正義曰禮遺人以物皆以輕先重後故以路及命服爲邑之先也周禮小司徒四井爲邑故杜以入邑爲三十二井劉炫云案論語有千室之邑又杜注兗餘邑爲一乘之邑又宋鄭之間六邑嵒戈錫等杜何以知此邑非彼等之邑必以爲四井之邑今知不然者邑之爲名大小無定子展子產爲卿日久先有采邑今以入陳有功加賜田土不應更以入箇大邑而又與之至於兗餘辭邑云唯卿備百邑故杜以爲一乘之邑合論語百乘之家其實一乘稱邑文無所出周禮稱四井爲

邑杜以正邑解之故云三十二井得爲漸賜土田之義又八邑六邑爲節級之差劉以爲大邑而規杜氏非也 注上卿至在四 正義曰十五年傳云鄭人以子西伯有子產之故納賂于宋是伯有在子西之下也十九年傳曰子展當國子西聽政當國謂攝君事聽政謂爲上卿是子西次子展故此注以子西爲二良霄爲三二十七年鄭伯享趙孟于垂隴子展伯有子西子產子大叔二子石從如彼文次伯有在子西之上二十九年裨諶論子產位次云天又除之奪伯有魄子西即世政焉辟之先言伯有後言子西又是子西在伯有之下者據十九年傳子西必在伯有之上蓋其後更有進退杜據傳上文以次之耳

晉人爲孫氏故召諸侯將以討衛也夏中行穆子來聘召公也召公

爲澶淵會

楚子秦人侵吳及雩婁聞吳有備而

還（雩婁縣令屬安豐郡）遂侵鄭五月至于城麇鄭皇頡戍之（皇頡鄭大夫守城麇之邑）出與楚師戰敗穿封戌囚皇頡公子圍與之爭之（公子圍共王子靈王也）正於伯州犁（正曲直也）伯州犁曰請問於囚乃立囚伯州犁曰所爭君子也其何不知（言王子圍及穿封戌皆非細人易別識也）上其手曰夫子爲王子圍寡君之貴介弟也（介大也）下其手曰此子爲穿封戌方城外之縣尹也誰獲子（上下手以道囚意）囚曰頡

遇王子弱焉弱敗也言爲王子所得戌怒抽戈逐王子圍弗及楚人以皇頡歸印菫父與皇頡戍城麇印菫父鄭大夫楚人囚之以獻於秦鄭人取貨於印氏以請之子大叔爲令正主作辭令之正以爲請子產曰不獲謂大叔辭以貨請菫父必不得受楚之功而取貨於鄭不可謂國秦不其然受楚獻功大名也以貨免之小利故謂秦不爾若曰拜君之勤鄭國微君之惠楚師其猶在敝邑之城下其可辭如此菫父可得弗從遂

行秦人不予更幣從子產而後獲之更遣使執幣用子產辭乃得董父傳積子產之善疏秦不其然　正義曰秦不肯其如是也六月公會晉趙武宋向戌鄭良霄曹人于澶淵以討衛疆戚田正戚之封疆取衛西鄙懿氏六十以與孫氏戚城西北五十里有懿城因姓以名城取田六十井也趙武不書尊公也罪武會公侯向戌不書後也後會期鄭先宋不失所也如期至於是衛侯會之晉將執之不得與會故不書晉人執甯喜北宮遺使女齊以先歸

討其弑君伐孫氏也遺北宮括之子女齊司馬侯歸晉而後告諸侯故經書在秋衛侯如晉晉人執而囚之於士弱氏士弱晉主獄大夫秋七月齊侯鄭伯爲衛侯故如晉欲共請之晉侯兼享之晉侯賦嘉樂嘉樂詩大雅取其嘉樂君子顯顯令德宜民宜人受祿於天國景子相齊侯景子國弱賦蓼蕭蓼蕭詩小雅言太平澤及遠若露之在蕭以喻晉君恩澤及諸侯子展相鄭伯賦緇衣緇衣詩鄭風義取適子之館兮還予授子之粲兮言不敢違遠於晉叔向命晉侯拜二君曰寡君敢拜齊君之安我先君之宗祧也敢拜鄭

君之不貳也蓼蕭緇衣二詩所趣各不同故拜二君辭異國子使晏平仲私於叔向私與叔向語曰晉君宣其明德於諸侯恤其患而補其闕正其違而治其煩所以爲盟主也今爲臣執君若之何謂晉爲林父執衛侯叔向告趙文子文子以告晉侯晉侯言衛侯之罪使叔向告二君言自以殺晉戍三百人爲罪不以林父故國子賦轡之柔矣逸詩見周書義取寬政以安諸侯若柔轡之御剛馬子展賦將仲子兮將仲子詩鄭風義取衆言可畏言衛侯雖別有罪而衆人猶謂晉爲臣執

君晉侯乃許歸衛侯叔向曰鄭七穆罕氏其後亡者也子展儉而壹子展鄭子罕之子居身儉而用心壹鄭穆公十一子子然二子孔三族已亡子羽不爲卿故唯言七穆



注戚城至井也 正義曰傳言西鄙懿氏則西鄙之地以懿氏爲名也謂之懿氏則以懿爲氏族之名蓋上世有大夫姓懿氏食邑於此地因以其姓名其城也杜以懿氏旣爲邑名而云取其六十故以爲取田六十井服虔云六十邑劉炫以服言爲是今知非者此六十之文揔屬懿氏懿氏不見經傳則卑細可知旣非卿大夫何得廣有土地分六十之邑而與孫氏且直言六十本無邑文故杜以爲六十井劉從服說以規杜氏非也 趙武至所也 正義曰僖二十九年諸侯之卿會公于翟泉皆貶之稱人傳曰卿不書罪之也八年諸侯之卿會晉侯于邢丘亦貶稱人傳曰大夫不書尊晉侯也然則尊公侯罪大

夫其義一也傳文互相見耳此言趙武不書尊公也亦是罪武也故杜云罪武會公侯也其會公侯之罪向戌良霄與趙武亦同但爲別有見義不貶良霄不得揔云卿不書罪之故特言趙武不書尊公明良霄向戌亦爲尊公不應書也向戌不書後也言既爲會公侯復爲後會期故不得如良霄書名氏也會之班次以國大小爲序諸會鄭在宋後此會鄭先於宋爲鄭依期而至不失所也如不失其所自是常事非有善可襃而得進其班者鄭班常在衞下此會齊衞不至無常班宋自當次晉此直退宋耳非進鄭也言其不失所直是不失常亦非襃文也計良霄會公亦應合貶所以得書名者方責向戌後期故書良霄以駮向戌非爲舍霄罪也釋例曰澶淵之會趙武向戌良霄以大夫而會魯侯違在禮之制其罪一也戌加後會之尤霄有不失所之進文不得並言卿不書罪之故特言尊公明公尊非三人之所敵三人之罪既正而二人獨以他義別敘也以是杜言良霄會公亦合貶也言霄有不失所之進者正

譏不使與宋俱退得進復其本班耳非有引進異於常也宋以後至退班不在曹人下者宋是大國退居鄭下足以爲責故令仍在曹上此會曹國最小其班正當居末曹人非後至也案翟泉之盟諸卿敵公則沒公此亦諸卿敵公不沒公者翟泉之盟杜注云魯侯諱盟天子大夫是以沒公然則此大夫敵公非公有罪是以不沒公也　注晉將至不書　正義曰下云衛侯如晉晉人執而囚之是於此會爲將執之不得與會也不得與會而傳云衛侯會之言其至會所耳　注嘉樂至於天　正義曰嘉樂君子以下皆詩之文也晉侯賦此言己嘉樂二君也二君以晉侯樂己之故故齊賦蓼蕭言澤及於己鄭賦緇衣言不敢違晉所以荅嘉樂也服虔云晉侯自嘉樂愚之甚也　叔向至貳也　正義曰沈氏云賦蓼蕭喻晉侯德澤及諸侯言晉侯有德是安我宗廟也其言與注合緇衣首章云緇衣之宜兮敝予又改爲兮適子之館兮還予授子之粲兮欲常進衣服獻飲食是其不二心也劉炫云蓼蕭首章云既見

君子燕笑語兮是以有譽處兮言晉侯有聲譽常處位是得宗廟安也　注逸詩至剛馬　正義曰漢書藝文志無周書篇目其書今在或云是孔子刪尚書之餘案其文非尚書之類彼引詩云馬之剛矣轡之柔矣馬亦不剛轡亦不柔志氣麃麃取與不疑此詩餘無所見故謂彼文是也　注子展至七穆　正義曰居身儉而用心壹叔向自以察貌觀言而知之其知不由賦詩也子然二子孔三族已亡十九年傳文也子羽不爲卿者案成十三年鄭公子班自訾求入于大宮不能殺子印子羽不書於經故知不爲卿也杜注彼云皆穆公子也又世族譜云子羽穆公子其後爲羽氏即羽師頡是其孫此非行人子羽公孫揮也世族譜以公孫揮爲雜人自外唯有罕駟豐游印國良七族見於經傳皆出穆公故稱七穆也

初宋芮司徒生女子芮司徒宋大夫赤而毛棄諸堤下共姬之妾取以入共姬宋伯姬也名

之曰棄長而美平公入夕（平公共姬子也）共姬與之食公見棄也而視之尤（尤甚也）姬納諸御嬖生佐（佐元公）惡而婉（佐貌惡而心順）大子痤美而很（貌美而心很戾）合左師畏而惡之（合左師向戌）寺人惠牆伊戾爲大子內師而無寵（惠牆氏伊戾名）秋楚客聘於晉過宋（上巳有秋復發傳者中閒有初不言秋則嫌楚客過在他年）大子知之請野享之公使往伊戾請從之公曰夫不惡女乎（夫謂大子也）對曰小人之事君子也惡之

不敢遠好之不敢近敬以待命敢有貳心乎縱有共其外莫共其內伊戾爲大子內師不行恐內侍廢闕臣請往也遣之至則歃用牲加書徵之詐作盟處爲大子反徵驗也而騁告公騁馳也曰大子將爲亂既與楚客盟矣公曰爲我子又何求對曰欲速言欲速得公位公使視之則信有焉有盟徵也問諸夫人與左師夫人佐毋棄也則皆曰固聞之公囚大子大子曰唯佐也能免我以其婉也召而使請

曰日中不來吾知死矣左師聞之聒而與之語聒讙也欲使佐失期過期乃縊而死佐爲大子公徐聞其無罪也乃亨伊戾左師見夫人之步馬者步馬習馬問之對曰君夫人氏也左師曰誰爲君夫人余胡弗知圉人歸以告夫人夫人使饋之錦與馬先之以玉以玉爲錦馬之先曰君之妾棄使某獻左師改命曰君夫人而後再拜稽首受之左師令使者改命也傳言宋公闇左師諛大子所以無罪

而死

疏 注惠牆氏伊戾名　正義曰服虔云惠伊皆發聲實爲牆戾杜以下文單稱伊戾是舍族稱名故以惠牆爲氏伊戾爲名也內師者身爲寺人之官公使之監知大子內事爲在內人之長也　大子知之　正義曰知之謂與楚客舊相知故請野享之　注聒讙也　正義曰聲亂耳謂之聒多爲言語讙譁亂其耳故聒爲讙也　左師至受之　正義曰夫人氏者氏猶家也言夫人家之馬也痤死佐爲大子棄即正爲夫人步馬之時夫人名已定矣故對云君夫人氏也但棄本是妾左師欲令夫人重已故佯不知之夫人聞之懼已不得爲夫人故自稱爲妾饋之錦馬也左師喜得其賜故令使者改命曰君夫人而後拜受之使棄成爲夫人傳言左師之諛也

鄭伯歸自晉 請衞侯歸 使子西如晉聘辭曰寡君來煩執事懼不免於戾 言自懼失敬於大國而得罪 使夏謝不

敵夏子西名君子曰善事大國將求於人必先下之言鄭所以能自安

初楚伍參與蔡大師子朝友其子伍舉與

聲子相善也聲子子朝之子伍舉子胥祖父椒舉也伍舉娶於王

子牟王子牟為申公而亡得罪出奔楚人曰伍

舉實送之伍舉奔鄭將遂奔晉聲子將如

晉遇之於鄭郊班荊相與食而言復故班布

也布荊坐地共議歸楚事朋友世親聲子曰子行也吾必復子及

宋向戌將平晉楚平在明年聲子通使於晉爲國

通平事還如楚令尹子木與之語問晉故焉故事且曰晉大夫與楚孰賢對曰晉卿不如楚其大夫則賢皆卿材也如杞梓皮革自楚往也杞梓皆木名雖楚有材晉實用之言楚亡臣多在晉子木曰夫獨無族姻乎夫謂晉對曰雖有而用楚材實多歸生聞之歸生聲子名善為國者賞不僭而刑不濫賞僭則懼及淫人刑濫則懼及善人若不幸而過寧僭無濫與其

失善寧其利淫無善人則國從之從之亡也詩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無善人之謂也詩大雅殄盡也瘁病也故夏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懼失善也逸書也不經不用常法商頌有之曰不僭不濫不敢怠皇命于下國封建厥福詩商頌言殷湯賞不僭差刑不濫溢不敢怠解自寬暇故能為下國所命為天子此湯所以獲天福也古之治民者勸賞而畏刑樂行賞而憚用刑恤民不倦賞以春夏刑以秋冬順天時也是以將賞

爲之加膳加膳則飫賜（飫饜也酒食賜下無不饜足所謂加膳也）此以知其勸賞也將刑爲之不舉不舉則徹樂（不舉盛饌）此以知其畏刑也夙興夜寐朝夕臨政此以知其恤民也三者禮之大節也有禮無敗今楚多淫刑其大夫逃死於四方而爲之謀主以害楚國不可救療所謂不能也（療治也所謂楚人不能用其材也）子儀之亂析公奔晉（在文十四年）晉人寘諸戎車之殿以爲謀主（殿後軍）

繞角之役晉將遁矣析公曰楚師輕窕易震蕩也若多鼓鈞聲以夜軍之鈞同其聲楚師必遁晉人從之楚師宵潰晉遂侵蔡襲沈獲其君敗申息之師於桑隧獲申麗而還成六年晉欒書救鄭與楚師遇於繞角楚師還晉侵沈獲沈子八年復侵楚敗申息獲申麗鄭於是不敢南面楚失華夏則析公之為也雍子之父兄譖雍子君與大夫不善是也不是其曲直雍子奔晉晉人與之鄐鄐晉邑以為謀主彭

城之役晉楚遇於靡角之谷(在成十八年)晉將遁矣雍子發命於軍曰歸老幼反孤疾二人役歸一人簡兵蒐乘(簡擇蒐閱)秣馬蓐食師陳焚次(次舍也焚次舍示必死)明日將戰行歸者而逸楚囚(欲使楚知之)楚師宵潰晉降彭城而歸諸宋以魚石歸(在元年)楚失東夷子辛死之則雍子之爲也(楚東小國及陳見楚不能救彭城皆叛五年楚人討陳叛故殺令尹子辛)子反與子靈爭夏姬(子靈巫臣)而雍害其事(子反亦雍害巫臣不使得取夏姬)

子靈奔晉晉人與之邢（邢晉邑）以爲謀主扞禦北狄通吳於晉教吳叛楚教之乘車射御驅侵使其子狐庸爲吳行人焉吳於是伐巢取駕克棘入州來（駕棘皆楚邑譙國酇縣東北有棘亭）楚罷於奔命至今爲患則子靈之爲也（事見成七年）若敖之亂伯賁之子賁皇奔晉晉人與之苗（若敖亂在宣四年苗晉邑）以爲謀主鄢陵之役（在成十六年）楚晨壓晉軍而陳晉將遁矣苗賁皇曰楚師

之良在其中軍王族而已言楚之精卒唯在中軍若塞井夷竈成陳以當之塞井夷竈必爲陳欒范易行以誘之欒書時將中軍范燮佐之易行謂簡易兵備欲令楚貪己不復顧二穆之兵中行二郤必克二穆郤錡時將上軍中行偃佐之郤至佐新軍令此三人分良以攻二穆之兵楚子重子辛皆出穆王故曰二穆吾乃四萃於其王族必大敗之四萃四面集攻之晉人從之楚師大敗王夷師熸夷傷也吳楚之間謂火滅爲熸子反死之鄭叛吳興楚失諸侯則苗賁皇之爲也子木曰是皆然矣聲子

曰今又有甚於此椒舉娶於申公子牟子牟得戾而亡君大夫謂椒舉女實遣之懼而奔鄭引領南望曰庶幾赦余亦弗圖也言楚亦不以爲意今在晉矣晉人將與之縣以比叔向以舉材能比叔向彼若謀害楚國豈不爲患子木懼言諸王益其祿爵而復之聲子使椒鳴逆之椒鳴伍舉子傳言聲子有辭伍舉所以得反子孫復仕於楚

疏 注聲子至舉也 正義曰聲子則經傳所云蔡公孫歸生是也傳言其子伍舉足明舉爲參之子聲子文不繫朝故云子朝之子以辨明之 伍舉至復

故　正義曰楚語云椒舉將奔晉蔡聲子遇之於鄭郊饗之以璧賄曰子尚良食尚能事晉君以爲諸侯主辭曰非所願也若得歸骨於楚死且不朽聲子曰子尚良食吾歸子故椒舉降三拜納其乘馬聲子受之是杜所云共議歸楚之事傳云言復故謂此也　注平在明年　正義曰明年聲子始說子氏傳於此言之者蓋伍舉以此年去楚故傳記之於此年也　賞不僭而刑不濫　正義曰僭謂僭差濫謂濫佚賞不僭所賞必有功不僭差也刑不濫所刑必得罪不濫佚也　詩曰至謂也　正義曰詩大雅瞻卬之篇也言國內賢人之旣云已喪亡矣則邦國盡皆困病此詩之意言無善人之謂也　故夏至善也　正義曰此在大禹謨之篇皐陶論用刑之法也經常也言若用刑錯失等與其殺不罪之人寧失於不常之罪謂實有罪而失於妄免也此書之意懼失善也　注爲下至天子　正義曰此商頌殷武之篇詩注謂天命湯於在下之國此云爲下國所命謂下國諸侯推命湯爲天子則商書云東征西

夷怨南征北狄怨又云室家相慶曰后來其蘇是也　將
刑至徹樂　正義曰周禮膳夫職云王日一舉鼎十有二
物皆有俎以樂侑食鄭玄云殺牲盛饌曰舉又曰大喪則
不舉大荒則不舉大札則不舉天地有災則不舉邦有大
故則不舉鄭衆云大故刑殺也莊二十年傳曰司寇行戮
君爲之不舉是禮法將刑爲之不舉也舉則以樂勸食不
舉故徹去樂縣大司樂云大札大凶大災大臣死凡國之
大憂令弛縣鄭玄云弛釋下之釋下即是徹縣也大司樂
弛縣之内不言刑殺夫故文不具耳　射御驅侵　正義
曰教之驅車侵伐人也　注塞井夷竈以爲陳　正義曰
成十六年傳說此事云范匄趨進曰塞井夷竈陳於軍中
則此謀范匄所爲令以爲苗賁皇之計者鄭衆云此范匄
所言苗賁皇亦言之故聲子引以爲喻　欒范易行以誘
之　正義曰賈逵鄭衆皆讀易爲變易之易賈以行爲道
也欒爲將范爲佐二人分中軍別將之欲使欒與范易道
令范先誘楚欒以良卒從而擊之鄭謂易行中軍與下軍

易卒伍也計設謀之時軍旣未動道未定分何以言改道也將卒相附繫屬久矣無容臨戰而改易將卒且言易行行非卒伍之名安得爲易卒伍也二者之說皆不可通杜以傳言誘之則謂羸師毀軍示弱以誘敵故讀易爲簡易之易謂簡易行陳少其丘備令楚貪已不復顧二穆之兵使中行二郤得克二穆也楚語說此事云雍子謂欒書曰楚師可料也在中軍王族而已若易中下楚必歆之韋昭云中下中軍之上下也歆猶貪也簡易欒范之行示之弱以誑楚也是韋昭巳讀爲簡易之易故杜從之也此與楚語俱述聲子之言傳言鄢陵之敗苗賁皇之爲楚語亦論鄢陵之役而云雍子之爲二文不同或丘明傳聞兩說兩記之也劉炫以爲國語非丘明所作爲有此類注往往與左傳不同故也　注四萃四面集攻之　正義曰楚語云三萃以攻其王族必大敗之韋昭云時晉有四軍言三萃者中軍見入而上下及新軍乃三集以致攻之韋昭見彼爲三字故說之使通耳蓋二文不同必有一誤　注夷傷至

爲熸　正義曰月令云瞻夷簝傷知夷亦傷也於時呂錡射王中目是王傷也旲楚之間謂火滅爲熸相傳有此語也言軍師之敗若火滅然　子木至逆之　正義曰楚語說此事云子木愀然曰夫子何如召之其來乎對曰亡人得復何爲不來子木曰不來則若之何對曰資東陽之盜殺之其可乎子木曰不可我爲楚卿而賂盜以賊一夫於晉非義也子爲我召之吾倍其室乃使椒鳴召其父而復之

許靈公如楚請伐鄭十六年晉伐許從國皆大夫鄭獨鄭伯自行故許恚欲報之曰師不興孤不歸矣八月辛丑楚子曰不伐鄭何以求諸侯冬十月楚子伐鄭爲許鄭人將禦之子產曰晉楚將平諸侯將和和在明年楚王是故

昧於一來（昧猶貪冒）不如使逞而歸乃易成也（逞快也）夫小人之性釁於勇嗇於禍以足其性而求名焉者非國家之利也若何從之（釁動也嗇貪也言鄭之欲與楚戰者皆釁勇貪名之人非能爲國計慮久利不可從也）子展說不禦寇十二月乙酉入南里墮其城（南里鄭邑）涉於樂氏（樂氏津名）門于師之梁（鄭城門）縣門發獲九人焉涉于氾而歸（於氾城下涉汝水南歸）而後葬許靈公（卒靈公之志）

【疏】夫小至從之 正義曰於時鄭國勇夫皆貪欲禦寇望敗楚以

成己名故子産爲此言以破之夫此鄭國欲得戰者小人之性奮動於勇貪於禍亂冀得職爵以足滿其性而自求成武勇之名焉欲得禦寇者皆自爲其身非國家之利也若何得從之言禦寇之計不可從也　注舋動至從也

正義曰賈鄭先儒皆以舋爲動也王肅云舋謂自矜奮以夸人王延壽魯靈光殿賦云仡奮舋以軒鬐是舋爲奮動之意也嗇是吝惜之名故爲貪也詩云民之貪亂寧爲荼毒是小人之性貪禍亂也言鄭人欲得與楚戰者皆是奮動於勇貪求名譽之人欲望因有禍亂以成已名非能爲國家計慮希長久之利不可從也定本云嗇養也非也

注於汜至南歸　正義曰杜檢汜是地名非水名而云涉于汜是於汜地涉水耳釋例土地名云楚伐鄭師于汜襄城縣南汜城是也汝水出南陽魯縣東南經襄城是知於汜城下涉汝水而南歸也

衞人歸衞姬于晉乃釋衞侯　衞侯以女說晉而後得免　君子是以知

平公之失政也傳言晉之衰 晉韓宣子聘于周王使請事問何事來聘 對曰晉士起將歸時事於宰旅無他事矣起宣子名禮諸侯大夫入天子國稱士時事四時貢職宰旅冢宰之下士言獻職貢於宰旅不敢斥尊 王聞之曰韓氏其昌阜於晉乎辭不失舊阜大也傳言周衰諸侯莫能如禮唯韓起不失舊



注起宣至斥尊 正義曰周禮大國之卿三命天子上士亦三命曲禮云列國之大夫入天子之國曰某士是諸侯大夫入天子之國禮法當稱士也以其人官卑故下士獨得旅稱周禮大宰之屬官有旅下士三十有二人是知宰旅爲冢宰之下士也劉炫云知時事四時貢職者小行人云春入貢秋獻功王親受之鄭玄云貢謂六服所貢功謂考績之功[illegible]大

夫貢時事之義也齊人城郟之歲在二十四年其夏齊烏餘以廩丘奔晉烏餘齊大夫廩丘今東郡廩丘縣故城是襲衛羊角取之今廩丘縣所治羊角城是遂襲我高魚高魚城在廩丘縣東北句有大雨自其竇入雨故水竇開介于其庫入高魚庫而介其甲以登其城克而取之取魯高魚無所諱而不書其義未聞又取邑于宋於是范宣子卒宣子范句諸侯弗能治也及趙文子爲政乃卒治之文子言於晉侯曰晉爲盟主諸侯或相侵也則討而使歸其地

今烏餘之邑皆討類也言於比類宜見討而貪之是無以爲盟主也請歸之公曰諾孰可使也對曰胥梁帶能無用師晉侯使往胥梁帶晉大夫能無用師言有權謀

疏注烏餘至城是　正義曰釋例土地名以廩丘爲齊地案廩丘地在東郡則是衛之邦域齊竟不至此也羊角高魚皆在東郡廩丘與之相近齊不得別有廩丘烏餘齊之大夫得以廩丘奔晉者蓋齊人往前取得衛邑以賜烏餘如鄭公孫段之得州宋樂大心之有原也宋鄭大夫得以晉地爲采邑是知齊大夫得以衛地爲采邑杜見齊人以之奔晉故釋例以爲齊地明年討烏餘皆取其邑而歸諸侯蓋以廩丘歸齊也　注取魯至未聞　正義曰服虔云取魯高魚及反之皆不書蓋諱之杜以被人取邑無所可諱故云其義未聞莊十八年公追

戎于濟西傳云不言其來諱之也戎來不覺國以爲諱治竊魯邑而云無可諱者所言諱者諱國惡禮也僕不在疆戎來不覺是國無政令故諱之此守高魚者不覺介於其庫直是守者罪耳非國之恥故諸被伐取魯邑皆不諱也昭二十五年齊侯取鄆書而不諱知失邑無可諱也此亦戰于麻隧之類蓋經文脫漏耳　於是至治之　正義曰烏餘以二十四年奔晉二十五年范宣子卒趙文子代之爲政至明年始討烏餘故云乃卒治之傳先言治之之下乃述其治之事也

經二十有七年春齊侯使慶封來聘景公即位通嗣君也夏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屈建蔡公孫歸生衛石惡陳孔奐鄭良霄許人曹人于宋

案傳會者十四國齊秦不交相見邾滕爲私屬皆不與盟宋爲主人地於宋則與盟可知故經唯序九國大夫楚先晉歃而書先晉貴信也陳于晉會常在衛上孔奐非上卿故在石惡下

注案傳至惡下　正義曰案傳諸國大夫及諸侯之身至宋者有晉楚齊秦魯衛陳蔡鄭許曹邾滕并宋爲主人凡十四國也齊秦不交相見邾滕爲人私屬皆不與於盟爲盟而爲此會故不盟者會亦不序也宋爲地主法當不序於列故經唯序九國大夫也案傳楚先晉歃則當先書楚傳言書先晉晉有信也是仲尼貴晉有信故先書趙武也釋例班序譜晉合諸侯二十國起僖二十八年盡哀十四年大率皆陳後次蔡蔡後次衛是陳于晉會常在衛上也今孔奐乃降於蔡衛在石惡之下故知奐非上卿故也成三年傳曰次國之上卿當大國之中中當其下是計卿位爲班也知非奐後至者以傳稱與蔡公孫歸生同至故也案傳七月之下乃云庚辰子木等至自陳陳孔奐蔡公孫歸生至則諸侯大夫七月始集於

宋而此會書在夏者事雖在秋行還乃告追以叔孫豹發時書之十年夏會于柤而經書在春注云經書春書始行此亦彼之類也

衛殺其大夫甯喜甯喜弒剽立衎衎今雖不以弒剽致討於大義宜追討之故經以國討為文書名也書在宋會下從赴

衛侯之弟鱄出奔晉衛侯[illegible]者云政由甯氏祭則寡人而今復患其專緩以免餘[illegible]負其前信且不能友于賢弟使至出奔故書弟以罪兄

注甯喜至從赴　正義曰大夫見殺書名者皆是罪之文案此殺喜之傳乃為專而殺之喜之於衎未[illegible]罪當死也故杜跡其應死之狀弒君之賊於法當誅衎雖不以弒剽致討其於大義宜追討之故雖非國人討賊因其被殺亦以國討為文書其名以罪喜也不以弒君之罪討之故言追也　注衛侯至罪兄　正義曰釋例曰仲尼因母弟之例以興義鄭伯懷害弟之心天王縱羣臣以殺其弟夫子探書其志故顯書二兄以首惡夫稱弟

不聞反誅也鄭段去弟身爲誅首也然則兄而害弟者稱弟以章兄罪弟又害兄則去弟以罪弟身也推此以觀其餘秦伯之弟鍼陳侯之弟黃衞侯之弟鱄皆是兄害其弟者也統論其義兄弟二人交相殺害各有曲直書弟則示兄曲也是杜以鱄之出奔非鱄之罪故跡其事以爲衞侯罪狀也衞侯始者使鱄與甯喜言云苟得反國政由甯氏祭則寡人如是則甯喜專權未爲負約而今公忿其專政故免餘請殺公復緩荅免餘任令殺喜既負其言信又不能友于賢弟使至出奔故書其弟以罪兄也昭元年秋秦伯之弟鍼出奔晉傳曰罪秦伯知此亦罪衞侯也

七月辛巳豹及諸侯之大夫盟于宋 夏會之大夫也

豹不倚順以顯弱命之君而辨小是以自從故以違命貶之釋例論之備矣

疏 注夏會至備矣 正義曰杜云夏會之大夫者因經書在夏故云夏會其實會秋耳諸國朝會而因有他事者皆前目而後凡故此不復序

而摠云諸侯之大夫還是夏會之大夫也豹去叔孫者傳言季孫以公命命豹使視邾滕而叔孫不從不書其族言違公命故貶之也從公之命於理順也不視邾滕其是小也順君之命其禮大不視邾滕爲是小豹不倚此順道以顯弱命之君而辨小是以自從故以違命貶之也於時魯國君弱臣彊政令出於季氏魯君不得有命臣之理臣之小者季氏以己意命之皆不敢不從也叔孫豹秉心彊直季氏所憚恐不從己意故假以公命命之諸傳言以公命者實非公命而假稱公耳其時魯君未嘗有命此稱公命是假可知豹雖心知是假若其即以爲眞共敬從命則國內義士皆將生心必相告云豹是國之大賢我等仰以取法聞是公命雖非亦從則知公之所命悉不可違豈不使季氏懼而公室尊也從公之命是爲順也如此雖實非公命豹但倚此順道以從公命則弱命之君命得顯矣尊君卑臣在此一舉比視邾滕未爲大失豹乃辨其小是以從己心違君之命故貶之釋例曰季氏專魯祿之去公室三

出矣制命出於私門非國所知也叔孫豹魯之賢臣欲屈難以矯時故季孫禪之不敢以己意假公命以彰叔孫也邾滕之班不列於會豹不肯新固請受命而行邾滕降次事非機危然不馳請又不辭會而率意改命失命之甚其君民食於深宮令一出命共命之使所宜崇長雖有小失遂而伸之國內固知我君之命不可以違則季氏有權而義士生心君子以豹不倚順以顯弱命之君而辨小是以自從執以違命貶之也杜言辨小是者豹云宋衞吾匹不視邾滕於理是也但比於申弱君之命使臣卑而君尊此為小耳

冬十有二月乙亥朔日有食之

今長歷推十一月朔非十二月傳曰辰在申再失閏若是十二月則為三失閏故知經誤

疏 注今長至經誤 正義曰此經言十二月而傳言十一月今杜以長歷推之乙亥是十一月朔非十二月也傳曰辰在申再失閏矣若是十二月當為辰在亥以申為亥則是三失閏非再失也推歷與傳合知傳

定而經誤也

傳二十七年春晉梁帶使諸喪邑者具車徒以受地必周諸喪邑謂齊魯宋也周密也必密來勿以受地爲名使烏餘具車徒以受封烏餘以地來故詐許封之烏餘以其衆出受封也使諸侯僞效烏餘之封者效致也使齊魯宋僞若致邑封烏餘者而遂執之盡獲之皆獲其徒衆皆取其邑而歸諸侯是以睦於晉傳言趙文子賢故平公雖失政而諸侯猶睦

疏使烏餘具車徒○正義曰必使烏餘具車徒者以三國皆具車徒若不使亦具車徒恐其驚而覺也且烏

餘竊邑諸侯不能治之斯其餘之衆類也慮其迸散欲聚以執之下云盡獲之是也　皆班至於晉　正義曰古本亦有不重言諸侯者今定本重有諸侯若重言諸侯則天下諸侯以此事故皆聽於晉也劉炫云晉宋古本皆不重言諸侯則唯謂齊魯宋三國駐耳不重是也

齊慶封來聘其車美孟孫謂叔孫曰慶季之車不亦美乎季慶封字叔孫曰豹聞之服美不稱必以惡終美車何爲叔孫與慶封食不敬爲賦相鼠亦不知也相鼠詩鄘風曰相鼠有皮人而無儀人而無儀不死何爲慶封不知此詩爲己言其闇甚爲明年慶封來奔傳

衛甯喜專公患之公孫免餘請殺之免餘

衛大夫公曰微甯子不及此及此反國也吾與之言矣言政由甯氏事未可知恐伐之未必勝祇成惡名止也祇適也對曰臣殺之君勿與知乃與公孫無地公孫臣謀二公孫衛大夫使攻甯氏弗克皆死無地及臣皆死公曰臣也無罪父子死余矣獻公出時公孫臣之父爲孫氏所殺夏免餘復攻甯氏殺甯喜及右宰穀尸諸朝穀不書非卿也石惡將會宋之盟受命而出衣其尸枕之股而哭之欲斂以亡懼不免且曰

受命矣，乃行。行，會于宋，為明年石惡奔傳。子鮮曰：逐我者出，謂孫林父。納我者死。謂甯喜。賞罰無章，何以沮勸？君失其信，而國無刑，不亦難乎？難以治國。且鱄實使之。使甯喜納君。遂出奔晉。公使止之，不可。不肯留。及河，又使止之。止使者而盟於河。誓不還。託於木門，木門，晉邑。不鄉衛國而坐。怨之深也。木門大夫勸之仕，不可，曰：仕而廢其事，罪也；從之，昭吾所以出也，將誰愬乎？從之，謂治其事也。事治則明己

出欲仕無所自翅吾不可以立於人之朝矣終身不

仕自誓不仕終身公喪之如稅服終身稅即繐也喪服繐裳縷細而希

五服之常本無月數痛愍子鮮故特為此服此服無月數而獻公尋薨故言終身公與免餘

邑六十辭曰唯卿備百邑臣六十矣下有

上祿亂也此一乘之邑非四井之邑論語稱千室又云十室明通稱臣弗敢

聞且甯子唯多邑故死臣懼死之速及也

公固與之受其半以為少師公使為卿辭

曰大叔儀不貳能贊大事贊佐也君其命之

乃使文子爲卿 文子大叔儀

注獻公至所殺 正義曰十四年傳曰公使子蟜子伯子皮與孫子盟于丘宮孫子皆殺之彼所殺者皆是公子而此臣是公孫公言臣也無罪父子死余知是爾時死耳亦不知彼所殺者誰是臣之父也 子鮮至難乎 正義曰逐我者應死而得生出納我者有功而更身死章明也沮止也罰有罪所以止人爲惡賞有功所以勸人爲善今賞罰既無章明何以得爲止勸乎刑法也君失其信違信而殺甯喜而國無法賞罰無所章明以此爲國不亦難乎言治國難也 注自誓不仕終身 正義曰終身不仕敘事辭也言自誓不仕以終其身故傳言終身不仕也此終身者子鮮之身終也下云公喪之終身者獻公之身終也獻公以二十九年夏卒其子鮮之卒蓋差在獻公之前耳故公喪服以終身也 注稅即至終身 正義曰傳云公喪之者言公爲之服喪服也禮無稅服之名如稅服者不知何服也服虔云衰麻已除日月已過乃聞喪而服

是爲稅服稅服服之輕者案禮記過而追服實名然欲以
聞凶之日爲服喪之始其服追過而服之衰麻不爲有異
何云服之輕者公若依彼稅服法其兄弟之服則還是齊
衰期耳何以得云如也杜以其義不通故云稅即總也當
是聲相近而字改易耳喪服有總衰裳牡麻絰既葬除之
其章唯有諸侯大夫爲天子以外無人服此服也喪服傳
曰總衰者小功之總也鄭玄云治縷如小功而成布四升
半細其縷者以恩輕升數少者以服至尊凡布細而疏者
謂之總是總者縷細而布疏也喪服之文在大功之下小
功之上是非五服之常也既葬除之是本無月數也禮天
子諸侯絕旁期計公於子鮮不應爲之服獻公痛愍子鮮
特爲服此服也此服既無月數獻公服之不自云幾月當
止獻公尋自身薨至死未釋此服故云終身也兄弟之服
本服期耳獻公驕淫之君不應過其常月杜言獻公尋薨
謂此子鮮之卒差在獻公前耳　注此一至通稱　正義
曰司馬法成方十里出革車一乘此一乘之邑每邑方十

里也論語云百乘之家大夫稱家邑有百乘是百乘爲采邑之極此云唯卿備百邑知所言邑者皆是一乘之邑非四井之邑也杜以一乘名邑書傳無文故引論語千室小室明其大小通稱邑也宋向戌善於趙文子又善於令尹子木欲弭諸侯之兵以爲名欲獲息民之名如晉告趙孟趙孟謀於諸大夫韓宣子曰兵民之殘也財用之蠹蠹害物之蟲小國之大菑也將或弭之雖曰不可必將許之言雖知兵不得久弭今不可不許弗許楚將許之以召諸侯則我失爲盟主矣晉人許之如楚

楚亦許之如齊齊人難之陳文子曰晉楚許之我焉得已且人曰弭兵而我弗許則固攜吾民矣將焉用之齊人許之告於秦秦亦許之皆告於小國爲會於宋五月甲辰晉趙武至於宋丙午鄭良霄至六月丁未朔宋人享趙文子叔向爲介司馬置折俎禮也折俎體解節折升之於俎合鄉享宴之禮故曰禮也周禮司馬掌會同之事仲尼使舉是禮也以爲多文辭宋向戌自美弭兵之意敬逆趙武趙武亦

向因享宴之會展賓主之辭故仲尼以爲多文辭 戊申叔孫豹齊慶封陳須無衞石惡至 須無陳文子 甲寅晉荀盈從趙武至 趙武命盈追已故言從趙武後武遣盈如楚 丙辰邾悼公至 小國故君自來 壬戌楚公子黑肱先至成言於晉 時令尹子木止陳遣黑肱就晉大夫成盟載之言兩相然可 丁卯宋向戌如陳從子木成言於楚 就於陳成楚之要言 戊辰滕成公至 亦小國君自來 子木謂向戌請晉楚之從交相見也 使諸侯從晉楚者更相朝見 庚午向戌復於趙孟趙孟曰

晉楚齊秦匹也晉之不能於齊猶楚之不能於秦也（不能服而使之）楚君若能使秦君辱於敝邑寡君敢不固請於齊（請齊使朝楚）壬申左師復言於子木子木使馹謁諸王（馹傳也謁告也）王曰釋齊秦他國請相見也（經所以不書齊秦）秋七月戊寅左師至（從陳還）是夜也趙孟及子晳盟以齊言（子晳公子黑肱素要齊其辭至盟時不得復訟爭）庚辰子木至自陳陳孔奐蔡公孫歸生至（二國大夫與子木俱至）曹許

之六大夫皆至以藩為軍〔示不相忌〕晉楚各處其偏〔晉處北楚處南〕伯夙謂趙孟〔伯夙荀盈〕曰楚氛甚惡懼難〔氛氣也言楚有襲晉之氣〕趙孟曰吾左還入於宋若我何〔營在宋北東頭為上故晉營在東有急可左廻入宋東門〕辛巳將盟於宋西門之外楚人衷甲〔甲在衣中欲因會擊晉〕伯州犂曰合諸侯之師以為不信無乃不可乎夫諸侯望信於楚是以來服若不信是棄其所以服諸侯也固請釋甲子木曰晉楚無信久矣

事利而已苟得志焉焉用有信大宰退大宰

伯州犂告人曰令尹將死矣不及三年求逞志而棄信志將逞乎志以發言言以出信信以立志參以定之志言信三者具而後身安存信亡何以及三爲明年子木死起本趙孟患楚衷甲以告叔向叔向曰何害也匹夫一爲不信猶不可單斃其死單盡也斃踣也若合諸侯之卿以爲不信必不捷矣食言者不病不病者單斃於死非子之患也楚食

言當死晉不食言故無患夫以信召人而以僭濟之濟成也必莫之與也安能害我且吾因宋以守病為楚所病則欲入宋城則夫能致死與宋致死雖倍楚可也宋為地主致死助我則力可倍楚子何懼焉又不及是曰弭兵以召諸侯而稱兵以害我稱舉也吾庸多矣非所患也晉獨取信故其功多季武子使謂叔孫以公命曰視邾滕兩事晉楚則貢賦重故欲比小國武子恐叔孫不從其言故假公命以敕之既而齊人請邾宋人請滕皆不與盟私屬二國

故叔孫曰邾滕人之私也我列國也何故視之宋衛吾匹也乃盟故不書其族言違命也季孫専政於國魯君非得有命今君唯以此命告豹豹宜崇大順以顯弱命之君而遂其小是故貶之晉楚爭先爭先歃血晉人曰晉固爲諸侯盟主未有先晉者也楚人曰子言晉楚匹也若晉常先是楚弱也且晉楚狎主諸侯之盟也久矣狎更也豈專在晉叔向謂趙孟曰諸侯歸晉之德只只辭非歸其尸盟也尸主也子務

德無爭先且諸侯盟小國固必有尸盟者小國主辦具楚爲晉細不亦可乎欲推使楚主盟乃先楚人書先晉晉有信也蓋孔子追正之壬午宋公兼享晉楚之大夫趙孟爲客客一坐所尊故季孫飲大夫酒藏紇爲客子木與之言弗能對使叔向侍言焉子木亦不能對也乙酉宋公及諸侯之大夫盟于蒙門之外前盟諸大夫不敢敵公禮也今宋公以近在其國故謙而重盟重盟故不書蒙門宋城門

疏注蠹害物之蟲　正義曰釋蟲云蝎桑蠹李巡云蝎木中蟲也穆天子傳云天子蠹書於羽陵

曝去書內簡中之蟲是蟲在木中謂之爲蠹昭三年傳云
公聚朽蠹則在諸物之中皆名爲蠹故云害物之蟲也害
物之蟲旣名爲蠹故害於物者皆以蠹言之孫子兵書云
興軍十萬日費千金是兵爲財用之蠹也　注折俎至之
事　正義曰折俎謂體解節折升之於俎周語文也宣十
六年傳曰王享有體薦宴有折俎公當享卿當宴王室之
禮也彼傳之意言享公當依享法有體薦也享卿當如宴
法有折俎也彼王自言之故云王室禮耳其諸侯之待公
卿禮法亦當然也故此享趙孟而置折俎合卿享宴之禮
故曰禮也周禮大司馬云大會同則帥士庶子而掌其政
令大祭祀饗食羞牲魚是司馬掌會同薦羞之事故宋人
此享令司馬置折俎也　仲尼至文辭　正義曰此文甚
略本意難知蓋於此享也賓主多有言辭時人跡而記之
仲尼見其事善其言使弟子舉是宋享趙孟之禮以爲後
人之法丘明述其意仲尼所以特舉此禮者以爲此享多
文辭以文辭可爲法故特舉而旋用之　注宋向至文辭

正義曰杜以賓主之辭禮有定式於此享也何以獨多故解其多辭之意服虔云以其多文辭故特舉而用之後世謂之孔氏聘辭以孔氏有其辭故傳不復載也所言孔氏聘辭不知事何所出實享禮而謂之為聘舉舊辭而目曰孔氏事亦不必然也　注趙武命盈追己　正義曰沈氏曰知非晉侯命者若是晉侯應云甲寅荀盈至今云從武至故知趙武命也杜云後武遣盈如楚見此意耳　以藩為軍　正義曰古人行兵止則築為壘壍以備不虞此以藩籬為軍者方欲弭兵以示不相忌也　注伯夙荀盈　正義曰伯夙即是荀盈於傳亦無明據未測何以知之服虔云伯夙晉大夫其意以為別有伯夙非荀盈也　志將至及三　正義曰志將逞乎言其不得逞也在心為志出口為言志有所之言乃出口故志以發言也與人為信必言以告之故言以出信也於人有信志乃得立故信以立志也人之處身於世常恐不得安定參即三也言也信也志也三者俱備然後身得安定欲安其身用此三者以定

之信亡則志不立失志必死不久何以得及三年　匹夫至其死　正義曰匹夫謂賤人也賤人一爲不信猶尙[illegible]可況國卿也不信之人盡踣其死言無得生者前賈曰足謂倒地死也　食言者不病　正義曰不病者不唯病害而已必至於死也言之不用若食之消散故謂無信爲食言也　夫能至及是　正義曰夫謂宋也宋能致死助我今晉師與宋致死不但唯敵於楚雖更力倍於楚可也子何須懼焉又想楚人之情不應及是之惡　注兩事至孰之　正義曰案傳上文六月戊申叔孫豹至丁卯向戌如陳從子木成言於楚子木乃請晉楚之從交相見則叔孫發魯之時未有此交相見之議也子木既有此請季孫在國聞之季孫使謂叔孫者使人就宋謂之也於時季氏專魯國之利害季孫所量自應兩屬貢賦必重疑邾滕將爲人之私故令豹比視小國此直季孫意耳非公意也若是餘人爲使季孫以己意命之無敢違者但叔孫彊直季孫所憚告以己意恐不見從故假稱公命以事勸之望其敬

公命而遂已志也長歷丁卯是六月二十一日也辛巳是
七月五日也丁卯已有此議辛巳方始結盟則叔孫既得
公命其去盟日猶遠反魯覆請足得往來但叔孫知非公
命不復更請臨盟則率己之意自從所欲故釋例云豹不
登朝固請受命而行邾滕降次事非機危既不馳請又不
辭會率意改命失命之甚是言其間足得反請而叔孫不
請故責之也　注季孫至貶〇正義曰季孫專政於國
魯君非得有命此以公命非公可知叔孫亦知非公命故
不肯從之其實叔孫違命止違季孫意耳但季孫假以公
命謂之叔孫雖內知非公而其辭稱公即須從命叔孫既
得此命宜應內自思省我君由來無命今君唯以此命命
我事雖非理亦宜聽從如是則敬君之情深矣豹宜崇此
大順之道以顯弱命之君而乃校計公言是非不肯同於
小國遂其小是以忘大順故貶之此義至妙唯杜始得之
矣賈逵云叔孫義也魯疾之非也服虔云叔孫欲□
不為人私雖以違命見貶其於尊國之義得之□□

族是文貶也傳言違命是實惡也賈服違經反傳背左氏異孔子孔子貶之賈逵賞之丘明言其違命服虔善其尊國是不以丘明之言解左傳不以孔子之意說春秋也

且晉至久矣．正義曰陳蔡鄭許作南作比成二年楚公子嬰齊爲蜀之盟諸夏之國大夫皆在是晉楚更代主諸侯之盟實久也．

注小國主辨具　正義曰盟實大國爲主而此云小國主盟知其主辨具也哀十七年公會齊侯盟于蒙孟武伯問於高柴曰諸侯盟誰執牛耳季羔曰鄫衍之役吳公子姑曹發陽之役衛石魋武伯曰然則彘也所言主辨具者如彼執牛耳之類皆小國主備之法當小國執牛耳鄫衍吳公子執之者於時吳爲盟主夷不知禮故自使其人執之也盟法大國制其言小國尸其事此盟爭先歃不爭主備叔向以小國主盟爲言者叔向以久爭不決武將戰鬬因盟時小國有所主欲令趙孟下楚假此以勸之耳

注客一至爲客　正義曰享宴之禮賓旅雖多特以一人爲客燕禮者諸侯燕臣之禮也經云小臣納

卿大夫卿大夫六皆入門右北面東上乃云射人請賓公曰命某爲賓賓出立于門外更使射人納賓公降一等揖之賓即客也是客一坐所尊也季孫飲大夫酒臧紇爲客二十三年傳也魯語云公父文伯飲南宮敬叔酒路堵父爲客羞鱉小堵父怒相延食鱉辭曰將使鱉長而食之遂出文伯毋聞之怒曰吾聞之先子曰祭養上尸享養上賓鱉於何有而使夫人怒也是一坐所尊敬之事也案燕禮記曰公與卿燕則大夫爲賓與大夫燕亦大夫爲賓又聘禮燕聘賓則以上介爲賓此宋公享大夫以趙孟爲客者燕禮謂與已之臣子燕嫌卿敵公故以大夫爲賓聘禮據特來聘者敬其使人故使介爲賓此則兼享晉楚大夫異於常禮以尊敬霸主之國故令趙孟爲客服虔云楚君恒以大夫爲賓者大夫卑雖尊之猶遠君也楚先歃爲盟主故尊趙孟爲客案此享宋爲主非楚爲主服之妄也劉炫云兼享晉楚之大夫不以屈建爲賓者賓唯一人出自當時意耳　子木至對也　正義曰上云晉卿不如楚其大夫

則賢是也子木問於趙孟曰范武子之德何如士會賢聞於諸侯故問之對曰夫子之家事治言於晉國無隱情其祝史陳信於鬼神無愧辭祝陳馨香德足副之故不愧子木歸以語王王曰尚矣哉尚上也能歆神人歆享也使神享其祭人懷其德宜其光輔五君以為盟主也五君謂文襄靈成景子木又語王曰宜晉之伯也有叔向以佐其卿楚無以當之不可與爭

疏注五君謂文襄靈成景　正義曰晉語訾祏對范宣子曰武子佐文襄諸侯無貳心為卿以輔成景軍無

敗政及爲元帥居大傅國無姦民是以受隨范是其光輔五君也服虔云文公爲戎右襄靈爲大夫成公爲卿景公爲大傅晉荀盈遂如楚涖盟重結晉楚之好鄭伯享趙孟于垂隴自宋還過鄭子展伯有子西子產子大叔二子石從二子石印段公孫段趙孟曰七子從君以寵武也請皆賦以卒君貺武亦以觀七子之志詩以言志子展賦草蟲草蟲詩召南曰未見君子憂心忡忡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降以趙孟爲君子趙孟曰善哉民之主也在上不忘降故可以主民抑武也不足以當之辭君子伯有賦鶉之

賁賁鶉之賁賁詩鄘風衛人刺其君淫亂鶉鵲之不若義取人之無良我以爲兄我以爲君也趙孟曰牀笫之言不踰閾況在野乎非使人之所得聞也笫簀也此詩刺淫亂故云牀笫之言閾門限使人趙孟自謂子西賦黍苗之四章黍苗詩小雅四章曰肅肅謝功召伯營之列列征師召伯成之比趙孟於召伯趙孟曰寡君在武何能焉推善於其君子産賦隰桑隰桑詩小雅義取思見君子盡心以事之曰既見君子其樂如何趙孟曰武請受其卒章卒章曰心乎愛矣遐不謂矣中心藏之何日忘之趙武欲子産之見規誨子大叔賦野有蔓草野有蔓草詩鄭風取其邂逅相遇適我願兮

趙孟曰吾子之惠也大叔喜於相遇故趙孟受其惠印段賦蟋蟀蟋蟀詩唐風曰無以大康職思其居好樂無荒良士瞿瞿言瞿瞿然顧禮儀趙孟曰善哉保家之主也吾有望矣能戒懼不荒所以保家公孫段賦桑扈桑扈詩小雅義取君子有禮文故能受天之祜趙孟曰匪交匪敖福將焉往此桑扈詩卒章趙孟因以取義若保是言也欲辭福祿得乎卒享文子告叔向曰伯有將爲戮矣詩以言志志誣其上而公怨之以爲賓榮言誣則鄭伯未有其實趙孟倡賦詩以自寵故言公怨之以爲賓榮

其能久乎幸而後亡言必先亡叔向曰然已侈所謂不及五稔者夫子之謂矣稔年也爲三十年鄭殺良霄傳文子曰其餘皆數世之主也子展其後亡者也在上不忘降謂賦草蟲曰我心則降印氏其次也樂而不荒謂賦蟋蟀曰好樂無荒樂以安民不淫以使之後亡不亦可乎

疏注鶉之至君也　正義曰伯有賦此詩者義取人之無善行者我以此爲君是有嫌君之意於時鄭簡公是穆公之玄孫良霄是穆公之曾孫君非良霄之兄杜言并取人之無良我以爲兄者因詩成文故連言之劉君以爲非兄而規杜非也　注第簀也　正義曰釋器云簀謂之第

孫炎曰牀也郭璞曰牀版也然則牀是大名簀是牀版檀弓云大夫之簀與簀名亦得統牀故孫炎以爲牀也 保家之主也 正義曰大夫稱主言是守家之主不云族也下云數世之主亦然 詩以至賓榮 正義曰在心爲志發言爲詩是詩所以言人之志意也鄭君實未有罪伯有稱人之無良是誣其上也但伯有不臣被公之所怒以公怨怒當自須掩蓋而賦詩道公無良反將公之所怨以爲賓之榮寵劉炫云而公顯然將比來之怨以爲對賓之榮樂也 樂以至可乎 正義曰印段賦蟋蟀義取好樂無荒無荒即不淫也好樂則用樂以安民也其使民也又不淫以使之民皆愛之守位必固在人後云不亦可乎 宋左師請賞曰請免死之邑 欲宋君稱功加厚賞故謙言免死之邑也 公與之邑六十以示子罕子罕曰凡諸侯小國晉楚所以兵威

之畏而後上下慈和慈和而後能安靖其國家以事大國所以存也無威則驕驕則亂生亂生必滅所以亡也天生五材金木水火土也民並用之廢一不可誰能去兵兵之設久矣所以威不軌而昭文德也聖人以興謂湯武亂人以廢謂桀紂廢興存亡昏明之術皆兵之由也而子求去之不亦誣乎以誣道蔽諸侯罪莫大焉縱無大討而又求賞無厭

之甚也削而投之削賞左師之書左師辭邑向氏欲攻司城司城子罕左師曰我將亡夫子存我德莫大焉又可攻乎君子曰彼己之子邦之司直詩鄭風司主也樂喜之謂乎樂喜子罕也善其不阿向戌何以恤我我其收之詩逸恤憂也收取也向戌之謂乎善向戌能知其過注欲宋至邑也　正義曰服虔云向戌自以止兵民不戰鬬自矜其功故求免死之賞也如服此言免死謂止兵不鬬民免死也杜以為諫則向戌自以為己免死也若使討謀不當則罪合死自矜其功言己得免死故請賞邑也　廢興至諸侯　正義曰言之術者謂德刑禮義是興存盛明之法術也驕淫殘虐是亡

昏闇之法術也皆兵之由者謂晉長懼此兵行善不行惡
畏之則興不畏則云故云皆兵之由也言不亦誣乎者謂
廢興存云悉皆由兵向戍之意以廢興存亡不須用兵畏
實須而誣罔云不須故云不亦誣乎服虔云斃踣也一曰
罷也則知服本作弊王肅董遇本皆作蔽謂以誣人之道
掩諸侯也杜本作蔽當如王董爲蔽掩之也　削而投之
正義曰宋公賞邑書之於札向戍辭之以示子罕子罕削
其字而又投之於地也向戍初謀此事子罕不即止之而
至此始怒者蓋初謀子罕不知武子罕初亦不覺久思乃知其非也　齊崔杼生成及
彊而寡　偏喪曰寡寡特也　娶東郭姜生明東郭姜以
孤入曰棠無咎　無咎棠公之子　與東郭偃相崔氏　東郭
偃姜之弟　崔成有疾而廢之　有惡疾也　而立明成請老

子崔濟南東朝陽縣西北有崔氏城成欲居崔邑以終老崔子許之偃與無咎弗予曰崔宗邑也必在宗主宗邑宗廟所在宗主謂崔明成與彊怒將殺之告慶封曰夫子之身亦子所知也唯無咎與偃是從父兄莫得進矣大恐害夫子敢以告夫子謂崔杼慶封曰子姑退吾圖之告盧蒲嫳嫳慶封屬大夫封以成彊之言告嫳盧蒲嫳曰彼君之讎也天或者將棄彼矣彼實家亂子何病焉君謂齊莊公為崔杼所弑崔之薄慶

之厚也（崔敗則慶專權）他日又告（成彊復告）慶封曰苟利夫子必去之難吾助女九月庚辰崔成崔彊殺東郭偃棠無咎於崔氏之朝崔子怒而出其衆皆逃求人使駕不得使圉人駕寺人御而出（圉人養馬者寺人奄士）且曰崔氏有福止余猶可（恐滅家禍不止其身）遂見慶封慶封曰崔慶一也（言如一家）是何敢然請爲子討之使盧蒲嫳帥甲以攻崔氏崔氏堞其宮而守之（堞短垣使其衆

居短垣内以守弗克使國人助之遂滅崔氏殺成與彊而盡俘其家其妻縊妻東郭姜嬖復命於崔子且御而歸之嬖爲崔子御至則無歸矣乃縊然入於其宮不見其妻凶崔明夜辟諸大墓開先人之冢以藏之辛巳崔明來奔慶封當國當國秉政

注有惡疾也　正義曰若非惡疾猶堪爲後以疾而廢明是惡疾惡疾疾之惡者也不知其何疾也論語稱伯牛有疾不欲見人淮南子云伯牛癩此崔成猶能作亂未必是癩也彊無疾亦不得立者愛後妻欲立明故也　父兄莫得進矣　正義曰成彊是崔杼之子而云父兄者成彊之意以崔杼任無咎與偃棄遠宗族不可自斥於己故舉宗族父兄也　崔氏堞其宮　正義曰謂新

築火牆而守之楚薳罷如晉涖盟罷令尹子蕩報荀盈也晉侯享

之將出賦既醉既醉詩大雅曰既醉以酒既飽以德君子萬年介爾景福以美晉侯

比之大平君子也叔向曰薳氏之有後於楚國也宜

哉承君命不忘敏子蕩將知政矣敏以事

君必能養民政其焉往言政必歸之崔氏之亂

在二十五年申鮮虞來奔僕賃於野以喪莊公君齊

莊公服喪冬楚人召之遂如楚爲右尹傳言楚能用賢十

一月乙亥朔日有食之辰在申司歷過也

再失閏矣謂斗建指申周十一月今之九月斗當建戌而在申故知再失閏也文十一年三月甲子至今年七十一歲應有二十六閏今長歷推得二十四閏通計少再閏釋例言之詳矣

【疏】注謂斗至詳矣　正義曰斗建從甲至癸十者謂之日從子至亥十二者謂之辰傳言辰在申者謂其日昏時斗柄所指於十二辰爲在申也九月當建戌而建申故爲再失閏也文十一年三月至今七十一歲應有二十六閏者歷法十九年爲一章章有七閏從文十一年至襄十三年凡五十七年已成三章當有二十一閏又從襄十四年至今爲十四年又當有五閏故爲應有二十六閏也長歷推得二十四閏者杜以長歷實於其閒分置二十四閏釋例云閏者會集數年餘日因宜以安之故閏月無中氣斗建斜指兩辰之閒也魯之司歷漸失其閏至此年日食之月以儀審望知斗建之在申斗建在申乃是周家九月也而其時歷稱十一月故知再失閏也於是始覺其謬遂頓置兩閏以應天

正以敘事期然則前閏月爲建酉後閏月爲建戌十二月爲建亥而歲終焉是故明年經書春無冰傳以爲時災也若不復頓置二閏則明年春是今之九月十月十一月也今之九月十月十一月無冰非天時之異無緣總書春也尋案今世所謂魯歷者不與春秋相符殆來世好事者爲之非眞也今俱不知其法術具依春秋經傳反覆其終始以求之近得其實矣杜言以儀審望者大史鑄銅作渾天儀列二十八宿之度設機關候望以測七曜所在故於彼鑄銅儀而審望之知此月斗建申也長歷稱大凡經傳有七百七十九日漢末宋仲子集七歷以考春秋魯歷得五百二十九日失二百五十日是其不與春秋相符也劉炫云遠取文十一年三月甲子者以三十年絳縣老人云臣生之歲正月甲子朔以全日故又云言通計者若據前閏以來短計不得有再失之理今遠從文十一年以來計之是爲通計也

經二十有八年春無冰前年知其再失閏頓置兩閏以應天正故此年正月建子得以無冰爲災而書 夏衛石惡出奔晉甯喜之黨書名惡之 邾子來朝秋八月大雩仲孫羯如晉告將朝楚 冬齊慶封來奔崔杼之黨耆酒荒淫而出書名罪之自魯奔吳不書以絕位不爲卿 十有一月公如楚爲宋之盟故朝楚 十有二月甲寅天王崩靈王也 乙未楚子昭卒康王也十二月無乙未日誤

疏 注十二至日誤 正義曰甲寅之後四十二日始得乙未則甲寅乙未不得同月長歷推此年十二月戊戌朔甲寅是十七日其月無乙未也經有十一月十二月月不容誤知日誤也

傳二十八年春無冰梓愼曰今玆宋鄭其饑乎梓愼魯大夫今年鄭游吉宋向戌言之明年饑甚傳乃詳其事歲在星紀而淫於玄枵歲歲星也星紀在丑斗牛之次玄枵在子虛危之次十八年晉董叔曰天道多在西北是歲歲星在亥至此年十一歲故在星紀明年乃當在玄枵今已在玄枵淫行失次以有時菑陰不堪陽時菑無冰也盛陰用事而溫無冰是陰不勝陽地氣發洩蛇乘龍蛇玄武之宿虛危之星龍歲星歲星木也木爲青龍失次出虛危下爲蛇所乘龍宋鄭之星也歲星本位在東方東方房心爲宋角亢爲鄭故以龍爲宋鄭之星宋鄭必饑玄枵虛中也玄枵三宿虛星在其中枵秏名也土虛而民秏不

饑何爲歲爲宋鄭之星今失常淫入虛耗之次時復無冰地氣發洩故曰土虛民耗

疏注梓愼至其事　正義曰此年傳鄭游吉云歲之不易宋向戌云飢寒之不恤是今年言之也明年傳云鄭饑子皮餼國人粟於是宋亦饑子罕請於平公出公粟以貸是詳其事也　注歲歲至失次　正義曰左傳及國語所云歲在者皆謂歲星所在故云歲歲星也五星者五行之精也歷書稱木精曰歲星火精曰熒惑土精曰鎭星金精曰大白水精曰辰星此五者皆右行於天二十八宿則著天不動故謂二十八宿爲經五星爲緯言若織之經緯然也天有十二次地有十二辰丑子亥北方之辰也次之與辰上下相值故云星紀在丑玄枵在子釋天云星紀斗牽牛也玄枵虛也孫炎曰星紀日月五星之所終始也故謂之星紀虛在正北北方色玄故曰玄枵枵之言耗耗虛之意也漢書律歷志云星紀初斗十二度終於婺女七度玄枵初婺女八度終於危十五度是星紀爲斗牛之次玄枵爲虛危之

次也九年傳稱晉侯問公生歲乃曰十二年矣是謂一終一星終也言歲星大率十二年而一周天也十八年晉董叔曰天道多在西北是言其年歲星在亥也歲星右行於天至此年十一年耳行未及周故此年歲星常法當在星紀明年乃當在玄枵今年已在玄枵是其淫行失次也漢書律歷志載劉歆三統歷歆以爲歲星一百四十四年行天一百四十五次一千七百二十八年爲歲星歲數言數滿此年剩得行天一周也三統之歷以庚戌爲上元此年距上元積十四萬二千六百八十六歲置此歲數以歲星歲數一千七百二十八除之得積終八十二去之歲餘九百九十以一百四十五乘歲餘得十四萬三千五百五十以一百四十四除之得九百九十六爲積次不盡一百二十六爲次餘以十二除之得八十三去之盡是爲此年更發初在星紀也欲知入次度者以次餘一百二十六乘一次三十度以百四十四除之得二十六度餘是歲星本平行此年之初已入星紀之次二十六度餘當在婺女四度

於法未入於玄枵也傳言淫於玄枵未知巳在玄枵幾度此舉其大率耳而五星之行有遲有疾有留伏逆順於歷法更自別有推步之術此不可詳也　注時菑至發洩

正義曰傳先言無冰乃載梓慎之語則梓慎之語爲無冰而發知時菑謂春無冰也言以有時菑者以此歲星淫行之年而有天時溫暖之菑四時之序冬月當寒故溫則爲菑害也冬月盛陰用事陰寒在地當遏陽使不出時應寒而溫無冰是陰陽相競陰氣不能勝陽故陽氣出地地氣發洩而使時溫無冰也歲星自淫行天時自溫暖其溫不由歲星梓慎以其年有二事而揔言其占耳服虔云歲爲陽玄枵爲陰歲乘陰進至玄枵陰不勝陽故溫無冰案下云蛇乘龍乃謂玄枵乘歲星非歲星乘玄枵也若必以此無冰謂歲乘玄枵所致則成元年春無冰者豈謂歲星乘玄枵乎成十六年雨木冰者復是玄枵乘歲星也　注蛇玄至所乘

正義曰蟲獸在地而有象在天二十八宿分在四方方有七宿共成一象東方爲青龍之象西方爲白虎之象皆南

首北尾也南方爲朱鳥之象北方爲玄武之象皆西首東尾也曲禮說軍陳象物云行前朱鳥後玄武左青龍右白虎是玄武在北方也龜蛇二蟲共爲玄武故蛇是玄武之宿虛危之星也七星共爲玄武但歲星淫行在虛危之分故特指虛危言之耳傳言蛇乘龍龍即歲星也歲星木精木位在東方東方之宿爲青龍之象故歲星亦以龍爲名爲龍行疾而失次出於虛危宿下龍在下而蛇在上是龍爲蛇所乘也歲星天之貴神福德之星今被乘勢屈是不能祐其本國之象故知宋鄭饑也 注歲星至之星 正義曰歲星屬木木位在東方東方之次皆是龍分天之分野卯爲大火辰爲壽星大火房心爲宋分壽星角亢爲鄭分故龍爲宋鄭之星也然則寅爲析木之津析木燕之分野梓愼言不及燕別當有以知之非吾徒所能測也 枵耗至何爲 正義曰枵聲近耗故枵是耗之名也次有三宿虛爲其中土虛不實而人民耗損不饑何爲也地氣發泄而使時溫無冰即是土虛之事也於時魯國無冰是魯

亦地氣發洩下子服惠伯云饑寒之不恤是魯亦饑矣經不書饑饑當差於宋鄭故梓慎唯言宋鄭饑耳夏齊侯陳侯蔡侯北燕伯杞伯胡子沈子白狄朝于晉宋之盟故也陳侯蔡侯胡子沈子楚屬也宋盟曰晉楚之從交相見故朝晉燕國今薊縣齊侯將行慶封曰我不與盟何爲於晉以宋盟釋齊秦陳文子曰先事後賄禮也事大國當先從其政事而後薦賄以副己心小事大未獲事焉從之如志禮也言當從大國請事以順其志雖不與盟敢叛晉乎重丘之盟未可忘也子其勸行重丘盟在

二十五年疏注陳侯至薊縣　正義曰傳言宋之盟故序之在諸國之下止爲楚屬發傳故杜明之陳蔡胡沈爲宋盟朝晉其齊燕杞狄先非楚屬其朝不爲宋之盟也譜云北燕姬姓召公奭之後也周武王封之於燕居漁陽薊縣其國辟小不通諸夏自召公至簡公款二十九世始見經簡公子獻公十二年獲麟之歲也獻公子孝公七年春秋之傳終矣孝公立十五年卒孝公以下六世始大稱王十二世二百二十五年秦滅之　小事至禮也　正義曰言小國之事大國也當每事順從若未獲大國所命之事但如其志之所欲即不待彼命逆即從之如其志意禮也禮者自卑而尊人故先承意志是事大之禮也

衞人討甯氏之黨故石惡出奔晉衞人立其從子圃以守石氏之祀禮也石惡之先石碏有大功於衞國惡之罪不及不祀故曰禮

邾悼公來朝

時事也傳言來朝非宋盟宋盟唯旅於朝晉楚秋八月大雩旱也

蔡侯歸自晉入于鄭鄭伯享之不敬子產曰蔡侯其不免乎不免禍曰其過此也往日至晉時君使子展廷勞於東門之外而傲廷往也吾曰猶將更之今還受享而惰乃其心也君小國事大國而惰傲以爲己心將得死乎若不免必由其子其爲君也淫而不父通大子班之妻僑聞之如是者恒有子禍爲三十年蔡世子班弑其

傳君小國事大國 疏 正義曰自宋古本及王肅注其文皆如此君國謂為國君言其為君之難也今定本作小國

孟孝伯如晉告將為宋之盟故如楚也魯晉屬故告晉而行蔡侯之如晉也鄭伯使游吉如楚及漢楚人還之曰宋之盟君實親辱君謂鄭伯今吾子來寡君謂吾子姑還吾將使駟奔問諸晉而以告問鄭君應來朝否子大叔曰宋之盟君命將利小國而亦使安定其社稷鎮撫其民人以禮承天之休休福祿也此君之憲

令而小國之望也憲法也寡君是故使吉奉其皮幣聘用乘皮束帛以歲之不易聘於下執事言歲有饑荒之難故鄭伯不得自朝楚今執事有命曰女何與政令之有必使而君棄而封守跋涉山川蒙犯霜露以逞君心小國將君是望敢不唯命是聽無乃非盟載之言以闕君德而執事有不利焉小國是懼不然其何勞之敢憚子大叔歸復命告子展曰楚子將死矣不

脩其政德而貪昧於諸侯以逞其願欲久

得乎周易有之在復䷗震下坤上復之頤䷚震下艮上頤復上六變得頤曰迷復凶復上六爻辭也復反也極陰反陽之卦上處極位迷而復反失道已遠遠而無應故凶其楚子之謂乎欲復其願謂欲得鄭朝以復其願而棄其本不脩德復歸無所是謂迷

復失道已遠又無所歸能無凶乎君其往也送葬而

歸以快楚心言楚子必死君往當送其葬楚不幾十年未

能恤諸侯也幾近也言失道遠者復之亦難吾乃休吾民矣

休息也言楚不能復爲害裨竈曰今茲周王及楚子皆將死裨竈鄭大夫歲棄其次而旅於明年之次以害鳥帑周楚惡之旅客處也歲星棄星紀之次客在玄枵歲星所在其國有福失次於北禍衝在南南爲朱鳥鳥尾曰帑鶉火鶉尾周楚之分故周王楚子受其咎俱論歲星過次梓愼則曰宋鄭饑裨竈則曰周楚王死傳故備舉以示卜占惟人所在疏令執至敢憚　正義曰執事謂楚也楚人詰大叔唯有止還之語耳令游吉還使鄭伯來故游吉原其意爲此辭作甚之言耳而執事有不利焉違盟言闕君德是於楚爲不利也小國是懼懼楚不利耳不敢自憚勞也　注復上至故凶　正義曰卦從下起從下而畫陰爻至上六爲純坤又將從下變之故復爲極陰反陽之卦也上處極位位極更無所往故爲迷也既迷而後反本從下積而至迷是爲失道已遠

上應在三三亦陰爻遠而無應故凶也復易注云復反也
還也陰氣侵陽陽失其位至此始還反起於初故謂之復
陽君象君失國而還反道德更興也頤養也易注云頤者
口車輔之名震動於下艮止於上口車動而上因輔嚼物
以養人故謂頤爲養也　注謂欲至其頤　正義曰楚子
本意願鄭伯來朝全不顧道理唯欲復其本願　注幾近
至亦難　正義曰幾近釋詁文也十者數之小成言失道
遠者復之亦難故舉成數以言之周易復卦上六爻云迷
復凶有災眚用行師終有大敗以其國君凶至于十年不
克征是易有十年之語故游吉期之以十年服虔云此行
也楚康王卒至昭四年楚靈王合諸侯于申距今八年故
曰不幾十年是謂十年不克征也　注旅客至所在　正
義曰易有旅卦傳言羈旅旅皆是客故爲客處也歲星常
行之度此年當在星紀星紀是其所居之次也今歲星棄
其所居星紀之次乃客處在於明年所居之次言其未應
往而往向彼玄枵之次爲客寄也昭二十二年傳云越得

歲而吳伐之必受其凶是歲星所在其國有福當禍之衝其國有禍今失次於北故禍衝在南子午之位南北相衝淫於玄枵衝當鶉火南方爲朱鳥之宿帑者細弱之名於人則妻子爲帑於鳥則鳥尾曰帑妻子爲人之後鳥尾亦鳥之後故俱以帑爲言也天之分野鶉火周分鶉尾楚分歲星之衝當此周楚之分故周王楚子受其咎也歲星客在玄枵唯衝鶉火而鶉尾亦有咎者蓋以歲星漸西衝則漸東尾之於鳥猶是一身故衝其身而及其尾此則裨竈能知亦非吾徒所測也此與上文俱論歲星過次所占不同其事俱驗而丘明兩載之是傳故備舉以示卜占效驗惟人所在言其知之在於人各自有意見也

九月鄭游吉如晉告將朝于楚以從宋之盟子產相鄭伯以如楚舍不爲壇至敵國郊除地封土爲壇以受郊勞外僕言曰昔先

大夫相先君適四國未嘗不爲壇(以從掌次舍者)自是至今亦皆循之今子草舍無乃不可乎子産曰大適小則爲壇小適大苟舍而已焉用壇僑聞之大適小有五美宥其罪戾赦其過失救其菑患賞其德刑(刑法也)教其不及小國不困懷服如歸是故作壇以昭其功宣告後人無怠於德(怠解也)小適大有五惡說其罪戾(自解說也)請其不足行其政事(奉行大國

之政共其職貢從其時命從朝會之命不然則重其幣帛以賀其福而弔其凶皆小國之禍也焉用作壇以昭其禍所以告子孫無昭禍焉可也無昭禍以告子孫



注至鄰至郊勞 正義曰聘禮賓至于近郊君使卿用束帛勞無設壇之法下云先君適四國未嘗不爲壇蓋以朝禮君親行事重故有之也禮有壇墠者先儒以爲除地曰墠封土曰壇此并言除地封土者尚書金縢云三壇同墠是作壇在除地之内故除地封土并言之服虔本作壇解云除地爲墠王肅本作壇云爲解云除地坦坦者則讀爲墠也案下云作壇以昭其功以昭其禍若是除地草穢尋生不足以昭示後人杜言壇是也下言草舍者不爲壇則不除地故爲草舍耳 亦皆術之 正義曰言因□一

也齊慶封好田而耆酒與慶舍政舍慶封子慶封當國不自爲政以付舍則以其內實遷于盧蒲嫳氏易內而飲酒內實寶物妻妾也移而居嫳家數日國遷朝焉就於盧蒲氏朝見封使諸亡人得賊者以告而反之亡人辟崔氏難出奔者故反盧蒲癸癸臣子之子之慶舍有寵妻之子之以其女妻癸慶舍之士謂盧蒲癸曰男女辨姓子不辟宗何也辨別也別姓而後可相取慶氏盧蒲氏皆姜姓曰宗不余辟言舍欲辟己余獨焉辟之賦詩斷章余取所

求焉惡識宗言己苟欲有求於慶氏不能復顧禮譬如賦詩者取其一章而已癸言王何而反之二人皆嬖二子皆莊公黨二十五年崔氏弒莊公癸何出奔今還求寵於慶氏欲爲莊公報讎使執寢戈而先後之寢戈親近兵杖公膳日雙雞卿大夫之膳食饔人竊更之以鶩御者知之則去其肉而以其洎饋御進食者饔人御者欲使諸大夫怨慶氏減其膳蓋盧蒲癸王何之謀子雅子尾怒二子皆惠公孫慶封告盧蒲嫳以二子怒告嫳盧蒲嫳曰譬之如禽獸吾寢處之矣言能殺而席其皮使析歸父告晏平仲欲與

共謀子雅子尾平仲曰嬰之衆不足用也知無能謀也言弗敢出不敢洩謀有盟可也子家曰子之言云子家折歸父又焉用盟告北郭子車子車齊大夫子車曰人各有以事君非佐之所能也佐子車名陳文子謂桓子桓子文子之子無宇曰禍將作矣吾其何得對曰得慶氏之木百車於莊慶封將有此木積於六軌之道文子曰可慎守也已善其不志於貨財盧蒲癸王何卜攻慶氏示子之兆龜兆曰或卜攻讎

敢獻其兆子之曰克見血冬十月慶封田于萊陳無宇從丙辰文子使召之請曰無宇之母疾病請歸慶季卜之(季慶封)示之兆曰死奉龜而泣(無宇泣)乃使歸慶嗣聞之(嗣慶封之族)曰禍將作矣謂子家速歸(子家慶封字)禍作必於嘗(嘗秋祭)歸猶可及也子家弗聽亦無悛志(悛改寤也)子息曰亡矣幸而獲在吳越(子息慶嗣)陳無宇濟水而戕舟發梁(戕殘壞也不欲慶封得救難)

盧蒲姜謂癸曰有事而不告我必不捷矣（姜癸妻慶舍女）癸告之（告欲殺慶舍）姜曰夫子愎莫之止將不出我請止之（夫子謂慶舍）癸曰諾十一月乙亥嘗于大公之廟慶舍涖事（臨祭事）盧蒲姜告之且止之弗聽曰誰敢者遂如公（至公所）麻嬰爲尸（爲祭尸）慶奊爲上獻（上獻先獻者）盧蒲癸王何執寢戈慶氏以其甲環公宮（廟在宮內）陳氏鮑氏之圉人爲優（優俳）慶氏之馬善驚士

皆釋甲束馬束絆之也而飲酒且觀優至於魚里魚里里名優在魚里就觀之欒高陳鮑之徒介慶氏之甲欒子雅高子尾陳陳須無鮑鮑國子尾抽桷擊扉三桷椽也扉門闔也以桷擊扉為期盧蒲癸自後刺子之王何以戈擊之解其左肩猶援廟桷動於甍甍屋棟以俎壺投殺人而後死言其多力遂殺慶繩麻嬰慶繩慶奊公懼鮑國曰群臣為君故也言欲尊公室非為亂陳須無以公歸稅服而如內宮言公懼於外難慶封歸遇告

亂者丁亥伐西門弗克還伐北門克之入伐內宮（陳鍼在公所故）弗克反陳于嶽（嶽里名）請戰弗許遂乘奔獻車於季武子美澤可以鑑（光鑑形也）展莊叔見之（魯大夫）曰車甚澤人必瘁宜其亡也叔孫穆子食慶封慶封氾祭（禮食有祭示有所先也氾祭遠散所祭不共）穆子不說使工爲之誦茅鴟（工樂師茅鴟逸詩刺不敬）亦不知既而齊人來讓（讓魯受慶封）奔吳吳句餘予之朱方（句餘吳子夷末也朱方吳邑）聚其族焉而居

之富於其舊子服惠伯謂叔孫曰天殆富

淫人慶封又富矣穆子曰善人富謂之賞

淫人富謂之殃天其殃之也其將聚而殲

旃殲盡也旃之也爲昭四年殺慶封傳疏國遷朝焉　正義曰慶封雖與舍政使舍知政事耳封猶

有當國之重故國之卿大夫皆遷就婺家朝焉　使諸至反之　正義曰崔氏之亂但是莊公之黨崔氏以之爲賊

當時辟難並悉出奔崔氏既云慶封召令還國故言使諸逃亡之人得賊名而出者以己情告而悉反之　宗不余

辟　正義曰男女辨姓則女亦辟宗癸謂慶舍爲宗言彼宗不於我皮相辟也　公膳日雙雞　正義曰案禮記玉

藻云天子日食少牢朔月大牢諸侯日食特牲朔月少牢其大夫則日食特豚朔月特牲今膳日雙雞者齊國臨時

之事不如禮也　更之以鶩　正義曰釋鳥云舒鳧鶩舍人曰鳧野名也鶩家名也李巡曰野曰鳧家曰鶩郭璞曰鴨也然則謂之舒者舒遲也家養馴不畏人故飛行遲以遲別野名耳其爲鴨一也　以其洎饋　正義曰說文云洎灌釜也周禮士師職云祀五帝則洎鑊水鄭玄云洎謂增其沃汁也然則洎者添釜之名添水以爲肉汁遂名肉汁爲洎去肉而空以汁饋欲其怒之深也　注二子皆惠公孫　正義曰昭三年傳云二惠競爽猶可又十年傳曰齊惠欒高氏皆耆酒是知皆惠公孫也　注慶封至之道正義曰釋宮云六達謂之莊注爾雅者皆以爲六道旁出杜以九達並九軌故亦以莊爲六軌也　慶奊爲上獻正義曰祭祀之禮主人先獻下文慶舍死公懼而歸則於時公親在矣又此祭慶舍涖事公與慶舍不爲上獻而奊爲上獻者慶舍使爲之不可以禮責也奊即繩也爲下殺慶繩張本　注優俳　正義曰優者戲名也晉語有優施史記滑稽傳有優孟優旃皆善爲優戲而以優著名史游

急就篇云倡優俳笑是優俳一物而二名也今之散樂戲爲可笑之語而令人之笑是也宋大尉袁淑取古之文章令人笑者次而題之名曰俳諧集　慶氏之馬善驚　正義曰善驚謂數驚古人有此語今人謂數驚爲好驚好亦善之意也　注魚里至觀之　正義曰杜以優在魚里士往觀之劉炫以爲國人從旁爲優引行以至魚里以規杜氏但傳文不顯古事難知劉輒以爲規一何煩碎　注甍屋棟　正義曰先儒相傳爲然也張衡西京賦曰甍宇齊平言諸屋棟簷高下等也說文云甍棟梁也是又名爲梁此是屋上之長材椽所以憑依者也今俗謂之屋脊　注禮食至不共　正義曰禮法食必先祭祭古之先食以示有所先也公食大夫禮云賓升席坐取韭菹以徧擩于醢上豆之間祭又言祭鉶羹於上鉶之間祭飲食於上豆之間是祭食之禮各有其處論語云汎愛衆汎是寬博之語故知汎祭爲遠散所祭言其不共也　注句餘至吳邑　正義曰此時吳君是餘祭也明年餘祭死乃夷末代立邪

十五年吳子夷末卒是也服虔以句餘爲餘祭杜以爲夷末者以慶封此年之末始來奔魯齊人來讓方更奔吳明年五月而閽弑餘祭計其間未得賜慶封以邑故以句餘爲夷末也癸巳天王崩未來赴亦未書禮也嫌時已聞喪當書故發例崔氏之亂喪羣公子故鉏在魯叔孫還在燕賈在句瀆之丘在二十五年及慶氏亡皆召之具其器用而反其邑焉反還也與晏子邶殿其鄙六十邶殿齊別都以邶殿邊鄙六十邑與晏嬰弗受子尾曰富人之所欲也何獨弗欲對曰慶氏之邑足欲故亡吾邑

不足欲也益之以邶殿乃足欲足欲亡無日矣在外不得宰吾一邑不受邶殿非惡富也恐失富也且夫富如布帛之有幅焉爲之制度使無遷也遷移也夫民生厚而用利於是乎正德以幅之言厚利皆人之所欲唯正德可以爲之幅使無黜嫚黜猶放也謂之幅利利過則爲敗吾不敢貪多所謂幅也與北郭佐邑六十受之與子雅邑辭多受少與子尾邑受而稍致之

襄公還公以爲忠故有寵釋盧蒲嫳于北竟釋放

也求崔杼之尸將戮之不得叔孫穆子曰

必得之武王有亂十人亂治也崔杼其有乎不

十人不足以葬葬必須十人崔氏不能令十人同心故必得既崔氏之

臣曰與我其拱璧崔氏大璧吾獻其柩於是得

之十二月乙亥朔齊人遷莊公殯于大寢

更殯之於路寢也十二月戊戌朔乙亥誤以其棺尸崔杼於市崔氏弒莊公又

葬不如禮故以莊公棺著崔杼尸邊以章其罪國人猶知之皆曰崔子

也始求崔杼之尸不得 注六十邑 正義曰傳直言

故傳云國人皆知之六十杜知六十邑者下云與

北郭佐邑六十則此亦是六十邑也 外不得宰 正義

曰外猶以外宰猶益也以邶殿為外也言吾先有邑更不

得益邶殿耳 夫民至幅之 正義曰人皆欲生討重厚

而多財用利益心既無厭於是乎用正德以幅之言用正

德以為邊幅使有度也 武王有亂臣十人 正義曰尚

書泰誓文也亂治也以武王自言我有治理政事者十人

鄭玄論語注云十人謂文母周公大公召公畢公榮公大

顚閎夭散宜生南宮适 不十人不足以葬 正義曰榮

武王有亂臣十人而得天下崔子若有十人唯得葬者武

王聖人十人皆大德故有天下崔子是罪人又有十人是

凡人故唯可以葬也所引武王十人者唯取同心之義

與我其拱璧 正義曰其者其崔杼也故云崔氏大璧拱

謂合兩手也此璧兩手拱抱之故為大璧 注始求至知

之 正義曰始求崔杼尸不得嫌以他尸代之傳言國人

猶知之皆曰崔子言猶尚識其形知是眞崔子也爲宋之盟故公及宋公陳侯鄭伯許男如楚公過鄭鄭伯不在巳在楚伯有廷勞於黃崖不敬滎陽宛陵縣西有黃水西南至新鄭城西入洧穆叔曰伯有無戾於鄭鄭必有大咎伯有不受戮必還爲鄭國害敬民之主也而棄之何以承守言無以承先祖守其家鄭人不討必受其辜濟澤之阿言薄土行潦之蘋藻言賤菜寘諸宗室薦宗廟季蘭尸之敬也言取蘋藻之菜於阿澤之中使服蘭之女而爲之主神猶享之以其敬也敬可棄

乎爲三十年鄭殺良霄傳及漢楚康王卒公欲反叔仲昭伯曰我楚國之爲豈爲一人行也昭伯叔仲帶子服惠伯曰君子有遠慮小人從邇邇近也飢寒之不恤誰遑其後遑暇也不如姑歸也叔孫穆子曰叔仲子專之矣言足專任子服子始學者也言未識遠榮成伯曰遠圖者忠也成伯榮駕鵞公遂行從昭伯謀宋向戌曰我一人之爲非爲楚也飢寒之不恤誰能恤楚姑歸而息

民待其立君而爲之備宋公遂反 疏 濟澤至敬

也　正義曰此意取采蘋之詩也詩云于以采蘋南澗之濱于以采藻于彼行潦于以奠之宗室牖下誰其尸之有齊季女彼詩采蘋於澗采藻於潦此并言行潦之蘋藻又別言濟澤之阿者以其亦是出菜之處故先言之泚獨言濟者以濟在魯國故穆叔獨舉所見而言也女將行嫁就宗子之家教之以四德三月教成設祭於宗子之廟此詩述教成之祭寘諸宗室謂薦於宗子之家廟也詩言季女而此言季蘭謂季女服蘭草也案宣三年傳曰蘭有國香人服媚之如是是女之服蘭也　向戌至楚也　正義曰魯宋俱是朝楚向戌與叔仲昭伯言不同者二者並爲楚是大國故朝其君昭伯欲令公行故以國大勸公言大國可畏也向戌欲令公還故以君身規公言君死宜反也意異故言異耳

楚屈建卒趙文子喪之如同盟禮

也宋盟有喪甲之隙下以此廢好故曰禮 王人來告喪問崩日以甲寅告故書之以懲過也懲審也此緩告非有事宜直臣子怠慢故於此發例[疏]注懲審至發例 正義曰昭三十年傳云非公且懲過杜云懲明也則此懲之訓亦爲明明審此緩告者非有事故宜緩直是臣子怠慢耳杜序以故書爲新意故於此發新例以明諸無事故而緩來告者皆是譏其怠慢也

春秋正義卷第二十四

鄉貢進士馮嗣祖校勘

春秋正義卷第二十五 襄公

國子祭酒上護軍曲阜縣開國子臣孔穎達等奉

勑撰

經二十有九年春王正月公在楚公在外闕朝正之禮甚多而唯書此一年者魯公如楚既非常此公又踰年故發此一事以明常

疏注公在至明常正義曰僖十六年冬公會諸侯于淮十七年秋九月公至自會宣七年冬公會諸侯于黑壤八年春公至自會成十年秋公如晉十一年春公至自晉十二年冬公如晉十三年春公至自晉此等正月公皆不在其類多矣是公在外闕朝正之禮甚多而告不書唯書此一年者魯公如楚云云釋例曰襄二十九年春正月公在楚凡公之行始則書所如還則書公至

今中復書公在楚者明國之守臣每月亦以公不朝之故告於廟也每月必告而特於正月釋之者蓋歲之正也月之正也日之正也三始之正嘉禮所重人理所以自新故特顯以通他月也公之在外所以闕朝正之禮其多唯書此一年釋此一事者撮禮有常非義例所急故因公遠出踰年存此一事以示法也

夏五月公至自楚庚午衛侯衎卒 無傳四同盟 疏 注四同盟 正義曰衎以成十五年即位其年盟于戚十七年于柯陵十八年于虛朾襄三年于雞澤五年于戚七年及孫林父盟九年于戲十一年于亳城北二十七年于宋衎自前即位及後復歸凡與魯九同盟劉炫以為杜云四同盟者誤今知不然者以其與成公三盟不數五年盟戚經不書不數七年林父是大夫又特共魯盟亦不數故為四同盟也劉不尋此理而規杜過非也

閽弒吳子餘祭 閽守門者下賤非士故不言盜 疏 注閽守至

言盜　正義曰周禮閽人王宮每門四人鄭玄云閽人司閽晨以啓閉者刑人墨者使守門既服墨刑使之守門是下賤人也哀四年盜殺蔡侯申此爲下賤非士故不言盜也穀梁傳曰不稱名姓閽不得齊於人不稱其君閽不得君其君也

仲孫羯會晉荀盈齊高止宋華定衛世叔儀鄭公孫段曹人莒人滕人薛人小邾人城杞　公孫段伯石也三十年伯有死乃命爲卿今蓋以攝卿行

【疏】注公孫至卿行　正義曰公孫段即伯石也據三十年傳伯有死始命伯石爲卿則此時未爲卿矣未爲卿而得書其名故疑之云蓋以攝卿行也以隱公攝位爲君而國人君之諸侯與之知攝位爲卿者諸侯亦即以爲卿序之於列故史得以卿書也文七年傳稱晉使先蔑如秦逆公子雍荀林父謂蔑曰攝卿以往可也何必子是知有使大夫攝卿之法也

晉

侯使士鞅來聘杞子來盟杞復稱子用夷禮也【疏】注杞復至禮也　正義曰杞入春秋書爵稱侯又稱伯僖二十三年二十七年稱子傳曰用夷禮故曰子自爾以來常稱爲伯今復稱子傳云書曰子賤之也明爲用夷禮故賤之知杞復稱子用夷禮也

吳子使札來聘吳子餘祭既遣札聘上國而後死札以六月到魯未聞喪也不稱公子其禮未同於上國【疏】注吳子至上國　正義曰上云閽弑吳子此言吳子使聘傳曰其出聘也通嗣君也不知通嗣君通誰嗣也賈逵服虔皆以爲夷末新即位使來通聘案隱三年武氏子來求賻文九年毛伯來求金並不言王使傳皆云王未葬也是知先君未葬嗣君不得命臣此與閽弑吳子文不隔月吳魯相去經塗至遠豈以君死之月即命臣乎而得書吳子使也且傳稱季札至魯徧觀周樂至戚聞鐘聲譏孫文子云君又在殯而可以樂乎自請觀樂譏人聽樂積世大賢豈當若是故

杜以爲通嗣君通餘祭嗣也二十五年遏爲巢牛臣所殺餘祭嗣立至此始使札通上國吳子未死之前命札出使既遣札聘而後身死札以六月到魯未及聞喪故每事皆行吉禮也經傳皆無札至之月知以六月到者以城杞在五月之下城杞既訖乃有士鞅來聘杞子來盟若共在月中則不容此事下文有秋知札以六月至也札去之後吳始告喪告以五月被弒故追書在聘上耳札實公子不書公子者吳是東夷其禮未同於上國故史不書氏以札是卿故書其名耳釋例曰吳晚通上國故其君臣朝會不同於例亦猶楚之初始也昭二十七年傳稱延州來季子聘于上國是吳謂諸夏爲上國也秋九月葬衛獻公無傳齊高止出奔北燕高止高厚之子冬仲孫羯如晉

傳二十九年春王正月公在楚釋不朝正

于廟也釋解也告廟在楚解公所以不朝正楚人使公親襚諸侯有遣使賵襚之禮今楚欲依遣使之比公患之穆叔曰祓殯而襚則布幣也先使巫祓除殯之凶邪而行襚禮與朝而布幣無異乃使巫以桃茢先祓殯茢黍穰楚人弗禁既而悔之禮君臨臣喪乃祓殯故楚悔之



注釋解至朝正　正義曰公本在國每月之朔常以朝享之禮親自祭廟今以在外之故闕於此禮國之守臣於此朔日告廟云公在楚史官因書於策傳解其告廟之意告云公在楚者解釋公所以不得親自朝正也　楚人使公親襚　正義曰檀弓云襄公朝于荆康王卒荆人曰必請襲魯人曰非禮也荆人強之巫先拂柩荆人悔之記之所言即是此事所異者此言請襚彼言請襲此言祓殯彼言拂柩雖俱設此事先後不同襚

死而浴浴即襲襲後始小歛大歛乃殯柴往年傳公及漢
聞康王卒公欲反倒康王之卒公未至楚楚人使公親襚
傳在此年言之則此年始令公親襚襚不得爲楚也卒已
踰月不得柩仍在地足知殯是而柩非記虛而傳實也然
則襚衣所以衣尸既殯而使公襚者致襚所以結恩好其
衣不必充用雜記記致襚之禮云委衣于殯東是既殯猶
致襚也文九年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襚僖薨十年猶致
之況既殯也　注諸侯至之比　正義曰雜記云弔者含
襚賵臨是諸侯之臣使於鄰國之禮也楚人以諸侯相於
有遣使賵襚之禮本以公身餘在意在輕魯欲以公依遣
使之比使公親行之也　拔殯至幣也　正義曰案雜記
諸侯使臣致襚之儀云委衣于殯東今楚人以公身在意
欲輕魯令公依遣使之比公以楚人輕已所以患之故穆
叔云君使巫人先往祓殯則是君臨臣喪之禮祓除既了
而行襚禮布陳衣物與行朝之時布陳幣帛無異有何可
患劉炫云朝禮兩君相見先授王然後致享乃布陳幣帛

於庭也祓殯者君臨臣喪之禮先使祓殯行臨喪之禮然後致禭則全是布幣之禮言與朝而布幣無異也君臨臣喪者由先見臣故以祓殯比行朝禮自然致禭似布幣楚以親禭在魯魯以祓殯自尊今贊曰踰云以殯有凶邪畏惡鬼之不肯親禭穆叔云先使巫人祓除殯之凶邪凶邪既無而行禭禮布陳衣物與行朝之時布陳幣帛無異言俱無祭有何可惡　乃使至祓殯　正義曰巫者接神之官周禮男巫王弔則與祝前檀弓云君臨臣喪以巫祝桃茢執戈惡之也鄭玄云爲有凶邪之氣在側桃鬼所惡茢萑苕可掃不祥君臨臣喪禮有此法故使巫以桃茢先祓殯若以楚子爲臣然所以屈楚也茢是帚蓋桃爲棒也詩毛傳曰亂爲萑葦苕謂亂穗也杜云茢黍穰者今世所謂苕帚者或用亂穗或用黍穰是二者皆得爲之也

二月癸卯齊人葬莊公於北郭兵死不入兆域故葬北郭



注兵死至北郭　正義曰周禮冢人掌公墓之地辨其兆

域凡死於兵者不入兆域 夏四月葬楚康王公及陳侯鄭伯許男送葬至于西門之外諸侯之大夫皆至于墓楚郟敖即位 郟敖康王子熊麇也 王子圍爲令尹 圍康王弟 鄭行人子羽曰是謂不宜必代之昌松柏之下其草不殖 言楚君弱令尹强物不兩盛爲昭元年圍弒郟敖起本 公還及方城季武子取卞 取卞邑以自益 使公冶問 問公起居公冶季氏屬大夫 璽書追而與之 璽印也 曰聞守卞者將叛臣帥徒以討之既得之矣

敢告公冶致使而退致季氏使命及舍而後聞取卞發書乃聞之公曰欲之而言叛祗見疏也言季氏欲得卞而欺我言叛益疏我公謂公冶曰吾可以入乎以季氏疏已故不敢入對曰君實有國誰敢違君公與公冶冕服以卿服玄冕賞之固辭強之而後受公欲無入榮成伯賦式微乃歸式微詩邶風曰式微式微胡不歸式用也義取寄寓之微陋勸公歸五月公至自楚公冶致其邑於季氏本從季氏得邑故還之而終不入焉不入季孫家曰欺其君何必

使余季孫見之則言季氏如他日不見則終不言季氏及疾聚其臣大夫家臣曰我死必無以冕服斂非德賞也言公畏季氏而賞其使非以我有德且無使季氏葬我

疏注璽印也〻正義曰蔡邕獨斷云璽印也信也天子璽白玉螭虎紐古者尊卑共之月令曰周封璽季武子使公冶問璽書此諸侯大夫印稱璽也衛宏云秦以前民皆以金玉為印唯其所好自秦以來唯天子之印獨稱璽又以玉羣臣莫敢用也案周禮掌節貨賄用璽節鄭玄云今之印章也則𫝊時印已名璽但上下通用

公曰至疏也　正義曰武子書云聞下將叛則是叛形未著故公猜之言武子自欲得之而誣言其叛多見疏外我也多見疏猶論語云多見其不知量也服虔本作祇見疏解云祇適也晉宋杜本皆作

多古人多祇同音張衡西京賦云炙炮夥清酤多皇恩溥洪德施施與多爲韻此類衆矣　注以卿至賞之　正義曰公冶先爲大夫公今以恩加賜知以卿服玄冕賞之也周禮司服云卿大夫之服自玄冕而下是卿與大夫同服玄冕也其旒當以命數爲異耳

葬靈王不書魯不會

鄭上卿有事子展使印段往伯有曰弱不可印段年少官卑子展曰與其莫往弱不猶愈乎詩云王事靡盬不皇啓處詩小雅盬不堅固也啓跪也言王事無不堅固故不暇跪處東西南北誰敢寧處謂上卿堅事晉楚以蕃王室也言我固事晉楚乃所以蕃屏王室王事無曠何常之有遂使印

段如周傳言周衰卑於晉楚疏葬靈至段往　正義曰鄭之上卿即子展也有事謂君適楚而代守國也計於時鄭卿在國猶有子西伯有不使抄行而使印段者蓋別有所掌共子展守國故不得行也　注詩小至跪處　正義曰小雅四牡之章盬亦蠱也昭元年傳曰於文皿蟲為蠱穀之飛亦為蠱蠱是盬之害物故為不牢固也釋言云皇暇也啓跪也李巡曰皇閒暇也啓小跪也言王事無有不牢固已當牢固之故不得閒暇而跪處也

吳人伐越獲俘焉以為閽使守舟吳子餘祭觀舟閽以刀弑之言以刀明近刑人鄭子展卒子皮即位子皮代父為上卿於是鄭饑而未及麥民病子皮以子展之命餼國人粟戶一鍾

在喪故以父命也六斛四斗曰鍾是以得鄭國之民故罕氏常掌國政以爲上卿宋司城子罕聞之曰鄰於善民之望也民亦望君爲善宋亦饑請於平公出公粟以貸使大夫皆貸司城氏貸而不書施而不德爲大夫之無者貸宋無飢人叔向聞之曰鄭之罕宋之樂其後亡者也二者其皆得國乎得掌國政民之歸也施而不德樂氏加焉其以宋升降乎升降隨宋盛衰

【疏】以子展之命　正義

曰蓋死日近死時民已饑故假其生時之遺命也　鄰於善民之望也　正義曰鄰近也近於善民亦望君爲善也

晉平公杞出也故治杞治理其地脩其城六月知悼子合諸侯之大夫以城杞孟孝伯會之鄭子大叔與伯石往大叔不書不親事子大叔見大叔文子文子衛大叔儀與之語文子曰甚乎其城杞也子大叔曰若之何哉晉國不恤周宗之闕而夏肄是屏周宗諸姬也夏肄杞也肄餘也屏城也其弃諸姬亦可知也已諸姬是弃其誰歸之吉也聞之弃

同即異是謂離德詩曰協比其鄰昏姻孔云詩小雅言王者和協近親則昏姻甚歸附晉不鄰矣其誰云之云猶旋旋歸之齊高子容與宋司徒見知伯女齊相禮子容高止也司徒華定也知伯荀盈也女齊司馬侯也相禮侍威儀也賓出司馬侯言於知伯曰二子皆將不免子容專專自是也司徒侈皆亡家之主也知伯曰何如對曰專則速及速及禍也侈將以其力斃力盡而自斃專則人實斃之將及矣爲此秋高止出奔燕昭二十年華定出奔陳傳范獻子來

聘拜城杞也謝魯爲杞城公享之展莊叔執幣公將以酬賓射者三耦二人爲耦公臣不足取於家臣家臣展瑕展王父爲一耦公臣公巫召伯仲顔莊叔爲一耦鄫鼓父黨叔爲一耦言公室卑微公臣不能備於三耦晉侯使司馬女叔侯來治杞田使魯歸前侵杞田所歸少故不書弗盡歸也晉悼夫人愠曰齊也取貨夫人平公母杞女也謂叔侯取貨於魯故不盡歸杞田先君若有知也不尚取之不尚叔侯之取貨公告叔侯叔侯曰虞虢焦滑霍

揚韓魏皆姬姓也（入國皆晉所滅然在陝縣揚屬平陽郡）晉是以大若非侵小將何所取武獻以下兼國多矣（武公獻公晉始盛之君）誰得治之杞夏餘也而即東夷（行夷禮）魯周公之後也而睦於晉以杞封魯猶可而何有焉（何有盡歸之）魯之於晉也職貢不乏玩好時至公卿大夫相繼於朝史不絕書（書魯之朝聘）府無虛月（無月不受魯貢）如是可矣何必瘠魯以肥杞且先君而有知也毋

寧夫人而焉用老臣言先君毋寧怪夫人之所爲無用責我杞文公來盟魯歸其田故來盟書曰子賊之也賊其用夷禮

疏注治理至其城　正義曰經書城杞謂築杞城耳下使女叔侯來治杞田知治杞治杞之地非獨脩其城也　夏肆是屏　正義曰方言云肆㭊餘也秦晉之間曰肆鄭玄云斬而復生曰肆杞是夏後滅而復存猶木之㭊生小栽也

射者三耦　正義曰燕禮云若射則大射正爲司射如鄉射之禮是燕有爲射之時也此云公享之則享法亦有射也周禮射人云諸侯之射以四耦此三耦者彼是畿內諸侯故四耦此及儀禮大射畿外諸侯故三耦或當臣與君異也　注不尚至取貨　正義曰服虔云不尚尚也尚當取女叔侯殺之下文叔侯云先君而有知也毋寧夫人而焉用老臣服虔云毋寧寧也寧自取夫人將焉用老臣平杜以其言大爵欲復君臣之禮故改之以爲夫人云不尚取

之者先君不高尚地叔侯之取貨也毋寧夫人謂先君當怪夫人之所爲也劉炫以夫人慍而出辭則其言當悖直言不尚此事所譏大輕淺非是慍之意昭八年穿封戌云若知君之及此追欲不殺靈王其意乃悖於此蓋古者不諱之言服虔之說未必非也

吳公子札來聘見叔孫穆子說之謂穆子曰子其不得死乎不得以壽死好善而不能擇人吾聞君子務在擇人吾子爲魯宗卿而任其大政不慎舉何以堪之禍必及子爲昭四年豎牛作亂起本請觀於周樂魯以周公故有天子禮樂使工爲之歌周南召南此皆各依其本國歌所常用聲

曲曰美哉美其聲始基之矣周南召南王化之基猶未也猶有商紂未盡善也然勤而不怨矣未能安樂然其音不怨怒爲之歌邶鄘衛武王伐紂分其地爲三監三監叛周公滅之更封康叔并三監之地故三國盡被康叔之化曰美哉淵乎憂而不困者也淵深也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衛康叔武公德化深遠雖遭宣公淫亂懿公滅亡民猶秉義不至於困吾聞衛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是其衛風乎康叔周公弟武公康叔九世孫皆衛之令德君也聽聲以爲別故有疑言爲之歌王王黍離也幽王遇西戎之禍平王東遷王政不行於天下風俗下與諸侯同故不爲雅曰美哉思而不懼其

周之東乎宗周殞滅故憂思猶有先王之遺風故不懼為之歌鄭詩第十曰美哉其細已甚民弗堪也是其先亡乎美其有治政之音譏其煩碎知不能久為之歌齊詩第八曰美哉泱泱乎大風也哉泱泱弘大之聲表東海者其大公乎大公封齊為東海之表式國未可量也言其或將復興為之歌豳詩第十五豳周之舊國在新平漆縣東北曰美哉蕩乎樂而不淫其周公之東乎蕩乎蕩然也樂而不淫言有節周公遭管蔡之變東征三年為成王陳后稷先公不敢荒淫以成王業故言其周公之東乎為之歌秦詩第十一後仲尼刪

定故不同

曰此之謂夏聲夫能夏則大大之至也其周之舊乎

秦本在西戎汧隴之西秦仲始有車馬禮樂去戎狄之音而有諸夏之聲故謂之夏聲及襄公佐周平王東遷而受其故地故曰周之舊

爲之歌魏

魏詩第九魏姬姓國閔元年晉獻公滅之

曰美哉渢渢乎大而婉險而易行以德輔此則明主也

渢渢中庸之聲婉約也險當爲儉字之誤也大而約則儉節易行惜其國小無明君也

爲之歌唐

詩第十唐晉詩

曰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遺民乎不然何憂之遠也

晉本唐國故有堯之遺風憂深思遠情發於聲

非令德之後誰能若是

爲之歌陳（詩第十二）曰國無主其能久乎（淫聲放蕩無所畏忌故曰國無主）自鄶以下無譏焉（鄶第十三曹第十四言季子聞此二國歌不復譏論之以其微也）爲之歌小雅（小雅小正亦樂歌之常）曰美哉思而不貳（思文武之德無貳叛之心）怨而不言（有哀音）其周德之衰乎（衰小也）猶有先王之遺民焉（謂有殷王餘俗故未大衰）爲之歌大雅（大雅陳文王之德以正天下）曰廣哉熙熙乎（熙熙和樂聲）曲而有直體（論其聲）其文王之德乎（雅頌所以詠盛德形容故但歌其美者不皆歌變雅）爲之歌頌（頌者以其成功告於神明）曰至矣

哉 言道備 直而不倨 倨傲 曲而不屈 屈橈 邇而不偪 謙退 遠而不攜 攜貳 遷而不淫 淫過蕩 復而不厭 常日新 哀而不愁 知命 樂而不荒 節之以禮 用而不匱 德弘大 廣而不宣 不自顯 施而不費 因民所利而利之 取而不貪 義然後取 處而不底 守之以道 行而不流 制之以義 五聲和 宮商角徵羽謂之五聲 八風平 八方之氣謂之八風 節有度守有序 八音克諧節有度也無相奪倫守有序也 盛德之所同也 頌有殷魯故曰盛德之所同 見舞象箾南籥者 象箾舞所執南籥以

箾舞也皆文王之樂曰美哉猶有憾美哉美其容也文王恨不及己致太平見

舞大武者武王樂曰美哉周之盛也其若此

乎見舞韶濩者湯樂曰聖人之弘也而猶

有慙德聖人之難也慙於始伐見舞大夏者禹之

樂曰美哉勤而不德非禹其誰能脩之盡力溝洫

勤也見舞韶箾者舜樂曰德至矣哉大矣如天

之無不幬也幬覆也如地之無不載也雖甚

盛德其蔑以加於此矣觀止矣若有他樂

吾不敢請已魯用四代之樂故及韶箾而季子知其終也季札賢明才博在吳雖已涉見此樂歌之文然未聞中國雅聲故請作周樂欲聽其聲然後依聲以參時政知其興衰也聞秦詩謂之夏聲聞頌曰五聲和八風平皆論聲以參政也舞畢知其樂終是素知其篇數其出聘也通嗣君也吳子餘祭嗣立故遂聘于齊說晏平仲謂之曰子速納邑與政納歸之公無邑無政乃免於難齊國之政將有所歸未獲所歸難未歇也歇盡也故晏子因陳桓子以納政與邑是以免於欒高之難難在昭八年聘於鄭見子產如舊

相識與之縞帶子産獻紵衣焉大帶也吳地貴縞鄭地貴紵、、各獻己所貴示損己而不爲彼貨利謂子産曰鄭之執政侈難將至矣政必及子子爲政愼之以禮不然鄭國將敗侈謂伯有適衛說蘧瑗蘧伯玉史狗史朝之子文子史鰌史魚公子荆公叔發公叔文子公子朝曰衛多君子未有患也自衛如晉將宿於戚戚孫文子之邑聞鐘聲焉曰異哉吾聞之也辯而不德必加於戮辯猶爭也夫子獲罪於君以在此孫文

子以戚叛懼猶不足而又何樂夫子之在此也猶燕之巢于幕上言至危君又在殯而可以樂乎獻公卒未葬遂去之不止宿文子聞之終身不聽琴瑟聞義能改適晉說趙文子韓宣子魏獻子曰晉國其萃於三族乎言晉國之政將集於三家說叔向將行謂叔向曰吾子勉之君侈而多良大夫皆富政將在家富必厚施故政在家吾子好直必思自免於難【疏】好善而不能擇人　正義曰昔有當塗貴邳國公蘇威嘗問曰知人

是善然後好之何以言其不能擇人有曰好善仁擇人鑒
雖有仁心鑒不周物故好而不能擇也劉炫以此言亦有
所切於彼　注魯以至禮樂　正義曰明堂位云成王以
周公爲有勳勞於天下是以封周公於曲阜命魯公世世
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又曰凡四代之服器魯兼用之是
魯以周公故有天子之禮樂也　歌周南召南　正義曰
歌周南召南之詩而以樂音爲之節也周南召南皆文王
之詩也周召者岐山之陽地名周之先公曰大王者自豳
始遷焉而脩德建王業大王生王季王季生文王於時雍
梁荆豫徐揚之民皆歸文王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
事殷文王攺都於豐乃分岐邦周召之地賜周公旦召公
奭以爲采邑使此二公施教於己所職之國爲文王行先
公賢化與己聖化使二公雜而施行之但南土感化有深
有淺其作詩也或感聖化或感賢化及武王伐紂定天下
巡守述職陳諸國之詩以觀民風俗其六州所作詩其得
聖人之化者謂之周南其得仁賢之化者謂之召南其實

皆是文王之化而分繫周召二公耳必分繫者文王以諸侯之身行王者之化詩人述其本志爲作聖賢之風此詩體實是風不可以雅名之文王身有王號不可以風繫之名無所繫詩不可棄因二公爲王行化是故繫之二公周公聖以聖化繫之召公賢以賢化繫之周南十一篇召南十四篇季札此時徧觀周樂詩篇三百不可歌盡或每詩歌一篇所徧以示意耳未必盡歌之也劉炫云不直言周召者以其實非二公身化也言南者詩序云言化自北而南也謂從岐周南被江漢也　注此皆至聲曲　正義曰詩人觀時政善惡而發憤作詩其所作文辭皆準其樂音令宮商相和使成歌曲樂人采其詩辭以爲樂章述其詩之本音以爲樂之定聲其聲既定其法可傳雖多歷年世而其音不改今此爲季札歌者各依其本國歌所常用聲曲也由其各有聲曲故季札聽而識之言本國者變風諸國之音各異也　注美其聲　正義曰先儒以爲季札所言觀其詩辭而知故杜顯而異之季札所云美哉者皆美

其辭也詩序稱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爲志發言爲詩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故嗟歎之長歌以申意也及其八音俱作歌詩爲章則人之情意更復發見於樂之音聲出言爲詩各述已情聲能寫情情皆可見聽音而知治亂觀樂而曉盛衰神瞽大賢師曠季札之徒其當有以知其趣也　注未能至怨怒　正義曰詩序云治世之音安以樂亂世之音怨以怒此作周召之詩其時猶有紂存音雖未能變樂已得不怨怒矣　注武王至之化　正義曰邶鄘衛者商紂畿內之地名也漢書地理志云周既滅殷分其畿內爲三國詩風邶鄘衛國是也邶以封紂子武庚鄘管叔尹之衛蔡叔尹之以監殷民謂之三監故書序曰武王崩三監叛周公誅之盡以其地封弟康叔故邶鄘衛三國之詩相與同風此注取漢志爲說也漢世大儒孔安國賈逵馬融之徒皆以爲然故杜亦同之鄭玄詩譜云武王伐紂以其京師封紂子武庚爲殷後庶殷頑民被紂化日久未可以建諸侯乃三分其地置三監管叔蔡叔霍叔

使尹而監教之自紂城而北謂之邶南謂之鄘東謂之衛武王崩後五年周公居攝三監道武庚叛成王既黜殷命殺武庚復伐三監更於此三國建諸侯以殷餘民封康叔於衛使爲之長後世子孫稍彊兼幷彼二國混其地而名之先儒唯鄭言然康叔以後七世至頃侯仁人不遇邶人作柏舟之詩以刺之以後繼作十九篇爲邶風十篇爲鄘風十篇爲衛風皆美刺衛君而分爲三耳此三國之風實同是衛詩而必分爲三者鄭玄云作者各有所傷從其本國分而異之故爲邶鄘衛之詩焉其意以爲邶鄘衛名是大國土風不同作者雖俱有美刺而各述土風故大師各從其本分而異之　注康叔至疑言　正義曰康叔周公弟武公康叔九世孫世本世家文也魯爲季札作樂爲之歌聲曲耳不告季札以所歌之樂名也札言吾聞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是先聞其善今聲合其意雖不知其名而疑是衛風也言是其衛風乎疑之辭也直聽聲以爲別不因名而後知故有疑言焉　注王黍至爲雅　正義曰王詩

黍離爲首王非國名故舉首篇以表之王者周東都王城畿内方六百里之地也始武王作邑于鎬是爲西都周公攝政營洛邑謂之王城是爲東都成王既居洛邑復還歸西都十一世至幽王遇西戎之禍平王東遷王城於時王政不行於天下其風俗下同諸侯王畿内之人怨刺者以其政同諸侯皆作風詩不復爲雅其音既是風體故大師別之謂之王國之變風也謂之王者以王當國猶春秋之王人天命未改尚尊之故不言周也　爲之歌鄭　正義曰周宣王封母弟友於西都畿内是爲鄭桓公於漢則京兆郡鄭縣是其都也幽王之時桓公爲大司徒見幽王政荒問於史伯曰王室多故余懼及焉其何所可以逃死史伯教之濟洛河潁之間有虢鄶之國取而守之唯是可以少固及幽王爲犬戎所殺桓公死之其子武公與晉文侯定平王於東都王城卒取史伯所云虢鄶之地而居之於漢則河南郡新鄭縣是其都也武公又作卿士國人作緇衣之篇以美之以後凡二十一篇皆鄭風也　曰美至

亡乎　正義曰樂歌詩篇情見於聲美哉者美其政治之音有所善也鄭君政教煩碎情見於詩以樂播詩見於聲內言其細碎已甚矣下民不能堪也民不堪命國不可久是國其將在先亡乎居上者寬則得衆爲政細密庶事煩碎故民不能堪也　爲之歌齊　正義曰齊者古少皞之世爽鳩氏之虛也武王伐紂封大師呂望於齊是爲齊大公其封域在禹貢青州岱山之陰濰淄之野於漢則齊郡臨淄縣是其都也大公後五世哀公荒淫怠慢國人作雞鳴之詩以刺之以後凡十一篇皆齊風也　爲之歌豳　正義曰豳者禹貢雍州岐山之北原隰之野其地西近戎北近狄豳是彼土之地名於漢則扶風郡栒邑縣是其都也周室之先后稷之曾孫曰公劉者自邰而遷彼爲由能脩后稷之業教民以農桑民咸歸之而成國積九世至大王乃入處於岐山世世脩德卒成王業武王崩成王幼周公攝政管蔡流言云公將不利於孺子周公於是舉兵東伐之乃陳后稷先公風化之所由致王業之艱難作七月

之詩以表志大師以其主意於先公在豳時之事故別其詩以爲豳國之變風凡七篇皆是周公之事也　曰美至東乎　正義曰美哉亦美其聲也蕩蕩寬大之意好樂不已則近於荒淫故美其樂而不淫也先聞周公之德此聲同於所聞故疑之云其周公之在東乎言在東之時爲此聲也　爲之歌秦　正義曰秦者隴西山谷之名於漢則隴西郡秦亭秦谷是也堯時有伯益者佐禹治水有功帝舜賜之姓曰嬴氏其後世之孫曰非子事周孝王孝王使之養馬於汧渭之閒封之爲附庸邑之於秦谷非子曾孫秦仲宣王又命以爲大夫始有車馬禮樂侍御之好國人作車鄰之詩以美之秦仲之孫襄公平王之初興兵討西戎以救周王既東遷乃以岐豐之地賜之始列爲諸侯更有駟驖以下凡十篇皆秦風也　注詩第至不同　正義曰此爲季札歌詩風有十五國其名皆與詩同唯其次第異耳則仲尼以前篇目先具其所刪削蓋亦無多記傳引詩亡逸甚少知本先不多也史記孔子世家云古者詩三千

餘篇孔子去其重取三百五篇蓋馬遷之謬耳　爲之歌魏
正義曰魏者虞舜夏禹所都之地在禹貢冀州雷首之北
析城之西於漢則河東郡河北縣是其都也周以封同姓
世本無魏君名謚不知始封之君何所名也鄭玄以爲周
王平桓之世魏君儉嗇且褊急不務積德國人作葛屨之
詩以刺之後凡七篇皆魏風也　爲之歌唐　正義曰唐
者帝堯舊都之地於漢則太原郡晉陽縣是也周成王封
母弟叔虞於堯之故虛曰唐侯其地南有晉水虞子燮父
改爲晉侯燮父後六世至僖侯甚嗇愛物儉不中禮國人
閔之作蟋蟀之詩以刺之以後凡十二篇皆唐風也詩序
云此晉也而謂之唐本其風俗憂深思遠有堯之遺風又
叔虞初國亦以唐爲名故名其詩爲唐風　曰思至者
是　正義曰陶唐之化遺法猶在作歌之民與唐世民同
故槩此歌曰思慮深遠哉見其思深故疑之云其有陶唐
氏之遺民乎若其不是唐民何其憂思之遠也非承令德
之後誰能如此深慮也令德謂唐堯也　爲之歌陳　正

義曰陳者大皥伏犧氏之虛也於漢則淮陽郡陳縣是其都也帝舜之胄有虞遏父者為周武王陶正武王賴其利器用又以其人是聖舜神明之後乃封其子滿於陳使奉虞舜之祀賜姓曰嬀是為陳胡公後五世至幽公荒淫無度國人作宛丘之詩以刺之以後凡十篇皆陳風也　注鄶第至微也　正義曰言以下知兼有曹也鄶者古高辛氏火正祝融之虛也國在禹貢豫州外方之北滎波之南居溱洧之間於漢則河南郡密縣竟內有其都也祝融之後分為八姓唯有妘姓為鄶國者處祝融之故地為鄶是小國世本無其號謚不知其君何所名也鄭玄以為周王夷厲之時鄶公不務政事而好衣服大夫作羔裘之詩以刺之凡四篇皆鄶風也其後鄭武公滅其國而處之曹者禹貢兗州陶丘之地名於漢則濟陰郡定陶縣是其都也周武王封其弟叔振鐸於曹後十一世當周惠王時昭公好奢而任小人國人作蜉蝣之詩以刺之以後凡四篇皆曹風也鄶曹二國皆國小政狹季子不復譏之以其微細

故也　爲之歌小雅　正義曰詩序云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謂之雅雅者正也政有小大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然則小雅大雅皆天子之詩也立政所以正下故詩序訓雅爲正又以政解之天子以政教齊正天下故民述天子之政還以齊正而爲名故謂之雅也王者政教有大有小詩人述之亦有大小故有小雅大雅焉據詩以小雅所陳有飲食賓客賞勞羣臣燕賜以懷諸侯征伐以强中國樂得賢者長育人材於天子之政皆小事也大雅所陳有受命作周代殷繼伐受先王之福禄尊祖考以配天醉酒飽德官人用士澤被昆蟲仁及草木於天子之政皆大事也詩人歌其大事制爲大體述其小事制爲小體體有大小故分爲二焉詩體既異樂音亦殊其音既定其法可傳後之作者各從其舊二雅正經述小政爲小雅述大政爲大雅既有小雅大雅之體亦有小雅大雅之音王道既衰變雅並作取小雅之音歌其政事之變者謂之變小雅取大雅之音歌其政事之變者謂之變大雅故變雅之美刺

皆由音制有大小不復由政事之大小也風述諸侯之政非無大小但化止一國不足分別須則功成乃作歸美報神皆是大事無復小體故風須不分唯雅分爲二也周自文王受命發跡肇基武王伐紂功成業就及成王周公而治致升平頌聲乃作此功成之頌本由比風雅而來故錄周南召南之風鹿鳴文王之雅以爲詩之正經計周南召南之風鹿鳴文王之雅所述文王之事亦有同時者也但文王實是諸侯而有天子之政詩人所作立意不同述諸侯之政則爲之作風述天子之政則爲之作雅就雅之内又爲大小二體是由體制異非時節異也詩見積漸之義小雅先於大雅故魯爲季札亦先歌小雅　曰美至民焉

正義曰杜以此言皆歎正小雅也言其時之民思文武之德不有二心也雖怨時政而能忍而不言其是周德衰小之時乎猶有殷先生之遺民故使周德未得大也服虔以爲此歎變小雅也其意言思上世之明聖而不貳於當時之王怨當時之政而不有背叛之志也其周德之衰微乎

疑其幽厲之政也劉炫以服言爲是而謂杜解錯謬今知不然者以小雅大雅二詩相對今歌大雅云其文王之德乎是歌其善者以大雅準之明知歌小雅亦歌其善者也若其不然何意大雅歌善小雅歌不善且魯爲季札歌詩不應揚先王之惡以示遠夷劉不達此旨以服意而規杜非也　注衰小也　正義曰衰者差也九章筭術謂差分爲衰分言從大漸差而小故杜以衰爲小也服虔讀衰微之衰謂幽厲之時也　注大雅至天下　正義曰大雅亦有武王成王之詩杜唯言文王者以下云其文王之德乎故也　注頌者至神明　正義曰鄭玄云頌之言容也天子之德光被四表格于上下無不覆燾無不持載此謂之容也詩序云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言天子盛德有形容可美可象之形容謂道教周備也成功者營造之功畢也天之所營在於命聖聖之所營在於任賢賢之所營在於養民民安而財豐衆和而事濟如是則司牧之功畢矣故告於神明也劉炫又云干戈旣

戢夷狄來賓嘉瑞悉臻遠邇咸服羣生遂其性萬物得其
所即功成之驗也萬物本於天人本於祖天之所命者牧
人祖之所本者成業人安業就告神明使知雖社稷山川
四嶽河海皆以民爲主欲民安樂故作詩歌其成功徧告
神明所以報神明恩也王者政有興廢未嘗不祭羣神祖
朝政未大平則神無恩力故大平德洽始報神功也頌詩
止述祭祀之狀不言得神之力者美其祭祀是報德可知
言其降福是荷恩可知幽王小雅云先祖匪人胡寧忍予
則於將之意豈復美其祭乎故美其祭則報情顯以成功
告神明之意如此止謂周頌也其商頌則異雖是祭祀之
歌祭先祖王廟述其生時之功乃是死後頌德非以成功
告神意同大雅與周頌異魯則止頌僖公變如變風之美
者又體類小雅又與商頌異也此當是歌周頌杜解盛德
所同兼殷魯三頌皆歌也　曰至至同也　正義曰至矣
哉言其美之至也以王道周備故爲至美也自直而不倨
至行而不流凡十四事皆音有此意明王者之德季札或

取於人或取於物以形見此德每句皆下字破上字而其其能不然也人性直者失於倨傲此直而能不倨也謂王者體性質直雖富有四海而不倨傲慢易在下物有曲者失於屈橈此曲而能不屈也謂王者曲降情意以尊接下恒守尊嚴不有屈橈相去近者失於相偪此邇而能不偪也謂王者雖爲在下與之親近能執謙退不陵偪在下相去遠者失於乖離此遠而能不攜也謂王者雖爲在下與之疎遠而能不有攜離猜疑在下數遷徙者失於淫泆此遷而能不淫也謂王者雖有遷動流去能以德自守不至放蕩去而復反則爲人所厭此復而能使不厭也謂王者政教日新雖反覆而行不爲下之厭薄哀者近於憂愁此哀而能不愁也謂王者雖遇凶災知運命如此不有憂愁樂者失於荒廢此樂而能不荒廢也用之不已物將匱乏此用而不可匱也志寬大者多自宣揚此廣而不自宣揚也好施與者皆費財物此能施而不費損也取人之物失於貪多此雖取而不爲貪多也處而不動則失於留滯此

雖久處而能不底滯也謂王者相時而動時未可行雖復
止處意不底滯行而不已則失於流放此雖常行而能不
流放也謂王者量時可行施布政教能制之以義不妄流
移五等之聲皆和八方之風皆平八音之作有節其節皆
有常度音之所守有分其守各有次序周魯與商皆有盛
德此上諸事盛德之所同也　注八音至序也　正義曰
八音克諧無相奪倫舜典文也倫理也言八音能和諧是
其音有節度也八音不相奪道理是音各守其分有次序
也　注頌有至所同　正義曰杜以為之歌頌言其亦歌
商魯故以盛德之所同謂商魯與周其德俱盛也劉炫以
為魯頌只美僖公之德本非德洽之歌何知不直據周頌
而云頌有商魯乎今知不然者但頌之大體皆述其大平
祭祀告神之事魯頌雖非大平經稱皇皇后帝皇祖后稷
又云周公皇祖亦其福女美其祭神役福與周頌相似且
季文子請周作頌取其美名又季札意魯欲褒崇魯德取
其一善故云盛德所同若直歌周頌宜加周字不得唯云

歌頌故杜爲此解劉以爲魯頌不得與周頌同而規杜氏非也　見舞象箾南籥者　正義曰樂之爲樂有歌有舞歌則詠其辭而以聲播之舞則動其容而以曲隨之歌者樂器同而辭不一聲隨辭變曲盡更歌故云爲之歌風爲之歌雅及其舞則每樂別舞其舞不同季札請觀周樂魯人以次而舞每見一舞各有所歎故以見舞爲文不言爲之舞也且歌則聽其聲舞則觀其容歌以主人爲文故言爲歌也舞以季札爲文故言見舞也樂有音聲唯言舞者樂以舞爲主周禮大司樂云以樂舞教國子舞雲門大卷大咸大磬大夏大濩大武又云乃分樂而序之以祭以享以祀舞雲門以祀天神舞咸池以祭地祇舞大韶以祀四望舞大夏以祭山川舞大濩以享先妣舞大武以享先祖凡六樂者文之以五聲播之以八音鄭玄云播之言被也是其以舞爲主而被以音聲故魯作諸樂於季札皆云見舞也禮法歌在堂而舞在庭故郊特牲云歌者在上匏竹在下貴人聲也以貴人聲樂必先歌後舞故魯爲季札先歌

諸詩而後舞諸樂其實舞時堂上歌其舞曲也　注象箾
至之樂　正義曰賈逵云箾舞曲名言天下樂箾去無道
杜云箾舞者所執二者俱無所據各以意言之耳詩述頌
人之善舞云左手執籥右手秉翟籥是舞者所執則箾亦
舞者所執杜說當得其實但不知箾是何等器耳杜云皆
文王之樂則象箾與南籥各是一舞南籥既是文舞則象
箾當是武舞也詩云維清奏象舞則此象箾之舞故鄭玄
注詩云象用兵時刺伐之舞是武舞可知其名之曰南其
義未聞也知是武王制者以為人子者貴其成父之事文
王既有大功武王無容不述於周公之時已象伐紂之功
作大武之樂不應復象文王之伐制為別樂故知此舞是
武王制焉王者之作禮樂必大平乃得為之武王未及大
平而得作此樂者一代大典須待大平此象文王之功非
為易代大法故雖未制禮亦得為之周公大平雖作大武
尊重文王之功留播之以為別樂故六代之樂不數此象
也周禮分樂而序之象舞不以祭祀或當祈告所用故魯

今亦有之劉炫云知是文王樂者詩云維清緝熙文王之典此象樂之所舞故知是文王樂也鄭玄注象文云此樂名象而已以其象事有舞音故詩序謂之象舞舞非此樂名故此直言舞也其箾簫是可執之物司馬相如上林賦曰拂翳鳥捎鳳皇則捎亦拂之類今人謂拂爲拂捎此必傳於古其箾捎字同也杜不解南劉炫謂南如周南之意南在箾簫之間蓋二者共有南義　注美哉至太平　正義曰歌聽聲而舞觀形故知美者美其容也歌詩由口而出樂音以詩爲章人歌君德情見於音聽聲知政容或可爾訐聖人之德非舞容可象而季札觀舞以知其德者聖人之作樂也各象當時之事時事見於舞故觀之可以知也樂記稱賓牟賈問大武之樂云敢問遲之遲而又久何也子曰夫樂者象成者也摠干而山立武王之事也發揚蹈厲大公之志也武亂皆坐周召之治也且夫武始而北出再成而滅商三成而南四成而南國是疆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六成復綴以崇天子夾振之而四伐盛威於

中國也分夾而進事早濟也久立於綴以待諸侯之至也彼言大武之舞是象武王之事則知諸樂之舞皆象時王功德也聖王功德見於舉動之容故觀其舞容各知其德也　見舞大武者　正義曰鄭玄周禮注云大武武王樂也武王伐紂以除其害言其德能成武功也此舞四代之樂從後代而稍前也象是文王之樂事在大武之先先舞象而後舞武者以象非一代大樂故先舞之　見舞韶濩者　正義曰周禮謂之大濩鄭玄云大濩湯樂也湯以寛治民而除其邪言其德能使天下得其所也然則以其防濩下民故稱濩也此言韶濩亦解韶之義韶亦紹也言其能紹繼大禹也　見舞大夏者　正義曰樂記解此樂名云夏大也鄭玄云言禹能大堯舜之德又周禮注云禹治水敷土言其德能大中國也季札見此舞歎禹勤苦爲民而不以爲恩德則鄭周禮注是也　見舞韶箾者　正義曰樂記解此樂名云韶繼也鄭玄云韶之言紹也言舜能繼紹堯之德杜不解箾義箾即簫也尚書曰簫韶九成鳳皇

來儀此云韶箾即彼箾韶是也孔安國云言箾見細器之備
也蓋韶樂兼箾爲名箾韶字或上或下耳　注魯用至篇數
正義曰明堂位云四代之服器官魯兼用之是魯之所用
四代而已唯用四代之樂不得用雲門大咸故舞及韶箾
而季札知其終也先儒以爲季札在吳未嘗經見此樂爲
歌諸詩其所歎美皆以詩辭之內求所歎之意故杜辨之
在吳雖已見此樂歌之文但未聞中國雅聲其所言者皆
聽聲而知非察其文辭故取傳文證之明是素知其篇數
也　注大帶至貨利　正義曰玉藻說大帶之制大夫以
素爲帶裨其垂三尺者外以玄內以華居士錦帶弟子縞
帶季札吳鄉也而以縞帶與子産者是其當時之所有耳
吳始通上國未必服章依禮也杜以縞是中國所有紵是
南邊之物非土所有各是其貴知其示損已耳不爲彼貨
利也若其不然傳不須載明其有此意也孔安國云縞白
繒也鄭玄禮記注云白經亦紵曰縞黑經白緯曰纖　注
修謂伯有　正義曰據二十七年傳伯有次子展之下此

年子展卒故伯有執政也上文云子展卒子皮爲政者蓋
鄭人以子展有大功使子皮代父爲上卿耳其父始卒國
政猶在伯有下云伯有使公孫黑如楚是伯有執政之事
也　君侈而多良　正義曰謂多以惡人爲良而善之

秋九月齊公孫蠆公孫竈放其大夫高止於北燕蠆子尾竈子雅放者宥之以遠乙未出書曰出奔罪高止也實放書奔所以示罪高止好以事自爲功且專故難及之



注實放至示罪　正義曰釋例云奔者迫窘而去逃死四鄰不以禮出也放者受罪黜免宥之以遠也迫窘而奔及以禮見放俱去其國故傳通以違爲文仲尼脩春秋又以所稱爲優劣也夫立功立事者國之厚益而身之表的也表高的明雖婦人猶欲彎弓而況當塗之士是以君子慎之道家貴

善行者無轍跡功遂而身退高止既犯其始又尊以終之免死爲孝斯乃聖賢之篤戒故變放言奔又致其罪以示過胥甲之放命陳招之首惡稱爵以篤教也杜以高止之罪輕於陳招胥甲而變放言奔以此爲重故原聖意欲以申之

冬孟孝伯如晉報范叔也范叔士鞅也此年夏來聘爲高氏之難故高豎以盧叛豎高止子十月庚寅閭丘嬰帥師圍盧高豎曰苟使高氏有後請致邑還邑於君齊人立敬仲之曾孫酀敬仲高傒良敬仲也良猶賢也十一月乙卯高豎致盧而出奔晉晉人城緜而寘旃晉人善其致邑

疏 齊人至仲也 正義曰依世

本敬仲生莊子莊子生傾子傾子生宣子宣子生厚厚生止止是敬仲玄孫之子也世本又云敬仲生莊子莊子生傾子傾子之孫武子偃據世本則偃爲敬仲玄孫今傳云曾孫必有一誤也此鄭即後所云高偃是也世族譜以高武子爲鄭偃爲一人蓋鄭偃聲相近而字爲二耳董遇注此亦作偃劉炫云據世本高止敬仲玄孫之子不立止近親遠取敬仲曾孫者齊人賢敬仲故繫之言敬仲曾孫則此人祖父皆非正適今別立之遠繼敬仲後高止祖父皆絕其祀也

鄭伯有使公孫黑如楚黑子皙辭曰楚鄭方惡而使余往是殺余也伯有曰世世行也言女世爲行人子皙曰可則往難則已何世之有伯有將強使之子皙怒將伐伯有氏大夫

和之十二月巳巳鄭大夫盟於伯有氏裨諶曰是盟也其與幾何言不能久也裨諶鄭大夫詩曰君子屢盟亂是用長今是長亂之道也禍未歇也必三年而後能紓紓解也然明曰政將焉往裨諶曰善之代不善天命也其焉辟子產言政必歸子產舉不踰等則位班也子產位班次應知政擇善而舉則世隆也世所高也天又除之奪伯有魄喪其精神為子產驅除子西即世將焉辟之天禍鄭久

矣其必使子產息之乃猶可以戾（戾定也）不然將亡矣

疏 裨諶曰善之代不善云云 正義曰案傳伯有死後子皮授子產政云虎帥以聽命則子皮於時位在子產上矣此裨諶論鄭卿位次其言不及子皮者蓋以子皮非舊卿雖繼父而居高位民望政次未之許也及伯有既死子皮亦卒子產位為上卿故鄭人使知政

經三十年春王正月楚子使薳罷來聘夏四月蔡世子般弒其君固五月甲午宋災（天火曰災）宋伯姬卒天王殺其弟佞夫（稱弟以惡王殘骨肉）

疏 注稱弟至骨肉 正義曰傳言罪在王弁稱弟以惡王也

王子瑕奔晉（不言出奔）

周無外

秋七月叔弓如宋葬宋共姬共姬從夫謚也叔弓叔老之子卿共葬事禮過厚三月而葬速

疏注共姬至過厚 正義曰公羊傳曰其稱謚何賢也杜以共非夫人之謚故注顯而異之夫謚爲共從夫謚而稱之耳共非夫人之身行也昭三十年傳曰先王之制諸侯之喪士弔大夫送葬則夫人之喪不得過之也昭三年傳云文襄之霸也君薨大夫弔卿共葬事夫人士弔大夫送葬是法皆不使卿也伯姬魯女以災而死魯人愍之故使卿共葬事禮過厚也

鄭良霄出奔許耆酒荒淫書名罪之

疏注耆酒至罪之 正義曰據傳子皙伐伯有而伯有非有罪也春秋出奔書名皆是罪之之文故杜跡其罪狀耆酒荒淫故書名也

自許入于鄭不言復入獨還無兵

疏注不言至無兵 正義曰成十八年傳例曰以惡曰復入謂還而以兵害國爲惡事而入若魚石以楚師伐宋取其

彭城欒盈帥曲沃之甲以入于絳如是乃爲惡入也良霄獨還無兵入國始爲惡非是以惡入故不得書復入直言入者自外而入內耳非彼例也成十五年宋華元出奔晉宋華元自晉歸于宋奔之與歸再書名氏此良霄不重書名氏者彼宋再告此鄭一告故連書之

鄭人殺良霄冬十月葬蔡景公 無傳

晉人齊人宋人衛人鄭人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會于澶淵宋災故 會未有言其事者此言宋災故以惡宋人不克已自責而出會求財

疏 注會未至求財 正義曰案桓二年會于稷以成宋亂則是會言其事而此言會未有言其事義相違者彼言以成宋亂直連言所會之事與桓十五年會于袲伐鄭相似經不明言事之意故今此言宋災故是丁寧之辭不與彼同案傳責諸

侯之卿并及宋人杜此注何以唯言惡宋人不克已自責不兼爲諸侯卿者以傳云書曰某人某人宋災故尤之也是宋災之文獨繫向戌稱人故知宋災特惡宋也

傳三十年春王正月楚子使薳罷來聘通嗣君也郟敖即位穆叔問王子之爲政何如王子圍爲令尹對曰吾儕小人食而聽事猶懼不給命而不免於戾焉與知政固問焉不告穆叔告大夫曰楚令尹將有大事子蕩將與焉子蕩薳罷助之匿其情矣子圍素貴郟敖微弱諸侯皆知其將爲亂故穆

叔問之、【疏】王子之為政　正義曰傳無圍字故杜云王子圍為令尹也服虔云王子楚令尹王子圍也王肅云王子楚令尹圍也　子產相鄭伯以如晉叔向問鄭國之政焉對曰吾得見與否在此歲也駟良方爭未知所成駟氏子晳也良氏伯有也　若有所成吾得見乃可知也叔向曰不既和矣乎對曰伯有侈而愎愎很也　子晳好在人上莫能相下也雖其和也猶相積惡也惡至無日矣為此年秋良霄出奔傳　二月癸未晉悼夫人食輿人之

城杞者與衆也城杞在往年絳縣人或年長矣無子而往與於食有與疑年使之年使言其年曰臣小人也不知紀年臣生之歲正月甲子朔四百有四十五甲子矣其季於今三之一也所稱正月謂夏正月也三分六甲之一得甲子甲戌盡癸未吏走問諸朝皆不知故問之師曠曰魯叔仲惠伯會郤成子于承匡之歲也在文十一年是歲也狄伐魯叔孫莊叔於是乎敗狄于鹹獲長狄僑如及虺也豹也

而皆以名其子七十三年矣（叔孫僑如叔孫豹皆取長狄名）史趙曰亥有二首六身（史趙晉大史亥字二畫在上併三六爲身如筭之六）下二如身是其日數也（下亥上二畫豎置身旁）士文伯曰然則二萬六千六百有六旬也（文伯士弱之子）趙孟問其縣大夫則其屬也（屬趙武）召之而謝過焉曰武不才任君之大事以晉國之多虞不能由吾子（由用也）使吾子辱在泥塗久矣武之罪也敢謝不才遂仕之使助爲政辭

以老與之田使爲君復陶復陶主衣服之官以爲絳縣師縣師掌地域辨其夫家人民而廢其輿尉以役孤老故於是魯使者在晉歸以語諸大夫季武子曰晉未可媮也媮薄也有趙孟以爲大夫有伯瑕以爲佐伯瑕士文伯有史趙師曠而咨度焉有叔向女齊以師保其君其朝多君子其庸可媮乎勉事之而後可傳言晉所以彊不失諸侯且明歷也

疏有與至之年　正義曰有與同食者問此老人之年不告以實疑其年也使之年者更使言其真年也　吏走問諸朝　正義

曰俗本吏作使服虔云吏不知歷數故走問於卿大夫王
肅云吏不知歷也　師曠至歲也　正義曰劉炫云傳之
敘事自可以魯爲主若載人語則當如其本言此師曠晉
人自道晉事當云郤成子會魯叔仲惠伯所以云叔仲惠
伯會郤成子于承匡之歲者丘明意在以魯爲主兼作此
言反耳丘明尚不免於此況後解說者乎今知非者以晉
史所記云公卿會某侯者皆據公卿往會他若他來會我
則以他爲文若衛侯會公于沓鄭伯會公于棐是也今郤
成子在承匡往會之以晉爲主晉人所言正是其宜劉
炫以爲晉人不當稱叔仲惠伯會郤成子以爲丘明之誤
恐非也　是歲至年矣　正義曰敗狄于鹹事在彼歲未
必其年頓生三子當是欲表其功雖在後生子追以前事
名之　史趙至數也　正義曰二畫爲首六畫爲身[illegible]首
之二畫並之使如其身旁則是生來日數也因亥畫似筭
[illegible]故假之以爲言其本作亥字不爲此也案字書古之亥
[illegible]體殊不然蓋春秋之時亥字有二六之體異於古制[illegible]六

說文是小篆之書又異於此說文云亥荄也十月微陽起
接盛陰從二二古文上字一人男一人女也從乙象懷子
咳咳之形也　士文至旬也　正義曰文十一年至儿年
爲七十四年而上云七十三年案文十一年正月甲子朔
爲夏之正月是其年三月也此年之二月癸未是夏之十
二月計爲七十三年猶尚年未終也假作全年筭之置七
十三年以全日三百六十五日乘之已得二萬六千六百
四十五日也每年有四分日之一是四年而成一日以四
除七十三年又得十八日并全日爲二萬六千六百六十
三日計絲此十二月盡有二萬六千六百六十三日四分
日之一今除去三日四分日之一整取六旬合當十二月
二十七日今杜長歷云二十三日癸未是少四日所以不
與常歷同者蓋杜爲長歷約准春秋日月以爲長歷與常
歷不同故置閏遠近不定蓋七十三年之内於常歷校四
箇大月而剩用四日故癸未爲二十三日若依常歷是二
十七日也劉炫云所以少二日者文十一年非首章年其

閒閏有前却故長歷此月辛酉朔二十三日得癸未來月
庚寅朔計至朔長三日長歷去年閏八月由閏近故也
趙孟至屬也　正義曰諸是守邑之長公邑稱大夫私邑
則稱宰此言問其縣大夫問絳縣之大夫也絳非趙武私
邑而云則其屬者蓋諸是公邑國卿分掌之而此邑屬趙
武也　注復陶至之官　正義曰昭十二年傳説楚子出
獵云皮冠秦復陶翠被豹舄執鞭以出復陶之文在冠屨
之間知復陶是衣也此言君復陶知是主君衣服之官也
衣服之名復陶其義未聞　以爲絳縣師　正義曰旣使
爲主衣服之官又以爲絳邑之縣師也周禮縣師上士二
人其職掌邦國都鄙稍甸郊里之地域而辨其夫家人民
田萊之數及其六畜車輦之稽凡造都邑量其地而制其
域以歲時徵野之賦貢天子之縣師掌此諸事則諸侯之
縣師亦當然故杜畧引周禮以解之據如周禮則縣師是
王朝之官而此言絳縣師者絳是晉國所都之邑葢以居
在絳邑故繫絳以言之　而廢其輿尉　正義曰服虔云

輿尉軍尉乇發衆使民於時趙武將中軍若是軍尉當是中軍尉也　注以役孫老故　正義曰知者上云無子是孤年七十三是老也

夏四月己亥鄭伯及其大夫盟駟良爭故

君子是以知鄭難之不已也鄭伯微弱不能制其臣下君臣詛盟故日亂未已

蔡景侯為大子般娶于楚通焉

大子弑景侯終子產言有子禍也

初王儋季卒儋季周靈王弟

其子括將見王而歎括除服見靈王入朝而歎

單公子愆期為靈王御士過諸廷愆期行過王廷

聞其歎而言曰烏乎必有此夫欲有此朝廷之權

入以告王且

曰必殺之不慼而願大視躁而足高心在他矣不殺必害王曰童子何知及靈王崩儋括欲立王子佞夫佞夫靈王子景王弟佞夫弗知戊子儋括圍蔿逐成愆成愆蔿邑大夫成愆奔平時平時周邑五月癸巳尹言多劉毅單蔑甘過鞏成殺佞夫五子周大夫括瑕廖奔晉括瑕廖不書賤也書曰天王殺其弟佞夫罪在王也佞夫不知故經書在宋災下從赴或叫于宋大廟叫呼也曰譆譆出出譆譆熱也

出武伯姬鳥鳴于亳社殷社如曰譆譆皆火妖也甲午宋大災宋伯姬卒待姆也姆女師君子謂宋共姬女而不婦女待人待人而行婦義事也義從宜也伯姬時年六十左右

鳥鳴于亳社　正義曰哀四年亳社災穀梁傳曰亳社者亳之社也亳亡國也亡國之社以為廟屏戒也然則此亳社是殷社也殷都於亳武王伐紂而頒其社於諸侯以為亡國之戒此鳥鳴于魯國之亳社也服虔云殷宋之祖也故鳴其社伯姬魯女欲使魯往悟伯姬也

宋大災　正義曰莊二十年齊大災杜云來告以大故書此不書大告者不言大也服虔云不書大非災大及人伯姬坐而待之耳然則昭十八年宋衛陳鄭災災皆及人何以不言大也

注姆女師　正義曰鄭云昏禮注云姆婦人年五十無子出而不復嫁能以

婦疏教人者若今時乳母矣何休云選老大夫妻爲姆也大夫之妻當在夫室安得從女而嫁也若言既爲夫人選大夫之妻爲之則禮言女未嫁而有姆非至夫家始選也注義從至左右　正義曰義者宜也從宜宜辟火也成九年伯姬歸于宋至此四十年故爲六十左右也

六月鄭子產如陳涖盟歸復命告大夫曰陳亡國也不可與也不可與結好聚禾粟繕城郭恃此二者而不撫其民其君弱植公子侈大子卑大夫敖政多門政不由一人以介於大國介閒也能無亡乎不過十年矣爲昭八年楚滅陳傳

疏其君弱植　正義曰周禮謂草木爲植物植謂樹

君志弱不樹立也 大夫放 正義曰言大夫驕放也服虔云言大夫淫放則服本爲大夫放矣故今俗本多爲放字

秋七月叔弓如宋葬共姬也 傷伯姬之過災故使卿共葬

鄭伯有耆酒爲窟室 窟室地室 而夜飲酒擊鍾焉朝至未已朝者曰公焉在 家臣故謂伯有爲公 其人曰吾公在壑谷 壑谷窟室 皆自朝布路而罷 布路分散 既而朝 伯有朝鄭君 則又將使子晳如楚歸而飲酒庚子子晳以駟氏之甲伐而焚之伯有奔雍梁 雍梁鄭地 醒而後知之遂奔許大

夫聚謀子皮曰仲虺之志仲虺湯左相云亂者取之亡者侮之推亡固存國之利也罕駟豐同生罕子皮駟子晳豐公孫段也三家本同母兄弟伯有汰侈故不免三家同出而伯有孤特又汰侈所以亡人謂子產就直助彊時謂子晳直三家彊子產曰豈爲我徒徒黨也言不以駟良爲黨國之禍難誰知所敝或主彊直難乃不生言能彊能直則可弭難令三家未能則伯有方爭姑成吾所欲以無所附著爲所辛丑子產斂伯有氏之死者而殯之不及謀而遂行不與

於國誅印段從之義子產子皮止之衆曰人不我順何止焉子皮曰夫子禮於死者況生者乎遂自止之壬寅子產入癸卯子石入子石印段皆受盟于子晳氏乙巳鄭伯及其大夫盟于大宮大宮鄭祖廟盟國人于師之梁之外師之梁鄭城門伯有聞鄭人之盟己也怒聞子皮之甲不與攻己也喜曰子皮與我矣癸丑晨自墓門之瀆入墓門鄭城門因馬師頡介于

襄庫以伐舊北門（馬師頡子羽孫）駟帶率國人以伐之（駟帶子西之子子晳之宗主）皆召子產（駟氏伯有俱召）子產曰兄弟而及此吾從天所與（兄弟恩等故無所偏助）伯有死於羊肆（羊肆市列）子產襚之枕之股而哭之斂而殯諸伯有之臣在市側者既而葬諸斗城（斗城鄭地名）子駟氏欲攻子產子皮怒之曰禮國之幹也殺有禮禍莫大焉乃止（斂葬伯有爲有禮）於是游吉如晉還聞難不入（懼禍并及）復

命于介八月甲子奔晉駟帶追之及酸棗與子上盟用兩珪質于河子上駟帶也沈珪於河爲信也酸棗陳留縣使公孫肸入盟大夫己巳復歸游吉歸也書曰鄭人殺良霄不稱大夫言自外入也既出位絕非復鄭大夫於子蟜之卒也子蟜公孫蠆卒在十九年將葬公孫揮與裨竈晨會事焉會葬事過伯有氏其門上生莠子羽曰其莠猶在乎子羽公孫揮以莠喻伯有伯有侈知其不能久存於是歲在降婁降婁中而旦降婁

奎婁也周七月今五月降婁中而天明裨竈指之曰猶可以終歲

指降婁也歲星十二年而一終歲不及此次也已不及降婁及其亡

也歲在娵訾之口娵訾營室東壁二十八年歲星淫在玄枵今三十年在娵訾是

歲星停在玄枵二年其明年乃及降婁僕展從伯有與

之皆死僕展鄭大夫伯有黨羽頡出奔晉爲任大夫羽頡

馬師頡任晉縣今屬廣平郡雞澤之會在三年鄭樂成奔楚遂

適晉羽頡因之與之比而事趙文子言伐

鄭之說焉以宋之盟故不可宋盟約弭兵故子皮以

公孫鉏爲馬師鉏子罕之子代羽頡疏注降婁至天明正義曰降婁奎婁釋天文也孫炎曰降下也奎爲溝瀆故稱降也杜以周十月令五月降婁中而天明劉炫以爲五月降婁未中而規杜失今知非者以三月節星後位合昏奎婁在戌以衡反之平旦在辰又三月日體在平旦之時奎婁在胃昴之前亦當在辰既三月平旦則四月在巳五月在午月今旦危中者據夜有長短及日出沒有贊狹是細計之數杜據大略而言故與月令不同劉以月令之文而規杜氏非也注娵訾至二年正義曰釋天云娵訾之口營室東壁也李巡曰娵觜玄武宿也營室東壁北方宿名孫炎曰娵觜之數則口開方營室東壁四方似口故因名云也十二次子爲玄枵亥爲娵訾二十八年傳稱歲在星紀而淫於玄枵二十八年已在玄枵今三十年始在娵訾三年歲移一次是歲星在玄枵二年也楚公子圍殺大司馬蔿掩而

取其室襄二十五年　中無字曰王子必不免無宇芋尹善人國之主也王子相楚國將善是封殖而虐之是禍國也且司馬令尹之偏佐而王之四體也偏佐也絕民之主去身之偏艾王之體以禍其國無不祥大焉何以得免為昭十三年楚弒靈王傳為宋災故諸侯之大夫會以謀歸宋財冬十月叔孫豹會晉趙武齊公孫蠆宋向戌衛北宮佗佗北宮括之子鄭罕虎虎子

皮及小邾之大夫會于澶淵旣而無歸於宋故不書其人君子曰信其不可不愼乎澶淵之會卿不書不信也夫諸侯之上卿會而不信寵名皆弃不信之不可也如是寵謂族也詩曰文王陟降在帝左右信之謂也詩大雅言文王所以能上接天下接人動順帝者唯以信又曰淑愼爾止無載爾僞不信之謂也逸詩也言當善愼舉止無載行詐僞書曰某人某人會于澶淵宋災故尤之也傳云旣而無歸所以

釋諸侯大夫之不書也又云宋災故尤之所以釋向戌之并貶也戌爲政卿深致火災殺其夫人未聞克己之意而以求財合諸侯故與不歸財者同文不書魯大夫諱之也向戌既以災求財諸大夫許而不歸客主皆貶君子以尊尊之義也君親有隱故略不書魯大夫以示例疏注傳云至同文

正義曰諸侯不歸宋財諸國大夫合貶耳向戌不合貶也而向戌亦貶稱人故傳明經所由杜又釋傳之意傳云既而無歸者是釋上傳之文故不書其人是也經又別言宋災故者此一句見向戌之并貶釋此傳書曰某人某人之文也向戌昔不求財當顯書名氏今貶稱某人與諸國某人同故云所以釋向戌之并貶與不歸財者同文鄭子皮授子産政伯有死子皮知政以子産賢故讓之辭曰國小而偪族大寵多不可爲也偪近大國爲猶治也子皮曰

虎帥以聽誰敢犯子子善相之國無小言在治政小能事大國乃寬爲大所恤故也子產爲政有事伯石賂與之邑伯石公孫段有事欲使之子大叔曰國皆其國也奚獨賂焉言鄭大夫共憂鄭國事何爲獨賂之子產曰無欲實難言人不能無欲皆得其欲以從其事而要其成非我有成其在人乎言成猶在我非在他何愛於邑邑將焉往言猶在國子大叔曰若四國何恐爲四鄰所笑子產曰非相違也而相從也言賂以邑欲爲和順

四國何尤焉鄭書有之（鄭國史書）曰安定國家必大焉先（先和大族而後國家安）姑先安大以待其所歸（要其成也）既伯石懼而歸邑卒與之（卒終也）伯有既死使大史命伯石爲卿辭大史退則請命焉（請大史更命己）復命之又辭如是三乃受策入拜子產是以惡其爲人也（惡其虛飾）使次己位（畏其作亂故寵之）子產使都鄙有章（國都及邊鄙車服尊卑各有分部）上下有服（公卿大夫服不相踰）田有封洫（封疆也洫溝也）廬井

有伍（廬舍也九夫為井使五家相保）大人之忠儉者（謂卿大夫）從而與之泰侈者因而斃之（因其有罪而斃踣之）豐卷將祭請田焉弗許（田獵也）曰唯君用鮮（鮮野獸）衆給而已（衆臣祭以芻豢為足）子張怒（子張豐卷）退而徵役（召兵欲攻子產）子產奔晉子皮止之而逐豐卷豐卷奔晉子產請其田里（請於公不沒入）三年而復之反其田里及其入焉（田里所收入）從政一年輿人誦之曰取我衣冠而褚之（褚畜也奢侈者畏法故畜藏）取我田

疇而伍之孰殺子產吾其與之並畔爲疇及三年又誦之曰我有子弟子產誨之我有田疇子產殖之殖生也子產而死誰其嗣之嗣續也傳言鄭所以興

經三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夏六月辛巳公薨于楚宮公不居先君之路寢而安所樂失其所也秋九月癸巳子野卒不書葬未成君己亥仲孫羯卒冬十月滕子來會葬諸侯會葬非禮癸酉葬我君襄公十有一

月莒人弑其君密州不稱弑者主名君無道也

傳三十一年春王正月穆叔至自會澶淵會還見孟孝伯語之曰趙孟將死矣其語偷不似民主偷苟且且年未盈五十而諄諄焉如八九十者弗能久矣成二年戚於犨趙朔已死於是趙文子始生至襄三十年會澶淵蓋年四十七八故言未盈五十若趙孟死爲政者其韓子乎韓子韓起吾子盍與季孫言之可以樹善君子也言韓起有君子之德今方知政可素往立善晉君將失政矣若

不樹焉使早備魯使韓子早爲魯備旣而政在大夫

韓子懦弱大夫多貪求欲無厭齊楚未足

與也魯其懼哉孝伯曰人生幾何誰能無

偷朝不及夕將安用樹穆叔出而告人曰

孟孫將死矣吾語諸趙孟之偷也而又甚

焉言朝不及夕偷之甚也又與季孫語晉故如與孟孫言季

孫不從及趙文子卒在昭元年晉公室卑政在

侈家韓宣子爲政不能圖諸侯魯不堪晉

求讒慝弘多是以有平丘之會平丘會在昭十三年晉人執季孫意如齊子尾害閭丘嬰欲殺之使帥師以伐陽州陽州魯地我問師故魯以師往問齊何故伐我夏五月子尾殺閭丘嬰以說于我師言伐魯者嬰所為也伐陽州不書不成伐工僂灑渻竈孔虺賈寅出奔莒四子嬰之黨出羣公子爲昭十年欒高之難復羣公子起本公作楚宮適楚好其宮歸而作之穆叔曰大誓云民之所欲天必從之今尚書大誓亦無此文故諸儒疑之君欲楚也夫故作其宮若不

復適楚必死是宮也六月辛巳公薨于楚宮叔仲帶竊其拱璧拱璧公大璧以與御人納諸其懷而從取之由是得罪得罪謂魯人薄之故子孫不得志於魯

疏注今尚至疑之　正義曰今尚書大誓謂漢魏諸儒馬融鄭玄王肅等所注者也自秦焚詩書漢初求之尚書唯得二十八篇故大常孔臧與孔安國書云尚書二十八篇前世以爲放二十八宿都不知尚書有百篇也在後又得僞大誓一篇通爲二十九篇漢魏以來未立於學官鄭玄尚書傳序云大誓後得案其文似若淺露又春秋引大誓曰民之所欲天必從之國語引大誓曰朕夢協朕卜襲于休祥戎商必克孟子引大誓曰我武惟揚侵于之疆則取于凶殘我伐用張于湯有光孫卿引大誓曰獨夫紂禮記引大誓曰予克紂非予武惟朕文考無罪予

克子非朕文考有罪惟予小子無良今之大誓皆無此言吾見書傳多矣所引大誓而不在大誓者甚衆不復悉記略舉五事以明之亦可知已王肅亦云大誓近非本經是諸儒疑之也杜氏在晉之初亦未見眞本及江東晉元帝時其豫章內史梅賾始獻孔安國所注古文尚書其內有泰誓三篇記傳所引大誓其文悉皆有之

立胡女敬歸之子子野胡歸姓之國敬歸襄公妾次于季氏秋九月癸巳卒毀也過哀毀瘠以致滅性己亥孟孝伯卒終稱叔言立敬歸之娣齊歸之子公子裯齊謚裯昭公名穆叔不欲曰大子死有母弟則立之無則立長立庶子則以年年鈞擇賢義鈞則卜古之

道也先人事後卜筮也義鈞謂賢等非適嗣何必娣之子言子野非適嗣且是人也居喪而不哀在慼而有嘉容是謂不度不度之人鮮不爲患若果立之必爲季氏憂武子不聽卒立之比及葬三易衰衰衽如故衰言其嬉戲無度於是昭公十九年矣猶有童心君子是以知其不能終也爲昭二十五年公孫於齊傳

【疏】衽正義曰喪服注云衽爲兩燕尾凡用布三尺五寸上正一尺兩燕尾衺裁二尺五寸下廣四寸綴於身旁所以掩裳際也

冬十月滕成公來

會葬惰而多涕惰不敬也子服惠伯曰滕君將死矣怠於其位而哀已甚兆於死所矣有死兆能無從乎爲昭三年滕子卒傳癸酉葬襄公公薨之月子產相鄭伯以如晉晉侯以我喪故未之見也子產使盡壞其館之垣而納車馬焉士文伯讓之曰敝邑以政刑之不脩寇盜充斥充滿斥見言其多無若諸侯之屬辱在寡君者何是以令吏人完客所館館舍也高其閈

閎閎門也厚其牆垣以無憂客使無令客使憂寇盜今吾子壞之雖從者能戒其若異客何以敝邑之爲盟主繕完葺牆葺覆也以待賓客若皆毀之其何以共命寡君使匄請命請問毀垣之命對曰以敝邑褊小介於大國介隔也誅求無時誅責也是以不敢寧居悉索敝賦以來會時事隨時來朝會逢執事之不閒而未得見又不獲聞命未知見時不敢輸幣亦不敢暴

露其輸之則君之府實也非薦陳之不敢輸也[薦陳猶獻見也]其暴露之則恐燥濕之不時而朽蠹以重敝邑之罪僑聞文公之爲盟主也[僑子產名文公晉重耳]宮室卑庳無觀臺榭以崇大諸侯之館館如公寢庫廐繕脩司空以時平易道路[易治也]圬人以時塓館宮室[圬人塗者塓塗也]諸侯賓至甸設庭燎[庭燎設火於庭]僕人巡宮[巡宮行夜]車馬有所[有所處]賓從有代[代客役]巾車脂

轄（巾車主車之官）隷人牧圉各瞻其事（瞻視客所當得）百官之屬各展其物（展陳也謂群官各陳其物以待賓）公不留賓而亦無廢事（賓得速去則事不廢）憂樂同之事則巡之（巡行也）教其不知而恤其不足賓至如歸無寧菑患（言見遇如此寧當復有菑患邪無寧寧也）不畏寇盜而亦不患燥濕今銅鞮之宮數里（銅鞮晉離宮）而諸侯舍於隷人（舍如隷人舍）門不容車而不可踰越（門庭之内迫迮又有牆垣之限）盜賊公行而天癘不戒

（癘猶災也言水潦無時）賓見無時命不可知若又勿壞是無所藏幣以重罪也敢請執事將何所命之（問晉命己所止之宜）雖君之有魯喪亦敝邑之憂也（言鄭與魯亦有同姓之憂）若獲薦幣（薦進也）脩垣而行（行去也）君之惠也敢憚勤勞文伯復命（反命於晉君）趙文子曰信（信如子產言）我實不德而以隷人之垣以贏諸侯（贏受也）是吾罪也使士文伯謝不敏焉晉侯見鄭伯有加禮（禮加敬）厚其宴好

而歸之乃築諸侯之館叔向曰辭之不可以已也如是夫子產有辭諸侯賴之若之何其釋辭也詩曰辭之輯矣民之協矣辭之繹矣民之莫矣詩大雅言辭輯睦則民協同辭說繹則民安定莫猶定也其知之矣謂詩人知辭之有益

疏高其閈閎　正義曰說文云閈閎門也汝南平輿里門曰閈釋宮云衖門謂之閎李巡曰衖頭門也然則閈閎皆是門名言高爲其門耳　繕完葺牆　正義曰周禮匠人有葺屋瓦屋瓦屋以瓦覆葺屋以草覆此云葺牆謂草覆牆也　寡君使匄　正義曰匄士文伯名也晉宋古本及釋例皆作匄俗本作匄此士文伯是范氏之別族不宜與范宣子同名今定本作匄恐非　無觀臺榭　正義曰釋宮云四方

而高曰臺有木者謂之榭李巡曰臺上有屋謂之榭然則臺榭皆高可升之以觀望言無觀望之臺榭也 館如公寢 正義曰言往前文公之客館如今日晉君之路寢也 圬人至宮室 正義曰釋宮云鏝謂之杇李巡曰鏝一名杇塗工作具也郭璞云泥鏝也然則圬是塗之所用因謂泥牆屋之人爲圬人塓亦泥也使此泥屋之人以時泥塗客館之宮室也 庭燎 正義曰郊特牲云庭燎之百由齊桓公始也鄭玄云僭天子也庭燎之差公蓋五十侯伯子男皆三十 注門庭之內迫迮 正義曰知非館門甲小不得容車而云門庭之內迫迮者以傳稱舍於隸人明院宇迮小也 注贏受也 正義曰賈服王杜皆讀爲盈盈是蒲也故皆訓爲受 鄭子皮使印段如楚以適晉告禮也 得事大國之禮 莒犂比公生去疾及展輿 犂比莒子密州之號 既立展輿 立以爲世

子又廢之犂比公虐國人患之十一月展輿因國人以攻莒子弑之乃立（展輿立爲君）去疾奔齊齊出也（母齊女也）展輿吳出也（爲明年奔吳傳）書曰莒人弑其君買朱鉏（買朱鉏密州之字）言罪之在也（罪在鉏也傳始例申明君臣書弑今者父子故復重明例）吳子使屈狐庸聘于晉（狐庸巫臣之子也成七年適吳爲行人）通路也（通吳晉之路）趙文子問焉曰延州來季子其果立乎（延州來季札邑）巢隕諸樊（在二十五年）閽戕戴吳（戴吳餘祭在二十九年）天似啓

之何如對曰不立是二王之命也非啟季子也若天所啓其在今嗣君乎嗣君謂夷末甚德而度德不失民民歸德度不失事審事情民親而事有序其天所啓也有吳國者必此君之子孫實終之季子守節者也雖有國不立言其三兄雖欲傳國與之終不肯立疏注延州來季札邑正義曰釋例土地名延州來闕不知其處則杜謂延州來三字共爲一邑服虔云延延陵也州來邑名季子讓王位升延陵爲大夫食邑州來傳家通言之案傳文謂之延陵季子則是延陵與州來必不得爲一但不知何以呼爲延陵耳或延陵亦是邑名蓋並食

（三邑故連言之）十二月北宮文子相衛襄公以如楚（文子北宮佗襄公獻公子）宋之盟故也（晉楚之從交相見也）過鄭印段廷勞于棐林如聘禮而以勞辭（用聘禮而用郊勞之辭）文子入聘（報印段）子羽爲行人馮簡子與子大叔逆客（逆文子）事畢而出言於衛侯曰鄭有禮其數世之福也其無大國之討乎詩云誰能執熱逝不以濯（詩大雅濯以求濯手）禮之於政如熱之有濯也濯以救熱何患之有（此以上文子辭）子

產之從政也擇能而使之馮簡子能斷大事子大叔美秀而文其貌美其才秀公孫揮能知四國之爲知諸侯所欲爲而辨於其大夫之族姓班位貴賤能否而又善爲辭令裨諶能謀謀於野則獲得所謀也謀於邑則否此才性之蔽鄭國將有諸侯之事子產乃問四國之爲於子羽且使多爲辭令與裨諶乘以適野使謀可否而告馮簡子使斷之事成乃授子

大叔使行之以應對賓客是以鮮有敗事北宮文子所謂有禮也傳跡子產行事以明北宮文子之言鄭人游于鄉校鄉之學校以論執政論其得失然明謂子產曰毀鄉校如何患人於中謗議國政子產曰何為夫人朝夕退而游焉以議執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則行之其所惡者吾則改之是吾師也若之何毀之我聞忠善以損怨為忠善則怨謗息不聞作威以防怨欲毀鄉校即作威豈不遽止然

猶防川遂毀懼也大決所犯傷人必多吾不克

救也不如小決使道道通也不如吾聞而藥

之也以爲己藥石然明曰蔑也今而後知吾子之

信可事也小人實不才若果行此其鄭國

實賴之豈唯二三臣仲尼聞是語也曰以

是觀之人謂子產不仁吾不信也仲尼以二十二年生

於是十歲長而後聞之

疏鄉校 正義曰詩序云子衿刺學校廢是校爲學之別名 不如至之也 正義曰言不如不毀鄉校使人游處其中聞謗我之政者而即改焉以爲我之藥石也 注仲尼至聞之 正義曰

羊傳於二十一年下云十有一月庚子孔子生穀梁傳於二十一年十月之下云庚子孔子生二十一年賈逵注[illegible]云此年仲尼生哀十六年夏四月己丑卒七十三年昭二十四年服虔載賈逵語云是歲孟僖子卒屬其子使事仲尼仲尼時年三十五定以孔子爲襄二十一年生也孔子世家云魯襄公二十二年而孔子生年七十三魯哀公十六年夏四月己丑卒杜此注從史記也

子皮欲使尹何爲邑（爲邑大夫）子產曰少未知可否（尹何年少）子皮曰愿吾愛之不吾叛也（愿謹善也）使夫往而學焉夫亦愈知治矣（夫謂尹何）子產曰不可人之愛人求利之也今吾子愛人則以政（以政與之）猶未能操

刀而使割也其傷實多多自傷子之愛人傷之而已其誰敢求愛於子子於鄭國棟也棟折榱崩僑將厭焉敢不盡言子有美錦不使人學製焉製裁也大官大邑身之所庇也而使學者製焉其為美錦不亦多乎言官邑之重多於美錦僑聞學而後入政未聞以政學者也若果行此必有所害譬如田獵射御貫則能獲禽貫習也若未嘗登車射御則敗績厭

覆是懼何暇思獲子皮曰善哉虎不敏吾聞君子務知大者遠者小人務知小者近者我小人也衣服附在吾身我知而慎之大官大邑所以庇身也我遠而慢之（慢易也）微子之言吾不知也他日我曰子爲鄭國我爲吾家以庇焉其可也今而後知不足（自知謀慮不足謀其家）自今請雖吾家聽子而行子產曰人心之不同如其面焉吾豈敢謂子面如

吾面乎抑心所謂危亦以告也子皮以爲忠故委政焉子産是以能爲鄭國傳言子産之治乃子皮之力

【疏】不吾叛也　正義曰謂尹何也劉炫云叛違也欲令子産不於我有違得使尹何爲邑也　夫亦愈知治矣　正義曰病差謂之愈言不能之病愈知治必速也劉炫云尹何比未解治邑以爲己病今若遣往學治邑之病差自然以後知治邑矣

衛侯在楚北宮文子見令尹圍之威儀言於衛侯曰令尹似君矣將有他志言語瞻視行步不常雖獲其志不能終也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終之實難令尹其將不

免公曰子何以知之對曰詩云敬愼威儀惟民之則令尹無威儀民無則焉民所不則以在民上不可以終公曰善哉何謂威儀對曰有威而可畏謂之威有儀而可象謂之儀君有君之威儀其臣畏而愛之則而象之故能有其國家令聞長世臣有臣之威儀其下畏而愛之故能守其官職保族宜家順是以下皆如是是以上下能相

固也衛詩曰威儀棣棣不可選也詩邶風棣棣富而閑也選數也言君臣上下父子兄弟內外大小皆有威儀也周詩曰朋友攸攝攝以威儀詩大雅攸所也攝佐也言朋友之道必相教訓以威儀也周書數文王之德逸書曰大國畏其力小國懷其德言畏而愛之也詩云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言則而象之也大雅又言文王行事無所斟酌唯在則象上天紂囚文王七年諸侯皆從之囚紂於是乎懼

而歸之可謂愛之文王伐崇再駕而降爲臣文王聞崇德亂而伐之三旬不降退脩教而復伐之因壘而降蠻夷帥服可謂畏之文王之功天下誦而歌舞之可謂則之文王之行至今爲法可謂象之有威儀也故君子在位可畏施舍可愛進退可度周旋可則容止可觀作事可法德行可象聲氣可樂動作有文言語有章以臨其下謂之有威儀也

【疏】令尹似君矣　正義曰言令尹威儀已是國君之容矣服虔云

言令尹動作以君儀故云以君矣服言以君儀者明年傳云二執戈者前矣是用君儀也俗本作似君若云似君不須言矣今定本亦作似君恐非　曰大王其德　正義曰尚書武成篇也大國以威加小國以德撫故大畏力小懷德也　不識至之也　正義曰不識不知謂不妄斟酌以爲識知唯順天之法則是言則而象之謂文王決則放象上天而行下傳覆此謂天下則象文王不同者謂文王能則象於天故天下亦則象文王也　紂囚文王七年　正義曰傳言囚文王七年文王必七年爲囚矣尚書無逸云文王受命惟中身厥享國五十年則文王在位歷年多矣未知何時被囚也周本紀稱紂囚西伯於牖里閎夭之徒求美女美寶而獻之紂紂大說乃赦西伯賜之弓矢使之得征伐其下乃云虞芮爭獄俱讓而去諸侯聞之曰西伯受命之君也如馬遷所云虞芮質獄之前被囚也尚書傳稱文王一年質虞芮二年伐邘三年伐密須四年伐大夷紂乃囚之四友獻寶乃得免於虎口出而伐耆鄭玄尚書

文

注據昔傳爲說云紂聞文王斷虞芮之訟後又三伐皆勝始畏而惡之拘於羑里紂得散宜生等獻寶而釋文王文王釋而伐黎以爲四年囚之五年釋之即如所言被囚不盈一年此傳不得言紂囚文王七年也文王既已改元而又專伐諸國是則反形已露雖紂之愚非寶貨所能釋也馬遷之言當得其實在質虞芮之前囚之故囚之得七年也

春秋正義卷第二十五

春秋正義卷第二十六

國子祭酒上護軍曲阜縣開國子臣孔穎達等奉

勑撰

昭公【疏】正義曰魯世家昭公名裯襄公之子齊歸所生以周景王四年即位謚法威儀共明曰昭

是歲歲在大梁

經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無傳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公子圍齊國弱宋向戌衛齊惡陳公子招蔡公孫歸生鄭罕虎許人曹人于

號招實陳侯毋弟不稱弟者義與莊二十五年公子友同令讀舊書則楚當先晉而先書趙武者亦取宋盟貴武之信故尚之也寄在陳蔡上先至於會

疏 注招實至於會 正義曰八年經書陳侯之弟招故知是陳侯毋弟也不稱弟云云莊二十五年注云公子友莊公之毋弟稱公子者史策之通言毋弟至親異於他臣其相殺害則稱弟以示義至於嘉好之事兄弟篤睦非例所與或稱弟或稱公子仍舊史之文也八年招殺世子故稱弟以章招罪此奉使以會諸國非義例之所與舊史書為公子而仲尼因之也公羊傳曰此陳侯之弟招也何以不稱弟貶曷為貶為殺世子偃師貶大夫相殺稱人此其稱名氏以殺何言將自是弒君也然則曷為不於其弒焉貶以親者弒然後其罪惡甚春秋不待貶絕而罪惡見者不貶絕以見罪惡也貶絕然後罪惡見者貶絕以見罪惡也今招之罪已重矣曷為復貶乎此著招之有罪也何著乎招之有罪言楚之託乎討招以滅陳也其意言八年楚託討

於招以滅陳者招之罪重故於此而貶之先儒或取公羊為說釋例云潁氏曰臣無竟外之交故去弟以服季友子招樂憂故去弟以懲過鄭段去弟唯以名通故謂之貶今此二人皆書公子公子者名號之美稱非貶所也是解招不稱弟之意也春秋之初衛在陳上莊十六年幽之盟衛在陳下自爾以來常在陳下莊十六年注云陳國小每盟會皆在衛下齊桓始霸楚亦始彊陳侯介於二大國之間而為三恪之客故齊桓因而進之遂班在衛上終於春秋是衛之班次常在陳下今衛乃在蔡之上必有其故也襄十年諸侯伐鄭齊世子光序在滕子之上傳曰齊崔杼使大子光先至于師故長於滕是先至有進班之理故謂此為先至於會故也

三月取鄟

不稱將帥將卑師少書取言易也

疏 注不稱至易也　正義曰將卑師少例當稱人魯史不得自言魯人直書所為之事明其有人取之也若將卑師眾則言師取某襄十三年傳例云凡書取言易也故杜以此為易耳賈逵云

楚以伐莒來討故諱伐不諱取劉炫以賈説爲是故又規杜云案傳季武子伐莒知非將卑師少也稱伐則是非易也杜何得以爲易將卑師少乎今删定知不然者以諸稱取傳皆以易釋之此取文與彼同故以爲易也若以武子伐而取之則致力難重當以滅爲文與滅預同也案滅項致討不諱滅此亦被討何以諱滅而言取若必有所諱當傳有其事今傳云莒魯爭鄆爲日久矣魯無大罪亦何所諱也傳云武子伐莒者武子爲伐莒之主耳別遣小將而行故不書武子猶如成二年傳言楚子重侵衞經書楚師杜云子重不書不親兵之類是也不書伐者以兵未加鄆鄆人逆服與襄九年傳稱諸侯圍鄭經不書杜云鄭人逆服不成圍相似劉以賈氏之注而規杜氏非也

夏秦伯之弟鍼出奔晉 稱弟罪秦伯 六月丁巳邾子華卒 無傳三同盟 疏 注三同盟 正義曰華以襄十八年即位十九年盟于祝柯二十年于澶

淵二十五年于重丘皆郛會俱在是三同盟晉荀吳帥師敗狄于大鹵大鹵大原晉陽縣秋莒去疾自齊入于莒國逆而立之日入莒展輿出奔吳弒君賊未會諸侯故不稱爵疏注弒君至稱爵

正義曰釋例云諸侯不受先君之命而篡立得與諸侯會者則以成君書之若未得接於諸侯則不稱爵傳曰會于平州以定公位又云先君若有罪則君列諸會矣此以會爲斷也是杜據彼傳之二文知此爲未會諸侯故不稱爵

叔弓帥師疆鄆田春取鄆今正其封疆葬邾悼公無傳冬

十有一月己酉楚子麇卒楚以瘧疾赴故不書弒疏注楚以至書弒　正義曰傳稱縊而弒之而經書卒者襄七年鄭子駟使賊夜弒僖公而以瘧疾赴于諸侯而經書爲卒

知此亦以瘧疾赴故不書弑 楚公子比出奔晉書名罪之 疏 注書名罪之 正義曰齊崔氏宋司城無罪書氏書官此傳無罪狀直以不能自固其位耳出奔又無可善無可善即是罪未必犯大罪也

傳元年春楚公子圍聘于鄭且娶於公孫段氏伍舉為介伍舉椒舉介副也 將入館就客舍 鄭人惡之知楚懷詐 使行人子羽與之言乃館於外舍城外 既聘將以衆逆以兵入逆婦 子產患之使子羽辭曰以敝邑褊小不足以容從者請墠

聽命欲於城外除地為墠行昏禮令尹命大宰伯州犂對曰君辱貺寡大夫圍謂圍將使豐氏撫有而室豐氏公孫段圍布几筵告於莊共之廟而來莊王圍之祖共王圍之父若野賜之是委君貺於草莽也是寡大夫不得列於諸卿也言不得從卿禮不寧唯是又使圍蒙其先君蒙欺也告先君而來不得成禮於女氏之廟故以為欺先君將不得為寡君老大臣稱老懼辱命而黜退其蔑以復矣唯大夫圖之子羽曰小國無罪恃

實其罪恃大國而無備則是罪將恃大國之安靖己而無乃包藏禍心以圖之小國失恃而懲諸侯使莫不憾者距違君命而有所壅塞不行是懼言己失所恃則諸侯懲恨以距君命壅塞不行所懼唯此不然敝邑館人之屬也館人守舍人也其敢愛豐氏之祧祧遠祖廟

伍舉知其有備也請垂櫜而入垂櫜示無弓許之正月乙未入逆而出

疏圍布至而來　正義曰聘禮臣奉君命聘於鄰國猶尚釋幣于禰乃行況昏是嘉禮之重故圍自布几筵告父祖之廟而來也文王世子曰五廟之孫祖廟未

娶雖爲庶人冠取妻必告鄭玄云告於君也亦既告君必須告廟君尊不主臣昏故圍自告也　若野至卿也　正義曰言我若受野賜之禮則是委頓我君之命得覞於草莽之中則是寡大夫不得列於諸卿之位也　不寧至先君　正義曰不寧寧也言寧有唯是之事又使圍蒙其先君違讀爲義也告廟云將向豐氏之家取妻若使受之於野下至豐氏之家是欺先君也言又者既辱令君又辱先君故云又也　注祧遠祖廟　正義曰祭法云遠廟爲祧鄭玄云祧之言超也超上去意也以祧是尊遠之意故以祧言廟耳此公孫段是穆公之孫子豐之子其家唯有子豐之廟君若特賜或得立穆公之廟耳其家無遠祖廟也杜言遠祖廟者顧傳文且據正法言之　遂會於虢虢鄭地尋宋之盟也宋盟在襄二十七年祁午謂趙文子曰宋之盟楚人得志於晉得志謂先歃午祁奚子今

令尹之不信諸侯之所聞也子弗戒懼又
如宋恐楚復得志子木之信稱於諸侯猶詐晉
而駕焉駕猶陵也詐謂衷甲況不信之尤者乎尤甚也
楚重得志於晉晉之恥也子相晉國以為
盟主於今七年矣襄二十五年始為政以春言故云七年再合諸
侯襄二十五年會夷儀二十六年會澶淵三合大夫襄二十七年會于宋三十年會澶淵
及今會虢也服齊狄寧東夏襄二十八年齊侯白狄朝晉平秦亂
襄二十六年秦晉為成城淳于襄二十九年城杞之淳于杞遷都師徒不

頓國家不罷民無謗讟（讟誹也）諸侯無怨天無大災子之力也有令名矣而終之以恥午也是懼吾子其不可以不戒文子曰武受賜矣（言受午）然宋之盟子木有禍人之心武有仁人之心是楚所以駕於晉也今武猶是心也楚又行僭（僭不信）非所害也武將信以為本循而行之譬如農夫是穮是蔉（穮耘也壅苗爲蔉）雖有饑饉必有豐年（言耕鉏不以水旱息必獲豐年之收）

且吾聞之能信不爲人下吾未能也自恐未能信也詩曰不僭不賊鮮不爲則信也詩大雅僭不信賊害人也能爲人則者不爲人下矣吾不能是難楚不爲患楚令尹圍請用牲讀舊書加于牲上而已舊書宋之盟書楚恐晉先歃故欲從舊書加于牲上不歃血經所以不書盟晉人許之三月甲辰盟楚公子圍設服離衛設君服二人執戈陳於前以自衛離陳也叔孫穆子曰楚公子美矣君哉美服似君鄭子皮曰二執戈者前矣禮國君行有二執戈

者在前蔡子家曰蒲宮有前不亦可乎[illegible]子圍[illegible]將緝蒲為王殿屋屏蔽以自殊異言既造王宮而居之雖服君服無所怪也楚伯州犂曰此行也辭而假之寡君闔諸大夫譏之故言假以飾令尹過鄭行人揮曰假不反矣言將遂為君伯州犂曰子姑憂子晳之欲背誕也襄三十年鄭子晳殺伯有背命放誕將為國難言子且自憂此無為憂令尹不反戈子羽曰當璧猶在假而不反子其無憂乎子羽行人揮當璧謂弃疾事在昭十三年言弃疾有當璧之命圍雖取國猶將有難不經憂也齊國子曰吾代二子愍矣國子國弱也二子謂王子圍及伯州犂圍此冬

便篡位不能自終州犁亦尋為圍所殺故言可憂陳公子招曰不憂何成二子樂矣言以憂生事事成而樂衛齊子曰苟或知之雖憂何害齊子齊惡言先知為備雖有憂難無所損害宋合左師曰大國令小國共吾知共而已共承大國命不能知其禍福晉樂王鮒曰小旻之卒章善矣吾從之小旻詩小雅其卒章義取非唯暴虎馮河之可畏也不敬小人亦危殆王鮒從斯義故不敢譏議公子圍退會子羽謂子皮曰叔孫絞而婉絞切也譏其似君又謂之美故曰婉宋左師簡而禮無所藏否故曰簡共事大國故曰禮樂王鮒字而

敬字愛也不犯凶人所以自愛敬子與子家持之子子皮子家蔡公孫歸生
持之言無所取與皆保世之主也齊衛陳大夫其不
免乎國子代人憂子招樂憂齊子雖憂弗
害夫弗及而憂與可憂而樂與憂而弗害
皆取憂之道也憂必及之大誓曰民之所
欲天必從之逸書三大夫兆憂憂能無至乎
開憂兆也一言以知物其是之謂矣物類也察言以知禍福之類八年陳
招殺大子國弱齊惡當身各無患
疏於今七年正義曰襄二十五年傳云趙文子爲政至此八年也而

去七年若殺周趾政正朔常以夏正爲言此春正月故爲七年年末醫和則云八年也　再合諸侯　正義曰襄二十六年經書公會晉人鄭良霄宋人曹人于澶淵晉人即趙武也時有魯公在會雖則唯公一人即是諸侯不得謂之大夫也故知再會諸侯數澶淵也　注讟誹也　正義曰說文云謗毀也誹謗也然則謗讟誹其義同皆是非毀人古人重言之猶險阻艱難也　注穮耘至爲蔉　正義曰漢書殖貨志云后稷始甽田以二耜爲耦廣尺深尺曰甽長終一畝一畝三甽一夫三百甽而播種於甽中苗生二葉以上稍壯耨壠草因隤其土以附苗根故其詩云或耘或耔黍稷薿薿耘除草也耔附根也言苗稍壯每耨輒附其根比至盛暑壠盡平而根深能風與旱故薿薿而盛也此言穮蔉即詩之耘耔也故知穮是耨以土壅苗根爲蔉也耨定本作耘　雖有至豐年　正義曰言耕鉏不息必有豐年之收以喻禮信不愆必爲諸侯之長也　注設君至陳也　正義曰穆子言似君知設服設君服也唯讖

執戈不言衣服則君服即二戈是也離衛之語必爲執戈發端但語略難明服虔云二人執戈在前在國居君離宮陳衛在門然則執戈在前國君行時之衛非在家守門之衛也守門之衛其兵必多非徒二戈而已縱使在國居君之離宮即名宮門之衛以爲離衛其言大不辭矣故杜以離衛即執戈是也言二人執戈陳列於前以自防衛也離之爲陳雖無正訓兩人一左一右相離而行故稱離衛離亦陳之義　注禮國至在前　正義曰士喪禮言君臨臣喪之禮云小臣二人執戈先二人後是知國君之行常有二執戈者在前也國君亦有二戈在後子皮唯言前有二戈者當是公子圍不設後戈故也　注公子至怪也　正義曰服虔云蒲宮楚君離宮言令尹在國已居君之宮出有前戈不亦可乎令尹居君離宮事無所出且諸侯大夫見其在會之儀不識在國所居伯州犂云此行也辭而假之寡君言行而借戈以衛非在國借宮以居也故杜以爲公子圍在會特緝蒲爲王殿屋以自殊異此亦無所案

據要愜人情　注國子至可愍　正義曰服虔云愍憂也代伯州犁憂公子圍代子羽憂子晳劉炫從服言而規杜失今知不然者以圍不能自終伯州犁尋爲圍所殺是皆遇凶害故云吾代二子愍矣若以二子爲伯州犁子羽子羽則卒無禍害又何可愍而代之乎劉以服意而規杜過非也　小旻之卒章　正義曰小旻詩小雅刺幽王也

注子子至取與　正義曰持謂執持之也子皮直云二執戈者前矣雖意知不可而辭無譏切子家云蒲宮有前不亦可乎意雖幷譏蒲宮言乃謂之爲可不如子羽之譏訐不同伯州犁之飾辭持其兩端無所取與是持之也弈棋謂不能相害爲持意亦同於此也

季武子伐莒取鄆　兵未加莒而鄆服故書取而不言伐

莒人告於會楚告於晉曰尋盟未退　尋弭兵之盟

而魯伐莒瀆齊盟　瀆慢也

請戮其使　時叔

孫豹在會欲戮之樂桓子相趙文子桓子樂王鮒相佐也欲求貨於叔孫而為之請使請帶焉難指求貨故以帶為辭弗與梁其踁曰貨以藩身子何愛焉踁叔孫家臣叔孫曰諸侯之會衛社稷也我以貨免魯必受師言不戮其使必伐其國是禍之也何衛之為人之有牆以蔽惡也喻已為國衛如牆為人蔽牆之隙壞誰之咎也咎在牆衛而惡之吾又甚焉罪甚牆雖怨季孫魯國何罪怨季孫之伐莒叔出季處有自

來矣，吾又誰怨。（季孫守國，叔孫出使，所從來久，今遇此戮，無所怨也）然鮒也賄，弗與不已。召使者，裂裳帛而與之，曰：帶其褊矣。（言帶褊盡，故裂裳，示不相逆）趙孟聞之曰：臨患不忘國，忠也；（謂言魯國何罪）思難不越官，信也；（謂言叔出季處）圖國忘死，貞也；（謂不以貨免）謀主三者，義也。（三者忠信貞）有是四者，又可戮乎？（并義而四）乃請諸楚曰：魯雖有罪，其執事不辟難，（執事謂叔孫）畏威而敬命矣。（謂不敢辟戮）子若免之，以勸左右可也。

若子之羣吏處不辟汚汚勞事出不逃難不苟免其何患之有患之所生汚而不治難而不守所由來也能是二者又何患焉不靖其能其誰從之安靖賢能則衆附從魯叔孫豹可謂能矣請免之以靖能者子會而赦有罪不伐魯又賞其賢赦叔孫諸侯其誰不欣焉望楚而歸之視遠如邇疆場之邑一彼一此何常之有言今衰世疆埸無定主王伯之令也言三王五伯有令德時引

其封疆引正也正封界而樹之官樹立也立官以守國舉之表旗旌旗以表貴賤而著之制令爲諸侯作制度法令使不得相侵犯過則有刑猶不可壹於是乎虞有三苗三苗饕餮放三危者夏有觀扈觀國今頓丘衛縣扈在始平鄠縣書序曰啓與有扈戰於甘之野商有姺邳二國商諸侯邳今下邳縣周有徐奄二國皆嬴姓書序曰成王伐淮夷遂踐奄徐即淮夷自無令王諸侯逐進逐猶競也狎主齊盟其又可壹乎疆弱無常故更主盟恤大舍小足以爲盟主大謂篡弑滅亡之禍又焉用之焉用治小事封疆之削何國

蔑有主齊盟者誰能辯焉辯治也吳濮有釁楚之執事豈其顧盟吳在東濮在南今建寧郡南有濮夷釁過也莒之疆事楚勿與知諸侯無煩不亦可乎莒魯爭鄆爲日久矣苟無大害於其社稷可無亢也亢禦去煩宥善莫不競勸子其圖之固請諸楚楚人許之乃免叔孫【疏】注言不至其國

正義曰晉語趙文子謂叔孫曰子盍逃之對曰豹也受命於君以從諸侯之盟爲社稷也若魯有罪受盟者逃魯必不免是吾出而絕之也若爲諸侯戮魯誅盡矣必不加師請爲戮也是言不戮其使必伐其國也　注季孫至怨也

正義曰歷檢上世以來季孫出使不少於叔孫而云叔出季處從來久者季孫世為上卿法當上卿守國次卿出使以此為從來久耳必須使上卿者上卿非不使也　注汚勞事　正義曰處國之所辟者唯有辟勞事耳故以汚為勞事也言事之勞身若穢之汚物也　注言三至德時正義曰以傳言王伯故言三王下云虞有三苗則帝時亦有非獨三王也但王亦帝也故傳通言王耳　舉之表旗正義曰舉立也為立表貴賤之旌旗也故杜云旌旗以表貴賤　注二國至淮夷　正義曰二國皆嬴姓世本文也書序曰成王伐淮夷遂踐奄淮夷與奄同時伐之此徐奄連文故以為徐即淮夷賈逵亦然是相傳說也服虔云一曰魯公所伐徐戎也案費誓云淮夷徐戎並興孔安國云淮浦之夷徐州之戎並起為寇則徐亦非國名此徐是國名當謂淮浦之夷其國名徐書序舉其大號此傳言其國名也僖公時楚人伐徐杜云下邳僮縣東南有大徐城彼近淮旁成王時徐蓋亦在彼地也此傳所云四代有罪之

國其三苗與有扈徐奄尚書略有其事其觀與姺邳則史傳無文傳言王伯之令猶尚有此輩則此輩皆是王道盛明時諸侯也　封疆至辯焉　正義曰言封疆之相侵削何國無有此乃常事主領齊盟者誰能一一治之焉　去煩至競勸　正義曰不往討伐諸侯無煩是去煩也叔孫賢人令若赦之是宥善也德義如是餘人莫不競力勸慕爲善矣

令尹享趙孟賦大明之首章大明詩大雅首章言文王明明照於下故能赫赫盛於上令尹意在首章故特稱首章以自光大趙孟賦小宛之二章小宛詩小雅二章取其各敬爾儀天命不又言天命一去不可復還以戒令尹事畢趙孟謂叔向曰令尹自以爲王矣何如問將能成否對曰王弱令尹彊其可哉言可成雖可

不終趙孟曰何故對曰彊以克弱而安之彊不義也安於勝君是彊而不義不義而彊其斃必速詩曰赫赫宗周褒姒滅之彊不義也詩小雅褒姒周幽王后幽王惑焉而行不義遂至滅亡言雖赫赫盛彊不義足以滅之令尹爲王必求諸侯晉少懦矣懦弱也諸侯將往若獲諸侯其虐滋甚滋益也民弗堪也將何以終夫以彊取取不以道不義而克必以爲道以不義爲道道以淫虐弗可久已矣爲十三年楚弑靈王傳

疏注小宛至復還正

義曰詩序云大夫刺幽王也其二章云人之齊聖飲酒溫克彼昏不知壹醉日富各敬爾儀天命不又注云又復也今女君臣各敬愼威儀天命所去不復來也道以丕已矣正義曰以不義謂之爲道而淫虐爲之民所不堪不可久矣

夏四月趙孟叔孫豹曹大夫入于鄭會罷過鄭鄭伯兼享之子皮戒趙孟戒享期禮終趙孟賦瓠葉受所戒禮畢而賦詩瓠葉詩小雅義取古人不以微薄廢禮雖瓠葉兔首猶與賓客享之子皮遂戒穆叔且告之告以趙孟賦瓠葉穆叔曰趙孟欲一獻瓠葉詩義取尊物而以獻酬知欲一獻子其從之子皮曰敢乎言不敢穆叔曰夫人之所欲也

又何不敢夫人趙孟及享具五獻之籩豆於幕下朝聘之制大國之卿五獻趙孟辭趙孟自以今非聘鄭故辭五獻私於子産私語曰武請於冢宰矣冢宰子皮請謂賦瓠葉乃用一獻趙孟爲客禮終乃宴卿會公侯享宴皆折俎不體薦穆叔賦鵲巢鵲巢詩召南言鵲有巢而鳩居之喻晉君有國趙孟治之趙孟曰武不堪也又賦采蘩亦詩召南義取蘩菜薄物可以薦公侯享其信不求其厚曰小國爲蘩大國省穡而用之其何實非命穆叔言小國微薄猶蘩菜大國能省愛用之而不弃則何敢不從命穡愛也子皮賦野有

死麕之卒章野有死麕詩召南卒章曰舒而脫脫兮無感我帨兮無使尨也吠脫脫安徐帨佩巾義取君子徐以禮來無使我失節而使狗驚吠喻趙孟以義撫諸侯無以非禮相加陵趙孟賦常棣常棣詩小雅取其凡今之人莫如兄弟言欲親兄弟之國且曰吾兄弟比以安尨也可使無吠受子皮之詩穆叔子皮及曹大夫興拜三大夫皆兄弟國興起也舉兕爵曰小國賴子知免於戾矣兕爵所以罰不敬言小國蒙趙孟德比以安自知免此罰戮飲酒樂趙孟出曰吾不復此矣不復見此樂

疏注朝聘至五獻

正義曰周禮大行人稱上公饗餼九牢饗禮九獻侯伯七獻子男五獻皆獻同饗餼之數也案聘禮卿聘饗餼五牢

故卿皆五獻至春秋之時大國之卿乃得從卿禮若大國之卿依大國大夫之制唯三獻耳故杜此注云大國之卿五獻又昭六年傳注云大夫三獻是也　注卿會至禮薦

正義曰傳言禮終乃宴謂享禮既終即因而為宴不待異日也杜解享宴禮異所以得相因者以其殽俎同故也宣十六年傳云王享有體薦宴有折俎公當享卿當宴王室之禮也彼傳之意言享于公當依享法有體薦也享卿當如宴法有折俎也彼王自言之故云王室禮耳其實諸侯之待公卿禮亦當然以卿會公侯享宴皆折俎不體薦享宴俎同故得因行禮也

天王使劉定公勞趙孟於潁館於雒汭王周景王定公劉夏潁水出陽城縣雒汭在河南鞏縣南水曲流為汭劉子曰美哉禹功見河雒而思禹功明德遠矣微禹吾其魚乎吾與子弁冕端委

以治民臨諸侯禹之力也〔弁冕冠也端委禮衣言今得共服冠冕以國家者皆由禹之力〕子盍亦遠績禹功而大庇民乎〔勸趙孟使纂禹功〕對曰老夫罪戾是懼焉能恤遠吾儕偷食朝不謀夕何其長也〔言欲苟免目前不能念長久〕劉子歸以語王曰諺所謂老將知而耄及之者〔八十曰耄耄亂也〕其趙孟之謂乎為晉正卿以主諸侯而儕於隸人朝不謀夕〔言其自比於賤人而無遠慮之〕棄神人矣〔民為神主不恤民故神人皆去〕神怒民叛何

以能久趙孟不復年矣言將死不復見明年神怒不歆其祀民叛不即其事祀事不從又何以年爲此冬趙孟卒起本

疏注弁冕至之力正義曰冠者首服之揔名弁冕冠中之小別弁冕是首服端委是身服言弁冕端委揔舉冠衣而言非謂定公趙孟身所自衣也哀七年傳云大伯端委以治周禮仲雍嗣之斷髮文身以文身從彼之俗知端委是依禮之衣杜直言端委禮衣不知是何衣也名曰端委又無所說周禮司服於士服之下云其齊服有玄端素端鄭玄云謂之端者取其正也謂士之衣袂皆二尺二寸而屬幅是廣袤等也其袪尺二寸大夫以上侈之侈之者蓋半而益一焉半而益一則其袂三尺三寸袪尺八寸如鄭此言唯士服當端則大夫以上不復端也服虔云禮衣端正無殺故曰端文德之衣尚褒長故曰委案論語鄉黨非帷裳必殺之鄭玄

成太帷裳謂朝祭之服其制正幅如帷非帷裳者謂深衣削其幅縫齊倍要禮記深衣之制短不見膚長不被土然則朝祭之服當曳地服言是也　遠績禹功　正義曰績亦功也重其言耳遠績禹功者勸之為大功使遠及後世若大禹也謂勸武何不遠績大禹之績而立大功以庇民也　吾儕偷食　正義曰儕等也言吾等於彼卑賤苟且求食之人也　注言其至之心　正義曰趙孟自言吾儕偷食是自比於隸役賤人也在上位者當憂勞百姓卑賤之人勞身而已自比賤人是無憂民之心也

叔孫歸（虢會歸）曾夭御季孫以勞之旦及日中不出（恨季孫伐莒使己幾被戮）曾夭謂曾阜（曾阜叔孫家臣）曰旦及日中吾知罪矣魯以相忍為國也忍其外不忍其內焉用之（欲受楚戮是忍其外日中不出是不忍其內）阜曰數月於

外言叔孫勞役在外數月一旦於是庸何傷賈而欲贏而惡囂乎言譬如商賈求贏利者不得惡諠囂之聲阜謂叔孫曰可以出矣叔孫指楹曰雖惡是其可去乎乃出見之楹柱也以喻魯有季孫猶屋有柱

【疏】注言譬至之聲　正義曰言已伐莒求利而不得惡日中不出譬如商賈求利不得惡諠譁之聲以商賈在市市人多諠譁之聲

鄭徐吾犯之妹美犯鄭大夫公孫楚聘之矣楚子南穆公孫公孫黑又使強委禽焉禽鴈也納采用鴈犯懼告子產子產曰是國無政非子之患也唯所欲與犯請於二

子請使女擇焉皆許之子晳盛飾入布幣而出布陳贄幣子晳公孫黑子南戎服入左右射超乘而出女自房觀之曰子晳信美矣抑子南夫也言丈夫夫夫婦婦所謂順也適子南氏子晳怒既而櫜甲以見子南欲殺之而取其妻子南知之執戈逐之及衝擊之以戈衝交道子晳傷而歸告大夫曰我好見之不知其有異志也故傷大夫皆謀之子產曰

直鈞幼賤有罪罪在楚也（先聘子南直也子南用戈子皙直也子產力未能討故鈞其事歸罪於楚）乃執子南而數之曰國之大節有五女皆奸之（奸犯也）畏君之威聽其政尊其貴事其長養其親五者所以為國也今君在國女用兵焉不畏威也奸國之紀不聽政也（奸國之紀謂傷人）子皙上大夫女嬖大夫而弗下之不尊貴也幼而不忌不事長也（忌畏也）兵其從兄不養親也君曰余不女

忍殺宥女以遠勉速行乎無重而罪五月庚辰鄭放游楚於吳將行子產咨於大叔（大叔游楚之兄子）大叔曰吉不能亢身焉能亢宗（亢蔽也）彼國政也非私難也子圖鄭國利則行之又何疑焉周公殺管叔而蔡蔡叔（蔡放也）夫豈不愛王室故也吉若獲戾子將行之何有於諸游（為二年鄭殺公孫黑傳）

疏 夫夫至順也 正義曰夫如夫道當剛強也婦如婦節當柔弱也如是所謂順也曹大家女誡曰生男如狼猶恐其尪生女如鼠猶懼其武是[illegible]

欲剛而女欲柔也　𥻆管至蔡叔　正義曰說文云𥻆𣪠
之也從米殺聲然則𥻆字殺下米也𥻆爲放散之義故訓
爲放也隷書改作巳失本體𥻆字不復可識冩者全類蔡
字至有重爲一蔡字重點以讀之者尚書蔡仲之命云周
公乃致辟管叔于商囚蔡叔于郭鄰以車七乘孔安國云
囚謂制其出入郭鄰中國之外地名是放蔡叔之事也孔
唯言中國之外地不知在何方也　夫豈至故也　正義
曰夫謂周公也夫此周公豈不愛管蔡乎所以𥻆放之爲
王室故也　秦后子有寵於桓如二君於景　后子秦桓
公子景公母弟鍼也其權寵如兩君　其母曰弗去懼選　選數也恐景公數其罪而
加戮　癸卯鍼適晉其車千乘書曰秦伯之弟
鍼出奔晉罪秦伯也　罪失教　后子享晉侯　爲晉侯設

事禮造舟于河造舟爲梁通秦晉之道十里舍車一舍八乘爲八反之備自雍及絳雍絳相去千里用車八百乘歸取酬幣備九獻之儀始禮自齋其一故續送其八酬酒幣終事八反每十里以八乘車各以次載幣相授而還不徑至故言八反千乘用車八百乘其二百乘以自隨故言千乘傳言秦鍼之出極奢富以成禮欲盡敬於所赴

司馬侯問焉曰子之車盡於此而已乎

對曰此之謂多矣若能少此吾何以得見言己坐車多故出奔

女叔齊以告公叔齊司馬侯且曰秦公子必歸臣聞君子能知其過必有令圖令圖

天所賛也后子見趙孟趙孟曰吾子其曷歸問何時當歸對曰鍼懼選於寡君是以在此將待嗣君趙孟曰秦君何如對曰無道趙孟曰亡乎對曰何爲一世無道國未艾也艾絶也國於天地有與立焉言欲輔助之者多不數世淫弗能斃也趙孟曰天乎對曰有焉趙孟曰其幾何對曰鍼聞之國無道而年穀和熟天賛之也賛佐助也鮮不五稔鮮少也少尚當歷五年多則不啻

趙孟視蔭曰朝夕不相及誰能待五蔭日景也

趙孟意衰以日景自喻故言朝夕不相及誰能待五后子出而告人曰趙孟將死矣主民翫歲而愒日翫愒皆貪也其與幾何言不能久

疏癸卯至伯也　正義曰釋例曰秦伯有千乘之國不能容其母弟傳曰罪秦伯則鍼罪輕也言其對兄爲輕耳非無罪也公羊以爲仕諸晉謂之奔者譏秦伯有千乘之國不能容其母弟故謂之出奔也劉炫云奔者迫窘而去逃死四鄰不以禮出也今鍼適晉乃與母計議緩步而出實非奔也仲尼既書爲奔傳釋去罪秦伯秦伯不豫敎戒其弟不能早爲之所致奢富過度懼而去國罪其失兄之敎鍼不自知度亦是其罪歸罪秦伯言兄罪耳例曰以下同也　造舟于河　正義曰詩云造舟爲梁是比舟以爲橋也釋水云天子造舟李巡曰

比其舟而渡曰造孫炎曰比舟爲梁郭璞曰比船爲橋實
不解造義蓋造爲至義言船相至而並比也　注一舍至八
之備　正義曰直言十里一舍車不知每舍幾車以下言八
反知一舍八乘爲八反之具也　注備九至酒幣　正義
曰僖二十二年鄭享楚子爲九獻知此備九獻之儀也每
一獻酒必有幣隨之后子從始自齎其一以爲初獻故續
送其入也飲酒之禮主人初獻於賓賓酢主人主人受賓
之酢禮歆訖又飲乃酌以酬賓如是乃成爲一獻於酬之
時始有幣以勸飲故以爲酬酒幣也　注每十至所赴
正義曰服虔以爲每於十里置車一乘千里百乘以次相
授車疾皆日行一百六十里謂從絳向雍去而復還一享
之間八度至也然則千里之路往還八反車率日行一百
六十里計則一萬六千里雖追風逐日之足猶將不逮於
此后子之馬一何駛乎縱令如此纔可以章馬疾未足以
明車多司馬侯何以怪其車多而發問也杜以反者謂車
反復其故處耳每於十里[illegible]置車八乘后子初發幣則續行

自齎其一以爲初獻餘則以次續至至則車反比至竟終
八車皆反以此謂之八反非言反至雍也此幣發雍計已
多日故設享之初此八車之幣去絳不過一二十里耳便
之相續而來每獻皆到以示己之豪富故令漸送之也如
杜此言則后子預前約束使幣早發而來非臨享始取而
云歸取酬幣者后子必適晉多日然後設享非初至即享
君也爲享之具酒食之屬皆在絳備之其幣亦應於絳備
之乃遣還取秦國之幣故言歸取不言設享之日始歸取
也上云其車千乘下司馬侯問其車多則是見車多而發
問也故杜辨其車之所在千里用車八百乘其二百乘以
自隨故言千乘也傳說此車多之事者言秦鍼之出極奢
富以成禮盡敬於所赴之國故爲此以示豪也　國無至
五稔　正義曰國無道而歲又饑則君或早夭年穀和熟
是天佐助之故少猶五年多或不啻也期之五年者后子
之意耳襄二十七年傳云所謂不及五稔蓋古有此言也
趙孟至待五　正義曰趙孟自比於日景比景朝夕尚移

不能相及人命流去與此相似既無常定誰能待五鄭爲游楚亂故游楚子南六月丁巳鄭伯及其大夫盟于公孫段氏罕虎公孫僑公孫段印段游吉駟帶私盟于閨門之外實薰隧閨門鄭城門薰隧門外道名實之者爲明年子産數子晳罪稱薰隧盟起本公孫黑強與於盟使大史書其名且曰七子自欲同於六卿故曰七子子産弗討子晳強討之恐亂國晉中行穆子敗無終及羣狄于大原即大鹵也無終山戎崇卒也崇聚也將戰魏

舒曰彼徒我車所遇又阨（地險不便車）以什共車必克（更增十人以當一車之用）困諸阨又克（車每困於阨道今去車故爲必克）請皆卒（去車爲步卒）自我始乃毀車以爲行（魏舒先自毀其屬車爲步陳）五乘爲三伍（乘車者車三人五乘十五人今改去車更以五人爲伍分爲三伍）荀吳之嬖人不肯即卒斬以徇（魏舒輒斬之荀吳不恨所以能立功）爲五陳以相離兩於前伍於後專爲右角參爲左角偏爲前拒（皆臨時處置之名）以誘之翟人笑之（笑其失常）未陳而薄之大敗

之傳言荀吳能用善謀疏晉中至大原、正義曰釋例土地名以北戎山戎無終三名爲一北平有無終縣大原即大原郡晉陽縣是也計無終在大原東北二千許里遠就大原來與晉戰不知其何故也蓋與諸戎近晉者相率而共來也襄四年無終子遣使如晉請和諸戎則無終是其大者故顯言其國名也　以什共車必克　正義曰周禮十人爲什以一什之人共一車之地故必克也　爲五至前拒　正義曰五陳者即兩伍專參偏是也　相離者布置使相遠也服虔引司馬法云五十乘爲兩百二十乘爲伍八十一乘爲專二十九乘爲參二十五乘爲偏彼皆準車數多少以爲別名此傳去車用卒而有此名則此名不以車數爲別也杜云皆臨時處置之名其意不同服說則名與人數不可得知也周禮則五人爲伍二十五人爲兩無專參偏之名也

莒展輿立而奪羣公子秩公子召去疾于齊秋齊

公子鉏納去疾齊雖納去疾莒人先召之故從國逆例書入去疾奔齊在襄三十一年展輿奔吳吳外孫叔弓帥師疆鄆田因莒亂也此春取鄆今正其疆界於是莒務婁瞀胡及公子滅明以大厖與常儀靡奔齊三子展輿黨大厖常儀靡莒二邑君子曰莒展之不立弃人也夫奪羣公子秩是弃人可弃乎詩曰無競惟人善矣詩周頌言惟得人則國家彊

疏 詩曰至善矣 正義曰周頌烈文之篇也彼注云競彊也無彊乎維得賢人也得賢人則國家彊矣故天下諸侯順其所爲也

晉侯有疾鄭伯使公孫僑如晉聘

且問疾叔向問焉曰寡君之疾病卜人曰實沈臺駘爲祟史莫之知敢問此何神也子産曰昔高辛氏有二子伯曰閼伯季曰實沈（高辛帝嚳）居于曠林不相能也（曠林地闕）日尋干戈以相征討（尋〻用也）后帝不臧（后帝堯也臧善也）遷閼伯于商丘主辰（商丘宋地主祀辰星辰大火也）商人是因故辰爲商星（商人湯先相土封商丘因閼伯故國祀辰星）遷實沈于大夏主參（大夏今晉陽縣）唐人是因以服事夏商

唐人若劉累之等累遷魯縣此在大夏其季世曰唐叔虞唐人之季世其君曰叔虞當武王邑姜方震大叔邑姜武王后齊太公之女懷胎爲震大叔成王之弟叔虞夢帝謂己余命而子曰虞帝天取唐君之名將與之唐屬諸參而蕃育其子孫及生有文在其手曰虞遂以命之及成王滅唐而封大叔焉故參爲晉星叔虞封唐是爲晉侯由是觀之則實沈參神也昔金天氏有裔子曰昧爲玄冥師生允格臺駘金天氏帝少皡裔遠也玄冥水官昧爲水官之長

臺駘能業其官（纂昧之業）宣汾洮（宣猶通也汾洮二水名）障大澤（陂障之）以處大原（大原晉陽也臺駘之所居）帝用嘉之封諸汾川（帝顓頊）沈姒蓐黃實守其祀（四國臺駘之後）今晉主汾而滅之矣（滅四國）由是觀之則臺駘汾神也抑此二者不及君身山川之神則水旱癘疫之災於是乎禜之（有水旱之災則禜祭山川之神）

若臺駘者周禮四曰禜祭禜營攢用幣以祈福祥

日月星辰之神則雪霜風雨之不時於是乎禜之（星辰之神若實沈者）若君[illegible]

則亦出入飲食哀樂之事也山川星辰之神又何爲焉言實沈臺駘不爲君疾僑聞之君子有四時朝以聽政聽國政晝以訪問問可否夕以脩令念所施夜以安身於是乎節宣其氣宣散也勿使有所壅閉湫底以露其體湫集也底滯也露羸也壹之則血氣集滯而體羸露茲心不爽而昏亂百度茲此也爽明也百度百事之節今無乃壹之同四時也則生疾矣僑又聞之內官不及同姓內官嬪御其生不殖殖長也美先盡

矣則相生疾同姓之相與先美矣美極則盡盡則生疾君子是以惡之故志曰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違此二者古之所愼也壹四時取同姓二者古人所愼男女辨姓禮之大司也辨別也今君內實有四姬焉同姓姬四人其無乃是也乎若由是二者弗可爲也已爲治也四姬有省猶可無則必生疾矣擽異姓去同姓故言省叔向曰善哉肸未之聞也此皆然矣叔向出行人揮送之送叔向叔向問鄭故焉且

問子晳對曰其與幾何言將敗不久無禮而好陵人怙富而卑其上弗能久矣爲明年鄭殺公孫黑傳晉侯聞子產之言曰博物君子也重賄之

疏注后帝堯也　正義曰襄九年傳稱閼伯爲陶唐氏之火正知后帝是堯也　注商人至辰星　正義曰殷本紀稱相土契孫是湯之先也襄九年傳云閼伯居商丘祀大火相土因之故商主大火辰即大火星也故商人祀辰星商謂宋也宋商後故稱商人　注唐人至大夏正義曰謂之唐人當是陶唐之後二十九年傳云陶唐氏既衰其後有劉累知此唐人是彼劉累之等類也言等類者謂劉累後世子孫累雖遷魯縣子孫仍在大夏故歷夏及商世劉炫云彼稱累事孔甲下云遷于魯縣此云唐人是因以服事夏商則此居於大夏子孫終商不滅非累子

孫是其同族等類耳服虔以唐人即是劉累故杜顯而異之云累遷魯縣此在大夏　注唐人至叔虞　正義曰服虔以爲唐叔虞即下句邑姜所生者也杜以傳說唐人即云季世明季世是唐人之末世叔虞即唐人之末君矣邑姜之子叔虞乃是晉之始祖豈得以後世始封之君謂之前代之末世也故云唐人之季世其君曰叔虞帝命邑姜之子曰虞者將以唐國與之取唐君之名以爲名耳　注邑姜至叔虞　正義曰傳言武王邑姜繫之武王知是武王后也十二年傳稱呂級王舅級是齊大公之子丁公也級爲王舅知邑姜是大公之女也說文云娠女妊身動也從女辰聲是懷胎爲震震取動義字書以是女事故今字從女耳叔虞成王母弟晉世家文也　夢帝至曰虞　正義曰晉世家云初武王之與叔虞母會時夢天謂武王曰余命女生子名虞謂此夢爲武王之夢也若是武王之夢此傳直云武王方生大叔其文足矣何以須言邑姜方震也邑姜方震而夢明是邑姜夢矣安得以爲武王夢也薄

姬之夢龍據其心燕姞之夢蘭爲己子彼皆夢發於母此何
以夢發於父是馬遷之妄言耳服解此云己武王也是君非
而逐迷者也　注叔虞至晉侯　正義曰晉世家云唐叔子
燮是爲晉侯杜譜亦云燮父改爲晉侯則叔虞之身不稱晉
也叔虞爲晉之祖故言爲晉侯也　注金天至之長　正義
曰金天氏帝少皞帝系世本文也金天代號少皞身號月令於
冬云其神玄冥是玄冥爲水官也昧爲玄冥師師訓長也故云
昧爲水官之長二十九年傳云少皞氏有四叔脩及熙爲玄冥
昧爲金天裔子當是脩熙之後釋例曰脩及熙皆爲玄冥未
知昧爲誰之子或是其子孫也　宣汾洮　正義曰釋例曰
汾水出大原故汾陽縣至河東汾陰縣入河其洮水闕不知
所在當亦是晉地之水後世竭涸無其處耳　注帝顓頊
正義曰顓頊爲帝承金天之後臺駘是金天裔孫爲臣宜當
顓頊故以帝用嘉之爲顓頊嘉耳昧於金天巳云裔子臺駘
又是昧之所生則去少皞遠矣而帝系世本皆云少皞是[illegible]
帝之子顓頊是黃帝之孫臣世多而帝世少史籍散亡無可

檢勘此事未必然也舜例云案鯀則舜之五世從祖父也而
及舜共爲堯臣堯則舜之三從高祖而妻其女此史記之可
疑者也是皆疑不能決因舊說耳　山川至禜之　正義曰
水旱癘疫在地之災山川帶地故祭山川之神也雪霜風雨
天氣所降日月麗天故祭日月星辰之神也此因其所在分
繫之耳其實水旱癘疫亦是天氣所致雪霜風雨亦是在地
之災且雨之不時而致水旱水旱與雨不甚爲異而分言之
者據其雨不下而霖不止是雨不時也據其苗稼生死則爲
水與旱也禜是祈禱之小祭耳若大旱而雩則徧祭天地百
神不復別其日月與山川也　注有水至福祥　正義曰水
旱癘疫俱祭山川杜略癘疫而不言之耳杜言山川之神若
臺駘者下云星辰之神若實沈者言此禜祭祭其先世主山
川主星辰者之神耳非獨祭此山川星辰之神也計日月繇
其主之者以與星辰俱是天神連言之耳周禮大祝掌六祈
以同鬼神示一曰類二曰造三曰禬四曰禜五曰攻六曰說
鄭衆云禜日月星辰山川之祭也鄭玄云禜告之以時有災

[illegible]禜如日食以朱絲禜社也玄之此言取公羊為說莊二
十五年公羊傳曰日食以朱絲營社或曰脅之或曰為闇恐
人犯之故營之然社有形質故可朱絲營繞日月山川非可
營之物不得以此解禜也賈逵以為營欑用幣杜依用之日
月山川之神其祭非有常處故臨時營其地立欑表用幣告
之以祈福祥也欑聚也聚草木為祭處耳癘疫謂害氣流行
歲多疾病然則君身有病亦是癘氣而云不及君身者陳思
王以為癘疫之氣止害貧賤其富貴之人攝生厚者癘氣所
不及其事或當然也且子產知晉君之病不在於此故言二
者不及君身以病非癘疫故不須祭臺駘等也　若君至事
也○正義曰家語孔子曰飲食不時逸勞過度者病共殺之
逸云出入即逸勞也據國君之身則朝以聽政晝以訪問晝
問也夕以脩令夜以安身是入也　節宣其氣　正義曰以
時節宣散其氣也節即四時是也凡人形神有限不可久用
神久用則竭形大勞則敝不可以久勞也神不用則鈍形不
用則痿不可以久逸也固當勞逸更遞以宣散其氣朝以聽

或聽政久則疲疲則易之以訪問訪問久則倦倦則易之以脩
令脩令久則怠怠則易之以安身安身久則滯滯則易之以
聽政以後事改前心則本所以散其氣也　勿使至其體
正義曰壅謂障而不使行若土壅水也閉謂塞而不得出
若閉門戶也湫謂氣聚底謂氣止四者皆是不散之意也
氣不散則食不消食不消則食少食少則肌膚瘦肌膚瘦
則羸骨露也言人之養身當須宣散其氣勿使氣有壅閉
集滯以羸露其形體也　注湫集至羸露　正義曰服虔
云湫著也底止也杜云湫集也底滯也皆是以意訓耳壅
閉言其不得散出故以湫底爲集滯言氣聚集而停滯也
若以湫爲著則與止同義故易之以爲集其止滯亦同義
也上文所云四時之事若其壹之則血氣集滯使不得宣
散氣不散則體羸露也肥則膚肉厚骨不見瘦則肌膚薄
故體羸露羸露是露骨之名其義與倮相近倮露形也羸
露骨也瘦者必羸羸亦瘦之別名今晉侯壹之者注謂專
身親近婦人四時皆爾以恒安身不動故使氣集滯也

茲心至百度　正義曰形之與神相順而有形以神為主
神以形為宅形彊則神彊形羸則神弱神常隨形而盛衰
也既露其體則神識亦弱致使此心不明照察失宜而昏
亂百事之節度也　其生至生疾　正義曰此句重述不
及同姓之意言內官若取同姓則夫婦所以生疾性命不
得殖長何者以其同姓相與先美今既為夫妻又相寵愛
美之至極在先盡矣乃相厭患而生疾病非直美極惡生
疾病而已又美極驕寵更生妒害也故晉語云異姓則異
德異德則異類異類雖近男女相及以生民也同姓則同
德同德則同心同心則同志同志雖遠男女不相及畏瀆
故也瀆則生怨怨亂育災災育滅姓是故取女辟同姓畏
亂災也禮記大傳云百世而昏姻不通者周道然也然則
周法始如此耳前代則不然也蓋以前代敬簡未設禁防
周人以其慢瀆故立法以禁之犯之云違禮而娶則人神
不祐故所生不長也晉文姬姓而霸諸侯同姓未必皆不
殖此以禮法為言撮略大耳　注同姓至生疾　正義曰

劉炫云人之本心自然有愛愛之所及先及近親同姓是親之近者其愛之美必深是同姓之相與先自美矣若使又爲夫妻則相愛之美尤極極則美先盡矣美盡必有惡生故美盡則生疾此以禮爲防準致此意耳晉語云同

買妾至卜之　正義曰曲禮云取妻不取同姓故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鄭玄云爲其近禽獸也妾賤或時非媵取於賤者世無本繫也　四姬至疾矣　正義曰子產云四姬之外若有異姓之女接御於公減省公之寵愛於四姬之事如此猶可若無異姓之女減省公情專愛四姬則必由此故以生疾矣劉炫云子產言若於同姓不深病猶可差若於四姬有此省相見稀接御則此病猶尚可如無稀省恥之過度則必生疾

晉侯求醫於秦秦伯使醫和視之曰疾不可爲也是謂近女室疾如蠱蠱惑疾非鬼非食惑以喪

志惑女色而失志良臣將死天命不祐良臣不匡救君過故將死而不為天所祐公曰女不可近乎對曰節之先王之樂所以節百事也故有五節五聲之節遲速本末以相及中聲以降五降之後不容彈矣此謂先王之樂得中聲聲成五降而息也降罷退於是有煩手淫聲慆堙心耳乃忘平和君子弗聽也五降而不息則雜聲並奏所謂鄭衛之聲物亦如之言百事皆如樂不可失節至於煩乃舍也已無以生疾煩不舍則生疾君子之近琴瑟以儀

節也非以慆心也爲心之節儀使動不過度天有六氣謂陰
陽風雨晦明也降生五味謂金味辛木味酸水味鹹火味苦土味甘皆由陰陽風雨而生發
爲五色辛色白酸色青鹹色黑苦色赤甘色黃發見也徵爲五聲白聲商青聲角
黑聲羽赤聲徵黃聲宮徵驗也淫生六疾淫過也滋味聲色所以養人然過則生害六
氣曰陰陽風雨晦明也分爲四時序爲五
節六氣之化分而序之則成四時得五行之節過則爲菑陰淫寒疾
寒過則爲冷陽淫熱疾熱過則喘渴風淫末疾末四支也風爲緩急
雨淫腹疾雨濕之氣爲洩注晦淫惑疾晦夜也爲宴寢過節則心惑亂

明淫心疾[明晝也思慮煩多心勞生疾]女陽物而晦時淫則生內熱惑蠱之疾[女常隨男故言陽物家道常在夜故言晦時]今君不節不時能無及此乎出告趙孟趙孟曰誰當良臣對曰主是謂矣主相晉國於今八年晉國無亂諸侯無闕可謂良矣和聞之國之大臣榮其寵祿任其大節有菑禍興而無改焉[改改行以救菑]必受其咎今君至於淫以生疾將不能圖恤社稷禍孰大焉主

不能禦吾是以云也太主將死趙孟曰何謂蠱
對曰淫溺惑亂之所生也溺沈沒於耆欲於文皿蟲
爲蠱文字也皿器也器受蟲害者爲蠱穀之飛亦爲蠱穀久積則
變爲飛蟲名曰蠱在周易女惑男風落山謂之蠱
☶☴巽下艮上蠱巽爲長女爲風艮爲少男爲山少男而說長女非匹故惑山木得風而落皆同
物也物猶類也趙孟曰良醫也厚其禮而歸之
體脈之揔是謂至如蠱是謂近女室說此病之由由近女室爲此病也「正義曰女在房室故以室言之
又言疾如蠱言此疾似蠱疾也蠱者心志惑亂之疾若今昏狂失性其疾名之爲蠱公惑於女色失其常性如彼惑

蠱之疾也蠱是惑疾公心既惑即是蠱疾而云如蠱者蠱是失志之病名志之所失不獨爲女宣八年傳晉克有蠱疾者直是病而失性不由近女爲之此公淫而失志未全爲蠱故云如蠱　注蠱惑疾　正義曰和言公疾如蠱下云惑以喪志知蠱是心志惑亂之疾　非鬼至喪志　正義曰此說公病之狀病有鬼爲之者有食爲之者此病非鬼非食淫於女色情性惑亂以喪失志意也　先王至彈矣　正義曰女之爲節不可得說故以樂譬之先王之爲此樂也所以限節百種之事故爲樂有五聲之節爲聲有遲有速從本至末緩急相及使得中和之聲其曲既了以此罷退五聲既成中和罷退之後謂爲曲已了不容更復彈作以爲煩手淫聲鄭衛之曲也劉炫云言五降而息罷退者五聲一周聲下而息前聲罷退以待後聲非作樂息也樂曲成乃息非五聲一周得息也又傳於是至弗聽劉云此說降後不彈之意也五聲皆降則聲一成曲既未成當更從上始不以後聲來接前聲而容手妄彈擊是爲煩手

此手所擊非復正聲是爲淫聲淫聲之漫塞人心耳乃使人忘失平和之性故君子不聽也　注五降至之聲　正義曰五降不息則非復正聲手煩不已則雜聲並奏記傳所謂鄭衛之聲謂此也樂記云鄭衛之音亂世之音也又曰鄭音好濫淫志衛音促速煩志是言鄭衛之聲是煩手雜聲也　天有至六疾　正義曰上既以樂譬女乃云物亦如之至煩乃舍言用之有節也此又本諸上天言物皆不得過度也氣皆由天故言天有六氣也五味在地故云降生五味也五味是五行之味六氣共生五行故杜解五味皆由陰陽風雨晦明而生是言六氣共生之非言一氣生一行也味則嘗而可知未有形色可視發見而爲五色也色既不同其聲亦異從驗而爲五聲也此味聲色也皆本諸上天所以養人用之大過則生六種之疾　注謂金至而生　正義曰尚書洪範云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水曰潤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從革土爰稼穡潤下作鹹炎上作苦曲直作酸從革作辛稼

穡作甘孔安國云鹹水鹵所生也苦焦氣之味也酸木實之性也辛金之氣味也甘味生於百穀也是五味為五行之味也以五者並行於天地之間故洛書謂之五行物皆有本本自天來故言五者皆由陰陽風雨而生也是陰陽風雨晦明合雜共生五味若先儒以為雨為木味風為土味晦為水味明為火味陽為金味而陰氣屬天不為五味之主此杜所不用也洪範本文以生數為次水火木金土大禹謨六府之次水火金木土穀月令於四時之次木火土金水杜數五味之次金木水火土以五行相循更互相代其次不以為常隨便言耳此注所言五味五色五聲配五行者經傳多有之洪範是其本月令尤分明杜所解者皆依月令文也　注淫過至生害　正義曰此淫生六疾承氣味色聲之下則謂四者之過皆生疾也但醫和將說晦淫惑疾故下句特舉六氣之淫其言不及味與聲色故杜解以備之言滋味聲色所以養人然過則生疾以見淫生六疾非獨六氣生疾也但晉侯不以味聲色生疾故醫和

不言之耳　注六氣至之節　正義曰六氣並行無時止息但氣有溫暑涼寒分為四時春夏秋冬也序此四時以為五行之節計一年有三百六十五日序之為五行每行得七十二日有餘土無定方分主四季故每季之末有十八日為土正主日也

過則至心疾　正義曰上云淫生六疾揔謂氣味聲色此云過則為菑獨謂六氣過耳過即淫也故歴言六氣之淫各生疾也此六者陰陽風雨有多時有少時晦明則天有常度無多少時也今言淫者謂人受用此氣有過度者也陰過則冷陽過則熱風多則四支緩急雨多則腹腸洩注此四者雖各以其氣與人為病非其能自防護受之不多則得無此病也其晦明亦是天氣不以病人但人用晦明過度則人亦為病晦是夜也夜當安身女以宣氣近女過度則心惑亂也明是晝也晝以營務營務當用心思慮煩多則心勞敝也陰陽風雨當受之有節晦明當用之有限無節無限必為菑害故過則為菑也　注末四至緩急　正義曰人之身體頭為元首四支為末故以末為四支謂手

足也風氣入身則四支有緩急賈逵以末疾爲首疾謂風
眩也 女陽至之疾 正義曰男爲陽女爲陰女常隨男
則女是陽家之物也而晦夜之時用之若用之淫過則生
内熱惑蠱之疾以女陽物故内熱以晦時故惑蠱也晉語
云文子問醫和曰君其幾何對曰若諸侯服不過三年不
服不過十年過是晉之殃也孔晁云人雖有命荒淫者必
損壽無外患則亦必於内故三年死諸侯不服則思外患
損其内情故十年無道之君久在民上實國之殃也 淫
溺至生也 正義曰此淫謂淫於女也沒水謂之溺沒於
耆欲與溺水相似故淫溺連言之此論晉侯將爲蠱疾故
言淫溺惑亂之所生耳人自有無故失志志性恍惚不自
知者其疾名爲蠱蠱非盡由淫也以毒藥藥人令人不自
知者今律謂之蠱毒 楚公子圍使公子黑肱伯州犁城
犨櫟郟 黑肱王子圍之弟子晳也犨縣屬南陽郟縣
屬襄城櫟今河南陽翟縣三邑本鄭地

鄭人懼子產曰不害令尹將行大事謂將弒君而先除二子也二子謂黑肱伯州犁禍不及鄭何患焉冬楚公子圍將聘于鄭伍舉爲介未出竟聞王有疾而還伍舉遂聘十一月己酉公子圍至入問王疾縊而弒之縊絞也孫卿曰以冠纓絞之長歷推己酉十二月六日經傳皆言十一月月誤也遂殺其二子幕及平夏皆郟敖子右尹子干出奔晉子干王子比宮廄尹子晳出奔鄭因櫟城而去殺大宰伯州犁于郟葬

王于郟謂之郟敖郟敖楚子麇使赴于鄭伍舉問應爲後之辭焉問赴者對曰寡大夫圍伍舉更之曰共王之子圍爲長伍舉更赴辭使從禮此告終稱嗣不以其弑赴諸侯子干奔晉從車五乘叔向使與秦公子同食食祿同皆百人之餼百人一卒也其祿足百人趙文子曰秦公子富謂秦鍼富強秩祿不宜與子干同叔向曰底祿以德底致也德鈞以年年同以尊公子以國不聞以富且夫以千乘去其國彊禦已

甚詩曰不侮鰥寡不畏彊禦詩大雅侮陵也秦楚匹也使后子與子干齒以年齒爲高下而坐辭曰鍼懼選楚公子不獲是以皆來亦唯命不獲不得自安言俱弃事有優劣唯主人命所處謙辭且臣與羈齒無乃不可乎后子先來仕欲自同於晉臣爲主人子干後來奔以爲羈旅之客史佚有言曰非羈何忌忌敬也欲謙以自別楚靈王即位遠罷爲令尹遠啓彊爲大宰靈王公子圍也即位易名熊虔鄭游吉如楚葬郟敖且聘立君歸謂子產曰具行器矣行器

會備楚王汰侈而自說其事必合諸侯吾往無日矣子產曰不數年未能也為四年會甲傳

疏注謚絞至誤也　正義曰孫卿姓荀名況著書一部名荀卿子漢宣帝諱詢故轉為孫也下有十二月甲辰朔甲辰後五日得己酉故杜以長歷推己酉是十二月六日而此郟敖之卒經傳皆云十一月己酉杜謂十一月誤者止謂十一月不得有己酉以己酉為誤十一月非誤也必知然者若以為十二月己酉則六日己酉子干奔晉至晉猶見趙孟七日庚戌趙孟卒便是日相切迫無相見之理故知十一月為是己酉為誤劉炫以為杜云誤者以十一月為誤當云十二月而規杜氏非也劉炫規云杜言十一[illegible][illegible]當為十二月案下文趙孟庚戌卒便是郟敖今日死趙孟明日卒則子干奔晉不得見趙孟而議其祿故謂十一月是己酉字誤也　注百人至百人　正義曰百人為卒周

禮司馬序官文也祿足百人謂與之田取稅以共食足爲百人備也晉語稱秦后子楚公子干來仕叔向爲太傅實賦祿韓宣子問二公子之祿焉對曰大國之卿祿一旅之田上大夫一卒之田夫二公子者上大夫皆一卒可也

底祿至以尊 正義曰德大則官高官高則祿厚故致祿以德之小大爲差也年同以尊謂以官爲之尊卑也

非羇何忌 正義曰忌敬也史佚有言云非是羇客何須敬之言子干是客當須敬之我不敢與同是謙以自別也

十二月晉既烝 烝冬祭也 趙孟適南陽將會孟子餘 孟子餘趙衰趙武之曾祖其廟在晉之南陽溫縣往會祭之 甲辰朔烝于溫 趙氏烝祭甲辰十二月朔晉既烝趙孟乃烝其家廟則晉烝當在甲辰之前傳言十二月月誤 庚戌卒 十二月七日終劉定公秦后子之言 鄭伯如晉弔及雍乃

復弔逆氏蓋趙氏辭之而還傳言大夫還諸侯畏而弔之疏注孟子餘趙衰正義曰服虔以孟

爲趙盾子餘爲趙衰若其必然當先衰後盾何以先言孟

邑杜以孟子餘是趙衰一人蓋子餘是字孟是長幼之字

也 注趙氏至月誤 正義曰杜以十二月晉既烝趙孟

始適南陽則趙孟初行已是十二月也此句乃在甲辰朔烝

于溫案文言之則是來年正月朔也服虔去甲辰朔夏十

一月朔也若是夏十一月朔當於明年言之而此年說之

何也杜以服言不通故爲此解大晉既烝趙孟乃烝其家

廟則晉烝當在甲辰之前當言十一月傳言十二月月誤

也劉炫以爲晉烝及趙孟適南陽並在十二月之前文槩

十二月者欲見烝後即行先公後私十二月之文爲下甲

辰朔起本舉月還屬下明晉烝猶在朔前十二月非誤也

若必如劉言傳當云晉既烝趙孟適南陽將會孟子餘十

二月甲辰朔烝于溫是先公後私之義何須虛張十二

月於上遥爲甲辰朔起本傳文上下未有此例劉炫之言

非也

經二年春晉侯使韓起來聘夏叔弓如晉叔弓叔老子秋鄭殺其大夫公孫黑書名惡之薰隧盟子產不討遂以爲卿故書之

【疏】注書名至書之　正義曰傳稱子產數其罪是書名爲惡之也往年傳云子皙上大夫也則非卿非卿則不合書薰隧之盟子皙强與卿列子產不討即以爲卿故書之

冬公如晉至河乃復弔少姜也晉人辭之故還季孫宿如晉致襚服也公實以秋行冬還乃書

【疏】注致襚至乃書　正義曰傳稱季孫宿遂致服焉其致襚服也傳說此事文在冬上而經書在公如晉實以秋行至冬還乃書即書還時日月不復追言秋故文在冬也

得二年春晉侯使韓宣子來聘公即位故且告爲政而來見禮也代趙武爲政雖盟主而脩好同盟故曰禮觀書於大史氏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易象上下經之象辭魯春秋史記之策書春秋遵周公之典以序事故曰周禮盡在魯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也易象春秋文王周公之制當此時儒道廢諸國多闕唯魯備故宣子適魯而說之公享之季武子賦緜之卒章緜詩大雅卒章義取文王有四臣故能以緜緜致興盛以晉侯比文王以韓子比四臣韓子賦角弓角弓詩小雅取其兄弟昏姻無胥遠矣言兄弟之國宜相親

季武子拜曰敢拜子之彌縫敝邑寡君有望矣彌縫猶補合也謂以兄弟之義武子賦節之卒章節詩小雅卒章取式訛爾心以畜萬邦以言晉德可以畜萬邦既享宴于季氏有嘉樹焉宣子譽之譽其好也武子曰宿敢不封殖此樹以無忘角弓封厚也殖長也遂賦甘棠甘棠詩召南召伯息於甘棠之下詩人思之而愛其樹武子欲封殖嘉樹如甘棠以宣子比召公宣子曰起不堪也無以及召公

疏注公即位故 正義曰傳言且告爲政而來見則其來非獨爲爲政故知主爲公即位故也襄元年傳曰凡諸侯即位小國朝之大國聘焉是也 注代趙武爲政

正義曰五年傳曰韓起之下有趙成中行吴魏舒范鞅知盈則六者三軍之將佐也韓起代趙武將中軍趙成繼父爲卿代韓起也　觀書至王也　正義曰大史之官職掌書籍必有藏書之處若今之秘閣也觀書於大史氏者氏猶家也就其所司之處觀其書也見易象易象魯無增改故不言魯易象其春秋用周公之法書魯國之事故言魯春秋也魯國寳文王之書遵周公之典故云周禮盡在魯矣文王周公能制此典因見此書而追歎周德吾乃於今日始知周公之德以周公制春秋之法故也與周之所以得王天下之由由文王有聖德能作易象故也此二書晋國亦應有之韓子舊應經見而至魯始歎之乃云今知者因味其義而善其人非爲素不見也　注易象至魯矣

正義曰易有六十四卦分爲上下二篇及孔子又作易傳十篇以翼成之後世謂孔子所作爲傳謂本文爲經故云上下經也易文推演爻卦象物而爲之辭故易繫辭云八卦成列象在其中又云易者象也是故謂之易象孔子述

卦下挖辭謂之爲彖述爻下別辭謂之爲象以其無所分別故別立二名以辨之其實卦下之語亦是象物爲辭故二者俱爲象也定四年傳稱分魯公以備物典策所言典策則史官書策之法若發凡言例皆是周公制之周衰之後諸國典策各違舊章唯魯春秋遵此周公之典以序時事故云周禮盡在魯矣　注易象至說之　正義曰易象文王所作春秋周公垂法故杜雙舉釋之云易象春秋文王周公之所制也易繫辭云易之興也其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當文王與紂之事邪鄭玄云據此言以易是文王所作斷可知矣且史傳讖緯皆言文王演易演謂爲其辭以演說之易經必是文王作也但易之爻辭有箕子之明夷利貞箕子明傷乃在武王之世文王不得言之又云王用亨于岐山又云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實受其福二者之意皆斥文王若是文王作經無容自伐其德[illegible]先代大儒鄭衆賈逵等或以爲卦下之彖辭文王所作爻下之象辭周公所作雖復紛競大久無能決當是非杜今

彖舉並釋似同鄭說也然據傳先言易象後言春秋則應先云周之所以王與周公之德也令傳乃先云周公之德者易象諸國同有其春秋獨遵周公典法韓子美周禮在魯故先言周公之德　注文王有四臣　正義曰緜詩云予曰有疏附予曰有先後予曰有奔奏予曰有禦侮注云率下親上曰疏附相道前後曰先後喻德宣譽曰奔奏武臣折衝曰禦侮　注譽其好也　正義曰服虔云譽游也宣子游其樹下夏諺曰一游一譽爲諸侯度所引夏諺孟子文也若是游於其下宣子本自無言武子何以輒對故杜以爲譽其美好也　宣子遂如齊納幣爲平公聘少姜　見子雅子雅召子旗子旗子雅之子　使見宣子宣子曰非保家之主也不臣志慕亢　見子尾子尾見彊彊子尾之子　宣子謂之如子

旗亦不臣大夫多笑之唯晏子信之曰夫子

君子也夫子韓起君子有信其有以知之矣爲十

年齊欒施高疆來奔張本自齊聘於衛衛侯享之北宮文

子賦淇澳淇澳詩衛風美武公也言宣子有武公之德宣子賦木瓜

木瓜亦衛風義取於欲厚報以爲好夏四月韓須如齊逆女須起之

子光少姜齊陳無宇送女致少姜少姜有寵於

晉侯晉侯謂之少齊爲立別號所以寵異之謂陳無宇

非卿欲使齊以適夫人禮送少姜執諸中都中都晉邑在西河界休縣東南少

姜爲之請曰送從逆班班列也畏大國也猶有所易是以亂作韓須公族大夫陳無宇上大夫言齊畏晉改易禮制使上大夫送遂致此執辱之罪蓋少姜謙以示識

疏注爲立至異之 正義曰婦人稱姓姜是其常蓋以其齊女故以齊爲別號所以寵異之言少姜少齊蓋本字爲少也服虔云所以寵異不與齊衆女字等言齊國如此好女甚少送從逆班 正義曰昏禮諸侯以下法當親迎有故得使卿明是使上卿也桓三年傳例云凡公女嫁于敵國姊妹則上卿送之以禮於先君公子則下卿送之於大國雖公子亦上卿送之是送者與逆者俱爲上卿是送者依逆者班列若公子嫁於敵國及姊妹嫁於小國皆下卿送之是降逆者一等公子嫁於小國上大夫送之是降逆者二等也若晉以少姜爲夫人當以上卿逆齊當以上卿送是本送逆同班少姜據多言之故云送從逆班或可晉使公族

大夫逆少姜元不以夫人之禮則同妾媵之屬送者皆從逆者班次不與桓三年逆夫人之禮同少姜據此而言故云送從逆班也劉炫云昏禮諸侯以下法當親迎有故得使卿明是使上卿也凡例云凡公女嫁于敵國姊妹則上卿送之公子則下卿送之是送卑於逆者一等故云送者從逆者之班次言當卑於逆者也

叔弓聘于晉報宣子也（此春韓宣子來聘）晉侯使郊勞（聘禮賓至近郊君使卿勞之）辭曰寡君使弓來繼舊好固曰女無敢為賓徹命於執事敝邑弘矣（徹達也）敢辱郊使請辭（辭郊勞）致館辭曰寡君命下臣來繼舊好好合使成臣之祿也（得通君命則於己為

榮祿敢辱大館敢不敢叔向曰子叔子知禮哉吾聞之曰忠信禮之器也卑讓禮之宗也宗猶主也辭不忘國忠信也謂稱舊好先國後己卑讓也始稱敝邑之弘先國也次稱臣之祿後己也詩曰敬慎威儀以近有德夫子近德矣詩大雅秋鄭公孫黑將作亂欲去游氏而代其位游氏大叔之族黑爲游楚所傷故欲害其族傷疾作而不果前年游楚所擊創駟氏與諸大夫欲殺之駟氏黑之族子產在鄙聞之懼弗及乘遽

而至（遽傳驛）使吏數之（責數其罪）曰伯有之亂（在襄三十一年）以大國之事而未爾討也（爾共大國之命不暇治女罪）爾有亂心無厭國不女堪專伐伯有而罪一也昆弟爭室而罪二也（謂爭徐吾犯之妹）薰隧之盟女矯君位而罪三也（謂使大史書七子）有死罪三何以堪之不速死大刑將至再拜稽首辭曰死在朝夕無助天為虐子產曰人誰不死凶人不終命也作凶事為凶人不

助天其助凶人乎請以印爲褚師印子皙之子褚師市官子產曰印也若才君將任之不才將朝夕從女女罪之不恤而又何請焉不速死司寇將至七月壬寅縊尸諸周氏之衢衢道也加木焉書其罪於木以加尸上【疏】注遽傳驛 正義曰釋言云馹遽傳也孫炎曰傳車驛馬也 死在至爲虐 正義曰言我創疾見作死在朝夕之閒天已虐我無更助天爲虐也 注褚師市官 正義曰蓋相傳說也 晉少姜卒公如晉及河晉侯使士文伯來辭曰非伉儷也晉侯溺於所幸爲少姜行夫人之服故諸侯弔不敢以私煩諸侯故止之請君

無辱公還季孫宿遂致服焉致少姜之襚服公以未秋行始冬還乃書之故經在冬叔向言陳無宇於晉侯曰彼何罪彼無宇君使公族逆之齊使上大夫送之猶曰不共君求以貪國則不共逆卑於送是晉國不共而執其使君刑已頗何以為盟主頗不平且少姜有辭謂請無宇之辭冬十月陳無宇歸晉侯赦之十一月鄭印段如晉弔弔少姜

【疏】非伉儷也　正義曰成十一年注云伉敵也儷耦也言少姜是妾非敵身相耦之人也少姜是妾杜言晉侯為少姜行夫人之服者以明年傳云寡君在縗絰之中知其為之服也

經三年春王正月丁未滕子原卒襄二十五年盟重丘

疏注襄二至重丘　正義曰杜世族譜滕成公是文公之子成十六年滕子卒自爾以來襄五年盟于戚九年于戲十一年于亳城北十九年于祝柯二十年于澶淵二十五年于重丘皆書滕俱在凡六同盟但經傳更無明文未知皆是滕成公以否杜氏意疑故指重立近者而言劉炫以爲皆是滕成公而規杜氏非也

夏叔弓如滕五月葬滕成公卿共小國之葬禮過厚葬襄公滕子來會故魯厚報之

秋小邾子來朝八月大雩冬大雨雹無傳記災

北燕伯款出奔齊不書大夫逐之而言奔罪之也書名從告

疏注不書至從告　正義曰傳稱燕大夫比以殺公之外嬖公懼奔齊是被逐而出非自去也傳又云書曰北燕伯款

出奔齊罪之是仲尼竊意不書大夫逐之而言其自奔是罪之也釋例曰諸侯奔亡皆迫逐而苟免非自出也傳稱孫林父甯殖出其君名在諸侯之策此以臣名赴告之文也仲尼之經更沒逐者主名以自奔為文責其君不能自安自固所犯非徒所逐之臣也衛赴不以名而燕赴以名各隨赴而書之義在彼不在此也傳不發於蔡朱衛衎而發於燕款者款罪輕於衛衎而重於蔡朱故舉中示例以兼通上下也晉悼感衛衎而發問師曠侍其目盲因問以極言且明君不能君故臣亦不能臣罪不純在臣也杜言在彼不在此者書其出奔已是罪賊不假書名以見罪故名與不名皆從本赴不復更見義也

傳三年春王正月鄭游吉如晉送少姜之葬梁丙與張趯見之二子晉大夫梁丙曰甚矣哉

子之爲此來也（卿共妾葬過禮甚）子大叔曰將得已乎（言不得止）昔文襄之霸也（晉文公襄公）其務不煩諸侯令諸侯三歲而聘五歲而朝有事而會不協而盟（明王之制歲聘間朝在十三年今簡之）君薨大夫弔卿共葬事夫人士弔大夫送葬（先王之制諸侯之喪士弔大夫送葬在三十年蓋時俗過制故文襄雖節之猶過於古）足以昭禮命事謀闕而已（朝聘以昭禮盟會以謀闕）無加命矣（命有常）今嬖寵之喪不敢擇位而數於守適（不敢以其位卑而令禮數如守適）

適夫人然則時適夫人之喪弔送之禮以過文襄之制 唯懼獲戾豈敢憚煩少齊有寵而死齊必繼室繼室復薦女 今茲吾又將來賀不唯此行也張趯曰善哉吾得聞此數也然自今子其無事矣譬如火焉火心星 火中寒暑乃退心以季夏昏中而暑退季冬旦中而寒退 此其極也能無退乎晉將失諸侯諸侯求煩不獲言將不能復顧諸侯 二大夫退子大叔告人曰張趯有知其猶在君子之後乎譏其無隱諱

疏 文襄之霸也 正義

以襄是文公子能繼父業故連言之其命朝聘之數存於禮
之使皆文公令之非襄公也　注明王至簡之　正義曰
十三年傳云明王之制使諸侯歲聘以志業間朝以講禮
再朝而會以示威再會而盟以顯昭明彼謂諸侯於天子
朝聘會盟之數計十二年而有八聘四朝再會一盟此說
文襄之霸令諸侯者謂令諸侯朝聘霸主大國之法也諸
侯朝天子因朝而爲盟會所以同好惡獎王室霸主之合
諸侯不得令其同盟以獎己故令有事而會不協而盟不
復設年限之期周室既衰政在霸主霸主不可自同天子
以明王舊制大煩諸侯不敢依用故設此制以簡之　令
嬖至守適　正義曰令嬖寵賤妾之喪不敢共擇妾位卑
賤而令禮數與同於守適夫人也言守適者夫守外職妻
守內職言夫人守內官之適長故以守適言夫人也文襄
之制夫人喪士弔大夫送葬今游吉御也而亦同於守適
則於時適夫人喪已令卿送葬矣故杜云然則時適夫人
之喪弔送之禮以過文襄之制也刻妙去不共擇取使人

於卑賤之位而禮數同於守內官之適夫人也　注心以至寒退　正義曰月令季夏之月日在柳昏心中旦奎中季冬之月日在婺女昏婁中旦氐中氐後即次房心是季冬旦火中也　丁未滕子原卒同盟故書名　同盟於襄之世亦應從同盟之禮故傳發之



注同盟至發之　正義曰文三年王子虎卒傳曰叫如同盟禮也杜云王子虎與僖公同盟于翟泉文公是同盟之子故赴以名然則與其父盟得以名赴其子於子虎之卒既已發傳而此復發者以子虎非諸侯又滕入春秋以來未嘗書滕子名故於此重發傳也　齊侯使晏嬰請繼室於晉　復以女繼少姜　曰寡君使嬰曰寡人願事君朝夕不倦將奉質幣以無失時則國家多難是以不獲　不得

自來不腆先君之適謂少姜以備內官焜燿寡人之望則又無祿早世隕命寡人失望君若不忘先君之好惠顧齊國辱收寡人徼福於大公丁公徼要也二公齊先君言收恤寡人則先君與之福也照臨敝邑鎮撫其社稷則猶有先君之適適夫人之女及遺姑姊妹遺餘也若而人言如寡人不敢斥君若不棄敝邑而辱使董振擇之以備嬪嬙寡人之望也董正也振整也嬪嬙婦官韓宣子使叔向對曰寡君

之願也寡君不能獨任其社稷之事未有伉儷在縗絰之中是以未敢請制夫人之服則葬訖君臣乃釋服君有辱命惠莫大焉若惠顧敝邑撫有晉國賜之內主豈唯寡君舉羣臣實受其貺其自唐叔以下實寵嘉之唐叔晉之祖既成昏許昏成晏子受禮受賓享之禮叔向從之晏相與語叔向曰齊其何如問與衰晏子曰此季世也吾弗知齊其爲陳氏矣不知其他但知齊將爲陳

公棄其民而歸於陳氏棄民不恤齊舊四量豆區釜鍾四升為豆各自其四以登於釜四豆為區區斗六升四區為釜釜六斗四升登成也釜十則鍾六斛四斗陳氏三量皆登一焉鍾乃大矣登加也加一謂加舊量之一也以五升為豆五豆為區五區為釜則區二斗釜八斗鍾八斛以家量貸而以公量收之貸厚而收薄山木如市弗加於山魚鹽蜃蛤弗加於海賈如在山海不加貴民參其力二入於公而衣食其一言公重賦斂公聚朽蠹而三老凍餒三老謂上

壽中壽下壽皆八十已上不見養遇國之諸市屨賤踊貴踊刖足者屨言刖多民人痛疾而或燠休之燠休痛念之聲謂陳氏也其愛之如父母而歸之如流水欲無獲民將焉辟之箕伯直柄虞遂伯戲四人皆舜後陳氏之先其相胡公大姬已在齊矣胡公四人之後周始封陳之祖大姬其妃也言陳氏雖為人臣然將有國其先祖鬼神已與胡公共在齊叔向曰然雖吾公室今亦季世也戎馬不駕卿無軍行言晉衰弱不能征討救諸侯公乘無人卒列無長百人為卒言人皆非其人非其長庶民罷

敝而宮室滋侈（滋益也）道殣相望（餓死為殣）而女富溢尤（女嬖寵之家）民聞公命如逃寇讎欒郤胥原狐續慶伯降在皁隸（八姓晉舊臣之族也皁隸賤官）政在家門（大夫專政）民無所依君日不悛以樂慆憂（慆藏也悛改也）公室之卑其何日之有（言今至）讒鼎之銘（讒鼎鼎名也）曰昧旦丕顯後世猶怠（昧旦早起也丕大也言夙興以務大顯後世猶解怠）況日不悛其能久乎晏子曰子將若何（問何以免此難）叔向曰晉之公族盡矣肸

之公室將卑其宗族枝葉先落則公從之肸之宗十一族（同祖為宗）唯羊舌氏在而已肸又無子（無賢子）公室無度（無法度）幸而得死（言無以壽終為幸）豈其獲祀（言必不得祀）初景公欲更晏子之宅曰子之宅近市湫隘囂塵不可以居（湫下隘小囂聲塵土）請更諸爽塏者（爽明塏燥）辭曰君之先臣容焉（先臣晏子之先人）臣不足以嗣之於臣侈矣（侈奢也）且小人近市朝夕得所求小人之利也敢煩

里旅（旅衆也不敢勞衆爲已宅）公笑曰子近市識貴賤乎對曰既利之敢不識乎公曰何貴何賤於是景公繁於刑（繁多也）有鬻踊者故對曰踊貴屨賤既已告於君故與叔向語而稱之（傳譏晏子令不與張趯同譏）景公爲是省於刑君子曰仁人之言其利博哉晏子一言而齊侯省刑詩曰君子如祉亂庶遄已（詩小雅如行也祉福也遄疾也言君子行福則庶幾亂疾止也）其是之謂乎及晏子如晉公更其宅

反則成矣既拜
拜謝新宅
乃毀之而爲里室皆如其舊
本壞里室以大晏子之宅故復之
則使宅人反之
還其故室
且諺曰非宅是卜唯鄰是卜
卜良鄰
二三子先卜鄰矣
二三子謂鄰人
違卜不祥君子不犯非禮
去儉即奢爲非禮
小人不犯不祥古之制也吾敢違諸乎卒復其舊宅公弗許因陳桓子以請乃許之
傳言齊晉之衰賢臣懷憂且言陳氏之興

焜燿寡人之望
正義曰服虔云燿照也焜明也言得備妃嬪之列照明己之意望也
及遺姑姊妹
正義曰姑姊妹亦先君之女也上云先君之適適謂適夫人所生及遺姑姊

妹語非夫人所生者也　注蓋正至婦官　正義曰蓋正
釋詁文也振爲整理之意言正整選擇亦精審也周禮天
子有九嬪嬪是婦官亦嬙亦婦官哀元年傳說夫差宿有
妃嬙嬪御焉蓋周末婦宮有此名也漢成帝時匈奴來朝
詔以掖庭王嬙賜之是名因於古也　未有伉儷　正義
曰少姜本非正夫人而云未有伉儷者蓋晉侯當時無正
夫人比繼室者使韓起上卿逆之鄭罕虎如晉賀之則彼
娶者爲夫人也　舉羣臣　正義曰舉亦皆之義言舉朝
羣臣也　鍾乃大矣　正義曰陳氏三量皆登其一則釜
爲八斗陳氏亦自依釜數釜十爲鍾比於齊之舊鍾不言
四而加一故云鍾乃大矣言其大於齊鍾明亦自十其釜
也　山木至於海　正義曰如訓往也言將山木往至市
也於木既云如市魚鹽蜃蛤亦如市可知蒙上文也　注
三老至養遷　正義曰服虔云三老者工老商老農老案
民有四民其老無別不宜以三種之民爲三老且士之老
者亦應須恤不當獨遺士也故杜以爲上中下壽言皆八

十以上則上壽百年以上中壽九十以上下壽八十以上
此亦以意言之釋此文耳不通於餘文也若秦伯謂蹇叔
云中壽爾墓之木拱矣不言九十而死木已拱矣 注燠
休至氏也 正義曰賈逵云燠厚也休美也服虔云燠休
痛其痛而念之若今時小兒痛父母以口就之曰燠休代
其痛也杜云燠休痛念之聲其意如服言也此民人痛疾
承踊貴之下以其傳文相近無所分別故言謂陳氏也
注四人至之先 正義曰論陳氏而言此四人知四人皆
陳氏之先也八年傳云舜重之以明德寘德於遂遂世守
之及胡公不淫遂在舜之後知四人皆舜之後世數遠近
不可復知也 其相至齊矣 正義曰杜不解相服虔云
相隨也蓋相訓為助不為隨也言箕伯四人其皆助胡公
大姬神氣已在齊矣神之在否不可測度而晏子為此言
者以陳氏必興姜姓必滅示已審見其事故言先神歸之
其實神歸以否非晏子所能知也今定本相作祖 注八
姓至賤官 正義曰此八姓之先欒郤胥原狐先皆卿也

簡伯即鄭伯宗亦見於傳先皆大夫也　以樂慆憂
正義曰劉炫云慆慢也好音樂而慢易憂禍也杜以慆爲
藏當讀如弓韜之韜言以音樂樂身埋藏憂愁於樂中猶
古詩云埋憂地下也　注讒鼎名也　正義曰服虔云讒
鼎疾讒之鼎明堂位所云崇鼎是也一云讒地名禹鑄九
鼎於甘讒之地故曰讒鼎二者並無案據其名不可審知
故杜直云鼎名而已　肸之宗十一族　正義曰世族譜
云羊舌氏晉之公族也羊舌其所食邑名唯言晉之公族
不知出何公也杜云同祖爲宗謂同出一公有十一族也
譜又云或曰羊舌氏姓李名果有人盜羊而遺其頭不肯
不受受而埋之後盜羊事發辭連李氏李氏掘羊頭示之
以明己不食唯識其舌存得免號曰羊舌氏杜言或曰者
書有此說杜所不從記異聞耳　注爽明塏燥　正義曰
塏是高地故爲燥也以所居下濕塵埃故欲更於明燥之
處晏子春秋云將更於豫章之圃豫章之圃高燥之地也
注傳護晏子　正義曰傳護晏子故爲發此傳而設意

亦言己國傳雖無說若亦嘗以諫君故無譏也夏四月鄭伯如晉公孫段相甚敬而卑禮無違者晉侯嘉焉授之以策策賜命之書曰子豐有勞於晉國子豐段之父余聞而弗忘賜女州田州縣今屬河內郡以胙乃舊勳伯石再拜稽首受策以出君子曰禮其人之急也乎伯石之汰也汰驕也一爲禮於晉猶荷其祿況以禮終始乎詩曰人而無禮胡不遄死其是之謂乎初州縣欒豹之邑

也豹欒盈族及欒氏已范宣子趙文子韓宣子皆欲之文子曰温吾縣也州本屬温温趙氏邑二宣子曰自郤稱以別三傳矣郤稱晉大夫始受州自是州與温別至今傳三家晉之別縣不唯州誰獲治之言縣邑旣別甚多無有得追而治取之文子病之乃舍之二子曰吾不可以正議而自與也皆舍之及文子爲政趙獲曰可以取州矣獲趙文子之子文子曰退使獲退也二子之言義也二子二宣子也違義禍也余不能治余縣又

焉用州其以徼禍也君子曰弗知實難惠不知禍所起知而弗從禍莫大焉有言州必死豐氏故主韓氏故猶舊也豐氏至晉舊以韓氏爲主人伯石之獲州也韓宣子爲之請之爲其復取之之故後若還晉因自欲取之爲七年豐氏歸州張本

疏子豐至晉國　正義曰服虔云鄭僖公之爲大子子豐與之俱適晉訃從大子一朝於晉不足以爲勞也或當別有功勞事無所見故杜不解之

五月叔弓如滕葬滕成公子服椒爲介及郊遇懿伯之忌敬子不入忌怨也懿伯椒之叔父敬子叔弓也叔弓禮椒爲之辟仇惠伯曰公

事有公利無私忌椒請先入乃先受館敬子從之惠伯子服椒也傳言叔弓之有禮

疏五月至成公○正義曰經書夏叔弓如滕五月葬滕成公今傳文叔弓如滕亦在五月之下杜於桓十六年注引此事以爲本事異所書之故或言月或言時事異故文異其實叔弓亦以五月行也劉炫云叔弓以四月發魯滕以五月葬君叔弓書始行之月滕書實葬之月故書經異文也傳述過諱之事并就葬月言耳

子服至不入○正義曰檀弓下云滕成公之喪使子叔敬叔弔進書子服惠伯爲介及郊爲懿伯之忌不入惠伯曰政也不可以叔父之私不將公事遂入敬叔即此敬子也懿伯是惠伯之叔父爲人所殺及滕郊過懿伯之忌逢其諱也敬叔不入以禮惠伯欲使惠伯報叔父之讎殺彼人也惠伯以公義不可先入受館記文雖字有小異意與傳同而鄭玄注云敬叔有怨於懿伯難惠伯故不入又云敬叔於昭穆以

懿伯爲叔父其言差錯不可顯解是鄭之謬也　注忌怨至辟仇　正義曰記云不可以叔父之私知懿伯是椒之叔父也叔弓不入者禮椒也爲椒有辟仇之恥禮之欲使殺之　懿伯至從之　正義曰檀弓云子夏請問居昆弟之仇如之何曰仕不與共國銜君命而使雖遇之不鬬鄭玄云爲負而廢君命也叔父之與昆弟親疏同耳故有公利無私忌辟仇非恥故椒請先入也

晉韓起如齊逆女爲平公逆公孫蠆爲少姜之有寵也以其子更公女而嫁公子更嫁公女人謂宣子子尾欺晉晉胡受之宣子曰我欲得齊而遠其寵寵將來乎寵謂子尾

秋七月鄭罕虎如晉賀夫人且告曰楚

人曰徵敝邑以不朝立王之故（楚靈王新立）敝邑之往則畏執事其謂寡君而固有外心其不往則宋之盟云（云交相見）進退罪也寡君使虎布之（布陳也）宣子使叔向對曰君若辱有寡君在楚何害脩宋盟也君苟思盟寡君乃知免於戾矣君若不有寡君雖朝夕辱於敝邑寡君猜焉（猜疑也）君實有心何辱命焉（言若有事晉心至楚可不須告）君其往也苟有寡君在楚

猶在晉也張趯使謂大叔曰自子之歸也歸在此年春小人糞除先人之敝廬曰子其將來今子皮實來小人失望大叔曰吉賤不獲來賤非上卿畏大國尊夫人也且孟曰而將無事吉庶幾焉孟張趯也庶幾如趯言疏吉賤不獲來正義曰張趯自晉使告大叔大叔在鄭遙報趯語而云不獲來者教使者報趯作至晉時語故云不獲來今人之語猶然小邾穆公來朝季武子欲卑之不欲以諸侯禮待之穆叔曰不可曹滕二邾實不忘我好敬以逆之猶懼

其貳又卑一睦焉一睦謂小邾逆羣好也其如舊而加敬焉志曰能敬無災又曰敬逆來者天所福也季孫從之【疏】注一睦謂小邾正義曰睦親也言曹滕二邾皆親魯小邾是親魯者之一國也八月大雩旱也齊侯田於莒莒齊東竟盧蒲嫳見泣且請曰余髮如此種種余奚能爲嫳慶封之黨襄二十八年放之於竟種種短也自言衰老不能復爲害公曰諾吾告二子二子子雅子尾歸而告之子尾欲復之子雅不可曰彼其髮短而心甚

長其或寢處我矣言不可信九月子雅放盧蒲嫳于北燕恐其復作亂疏正義曰放盧蒲嫳于北燕前已在竟今復徙之遠國也

燕簡公多嬖寵欲去諸大夫而立其寵人冬燕大夫比以殺公之外嬖比相親比公懼奔齊書曰北燕伯款出奔齊罪之也款罪輕於衞衎重於蔡朱故舉中示例

十月鄭伯如楚子產相楚子享之賦吉日吉日詩小雅宣王田獵之詩楚王欲與鄭伯共田故賦之既享子產乃具田備王以田江南之夢楚之雲夢跨江南北齊公

孫竈卒（竈子雅）司馬竈見晏子（司馬竈齊大夫）曰又喪子雅矣晏子曰惜也子旗不免殆哉（以其不臣）姜族弱矣而嬀將始昌（嬀陳氏）二惠競爽猶可（子雅子尾皆齊惠公之孫也競彊也爽明也）又弱一个焉姜其危哉

春秋正義卷第二十六

春秋正義卷第二十七　昭公

國子祭酒上護軍曲阜縣開國子臣孔穎達等奉

勅撰

經四年春王正月大雨雹（當雪而雹故以為災而書之）夏楚子蔡侯陳侯鄭伯許男徐子滕子頓子胡子沈子小邾子宋世子佐淮夷會于申（楚靈王始合諸侯）

【疏】楚子至于申　正義曰釋例班序譜稱齊桓既沒宋楚爭盟起僖十八年盡二十七年陳與蔡凡三會在蔡上楚合諸侯蔡與陳凡六會其五在陳上莊十六年注云陳國小每盟會皆在衛下齊桓始霸

楚亦始强陳侯介於二大國之間而爲三恪之客故齊桓因而進之遂班在衛上終於春秋然則陳實小於蔡衛桓公進陳班耳楚以大小爲序不進陳班故蔡多在陳上

楚人執徐子 稱人以執以不道於其民告

秋七月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胡子沈子淮夷伐吳 因申會以伐吳不言諸侯者鄭徐滕小邾宋不在故也胡國汝陰縣西北有胡城



注因申至胡城 正義曰傳稱楚子以諸侯伐吳則因會而遂行春秋一事而再見者皆前目而後凡計此當云諸侯遂伐吳不言諸侯者以屬晉之國鄭徐滕小邾宋皆不在行不得揔言諸侯故別序之也傳稱宋華費遂鄭大夫從則宋鄭在行亦不序者楚既慰遺彼自執從楚人成己意遣不以告也

執齊慶封殺之 楚子欲行霸爲齊討慶封[illegible]

遂滅賴九月

鄟鄟莒邑傳例曰克邑不用師徒曰取冬十有二月乙卯叔孫豹卒

傳四年春王正月許男如楚楚子止之欲與俱田遂止鄭伯復田江南許男與焉前年楚子已與鄭伯田江南故言復使椒舉如晉求諸侯二君待之二君鄭許椒舉致命曰寡君使舉曰日君有惠賜盟于宋宋盟在襄二十七年曰晉楚之從交相見也以歲之不易不易言有難寡人願結驩於二三君欲得諸侯昧事補闕使

舉請間君若茍無四方之虞虞度也則願假寵以請於諸侯欲借君之威寵以致諸侯晉侯欲勿許司馬侯曰不可楚王方侈天或者欲逞其心以厚其毒而降之罰未可知也其使能終亦未可知也晉楚唯天所相相助也不可與爭君其許之而脩德以待其歸若歸於德吾猶將事之況諸侯乎若適淫虐楚將弃之弃不以為君吾又誰與爭公曰晉有三不殆其

何敵之有（殆危也）國險而多馬齊楚多難（多寇獄之難）有是三者何鄉而不濟對曰恃險與馬而虞鄰國之難是三殆也四嶽（東嶽岱西嶽華南嶽衡北嶽恆）三塗（在河南陸渾縣南）陽城（在陽城縣東北）大室（在河南陽城縣西南）荊山（在新城沶鄉縣南）中南（在始平武功縣南）九州之險也是不一姓（雖是天下至險無德則滅亡）冀之北土（燕代）馬之所生無興國焉恃險與馬不可以為固也從古以然是以先王務脩德音以亨神人（亨通也）

不闇其務險與焉也鄰國之難不可虞也或多難以固其國啓其疆土或無難以喪其國失其守宇（於國則四垂為守）若何虞難齊有仲孫之難而獲桓公至今賴之（仲孫公孫無知事在莊九年）晉有里丕之難而獲文公是以爲盟主（里克丕鄭事在僖九年）衛邢無難敵亦喪之（閔二年狄滅衛僖二十五年衛滅邢）故人之難不可虞也恃此三者而不脩政德亡於不暇又何能濟君其許之紂作淫

虐文王惠和殷是以隕周是以興夫豈爭
諸侯乃許楚使使叔向對曰寡君有社稷
之事是以不獲春秋時見（言不得自往謙辭）諸侯君
實有之何辱命焉椒舉遂請昏（葢楚子遣舉時兼使求昏）
晉侯許之楚子問於子產曰晉其許我諸
侯乎對曰許君晉君少安不在諸侯（安於小小不能遠圖）
其大夫多求（貪也）莫匡其君在宋之盟又
曰如一（晉楚同也）若不許君將焉用之（焉用宋盟）王

曰諸侯其來乎對曰必來從宋之盟承君之歡不畏大國大國晉也何故不來不來者其魯衛曹邾乎曹畏宋邾畏魯魯衛偪於齊而親於晉唯是不來其餘君之所及也誰敢不至言楚威力所能及王曰然則吾所求者無不可乎對曰求逞於人不可逞快也求人以快意人必違之與人同欲盡濟爲下會中傳

疏四嶽　正義曰釋山云河南華河東岱河北恒江南衡李巡曰華西嶽華山也岱東嶽泰山也恒北嶽恒山也衡南嶽衡山也釋例土地名云東嶽泰山奉高縣泰山也

南嶽長沙湘南縣衡山也西嶽弘農華陰縣西南華山也北嶽中山曲陽縣西北恒山也郭璞注恒山名常山辟漢文帝諱耳爾雅於釋山篇首言此四山明其即是四嶽故注者皆以嶽解之且諸書史傳讖緯皆以岱衡華恒爲四嶽四嶽必是此四山也釋山又云泰山爲東嶽華山爲西嶽霍山爲南嶽恒山爲北嶽岱泰衡霍二文不同者此二嶽者皆一山而二名也白虎通云嶽者何嶽之爲言桷也桷功德也應劭風俗通云嶽桷也桷考功德黜陟也然則四方方有一山天子巡狩至其下桷考諸侯功德而黜陟之故謂之嶽也風俗通又云泰山山之尊者一曰岱宗岱始也宗長也萬物之始陰陽交代故爲五嶽長王者受命恒封禪之衡山一名霍山言萬物霍然大也華變也萬物成變由於西方也恒常也萬物伏北方有常也是解衡之與霍泰之與岱皆一山有二名也張揖云天柱謂之霍山漢書地理志云天柱在廬江灊縣風俗通亦云霍山廟在廬江灊縣如彼

所云則霍山在江北而得與江南衡山爲一者本江南衡山一名霍山漢武帝移嶽神於天柱又名天柱爲霍山故漢魏以來衡霍別耳郭璞注爾雅云霍山今廬江灊縣灊水出焉別名天柱山漢武帝以衡山遼曠故移其神於此今其土俗人皆呼之爲南嶽嶽本自以兩山爲名非從近來也而學者多以霍山不得爲南嶽又云從漢武帝來始有名即如此言爲武帝在爾雅之前乎斯不然也是解衡霍二名之由也書傳多云五嶽此傳云四嶽者中嶽嵩高即大室是也下別言之故此云四嶽　三塗　正義曰服虔云三塗大行轘轅崤澠也謂三塗爲三處道也杜云在河南陸渾縣南則以三塗爲一釋例土地名云三塗河南陸渾縣南山名或曰三塗伊闕大谷轘轅三道也傳曰晉將伐陸渾而先有事於洛與三塗先祭山川也謂三道皆非也是杜據彼十七年傳文知三塗是山非三道也　陽城　正義曰陽城山名也土地名云河南陽城縣東北山洧水所出也　大室　正義曰大室即嵩高也

釋山云嵩高爲中嶽郭璞云大室山也別名外方今在河南陽城縣西北上地名云大室河南陽城縣西嵩高山中嶽也地理志云武帝置嵩高縣以奉大室之山是爲中嶽又有少室在大室之西也　注亨通也　正義曰易文言云亨者嘉之會也嘉禮通謂之亨是亨爲通也言治民事神使人神通許故云以亨神人也　注於國至爲宇　正義曰易稱上棟下宇謂屋簷也於屋則簷邊爲宇也於國則四垂爲宇也四垂謂四畔邊垂　莫匡其君　正義曰釋言云匡正也孝經云君子之事上也將順其美匡救其惡　其餘至不至　正義曰言其餘諸侯君之威力所能及誰敢不來至楚者也

大雨雹季武子問於申豐曰雹可禦乎禦止也申豐魯大夫對曰聖人在上無雹雖有不爲災古者日在北陸而藏冰陸道也謂夏十二月日在

謂危冰堅而藏之西陸朝覿而出之謂夏三月日在昴畢蟄蟲出而用冰春分之中奎星朝見東方其藏冰也深山窮谷固陰沍寒於是乎取之沍閉也必取積陰之冰所以道達其氣使不為災其出之也朝之祿位賓食喪祭於是乎用之言不獨共公其藏之也黑牡秬黍以享司寒黑牡黑牲也秬黑黍也司寒玄冥北方之神故物皆用黑有事於冰故祭其神其出之也桃弧棘矢以除其災桃弓棘箭所以禳除凶邪將御至尊故其出入也時食肉之祿冰皆與焉食肉之祿謂在朝廷治其職事就官食者大夫命婦

喪浴用冰命婦大夫妻祭寒而藏之享司寒獻羔
而啓之謂二月春分獻羔祭韭始開冰室公始用之公先用優尊火
出而畢賦火星昏見東方謂三月四月中自命夫命婦至於
老疾無不受冰老致仕在家者山人取之縣人傳
之山人虞官縣人遂屬輿人納之隸人藏之輿隸皆賤官夫
冰以風壯冰因風寒而堅而以風出順春風而散用其藏之
也周周密也其用之也徧及老疾則冬無愆陽
愆過也謂冬溫夏無伏陰伏陰謂夏寒春無淒風淒寒也秋

無苦雨霖雨爲人所患苦雷出不震震霆也無菑霜雹癘疾不降癘惡氣也民不夭札短折爲夭大死爲札今藏川池之冰弃而不用既不藏深山窮谷之冰又火出不畢賦有餘則弃之風不越而殺雷不發而震越散也言陰陽失序雷風爲害雹之爲菑誰能禦之七月之卒章藏冰之道也七月詩豳風卒章曰二之日鑿冰沖沖謂十二月鑿而取之三之日納於凌陰凌陰冰室也四之日其蚤獻羔祭韭謂二月春分蚤開冰室以薦宗廟

疏 聖人至爲災 正義曰無雹謂無害物之雹雖有依時小雹不與物爲災也劉炫云既云無雹復云雖有不爲災者言有相形之勢也聖人在上無雹言必無雖有不爲災覆見無雹之

意酒論語祭肉不出三日出三日不食之矣　注陸道至藏之

正義曰釋天云北陸虛也西陸昴也孫炎云陸中也北方之宿虛爲中也西方之宿昴爲中也彼以陸爲中杜以陸爲道者陸之爲中爲道皆無正訓各以意言耳杜以西陸朝覿謂奎星朝見昴爲西方中宿則昴未得見宿是日行之道爾雅高平曰陸高平是道路之處故以陸爲道也日在北陸謂夏之十二月也十二月日在玄枵之次小寒節大寒中漢書律歷志載劉歆三統歷云玄枵之初日在婺女八度爲小寒節在危初度爲大寒中終於危十五度是夏之十二月日在虛危也於是之時寒極冰厚故取而藏之也周禮淩人正歲十有二月令斬冰詩云二之日鑿冰沖沖月令季冬冰盛水腹命取冰鄭玄云腹厚也以此知日在北陸謂夏之十二月也　西陸朝覿而出之　正義曰覿見也西道之宿有早朝見者於是而出之謂奎星晨見而出冰也　注謂夏至東方　正義曰杜以西陸爲三月日在大梁之次清明節穀雨中三統歷云大梁之初日在

胃七度爲清明節在昴八度爲穀雨中終於畢十一度是
夏之三月日在昴畢於是之時蟄蟲已出有温暑臭殨宜
當用冰故以是時出之也歷法星去日半次則得朝見三
統歷春分日在婁四度宿分奎有十六度乃次婁則春分
之日奎之初度去日已二十度矣故春分之中得早朝見
東方也西方凡有七宿傳言西陸朝覿於傳之文未知何
宿覿也服虔以爲二月日在婁四度春分之中奎始晨見
東方以是時出冰月令仲春天子乃獻羔啓冰是也服虔
又以此言出之即是仲春啓冰故爲此說案下句再言其
藏其出覆此藏出之文言其出之也朝之祿位賓食喪祭
於是乎用之即是班冰之事非初啓也安得以出之爲啓
冰也如鄭玄荅其弟子孫皓問云西陸朝覿謂四月立夏
之時周禮夏班冰是也與杜說異理亦通也劉炫云春分
奎星已見杜以夏三月仍云奎始朝見非其義也注鄭及
服三說鄭爲近之今知非者杜以西陸朝覿實是春分之
月故杜此注云春分之中奎星朝見東方及下獻羔[illegible]

注云謂二月春分獻羔祭韭是也皆據初出其冰公始用之時也所以杜又注云謂夏之三月日在昴畢蟄蟲出而用冰者以此傳云西陸朝覿而出之下傳云其出之也朝之祿位賓食喪祭於是乎用之既云朝之祿位賓食喪祭則是普賜羣臣故杜云謂夏三月又下注云言不獨共公是據普班之時也故下傳又云火出而畢賦是也然冰之初出在西陸始朝覿之時冰之普出在西陸朝覿之後總而言之亦得稱西陸朝覿而出之也劉炫不細觀杜意以爲杜既言春分朝見又言謂夏三月以規杜失非也

其藏至取之　正義曰此傳再言其藏其出者上言取之用之之處下言藏之出之之禮也山則遠而難窮故言深山也谷則近而易盡故言窮谷也固牢也沍閉也牢陰閉寒言其不得見日寒甚之處於是乎取之　注沍閉至爲災　正義曰周禮鼈人掌互物鄭司農云互物謂龜鼈有甲蒳胡是沍爲閉也深山窮谷之冰至夏猶未釋陽氣起於下隔於冰伏積而不能出憤發或散而爲雹藏冰必取

此山谷之內積陰之氷所以道達其氣使不為災也藏氷
凌室所藏不多積陰之氷不可取盡不取川池之冰以示
道達陽氣耳未必陽氣皆待此而達　其出至用之　正
義曰此謂公家用之也朝廷之臣食祿在位大夫以上皆
當賜之氷也其公家有賓客享食公家有喪有祭於是乎
用之言其不獨共公身所用也周禮凌人云春始治鑑凡
內外饔之膳羞鑑焉凡酒漿之酒醴亦如之祭祀共冰鑑
賓客共冰大喪共夷槃氷是公家所用氷也　注黑牡至
其神　正義曰此祭玄冥之神非大神且非正祭計應不
用大牲牡言黑牡黑牲當是黑牡羊也秬黑黍釋草文也
啓冰唯獻羔祭韭藏冰則祭用牲黍者啓唯告而已藏則
設享祭之禮祭禮大而告禮小故也月令於冬云其神玄
冥故知司寒是玄冥也北方之神故物皆用黑從其方色
也有事於冰故祭其寒神　注桃弓至尊故　正義曰說
文云弧木弓也謂空用木無骨飾也服虔云桃所以逃凶
也棘矢者棘赤有箴取其名也蓋出冰之時置此弓矢於

凌室之户所以禳除凶邪將御至尊故慎其事爲此禮也此傳言其出之也雖覆上文出之之文其實此出之謂二月初出之時公將用之故設弓矢也劉炫云此言出之覆上西陸朝覿知是火出時事二月已啓此方用弓矢者二月啓冰始薦宗廟此公將用之故設弓矢也　注食肉至食者　正義曰在官治事官皆給食大夫以上食乃有肉故食人謂曹劌曰肉食者謀之又說子雅子尾之食云公膳日雙雞是大夫得食肉也傳言食肉之禄禄即此肉是也若依禮常所合食案玉藻云天子日食少牢諸侯日食特牲大夫特豕士特豚則士亦肉食但彼是在家之禮非公朝常食也杜言謂在朝廷治其職事就官食者以明在官之食有冰耳下云自命夫命婦無不受冰謂賜之冰受以歸在家用之也　大夫至用冰　正義曰喪服傳曰大夫弔於命婦錫衰命婦弔於大夫亦錫衰此傳與彼命婦之文皆與大夫相對故杜知是大夫妻也喪大記云君設大盤造冰焉大夫設夷盤造冰焉士併瓦盤無冰

鄭玄云禮自仲春之後尸既襲既小斂先内冰盤中乃設
牀於其上不施席而遷尸焉秋涼而止士喪禮君賜冰亦
用夷盤是當喪之時特賜之冰浴訖乃設甚云喪浴用冰
祭寒至啓之　正義曰上巳云其藏冰也黑牡秬黍以享
司寒令復云祭寒而藏之與上一事而重其文者欲明獻
羔而啓之還是獻之於寒神故更使藏之啓之文相對也
注謂二至冰室　正義曰詩云四之日其蚤獻羔祭韭四
之日即夏之二月也告神而始開冰室始薦宗廟薦神之
後公遂用之俱在春分之月　注火星至月中　正義曰
十七年傳云火出於夏爲三月於商爲四月於周爲五月
此云火出而畢賦謂以火出而後賦之以火出爲始也周
禮云夏頒冰謂正歲之夏即四月是也故杜兼言四月
注川人至遂劉　正義曰周禮山虞掌山林之政令知山人
虞官也周禮五縣爲遂是縣爲遂之屬也　注霖雨爲人所
患苦　正義曰詩云以祈甘雨此云苦雨雨水一也味無甘苦
之異蓋物爲甘害物爲苦耳月令云孟夏行秋令則苦雨數

麥五穀不滋是霖雨為人所患謂之苦也鄭玄云申之氣
乘之苦雨白露之類時物得而傷也　注震霆也　正義
曰說文云震霹靂震物者釋天云疾雷為霆霓郭璞云雷
之急激者謂霹靂則霆是震之別名雷出不震言有雷而
不為霹靂也下云雷不發而震言無雷而有霹靂也　無
菑至不降　正義曰霜雹即是菑言無此菑害之霜雹也
寒暑失時則民多癘疾癘疾天氣為之故云降也　注短
折至為札　正義曰洪範六極一曰凶短折孔安國曰短
未六十折未三十是短折為少夭之名也周禮膳夫大札
則不舉鄭玄云大札疫癘也謂遭疫癘而大死也癘疾謂
民病夭札謂人死故云大死為札　風不至而震　正義
曰風不以理舒散而暴疾殺物雷不徐緩動發而震擊為
害　注七月至宗廟　正義曰凌人十二月令斬冰月令
十二月令取冰當是即以其月納於凌室也詩言三之日
納于凌陰即是正月矣不以鑒冰之月即納之者鄭玄云
豳土晚寒故可以正月納冰言由晚寒故也上言將欲頒

賦公始用之知丞開冰室唯薦宗廟何休膏肓難此云春秋書雹以為政之所致非由冰也若今朝廷藏冰亦不於深山窮谷何故或無雹天下郡縣皆不藏冰何故或不雹若言衣之於古者必有驗於今此其不合於義失天下相與之意鄭立箴之曰雨雹政失之所致是固然也國之失政君子知其大者其次知其小者藏冰之禮凌人掌之月令載之豳詩歌之此獨非政與故其小者耳夫深山窮谷固陰冱寒極陰之處冰凍所聚不取其冰則氣畜不泄結滯而為伏陰凡雨水陽也雪雹陰也雨水而伏陰薄之則凝而為雹雨雪而縕陽薄之則合而為霰申豐見時失藏冰之禮而有雹推之陰陽知此伏陰所致亦聖人之寓言也詳載其言者以著藏冰之禮不可廢耳炫謂鄭言是也申豐寄言於此以諫失政其雹不是盡由冰也

夏諸侯如楚魯衛曹邾不會曹邾辭以難公辭以時祭衛侯辭以疾

鄭子產言鄭伯先待于申自楚先至會地六月丙午楚子合諸侯于申椒舉言於楚子曰臣聞諸侯無歸禮以爲歸今君始得諸侯其愼禮矣霸之濟否在此會也夏啓有鈞臺之享啓禹子也河南陽翟縣南有鈞臺陂蓋啓享諸侯於此商湯有景亳之命河南鞏縣西南有湯亭或言亳即偃師周武有孟津之誓將伐紂也成有岐陽之蒐周成王歸自奄大蒐於岐山之陽岐山在扶風美陽縣西北康有酆宮之朝酆在始平鄠縣東有靈臺康王於是朝諸侯穆有塗山之會

周穆王會諸侯於塗山塗山在壽春東北齊桓有召陵之師在僖四年晉文有踐土之盟在僖二十八年君其何用宋向戌鄭公孫僑在諸侯之良也君其選焉選擇所用王曰吾用齊桓用會召陵之禮王使問禮於左師與子產左師曰小國習之大國用之敢不薦聞言所開諫示所未行獻公合諸侯之禮六其禮六儀也宋爵公故獻公禮子產曰小國共職敢不薦守獻伯子男會公之禮六鄭伯爵故獻伯子男會公之禮其禮同所從言之異君子謂

合左師善守先代子産善相小國王使椒舉侍於後以規過（規正二子之過）卒事不規王問其故對曰禮吾所未見者有六焉又何以規（左師子産所獻六禮楚皆未嘗行）宋大子佐後至王田於武城久而弗見椒舉請辭焉（請王辭謝之）王使往曰屬有宗祧之事於武城（言爲宗廟田獵）寡君將墮幣焉敢謝後見（恨其後至故言將因諸侯會布幣乃相見經并書宋大子佐知此言在會前）徐子吳出也以爲貳焉故執諸

申言楚子以疑罪執諸侯楚子示諸侯侈自奢侈椒舉曰
夫六王二公之事六王啓湯武成康穆也二公齊桓晉文皆所
以示諸侯禮也諸侯所由用命也夏桀爲
仍之會有緡叛之仍緡皆國名商紂爲黎之蒐
東夷叛之黎東夷國名周幽爲大室之盟戎狄
叛之大室中嶽皆所以示諸侯汰也諸侯所由
弃命也今君以汰無乃不濟乎王弗聽子
產見左師曰吾不患楚矣汰而愎諫愎很也

不過十年左師曰然不十年侈其惡不遠遠惡而後弃惡及遠方則人弃之善亦如之德遠而後興為十三年楚弑其君傳秋七月楚子以諸侯伐吳宋大子鄭伯先歸經所以更叙諸侯也時晉之屬國皆歸獨言二國者鄭伯又於楚宋大子不得時見故慰遣之宋華費遂鄭大夫從從伐吳以答見慰使屈申圍朱方朱方吳邑齊慶封所封也屈申屈蕩之子八月甲申克之執齊慶封而盡滅其族慶封以襄二十八年奔吳八月無甲申日誤將戮慶封椒舉曰臣聞無瑕者可以戮人慶

封唯逆命是以在此（逆命謂不恭順）其肯從於戮乎（言不肯默而從戮）播於諸侯焉用之（播揚也）王弗聽負之斧鉞以徇於諸侯使言曰無或如齊慶封弑其君弱其孤以盟其大夫（齊崔杼弑君慶封其黨也故以弑君罪責之）慶封曰無或如楚共王之庶子圍弑其君兄之子麇而代之以盟諸侯王使速殺之遂以諸侯滅賴賴子面縛銜璧士袒輿櫬從之造於中軍（中軍王所將）王問諸椒舉

對曰成王克許在僖六年許僖公如是王親釋其縛受其璧焚其櫬王從之從舉言遷賴於鄢鄢楚邑楚子欲遷許於賴使鬬韋龜與公子弃疾城之而還爲許城也韋龜子文之玄孫申無宇曰楚禍之首將在此矣召諸侯而來伐國而克城竟莫校謂築城於外竟諸侯無與爭王心不違民其居乎言將有事不得安也民之不處其誰堪之不堪王命乃禍亂也

疏邾不會 正義曰宋之盟邾滕爲私屬不許交相見而楚召邾滕使從會者邾

滕自欲辟役不在宋盟又晉合諸侯常列於會襄二十九年城杞三十年會于澶淵邾滕皆在楚知其事故使召之此申之會滕至而邾不至　夏啓至之會　正義曰此六王之事唯周武王孟津之誓尚書有其事武王伐殷作泰誓三篇是也其餘五者皆書傳無文不能知其本末　注周成至西北　正義曰書序云成王歸自奄在宗周誥庶邦作多方其經云告爾四國多方則於時諸侯大集故謂岐陽之蒐在此時也　吾用齊桓　正義曰用會召陵之禮以自王意也服虔云召陵之役齊桓退舍以禮楚靈王今感其意是以用之　注其禮六儀　正義曰以言禮六故言其禮六儀當是會上有此六儀不知六者何謂也　注鄭伯至之異　正義曰杜知其禮同所從言之異者以左師獻公合諸侯之禮六子産獻伯子男會公之禮六若其各異凡十二禮下摠舉云禮吾所未見者六焉故知其禮同也於公言之云合諸侯之禮於伯子男言之云會公之禮是所從言之異　武城　正義曰土地名楚之武城

在南陽宛縣北也魯之武城在泰山南武城縣也有澹臺子羽冢　將墮幣焉　正義曰杜唯云將因諸侯會布幣乃相見不解墮之義我案隱六年公羊傳鄭人來輸平輸平者何輸平猶墮成也然則墮是輸之義也朝聘之禮客必致幣於主據主則爲受據客則爲輸襄三十一年傳子產論幣云其輸之則君之府實也非薦陳之不敢輸也是謂布幣爲輸幣也言將待輸幣之時乃相見既在後故遣我求敢謝後見也服虔云墮輸也言將輸受宋之幣於宗廟案禮之享幣皆令宰受不以爲薦宗廟雖訓爲輸義不當也

八月甲申　正義曰長歷推此年七月己未朔二十六日得甲申八月己丑朔其月無甲申而傳上有七月下有九月月不容誤故知日誤　弱其孤　正義曰崔杼弒莊公立其弟景公孤謂景公也以其幼小輕弱之　以盟諸侯　正義曰靈王即位以來經傳不見與諸侯盟事蓋楚子自與屬楚諸侯私盟不告魯而廢封知之

九月取鄟言易也莒亂者

丘公立而不撫鄟鄟叛而來故曰取凡克邑不用師徒曰取（著丘公去疾也不書奔者潰散而來將帥微也重發例者以通叛而自來）鄭子產作丘賦（丘十六井當出馬一匹牛三頭今子產別賦其田如魯之田賦田賦在哀十一年）國人謗之（謗毀也）曰其父死於路（謂子國爲尉氏所殺）己爲蠆尾（謂子產重賦毒害百姓）以令於國國將若之何子寬以告（子寬鄭大夫）子產曰何害苟利社稷死生以之（以用也）且吾聞爲善者不改其度故能有濟也民不可逞度不可改（度法）

也

詩曰禮義不愆何恤於人言 逸詩也子產自以爲權制濟國於禮義無愆 吾不遷矣 遷移也 渾罕曰國氏其先亡乎 渾罕子寬 君子作法於涼其敝猶貪 涼薄也 作法於貪敝將若之何 言不可久行 姬在列者 在列國也 蔡及曹滕其先亡乎偪而無禮 蔡偪楚曹滕偪宋 鄭先衛亡偪而無法 偪晉楚 政不率法而制於心民各有心何上之有 子產權時救急渾罕譏之正道

疏 注丘十至一年 正義曰丘十六井當出馬一匹牛三頭司馬法之文也服虔以爲子產作丘賦者

賦此一丘之田使之出一馬三牛復古法耳丘賦之法不行又矣今子產復脩古法民以為貪故謗之案春秋之世兵革數興鄭在晉楚之閒尤當其劇上當重於古不應廢古法也若往前不脩此法豈得全無賦乎故杜以為今子產於牛馬之外別賦其田如魯之田賦田賦在哀十一年彼注云丘賦之法因其田財通出馬一匹牛三頭今欲別其田及家財各為一賦故言田賦然則此與彼同賦斂家資使出牛馬又別賦其田使之出粟若今輸租更出馬一匹牛三頭是一丘出兩丘之稅案周禮有夫征家征夫征謂出稅家征謂出車徒給徭役此牛馬之籍則周禮之家征也其夫征十一而稅是與家征別　姬在至衛亡　正義曰渾罕意譏子產將言鄭之先亡故遂博言諸國亡之先後杜據世本史記作世族譜說諸國滅亡之年此下十一年楚滅蔡十三年蔡復封春秋後二世十八年而楚滅蔡也哀八年宋滅曹也滕以春秋後六世而齊滅之鄭在春秋後五世九十一年而韓滅鄭衛在春秋後十一世二百五

十八年而秦滅衛也楚滅蔡之前已則渾罕之言終亦驗矣冬吳伐楚入棘櫟麻棘櫟麻皆楚東鄙邑譙國酇縣東北有棘亭汝陰新蔡縣東北有櫟亭以報朱方之役朱方役在此年秋楚沈尹射奔命於夏汭夏汭漢水曲入江今夏口也吳兵在東北楚盛兵在東南以絕其役葴尹宜咎城鍾離宜咎本陳大夫襄二十四年奔楚薳啟彊城巢然丹城州來然丹鄭穆公孫襄十九年奔楚東國水不可以城彭生罷賴之師彭生楚大夫罷鬭韋龜城賴之師

疏注棘櫟至櫟亭　正義曰吳來伐楚入此三邑知此三邑皆楚之東鄙故疑新蔡縣東北有櫟亭者是此櫟也鄭有櫟邑者則河南陽翟縣是也初穆子去叔孫

氏及庚宗（成十六年辟僑如之難奔齊庚宗魯地）遇婦人使私爲食而宿焉問其行告之故哭而送之（婦人聞而哭之）適齊娶於國氏（國氏齊正卿姜姓）生孟丙仲壬夢天壓己弗勝（穆子夢也）顧而見人黑而上僂（上僂肩傴）深目而豭喙（口象豬）號之曰牛助余乃勝之旦而皆召其徒無之（徒從者）且曰志之（志識也）及宣伯奔齊饋之（宣伯僑如穆子之兄成十六年奔齊穆子饋宣伯）宣伯曰魯以先子之故（先子宣伯先人）將存吾宗必召女召

女何如對曰願之久矣言兄始爲亂己則有今日之願蓋忿言魯人召之不告而歸既立在齊生孟丙仲壬魯召之立爲卿襄二年始見經所宿庚宗之婦人獻以雉獻穆子問其姓問有子否對曰余子長矣能奉雉而從我矣襄二年豎牛五六歲召而見之則所夢也未問其名號之曰牛曰唯皆召其徒使視之遂使爲豎豎小臣也傳言從夢未必吉有寵長使爲政爲家政公孫明知叔孫於齊公孫明齊大夫子明也與叔孫相親知歸未逆國姜

子明取之 國姜孟仲母 故怒其子長而後使逆之 子孟丙仲壬 田於丘蕕 丘蕕地名 遂遇疾焉豎牛欲亂其室而有之強與孟盟不可 欲使從已孟不肯 叔孫爲孟鐘曰爾未際 際接也孟未與諸大夫相接見 饗大夫以落之 以豭豬血釁鐘曰落 既具 饗具 使豎牛請日 請饗日 入弗謁 謁白也 出命之日 詐命日 及賓至聞鐘聲牛曰孟有北婦人之客 北婦人國姜也客謂公孫明 怒將往牛止之賓出使拘而殺諸外 殺孟丙 牛又

強與仲盟不可仲與公御萊書觀於公萊書公御士名仲與之私遊觀於公宮公與之環賜玉環使牛入示之示叔孫入不示出命佩之牛謂叔孫見仲而何而何如何叔孫曰何為怪牛言曰不見既自見矣言仲已自往見公公與之環而佩之矣遂逐之奔齊疾急命召仲牛許而不召杜洩見告之飢渴授之戈杜洩叔孫氏宰也牛不食叔孫怒欲使杜洩殺之對曰求之而至又何去焉言求食可得無爲去豎牛蓋杜洩力不能去設辭以免豎

牛曰夫子疾病不欲見人使寘饋于个而退寘置也个東西廂牛弗進則置虛命徹寫器令空示若叔孫已食命去之十二月癸丑叔孫不食乙卯卒三日絕糧牛立昭子而相之昭子豹之庶子叔孫婼也公使杜洩葬叔孫豎牛賂叔仲昭子與南遺昭子叔仲帶也南遺季氏家臣使惡杜洩於季孫而去之憎洩不與己同志杜洩將以路葬且盡卿禮路王所賜叔孫車南遺謂季孫曰叔孫未乘路葬焉用之且冢卿無路

介卿以葬不亦左乎（冢卿謂季孫介次也左不便）季孫曰然使杜洩舍路（舍置也）不可曰夫子受命於朝而聘於王（在襄二十四年夫子謂叔孫）王思舊勳而賜之路（感其有禮以念其先人）復命而致之君（豹不敢自乘）君不敢逆王命而復賜之使三官書之吾子爲司徒實書名（謂季孫也書名定位號）夫子爲司馬與工正書服（謂叔孫也服車服之器工正所書）孟孫爲司空以書勳（勳功也）今死而弗以是弃君命也書在公府而弗

以是廢三官也若命服生弗敢服死又不以將焉用之乃使以葬季孫謀去中軍豎牛曰夫子固欲去之詛叔孫以媚季孫　注襄二至六歲　正義曰穆子還魯傳無歸歲襄二年始見於經疑是其年新還也成十六年傳云子叔聲伯使叔孫豹請逆于晉師於時豹猶在魯疑其因使而遂奔齊蓋自鄭過魯而去故得宿於庚宗成十六年出奔襄二年始還凡經五年故豎牛五六歲能奉雉也計豎牛至襄二年四歲也杜言五六歲者豎牛見穆子求必即以還年見之　曰唯　正義曰曲禮云父召無諾先生召無諾唯而起鄭玄云應辭唯恭於諾　故怒至逆之　正義曰怒者怒其妻也忿其母遂及其子　其子在齊成長而後逆之歸魯非謂逆其妻也　強與孟盟　正義曰孟雖適妻之子叔孫未立爲嗣豎牛欲

亂其室望已有之未應即欲爲適使主事已強與盟者欲其與已同心使已得專恣耳　注際接至接見　正義曰釋詁云際接捷也郭璞曰捷謂相接續也大夫將立適子必須接見同寮季武子立紇飲大夫酒是其事也孟丙未與大夫交接故爲之作鐘因落鐘令與相見　注以豭至曰落　正義曰說文云釁血祭也雜記釁廟之禮云雍人舉羊升屋自中中屋南面刲羊血流于前是釁祭之法以血塗落之知落之即是釁也雜記又曰凡宗廟之器其名者成則釁之以豭豚是知以豭豬之血也記稱宗廟之器成乃釁以豭豚此叔孫爲孟作鐘非是宗廟之器亦釁之者周禮小子職曰釁邦器及軍器鄭玄云邦器謂禮樂之器及祭器之屬此鐘是禮樂之器故釁也　使豎牛　正義曰孟不自請使豎牛者內則云由命士以上父子皆異宮鄭玄云異宮者崇敬也以其異宮故使豎牛　牛謂至見矣　正義曰而如同是語辭故注云而何如何牛謂叔孫曰以仲見君何問何故以仲見君也叔孫怪其言故曰

何爲牛曰不將仲見君乎若不將見則旣自見君矣言不待父命所以怒叔孫也大夫立子爲適必自見之於君宣十四年中舟見孽而行定六年樂祁見溷而行是其事也或曰豎牛謂叔孫曰令將仲見君其事如何叔孫以己見病故怪之曰何爲以下同　注寘置至西廂　正義曰禮置器物於地皆謂之寘是寘爲置也月令天子居左个右个是个爲東西廂也　吾子至書勲　正義曰杜注是叔孫家臣故稱己君爲夫子工正是司馬之屬官也季孟亦有屬官共書其事但季孟身在不假言屬以叔孫巳亡取屬官爲徵故兼言之所以司徒書名者周禮大司徒掌十二教十有一曰以賢制爵十有二曰以庸制祿故司徒書名定位號也司馬與工正書服者周禮夏官司馬其屬有司士掌羣臣之政亦以德詔爵以功詔祿工正雖不屬司馬掌作車服故與司馬書服也案周禮司勲屬夏官令司空書勲者春秋之時又是諸侯之法不可盡與禮同　注毀叔至季孫　正義曰季孫因叔孫之弱欲四分公室已

取其二故謀去中軍暨牛云夫子固欲去之是誣叔孫以媚季孫

經五年春王正月舍中軍襄十一年始立中軍楚殺其大夫屈申書名罪之公如晉夏莒牟夷以牟婁及防茲來奔城陽平昌縣西南有防亭姑幕縣東北有茲亭秋七月公至自晉戊辰叔弓帥師敗莒師于蚡泉蚡泉魯地秦伯卒無傳不書名未同盟冬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沈子徐人越人伐吳

傳五年春王正月舍中軍卑公室也罷中軍季孫稱

左師孟氏稱右師叔孫氏則自以叔孫爲軍名毀中軍于施氏成諸臧氏季孫不欲親其議勅二家會諸大夫發毀置之計又取其令名初作中軍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三家各有一軍家屬季氏盡征之無所入於公叔孫氏臣其子弟以父兄歸公孟氏取其半焉復以子弟之半歸公及其舍之也四分公室季氏擇二簡擇取二分二子各一皆盡征之而貢于公國人盡屬三家三家隨時獻公而已以書使杜洩告於殯告叔孫之柩曰子固欲毀中軍既毀之矣故告杜洩曰夫

于叫不欲毀也故盟諸僖閎詛諸五父之衢（皆在襄十一年）受其書而投之（投擲地）帥士而哭之（痛叔孫之見誣）叔仲子謂季孫曰帶受命於子叔孫曰葬鮮者自西門（不以壽終為鮮西門非魯朝正門）季孫命杜洩（命使從西門）杜洩曰卿喪自朝魯禮也（從生存朝覲之正路）吾子為國政未改禮而又遷之（遷易也）羣臣懼死不敢自也（自從也）既葬而行（善杜洩能辟禍）仲至自齊（聞喪而來）季孫欲立之南遺曰

叔孫氏厚則季氏薄彼實家亂子勿與知不亦可乎南遺使國人助豎牛以攻諸大庫之庭（攻仲壬也魯城內有大庭氏之虛於其上作庫）司宮射之中目而死豎牛取東鄙三十邑以與南遺（取叔孫氏邑）昭子即位朝其家衆曰豎牛禍叔孫氏使亂大從（使從於亂）殺適立庶又披其邑將以赦罪（披析也謂以邑與南遺昭子不知豎牛餓殺其父故但言其見罪）罪莫大焉必速殺之豎牛懼奔齊孟仲之子殺諸塞

關之外(齊魯界上關)投其首於寧風之棘上(寧風齊地)仲尼曰叔孫昭子之不勞不可能也(不以立已為功勞據其所言善之時魯人不以餓死語昭子)周任有言曰為政者不賞私勞不罰私怨詩云有覺德行四國順之(詩大雅覺直也言德行直則四方順從之)初穆子之生也莊叔以周易筮之(莊叔穆子父得臣也)遇明夷䷣(離下坤上明夷)之謙䷎(艮下坤上謙明夷初九變為謙)以示卜楚丘(楚丘卜人姓名)曰是將行(行出奔)而歸為子祀(奉祭祀)以讒人入其名

曰牛卒以餧死明夷日也〔離爲日夷傷也日明傷〕日之數十〔甲至癸〕故有十時亦當十位自王已下其二爲公其三爲卿〔日中當王食時當公平旦爲卿雞鳴爲士夜半爲皁人定爲輿黃昏爲隸日入爲僚晡時爲僕日昳爲臺隅中日出闕不在第尊王公曠其位〕日上其中〔日中盛明故以當王〕食日爲二〔公位〕旦日爲三〔卿位〕明夷之謙明而未融其當旦乎〔融朗也離在坤下日在地中之象又變爲謙謙道卑退故曰明而未融日明未融故曰其當旦乎〕故曰爲子祀〔莊叔卿也卜豹爲卿故知爲子祀〕日之謙當鳥故曰明夷于飛〔離爲日爲鳥離變爲謙日

[光不足故當鳥鳥飛行故曰于飛]明而未融故曰垂其翼[於日爲未融於鳥爲垂翼]象曰之動故曰君子于行[明夷初九得位有應君子象也在明傷之世居謙下之位故將辟難而行]當三在旦故曰三日不食[旦位在三又非食時故曰三日不食]離火也艮山也離爲火火焚山山敗[離艮合體故]於人爲言[艮爲言]敗言爲讒[爲離所焚故言敗]故曰有攸往主人有言必讒也[離變爲艮故言有所往往而見燒故主人有言言而見敗故必讒言]純離爲牛[易離上離下離畜牝牛吉故言純離爲牛]世亂讒勝勝將適離故曰

其名曰牛離焚山則離勝辟世則讒勝山焚則離獨存故知名牛也醫牛非牝牛故不吉

謙不足飛不翔謙道沖退故飛不遠翔垂不峻翼不廣峻高也翼垂下故不能廣遠故曰其爲子後乎不遠翔故知不遠去吾

子亞卿也抑少不終且日正卿之位莊叔父子世爲亞卿位不足以終盡卦體蓋引而致之

舍中軍卑公室也　正義曰襄十一年初作三軍十二分其國民三家得七公得五國民不蓋屬公公室已是卑矣今舍中軍四分公室三家自取其稅減已稅以貢於公國民不復屬於公公室彌益卑矣是舍中軍者三家所以卑弱公室也作中軍卑公室之漸舍中軍卑公室之極初作云作三軍今不云舍三軍者初云作者舊有二軍今更增一軍人數不足故揔皆深破各毀其乘足成三軍故云作三軍此則唯舍中軍分中軍之

衆屬上下二軍其上下二軍依舊不動故唯云舍中軍也劉炫云四分公室制法别耳還作三軍不得言舍三軍

注罷中至軍名　正義曰魯之軍名傳無其說晉作三軍爲上中下則魯之三軍亦當然也其廢中軍之後上下二軍分爲四分哀十一年齊師伐魯傳稱孟孺子洩帥右師冉求帥左師冉求季氏宰也又言叔孫武叔退而蒐乘更無别稱知自以叔孫爲軍名也

注取其令名　正義曰取其令名者季孫實欲自厚令諸大夫議論似若已之不與取其令善廉絜之名也劉炫以爲施者舍也臧者善也成諸臧氏取其令名也其二家謂叔孟非謂施臧二氏也

初作至卑焉　正義曰將述其舍倒本其初初作中軍謂襄十一年也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民皆分屬三家就中減以與公令公自稅取也季氏盡征之不減入於公令盡屬於已也叔孫氏臣其子弟明其更有父兄以一家之内有此四品叔孫氏則以父兄之稅入公子弟之稅入已數率所屬之人悉皆如此若摠計父兄之數不足以子弟添

父兄若子弟不足以父兄添子弟大率半屬於公半屬於已以父兄歸公若尊公室也孟氏則於子弟之中而取其半於一家之內或取其子或取其弟大率而言三分歸公一分入已也或以為其軍分為四分假以父兄子弟四分託之若以假託為言何得云若子若弟直云叔孫氏兩分歸公兩分入已孟氏三分歸公一分入已於文簡略其事易知何須以父兄子弟虛為假託故知不然也魯之三卿季彊孟弱縱使如此差之季氏猶應以一分歸公言盡征之者季氏專恣也　及其至擇二　正義曰季氏因叔孫家禍退之使同於孟孫獨取其半為專已甚又擇取善者是專之極故傳言擇二以見之　注不以至正門　正義曰叔孫餓死而穢言葬鮮知不得以壽終者名之為鮮言年命鮮少也叔仲帶得以此言告季孫則季孫知豎牛餓殺叔孫矣而不討者季孫利其禍而已得專故含之而不討也杜泄云卿喪自朝知西門非正門　注從生至正路　正義曰服虔云言卿葬三辭於朝從朝出正門卿佐國之楨幹君

之股肱必過於朝廷之也檀弓云君於大夫將葬弔於宮及出命引之三步則止如是者三君退是君當就家之無造君朝之禮且杜泄不欲從西門所競道路耳假令自朝而去猶得更從西門不須言自朝也故杜以自朝為從生存朝覲之正路蓋以西門幽辟故欲從正路而出南門　大庫之庭　正義曰十八年傳梓慎登大庭氏之庫是魯城內有大庭氏之虛於其上作庫謂之大庭氏之庫此言大庭明是彼也此言之庭庭是堂前地名仲壬在此庫之庭前豎牛就攻之此庭非大庭也　使亂大從　正義曰杜云使從於亂服虔云使亂大和順之道　注披析至見罪　正義曰昭子若知豎牛餓殺其父則當顯加誅戮不應直以殺適立庶為大罪也若昭子知鮮不殺則昭子有大罪矣仲尼不宜善其不以立已為功勞也是昭子不知豎牛餓殺其父但言見罪仲尼又據其見言而善之

遇明夷之謙　正義曰離下坤上為明夷離為日坤為地彖曰明入地中明夷夷者傷也日在地中光不外發則為

明傷也艮下坤上爲謙艮爲山象曰地中有山謙以髙下
下謙虚之義　芠丘至餒死　正義曰此先略言卦意有
此四事也是若是此子也將出奔而歸爲國卿奉子叔孫
之祭祀也并以讒人入而其名曰牛然此子終以餓死也
牛在國生云以入者去時未有來而有之以讒人入其家
非從外國入既已略論此意乃復具釋爻辭爻辭云明夷
于飛垂其翼君子于行三日不食有攸往主人有言此三
辭之間無爲祀之意但卦名明夷故先推卦名求爲祀之
義也先行後歸始得爲祀然後推演爻辭得其行夫之象
又論不食讒言之事爻辭之内亦無名牛故別於離卦以
求牛名推演爻之三辭既訖乃復更推卦體以終爲祀之
言故曰其爲子後以揔結前言也　注日中至其位　正
義曰七年傳曰天有十日人有十等彼即歷言從王至臺
十等之目此傳既云十時十位以王公卿爲三日以中
食旦爲三日上其中知從中而右旋配之也晡謂食也餔
時謂日西食時也日昳謂蹉跌而下也隅謂東南隅也過

隅未中故為隅中也若據時之先後則從旦至食乃至於中宜以左旋為次今傳以配十位從中而右旋者以人之道高以下為基貴以賤為本欲從賤而漸至於貴也若從中左旋則位乃漸退非進長之義故右旋也注融朗至旦乎 正義曰明而未融則融是大明故為朗也釋言云明朗也樊光云詩云高朗令終日月光明是朗為大明也據卦離下坤上日在地中之象又文變為謙謙是卑退之意日未出而又卑退故曰明而未融日明未融故曰其當旦也若於易之明夷據日入之後故明夷象云初登于天照四國也後入于地失則也此傳明夷據日未出前者以日未出與日已入皆日在地下其明不見故各取象為義也 注離為至于飛 正義曰說卦離為日為雉雉為鳥也離之一卦為日為鳥日為高明鳥為微細今日之謙退不得高明下當微細是日光不足故當鳥也 注明夷至而行 正義曰卦有六位初三五奇數為陽位也二四上耦數為陰位也初

與四二與五三與上位相值爲相應陽之所求者陰陰之所求者陽陽陰相值爲有應陰還值陰陽還值陽爲無應明夷初九陽爻在奇是得位也所應在四四爲陰爻是有應也居得位而物應之是君子象也初九在明傷之世有大難也居謙下之位宂卑退也以此知將辟難而行也注旦位至不食　正義曰位當三而時在旦是三日象也旦又未至食時非食時則無可食故曰三日不食也　注艮爲言　正義曰說卦云成言乎艮故艮爲言也　注易離至爲牛　正義曰純離者言上體下體皆是離也易離卦云畜牝牛吉故言純離爲牛明夷初九無此牛象但明夷初卦下體是離故轉於純離之卦求牛象　謙不至後乎　正義曰其爻辭唯云君子于行無還之義故復推此爻於鳥爲飛不翔翼不大知其不能遠去行必當歸故曰其爲子後乎　楚子以屈申爲貳於吳乃殺之（造生貳心）以屈生爲莫敖（生屈建子）

使與令尹子蕩如晉逆女過鄭鄭伯勞子蕩于氾勞屈生于菟氏氾菟氏皆鄭地晉侯送女于邢丘子產相鄭伯會晉侯于邢丘楚強[illegible]諸侯畏[illegible]

[illegible]

以入告出許錄之以其禮上賓大牢積猶不如彼禮文唯當饋之而已今鄭伯親勞是鄭畏楚也桓三年傳例云凡公女嫁于敵國公子則下卿送之於天子則諸卿皆行尚公不自送昏禮父母送女不下堂今晉侯親送女至邢丘是敬楚也此蓋領上文故云諸侯畏強其使公如晉即位而往覲自郊勞至于贈有往有郊勞賄去有贈賄無失禮揖讓之禮晉侯謂女叔齊

曰魯侯不亦善於禮乎對曰魯侯焉知禮公曰何爲自郊勞至于贈賄禮無違者何故不知對曰是儀也不可謂禮禮所以守其國行其政令無失其民者也今政令在家（在大夫）不能取也有子家羈弗能用也（羈莊公玄孫懿伯也）奸大國之盟陵虐小國（謂伐莒取鄆）利人之難（謂往年莒亂而取鄫）不知其私（不自知有私難）公室四分民食於他（他謂三家也言魯君與民無異）思莫在公不圖其終（無爲

始者公謀終爲國君難將及身不恤其所禮之本末將於此乎在在恤民與憂國而屑屑焉習儀以亟[illegible]儀爲急言善於禮不亦遠乎君子謂叔侯於是乎知禮[illegible]晉侯使郊勞[illegible]注往有至贈賄正[illegible]正義曰聘禮賓至于近郊君使卿朝服用束帛勞及聘事皆畢乃云賓遂行舍于郊公使卿贈如覲幣聘既如此朝亦當然其朝據大行人上公三勞主國使下大夫勞于畿卿勞于遠郊主君自勞于近郊其去贈賄無文聘尚有賄明朝亦然但禮文不具耳其文據公去言故云往有也贈據晉言故云去有也民食於他正義曰言公如民然求食於他也其時四分公室民皆屬三家一家税以貢公公仰他給食自無食也思莫至其終正義曰羣臣思慮無在公者不爲公圖謀

其欲言其終必禍敗無爲謀者晉韓宣子如楚送女叔向爲介鄭子皮子大叔勞諸索氏河南城皋縣東有大索城大叔謂叔向曰楚王汰侈已甚子其戒之叔向曰汰侈已甚身之災也焉能及人若奉吾幣帛愼吾威儀守之以信行之以禮敬始而思終終無不復事皆可復行從而不失儀從順也敬而不失威道之以訓辭奉之以舊法考之以先王以先王之禮成其好度之以二國度晉楚之勢而行之雖汰

其若我何及楚楚子朝其大夫曰晉吾仇敵也苟得志焉無恤其他今其來者上卿上大夫也若吾以韓起為閽（刖足使守門）以羊舌肸為司宮（加宮刑）足以辱晉吾亦得志矣可乎大夫莫對薳啟彊曰可苟有其備何故不可恥匹夫不可以無備況恥國乎是以聖王務行禮不求恥人朝聘有珪（珪以為信）享覜有璋（享饗也覜見也無朝聘而享見也臣為君使執璋）小有述職（諸侯適天子曰

述職大有巡功天子巡狩曰巡功設机而不倚爵盈而不飲言務行禮宴有好貨宴飫以貨爲好衣服車馬在客所無飧有陪鼎熟食爲飧陪加也加鼎所以厚殷勤入有郊勞賓至逆勞之於郊出有贈賄去則贈之以貨賄禮之至也國家之敗失之道也則禍亂興失朝聘之好之道城濮之役在僖二十八年晉無楚備以敗於邲邲在宣十二年言失禮禍始於城濮邲之役楚無晉備以敗於鄢在成十六年自鄢以來晉不失備而加之以禮重之以睦君臣和也是以楚弗能

報而又親焉既獲姻親又欲恥之以召寇讎備之若何（言何以為備）誰其重此（言怨重）若有其人恥之可也（謂有賢人以敵晉則可恥之）若其未有君亦圖之晉之事君臣曰可矣求諸侯而麇至（麇羣）求昏而薦女（薦進也）君親送之上卿及上大夫致之猶欲恥之君其亦有備矣不然奈何韓起之下趙成中行吳魏舒范鞅知盈（五卿位在韓起之下皆三軍之將佐也成趙武之子吳荀偃之子）羊舌肸之下祁

午張趯籍談女齊梁丙張骼輔躒苗賁皇皆諸侯之選也（言非凡人）韓襄爲公族大夫韓須受命而使矣（襄韓無忌子也爲公族大夫須起之門子年雖幼已任出使）箕襄邢帶（二人韓氏族）叔禽叔椒子羽（皆韓起庶子）皆大家也韓賦七邑皆成縣也（成縣賦百乘也）羊舌四族皆彊家也（四族銅鞮伯華叔向叔魚叔虎兄弟四人）晉人若喪韓起楊肸五卿八大夫（五卿趙成以下八大夫祁午以下）輔韓須楊石（石叔向子食我也）因其十家九縣（韓氏七羊舌氏四而言十家舉

大數也羊舌四家共二縣故但言彊家長轂九百長轂戎車也縣百乘其餘四十縣遺守四千計遺守國者尚有四千乘奮其武怒以報其大恥伯華謀之伯華叔向兄中行伯魏舒帥之伯中行吳其蔑不濟矣君將以親易怨失昏姻之親實無禮以速寇而未有其備使羣臣往遺之禽以逞君心何不可之有王曰不穀之過也大夫無辱謝薳啓彊厚爲韓子禮王欲敖叔向以其所不知而不能言叔向之多知亦厚其禮

韓起反鄭伯勞諸圉圉鄭地名辭不敢見禮也奉使君命未反故

疏奉吾至二國　正義曰朝聘之禮享用幣帛致國之所有送女雖則非聘亦以幣帛通意故云奉吾幣帛愼吾威儀也信當守而無失故云守之以信也禮當勉力履行故云行之以禮也禮無不敬故以敬爲始也始敬則終亦敬終恐其情故云思終也思終亦思始終始無有不可復行之事行必得理使皆可復行也曲從則失儀從而不失儀不曲從也過敬則無威敬而不失威不妄敬也聖人教訓之辭用之以通意故言道之也聘使舊故之法奉承以致命故言奉之也用先王之禮以成其交好故言考之也量二國形勢以導通時事故言度之也皆準事爲文　注刖足使守門　正義曰周禮掌戮云墨者使守門劓者使守關宮者使守內刖者使守囿髠者使守積則守門者當以墨也知不以韓起爲墨者楚子意在辱晉必將加之重罪墨是刑之輕者知其必非墨

也且欲以叔向爲官刑明知刑亦次宫也莊十九年傳稱
鬻拳自刖楚人以爲大閽知此亦是刖也欲以叔向爲司
宫爲奄官之長則韓起爲閽閽亦欲令爲門官之長刑若鬻
拳故以鬻拳之刑解之　朝聘有珪　正義曰周禮典瑞
云公執桓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子執穀璧男執蒲璧以朝
覲宗遇會同于王諸侯相見亦如之是朝有珪也又曰瑑
圭璋璧琮以頫聘是聘有珪也聘用圭璧有飾雖與君同
其長降君一等聘禮記曰所以朝天子圭與繅皆九寸問
諸侯朱綠繅八寸問即聘也鄭玄云九寸上公之圭也於天
子曰朝於諸侯曰問記之於聘文互相備鄭云互相備者
言諸侯相朝與朝天子同也遣使聘天子與諸侯同也彼
典瑞及聘禮記聘圭八寸據上公爲文耳公之使既降公
一等知侯伯之使當瑑圭六寸子男之使當瑑璧四寸考
功記玉人云瑑圭璋八寸璧琮八寸以頫聘亦謂上公之
聘也其實子男君臣用璧云朝聘有圭者據公侯伯言之
注珪以爲信　正義曰鄭玄典瑞注云人執以見曰瑞禮

神曰器瑞符信也用拜朝聘所以爲信故執之　享覲有璋　正義曰鄭氏先儒以爲朝聘之禮使執玉以授主國之君乃行享禮獻國之所有覲見也謂行享禮以見主國之君也案小行人合六幣圭以馬璋以皮璧以帛琮以錦琥以繡璜以黼鄭玄云上公享王圭以馬享后璋以皮侯伯子男享王璧以帛享后琮以錦公侯伯於諸侯則享用璧琮子男於大國享君琥以繡於夫人璜以黼此云享覲有璋者據上公享后言之所以特舉享后者舉璋與圭相對其實享禮圭與璧琮琥璜皆有今檢杜注意義則不然謂主國設酒食以饗賓賓則執璋以行禮故云享覲有璋注云享饗也破享獻之享爲饗食之饗杜必然者以此傳下云設机而不倚爵盈而不飲宴有好貨飧有陪鼎皆論饗禮及饗賓之事故破享爲饗即大行人三饗三食三宴之類是也但饗禮既亡執璋無文耳故杜云臣爲君使執璋則詩云奉璋峨峨尚書大保秉璋以酢之類是也　注諸侯至述職　正義曰孟子云天子適諸侯曰巡狩巡狩

者巡所守也諸侯朝天子曰述職述職者述所職也其意
言諸侯職在治國家事天子以時入朝述脩其所職也天
子職在立諸侯撫下民以時巡狩省視其功勞也　設机
至不飲　正義曰朝聘之禮有設几進爵之時朝禮雖亡
而聘禮有其略也聘義曰聘射之禮至大禮也質明而始
行事日幾中而後禮成非強有力者弗能行也酒清人渴
而不敢飲也肉乾人飢而不敢食也是言務在行禮不敢
倚机不敢飲酒也　注宴飲至所無　正義曰謂主國宴
賓以貨財爲恩好謂衣服車馬在客所無者與之也明年
晉享季武子重其好貨僖二十九年介葛盧來禮之加宴
好詩序云鹿鳴燕羣臣嘉賓也既飲食之又實幣帛筐篚以
將其厚意是也　注熟食至殷勤　正義曰聘禮賓始入館宰
夫朝服設飧飪一牢在西鼎九羞鼎三鄭玄云食不備禮
曰飧飪熟也其鼎實如饔餼羞鼎則陪鼎也以其實言之
則曰羞以其陳言之則曰陪是飧有陪鼎鄭以飧禮小饔
餼禮大故云食不備禮曰飧言饔餼備而飧不備也杜以

餼生而飱熟故云熟食爲飱聘禮又云君使卿韋弁歸饔餼五牢飪一牢鼎九設于西階前陪鼎當內廉鄭玄云陪鼎三牲臛膷臐膮也陪之庶羞加也服虔云陪牛羊豕鼎故云陪鼎周禮掌客云凡諸侯之禮上公飱五牢饔餼九牢侯伯飱四牢饔餼七牢子男飱三牢饔餼五牢是朝聘皆有飱也案聘禮歸饔餼五牢於賓館飪一牢鼎九設于西階前牛鼎一羊鼎一豕鼎一魚鼎一腊鼎一腸胃鼎二膚鼎一鮮魚鼎一鮮腊鼎一凡九鼎從北向南而陳又有陪鼎三其一曰膷鼎牛臛也在牛鼎之西其一曰臐鼎羊臛也在羊鼎之西其一曰膮鼎豕臛也在豕鼎之西其陪所設當西階之內廉腥二牢陳于東階之前南陳牢別七鼎無鮮魚鮮腊也并上飪一牢所謂死牢三又餼二牢陳于門內之西是卿之饔餼五牢案鄭注掌客其子男饔餼五牢與卿同其腥鼎加鮮魚鮮腊牢別有九也其陳設如卿之禮侯伯饔餼七牢死牢四飪一牢在西腥三牢在東餼三牢在門西其陳設如子男之禮上公饔餼九牢死五

牢飪一牢在西腥四牢在東鮮四牢陳于門西其陳皆如侯伯之禮也大行人註云爵卿也則飧三牢饔餼五牢爵大夫也則飧大牢饔餼三牢　以敗於鄢　正義曰以上文類之當註云言兵禍始於鄢而不註者從可知也　韓須受命而使　正義曰三年傳云韓須如齊逆少姜是受命出使之事　皆韓起庶子　正義曰賈逵云然杜依用之杜以上箕襄邢帶食邑於箕邢故爲韓氏之族叔禽叔椒皆連叔爲文羽又稱子事似兄弟故云皆韓起庶子劉炫以爲叔禽等亦是韓起之族既無明證而妄規杜氏非也　四族至四人　正義曰家語孔子曰銅鞮伯華不死天下其定矣其人名亦字伯華食邑於銅鞮叔魚名鮒見於十三年傳叔虎見於襄二十一年傳於時虎已死今得數叔虎者雖身死其族猶在故傳不言羊舌四人而云四族明指其族也據傳文叔向兄弟四人有叔虎按世本叔向兄弟有季夙疑季夙即是虎也故服氏數伯華叔向叔魚季夙劉炫以爲叔虎於時已死別有季夙而規杜氏非也

韓氏至疆家　正義曰杜以家縣爲一故并韓賦七邑與羊舌四族乃爲十一而言十家舉大數也羊舌四族族有一縣則又大多故以爲四家共二縣也劉炫以爲韓須是起之門子不必更稱家去韓須之外韓氏唯有六家并羊舌四族故爲十家也今知不然者以傳歷序韓襄爲公族大夫韓須受命而使卽云箕襄以下皆大家故知韓須在其内也又韓賦七邑則韓須有邑旣有其邑自然稱家哀二年傳曰上大夫受縣論語云百乘之家家卽縣也劉以爲韓須不得爲家家不得稱縣以爲韓氏六家羊舌四家爲十家而規杜氏非也

長轂　正義曰考工記車人云兵車乘車輪崇六尺六寸田車輪崇六尺三寸兵車轂長三尺三寸又云大車半柯長尺半是短也

何不可之有　正義曰啓疆發首言可此云何不可之有言其可也紹上可之言服虔云何不可之有如是大不識文勢

叔向以其所不知而不能　正義曰王欲調叔向以爲教樂以其所不知不解之處試之而竟不能王之所爲叔向悉

解故杜云叔向之多知鄭罕虎如齊娶於子尾氏自爲逆也晏子驟見之陳桓子問其故對曰能用善人民之主也謂授子產政夏莒牟夷以牟婁及防茲來奔牟夷非卿而書尊地也尊重也重地故書以名其人終爲不義莒人愬于晉愬魯受牟夷晉侯欲止公范獻子曰不可人朝而執之誘也討不以師而誘以成之惰也爲盟主而犯此二者無乃不可乎請歸之閒而以師討焉閒暇也乃歸

公秋七月公至自晉莒人來討（討受牟夷）不設備戊辰叔弓敗諸蚡泉莒未陳也（嫌君臣異故重發例）冬十月楚子以諸侯及東夷伐吴以報棘櫟麻之役（役在四年）薳射以繁揚之師會於夏汭（會楚子）越大夫常壽過帥師會楚子于瑣（瑣楚地）聞吴師出薳啓彊帥師從之（從吴師也）遽不設備吴人敗諸鵲岸（廬江舒縣有鵲尾渚）楚子以馹至於羅汭（馹傳也羅水名）吴子使其弟蹶由犒師

犒勞楚人執之將以釁鼓王使問焉曰女卜
來吉乎對曰吉寡君聞君將治兵於敝邑
卜之以守龜曰余亟使人犒師請行以觀
王怒之疾徐而爲之備尚克知之言吴令龜知此龜
兆告吉曰克可知也君若驩焉好逆使臣
滋敝邑休怠休解也而忘其死亡無日矣今
君奮焉震電馮怒馮盛也虐執使臣將以釁
鼓則吳知所備矣敝邑雖羸若早脩完完堅

備

其可以息師（息楚之師）難易有備可謂吉矣且吳社稷是卜豈爲一人使臣獲釁軍鼓而敝邑知備以禦不虞其爲吉孰大焉國之守龜其何事不卜（言常卜）一臧一否其誰能常之城濮之兆其報在邲（城濮戰楚卜吉其效乃在邲）今此行也其庸有報志（言吳有報楚意）乃弗殺

楚師濟於羅汭沈尹赤會楚子次於萊山薳射帥繁揚之師先入南懷楚師從之及

汝清南懷汝清皆楚界吳不可入有備楚子遂觀兵於坻箕之山觀示也是行也吳早設備楚無功而還以蹶由歸楚子懼吳使沈尹射待命于巢薳啓彊待命于雩婁禮也善有備

疏今君至軍鼓　正義曰言今君奮起威嚴如天震電盛爲瞋怒虐執云云是也　難易有備　正義曰言知楚爲患難則吳易有防備也　且吳社稷是卜　正義曰恐楚王言女既云言何故今欲被殺故言此以塞之　國之守龜　正義曰又恐王言龜既言吉而使人被殺則是龜不信故反言此以荅之

秦后子復歸於秦元年奔晉景公卒故也終五稔之言

經六年春王正月杞伯益姑卒再同盟疏注再同盟　正義曰益姑以襄二十四年即位二十五年盟于重丘魯杞俱在二十九年又杞子來盟是再同盟

葬秦景公夏季孫宿如晉葬杞文公無傳宋華合比出奔衛合比事君不以道自取奔亡書名罪之疏注合比至罪之　正義曰寺人柳有寵大子佐惡之合比請殺之求媚於大子而欲殺君之寵臣是事君不以道也以此而自取奔亡故書名以罪之

秋九月大雩楚薳罷帥師伐吳冬叔弓如楚齊侯伐北燕

傳六年春王正月杞文公卒弔如同盟禮

也魯怨杞因晉取其田而今不廢喪紀故禮之大夫如秦葬景公禮也合先王士弔大夫送葬之禮疏注合先至之禮正義曰先王之制諸侯之喪士弔大夫送葬三十年傳文也釋例曰先王之制諸侯之喪士弔大夫送葬及其失也禮過於重文襄之伯因而折之諸侯之喪大夫弔卿共喪事夫人之喪士弔大夫送葬猶過古制故公子遂如晉葬襄公傳不言禮葬秦景公傳曰大夫如秦葬景公特稱禮也一以示古制二以示書他國之葬必須魯會三以示奉使非卿則不書於經此皆丘明之微文也

三月鄭人鑄刑書鑄刑書於鼎以為國之常法叔向使詒子產書詒遺也曰始吾有虞於子虞度也言準度子產以為己法今則已矣已止也昔先王議事以制不為刑

辟懼民之有爭心也（臨事制刑不豫設法也法豫設則民知爭端）猶不可禁禦是故閑之以義（閑防也）糾之以政（糾舉也）行之以禮守之以信奉之以仁（奉養也）制爲祿位以勸其從（勸從教）嚴斷刑罰以威其淫（淫放也）懼其未也故誨之以忠聳之以行（聳懼也）教之以務（時所急）使之以和（說以使民）臨之以敬涖之以彊（施之於事爲涖）斷之以剛（義斷恩）猶求聖哲之上明察之官（上公王也官卿大夫也）忠信之

長慈惠之師民於是乎可任使也而不生禍亂民知有辟則不忌於上(權移於法故民不畏上)並有爭心以徵於書而徼幸以成之(因危文以生爭緣徼幸以成其巧僞)弗可爲矣(爲治也)夏有亂政而作禹刑商有亂政而作湯刑(夏商之亂著禹湯之法言不能議事以制)周有亂政而作九刑(周之衰亦爲刑書謂之九刑)三辟之興皆叔世也(言刑書不起於始盛之世)今吾子相鄭國作封洫(在襄三十年)立謗政(作丘賦在四年)制參辟鑄刑書(制參辟謂用三代之

（末法）將以靖民不亦難乎詩曰儀式刑文王之德日靖四方（詩頌言文王以德為儀式故能日有安靖四方之功刑法也）又曰儀刑文王萬邦作孚（詩大雅言文王作儀法為天下所信孚信也）如是何辟之有（言詩唯以德與信不以刑也）民知爭端矣將弃禮而徵於書（以刑書為徵）錐刀之末將盡爭之（錐刀末喻小事）亂獄滋豐賄賂並行終子之世鄭其敗乎肸聞之國將亡必多制（數改法）其此之謂乎復書曰若吾子之言（復報也）僑不才

不能及子孫吾以救世也既不承命敢忘大惠以見箴戒爲惠士文伯曰火見鄭其火乎火心星也周五月昏見火未出而作火以鑄刑器刑器鼎也藏爭辟焉火如象之不火何爲象類也同氣相求火未出而用火相感而致災

疏 注鑄刑書於鼎 正義曰傳直言鑄刑書知鑄之於鼎者二十九年傳云晉趙鞅荀寅賦晉國一鼓鐵以鑄刑鼎著范宣子所爲刑書焉彼是鑄之於鼎知此亦是鼎也 注臨事至爭端 正義曰尚書伊訓云先王肇修人紀制官刑儆于有位又穆王命呂侯訓夏贖刑作呂刑之篇其經云墨罰之屬千劓罰之屬千剕罰之屬五百宮罰之屬三百大辟之屬二百五刑之屬三千周禮司刑掌五刑之法以麗

萬民之罪墨罪五百劓罪五百宮罪五百刖罪五百殺罪五百據此二文雖王者相變條數不同皆是豫制刑矣而云臨事制刑不豫設法者聖王雖制刑法舉其大綱但共犯一法情有淺深或輕而難原或重而可恕臨其時事議其重輕雖依準舊條而斷有出入不豫設定法告示下民令不測其淺深常畏威而懼罪也法之所以不可豫定者於小罪之間或情有大惡盡皆致之極刑則本非應重之罪悉令從其輕比又不足以創小人也於大罪之間或情有可恕盡加大辟則枉害良善輕致其罰則脫漏重辜以此之故不得不臨時議之準狀加罪令鄭鑄之於鼎以章示下民亦既示民即為定法民有所犯依法而斷設令情有可恕不敢曲法以矜之罪實難原不得違制以入之法既豫定民皆先知於是倚公法以展私情附輕刑而犯大惡是無所忌而起爭端也漢魏以來班律於民懼其如此制為比例入罪者舉輕以明重出罪者舉重以明輕因小事而別有大罪者則云所為重以重論皆不可一定故也

閑之至其淫　正義曰義者宜也合於事宜閑謂防衛也閑之以義防衛之使合於事宜也齊正在下糾謂舉治也糾之以政舉治之使從於齊正也禮當勉力履行故行之以禮也信當守而勿失故守之以信也仁心所以養物故奉之以仁也位以序德祿以酬勤有德能勤則居官食祿制爲祿位以勸其從順教令也其有犯罪則制之刑罰故嚴斷刑罰以威其驕淫放佚也嚴斷言其不放舍也對文則加罪爲刑收贖爲罰散則刑罰通也閑之以下皆言在上位者行此事治民也　懼其至以剛　正義曰此上言行事此又言用心言雖行上事懼其未從教也故復勞心以撫之於文中心爲忠如心爲恕謂如其己心也事親事君遠及諸物宜恕以待之不得虛詐忠是萬事之本故陳忠恕之事以訓誨之行善得善行惡得惡舉善惡之行以恐懼之時之所急民或不知故教示之以當時之務居上位者失於以威迫人故使之以和當和說以使之臨涖一也臨謂位居其上俯臨其下涖謂有所施爲臨

撫其事臨謂平常之時涖謂當事之時居上位者失於驕慢臨之以敬言常共敬以臨之其監於行事者失於懈倦涖之以彊言當彊力以臨之柔而少決爲政之病故斷之以剛彊此云斷之以剛即上嚴斷之義嚴謂威而畏剛謂情無私此皆論心故重言之　注涖臨也　正義曰釋詁文也彼作竦音義同　注施之於事爲涖　正義曰涖亦臨也而與臨別文故解之周禮肆師稱涖卜曲禮云涖官春秋書涖盟皆謂當其事而臨之故云施之於事爲涖則臨謂平常涖謂當事以此爲異故別文也若散而言之涖亦臨也故論語云不莊以涖之則民不敬是也　注義斷恩正義曰喪服四制云門內之治恩揜義門外之治義斷恩尚書胤征云威克厥愛允濟愛克厥威允罔功是斷獄者皆當義斷恩　猶求至使也　正義曰以剛以上雖率意教人猶爲未善更求聖哲王公之上制明察大夫之官法忠誠信著之長則慈愛溫惠之師教用此四法以教民民於是乎可任使也　注權移至畏上　正義曰刑不可知威

不可測則民畏上也今制法以定之勒鼎以示之民知在上不敢越法以罪已又不能曲法以施恩則權柄移於法故民皆不畏上　注因危至巧偽　正義曰法之設文有限民之犯罪無窮爲法立文不能網羅諸罪民之所犯不必正與法同自然有危疑之理因此危文以生與上爭罪之心緣徼幸以成其巧偽將有實罪而獲免者也　注夏商至以制　正義曰夏商之有亂政在位多非賢哲察獄或失其實斷罪不得其中至有以私亂公以貨枉法其事不可復治乃遠取創業聖王當時所斷之獄因其故事制爲定法亦如鄭鼎所鑄遵舊施行言不能臨時議事以制刑罪也　注周之至九刑　正義曰準夏商所作當爲文武周公之制不以聖王名刑而謂之九刑者蓋周公別爲此名故稱之耳　注言刑至之世　正義曰三辟謂禹刑湯刑九刑也辟罪也三者斷罪之書故爲刑書皆是叔世所爲言刑書不起於始盛之世始盛之世議事制罪叔世不復能然乘取上世決事之比作書以爲後法其事是始

盛之世作書於衰亂之時也服虔云政衰爲叔世叔世踰於季世季世不能作辟也　注制參至末法　正義曰制參辟鑄刑書是一事也爲其文是制參辟勒於鼎是鑄刑書也三代之辟皆取前世故事制以爲法子產亦取上世故事故謂之制參辟言其所制用三代之末法非謂子產所作還寫三代之書也子產蓋亦采取上世所聞見斷獄善者以爲書也　詩曰至四方　正義曰周頌我將之篇祀文王之樂歌也杜言文王以德爲儀式刑法也則儀式刑三者皆爲法也言以德爲儀式法者是文王之德也由其以德爲法故能日日有安靖四方之功也服虔云儀善式用刑法靖謀也言善用法文王之德日日謀安四方此解於文便於杜也　又曰至作孚　正義曰大雅文王之篇也服虔云儀善也刑法也善用法者文王也言文王善用其法故能爲萬國所信也亦便於杜　民知至於書　正義曰端謂本也今鑄鼎示民則民知爭罪之本在於刑書矣制禮以爲民則作書以防民罪違禮之愆非刑書所

禁故民將棄禮而取徵驗於書也刑書無違禮之罪民必棄禮而不用矣　終子至敗乎　正義曰子產鑄刑書而叔向責之趙鞅鑄刑鼎而仲尼譏之如此傳文則刑之輕重不可使民知也而李悝作法蕭何造律頒於天下懸示兆民秦漢以來莫之能革以今觀之不可一日而無律也爲當吏不及古民偽於昔爲是聖人作法不能經遠古今之政何以異乎斯有旨矣古者分地建國作之令家諸侯則世世相承大夫亦世子孫不絕皆知國爲我土衆實我民自有愛吝之心不生殘賊之意故得設法以待刑臨事而議罪不須豫以告民自令常懷怖懼故仲尼叔向所以譏其鑄刑書也秦漢以來天下爲一長吏以時遷代其民非復已有懦弱則爲殿負彊猛則爲稱職且疆域闊遠戶口滋多大郡竟餘千里上縣數以萬計豪橫者陵蹈邦邑桀健者雄張閭里故漢世酷吏專任刑誅或乃肆情好殺成其不撓之威違衆用己以表難測之知至有積骸滿穽流血丹野郅都被蒼鷹之號延年受屠伯之名若復信其殺

伐任其縱舍必將異怒變常愛憎改意不得不作法以齊之宣衆以令之所犯當條則斷之以律疑不能決則讞之上府故得萬民以察天下以治聖人制法非不善也古不可施於今令人所作非能聖也足以周於用所謂觀民設教遺時制宜謂此道也 若吾子之言 正義曰若如也誠如吾子之言也 吾以救世也 正義曰當時鄭國大夫邑長蓋有斷獄不平輕重失中故作此書以令之所以救當世也 注象類至致災 正義曰作刑書以示民教民使爭罪故謂之爭辟火出而象之象類也謂以類相感而致災也同氣相求易文言文也周禮司爟云季春出火民咸從之季秋內火民亦如之鄭玄云火所以用陶治民隨國而爲之是火星未出不得用火令鄭火未出而用火以鑄鼎及火星出則相感以致災服虔云鑄鼎藏爭辟故令出火與五行之火爭明故爲災在器故稱藏也

夏季孫宿如晉拜莒田也 謝前年受牟婁邑不見討 晉侯享

之有加籩（籩豆之數多於常禮）武子退使行人告

曰小國之事大國也苟免於討不敢求

貺（貺賜也）得貺不過三獻（周禮大夫三獻）今豆有加

下臣弗堪無乃戾也（懼以不堪為罪）宣子曰寡

君以為驩也（以加禮致驩心）對曰寡君猶未敢

（未敢當此加也）況下臣君之隸也敢聞加貺固請徹

加而後卒事晉人以為知禮重其好貨

宴好之貨

【疏】注周禮大夫三獻 正義曰周禮卿五獻大夫三獻故鄭注掌客爵卿也饔餼五牢爵大夫也

饔餼三牢獻視饔餼之數故言大夫三獻也若依古禮大
小國之卿皆三獻大夫三獻故聘禮侯伯之卿出聘饔餼
五牢獻同饔餼之數至春秋之時唯大國得從古禮故昭
元年鄭人享趙孟注云朝聘之制大國之卿五獻其次國
以下卿則從大國大夫之禮故令武子云得貺不過三獻
周禮無此文大行人云上公九獻侯伯七獻子男五獻獻
各如其命數典命云公侯伯之卿皆三命知其當三獻也
大夫卿之摠名故注云三獻也　今豆有加　正義曰上
言加籩此言豆若籩豆並加互舉其一也　寡君猶未敢
正義曰魯侯爵禮當七獻上文唯言豆有加籩止知加於
常禮不知幾獻籩豆未必過七獻
也言寡君猶未敢當此者謙耳　宋寺人柳有寵
有寵於平公　大子佐惡之華合比曰我殺之欲以求媚大子
柳聞之乃坎用牲埋書詐為盟處而告公曰合

比將納亡人之族〔亡人華臣也襄十七年奔衛〕既盟于北郭矣公使視之有焉遂逐華合比合比奔衛於是華亥欲代右師〔亥合比弟欲得合比處〕乃與寺人柳比從爲之徵曰聞之久矣〔聞合比欲納華臣〕公使代之〔代合比爲右師〕見於左師〔左師向戌〕左師曰女夫也必亡〔夫謂華亥〕女喪而宗室於人何有人亦於女何有〔言人亦不能愛女〕詩曰宗子惟城毋俾城壞毋獨斯畏〔詩大雅言宗子之固若城俾使也〕女其畏哉〔爲二十年〕

華亥出奔傳【疏】詩曰至斯畏　正義曰大雅板之篇凡伯刺厲王之詩也言宗子之固惟若城也即謂宗子爲城言宗人當固之毋使此城傾壞傾壞則女獨矣女既獨此必有所畏懼也

六月丙戌鄭災（終士文伯之言）楚公子弃疾如晉報韓子也（報前年送女）過鄭鄭罕虎公孫僑游吉從鄭伯以勞諸柤辭不敢見（不敢當國君之勞相鄭地）固請見之見如見王（見鄭伯如見楚王言弃疾共而有禮）以其乘馬八匹私面（私見鄭伯）見子皮如上卿（如見楚卿）以馬六匹見子產以馬四匹見子大叔以馬二匹（降殺以兩）禁

芻牧采樵不入田不犯田稼不樵樹不采蓺莧也不抽屋不強匄誓曰有犯命者君子廢小人降君子則廢黜不得居位小人則退給下劇也舍不爲暴主不恩賓恩惠也往來如是鄭三卿皆知其將爲王也三卿罕虎公孫僑游吉韓宣子之適楚也楚人弗逆公子弃疾及晉竟晉侯將亦弗逆叔向曰楚辟我衷辟邪也衷正也若何效辟詩曰爾之教矣民胥效矣詩小雅言上教下效從我而已焉用效人

之辟書曰聖作則逸書則法也無寧以善人爲則無寧寧也而則人之辟乎匹夫爲善民猶則之況國君乎晉侯說乃逆之傳言叔向知禮疏注共而有禮 正義曰見如見王是共也辟不敢見是禮也 不樵樹不采蓺 正義曰不樵樹不伐樹以爲樵不采蓺不采所種之菜果 不抽屋不強匄 正義曰服虔云抽裂也言不毀裂所舍之屋也匄乞也不就人強乞也秋九月大雩旱也徐儀楚聘于楚儀楚徐大夫楚子執之逃歸懼其叛也使薳洩伐徐薳洩楚大夫吳人救之令尹子蕩帥師伐吳師于豫章

而次于乾谿乾谿在譙國城父縣南楚東竟吳人敗其師於房鍾房鍾吳地獲宮廄尹弃疾鬬韋龜之父子蕩歸罪於薳洩而殺之歸罪於薳洩不以敗告故不書冬叔弓如楚聘且弔敗也弔爲吳所敗疏且弔敗也正義曰如上注不以敗告故不書而得弔敗者本自爲聘聞敗因弔之故言且也十一月齊侯如晉請伐北燕也告盟主士匄相士鞅逆諸河禮也士匄晉大夫相爲介得敬逆來者之禮晉侯許之十二月齊侯遂伐北燕將納簡公簡公北燕伯三年出奔齊晏子曰不入燕有君

矣民不貳吾君賄左右諂諛作大事不以信未嘗可也爲明年暨齊平傳 疏 士句相士鞅 正義曰世族譜以王正爲雜人諸本及王肅董遇注皆作王正俗本或誤爲士句此人不當與士鞅之父同姓名而爲之介也

經七年春王正月暨齊平暨與也燕與齊平前年冬齊伐燕間無異事故不重言 疏 注暨與至可知 正義曰暨與釋詁文燕從可知 也此直言暨齊平不知誰與齊平穀梁傳云以外及内曰暨謂此爲魯與齊平賈逵何休亦以爲會與齊平許惠卿以爲燕燕與齊平服虔云襄二十四年仲孫羯侵齊二十五年崔杼伐我自爾以來齊魯不相侵伐且外是大國無爲求與魯平此六年冬齊侯伐北燕將納簡公齊侯貪賄而與之平故傳言齊求之也齊次于虢燕人行成其文相比許君近之案經例即燕與齊平當書燕

賛與諸侯平皆言暨下三月公如楚叔孫婼如齊涖盟公不在國故齊無來者據經言之賈君爲得杜則從許說也故兩載其說意從賈服其所疑去前年冬齊伐燕文接此春間無異事故不去燕省文也又此年稱齊暨燕平之月傳所舉經文知此是燕與齊平也釋例曰昭六年冬齊侯伐北燕七年春而平冬春相接間無異事省文故不重言燕猶桓五年冬州公如曹六年春因書寔來也傳以其不分明故起見齊燕平之月以正之也

三月公如楚叔孫婼如齊涖盟無傳公將遠適楚故叔孫如齊尋舊好

【疏】注公將至舊好　正義曰魯與齊鄰公遠適楚慮其或來侵伐遣使與之盟尋舊好也案經婼之如齊在公如楚下杜言將適楚者叔孫婼非公命則不得書經明是公未發時命之公發後始去杜言將見此意

夏四月甲辰朔日有食之秋八月戊辰衛侯惡

卒元年大夫盟于𧦝衛侯惡卒 正義曰穀梁傳曰鄉曰衛齊惡今曰衛侯惡此何爲君臣同名也君子不奪人名不奪親之所名重其所以來也王父名子也注云不奪人名明臣雖欲改君不當聽也君不聽臣易名者欲使人重父命也父受名于王父王父卒則稱王父之命名之曲禮云卒哭乃諱鄭玄云敬鬼神之名也生者不相辟名衛侯名惡大夫有石惡君臣同名春秋不非譏此事也然則此君卒哭之後臣當辟其諱曲禮云君子已孤不更名當舍名而稱字 注元年大夫盟于𧦝 正義曰號會不盟而言盟者令尹圍請讀舊書加於牲上雖不爲載書亦以名告神與盟同也

九月公至自楚冬十有一月

癸未季孫宿卒十有二月癸亥葬衛襄公

傳七年春王正月暨齊平齊求之也齊伐燕燕人賂

之反從求平如晏子[]言癸巳齊侯次于虢虢燕竟燕人行成曰敝邑知罪敢不聽命先君之敝器請以謝罪敝器瑤罋玉櫝之屬公孫皙曰受服而退俟釁而動可也皙齊大夫二月戊午盟于濡上濡水出高陽縣東北至河間鄚縣入易水燕人歸燕姬嫁女與齊侯賂以瑤罋玉櫝斝耳不克而還瑤玉也櫝匱也斝耳玉爵也疏齊求之正義曰傳云齊求之自言其平之意下云盟于濡上是其平之事也下言齊侯次于虢燕人行成則是燕先發意而言齊求之者齊若志在伐燕不當在竟久次久次而不行即是求之之狀也燕必知其意乃行成耳 注濡水至易水

正義曰今案高陽無此水也水源皆出於山其出平地皆是山中平地燕趙之界無泉出者未知杜言何所案據

注瑤玉至玉爵　正義曰孔安國尚書傳云瑤美石此云瑤甕玉櫝與玉別文亦似非玉杜以瑤爲玉者詩毛傳云瓊瑤美玉則瑤之爲物在玉石之間與玉小別故或以爲石或以爲玉瓊是玉之美名詩以瓊瑤爲玉故毛言美玉耳周禮醢人王舉則共醢六十甕以齊醢菹醬實之則甕是小器當以瓦爲之以瑤爲甕故爲寶也論語云龜玉毁於櫝中是櫝爲盛物之匱也明堂位云爵夏后氏以琖殷以斝周以爵鄭玄云斝畫禾稼也斝是爵名文承玉櫝之下明亦以玉爲之言耳者蓋此器旁有耳若今之柸故名耳

楚子之爲令尹也爲王旌以田析羽爲旌王旌游至於軫芋尹無宇斷之曰一國兩君其誰堪之及即位爲章華之

宮納亡人以實之章華南郡華容縣無宇之閽入焉有罪亡入章華宮無宇執之有司弗與王有司也曰執人於王宮其罪大矣執而謁諸王執無宇也王將飲酒遇其歡也無宇辭曰天子經略經營天下略有四海故曰經略諸侯正封封疆有定分古之制也封略之內何非君土食土之毛誰非君臣毛草也故詩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詩小雅濱涯也天有十日甲至癸人有十等王至臺下所以事上

上所以共神也故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阜阜臣輿輿臣隸隸臣僚僚臣僕僕臣臺馬有圉牛有牧養馬曰圉養牛曰牧以待百事今有司曰女胡執人於王宫將焉執之周文王之法曰有亡荒閱荒大也閱蒐也有亡人當大蒐其衆所以得天下也吾先君文王楚文王作僕區之法僕區刑書名曰盜所隱器隱盜所得器與盜同罪所以封汝也行善法故能啓疆北至汝水若從有司是無所

執逃臣也逃而舍之是無陪臺也言皆將逃 王

事無乃闕乎昔武王數紂之罪以告諸侯

曰紂爲天下逋逃主萃淵藪萃集也天下逋逃悉以紂爲淵藪集而歸之 故夫致死焉人欲致死討紂 君王始求諸侯

而則紂無乃不可乎若以二文之法取之

盜有所在矣言王亦爲盜 王曰取而臣以往往去也

盜有寵未可得也盜有寵王自謂爲恭靈王張本 遂赦之赦無字

疏 注析羽至於軫 正義曰析羽爲旌周禮司常文也

鄭玄云析羽皆五采繫之於旞旌之上所謂注旄於

干首也凡九旗之帛皆用絳然則干首有羽羽為旌名遂以旌為旗幅其垂至軫者謂游至軫非羽至軫也禮緯稽命徵云禮天子旗九刃曳地諸侯七刃齊軫大夫五刃齊較士三刃齊首周禮節服氏衮冕六人維王之大常鄭玄云王旌十二旒兩兩以縷綴連旁三人持之禮天子旌曳地杜以楚雖僭號稱王未必即如天子不應建大常旌曳地故以諸侯解之言王旌游至於軫謂楚王旌也蓋建交龍之旗而游至軫耳然諸侯之旌短於王旌二刃大夫之旌亦短於諸侯之旌二刃案周禮軫去地四尺較去軫並五尺五寸而禮緯云諸侯齊軫大夫齊較於事為疑不可知也　芋尹　正義曰芋是草名哀十七年陳有芋尹蓋皆以草名官不知其故　天子至正封　正義曰莊二十一年注云略界也則此略亦為界也經營天下以四海為界界內皆為己有故言略有四海謂有四海之內也天子界內天子自經營之故言經略也諸侯封內受之天子非己自營故言正封謂不侵人不與人正之使有定分　詩

曰至王臣　正義曰北山大夫刺幽王也役使不均云溥天之下云云鄭箋云此言王之土地廣矣王之臣又衆矣何求而不得何使而不行率土之濱者地之形勢水多於土民居水畔故云循土之涯也　王臣至臣臺　正義曰文十八年傳云舜臣堯者謂舜為臣以事堯也此云王臣公者謂上以下為臣文同而意異也公者五等諸侯之摠名環濟要略云自營為厶八厶為公言公正無私也大夫者夫之言扶也大能扶成人也士者事也言能理庶事也服虔云皁造也造成事也輿衆也佐皁舉衆事也隷隷屬於吏也僚勞也共勞事也僕僕豎主藏者也臺給臺下微名也此皆以意言之循名求義不必得本故杜皆略而不說　注僕區刑書名　正義曰引其言戒刑法知是刑書名也名曰僕區未知其義服虔云僕隱也區匿也為隱亡人之法也　注行善至汝水　正義曰文王之法所以得天下言行善法所以得為天子也僕區之法所以封汝言去盜賊所以大啓封疆也哀十七年傳曰彭仲爽申俘也文

王以爲令尹實縣申息朝陳蔡封畛於汝是文王啓疆至汝水　昔武至淵藪　正義曰此在尚書武成篇也武王既克殷歸至于豐乃陳伐紂之事告於諸侯言將伐之時以商之罪告于皇天后土所過名山大川曰今商王受無道暴殄天物害虐烝民爲天下逋逃主萃淵藪是言天下罪人逋逃者以紂爲主集而歸之如魚入深淵獸奔藪澤也

楚子成章華之臺願與諸侯落之宮室始成祭之爲落臺今在華容城內大宰薳啓疆曰臣能得魯侯薳啓疆來召公辭曰昔先君成公命我先大夫嬰齊曰吾不忘先君之好將使衡父照臨楚國鎮撫其社稷以輯寧爾民嬰齊受

命于蜀蜀盟在成二年衡父公衡奉承以來弗敢失隕而致諸宗祧言奉成公此語以告宗廟日我先君共王引領北望日月以冀冀魯朝傳序相授於今四王矣四王共康郟敖及靈王嘉惠未至唯襄公之辱臨我喪襄公二十八年如楚臨康王喪孤與其二三臣悼心失圖在哀喪故社稷之不皇況能懷思君德皇暇也言有大喪多不暇今君若步玉趾辱見寡君趾足也寵靈楚國以信蜀之役致君之嘉惠是寡君既受貺矣何

蜀之敢望言但欲使君來不敢望如蜀復有質子其先君鬼神實嘉賴之豈唯寡君君若不來使臣請問行期問魯見伐之期寡君將承質幣而見于蜀以請先君之貺請問也公將往夢襄公祖祖祭道神梓慎曰君不果行襄公之適楚也夢周公祖而行今襄公實祖君其不行子服惠伯曰行先君未嘗適楚故周公祖以道之襄公適楚矣而祖以道君不行何之三月公如楚

鄭伯勞于師之梁鄭城門孟僖子為介不能相儀僖子仲孫貜及楚不能荅郊勞為下僖子病不能相禮張本

疏注宮室至城内　正義曰雜記云成廟則釁之路寢成則考之而不釁釁屋者交神明之道也鄭玄云言露寢生人所居不釁者不神之也考之者設盛食以落之爾檀弓曰晉獻文子成室諸大夫發焉是也然則不釁似無祭而杜言宮室始成祭之為落者以其言落必是以酒澆落之雖不如廟以血塗其上當祭中霤之神以安之　日我至北望　正義曰日謂往日也嬰齊與魯盟于蜀事在成二年共王之初共王即望魯朝故言往日我先君共王引領北望也董遇注無日字謚法既過能改曰共　寵靈至既矣　正義曰言開其恩寵賜以威靈以及楚國以明受命于蜀之事不虛致令君之嘉惠於楚即是寡君受既矣　注祖祭道神　正義曰詩云韓侯出祖仲山甫出祖是出行必為祖也曾子

問曰諸侯適天子與諸侯相見皆云道而出是祖與道爲一知祖是祭道神也周禮大馭掌馭玉路以祀及犯軷王自左馭馭下祝登受轡犯軷遂驅之鄭玄云行山曰軷犯之者封土爲山象以菩芻棘柏爲神主既祭以車轢之而去喻無險難也又聘禮記云出祖釋軷祭酒脯乃飲酒于其側鄭玄云祖始也行出國門止陳車騎釋酒脯之奠於軷爲行始也詩傳曰軷道祭也謂祭道路之神春秋傳曰軷涉山川然則軷山行之名也道路以險阻爲難是以委土爲山或伏牲其上使者爲軷祭酒脯祈告也卿大夫處者於是餞之飲酒於其側禮畢乘車轢之而遂行是說祖軷之事也詩云取羝以軷謂諸侯也天子則以犬故犬人云伏瘞亦如之鄭司農云伏謂伏犬以王車轢之是也大夫用酒脯

夏四月甲辰朔日有食之晉侯問於士文伯曰誰將當日食對曰魯衛惡之受其凶惡衛大魯小

公曰何故對曰去衛地如魯地衛地豕韋也魯地降婁也日食於豕韋之末及降婁之始乃息故禍在衛大在魯小也周四月今二月故日在降婁於是有災魯實受之災發於衛而魯受其餘禍其大咎其衛君乎魯將上卿八月衛侯卒十一月季孫宿卒公曰詩所謂彼日而食于何不臧者何也感日食而問詩對曰不善政之謂也國無政不用善則自取謫于日月之災謫譴也故政不可不慎也務三而已一曰擇人擇賢人二曰因民因民所利而利之三曰從時

順四時之所務 疏注衛地至降婁 正義曰周禮保章氏以星土辨九州之地所封封域皆有分星在地封域必當天星之分但古書亡失鄭注保章氏引堪餘云寅析木燕也卯大火宋也辰壽星鄭也巳鶉尾楚也午鶉火周也未鶉首秦也申實沈晉也酉大梁趙也戌降婁魯也亥娵訾衛也子玄枵齊也丑星紀吳越也秦漢以來地分天次娵訾衛也降婁魯也娵訾之次一名豕韋故云衛地豕韋也三統歷娵訾初日在危十六度立春節在營室十四度雨水中終於奎四度也降婁初日在奎五度驚蟄節在婁四度春分中終於胃六度也此時周四月今二月故日在降婁但閏有前却不知日在何度而食也言去衛地如魯地蓋始入降婁之初耳　詩所至不臧　正義曰十月之交大夫刺幽王也卜月之交朔月辛卯日有食之亦孔之醜注云日爲君辰爲臣辛金也卯木也又以卯侵辛故甚惡也又云彼月而食則維其常此日而食于何不臧詩作此此云彼者師讀不同也　對曰至之災　正義曰

士文伯緣公之問設勸戒之辭言人君爲政不善可以感動上天則自取譴責於日月之災以日食之災由君行之所致也昏義云天子聽男教后聽女順天子治陽道后治陰德是故男教不脩陽事不得適見於天日爲之食婦順不脩陰教不得適見於天月爲之食此傳彼記皆是勸戒辭耳日月之會自有常數每於一百七十三日有餘則日月之道一交交則日月必食雖千歲之日食皆豫筭而盡知寧復由教不脩而政不善也此時周室微弱王政不行非復能動天也設有天變當與天下爲災何獨衛君魯卿當其咎也若日食在其分次其國即當有咎則每於日食必有君死豈日食之歲常有一君死乎足明士文伯言衛君魯卿之死不由日食而知矣人君者位貴居尊志移心溢或淫恣情慾壞亂天下聖人假之神靈作爲鑒戒夫以昭昭大明照臨下土忽爾殲亡俾晝作夜其爲怪異莫斯之甚故鳴之以鼓柝射之以弓矢庶人奔走以相從嗇夫馳騁以告衆降物辟寢以哀之祝幣史辭以禮之立貶食

夫樂之數制入門發朔之典示之以罪己之宜敎之以脩德之法所以重天變警人君也天道深遠有時而驗或亦人之禍釁偶與相逢故聖人得因其變常假爲勸戒知達之士識先聖之幽情中下之主信妖祥以自懼但神道可以助教不可專以爲教神之則惑衆去之則害宜故其言若有若無其事若信若不信期於大通而已世之學者宜知其趣焉

晉人來治杞田前女叔侯不盡歸今公適楚晉人恨故復來治杞田季孫將以成與之成孟氏邑本杞田謝息爲孟孫守不可謝息僖子家臣曰人有言曰雖有挈缾之知守不假器禮也挈缾汲者喻小知爲人守器猶知不以借人夫子從君而守臣喪邑夫子謂孟僖子從公如楚雖吾子亦有猜焉季言

孫亦將擬我不忠

季孫曰君之在楚於晉罪也言晉罪君之在楚又不聽晉魯罪重矣晉師必至吾無以待之不如與之間晉而取諸杞候晉閒隙可復伐杞取之吾與子桃魯國下縣東南有桃虛成反誰敢有之是得二成也魯無憂而孟孫益邑子何病焉辭以無山與之萊柞萊柞二山乃遷于桃謝息遷也晉人爲杞取成不書非公命

疏注前女至杞田　正義曰下云君之在楚於晉罪也知晉人以此故復來治杞田也宋之盟云晉楚之從交相見今復恨者於時不免楚意爲此盟耳私心不欲諸侯向楚又

無辭可以禁之故內懷恨而治其田楚子享公于新臺章華臺也使長鬣者相鬣鬚也欲光夸魯侯好以大屈宴好之賜大屈弓名既而悔之薳啓彊聞之見公公語之拜賀公曰何賀對曰齊與晉越欲此久矣寡君無適與也而傳諸君君其備禦三鄰言齊晉越將伐魯而取之慎守寶矣敢不賀乎公懼乃反之傳言楚靈不信所以不終

使長鬣者相　正義曰吳楚之人少鬚故選長鬣者相儀也

注大屈弓名　正義曰賈逵云大屈寶金可以爲劍大屈金所生地名服虔云一曰大屈弓名魯連書曰楚子享魯侯於章華之臺與大曲之弓既而悔之薳啓彊見魯侯

侯歸之大甌與大曲也 鄭子產聘于晉晉侯有疾韓宣子逆客私焉私語曰寡君寢疾於今三月矣並走羣望晉所望祀山川皆走往祈禱有加而無瘳今夢黃熊入於寢門其何厲鬼也對曰以君之明子為大政其何厲之有昔堯殛鯀于羽山羽山在東海祝其縣西南其神化為黃熊以入于羽淵實為夏郊三代祀之鯀禹父夏家郊祭之歷殷周二代又通在羣神之數并見祀晉為盟主其或者未之祀也乎言周衰晉為盟

玄孫佐天子祀羣神韓子祀夏郊祀鯀晉侯有間間差也賜

子產莒之二方鼎方鼎莒所貢疏今夢至寢門正義曰諸本皆

作熊字賈逵云熊獸也説文云熊獸似豕山居冬蟄舜獸云羆如熊黃白文孫炎引書云如熊如羆則熊似豕之獸即今之所謂熊是也釋獸又云熊虎醜其子狗李巡曰熊虎之類其子名狗則熊獸似虎非熊也又釋魚云鼈三足能樊光曰鼈皆四足今三足故記之彼是鼈之異狀張衡東京賦云能鼈三趾梁主云鮌之所化是能鼈也若是熊獸何以能入羽淵但以神之所化不可以常而言之若是能鼈何以得入寢門先儒既以爲獸今亦以爲熊獸是也汲冢書瑣語云晉平公夢見赤熊闚屏惡之而有疾使問子產子產言闚屏牆必是獸也張叔皮論云賓爵下華田鼠上騰牛哀虎變鮌化爲熊久血爲燐積灰生蠅傳玄潛通賦云聲伯忌瓊瑰而弗占兮晝言諸而暮終嬴正沈騂以楮

福兮畏告凶而命窮黃毋化而爲蠹兮鼓翅變而成熊二者所韻不同或疑張叔爲能著作郎王劭云古人讀雄與熊者皆于陵反張叔用舊音傅玄用新音張叔亦作熊也案詩無羊與正月及襄十年衛卜禦寇之繇皆以雄韻陵勁言是也　注鯀禹至見祀　正義曰祭法云夏后氏禘黃帝而郊鯀言郊祭天而以鯀配是夏家郊祭之也殷周二代自以其祖配天雖復不以鯀配郊鯀有治水之功又通在羣神之數并亦見祀通夏世爲三代祀之也祭法又曰夫聖王之制祀也能禦大菑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鯀鄣鴻水而殛死禹能脩鯀之功非此族也不在祀典是言鯀有大功而歷代祀之也祭法又云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嚳祖顓頊而宗堯夏后氏亦禘黃帝而郊鯀祖顓頊而宗禹殷人禘嚳而郊冥祖契而宗湯周人禘嚳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家語子羔問曰周人祖文王而宗武王虞夏祖宗異代者孔子曰殷周祖宗其廟可以不毀則其他所祖宗者功德不殊雖在異代亦可以無疑矣周人變召公

獨敬其樹況祖宗其功德而可以不尊奉其廟哉　注言用至羣神　正義曰祭法曰有天下者祭百神諸侯在其地則祭之亡其地則不祭然則鯀非晉地之神晉人不合祭之也但周室既衰晉爲盟主得佐助天子祭祀羣神故不祀鯀而鯀爲祟也晉語說此事云昔者鯀違帝命殛之于羽山化爲黃熊以入于羽淵實爲夏郊三代舉之夫鬼神之所及非其族類則紹其同位今周室少卑晉實繼之其或者未舉夏郊邪宣子以告祀夏郊董伯爲尸五日晉侯疾間是言晉當繼周得佐天子祀羣神也傳三十一年傳云相之不享於此久矣非衛之罪也杞鄫何事然則杞是夏後自當祀相衛不祀相而晉祀鯀者相無功唯子孫當祀鯀則列在祀典天子祀之故晉繼周當祀鯀　祀夏郊　正義曰言祀夏家所郊者故注云祀鯀

方鼎　正義曰服虔云鼎三足則圓四足則方　子產爲豐施歸州田於韓宣子　豐施鄭公孫段之子三年晉以州田賜段　曰

日君以夫公孫段爲能任其事而賜之州田今無祿早世不獲久享君德其子弗敢有不敢以聞於君私致諸子（此年正月公孫段卒）宣子辭子產曰古人有言曰其父析薪其子弗克負荷（荷擔也以微薄喻重貴）施將懼不能任其先人之祿其況能任大國之賜縱吾子爲政而可後之人若屬有疆場之言敝邑獲戾（恐後代宣子者將以鄭取晉邑罪鄭）而豐氏受其大討吾子取州

是免澂邑於戾而建置豐氏也敢以爲請

傳言子產貞而不諒宣子受之以告晉侯晉侯以與宣

子宣子爲初言病有之初言謂與趙文子爭州田以易原縣

於樂大心樂大心宋大夫原晉邑以賜樂大心也疏注傳言至不諒正義曰貞而不諒

論語文也貞正也諒信也既受晉邑卒而歸之是正也知宣子欲之而言畏懼後禍是不信也鄭人相

驚以伯有曰伯有至矣則皆走不知所往

襄三十年鄭人殺伯有言其鬼至鑄刑書之歲二月在前年或夢

伯有介而行介甲也曰壬子余將殺帶也駟帶

助子晳殺伯有壬子六年三月三日明年壬寅余又將殺段也公孫段豐氏黨壬寅此年正月二十八日及壬子駟帶卒國人益懼齊燕平之月此年正月壬寅公孫段卒國人愈懼其明月子產立公孫洩及良止以撫之乃止公孫洩子孔之子也襄十九年鄭殺子孔良止伯有子也立以為大夫使有宗廟子大叔問其故子產曰鬼有所歸乃不為厲吾為之歸也大叔曰公孫洩何為子孔不為厲問何為復立洩子產曰說也為身無義而圖說伯有無義以妖鬼故立之恐惑民并立洩使若自以大義

存誅絶之後者以解説民心從政有所反之以取媚也民不可使知之故治政或當反道以求媚於民不媚不信説而後信之不信民不從也及子産適晉趙景子問焉景子晉中軍佐趙成曰伯有猶能爲鬼乎子産曰能人生始化曰魄魄形也既生魄陽曰魂陽神氣也用物精多則魂魄彊物權勢是以有精爽至於神明爽明也匹夫匹婦強死其魂魄猶能馮依於人以爲淫厲強死不病也人謂匹夫匹婦賤身況良霄我先君穆

公之胄子良之孫子耳之子敝邑之卿從政三世矣鄭雖無腆腆厚也抑諺曰蕞爾國蕞小貌而三世執其政柄其用物也弘矣其取精也多矣其族又大所馮厚矣良霄魂魄所馮者厚重而強死能爲鬼不亦宜乎傳言子產之博敏

【疏】注公孫段豐氏黨　正義曰劉炫云段即豐氏當言豐氏黨字之誤以規杜氏今知非者段爲豐氏傳有明文杜既注傳無容不委蓋後人轉寫之誤劉君雖規未必是杜之失

子產至圖說　正義曰言立公孫泄者所以解說民心也伯有作亂而死不應立其後祀今立良止民必怪之爲伯有之身無義立後而圖謀自解說於民也解說者以子孔

良霄俱被誅殺今并立二人言若國家自以大義存誅絕
之後不爲妖鬼立良止也以此解説民心　從政至媚也
正義曰反之謂反正道也媚愛也從其政事治國家者有
所反於正道以取民愛也反正道者子孔誅絕於道理不
合立公孫泄今既立良止恐民以鬼神爲惑故反違正道
兼立公孫泄以取媚於民令民不惑也段與帶之卒自當
命盡而終耳未必良霄所能殺也但良霄爲厲因此恐民
民心不安義須止遏故立祀止厲所以安下民也何休膏
育難此言孔子不語怪力亂神以鬼神爲政必惑衆故不
言也今左氏以此令後世信其然廢仁義而祈福於鬼神
此大亂之道也子產雖立良止以託繼絕此以鬼賞罰要
不免於惑衆豈當述之以示季末鄭玄荅之曰伯有惡人
也其死爲厲鬼厲者陰陽之氣相乘不和之名尚書五行
傳六厲是也人死體魄則降知氣在上有尚德者附和氣
而興利孟夏之月令雩祀百辟卿士有益于民者由此也
爲厲者因害氣而施災故謂之厲鬼月令民多厲疾五行

傳有禦六厲之禮禮天子立七祀有大厲諸侯立五祀有國
厲欲以安鬼神弭其害也子產立良止使祀伯有以弭害乃
禮與洪範之事也子所不語怪力亂神謂虛陳靈象於今無
驗也伯有爲厲鬼著明若此而何不語乎子產固爲衆愚將
惑故并立公孫泄云從政有所反之以取媚也孔子曰民可
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子產達於此也　人生至曰魂　正義
曰人稟五常以生感陰陽以靈有身體之質名之曰形有噓
吸之動謂之爲氣形氣合而爲用知力以此而彊故得成爲
人也此將說淫厲故遠本其初人之生也始變化爲形形之
靈者名之曰魄也既生魄矣魄內自有陽氣氣之神者名之
曰魂也魂魄神靈之名本從形氣而有形氣既殊魂魄亦異
附形之靈爲魄附氣之神爲魂也附形之靈者謂初生之時
耳目心識手足運動啼呼爲聲此則魄之靈也附氣之神者
謂精神性識漸有所知此則附氣之神也是魄在於前而魂
在於後故云既生魄陽曰魂魂魄雖俱是性靈但魄識少而
魂識多孝經說曰魄白也魂芸也白明白也芸芸動也形有

體質取明白爲名氣唯嘘吸取其動爲義鄭玄祭義注云氣謂嘘吸出入者也耳目之聰明爲魄是言魄附形而魂附氣也人之生也魄盛魂彊及其死也形消氣滅郊特牲曰魂氣歸于天形魄歸于地以魂本附氣氣必上浮故言魂氣歸于天魄本歸形形既入土故言形魄歸于地聖王緣生事死制其祭祀存亡既異別爲作名改生之魂曰神改生之魄曰鬼祭義曰氣也者神之盛也魄也者鬼之盛也合鬼與神教之至也死必歸土此之謂鬼其氣發揚于上神之著也是故魂魄之名爲鬼神也檀弓記延陵季子之哭其子云骨肉歸復于土命也若魂氣則無不之也爾雅釋訓云鬼之爲言歸也易繫辭曰陰陽不測之謂神以骨肉必歸于土故以歸言之魂氣無所不通故以不測名之其實鬼神之本則魂魄是也劉炫云人之受生形必有氣氣形相合義無先後而此云始化曰魄陽曰魂是則先形而後氣先魄而後魂魂魄之生有先後者以形有質而氣無質尋形以知氣故先魄而後魂其實並生無先後也　注陽神氣也　正義曰以形有質故爲

陰魂無形故爲陽旣以化表形故以陽見氣氣爲陽知形爲陰互相見也　用物至䰟彊　正義曰䰟旣附氣氣又附形形彊則氣彊形弱則氣弱䰟以氣彊魄以形彊若其居高官而任權勢奉養厚則䰟氣彊故用物精而多則䰟魄彊也注物權勢　正義曰物非權勢之名而以物爲權勢者言有權勢則物能備物謂奉養之物衣食所資之摠名也　是以至神明　正義曰此言從微而至著耳精亦神也爽亦明也精是神之未著爽是明之未昭言權勢重用物多養此精爽至於神明也　從政三世　正義曰子良子耳良霄三世皆爲卿　子皮之族飲酒無度相尚以奢　故馬師氏與子皮氏有惡　馬師氏公孫鉏之子罕朔相困以酒也襄三十年馬師頡出奔公孫鉏代之爲馬師與子皮俱同一族　齊師還自燕之月　在此年二月　罕朔殺罕魋　魋子皮弟　罕朔奔晉韓宣

子問其位於子產問朔可使在何位子產曰君之羈臣苟得容以逃死何位之敢擇卿違從大夫之位謂以禮去者降位一等罪人以其罪降罪重則降多古之制也朔於敝邑亞大夫也其官馬師也大夫位馬師職獲戾而逃唯執政所寘之得免其死爲惠大矣又敢求位宣子爲子產之敏也使從嬖大夫爲子產故使降一等不以罪降【疏】注相尚至以酒　正義曰相尚以奢食無度也相困以酒飲無度也　罕朔殺罕魋　正義曰公孫鉏子展之弟展生子皮鉏生罕朔朔是子罕之孫禮

謂之從父昆弟 使從嬖大夫 [正義曰昭元年鄭放游楚云子晳上大夫女嬖大夫不尊貴也則晉之嬖大夫亦是下大夫子產云朔亞大夫也今晉侯使朔以下大夫故杜云爲子產故使降一等不以罪降] 秋八月衞襄公卒晉大夫言於范獻子曰衞事晉爲睦 [睦和也] 晉不禮焉庇其賊人而取其地 [賊人孫林父其地戚也] 故諸侯貳詩曰鶺鴒在原兄弟急難 [詩小雅鶺鴒鴡渠也飛則鳴行則搖喻兄弟相救於急難不可自舍] 又曰死喪之威兄弟孔懷 [威畏也言有死喪則兄弟宜相懷思] 兄弟之不睦於是乎不弔 [不相弔恤] 況遠人誰敢歸之今又不禮於

衛之嗣嗣新君也衛必叛我是絕諸侯也獻子以告韓宣子宣子說使獻子如衛弔且反戚田傳言戚田所由還衛衛齊惡告喪于周且請命王使成簡公如衛弔簡公王卿士也且追命襄公曰叔父陟恪在我先王之左右以佐事上帝陟登也恪敬也帝天也叔父謂襄公命如今之哀策余敢忘高圉亞圉二圉周之先也為殷諸侯亦受殷王追命者

疏詩曰至急難　正義曰小雅常棣之篇也以鶺鴒之在原喻兄弟之急難也鶺鴒水鳥也今而在原失其常處飛則鳴行則搖不能自舍也喻人當居平安之世今有兄弟在急難相救之情不能自

含也但鳥有飛行可言人之不能自含無狀可言耳 注
鶌鴿鸜渠 正義曰釋鳥文郭璞曰雀屬 注陟登至哀
策 正義曰陟登恪敬釋詁文也周禮所云上帝皆是天
也如今之哀策者漢魏以來賢臣既卒或贈以本官印綬
近世或更贈以高官褒德叙哀載之於策將葬賜其家以
告柩如今之哀策謂此也 注二圉至命者 正義曰案
周本紀高圉是公劉玄孫之孫高圉生亞圉亞圉大王亶
父之祖也並爲殷之諸侯今王追命襄公而云不忘二圉
知其亦是受殷王追命此杜以
意言耳二圉之受追命無文也 九月公至自楚孟
僖子病不能相禮 不能相儀荅郊勞以此爲己病 乃講學之
講習也 苟能禮者從之及其將死也 二十四年孟僖子卒傳終
言之 召其大夫 僖子屬大夫 曰禮人之幹也無禮

無以立吾聞將有達者曰孔丘僖子卒時孔丘年三十五
聖人之後也聖人殷湯而滅於宋孔子六代祖孔父嘉為宋督所殺其
子奔魯其祖弗父何以有宋而授厲公弗父何孔父嘉
之高祖宋閔公之子厲公之兄何適嗣當立以讓厲公及正考父弗父何之曾孫佐戴
武宣三人皆宋君三命茲益共三命上卿也言位高益共故其鼎
銘云考父廟之鼎一命而僂再命而傴三命而俯
俯共於傴傴共於僂循牆而走言不敢安行亦莫余敢侮其共如是
人亦不敢侮慢之饘於是鬻於是以餬余口於是鼎中為饘鬻饘

言至僞 其共也如是臧孫紇有言（紇武仲也）曰聖人有明德者若不當世其後必有達人（聖人之後有明德而不當大位謂正考父）今其將在孔丘乎我若獲沒得以壽終必屬說與何忌於夫子使事之（說南宮敬叔何忌孟懿子皆僖子之子）而學禮焉以定其位（知禮則位安）故孟懿子與南宮敬叔師事仲尼仲尼曰能補過者君子也詩曰君子是則是效（詩小雅）孟僖子可則效已矣

疏 注孔丘年三十五 正義曰當言三十四而云五蓋相傳

誤耳　注孔子六代祖　正義曰家語本姓篇云宋湣公
熙生弗父何何生宋父周周生世子勝勝生正考父考父
生孔父嘉其後以孔爲氏也孔父生木金父金父生睪夷
父夷父生防叔防叔辟華氏之偪而奔魯生伯夏伯夏生
梁紇梁紇即生孔子也　饘於至余口　正義曰釋言云
餬饘也郭璞云糜也又云鬻糜也孫炎曰淖糜也然則餬
饘鬻糜相類之物稠者曰糜淖者曰鬻餬饘是其別名將
糜向口故曰以餬余口猶今人以粥向鼻黏使相著謂之
餬鼻　注聖人正考父　正義曰聖人謂殷湯也不當世
謂不得在位爲國君也上文具言考父之德知此聖人之
後有明德而不得在世當大位者止謂正考父也既是聖
人之後而又有明德身無貴位必慶隆子孫故言其後必
有達人謂知能通達之人於夫子身爲大夫乃稱夫子此
時仲尼未仕不得稱爲夫子以未仕之時爲仕後之語是
丘明意尊之而失事實陳桓未死言謚亦此類也　注南
宮敬叔　正義曰說南宮氏也敬謚也叔字也又字容也

單獻公棄親用羈（獻公周卿士單靖公之子頃公之孫）（說一名縉字括也名）（羈寄客也）冬十月辛酉襄頃之族殺獻公而立成公（襄公頃公之父成公獻公弟）十一月季武子卒晉侯謂伯瑕（伯瑕士文伯）曰吾所問日食從矣可常乎（衛侯武子皆卒故）對曰不可六物不同（各異時）民心不壹（政教殊）事序不類（有變易）官職不則（治官居職非一法）同始異終胡可常也詩曰或燕燕居息或憔悴事國（詩小雅言不同）其異終也如是公曰何謂六物

對曰歲時日月星辰是謂也公曰多語寡
人辰而莫同何謂辰對曰日月之會是謂
辰一歲日月十二會所會謂之辰故以配日謂以子丑配甲乙詩曰至事國　正義
曰小雅北山大夫刺幽王也役使不均已勞於從事而不
得養其父母焉或燕燕居息燕燕安息貌或盡瘁事國盡
力勞病以從國事此作憔悴蓋師讀不同　歲時日月星
辰　正義曰釋天云載歲也夏曰歲周曰年李巡曰載一
歲莫不覆載也孫炎曰四時一終曰歲取歲星行一次也
年取年穀一熟見言歲即年也時謂四時春夏秋冬也日
謂十日從甲至癸也月從正月至十二月也星二十八宿
也辰謂日月所會一歲十二會從子至亥也周禮馮相氏
掌十有二歲十有二月十有二辰十日二十有八星之位
謂此六物也大歲所在十二年始币故為十二歲　辰而

與同［正義曰東方咮有辰也大火謂之辰也又有日月之會辰也又北方有辰星也日月會謂之辰者辰時也言日月聚會有時也］故以配日［正義曰言辰無常所分在十二以十幹配之明非一所也］衛襄公夫人姜氏無子［姜氏宣姜］嬖人婤姶生孟縶孔成子夢康叔謂己立元［成子衛卿孔達之孫烝鉏也元孟縶弟夢時元未生］余使羈之孫圉與史苟相之［羈烝鉏子苟史朝子］史朝亦夢康叔謂己余將命而子苟與孔烝鉏之曾孫圉相元史朝見成子告之夢夢協［協合也］晉韓宣子爲政聘于諸侯之歲［在二年］婤姶

生子名之曰元孟縶之足不良能行（跛也）孔成子以周易筮之曰元尚享衛國主其社稷（令蓍辭）遇屯䷂（震下坎上屯）又曰余尚立縶尚克嘉之（嘉善也）遇屯䷂之比䷇（坤下坎上比屯初九爻變）以示史朝史朝曰元亨又何疑焉（周易曰屯元亨）成子曰非長之謂乎（言屯之元亨謂年長非謂名元）對曰康叔名之可謂長矣（善之長也）孟非人也將不列於宗不可謂長（足跛非全人不可列為宗主）且其繇曰利建侯

繇辭 嗣吉何建建非嗣也 嗣子有常位故無所卜又無所建今以位不定卜嗣得吉則當從吉而建之也 二卦皆云 謂再得屯卦皆有建侯之文 子其建之康叔命之二卦告之筮襲於夢武王所用也弗從何爲 外傳云大誓曰朕夢協朕卜襲於休祥戎商必克此武王辭 弱足者居 跛則偏弱居其家不能行 侯主社稷臨祭祀奉民人事鬼神從會朝又焉得居各以所利不亦可乎 孟跛利居元吉利建 故孔成子立靈公十二月癸亥葬衛襄公 靈公元也 【疏】注夢時元未生 正義曰知者傳曰婤姶生孟縶卽

云成子夢若已生訖當云婤始生孟縶及元然云孔成子夢且說夢以下乃云晉韓宣子聘歲生元明未生也　之足不良　正義曰當斷不良爲句能行向下讀之知者宋二十年杜注云縶足不良故以官邑還豹是也　之比正義曰所以上屯無變者皆遇少爻故也　二卦皆云正義曰謂前卜元之二卦非謂後卜縶之卦也　注外傳云　正義曰外傳云者國語引大誓也古文尚書大誓具有此文此傳之意取大誓也杜不見古文故引外傳解之

春秋正義卷第二十七

春秋正義卷第二十八　昭公

國子祭酒上護軍曲阜縣開國子臣孔穎達等奉

勑撰

經八年春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以首惡從殺例故稱弟又稱世子

疏注以首至世子　正義曰招與公子過共殺偃師而立公子留及楚殺留師留出奔鄭招乃歸罪於過而使陳人殺之及楚師來討招又推過爲首得免重責不死而放之於越是以招爲從罪也若其從招之詐如楚之意則宜書過殺偃師由是仲尼知其實狀以招爲首傳言書曰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罪在招也是仲尼新意以招爲首惡也從殺例者從兩下相殺之例也釋例曰大臣相殺死者無罪則兩稱名

氏以示殺者之罪王札子殺召伯毛伯是也若死者有罪則不稱殺者名氏晉殺其大夫陽處父是也然則世子雖是副主猶是人臣從此人臣相殺之例故稱弟以見殺者之罪也又稱世子以見世子亦人臣也鄭段去弟陳招不去弟者釋例云陳招殺兄之子然不推刃於其兄故以首惡稱弟稱名從兩下相殺也是言招罪輕於害兄故存弟也

夏四月辛丑陳侯溺卒 襄二十七年大夫盟于宋

注襄二十七年大夫盟于宋 疏 襄二至于宋 正義曰溺以襄五年即位爾來陳常從楚唯有襄二十七年大夫與魯同盟于宋劉炫云往年衞侯惡卒杜云元年大夫盟于虢此不數虢以杜爲上下自相反今知不然者以盟于宋經有明文故指之虢盟文不見經故不數也其衞侯惡更無盟處唯有虢盟故數之劉不尋杜意而規其過非也

叔弓如晉楚人執陳行人干徵師殺之 稱行人明非行人罪 陳公子

留出奔鄭留爲招所立未成君而出奔秋蒐于紅革車千乘不言大者經[illegible]闕也紅魯地沛國蕭縣西有紅亭遠疑

疏注革車至闕也　正義曰傳稱革車千乘是大蒐也十一年大蒐于比蒲二十二年大蒐于昌間定十三年十四年大蒐于比蒲皆云大蒐此不云大知經闕文也釋例云紅之蒐傳言革車千乘所以示大蒐也而經不書大諸事同而文異傳不出言經義者直是時史之闕略仲尼略而從之春秋不可錯綜經文此之類也劉賈潁云蒐于紅不言大者言公大失權在三家也十一年蒐于比蒲經書大蒐復云書大者言大衆盡在三家隨文造意以非例爲例不復知其自違也

陳人殺其大夫公子過與招共殺偃師書名罪之大雩無傳不旱而秋雩過也冬十月壬午楚師滅陳不稱將帥不以告壬午月十八日執陳公子招放之

于越無傳復稱公子兄巳卒殺陳孔奐無傳招之黨楚殺之疏注招之黨楚殺之　正義曰孔奐之爲招黨傳無其文正以殺稱名氏是有罪之文知其是招黨也文七年宋人殺其大夫傳曰不稱名衆也且言非其罪也無罪不稱名知稱名爲有罪矣若使孔奐無罪仲尼必當變文但此非常例先無定制不知其將何所稱也執招殺奐皆是楚人爲之承上楚師滅陳之下是楚可知不復每文書楚杜以注文隔故言楚殺以明之不言殺陳大夫者殺他國之臣例不書爵宣十一年楚人殺陳夏徵舒是其類也此執招殺奐皆滅陳乃爲之故依次而書書在滅陳之下葬陳哀公楚人袁克葬之魯往會故書疏注楚人至故書　正義曰賈服以葬哀公之文在殺孔奐之下以爲楚葬哀公故杜辯之袁克葬之案傳克欲殺馬毀玉楚人將欲殺克不得爲楚葬之若是楚葬宜云楚人葬陳哀公當如齊侯葬紀伯姬不得直言葬也此言葬某公

者皆是魯往會葬之文大夫不得書名言其所為之事而巳故云魯往會故書也案傳表克之葬乃是私竊葬之而魯得會會者諸侯之卒告卒不告葬但葬有常期知卒即往會之未必得以禮從赴也

傳八年春石言于晉魏榆魏榆晉地晉侯問於師曠曰石何故言對曰石不能言或馮焉謂有精神馮依石而言不然民聽濫也濫失也抑臣又聞之抑疑辭曰作事不時怨讟動於民則有非言之物而言今宮室崇侈民力彫盡彫傷也怨讟並作莫信其性性命也民不敢自保其性命石言不亦宜乎於

是晉侯方築虒祁之宮（虒祁地名在絳西四十里臨汾水）叔向曰子野之言君子哉（子野師曠字）君子之言信而有徵故怨遠於其身（怨咎遠其身也）小人之言僭而無徵故怨咎及之詩曰哀哉不能言匪舌是出唯躬是瘁（詩小雅也不能言謂不知言理以僭言見退者其言非不從舌出以僭而無信自取瘁病故哀之）哿矣能言巧言如流俾躬處休其是之謂乎（哿嘉也巧言如流謂非正言而順叙以聽言見荅者言其可嘉以信而有徵自取安逸師曠此言緣問流轉終歸于諫故以比巧言如流也當叔向時詩義如此故與今說詩者小異）是

宮也成諸侯必叛君必有咎夫子知之矣謂十年晉侯彪卒傳疏注魏榆晉地　正義曰服虔云魏邑榆州里名襄二十三年叔孫豹次于雍榆雍榆地名知魏榆亦地名　民聽濫　正義曰民聽濫失實無言而妄稱有言也　詩曰至謂乎　正義曰小雅雨無正之篇也可哀愍哉彼不能言之人其所言者非不從舌是出但其言僭而無徵唯於己身是病以不能言而自病其身是可哀也可嘉美矣彼能言者巧為言語如水之轉流然其言信而有徵自使其身處休美之地以能言而自處其美地故可嘉也此能言處休者其是子野之謂乎注哿嘉至小異　正義曰詩毛傳云哿可也哿無正訓以其字從加從可故各以意訓耳此詩上文云聽言則荅譖言則退然後次此哀哉故杜以哀哉不能言覆上僭言見退謂言而不見信被黜退者也哿矣能言覆上聽言則荅謂言可聽用見應荅者也以其言可嘉善信而有徵故自

取安逸處休美也師曠因公之問其言流轉終歸于諫其言實巧故以比巧言如流也據今毛鄭解詩哀哉不能言者賢人不能言也不能以其正道曲從君心故身見困病哿矣能言乃指時世所謂能言者巧言從俗如轉流矣阿諛順旨不依正法得使身居休美與此所引意異故言當叔向時詩義如此與今說詩者小異隱元年注云詩人之作各以情言君子論之不以文害意故春秋傳引詩不皆與今說詩者同他皆放此然則引詩斷章取義得異於本而云叔向時詩義如此者但叔向此言在孔子删詩之前與删詩之後其義或異故云叔向時詩義如此隱元年論詩者君子之言君子即丘明也其言則删詩之後乃與詩說不同故云引詩斷章此杜大略而言其實未脩之前有引詩亦有斷章者

陳哀公元妃鄭姬生悼大子偃師元妃嫡夫人也二妃生公子留下妃生公子勝二妃嬖

留有寵屬諸司徒招與公子過（招及過皆哀公弟也哀公）有癈疾三月甲申公子招公子過殺悼大子偃師而立公子留夏四月辛亥哀公縊（憂恚自殺經書卒丑從赴）于徵師赴于楚（干徵師陳大夫）且告有立君公子勝愬之于楚（以招過殺偃師告愬也）楚人執而殺之（殺干徵師）公子留奔鄭書曰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罪在招也楚人執陳行人干徵師殺之罪不在行人也（疑為招赴楚當同罪故重發之）

注經書辛丑從赴　疏 正義曰經云辛丑傳言辛亥經傳異者多是傳實經虛故言從赴長歷四月戊戌朔四日辛丑十四日辛亥一月之內有此二日故不云日誤

注疑為至發之　正義曰襄十一年楚人執鄭行人良霄傳稱書曰行人言使人也此復發傳故言重發之也釋例曰行人有六而發傳有三者因良霄以顯其稱行人之因干謝師以示其非罪因魯叔孫婼以同外內大夫則餘三人皆隨例而為義也

叔弓如晉賀虒祁也賀宮成游吉相鄭伯以如晉亦賀虒祁也史趙見子大叔曰甚哉其相蒙也蒙欺也可弔也而又賀之子大叔曰若何弔也其非唯我賀將天下實賀言諸侯畏晉非獨鄭秋大蒐

于紅自根牟至于商衛革車千乘（大蒐數軍實簡車馬也根牟魯東界琅邪陽都縣有牟鄉商宋地魯西竟接宋衛也言千乘明大蒐且見魯衆之大數也）七月甲戌齊子尾卒子旗欲治其室（子旗欒施也欲并治子尾之家政）丁丑殺梁嬰（梁嬰子尾家宰）八月庚戌逐子成子工子車（三子齊大夫子尾之屬子成頃公子固也子工成之弟鑄也子車頃公之孫捷也）皆來奔（不書非卿）而立子良氏之宰（子良子尾之子高彊也子旗爲子良立宰）其臣曰孺子長矣（孺子謂子良）而相吾室欲兼我也（兼并也）授甲將攻之陳桓子善於子尾亦授甲

將助之或告子旗子旗不信則數人告將往又數人告於道遂如陳氏桓子將出矣聞之而還（聞子旗至）游服而逆之（去戎備著常游戲之服）請命（問桓子所至）對曰聞彊氏授甲將攻子子聞諸曰弗聞子盍亦授甲無宇請從（無宇桓子名）子旗曰子胡然彼孺子也吾誨之猶懼其不濟吾又寵秩之（謂爲之立宰）其若先人何子盍謂之（謂之使無攻我）周書曰惠不惠茂不茂（周書康誥也言當施惠於不惠者勸

勉於不勉者茂勉也康叔所以服弘大也服行也桓子稽[illegible]

曰頃靈福子頃公靈公欒氏所事之君吾猶有望望子旗惠及己遂

和之如初和欒高二家疏將往至陳氏 正義曰將往子良之家也又數人告不復敢向子良之家遂如陳氏服虔云將往者欲往到陳氏問助子良攻我意謬甚也 注周書至勉也 正義曰周公戒康叔當施惠於不肯施惠者勸勉其不能勉力者令子良不能勉力爲善欲令桓子勸勉之故引此書也茂勉也釋詁文 頃 正義曰謚法祗動追懼曰頃

陳公子招歸罪於公子過而殺之言招所以不死而得放九月楚公子棄疾帥師奉孫吳圍陳孫吳悼大子偃師之子惠公宋戴惡會之戴惡宋大夫

冬十一月壬午滅陳（壬午十月十八日傳言十一月誤）輿嬖袁克殺馬毀玉以葬（輿衆也袁克嬖人之貴者欲以非禮厚葬哀公）楚人將殺之請寘之（置馬玉）既又請私（私盡君臣恩）私於幄加絰於顙而逃（幄帳也逃不欲爲楚臣）使穿封戌爲陳公（戌楚大夫滅陳爲縣使戌爲縣公）曰城麇之役不諂（城麇役在襄二十六年戌與靈王爭皇頡）侍飲酒於王王曰城麇之役女知寡人之及此女其辟寡人乎（及此謂爲王）對曰若知君之及此臣必致死禮以息楚國（息寧靜也）晉侯問

於史趙曰陳其遂亡乎對曰未也公曰何
故對曰陳顓頊之後也（陳祖舜舜出顓頊）歲在鶉火
是以卒滅陳將如之（顓頊氏以歲在鶉火而滅火盛而水滅）今在析
木之津猶將復由（箕斗之閒有天漢故謂之析木之津由用也）且陳
氏得政于齊而後陳卒亡（物莫能兩盛）自幕至于
瞽瞍無違命（幕舜之先瞽瞍舜父從幕至瞽瞍閒無違天命廢絕者）舜重之
以明德寘德於遂（遂舜後蓋殷之興存舜之後而封遂言舜德乃至於遂）遂
世守之及胡公不淫故周賜之姓使祀虞

帝胡公滿遂之後也事周武王賜姓曰嬀封諸陳紹舜後臣聞盛德必百世祀虞之世數未也繼守將在齊其兆既存矣言陳氏興盛於齊形兆已見

注壬午至月誤　正義曰杜以長歷校之十月乙丑朔十八日得壬午也十一月無壬午經書十月歷與經合知傳言十一月者誤也　注與衆至哀公　正義曰就衆發之內特舉袁克之名知克是嬖人之貴者也葬無殺馬毀玉之法知欲以非禮厚葬哀公也服虔云一曰馬陳侯所乘馬玉陳侯所佩玉故殺馬毀玉不欲使楚得之事亦有似知不然者楚既滅陳制爲己有克不能私藏馬玉欲殘毀之故不從

對曰至楚國　正義曰致死禮者欲爲郟敖致死殺靈王也穿封戌既臣事靈王而爲此悖言追恨不殺君者以明在君爲君之義見己忠直若如今日有人欲謀靈王己必致死殺之此對是諂非悖也　注顓頊至水滅　正義曰

顓頊崩年歲星在鶉火之次於時猶有書傳言之故史趙得而知也歲星天之貴神所在必昌鶉火得歲而火益盛火盛而水滅顓頊水德故以此年終也陳是顓頊之族故知滅將如之亦當歲在鶉火陳乃滅也史趙別有以知假此而為言耳不可一準此言以驗國之興滅　注箕斗至用也　正義曰析木之津於十二次為位在寅也釋天云析木之津箕斗之間漢津也孫炎曰析別水木以箕斗之間是天漢之津也劉炫謂是天漢即天河也天河在箕斗二星之間箕在東方木位斗在北方水位分析水木以箕星為隔隔河須津梁以渡故謂此次為析木之津也不言析水而言析木者此次自南而盡此故依此次而名析木也襄三十年傳稱歲星在娵訾之口其明年乃及降婁歲星歲行一次降婁距此九年故此年歲在析木之津也由用釋詁文言將復用是而更興　注幕舜至絕者　正義曰魯語云幕能帥顓頊者也有虞氏報焉孔晁云幕能脩道功不及祖德不及宗故每於歲之大烝而祭焉謂之報言虞

舜祭慕明幕是舜先不知去舜遠近也帝系云顓頊生窮蟬窮蟬生敬康敬康生句芒句芒生蟜牛蟜牛生瞽叟亦不知幕於蟜牛以前是誰名字之異也從幕至瞽叟無違天命廢絕言其不絕世繼嗣相傳以至舜也觀傳此文瞽叟以前似有國土而尚書序云虞舜側微孔安國云為庶人故微賤經云有鰥在下曰虞舜明是下賤矣蓋至瞽叟始失國耳此又遠之事不可知也　注遂舜至於遂　正義曰三年傳云箕伯直柄虞遂伯戲則遂在直柄之後故云蓋殺興存舜之後而封之也言舜有明聖之德其德流及於遂故言寘德於遂寘置也置此德於遂身令使遂有德也　注胡公至舜後　正義曰胡公封陳之由襄二十五年傳已具之矣世本舜姓姚氏哀元年傳稱夏后少康奔虞虞思妻之以二姚虞思猶姓姚也至胡公周乃賜姓為嬀耳因昔虞舜居嬀水故周賜以嬀為姓也陳世家言舜居嬀汭其後因姓嬀氏　謂胡公之前已姓嬀矣是馬遷之妄也　其兆既存矣　正義曰陳氏山山益賢而位漸高

有恩德而得民意其有國之徵兆既存在矣言可知也

經九年春叔弓會楚子于陳以事往非行會禮 疏 注以事至會禮 正義曰此與宣十五年公孫歸父會楚子于宋其事同也楚子在彼魯欲大國自往會之非楚子召使會自以小國事大國之禮往 許遷于夷許畏鄭欲遷故以自遷爲文 疏 注許畏至爲文 正義曰許自楚莊王以來世屬於楚常與鄭爲仇敵今畏鄭欲遷都近楚楚從其意而遷之故以許自遷爲文若許不欲遷而楚強遷之則當爲楚人遷許如宋人遷宿齊人遷陽 夏四月陳災天火曰災陳既已滅降爲楚縣而書陳災者猶晉之梁山沙鹿崩不書晉災害繫於所災所害故以所在爲名 疏 注天火至爲名 正義曰天火曰災宣十六年傳例也公羊穀梁經皆作陳火公羊傳曰陳已滅矣其言陳火何存

陳也穀梁傳曰國曰災邑曰火火不志此何以志閔陳而存之也賈服取彼爲說言愍陳不與楚故存陳而書之言陳尚爲國也杜以左氏無此義故辯而異之云陳既已滅降爲楚縣不言楚陳災而直書陳災者猶如晉之梁山沙鹿崩不書晉也以彼不繫晉知法自不當繫楚非是存陳如舊國也凡災害所及繫於所災所害之處故以所在爲名不復繫其本國大都以名通例不繫國陳是楚之大都無緣當繫於楚二傳妄說故杜不從所災所害者所災謂陳災是也所害謂梁山沙鹿崩是也然災害繫於所災所害而宣十六年不直云宣榭火而以宣榭繫成周者以宣榭其名不顯若不繫成周不知何處宣榭與此別也

秋仲孫貜如齊冬築郎囿

傳九年春叔弓宋華亥鄭游吉衛趙黶會

楚子于陳楚子在陳故四國大夫往非盟主所召不行會禮故不摠書

疏

摠書　正義曰往年楚公子棄疾帥師圍陳楚子不親行也既滅陳以爲縣楚子自往巡行鎭撫之魯宋鄭衛聞其在陳畏威加敬名遣大夫往彼會之非是盟主所召至亦不行會禮故魯史獨書己使不復摠書諸國也傳因叔弓所見故歷序四國大夫以見諸國皆行非獨魯也十年叔孫婼如晉葬晉平公傳因歷序諸國大夫此意與彼同也服虔以爲此會宋鄭衛之大夫不書叔弓後也服見文七年公會諸侯晉大夫盟于扈傳歷序諸國乃云公後至故不書所會凡會諸侯不書所會後也後至不書其國辟不後也服意準彼爲義故云叔弓後耳彼爲盟主所召故諱後期此則楚非盟主何以當諱春秋之意豈欲魯棄晉而從楚乃爲之諱其會楚避也且彼不書所會乃摠書諸侯此若是會經何以不摠書叔弓會諸侯之大夫傳何以不言叔弓會楚子宋華亥鄭游吉衛趙黶于陳也今傳以四

國大夫共會楚子義非扈類足以可明且叔弓若枝傳當言之傳不言後而服以爲後是欲代丘明爲傳非解之也故杜顯而異之言不行會禮故不摠書見此意

二月庚申楚公子棄疾遷許于夷實城父此時改城父爲夷故傳實之城父縣屬譙郡取州來淮北之田以益之益許田伍舉授許男田然丹遷城父人於陳以夷濮西田益之以夷田在濮水西者與城父人遷方城外人於許成十五年許遷於葉因謂之許今許遷於夷故以方城外人實其處傳言靈王使民不安

疏注此時至譙郡　正義曰杜以地名經傳不同而傳言實者則以爲名有改易也傳不言實則以爲二名並存也所言實者皆舉舊以實新此地舊名城父此時新改爲夷然言城

父是舊名故傳以實明之凡有二義經書未改之名傳以所改實之則昭十八年許遷于白羽傳云許遷於析實白羽定十年公會齊侯于夾谷傳云會于祝其實夾谷是也若經書已改之名則傳亦舉其已改實其未改之號即此許遷于夷傳云遷許于夷實城父定十三年齊侯衛侯次于垂葭傳云次于垂葭實郥氏是也此四者或經書未改或經書已改傳皆上句舉其已改之名下句實其未改之號凡一地前後二名者非謂經時爲未改之名傳時爲已改之名乃於經傳以前上世之時已有所改前後之名夫子集史記而爲經丘明采簡牘而作傳史記或書其舊名者即白羽夾谷是也或史記書其後名者即夷與垂葭是也丘明據簡牘爲傳以所改後名而實之故僖二十五年秦取析矣襄二十六年聲子云析公之亂皆舉白羽改爲析之後但簡牘猶析故杜云於傳時白羽改爲析止謂簡牘之時非丘明作傳時也若其不然孔子脩經丘明作傳事相連接時日不遠豈可脩經時爲白羽作傳即改爲

析故杜云此四者皆爲所在之地舊名絶於當時史記有遺者也劉炫不審思杜意怪僖公襄公之世已有析名而規杜氏非也　取州至益之　正義曰釋例云州來淮南下蔡縣淝水之南地淮北之田淮水北田則州來邑在淮南邑民有田在淮北也許國盡遷于夷夷田少故取以益之

周甘人與晉閻嘉爭閻田　甘人甘大夫襄也閻嘉晉閻縣大夫　晉梁丙張趯率陰戎伐潁　陰戎陸渾之戎潁周邑　王使詹桓伯辭於晉　辭責讓之桓伯周大夫　曰我自夏以后稷魏駘芮岐畢吾西土也　在夏世以后稷功受此五國爲西土之長駘在始平武功縣所治斄城岐在扶風美陽縣西北　及武王克商蒲姑商奄吾東土也　樂安博昌縣北有蒲姑城　巴

濮楚鄧吾南土也肅愼燕亳吾北土也肅愼北夷在玄菟北三千餘里吾何邇封之有邇近也文武成康之建母弟以蕃屏周亦其廢隊是爲爲後世廢隊兄弟之國當救濟之豈如弁髦而因以敝之童子垂髦始冠必三加冠成禮而棄其始冠故言弁髦因以敝之弁亦冠也先王居檮杌于四裔以禦螭魅言檮杌略舉四凶之一下言四裔則三苗在其中故允姓之姦居于瓜州允姓陰戎之祖與三苗俱放三危者瓜州今敦煌伯父惠公歸自秦而誘以來僖十五年晉惠公自秦歸二十二年秦晉遷陸渾之戎於伊川使偪我諸

姬入我郊甸則戎焉取之邑外爲郊郊外爲甸言戎取周郊甸之地戎有中國誰之咎也咎在晉后稷封殖天下今戎制之不亦難乎后稷脩封疆殖五穀今戎得之唯以畜牧伯父圖之我在伯父猶衣服之有冠冕木水之有本原民人之有謀主也民人謀主宗族之師長伯父若裂冠毀冕拔本塞原專棄謀主雖戎狄其何有余一人伯父猶然則雖戎狄無所可責晉率陰戎伐周邑故云然叔向謂宣子曰文之伯也豈能改物言文公雖霸未能改正朔易服色

翼戴天子而加之以共翼佐也自文以來世有襄德而暴蔑宗周宗周天子以宣示其侈諸侯之貳不亦宜乎且王辭直子其圖之宣子說王有姻喪外親之喪使趙成如周弔且致閻田與襚襚送死衣反潁俘王亦使賓滑執甘大夫襄以說於晉晉人禮而歸之賓滑周大夫

疏 注甘人至大夫 正義曰孔子父叔梁紇爲鄹邑之長論語謂孔子爲鄹人之子是典邑大夫法當以邑名冠之而稱人知此甘人即是下文甘大夫襄也甘人是甘縣大夫知閻嘉是晉之閻縣大夫名嘉也甘閻接竟田或相侵故共爭之 注在夏

至西北　正義曰周語云昔我先世后稷以服事虞夏及夏之衰也棄稷弗務我先王不窋用失其官桒本紀不窋是后稷之子繼其父業世爲大國故受此五國爲西土之長也釋例土地名云魏河東河北縣也芮馮翊臨晉縣芮鄉是也畢在京兆長安縣西北駘在武功岐在美陽今桒其地芮在魏之西南百餘里耳岐在駘之西北無百里也詩稱后稷封邰與岐畢相近爲之長可矣計魏在邰東六百餘里而令邰國與魏爲長道路大遥公劉居豳又在岐西北四百餘里此傳極言遠竟而辭不及豳並不知其故

及武至東土　正義曰武王克商光有天下外薄四海皆爲周地上文既言西土故以下唯說三方其實西方所至過於上文自岐以西猶是周竟但不復重言之耳服虔云蒲姑商奄濱東海者也蒲姑齊也商奄魯也二十年傳曰蒲姑氏因之定四年傳曰因商奄之民命以伯禽

巴濮至北土　正義曰土地名云巴巴郡江州縣也楚南郡江陵縣也鄧義陽鄧縣也建寧郡南有濮夷地然則巴楚鄧

中夏之國唯濮爲遠夷耳土山名又云燕國薊縣也亳是
小國闕不知所在蓋與燕相近亦是中國也唯肅慎爲遠
夷　注肅愼至餘里　正義曰書序云成王旣伐東夷肅
愼來賀魯語云武王克商肅愼氏貢楛矢韋昭云肅愼東
北夷之國去扶餘千里晉之玄菟即在遼東東北杜言玄
菟北三千里是北夷之近東者故杜言北夷韋言東北夷
　吾何邇封之有　正義曰言我之封疆何近之有邇近也
　文武至是爲　正義曰傳稱虢仲虢叔王季之穆是文王
母弟也管蔡郕霍魯衞毛聃史記以爲武王之母弟也唐
叔成王之母弟也其康王之母弟則書傳無文文王周之
始王故言文王文王未得封諸侯也弟以同母爲親故言
母弟耳所封非同母者亦多矣建爲國君所以爲藩籬屏
蔽周室使與天子蔽郭患難亦其虞後世子孫或有廢隊
王命望諸侯共救濟之是爲此也　豈如至𢿱之　正義
曰豈如弁髦因以𢿱之者弁謂緇布冠髦謂童子垂髦凡
加冠之禮先用緇布之冠斂括垂髦三加之後去緇布之

冠不復更用故云因以敝之今王自此豈得將于室如緇布冠加髮之後不須復用因以敝之猶言以我王家封建晉國之後因即棄而不事之也　注童子至冠也　正義曰案禮未冠之時必垂髦故云童子垂髦也士冠禮始冠緇布冠次加皮弁次加爵弁是始冠必三加冠也其記冠義云始冠緇布之冠冠而敝之可也玉藻亦云始冠緇布冠自諸侯下達冠而敝之可也鄭玄云本大古耳非時王之法服也是言本古而暫冠既加而即棄是禮成而棄其始冠故云弁髦而因以敝之也弁有爵弁皮弁緇布之冠不得名弁故云弁亦冠也周禮弁師掌冕是弁爲大名也劉炫以爲弁髦二物以童子垂髦爲髦彼兩髦又云因以敝之者謂親沒不髦案禮加冠以後親沒以前身既成人猶自垂髦何得云童子垂髦髦既親沒乃棄杜注何以不言親沒也若三加之後棄弁不棄髦杜注何得云棄其始冠故言弁髦因以敝之既連髦而言明非親沒之髦也髦之形象鄭注士喪禮云未聞　注言持至其中　正義

曰文十八年傳稱舜臣堯流四凶族渾敦窮奇檮杌饕餮
投諸四裔以禦螭魅先儒皆以為渾敦驩兜也窮奇共工
也檮杌鯀也饕餮三苗也此傳以晉率陰戎伐潁止須言
饕餮耳而云檮杌者略舉四凶之一耳下言四裔則三苗
在其中可知也若直說鯀當言居檮杌于羽山不須言四
裔也　注允姓至敦煌　正義曰此言主責陰戎知允姓
陰戎之祖也言允姓之姦者謂其姦邪之人惡言之也尚
書云竄三苗于三危此言允姓居于瓜州時同而人別知
與三苗俱放於三危也　則戎焉取之　正義曰焉猶何
也若不由晉則戎何得取周之地也　注邑外至之地
正義曰釋地云邑外謂之郊周禮載師掌任土之法以
王畿之內遠近之次自國中以外有近郊遠郊次甸次稍
次縣次都是郊外為甸也陸渾之戎居伊洛之間是取周
郊甸之地　我在至主也　正義曰言我周存在於伯父
有冠如衣服云云　雖戎至一人　正義曰言伯父我親
猶自如此則雖戎狄其何有恩義於我一人既無恩親侵

我亦無可責　王有姻喪　正義曰隱元年傳云士踰月外姻至姻是外親故杜云外親之喪也服虔云婦之父曰姻王之后喪父於王亦有服義故往弔案妻父爲姻雖有此稱王之納后必取諸侯之女后之父母不得身在京師往弔可耳何以得致襚也以致襚言之知是外親之喪耳不知外親喪是誰死　夏四月陳災鄭裨竈曰五年陳將復封封五十二年而遂亡子產問其故對曰陳水屬也　陳顓頊之後故爲水屬　火水妃也　火畏水故爲之妃　而楚所相也　相治也楚之先祝融爲高辛氏火正主治火事　今火出而火陳　火心星也火出於周爲五月而以四月出者以長歷推前年誤置閏　逐楚而建陳也　水得妃而興陳興則

楚衰故曰逐楚而建陳妃以五成故曰五年妃合也五行各相妃合得五而成故五歲而陳復封為十三年陳侯吳歸于陳傳歲五及鶉火而後陳卒亡楚克有之天之道也故曰五十二年是歲歲在星紀五歲及大梁而陳復封自大梁四歲而及鶉火後四周四十八歲凡五及鶉火五十二年天數以五為紀故五及鶉火火盛水度

疏 陳水屬 正義曰陳顓頊之後顓頊以水德王天下故為水屬也陳是舜後舜為土德不近言土屬而遠繫顓頊為水屬者蓋裨竈知陳將欲復興須取水為占驗假此以為言耳未必帝王子孫永與所承同德楚之先世嘗為火官即以火為楚象豈復五行之官後世皆依其行乎此皆賢哲有以知之非吾徒所測 注火畏至之妃 正義曰陰陽之書有五行妃合之說甲乙木也丙丁火也戊己土也庚辛金也壬癸

水也木克土土克水水克火火克金金克木木畏金以乙爲庚妃也金畏火以辛爲丙妃也火畏水以丁爲壬妃也水畏土以癸爲戊妃也土畏木以己爲甲妃也杜用此說故云火畏水故爲之妃也服虔云火離也水坎也易卦離爲中女坎爲中男故火爲水妃　注相治至火事　正義曰相訓助也主火而助君爲治故以爲治也二十九年傳曰火正曰祝融顓頊氏有子曰犂爲祝融楚世家云高陽生稱稱生卷章卷章生黎黎爲高辛氏火正甚有功能光融天下帝嚳命曰祝融共工作亂帝使犂誅之而不盡帝誅黎而以其弟吴回爲後復居火正爲祝融回生陸終陸終生子六人六曰季連楚其後也是楚之先爲火正治火事　注火心至置閏　正義曰襄九年傳曰心爲大火十七年傳曰火出於周爲五月今經書四月陳災傳言火出而火陳火得以四月出者長歷云閏當在此年五月後而在前年故火以四月出也長歷以爲前年閏八月則此年四月五日得中氣二十日得五月節故四月得火見　注

水得至建陳　正義曰杜以陳爲楚邑楚人在陳陳興則
楚衰故曰逐楚而建陳當謂逐去楚人之在陳者若穿封
戌爲陳公者也但毆逐楚國之人於義甚通劉炫乃改逐
爲遁言火逃遁去楚而建立陳國而規杜非也　注妃合
至陳傳　正義曰妃合釋詁文也易繫辭云天一地二天
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天數五地數五五
位相得而各有合鄭玄云天地之氣各有五五行之次一
曰水天數也二曰火地數也三曰木天數也四曰金地數
也五曰土天數也此五者陰無匹陽無耦故又合之地六
爲天一匹也天七爲地二耦也地八爲天三匹也天九爲
地四耦也地十爲天五匹也二五陰陽各有合然後氣相
得施化行也是言五行各相妃合生數以上皆得五而成
故云五歲而陳將復封　注是歲是水衰　正義曰如杜
所注歲星每年而行一次至昭三十二年則歲星在寅未
至於丑其傳云越得歲而吴伐之故服氏以爲有事于武
宮之歲龍度天門謂十五年歲星從申越未而至午歷家

以周天十二次次別爲百四十四分歲星每年行一百四十五分是歲星行一次外剩行一分積一百四十四年乃剩行一次故昭十五年得超一辰今杜氏既無此義而三十二年歲星得在丑者但歲星之行天之常數超辰之義不言自顓故杜不注若然楚卒滅陳在哀十七年則歲星當踰鶉火至鶉尾而云五及鶉火者以顓頊歲在鶉火而滅故禆竈舉大略而言云五及鶉火不復細言殘數雖至鶉尾亦經由鶉火天有五星又大微宮中有五帝坐又四方中央亦有五是天數以五爲紀故五及鶉火也歲星天之貴神所在之國必昌歲在鶉火火得歲星之助火既盛而水則衰

晉荀盈如齊逆女自爲逆還六月卒于戲陽魏郡內黃縣北有戲陽城殯于絳未葬晉侯飲酒樂膳宰屠蒯趨入請佐公使尊公之使人執尊酌酒請爲之佐許之

公許之而遂酌以飲工工樂師師曠也曰女為君耳將司聰也樂所以聰耳辰在子卯謂之疾日疾惡也紂以甲子喪桀以乙卯亡故國君以為忌日君徹宴樂學人舍業為疾故也君之卿佐是謂股肱股肱或虧何痛如之言痛疾過於忌日女弗聞而樂是不聰也不聞是義而作樂又飲外嬖嬖叔外都大夫之嬖者曰女為君目將司明也職在外故主視服以旌禮旌表也禮以行事事政令事有其物物類也物有其容容貌也今君之容非其物也有卿佐之

喪而作樂欲合故曰非其物而女不見是不明也亦自飲也曰味以行氣氣以實志氣和則志充志以定言在心爲志發口爲言言以出令臣實司味二御失官而君弗命臣之罪也工與嬖叔侍衛君者失官不聰明公說徹酒初公欲廢知氏而立其外嬖爲是悛而止秋八月使荀躒佐下軍以說焉躒荀盈之子知文子也佐下軍代父也說自解說

疏注工樂師師曠也　正義曰禮記檀弓說此事云知悼子卒未葬平公飲酒師曠李調侍知工即師曠也外嬖叔即李調也　注樂所以聰耳　正義曰樂以和心聲從耳入故樂者所以聰耳大師掌樂務

使君聰故爲君耳將司聰也　注疾惡至忌日　正義曰
訓疾爲惡言王者惡此日不以舉吉事也尚書武成篇云
時甲子昧爽受率其旅若林會于牧野罔有敵于我師前
徒倒戈攻于後以北血流漂杵是紂以甲子喪也詩云韋
顧既伐昆吾夏桀言昆吾與桀同時死也十八年傳二月
乙卯周毛得殺毛伯過而代之萇弘曰毛得必亡是昆吾
稔之日也昆吾之死與桀同日知桀以乙卯亡也以此二
王之亡爲天誅之日故國君以爲忌日惡此日也檀弓云
君子有終身之憂故忌日不樂鄭玄云謂死日也彼謂親
亡之日至此日而念親故忌此日不用舉吉事非是惡此
日也此與忌日名同意異　注外都至嬖者　正義曰此
言外嬖嬖叔即李調是也禮記云調也君之褻臣也旣云
褻臣而謂之外嬖知是外都大夫之嬖者猶晉獻公時有
外嬖梁伍東關嬖伍　服以至不明　正義曰吉有弁冕
凶有衰麻禮有吉凶之異作衣服以表之如此之類是服
以旌禮也周禮司服六冕以祭祀皮弁以視朝韋弁以[illegible]

戎冠弁以田獵如此之類是禮以行事也傳稱哀有哭泣樂有歌舞如此之類是事有其物言行事各有其物類也記稱衰麻則有哀色端冕則有敬色介冑則有不可犯之色周禮保氏教國子六儀一曰祭祀之容二曰賓客之容三曰朝廷之容四曰喪紀之容五曰軍旅之容六曰車馬之容少儀曰言語之美穆穆皇皇朝廷之美濟濟翔翔祭祀之美齊齊皇皇車馬之美騑騑翼翼鸞和之美肅肅雍雍如此之類是物有其容也君有卿佐之喪宜有悲哀之貌而與羣臣飲酒作樂今君之容貌非其類也而女不見是不明也　味以至罪也　正義曰調和飲食之味以養人所以行人氣也氣得和順所以充人志也志意充滿慮之於心所以定言語也詳審言語宣之於口所以出號令也臣實主掌食味今工師不聰叔也不明二侍御者並失其官而君不出令以罪之必是食味失宜是臣之罪也公說至而止　正義曰公心欲廢知氏故輕悼子之喪不廢飲酒得蒯以禮責之乃知君臣義重其禮不可輙廢爲是

悛而止悛改也改革前意也禮記記此事飲酒事同而其言盡別記是傳聞故與此異二者必有一謬當傳實而記虛也

孟僖子如齊殷聘禮也

自叔老聘齊至今二十年禮意久曠今脩盛聘以無忘舊好故曰禮

疏注自叔至曰禮 正義曰襄二十年叔老聘齊至今二十年更不遣聘是邦交禮意久曠絕也殷訓盛也今脩盛聘以無忘舊好故禮之也聘禮云小聘曰問不享有獻不及夫人主人不筵几不郊勞然則聘禮經之所言是大聘也王制云諸侯之於天子也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鄭玄云小聘使大夫大聘使卿聘禮既是大聘使卿矣殷聘又當盛於大聘不知以何為盛或當享禮之物多矣

冬築郎囿書時也季平子欲其速成也叔孫昭子曰詩曰經始勿亟庶民子來

詩大雅言文王始經營靈

臺非急疾之衆民自以子義來勸樂爲之焉用速成其以勸民也勸勞也無囿猶可無民其可乎

【疏】詩曰至子來　正義曰大雅靈臺之篇也言文王經始靈臺之基趾其意勿使急成之但其衆民自以子成父事而來勸樂而早成之耳子成父事不待督帥故云子來以示民樂之意

經十年春王正月夏齊欒施來奔耆酒好內以取敗亡故書名秋七月季孫意如叔弓仲孫貜帥師伐莒三大夫皆卿故書之季孫爲主二子從之

【疏】注三大至從之　正義曰成二年鞌之戰晉四卿並書此三卿皆書重兵詳內故備書之其他國行兵唯書元帥而已略外也傳云平子伐莒取郠平丘又備見執

明是季孫爲代莒之主二子從之戊子晉侯彪卒五同盟九月叔孫婼如晉葬晉平公三月而葬速疏注五同盟　正義曰彪以襄十六年即位其年盟于溴梁十九年于祝柯二十年于澶淵二十五年于重丘二十七年于宋不數元年虢會是五同盟十有二月甲子宋公成卒十一同盟也無冬史闕文疏注十一同盟　正義曰成以成十六年即位十七年盟于柯陵十八年于虛朾襄三年于雞澤五年于戚九年于戲十一年于亳城北十五年及向戍盟于劉十六年于溴梁十九年于祝柯二十年于澶淵二十五年于重丘二十七年于宋元年于虢皆魯宋俱在凡十三同盟杜意盟數多者不數待盟襄十五年向戍盟于劉及虢盟不數故十一劉炫并數以規杜過非也如此數盟不同者或由轉寫誤

傳十年春王正月有星出于婺女客星也不書非孛鄭裨竈言於子產曰七月戊子晉君將死今茲歲在顓頊之虛歲歲星也顓頊之虛謂玄枵姜氏任氏實守其地姜齊姓任薛姓齊薛二國守玄枵之地居其維首而有妖星焉告邑姜也客星居女枵之維首邑姜齊大公女晉唐叔之母星占婺女為既嫁之女織女為處女邑姜齊之既嫁女妖星在婺女齊得歲故知禍歸邑姜邑姜晉之妣也天以七紀二十八宿面七戊子逢公以登星斯於是乎出逢公殷諸侯居齊地者逢公將死妖星出婺女時非歲星所在故齊自當禍而以戊子日

卒吾是以譏之爲晉侯彪卒傳疏注歲歲至玄枵　正義曰釋天云玄枵虛也顓

項之虛虛也郭璞曰虛在正北顓頊水德位在北方當人

北方三次以玄枵爲中玄枵次有三宿又虛在其中以永

位在北顓頊居之故謂玄枵虛星爲顓頊之虛也　居其

至姜也　正義曰維者綱也玄枵次有三宿女爲其初女

是次之綱維也居其維首謂星居之也其玄枵維首而有

妖異之星焉以將死之妖告邑姜也邑姜齊女告邑姜言

其子孫當死也　邑姜晉之妣也　正義曰曲禮云生曰

母死曰妣鄭玄云妣之言媲媲於考也邑姜唐叔之母該

爲晉之妣也邑姜亦是成王之母而於周無災任姜共守

其地而不告薛女此則裨竈自知非吾徒所能測　戊子

至乎出　正義曰昔戊子之日逢公死其神以此日登天

於時有星是此星也於是婺女乎出爾時妖星出於婺女

而戊子逢公死今此星亦出婺女然戊子晉君當死也逢

公死日星出婺女當時猶有書記故裨竈得而知之　注

逄公至日卒　正義曰二十年晏子說齊地云有逄伯陵因之則伯陵是逄君之始祖也周語說玄枵之次云我皇妣大姜之姪伯陵之後逄公之所馮神也孔晁云大姜大王之妃王季之母也女子謂昆弟之子曰姪伯陵大姜之祖逄公大姜之姪伯陵之後逄公殷諸侯也然則伯陵之後世爲逄君皆是逄公未知戊子卒者何所名號也逄公死時妖星亦出婺女於時歲星不在齊分故齊地之君自當其禍此時歲在齊分故外孫當之

齊惠欒高氏耆酒欒高二族皆出惠公信內多怨說婦人言故多怨彊於陳鮑氏而惡之惡陳鮑夏有告陳桓子曰子旗子良將攻陳鮑亦告鮑氏桓子授甲而如鮑氏遭子良醉而騁欲及子良醉故騁告鮑文子遂見文子

文子鮑國則亦授甲矣使視二子二子子旗子良則皆將飲酒桓子曰彼雖不信彼傳言者聞我授甲則必逐我及其飲酒也先伐諸陳鮑方睦遂伐欒高氏子良曰先得公陳鮑焉往欲以公自輔助遂伐虎門欲入公不聽故伐公門晏平仲端委立于虎門之外端委朝服四族召之無所往四族欒高陳鮑其徒曰助陳鮑乎曰何善焉言無善義可助助欒高乎曰庸愈乎罪惡不差於陳鮑然則歸乎曰君伐焉歸公召之而

後入公卜使王黒以靈姑鈃率吉請斷三尺焉而用之（王黒齊大夫靈姑鈃公旗名斷三尺不敢與君同）五月庚辰戰于稷（稷祀后稷之處）欒高敗又敗諸莊（莊六軌之道）國人追之又敗諸鹿門（鹿門齊城門）欒施高彊來奔（高彊不書非卿）陳鮑分其室晏子謂桓子必致諸公讓德之主也讓之謂懿德凡有血氣皆有爭心故利不可強（不可強取）思義爲愈義利之本也蘊利生孽（蘊畜也孽妖害也）姑使無蘊乎可以滋

長桓子盡致諸公而請老于莒（莒齊邑）桓子召子山（子山子商子周襄三十一年子尾所逐羣公子）私具幄幕器用從者之衣屨（私具不告公）而反棘焉（棘子山故邑齊國西安縣東有戟里亭）子商亦如之而反其邑子周亦如之而與之夫于（子周本無邑故更與之濟南於陵縣西北有于亭）反子城子公公孫捷（三子八年子旗所逐）而皆益其祿凡公子公孫之無祿者私分之邑（桓子以己邑分之）國之貧約孤寡者私與之粟曰詩云陳錫載周能施也（詩大雅言文王）

能布陳大利以賜天下行之周徧桓公是以霸齊桓公亦能施以致霸公與桓子莒之旁邑辭讓不受穆孟姬爲之請高唐陳氏始大穆孟姬景公母導言陳氏所以興

疏齊惠欒高氏正義曰齊惠公生公子欒公子高高生子尾尾生子良欒生子雅雅生子旗旗是欒孫良是高孫孫以王父字爲氏皆出惠公故曰惠欒高氏也　遂伐虎門　正義曰周禮師氏掌以美詔王居虎門之左司王朝鄭玄云虎門路寢門也王日視朝於路寢門外畫虎焉以明勇猛於守宜也司猶察也察王之視朝若有善道可行者則當前以詔王彼師氏察王得失明其近王故以虎門爲路寢門此亦當然或以虎門非路寢門當是宮之外門不與周禮同　注端委朝服　正義曰元年傳劉定公謂趙文子云吾與子弁冕端委哀七年傳曰大伯端委以治周禮則端委是在公之服故云朝

服鄭玄云諸侯與其臣皮弁以視朔朝服以視朝其朝服玄冠緇布衣素積以為裳也　公卜至用之　正義曰公卜卜與乘高戰也靈姑銔者齊侯旌旗之名卜使王黑以此靈姑銔之旗率人以戰得吉也禮諸侯當建交龍之旂此靈姑銔蓋是交龍之旂當時為之名其義不可知也知是旗者以請斷三尺而用之故知是旗　注莊六軌之道　正義曰釋宮云六達謂之莊舊說皆云六道旁出杜皆以一達為一軌　曰詩至以霸　正義曰曰者桓子辭也既私施與又言己施之意大雅文王之篇錫賜載行周徧也言文王能布陳大利以賜天下行之周徧此言文王亦能施也桓公亦用此能施是以霸諸侯焉得不務施乎言己多施為此也

秋七月平子伐莒取郠　郠莒邑取郠不書公見討於平丘魯諱之　獻俘始用人於亳社　以人祭殷社　臧武仲在齊聞之曰周公其不饗

魯祭乎周公饗義魯無義詩曰德音孔昭視民不佻詩小雅佻偷也言明德君子必愛民佻之謂甚矣而壹用之將誰福哉壹同也同人於齋祫疏詩曰至福哉正義曰小雅鹿鳴之篇也孔甚昭明佻偷也言君子之人為賓客德音甚明其視下民不偷薄苟且也偷之已謂甚矣而一同畜牲用之將誰肯福祐之哉佻偷釋言文李巡曰佻偷薄之偷孫炎曰偷苟且也戊子晉平公卒鄭伯如晉及河晉人辭之如禪竈之言游吉遂如晉禮諸侯不相弔故辭九月叔孫婼齊國弱宋華定衛北宮喜鄭罕虎許人曹人莒人邾人滕人

薛人杞人小邾人如晉葬平公也〔經不書諸侯大夫者非盟會〕鄭子皮將以幣行〔見新君之贄〕子產曰喪焉用幣用幣必百兩〔載幣用車百乘〕百兩必千人千人至將不行〔行用也〕不行必盡用之〔不得見新君將自費用盡〕幾千人而國不亡〔言千人之費不可數〕子皮固請以行既葬諸侯之大夫欲因見新君叔孫昭子曰非禮也弗聽叔向辭之曰大夫之事畢矣〔送葬禮畢〕而又命孤孤斬焉在衰絰之中〔既葬未卒哭故猶服斬衰〕其以

嘉服見則喪禮未畢其以喪服見是重受弔也大夫將若之何皆無辭以見子皮盡用其幣歸謂子羽曰非知之實難將在行之言不患不知患不能行夫子知之矣我則不足言己由子產之戒既知其不可而遂行之是我之不足書曰欲敗度縱敗禮逸書我之謂矣夫子知度與禮矣我實縱欲而不能自克也欲因喪以慶新君故縱而行之不能自勝

疏百兩 正義曰尚書武王戎車三百兩孔安國云兵車稱兩 非知至不足 正義曰尚書說命云非知之艱行之惟艱此言出彼意也非知之實爲難將在

行之爲難也言子產語己已既知之知而不行所以自[illegible]夫子子產知之矣知喪不用幣也我則知不足 書曰[illegible]敗禮 正義曰尚書太甲篇也孔傳云言已放縱情欲毀敗禮儀法度 昭子至自晉大夫皆見高彊見而退高彊子良 昭子語諸大夫曰爲人子不可不慎也哉昔慶封亡子尾多受邑而稍致諸君君以爲忠而甚寵之將死疾于公宮在公宮被疾 輦而歸君親推之推其輦而送之 其子不能任是以在此忠爲令德其子弗能任罪猶及之難不慎也喪夫人之力棄

德曠宗以及其身不亦害乎夫人謂子尾曠空也詩曰不自我先不自我後其是之謂乎詩小雅言禍亂不在偪正當己身以喻高彊身自取此禍疏難不慎謹慎正義曰言人居身雖可不詩曰至我後正義曰正月夫夫刺幽王也云父母生我胡俾我瘉不自我先不自我後注云父母謂文武也天使父母生我何故不長遂我而使我遭此暴虐之政而病此何不出我之前居我之後窮苦之情苟欲免身冬十二月宋平公卒初元公惡寺人柳欲殺之元公平公大子佐也及喪柳熾炭于位以溫地將至則去之使公坐其處比葬又有寵言元公好惡無常疏平元正義曰謚法內外賓服曰平正義曰謚法好建國都曰元

經十有一年春王二月叔弓如宋葬宋平公夏四月丁巳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于申蔡侯雖弒父而立楚子誘而殺之刑其羣士蔡大夫深怨故以楚子名告 疏 注蔡侯至名告 正義曰

蔡侯雖弒父而立實宜受討但立爲君於蔡已十三年楚子誘而殺之又刑其羣士不以弒父之罪討之蔡大夫深怨楚子故以楚子名赴告禮諸侯不生名書名是罪絕之事以其名告欲使諸國之史書名以罪絕之也若是楚告不當自罪其君知是蔡人告也公子圍殺君取國改名曰虔 楚公子棄疾帥師圍蔡五月甲申夫人歸氏薨昭公母胡女歸姓 大蒐于比蒲仲孫貜會邾子盟于祲祥祲祥地闕 秋季

孫意如會晉韓起齊國弱宋華亥衛北宮佗鄭罕虎曹人杞人于厥慭厥慭地闕九月己亥葬我小君齊歸齊謚冬十有一月丁酉楚師滅蔡執蔡世子有以歸用之用之殺以祭山疏蔡世子正義曰父既死矣猶稱世子者君死而國被圍未暇以禮即位故國以世子告

傳十一年春王二月叔弓如宋葬平公也嫌以聘事行故傳具之景王問於萇弘曰今茲諸侯何實吉何實凶萇弘周大夫對曰蔡凶此蔡侯般

弑其君之歲也歲在豕韋襄三十年蔡世子般弑其君歲在豕韋至今十三歲歲復在豕韋般即靈侯也弗過此矣言蔡凶不過此年楚將有之然壅也蔡近楚故知楚將有之楚無德而享大利所以壅積其惡歲及大梁蔡復楚凶天之道也楚靈王弑立之歲歲在大梁到昭十三年歲復在大梁美惡周必復故知楚凶楚子在申召蔡靈侯靈侯將往蔡大夫曰王貪而無信唯蔡於感蔡近楚之大國故楚常恨其不服順令幣重而言甘誘我也不如無往蔡侯不可三月丙申楚子伏甲而饗蔡侯於申醉而

執之夏四月丁巳殺之刑其士七十人公子棄疾帥師圍蔡傳言楚子無道韓宣子問於叔向曰楚其克乎對曰克哉蔡侯獲罪於其君謂弑父而立而不能其民不能施德天將假手於楚以斃之借楚手以討蔡何故不克然肸聞之不信以幸不可再也楚王奉孫吳以討於陳曰將定而國陳人聽命而遂縣之事在八年今又誘蔡而殺其君以圍其國雖幸而克必受其咎弗

能久矣桀克有緡以喪其國紂克東夷而隕其身紂爲黎之蒐東夷叛之桀爲仍之會有緡叛之故伐而克之楚小位下而亟暴於二王能無咎乎天之假助不善非祚之也厚其凶惡而降之罰也且譬之如天其有五材而將用之力盡而敝之是以無拯不可没振金木水火土五者爲物用久則必有敝盡盡則棄捐故言無拯拯猶救助也不可没振溺没不可復振

疏桀克至其身　正義曰桀身奔南巢故云喪國也紂首縣白旗故云隕身也　楚小至咎乎　正義曰亟數也比於桀紂則楚小位下而數行暴虐甚於桀紂二王能無咎惡乎　是以

至沒振　正義曰拯音烝之上聲也方言云出溺爲拯拯是救助之義天之用楚如人用五材力盡而斃斃則棄之是以無救助之者拯是救溺之名遂以救溺爲喻也不可沈沒之後復振救之振亦救也言楚如沒水不可救也注金木至棄捐　正義曰金木水火土五者之材皆爲物所用人則必斃盡斃盡則棄捐之捐亦棄也言天之用楚亦如此也　五月齊歸薨大蒐于比蒲非禮也孟僖子會邾莊公盟于祲祥脩好禮也　蒐非存亡之由故臨喪不宜爲之盟會以安社稷故喪盟謂之禮　泉丘人有女夢以其帷幕孟氏之廟　泉丘魯邑　遂奔僖子其僚從之　鄰女爲僚友者隨而奔僖子　盟于清丘之社曰有子無相棄也

二女自共盟僖子使助薳氏之簉簉副倅也薳氏之女爲僖子副妾別居在外故僖子納泉丘人女令副助之反自祲祥宿於薳氏生懿子及南宮敬叔於泉丘人其僚無子使字敬叔字養也以雙生

疏注薳副至助之 正義曰禮有副車倅車皆謂副貳之車也薳亦副倅之意妻爲正適妾爲副貳薳氏之女先爲副貳別居在外故使泉丘人女與之聚居令副助而爲對偶之 於泉丘人 正義曰以傳直云宿於薳氏即連言生懿子及南宮敬叔謂薳氏所生故傳顯云生懿子及南宮敬叔於泉丘人於泉丘人宜上讀爲句

楚師在蔡向四月之師晉荀吳謂韓宣子曰不能救陳又不能救蔡物以無親物事也晉之不能

亦可知也已爲盟主而不恤亡國將焉用之秋會于厥慭謀救蔡也不書救蔡不果救鄭子皮將行子產曰行不遠不能救蔡也蔡小而不順楚大而不德天將棄蔡以壅楚盈而罰之盈楚惡蔡必亡矣且喪君而能守者鮮矣三年王其有咎乎美惡周必復王惡周矣元年楚子弒君而立歲在大梁後三年十三歲歲星周復於大梁晉人使狐父請蔡于楚弗許狐父晉大夫

疏物以無親　正義曰物事也事事如此以是故無人肯親我晉國

單子會韓宣子于戚（單子單成公）視下言徐叔向曰單子其將死乎朝有著定（著定朝內列位常處謂之表著）會有表（野會設表以為位）衣有襘帶有結（襘領會結帶結也）會朝之言必聞于表著之位所以昭事序也視不過結襘之中所以道容貌也言以命之容貌以明之失則有闕今單子為王官伯而命事於會視不登帶言不過步貌不道容而言不昭矣不道不共不昭不從（貌正曰共

言順曰從**無守氣矣**為此年冬單子卒起本

疏 注著定至表著 正義曰著定謂佇立定處故謂朝內列位常處也周禮司士正朝儀之位辨其貴賤之等王南鄉三公北面東上孤東面北上卿大夫西面北上王族故士虎士在路門之右南面東上大僕大右大僕從者在路門之左南面西上鄭玄云此王日視朝事於路門外之位此是朝上之位貴賤有定處也會有表亦是位之定處但著下言定則表亦是定故直言會有表耳俗本表下有旗識也野會設表為位亦當有物記處如今之位版也謂之表著者杜意當以下文表著之位謂此也劉炫謂下文有著有表二文不同以著定為朝有著不得謂之表著而規杜氏今知非者杜意當以下文會朝之言必聞于表著故并朝有著之文并探下文會有表以配著故云謂之表著所以覆結下文非謂著之一字即名表著也劉炫不達杜旨而為規過非也 注野會至為位 正義曰禮諸侯建[illegible]設旂以為表也周禮司儀云將合諸

侯則令爲壇三成宮旁一門覲禮云諸侯覲于天子爲宮方三百步四門壇十有二尋深四尺上介皆奉其君之旂置于宮尚左公侯伯子男皆就其旂而立鄭玄云置于宮者建之豫爲其君見王之位也諸公中階之前北面東上諸侯東階之東西面北上諸伯西階之西東面北上諸子門東北面東上諸男門西北面東上尚左者建旂公東上侯先伯伯先子子先男而位皆上東方也諸侯入壝門或左或右各就其旂而立王降階南鄉見之是天子於野會諸侯設表以爲位也周禮大司馬中冬教大閱門立四表是亦以設表爲位也盟主之會諸侯必亦以旂表位大夫聚會亦應有以表位但無文以言耳　言不過步　正義曰言聲所聞不過一步　注貌正至曰從　正義曰洪範五事貌曰恭言曰從其意云容貌當恭恪言是則可從是貌正曰共言順曰從　無守氣　正義曰言無守身之氣將必死

九月葬齊歸公不慼晉士之送葬者歸

以語史趙史趙曰必為魯郊言昭公必出在郊野不能有國侍者曰何故曰歸姓也不思親祖不歸也姓生也言不思親則不為祖考所歸祐叔向曰魯公室其卑乎君有大喪國不廢蒐謂蒐比蒲有三年之喪而無一日之慼國不恤喪不忌君也忌畏也君無慼容不顧親也國不忌君君不顧親能無卑乎殆其失國為二十五年公孫於齊傳

疏晉士至魯郊　正義曰傳稱文襄之制夫人喪士弔大夫送葬此言晉士送葬者蓋大夫來而士為介未必士獨行也此士以公不慼語史趙故特言士耳必為魯郊言昭公必為魯人

虜遂而出在郊冬十一月楚子滅蔡用隱大子于岡山蔡靈公之大子蔡侯廬之父申無宇曰不祥五牲不相爲用況用諸侯乎五牲牛羊豕犬雞王必悔之悔爲暴虐〔疏〕用隱大子于岡山　正義曰此時楚以畜牲用之無人爲之作謚必是蔡侯廬歸國乃追謚其父爲隱耳釋例亡地名岡山闕不知其處經言以歸用之必是楚地山也　況用諸侯　正義曰世子雖未即位以其父旣死則當君處故以諸侯言之甚之也　注五牲至犬雞　正義曰爾雅以此王者幷馬爲六畜周禮謂之六牲但馬非常祭所用故去馬而以此五者當之十二月單成公卒終叔向之言楚子城陳蔡不羮襄城縣東南有不羮城定陵西北有不羮亭使棄疾爲蔡公

王問於申無宇曰棄疾在蔡何如對曰擇子莫如父擇臣莫如君鄭莊公城櫟而寘子元焉使昭公不立子元鄭公子莊公寘子元於櫟桓十五年厲公因之以殺櫟大夫檀伯遂居櫟卒使昭公不安位而見殺齊桓公城穀而寘管仲焉至于今賴之城穀在莊三十二年臣聞五大不在邊五細不在庭上古金木水火土謂之五官玄鳥氏丹鳥氏亦有五又以五鳩鳩民五雉爲五工正蓋立官之本也末世隨事施職是以官無常數今無宇稱習古言故云五大也言五官之長專盛過節則不可居邊細弱不勝任亦不可居朝廷親不在外羈不在內今棄疾在

外鄭丹在內（襄十九年丹奔楚）君其必戒王曰國有大城何如對曰鄭京櫟實殺曼伯（曼伯檀伯也厲公得櫟又幷京）宋蕭亳實殺子游（在莊十二年）齊渠丘實殺無知（在莊九年渠丘今齊國西安縣也齊大夫雍廩邑）衛蒲戚實出獻公（蒲寧殖邑戚孫林父邑出獻公在襄十四年）若由是觀之則害於國末大必折（折其本）尾大不掉君所知也（爲十三年陳蔡作亂傳）

疏 不羹 正義曰古者羹臛之字音亦爲郎故魯頌閟宮楚辭招魂與史游急就篇羹與房漿糠爲韻但近世以來獨以此地音爲郎耳 注子元至見殺 正義曰杜以子元爲鄭公子曼伯與檀伯爲一人莊公城櫟而置

子元又使檀伯爲櫟邑大夫故厲公得因子元而殺檀伯
劉炫以爲傳言城櫟以置子元當謂賜元以櫟則以元爲
櫟邑之長若其別有大夫子元寄居於櫟便是城櫟以置
檀伯何言置子元也非厲公因子元以殺檀伯則子元是
櫟邑之一夫耳豈是莊公城櫟之欲乎凡桓十五年傳云
鄭伯因櫟人殺檀伯不言因子元也子元鄭之公子不得
爲櫟人也鄭衆云子元即檀伯也厲公殺檀伯居櫟因櫟
之衆偪弱昭公使至殺死案桓五年傳云子元請爲左拒
即云曼伯爲右拒則曼伯子元近是爲一以規杜氏今知
劉說非者案晉封桓叔于曲沃而以欒賓傅之鄭使許叔
居許而以公孫獲爲佐楚使大子建居城父而以奮揚助
之並是一邑之內而有二人則莊公城櫟而置子元別有
檀伯居櫟何爲不可子元共櫟邑之人而納厲公假此因
棄疾在蔡故特指子元桓十五年直明厲公之入故揔言
櫟人辭有彼此不可爲怪劉又以子元爲曼伯案隱五年
傳云曼伯與子元潛軍軍其後又下云鄭二公子敗燕師

于北制是子元非尹伯也劉妄規杜非也　注上古至朝廷　正義曰二十九年傳曰有五行之官是謂五官木正曰句芒火正曰祝融金正曰蓐收水正曰玄冥土正曰后土是上古金木水火土謂之五官也十七年傳云少皞氏紀於鳥爲鳥師而鳥名鳳鳥氏歷正也玄鳥氏司分者也伯趙氏司至者也青鳥氏司啟者也丹鳥氏司閉者也是玄鳥丹鳥亦有五也彼傳又云五鳩鳩民者也五雉爲五工正數皆有五蓋古立官之本以五爲常末世隨事施職是以官無常數不復以五耳今無字稱者古言故云五大也言五官之長其人大大專盛過節則不可居邊城或將據邊城以陵本國也五官之長大細弱則不勝其任不能使威行於下將爲人所陵亦不可居朝廷也賈逵云五大謂大子母弟貴寵公子公孫累世正卿也鄭衆云大子晉申生居曲沃是也母弟鄭共叔段居京是也貴寵公子若棄疾在蔡是也貴寵公孫若無知食渠丘是也累世正卿衛寧殖居蒲孫氏居戚是也五細賤妨貴少陵長遠間親

新間舊小加大也不在庭不當使居朝廷爲政也此五大五細無守唯言五耳不知五者何謂故先儒各自以意言之雖杜之言亦無明證正以彼必不通故改之耳 又并京 正義曰厲公并京傳無其事正以京櫟連言故云又并京 注在莊至廩邑 正義曰渠丘爲雍廩之邑傳無其文以彼傳言雍廩殺無知此云齊渠丘實殺無知以此知渠丘是雍廩邑也鄭衆以渠丘爲無知之邑無知不坐邑死何以言渠丘殺無知蕭亳非子游之邑渠丘不得爲無知邑 則害至不掉 正義曰宋殺子游齊殺無知乃是賴得大邑以討篡賊而謂之害於國者以其能專廢置則是國害天子之建諸侯欲令蕃屏王室諸侯之有城邑欲令指揮從己不得使下邑制國都故大城爲國害也末大必折以樹木喻也尾大不掉以畜獸喻也楚語說此事云制城邑若體牲焉有首領股肱至於拇指毛脉大能掉小故變而不勤夫邊境者國之尾也譬之如牛馬處暑之既至䖟蟁之既多而不能掉其尾臣亦懼之

經十有二年春齊高偃帥師納北燕伯于陽三年燕伯出奔齊高偃高傒玄孫齊大夫陽即唐燕別邑中山有唐縣不言于燕未得國都

疏注三年至國都　正義曰劉炫云杜譜以偃與鄭爲一亦云高傒玄孫案襄二十九年傳云敬仲曾孫鄭非玄孫也今知非者案世本敬仲生莊子莊子生傾子傾子之孫鄭是偃爲敬仲玄孫也經言于陽傳言于唐知陽即唐也不言于燕未得國都與哀二年納蒯聵于戚同

三月壬申鄭伯嘉卒五同盟

疏注五同盟　正義曰嘉以襄九年即位其年盟于戲十一年于亳城北十六年于溴梁二十年于澶淵二十五年于重丘二十七年于宋元年于虢皆會鄭俱在凡七云五者杜以其盟既多故皆據君在盟會而言之襄二十七年是大夫之盟元年虢會讀舊書二者不數故爲五也或可轉寫錯誤

夏宋公使

華定來聘（定華椒孫）公如晉至河乃復（晉人以莒故辭公）五月葬鄭簡公（三月而葬速）楚殺其大夫成熊（傳在葬簡公上經從赴）秋七月冬十月公子慭出奔齊（書名謀亂故也）楚子伐徐（不書圍以乾谿師告）

【疏】注不書至師告　正義曰傳稱使蕩侯潘子司馬督囂尹午陵尹喜帥師圍徐以懼吳楚子次于乾谿以爲之援如傳文則實圍徐也不書圍者不以所圍之師告以乾谿援師告也

晉伐鮮虞（不書將帥史闕文）

【疏】注不書至闕文　正義曰十五年晉荀吳帥師伐鮮虞定四年晉士鞅衞孔圉帥師伐鮮虞二者皆書將帥此獨不書將帥知是史闕文是告辭略史闕不得書亦得言史闕文也穀梁曰其曰晉狄之也不正其與夷狄交伐中國故狄稱之也賈服取以爲說左氏無貶中國從夷

狄之法傳曰已者侮之亂者取之又曰間攜貳覆昏亂霸王之器也鮮虞夷狄也近居中山不式王命不共諸夏不事盟主伐而取之唯恐知力不足焉有以夏討夷反狄中國從此以後用師多矣何以不常狄晉更復書其將也杜以其言不通故顯而異之

傳十二年春齊高偃納北燕伯款于唐因其衆也言因唐衆欲納之故得先入唐三月鄭簡公卒將爲葬除除葬道及游氏之廟游氏子大叔族將毀焉子大叔使其除徒執用以立而無庸毀用毀廟具曰子產過女而問何故不毀乃曰不忍廟也諾將毀

矣（教毀廟者之辭）既如是子產乃使辟之司墓之室有當道者（簡公別營葬地不在鄭先公舊墓故道有臨時迂直也司墓之室鄭之掌公墓大夫徒屬之家）毀之則朝而堋（堋下棺）弗毀則日中而堋子大叔請毀之曰無若諸侯之賓何（不欲久留賓）子產曰諸侯之賓能來會吾喪豈憚日中無損於賓而民不害何故不爲遂弗毀日中而葬君子謂子產於是乎知禮禮無毀人以自成也

疏（執用至庸毀）正義曰用謂毀廟之具若今鍬鑁之類也庸亦用也

教其除道之徒執所用作具以佇立而無用即毀削

司墓之室　正義曰周禮墓大夫下大夫二人中士八人掌凡邦墓之地域為之圖令國民族葬鄭之司墓亦當私彼此是掌公墓大夫也言之室有當道者則非司墓自家之室故注以為徒屬之家猶尚書注云玄孫之親言之以見高祖曾祖之弟皆親親相似　注堋下棺　正義曰周禮作窆禮記作封此作堋皆是葬時下棺於壙之事而其字不同是聲相近經篆隸而字轉易耳

夏宋華定來聘通嗣君也宋元公新即位享之為賦蓼蕭弗知又不荅賦蓼蕭詩小雅義取燕笑語兮是以有譽處兮樂與華定燕語也又曰既見君子為龍為光欲以寵光賓也又曰宜兄宜弟令德壽豈言賓有令德可以壽樂也又曰和鸞雝雝萬福攸同言欲與賓同福祿也昭子曰必亡宴語之不懷懷思也寵光之

不宣宣揚也令德之不知同福之不受將何以在爲二十年華定出奔傳

【疏】爲賦蓼蕭　正義曰享燕之禮自有常樂今特云爲賦蓼蕭者文四年甯武子來聘公與之宴爲賦湛露及彤弓注云非禮之常公特命樂人以示意則知此亦特命樂人所以嘗試華定　昭子至不受　正義曰不懷不宣不知不受皆據華定爲文也詩云燕笑語今言定當思此笑語與主相對也詩云爲龍爲光定當應此寵光宣揚之也詩云令德受凱定當知己有德以否須辭謝之也詩云萬福攸同定當受此同福荷君恩也各準事而爲之文

齊侯衛侯鄭伯如晉朝嗣君也晉昭公新立公如晉亦欲朝嗣君至河乃復取鄆之役在十年

莒人愬于晉晉有平公之喪未之治也故

辭公公子慭遂如晉（慭魯大夫如晉不書還不復命而奔故史不書於策）晉侯享諸侯子產相鄭伯辭於享請免喪而後聽命（簡公未葬）晉人許之禮也（善晉不奪孝子之情）晉侯以齊侯宴中行穆子相（穆子荀吳）投壺晉侯先穆子曰有酒如淮有肉如坻（淮水名坻山名）寡君中此為諸侯師中之齊侯舉矢曰有酒如澠有肉如陵（澠水出齊國臨淄縣北入時水陵大阜也）寡人中此與君代興（代更也）亦中之伯瑕謂穆子（伯瑕士文伯）曰子失辭吾固師

諸侯矣壺何爲焉其以中儁也言投壺中不足爲儁異齊君弱吾君歸弗來矣欲與晉君代興是弱之穆子曰吾軍帥彊御卒乘競勸今猶古也齊將何事言晉德不衰於古齊不事晉將無所事公孫傁趨進曰日旰君勤可以出矣以齊侯出傁齊大夫傳言晉之衰

疏注慭曾至於策○正義曰此經書公子慭出奔齊名見於經則慭是卿也出奔既書於策如晉亦應書之今不書者杜以宣十八年書公孫歸父如晉歸父還自晉至笙遂奔齊傳稱歸父還至笙聞公薨乃壇帷復命於介然後出奔書曰歸父還自晉善之也彼善之故書其去又書其還此慭知己[illegible][illegible]介而先不復命於君而還出奔故史不書於策言其[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故

不書其如晉也劉炫云杜以慭還不復命於介而行
不書其還何故如晉亦不書也此蓋謂君使臣聘必書
廟告廟乃得書於策公歸告復不告使慭故不書如晉[illegible]
刪定以爲慭初欲謀亂晉國而往聘晉魯人責其謀亂不
復命故賊而不錄其聘也出奔書者榮其罪人斯得故顯
而書之也劉以爲出聘不告廟故不書而規杜氏案不復
命而奔傳有其事公子慭不告廟傳無其文以無文之事
妄規杜氏非也　子産至於享　正義曰僖九年宋桓公
卒未葬襄公會諸侯故曰子是先君未葬有從會之禮也
鄭偪於楚以固事晉故父雖未葬朝晉嗣君不得已而行
於情可許也諸侯相享享必有樂未葬不可以從吉故辭
享爲得禮　投壺　正義曰禮記有投壺之禮其文無相
者呪辭此中行穆子與齊侯皆有言辭者投之中否似若
有神故設爲此語或可投時皆有言語禮自不載之耳伯
瑕責穆子唯言壺何爲焉其以中爲儁責其失辭不云法
不言是投壺皆有言也凡宴不射即爲投壺投壺之禮壺

去席二矢半司射執八筭東面投壺如射三而止其矢室
中五扶堂上七扶庭中九扶鋪四指曰扶扶四寸也筭長
尺二寸壺頸脩七寸腹脩五寸口徑二寸半容斗五升壺
中實小豆焉爲其矢之躍而出也小豆取滑且堅矢以柘
若棘毋去其皮取其堅且重也舊說矢大七分　注淮水
名抵山名　正義曰杜以淮爲水名當謂四瀆之淮也劉
炫以爲淮抵非韻淮當作濰又以抵爲水中之地以規杜
氏今知不然者以古之爲韻不甚要切故詩云汎彼柏舟
在彼中河髧彼兩髦實維我儀又云爲絺爲綌服之無斁
儀河斁綌尚得爲韻淮抵相韻何故不可北若齊侯之語
容可舉齊地濰水此是穆子在晉何意舉齊地水乎又酒
肉相對多少相似案爾雅小洲曰渚小渚曰沚小沚曰坻
何得以坻之小地對淮之大水故杜以坻爲山名劉炫又
以山無名坻者案楚子觀兵於坻箕之山坻非山乎劉以
此規杜失非也　注澠水至阜也　正義曰釋例曰澠水
出齊國臨淄縣北經樂安博昌縣南界西入時水釋山云

大皁曰陵楚子謂成虎若敖之餘也遂殺之成虎[illegible]之孫與鬬氏同出於若敖宣四年鬬椒作亂今楚子信譖而討若敖之餘或譖成虎於楚子成虎知之而不能行書曰楚殺其大夫成虎懷寵也解經所以書名

疏成虎 正義曰經書熊傳言虎者此人名熊字虎傳言其字經書其名名字相覆猶伯魚名鯉

六月葬鄭簡公傳終子産辭享明旣葬則爲免喪經書五月誤

晉荀吳僞會齊師者假道於鮮虞遂入昔陽鮮虞白狄別種在中山新市縣昔陽肥國都樂平沾縣東有昔陽城秋八月壬午滅肥以肥子緜皐歸肥白狄也緜皐其君名鉅鹿下曲陽縣西

南有肥累城為下晉伐鮮虞起注鮮虞至陽城　正義曰宣十五年晉師滅赤狄潞氏十六年晉人滅赤狄甲氏及留吁成三年晉郤克衛孫良夫伐廧咎如傳曰討赤狄之餘焉是赤狄已滅盡矣知鮮虞與肥皆白狄之別種也杜以昔陽為肥國之都樂平沾縣東有昔陽城疑此為都也下注云鉅鹿下曲陽縣西南有肥累城復疑肥國取彼肥為名也劉炫以為齊在晉東偽會齊師當自晉而東行也假道鮮虞遂入昔陽則昔陽當在鮮虞之東也今案樂平沾縣在中山新市西南五百餘里何當假道於東北之鮮虞而反入西南之昔陽也既入昔陽而別言滅肥則肥與昔陽不得為一安得以昔陽為肥國之都也若昔陽即是肥都何以復言鉅鹿下曲陽有肥累之城疑是肥名取於彼也肥為小國竟必不遠豈肥名取鉅鹿之城建都於樂平之縣也十五年荀吳伐鮮虞圍鼓杜云鼓白狄之別鉅鹿下曲陽縣有鼓聚炫謂肥鼓並在鉅鹿昔陽即是鼓都在鮮虞之東南也二十二年傳云晉荀吳使師偽

糴者負甲以息於昔陽之門外遂襲鼓滅之則昔陽之為鼓都斷可知矣今杜以昔陽為肥國都是者以傳云遂入昔陽即云壬午滅肥是因入而滅之故云昔陽肥國都也昔陽既在樂平沾縣而杜又云鉅鹿下曲陽縣西南有肥纍城相去遠者以肥是本封之名後遷於昔陽猶若杞國本都陳留後遷緣陵鄭本都京兆後遷虢鄶與此何異且昔陽今屬廉州去下曲陽道路非遠在中山南二百許里劉炫自云肥之與鼓俱在曲陽足知肥纍城與昔陽不甚懸絕劉意欲破杜乃云樂平沾縣在中山新市西南五百餘里又自云昔陽鼓國都與肥相近在中山東南是自相矛楯也然鮮虞在北昔陽在南所以得假道鮮虞遂入昔陽者荀吳意欲滅肥恐肥國防備故從晉之北竟僞欲東南而行往會齊師故先迴路假道鮮虞南入昔陽如湯之伐桀迂路從陑出其不意故也且杜君土地例稱有者皆疑辭故杜云樂平沾縣東有昔陽是疑而不定又且郡縣移動古今不一則晉時樂平沾縣何知不是今之昔陽但

肥都昔陽與鼓相近晉既滅得肥國故二十二年息昔陽之門外遂襲鼓而取之昔陽非鼓都也劉意好異聞妄規杜過非也周原伯絞虐其輿臣使曹逃原伯絞周大夫原公也輿衆也曹羣也冬十月壬申朔原輿人逐絞而立公子跪尋跪尋絞弟絞奔郊郊周地【疏】注原伯絞周大夫正義曰杜以原伯絞為周大夫甘簡公為周卿士此無明據以意言耳甘簡公無子立其弟過甘簡公周卿士過將去成景之族成公景公皆過之先君成景之族賂劉獻公欲使殺過劉獻公亦周卿士劉定公子丙申殺甘悼公悼公即過而立成公之孫鰌鰌平公丁酉殺獻太子之

傳庚皮之子過（過劉獻公大子之傅）殺瑕辛于市及宮嬖綽王孫沒劉州鳩陰忌老陽子（六子周大夫及庚過皆甘悼公之黨傳言周衰原甘二族所以遂微）季平子立而不禮於南蒯（蒯南遺之子季氏費邑宰）南蒯謂子仲（子仲公子慭）吾出季氏而歸其室於公（室季氏家財）子更其位（更代也）我以費爲公臣子仲許之南蒯語叔仲穆子且告之故（穆子叔仲帶之子叔仲小也語以欲出季氏以不見禮故）季悼子之卒也叔孫昭子以再命爲卿（悼子季武子之子平子父也傳言叔孫之見命乃在

平子為卿之前及平子伐莒克之更受三命卜年平子伐莒以功加三命昭子不伐莒詐以例加為三命叔仲子欲構二家欲構使相憎謂平子曰三命踰父兄非禮也言昭子受三命自踰其先人平子曰然故使昭子使昭子自貶黜昭子曰叔孫氏有家禍殺適立庶故婼也及此禍在四年若因禍以斃之則聞命矣言因亂討己不敢辭若不廢君命則固有著矣著位次昭子朝而命吏曰婼將與季氏訟書辭無頗頗偏也季孫懼而歸罪於叔

仲子故叔仲小南蒯公子慭謀季氏慭告公而遂從公如晉慭子仲南蒯懼不克以費叛如齊子仲還及衛聞亂逃介而先介副使也及郊聞費叛遂奔齊言及郊解經所以書出南蒯之將叛也其鄉人或知之過之而歎鄉人過蒯而歎且言曰恤恤乎湫乎攸乎恤恤憂患湫愁隘攸懸危之貌深思而淺謀邇身而遠志家臣而君圖家臣而圖人君之事故言思深而謀淺身近而志遠有人矣哉言今有此人微以感之南蒯枚筮之不指其事汎卜吉凶遇坤䷁

坤下坤上坤之比䷇坤下坎上比坤六五爻變曰黃裳元吉坤六五爻辭以爲大吉也示子服惠伯惠伯曰即欲有事何如惠伯曰吾嘗學此矣忠信之事則可不然必敗外彊內溫忠也坎險故彊坤順故溫彊而能溫所以爲忠和以率貞信也水和而上安正和正信之本也故曰黃裳元吉黃中之色也裳下之飾也元善之長也中不忠不得其色言非黃下不共不得其飾不爲裳事不善不得其極失中德外內倡和爲忠不相違也率事以信爲共率猶行也

供養三德為善（三德謂正直剛克柔克也）非此三者弗當（非忠信善）不當此卦且夫易不可以占險將何事也且可飾乎（夫易猶此易謂黃裳元吉之卦問其何事欲令從下之飾）中美能黃上美為元下美則裳參成可筮（參美盡備吉可如筮）猶有闕也筮雖吉未也（有闕謂不參成）將適費飲鄉人酒（南蒯自其家遠適費鄉）人或歌之曰我有圃生之杞乎（言南蒯在費欲為亂如杞生於圃非宜也杞世所謂狗杞也）從我者子乎（子男子之通稱言從已可不失令之尊）去我者鄙乎倍其鄰者恥乎（鄰猶親也）已乎已乎非吾黨

之士乎乎已乎音自遂不改平子欲使昭子逐叔仲小鉄以

自解說小閒之不敢朝昭子命吏謂小待政於朝

曰吾不爲怨府言不能爲季氏逐小生怨禍之聚爲明年叔弓圍費傳疏季孫至爲

卿 正義曰悼子之卒不書於經則是未爲卿也其卒當在武子之前平子以孫繼祖武子卒後即平子立也傳言悼子卒者欲見昭子爲卿遠在平子之先 注十年至三命 正義曰十年平子伐莒名書於經即平子於時已爲卿矣釋例曰魯之叔孫父兄再命而書於經晉司空亞旅一命而經不書推此知諸侯之卿大夫再命以上皆書於經自一命以下大夫及士經皆稱人名氏不得見也劉賈云春秋之序三命以上乃書於經潁氏以爲再命稱人傳云叔孫昭子三命踰父兄昭公十年昭子始加三命先此叔孫皆自見經知所書皆再命也是杜檢傳文知再命當

名平子伐莒書名知其已再命矣平子伐莒克之昭子不
伐莒也昭子無功而更受三命知平子以功加三命昭子
以例加爲三命也　注言昭至先人　正義曰禮記文王
世子云其朝于公内朝庶子治之雖有三命不踰父兄鄭
玄云治之治公族之禮也唯於内朝則然其餘會聚之事
則與庶姓同一命齒于鄉里再命齒于父族三命不齒不
齒者不在父兄行列中也彼言三命不踰父兄者自謂在
公内朝位在父兄下耳非謂不得受三命踰父兄也叔仲
子欲構二家因禮有三命不踰父兄之法遂言昭子受三
命自踰其先人以此爲非禮也平子初得其言不甚曉解
故使昭子令自貶黜見昭子不服乃自知其非故懼而歸
罪於叔仲子也昭子無兄叔仲子引禮法連言之耳　注
言及至書出　正義曰凡言出奔皆自内而出文七年晉
先蔑奔秦亡在秦地因即奔秦故不言出也歸父還自晉
至笙遂奔齊笙在魯之竟外故不言出也此言及郊已入
魯竟傳言及郊解經所以書出　注恤恤至之貌　正義

曰釋詁云恤憂也故以恤恤爲憂患之意也湫是湫隘故
以湫爲愁隘之意也詩云彼攸攸旆旌故以攸爲懸危之貌
也言南蒯之心若此　深思至君圖　正義曰深思而
淺謀思慮深而知計淺言其知小而謀大也邇身而遠志
身卑近而志高遠言其越分以求通也家臣而君圖爲家
臣而謀君事言其非己所當爲也上二句言其心下一句
指其事爲下句而發上句故注倒言之　南蒯枚筮之
正義曰禮有銜枚所銜之木大如箸也今人數物云一枚
兩枚則枚是籌之名也尚書大禹謨舜禪禹禹讓不受請
帝枚卜功臣惟吉之從孔安國云枚謂歷卜之而從其吉
彼謂人下一籌佔歷卜之也此則不告筮者以所筮之
事空下一籌而使之筮故杜云不指其事汎卜吉凶也或
以爲杜云汎卜吉凶謂枚雷總卜則禮云無雷同是總衆
之辭也今俗諺云枚雷則其義理或然也　以爲大吉　正
義曰筮遇比爻而辭云黃裳元吉南蒯自以爲所謀之事
[illegible]吉　注坎險至爲忠　正義曰坎彖云習坎重險是

坎爲險也說卦云坤順也六五爻變則上體爲坎坎有險難故爲剛彊也坤道和順故爲溫柔也剛彊以禦難柔順以事主故外彊而能內溫所以爲忠也　注水和至本也正義曰坎爲水水性和柔坤爲土土性安正率循也貞正也用和柔之性以循安正道既和且正信之本故爲信也故曰黃裳元吉　正義曰天下之事雖則萬端撮之諸法大歸忠信而已能忠能信無施不可以有忠信故曰黃裳元吉解此爻辭之意　黃中至弗當　正義曰既言爻爲此辭之意又解此辭所言之義也五方則爲五色黃是中央之色也衣裳所以飾身裳是在下之飾也元者始也首也於物爲初始於人爲頭首元是諸善之長也五方之中猶人之心中心中不忠則不得其黃之色也身體之下猶名位之下爲下不共則不得其裳之飾也舉事不善則不得其善之中言爲事不中則非善之長也更覆言忠共善三者之義外內倡和爲忠言君在內臣在外君倡臣和不相乖違是名爲忠也行事以信無有虛詐是名爲共也人之爲

德有正直剛柔供養此三者之德使其德無愆乃名為善也非此三者忠也共也善也則於此卦不當也不當此卦雖吉不可　注失中德　疏正義曰極訓為中不得其中言其失中德也此文以上二句類之當云善不極不得為長文不然者惠伯之語雖反覆相疊不可字字相對隨便而言故與上不類　注率猶行也　正義曰率訓循循道而行故率猶行也　注三德至克也　正義曰洪範三德一曰正直二曰剛克三曰柔克孔安國云正直者能正人之曲直剛克者剛能立事柔克者和柔能治三者皆人之性也剛則失之於彊柔則失之於弱故貴其能剛能柔謂剛不許酷柔不滯溺也供養三德為善者剛則抑之柔則進之以志意供給長養之使合於中道各成其德乃為善也董遇注本為共養解云盡共所以養成三德也　且夫至未也　正義曰且夫易謂此黄裳元吉之易也唯可以占忠信之事不可以占危險之事也問南蒯令將欲為何事也且可飾乎言此易所占唯且可為在下之飾乎不可為

餘事也中美能黃忠則黃也上美爲元善則元也下美則
裳共則裳也忠善共三者皆成可如此筮之言吉也三者
猶有所闕筮雖吉未可用也　注夫易至之飾　正義曰
惠伯指論此卦而言夫易非是漫言易故知夫易猶言此
易謂此黃裳元吉之易卦也險謂危險言此卦不可以占
危險之事心疑南蒯事險故問將何事也且可爲下之飾
也欲令南蒯從下之飾爲共　鄉人至士乎　正義曰鄉
人以南蒯季氏家臣而欲反害季氏故爲歌以感切之也
圃者所以殖菜蔬也杞非可食之物我有圃生之杞以喻
南蒯在費欲爲亂也若能從我之言不爲亂者是爲子也
子者男子之美稱不失尊貴得爲子也去我而背叛者鄙
賤之行也倍其鄰近者恥惡之事也若巳乎巳乎自逐其
心不肯改者則不復是吾黨之士乎釋木云杞枸檵舍人
曰枸杞也　注巳乎至不改　正義曰杜此解原南蒯之
意蒯若云此事巳乎巳乎自逐其心如不肯改則此南蒯
非復是吾黨之士也服虔云巳乎巳乎決絕之辭則謂歌

者自言已意可已乎已乎此南蒯今已非是吾黨之士楚子狩于州來狩冬獵也次于潁尾潁水之尾在下蔡西使蕩侯潘子司馬督囂尹午陵尹喜帥師圍徐以懼吳五子楚大夫徐吳與國故圍之以偪吳楚子次于乾谿在譙國城父縣南以為之援雨雪王皮冠秦復陶秦所遺羽衣也翠被以翠羽飾被豹舄以豹皮為履執鞭以出執鞭以教令僕析父從楚大夫右尹子革夕子革鄭丹夕莫見王見之去冠被舍鞭敬大臣與之語曰昔我先王熊繹楚始封君與呂級齊大公之子丁公王

孫牟衛康叔子康伯燮父晉唐叔之子禽父周公子伯禽並事康

王康王成王子四國皆有分我獨無有四國齊晉魯衛分珍寶之器

今吾使人於周求鼎以爲分王其與我乎

對曰與君王哉昔我先王熊繹辟在荊山

在新城沶鄉縣南篳路藍縷以處草莽跋涉山林以

事天子唯是桃弧棘矢以共禦王事桃弧棘矢

以禦不祥言楚在山林少所出有齊王舅也成王母齊大公女晉及魯衛

王母弟也楚是以無分而彼皆有今周與

四國服事君王將唯命是從豈其愛鼎王曰昔我皇祖伯父昆吾舊許是宅陸終氏生六子長曰昆吾少曰季連季連楚之祖故謂昆吾爲伯父昆吾嘗居許地故曰舊許是宅今鄭人貪賴其田而不我與我若求之其與我乎對曰與君王哉周不愛鼎鄭敢愛田王曰昔諸侯遠我而畏晉今我大城陳蔡不羮賦皆千乘子與有勞焉諸侯其畏我乎對曰畏君王哉是四國者專足畏也四國陳蔡二不羮又加

之以楚敢不畏君王哉工尹路請曰君王命剝圭以為鏚柲鏚斧也柲柄也破圭玉以飾斧柄敢請命請制度之命王入視之析父謂子革吾子楚國之望也今與王言如響國其若之何譏其順王心如響應聲子革曰摩厲以須王出吾刃將斬矣以己喻鋒刃欲自摩厲以斬王之淫慝王出復語左史倚相趨過倚相楚史名王曰是良史也子善視之是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皆古書名對曰臣嘗問焉昔穆王欲肆其心

周穆王肆極也周行天下將皆必有車轍馬跡焉祭公謀父作祈招之詩以止王心謀父周卿士祈父周司馬世掌甲兵之職招其名祭公方諫遊行故指司馬官而言此詩逸王是以獲沒於祗宮獲沒不見篡弑臣問其詩而不知也若問遠焉其焉能知之王曰子能乎對曰能其詩曰祈招之愔愔式昭德音愔愔安和貌式用也昭明也思我王度式如玉式如金金玉取其堅重形民之力而無醉飽之心言國之用民當隨其力任如金冶之器隨器而制形故言形民之力去其醉飽過盈之心王揖而

入饋不食寢不寐數日深感子革之言不能自克以及於難克勝也仲尼曰古也有志克己復禮仁也信善哉楚靈王若能如是豈其辱於乾谿

疏 注秦所遺羽衣　正義曰文在冠下爲上知是衣也目之以秦明是秦所遺也冒雪服之知是毛羽之衣可以禦雨雪也　翠被　正義曰釋鳥云翠鷸樊光云青羽出交州李巡曰其羽可以飾物郭璞曰似鷰紺色生鬱林鄭子臧好鷸冠以此鳥之羽飾冠　僕析父從　正義曰劉炫以爲僕析父從右尹子革夕見於主爲下與革語張本以規杜令知不然者若僕析父共子革二人同時見王王與之語則二人並在子革獨對傳應云子革對曰不得直云對故杜以爲右尹子革將夕故下即云對事理分明劉妄規杜過非也　注楚始對君　正

義曰此與呂級王孫牟燮父禽父扗所注者皆是世家文
也燮父禽父亦王孫傳於牟言王孫燮禽亦蒙之　注西
國至之器　正義曰書序云武王既勝殷邦諸侯班宗彝
作分器旅獒云明王愼德四夷咸賓無有遠邇畢獻方物
惟服食器用王乃昭德之致于異姓之邦無替厥服分寶
王于伯叔之國時庸展親魯語云古者分同姓以珍玉展
親也分異姓以遠方之職貢使無忘服也是言諸侯皆得
天子之分器也定四年傳稱分魯公以夏后氏之璜封父
之繁弱分康叔以大呂之鍾分唐叔以密須之鼓闕鞏之
甲沽洗之鍾其齊之所得則無以言之　注陸終至是宅
正義曰楚世家云陸終生子六人坼剖而産焉一曰昆吾
二曰參胡三曰彭祖四曰會人五曰曹姓六曰季連季連
芊姓楚其後也昆吾是楚之遠祖之兄也舊許是宅昆吾
嘗居許地許既南遷故云舊許是宅其地此時屬鄭故云
鄭人貪賴其田而不我與哀十七年傳衛侯夢見人登昆
吾之觀北面而譟曰登此昆吾之虛扗云今在濮陽城中

蓋昆吾居此二處未知孰爲先後也　注四國至不羮

正義曰劉炫以爲楚語云靈王城陳蔡不羮使僕夫子晳問於范無宇曰今吾城三國賦皆千乘亦當晉矣諸侯其來乎對曰是三城者豈不使諸侯之惕焉彼再言三城無四國也縱使不羮有二或當前後遞焉非是並有二也炫謂古四字積畫四當爲三以規杜過今知不然者以三之與四古雖積畫錯否難知但古今諸儒所注春秋傳本並云四國無作三者國語是不傳之書何可執以爲眞而攻左氏劉雖有所規未可從也　注破圭以飾斧柄　正義曰斧柯長三尺和氏之玉長一尺二寸圭玉非爲斧柄之物故知破之爲飾　注皆古書名　正義曰孔安國尚書序云伏犧神農黃帝之書謂之三墳言大道也少昊顓頊高辛唐虞之書謂之五典言常道也八卦之說謂之八索求其義也九州之志謂之九丘丘聚也言九州所有土地所生風氣所宜皆聚此書也楚左史倚相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即謂上世帝王遺書也周禮外史掌三皇五帝

之書鄭玄云楚靈王所謂三墳五典是也賈逵云三墳三皇之書五典五帝之典八索八王之法九丘九州亡國之戒延篤言張平子說三墳三禮禮爲人防爾雅曰墳大防也書曰誰能典朕三禮三禮天地人之禮也五典五帝之常道也八索周禮八議之刑索空空設之九丘周禮之九刑丘空也亦空設之馬融説三墳三氣陰陽始生天地人之氣也五典五行也八索八卦九丘九州之數也此諸家者各以意言皆無正驗杜所不信故云皆古書名　注謀父至詩逸　正義曰尚書酒誥云若疇圻父是祈父爲官名也詩小雅有祈父之篇其詩云祈父予王之爪牙胡轉予于恤毛傳云祈父司馬也職掌封圻之甲兵鄭箋云此司馬也時人以其職號之故曰祈父杜用彼説故云祈父司馬世掌甲兵之職也祈既是官故以招爲其名謂穆王之時有司馬之官其名曰招也祭公方諫遊行故指司馬官而爲言也賈逵云祈求也昭明也言求明德也馬融以圻爲王圻千里王者遊戲不過圻内昭明也言千里之内足明德

祇宮　正義曰馬融云圻內遊觀之宮也杜不解蓋以為王離宮之名也　其詩至之心　正義曰穆王之時有祈父官名招即是司馬官也職掌兵甲常從王行祭公諫王遊行設言以戒司馬也言祈招之愔愔美其志性安和愔愔然也女當用此職掌以明我王之德音也思使我王之德度用如玉然用如金然使之堅而且重可寶愛也若用民力當隨其所能而制其形模依此形模用民之力而無有醉飽盈溢之心也以王之遊行必勞損民力故令依法用之　注言國至之心　正義曰言國之用民當隨其力任量其力之所堪而任用之不使勞役過其所堪也如金冶之器隨器而制形者鑄冶之家將作器而制其模謂之為形令代循名焉用民之力依模用之故言形民之力也食充其腹謂之飽酒卒其量謂之醉醉飽者是酒食饜足過度之名也穆王用民之力不知饜足故令去其醉飽過盈之心　克己復禮仁也　正義曰劉炫云克訓勝也己謂身也身有耆慾當以禮義齊之耆慾與禮義交戰使禮義

勝止者欲身得歸復於禮如是乃爲仁也復反也言情爲者欲所逼己離禮而更歸復之今刋定云克訓勝也己謂身也謂身能勝去者欲反復於禮也

晉伐鮮虞因肥之役也肥役在此年[illegible]

春秋正義卷第二十八

鄉貢進士馮嗣祖校勘

春秋正義卷第二十九　昭公

國子祭酒上護軍曲阜縣開國子臣孔穎達等奉

勑撰

經十有三年春叔弓帥師圍費不書南蒯以費叛不以告廟

疏注不書至告廟　正義曰定八年傳云陽虎入于讙陽關以叛注云叛不書略家臣則此亦爲略家臣故不告廟也以不告廟故史不得書二注互相備

夏四月楚公子比自晉歸于楚弑其君虔于乾谿比去晉而不送書歸者依陳蔡以入言陳蔡猶列國也比歸而靈王死故書弑其君靈王無道而弑稱臣比非首謀而反書弑比雖脅立猶以罪加也靈王死

在五月又不在乾谿楚人生失靈王故本其始禍以赴之

【疏】注比去至赴之○正義曰傳稱依陳蔡人以國許復其國而藉其力故書爲歸言是陳蔡納之釋例曰韓魏有耦國之彊陳蔡有復國之端故晉趙鞅楚公子比皆稱歸從諸侯納之例言非晉楚之所能制是其義也計靈王無道於國其弑不應稱臣又比爲觀從所誑迫脅而立非是弑君首謀而反書比弑君者比歸而王死故書比弑其君比雖被脅而立靈王爲比而死雖非比弑猶以弑君之罪加比哀六年注云楚比劫立陳乞流涕子家憚老皆疑於免罪故春秋明而書之以爲弑主釋例曰若鄭之歸生齊之陳乞楚公子比雖本無其心春秋之義亦同大罪是以君子慎所以立也其意以爲弑君之惡惡之大者雖則本無其心君實由之而死若舍而不責則下無所忌故書其名成其罪所以示來世勵後人爲教之遠防也靈王見弑實猶無道但欲見比罪故稱臣名非言靈王爲有道猶如宣二年晉趙盾弑其君夷皐釋例曰傳言靈公不君

又以明於例此弒宜稱君也弒非趙盾而經不變文者以示良史之意深責執政之臣彼爲趙盾之罪稱臣名此亦爲章比之罪稱臣名非言靈王不合弒稱君也又傳稱五月王縊于芋尹申亥氏他年申亥以王柩告則靈王死在五月其死又不在乾谿而經書四月比弒其君虔于乾谿者楚人生失靈王告時未知死否但以乾谿之地失王以爲王必死矣本其始禍故以四月弒君赴也劉炫云比以四月歸既歸而王死故以云云同

楚公子棄疾殺公子比注比雖爲君而未列於諸侯故不稱爵殺不稱人罪棄疾

疏注比雖至棄疾　正義曰釋例曰諸侯不受先君之命而篡立得與諸侯會者則以成君書之齊商人蔡侯般之屬是也君未得接於諸侯則不稱爵楚公子棄疾殺公子比蔡人殺陳佗齊人殺無知衛人殺州吁公子瑕之屬是也諸侯篡立雖以會諸侯爲正此列國之制也至於國內策名委質即君臣之分已定故諸殺不稱君亦與成君同義也傳

曰會于平州以定公位又云若有罪則君列諸會矣此以會為斷也衛州吁齊無知皆弒君自立其死稱人以殺此比亦弒君而立不稱人以殺而云棄疾殺者棄疾利比之位而殺之其意不得為討賊不稱人所以罪棄疾也釋例云比既得國國人驚亂棄疾從而扇之比懼自殺皆棄疾之由故書公子棄疾殺公子比是言不稱弒其君又說罪棄疾之意也

秋公會劉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平丘平丘在陳留長垣縣西南八月甲戌同盟于平丘書同齊服故公不與盟魯不堪晉求讒慝弘多公不與盟非國惡故不諱

疏注魯不至不諱正義曰宣七年公會晉侯云云于黑壤傳曰晉侯之立也公不朝焉又不使大夫聘晉人止公于會盟于黃

父公不與盟以賂免故黑壤之盟不書諱之也彼公不與盟諱而不書此書之者彼不相朝聘公實有罪諱國之惡故不書其盟此時公旣無罪非是國惡故書而不諱襄三十一年傳曰晉公室卑政在侈家韓宣子爲政不能圖諸侯魯不堪晉求讒慝弘多是以有平丘之會此年傳云邾人莒人愬于晉曰魯朝夕伐我幾亡矣注云自昭公即位邾魯同好又不朝夕伐莒無故怨懟晉人信之所謂讒慝弘多是言晉受讒言公無罪非國惡故不諱也

晉人執季孫意如以歸公至自會 無傳

蔡侯盧歸于蔡陳侯吳歸于陳 陳蔡皆受封于楚故稱爵諸侯納之曰歸

疏 注陳蔡至曰歸 正義曰公羊傳曰此皆滅國也其言歸何不與諸侯專封也其意言諸侯不得專封不與楚封陳蔡之君自有國而歸之然以是故稱爵言歸若言各自有爵非由楚也杜以傳言平王封陳蔡又二君之歸再言禮

也則興滅繼絕是爲復舊雖有不與楚封之事也二者皆是舊國立君紹其先祀襲其封爵爵是先世之爵非楚今始立之故言陳蔡皆受封于楚已立爲侯故稱爵以歸國非入國始爲君也禮諸侯不生名二罪皆書名者稱爵以其受封于楚書名以其未成爲君稱名稱爵兩見之也諸侯納之曰歸成十八年傳例

冬十月葬蔡靈公[蔡復而後以君禮葬之]公如晉至河乃復[晉人辭公]

吳滅州來[州來楚邑用大師焉曰滅]

疏注州來至曰滅 正義曰州來楚邑不繫楚者大都以名通者例皆不繫國用大師焉曰滅襄十三年傳例

傳十三年春叔弓圍費弗克敗焉[爲費人所敗不書諱之]平子怒令見費人執之以爲囚俘冶區

夫曰非也區夫魯大夫若見費人寒者衣之飢者食之爲之令主而共其乏困費來如歸南氏亡矣民將叛之誰與居邑若憚之以威懼之以怒民疾而叛爲之聚也若諸侯皆然費人無歸不親南氏將焉入矣平子從之費人叛南氏費叛南氏在明年傳善區夫之謀終言其效

【疏】非也　正義曰非三代服叛之道也　民疾至聚也　正義曰季氏既執費人人皆憎疾季氏而叛之爲南氏之積聚也

楚子之爲令尹也殺大司馬薳掩而取其室

在襄三十年 及即位奪薳居田 居掩之族言薳氏所以怨 遷許而

質許圍 遷許在九年圍許大夫 蔡洧有寵於王王之滅

蔡也其父死焉 楚滅蔡在十一年洧仕楚其父在國故死 王使與於

守而行 使洧守國王行至乾谿 申之會越大夫戮焉 申會在四

年 王奪鬭韋龜中犫 韋龜令尹子文玄孫中犫邑名 又奪成

然邑而使爲郊尹 成然韋龜子郊尹治郊竟大夫 蔓成然故

事蔡公 蔡公棄疾也故猶舊也韋龜以棄疾有當璧之命故使成然事之 故薳氏

之族及薳居許圍蔡洧蔓成然皆王所不

禮也因羣喪職之族啓越大夫常壽過作亂常壽過申會所戮者圍固城克息舟城而居之息舟楚邑城之堅固者觀起之死也其子從在蔡事朝吳觀起死在襄二十二年朝吳故蔡大夫聲子之子曰今不封蔡蔡不封矣我請試之觀從以父死怨楚故欲試作亂以蔡公之命召子干子皙二子皆靈王弟元年子干奔晉子皙奔鄭及郊而告之情告以蔡公不知謀強與之盟入襲蔡蔡公將食見之而逃不知其故驚起辟之觀從使子干食坎用牲加書而速行

使子干居蔡公之牀食蔡公之食並僞與蔡公盟之徵驗以示衆已徇於蔡已觀從也曰

蔡公召二子將納之與之盟而遣之矣將

師而從之詐言蔡公將以師助二子蔡人聚將執之執觀從

辭曰失賊成軍而殺余何益乃釋之賊謂子干

子晳也言蔡公已成軍殺己不解罪朝吳曰二三子若能死亡則

如違之以待所濟言若能爲靈王死亡則可違蔡公之命以待成敗所在若

求安定則如與之以濟所欲言與蔡公則可得安定且

違上何適而可言不可違上也上謂蔡公衆曰與之乃奉

蔡公召二子而盟于鄧潁川召陵縣西南有鄧城二子子干子晳依陳蔡人以國國陳蔡而依之楚公子比子干公子黑肱子晳公子棄疾蔡公蔓成然蔡朝吳帥陳蔡不羮許葉之師因四族之徒四族薳氏許圍蔡洧蔓成然以入楚及郊陳蔡欲爲名故請爲武軍欲築壘壁以示後人爲復讎之名蔡公知之曰欲速且役病矣請藩而已乃藩爲軍藩籬也蔡公使須務牟與史狎先入因正僕人殺大子祿及公子罷敵

須務牟史猈楚大夫蔡公之黨也正僕大子之近官公子比爲王公子黑肱爲令尹次于魚陂竟陵縣城西北有甘魚陂公子棄疾爲司馬先除王宮使觀從從師于乾谿而遂告之從乾谿之師告使叛靈王且曰先歸復所後者劓劓截鼻師及訾梁而潰靈王還至訾梁而衆散王聞羣公子之死也自投于車下曰人之愛其子也亦如余乎侍者曰甚焉小人老而無子知擠于溝壑矣擠隊也王曰余殺人子多矣能無

及此乎右尹子革曰請待于郊以聽國人（聽國人之所與）王曰衆怒不可犯也曰若入於大都而乞師於諸侯王曰皆叛矣曰若亡於諸侯以聽大國之圖君也王曰大福不再祗取辱焉然丹乃歸于楚（然丹子革棄王歸）王沿夏將欲入鄢（夏漢別名順流爲沿順漢水南至鄢）芋尹無宇之子申亥曰吾父再奸王命（謂斷王旌執人於章華宫）王弗誅惠孰大焉君不可忍惠不可棄吾其從王乃求

王遇諸棘闈以歸棘里名闈門也夏五月癸亥王縊于芋尹申亥氏癸亥五月二十六日皆在乙卯丙辰後傳終言之經書四月誤申亥以其二女殉而葬之觀從謂子干曰不殺棄疾雖得國猶受禍也子干曰余不忍也子玉曰人將忍子子玉觀從吾不忍俟也乃行國每夜駭曰王入矣相恐以靈王也乙卯夜棄疾使周走而呼曰王至矣周徧也乙卯十八日國人大驚使蔓成然走告子干子皙曰王至矣國

人殺君司馬將來矣（司馬謂棄疾也言司馬見殺以恐子干）君若早自圖也可以無辱衆怒如水火焉不可爲謀又有呼而走至者曰衆至矣二子皆自殺（不書弑君位未定也）丙辰棄疾即位名曰熊居葬子干于訾實訾敖（不成君無號謚者楚皆謂之敖）殺囚衣之王服而流諸漢乃取而葬之以靖國人使子旗爲令尹（子旗蔓成然）

楚子至而行　正義曰易稱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滅身小人以小善爲無益而弗爲以小惡爲無傷而弗去也故惡積而不可掩罪大而不可解至於滅

身也　申之至戮焉　正義曰王肅云越大夫常壽過也申之會經書淮夷而不書越者以常壽過有罪不得列會故不書越也戮者陳其罪惡以徇諸軍言將殺之然亦不殺還至今在楚故怨而作亂　故蘧至成然　正義曰言族者以掩既被殺唯有族存故言族也韋龜成然皆被奪邑所以不數韋龜而獨數成然者以是時韋龜已死故不言之上言奪邑者積王之惡見成然怨恨之深猶父子被奪故也　圍固至居之　正義曰圍固城城之圍者克息舟息舟即是其一也以圍時有所毀故更城而居之　注故蔡大夫聲子之子　正義曰言故蔡大夫者此時蔡滅見爲楚縣矣今在蔡其父先爲蔡國大夫故云故蔡大夫聲子之子也　強與之盟　正義曰二子問非蔡公之命欲還故觀從強與之盟遂入襲蔡　依陳蔡人以國　正義曰二子更無兵衆唯依倚陳蔡人耳以國者許爲復其國以此招慰之　蔡公至而已　正義曰蔡公知之知陳蔡人之情也蔡公楚之公子猶尚吝惜本國恥有叛篡之

名築臺以示後世故請藩而已　正僕人　正義曰大僕也周禮下大夫二人　注棘里名闈門也　正義曰吳語云昔楚靈王不君其臣箴諫不入其民不忍飢勞之殃三軍叛王於乾谿王獨行屏營彷徨於山林之中三日乃見其涓人疇王呼之曰余不食三日矣疇趨而進王枕其股以寢於地王寐疇枕王以墣而去之王覺而無見也乃匍匐將入於棘闈棘闈不納乃入芋尹申亥氏焉孔晁曰棘楚邑闈門也案襄二十六年傳言吳伐楚克棘四年傳言吳伐楚入棘以棘爲邑或是也　注癸亥至月誤　正義曰此癸亥之日實在乙卯丙辰之後傳先言之者因申亥求王遂言王縊是傳終言之也既以五月統癸亥之日而乙卯丙辰亦是五月之日雖則言有顛倒即令蒙此五月之文也劉炫云杜此注經書四月誤案上經注云靈王實以五月死楚人生失靈王本其始禍以赴兩注不同以爲杜非今知不然者以其生失靈王不知死在五月遂以四月始禍言靈王之死是其錯誤之事於文似異義實一也

劉以爲二注文異而規杜氏非也注不成王之敖正義曰郟敖與此訾敖皆不成君無號謚也元年傳云葬王于郟謂之郟敖此云葬子干于訾實訾敖並以地名冠敖未知其故又世家楚之先君有若敖宵敖皆在位多年亦稱爲敖不知敖是何義

楚師還自徐前年圍徐之師吳人敗諸豫章獲其五師定二年楚人伐吳師于豫章吳人見舟于豫章而潛師于巢以軍楚師於豫章又柏舉之役吳人舍舟于淮汭而自豫章與楚夾漢此皆當在江北淮水南蓋後徙在江南豫章

楚師還自徐 正義曰上云師及訾梁而潰此又云楚師還自徐者上所云者是乾谿援師此謂蕩侯等五子伐徐師故杜云前年圍徐之師

平王封陳蔡復遷邑復九年所遷邑致羣賂始舉事時所貨賂施舍寬民宥罪舉職舉職脩廢官召觀從

王曰唯爾所欲勸從敎子干殺棄疾棄疾令召用之明在君爲君之義對曰臣之先佐開卜乃使爲卜尹佐卜人開龜兆使枝如子躬聘于鄭且致犨櫟之田犨櫟本鄭邑楚中取之平王新立故還以賂鄭事畢弗致知鄭自說服不復須賂故鄭人請曰聞諸道路將命寡君以犨櫟敢請命對曰臣未聞命既復王問犨櫟降服而對降服如今解冠也謝違命曰臣過失命未之致也王執其手曰子毋勤姑歸不穀有事其告子也王善其有權有事將復使之

他年芊尹申亥以王柩告乃改葬之注復九年所遷邑 正義曰戌十五年許遷于葉九年傳云遷城父人於陳遷方城外人於許今復遷邑則許還復葉方城外與城父人各復其本 臣遇至致也 正義曰言臣罪過漏失君命適忘之未之致與也 子毋勤 正義曰言子毋以見使爲勤勞 初靈王卜曰余尚得天下 尚庶幾 不吉投龜詬天而呼曰是區區者而不余畀 區區小天下 余必自取之民患王之無厭也故從亂如歸初共王無冢適 冢大也 有寵子五人無適立焉乃大有事于羣望 羣望星辰山川 而祈曰

請神擇於五人者使主社稷乃徧以璧見於羣望曰當璧而拜者神所立也誰敢違之既乃與巴姬密埋璧於大室之庭巴姬共王妾大室祖廟使五人齊而長入拜從長幼以次拜康王跨之過其上也靈王肘加焉子干子晳皆遠之平王弱抱而入再拜皆厭紐歐見壁紐以爲審識鬬韋龜屬成然焉知其將立故託其子且曰棄禮違命楚其危哉棄立長之禮違當璧之命終致靈王之亂也

【疏】尚得天下　正義曰謂得爲天子　注羣望星辰山川　正義曰

楚語云天子偏祀羣神諸侯祀天地三辰及其土之山川孔晁云三辰日月星也祀天地謂二王後也非二王後祭分野山川而巳又元年傳云辰爲商星參爲晉星是諸侯得祭分野之星知此羣望是星辰山川也於十二次鶉尾爲楚當祀翼軫之星及其國内山川哀六年傳曰江漢睢漳楚之望也其山蓋荆山衡山之類 偏以璧 正義曰謂以一璧偏見諸神若神各一璧其璧乃多明無不當其上 注巴姬共王妾 正義曰知者襄十二年傳云楚司馬子庚聘于秦爲夫人寧禮也彼秦女是夫人明巴姬是妾 子干歸韓宣子問於叔向曰子干其濟乎對曰難宣子曰同惡相求如市賈焉何難宣子謂棄疾親恃子干共同好惡故言如市賈同利以相求對曰無與同好誰與同惡言棄疾本不與子干同好

則亦不得同惡取國有五難有寵而無人一也寵有賢人而用

有人而無主二也雖有賢人當須內主為應有主而無謀

三也謀策謀也有謀而無民四也民衆有民而無

德五也四者既備當以德成子干在晉十三年矣晉楚

之從不聞達者可謂無人晉楚之士從子干游皆非達人族

盡親叛可謂無主無親族在楚無釁而動可謂

無謀召子干時楚未有大釁為羈終世可謂無民終身羈客在晉

是無民亡無愛徵可謂無德楚人無愛念之者王虐而不

忌靈王暴虐無所畏忌將自亡楚君子干涉五難以弒舊君誰能濟之言楚借君子干以弒靈王終無能成有楚國者其棄疾乎君陳蔡城外屬焉城方城也時穿封戌既死棄疾并領陳事苛慝不作盜賊伏隱私欲不違不以私欲違民事民無怨心先神命之先神謂羣望國民信之芊姓有亂必季實立楚之常也獲神一也當璧拜有民二也民信之令德三也無苛慝寵貴四也貴妃子居常五也棄疾季有五利以去五難誰能害之子

干之官則右尹也數其貴寵則庶子也以神所命則又遠之其貴亡矣[位不尊]其寵棄矣[父既没故]民無懷焉[非令德]國無與焉[無内主]將何以立宣子曰齊桓晉文不亦是乎[皆庶賤]對曰齊桓衛姬之子也有寵於僖[衛姬齊僖公妾]有鮑叔牙賓須無隰朋以為輔佐有莒衛以為外主[齊桓出奔莒衛有舅氏之助]有國高以為內主[國氏高氏齊上卿]從善如流[言其疾也]下善齊肅[齊嚴也肅敬也]不藏賄

齊也不從欲儉也施舍不倦施舍猶言布恩德求善不厭是以有國不亦宜乎我先君文公狐季姬之子也有寵於獻好學而不貳言篤志生十七年有士五人狐偃趙衰顛頡魏武子司空季子五上從出有先大夫子餘子犯以爲腹心子餘趙衰子犯狐偃有魏犨賈佗以爲股肱魏犨魏武子也稱五人而說四士賈佗又不在本數蓋叔向所賢有齊宋秦楚以爲外主齊妻以女宋贈以馬楚王享之秦伯納之有欒郤狐先以爲內主謂欒枝郤穀狐突先軫也二十九年守志彌

篤惠懷棄民惠公懷公不恤民也民從而與之獻無異親民無異望獻公之子九人唯文公在天方相晉將何以代文此二君者異於子干共有寵子國有奧主謂棄疾也無施於民無援於外去晉而不送歸楚而不逆何以冀國傳言子干所以蒙弑君之名棄疾所以得國亡無愛徵正義曰子干之亡楚人無愛念之徵驗也先神命之正義曰楚國既封即有三望三望起於先代故曰先神其貴亡矣正義曰亡無也其貴位則無矣其寵愛之者又棄矣然則父死棄疾寵亦棄獨言子干者以子干母賤唯恃父寵寵又棄矣則無恃託故專屬子干注國氏高氏正義曰僖十二年傳

管仲云有天子之二守國高在是也　注魏犨至所賢

正義曰上言五人直舉其數下說四士獨據有賢也五人内不數賈佗者佗以公族從文公不在五人之數也蓋叔向言之意所將爲賢即言之　國有奧主　正義曰室内西南隅謂之奧奧是内之義奧主國内之主故謂棄疾也

晉成虒祁在八年諸侯朝而歸者皆有貳心賤其奢也爲取郠故取郠在十年晉將以諸侯來討叔向曰諸侯不可以不示威知晉德薄欲以威服之乃並徵會告于吳秋晉侯會吳子于良下邳有良城縣水道不可吳子辭乃還辭不會七月丙寅治兵于邾南甲車四千乘三十

萬人羊舌鮒攝司馬鮒叔向弟也攝兼官遂合諸侯于平丘子產子大叔相鄭伯以會子產以幄幕九張行幄幕軍旅之帳子大叔以四十既而悔之每舍損焉及會亦如之亦九張也傳言子產之適宜大叔之從善次于衛地叔鮒求貨於衛淫芻蕘者欲使衛患之而致貨衛人使屠伯饋叔向羮與一篋錦屠伯衛大夫曰諸侯事晉未敢攜貳況衛在君之宇下屋宇之下喻近也而敢有異志芻蕘者異於他日敢請之

請止之 叔向受羹反錦 受羹示不逆其意且非貨 曰晉有羊舌鮒者瀆貨無厭 瀆數也 亦將及矣 將及禍 為此役也 役事也 子若以君命賜之其已客從之未退而禁之 禁芻蕘者

疏 水道不可 正義曰吳地水行故謂水道不可謂水路不通吳子既辭晉侯乃還向平丘之會 幄幕九張 正義曰周禮幕人掌帷幕幄帟綬之事鄭玄云王出宮則有是事在旁曰帷在上曰幕皆以布為之四合象宮室曰幄王所居之帳也帟王在幕若幄中坐上承塵幄帟皆以繒為之凡四物者以綬連繫焉然則幕與幄異幕大而幄小幄在幕下張之幄幕九張蓋九幄九幕也 芻蕘 正義曰周禮充人掌繫祭祀之牲牷祀五帝則繫于牢芻之三月說文云蕘薪也從艹然則芻者飼牛馬之草也蕘者共燃火之

（草也為此役正義曰言叔鮒為此淫芻蕘之事也）晉人將尋盟齊人不可（有貳心故）晉侯使叔向告劉獻公（獻公王卿士劉子）曰抑齊人不盟若之何對曰盟以厎信（厎致也）君苟有信諸侯不貳何患焉告之以文辭董之以武師雖齊不許君庸多矣（董督也庸功也討之有辭故功多也）天子之老請帥王賦元戎十乘以先啓行（天子大夫稱老元戎戎車在前者啓開也行道也）遲速唯君（欲佐晉討齊）叔向告于齊曰諸侯求盟已在此矣今君弗

利寡君以爲請對曰諸侯討貳則有尋盟若皆用命何盟之尋託用命以拒晉叔向曰國家之敗有事而無業事則不經業貢賦之業有業而無禮經則不序須禮而有次序有禮而無威序則不共禮須威嚴而後共有威而不昭共則不明威須昭告神明而後信義著不明棄共百事不終所由傾覆也信義不明則棄威不威棄禮無禮無經無經無業故百事不成是故明王之制使諸侯歲聘以志業志識也歲聘以脩其職業閒朝以講禮三年而一朝正功爵

之義率長幼之序再朝而會以示威六年而一會以訓上下之則制財用之節再會而盟以顯昭明十二年而一盟所以昭信義也凡八聘四朝再會王一巡守盟于方嶽之下志業於好聘也講禮於等朝也示威於衆會也昭明於神盟也自古以來未之或失也存亡之道恒由是興晉禮主盟依先王先公舊禮主諸侯盟懼有不治奉承齊犧齊盟之犧牲而布諸君求終事也終事也君曰余必廢之何齊之有唯君圖之寡君聞命矣齊人懼對曰小國言之

大國制之敢不聽從既聞命矣敬共以往遲速唯君叔向曰諸侯有閒矣閒隙也不可以不示衆八月辛未治兵習戰建而不旆建立旌旗不曳其旆旆游也壬申復旆之諸侯畏之軍將戰則旆故曳旆以恐之邾人莒人愬于晉曰魯朝夕伐我幾亡矣自昭公即位邾魯同好又不朝夕伐莒無故怨愬晉人信之所謂讒慝弘多我之不共魯故之以不共晉貢以魯故也晉侯不見公使叔向來辭曰諸侯將以甲戌盟寡君知不得事君

矣請君無勤（託謙辭以絕魯）子服惠伯對曰君信蠻夷之訴（蠻夷謂邾莒）以絕兄弟之國棄周公之後亦唯君寡君聞命矣叔向曰寡君有甲車四千乘在雖以無道行之必可畏也況其率道其何敵之有牛雖瘠僨於豚上其畏不死（僨仆也）南蒯子仲之憂其庸可棄乎（棄猶忘也）若奉晉之衆用諸侯之師因邾莒杞鄫之怒（四國近魯數以小事相忿鄫已滅其民猶在故并以恐魯）以討魯罪閒其

二憂（因南蒯子仲二憂爲閒隙）何求而弗克魯人懼聽命（不敢與盟）甲戌同盟于平丘齊服也（經所以稱同）令諸侯日中造于除（除地爲壇盟會處）癸酉退朝（先盟朝晉）子產命外僕速張於除（張幄幕）子大叔止之使待明日及夕子產聞其未張也使速往乃無所張矣（地已滿也傳言子產每事敢於大叔）及盟子產爭承（承貢賦之次）曰昔天子班貢輕重以列（列位也）列尊貢重周之制也（公侯地廣故所貢者多）卑而貢重者甸服

也甸服謂天子畿內共職貢者鄭伯男也而使從公侯之貢言鄭國在甸服外爵列伯子男不應出公侯之貢懼弗給也敢以為請諸侯靖兵好以為事靖息也行理之命行理使人通聘問者無月不至貢之無藝藝法制小國有闕所以得罪也諸侯脩盟存小國也貢獻無極亡可待也存亡之制將在今矣自日中以爭至于昏晉人許之既盟子大叔咎之曰諸侯若討其可瀆乎瀆易也子產曰晉政多

門政不出一家貳偷之不暇何暇討貳不壹偷苟且國不競亦陵何國之爲不競爭則爲人所侵陵不成爲國公不與盟信邾莒之訴欲討魯故晉人執季孫意如以幕蒙之蒙裹也使狄人守之司鐸射魯大夫懷錦奉壺飲冰以蒲伏焉守者御之乃與之錦而入蒲伏竊往飲季孫冰箭筩蓋可以取飲晉人以平子歸子服湫從湫子服惠伯從至晉子產歸未至聞子皮卒哭且曰吾已已猶決竟無爲爲善矣唯夫子知我言子皮知己之善仲尼

謂子產於是行也足以爲國基矣詩云樂
旨君子邦家之基詩小雅言樂與君子爲治乃國家之基本子產君
子之求樂者也且曰合諸侯藝貢事禮也
嫌爭競不順故以禮明之【疏】注董督至多也　正義曰釋詁云董督
正也是董爲督也又云庸勞勞亦功也
詩之有辭則前敵易克故功多也　天子之老　正義曰
上注云獻公王卿士此注云天子大夫稱老老者是大夫
公卿之揔名詩云方叔元老毛傳云方叔卿士命而爲將
是卿士稱老也曲禮云五官之長曰伯自稱於諸侯曰天
子之老彼謂三公也如彼文則三公乃得稱天子之老卿
亦得稱老者彼說三公之事言三公之自稱耳不言卿之
自稱不得同三公也曲禮又云諸侯使人於諸侯使者曰
寡君之老諸侯之使尚得稱老明知天子之卿得稱天子

之老也　元戎至啓行　正義曰詩小雅六月之篇也元大也大戎戎車之大在軍前者也啓開行道常訓耳　叔向至命矣　正義曰叔向此言論聘朝會盟四事意在言盟并說會朝聘爲次序耳國家之所以敗也有交好之事而無貢賦之業交好之事不得常矣有貢賦之常而無上下之禮事雖有常則不次序矣有上下之禮而無可畏之威雖有次序則不共敬矣有可畏之威而不昭告神明雖爲共敬則不明著矣信義不明棄共敬也承事不共敬棄次序也班位不序棄常度也銜命不常棄事宜也事既棄矣則百事不終國家所由傾覆只爲此也聖人知其不可是故明王之制使諸侯每歲令大夫一聘天子以志識貢賦之業間一歲諸侯親自入朝以講習上下之禮天子於諸侯再朝而一大會以示可畏之威再會而一爲盟誓以顯諸侯之昭明者也志識貢賦之業在於交好故使聘也講習上下之禮在於等差故使朝也示可畏之威在於衆聚故爲會也昭明德之信在於告神故爲盟也自古以來

道行此法未之有失也國家存亡之道恒由是興爲之則
存廢之則亡存亡起於此也今晉以先王之禮主諸侯之
盟懼諸侯之事有不治理者奉承齊盟所用之犠牲以來
至此而布諸齊君求終竟盟約之事也君言曰令余必廢
之何齊盟之有必如此語唯君自圖謀之寡君聞君之命
矣言晉知齊必背盟即欲與之戰　注業貢賦之業　正
義曰下句覆述此事云歲聘以志業每年聘者所以共貢
賦耳知此業者是貢賦之業也下又云志業於好說聘事
而謂之好則好謂交好諸侯天子雖尊卑不同亦是交好
然則有事者謂有交好之事也不經者經訓常也謂交好
不常也或聘不以時或貢賦不充是不常也　注威須至
義著　正義曰昭亦明也昭爲昭告神祇明謂信義明著
言會雖示威威猶未著必須盟告神明以要束其心而後
天子信義始得明著於天下矣　注信義至不成　正義
曰杜以信義不明威無可畏則是棄威也不畏威則禮不
行是棄禮也無禮則無經無經則無業故百事所以不成

劉炫以此傳四文皆緣上事而致下事共上則事業禮威所致則經序共明傳既言不明棄共自然當云不共棄序不序棄經不經棄事令杜云不明則棄威不威棄禮無禮無經無經無業以杜違背傳文而規杜失今知劉義非者杜以不明棄共不共棄序不序棄經不經棄事自是傳文分明但傳云百事不終明知非徒棄共棄序其威禮亦棄也杜與傳共爲表裏非是違傳劉不解杜意妄爲規過謬矣

注志識至職業　正義曰志是記識故爲識也歲歲使於天子所以獻其貢賦令諸國各自記其職貢是脩其職業也

注三年至之序　正義曰閒朝者據聘爲言也既云歲聘因從聘歲爲始更閒一年乃朝故知閒朝是三年而一朝也朝以正班爵之義率長幼之序與下注會以訓上下之則制財用之節皆莊二十三年傳文也

注十二至之下　正義曰顯昭明三字皆爲明也十二年而爲一盟者大明黜陟之法諸侯之有明德者表顯升進之於此盟以光顯諸侯有昭明之德者告誓神明所以昭明王之信

義以示黜陟必有信也計此十二年間凡八聘四朝再會一盟方嶽之下也尚書周官曰六年五服一朝又六年王乃時巡考制度于四岳諸侯各朝于方岳大明黜陟如彼文六年五服諸侯一時朝王即此再朝而會是也此傳之文與尚書正合杜言巡守盟于方嶽則與彼義符同明此是周典之舊法也而周禮之文不載此法大行人云侯服歲壹見其貢祀物甸服二歲壹見其貢嬪物男服三歲壹見其貢器物采服四歲壹見其貢服物衛服五歲壹見其貢材物要服六歲壹見其貢貨物先儒說周禮者皆以彼爲六服諸侯各以服數來朝與此傳文無由得合先達通儒未有解者古書亡滅不可備知然則尚書周官是成王號令之辭尚書之言定是正法左氏復與彼合言必不虛周禮又是明文不得不信蓋周公成王之時即自有此二法也又周禮每歲一見唯言貢物何必見者即是親朝各計道路短長或當遣使貢耳先儒謂彼爲朝未有明據大行人又云十有二歲王巡守殷國巡守之歲周禮同於尚

書六年一朝尚書何以達禮又大宗伯云時見曰會殷見
曰同鄭玄以爲時見無常期也諸侯有不順服者王將有
征討之事合諸侯而命事焉十二歲王如不巡守則六服
盡朝謂之殷見鄭以時見無常期者出自鄭之意耳非有
明文可據也殷見是此再會而盟時見當此再朝而會未
必即如鄭說時見爲無常期也蓋此傳及尚書是正禮也
大行人歲一見者是遣使貢物非親朝也今此上聘朝會
雖以爲諸侯於天子之禮然諸侯相朝亦當然也故云志
業於好講禮於等示威於衆昭明於神雖天子於諸侯
之禮然王官之伯及霸主亦得與諸侯爲盟故晉爲盟主
以此告齊令齊受盟也必知此朝聘文兼諸侯者以釋例
引明王之制八聘四朝云文襄之制因而簡之三歲而聘
五歲而朝以諸侯爲文明歲聘間朝兼諸侯相朝也知盟
年朝會俱行者以傳云再朝而會云云故知盟年朝會不
廢也又云歲聘以志業不言再聘以行朝故知朝年不行
聘禮但以朝聘君臣不等盟會敵禮相當故朝年不行聘

盟年得有朝會知有盟者傳云同盟至故也　小國言之
正義曰申上不用尋盟之意也其意是小國言之可不可
則大國制之也大國謂其須盟言己不敢違也　注建立
至游也　正義曰釋天云緇廣充幅長尋曰旐繼旐曰旆
綴於旐旐本是相連之物非別體也而不曳其旆當纏繼於
郭璞曰帛續旐末爲燕尾者然則旐謂旆身旆謂旆尾旆
干頭蓋如禮記所云德車結旌也釋天又云練旒九周禮
所謂九游七游游即是旆故云旆游也然郭氏既云旆繼
於旐今之燕尾即旆是旐末然天子十有二游并屬於一
幅之廣於理不可蓋游數多者旁綴於縿如今之旗是也
其軍前之旆如郭璞之說　注軍將至恐之　正義曰本
作旆者爲舒而曳之以爲容飾結之爲非常曳之爲得常
復旆之者曳之爲復常也軍法戰則舒旆晉人舒旆以其
將戰故曳旆以恐之諸侯見其曳旆而皆畏之　注自昭
至伐莒　正義曰三年傳穆子云莒滕二邾實不忘我好
又無相伐之事是昭公即位邾魯同好也不朝夕伐莒者

案元年十年再伐莒耳是不朝夕伐也　注僨仆也　正義曰前覆曰仆言牛倒豚上豚必死也言牛雖瘠者謂曾以晉爲無德輕之故以瘦牛自喻　注承貢賦之次　正義曰承者奉上之語後承前下承上故以承爲次爭貢賦之次言所出貢賦多少之次當承何國之下故言爭承也鄭衆云爭所當奉承貢賦之輕重　注公侯至者多　正義曰周禮大司徒云公地方五百里其食者半侯地方四百里伯地方三百里其食者參之一子地方二百里男地方百里其食者四之一鄭康成注云食者必足其國禮俗喪紀祭祀之用乃貢其餘上公之地以一易侯伯之地以再易子男之地以三易是上公優饒其半以爲荒萊之地侯伯優饒其三分之二子男優饒其四分之三是大國優饒少而出貢多小國優饒多而出貢少假令大國小國其地美惡一種則地多者貢多地少者貢少故杜云公侯地廣所貢者多是也　注甸服至貢者　正義曰禹貢云五百里甸服孔安國云規方千里之內謂之甸服爲天子服

治田去王城面五百里王制云千里之内曰甸鄭玄云㕓
治田出穀稅是甸服謂天子畿内也畿内於京師路近令
其共王職貢故貢重也言卑而貢重者畿内有公卿大夫
之采邑公八命卿六命大夫四命其列位卑於畿外公侯
伯子男也周禮小司徒鄭注云井田之法備於一同今止
於都者采地食者皆四之一其制三等百里之國凡四都
一都之田稅入於王五十里之國凡四縣一縣之田稅入
於王二十五里之國凡四甸一甸之田稅入於王食采者
卑與尊同故云卑而貢重也畿外之國則卑者貢輕尊者
貢重　注言鄭至之貢　正義曰鄭伯男也舊有多說鄭
衆服虔云鄭伯爵在男服也周禮男服在三距王城千五
百里鄭去京師不容此數賈逵云男當作南謂南面之君
也子產爭國小貢重輒言鄭伯爲南面之君復何所益南
面君者豈貢得輕乎鄭志云男謂子男也周之舊俗雖爲
侯伯皆食子男之地鄭之此言不知所出鄭食子男之地
不知復在何時武公旣遷東鄭并十邑爲國不得食子男

之地若西鄭之時食子男之地則今爲大國自當貢重子産不得遠言上世國小以距今之貢重晉之朝士焉肯受屈而自日中以爭至于昏乎原此諸說悉皆不通周語云鄭伯男也王而卑之是不尊貴也王肅注此與彼皆云鄭伯爵而連男言之猶言曰公侯足句辭也杜用王說言鄭國在甸服之外其爵列於伯子男言己爵卑國小不應出公侯之貢也今使從公侯之貢懼弗給也諸侯地有五等命有三等伯居五等之中與侯同受七命據地小大分爲二等則侯同於公伯同子男僖九年在喪之例云公侯曰子言不及伯是不得同於侯也僖二十九年大夫會國君之例云在禮卿不會公侯會伯子男可也是伯國下同子男也子産自言其君爵卑下引子男爲例故云鄭伯男也

行理至不至　正義曰言晉匱使人來責貢賦之命無月不至於鄭每月皆來也

注藝法制　正義曰服虔云藝極也一曰常也二者並非正訓杜以藝爲經藝故爲法制也貢有法制定數徵求無限則不可共也

貢獻無極

正義曰極謂限極無極謂無已時　諸侯至瀆乎　正義曰言諸侯若來討鄭其可不由子輕易晉乎　貳偷至暇討　正義曰政出多門則其情不一情既不一則各懷苟且各自苟且免於目前無人爲國遠慮也爲此二心爲此苟且不有閒暇何暇來討鄭乎　使狄人守之　正義曰有北狄之人從晉師來會故使狄人守囚猶如長岸之戰楚使隨人守舟　注蒲伏至取歛　正義曰蒲伏即匍匐也說文云匍手行也匐伏地也詩陳后稷之初生云誕實匍匐今司鐸射竊往飲季孫之所似小兒伏地而手行也冰是箭筩之蓋相傳爲然本作此器以蓋箭筩脫而用之可以取歛此以壺盛飲用此冰以飲之　無爲爲善矣　正義曰子產言我此日行善唯子皮知之今子皮既卒無人知我之善故云無爲更須爲善矣　詩云至禮也　正義曰此詩小雅南山有臺之篇詩云樂只君子以其能爲邦家之基也今子產是君子之人所求樂者也仲尼且復言曰盟主會合諸侯限藝貢賦之事使貢賦有常是爲禮

也盟主制定貢賦是爲得禮則子產爭之不爲有失嫌爭競無禮故以禮明之鮮虞人聞晉師之悉起也五年傳曰遺守四千今甲車四千乘故爲悉起而不警邊且不脩備言夷狄無謀晉荀吳自著雍以上軍侵鮮虞及中人驅衝競中山望都縣西北有中人城驅衝車與狄爭逐大獲而歸爲十五年晉伐鮮虞起

【疏】晉荀至鮮虞　正義曰上云悉起得有上軍在者晉侯從平丘會還行至著雍聞鮮虞不警邊使荀吳侵之非從本國而去故云自著雍以上軍侵鮮虞也

楚之滅蔡也靈王遷許胡沈道房申於荊焉平王即位既封陳蔡而皆復之禮也滅蔡在十一年許胡

沈小國也道房申皆故諸侯楚滅以為邑荆荆山也傳言平王得安民之禮汝南有吳防縣即防國隱大子之子廬歸于蔡禮也隱大子大子有也廬蔡平侯悼大子之子吳歸于陳禮也悼大子偃師也吳陳惠公冬十月葬蔡靈公禮也國復成從以葬也此陳蔡事傳皆言禮嫌楚所封不得比諸侯故明之

【疏】注得安民之禮　正義曰此乃遷動而云安者以狐死首丘人生戀舊往被靈王偪徙元情懸眷故居平王今復從其所欲民心獲安故云得安民之禮也

公如晉荀吳謂韓宣子曰諸侯相朝講舊好也執其卿而朝其君有不好焉不如辭之乃使士景伯辭公

于河景伯士文伯之子彌牟也吳滅州來令尹子旗請伐吳王弗許曰吾未撫民人未事鬼神未脩守備未定國家而用民力敗不可悔州來在吳猶在楚也子姑待之傳言平王所以能有國季孫猶在晉子服惠伯私於中行穆子私與之語曰魯事晉何以不如夷之小國魯兄弟也土地猶大所命能具若爲夷棄之使事齊楚其何瘳於晉瘳差也親親與大賞共罰否所

以爲盟主也子其圖之諺曰臣一主二（言一心）

（臣必有二主道不合得去事他國）吾豈無大國（言非獨晉可事）穆子告

韓宣子且曰楚滅陳蔡不能救而爲夷執

親將焉用之乃歸季孫惠伯曰寡君未知

其罪合諸侯而執其老（老尊卿稱）若猶有罪死命

可也（死晉命也）若曰無罪而惠免之諸侯不聞

是逃命也何免之爲請從君惠於會（欲得盟會）

（見遣不欲私去）宣子患之謂叔向曰子能歸季孫乎

對曰不能鮒也能（鮒叔魚）乃使叔魚叔魚見季孫曰昔鮒也得罪於晉君自歸於魯君（蓋襄二十一年坐叔虎與欒氏黨并得罪）微武子之賜不至於今（武子季平子祖父）雖獲歸骨於晉猶子則肉之敢不盡情歸子而不歸鮒也聞諸吏將爲子除館於西河（西使近河）其若之何且泣（泣以信其言）平子懼先歸惠伯待禮（待見遣之禮）

經十有四年春意如至自晉（書至者喜得免）三月

曹伯勝卒無傳四同盟疏注四同盟 正義曰曹伯負芻以襄十八年冬十月卒則武公立十九年盟于祝柯二十年于澶淵二十五年于重丘二十七年于宋皆魯曹俱在是四同盟也

夏四月無傳秋葬曹武公無傳八月莒子去疾卒未同盟

冬莒殺其公子意恢以禍亂告不必繫於爲卿故雖公子亦書意恢與亂君爲黨故書名惡之疏注以禍至惡之 正義曰莒是小國其卿多不備禮唯莊僖之世有莒慶見經爾來唯牟夷以竊地故書此外更無見者今意恢非卿亦書故解其意云云釋例曰福莫大於享國有家禍莫甚於骨肉相殘故公子取國及爲亂見殺者亦皆書之不必繫於爲卿故公子糾意恢以公子見書於經是解非卿而書之意也諸公子大夫被殺而書名皆是惡之文意恢與亂君爲黨故書名惡之

傳十四年春意如至自晉尊晉罪己也以舍族爲尊晉罪己尊晉罪己禮也禮脩己而不責人

疏注以舍至罪己 正義曰一命大夫經書爲人以卿之貴得備名氏若有罪過宜貶黜者他國之卿則稱某人魯卿不得自稱魯人有罪則貶去其族族去則非卿此舍意如之族是爲罪己也季孫本實伐莒晉人討而執之放令歸魯荷晉恩德罪己亦以尊晉故云尊晉罪己也文二年晉人宋人陳人鄭人伐秦傳稱晉先且居宋公子成陳轅選鄭公子歸生伐秦卿不書爲穆公故尊秦也謂之崇德注云秦穆悔過終用孟明故貶四國大夫以尊秦也此貶意如以尊晉其事與彼同也此意如至自晉傳言尊晉罪己二十四年婼至自晉傳直云尊晉不言罪己俱是去族傳文不同者釋例曰意如至自晉傳言尊晉罪己婼至自晉傳復重發但言尊晉者意如以罪見執宜存罪己婼本使人不應見執故尊晉

而已内大夫行還皆不書至異於公也今此二人執而見釋更以書至見義也若然季孫見執爲魯有罪矣而往年公不與盟注云非國惡故不諱者魯實伐莒取鄆若以伐莒責魯魯則無辭而兼受邾人之訴妄稱朝夕伐我爲此不與公盟故言非國之惡其執季孫不是無罪也子服惠伯云寡君未知其罪而執其老者拒晉之怨辭耳

南蒯之將叛也盟費人司徒老祁慮癸二人南蒯家臣僞廢疾使請於南蒯曰臣願受盟而疾興若以君靈不死請待間而盟間差也許之二子因民之欲叛也請朝衆而盟欲因合衆以作亂遂劫南蒯曰羣臣不忘其君君謂季氏畏子以及今

三年聽命矣子若弗圖費人不忍其君將不能畏子矣不能復畏子子何所不逞欲請送子送使出奔請期五日南蒯請期冀有變遂奔齊侍飲酒於景公公曰叛夫戲之對曰臣欲張公室也張強也子韓晳曰齊大夫家臣而欲張公室罪莫大焉言越職司徒老祁慮癸來歸費歸魯齊侯使鮑文子致之南蒯雖叛費人不從未專屬齊二子逐蒯而復其舊故經不書歸費齊使文子致邑欲以假奸非事實也

疏注二人南蒯家臣　正義曰世族譜司徒老祁爲一人慮癸爲一人服虔云司徒姓也老

祁字也慮癸亦姓字也二子季氏家臣也杜以下句請於南蒯曰臣願受盟知是南蒯家臣、注君謂季氏 正義曰費是季氏之邑南蒯已是季氏家臣此南蒯之下羣臣還欲歸邑季氏知君謂季氏 注南蒯至實也 正義曰經書叔弓圍費則歸費亦應書經經不書歸故解其意也南蒯雖以費叛降齊費人不從未專屬齊叔弓圍費齊人不救是其未專屬齊也二子逐蒯而費復其舊便是本未去魯故經不書歸費是二子自以費歸非齊人來歸也齊人因其自歸而使丈子致邑旋恩於魯欲以假好非事實也

夏楚子使然丹簡上國之兵於宗丘且撫其民上國在國都之西西方居上流故謂之上國宗丘楚地**分貧振窮**分與也振救也**長孤幼養老疾收介特**介特單身民也收聚不使流散**救災患宥孤寡**寬其賦稅**赦**

罪戾詰姦慝詰責問也舉淹滯淹滯有才德而未叙者禮新叙舊新羇旅也禄勳合親勳功也親九族任良物官物事也使屈罷簡東國之兵於召陵兵在國都之東者亦如之如然丹好於邊疆結好四鄰息民五年而後用師禮也

【疏】夏楚子至物官　正義曰周禮司兵掌五兵鄭衆云五兵者戈殳戟酋矛夷矛鄭玄云步卒之五兵則無夷矛而有弓矢然則兵者戰器之名戰必令人執兵因即名人爲兵也此簡上國之兵謂料簡人丁之彊弱於宗丘之地集而簡之且即慰撫其民也大體貧窮相類細言窮困於貧貧者家少貨財窮謂全無生業分財貨以與貧者授生業以救窮者孤弱幼少無父母有賜與以長成之老疾乏於藥膳有饋餼以養

青之孤介特獨者收斂之不使流散有水火之災寇盜之
患者救助之孤子寡妻寬其賦稅雖有罪戾原情可恕者
皆赦放之姦邪慝惡爲民害者詰治之賢才淹滯未蒙任用
者舉用之外人新來者禮待之舊人未用者進敘之施祿
恭功勳使有功必得祿也和合其親戚使宗族皆相親也
任賢良以職事使野無遺賢準事能以任官皆令才職相
當不使違方易務此皆撫民之事也　注上國至楚地
正義曰下云[illegible]東國之兵亦如之知此是簡西國之兵也
西國東國皆是楚人在國之東西者以水皆東流西方居
上流故謂之上國西爲上則東爲下下言東則此是西互
相見也　注分與也振救也　正義曰分減富者之財以
與貧者則分爲施與之名故分爲與也窮者全無生業或
授之田宅賜之器物以救濟之　注介特至流散　正義
曰傳稱一介行李逢澤有介麋焉則介亦特之義也介特
謂單身特立無兄弟妻子者無所附著或將轉移故聚之
令有附依不使流散　注寬其賦稅　正義曰原度以宥

爲寛赦其罪杜以下云赦罪戾則此宥非寛罪故以爲寛其賦稅也王制云少而無父謂之孤老而無子謂之獨老而無妻謂之矜老而無夫謂之寡此四者天民之窮而無告者也皆有常餼然則孤寡常有餼賜本無賦稅而云寛賦稅者正以不責賦稅即是寛之也孤寡之貧者有餼賜能自給者免賦稅文雖不言鰥獨宥與孤寡必同　注物事也　正義曰任良謂選賢而任之也物官謂量事而官之也賈逵云物官量能授官也鄭衆云物官相其才之所宜而官之是也

息民五年

正義曰謂從此簡兵之後息民不征既滿五年而後用師征伐是爲禮也即十九年城州來以挑吳是也案十七年與吳戰于長岸未滿五年而云息民五年者平王之意息民五年長岸之戰吳來伐楚被伐不可不戰雖戰非王本心也

秋八月莒著丘公卒郊公不慼郊公著丘公子國人弗順欲立著丘公之弟庚

輿（庚輿莒共公）蒲餘侯惡公子意恢而善於庚輿（蒲餘侯莒大夫茲夫也意恢莒羣公子）郊公惡公子鐸而善於意恢（鐸亦羣公子）公子鐸因蒲餘侯而與之謀曰爾殺意恢我出君而納庚輿許之（爲下冬殺意恢傳）楚令尹子旗有德於王不知度（有佐立之德）與養氏比而求無厭（養氏子旗之黨養由基之後）王患之九月甲午楚子殺鬬成然而滅養氏之族使鬬辛居鄖以無忘舊勳（辛子旗之子鄖公辛）冬十二月

蒲餘侯茲夫殺莒公子意恢郊公奔齊公子鐸逆庚輿於齊齊隰黨公子鉏送之有賂田莒賂齊以田晉邢侯與雍子爭鄐田邢侯楚申公巫臣之子也雍子亦故楚人久而無成士景伯如楚士景伯晉理官叔魚攝理攝代景伯韓宣子命斷舊獄罪在雍子雍子納其女於叔魚叔魚蔽罪邢侯蔽斷也邢侯怒殺叔魚與雍子於朝宣子問其罪於叔向叔向曰三人同罪施生戮死可也

施行罪也雍子自知其罪而賂以買直鮒也鬻

獄邢侯專殺其罪一也已惡而掠美爲昏

掠取也昏亂也貪以敗官爲墨墨不絜之稱殺人不忌爲賊

忌畏也夏書曰昏墨賊殺逸書三者皆死刑皋陶之刑

也請從之乃施邢侯而尸雍子與叔魚於

市仲尼曰叔向古之遺直也言叔向之直有古人遺風治

國制刑不隱於親謂國之大問己所荅當也至於他事則宜有隱三數

叔魚之惡不爲末減末薄也減輕也皆以正言之曰義也夫

可謂直矣於義未安直則有之平丘之會數其賄也謂言瀆貨無厭以寬衛國晉不爲暴歸魯季孫稱其詐也謂言鮒也能以寬魯國晉不爲虐邢侯之獄言其貪也以正刑書晉不爲頗三言而除三惡加三利三惡暴虐頗也三惡除則三利加殺親益榮榮名益已猶義也夫三罪唯荅宣子問不可以不正其餘則以直傷義故重疑之

疏

注邢侯至楚人　正義曰巫臣雍子皆故楚人也襄二十六年傳稱巫臣奔晉晉人與之邢雍子奔晉晉人與之鄐則鄐是雍子之田也邢侯巫臣之子而得與之爭鄐者孔晁注晉語云邢與鄐壯爭疆界　叔魚攝理　正義曰晉語云

士景伯如楚叔魚爲贊理孔晁云景伯晉理官叔魚佐之
景伯聘楚叔魚專斷　注蔽斷也　正義曰周禮大司寇
云凡庶民之獄訟以邦成蔽之鄭衆云蔽之斷其獄訟也
尚書康誥云服念五六日至于旬時丕蔽要囚孔安國云
服膺思念五六日至於十日至于三月乃大斷之皆以蔽
爲斷是相傳爲說　乃施至於市　正義曰晉語說此事
云叔向既對宣子邢侯聞之而逃遂施邢侯氏孔晁云廢
其族也則國語讀爲弛訓之爲廢家語說此事亦爲弛王
肅注云弛宜爲施施行也服虔云施罪於邢侯施猶劾也
邢侯已故劾之杜無注當從施也成十七年晉殺三郤皆
尸於朝此尸於市者以其賤故也　三數至末減　正義
曰三度數叔魚之惡不爲薄輕言皆重厚極言之也三者
即下云數其賄也稱其詐也言其貪也是也服虔讀減爲
咸下屬爲句不爲末者不爲末蘩隱蔽之也咸曰義也言
人皆曰叔向是義妄也　注三惡暴虐頗　正義曰尚書
武王數紂之罪泰誓云敢行暴虐牧誓云俾暴虐于百姓

武成云暴殄天物害虐烝民然則暴是亂下之稱虐是殺
害之名大同而小異　注三罪至疑之　正義曰杜讀此
文言猶義也夫言不是義也故言以直傷義謂叔向非是
義也劉炫云直則是義而規杜氏今知不然者義者於事
合宜所爲得理直者唯無阿曲未能圓通故書云直而溫
若直而無溫則非德非義是義之與直二者不同故上傳
云義也夫此傳云猶義也夫於義之下並云夫夫是疑怪
之辭故杜以爲非義裁可謂之直矣故仲尼云叔向古之
遺直不云遺義是直與義別劉以直義爲一而規杜氏非也

經十有五年春王正月吴子夷末卒無傳未同盟

二月癸酉有事于武宮籥入叔弓卒去樂卒事略書有事爲叔弓卒起也武宮魯武公廟成六年復立之

疏有事至卒事　正義曰有事謂

有祭事于武公之宮廟也祭必有樂樂有文舞武舞文執羽籥武執干鏚其入廟也必先文而後武當籥始入叔弓暴卒故於是去樂不用而終卒祭事也叔弓之卒當籥入之時故舉籥入也及其去之則諸樂皆去故云去樂鐘鼓管磬悉皆去之非獨去籥舞也祭禮鼎俎既陳籩豆既設然後舞樂始入縁先祖之心以大臣之卒必聞樂不樂又孝子之心不忍徹已設之饌故去樂卒事　注略書至立之　正義曰閔二年吉禘于莊公僖八年禘于大廟彼皆書禘此傳言禘于武公則亦是禘不書禘而言有事者此經所書不論禘祭是非略書有祭事者本爲叔弓卒起也止爲叔弓之卒須道當祭之時所書不爲禘也釋例曰三年之禘自國之常常事不書故唯書此數事祭雖得常亦記仲遂叔弓之非常也是言叔弓之卒非常故書之也釋例又云凡三年喪畢然後禘於是遂以三年爲節嘗仍計除喪即吉之月卜日而後行事無復常月也是以經書禘及大事傳唯見莊公之速他無非時之譏也即如例言

三年一禘若計襄公之薨則禘當在二年五年八年十一年十四年此年非禘年也若計齊歸之薨則禘當在十三年十六年此年亦非禘年也而云祭雖得常者釋例曰禘于大廟禮之常也各于其宮時之爲也雖非三年大祭而書禘用禘禮也昭二十五年傳曰將禘於襄公亦其義也是言下武宮者時之所爲實非禘年用禘禮此實非常但經之所書唯譏莊公之速其餘不復譏耳既不以爲譏即是得常故云祭雖得常叔弓爲非常也武宮者魯武公廟毁已久矣成六年復立之遂即不毁明堂位云魯公之廟文世室也武公之廟武世室也鄭玄云此二廟象周有文武之廟也世室者不毁之名是魯以武公爲不毁之廟故禘于其宮不干大廟亦非常也

夏蔡朝吳出奔鄭朝吳不遠讒人所以見逐而書名

六月丁巳朔日有食之無傳

秋晉荀吳帥師伐鮮虞

冬公如晉

傳十五年春將禘于武公戒百官齊戒梓慎曰禘之日其有咎乎吾見赤黑之祲非祭祥也喪氛也祲妖氛也蓋見於宗廟故以爲非祭祥也氛惡氣也其在涖事乎涖臨也二月癸酉禘叔弓涖事籥入而卒去樂卒事禮也大臣卒故爲之去樂

疏 戒百官　正義曰周禮大宰祀五帝前期十日帥執事而卜日遂戒享先王亦如之鄭玄云前期前所諏之日也十日容散齊七日致齊三日也執事宗伯大卜之屬既卜又戒百官以始齊此戒百官亦謂戒之令齊故杜云齊戒言是齊之戒也祭統云及時將祭君子乃齊齊之爲言齊也齊不齊以致齊也是故君子之齊也專致其精明之德也故散齊七日以定之致齊三日以齊之定

之之謂齊齊者精明之至也是將祭必齊祭前豫戒之也

注祲妖至氣也　正義曰周禮有眡祲之官鄭玄云祲陰陽氣相侵漸成祥者其職掌十煇之法一曰祲二曰象鄭衆云煇謂日光氣也然則祲是陰陽之氣相祲之名日光之氣有名爲祲祲之所見非獨見於日光故直云祲妖氣也梓慎唯言見祲不言祲之所在爲祭而言故疑云蓋見於宗廟故以爲非祭祥也月令云氣霧冥冥則氛亦氣也以言喪氛故以氛爲惡氣也見赤黑之祲以爲喪氛則赤黑是喪象梓慎有以知之服虔云水黑火赤水火相遇云云　其在涖事乎　正義曰既見喪氛又言喪之所在其在涖事之人乎意疑涖事者當其咎也

楚費無極害朝吳之在蔡也朝吳蔡大夫有功於楚平王故無極恐其有寵疾害之欲去之乃謂之曰王唯信子故處子於蔡子亦長矣而在下

位辱必求之吾助子請（請求上位）又謂其上之人（蔡人在上位者）曰王唯信吳故處諸蔡二三子莫之如也而在其上不亦難乎弗圖必及於難夏蔡人逐朝吳朝吳出奔鄭王怒曰余唯信吳故寘諸蔡且微吳吾不及此女何故去之無極對曰臣豈不欲吳（非不欲善吳）然而前知其為人之異也（言其多權謀）吳在蔡蔡必速飛去吳所以翦其翼也（以鳥喻也言吳在蔡必能使蔡強而背

楚【疏】在下位辱　正義曰言在下位可恥辱也服虔以辱從下讀訓之爲欲欲必求之吾助子請妄也

二三子莫之如也　正義曰言二三子無如吳之見信

然而至異也　正義曰然此朝吳於事必豫前知其爲人之有異於餘人也

六月乙丑王大子壽卒周景王子秋八月戊寅王穆后崩大子壽之母也傳爲晉荀躒如周葬穆后起晉荀吳帥師伐鮮虞圍鼓鼓白狄之別鉅鹿下曲陽縣有鼓聚鼓人或請以城叛穆子弗許左右曰師徒不勤而可以獲城何故不爲穆子曰吾聞諸叔向曰好惡不愆民知所適事無不濟愆過也適歸也或以吾

城叛吾所甚惡也人以城來吾獨何好焉賞所甚惡若所好何無以復加所好若其弗賞是失信也何以庇民力能則進否則退量力而行吾不可以欲城而邇姦所喪滋多使鼓人殺叛人而繕守備圍鼓三月鼓人或請降使其民見曰猶有食色姑脩而城軍吏曰獲城而弗取勤民而頓兵何以事君穆子曰吾以事君也獲一邑而教民怠將焉

用邑以賈怠不如完舊完猶保守賈怠無卒卒終也棄舊不祥鼓人能事其君我亦能事吾君率義不爽爽差也好惡不愆城可獲而民知義所知義所在也荀吳必其能獲故因以示義有死命而無二心不亦可乎鼓人告食竭力盡而後取之克鼓而反不戮一人以鼓子鳶鞮歸鳶鞮鼓君名

疏 好惡至所適 正義曰所好必善所惡必惡在上者所好所惡不有愆過則下民知所適歸言皆知歸於善也 獲一邑而教民怠 正義曰若不受其降民皆一心事其本國不敢怠惰以叛其主今若受其降人便是許

其叛生則是敎我國人令其外叛是雖獲一邑而敎民惡惰不守死事君是所得少所失多　敵人至吾君　正義曰言令不聽降叛使敵人能事其君也敎民不怠是我亦能事吾君也　注知義至示義　正義曰知義所在在於事君不怠惰不苟求生也十七年荀吳詐祭于雒以滅六渾二十二年負甲僞糴以入昔陽而此時獨得降而不納者此時荀吳自度己力必其能獲故因以示義

冬公如晉平丘之會故也平丘會公不與盟季孫見執令旣得免故往謝之

十二月晉荀躒如周葬穆后籍談爲介旣葬除喪以文伯宴樽以魯壺文伯荀躒也魯壺魯所獻壺樽王曰伯氏諸侯皆有以鎭撫王室晉獨無有何也感魯壺而言也鎭撫王室謂貢獻之物

文伯揖籍談（文伯無辭揖籍談使對）對曰諸侯之封也皆受明器於王室（謂明德之分器）以鎮撫其社稷故能薦彝器於王（薦獻也彝常也謂可常寶之器若魯壺之屬）晉居深山戎狄之與鄰而遠於王室王靈不及拜戎不暇（言王寵靈不見及故數爲戎所加陵）其何以獻器王曰叔氏而忘諸乎（叔籍談字）叔父唐叔成王之母弟也其反無分乎密須之鼓與其大路文所以大蒐也（密須姞姓國也在安定陰密縣文王伐之得其鼓路以蒐）闕

鞏之甲武所以克商也（闕鞏國所出鎧）唐叔受之以處參虛匡有戎狄（參虛實沈之次晉之分野）其後襄之二路（周襄王所賜晉文公大路戎路）鏚鉞秬鬯（鏚斧也鉞金鉞秬黑黍鬯香酒）彤弓虎賁文公受之以有南陽之田（事在僖二十八年）撫征東夏非分而何夫有勳而不廢（加重賞）有績而載（書功於策）奉之以土田（有南陽）撫之以彝器（弓鉞之屬）旌之以車服（襄之二路）明之以文章（旌旗）子孫不忘所謂福也福祚之不登叔父焉

在言福祚不在叔父當在誰邪且昔而高祖孫伯黶司晉之典籍以爲大政故曰籍氏孫伯黶晉正卿籍談九世祖及辛有之二子董之晉於是乎有董史辛有周人也其二子適晉爲大史籍黶與之共董督晉典因爲董氏董狐其後女司典之後也何故忘之籍談不能對賓出王曰籍父其無後乎數典而忘其祖忘祖業籍談歸以告叔向叔向曰王其不終乎吾聞之所樂必卒焉今王樂憂若卒以憂不可謂終王一

歲而有三年之喪二焉天子絕期唯服三年故后雖期通謂之三年喪於是乎以喪賓宴又求彝器樂憂甚矣且非禮也彝器之來嘉功之由非由喪也三年之喪雖貴遂服禮也天子諸侯除喪當在卒哭今王既葬而除故譏其不遂王雖弗遂宴樂以早亦非禮也言今雖不能遂服猶當靜嘿而便宴樂又失禮也禮王之大經也一動而失二禮無大經矣失二禮謂既不遂服又設宴樂言以考典考成典也典以志經忘經而多言舉典將焉用之爲二十二

年王室 注魯壺魯所獻壺樽 正義曰周禮司尊彝云秋嘗冬烝其饋獻用兩壺尊鄭玄云壺者以壺爲尊燕禮云司宮尊于東楹之西兩方壺左玄酒是禮法有以壺爲樽

亂傳

疏

拜戎不暇 正義曰數爲戎所侵陵拜謝戎師不有閒暇 注參虛至分野 正義曰實沈之次晉之分野上繫參之虛域故云參虛 注鍼斧至香酒 正義曰廣雅云鍼鉞斧也俱是斧也蓋鉞大而斧小大公六韜云大柯斧重八斤一名天鉞是鉞大於斧也尚書牧誓云武王左杖黃鉞孔安國云以黃金飾斧是鉞以金飾也秬黑黍釋草文也周禮有鬯人之官鄭玄云鬯釀秬爲酒芬香條暢於上下也是鬯爲香酒也賜之鍼鉞者使之專殺戮也賜之秬鬯者使之祭先祖也王制云諸侯賜弓矢然後征賜鈇鉞然後殺賜圭瓚然後爲鬯詩陳宣王賜召穆公云秬鬯一卣告于文人是也 撫征東夏 正義曰服者撫之叛者征之晉於諸夏國差近西故今主東夏 福祚至焉在 正義曰言福祚之不在叔父此福祚更焉

所在乎言其不在他也登陟即是在之義也 注孫伯至世祖 正義曰孫伯黶爲晉之正卿世掌典籍有功故曰籍氏是籍談九世祖也其九世之次世本云黶生司空頡頡生南里叔子子生叔正官伯伯生司徒公公生曲沃正少襄襄生司炊大伯伯生侯季子子生籍游游生談談生秦是也九世之祖稱高祖者言是高遠之祖也鄭子以少皞爲高祖意與此同 注辛有至其後 正義曰僖二十二年傳曰平王之東遷也辛有適伊川則辛有平王時人也此王因籍說董言晉國唯有籍董二族世掌典籍 籍父其無後乎 正義曰定十四年晉人敗范中行氏之師於潞獲籍秦秦即談之子是無後 王其至謂終 正義曰言王其不得以壽終乎言將天命而橫死也吾聞之心之所樂必卒於此焉今王在憂而樂是爲樂憂也亦既樂憂必以憂卒若性命之卒以憂而死不可謂之終也言以憂死是不終其天年也 注天子至年喪 正義曰喪服斬衰三年章內有父爲長子傳曰何以三年也正體於上

又乃將所傳重也齊衰杖期章內有夫爲妻傳曰爲妻何以期也妻至親也服問曰君所主夫人妻大子適婦鄭玄云言妻見大夫以下亦爲此三人爲喪主記言君者主謂諸侯而天子亦與妻爲喪主也然則妻服齊衰期耳而傳以后崩大子卒爲三年之喪二者喪服杖期章內有父在爲母傳曰何以期也屈也至尊在不敢申其私親也父必三年然後娶達子之志也父以其子有三年之戚爲之三年不娶則夫之於妻有三年之義故可通謂之三年之喪

於是至喪也　正義曰弔喪送葬之賓不合與之宴樂王於是乎以喪賓共宴樂又求常寶之器在憂而爲此樂其爲樂憂甚矣且求器又非禮也諸侯有常器之來獻王者[illegible]稱嘉功之由諸侯自有善功乃作常器以獻其功獻非民喪也言王不可責喪賓獻器也　三年至非禮　正義曰遂由申也竟也其意言三年之喪雖貴爲天子申當申遂其服使終日月乃是禮也除喪大速是非禮也王雖不能遂竟其服猶當靜嘿而已不宜宴樂而宴樂以早亦非

禮也　注天子至不遂　正義曰禮葬日爲虞既虞之後乃爲卒哭之祭喪服傳稱成服之後晝夜哭無時既虞之後朝夕各一哭而已卒哭者謂卒此無時之哭故鄭玄士喪禮注云卒哭虞後祭名始者朝夕之閒哀至即哭至此祭止唯朝夕哭而已傳稱既葬除喪譏王不遂其服知天子諸侯除喪當在卒哭今王既葬而除故譏其不遂也杜云卒止也止哭與鄭不同若如此言除喪當在卒哭而上下杜注多云既葬除喪者以葬日即虞虞即卒哭卒哭去葬相去不遠共在一月葬是大禮事書於經故成君以否皆舉葬言之　注言今至禮也　正義曰王不能遂服乃與喪賓宴又失禮也以其喪服將終凡除猶可宴事必不可也襄十六年葬晉悼公平公即位會于湨梁與諸侯宴于溫又九年八月葬我小君穆姜其年十二月晉侯以公宴于河上傳皆無譏則卒哭之後得宴樂　禮王之大經　正義曰經者綱紀之言也傳稱經國家經德義詩序云經夫婦中庸云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言禮是王之大經紀

也服虔云經常也常所當行也　言以至用之　正義曰人之出言所以成典法也典法所以記禮經也王一動而失二禮忘己大經矣而多爲言語舉先王分器之典將焉用之

經十有六年春齊侯伐徐楚子誘戎蠻子殺之

疏　楚子至殺之　正義曰四夷之名在西曰戎春秋之時錯居中國杜言河南新城縣東南有蠻城則是內地之戎在楚北也戎是種號蠻是國名子爵也十一年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彼書楚子之名此不書楚子名者彼注云蔡大夫深怨故以楚子名告此非蠻人所告蓋楚人不以其君名告故不得書其名也公羊傳曰楚子何以不名夷狄相誘君子不疾也曷爲不疾若不疾乃疾之也言其不足疾更是深責之也賈逵云楚子不名以立其子二說異於杜也蔡侯般書名蠻子不名者釋例曰諸見執者已在罪賤之地書名與否非例所加或名

不名從所赴之文夏公至自晉秋八月己亥晉侯夷卒未同盟九月大雩季孫意如如晉冬十月葬晉昭公三月而葬速

傳十六年春王正月公在晉晉人止公不書諱之也猶以取鄆故也公爲晉人所執止故諱不書【疏】公在至之也　正義曰禮君不在國則守國之臣每月告廟云公在某處釋君不得親自朝廟之意若於歲首不在則或史書之於策襄二十九年春王正月公在楚傳曰釋不朝正於廟是也此年正月公在晉計亦應告廟書策但爲晉人執止公不以被執告廟故史不書諱之

齊侯伐徐【疏】齊侯伐徐　正義曰虛舉經文者經在楚誘戎蠻上

傳依經文故先舉之下有徐人行成之事非虛舉但行成在誘蠻後故先從次舉經於上爲下徐人行成起本也不下此經文就徐人者出自史意 楚子聞蠻氏之亂也與蠻子之無質也質信也使然丹誘戎蠻子嘉殺之遂取蠻氏既而復立其子焉禮也詐之非也立其子禮也河南新城縣東南有蠻城

疏 楚子至禮也 正義曰蠻子雖與楚舊交元無誠信故云與蠻子之無信也誘而殺之誠爲不可楚能復立其子大勝遂滅其國嫌其殺父立子猶爲非禮故禮之也大舜之刑也鯀殛而禹興周公之誅也放蔡叔而立蔡仲是立子爲得禮

二月丙申齊師至于蒲隧蒲隧徐地下邳取慮縣東有蒲如陂徐人行成徐子及郯人

莒人會齊侯盟于蒲隧賂以甲父之鼎甲父古國名高平昌邑縣東南有甲父亭徐人得甲父鼎以賂齊叔孫昭子曰諸侯之無伯害哉為小國害齊君之無道也興師而伐遠方會之有成而還莫之亢也無亢禦無伯也夫詩曰宗周既滅靡所止戾正大夫離居莫知我肄詩小雅戾定也肄勞也言周舊為天下宗今乃衰滅亂無息定執政大夫離居異心無有念民勞者其是之謂乎傳言晉之衰

疏詩曰至謂乎　正義曰詩小雅雨無正之篇也周家舊為天下所宗今既衰滅矣其亂無所止定也執政大夫離散其居與人各異心無

有知我民之勞苦者其是此事之謂乎言今晉衰微不能止亂晉之諸侯異心不憂民之勞苦如詩人之所云

三月晉韓起聘于鄭鄭伯享之子產戒曰苟有位於朝無有不共恪孔張後至立於客間孔張子孔之孫執政禦之執政掌位列者禦止也適客後又禦之適縣間縣樂肆客從而笑之事畢富子諫富子鄭大夫諫子產也曰夫大國之人不可不慎也幾為之笑而不陵我言數見笑則心陵侮我我皆有禮夫猶鄙我鄙賤也國而無禮何以求榮孔張

失位吾子之恥也子產怒曰發命之不衷（衷當也）出令之不信刑之頗類（緣事類以成偏頗）獄之放紛（放縱也紛亂也）會朝之不敬（謂國無禮敬之心）使命之不聽（下不從上命）取陵於大國罷民而無功罪及而弗知僑之恥也孔張君之昆孫子孔之後也（昆兄也子孔鄭襄公兄孔張之祖父）執政之嗣也（子孔嘗執鄭國之政）爲嗣大夫承命以使周於諸侯國人所尊諸侯所知立於朝而祀於家（卿得自立廟於家）有祿於

國(受祿邑)有賦於軍(軍出卿賦百乘)喪祭有職(有所主)受脤歸脤(受脤謂君祭以肉賜大夫歸脤謂大夫祭歸肉於公皆社之戎祭也)其祭在廟己有著位在位數世世守其業而忘其所僑焉得恥之(其祭在廟謂助君祭)辟邪之人而皆及執政是先王無刑罰也(言爲過謬者自應用刑罰)子寧以他規我(規正也)宣子有環其一在鄭商(玉環同工共朴自共爲雙)宣子謁諸鄭伯(謁請也)子產弗與曰非官府之守器也寡君不知子大叔子羽謂子

產曰韓子亦無幾求言所求少晉國亦未可以
貳晉國韓子不可偷也偷薄也若屬有讒人
交鬬其間鬼神而助之以興其凶怒悔之
何及吾子何愛於一環其以取憎於大國
也盍求而與之子產曰吾非偷晉而有二
心將終事之是以弗與忠信故也僑聞君
子非無賄之難立而無令名之患僑聞爲
國非不能事大字小之難無禮以定其位

之患夫大國之人令於小國而皆獲其求將何以給之一共一否爲罪滋大滋益也大國之求無禮以斥之何饜之有吾且爲鄙邑則失位矣不復成國若韓子奉命以使而求玉焉貪淫甚矣獨非罪乎出一玉以起二罪吾又失位韓子成貪將焉用之且吾以玉賈罪不亦鋭乎鋭細小也韓子買諸賈人既成賈矣商人曰必告君大夫韓子請諸子

產曰日起請夫環執政弗義弗敢復也（復重求也）今買諸商人商人曰必以聞敢以爲請子產對曰昔我先君桓公與商人皆出自周（鄭本在周畿內桓公東遷并與商人俱）庸次比耦（庸用也用次更相從耦耕）以艾殺此地斬之蓬蒿藜藋而共處之世有盟誓以相信也曰爾無我叛我無強賈（無強市其物）毋或匄奪爾有利市寶賄我勿與知恃此質誓故能相保以至于今今吾子以

好來辱而謂敝邑強奪商人是教敝邑背盟誓也毋乃不可乎吾子得玉而失諸侯必不爲也若大國令而共無藝藝法也鄭鄙邑也亦弗爲也不欲爲鄙邑之事僑若獻玉不知所成敢私布之布陳也韓子辭玉曰起不敏敢求玉以徼二罪敢辭之傳言子產知禮宣子能改過夏四月鄭六卿餞宣子於郊餞送行飲酒宣子曰二三君子請皆賦起亦以知鄭志詩言志也子蘁賦野

有蔓草〔子齹子皮之子嬰齊也野有蔓草詩鄭風取其邂逅相遇適我願兮〕宣子曰孺子善哉吾有望矣〔君子相願己所望也〕子產賦鄭之羔裘〔言鄭別於唐羔裘也取其彼己之子舍命不渝邦之彥兮以美韓子〕宣子曰起不堪也〔不堪國之司直〕子大叔賦褰裳〔褰裳詩曰子惠思我褰裳涉溱子不我思豈無他人言宣子思己將有褰裳之志如不我思亦豈無他人〕宣子曰起在此敢勤子至於他人乎〔言己今崇好在此不復令子適他人〕子大叔拜〔謝宣子之有鄭〕宣子曰善哉子之言是〔是褰裳之〕不有是事其能終乎〔韓起不欲令鄭求他人子大叔拜以答之所以晉鄭終善〕

子游賦風雨子游駟帶之子駟偃也風雨詩取其既見君子云胡不夷子旗賦有女同車子旗公孫段之子豐施也有女同車取其詢美且都愛樂宣子之志子柳賦蘀兮子柳印段之子印癸也蘀兮詩取其倡予和女言宣子倡已將和從之宣子喜曰鄭其庶乎庶幾於興盛二三君子以君命貺起賦不出鄭志六詩皆鄭風故曰不出鄭志皆昵燕好也昵親也賦不出其國以示親好二三君子數世之主也可以無懼矣宣子皆獻馬焉而賦我將我將詩頌取其日靖四方我其夙夜畏天之威言志在靖亂畏懼天威子產拜使五卿皆拜曰吾子

請亂敢不拜德宣子私覿於子產以玉與馬曰子命起舍夫玉是賜我玉而免吾死也敢不藉手以拜以玉馬藉手拜謝子產

疏孔張至縣閒正義曰諸侯享賓之禮云唯有公食大夫禮存耳其禮云大夫納賓賓入門左鄭玄云左西方賓位也又云及廟門公揖入賓入三揖至于階三讓公升二等賓升大夫立于東夾南西面北上士立于門東北面西上鄭玄云自卿大夫至此不先即位從君而入者明助君饗食賓自無事也享食事俱在廟鄭玄饗食並言則享位亦當然也孔張後至蓋賓入廟門乃始來至當從大夫適東夾之南西面位也張乃立於客間賓入未升階立于西方孔張入客行間也執政禦之適客後張乃移立於客之西也又樂之適縣間適鐘磬樂肆之間也大射禮者亦諸侯之禮也樂人宿縣于阼階東

笙磬西面其南笙鐘其南鑮皆南陳西階之西頌磬東面其南鐘其南鑮皆南陳張初立客間已在西方被禦適客後又益西也又被禦適縣間蓋又復益西入於頌磬鐘鑮之間也　幾爲至陵我　正義曰幾度爲之笑而不於我加陵言數被笑必陵侮我也服虔云幾近也孔張失位近爲所笑近者未至之辭客已笑訖何言近也　注緣事至偏頗　正義曰事有相類眞僞難明緣此事類以致偏頗雖非故心亦爲罪也服虔讀類爲纇解云纇偏也纇不平也　會朝之不敬　正義曰此孔張失位則是於朝不敬而子產不以爲恥者此謂出外會朝大國非謂在本國故注云謂無禮敬大國之心　使命之不聽　正義曰謂若伯有使子皙如楚不肯行是也　注子孔至之政　正義曰襄十年盜殺鄭公子騑公子發公孫輒傳曰子孔當國至十九年鄭殺子孔　注卿得至於家　正義曰士以上皆得立廟則孔張雖是大夫亦得立廟而云卿得立廟者以子孔是卿故以卿言之服虔云祀其所自出之君於家以

爲大祖案禮記郊特牲曰諸侯不敢祖天子大夫不敢祖
諸侯而公廟之設於私家非禮也安得祀所出之君爲大
祖也　注受脤至祭也　正義曰周禮掌蜃云祭祀共蜃
器之蜃鄭玄云蜃大蛤飾祭器之屬也蜃之器以蜃飾因
名焉鄭衆云蜃可以白器令色白是蜃爲器名祭肉盛之
脤器以獻遺人因名祭肉爲脤孔張是大夫也而云受脤
歸脤故知受脤爲君祭以肉賜大夫歸脤謂大夫祭以肉
歸於公也故周禮祭僕凡祭祀致福者展而受之是在下
之祭有歸脤之義又傳有成子受脤于社前代諸儒皆以
脤爲祭社之肉故云皆社之戎祭也劉炫故違傳證以破
先儒以爲脤亦祭廟之肉以規杜氏文無所出其義非也
然大夫不得私自出軍自祭私社而得歸脤於公者謂大
夫奉君命以戎事攝祭於社故社直言祭歸肉於公亦不
謂家祭也　注其祭至君祭　正義曰謂鄭伯其祭在先
君之廟孔張有助祭著位在廟中以有事爲業言其所掌
有常也服虔以爲其祭在廟謂孔張先祖配廟食案周禮

司勳云凡有功者銘書於王之大常祭於大烝司勳詔之則配廟食者皆是有功之臣子孔作亂而死公孫洩因妖鬼而立不得有配食在廟　注玉環至爲雙　正義曰下云韓子奉命以使而求玉焉知環是玉環也釋器云肉倍好謂之璧好倍肉謂之瑗肉好若一謂之環李巡云好孔也肉倍好邊肉大其孔小也好倍肉其孔大邊肉小也肉好若一其孔及邊肉大小適等曰環是環亦璧之類也言其一在鄭商則其一在韓子知其同工共朴相與爲雙故韓子欲得而雙之　僑聞至之患　正義曰僑聞君子非無賄之難家貧無賄不爲難立於職位而無善名是爲身之大患言韓子當患無令名不宜患家無賄也僑聞爲國家者非不能事大字小之難事大國愛小國不爲難也無禮以定其位是國之大患言鄭當患位不定不宜患事晉之難也下句自大國之人至則失位矣此覆無禮定位也自若韓子至獨非罪乎此覆無令名也此辭一爲韓子一爲鄭國故再言僑聞服虔斷字小之難以下爲叢解云字

餋也言事大國易餋小國難然則鄭人豈憂養小國乎尚未能離經辨句復何須注述大典且字爲愛不爲餋也

吾且至位矣　正義曰若晉之大夫求無不獲則鄭國乃爲晉之邊鄙之邑不復成國謂失國君之位矣　出一玉以起二罪　正義曰一共一否爲鄭國之罪也貪淫爲韓子之罪也　注銳細小　正義曰說文云銳芒也鋒芒尖故爲細小言得利小也服虔云銳折也銳是鋒芒不得爲折　買諸至商人　正義曰賈人即商人也行曰商坐曰賈對文雖別散則不殊故商賈並言之　注鄭本至人俱　正義曰世本云鄭桓公封棫林即漢之京兆鄭縣是也本在周之西都畿内也鄭語稱史伯爲桓公謀使桓公寄帑與賄於虢鄶之國桓公從之其子武公遂滅虢鄶而國之當桓公東遷帑賄之時并與商人俱來也　毋或匄奪　正義曰六年傳稱楚公子棄疾之過鄭也不強匄則匄是乞也乞則可也唯不得強取此言毋或匄奪亦謂不得強匄乞奪取也乞之與乞一字也取則入聲與則去聲也此

句亦有取與此傳言句謂取也部書稱祖罵句民謂與民強奪商人　正義曰上云買諸賈人則是和買而子產謂之強奪者韓子以威偪之其賈必賤故商人欲得告君大夫子產知其非和買故云然也　徵二罪　正義曰謂晉失諸侯鄭爲邊邑　注餞送行飲酒　正義曰詩云飲餞于禰毛傳云祖而舍軷飲酒於其側曰餞　野有蔓草

正義曰野有蔓草思遇時也君之澤不下流民窮於兵革男女失時思不期而會焉其詩云野有蔓草零露漙兮有美一人清揚婉兮邂逅相遇適我願兮注云清揚眉目之閒婉然美好邂逅不期而會適其時願　注言鄭至韓子

正義曰羔裘刺朝也言古之君子以風其朝焉釋訓云之子者是子也斥韓子也鄭玄云已語辭也舍猶處也渝變也處命不變謂守死善道見危授命之類也釋訓云美士爲彥言一邦之美士以美韓子也　注褰裳至他人　正義曰褰裳思見正也狂童恣行國人思大國之正己也其詩云子惠思我褰裳涉溱注云子者斥大國之正卿子若

變而思我我國有災簒國之事而可征而正之我則揭衣
渉溱水往告難也又云子不思我豈無他人注云言他人
者先鄭齊晉宋衛後之荆楚　注是褰裳　正義曰是猶
此也子之言此褰裳之詩也不有是告他人之事其能終
相甚乎　風雨　正義曰風雨思君子也亂世則思君子
不改其度焉其詩云風雨淒淒雞鳴喈喈注云風且雨淒
淒然雞猶守時而鳴喈喈然喻君子雖居亂世不變改其
節度又云既見君子云胡不夷注云胡何也夷説也思而
見之云何而心不説　注詢美且都　正義曰詢信也都
閑也言信美好且閑習於威儀舁愛樂宣子之志　蘀兮
正義曰蘀兮刺忽也君弱臣強不倡而和也其詩云蘀兮
蘀兮風其吹女注云蘀槁也槁謂木葉也木葉槁待風乃
落喻君有政敎臣乃行之言此者刺今不然又云叔兮伯
兮倡予和女注云叔伯言羣臣長幼也羣臣無其君而行
自以強弱相服女倡矣我則將和之言此者刺其自專也
我將　正義曰我將祀文王於明堂也云儀式刑文王之

典曰靖四方我其夙夜畏天之威于時保之注云早夜敬天於是得安文王之道公至自晉晉人聽公得歸子服昭伯語季平子昭伯惠伯之子子服回也隨公從晉還曰晉之公室其將遂卑矣君幼弱六卿彊而奢傲將因是以習習實爲常能無卑乎平子曰爾幼惡識國昭伯尚少平子不信其言

疏將因至卑乎　正義曰言將因是君幼弱以習奢傲之事既習奢傲實以爲常常行輕君之禮能無卑乎

秋八月晉昭公卒爲下平子如晉葬起九月大雩旱也鄭大旱使屠擊祝款豎柎有事於桑山三子鄭大夫有事祭也斬

其木不雨子產曰有事於山蓺山林也蓺養護令繁殖而斬其木其罪大矣奪之官邑冬十月季平子如晉葬昭公平子曰子服回之言猶信身往見之乃信回言子服氏有子哉有賢子也

經十有七年春小邾子來朝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秋郯子來朝八月晉荀吳帥師滅陸渾之戎冬有星孛于大辰大辰房心尾也妖變非常故書

【疏】注大辰至故書　正義曰釋天云大辰房心尾也大火謂之大辰李巡云大辰蒼龍宿之體最

爲明故曰房心尾也大火爲龍宿心以候四時故曰辰孫炎曰龍星明者以爲時候故曰大辰大火也心在中最明故時候主焉公羊傳曰孛者何彗星也彗爲箒也言其狀似埽箒光芒孛孛然妖變之星非常所有故書之傳稱孛于大辰西經直書于大辰者雖在其星之西仍在大辰分度之內故直云于大辰

楚人及吳戰于長岸吳楚兩敗莫肯告負故但書戰而不書敗也長岸楚地

疏注吳楚至楚地

正義曰傳稱大敗吳師又云大敗楚師是兩皆大敗也縱使兩皆來告無肯自云自敗者故但書戰而不書敗也傳稱令尹陽匄則是楚之貴臣而云楚人者楚人恥其敗以賤者告也

傳十七年春小邾穆公來朝公與之燕季平子賦采叔采叔詩小雅取其君子來朝何錫與之以穆公喻君子穆公賦

菁菁者莪[菁菁者莪亦詩小雅取其既見君子樂且有儀以荅采叔]昭子曰不有以國其能久乎[嘉其能荅賦言其賢故能久有國]

疏 采叔 正義曰采叔刺幽王慢諸侯也云采叔采叔筐之筥之君子來朝何錫予之雖無予之路車乘馬注云賜諸侯以車馬言雖無予之尚以爲薄 菁菁者莪 正義曰菁菁者莪云既見君子樂且有儀既見君子者官爵之而得見也見則心既喜樂又以禮儀見接 不有至久乎 正義曰言不有學問之人以治其國其國能長久乎

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祝史請所用幣[禮正陽之月日食當用幣於社故請之]昭子曰日有食之天子不舉[不舉盛饌]伐鼓於社[責羣陰]諸侯用幣於社[請上公]伐鼓

於朝退自責禮也乎子禦之禦禁也曰止也唯正月朔慝未作日有食之於是乎有伐鼓用幣禮也其餘則否大史曰在此月也正月謂建巳正陽之月也於周為六月於夏為四月慝陰氣也四月純陽用事陰氣未動而侵陽災重故有伐鼓用幣之禮也平子以為六月非正月故大史荅言在此月也日過分而未至過春分而未夏至三辰有災三辰日月星也日月相侵又犯是宿故三辰皆為災於是乎百官降物降物素服君不舉辟移時辟正寢過日食時樂奏鼓伐鼓祝用幣用幣於社史用辭用辭以自責故夏書

日辰不集于房（逸書也集安也房舍也日月不安其舍則食）瞽奏鼓（瞽樂師）嗇夫馳庶人走（車馬曰馳步曰走爲救日食備也）此月朔之謂也當夏四月是謂孟夏（言此六月當夏家之四月）平子弗從昭子退曰夫子將有異志不君君矣（安君之災故曰有異志）

疏 注禮正至請之　正義曰陰陽之氣運行於天一消一息周而復始十一月建子爲陽始五月建午爲陰始以易爻卦言之從建子之後每月一陽息一陰消至四月建巳六陰消盡六陽並盛是爲純乾之卦正陽之月也從建午之後每月一陰息一陽消至十月建亥六陽消盡六陰並盛是爲純坤之卦正陰之月也此年六月日食是夏之四月正陽之月也禮正陽之月日食諸侯當用幣於社故魯之祝史依禮

法請所用之幣　昭子至禮也　正義曰昭子雖不言正月而云日食之禮明此月即是正月也文十五年傳與此昭子之言正同是正法有此禮也殺牲盛饌曰舉故天子不舉謂去盛饌也郊特牲云社所以神地之道也祭土而主陰氣也則社是羣陰所聚論語云鳴鼓而攻之伐鼓者是攻責之事故爲責羣陰亦以責上公也二十九年傳曰封爲上公祀爲貴神社稷五祀是尊是奉是社爲上公之神尊於諸侯故諸侯用幣於社請上公亦所以請羣陰請令勿侵陽也然伐鼓於社云責羣陰用幣於社云請上公社文是一二注不同者以天子之尊無所不責故云責羣陰也諸侯南面之君於諸侯之內唯請上公故云請上公也　平子至則否　正義曰平子聞有此禮而不知正月是周之六月故止其請幣仍訛正禮慝惡也人情愛陽而惡陰故謂陰爲慝五月陰始生故四月陰未作也平子亦不識慝爲陰義故語雖得禮而心不肯從平子蓋以正月爲歲首之月故云其餘則否　大史曰在此月也　正義

曰大史以平子不識正月故為辨之所言歷未作所以行
伐鼓用幣之禮正當在此月也因為說日食之禮引夏書
以證之　注降物素服　正義曰降物謂減其物采也昏
義曰日食則天子素服知百官降物亦素服也古之素服
禮無明文蓋象朝服而用素為之如今之單衣也近世儀
注日食則擊鼓於大社天子單衣介幘辟正殿坐東西堂
百官白服坐本司大常率官屬繞大廟過時乃罷　樂奏
鼓　正義曰樂奏鼓與下瞽奏鼓一也樂謂作樂之人即
瞽矇也奏訓進也孔安國尚書傳云瞽樂官樂官進鼓則
伐之故杜云伐鼓也其日食云或有至社親伐鼓之時故
周禮大僕云凡軍旅田役贊王鼓救日月食亦如之鄭玄
云王通鼓佐擊其餘面則日食王有親鼓之時也　故夏
至人走　正義曰此尚書胤征文也彼云乃季秋月朔辰
弗集于房彼季秋日食亦以此禮救之傳言唯正月朔日
食乃有伐鼓用幣餘月則否引夏書而與夏書違者蓋先
代尚質凡有日食皆用鼓幣周禮極文周家禮法見事有

差降唯正陽之月特用鼓幣餘月則否　注逸書至則食

正義曰杜以鳥止謂之集故訓集為安也孔安國云房所舍之次集合也不合則日食可知與杜少異　注車馬至備也　正義曰杜以馳是馬疾行故云車馬曰馳步曰走孔安國云嗇夫主幣之官馳取幣禮天神嗇夫於周禮無文鄭注覲禮云嗇夫蓋司空之屬也則官屬司空庶人在官若胥徒之屬使之取幣而禮天神也衆人走共救日食之百役也嗇夫取幣未必馳車蓋馳走相對變其文耳言禮天神者謂天子之禮傳無天子禮天神之事文不具

不君君矣　正義曰日食陰侵陽臣侵君之象救日食所以助君抑臣也平子不肯救日食乃是不君事其君也劉炫云乃是不復以君為君矣

秋郯子來朝公與之宴昭子問焉曰少皞氏鳥名官何故也　少皞金天氏黃帝之子己姓之祖也問何故以鳥名官　郯子曰吾祖

也我知之昔者黃帝氏以雲紀故為雲師
而雲名黃帝軒轅氏姬姓之祖也黃帝受命有雲瑞故以雲紀事百官師長皆以雲為名號縉雲氏蓋
其一官也炎帝氏以火紀故為火師而火名炎帝神農
氏姜姓之祖也亦有火瑞以火紀事名百官共工氏以水紀故為水師
而水名共工以諸侯霸有九州者在神農前大皥後亦受水瑞以水名官大皥氏以
龍紀故為龍師而龍名大皥伏羲氏風姓之祖也有龍瑞故以龍命官
我高祖少皥摯之立也鳳鳥適至故紀於
鳥為鳥師而鳥名鳳鳥氏歷正也鳳鳥知天時故以名

歷正之官玄鳥氏司分者也玄鳥燕也以春分來秋分去伯趙氏司至者也伯趙伯勞也以夏至鳴冬至止青鳥氏司啓者也青鳥鶬鴳也以立春鳴立夏止丹鳥氏司閉者也丹鳥鷩雉也以立秋來立冬去入大水爲蜃上四鳥皆歷正之屬官祝鳩氏司徒也祝鳩鷦鳩也鷦鳩孝故爲司徒主敎民鴡鳩氏司馬也鴡鳩王鴡也鷙而有別故爲司馬主法制鳲鳩氏司空也鳲鳩鴶鵴也鳲鳩平均故爲司空平水土爽鳩氏司寇也爽鳩鷹也鷙故爲司寇主盜賊鶻鳩氏司事也鶻鳩鶻鵰也春來冬去故爲司事五鳩鳩民者也鳩聚也治民上聚故以鳩爲名五雉爲五工正

五雉雉有五種西方曰鷷雉東方曰鶅雉南方曰翟雉北方曰鵗雉伊洛之南曰翬雉 利器用正度量夷民者也夷平也 九扈為九農正扈有九種也春扈鳻鶞夏扈竊玄秋扈竊藍冬扈竊黃棘扈竊丹行扈唶唶宵扈嘖嘖桑扈竊脂老扈鷃鷃以九扈為九農之號各隨其宜以教民事 扈民無淫者也扈止也止民使不淫放 自顓頊以來不能紀遠乃紀於近為民師而命以民事則不能故也顓頊氏代少皞者德不能致遠瑞而以民事命官 仲尼聞之見於郯子而學之於是仲尼年二十八 旣而告人曰吾聞之天子失官學在四夷猶信失官官不

脩其職也傳言注少皞至名官　正義曰帝系云黃

聖人無常師疏帝生玄囂也史記云黃帝正妃生二

子其後皆有天下其一曰玄囂是爲青陽降居江水言降

居江水謂不爲帝也此傳言其以鳥名官則是爲帝明矣

故世本及春秋緯皆言青陽即是少皞黃帝之子代黃帝

之有天下號曰金天氏少皞氏身號金天氏代號也晉語

稱青陽與黃帝同德故爲姬姓黃帝之子十四人爲十二

姓其十二有姬有己青陽既爲姬姓則己姓非青陽之後

而世本己姓出自少皞非青陽也事遠書亡不可委悉耳

注黃帝至官也　正義曰史記云黃帝者少典之子名曰

軒轅爲天子代神農氏是爲黃帝晉語云黃帝以姬水成

爲姬姓是姬姓之祖也以少皞氏之立有鳳鳥之瑞而以

鳥紀事黃帝以雲紀事明其初受天命有雲瑞也雲之爲

瑞未能審也史記天官書曰若煙非煙若雲非雲郁郁紛

紛蕭索輪囷是謂卿雲或作慶雲或作景雲孝經援神契

曰德至山陵則景雲出服虔云黃帝受命得景雲之瑞故

以雲紀事黃帝雲瑞或當是景雲也百官師長皆以雲爲名號即是以雲紀綱諸事也雲爲官名更無所出唯文十八年傳云縉雲氏有不才子疑是黃帝時官故云縉雲氏蓋其一官也 注炎帝至百官 正義曰帝系世本皆爲炎帝即神農氏炎帝身號神農代號也譙周考古史以爲炎帝與神農各爲一人非杜義晉語云炎帝以姜水成爲姜姓是爲姜姓之祖也火之爲瑞亦未審也 注共工至名官 正義曰共工氏霸有九州祭法文也此傳從黃帝向上逆陳之知共工在神農前大皡後也水之爲瑞亦未審也 注大皡至命官 正義曰月令孟春云其帝大皡是易下繫云包犧氏之王天下也即大皡身號伏羲代號也僖二十一年傳云任宿須句風姓也實司大皡知大皡是風姓之祖也龍之爲瑞亦未審也此黃帝以上四代用雲火水龍紀事其官之名必用雲火水龍爲之但書典散亡更無文紀其名不可復知故杜不復妄說唯有縉雲見傳疑是黃帝官耳服虔云黃帝以雲名官蓋春官爲青雲氏

夏官爲縉雲氏秋官爲白雲氏冬官爲黑雲氏中官爲黃雲氏炎帝以火名官春官爲大火夏官爲鶉火秋官爲西火冬官爲北火中官爲中火共工以水名官春官爲東水夏官爲南水秋官爲西水冬官爲北水中官爲中水大皥以龍名官春官爲青龍氏夏官爲赤龍氏秋官爲白龍氏冬官爲黑龍氏中官爲黃龍氏此皆事無所見苟出胸臆少皥鳥紀不以五方名官焉知彼四代者皆以四時五方名官乎以縉爲赤色則云夏官爲縉雲焉知餘方不更爲之目而直指青黃爲名也以天文有大火鶉火卽云春爲大火夏爲鶉火其餘何故直以西北名火也此皆虛而不經故不可采用　注鳳鳥至之官　正義曰釋鳥云鶠鳳其雌皇則此鳥雄曰鳳雌曰皇說文云鳳神鳥也山海經云丹穴之山有鳥焉其狀如鶴五采而文名曰鳳皇見則天下大安寧運斗樞云天樞德見則鳳皇翔中候握河紀云堯卽政七十年鳳皇止庭伯禹拜曰昔帝軒提象鳳巢阿閣白虎通云黃帝時鳳皇蔽日而至止於東園終身不

去諸書皆言君有聖德鳳皇乃來是鳳皇知天時也歷正
主治歷數正天時之官故名其官爲鳳鳥氏也當時名官
直爲鳥名而已其所職掌與後代名官所司事同所言歷
正以下及司徒司寇工農之屬皆以後代之官所掌之事
託言之言爾時鳥名如今之此官也　注玄鳥至分去
正義曰說文云燕玄鳥也釋鳥云燕燕鳦郭璞曰詩云燕
燕于飛一名玄鳥齊人呼鳦詩云天命玄鳥月令云玄鳥
至之日是一名玄鳥也或單呼爲燕或重名燕燕異方語
也此鳥以春分來秋分去故以名官使之主二分　注伯
趙至至止　正義曰釋鳥云鶪伯勞也樊光曰春秋云伯
趙氏司至伯趙鶪也以夏至來冬至去郭璞曰似鶷鶡而
大此鳥以夏至來鳴冬至止去故以名官使之主二至也
月令仲夏之月鶪始鳴蔡邕云鶪伯勞也一曰伯趙應時
而鳴爲陰候也詩云七月鳴鶪者鄭玄云豳地晚寒鳥物
之候從其氣焉王肅云十當爲五古文五字似七故誤
注青鳥至夏止　正義曰青鳥鶬鴳爾雅無文先儒相傳

說耳立春立夏謂之啓此鳥以立春鳴立夏止故以名官使之主立春立夏　注丹鳥至屬官　正義曰釋鳥雉之類有鷩雉樊光曰丹雉也少皞氏以鳥名官丹鳥氏司閉以立秋來立冬去入水爲蜃周禮王享先公服鷩冕郭璞曰似山雞而小冠背毛黃腹下赤項綠色鮮明是解丹鳥爲鷩雉也立秋立冬謂之閉此鳥以秋來冬去故以名官使之主立秋立冬也分至啓閉立四官使主之鳳皇氏爲之長故云四鳥皆歷正之屬官也　注祝鳩至敎民　正義曰釋鳥云隹其鳺鴀舍人云隹一名夫不今楚鳩也樊光曰春秋云祝鳩氏司徒祝鳩即隹其夫不孝故爲司徒郭璞曰今鵓鳩也詩云翩翩者隹毛傳云鵻夫不也一宿之鳥鄭玄云一宿者一意於其所宿之木又云夫不鳥之慤謹者人皆愛之則此是謹慤孝順之鳥故名司徒之官敎人使之孝也　注鴡鳩至法制　正義曰釋鳥云鴡鳩王鴡李巡云王鴡一名鴡鳩郭璞云鵰類今江東呼之爲鶚好在江渚山邊食魚毛詩傳曰鳥摯而有別則鴡鳩[illegible]

鷙摯之鳥又能雄雌有別也司馬主兵又主法制摯伐又
當法制分明故以此鳥名官使主司馬之職　注鳲鳩至
水土　正義曰釋鳥云鳲鳩鴶鵴樊光曰春秋云鳲鳩氏
司空心平均故為司空郭璞曰今之布穀也孫炎曰方言
云鳲鳩自關而東謂之戴勝陸璣毛詩義疏云今梁宋之
間謂布穀為鴶鵴則布穀是鳲鳩明矣而揚雄云鳲鳩是
戴勝也今戴勝自生穴中不巢生雄言非也詩云鳲鳩在
桑其子七兮毛傳云鳲鳩之養其子朝從上下莫從下上
平均如一是鳲鳩平均故為司空尚書舜典云伯禹作司
空帝曰禹汝平水土惟時懋哉是司空主平水土也　注
爽鳩至盜賊　正義曰釋鳥云鷹鶆鳩樊光曰來鳩爽鳩
也春秋曰爽鳩氏司寇鷹鷙故為司寇郭璞曰鶆當為爽
字之誤耳左傳作爽鳩是也鷹是鷙摯之鳥司寇主擊盜
賊故為司寇　注鶻鳩至司事　正義曰釋鳥云鶻鳩鶻
鵃舍人曰鶻鳩一名鶻鵃今之班鳩也樊光曰春秋云鶻
鳩氏司事春來冬去孫炎曰鶻鳩一名鳴鳩月令云鳴鳩

拂其羽郭璞云今江東亦呼爲鶻鵃似山鵲而小短尾青
黑色多聲即是此也舊說及廣雅皆云班鳩非也所論班
鳩鳴鳩雖有異同其言春來冬去舊有此說國家營事繕
治器物一年之間無時暫止故以此鳥名司事之官也司
事謂營造之事於六官皆屬司空此司空司事各爲一官
者古今代異猶如舜典司空與共工各爲一官也　注鳩
聚至爲名　正義曰鳩聚釋詁文也治民尚其集聚惡其
流散故以鳩爲官名欲其聚斂民也　注五雉至翬雉
正義曰釋鳥雉之屬十有四其說四方之雉西方曰鷷東
方曰鶅南方曰蜀北方曰鵗舍人曰釋四方之雉名也杜
言四方之雉唯南方不同也釋鳥又云鸐山雉樊光曰其
羽可持而舞詩云右手秉翟郭璞云長尾者爾雅之文翟
與蜀別而賈逵亦云南方曰翟雉則先儒相傳爲說杜從
之也釋鳥又云伊洛而南素質五采皆備成章曰翬李巡
曰素質五采備具文章鮮明曰翬孫炎曰翬雉白質五采
爲文也傳言五雉必取五方伊洛土之中區明其取翬雉與

四方之雉爲五也賈逵云西方曰鷷雉攻木之工也東方
曰鶅雉摶埴之工也南方曰翬雉攻金之工也北方曰鵗
雉攻皮之工也伊洛而南曰翬雉設五色之工也樊光注
爾雅四方之雉配工亦與賈同唯翬雉不配工耳案賈樊
所言之工出於考工記耳而考工記更有刮摩之工凡有
六工非唯五也且記是後世之書少皥時工未必如記所
說又以工配雉無所馮據不可采用故杜不言　利器至
民者　正義曰雉聲近夷雉訓夷夷爲平故以雉名工正
之官使其利便民之器用正丈尺之度斗斛之量所以平
均下民也樊光服虔云雉者夷也夷平也使度量器用平
也　注扈有至民事　正義曰釋鳥自春鳸鳻鶞至宵鳸
嘖嘖凡七鳸其文相次與此注正同李巡摠釋之云諸扈
別春夏秋冬四時之名唶唶嘖嘖鳥聲貌也郭璞曰諸鳸
皆因其毛色音聲以爲名竊藍青色釋鳥又云鳸鴳老鳸
鴳桑鳸竊脂注爾雅者舍人李巡孫炎郭璞皆斷老上屬
鳸下屬解云鳸鴳一名鴳老鴳一名鳸鳸雀也唯樊光斷鳸

鴳爲何以老下屬注云春秋云九扈爲九農正九扈者春
扈夏扈秋扈冬扈棘扈行扈宵扈桑扈老扈是以老爲下
屬唯鴳不重耳李巡云竊脂一名桑扈郭璞曰俗謂之青
雀觜曲食肉好盜脂膏因名云鄭玄詩箋云竊脂肉食陸
璣毛詩義疏云竊脂青雀也好竊人脯肉及筩中膏故
以名竊脂也諸儒說竊脂皆謂盜人脂膏也即如此言竊
玄竊黄者豈復盜竊玄黄乎案爾雅釋獸云虎竊毛謂之
虦貓雖如小熊竊毛而黄竊毛皆謂淺毛竊即古之淺字
但此鳥其色不純竊玄淺黑也竊藍淺青也竊黄淺黄也
竊丹淺赤也四色皆具則竊脂爲淺白也其唶唶嘖嘖則
聲音爲之名矣其春扈鳻鶞樊光云鳻鶞言分循也春扈
分循五土之宜乃以人事名鳥其義未必然也爾雅老扈
鴳宇不重賈服皆云鴳鴳亦聲音爲名也賈逵云春扈分
循柤五土之宜趣民耕種者也夏扈竊玄趣民耘苗者也
秋扈竊藍趣民收斂者也冬扈竊黄趣民蓋藏者也棘扈
竊丹爲果驅鳥者也行扈唶唶晝爲民驅鳥者也宵扈嘖

賈夜爲農驅獸者也桑扈竊脂爲蠶驅雀者也老扈鷃鷃
趣民收麥令不得晏起者也舍人樊光注爾雅其言亦與
賈同其意皆謂以扈爲官還令依此諸扈而動作也然則
趣民耕耘及收斂蓋藏其事可得召民使聚而總號令之
其爲果驅鳥爲蠶驅雀豈得多置官方使之就果樹入蠶
室爲民驅之哉又晝驅鳥夜驅獸不可竟日通宵常在田
野濟天之下何以可周且其言不經難可據信也杜云以
九扈爲九農之號各隨其宜以教民事以舊說不可采用
又不能知其職掌故末言之　自顓至故也　正義曰傳
言少皞摯之立也鳳鳥適至則鳳鳥以初立時至也因其
初立而有此瑞鳥遂即以鳥紀事雲火水龍亦以初立而
有此瑞用之以紀庶事自顓頊以來初立之時既無遠瑞
不能紀以遠而乃紀於近天瑞遠民事近爲民之師長而
命其官以民事則爲不能致遠瑞故　注年二十八　正
義曰沈文何云襄三十一年注云仲尼年十歲計至此年
二十七今云二十八誤　失官學在四夷　正義曰王肅

云郯中國也故吳伐郯季文子歎曰中國不振旅蠻夷入伐吾亡無日矣孔子稱學在四夷疾時學廢也郯少皥之後以其世則遠以其國則小矣魯周公之後以其世則近以其國則大矣然其禮不如郯故孔子發此言也失官爲所居之官不脩其職也仲尼學樂於萇弘問禮於郯子是聖人無常師

晉侯使屠蒯如周請有事於雒與三塗屠蒯晉侯之膳宰也以忠諫見進雒雒水也三塗山名在陸渾南萇弘謂劉子曰客容猛非祭也其伐戎乎陸渾氏甚睦於楚必是故也君其備之乃警戎備警戒以備戎也欲因晉以合勢九月丁卯晉荀吳師師涉自棘津河津名使祭史先用

牲于雒陸渾人弗知師從之庚午遂滅陸渾數之以其貳於楚也陸渾子奔楚其衆奔甘鹿甘鹿周地周大獲先警戒備故獲宣子夢文公攜荀吳而授之陸渾故使穆子帥師獻俘于文宮欲以應夢冬有星孛于大辰西及漢夏之八月辰星見在天漢西今孛星出辰西光芒東及天漢申須曰彗所以除舊布新也申須魯大夫天事恒象天道恒以象類告示人今除於火火出必布焉諸侯其有火災乎今火向伏故知當須

火出乃布散爲災

梓愼曰往年吾見之是其徵也（徵始有形象而微也）火出而見（前年火出時）今茲火出而章必火入而伏（隨火没也）其居火也久矣（歷二年）其與不然乎（言必然也）火出於夏爲三月（謂昏見）於商爲四月於周爲五月夏數得天（得天正）若火作其四國當之在宋衛陳鄭乎宋大辰之虛也（大辰大火宋分野）陳大皡之虛也（大皡居陳木火所自出）鄭祝融之虛也（祝融高辛氏之火正居鄭）皆火房也（房舍也）星孛及漢漢水祥也

天漢水也衛顓頊之虛也故爲帝丘衛今濮陽縣昔帝顓頊居之其城内有顓頊冢其星爲大水衛星營室營室水也水火之牡也牡雄也其以丙子若壬午作乎水火所以合也丙午火壬子水水火合而相薄水少而火多故水不勝火若火入而伏必以壬午尚未知今孛星當復隨火星俱伏不故言若不過其見之月火見周之五月鄭裨竈言於子產曰宋衛陳鄭將同日火若我用瓘斝玉瓚鄭必不火瓘珪也斝玉爵也瓚勺也欲以禳火子產弗與以爲天災流行非禳所息故也爲明年宋衛陳鄭災傳

疏

注夏之至天漢

正義曰星孛文在冬下經傳皆無其月但冬以十月爲初故以夏之八月解之也月令仲秋之月日在角昏牽牛中大辰是房心尾也其星處於東方之時在角星之北故以八月之昏角星與日俱沒大辰見於西方也天漢在箕斗之間於是時天漢西南東北邪列於天大辰之星見在天漢之西也今孛星又出於大辰之西而尾東指光芒歷辰星而東及天漢也　彗所至新也　正義曰彗埽箒也其形似彗故名焉箒所以埽去塵彗星象之故所以除舊布新也言此星見必有除舊之事　今茲至而伏　正義曰梓慎云往年吾見之是其徵也當時火出之時而彗星已見是隨火而行也今年火星之出而彗星章明是彗漸益長未即消滅必當火入之時與火俱伏也服虔注本火出而章必火火入而伏專火別句孫毓云賈氏舊文無重火字　注得天正　正義曰斗柄所指一歲十二月分爲四時夏以建寅爲正則斗柄東指爲春南指爲夏是爲得天四時之正也若殷周之正則不得正　宋大辰之虛　正義

曰虛者舊居之處也陳爲大皞之虛鄭爲祝融之虛衛爲顓頊之虛皆先王先公甞居此地謂之虛可矣大辰是名非人居也而亦謂之虛者以天之十二次地之十二域大辰爲大火之次是宋之區域故謂宋爲大辰之虛猶謂晉地爲參虛　水火之牡　正義曰獸曰牝牡牡是雄也陰陽之書有五行嫁娶之法火畏水故以丁爲壬妃是水爲火之雄　注丙午至勝火　正義曰丙是火日午是火位壬是水日子是水位故丙午爲火壬子爲水水火合而相薄則是夫妻合而相親親則將行其意或水從火或火從水但彗在大辰爲多及漢爲少水少而火多故水不勝火火行其意水必助之故此丙子壬午之日當有火災　若火至壬午　正義曰劉炫云丙子壬午雖俱是水火合日但二字之內先言者彊若火入而伏則逺秋至春歷大陰水用事雖同其欲水當先火故疑火入而伏則必以壬午也劉炫雖爲此釋杜既無注其壬午之事理則未詳　注瓘斝至禳火　正義曰瓘是玉名此傳所云皆是成就之

器故知瓘是珪也斝是爵名玉字在斝瓚之間知斝亦以玉爲之故云斝玉爵也周禮典瑞云祼圭有瓚鄭司農云於圭頭爲器可以挹鬯祼祭謂之瓚國語謂之鬯瓚鄭玄云漢禮瓚槃大五升口徑八寸下有槃口徑一尺考工記玉人云祼圭尺有二寸有瓚以祀廟鄭玄云瓚如槃其柄用圭有流前注鄭玄詩箋云圭瓚之狀以圭爲柄黄金爲勺青金爲外朱中央是瓚爲勺共祭祀之器也禆竈欲用此三物以禳火

吴伐楚陽匄爲令尹卜戰不吉陽匄穆王曾孫令尹子瑕司馬子魚曰我得上流何故不吉子魚公子魴也順江而下易用勝敵且楚故司馬令龜我請改卜令曰魴也以其屬死之楚師繼之尚大克之吉得吉兆戰于長岸

子魚先死楚師繼之大敗吳師獲其乘舟
餘皇餘皇舟名使隨人與後至者守之環而塹
之及泉環周也盈其隧炭陳以待命隧出入道吳
公子光光諸樊子闔廬請於其衆曰喪先王之乘
舟豈唯光之罪衆亦有焉請藉取之以救
死藉衆之力以取舟衆許之使長鬣者三人長鬣多顏須與吳人
異形狀詐爲楚人潛伏於舟側曰我呼餘皇則對師
夜從之師吳師也三呼皆迭對迭更也楚人從而

殺之楚師亂吳人大敗之取餘皇以歸傳言吳光有謀

疏卜戰不吉 正義曰陽匃心不決死戰必殺將將死是不吉也司馬子魚志在必死不以將死爲凶故卜之得吉敗吳之後吳人敗之終是不吉 注穆王曾孫 正義曰依世本穆王生王子揚揚生尹尹生令尹匃 注隊出入道 正義曰守舟者雖環而塹之塹陷不合有出入之路故蒲路置火以防吳人也

春秋正義卷第二十九

鄉貢進士馮嗣祖校勘

春秋正義卷第三十　昭公

國子祭酒上護軍曲阜縣開國子臣孔穎達等奉

勑撰

經十有八年春王三月曹伯須卒未同盟而赴以名

夏五月壬午宋衛陳鄭災來告故書天火曰災　疏注來告至曰災　正義曰傳稱皆來告火知是來告故書也春秋書他國之災皆是來告而書公羊傳曰宋衛陳鄭災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異其同日而俱災外異不書此何以書爲天下記異也穀梁亦云其志以同日也杜因此傳有來告之文故顯而異之天火曰災宣十六年傳例也六月邾人入鄅鄅國今琅邪開陽縣秋

葬曹平公冬許遷于白羽自葉遷也畏鄭而遷故以自遷爲文



注自葉至爲文　正義曰戌十五年許遷于葉自是以後許常以葉爲都九年許遷于夷是自葉遷于夷也十三年傳曰楚之滅蔡也靈王遷許胡沈道房申於荊焉平王即位既封陳蔡而皆復之禮也注云荊山之遠蔡在十一年許又從夷遷於荊山平王復之復其本國許又歸於葉也故知此年遷于白羽是其自葉遷也且傳云葉在楚方城外之蔽明其欲遷之時許在葉也左傳王子勝言於楚子使之遷許則是楚人遷許非許自遷楚雖意遷許許亦畏鄭樂遷故以自遷爲文若許不樂遷遷彼遷之當云楚人遷許如宋人遷宿齊人遷陽之類不得云許遷于白羽以其自遷爲文知許人自樂遷也

傳十八年春王二月乙卯周毛得殺毛伯

過毛伯過周大夫得過之族而代之代居其位萇弘曰毛得必亡

是昆吾稔之日也侈故之以昆吾夏伯也稔熟也侈惡積熟以乙卯日與桀同誅

毛得以濟侈於王都不亡何待爲二十六年毛伯奔楚傳

注代居其位　正義曰毛氏世有采地爲畿內之國於時天子微弱故自殺自代不能禁之　是昆至何待　正義曰是乙卯者昆吾之君惡熟之日也由其侈故以此日死也而毛得以此日戌其侈惡於王都不亡何待　注昆吾至同誅　正義曰鄭語云黎爲高辛氏火正命之曰祝融其後八姓昆吾爲夏伯楚世家云顓頊生稱稱生卷章卷章生黎黎爲高辛氏火正共工氏作亂帝使黎誅之而不盡帝誅黎使其弟吳回居火正爲祝融回生陸終陸終生子六人坼剖而產焉其長曰昆吾虞翻曰昆吾爲己姓封昆吾世本云昆吾者衛是也

然則昆吾國名言昆吾夏伯者以表昆吾國君其上世會爲夏伯其惡熟誅者非此爲伯之身當是後世之孫耳詩云韋顧既伐昆吾夏桀其桀同文又傳云乙卯亡知以乙卯日與桀同時誅三月曹平公卒爲下曹葬見原伯起本夏五月火始昏見大心星丙子風梓愼曰是謂融風火之始也東北曰融風融風木也木火母故曰火之始七日其火作乎從丙子至壬午七日壬午水火合之日故知當火作戊寅風甚壬午大甚宋衛陳鄭皆火梓愼登大庭氏之庫以望之大庭氏古國名在魯城內魯於其處作庫高顯故登以望氣參近占以審前年之言曰宋衛陳鄭也數日皆來告火言鑑所以審

裨竈曰不用吾言鄭又將火前年裨竈欲用瓘斝禳火子產不聽今復請用之鄭人請用之信竈言子產不可子大叔曰寶以保民也若有火國幾亡可以救亡子何愛焉子產曰天道遠人道邇非所及也何以知之竈焉知天道是亦多言矣豈不或信多言者或時有中遂不與亦不復火傳言天道難明雖裨竈猶不足以盡知之鄭之未災也里析告子產曰將有大祥里析鄭大夫祥變異之氣民震動國幾亡吾身泯焉弗良

及也（言將先災死）國遷其可乎子產曰雖可吾不足以定遷矣（子產知天災不可逃非遷所免故託以知不足）及火里析死矣未葬子產使輿三十人遷其柩（以其嘗與己言故）火作子產辭晉公子公孫于東門（晉人新來未入故辭不使前也）使司寇出新客（新來聘者）禁舊客勿出於宮（爲其知國情不欲令去）使子寬子上巡羣屏攝至于大宮（二子鄭大夫屏攝祭祀之位大宮鄭祖廟巡行宗廟不得使火及之）使公孫登徙大龜（登開卜大夫）使祝史徙主祏於周廟告于

先君祏廟主石函周廟厲王廟也有火災故合羣主於祖廟易救護使府人庫人各儆其事儆備火也商成公儆司宮商成公鄭大夫司宮巷伯寺人之官出舊宮人寘諸火所不及舊宮人先公宮女司馬司寇列居火道備非常也行火所焮焮炙也城下之人伍列登城爲部伍登城備姦也明日使野司寇各保其徵野司寇縣士也火之明日四方乃聞災故戒保所徵役之人郊人助祝史除於國北爲祭處於國北者就大陰禳火禳火于玄冥回祿玄冥水神回祿火神祈于四鄘鄘城也城積土陰氣所聚故祈祭之以禳火之餘災書焚

室而寬其征與之材征賦稅也三日哭國不市示憂咸不會市使行人告於諸侯宋衛皆如是陳不救火許不弔災君子是以知陳許之先亡也不義所以亡

疏注東北至之始　正義曰東北曰融風易緯作調風俱是東北風一風有二名東北木之始故融風爲木也木是火之母火得風而盛故融爲火之始　戊寅至大甚　正義曰甚者益盛之言也丙子初風連日不息至戊寅而風益甚至壬午而風又大甚初言融風是東北風也蓋自丙子至壬午風不迴而稍益盛傳雖主言魯國之風彼四國亦當然也　注大庭至之言　正義曰大庭氏古天子之國名也先儒舊說皆云炎帝號神農氏一曰大庭氏服虔云在黃帝前鄭玄詩譜云大庭在軒轅之前亦以大庭爲炎帝也對文則藏馬曰廐藏車

曰庫曲禮云在府言府在庫言庫鄭玄云府謂寶藏貨賄之處庫謂車馬兵甲之處又大學云未有府庫財非其財者則庫亦藏財貨非獨車馬甲兵也古之大庭氏嘗都於魯其虛在魯城內魯於其處作庫而其地高顯故梓慎登之以望氣梓慎往年言其將火今更望氣參驗近占以審已前年之言信也梓慎所望望天氣耳非能望見火也而何休難云宋衛陳鄭去魯皆數千里焉登高以見其火豈實事哉劉炫云案左傳不言望火何以言見其火玄鄉以爲孔子登泰山見吳門之白馬離婁觀千里之毫末梓慎既非常人何知不見數百里之煙火孔子在陳知桓僖災者豈復望見之乎若見火知災則人皆知之矣何所貴乎梓慎左氏傳而編記之哉且四國去魯纔數百里而何休云數千里雖意欲甚其遠亦虛妄之極梓慎所望自當有以知之不知見何氣知其災也服虔云四國次有火氣也梓慎不言夜望安知望次陳獨無次何所望哉今以爲服解義或然也　將有大祥　正義曰祥者善惡之徵中庸云國

家將興必有禎祥祥則吉祥也國家將亡必有妖孽孽則凶祥也則祥是善事而異析以民動國亡爲大祥者彼對文言耳書序云亳有祥桑穀共生于朝五行傳云時有青眚青祥白眚白祥之類皆以惡徵爲祥是祥有善有惡故杜云祥變異之氣　弗良及也　正義曰良是語辭史傳多云良所未悟良有以也是古今共有此語也而服虔云弗良及也不能及也良能也能非良之訓妄言耳　注晉人至前也　正義曰下云出新客禁舊客勿出於官此辭于東門明是晉人新來未入故辭之不使前也此新來蓋聘使也晉人往因驪姬之難詛無畜羣公子故文襄之世公子皆出在他國自成公更立公族國內始有公子故使之來聘也自晉適鄭當入西門而辭之東門者鄭城西臨洧水其西無門蓋從東門入爲便故辭于東門　注二子至之位　正義曰子寬游吉之子世族譜子寬與游速渾罕爲一人駟帶字子上六年死矣此別有子上非駟帶也世族譜雜人內有子上無子寬明子寬與渾罕爲一人也

楚語說事神之禮云使名姓之後能知犧牲之物彝器之
量屛攝之位壇場之所而心率舊典者爲之宗知屛攝是
祭祀之位也鄭衆云攝攝束茅以爲屛蔽其事或當然
注祏廟至救護　正義曰祏廟木主皆以石函盛之當祭
則出之事畢則納於函藏於廟之北壁之内所以辟火災
也文二年傳云鄭祖厲王故知鄭之周廟是厲王廟也既
有火災皆須防守故合羣主就於祖王廟易救護也衛次
仲云右主八寸左主七寸廣厚三寸穿中央達四方也范
寗云天子主長尺二寸諸侯主長一尺也白虎通云納之
西壁　使府至其事　正義曰曲禮云在府言府在庫言
庫皆是藏財賄之處故使其人各自儆守以防火也周官
有大府內府外府天府玉府泉府而無掌庫之官蓋府庫
通言庫亦謂之府也諸侯國異政殊故府庫並言　行火至
登城　正義曰此承司馬司寇之下亦是二官使之行火
所炙欲令人救之也言城下之人爲部伍行列以登城亦
是司馬司寇之人備姦寇也　注司野至之人　正義曰

傳言野司寇則司寇之官在野周禮司寇屬官有縣士掌野司寇是縣士也鄭玄縣士注云地距王城二百里以外至三百里曰野三百里以外至四百里曰縣四百里以外至五百里曰都都縣野之地其邑非王子弟公卿大夫之采地則皆公邑也謂之縣縣士掌其獄焉言掌野者郊外曰野大揔言之也獄居近野之縣獄在二百里上縣之縣獄在三百里上都之縣獄在四百里上如鄭此言采邑之民有獄則采地之官長各自斷之若公邑之民有獄則縣上斷之縣士司寇屬官所掌在野故此傳謂之野司寇也縣士職曰各掌其縣之民數而聽其獄訟若邦有大役聚衆庶則各掌其縣之禁令則諸侯縣士亦當然也縣上分在四方不聞火火之明日四方乃聞有災故戒使各保其所應受徭役之人皆令具備以待上命慮有所須當徭之

郊人至國北　正義曰周禮鄉在郊內遂在郊外諸侯亦當然郊人當謂郊內鄉之人也祝史掌祭祀之官也使此鄉人助祝史除地在城之北作壇場爲祭處也就國北者

南爲陽北爲陰就大陰禳火也　注玄冥至火神　正義曰月令冬云其神玄冥知玄冥水神也周語云夏之亡也回祿信於黔隧先儒注左傳及國語者皆云回祿火神或當有所見也二十九年傳脩及熙爲玄冥則玄冥祭脩熙不知回祿祭何人楚之先吳回爲祝融或云回祿即吳回也祭水神欲令水抑火祭火神欲令火自止禳其餘災慮更火也　陳許之先亡也　正義曰哀十七年楚滅陳也定六年鄭游速帥師滅許其後復立許悼公之孫成是爲元公其子結元年獲麟之歲也當戰國首爲楚所滅

六月鄅人藉稻鄅妘姓國也其君自出藉稻蓋履行之邾人襲鄅鄅人將閉門邾人羊羅攝其首焉斬得閉門者頭遂入之盡俘以歸鄅子曰余無歸矣從帑於邾邾莊公反鄅夫人

而舍其女 為明年宋代郕起 疏 注鄭妘至行之 正義曰鄭為妘姓世本文也周之六月夏之四月種稻之時其君自出觀行之藉猶藉蹈藉踐履之義故爲履行之服虔云藉耕種於藉田也 攝其首焉 正義曰攝訓爲持也斬得閑門者首而持其頭 而舍其女 正義曰言止舍其女而留之 秋葬曹平公往者見周原伯魯焉 原伯魯周大夫 與之語不說學歸以語閔子馬閔子馬曰周其亂乎夫必多有是說而後及其大人 國亂俗壞言者遂多漸以及大人 大人在位者 大人患失而惑又曰可以無學無學不害 患有學而失道者以惑其意 不害而不學則苟而

可以爲無害遂不學則皆懷苟且於是乎下陵上替能無亂乎夫學殖也不學將落原氏其亡乎殖生長也言學之進德如農之殖苗日新日益

疏周其至亡乎　正義曰周宰其將亂乎夫其國內之人必多有是不說學問之說也國內多有此言而後流傳及其在位之大人大人謂公卿大夫也大人患其國內有多學而失其道者而疑惑於此言謂此言有道理也大人於是又爲言曰其實可以無學無學不爲害也以爲無害而遂不學則苟且而可也一國之人皆懷苟且不識上下之序不知尊卑之義於是在下者陵侮其上在上者替廢其位上下失分能無亂乎夫學如殖草木也今人日長日進猶草木之生枝葉也不學則才知日退將如草木之隊落枝葉也原氏其亡滅乎

七月鄭子產爲火故大爲社爲治也祓禳

於四方振除火災禮也振棄也乃簡兵大蒐將爲蒐除治兵於廟城內北迫故除廣之子大叔之廟在道南其寢在道北其庭小庭蒐場也過期三日奥小不得一時畢使除徒陳於道南廟北曰子產過女而命速除乃毀於而向而女也毀女所向子產朝過朝君而怒之怒不毀除者南毀子產及衝使從者止之曰毀於北方言子產仁不忍毀人廟火之作也子產授兵登陴子大叔曰晉無乃討乎辭晉公子公孫而授兵似若叛

晉子産曰吾聞之小國忘守則危況有災乎國之不可小有備故也既晉之邊吏讓鄭曰鄭國有災晉君大夫不敢寧居卜筮走望不愛牲玉鄭之有災寡君之憂也今執事撊然授兵登陴（撊然勁忿貌）將以誰罪邊人恐懼不敢不告子産對曰若吾子之言敝邑之災君之憂也敝邑失政天降之災又懼讒慝之間謀之以啓貪人荐爲敝邑不

利若重也以重君之憂幸而不亡猶可說也說解也不幸而亡君雖憂之亦無及也鄭有他竟望走在晉言鄭雖與他國爲竟每瞻望晉歸赴之既事晉矣其敢有二心傳言子產有備

疏 大爲至禮也 正義曰祭社有常而云大爲社者此非常祭之月而爲火特祭蓋君臣肅共禮物備具大於常祭故稱大也周禮女巫掌祓除釁浴祓禳皆除凶之祭徧於四方之神如尚書咸秩無文苟可祭者悉皆祭之所以振訊除去火災禮也嫌多祭非禮故禮之 子大至道北 正義曰鄭簡公之卒將爲葬除亦欲毀游氏之廟則游吉宅近大路故數將徹毀也其廟當在宅内以其處居俠隘故廟在道南寢在道北也寢即游吉所居宅也 過期三日 正義曰此量其庭之大小而豫計之以庭小之故當

過期三日欲除道使闕望及期得了亦不知本期當幾日也卜筮至牲玉　正義曰言爲鄭卜筮何故有災宜禱天災有幣無牲而云不愛牲玉者天之見異非求人飲食何神奔走而望祭之祭山川故爲望也莊二十五年傳云隨時告請則有幣無牲若祭求弭災者則當有牲雲漢之詩美宣王爲旱禱神云靡愛斯牲圭璧旣卒亦是用牲玉也　注撊然勁忿貌　正義曰服虔云撊然猛貌也方言云撊猛也晉魏之間曰撊杜言勁忿貌亦是猛也但述晉人責鄭之意故以勁忿解之　將以誰罪　正義曰將以誰爲罪而欲授兵疑其畏晉襲之欲禦晉擊之　望走在晉　正義曰其所瞻望奔走而歸之者唯在晉耳　注傳言子產有備　正義曰國有火災懼被人襲登陴固守是有備也

楚左尹王子勝言於楚子曰許於鄭仇敵也而居楚地以不禮於鄭十三年平王復遷邑許自

夷還居葉恃楚而不事鄭晉鄭方睦鄭若伐許而晉助之楚喪地矣君盍遷許許不專於楚自以舊國不專心事楚鄭方有令政許曰余舊國也許先鄭封鄭曰余俘邑也隱十一年鄭滅許而復存之故曰我俘邑葉在楚國方城外之蔽也爲方城外之蔽障土不可易易輕也國不可小謂鄭許不可俘讎不可啓君其圖之楚子說冬楚子使王子勝遷許於析實白羽於傳時白羽改爲析

疏而居楚地　正義曰當時許都於葉釋例土地名葉在楚界許本偏於鄭請遷近楚楚以

葉與之故爲居楚地　注十三至居葉　正義曰案十三
年云楚之滅蔡也靈王遷許胡沈道房申於荊則許從夷
遷向荊也平王復之當從荊却向夷自夷向葉注不言自
荊遷葉者蓋以許遷于夷見經故據以爲言其實自荊遷
也　注自以至事楚　正義曰劉炫云當時許之於楚更
無異望非敢恃舊國不事楚當以畏鄭之故外設備禦不
得專心事楚耳今杜必以爲舊國不專心事楚者以此傳
許謂鄭人云余舊國許畏於鄭尚以舊國不肯事鄭明以
舊國亦不專心事楚劉以爲畏鄭不
專心事楚苟背傳文而規杜氏非也

經十有九年春宋公伐邾邾爲鄅夏五月戊辰

許世子止弒其君買加弒者責止不舍藥物

疏注加弒至藥物　正
義曰案傳許君飲止之藥而卒耳實非止弒也言書曰弒
其君則仲尼新意書弒也實非弒而加弒者責止事父不

舍其藥物言藥當信醫不須己自爲也釋例曰醫非三世不服其藥古之慎戒也人子之孝當盡心嘗禱而已藥物之齊非所習也許止身爲國嗣國非無醫而輕果進藥故罪同於弑雖原其本心而春秋不赦其罪蓋爲教之遠防也

己卯地震無傳秋齊高發帥師伐莒冬葬許悼公無傳

傳十九年春楚工尹赤遷陰于下陰陰縣今屬南鄉郡令尹子瑕城郟叔孫昭子曰楚不在諸侯矣其僅自完也以持其世而已遷陰城郟皆欲以自完守

楚子之在蔡也蓋爲大夫時往聘蔡郹陽封人之女奔

之生大子建郹陽蔡邑及即位使伍奢爲之師伍奢伍舉之子伍負之父費無極爲少師無寵焉欲譖諸王曰建可室矣室妻也王爲之聘於秦無極與逆勸王取之正月楚夫人嬴氏至自秦王自取之故稱夫人至爲下拜夫人起【疏】注蓋爲至聘蔡　正義曰賈逵云楚子在蔡爲蔡公時也杜以楚子十一年爲蔡公十三年而即位若在蔡生子唯一二歲耳未堪立師傅也至今七年未得云建可室矣故疑爲大夫時聘蔡也郹夫人宋向戌之女也故向寧請師寧向戌子也請於宋公伐郳二月宋公伐邾圍蟲三月取之

蟲邾邑不書圍取不以告乃盡歸鄟俘疏注蟲邾至以告　正義曰隱四年莒人伐杞取牟婁僖二十三年齊侯伐宋圍緡伐國而圍邑取邑皆書於經知此不書圍取不以告也夏許悼公瘧五月戊辰飲大子止之藥卒止獨進藥不由醫大子奔晉書曰弒其君君子曰盡心力以事君舍藥物可也藥物有毒當由醫非凡人所知譏止不舍藥物所以加弒君之名疏注止獨至由醫　正義曰言飲大子止之藥專以止爲藥主是止獨進藥不由醫也　君子至可也　正義曰此君子論止之罪也言爲人臣子盡心盡力以事君父如禮記文王世子之爲即自足矣如此則舍去藥物已不干知於禮可也此許世子不舍藥物致令君死是違人子之道故春秋書其弒君解經書弒君之意也　

人郳人徐人會宋公乙亥同盟于蟲終宋公代郳事

楚子爲舟師以伐濮濮南夷也費無極言於楚

子曰晉之伯也邇於諸夏而楚辟陋故弗

能與爭若大城城父而寘大子焉城父今襄城城父縣

以通北方王收南方是得天下也王說從

之故大子建居于城父【疏】楚子至伐濮　正義曰費無極因此生意

令王收南方使大子居城父舉此爲發端令尹子瑕聘于秦拜夫人

也爲明年譖大子張本改以爲夫人遣謝秦秋齊高發帥師伐莒莒不

車齊故莒子奔紀鄣紀鄣莒邑也東海贛榆縣東北有紀城使孫書伐之孫書陳無宇之子子占也初莒有婦人莒子殺其夫已爲嫠婦寡婦爲嫠及老託於紀鄣紡焉以度而去之因紡纑連所紡以度城而藏之以待外攻者欲以報讎及師至則投諸外投繩城外隨之而出或獻諸子占子占使師夜縋而登緣繩登城登者六十人縋絶師鼓譟城上之人亦譟莒共公懼啓西門而出七月丙子齊師入紀傳言怨不在大【疏】及老至夫之　正義曰紡謂紡麻作纑也此婦人以麻纑

度城高下令長與城等而去藏之去即藏也字書去作弆羌呂反謂掌物也今關西仍呼爲弆東人輕言爲去音莒劉炫云紡謂紡麻作纑爲布作纑之法有小繩紀其外纏纑既爲布繩無所用婦人不肯棄之積而留之以此小繩度城而去之 注因紡至報讎 正義曰連所紡者謂連所紡之纑以爲繩故下云投繩城外或解以爲連紀纑之繩然紀纑之繩其物細小而短何可以度城婦人意欲報讎故藏纑以爲繩故杜云連所紡所紡即纑也 注投繩至而出 正義曰傳言投諸外者當是繫繩城上而投其所垂於外婦人則隨之而出劉炫云唯投繩城外婦人不出今知不然者婦人既託於紀鄣則是愛惜身命若投繩不去身則交死若以繩縋城已則身不離城何得言獻諸子占明知將此婦人而獻之子占師則因繩在城而夜縋登焉劉以爲唯投繩城外而規杜氏非也 入紀 正義曰此紀即上紀鄣也釋例土地名於莒地有紀鄣紀二名東海贛榆縣東北有紀城 是歲也鄭駟

偃卒子游娶於晉大夫生絲弱子游駟偃也弱幼少其父兄立子瑕子瑕子游叔父駟乞子產憎其爲人也憎子瑕且以爲不順舍子立叔不順禮也弗許亦弗止許之爲違禮止之爲違衆故中立駟氏聳聳懼也他日絲以告其舅冬晉人使以幣如鄭問駟乞之立故駟氏懼駟乞欲逃子產弗遣請龜以卜亦弗予大夫謀對子產不待而對客曰鄭國不天不獲天福寡君之二三臣札瘥夭昏大死曰札小疫曰瘥短折曰夭

未名曰昬今又喪我先大夫偃其子幼弱其一二父兄懼隊宗主私族於謀而立長親於私族之謀宜立親之長者寡君與其二三老曰抑天實剝亂是吾何知焉言天自欲亂駟氏非國所知諺曰無過亂門民有兵亂猶憚過之而況敢知天之所亂今大夫將問其故抑寡君實不敢知其誰實知之平丘之會在十三年君尋舊盟曰無或失職若寡君之二三臣其即世者晉大夫而

專制其位是晉之縣鄙也何國之爲辭客幣而報其使晉人舍之遣人報晉使注子瑕子游叔父

疏注子瑕子游叔父 正義曰案世本子游子瑕並公孫夏之子杜云叔父未詳注大聳懼也 正義曰釋詁云竦懼也竦與聳音義同注大死至曰昏 正義曰此皆賈逵言也周禮大司樂云大札令弛縣鄭玄云札疫癘也是札大疫死也爾雅云瘥病也以此說死事而與札相對故解爲小疫也成二年傳說鄭靈公早死云夭子蠻是夭爲少死也尚書六極二曰凶短折孔安國云短未六十折未三十是短折爲早死之名故爲夭也子生三月父名之未名之曰昏謂未三月而死也未名不得爲臣摠說諸死逵言之耳懼隊宗主 正義曰大夫繼世爲一宗之主恐隊失之也服虔云祏主藏於宗廟故曰宗主少牢饋食大夫禮也大夫無主何所隊乎二三老 正義曰二三老者鄭之卿大夫也服虔云二三

老駟假家臣上言私族於謀而立長親豈得家臣不知也楚人城州來沈尹戌曰楚人必敗十三年吳滅州來今就城而取之戌莊王曾孫葉公諸梁父也昔吳滅州來在十三年子旗請伐之王曰吾未撫吾民今亦如之而城州來以挑吳能無敗乎侍者曰王施舍不倦息民五年可謂撫之矣戌曰吾聞撫民者節用於內而樹德於外民樂其性而無寇讎今宮室無量民人日駭勞罷死轉轉遷徙也忘寢與食非撫之也傳言平王

所以不能霸 [疏] 息民五年 正義曰平王以十三年五月始即位其年兵亂未息今歲又役民城州來其間唯有五年 民樂其性 正義曰性生也兵革並起則民不樂生國家和平乃樂生

鄭大水龍鬬于時門之外洧淵 時門鄭城門也洧水出滎陽密縣東南至潁川長平入潁 國人請為禜焉子產弗許曰我鬬龍不我覿也 覿見也 龍鬬我獨何覿焉禳之則彼其室也 淵龍之室 吾無求於龍龍亦無求於我乃止也 傳言子產之知

[疏] 禜焉 正義曰禜祭名元年傳曰山川之神則水旱癘疫之不時於是乎禜之也 禳之至止也 正義曰言禳之則彼淵是其室也其室既近禳之不難但吾無求於龍龍亦無求於我乃

止也言其不復祭令尹子瑕言蹶由於楚子蹶由吳王弟五年獻王執以歸曰彼何罪諺所謂室於怒市於色者楚之謂矣言靈王怒吳子而執其弟猶人忿於室家而作色於市人舍前之忿可也乃歸蹶由言楚子能用善言【疏】室於怒市於色　正義曰室內於自家相瞋怒市於他人作色忿

經二十年春王正月夏曹公孫會自鄸出奔宋無傳嘗有玉帛之使來告故書鄸曹邑【疏】注嘗有至曹邑　正義曰宣十年傳例曰凡諸侯之大夫違告於諸侯曰某氏之守臣某失守宗廟敢告所有玉帛之使者則告不然則否注云玉帛之使謂聘思

好不接故不告如杜之意此為奔者之身嘗有玉帛之使
於彼國已經相接則告若奔者未嘗往聘恩好不接則不
告唯告奔者嘗聘之國餘不告也曹會曾來聘曾故云嘗
有玉帛之使來告故書也此與二十二年宋華亥向寧華
定自宋南里出奔楚其文正同彼華亥等入南里以叛又
從南里出奔則此亦應然賈逵云前此以鄸叛也叛便從
鄸而出叛不告故不書是言既以鄸叛又從鄸而出也南
里繫宋此鄸不繫曹者鄸是大都得以名通南里是宋都
之里非別邑故繫於宋此鄸及定十一年蕭皆是別邑故
不繫國也曹是小國其臣書名者少此會書名蓋備於禮
成為卿也釋例曰小國之卿或命而禮儀不備或未加命
數故不書之邾畀我之等其奔亦多所書唯數人而已
知其命制者少也杜言數人謂此公孫會與邾快邾畀我
也是杜意以會備禮成卿故書名也劉炫云春秋未嘗書
曹人來聘非徒會不見經炫謂玉帛之使謂國家所有交
好皆告之非奔者之身嘗聘也今贊又云所以華亥向寧

射姑等不見有玉帛來聘者以其時未爲卿也

秋盜殺衛侯之兄縶齊豹作而不義故書曰盜所謂求名而不得

疏注齊豹至不得　○正義曰襄十年鄭尉止司臣等殺子駟子國書曰盜殺鄭公子騑公子發尉止之徒皆士書之爲盜釋例曰士殺大夫則書曰盜則此書盜貶之使同於士也三十一年傳說春秋褒貶之義云或求名而不得或欲蓋而名章懲不義也齊豹爲衛司寇守嗣大夫作而不義其書爲盜又曰春秋書齊豹曰盜懲不義也宣十七年傳例曰兄稱弟皆母弟公羊傳曰母弟稱兄此縶與衛侯同母故稱兄

冬十月宋華亥向寧華定出奔陳與君爭而出皆書名

懸之

十有一月辛卯蔡侯盧卒無傳未同盟而赴以名

傳二十年春王二月己丑日南至是歲朔旦冬至之歲

也當言正月己丑朔日南至時史失閏閏更在二月後故經因史而書正月傳更具於二月記南至日以正歷也

梓愼望氣氣氛也時魯侯不行登臺之禮使梓愼望氣曰今茲宋有亂國幾亡三年而後弭蔡有大喪爲宋華向出奔蔡侯卒傳叔孫昭子曰然則戴桓也戴族華氏桓族向氏汏後無禮已甚亂所在也傳言妖由人興

疏注是歲至歷也正義曰歷法十九年爲一章章首之歲必周之正月朔旦冬至僖五年正月辛亥朔日南至是章首之歲年也計僖五年至往年合一百三十三年是爲七章今年復爲章首故云是歲朔旦冬至之歲也朔旦冬至謂正月之朔當言正月己丑朔日南至今傳乃云二月己丑日南至是錯名正月爲二月也歷之正法往年十二月後宜置閏月即此年正月當是往

年閏月此年二月乃是正月故朔日己丑日南至也[illegible]失閏往年錯不置閏閏更在二月之後傳於八月之下[illegible]云閏月戊辰殺宣叔是閏在二月後也不言在八月後而云在二月後者以正月之前當置閏二月之後即不可故據二月言之時史謂閏月為正月故經因史而書正月從其誤而書之傳以經之正月實非正月更具於二月記南至之日以正歷之失也日南至者謂冬至也冬至者周之正月之中氣歷法閏月無中氣中氣必在前月之內時史誤以閏月為正月而置冬至於二月之朔既不曉歷數故閏月之與冬至悉皆錯也杜下注云時魯侯不行登臺之禮使梓慎望氣是杜意以為當時魯之君臣知此己丑是冬至之日但不知其不合在二月耳服虔云梓慎知失閏二月冬至故獨以二月望氣則服意以為當時魯人置冬至於正月之內獨梓慎知二月己丑是眞冬至耳其義或當然也

費無極言於楚子曰建與伍奢將以

方城之外叛自以爲猶宋鄭也齊晉又交輔之將以害楚其事集矣王信之問伍奢伍奢對曰君一過多矣一過納建妻何信於讒王執伍奢忿奢切言使城父司馬奮揚殺大子未至而使遣之知大子寃故遣令去三月大子建奔宋王召奮揚奮揚使城父人執己以至王曰言出於余口入於爾耳誰告建也對曰臣告之君王命臣曰事建如事余臣不佞佞才也不

能苟貳奉初以還（本初命以周旋）不忍後命故遣之既而悔之亦無及已王曰而敢來何也對曰使而失命召而不來是再奸也（奸犯也）逃無所入王曰歸從政如他日（善其言舍使還）無極曰奢之子材若在吳必憂楚國盍以免其父召之彼仁必來不然將爲患王使召之曰來吾免而父棠君尚謂其弟員（棠君奢之長子尚也爲棠邑大夫員尚弟子胥）曰爾適吳我將歸死吾知不逮（自以知不及員）

我能死爾能報聞免父之命不可以莫之奔也親戚爲戮不可以莫之報也奔死免父孝也度功而行仁也仁者貴成功擇任而往知也負任報讎知死不辟勇也尚爲勇父不可棄俱去爲棄父名不可廢俱死爲廢名爾其勉之相從爲愈愈差也伍尚歸奢聞員不來曰楚君大夫其旰食乎將有吳憂不得早食楚人皆殺之員如吳言伐楚之利於州于州于吳子僚公子光曰是宗爲戮而欲

反其讎不可從也光吳公子闔廬也反復也員曰彼將有他志光欲弑僚不利員用事故破其議而員亦知之余姑爲之求士而鄙以待之計未得用故進勇士以求入於光退居邊鄙乃見鱄設諸焉鱄諸勇士而耕於鄙爲二十七年吳弑僚傳

疏城父人 正義曰服虔云城父人城父大夫也

爾其至爲愈 正義曰勉謂努力爾其勉之令勉力報讎比於相從俱死爲愈也病差謂之愈言其勝共死也服虔云相從愈於共死則服意相從使員從其言也語法兩人交互乃得稱相獨使員從己語不得爲相從也

乃見鱄設諸焉 正義曰見謂爲之紹介使之見光下文齊豹見宗魯於公孟亦然論語云門人見之也

宋元公無信多私而惡華向華定華亥與向寧

謀曰亡愈於死先諸恐元公殺己欲先作亂華亥僞有疾以誘羣公子公子問之則執之夏六月丙申殺公子寅公子御戎公子朱公子固公孫援公孫丁拘向勝向行於其廩八子皆公黨公如華氏請焉弗許遂劫之劫公癸卯取大子欒與母弟辰公子地以爲質欒景公也辰及地皆元公弟公亦取華亥之子無慼向寧之子羅華定之子啓與華氏盟以爲質爲此冬華向出奔傳公如華氏

請焉 正義曰公未知諸人已死故猶往請之 注欒景至公弟 正義曰定十年經書宋公之弟辰時當景公之世辰及地不得爲元公弟也世族譜辰地皆云元公子此諸本皆云元公弟當時轉寫誤耳

衛公孟縶狎齊豹公孟靈公兄也齊豹齊惡之子爲衛司寇狎輕也奪之司寇與鄄鄄豹邑有役則反之無則取之縶足不良故有役則以官邑還豹使行公孟惡北宮喜褚師圃欲去之喜貞子公子朝通于襄夫人宣姜宣姜靈公嫡母懼而欲以作亂故齊豹北宮喜褚師圃公子朝作亂初齊豹見宗魯於公孟薦達也爲驂乘焉

爲公孟驂乘將作亂而謂之曰公孟之不善子所知也勿與乘吾將殺之對曰吾由子事公孟子假吾名焉故不吾遠也言子借我以善名故公孟親近我雖其不善吾亦知之抑以利故不能去是吾過也今聞難而逃是僭子也使子言不信也子行事乎吾將死之以周事子周猶終竟也而歸死於公孟其可也丙辰衛侯在平壽平壽衛下邑公孟有事於蓋獲之門外有事祭也蓋獲衛郭門齊子氏帷

於門外而伏甲焉[齊豹之家]使祝鼃寘戈於車薪以當門[要其前也]使一乘從公孟以出[亦如前車寘戈於薪尋其後]使華齊御公孟宗魯驂乘及閎中[閎曲門中]齊氏用戈擊公孟宗魯以背蔽之斷肱以中公孟之肩皆殺之公聞亂乘驅自閱門入慶比御公公南楚驂乘使華寅乘貳車[公副車]及公宮鴻騮魋駟乘于公[鴻騮魋復就公乘一車四人]公載寶以出褚師子申遇公于馬路之衢

遂從（從公出）過齊氏使華寅肉袒執蓋以當

其闕（肉袒示不敢與齊氏爭執蓋蔽公而去闕空也以蓋當侍從空闕之處）齊氏射公

中南楚之背公遂出寅閉郭門（不欲令追者出）踰而

從公（踰郭出）公如死鳥（死鳥衛地）析朱鉏宵從竇出

徒行從公（朱鉏成子黑背孫）齊侯使公孫青聘于衛

（青頃公之孫）既出聞衛亂使請所聘公曰猶在竟

內則衛君也乃將事焉（將事行聘事）遂從諸死

鳥請將事辭曰亡人不佞失守社稷越在

草莽吾子無所辱君命賔曰寡君命下臣於朝曰阿下執事（阿比也命己使比衛臣下）臣不敢貳（貳達命也）主人曰君若惠顧先君之好照臨敝邑鎮撫其社稷則有宗祧在（言受聘當在宗廟也）乃止（止不行聘事）衛侯固請見之（欲與請相見）不獲命以其良馬見（以爲相見之禮）爲未致使故也（未致使故不敢以客禮見）衛侯以爲乘馬（喜其敬己故貴其物）賔將掫（掫行夜）主人辭曰二人之憂不可以及吾子草莽之中不足以辱從者

敢辭賓曰寡君之下臣君之牧圉也若不獲扞外役是不有寡君也有相親有臣懼不免於戾請以除死親執鐸終夕與於燎設火燎以備守齊氏之宰渠子召北宮子北宮喜也北宮氏之宰不與聞謀殺渠子遂伐齊氏滅之丁巳晦公入與北宮喜盟于彭水之上喜本與齊氏同謀故公先與喜盟秋七月戊午朔遂盟國人八月辛亥公子朝褚師圃子玉霄子高魴出奔晉皆齊氏黨

月戊辰殺宣姜[與公子朝通謀故]衛侯賜北宮喜謚曰貞子[滅齊氏故]賜析朱鉏謚曰成子[齊從公故]而以齊氏之墓予之[皆死而賜謚及墓田傳終言之]衛侯告寧于齊且言子石[子石公孫青言其有禮]齊侯將飲酒徧賜大夫曰二三子之教也[善青敬衛侯]苑何忌辭曰與於青之賞必及於其罰[何忌齊大夫言青若有罪亦當幷受其罰]在康誥曰父子兄弟罪不相及[尚書康誥]況在群臣臣敢貪君賜以干先王[言受賜則犯康誥之義]琴張聞

宗魯死 琴張孔子弟子字子開名牢 將往弔之仲尼曰齊豹之盜而孟縶之賊女何弔焉 言齊豹所以為盜孟縶所以見賊皆由宗魯 君子不食姦 知公孟不善而受其祿是食姦也 不受亂 許豹行事是受亂也 不為利疚於回 疚病回邪也以利故不能去是病身於邪 不以回待人 知難不告是以邪待人 不蓋不義 以周事豹是蓋不義 不犯非禮 以二心事縶是非禮

疏 注周猶終竟也 正義曰杜意終不泄子言是終事子即謂殺公孟之言 使華齊御公孟 正義曰諸夲皆華上有使字許華齊是公孟之臣自為公孟之御非齊氏所當使必不得有使字學者以上文有使祝鼃使一乘下有使華寅乘貳車使華寅執蓋以此妄加使字今定本有使非也 乘驅

自閭門　正義曰乘驅者乘車而疾驅也閭門者衛城門
蓋偏側之門其路遠齊氏　注未致至禮見　正義曰客
禮見者若已致君命則享有庭實復有私覿私面之禮今
爲未致使故但以良馬見也　注掫行夜　正義曰下云
終夕與於燎故知掫是行夜也說文云掫夜戒有所擊也
從手取聲　丁巳晦　正義曰丙辰丁巳乃是頻日其事
旣多不應二日之中并爲此事今杜不云日誤者以誤在
可知故杜不言且宣二年壬申朝于武宮注云壬申十月
五日旣有日而無月冬又在壬申下明傳文無較例又注
哀十二年傳云此事經在十二月螽上今例在下更具列
其月以爲別若丘明本不以爲義例故不皆齊同如杜此
言或傳因簡牘之辭不復具顯其日月劉炫以爲日誤而
規杜氏非也　貞子　正義曰謚法外內用情曰貞　注
子石公孫青　正義曰案世本頃公生子夏勝勝生子石
青是也　在康至相及　正義曰此非康誥之全文引其
意而言之其本文云子弗祗服厥父事大傷厥考心于父

不能字厥子乃疾厥子于弟弗念天顯乃弗克恭厥兄兄亦不念鞠子哀大不友于弟惟弔兹不于我政人得罪孔安國云至此不孝不慈弗友不恭不於我執政之人得罪乎道教不至所致又曰文王作罰刑兹無赦言刑此不孝不慈之人無赦也刑不慈者不可刑其父又刑其子刑不孝者不可刑其子又刑其父是爲父子兄弟罪不相及

注琴張至名牢　正義曰家語云孔子弟子琴張與宗魯友七十子篇云琴牢衛人字子開一字張則以字配姓爲琴張即牢曰子云是也賈逵鄭衆皆以爲子張即顓孫師服虔云案七十子傳云子張少孔子四十餘歲孔子是時四十一未有子張鄭賈之說不知所出

宋華向之亂公子城平公子公孫忌樂舍樂舍樂喜孫司馬彊向宜向鄭宜鄭皆向戌子楚建楚平王之已大子郳甲小邾穆公子出奔鄭八人宋大夫皆公黨將難出其

徒與華氏戰于鬼閻（八子之徒衆也潁川長平縣西北有閻亭）敗子城子城適晉（子城爲華氏所敗別走至晉爲明年子城以晉師至起本）華亥與其妻必盥而食所質公子者而後食公與夫人每日必適華氏食公子而後歸華亥患之欲歸公子向寧曰唯不信故質其子若又歸之死無日矣公請於華費遂將攻華氏（費遂大司馬華氏族）對曰臣不敢愛死無乃求去憂而滋長乎（恐殺大子憂益長）臣是以懼敢不聽命

公曰子死亡有命余不忍其詢詢恥也冬十月公殺華向之質而攻之戊辰華向奔陳華登奔吳登費遂之子黨華向者向寧欲殺大子華亥曰干君而出又殺其子其誰納我且歸之有庸可以為功善使少司寇牼以歸以三公子歸公也牼華亥庶兄曰子之齒長矣不能事人以三公子為質必免質信也送公子歸可以自明不叛之信公子既入華牼將自門行從公門去公遽見之執其手曰余知而無罪也入

復而所（而女也所所居官）疏（子城適晉 正義曰上云八子奔鄭而此又云適晉者子城大意與七子同心奔鄭故上云奔鄭及其敗後遂率意適晉以請〻 子死至其詢 正義曰言我子死亡自有天命天命欲盡非人所殺我不忍其恥欲喪子以代之 入能事人 正義曰言年齒既長不能他國事人爲臣）齊侯疥遂痁（痁瘧疾）期而不瘳諸侯之賓問疾者多在（多在齊）梁丘據與裔款（二子齊嬖大夫）言於公曰吾事鬼神豐於先君有加矣今君疾病爲諸侯憂是祝史之罪也諸侯不知其謂我不敬君盍誅於祝固史嚚以辭賓（欲殺嚚固）

以辭謝來問疾之賓公說告晏子晏子曰日宋之盟日往日也屈建問范會之德於趙武趙武曰宋盟在襄二十七年夫子之家事治言於晉國竭情無私其祝史祭祀陳信不愧其家事無猜其祝史不祈家無猜疑之事故祝史無求於鬼神建以語康王楚王康王曰神人無怨宜夫子之光輔五君以爲諸侯主也五君文襄靈成景公曰據與款謂寡人能事鬼神故欲誅於祝史子稱是語何故對曰若有

德之君外內不廢（無廢事）上下無怨動無違事
其祝史薦信無愧心矣（君有功德祝史陳說之無所愧）是以鬼
神用饗國受其福祝史與焉（與受國福）其所以蕃
祉老壽者爲信君使也其言忠信於鬼神
其適遇淫君外內頗邪上下怨疾動作辟
違從欲厭私（使私情厭足）高臺深池撞鐘舞女
斬刈民力輸掠其聚（掠奪取也）以成其違不恤
後人暴虐淫從肆行非度無所還忌（還猶顧也）不

思謗讟不憚鬼神神怒民痛無悛於心其
祝史薦信是言罪也以實白神是為言君之罪其蓋失數
美是矯誣也蓋掩也進退無辭則虛以求媚
作虛辭以求媚於神是以鬼神不饗其國以禍之祝史
與焉所以夭昏孤疾者爲暴君使也其言
僭嫚於鬼神公曰然則若之何對曰不可
爲也言非誅祝史所能治山林之木衡鹿守之澤之萑
蒲舟鮫守之藪之薪蒸虞候守之海之

鹽蜃祈望守之衡鹿舟鮫虞候祈望皆官名也言公專守山澤之利不與民共縣鄙之人入從其政偪介之關暴征其私介隔也迫近國都之關言邊鄙既入服政役又爲近關所征稅枉暴奪其私物承嗣大夫強易其賄承嗣大夫世位者布常無藝藝法制也言布政無法制徵斂無度宮室日更淫樂不違違去也內寵之妾肆奪於市肆放也外寵之臣僭令於鄙詐爲教令於邊鄙私欲養求不給則應養長也所求不給則應之以罪民人苦病夫婦皆詛祝有益也詛亦有損聊攝以

東（聊攝齊西界也平原聊城縣東北有攝城）姑尤以西（姑尤齊東界也姑水尤水皆在城陽郡東南入海）其為人也多矣雖其善祝豈能勝億兆人之詛（萬萬曰億萬億曰兆）君若欲誅於祝史脩德而後可公說使有司寬政毀關去禁薄斂已責（除逋責）

疏 齊侯疥遂痁 正義曰後魏之世嘗使李繪聘梁梁人袁狎與繪言及春秋說此事云疥當為痎痎是小瘧痁是大瘧疥患積久以小致大非疥也狎之所言梁主之說也案說文疥搔也瘧熱寒休作痁有熱瘧痎二日一發瘧今人瘧有二日一發亦有頻日發者俗人仍呼二日一發久不差者為痎瘧則梁主之言信而有徵也是齊侯之瘧初二日一發後遂頻日熱發故曰疥遂痁以此久不差故諸侯之賓問疾者多在齊也

若其不然疥搔小患與瘧不類何云疥遂痁乎徐仙民亦作疥是先儒舊説皆爲疥遂痁初疥後瘧耳今定本亦作疥　期而　正義曰期三百有六旬又六日法天數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帝言問從全數故言三百六十又六日合三百六十五日又四分度之一分欠三分不成六日大月却還天朞十度小月不盡置閏　注欲殺嚚固　正義曰服虔云祝固齊大祝史嚚大史也謂祝史之固陋嚚闇不能盡禮薦美至於鬼神怒也其意以爲請誅祝史之嚚闇固陋者嚚固非人名也案莊三十二年神降于莘虢公使祝應宗區史嚚享焉彼是人名則此亦名也世族譜齊雜人内有祝固史嚚此云欲殺嚚固是杜必以爲人名也　晏子曰至不祈　正義曰彼傳趙武對曰夫子之家事治言於晉國無隱情其祝史陳信於鬼神無愧辭此晏子言之其辭微多於彼其意亦不異也　光輔五君　正義曰文公爲戎右襄靈爲大夫成公爲卿景公爲大傅　上下無怨　正義曰此猶如孝經上下無怨也言人臣及

民上下無相怨耳服虔云上下謂人神無怨即如服言下云上下怨疾復是人與神相怨疾也　輸掠其聚　正義曰輸墮也故爲墮毀奪其所聚之物　肆行非度　正義曰肆縱恣也恣意行非法度之事也　不思謗讟　正義曰俗本作畏定本作思　其蓋正誣也　正義曰揜蓋誣矢妄數美善是矯詐誣罔也　注衡鹿至民共　正義曰周禮司徒之屬有林衡之官掌巡林麓之禁鄭玄云衡平也平林麓之大小及所生者竹木生平地曰林山足曰麓此置衡鹿之官守山林之木是其宜也舟是行水之器鮫是大魚之名澤中有水有魚故以舟鮫爲官名也周禮山澤之官皆名爲虞每大澤大藪中士四人鄭玄云虞度也度知山之大小及所生者澤水所鍾也水希曰藪則藪是少水之澤立官使之候望故以虞候爲名也海是水之大神有時祈望祭之因以祈望爲主海之官也此皆齊自立名故與周禮不同山澤之利當與民共之言公立此官使之守掌專山澤之利不與民共故鬼神怒而加病也　注

介㒷至私物　正義曰聘禮及竟謁關人鄭玄云古者竟上爲關又周禮司關注云關界上之門然則禮之正法國之竟界之上乃有關耳自古至今國更無關也齊於竟內更復置關不與常禮同以隔外內故注介爲隔也逼近國都爲關以隔邊鄙之人縣鄙之人入從國之政役近關又征稅奪其私物而使民困也　布常無藝　正義曰布其尋常之政無準藝　私欲至則應　正義曰言此嬖寵之臣私有所欲長養其情求物共之民不共給則應之以罪　聊攝至以西　正義曰聊攝姑尤皆是邑也管仲奪楚言其竟界所至甚遠舉河海也晏子言其人多故唯舉屬邑言之也

十二月齊侯田于沛言疾愈行獵沛澤名招虞人以弓不進虞人掌山澤之官公使執之辭曰昔我先君之田也旃以招大夫弓以招士皮冠以招

虞人臣不見皮冠故不敢進乃舍之仲尼曰守道不如守官君招當往道之常也非物不進官之制也君子韙之韙是也齊侯至自田晏子侍于遄臺子猶馳而造焉子猶梁丘據公曰唯據與我和夫晏子對曰據亦同也焉得爲和公曰和與同異乎對曰異和如羮焉水火醯醢鹽梅以烹魚肉燀之以薪燀炊也宰夫和之齊之以味濟其不及以洩其過濟益也洩減也君子食之

以平其心君臣亦然亦如羹君所謂可而有否焉否不可也臣獻其否以成其可獻君之否以成君可君所謂否而有可焉臣獻其可以去其否是以政平而不干民無爭心故詩曰亦有和羹既戒既平詩頌殷中宗言中宗能與賢者和齊可否其政如羹撰戒且平和五實備五味異於大羹鬷嘏無言時靡有爭鬷總也嘏大也言總大政能使上下皆如和羹先王之濟五味濟成也和五聲也以平其心成其政也聲亦如味一氣須氣以動二體舞者有文武三類風雅頌

四物雜用四方之物以成器五聲宮商角徵羽六律黃鐘大蔟姑洗蕤賓夷則無射也陽聲爲律陰聲爲呂此十二月氣七音周武王伐紂自午及子凡七日王因此以數合之以聲昭之故以七同其數以律和其聲謂之七音八風八方之風九歌九功之德皆可歌也六府三事謂之九功以相成也言此九者合然後相成爲和樂清濁小大短長疾徐哀樂剛柔遲速高下出入周疏以相濟也周密也君子聽之以平其心心平德和故詩曰德音不瑕詩豳風也義取心平則德音無瑕闕今據不然君所謂可據亦曰可君所謂否據亦曰否若以水

濟水誰能食之若琴瑟之專壹誰能聽之同之不可也如是飲酒樂公曰古而無死其樂若何晏子對曰古而無死則古之樂也君何得焉昔爽鳩氏始居此地爽鳩氏少皥氏之司寇也季萴因之季萴虞夏諸侯代爽鳩氏者有逢伯陵因之逢伯陵殷諸侯姜姓蒲姑氏因之蒲姑氏殷周之閒代逢公者而後大公因之古若無死爽鳩氏之樂非君所願也齊侯廿於所樂志於不死晏子稱古以節其情願

疏 旃以至虞人 正義曰周禮孤卿建旃大夫尊故麾旃以招之也逸詩翹翹

車乘招我以弓古者聘士以弓故弓以招士也諸侯服皮
冠以田虞人掌田獵故皮冠以招虞人也　醯醢鹽梅
正義曰醯酢也醢肉醬也梅果實似杏而醋禮記内則炮
豚之法云調之以醯醢尚書說命云若作和羹爾惟鹽梅
是古人調鼎用梅醢也此說和羹而不言豉古人未有豉
也禮記内則楚辭招魂備論飲食而言不及豉半游急就
篇乃有蕪荑鹽豉蓋秦漢以來始爲之耳　齊之至其過
正義曰齊之者使酸鹹適中濟益其味不足者泄減其味
大過者　詩曰至有爭　正義曰詩言殷王中宗非徒身
自賢明亦有和羹之臣臣與其君可否相濟如宰夫之和
齊羹也此臣既敬戒其事矣既志性和平矣中宗總齊大
政自上及下無怨恨之言時民無有相爭鬭訟者也言其
上下悉如和羹　注詩頌至大羹　正義曰詩商頌烈祖
之篇祀中宗之詩也中宗殷王大戊湯之玄孫也有桑穀
之異懼而脩德殷道復興故表顯之號爲中宗戒祭其
廟述其德而歌此詩也言亦有者臣能諫君君能[illegible][illegible]亦

者兩相須之意也言中宗能與臣之賢者和齊可否其爲政教如宰夫和齊羹之味也敬戒既平言此賢臣之性行也樂記云大羹不和鄭玄云大羹肉湆不調以鹽菜桓二年傳云大羹不致注云大羹肉汁不致五味和羹備五味異於大羹也　注鬷總至和羹　正義曰鬷總釋詁文詩毛傳文也言中宗爲天子總大政能使上下皆如和羹焉傳引此詩證民無爭心則以時靡有爭謂時無有爭也　一氣　正義曰服虔云歌氣也杜言須氣以動則一氣不主爲歌吹人以氣氣生動皆由氣彈絲擊石莫不用氣氣是作樂之主故先言之人作諸樂皆須氣以動則與服不異　二體　正義曰樂之動身體者唯有舞耳文舞執羽籥武舞執干戚舞者有文武之二體　三類　正義曰樂以歌詩爲主詩有風雅頌其類各別知三類是風雅頌也二國之事諸侯之詩爲風天下之事天子之詩爲雅成功告神爲頌是三者類別各不同　四物　正義曰樂之所用八音之器金石絲竹匏土革木其物非一處能備故雜用

四方之物以成器　五聲　正義曰漢書律歷志云五聲
者宮商角徵羽也所以作樂者諧八音蕩滌人之邪志令
其正性移風易俗也五聲和八音諧而樂成商之為言章
也物成熟可章度也角觸也物觸地而出戴芒角也宮中
也居中央暢四方唱始生為四聲綱也徵祉也物盛大而
蕃祉也羽宇也物聚宇而覆之也夫聲者中於宮觸於角
祉於徵章於商宇於羽故四聲為宮紀也是五聲之名義
也聲之清濁凡有五品自然之理也聖人配於五方宮居
其中商角徵羽分配四方四時之物春生夏長秋成冬聚
取其事而為之名也志又云五聲之本生黃鐘之律九寸
為宮或益或損以定商角徵羽九六相生陰陽之應也樂
記云宮為君商為臣角為民徵為事羽為物月令春其音
角夏其音徵中央土其音宮秋其音商冬其音羽鄭玄云
聲始於宮宮數八十一屬土以其最濁君之象也三分宮
去一以生徵徵數五十四屬火以其徵清事之象也三分
徵益一以生商商數七十二屬金以其濁次宮臣之象也

三分商去一以生羽羽數四十八屬水以爲最清物之象也三分羽益一以生角角數六十四屬木以其清濁中民之象也志言或損或益者下生三分損一上生三分益一九六相生者以九生六是三損一也以六生九是三益一也損益之數清濁之差無可以相準況以黃鍾九寸自乘爲九九八十一定之爲宮數因宮而損益以定商角徵羽之差言其相校如此數也唯相準況耳非言實有此數可用之也　六律　正義曰周禮大師掌六律六呂以合陰陽之聲陽聲黃鍾大蔟沽洗蕤賓夷則無射陰聲大呂應鍾南呂林鍾小呂夾鍾月令以小呂爲仲呂律歷志云律有十二陽六爲律陰六爲呂黃帝之所作也黃帝使伶倫自大夏之西崐崘之陰取竹之嶰厚均者斷兩節間而吹之以爲黃鍾之宮制十二筩以聽鳳皇之鳴其雄鳴爲六雌鳴亦六以比黃鍾之宮是爲律本黃鍾黃者中之色也鍾者種也天之中數五五爲聲聲上宮五聲莫大焉地之中數六六爲律律有形有色色上黃五色莫盛焉故陽氣施

種於黃泉滋萌萬物爲六氣元也以黃色名元氣律者著
宮聲也始於子在十一月大呂呂旅也言陰大旅助黃鍾
宣氣而牙物也位於丑在十二月大蔟蔟奏也言陽氣大
奏地而達物也位於寅在正月夾鍾言陰夾助大蔟宣
四方之氣而出種物也位於卯在二月沽洗沽洗絜也言陽
氣洗物辜絜之也彼注云辜必也位於辰在三月仲呂言
微陰始起未成著於其中旅助沽洗宣氣齊物也位於巳
在四月蕤賓蕤繼也賓道也言陽氣始道陰氣使繼養物
也位於午在五月林鍾林君也言陰氣受任助蕤賓君主
種物使長大茂盛也位於未在六月夷則則法也言陽氣
正法度而使陰氣夷當傷之位也位於申在七月南呂南
任也言陰氣旅助夷則任成萬物也位於酉在八月無射
射厭也言陽氣究物而使陰氣畢剝落之終而復始無厭
已也位於戌在九月應鍾言陰氣應無射該臧萬物而雜
陽閡種也彼注云外閉曰閡位於亥在十月是解六律六
呂之名義也如志之言初爲律者以竹爲之吹其聲也其

後則用銅爲之以候氣後漢書章帝時零陵文學奚景於
泠道舜祠下得白玉管是古人或以玉爲管也續漢書
云候氣之法爲土室三重戶閉塗釁必周密布緹縵於室
中以木爲案每律各一內庳外高從其方位加律其上以
葭莩灰實其端案歷而候之其月氣至則灰飛而管通盡
音聲之道與天地之氣通故取律以候氣月令正月律中
大蔟鄭玄云律者候氣之管以竹爲之中猶應也正月氣
至則大蔟之律應應謂吹灰也是其舊說然也其律呂相
生鄭注周禮大師職云黃鍾之初九下生林鍾之初六林
鍾又上生大蔟之九二大蔟又下生南呂之六二南呂又
上生姑洗之九三姑洗又下生應鍾之六三應鍾又上生
蕤賓之九四蕤賓又上生大呂之六四大呂又下生夷則
之九五夷則又上生夾鍾之六五夾鍾又下生無射之上
九無射又上生中呂之上六同位者象夫妻異位者象子
母所謂律取妻而呂生子也子午以東爲上生子午以西
爲下生五下六上乃一終矣鄭玄云同位象夫妻者黃鍾

初九林鍾初六及大蔟九二南呂六二之類同在初二之位故象夫妻異位象子母者謂林鍾初六生大蔟九二初之與二其數不同故爲異位象子母律生呂是爲同位故云律取妻呂生於律則爲異位故云呂生子言五下者謂林鍾夷則南呂無射應鍾皆居子午以東之管下而生之故云下生六上者謂大呂大蔟夾鍾姑洗仲呂蕤賓皆是子午以西之管上而生之故云上生黃鍾爲律之首不是餘管所生不入其數上生者三分益一下生者三分減一皆左旋隔八而相生 七音 正義曰聲之清濁數不過五而得有七音者終五以外更變爲之也賈逵注周語云周有七音謂七律謂七器音也黃鍾爲宮大蔟爲商沽洗爲角林鍾爲徵南呂爲羽應鍾爲變宮蕤賓爲變徵是五聲以外更加變宮變徵爲七音也周語云景王將鑄無射問律於伶州鳩對曰律所以立均出度也古之神瞽考中聲而量之以制度律均鍾百官軌儀故先王貴之王曰七律者何對曰昔武王伐殷歲在鶉火月在天駟日在析

木之津辰在斗柄星在天黿星與辰之位皆在北維[illegible]
氏出自天黿則我皇妣大姜之姪逢公之所憑神也歲之
之所經緯也王欲合是五位三所而用之自鶉及駟七列
所在則我周之分野也月之所在辰馬農祥我大祖后稷
也南北之揆七月也凡神人以數合之以聲昭之數合聲
和然後可同也故以七同其數而以律和其聲於是乎有
七律也是言周樂有七音之意也五位者歲月日辰星之
位也三所者星與日辰之位是一所也歲之所在是二所
也月之所在是三所也劉歆三統之術筭此五位所在武
王以殷之十一月二十八日戊午發師其年歲星在鶉火
之次也其日月合宿於房五度房即天駟之星也日在箕七
度箕於次分在析木之津也日月之會謂之辰斗柄斗前
也戊午後三日得周二月辛酉朔日月合宿於箕十度在
斗前一度是爲辰在斗柄也星在天黿者星於五星爲水
星辰星是也天黿即玄枵次之別名也於是辰星在婺女
之宿其分在天黿之宿文也鶉是張星也駟是房星也天

宿以右旋爲次張翼軫角亢氐房凡七宿是自鶉火至駟
爲七列列宿有七也鶉火在午天黿在子斗柄所建月殺
一次是自午至子爲南北之揆七月也揆度也度量星星
之有七月也武王既見天時如此因此以數比合之其數
有七也以聲昭明之聲亦宜有七也故以七同其數五聲
之外加以變宮變徵也此二變者舊樂無之聲或不會而
以律和其聲調和其聲使與五音諧會謂之七音由此也
武王始加二變周樂有七音耳以商未有七杜言武王伐
紂自午及子凡七日者尚書泰誓云戊午王次于河朔又
牧誓云時甲子昧爽王朝至于商郊牧野乃誓又武成云
戊午師逾孟津癸亥陳于商郊甲子受率其旅若林前徒
倒戈攻于後以北血流漂杵一戎衣天下大定是自戊午
至甲子七日也劉炫云杜既取國語之文以七同其數以
律和其聲何爲又云自午及子凡七日乎是杜意以武王
爲七日之故而作樂用七音也違國語之文是杜謬今
知不然者以尚書國語俱有七義事得兩通故杜兼而取

之劉以爲杜背國語之文而規杜過非也　八風　正義曰易緯通卦驗云立春調風至春分明庶風至立夏清明風至夏至景風至立秋涼風至秋分閶闔風至立冬不周風至冬至廣莫風至調風一名融風十八年傳云是謂融風是調融同也此八方之風以八節而至但八方風氣寒暑不同樂而調陰陽和節氣隱五年傳曰舞所以節八音而行八風故樂以八風相成也八節之風亦與八卦八音相配賈逵云兌爲金爲閶闔風也乾爲石爲不周風也坎爲革爲廣莫風也艮爲匏爲融風也震爲竹爲明庶風也巽爲木爲清明風也離爲絲爲景風也坤爲土爲涼風也是先儒依易緯配八風也　九歌　正義曰九歌之事尚書大禹謨與文七年傳具有其文　清濁至周疏　正義曰周疏以上凡十事皆兩字相對其義相反乃言樂聲如此相反以成音曲猶羹之水火相反人之和而不同也杜訓周爲密則疏爲希亦相反也俗本疏作流易繫辭云周流六虛仲尼燕居云周流無不徧也涉彼文而誤耳杜既以周爲密則流當爲疏

今定本作流非也　詩曰德音不瑕　正義曰詩豳風狼跋美周公攝政遠則四國流言近則成王不知周大夫美其不失其聖也云公孫碩膚德音不瑕鄭玄云不瑕言不可疵瑕也　注季萴至氏者　正義曰此相傳說也以逢伯是殷之諸侯此在逢伯之前故以爲虞夏時也爽鳩在少皞之世至虞夏歷代多矣未必其間更無他姓據晏子之言云代爽鳩氏耳　古若至願也　正義曰自古若其無死爽鳩至今猶存則此齊地是爽鳩氏得而樂也君不得爲齊君不死之事此樂爽鳩氏之有非君所願樂也晏子以爽鳩氏爲始故言爽鳩之樂許爽鳩以前處齊地者猶應大有人矣鄭子產有疾謂子大叔曰我死子必爲政唯有德者能以寬服民其次莫如猛夫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鮮死焉水懦弱民

狎而翫之狎輕也則多死焉故寬難難以治疾數

月而卒大叔爲政不忍猛而寬鄭國多盜

取人於萑苻之澤萑苻澤名於澤中劫人大叔悔之曰

吾早從夫子不及此興徒兵以攻萑苻之

盜盡殺之盜少止仲尼曰善哉政寬則民

慢慢則糾之以猛糾猶攝也猛則民殘殘則施之

以寬寬以濟猛猛以濟寬政是以和詩曰

民亦勞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

施之以寬也詩大雅注其也康綏皆安也周厲王暴虐民勞於苛政故詩人刺之欲其施之以寬毋從詭隨詭人隨人無正心不可從以謹無良謹勅慎也式遏寇虐慘不畏明糾之以猛也式用也遏止也慘曾也言為寇虐曾不畏明法者亦當用猛政糾治之柔遠能邇以定我王平之以和也柔安也邇近也遠者懷附近者各以能進則王室定又曰不競不絿不剛不柔詩殷頌言湯政得中和競強也絿急也布政優優百祿是遒優優和也遒聚也和之至也及子產卒仲尼聞之出涕曰古之遺愛也子產見愛有古人之遺風

疏

盡殺之盜少止

正義曰既言盡殺之後云盜少止者蓋謂盡萑苻之內盜也盜少止謂鄭國餘廄之盜由此少止　詩曰至和也

正義曰此詩大雅民勞之篇刺厲王之詩也其下十句詩之文也仲尼分爲三段每以一句釋之汔其也康綏皆安也止辭也於是厲王以苛政勞民故言當今之民亦大疲勞止其可以小息之中國京師也四方諸夏也施惠於此京師中國以綏彼諸夏之民此四句者欲其施之以寬也詭隨謂詭人爲善隨人小惡此雖惡之小者其事不可舍從也毋得從此詭隨之人以謹勅彼無善之人無善之惡大於詭隨詭隨不從則無善息止是謹勅之也寇虐之惡人又大於無善式用也遏止也慘曾也王當嚴爲刑威所止臣民之間有爲寇盜苛虐曾不畏明白之刑者此四句者欲其糾之以猛也柔安也邇近也能謂材能也王者當以寬政安慰遠人使之懷附則各以材能自進者是近人也遠者懷德而歸近者以能自進用此以定我爲王之功此二句者言平之以和也　注詩大雅至以寬　正義曰

釋詁云汔幾也杜以幾其同聲故以汔爲其也康綏皆安及下注遏止皆釋詁文也式用修曾釋言文也　又曰至至也　正義曰詩商頌長發之篇述成湯之德也湯之爲政不大強不大急不大剛不大柔布行政教優優然和緩百種福禄於是聚而歸之言其和之至也競強釋言文也絿急遒聚毛傳文也　及子至聞之　正義曰案上子大叔悔後已云仲尼曰善哉今方言及子産卒聞之者上所云先美子大叔之善法政用子産生時法也此出涕貢美子産身之賢故傳云及子産卒欲顯仲尼美之意也

經二十有一年春王三月葬蔡平公夏晉侯使士鞅來聘晉頃公即位通嗣君宋華亥向寧華定自陳入于宋南里以叛自外至故曰入拔其邑故曰叛南里宋城

內里名【疏】注自外至里名。正義曰賈逵云書入華臨兄弟作亂召而逆之是賈以此入從國逆之例也釋例曰春秋稱入其例有二施於師旅則曰弗地在於復歸則曰國逆國逆又以立爲例逆而不立則非例所及譏在例外稱入直自外入內記事常辭義無所取而賈氏皆以爲例如此甚多是杜意以賈氏逆之爲非故云自外至故曰入以顯異之也五年傳叔孫昭子數豎牛之罪云又披其邑將以赦罪彼注云披析也此分析君邑以自屬己故曰叛也傳稱華氏居盧門以南里叛宋城舊鄘及桑林之門守之知此南里是宋城之內里名

秋七月壬午朔日有食之八月乙亥叔輒卒叔弓之子伯張

冬蔡侯朱出奔楚朱爲大子則失位遂微弱爲國人所逐故以自出爲文

公如晉至河乃復晉人辭公故還

傳二十一年春天王將鑄無射周景王也無射鐘名律中無射泠州鳩曰王其以心疾死乎泠樂官州鳩其名也夫樂天子之職也職所主也夫音樂之輿也樂因音而行而鍾音之器也音由器以發天子省風以作樂省風俗作樂以移之器以鍾之鍾聚也以器聚音輿以行之樂須音而行小者不窕窕細不滿大者不槬槬橫大不入則和於物物和則嘉成嘉樂成也故和聲入於耳而藏於心心億則樂億安也窕則不咸不充滿人心槬則不容心不堪容

心是以感感實生疾今鐘摦矣王心弗堪其能久乎爲明年天王崩傳

疏注周景至無射　正義曰周語云景王二十一年鑄大錢二十三年將鑄無射單穆公曰不可作重幣以絕民資又鑄大鐘以鮮其繼三年之中而有離民之器二焉國其危哉王不聽問之伶州鳩州鳩對王又弗聽卒鑄大鐘二十四年鐘成二十五年王崩孔晁於二十四年注云昭二十一年如彼文則此年鑄鐘成之年而傳云將鑄無射者此爲州鳩之言張本州鳩以未成之時爲此言故此年發傳而言將也州鳩此下之言與周語州鳩之言全不同者彼是對王之問此是自言其事異時別言故不同也周語及此皆論鐘事故云無射鐘名其聲於律應無射之管故以律名名鐘襄十九年季武子作林鐘亦是鐘聲應林鐘之律也此無射之鐘在王城鑄之敬王居洛陽蓋移就之也秦滅周其鐘徙於長安歷漢魏晉常在長安及劉裕

滅姚泓又移於江東歷宋齊梁陳其鐘猶在東魏使魏收
聘梁收作聘遊賦云珍是淫器無射高縣是也及開皇九
年平陳又還於西京置大常寺時人悉共見之至十五年
勑毀之　注省風至移之　正義曰漢書地理志曰凡民
函五常之性而有剛柔緩急音聲不同繫水土之風氣故
謂之風好惡取舍動靜無常隨君上之情欲故謂之俗是
解風俗之名但風俗盛衰隨時隆替國之將滅風敝俗煩
天子新受命者省此風俗之敝乃作樂以移之孝經曰移
風易俗莫善於樂孔安國云風化也俗常也移太平之化
易衰敝之常也地理志以風爲本俗爲末言聖王在上統
理人倫必移其本而易其末此混同天下一之乎中和然
後王教成是説作樂移風之事也　器以至行之　正義
曰爲上言鐘音之器也故此云器以鐘之言器以鍾聚其
音又上言音樂之輿也故此云輿以行之承上語不倫者
亦猶易繫辭云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
隨文便而言耳　小者至不橛　正義曰言小不至窕則

寵是細之意也大不至擲則擲是大之義也說文云[illegible]深肆極也由細故能極於深是寵爲細不滿謂不能充滿心也擲聲近橫故爲橫大心所不容故不入心也下寵則不成成如字本或作感戶反

三月葬蔡平公蔡大子朱失位位在卑不在適子位以長幼齒大夫送葬者歸見昭子昭子問蔡故以告昭子歎曰蔡其亡乎若不亡是君也必不終詩曰不解于位民之攸塈詩大雅塈息也今蔡侯始即位而適卑身將從之爲蔡侯朱出奔傳

疏 注不在至幼齒 正義曰喪大記記國君初死之禮云旣正尸子坐于東方卿大夫父兄子姓立于東方有司庶士哭于堂下北面鄭玄云

正尸者謂選尸膌下南首也子姓謂衆子孫也姓之言生也其男子立於主人後彼言子亞東方謂大子即鄭所謂主人也彼初死之時即別適庶沉其至葬君道成矣大子矣其位明其不在適子位也位上在畢是以長幼爲齒蓋處其庶兄之下夏晉士鞅來聘叔孫爲政叔孫昭子以三命爲國政季孫欲惡諸晉憎叔孫在己上位欲使得罪於晉使有司以齊鮑國歸費之禮爲士鞅鮑國歸費在十四年牢禮各如其命數魯人失禮故爲鮑國七牢士鞅怒曰鮑國之位下其國小而使鞅從其牢禮是卑敝邑也將復諸寡君魯人恐加四牢焉爲十一牢言魯不能以禮事大國且爲哀七年吳徵百牢起

疏 注鮑國至七牢 正義曰十四年傳曰司徒老祁慮癸來歸費齊侯使鮑文子致之是鮑國歸費之事也杜以周禮掌客云上公饔餼九牢侯伯七牢子男五牢以諸侯牢禮各以其命數卿大夫來者亦當牢禮如其命數計鮑國齊卿不過三命於法當三牢而魯人失禮為鮑國七牢也下云加四為十一知本七也劉炫云案聘禮使卿主國待之饔餼王牢則臣之牢禮不依命數鮑國禮當五牢加二牢耳今知非者杜以掌客諸侯牢禮各依命數以卿大夫無文故杜據諸侯言之不謂卿大夫以下亦依命數而劉以鄭注掌客爵卿五牢爵大夫三牢爵士大牢而規杜非也 士鞅怒 正義曰七牢於禮厚矣而鞅怒者但陳設為鞅鞅必不怒其賤魯人報云鮑國之禮鞅遂怒其輕己

宋華費遂生華貙華多僚華登貙為少司馬多僚為御士公御士與貙相惡乃

譖諸公曰貙將納亡人[亡人華亥等]亟言之公曰司馬以吾故亡其良子[司馬謂費遂爲大司馬良子謂華登]死亡有命吾不可以再亡之對曰君若愛司馬則如亡[言若愛大司馬則當亡走失國]死如可逃何遠之有[言亡可以逃死勿慮其遠以恐動公]公懼使侍人召司馬之侍人宜僚飲之酒而使告司馬[告司馬使逐貙]司馬歎曰必多僚也吾有讒子而弗能殺吾又不死抑君有命可若何乃與公謀逐華貙將使

田孟諸而遣之公飲之酒厚酬之酬酒幣賜及從者司馬亦如之亦如公賜張匄尤之張匄華貙臣尤怪賜之厚曰必有故使子皮承宜僚以劍而訊之子皮華貙訊問也宜僚盡以告告欲因田以遣之張匄欲殺多僚子皮曰司馬老矣登之謂甚言登亡傷司馬心已甚吾又重之不如亡也五月丙申子皮將見司馬而行則遇多僚御司馬而朝張匄不勝其怒遂與子皮臼任鄭翩殺多僚任翩亦貙家臣劫司馬

以叛而召亡人壬寅華向入樂大心豐愆華牼禦諸横梁國睢陽縣南有横亭華氏居盧門以南里叛盧門宋東城南門六月庚午宋城舊鄘及桑林之門而守之舊鄘故城也桑林城門名

疏亟言之　正義曰服虔云亟疾也疾言之欲使信則服虔讀爲亟也或當爲亟亟數也數言之、抑君有命可若何　正義曰抑語助若如也言吾有讒子謂多僚也雖知其讒既不能殺多僚華貙雖枉爲君有逐貙之命可如何言無如之何遂謀逐之

秋七月壬午朔日有食之公問於梓愼曰是何物也禍福何爲物事也對曰二至二分二至冬至夏至二分春分秋分

日有食之不爲災日月之行也分同道也至相過也二分日夜等故言同道二至長短極故相過其他月則爲災陽不克也故常爲水陰侵陽是陽不勝陰於是叔輒哭日食意在於憂災昭子曰子叔將死非所哭也八月叔輒卒

分同至過也　正義曰日月之行交則相食自然之理但日爲君象月爲臣象陰既侵陽如臣掩君聖人因之設教制爲輕重以夏之四月純陽之月時陽極盛陰氣未作正當陽盛之時不宜爲弱陰所侵以爲大忌此月日食災最重也餘非陽盛之月爲災稍輕至於分至之月日食即不爲災又解不爲災之意以二分晝夜等似其同一道二至長短極並行則相過以爲理必相侵故言不爲災劉炫云此皆假其事以

爲等差其實災之大小不如此也且詩云十月之交朔月辛卯日有食之亦孔之醜先儒以爲周之十月夏之八月秋分之月也而甚可醜惡七年四月甲辰朔日食春分之月也而云魯衛惡之衛大魯小安在乎二分之食不爲災足明此是先賢寓言非實事也　注二分至相過　正義曰日之行天一歲一周月之行天二十七日有餘已得一周日月異道互相交錯月之一周必半在日道裏從外而入内也半在日道表從内而出外也或六入七出或七入六出凡十三出入而與日一會歷家謂之交道通而計之一百七十三日有餘而有一交交在望前朔則日食望則月食交在望後望則月食後月朔則日食此自然之常數也交數滿則相過非二至乃相過也傳之所言以二分日夜等者春分之時朔則日在婁望則月在角秋分之時朔則日在角望則月在婁婁角是天之中道日月俱從中道故晝夜等似有體敵之理月可敵日冬至之時朔則日在斗望則月在井夏至之時朔則日在井望則月在斗斗井

南北晝夜長短之極似若月之極長可以掩日然故云至相過謂絶相懸殊也此至唯冬至耳言二至者全何以成文此皆假託以爲言也以日者天之大明人君之象不可虧損故於正陽之月示法爲重於分至之月其害爲輕於餘月之食其災爲水假之以垂訓非實事也　其他至爲水　正義曰其他月非分至之月則爲災日食是陰侵陽是陽不勝也故日食常爲水災莊二十五年六月日食秋大水此二十四年五月日食梓愼曰將水昭子曰旱也其年八月大雩旱也則亦不是常爲水也又七年四月甲辰朔日食春分之月而云魯衛惡之常水之言既無其驗足知是賢聖假託日食以爲戒耳

冬十月華登以吳師救華氏　登前年奔吳

齊烏枝鳴戍宋　烏枝鳴齊大夫

廚人濮曰　濮宋廚邑大夫

軍志有之先人有奪人之心後人有待其

衰盡及其勞且未定也伐諸若入而固則華氏衆矣悔無及也從之丙寅齊師宋師敗吴師于鴻口梁國睢陽縣東有鴻口亭獲其二帥公子苦雒偃州員二帥吴大夫華登帥其餘吴餘帥以敗宋師公欲出出奔厨人濮曰吾小人可藉死可借使死難而不能送亡君請待之請君待復戰決勝負乃徇曰揚徽者公徒也徽識也衆從之公自揚門見之見國人皆揚徽睢陽正東門名揚門下而巡之曰國亡君死二三子之恥也

豈專孤之罪也齊烏枝鳴曰用少莫如齊致死齊致死莫如去備（備長兵也）彼多兵矣請皆用劍從之華氏北復即之（北敗走）廚人濮以裳裹首而荷以走曰得華登矣遂敗華氏于新里（新里華氏所取邑）翟僂新居于新里既戰說甲于公而歸（居華氏地而助公戰）華妵居于公里亦如之（妵華氏族故助華氏亦如僂新說甲歸傳言古之爲軍不呰小忿）十一月癸未公子城以晉師至（城以前年奔晉今還救宋）曹翰胡（曹大夫）會晉

荀吳(中行穆子)齊苑何忌(齊大夫)衛公子朝(前年出奔晉今還衛)救宋丙戌與華氏戰于赭丘(赭丘宋地)鄭翩願爲鸛其御願爲鵞(鄭翩華氏黨鸛鵞皆陳名)子禄御公子城莊堇爲右(子禄向宜)干犨御呂封人華豹張匄爲右(呂封人華豹華氏黨)相遇城還華豹曰城也城怒而反之(怒其呼己反還戰)將注豹則關矣(注傅矢關引弓)曰平公之靈尚輔相余(平公公子城之父)豹射出其間(出子城子禄之間)將注則又關矣曰不狎鄙

狃更也抽矢豹止不射城射之殪豹死張匄抽殳而下[illegible]丈二在車邊射之折股扶伏而擊之折軫折城車軫又射之死句死干犨請一矢求死城曰余言女於君欲活之對曰不死伍乘軍之大刑也同乘共伍當皆死干刑而從子君焉用之子速諸乃射之殪犨又死大敗華氏圍諸南里華亥搏膺而呼見華貙曰吾為欒氏矣晉欒盈還入作亂而死事在襄二十三年貙曰子無我迋不幸而後亡迋恐也使華登如楚乞師

華貙以車十五乘徒七十人犯師而出犯公師出送華登食於睢上哭而送之乃復入入南里楚薳越帥師將逆華氏大宰犯諫曰諸侯唯宋事其君今又爭國釋君而臣是助無乃不可乎王曰而告我也後既許之矣爲明年華向出奔楚

傳而不能送云君 疏正義曰服虔以君上屬孫毓以君下屬杜注不明亦似上屬 注徽識也 正義曰禮記大傳云聖人南面而治天下必改正朔殊徽號鄭玄云徽號旌旗之名也周禮大司馬云中夏教茇舍辨號名之用帥以門名縣鄙各以其名家以號名鄉以州名野以邑名百官各象其事以辨軍之夜事鄭玄云號名者徽

識所以相別也鄉遂之屬謂之名家之屬謂之號百官之
屬謂之事在國以表朝位在軍又象其制而爲之被之以
備死事帥謂軍將及師帥旅帥至伍長也以門名者所被
徽識如其在門所樹者凡此言以也象也皆謂其制同耳
縣鄙謂縣正鄙師至鄰長也家謂食采地者之臣也鄉以
州名亦謂州長至比長也野謂公邑大夫百官以其職從
王者此六者皆書其官與名氏焉夜事戒夜守之事也草
止者愼於夜於是主別其部職如鄭此言則徽識制如旌旗
書其所任之官與姓名於上被之於背以備其死知是誰
之尸也士喪禮云爲銘各以其物亡則以緇長半幅赬末
長終幅廣三寸書銘于末曰某氏某之柩今之銘旌旗旛
也此生之徽識如死之銘旌其制之大小蓋亦如銘旌也
書其官名即今之軍記令其各自揚徽欲知其助公多少
如漢書絳侯之令軍人云爲劉氏者左袒　呂封人華豹
正義曰呂邑封人官名豹即下文華豹是也本或豹上有
華王肅董遇並云呂封人華豹釋例譜一人再見名字不

同皆兩载之宋雜人内有呂封人豹華豹爲一人知此本無華也今定本有華　關矣　正義曰關鵶琢本又作[illegible]不狎鄙　正義曰服虔云狎更也子城謂華豹曰不更射爲鄙一曰城言我不狎習故鄙然則豹已關矣何慮不射公子城何當屬之云不更射爲鄙城方與豹相射此非譏誚之所又何須自言不習爲鄙服之二説皆非杜亦訓狎爲更言更遮也城謂豹女頻射我不使我得更遮是爲鄙也豹服此言故抽矢而止此豹亦不達軍之戰禮也　諸侯唯宋事其君　正義曰言諸侯之内唯宋之臣民善事其君言以前未嘗有叛逆者也俗本或無其字若無其字則是唯宋事楚檢於時宋國不屬楚也　王曰而告我也後　正義曰謂大宰犯諫在華登出師之後　蔡侯朱出奔楚費無極取貨於東國東國隱太子之子平侯廬之弟朱叔父也而謂蔡人曰朱不用命於楚君王將

立東國若不先從王欲楚必圍蔡蔡人懼出朱而立東國朱愬于楚楚子將討蔡無極曰平侯與楚有盟故封盟于鄧依陳蔡人以國其子有二心故廢之子謂朱也靈王殺隱大子其子與君同惡德君必甚又使立之不亦可乎且廢置在君蔡無他矣言權在楚則蔡無他心

疏德君必甚　正義曰荷恩謂之德言荷君恩必甚也

公如晉及河鼓叛晉叛晉屬鮮虞晉將伐鮮虞故辭公將有軍事無暇於待賓且懼洩軍謀

經二十有二年春齊侯伐莒宋華亥向寧華定自宋南里出奔楚言自南里別從國去大蒐于昌閒無傳夏四月乙丑天王崩六月叔鞅如京師葬景王叔鞅叔弓子三月而葬亂故速也王室亂以承叔鞅言而書亂之未知誰是故但曰亂劉子單子以王猛居于皇河南鞏縣西南有黃亭子朝難出居皇王猛書名未即位秋劉子單子以王猛入于王城王城郟鄏今河南縣晉助猛[illegible]入王都冬十月王子猛卒未即位故不言崩

注承叔鞅至曰亂　正義曰傳曰叔鞅至自京師言王室之亂是也史承叔鞅之言而書之也閔馬父聞叔鞅之言乃

遝度其事云子朝必不克是未知誰是誰非此故也[illegible]
曰亂不言某人某人爲亂魯史書事必待告乃書[illegible]
言不書之此承叔鞅之言即書策者魯是周之宗國既聞
王室之亂義當釋位救之魯聞周亂所憂在已承言即書
見魯之憂王室也公羊傳曰何言乎王室亂言不及外也
其意言兄弟爭位室內自亂其亂不及外國故指言王室
也　注辟子至即位　正義曰傳曰鞏簡公敗績于京甘
平公亦敗焉單子欲告急於晉以王如平時遂如圃車次
于皇是辟子朝之難出居皇也王人以在皇告故書皇也
景王既葬猛當成君仍書名者王室大亂未得以禮即位
故也如莒展弒君而立未會諸侯元年書莒展輿出奔吳
鄭忽嗣父而立鄭人賤之不以爲君桓十一年書鄭忽出
奔衛然則未成君者法當書名此王猛雖未即位異於諸
侯故稱王而以名繫之劉炫云以王當國亦如莒展以名
繫國也　注未即至言崩　正義曰未即位不成爲王故
不言崩也書王子猛卒者未成爲君繫父言之故稱子猶

魯之子般子野辛

十有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無傳此月有庚戌又以長歷推校前後當爲癸卯朔書癸酉誤

疏 注此月云云 正義曰案傳十二月庚戌晉籍談云云庚戌上去癸酉三十七日若此月癸酉朔其月不得有庚戌也又傳十二月下有閏月晉箕遺云云又云辛丑伐京辛丑是壬寅之前日也二十三年傳曰正月壬寅朔二師圍郊則辛丑是閏月之晦日也又計明年正月之朔與今年爲癸卯朔經書癸酉明是誤也故言長歷推校十一月小十二月朔中有一閏相去當爲五十九日此年十二月當甲戌朔傳有乙酉十二日也又有己丑十六日也十二月大癸卯朔傳有庚戌八日也閏月小癸酉朔傳有閏月辛丑二十九日也明年正月壬寅朔則上下符合矣

傳二十二年春王二月甲子齊北郭啓帥

師伐莒啓齊大夫北郭佐之後莒子將戰苑羊牧之諫牧之莒大夫曰齊帥賤其求不多不如下之大國不可怒也弗聽敗齊師于壽餘莒地齊侯伐莒怒敗莒子行成司馬竈如莒涖盟竈齊大夫莒子如齊涖盟盟于稷門之外稷門齊城門也莒於是乎大惡其君爲明年莒子來奔傳楚遠越使告于宋曰寡君聞君有不令之臣爲君憂無寧以爲宗羞無寧寧也言華氏爲宋宗廟之羞恥寡君請受而戮

之對曰孤不佞不能媚於父兄華向公族也故稱父兄以爲君憂拜命之辱抑君臣日戰君曰余必臣是助亦唯命人有言曰唯亂門之無過君若惠保敝邑無亢不衷以獎亂人孤之望也唯君圖之楚人患之患宋以義距之諸侯之戍謀曰若華氏知困而致死楚恥無功而疾戰非吾利也不如出之以爲楚功其亦無能爲也已言華氏不能復爲宋患救宋而除其害又何

乘乃固請出之宋人從之己巳宋華亥向寧華定華貙華登皇奄傷省臧士平出奔楚華貙已下五子不書非卿宋公使公孫忌爲大司馬代華費遂邊卬爲大司徒卬平公曾孫代華定樂祁爲司城祁子罕孫樂祁犂仲幾爲左師幾仲江孫代向寧樂大心爲右師代華亥樂輓爲大司寇輓子罕孫以靖國人終辟偃之言三十年而後弭疏無亢至亂正義曰亢高也要善也勇勸也無高貴不善之事以勸亂人爲惡也易曰亢龍有悔言其位高也若華至也已正義曰若華氏知困而致死戰或敗諸侯之師也楚恥無功而疾戰戰勝則楚爲有功二者並非吾諸侯之利也聞楚師將

至華氏即出亦是楚之功也不如出之以爲楚功其此華氏亦無所能爲也已言雖放令出亦不復能爲宋害言宋人處兩爲害決欲取殺之故諸侯之戍固請出之宋人乃從之王子朝賓起有寵於景王子朝景王之長庶子賓起子朝之傅王與賓孟說之欲立之孟即起也王語賓孟欲立子朝爲大子劉獻公之庶子伯盆事單穆公獻公劉摯伯盆劉狄穆公單旗惡賓孟之爲人也願殺之又惡王子朝之言以爲亂願去之子朝有欲位之言故劉盆惡之賓孟適郊見雄雞自斷其尾問之侍者曰自憚其犧也畏以其爲犧牲奉宗廟故自殘毀遽歸告

王且曰雞其憚爲人用乎人異於是[illegible]

寵飾然卒當見殺若人見寵飾則當貴盛故言異於雞

犧者實用人人犧實難已犧何害言設使寵人如寵犧則不宜假人以招禍難使犧在己則無患害已喻子朝欲使王早寵異之

王弗應十五年大子壽卒王立子猛後復欲立子朝而未定賓孟感雞並稱子朝王心許之故不應

夏四月王田北山使公卿皆從將殺單子劉子北山洛北芒也王知單劉不欲立子朝欲因田獵先殺之

王有心疾乙丑崩于榮錡氏四月十九日河南鞏縣西有榮錡澗

戊辰劉子摯卒二十二日

無子單子立劉蚠蚠事單子故

五月

庚辰見王見王猛遂攻賓起殺之黨子朝故盟羣王子于單氏王子猛次正故單劉立之懼諸王子或黨子朝故盟之

〔疏〕王子至立之　正義曰賈逵云賓孟子朝之傅也王愛子朝因愛其傅故朝起並有寵於景王也王與賓孟並數說之欲立朝爲大子周語云景王欲殺下門子乃云賓孟適郊見雄雞賈逵云下門子周大夫王猛之傅也景王欲立朝故先殺猛傅然則王與賓孟言說既欲立朝乃殺猛傅議久不決故賓孟假雄雞斷尾以勸之

注子朝至之傅　正義曰二十六年傳子朝使告于諸侯云單劉贊私立少知朝年長於猛也賓孟欲立子朝明是子朝之傅

劉獻至去之　正義曰伯盆是果決有知謀者也願得殺賓孟去子朝所以彊單子之心故劉子亦與同志共立子猛也於賓孟云願殺之於子朝云願去之者朝是王之寵子王在不可專殺願遂去而已獻謚法知質有聖曰獻

賓孟至何害

正義曰說文云犧宗廟之牲也曲禮云天子以犧牛鄭玄
云犧純毛也周禮牧人掌牧六牲以共祭祀之牲牷鄭玄
云六牲謂牛馬羊豕犬雞牷體完具也又曰祭祀共犧牲
以授充人繫之鄭玄云犧牲毛羽完具也授充人者當殊
養之然則祭祀之牲選其毛羽完具者養之以為犧犧者
寵養祭牲之名賓孟感雞以毛羽牷具恐其被養為犧故
自斷其尾殘毀其形賓孟怪而問之侍者曰自憚其犧言
此雞難畏其被寵養也賓孟因此感悟疾歸以雞事告王
且又言曰雞其憚畏為人用乎人則異於是雞矣雞被寵
飾終當見殺人被寵飾則當貴盛此其所以異於雞也犧
者寵牲之名因以犧喻寵子即名寵子為犧言寵愛為犧
者依法用牲今寵愛為犧者乃實用人言犧當用純德之
人猶如祭犧當用純色之牲也他人之有純德寵之如犧
後實招禍難矣巳子之有純德寵之如犧有何害也但人
有親疎若疎人被寵愛為犧實為禍難若巳家親屬寵愛
如犧有何患害他人謂子猛親屬謂子朝也犧者實用人

上人是對牲爲稱賈據凡人也人犧實難此下人據踈外之人人字雖同上下人意異　注雞犧難見寵飾　正義曰犧者繫養之名耳言寵飾者當養之時必爲之服飾以異之如今之繫彩五采也史記稱楚王欲以莊周爲國相謂使者曰郊祭犧牛養之數歲衣以文繡牽入大廟是時欲爲狐豚豈可得乎是亦飾之事　注言設至異之　正義曰賓孟言人犧實難假踈人以爲說人爲踈姓之人寵養踈人擅權害乇故言設使寵人如寵犧則不宜假人以招禍難假借他人以權或將反來害已子猛雖亦王子不得王寵與他人無異使犧在已家則無患害已喻子朝子朝是已之子欲使王早寵異之如寵犧也　注十五至不應正義曰賈逵以爲大子壽卒景王不立適子鄭衆以爲壽卒王命猛代之後欲廢猛立朝耳服虔以賈爲然杜今從鄭說者二十六年傳閔子馬云子朝干景之命則景有命矣若不命猛更命誰乎若子朝子猛並未有命俱是庶子朝年又長於次當立自求爲嗣宜矣劉蚠何以惡其爲亂而

欲去之若俱未被立王意不偏羣臣無黨王命為嗣則必
敢不從何須將殺單劉以立朝也杜以此知大子壽卒
立子猛為適其後復欲立子朝而王意未定賓孟感雞自
毀因此盛稱子朝之美王心許賓孟故不應慮其泄言也
注四月十九日　正義曰此於乙丑之下言四月十九日
戊辰之下言二十二日顯言此三日者此年之傳其日最
多經之與傳又時月多錯故此顯言二日欲令自此以下
依次推之易驗耳　注王子猛次正　正義曰猛朝俱是
王子單劉必欲立猛明猛是次正當立故也公羊多有次
正之語杜取為說猛為次正不知其本蓋是大子壽之母
弟或是穆后姪娣之子或母貴也

晉之取鼓也（在十五年）既獻而反鼓子焉（獻於廟）又叛於鮮虞（叛晉屬鮮虞）

六月荀吳略東陽（略行也東陽晉之山東邑魏郡廣平以北）使師偽糴者負甲

以息於昔陽之門外[昔陽故肥子所都因]遂襲鼓滅之以鼓子鳶鞮歸使涉佗守之[守鼓之地涉佗晉大夫]丁巳葬景王王子朝因舊官百工之喪職秩者與靈景之族以作亂[百工百官也靈王景王之子孫]帥郊要餞之甲[三邑周地]以逐劉子[逐伯蚠]壬戌劉子奔揚[揚周邑]單子逆悼王于莊宮以歸[悼王子猛也]王子還夜取王以如莊宮[王子還子朝黨也不欲使單子得王猛故取之]癸亥單子出[失王故出奔]王子還與召莊公謀[莊公召伯奐子]

朝黨也曰不殺單旗不捷旗單子也與之重盟必來

背盟而克者多矣從之從還謀也樊頃子曰非

言也必不克頃子樊齊單劉黨遂奉王以追單子王子

還奉王及領大盟而復領周地欲重盟令單子劉子復歸殺摯荒

以說委罪於荒劉子如劉歸其采邑單子亡乙丑奔于

平時畤平畤周地知王子還欲背盟故亡走羣王子追之單子殺還

姑發弱鬷延定稠八子靈景之族因戰而殺之子朝奔京其黨

死故丙寅伐之單子伐京京人奔山劉子入于王城

子朝奔京故得入辛未鞏簡公敗績于京乙亥甘平公亦敗焉甘鞏二公周卿士皆爲子朝所敗叔鞅至自京師葬景王還言王室之亂也經所以書閔馬父曰子朝必不克其所輿者天所廢也閔馬父閔子馬魯大夫天所廢謂羣喪職秩者單子欲告急於晉秋七月戊寅以王如平畤遂如圃車次于皇出次以示急戊寅七月三日經書六月誤劉子如劉單子使王子處守于王城王子處子猛黨守王城距子朝盟百工于平宮平宮平王廟辛卯鄩肹伐皇鄩肹子朝

黨大敗獲鄩肸壬辰焚諸王城之市焚鄩肸八月辛酉司徒醜以王師敗績于前城醜悼王司徒前城子朝所得邑百工叛司徒醜敗故己巳伐單氏之宮敗焉百工伐單氏爲單氏所敗庚午反伐之單氏反伐百工辛未伐東圉百工所在洛陽東南有圉鄉冬十一月丁巳晉籍談荀躒帥九州之戎九州戎陸渾戎十七年滅屬晉州鄉屬也五州爲鄉及焦瑕溫原之師焦瑕溫原晉四邑以納王于王城丁巳在十月經書秋誤庚申單子劉盆以王師敗績于郊爲子朝之黨所敗前城

人敗陸渾于社前城子朝衆杜闕地十一月乙酉王子猛
卒乙酉在十一月經書十月誤雖未即位周人謚曰悼王不成喪也釋所以不稱王崩已
丑敬王即位敬王王子猛母弟王子匄館于子旅氏子旅周大夫
十二月庚戌晉籍談荀躒賈辛司馬督
司馬烏帥師軍于陰籍談所軍于侯氏荀躒所軍于谿泉
賈辛所軍鞏縣西南有明谿泉次于社司馬督所次王師軍于氾于
解次于任人王師分在三邑洛陽西南有大解小解閏月晉箕遺
樂徵右行詭濟師取前城三子晉大夫濟師渡伊洛軍其

東南王師軍于京楚辛丑伐京毁其西南

京楚子 注頃子至劉黨 正義曰此下二十三年單

朝所在 疏 子劉子樊齊以王如劉故知是單劉黨也

及領至平畤 正義曰此上言子還夜取王以如莊宮遂

與召莊謀殺單旗與之重盟必來來而殺之王子還遂奉

王追單子及領遂與重盟而還殺摯荒者爲前取王如莊

宫令單子失王而出奔更殺摯荒以解說此事單子覺還

欲背又奔平畤 注八子靈景之族 正義曰以上言王

子還此八人還居其首還既稱王子明八子皆王子也故

知靈景之族 簡公平公 正義曰諡法一意不懈曰

簡布綱持紀曰平 注皆爲子朝所敗 正義曰知爲子

朝所敗者以傳云敗績于京故知是敬王黨爲子朝所敗

也 注戊寅至月誤 正義曰傳言七月戊寅杜以長歷

推校之戊寅是七月三日明傳是也經書王猛居皇乃在

六月下知經六月誤也 注百工至所敗 正義曰知單

氏所敗者以上云伐單氏下云反伐之是單氏反伐百工也若單氏被敗焉能反伐百工　注丁巳至秋誤　正義曰傳言冬十月丁巳杜以長歷推之丁巳是十月十四日經書此事在秋其下乃有冬知經誤　注乙酉至悼王　正義曰傳言十一月乙酉杜以長曆推校之乙酉是十一月十二日知經書十月誤也上云單子逆悼王于莊宮悼王即猛也經書爲卒傳言其謚故解之雖未即位周人謚曰悼王敬王猛之母弟敬王位定乃追謚之　注敬王至子自　正義曰敬王名匄本紀文也本紀不言敬王是猛之母弟先儒相傳說耳謚法夙夜共事曰敬

春秋正義卷第三十

鄉貢進士馮嗣祖校勘

春秋正義卷第三十一 昭公

國子祭酒上護軍曲阜縣開國子臣孔穎達等奉

勑撰



經二十有三年春王正月叔孫婼如晉（謝取邾師）癸丑叔鞅卒（無傳）晉人執我行人叔孫婼（稱行人譏晉執使人）晉人圍郊（討子朝也郊周邑圍郊在叔鞅卒前經書後從赴）夏六月蔡侯東國卒于楚（無傳未同盟而赴以名）秋七月莒子庚輿來奔戊辰吳敗頓胡沈蔡陳許

之師于雞父不書楚楚不戰也雞父楚地安豐縣南有雞備亭胡子髡沈子逞滅國雖存君死曰滅獲陳夏齧大夫死生通曰獲夏齧徵舒玄孫天王居于狄泉敬王辟子朝也狄泉今洛陽城內大倉西南池水也時在城外尹氏立王子朝尹氏周世卿也書尹氏立子朝明非周人所欲立八月乙未地震冬公如晉至河有疾乃復疏注稱行至使人正義曰傳說魯取邾師則是曾有罪矣而譏晉執者凡諸侯有罪盟主當以師討之不宜執其使人故譏之注討子至從赴正義曰往年傳閏月辛丑晉師王師伐京毀其西南注云京子朝所在此年傳正月壬寅朔二師圍郊注辛丑壬寅頻日耳蓋京城既毀郊是子朝之邑故二師圍之故云討子朝也郊不繫周者大都以名通也

傳稱朔日圍郊至癸丑乃叔鞅卒癸丑正月十二日也是圍郊在叔鞅卒前也晉人來告圍郊不以圍郊之告在叔鞅卒後故經書在後是從赴也圍郊在朔或亦在叔孫婼如晉之前但行無日未必不以朔行據鞅卒有日而言之　吳敗至雞父　正義曰此戰獲胡沈之君是胡沈君自將也頓序於上頓亦君自將也獲陳大夫陳是大夫將則蔡許亦大夫將也故云頓胡沈蔡陳許君在臣上各自以大小序耳桓十三年經書齊師宋師衛師燕師敗績此不每國書師而摠云師者傳無其說杜不爲注是史略文非義例也賈逵云不國國書師惡其同役而不同心案隱十年宋人蔡人衛人伐戴鄭伯伐取之傳曰宋衛既入鄭而以伐戴召蔡人蔡人怒故不和而敗亦是同役而不同心彼既不變其文此何當變文以見義乎賈之妄也

注不言楚楚不戰　正義曰杜知楚不戰者以傳云戰于雞父吳子以罪人先犯胡沈與陳三國敗舍胡沈之囚使奔許與蔡頓師譟而從之三國奔是戰於雞父之時先[illegible]

胡沈陳後破許蔡頓也六國敗陳戰敗而奔下傳始云〻延
師大奔是六國敗後楚師震懼不得成陳望風而奔故傳
云不言戰楚未陳杜云不書楚楚不戰劉炫用服虔義云
不書楚楚諱敗不告然則必其楚人來告容或諱敗若吳
人來告豈代楚諱乎劉違背傳文而規杜非也　注國雖
至曰滅　正義曰公羊傳曰君死于位曰滅其意言本國
雖存其君見殺與滅國相類據君身言之謂之滅　注大
夫至玄孫　正義曰宣二年鄭人獲華元生獲也哀十一
年獲齊國書死獲也故云大夫死生通曰獲案世本宣公
生子夏夏生御叔叔生徵舒舒生惠子晉晉生御寇寇生
悼子齧齧是徵舒曾孫杜云玄孫未詳　注敬王至城
外　正義曰此事專無其文不言無傳者傳稱六月庚寅
單子劉子樊齊以王如劉當從劉而居狄泉不是全無其
事故不云無傳也狄泉今洛陽城內大倉西南池水是也
若在城內宜云下居成周知此時在城外也今在城內者
王地名云或曰〻元年城成周乃遶之入城內也　注尹

氏至欲立　正義曰宣王之世有尹吉甫春秋以來數有尹子見經是其食采於尹世爲周卿士也以其世爲卿士宗族彊盛故能專意立朝不言尹子而言尹氏者見其氏族彊故能立之也敬王是單劉所立不書單子立者敬王猛之母弟兄死次正當立立之是常朝不應立立庶以亂國書尹氏立朝所以惡尹氏也隱四年衛人立晉善其得衆書衛人言舉國共立之此書尹氏立朝明非周人所欲立獨尹氏立之耳

傳二十三年春王正月壬寅朔二師圍郊二師王師晉師也王師不書不以告癸卯郊鄩潰河南鞏縣西南有地名鄩中郊鄩二邑皆子朝所得未晉師在平陰王師在澤邑平陰今河陰縣王使告問子朝敗故庚戌還晉師還邾人城翼

翼邾邑還將自離姑離姑邾邑從離姑則道徑魯之武城公孫鉏曰魯將御我鉏邾大夫欲自武城還循山而南至武城而還依山南行不欲過武城徐鉏丘弱茅地三子邾大夫曰道下遇雨將不出是不歸也謂此山道下濕遂自離姑遂過武城武城人塞其前以兵塞前道斷其後之木而弗殊邾師過之乃推而蹷之遂取邾師獲鉏弱地取邾師不書非公命邾人愬于晉晉人來討叔孫婼如晉晉人執之書曰晉人執我行

人叔孫豹言使人也（嫌外內異故重發傳）晉人使與邾大夫坐（坐訟曲直）叔孫曰列國之卿當小國之君固周制也（在禮卿得會伯子男故曰當小國之君）邾又夷也（邾雜有東夷之風）寡君之命介子服回在（子服回魯大夫為叔孫之介副）請使當之不敢廢周制故也乃不果坐韓宣子使邾人聚其衆將以叔孫與之（與邾使執之）叔孫聞之去衆與兵而朝（示欲以身死）士彌牟謂韓宣子（彌牟士景伯）曰子弗良圖而以叔孫與其讎

叔孫必死之魯亡叔孫必亡邾邾君亡國將焉歸（時邾君在晉若亡國無所歸將益晉憂）子雖悔之何及所謂盟主討違命也若皆相執焉用盟主（聽邾衆取叔孫是為諸侯皆得輒相執）乃弗與使各居一館（分別叔孫子服回）士伯聽其辭而愬諸宣子乃皆執之（二子辭不屈故士伯愬而執之）士伯御叔孫從者四人過邾館以如吏（欲使邾人見叔孫之屈辱）先歸邾子士伯曰以芻蕘之難從者之病將館子於都（都別都謂箕也）叔孫

旦而立期焉立待命也從旦至旦爲期乃館諸箕舍子服昭伯於他邑別四之范獻子求貨於叔孫使請冠焉以求冠爲辭取其冠法而與之兩冠曰盡矣既送作冠模法又進二冠以與之僞若不解其意爲叔孫故申豐以貨如晉欲行貨以免叔孫叔孫曰見我吾告女所行貨見而不出留申豐不使得出不欲以貨免吏人之與叔孫居於箕者請其吠狗弗與及將歸殺而與之食之不示愛叔孫所館者雖一日必葺

其牆屋葺補治之去之如始至不以當去而有所毀壞疏注離
姑至武城　正義曰邾魯接連竟界相錯邾人從翼邑還
邾先經魯之武城然後始至離姑而後至邾故舉離姑為
道次　武城人塞其前　正義曰此所塞之處必有隘道
當是已過武城之邑未出武城之竟故得塞其前斷其後
而汝取之　注取邾至公命　正義曰傳言武城人則是
武城之大夫自專為此謀也既取邾師邾始愬晉晉人來
討乃令叔孫往謝叔孫以年初即行則魯取邾師事在往
年因叔孫婼如晉追言之　注坐訟曲直、正義曰周禮
小司寇云命夫命婦不躬坐獄訟凡斷獄者皆令競者坐
而受其辭故使並坐訟曲直　注在禮至之君　正義曰
僖二十九年傳曰在禮卿不會公侯會伯子男可也於禮
得與相會故當小國之君　注分別至服回　正義曰
賈逵云使邾魯大夫各居一館鄭衆云使叔孫子服回各
居一館邾魯大夫本不同館無為復言使各居一館也欲

分別叔孫與子服回不得相見各聽其辭耳服虔並載兩說仍云賈氏近之案傳文各居一館之下即云士伯聽其辭而愬諸宣子乃皆執之則皆執各居一館者也若是邾魯別館豈執邾大夫乎且下云館叔孫於箕舍子服回於他邑明此各居一館是分別子服與叔孫恐其相教示

注二子至執之　正義曰魯人實取邾師二子辭不屈者蓋以朝聘征伐過他國必假道乃行邾人不假魯道是邾亦合責不假道小過也取其師大罪也蹊田奪牛爲報已甚故士伯愬而執之久因其使足以謝邾故晉以明年釋之

注士伯至於吏　正義曰御謂進引也引叔孫詣於獄也叔孫從者雖有四人先過於邾君之館然後以之如吏故杜云欲使邾人見叔孫之屈辱

請其吠狗　正義曰狗有吠守者有主獵者主獵者貴吠守者賤吏人請叔孫乞其吠守之狗

夏四月乙酉單子取訾劉子取牆人直人　三邑屬子朝者皆在河南鞏縣西南

月壬午王子朝入于尹自京入尹氏之邑癸未尹圉誘劉佗殺之尹圉尹文公也劉佗劉蚠族敬王黨丙戌單子從阪道劉子從尹道伐尹單子先至而敗劉子還單子敗故己丑召伯奐南宮極以成周人戍尹二子周卿士子朝黨奐召莊公庚寅單子劉子樊齊以王如劉辟子朝出居劉子邑甲午王子朝入于王城次于左巷近東城秋七月戊申鄩羅納諸莊宮鄩羅周大夫鄩肸之子尹辛敗劉師于唐尹辛尹氏族唐周地丙辰又

敗諸鄩甲子尹辛取西闈（西闈周地）丙寅攻蒯蒯潰（河南縣西南蒯鄉是也於是敬王居狄泉尹氏立子朝）

疏 注自京至之邑 正義曰知自京入尹者以前年子朝在京王師雖毀其西南不言克京又令年二師圍郊不言子朝在郊故云自京入尹劉炫以爲前年王師已克京子朝從京入郊郊潰不知子朝所在而規杜非也

莒子庚輿虐而好劒苟鑄劒必試諸人國人患之又將叛齊烏存帥國人以逐之（烏存莒大夫）庚輿將出聞烏存執殳而立於道左懼將止死（殳長丈二而無刃）苑羊牧之曰君過之（牧之亦莒大夫）烏存以力聞可

矣何必以弑君成名遂來奔齊人納郊公郊公著丘公之子十四年奔齊

【疏】注殳長至無刃　正義曰詩毛傳文也考工記云殳長尋有四尺八尺曰尋是其長丈二也又考工記戈戟皆有刃殳不言刃是無刃也

吳人伐州來楚薳越帥師令尹以疾從戎故薳越攝其事及諸侯之師奔命救州來吳人禦諸鍾離子瑕卒楚師熸子瑕即令尹不起所疾也吳楚之間謂火滅為熸軍之重主喪亡故其軍人無復氣勢吳公子光曰諸侯從於楚者衆而皆小國也畏楚而不獲已是以來吾聞之曰作事威克其愛雖小必

濟克勝也軍事尚威胡沈之君幼而狂性無常陳大夫齧壯而頑頓與許蔡疾楚政楚令尹死其師熸帥賤多寵政令不壹帥賤遠越非正卿也軍多寵人政令不壹於越七國同役而不同心七國楚頓胡沈蔡陳許帥賤而不能整無大威命楚可敗也若分師先以犯胡沈與陳必先奔三國敗諸侯之師乃搖心矣諸侯乖亂楚必大奔請先者去備薄威示之以不整以誘之後者敦陳整旅敦厚也吳子從之

戊辰晦戰于雞父七月二十九日違兵忌晦戰擊楚所不意吳子以罪人三千先犯胡沈與陳囚徒不習戰以示不整三國爭之吳爲三軍以繫於後中軍從王從吳王光帥右掩餘帥左掩餘吳王壽夢子吳之罪人或奔或止三國亂吳師擊之三國敗獲胡沈之君及陳大夫舍胡沈之囚使奔許與蔡頓曰吾君死矣師譟而從之三國奔三國許蔡頓楚師大奔書曰胡子髡沈子逞滅獲陳夏齧

君臣之辭也國君社稷之主與宗廟共其存亡者故稱滅大夫輕故曰獲獲得也不言戰楚未陳也嫌與陳例相涉故重發之

疏 厥克至必濟 正義曰尚書胤征云威克厥愛允濟愛克厥威允罔功是古有此言 注七月至不意 正義曰成十六年傳郤至云陳不違晦以犯天忌我必克之注云晦月終陰之盡故兵家以為忌楚以兵之忌日不意吳來擊之必不設備吳人故違兵忌以晦出兵而戰擊楚所不意也僖二十二年泓之戰書己巳朔成十六年鄢陵之戰書甲午晦此書戊辰而不言晦者釋例曰經傳之見晦朔此時史隨其日而存之無義例也賈氏云泓之戰譏宋襄故書朔鄢陵之戰譏楚子故書晦雞父之戰夷之故不書晦左氏既無此說案雞父之戰經傳備詳其例非夷之實晦戰而經不書晦明經不以晦示褒貶 注國君至得也 正義曰傳言舍胡沈之囚使曰吾君死矣是胡沈之君死稱滅也釋例曰國君者社稷之主百姓之

望當與社稷宗廟共其存亡者也而見獲於敵國雖存若亡死之與生皆與滅同故曰胡子髡沈子逞滅諸以戰傷死雖敗績而不見擒故經皆不曰滅則杜意國君生見獲亦書為滅也劉炫謂此胡沈之君戰死故言滅也春秋君戰生見獲者皆言以歸不書滅何得言雖存若亡皆為滅公羊傳曰其言滅獲何別君臣也君死于位曰滅生得曰獲大夫生死皆曰獲以為君死曰滅生曰以歸韓戰獲晉侯從大夫例故書獲以規杜失今知非者莊十年齊師滅譚譚子奔莒定六年鄭游速滅許以許男斯歸是君存稱滅劉炫以為生獲於敵但言以歸不得稱滅規杜非也但君存國滅則滅文在上滅譚滅許是也國存君死則滅文在下胡子沈子是也

八月丁酉南宮極震經書乙未地動魯地也丁酉南宮極震周地亦震也為屋所壓而死萇弘謂劉文公曰君其勉之先君之力可濟也文公

劉盆也先君謂盆之父獻公也獻公亦欲立子猛未及而卒周之亡也其三川震謂幽王時也三川涇渭洛水也地動川岸崩今西王之大臣亦震天弃之矣子朝在王城故謂西王東王必大克敬王居狄泉在王城之東故曰東王

疏

注經書至而死　正義曰經書乙未地震謂魯國之地動也丁酉南宮極震則周地亦震周魯相去千里故震日不同以震而死明爲屋所壓　注謂幽至岸崩　正義曰周語云幽王二年西周三川皆震伯陽父曰周將亡矣陽伏而不能出陰迫而不能烝於是有地震今三川實震是陽失其所而鎮陰也陽失而在陰原必塞原塞國必亡夫水土演而民用也土無所演民乏財用不亡何待昔伊洛竭而夏亡河竭而商亡今周德若二代之季矣其川原又塞塞必竭夫國必依山川山崩川竭亡之徵也川竭山必崩若亡不過十年數之紀也夫天

之所棄不過其紀是歲也三川竭岐山崩十一年幽王乃滅注國語者亦云三川涇渭洛也西周在雍州之域周禮職方氏正西曰雍州其川涇汭其浸渭洛鄭玄云浸可以爲灌溉者楚大子建之母在郥郥郥陽也平王娶秦女廢大子建故母歸其家召吳人而啓之冬十月甲申吳大子諸樊入郥諸樊吳王僚之大子取楚夫人與其寶器以歸楚司馬薳越追之不及將死衆曰請遂伐吳以徼之徼要其勝負薳越曰再敗君師死且有罪此年秋敗於雞父設往復敗爲再敗亡君夫人不可以莫之死也乃縊於薳澨薳澨

楚地

疏 大子至追之　正義曰土地名郥是蔡地蔡在楚之東北故建母在郥得召吳人也於是蔡常從楚且夫夫人故蕩越追之　注諸樊至大子　正義曰吳子諸樊吳王僚之伯父也僚子又名諸樊乃與伯祖同名吳人雖是東夷理亦不應然也此又遠之書又字經篆隸或誤耳

公爲叔孫故如晉及河有疾而復此年春晉爲邾人執叔孫故公如晉謝之楚囊瓦爲令尹囊瓦子囊之孫子常也代陽匄城郢楚用子囊遺言已築郢城矣今畏吳復增脩以自固沈尹戌曰子常必亡郢苟不能衞城無益也古者天子守在四夷德及遠天子卑守在諸侯政卑損諸侯守在四鄰鄰國爲之守諸侯卑

守在四竟（栽自守）慎其四竟結其四援（結四鄰之國爲援助）民狎其野（狎安習也）三務成功（春夏秋三時之務）民無內憂而又無外懼國焉用城今吴是懼而城於郢守已小矣卑之不獲能無亡乎（不獲守四竟）昔梁伯溝其公宮而民潰（在僖十八年）民弃其上不亡何待夫正其疆埸脩其土田險其走集（走集邊竟之壘壁）親其民人明其伍候（使民有部伍相爲候望）信其鄰國慎其官守守其交禮（交接之禮）不

僭不貪不懦不耆（懦弱也耆強也）完其守備以待不虞又何畏矣詩曰無念爾祖聿脩厥德（詩大雅無念念也聿述也義取念祖考則述治其德以顯之）無亦監乎若敖蚡冒至于武文（四君皆楚先君之賢者）土不過同（方百里為一同言未滿一圻）慎其四竟猶不城郢今土數圻（方千里為圻）而郢是城不亦難乎（言中若畏難以為安也）

疏 注楚用至自固　正義曰襄十四年子囊將死遺言謂子庚必城郢君子謂子囊忠將死不忘衛社稷可不謂忠乎彼子囊城郢君子謂之為忠此囊瓦城郢沈尹戌謂之必亡事不同者國而無城不可以治楚自文王都郢城郭未固子囊心欲城之其

事未暇將死而令城郢故可謂之爲忠今郢旣固矣足以爲治而囊瓦畏吳侵偪恐其寇入國都更僃以脩其城以求自固不能遠撫邊竟唯欲近守城郭沈尹謂之必亡爲其事異故也　注在傳十八年　正義曰事在十九年諸本皆然當是轉寫誤　明其伍候　正義曰賈服王董皆作五候賈服云五候五方之候也敬授民時四方中央之候王云五候山候林候澤候川候平地候也董云五候候四方及國中之姦謀也杜作伍候故云使民有部伍相爲候望彼諸本蓋以上多云四故誤爲五也　不僭至不著　正義曰不僭守信也不貪廉正也不懦不受辱也不彊不陵人也此皆論守竟之事不僭不貪不著謂不往侵鄰國也不懦謂不使人侵己也　詩曰至厥德　正義曰詩大雅文王篇也無念念也聿述也言王者念女先祖之法則還當述治其先祖之德以顯之　注四君至賢者　正義曰楚世家云周成王始封熊繹於楚以子男之田居丹陽歷十四君至於熊儀是爲若敖若敖生霄敖霄敖三蚡

冒蚡冒卒弟熊達立是爲武王武王生文王始都郢杜注文十六年云蚡冒楚武王父雖不從世家以蚡冒爲武王兄要沈尹以四君爲賢故特言之 土不過同 正義曰言土踰至九百里猶止名同故云不過同非謂百里以下也知者以楚是子爵土方二百里明非百里也 猶不城郢 正義曰如楚世家云武王以上未都於郢據當時都郢故以郢言之謂不築其國都也

經二十有四年春王三月丙戌仲孫貜卒 無傳孟僖子也 婼至自晉 喜得赦歸故書至 夏五月乙未朔日有食之秋八月大雩丁酉杞伯郁釐卒 無傳未同盟而赴以名丁酉九月五日有日無月

疏 注丁酉至無月 正義曰此年五月乙未朔一大一

小七月當甲午朔九月癸巳朔五日得丁酉文在八月之下是有日而無月也冬吳滅巢楚邑也書滅【疏】注楚邑至大師　正義曰大都以名通故不用大師繫楚也襄十三年傳例曰用大師焉曰滅

葬杞平公無傳

傳二十四年春王正月辛丑召簡公南宮嚚以甘桓公見王子朝簡公召莊公之子召伯盈也嚚南宮極之子桓公甘平公之子劉子謂萇弘曰甘氏又往矣對曰何害同德度義度謀也言唯同心同德則能謀義子朝不能於我無害大誓曰紂有億兆夷人亦有離德言紂衆億兆兼有四夷不能同

德終敗亡余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武王言我有治理十人雖少同心也

今大誓無此語此周所以興也君其務德無患無人

戊午王子朝入于鄔緱氏西南有鄔聚言子朝稍強疏注度謀至無害

正義曰同德度義尚書泰誓文也劉炫云案孔安國云德鈞則秉義者彊長弘此言取彼爲說必其與彼德同乃度義之勝負但使德勝不畏彼彊故則引泰誓而勸其務德杜爲不見古文故致有此謬今知非者彼尚書之文論兩敵對戰揆度有義者彊此論甘氏又往旣不能同德何能度義爲意有異與書義不同且引詩斷章其類多矣劉以爲杜違尚書之文而規其過非也注四夷正義曰孔安國云夷人謂平人杜爲夷狄之人者案四年傳曰商紂爲黎之蒐東夷叛之孔杜各自爲義其意俱通劉炫以杜爲過而規其短非也晉士彌牟

遂叔孫于箕將禮而歸之叔孫使梁其踁待于門內踁叔孫家臣曰余左顧而欬乃殺之疑士伯來殺己故謀殺之右顧而笑乃止叔孫見士伯士伯曰寡君以爲盟主之故是以久子久執子以謝邾不腆敝邑之禮將致諸從者使彌牟逆吾子叔孫受禮而歸二月婼至自晉尊晉也貶婼族所以尊晉婼行人故不言罪己

疏注貶婼至罪己　正義曰卿當備書名氏去氏則爲貶責貶婼之族喜於得免所以尊晉而自屈也釋例曰意如至自晉傳言尊晉罪己婼至自晉傳復重發但言尊晉者意如以罪見執宜在罪己婼

本使人不應見執故尊晉而已內大夫行還皆不書至見於公也今此二人執而見釋更以書至見義也杜言見義者見其喜得釋特告廟而書至也

三月庚戌晉侯使士景伯涖問周故涖臨也就問子朝敬王知誰曲直士伯立于乾祭而問於介衆乾祭王城北門介大也晉人乃辭王子朝不納其使衆言子朝曲故

疏晉侯至周故　正義曰晉助敬王久矣今使景伯如周問曲直者以子朝更彊乆競未決晉人恐敬王不成更審其事故疑而徵察之也晉人於此乃辭王子朝不納其使則以前猶與往來其心兩望至此始絕耳

夏五月乙未朔日有食之梓慎曰將水陰勝陽故曰將水昭子曰旱也日過分而陽

猶不克克必甚能無旱乎過春分陽氣盛時而不勝陰陽將猥出故爲旱陽不克莫將積聚也陽氣莫然不動乃將積聚六月壬申王子朝之師攻瑕及杏皆潰瑕杏敬王邑鄭伯如晉子大叔相見范獻子獻子曰若王室何對曰老夫其國家不能恤敢及王室抑人亦有言曰嫠不恤其緯嫠寡婦也織者常苦緯少寡婦所宜憂而憂宗周之隕爲將及焉恐禍及己今王室實蠢蠢焉蠢蠢動擾貌吾小國懼矣然大國之憂

也吾儕何知焉吾子其早圖之詩曰缾之罄矣惟罍之恥詩小雅罍大器缾小器常稟於罍者而所受罄盡則罍爲無餘故恥之王室之不寧晉之恥也獻子懼而與宣子圖之宣子韓起乃徵會於諸侯期以明年爲明年會黃父

傳疏注詩小雅恥之　正義曰此詩小雅蓼莪刺幽王之詩也或曰缾是器罍大缾小實由罍所資缾是小器常稟受於罍令缾罄盡罍更無物以共缾惟是罍之恥也缾喻周罍喻晉言周之微弱恒依恃於晉令王室亂矣晉無力以助之是晉之恥也詩注云缾小而盡罍大而盈刺王不使富分貧衆恤寡

秋八月大雩旱也終如叔孫之言冬十月癸酉王子朝用成

周之寶珪于河（禱河求福）甲戌津人得諸河上（珪自出水）陰不佞以温人南侵（不佞敬王大夫晉以温兵助敬王南侵子朝）拘得玉者取其玉將賣之則為石王定而獻之（不佞獻王）與之東訾（喜得玉故與之邑鞏縣西南訾城是也）楚子為舟師以略吳疆（略行也行吳界將侵之）沈尹戌曰此行也楚必亡邑不撫民而勞之吳不動而速之（速召也）吳踵楚（躡楚蹤跡）而疆埸無備邑能無亡乎越大夫胥犴勞王於豫章之汭（汭水曲）越

公子倉歸王乘舟（歸迎也）倉及壽夢帥師從

王（壽夢越大夫）王及圉陽而還（圉陽楚地）吳人踵楚而

邊人不備遂滅巢及鍾離而還（鍾離不書告敗略）沈

尹戌曰亡郢之始於此在矣王壹動而亡

二姓之帥（二姓之帥守巢鍾離大夫）幾如是而不及郢詩

曰誰生厲階至今爲梗（詩大雅厲惡階道梗病也）其王之

謂乎（爲定四年吳入郢傳）

【疏】王及圉陽而還　正義曰歸行及圉陽倉與壽夢而還歸於越也

注詩大雅　正義曰此詩大雅桑柔刺厲王之詩也

經二十有五年春叔孫婼如宋夏叔詣會晉趙鞅宋樂大心衛北宮喜鄭游吉曹人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于黃父有鸜鵒來巢此鳥穴居不在魯界故曰來巢非常故書

疏 注此鳥至故書 正義曰此鳥穴居今驗猶然考工記云鸜鵒不踰濟濟禹貢導沇水東流爲濟入于河溢爲榮東出于陶丘北又東至于荷又東北會于汶又北東入于海濟經齊魯之界魯在汶水之南鸜鵒北方之鳥南不踰濟舊不在魯界今來魯而不穴又巢居故曰來巢傳曰書所無也是非常故書也公羊傳曰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非中國之禽也宜穴又巢穀梁亦然案今大河以北皆有鸜鵒不得云非中國之禽也宜穴又巢信然也

秋七月上辛大雩季辛又

雩季辛下旬之辛也言又重上事
疏注季辛至上事　辛上辛上旬之辛也季辛下[illegible]　正義曰只[illegible]
辛也長歷推校此年七月己丑朔上辛月三日下辛二十三
日也不書其日之辰空言辛者本見旱甚欲知二雩相去遠
近耳無取於辰故空書辛也季辛又雩不言大者言又見其重
上事上辛是大雩明季辛亦大雩也春秋旱則脩雩雩而得
雨則書雩喜雩有益雩而不得雨則書旱以明災成此書
二雩者上辛雩而得雨雨少尋即爲旱故季辛又雩傳曰
秋書再雩旱甚也是言前少得雨旱甚而復雩故賈云
上辛六注是也公羊傳曰又雩者何又雩者非雩也聚衆
以逐季氏也公以九月始孫豈七月已與季氏
戰乎若使時實不旱亦不得託雩以聚衆矣　九月己
亥公孫于齊次于陽州諱奔故曰孫若自孫讓而去位者陽州齊魯竟上邑
未敢直前故次于竟齊侯唁公于野井濟南祝阿縣東有野井亭齊侯來唁公公不敢

遠勞故逆之往至野井冬十月戊辰叔孫婼卒公不與小斂而書日者公在外非無恩十有一月己亥宋公佐卒于曲棘陳留外黃縣城中有曲棘里宋地未同盟而赴以名十有二月齊侯取鄆取鄆以居公也

傳二十五年春叔孫婼聘于宋桐門右師見之右師樂大心居桐門語卑宋大夫而賤司城氏司城樂氏之大宗也卑賤謂其才德薄昭子告其人曰右師其亡乎君子貴其身而後能及人是以有禮唯禮可以貴身貴身故尚禮今夫子卑其大夫而賤其宗是賤

其身也賤人人亦賤己能有禮乎無禮必亡爲定十年樂大心出奔傳宋公享昭子賦新宮逸詩昭子賦車轄詩小雅周人思得賢女以配君子昭子將爲季孫迎宋公女故賦之明日宴飲酒樂宋公使昭子右坐坐宋公右以相近言改禮坐語相泣也樂祁佐助宴禮退而告人曰今茲君與叔孫其皆死乎吾聞之哀樂可樂而哀而樂哀可哀而樂皆喪心也心之精爽是謂魂魄魂魄去之何以能久爲此冬叔孫宋公卒傳

君子至必亡　正義曰楊子法言云何以動而見敬曰敬

人何以動而見侮曰侮人然則貴人者人亦貴之卑人者人亦卑之此言凡人輕賤其身則不能以尊貴之道及於他人若君子能自貴其身者已先貴人欲其身之貴是以須有禮然後能以尊貴之道及於他人既尊貴他人是以有禮　賦新宮　正義曰燕禮記云升歌鹿鳴下管新宮鄭玄云新宮小雅逸篇也其詩既逸知是小雅篇者管即笙也以燕禮及鄉飲酒升歌笙歌同用小雅知新宮必是小雅但其詩辭義皆亡無以知其意也　注詩小至賦之　正義曰周人思得賢女以配君子車舝詩序也杜以下云逆女故知將爲季孫迎宋公之女故賦之杜必知爲逆女而賦者以車舝之詩論逆女之事其詩云間關車之舝兮思孌季女逝兮言間關然設此車舝思憶孌然季女而往迎之又云辰彼碩女令德來教皆論逆女之事又昭子因聘逆女已共宋公平論故於享禮之時而賦車轄猶如季文子如宋致女還賦韓奕之詩與此正同又何不可而劉炫以爲昭子賦車轄不爲逆女又以新宮非昏姻之事

而規杜過然新宮既亡焉知非是親好苟生異見於我非也　注坐宋至禮坐　正義曰燕禮云司宮筵賓于戶西

東上小臣設公席于阼階上西鄉是禮坐公西向賓南向也宋公使昭子右坐令在宋公之右蓋在宋公之北同西

向以相近言其改禮坐也季公若之姊爲小邾夫人平子庶姑

與公若同母故曰公若姊生宋元夫人宋元夫人平子之外姊生子以

妻季平子昭子如宋聘且逆之平子人臣而因卿逆季氏

強横公若從從昭子謂曹氏勿與魯將逐之曹氏

宋元夫人曹氏告公公告樂祁樂祁曰與之如

是魯君必出政在季氏三世矣文子武子平子魯

君喪政四公矣[宣成襄昭]無民而能逞其志者未之有也國君是以鎭撫其民詩曰人之云亡心之憂矣[詩大雅言無人則憂患至]魯君失民矣焉得逞其志靖以待命猶可動必憂[爲下公孫傳]

疏 注平子至若姊 正義曰公若即平子之叔父也不言平子之姑而云公若之姊明公若是平子庶叔此姑與公若同母故曰公若姊也

注文子武子平子 正義曰武子生悼子悼子生平子政在季氏唯云三世不數悼子者悼子未爲卿而卒不執魯政故不數也十二年傳曰季悼子之卒也叔孫昭子以再命爲卿卿必再命乃得經書名氏七年三月經書叔孫婼如齊涖盟其年十一月季孫宿卒是悼子先武子而卒平子以孫繼祖也

夏會于

黃父謀王室也王室有子朝亂謀定之趙簡子令諸侯之大夫簡子趙鞅輸王粟具戍人曰明年將納王納王於王城子大叔見趙簡子簡子問揖讓周旋之禮焉對曰是儀也非禮也簡子曰敢問何謂禮對曰吉也聞諸先大夫子產曰夫禮天之經也經者道之常地之義也義者利之宜民之行也行者人所履天地之經而民實則之則天之明日月星辰天之明也因地之性高下剛柔地之性也生其六氣謂陰陽風雨晦

明用其五行（金木水火土）氣為五味（酸鹹辛苦甘）發為五色（青黃赤白黑發見也）章為五聲（宮商角徵羽）淫則昏亂民失其性（滋味聲色過則傷性）是故為禮以奉之（制禮以奉其性）以為六畜（馬牛羊雞犬豕）五牲（麋鹿麏狼兎）三犧（祭天地宗廟三者謂之犧）以奉五味為九文（謂山龍華蟲藻火粉米黼黻也華若草華藻水草火畫火粉米若白米黼若斧黻若兩己相戾傳曰火龍黼黻昭其文也）六采（畫繢之事雜用天地四方之色青與白赤與黑玄與黃皆相次謂之六色）五章以奉五色（青與赤謂之文赤與白謂之章白與黑謂之黼黑與青謂之黻五色備謂之繡集此五章以奉成五色之用）為九歌八風七音

六律以奉五聲(解見二十年)爲君臣上下以則地義(君臣有尊卑法地有高下)爲夫婦外内以經二物(夫治外婦治内各治其物)爲父子兄弟姑姊甥舅昏媾姻亞以象天明(六親和睦以事嚴父若衆星之共辰極也妻父曰昏重昏曰媾壻父曰姻兩壻相謂曰亞)爲政事庸力行務以從四時(在君爲政在臣爲事民功曰庸治功曰力行其德教務其時要禮之本也)爲刑罰威獄使民畏忌以類其震曜殺戮(雷震電曜天之威也聖人作刑獄以象類之)爲温慈惠和以效天之生殖長育民有好惡喜怒哀樂

生于六氣此六者皆稟陰陽風雨晦明之氣是故審則宜類以制六志為禮以制好惡喜怒哀樂六志使不過節哀有哭泣樂有歌舞喜有施舍怒有戰鬬喜生於好怒生於惡是故審行信令禍福賞罰以制死生生好物也死惡物也好物樂也惡物哀也哀樂不失乃能協于天地之性是以長久協和也簡子曰甚哉禮之大也對曰禮上下之紀天地之經緯也經緯錯居以相成者民之所以生也

是以先王尚之故人之能自曲直以赴禮者謂之成人大不亦宜乎曲直以弼其性簡子曰鞅也請終身守此言也鞅能守此言故終免於晉陽之難

疏簡子至非禮　正義曰樂記云簠簋俎豆制度文章禮之器也升降上下周旋裼襲禮之文也又曰鋪筵席陳尊俎列籩豆以升降爲禮者禮之末節也故有司掌之仲尼燕居云子張問禮子曰師爾以爲必鋪几筵升降酌獻酬酢然後謂之禮乎言而履之禮也又五年傳云公如晉自郊勞至于贈賄禮無違者晉侯以爲知禮女叔齊曰是儀也非禮也此問揖讓周旋之禮又云是儀也非禮也凡此諸文皆言禮與儀異禮之與儀非爲大異但所從言之有不同耳禮是儀之心儀是禮之貌本其心謂之禮察其貌謂之儀行禮必爲儀儀爲儀未是禮故云儀非禮也鄭玄禮序云禮者體

也履也統之於心曰體踐而行之曰履此訓兩釋良有以也鄭謂體爲禮履爲儀是其所以禮儀別也　夫禮至之性　正義曰自夫禮至因地之性言禮本法天地也自生其六氣至民失其性言天用氣味聲色以養人不得過其度也是故爲禮以下言聖王制禮以奉天性不使過其度也經常也義宜也夫禮者天之常道地之宜利民之所行也天地之有常道人民實法則之法則天之明道因循地之恒性聖人所以制作此禮也此傳文於天言常則地亦常也於地言義則天亦義也覆言天地之經明天地皆有常也天有常明之義地有常利之義也覆云則天之明是天以明爲常因地之性則地以性爲義是天以光明爲常義地以剛柔爲常義義謂義理性謂本性言天地性義有常可以爲法故民法之而爲禮也　注經者道之常義者利之宜　正義曰覆而無外高而在上運行不息日月星辰溫凉寒暑皆是天之道也訓經爲常故言道之常也載而無弃物無不殖山川原隰剛柔高下皆是地之利也訓

義爲宜故云利之宜也杜以今文孝經云用天之道因地之利故天以道言之地以利言之天無形言其有道理也地有質言其有利益也民之所行法象天地象天而爲之者皆是天之常也象地而爲之者皆是地之宜也故禮爲天之經地之義也孝經以孝爲天之經地之義者孝是禮之本禮爲孝之末本末別名理實不異故取法天地其事同也　注行者人所履　正義曰民謂人也人禀天地之性而生動作皆象天地其所踐履謂之爲行但人有賢與不肖行有過與不及聖人制爲中法名之曰禮故禮是民之行也行者人之所履也易及爾雅並訓履爲禮是禮名由踐履而生也人之本性自然法象天地聖人還復法象天地而制禮教之是禮由天地而來故仲尼說孝子產論禮皆天地民三者並言之　注日月星辰天之明也高下剛柔地之性也　正義曰則天之明杜以爲日月星辰者以下傳云爲父子兄弟昏媾姻亞以象天明若衆星之共北辰故知天明日月星也杜知高下剛柔地之性者以下

傳云爲君臣上下以則地義則君高臣下臣柔君剛地義則地之性也傳文上下其理分明人法天地其事多種杜以天明地義舉要而言故不備顯刑罰威獄温慈惠和劉炫責杜不具載其文而規其過非也此傳文天言則地言因者民見地有宜利因取而法效之因亦則之義也既言天之經不可復言地之經故變文稱義既言則天之明不可復言則地之性故變文言因因之與則互相通也正是變文使相辟耳　生其至其性　正義曰此言天用氣味聲色以養人不得過其度也因上則天之下更復本之於天傳稱天有六氣此言生其六氣謂天生之也用其五行謂天用之也上天用此五行以養人五行之氣入人之口爲五味發見於目爲五色章徹於耳爲五聲味以養口色以養目聲以養耳此三者雖復用以養人人用不得過度過度則爲昏亂使人失其恒性故須爲禮以節之　注金木水火土　正義曰洪範云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孔安國云皆其生數是其以生數爲次也

大禹謨說六府云水火金木土穀五行之次與洪範異者以相刻爲次也此注言金木水火土者隨便而言之不以義爲次也五物世所行用故謂之五行五者各有材能傳又謂之五材此傳所說禮意意在味色聲也但味色聲本於五行而來五行又是六氣所生故先言六氣五行然後至於味色聲也釋名五氣於其方各施行白虎通云言爲天行氣故謂之五行　注酸鹹辛苦甘　正義曰洪範又須五行云水曰潤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從革土爰稼穡潤下作鹹炎上作苦曲直作酸從革作辛稼穡作甘孔安國云鹹水鹵所生苦焦氣之味酸木實之性辛金之氣味甘味生於百穀是言五行之氣爲五味水味鹹火味苦木味酸金味辛土味甘也五行本性自有此氣氣至於人乃爲五味味之爲異入口乃知言氣爲五味謂氣入人口與下章也發也皆據人知爲文味爲性所有色是形之貌聲是質之響色可近視聲可遠聞自近以及遠故以口目耳所知味色聲爲次也　注青黃至見也　正義曰五色

五行之色也木色青火色赤土色黃金色白水色黑也木生柯葉則青金被磨礪則白土黃火赤水黑則本質自然也發見也謂見於人目有此五色　注宮商角徵羽　正義曰聲之清濁差爲五等聖人因其有五分配五行其本不由五行而來也但既配五行即以五者爲五行之聲土爲宮金爲商木爲角火爲徵水爲羽聲之清濁入耳乃知章徹於人爲五聲也此言章爲五聲元年傳云徵爲五聲章徵不同者據聲之至人是爲章徹據人之知聲則爲徵驗是彼此之異言耳　注滋味至傷性　正義曰老子云五味令人口爽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言其過耽者之則有此病是其過則傷本性也　是故至五味　正義曰口欲甞味目欲視色耳欲聽聲人之自然之性也欲之不已則失其性聖人慮其失性是故爲禮以奉養其性使不失也牲犧祭祀所用非人所食而以牲犧奉五味者禮推人道以事神神之所享皆是人食尊鬼神而異其名耳故亦爲奉五味　注馬牛羊雞犬豕　正義曰爾雅釋

畜馬牛羊犬雞五者之名其豕在釋獸之篇畜養也家養
謂之畜野生謂之獸豕有野豕故因記之於釋獸耳又釋
畜之末別釋馬牛羊豕犬雞六者之名其下題曰六畜謂
此是也周禮膳夫云膳用六牲是庖用六牲也庖人掌共
六畜鄭玄云六牲馬牛羊豕犬雞六畜即六牲也始養之
曰畜將用之曰牲是畜牲一也　注麋鹿麏狼兎　正義
曰十一年傳曰五牲不相為用注云五牲牛羊豕犬雞此
異彼者以上文已言六畜則五牲非六畜故別解之周禮
庖人掌共六獸鄭衆云六獸麋鹿熊麏野豕兎鄭玄云獸
人冬獻狼夏獻麋又內則無熊則六畜當有狼而熊不屬
今杜解五牲之名用鄭玄六獸之說去野豕而以其餘當
之也傳稱牛卜日曰牲鄭玄云將用之曰牲此五者實獸
也據其將用祭祀故名之曰牲服虔云五牲麏鹿熊狼野
豕　注祭天至之犧　正義曰尚書泰誓武王數紂之罪
云乃夷居弗事上帝神祇遺厥先宗廟弗祀犧牲粢盛既
于凶盜於神祇宗廟之下總言犧牲杜雖不見古文其言

閒與之會是祭天地宗廟之牲謂之犧也然則犧亦六畜而別言之者周禮牧人凡祭祀共其犧牲以授充人繫之鄭玄云犧牲毛羽完具也授充人者當殊養之然則六畜之內取其毛羽完具別養以共祭祀者乃名爲犧故與六畜異言之也服虔云三犧鴈鶩雉也　注謂山至文也

正義曰尚書益稷篇云帝曰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會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繡以五采彰施于五色作服汝明尚書之文如此其解者多有異說孔安國云日月星爲三辰華象草華蟲雉也畫三辰山龍華蟲於衣服旌旗會五采也以五采成此畫焉宗廟彝樽亦以山龍華蟲爲飾藻水草有文者火爲火字粉若粟冰米若聚米黼若斧形黻爲兩已相背葛之精者曰絺五色備曰繡如孔此言日也月也星辰也山也龍也華也蟲也七者畫於衣服旌旗山龍華蟲四者亦畫於宗廟彝器藻也火也粉也米也黼也黻也六者繡之於裳如此數之則十三章矣天之大數不過十二若爲十三無所法象或以爲孔弁

華蟲爲一其言華象草華蟲雉者言象草華之蟲故爲雉

也若華別似草安知蟲爲雉乎未知孔意必然以否鄭玄

讀會爲繢謂畫也絺爲繡謂刺也宗彝謂虎蜼也周禮宗

廟彝器有虎彝蜼彝故以宗彝名虎蜼也周禮有袞冕鷩

冕毳冕其袞鷩毳者各是其服章首所畫舉其首章以名

服耳袞是袞龍也袞冕九章以龍爲首鷩是華蟲也鷩冕

七章以華蟲爲首毳是虎蜼也毳冕五章以虎蜼爲首虎

毛淺蜼毛深故以毳言之毳亂毛也如鄭此言則於尚書

之文其章不次故於周禮之注具分辯之鄭於司服之注

具引尚書之文乃云此古天子冕服十二章絺或作繡字

之誤也王者相變至周而以日月星辰畫於旌旗所謂三

辰旂旗昭其明也而冕服九章登龍於山登火於宗彝尊

其神明也九章初一曰龍次二曰山次三曰華蟲次四曰

火次五曰宗彝皆畫以爲繢次六曰藻次七曰粉米次八

曰黼次九曰黻皆絺以爲繡則袞之衣五章裳四章凡九

也鷩畫以雉謂華蟲也其衣三章裳四章凡七也毳畫虎蜼

謂宗彝也其衣三章裳二章凡五也是鄭玄之說華蟲爲
一粉米爲一也杜之此注亦以日月星辰畫於旌旗九文
唯言衣服之文謂山也龍也華也蟲也藻也火也粉米也
黼也黻也以此爲九杜言華若草華而不言蟲則華蟲
各爲一也粉米若白米是粉米共爲一也詩云魚在在
藻是藻爲水草也孔安國云火爲火字考工記畫繢之
事火以圜鄭衆云爲圜形似火鄭玄云形如半環然則杜
言火畫火蓋同安國爲火字也粉米色白故粉米若白米也
考工記曰白與黑謂之黼孔安國云黼若斧形謂刃白而
身黑故若斧也黻爲兩己相戾今之剌黻猶然也引桓二
年傳曰火龍黼黻昭其文也者以證此九文是山龍之屬
也世本云胡曹作冕注云胡曹黃帝臣也繫辭云黃帝堯
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則冕服起於黃帝也加
飾起自唐虞即書云予欲觀古人之象云云是也所以衣
服畫日月星等者象王者之德照臨天下如三光之耀也
山體鎮重象王者之德鎮重安靜四方又能潤益含靈如

山興雲致雨也龍者水物也象王者之德流通無辨如水
利蒼生又龍舒卷變化無方象人君有無方之德也華蟲
卽鷩雉雉有文章表王者有文章之德也宗彝宗
廟之常器有六彝今唯取虎虎蜼者虎取毛淺而有威蜼取
毛深而有知以表王者有深淺之知威猛之德也藻者水
草是鮮潔之物生於清水能隨短長象王者之德冰清玉
潔隨機應物隨民設教不肅而成也火者火性炎上用表
王者之德能使率土羣黎向歸上命也粉米者米能濟人
之命表王者有濟養之德也黼白與黑形若斧斧能裁斷
以象王者有裁斷之德也黻之言戾戾背也黑與青謂之
黻作兩已字相背象王者能綏化兆民能使向己背惡以
從善故爲黻也日之質赤月星之質白山作獐考工記云
山以獐也龍爲騰躍之形似獼猴而大也章次如此者王
者與天地合其德日月星天用昭明日最爲盛所以居先
月星光劣其次之也上以象天下宜法地地之形勢莫大
於山故次三光也龍爲水物水出於山故次之也華蟲象

於禮樂文章以禮樂文章潤於萬物故以次龍也宗彝所
以次華蟲者言王者既有禮樂須威知乃行無威則民不
畏無知則欲不成故以次也藻所以次宗彝者王者威知
之德隨世而應故以次也火者言王者有德必向歸仰之
如火向上故次之也米所以次火者民既歸王王須濟活
濟活之理得米爲生故次之也黼所以次米者言王者能
濟活兆民宜裁斷合理如斧之斷決故以次之黻所以次
黼者王既裁斷得所善惡各有分宜人皆背惡從善故以
次之　注畫繢至六色　正義曰考工記云畫繢之事雜
五色東方謂之青南方謂之赤西方謂之白北方謂之黑
天謂之玄地謂之黃青與白相次赤與黑相次玄與黃相
次鄭玄云此言畫繢六色所象及布采之第次此杜取彼
彼記文省約而爲之辭也　注青與至之用　正義曰謂
之繡以上皆考工記文也此刺繡之文以比方相次色
亦采也六采謂繢畫五色謂刺繡故令色采之文異耳鄭
注尚書性曰采施曰色味色聲三事色居其中故杜言集

此五章以奉成五色之用明上下二文亦集此所陳以奉成五味五聲之周舉中以明上下也　爲君至二物　正義曰此更覆上因地之義也爲父子以下至生殖長育覆上則天之明也地有高下聖人制禮爲君臣上下君在上臣在下以法則地之義也以地有剛柔爲夫婦外內夫治外婦治内以經紀二物也物事也治理外内之二事也上云天之經也地之義也又云則天之明因地之性再重言之皆先天後地但法地事少則天事多故上先言法天後言法地此先云爲君臣上下以則地義始云爲父子兄弟以象天明者以其則地事少故先言之象天事多欲下就以從四時類其震曜殺戮及生殖長育皆是象天之事欲使文相連接故後言之也下云以象天明則此當云以象地性而云以則地義者義之與性一也因其先言故遠覆上文地之義也　注六親至曰亞　正義曰老子云六親不和焉有孝慈六親謂父子兄弟夫婦也孝經曰孝莫大於嚴父論語云北辰居其所而衆星共之六親父爲尊嚴

衆星北辰爲長六親和睦以事嚴父若衆星之共北極是其象天明也妻父爲昏壻父爲姻兩壻相謂曰亞皆釋親文也重昏曰媾爾雅無文相傳說耳釋親又曰男子先生爲兄後生爲弟男子謂女子先生爲姊後生爲妹父之姊妹爲姑母之昆弟爲舅謂我舅者吾謂之甥此皆世俗常言杜不解者爲易知故也 注在君至本也 正義曰論語云冉子退朝子曰何晏對曰有政子曰其事也如有政雖不吾以吾其與聞之於時冉子仕於季氏稱季氏有政孔子謂之爲事是在君爲政在臣爲事也此對文別耳論語稱孝友是亦爲政明其政事通言也民功曰庸治功曰力周禮司勳文也鄭玄以爲庸謂法施於民若后稷力謂制法成治若咎繇司勳又云王功曰勳國功曰功事功曰勞戰功曰多鄭注云王功者若周公國功者若伊尹事功者若禹戰功者若韓信陳平行其德教務其時要使民春耕夏耘秋斂冬藏聖王之化先致力於民是爲禮之本也

注此六至之氣 正義曰賈逵云好生於陽惡生於陰喜

生於風怒生於雨哀生於晦樂生於明謂一氣生於一志
謬矣杜以元年傳云天有六氣降生五味謂六氣共生五
味非一氣生一味此民之六志亦六氣共生之非一氣生
志故云此六者皆稟陰陽風雨晦明之氣言共稟六氣而生
也　是故至六志　正義曰民有六志其志無限是故人君爲
政審法時之所宜事之所類以制民之六志使之不過節
也下云審行信令謂人君行之知此審則宜類亦是人君
則之審者言其謹慎之意也此六志禮記謂之六情在己
爲情情動爲志情志一也所從言之異耳　天地之經緯
正義曰言禮之於天地猶織之有經緯得經緯相錯乃
成文如天地得禮始成就　故人至宜乎　正義曰劉炫
云禮有宜曲宜直不可信情而行故人之能自曲直以赴
於禮者謂之爲成人不能赴禮則不成爲人謂之爲大不
亦宜乎赴謂奔走言弼諧已性奔走以赴禮也恐劉義未
當　注曲直以弼其性　正義曰性曲者以禮
直之性直者以禮曲之故云曲直以弼其性也　宋樂大

心曰我不輸粟我於周爲客二王後爲賓客若之何使客晉士伯曰自踐土以來踐土在僖二十八年宋何役之不會而何盟之不同曰同恤王室子爲得辟之子奉君命以會大事而宋背盟無乃不可乎右師不敢對受牒而退右師樂大心士伯告簡子曰宋右師必亡奉君命以使而欲背盟以干盟主無不祥大焉言不善無大此者爲定十年宋樂大心出奔傳

疏受牒而退　正義曰說文云簡牒也牒札也於時號令輸王粟具戍人

宋之所出人粟之數書之於牒受牒而退言服從也有鸜鵒來巢書所無也師己曰師己魯大夫異哉吾聞文成之世童謠有之曰鸜之鵒之公出辱之言鸜鵒來則公出辱也鸜鵒之羽公在外野往饋之馬饋遺也鸜鵒跦跦公在乾侯跦跦跳行貌徵褰與襦褰袴鸜鵒之巢遠哉遙遙稠父喪勞宋父以驕稠父昭公死外故喪勞宋父定公代立故以驕鸜鵒鸜鵒往歌來哭昭公生出歌死還哭童謠有是今鸜鵒來巢其將及乎將及禍也

疏

鸜之鵒之　正義曰此鳥以兩字爲名但謡辭必韻故分言之

注褰袴　正義曰內則云童子不衣襦袴是衣有袴也

以可褒行故以褒為誇秋書再雩旱甚也疏秋書再雩旱甚 正義曰既言旱甚而經不書旱者傳言旱甚解經一月再雩再雩雖由旱甚然而後雩得雨不至成災故不書旱初季公鳥娶妻於齊鮑文子生甲公鳥季公亥之兄平子庶叔父公鳥死季公亥與公思展與公鳥之臣申夜姑相其室公亥即公若也展季氏族相治也及季姒與饔人檀通季姒公鳥妻鮑文子女饔人食官而懼乃使其妾抶己以示秦遄之妻秦遄魯大夫妻公鳥妹秦姬也曰公若欲使余余不可而抶余又訴於公甫公甫平子弟曰

展與夜姑將要余（要劫我以非禮）秦姬以告公之（公之亦平子弟）公之與公甫告平子平子拘展於卞而執夜姑將殺之公若泣而哀之曰殺是是殺余也將爲之請平子使豎勿內日中不得請有司逆命（執夜姑之有司欲迎受殺生之命）公之使速殺之故公若怨平子季郈之雞鬬（季平子郈昭伯二家相近故雞鬬）季氏介其雞（擣芥子播其羽也或曰以膠沙播之爲介雞）郈氏爲之金距平子怒（怒其不下已）益宮於郈氏（侵郈）

氏宜以自益且讓之讓責也故郈昭伯亦怨平子臧昭伯之從弟會昭伯臧爲子爲讒於臧氏而逃於季氏臧氏執旃平子怒拘臧氏老將禘於襄公萬者二人其衆萬於季氏禘祭也萬舞也於禮公當三十六人臧孫曰此之謂不能庸先君之廟不能用禮也蓋襄公別立廟大夫遂怨平子公若獻弓於公爲公爲昭公子務人且與之出射於外而謀去季氏公爲告公果公賁果賁皆公爲弟公果公賁使

侍人僚柤告公公寢將以戈擊之乃走公曰執之亦無命也獨言執之無勑命懼而不出數月不見公不怒又使言公執戈以懼之乃走又使言公曰非小人之所及也謂僚柤爲小人公果自言公以告臧孫臧孫以難言難逐告郈孫郈孫以可勸告子家懿伯子家羈莊公之玄孫懿伯曰讒人以君徼幸事若不克君受其名受惡名不可爲也舍民數世以求克事不可必

也且政在焉其難圖也公退之退使去辭曰臣與聞命矣言若洩臣不獲死乃館於公恐受洩命之罪故留公宮以自明叔孫昭子如闞闞魯邑公居於長府官府名九月戊戌伐季氏殺公之于門遂入之平子登臺而請曰君不察臣之罪使有司討臣以干戈臣請待於沂上以察罪弗許魯城南自有沂水平子欲出城待罪也大沂水出蓋縣南至下邳入泗請囚于費弗許請以五乘亡弗許子家子曰君其

許之政自之出久矣隱民多取食焉隱約窮困
爲之徒者衆矣日入慝作弗可知也慝姦惡也日寘其菽人將起叛君助季氏不可知衆怒不可蓄也季氏衆蓄而弗
治將薀薀積也薀蓄民將生心生心同求將
合與季氏同求叛君者君必悔之弗聽郈孫曰必殺
之公使郈孫逆孟懿子懿子仲孫何忌叔孫氏之
司馬鬷戾言於其衆曰若之何莫對衆疑所助
又曰我家臣也不敢知國凡有季氏與無

於我孰利皆曰無季氏是無叔孫氏也駿戾曰然則救諸帥徒以往陷西北隅以入陷公圍也公徒釋甲執冰而踞言無戰公也冰櫝丸蓋或云櫝丸是箭筩其蓋可以取飲遂逐之逐公徒孟氏使登西北隅以望季氏見叔孫氏之旌以告孟氏執郈昭伯殺之于南門之西遂伐公徒子家子曰諸臣僞劫君者而負罪以出君止使若非君本意者君自可止不出意如之事君也不敢不改意如季平子名公曰余

不忍也與臧孫如墓謀辭先君且謀所奔遂行己亥公孫于齊次于陽州齊侯將唁公于平陰公先至于野井齊侯曰寡人之罪也使有司待于平陰爲近故也齊侯自咎本不勑有司遠詣陽州而欲近會于平陰故亦齊侯過其先至野井遠見迎逆自咎以謝公書曰公孫于齊次于陽州齊侯唁公于野井禮也將求於人則先下之禮之善物也物事也謂先往至野井齊侯曰自莒疆以西請致千社二十五家爲社千社二萬五千家欲以給公

以待君命（待君伐季氏之命）寡人將帥敝賦以從執事唯命是聽君之憂寡人之憂也公喜子家子曰天祿不再天若胙君不過周公以魯足矣失魯而以千社為臣誰與之立（為齊臣）且齊君無信不如早之晉弗從臧昭伯率從者將盟載書曰勠力一心好惡同之信罪之有無（信盟也處者有罪從者無罪）繾綣從公無通外內（繾綣不離散）以公命示子家子子家子曰

如此吾不可以盟羈紲也不佞不能與二三

子同心而以爲皆有罪從者陷君留者逐君皆有罪也或欲

通外內且欲去君去君僞負罪出奔不必繼繼從公二三子好

亡而惡定焉可同也陷君於難罪孰大焉

通外內而去君君將速入弗通何爲而何

守焉乃不與盟何必守公昭子自闞歸見平子平

子稽顙曰子若我何昭子曰人誰不死子

以逐君成名子孫不忘不亦傷乎將若子

何平子曰苟使意如得改事君所謂生死而肉骨也昭子從公于齊與公言子家子命適公館者執之恐從者知叔孫謀公與昭子言於幄内曰將安衆而納公昭子請歸安衆公徒將殺昭子伏諸道伏兵左師展告公公使昭子自鑄歸辟伏兵平子有異志不欲復納公冬十月辛酉昭子齊於其寢使祝宗祈死戊辰卒恥爲平子所欺因祈死而自殺左師展將以公乘馬而歸公徒執之展魯

大夫欲與【疏】注擣芥至介雞　正義曰杜此二解一讀
公俱輕歸　介為芥擣芥子為末播其雞羽賈逵云擣
芥子為末播其雞翼可以坌郈氏雞目是此說也鄭衆云
介甲也為雞著甲高誘注呂氏春秋云鎧著雞頭杜又云
或曰不知誰說以膠沙播之亦不可解蓋以膠塗雞之足
爪然後以沙糝之令其澁得傷彼雞也以郈氏為金距言
之則若甲是也　將禘至季氏　正義曰季氏私祭家廟
與禘同日言將禘是豫部分也樂人少季氏先使自足故
於公萬者唯有二人其衆萬於季氏輕公重己故大夫遂
怨　注禘祭至六人　正義曰釋例曰三年喪畢致新死
之主以進於廟於是乃大祭於大廟以審定昭穆謂之禘
禘於大廟禮之常也各於其宮時之為也雖非三年大祭
而書禘用禘禮也釋文云禘大祭也執干戚而舞謂之萬
舞也隱五年傳說舞佾之差云諸侯用六是於禮法當三
十六人也此以正禮言耳亦不知當時魯君用六佾以否
公羊傳曰昭公告子家駒曰季氏僭公室吾欲弒之何如

子家駒曰諸侯僭天子大夫僭諸侯久矣公曰吾何僭矣哉子家駒曰設兩觀乘大路朱干玉戚以舞大夏八佾以舞大武此皆天子之禮也如彼傳文當有武皆八佾不必用六也 注爲襄公別立廟 正義曰晏以襄若以次遞毀則廟與先公同處禘於襄公亦應兼祭餘廟今特云禘於襄公似與先公異處故云蓋襄公別立廟 讒人至爲也 正義曰讒人謂公若郈孫之從讒季氏者衞君使伐季氏以君徼天之幸幸而得勝則以爲己功不勝則推君爲惡不可從也 舍民至必也 正義曰克勝也言君從上以來舍民已經數代今以求勝此事不可必也 注魯城至入泗 正義曰釋例土地名襄十八年沂水出東莞蓋縣艾山南經琅邪東海至下邳縣入泗此沂水出魯國魯縣西南入泗水是沂水有二也此注云魯城南自有沂水謂出魯縣者也又云大沂水出蓋縣南至下邳入泗謂襄十八年之沂水也以其有二故辯明之 公徒至而踞 正義曰二十七年傳說此事云豈其伐人而說甲執冰以游則此踞是游也曲禮云遊毋倨倨是慢也謂傲慢而遊戲

注言無至取飲　正義曰賈逵云冰櫝丸蓋也則是祖傳爲此言也方言曰弓藏謂之韇或謂之櫝丸如彼文則櫝丸是盛弓者也此或說櫝丸是箭箙其蓋可以取飲十三年傳云司鐸射奉壺飲冰謂執此也詩云抑釋掤忌抑鬯弓忌鬯藏弓則冰藏矢也毛傳云掤所以覆矢掤與冰字雖異音義同是一器也　子家至君止　正義曰子家子以爲公本意自伐季氏非是諸臣所刼令子家意欲得令諸臣等僞作刼君以伐季氏者令負罪而出君自可止住

注二十五家爲社　正義曰禮有里社故郊特牲稱唯爲社事單出里以二十五家爲里故知二十五家爲社也

天禄至之立　正義曰天之福禄不可再謂得齊千社復得魯國也胙報也天若報君終不得過於周公周公止封魯以魯封君足矣若旣得魯國又得千社則是過周公矣周公理不可過得齊千社必失魯國也旣失魯國而以千社爲臣於齊誰復與之立也言從君之人皆將棄君去矣

公徒將殺昭子　正義曰厩子謀歸安衆而後納公則

獨公得入從公伐季氏者以得入故欲殺踞子也 左師至而歸 正義曰古者服牛乘馬馬以駕車不單騎也至六國之時始有單騎蘇秦所云車千乘騎萬匹是也曲禮云前有車騎者禮記漢世書耳經典無騎字也炫謂此左師展將以公乘馬而歸欲共公單騎而歸此騎馬之漸也

壬申尹文公涉于鞏焚東訾弗克（文公子朝黨於鞏縣涉洛水也東訾敬王邑）十一月宋元公將為公故如晉（請納公）夢大子欒即位於廟己與平公服而相之（平公元公父）旦召六卿公曰寡人不佞不能事父兄（父兄謂華向）以為二三子憂寡人之罪也若以羣子之靈獲保

首領以沒唯是楄柎所以藉幹者楄柎棺中笭牀也幹

骸骨也請無及先君欲自貶損仲幾對曰君若以

社稷之故私降暱宴羣臣弗敢知暱近也降暱宴謂損

親近燕樂飲食之事若夫宋國之法死生之度先君有

命矣羣臣以死守之弗敢失隊臣之失職

常刑不赦臣不忍其死君命祇辱言君命必不行祇適

也宋公遂行己亥卒于曲棘爲明年梁丘據語起本

疏

服而相之　正義曰言己與父平公盛服飾而輔相之也

注楄柎至骨也　正義曰說文云楄方木也幹骨也木

以藉脅明是棺中苓牀也宋元所言藉幹者舉脅而言耳非獨爲脅故云幹骸骨也

十二月庚辰齊侯圍鄆欲取以居公不書圍鄆人自服不成圍

疏注欲取至成圍　正義曰經書取鄆而傳言圍鄆故云鄆人自服不成圍以傳云書取言易也故賈爲此解杜從之並劉炫以爲此時圍鄆而未得明年方始取之經即因圍書取傳言實圍之日非自服也而規杜氏今知非者案二十六年公圍成亦是圍而不得而書圍此若圍鄆不得何以不書圍案元年伐莒取鄆書取不言伐此圍鄆取鄆亦書取不言圍其義正同何爲不可劉何知此年圍鄆未服鄆若未服經何得書取苟出胷臆而規杜氏非也

初臧昭伯如晉臧會竊其寶龜僂句僂句龜所出地名以卜爲信與僭僭吉僭不信也臧氏老將如晉問問昭伯起居會

請往代家老行昭伯問家故盡對故事也及內子與母弟叔孫則不對內子昭伯妻不對若有他故再三問不對歸及郊會逆問又如初又不對至次於外而察之皆無之執而戮之逸奔郈郈魴假使爲賈正焉郈在東平無鹽縣東南魴假郈邑大夫賈正掌貨物使有常價若市吏計於季氏送計簿於季氏臧氏使五人以戈楯伏諸桐汝之閭桐汝里名會出逐之反奔執諸季氏中門之外平子怒曰何故以兵入吾

門拘臧氏老季臧有惡相怨惡及昭伯從公平子立臧會立以爲臧氏後會曰僂句不余欺也傳言卜筮之驗善惡由人

【疏】注僂句至地名　正義曰釋魚云一曰神龜二曰靈龜三曰攝龜四曰寶龜五曰文龜六曰筮龜七曰山龜八曰澤龜九曰水龜十曰火龜則龜名無僂句故云所出地之名臧氏有蔡又有此蓋所寶非一

使爲賈正焉　正義曰賈正如周禮之賈師也賈師二十肆則一人其職云各掌其次之貨賄之治辯其物而均平之禁貴賣者使有恒賈此郈邑大夫使爲賈正使爲郈市之賈正也郈在後爲叔孫私邑此時尚爲公邑故使賈正通計簿於季氏

楚子使薳射城州屈復茄人焉還復茄人於州屈城丘皇遷訾人焉移訾人於丘皇使熊相

禖郭巢季然郭卷（使二大夫爲巢卷築郭也卷城在南陽葉縣南）子大叔聞之曰楚王將死矣使民不安其土民必憂憂將及王弗能久矣（爲明年楚子居卒傳）

經二十有六年春王正月葬宋元公（三月而葬速）

三月公至自齊居于鄆

疏（公至自齊）正義曰往年公孫于齊齊侯唁公于野井公未必往至齊都而云至自齊者得與齊侯相見雖從齊竟而來亦是至自齊也穀梁傳云公次于陽州其曰至自齊何也以齊侯之見公可以言至自齊是也公不得歸其國都而書至者賈云季氏示欲爲臣故以告廟

夏公圍成（成孟氏邑不書齊師帥賤衆少重在公）秋公會齊

侯莒子邾子杞伯盟于鄟陵鄟陵地闕公至自會居于鄆無傳九月庚申楚子居卒未同盟而赴以名

冬十月天王入于成周傳云天王入在子朝奔後經在前者子朝來告晚

疏天王入于成周　正義曰二十三年七月天王居于狄泉自爾以來單子劉子夾以東西雖不出王畿而召無定所此時始得入于成周遂以成周為都來告故特書之案傳子朝奔楚及王入成周皆在十一月經書王入成周子朝奔楚皆在十月者從告也劉炫云杜以朝既奔楚王始得入入必在朝奔後經書王入在前傳有告于諸侯之語故以為王告入在前朝告奔在後故先書王入炫謂子朝出亦王告下注與此自違

尹氏召伯毛伯以王子朝奔楚召伯皆云召氏經誤也尹召族非一人故言

氏書奔在王入下者王入乃告諸侯

疏 注召伯至諸侯 正義曰傳言召伯盈逐王子朝朝及召氏之族奔楚召伯逆王于尸與王入于成周則召氏族出奔召伯身不奔也知召伯當爲召氏經誤也宣十年崔氏出奔書崔氏者非其罪也此尹氏召氏立庶篡適並爲有罪而亦書氏者彼實崔杼身奔非是舉族盡出但於例諸侯之卿出奔者有罪則名無罪則不名崔杼不合書名因其來告以族遂書崔氏示杼無罪也此尹氏召氏舉族悉奔據實而書與彼有異故注云尹召族奔非一人故言氏所謂文同而意異也子朝奔王乃得入書奔在王入下者王入乃告諸侯也劉炫云杜上注云子朝來告晚何爲此注又云王入乃告諸侯以二注不同將爲杜失今知不然者杜意王入乃告謂王入之後子朝乃告杜以傳云癸酉王入于成周癸未王入于莊宮始云王子朝使告諸侯是王入之後子朝告諸侯也劉以爲王入乃告據王告諸侯而規杜失非也

傳二十六年春王正月庚申齊侯取鄆前年已取鄆至是乃發傳者爲公處鄆起

疏注前年至鄆起　正義曰杜謂往年已取鄆此又發傳言齊侯取鄆者爲下三月公處鄆以發端也服虔以爲往年齊侯取鄆實圍鄆耳經於圍書取傳實其事故於是言取劉以服言爲是往年十二月庚辰圍鄆今年正月庚申取之凡三十一日例書取言易此圍乃取言易者齊侯取以居公臣無拒君之義若脅自與之然故書取以見其易穀梁曰以其爲公取之故易言之是也

葬宋元公如先君禮也善宋人違命以合禮

三月公至自齊處于鄆言魯地也入魯竟故書至猶在外故書地

夏齊侯將納公命無受魯貨申豐從女賈豐賈二人皆季氏家臣以幣

錦二兩二丈爲一端二端爲一兩所謂匹也二兩二匹縳一如瑱瑱充耳縳卷也急卷使如充耳易懷藏適齊師謂子猶之人高齮齮子猶家臣子猶梁丘據能貨子猶爲高氏後粟五千庾言若能爲我行貨於子猶當爲請使得爲高氏後又當致粟五千庾庾十六斗凡八千斛高齮以錦示子猶子猶欲之齮曰魯人買之百兩一布以道之不通先入幣財言魯人買此甚多布陳之以百兩爲數子猶受之言於齊侯曰羣臣不盡力于魯君者非不能事君也欲行其說故先示欲盡力納魯君然據有異

焉異猶怪也宋元公爲魯君如晉卒於曲棘叔孫昭子求納其君無疾而死不知天之棄魯邪抑魯君有罪於鬼神故及此也君若待于曲棘使羣臣從魯君以卜焉卜知可否若可師有濟也君而繼之玆無敵矣若其無成君無辱焉齊侯從之使公子鉏帥師從公鉏齊大夫成大夫公孫朝謂平子曰有都以衛國也請我受師許之以成邑禦齊師請納質恐見疑弗

許曰信女足矣告於齊師曰孟氏魯之敝室也敝壞也用成已甚弗能忍也請息肩于齊公孫朝詐齊師言欲降使來取成齊師圍成成人伐齊師之飲馬于淄者曰將以厭衆以厭衆心不欲使知已降也淄水出泰山梁父縣西北入汶魯成備而後告曰不勝衆告齊言衆不欲降已不能勝師及齊師戰于炊鼻季氏師距公非公命則不書炊鼻魯地齊子淵捷從洩聲子聲子魯大夫射之中楯瓦瓦楯脊繇朐汰輈匕入者三寸入楯瓦也朐車軛軥

車輚縣過也決矢激々矢鏃也聲子射其馬斬鞅殪殪死也改駕人以爲騣戾也而助之人魯人也騣戾孫氏司馬子車曰齊人也子車即淵捷將擊子車子車射之殪其御曰又之又欲使射餘人子車曰衆可懼也而不可怒也子囊帶從野洩叱之囊帶齊大夫野洩即聲子洩曰軍無私怒報乃私也將亢子欲以公戰禦之不欲私報其叱又叱之子囊復叱之亦叱之野洩亦叱也言齊無戰心但相叱冉豎射陳武子中手冉豎季氏臣失弓而罵武子罵以

告平子曰有君子白皙鬒鬚眉甚口平子曰必子彊也無乃亢諸子彊武子字對曰謂之君子何敢亢之偪言不敢違季氏林雍羞為顏鳴右下皆魯人羞為右故下車戰苑何忌取其耳何忌齊大夫不欲殺雍但截其耳以辱之顏鳴去之其右見獲懼而去之苑子之御曰視下顧復欲使苑子擊其足苑子刜林雍斷其足鑋而乘於他車以歸鑋一足行顏鳴三入齊師呼曰林雍乘言魯人皆致力於季氏不以私怨而相棄

疏 注瑱充耳 正義曰家語云水至清則無魚人至察則無徒故人君

冕而前旒所以蔽明黈纊塞耳所以蔽聽又詩云玉之瑱也禮以一條五采橫冕上兩頭下垂繫黃綿綿下又懸玉爲瑱以塞耳　五千庾　正義曰聘禮記云十六斗曰籔十籔曰秉鄭玄云秉十六斛今江淮之間量名有爲籔者今文籔爲逾杜據儀禮今文故以庾爲十六斗五千庾凡八千斛考工記陶人爲庾實二瞉厚半寸脣寸其下文旊人云豆實三而成瞉則瞉受斗二升庾實二瞉則受二斗四升也彼陶人所作庾自瓦器今甕之類非量器也與此名同而實異　君若待于曲棘　正義曰宋公佐卒于曲棘者杜云曲棘宋地陳留外黃縣城中有曲棘里今齊侯欲納魯君當是從齊向魯必不遠涉宋地子猶令齊君待于曲棘必使止於竟内土地名齊地無曲棘十年傳栢子召子山而反棘焉杜云齊國西安縣東有戟里亭蓋此即彼棘也本無曲字涉上卒于曲棘誤加曲耳　射之至三寸　正義曰射之中楯瓦先言中之之處更說矢來之狀踰車軛矢激從車棘之上其矢之匕鏃入著楯瓦者猶深

三寸言其弓力多而矢入深也　注入楯至鏃也　正義曰此覆説中楯之事故知入者入楯瓦也説文云軥軶下曲者襄十四年傳稱射兩軥而還此與彼同蓋朐軥字通用耳縣即甶也訓爲從也從上而過故言縣過也宣四年傳云伯棼射王汰輈注云汰過也此云汰矢激謂矢激汰其上而過也傳言匕入則匕是入楯者也今人猶謂箭鏃薄而長闊者爲匕是匕爲矢鏃也　鬚鬢眉甚口　正義曰説文云鬚稠髮也鬚鬢眉者言鬚眉皆稠多也甚口者謂大口也　刜林雍　正義曰説文云刜擊也字從刀謂以刀擊也今江南猶謂刀擊爲刜　注鑋一足行　正義曰既斷其足而云鑋知鑋是一足行也説文云鑋金聲也蓋擊金爲聲亦名鑋

四月單子如晉告急五月戊午劉人敗王城之師于尸氏

劉人劉盆之屬王城子朝之徒尸氏在鞏縣西南偃師城

戊辰王城人劉

人戰于施谷劉師敗績施谷周地秋盟于郥陵謀納公也齊侯謀七月己巳劉子以王出師敗懼而出庚午次于渠渠周地王城人焚劉燒劉子邑丙子王宿于褚氏洛陽縣南有褚氏亭丁丑王次于萑萑谷谷庚辰王入于胥靡辛巳王次于滑胥靡滑皆周邑胥靡滑本鄭邑晉知躒趙鞅帥師納王使女寬守闕塞女寬晉大夫闕塞洛陽西南伊闕口也守之備子朝

【疏】劉子以王出　正義曰二十三年傳云六月庚寅單子劉子樊齊以王如劉蓋從劉而居狄泉自狄泉又居於劉今爲子朝所逐蓋自劉而出

也服虔云出成周也案二十三年天王居于狄泉狄泉雖近成周成周不屬王也其傳云召伯奐南宮極以成周人戍尹二十四年傳云王子朝用成周之寶珪于河是周常屬子朝之驗也二十五年黃父之會趙簡子令諸侯之大夫云明年將納王納王者欲納之於成周耳若敬王先在成周無爲更須納之知此出者從劉出耳王既棄劉而出故王城人焚劉 注萑谷至鄩邑 正義曰王雖未有定居終亦不出畿内知此皆周地也襄十八年楚人伐鄭傳稱公子格率鋭師侵費滑胥靡是本爲鄭邑今爲周邑也

九月楚平王卒令尹子常欲立子西子西平王之長庶曰大子壬弱其母非適也壬昭王也王子建實聘之子西長而好善立長則順建善則治王順國治可不

務乎子西怒曰是亂國而惡君王也言王子建聘之是章君王之惡國有外援不可瀆也外援秦也瀆慢也王有適嗣不可亂也敗親速讎不立壬秦將來討是速讎也亂嗣不祥我受其名受惡名賂吾以天下吾滋不從也滋益也楚國何爲必殺令尹令尹懼乃立昭王

【疏】賂吾至從也　正義曰賂吾以天下使吾爲天子吾益不從也

冬十月丙申王起師于滑起發也辛丑在郊郊子朝邑遂次于尸十一月辛酉晉師克鞏知躒趙鞅之師

召伯盈逐王子朝伯盈本黨子朝晉師克鞏知子朝不成更逐之而逆敬王王子朝及召氏之族毛伯得尹氏固南宮嚚奉周之典籍以奔楚尹召二族皆奔故稱氏重見尹固名者爲後還見殺陰忌奔莒以叛陰忌子朝黨莒周邑召伯逆王于尸及劉子單子盟召伯新還故盟遂軍圉澤次于隄上圉澤隄上皆周地癸酉王入于成周成周今洛陽甲戌盟于襄宮襄王之廟晉師使成公般戍周而還般晉大夫十二月癸未王入于莊宮莊宮在王城王子朝使告于

諸侯曰昔武王克殷成王請四方康王息民並建母弟以蕃屏周亦曰吾無專享文武之功不敢專故建母弟且為後人之迷敗傾覆而溺入于難則振救之至于夷王王愆于厥身夷王厲王父也愆惡疾也諸侯莫不並走其望以祈王身至于厲王王心戾虐萬民弗忍居王于彘不忍害王也厲王之亂周人流王于彘諸侯釋位以間王政間猶與也去其位與治王之政事宣王有志而後效官宣王厲王子彘之亂宣王尚少召公虎取

而長之致授也至于幽王天不弔周王昏不若用愆厥位幽王宣王子若順也愆失也攜王奸命諸侯替之而建王嗣用遷郟鄏攜王幽王少子伯服也王嗣宜臼也幽王后申姜生大子宜臼王幸褒姒生伯服欲立之而殺大子大子奔申申伯與鄭及西戎伐周戰于戱幽王死諸侯廢伯服而立宜臼是爲平王東遷郟鄏則是兄弟之能用力於王室也至于惠王天不靖周生頹禍心施于叔帶惠襄辟難越去王都惠王平王六世孫頹惠王庶叔也莊十九年作亂惠王適鄭襄王惠王子叔帶襄王弟僖二十四年叔帶作難襄王處氾則有晉鄭咸黜不端黜去

也晉文殺叔帶鄭厲殺子頹爲王室去不端直之人以綏定王家則是兄弟之能率先王之命也在定王六年秦人降妖定王襄王孫定王六年魯宣八年曰周其有頿王亦克能脩其職諸侯服享二世共職二世謂靈景王室其有間王位諸侯不圖而受其亂災間于位謂子朝也今子朝以爲王猛受亂災謂楚也今子朝以爲晉至于靈王生而有頿靈王定王孫王甚神聖無惡於諸侯靈王景王克終其世景王靈王子今王室亂單旗劉狄剝亂天

下壹行不若〔單旗穆公也劉狄劉蚠也壹專也〕謂先王何常之有〔言先王無常法〕唯余心所命其誰敢討之帥羣不弔之人〔弔至也〕以行亂于王室侵欲無厭規求無度貫瀆鬼神〔貫習也瀆易也〕慢弃刑法倍奸齊盟傲很威儀矯誣先王晉為不道是攝是贊〔攝持也贊佐也先王謂景王〕思肆其罔極〔肆放也〕茲不穀震盪播越竄在荊蠻〔茲此也此不穀子朝自謂〕未有攸底〔底至也攸所也〕若我一二兄弟甥舅獎順天

法無助狡猾以從先王之命毋速天罰赦

圖不穀（赦其憂而圖其難）則所願也敢盡布其腹心

及先王之經而諸侯實深圖之昔先王之

命曰王后無適則擇立長年鈞以德德鈞

以卜（此所謂先王之經）王不立愛公卿無私古之制

也穆后及大子壽早夭即世（在十五年）單劉贊

私立少以間先王（間錯先王之制）亦唯伯仲叔季圖

之（伯仲叔季謂諸侯）閔馬父聞子朝之辭曰文辭以

行禮也子朝干景之命遠晉之大以專其志無禮甚矣文辭何爲傳終王室亂

疏昔武王克殷　正義曰諸家本皆然服虔王肅並注云文王受命武王伐紂故云文王克殷下句云吾無專享文武之功則合文武是也杜無注諸本悉作武王克殷疑誤也今定本亦作武王克殷

夷王　正義曰謚法安民好靜曰夷　注不忍至于彘　正義曰周語云厲王虐國人謗王召公告曰民不堪命也王怒得衛巫使監謗者以告則殺之國莫敢言道路以目三年乃流王于彘劉炫案周本紀民相與叛襲厲王厲王出奔于彘周語又曰彘之亂宣王在召公之宮國人圍之召公知之乃以其子代宣王言代王則國人謂是宣王國語雖不言殺必殺之矣國人相與襲王王既奔免得王子而殺之若得厲王亦應不舍而杜云不忍害王未必然也當謂不忍者不能忍王之虐也今知不然者下云居王于

彘是以理居處厲王于彘又云諸侯釋位以間王政是憂念王政則不忍者是不忍害王也若其必欲殺王應云王奔于彘劉以爲周語云周人欲殺王子召公以子代之則周人欲殺王子何肯不忍害不以爲不忍者不堪忍王惡案周語但云求王子不云求殺之是益横周語之文而規杜過非也　注間猶至政事　正義曰周本紀云彘之亂宣王在召公之宫國人圍之召公以其子代大子大子竟得脫周召二公二相行政號曰共和元年是其釋位與治王政之事也　注宣王至授也　正義曰周語云召公以其子代宣王宣王長而立之周本紀云共和十四年厲王死于彘大子靖長于召公家二相乃共立之爲王是爲宣王是召公長之也共和之年官之政事皆決於二相宣王長而有志堪爲人主二相乃致其官政於王也效者致與之義故注云效授也　注攜王至郟鄏　正義曰鄭語稱夏之衰也襃人之神化爲二龍以同於王庭而言曰余襃之二君也夏后卜殺之與去之與止之莫吉卜請其漦而

藏之吉乃布幣焉而策告之龍亡而漦在櫝而[illegible]殽周莫之發也及厲王之末發而觀之漦流於庭不可[illegible]也王使婦人不幃而譟之化爲玄黿以入於王府府之童妾未既齓而遭之既笄而孕當宣王而生不夫而育故懼而棄之時有童謠曰檿弧箕服實亡周國於是宣王聞之乃有夫婦鬻是器者王使執而戮之夫婦方逃在路[illegible]其夜號也而取之以逸逃於褒褒人有獄而以入於王王遂置之而嬖是女使至於后而生伯服周語云幽王伐有褒褒人以褒姒女焉褒姒有寵生伯服於是乎與虢石父比逐太子宜咎而立伯服太子出奔申申人繒人召西戎以伐周周於是亡書傳多説其事此其本也詩序云幽王取申女以爲后後得褒姒而黜申后周本紀云幽王太子母申侯女也而爲后王廢后并去太子用褒姒爲后以其子伯服爲太子申侯怒乃與繒西戎共殺幽王于驪山之下虜褒姒盡取周賂而去於是諸侯乃即申侯共立故幽王太子宜臼是爲平王東遷徙於洛邑辟戎寇也魯語云

幽王滅于戲戲驪山之北水名也皇甫謐云今京兆新豐東二十里戲亭是也劉炫云如國語史記之文幽王止立伯服爲太子耳既虜褒姒必廢其子未立爲王而得呼爲攜王者或幽王死後褒姒之黨立之爲王也汲冢書紀年云平王奔西申而立伯盤以爲大子與幽王俱死于戲先是申侯魯侯及許文公立平王於申以本太子故稱天王幽王既死而虢公翰又立王子余臣於攜周二王並立二十一年攜王爲晉文公所殺以本非適故稱攜王束晳云案左傳攜王奸命舊說攜王爲伯服伯服古文作伯盤非攜王伯服立爲王積年諸侯始廢之而立平王其事或當然 注惠王平王六世孫 正義曰世本云平王生桓王林林生莊王佗佗生僖王胡齊齊生惠王涼是六代也惠王生襄王鄭鄭生頃王巨巨生匡王班及定王瑜瑜生簡王夷夷生靈王泄心心生景王貴貴生悼王猛及敬王匄

注咸黜不端 正義曰諸本咸或作減王肅云咸皆也俗咸爲七經詩其傳詩有此句 王羲之寫亦作咸杜本[illegible]

在定至亂災　正義曰降者自上而下之言嘗將奉人
此妖語若似自上而下神馮之然故云降妖也然自受其
亂災以上皆是妖語至于靈王以下是子朝演說妖言謂
子猛當開王位耳服享言諸侯服從獻國之所有　規求
無度　正義曰俗本作規服王孫皆注云玩貪也元年傳
曰翫歲而愒日杜云翫愒皆貪也則此言貪求無限本
或作規謬也　倍奸齊盟　正義曰倍即背也違背奸犯
齊同之盟也案於時諸侯不有同盟許立子朝單劉未嘗
與朝結盟而復背之言單劉倍奸齊盟誣之　注擿持至
景王　正義曰是擿言執持之使不傾危也是贊謂佐助
之使得存立也故以擿爲持贊爲佐也杜以先王爲景王
則矯誣先王者當謂矯景之命立猛耳知先王非先世之
王者以言矯誣是矯詐誣罔據其人有語撟誣之猶今矯
擿詔勑若先世之王去此久遠不得有立猛之事子朝何
得擿矯誣之乎又傳云于景之命故杜以先王謂景王劉
炫以爲先世之王而規杜氏非也　毋速天罰　正義曰

速召也子朝以單劉爲亂從之必有天殃故勸諸侯無召
天罰　昔先王至以卜　正義曰先王先世之王不斥一人
蓋自古以來其如此也襄三十一年傳曰公薨立胡女敬
歸之子子野子野卒立敬歸之娣齊歸之子裯穆叔曰太
子死有母弟則立之無則立長年鈞擇賢義鈞則卜古之
道也非適嗣何必娣之子彼言大子死立母弟則此言擇
立長謂無母弟者也彼又云子野非適嗣何必娣之子然
則適嗣立而死當立娣之子也姪與娣同蓋王后夫人無
姪娣之子乃於諸妾之子擇立長耳年鈞擇賢與此年鈞
以德皆謂母之貴賤等者公羊傳曰立適以長不以賢立
子以貴不以長明母貴則先立也此子朝之母必賤於猛母
故專言立長之義不言母之貴賤何休難年鈞以德之言
云人君所賢下必從之焉能使王不立愛也鄭玄荅云周
禮小司寇掌外朝之政以致萬民而詢焉其三曰詢立君
其位王南鄉三公及州長百姓北面羣臣西面羣吏東面
小司寇以叙進而問焉如此則大衆之口非君所能[illegible]是

王不得立愛之法也　公卿至制也　正義曰三公六卿無得私附王之庶子而妄立之其意言單劉有私情違古制也何休難云大夫不世功而幷爲公卿通繼嗣左氏爲短鄭玄云公卿之世有大功德先王命所不絶者何難旣非鄭荅亦謬

齊有彗星出齊之分野不書魯不見齊侯使禳之祭以禳除之晏子曰無益也祇取誣焉誣欺也天道不謟謟疑也不貳其命若之何禳之且天之有彗也以除穢也君無穢德又何禳焉若德之穢禳之何損詩曰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厥德不回以受方國詩大雅翼翼共也聿惟也回違也言文王

德不違天人故四方之國歸往之君無違德方國將至何患於彗詩曰我無所監夏后及商用亂之故民卒流亡逸詩也言追監夏商之亡皆以亂故若德回亂民將流亡祝史之爲無能補也公說乃止

疏 注出齊至不見

正義曰傳言齊有此星而齊侯使禳之明出齊之分野出於玄枵之次也彗即孛也文十四年有星孛入于北斗十七年有星孛于大辰彼皆書此不書者時魯不見或陰不見

詩曰至方國

正義曰詩大雅大明之篇也唯此文王愼小其心翼翼然共順也又能明事上天惟行上天之道思使自得多福其德不有回邪以受四方之國言四方皆歸之

齊侯與晏子坐于路寢公歎曰美哉

室其誰有此乎（景公自知德不能久有國故歎也）晏子曰敢問何謂也公曰吾以爲在德對曰如君之言其陳氏乎陳氏雖無大德而有施於民豆區釜鍾之數其取之公也薄（謂以公量收）其施之民也厚（謂以私量貸）公厚斂焉陳氏厚施焉民歸之矣詩曰雖無德與女式歌且舞（詩小雅義取雖無大德要有喜說之心欲歌舞之式用也）陳氏之施民歌舞之矣後世若少惰陳氏而不亡則國其國也已公

曰善哉是可若何對曰唯禮可以巳之在禮家施不及國民不遷農不移工賈不變守常業士不濫不失職官不滔滔慢也大夫不收公利不作福公曰善哉我不能矣吾今而後知禮之可以爲國也對曰禮之可以爲國也久矣與天地並有天地則禮義興君令臣共父慈子孝兄愛弟敬夫和妻柔姑慈婦聽禮也君令而不違臣共而不貳父慈而教子孝

而箴箴詐也兄愛而友弟敬而順夫和而義

妻柔而正姑慈而從從不自專婦聽而婉婉順也

禮之善物也公曰善哉寡人今而後聞此

禮之上也對曰先王所稟於天地以為其

民也是以先王上之稟受也

疏詩曰至且舞　正義曰詩小雅車舝

剌幽王也　家施不及國　正義曰大夫稱家家之所施不得施及國人言國人是國君之所有大夫不得妄施遺之以樹己私恵陳氏施及國人是違禮也　大夫不收公利　正義曰尚書洪範曰惟辟作福惟辟作威臣無有作福作威臣之有作福作威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國是言作福作威君之利也大夫不得聚收公利自作福也陳氏作

福以招國人之心施民作福是收公利也[疏]禮之至地並

正義曰天地人民莫知其始但人稟陰陽之氣生於天地之間天地既形人民必育易序卦曰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男女有男女然後有夫婦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有君臣然後有上下有上下然後禮義有所錯是言有天地即有人民有人民即有父子君臣父子相愛君臣相敬敬愛爲禮之本是與天地並與

先王至上之　正義曰先古聖王所治理人民者爲受陰陽之氣生於天地之中以有上下之禮乃可治其天下又禮與天地同貴是以先王上之

春秋正義卷第三十一

春秋正義卷第三十二　昭公

國子祭酒上護軍曲阜縣開國子臣孔　穎達等奉

勑撰

經二十有七年春公如齊自鄆行公至自齊居于鄆夏四月吳弒其君僚僚亟戰民罷又伐楚喪故光乘間而動稱國以弒罪在僚

疏注僚亟至在僚　正義曰杜數僚之罪以示無道之驗僚以十六年即位十七年與楚戰于長岸二十三年伐州來敗楚于雞父其年又使太子諸樊入郢二十四年滅巢及鍾離此年又因楚喪而伐之是其亟戰民罷又伐楚喪故光得乘間而動稱國以弒罪在僚也言舉國皆欲弒之非獨光之罪故不書光弒

楚殺其大夫郤宛無極楚之讒人宛所明知而信近之以取敗亡故書名罪宛

疏注無極至罪宛　正義曰文七年宋殺其大夫傳曰不稱名非其罪也死者無罪則不稱其名是稱名者皆為有罪矣此郤宛書名故杜跡其為罪之狀書名所以罪宛也

秋晉士鞅宋樂祁犂衛北宮喜曹人邾人滕人會于扈冬十月曹伯午卒無傳未同盟而赴以名邾快來奔無傳快邾命卿也故書

疏注快邾至故書　正義曰邾是小國其臣見於經者甚少唯此與襄二十三年邾畀我來奔書者二人而已釋例曰魯之叔孫父兄再命而書於經晉之司空亞旅一命而經不書推此知諸侯大夫再命以上皆書於經自一命以下大夫及士經皆稱人名氏不得見此皆典策之正文也小國之卿或命而禮儀不備或未加命

歟故不書之邾郳我之等其奔亡亦多所書唯數人而已知其合制者少杜言數人謂此快與郳我及曹公孫會也是言快是邾之命卿備於禮成爲卿故書也快不書氏蓋未賜族無可稱也公如齊自鄆行公

至自齊居于鄆無傳

傳二十七年春公如齊公至自齊處于鄆言在外也在外邑故書地吳子欲因楚喪而伐之使公子掩餘公子燭庸帥師圍潛前年楚平王卒二子皆王僚母弟潛楚邑在廬江六縣西南使延州來季子聘于上國季子本封延陵後復封州來故曰延州來遂聘于晉以觀諸侯

觀疆弱

楚莠尹然工尹麇帥師救潛二尹楚官然麇其名左司馬沈尹戌帥都君子與王馬之屬以濟師都君子在都邑之士有復除者王馬之屬王之養馬官屬校人也濟益也與吳師遇于窮令尹子常以舟師及沙汭而還沙水名左尹郤宛工尹壽帥師至于潛吳師不能退楚師彊故吳不得退去吳公子光曰此時也弗可失也欲因其師徒在外國不堪役以弒王告鱄設諸曰上國有言曰不索何獲我王嗣也吾欲求之

光吳王諸樊子也故曰我王嗣事若克季子雖至不吾廢也至謂聘還鱄設諸曰王可弒也母老子弱是無若我何猶言我無若是何欲以老弱託光光曰我爾身也言我身猶爾身夏四月光伏甲於堀室而享王掘地爲室王使甲坐於道及其門坐道邊至光門門階戶席皆王親也夾之以鈹着者獻體攺服於門外羞進食也獻體解衣執着者坐行而入坐行膝行執鈹者夾承之承執着者及體以相授也鈹及進着者體以所食授王光

僞足疾入于堀室（恐難作王黨殺己素辟之）鱄設諸寘劍於魚中以進（全魚炙）抽劍刺王鈹交於胷（交鱄諸胷）遂弑王闔廬以其子爲卿（闔廬光也以鱄諸子爲卿）季子至曰苟先君無廢祀民人無廢主社稷有奉國家無傾乃吾君也吾誰敢怨哀死事生以待天命非我生亂立者從之先人之道也（吳自諸樊以下兄弟相傳而不立適是亂由先人起也季子自知力不能討光故云爾）復命哭墓（復使命於僚墓）復位而待（復本位待光命）吳公子

掩餘奔徐公子燭庸奔鍾吾[鍾吾小國]楚師閒吳亂而還[言聞吳亂明郤宛不取賂而還]郤宛直而和國人說之[以直事君以和接類]鄢將師爲右領[右領官名]與費無極比而惡之[惡郤宛]令尹子常賄而信讒無極譖郤宛焉謂子常曰子惡欲飲子酒[子惡郤宛]又謂子惡令尹欲飲酒於子氏子惡曰我賤人也不足以辱令尹令尹將必來辱爲惠已甚吾無以酬之若何[酬報獻]無極曰

令尹好甲兵子出之吾擇焉（擇取以進子常）取五甲五兵曰寘諸門令尹至必觀之而從以酬之（曰無極辭）及饗日帷諸門左（張帷陳甲兵其中）無極謂令尹曰吾幾禍子子惡將為子不利甲在門矣子必無往且此役也（此春救潛之役）吳可以得志子惡取賂焉而還又誤羣帥使退其師曰乘亂不祥吳乘我喪我乘其亂不亦可乎令尹使視郤氏則有甲焉不往召鄢

將師而告之（告子惡門有甲兵將害己）將師退遂令攻郤氏且爇之（爇燒也）子惡聞之遂自殺也國人弗爇令曰不爇郤氏與之同罪或取一編菅焉或取一秉秆焉（編菅苦也秉把也秆藁也）國人投之遂弗爇也令尹炮之（炮燔郤宛）盡滅郤氏之族黨殺陽令終與其弟完及佗（令終陽匄子）與晉陳及其子弟（晉陳楚大夫皆郤氏黨）晉陳之族呼於國曰鄢氏費氏自以爲王專禍楚國弱寡

王室蒙王與令尹以自利也蒙欺也令尹盡信之矣國將如何令尹病之為下殺無極張本【疏】注二子至母弟　正義曰賈逵云然當是相傳說耳未必有正文也三十年傳此二公子奔楚楚子大封而定其徙子西諫曰吳光新得國若好吾邊疆使柔服焉猶懼其至吾又彊其讎以重怒之無乃不可乎謂此二子為光之讎或當是僚母弟也　聘于上國　正義曰服虔云上國中國也蓋以吳辟在東南地勢卑下中國在其上流故謂中國為上國也下云遂聘于晉則上國之言不包晉矣當摠謂宋衛陳鄭之徒為上國耳亦不知其時聘幾國也經不書未必不至魯檀弓云延陵季子適齊於其反也其長子死葬於嬴博之間鄭玄云魯昭二十七年吳公子札聘於上國是也如鄭之言此時或聘齊也　注季子至州來　正義曰襄三十一年注云延州來季札邑此又分析之言本封

延陵後復封州來故曰延州來成七年吳入州來注云楚邑淮南下蔡縣是也十三年吳滅州來二十三年傳云吳伐州來楚薳越救之則州來末爲吳有不可以封札也釋例土地名延州來闕則延陵州來並闕不知其處杜意當謂吳地別有州來非楚邑也鄭玄云季子讓國居延陵因號焉襄二十九年公羊傳曰季子去之延陵終身不入吳國然則季子雖則讓國猶尚仕爲吳卿非自竄於彼地吳世家云季札封于延陵故號曰延陵季子杜言封是也封謂賜之爲采邑耳　注二尹楚官　正義曰楚官多以尹爲名知二尹是官名耳其蔿王之義不可知也服虔云主尹主宮內之政蔿不可解王赤必然定本王作工　注都君至校人　正義曰都謂國都在都君子明是在都邑之士也都邑之士以君子爲號故知是有復除者謂優復其身除其傜役賈逵云然今之律令猶名放課役者爲復除是漢世以來有此言也此人或別有功勞或曲蒙恩澤乎常免其傜役事急乃使之耳周禮校人掌養馬知王馬之

圉趣王之養馬之官圉也校人職云凡頒良馬而養乘之乘馬一師四圉三乘爲皁皁一趣馬三皁爲繫繫一馭夫六繫爲廄廄一僕夫六廄成校校有左右駑馬三良馬之數麗馬一圉八麗一師八師一趣馬八趣馬一馭夫諸侯六閑養馬之人多矣此唯養馬不給餘役今亦事急而徵使之 遇于窮 正義曰土地名窮闕也本或窮下有谷字者爲定七年傳敗尹氏于窮谷涉彼而誤耳 上國有言 正義曰賈逵云上國中國也服虔云上國謂上古之國賢士所言也此猶如上文聘于上國則賈言是也 注光吳至王嗣 正義曰吳世家云吳王壽夢有子四人長曰諸樊次曰餘祭次曰餘昧次曰季札季札賢而壽夢欲立之季札讓不可乃立諸樊諸樊卒有命授弟餘祭欲傳以次必致國於札凡弟皆欲致國令以漸至焉餘祭卒弟餘昧立餘昧卒欲授季札札讓逃去於是吳人曰先王有命必致季子季子今逃位則餘昧後立今卒其子當代乃立餘昧之子僚爲王公子光者王諸樊之子也常以爲吾父兄弟四

人當傳至季子季子不受光父先立若旣不傳季子光當
立遂殺王僚光代立爲王是史記以光爲諸樊之子僚爲
夷眜之子也襄二十九年公羊傳曰謁也餘祭也夷眜也
與季子同母者四季子弱而才兄弟皆愛之同欲立之以
爲君弟兄迭爲君而致國乎季子故謁也死餘祭也立餘
祭也死夷眜也立夷眜也死則國宜之季子者也季子使
而亡焉僚者長庶也即之闔閭曰將從先君之命與則國
宜之季子者也如不從先君之命與則我宜立者也僚惡
得爲君乎於是使專諸刺僚世本云夷眜及僚夷眜生光
服虔云夷眜生光而廢之僚者夷眜之庶兄夷眜卒僚代
立故光曰我王嗣也是用公羊爲說也杜言光吳王諸樊
子用史記爲說也班固云司馬遷采世本爲史記而今之
世本與遷言不同世本多誤不足依馮故杜以史記爲正
也光言王嗣者言己是世適之長孫也　注猶言至託光
正義曰古人言有顚倒故杜以爲是無若我何猶言我無
若是何恐己死之後不能存立欲以老弱託光也彭仲博

云當言見無我若何我毋無我當如何我字當在若上門階至親也　正義曰言從門至階從階至戶從戶至席皆是王之親兵也　鈹　正義曰說文云鈹劒也則鈹是劒之別名　及體以相授　正義曰鈹之鋒刃及進羞者體也王之左右必更有人受羞以進王故言相授也雖則相授進羞者得至王所　注全魚炙　正義曰吳世家云鱄諸置匕首於炙魚之中以進食手匕首刺王僚匕首者劒首如匕匕匙手匕首謂執匕首也　取五甲五兵　正義曰周禮司右云凡國之勇力之士能用五兵者屬焉鄭引司馬法曰弓矢圍殳矛守戈戟助凡五兵長以衛短短以救長然則弓矢殳矛戈戟五者皆名為兵此云五兵當是一種器耳不知取何兵也服虔云兵戟也　注編管至稾也　正義曰釋草云白華野管郭璞云管茅屬釋器云白蓋謂之苫李巡曰編管以覆屋曰苫郭璞曰白茅苫也是編管為苫也秉把詩毛傳文也說文云秆禾莖也是秆稾也或取一片苫或取一把稾言以不肯燒之　國人至逸

之正義曰國人投之謂投營秆於地故遂不燒也令尹炮之三句是鄢將師令衆之辭服虔云民不肯爇也鄢將師矯令尹使女燔炮之燔炮爇皆是燒也秋會于扈令戍周且謀納公也宋衛皆利納公固請之范獻子取貨於季孫謂司城子梁與北宮貞子子梁宋樂祁也貞子衛北宮喜曰季孫未知其罪而君伐之請囚請亡於是乎不獲君又弗克而自出也夫豈無備而能出君乎季氏之復天救之也復猶安也休公徒之怒休息也而啓叔孫氏之心不然

豈其伐人而說甲執冰以游叔孫氏懼禍之濫而自同於季氏天之道也魯君守齊三年而無成季氏甚得其民淮夷與之（淮夷與魯東夷）有十年之備有齊楚之援（公雖在齊言齊不致力）有天之贊有民之助有堅守之心有列國之權而弗敢宣也（宣用也）事君如在國（書公行告公至是也）故鞅以爲難二子皆圖國者也而欲納魯君鞅之願也請從二子以圍魯無成死之

二子懼皆辭乃辭小國而以難復以難紛白晉君疏懼禍至道也正義曰言季氏無罪而公濫討之叔孫氏亦懼禍之濫及於已而自同心於季氏俱叛公此乃天之常道也孟懿子陽虎伐鄆陽虎季氏家臣伐鄆欲奪公鄆人將戰子家子曰天命不慆久矣慆疑也言天弃君不疑使君亡者必此衆也言君據鄆衆以與魯戰必敗亡天既禍之而自福也不亦難乎猶有鬼神此必敗也嗚呼爲無望也夫其死於此乎公使子家子如晉公徒敗于且知且知近鄆地疏孟懿至伐鄆正義曰伐鄆

欲奪公辯使公不得居也不書者代公逆事不可以告廟國史無由得書　猶有至賊也　正義曰言尚有鬼神以助君此戰必當敗也況無鬼神乎

楚郤宛之難國言未已進胙者莫不謗令尹進胙國中祭祀也謗詛也沈尹戌言於子常曰夫左尹與中廏尹莫知其罪而子殺之以興謗讟至于今不已左尹郤宛也中廏尹陽令終戌也惑之仁者殺人以掩謗猶弗爲也今吾子殺人以興謗而弗圖不亦異乎夫無極楚之讒人也民莫不知去朝吴在十五年出蔡

侯宋在二十一年喪大子建殺連尹奢在二十年屏王之耳目使不聰明不然平王之溫惠共儉有過成莊無不及焉所以不獲諸侯邇無極也邇近也今又殺三不辜以興大謗三不辜郤氏陽氏晉陳氏幾及子矣子而不圖將焉用之夫鄢將師矯子之命以滅三族國之良也而不愆位在位無愆過吳新有君光新立也疆埸日駭楚國若有大事子其危哉知者除讒以自安也

令子愛讒以自危也甚矣其惑也子常曰是瓦之罪敢不良圖九月己未子常殺費無極與鄢將師盡滅其族以說于國謗言乃止

疏 鄢將師矯子之命 正義曰令尹召鄢將師告之以郤宛門有甲耳不令攻郤宛也鄢將師退而令眾使攻之是矯令尹之命也

冬公如齊齊侯請饗之設饗之禮子家子曰朝夕立於其朝又何饗焉其飲酒也乃飲酒使宰獻而請安比公於大夫也禮君不敵臣宴大夫使宰爲主獻獻爵也請安齊侯請自安不在坐也子仲之子曰重爲齊侯

侯夫人曰請使重見子仲魯公子慭也十二逐季氏不能而奔齊今公行子家子乃以君出辟齊夫人疏朝臣夕酒禮而欲使重見從宴媟也

至飲酒　正義曰禮爲諸侯相爲賓主國待之右

三禮享爲大鄭玄云享大牢以飲賓是爲禮之大者

以公雖居鄆以齊爲主此年已再如齊數相見不爲賓客

故言朝夕立於其朝又何須設饗禮焉其飲酒也勸其用

宴禮而飲酒耳　注比公至坐也　正義曰燕禮者公燕

大夫之禮也公雖親在而别有主人鄭玄云主人宰夫也

宰夫大宰之屬掌賓客之獻飲食者也君於其臣雖爲賓

不親獻以其尊莫敢抗禮也今齊侯與公飲酒而使宰獻

是比公於大夫也獻獻爵者禮有三酌獻也酬也酢也獻

酬是主人獻賓唯酢是賓荅主人耳禮君不敵臣宴大夫

使宰爲主卿燕禮是其事也杜以宰獻而請安謂齊侯請

自安於别室不在坐也劉炫云案燕禮司正洗角觶南面

坐奠于篚庭升東楹之東受命西階上北面命卿大夫君曰以我安卿大夫皆對曰諾敢不安彼是請賓使自安當如彼使宰請魯侯自安耳主人請安謂主人使司正請安于賓賬虞亦然杜今云齊侯請自安非也今知不然者案鄉飲酒禮賓主相敵主人亦請安于賓然則齊侯與公敵禮賓乃是常事何須傳載其文以見畢公之義明是齊侯請欲自安不在其坐明慢公之甚劉不審思此理用燕禮請安之義而規杜非也十二月晉籍秦致諸侯之戍于周魯人辭以難經所以不書戍周籍秦籍談予

經二十有八年春王三月葬曹悼公無傳六月而葬緩公如晉次于乾侯乾侯在魏郡斥丘縣晉竟內邑[illegible]

月丙戌鄭伯寧卒（無傳未同盟而赴以名）六月葬鄭定公（無傳三月而葬速）秋七月癸巳滕子寧卒（無傳未同盟而赴以名）冬葬滕悼公（無傳）

傳二十八年春公如晉將如乾侯（齊侯卑公故適晉）子家子曰有求於人而即其安人孰矜之其造於竟（欲使次於竟以待命）弗聽使請逆於晉晉人曰天禍魯國君淹恤在外君亦不使一个辱在寡人（一个單使）而即安於甥舅其亦使

逆君〈[illegible]使齊逆君〉使公復于竟而後逆之〈逆著乾侯也言〉

〈公不能用子家所以見辱〉晉祁勝與鄔臧通室〈二子祁盈家臣也通室易〉

妻祁盈將執之〈盈祁午之子〉訪於司馬叔游〈叔游〉

〈司馬叔侯之子〉叔游曰鄭書有之惡直醜正實蕃

有徒〈鄭書古書名也言害正直者實多徒衆〉無道立矣子懼不免

〈言世亂讒勝〉詩曰民之多辟無自立辟〈詩大雅〉姑已

若何〈姑且也已止也〉盈曰祁氏私有討國何有焉

〈言討家臣無與國事〉遂執之祁勝賂荀躒荀躒爲之言

於晉侯晉侯執祁盈以其專戮祁盈之臣曰鈞將皆死鈞同也慭使吾君聞勝與臧之死也以爲快慭發語之音乃殺之夏六月晉殺祁盈及揚食我揚叔向邑食我叔向子伯石也食我祁盈之黨也而助亂故殺之遂滅祁氏羊舌氏初叔向欲娶於申公巫臣氏夏姬女也其母欲娶其黨叔向曰吾母多而庶鮮吾懲舅氏矣言父多妾媵而庶子鮮少嫉母氏性不曠其母曰子靈之妻殺三夫子靈

巫臣妻夏姬也三夫陳御叔楚襄老及巫臣也時巫臣已死一君陳靈公一子夏徵舒

而亡一國陳也兩卿矣孔寧儀行父可無懲乎吾

聞之甚美必有甚惡是鄭穆少妃姚子之

子子貉之妹也子貉鄭靈公夷子貉早死無後而

天鍾美於是是夏姬也鍾聚也子貉死在宣四年將必以是大

有敗也昔有仍氏生女黰黑有仍古諸侯也美髮爲黰而

甚美光可以鑑髮膚光色可以照人名曰玄妻以髮黑故

樂正后夔取之夔舜典樂之君長生伯封實有豕

心貪惏無饜忿纇無期謂之封豕（纇戾也封大也）有窮后羿滅之夔是以不祀（羿篡夏后者）且三代之亡共子之廢皆是物也（夏以末喜殷以妲己周以褒姒三代所由亡也共子晉申生以驪姬廢）女何以爲哉夫有尤物足以移人苟非德義則必有禍（尤異也）叔向懼不敢取平公彊使取之生伯石伯石始生子容之母走謁諸姑（子容母叔向嫂伯華妻也姑叔向母）曰長叔姒生男（兄弟之妻相謂姒）姑視之及堂聞其聲而還曰

是豺狼之聲也狼子野心非是莫喪羊舌氏矣遂弗視

疏 惡直至有徒　正義曰以直爲惡以正爲醜惡直事醜正道如此人者實蕃多有徒衆言時世慕善者少從惡者多　詩曰至立辟　正義曰詩大雅板之篇刺厲王之詩辟邪也辟法也民之多有邪辟於此之時無自謂所立者爲法是言無道之世法不可爲古辟辟字同音異耳　鈞將皆死　正義曰鈞同也殺勝與滅盈亦死不殺盈亦死同將皆死不如殺之使盈闕而快意　吾母多　正義曰言父多妾媵而謂之母多者意言庶弟少據庶弟而發言故謂父妾爲母耳　殺三夫　正義曰三夫皆自命盡而死其死不由夏姬而云似三夫者婦之配夫欲其偕老其夫數死是夏之禍由故以爲夏姬之咎　一君至兩卿　正義曰一君一子也爲上殺文兩卿亦蒙亡文也以兩卿棄位出奔身不[illegible]而何亡也此事皆宣十年十一年傳　甚美必有甚惡

正義曰物忌大盛善不可常暑往寒來晝明夜暗孰能爲此者天地天地尚不能常況人乎故甚美必有甚惡也甚美謂夏姬之身甚惡當在其後言其種徧當惡故禁其子取之　子貉至於是　正義曰此因鄭靈早夭而夏姬美推之爲此言耳不是兄早死而妹必美也猶今俗語云喪家女未必慧慧家女未必衰　將必至敗也　正義曰夏姬淫或喪國滅家叔向之母猶謂未是大敗故言將必以兆大有敗也十四年傳稱施邢侯者或是夏姬之男此殺揚食我又是夏姬之外孫其種類盡矣　生女黰黑

正義曰黰即鬒也詩云鬒髮如雲毛傳云鬒黑髮也如雲言美長也說文云鬒稠髮也然則鬒者髮多長而黑美之貌也此傳黰下有黑則黰文不兼於黑故賈杜皆云美髮爲黰　注髮膚至照人　正義曰傳於黰黑甚美之下乃云光可以鑑知髮與肌膚二者光色皆可以照人　注夔舜至君長　正義曰尚書舜典云帝曰夔命汝典樂教胄子是夔爲舜之典樂之官也正長也后君也故云典樂之

君長王朝公卿故以后言之猶謂稷爲后稷　生伯至封豕　正義曰豕心言其心似豬貪而無恥也方言云晉魏河内之北謂惏爲殘楚謂之貪則惏亦貪也賈逵云惏者食也其人貪者財利飲食無知饜足忿怒很戾無有期度時人謂之大豬　注類戾也封大也　正義曰以類忿共文則類亦似忿故以爲戾言很戾也定四年傳封豕與長蛇相對知封爲大也服虔云忿怒其類以饜其私無期度也　注夏以至姬廢　正義曰晉語云史蘇曰昔夏桀伐有施氏有施氏以妹喜女焉妹喜有寵於是與伊尹比而亡夏殷辛伐有蘇有蘇氏以妲己女焉妲己有寵於是與膠鬲比而亡殷周幽王伐有褒褒人以褒似女焉褒姒有寵生伯服於是與虢石甫比逐大子宜臼而立伯服大子奔申申人鄫人召西戎以伐周周於是乎亡是三代所由亡之事也共子之事具見於傳　苟非至有禍　正義曰苟誠也誠不以德義自持則必有禍　注兄弟至謂姒　正義曰相謂者然者謂長者爲姒也丁容是伯華之

子其兄弟伯華最長叔向次之其餘諸弟皆小於叔向故謂叔向爲長叔叔向之妻其年長於子容之母故稱長叔姒也釋親云女子同出謂先生爲姒後生爲娣孫炎曰同出俱嫁事一夫也公羊傳曰娣者何弟也此其義也是言其事一夫者長爲姒幼爲娣自以身之長幼生娣姒之名其娣姒之名不由夫之長幼也釋親又云長婦謂稚婦爲娣婦娣婦謂長婦爲姒婦自以身之長稚相謂也喪服小功章云娣姒婦報傳曰娣姒婦者弟長也傳言弟長者雙訓娣姒言娣是弟姒是長也鄭玄云娣姒者兄弟之妻相名也長婦謂稚婦爲娣婦娣婦謂長婦爲姒婦亦取爾雅之文以解弟長之義是以身之長幼謂矣

秋晉韓宣子卒魏獻子爲政獻子魏舒分祁氏之田以爲七縣七縣鄔祁平陵梗陽塗水馬首盂也分羊舌氏之田以爲三縣銅鞮平陽楊氏司

馬彌牟爲鄔大夫大原鄔縣賈辛爲祁大夫大原祁縣司馬烏爲平陵大夫魏戊爲梗陽大夫戊魏舒庶子梗陽在大原晉陽縣南知徐吾爲塗水大夫徐吾知盈孫塗水大原榆次縣韓固爲馬首大夫固韓起孫孟丙爲盂大夫大原盂縣樂霄爲銅鞮大夫上黨銅鞮縣趙朝爲平陽大夫朝趙勝曾孫平陽平陽縣僚安爲楊氏大夫平陽楊氏縣謂賈辛司馬烏爲有力於王室二十二年辛烏帥師納敬王故舉之謂知徐吾趙朝韓固魏戊

餘子之不失職能守業者也（卿之庶子爲餘子）其四人者皆受縣而後見於魏子以賢舉也（四人司馬彌牟孟丙樂霄僚安也受縣而後見言采衆而舉不以私也）魏子謂成鱄（鱄晉大夫）吾與戊也縣人其以我爲黨乎對曰何也戊之爲人也遠不忘君（遠疏遠也）近不偪同（不偪同位）居利思義（不苟得）在約思純（無濫心）有守心而無淫行雖與之縣不亦可乎昔武王克商光有天下（光大也）其兄弟之國者十有五

人姬姓之國者四十人皆舉親也夫舉無他唯善所在親疏一也詩曰唯此文王帝度其心莫其德音其德克明克明克類克長克君王此大國克順克比比于文王其德靡悔既受帝祉施于孫子（詩大雅美文王能王大國受天福施及子孫）心能制義曰度（帝度其心）德正應和曰莫（莫然清靜）照臨四方曰明勤施無私曰類（施而無私物得其所無失類也）教誨不倦曰長（教誨長人之道）賞慶刑威曰

君作威作福君之職也慈和偏服曰順唯順故天下偏服擇善而
從之曰比比方善事使相從也經緯天地曰文經緯相錯故織成文
九德不愆作事無悔九德上九曰也皆無愆過則動無悔吝故襄
天祿子孫賴之襄受也主之舉也近文德矣
所及其遠哉舉魏戊等勤施無私也其四人者擇善而從故曰近文德所及遠也賈
辛將適其縣見於魏子魏子曰辛來昔叔
向適鄭鬷蔑惡鬷蔑鬷明惡醜欲觀叔向從使之收
器者從隨也隨使人應歛俎豆者而往立於堂下一言而善

史記皆謂羊舌亦爲銅鞮伯華是銅鞮亦羊舌邑也平陽之次在銅鞮揚氏之間知亦羊舌邑也　注二十至敬王

正義曰二十二年傳曰晉籍談荀躒賈辛司馬督帥師軍于陰于侯氏于谿泉次于社賈辛軍谿泉司馬督次于社督即烏也此衆軍並爲伐子朝欲納敬王　注卿之至餘子

正義曰宣二年傳云宦卿之適以爲公族又宦其餘子亦爲餘子其庶子爲公行注云餘子適子之母弟也庶子妾子也彼適庶分爲三等故餘子與庶子爲異此無所對故揔謂庶子爲餘子也此四人之內當有妻生妾生者也知徐吳韓固是卿之孫也趙朝卿之曾孫也而並稱餘子者言其父祖是餘子就餘子子孫之內選其賢者而用之此四人不失常職能守其父祖之業者也　對曰至可乎

正義曰遠不忘君言職雖疏遠而心在公室常忠敬也近不偪同言親近有寵不偪迫同位常謙共也居利思義臨財不苟得思義可取乃取之也在約思純處貧匱而思純固無叨濫之心也有守善之心而無淫邪之行則

乎敬之哉毋墮乃力墮損也仲尼聞魏子之舉也以爲義曰近不失親謂舉魏戊遠不失舉以賢舉可謂義矣又聞其命賈辛也以爲忠先賞王室之功故爲忠詩曰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忠也詩大雅永長也言能長配天命致多福者唯忠魏子之舉也義其命也忠其長有後於晉國乎

疏分祁至氏大夫正義曰此祁氏與羊舌氏之田舊是私家采邑二族既滅其田歸公分爲十縣爲公邑故選置大夫也傳文先祁後羊舌故依下文選置大夫之次上七縣爲祁氏之田下三縣爲羊舌氏之田且五年傳謂伯石爲揚石明揚氏是羊舌之田也家語與

叔向將飲酒聞之曰必鬷明也素聞其賢故聞其言而知之下執其手以上曰昔賈大夫惡賈國之大夫惡亦醜也娶妻而美三年不言不笑御以如臯爲妻御之臯澤射雉獲之其妻始笑而言賈大夫曰才之不可以已我不能射女遂不言不笑夫今子少不颺顏貌不揚顯子若無言吾幾失子矣言之不可以已也如是遂如故知今女有力於王室吾是以舉女因賈辛有功而後舉之言人不可無辭行

親于而與之縣不亦可乎　昔武至親也　正義曰此
王克商得封建諸國歸功於武王耳此十五國或有在
封者非武王之時盡得封也尚書康誥之篇周公營洛之
年始封康叔于衛洛誥之篇周公致政之年始封伯禽于
魯明知武王之時兄弟未盡封也僖二十四年傳稱周公
弔二叔之不咸故封建親戚以蕃屏周亦以周公為制禮
之主故歸功於周公耳非盡周公封也九年傳曰文武成
康之封建母弟則康王之世尚有封國宣王方始封鄭非
獨武王周公封諸國也僖二十四年傳數文之昭也有十
六國此言武王兄弟之國十五人者人異故說異耳非武
王封十五周公始加一也以魯衛驗之知周公所加非唯
一耳　詩曰至孫子　正義曰詩大雅皇矣之篇美文王
之德也唯此文王之身為天帝所祐天帝開廣其心令其
有揆度之惠所度前事莫不皆得其中也又使之莫然安
靜其德教之善音施之於人則皆應和之也又能有監照
在下之明又能有勤施無私之善又能教誨不倦有為人

師長之德又能賞善刑惡有爲人君上之度既有人君之
德故爲人君王此周之大邦也其施教令能使國人從服
而順之既爲國人順服又能擇人之善者比方其善乃從
而用之以此文王之德比于上世有能經緯天地文德之
王如堯舜之輩其此詩人稱比較于文王之九德其德皆
是無爲人所悔吝者言文王之德堪比或以爲比于前世
文德之王義亦通也以此之故既受天之祉福施及于後
世之子孫得使長王天下也此章文次如此者德皆天之
所授故先言帝度其心明以下皆蒙帝文也德由心起故
先言心能度物也心既能度然後能施爲政教故次莫其
德音言施政教清靜也爲君所以施政故先言政教清靜
乃論身之德故次能明能善其明與善還是德音之事
施之於人有照臨之明勤施之善耳心能施而無私乃可
爲人君長故次克長克君長即師也學記曰能爲師然後
能爲長能爲長然後能爲君故先長後君也既[illegible]人
王[illegible]爲君之[illegible]大邦也順爲大邦之[illegible]使

國人[illegible]順也民[illegible]順服又須擇善用之故次克
比也[illegible]于文王其德無所悔恨故言受天之福澤施[illegible]世
以結之此傳言唯此文王毛詩作維此王季經涉亂離而
有異讀後人因而兩存不敢追改今王肅注毛詩[illegible]
亦作作文王鄭注毛詩作維此王季故解比于文王
王季之德可以比于文王也劉炫云此作唯此文王不可
以文王之德還自比文王故知比于文王可以比于上代
文德之王也　心能制義曰度　正義曰心能制斷時事
使合於義是為善揆度也言揆度未來之事皆得中也
德正應和曰莫　正義曰毛詩莫作貊樂記引此詩亦作
莫釋詁云貉嘆安定也郭璞云皆靜定毛傳云貊靜也其
德既正為政清靜故有所施為民皆應和易繫辭曰君子
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即此義也莫是清靜
之意故杜云莫然清靜　注施而至類也　正義曰勤行
施與惜無偏私物皆得所是無失類也鄭玄云類善也無
失類者不失善之類也　賞慶刑威曰君　正義曰人君

執賞罰之柄以賞慶人以刑威物是為君之道　慈和徧服曰順　正義曰人君執慈心以惠下用和善以接物則天下徧服而順從之故為順也易繫辭云天之所助者順故杜云唯順故天下徧服　經緯天地曰文　正義曰易稱聖人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言德能順天隨天所為如經緯相錯織成文章故為文也　注近文德所及遠　正義曰成鱄引此詩者唯欲取克類克比二事同於文王故云近文德矣文王以有此德故得施于子孫孫子既近文德亦將所及遠也　從使之收器者　正義曰下云叔向將飲酒將欲舉爵而飲此則欲循未畢使者擬收器耳未即收也　一言而善　正義曰舊說云一言者謂設由上徹由下　御以如皋　正義曰詩云鶴鳴于九皋是皋為澤也如往也為妻御車以往澤也　遂如故知　正義曰遂如故舊相知　詩曰至忠也　正義曰詩大雅文王之篇也言王者長自言我之所為配上天之命而行之是自求多之福使歸已此詩之言言忠則然也言[illegible]

能忠必有多福歸之冬梗陽人有獄魏戊不能斷以獄上上魏子其大宗賂以女樂訟者之大宗魏子將受之魏戊謂閻沒女寬二人魏子之屬大夫曰主以不賄聞於諸侯若受梗陽人賄莫甚焉吾子必諫皆許諾退朝待於庭魏子朝君退而待於魏子之庭饋入召之召二大夫食比置三歎既食使坐更命之令坐魏子曰吾聞諸伯叔諺曰唯食忘憂吾子置食之間三歎何也同辭而對曰或賜二小

人酒不夕食或他人也言飢甚饋之始至恐其不足是以歎中置自咎曰豈將軍食之而有不足是以再歎號子中軍帥故謂之將軍及饋之畢願以小人之腹爲君子之心屬厭而已屬足也言小人之腹飽猶知厭足君子之心亦宜然獻子辭梗陽人傳言魏氏所以興

疏注魏子至將軍　正義曰晉使卿爲軍將謂之將中軍將上軍此以魏子將中軍故呼爲將軍及六國以來遂以將軍爲官名蓋其元起於此

經二十有九年春公至自乾侯居于鄆以乾

侯故不得見晉侯故疏注以乾至侯故　正義曰二十五年公孫于齊齊侯唁公于野井二十六年經書公至自齊公雖不至齊都既入齊竟得與齊侯相見故書公至自齊往年公如晉次于乾侯雖入晉竟不得與晉侯相見故書至自乾侯以乾侯致告於廟者為不得見晉侯故

齊侯使高張來唁公唁公至晉不見受高張高偃子疏注唁公至晉不見受　正義曰詩毛傳曰弔失國曰唁二十五年公新失國齊侯唁公可矣於此復唁公者公以齊不憂己棄而適晉望得晉人矜之晉侯不肯見公齊侯心復恨公嫌公此舉故遣唁公所以唁愍公也故云唁公至晉不見受又似更復失國故唁之

公如晉次于乾侯復不見受往乾侯

夏四月庚子叔詣卒無傳

秋七月

冬十月鄆潰無傳民逃其上曰潰潰散叛公疏注民逃至叛公　正

義曰民逃其上曰潰文三年傳例也公自二十六年以來常居于鄆此時公既如晉必留人守鄆鄆人潰散而叛公使公不得更來當是季氏道之使然

傳二十九年春公至自乾侯處于鄆齊侯使高張來唁公稱主君（比公於大夫）子家子曰齊卑君矣君祗辱焉（言齊侯以公比齊大夫適取辱）公如乾侯（為齊所卑故復適晉冀見恤）

疏注比公於大夫　正義曰傳稱范宣子撫荀偃云事吳敢不如事主醫和謂趙文子曰主是謂矣如此之類大夫稱主傳文多矣今高張以齊侯之命稱公為主君以晉不受公故輕侮之比公於大夫也

三月己卯京師殺召伯盈尹氏固及

原伯魯之子皆子朝黨也稱伯魯子終不說學尹固之復也十二六年尹固與子朝俱奔楚而道還有婦人遇之周郊尤之曰處則勸人為禍行則數日而反是夫也其過三歲乎夏五月庚寅王子趙車入于鄻以叛陰不佞敗之趙車子朝之餘也見王殺伯盈曾故叛鄻周邑

疏注二十至道還　正義曰尹固復還之文傳雖不載以婦人尤之云其過三歲乎知以二十六年往遂而還至此爲三歲也

平子每歲賈馬賈買也具從者之衣屨而歸之于乾侯公執歸馬者賣之賣其馬乃不歸

馬衛侯來獻其乘馬曰啓服啓服馬名塹而死墮塹死也公將爲之櫝爲作棺也子家子曰從者病矣請以食之乃以帷裹之禮曰敝帷不弃爲埋馬也注啓服馬名

正義曰釋畜云馬前右足白啓郭璞曰左傳曰啓服詩云兩服上襄鄭玄云兩服中央夾轅者此馬毛色名啓公用以夾轅故以啓服爲名也

注禮曰至馬也

正義曰檀弓文也禮有埋馬之法子家子請以馬肉食從者者以公將爲之櫝所以深抑之公感子家子之言方始依禮以帷裹之史記滑稽傳云楚莊王有所愛馬衣以文繡置之華屋之下席之以路牀啗之以棗脯馬病肥死欲以棺槨大夫禮葬之優孟者故楚之樂人也多辯常以談笑風諫於是入門大笑王驚而問其故優孟曰馬者王之所愛也以楚國之大何求不得而以大夫禮葬之薄請以人君

槨葬之王曰何如對曰臣請以雕玉爲棺文梓爲槨發甲卒爲穿壙老弱負土廟食太牢奉以萬戶之邑諸侯聞之皆知大王賤人而貴馬也王曰寡人過一至於此爲之奈何優孟曰請大王以六畜葬之以壠竈爲槨銅歷爲棺齎以薑桂薦以木蘭祭以粳稻衣以火光葬之人腸於是王乃使以馬屬太官無令天下聞之彼亦此之類也

公賜公衍羔裘使獻龍輔於齊侯（龍輔玉名）遂入羔裘齊侯喜與之陽穀（陽穀齊邑）公衍公爲之生也其母偕出（出之產舍）公衍先生公爲之母曰相與偕出請相與偕告（留公衍母使待己共白公）三日公爲生其母先以告公爲爲兄公私喜於

陽穀而思於魯曰務人為此禍也務人公為也始與公

若謀逐季氏且後生而為兄其誣也久矣乃黜之

而以公衍為大子疏注龍輔玉名正義曰周禮使澤國用龍節皆金也

以炎蕩備之杜于春云蕩謂以函器盛此節謂鑄金為龍以玉為函韍盛龍節謂之龍韍此獻函不獻節故直云獻

龍輔玄卿云盛龍節之玉函已眾說文云龍禱旱玉也為龍文又玉人云上公用龍令輔與龍連文故云龍輔玉名

蓋用此意注出之產舍正義曰內則云妻將生子及月辰居側室夫使人日再問之作而自問之妻不敢見使

姆衣服而對至于子生夫復使人日再問之夫齊則不入側室之門子生男子設弧於門左女子設帨於門右三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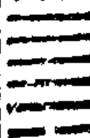
始負子男射女否然則產舍是側室也秋龍見于絳郊絳晉國都魏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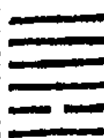
子問於蔡墨蔡墨晉大史曰吾聞之蟲莫知於龍以其不生得也謂之知信乎對曰人實不知非龍實知言龍無知乃人不知之耳古者畜龍故國有豢龍氏有御龍氏豢御養也獻子曰是二氏者吾亦聞之而不知其故是何謂也對曰昔有飂叔安飂古國也叔安其君名有裔子曰董父裔遠也玄孫之後爲裔實甚好龍能求其耆欲以飲食之龍多歸之乃擾畜龍以服事帝舜帝賜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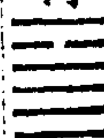
姓曰董擾順也氏曰豢龍豢龍官名官有世功則以官氏封諸鬷川鬷夷氏其後也鬷水上夷皆董姓故帝舜氏世有畜龍及有夏孔甲擾于有帝孔甲少康之後九世君也其德能順於天帝賜之乘龍河漢各二合為四各有雌雄孔甲不能食而未獲豢龍氏有陶唐氏既衰其後有劉累陶唐堯所治地學擾龍于豢龍氏以事孔甲能飲食之夏后嘉之賜氏曰御龍夏后孔甲以更豕韋之後更代也以劉累代彭姓之豕韋累尋遷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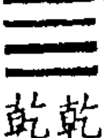
縣豕韋復國至商而滅累之後世復豕其國爲豕韋氏在襄二十四年龍一雌死潛醢以食夏后潛藏也藏以爲醢明龍不知夏后饗之既而使求之求致龍也懼而遷于魯縣不能致龍故懼遷魯縣自貶退也魯縣今魯陽也范氏其後也晉范氏也獻子曰今何故無之對曰夫物物有其官官修其方方法術朝夕思之一日失職則死及之失職有罪失官不食不食祿官宿其業宿猶安也其物乃至設水官脩則龍至若泯弃之物乃坻伏泯滅也坻止也鬱湮不育鬱滞也湮塞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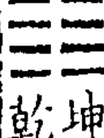
育生也故有五行之官是謂五官實列受氏姓封爲上公爵上公祀爲貴神社稷五祀是尊是奉五官之君長能脩其業者死皆配食於五行之神爲王者所尊奉木正曰句芒正官長也取木生句曲而有芒角也其祀重焉火正曰祝融祝融明貌其祀犂焉金正曰蓐收秋物摧蓐而可收也其祀該焉水正曰玄冥水陰而幽冥其祀脩及熙焉土正曰后土土爲羣物主故稱后也其祀句龍焉在家則祀中霤在野則爲社龍水物也水官弃矣故龍不生得弃廢也不然周易有之言若不爾周易無緣有龍在乾☰

乾乾下乾上之姤巽下乾上姤乾初九變曰潛龍勿用乾初九爻

辭其同人離下乾上同人乾九二變曰見龍在田乾九二爻

辭其大有乾下離上大有乾九五變曰飛龍在天乾九五爻

辭其夬乾下兌上夬乾上九變曰亢龍有悔乾上九爻

辭其坤坤下坤上坤乾六爻皆變曰見羣龍無首吉乾用九爻辭

坤之剝坤下艮上剝坤上六變曰龍戰于野坤上六爻辭

若不朝夕見誰能物之物謂上六卦所稱龍各不同也今說易者皆以龍喻陽氣如史墨之言則爲皆是真龍

獻子曰社稷五祀誰

氏之五官也（問五官之長皆何謚）對曰少皞氏有四叔（少皞金天氏）曰重曰該曰脩曰熙實能金木及水（能治其官）使重爲句芒（木正）該爲蓐收（金正）脩及熙爲玄冥（二子相代爲水正）世不失職遂濟窮桑此其三祀也（窮桑少皞之號也四子能治其官使不失職濟成少皞之功死皆爲民所祀窮桑地在魯北）顓頊氏有子曰犂爲祝融（犂爲火正）共工氏有子曰句龍爲后土（共工在大皞後神農前以水名官者其子句龍能平水土故死而見祀）此其二祀也后土爲社（方荅社稷故明言爲社）

稷田正也掌播殖也有烈山氏之子曰柱爲稷烈山氏神農世諸侯自夏以上祀之祀柱周弃亦爲稷弃周之始祖能播百穀湯旣勝夏廢柱而以弃代之自商以來祀之傳言蔡墨之博物

疏

人實至實知　正義曰人以龍不生得而謂之爲知者此是人實不知非是龍實能知言龍可生得非是不生得也故說古有養龍之事以證龍可生得也以人不知有此事故今說之　注豢御養也　正義曰服虔云豢養也穀食曰豢御亦養也養馬曰圉禮養犬豕曰豢知其以穀養蓋龍亦食穀也御與圉同言養龍猶養馬故稱御　乃擾畜龍　正義曰擾順也順龍之所欲而畜養之　注飂水至董姓　正義曰鄭語云黎爲高辛氏火正命之曰祝融其後八姓董姓鬷夷豢龍則夏滅之矣是也　注孔甲至九世　正義曰帝王世紀云少康子帝杼杼子帝芬芬子帝芒芒子帝泄泄子帝不降不

降弟帝喬喬子帝廣也至帝孔甲孔甲不降子　注合爲四　正義曰服虔云四頭爲乘四乘十六頭也傳言賜之乘龍賜之一乘之龍也卽云河漢各二是河漢共一乘也又云各有雌雄是河漢之二皆一雌一雄也故杜以合爲四　注更代至四年　正義曰傳言以更豕韋之後則豕韋是舊國廢其君以劉累代之鄭語云祝融之後八姓大彭豕韋爲商伯矣又云彭姓彭祖豕韋則商滅之矣如彼文豕韋之國至商乃滅於夏王孔甲之時彭姓豕韋未全滅也下文云劉累懼而遷于魯縣明是累遷之後豕韋復國至商乃滅耳襄二十四年傳范宣子自言其祖在夏爲御龍氏在商爲豕韋氏則劉累子孫復封豕韋杜跡其事知累之後世更復其國爲豕韋氏也舊無此解杜自爲證故云在襄二十四年　夫物至不育　正義曰此論致龍之事物謂龍也夫物物各有其官當謂如龍之輩蓋言鳳皇麒麟白虎玄龜之屬每物各有其官主掌之也其人居此官者將其爲官方術從朝至夕終日脩之若一日失其

所掌之職令其官方不理則有死罪及之居官者當死矣失其官方則不得食祿得死罪是不食祿也居官者安其爲官之業使職事脩理則其所掌之物乃自生至水官脩則龍至其餘亦當然也若滅棄所掌之事令職事不脩則其物乃止息而潛伏沈滯壅塞不復生育以此故不可生而得也　注宿猶安也　正義曰夜宿所以安身故云宿猶安也謂安心思其職業服虔云宿思也今日當預思明日之事如家人宿火矣玄卿以服義大迂曲　注泯滅也坻止也　正義曰釋詁文也上言官宿其業其物乃至職業不脩則物不至物雖不至尚有物在若滅棄其官百事不理則其物止而潛伏不復生育乃令無有此物非徒不至而已　注鬱滯也湮塞也　正義曰賈逵云然杜用之也鬱積是沈滯之義故爲滯也傳謂塞井爲堙井是堙爲塞也言此物沈滯壅塞不復生也　實列受氏姓　正義曰列謂行列言五官皆然也人臣有大功者天子封爲國君又賜之以姓諸侯以國爲氏言其得封又得姓兼受之

也　注五官王尊奉　正義曰五官之君長死則皆爲貴
神主者社稷五祀則尊奉之如祭配食於五行之神即下
重該脩熙犂是也王者祭木火土金水之神而以此人之
神配之耳非專祭此人也分五行以配四時故五行之神
句芒祝融之徒皆以時物之狀而爲之名此五者本爲五
行之神作名耳非與重該之徒爲名也晉語云虢公夢在
廟有神人面白毛虎爪執鉞行在西河公懼而走神曰無
走帝命曰使晉襲于爾門公拜稽首覺召史嚚占之對曰
如君之言則蓐收也天之刑神也如彼文虢公所夢之狀
必非該之貌自是金神之形耳由此言之知句芒祝融玄
冥后土之徒皆是木火水土之神名也非所配人之神名
雖本非配人之名而配者與之同食亦得取彼神名以爲
配者神名猶社本上神之名稷本穀神之名配者亦得稱
社稷也此五行之官配食五行之神天子制禮使祀焉是
爲王者所尊奉也　注正官至重焉　正義曰正訓爲長
故爲官長木官之最長也其火金水土正亦然賈逵云熟

言萬物句芒非專木生斯句杜誤耳木正順春萬物始生
句而有芒角杜獨言木者以木爲其主故經云木正曰句
比萬物芒角爲甚故舉个而言劉炫以杜不取賈義而規
舉於木而規杜非也　注祝融至犂焉　正義曰杜不解
祝則謂祝融二字共爲明貌也賈逵云夏陽氣明朗祝甚
也融明也亦以夏氣爲之名耳鄭語云黎爲高辛氏火正
以焞燿敦大光明四海故命之曰祝融如彼文又似由人
生名者彼以其官掌百久德又稱之故以夏氣昭明命之耳
注土爲至爲社　正義曰后者君也羣物皆土上所載故
土爲羣物之主以君言之故云后土也賈逵云句芒祀於
户祝融祀於竈蓐收祀於門玄冥祀於井后土祀於中霤
令杜云在家則祀中霤是同賈説也家謂宮室之内對野
爲文故稱家非卿大夫之家也言在野者對家爲文雖在
庫門之内尚無宮室故稱野且卿大夫以下社在野田故
周禮大司徒云辨其邦國都鄙之數制其畿疆而溝封之
設其社稷之壝而樹之田主各以其野之所宜木遂以名

其社鄭玄云社稷后土及田正之神田主田神后土田正
之所依也詩人謂之田祖所宜木謂若松栢栗也是在野
則祭爲社也此野田之社民所共祭即月令仲春之月擇
元日命人社是也劉炫云天子以下俱荷地德皆當祭地
但名位有高下祭之有等級天子祭地祭大地之神也諸
侯不得祭地使之祭社也家又不得祭社使祭中霤也霤
亦地神所祭小故變其名賈逵以句芒祀於戶云云言雖
天子之祭五神亦如此耳杜以別祭五行神以五官配之
非祀此五神於門戶井竈中霤也門戶井竈直祭門戶等
神不祭句芒等也唯有祭后土者亦是土神故特辨之云
在家則祀中霤在野則爲社言彼社與中霤亦是土神但
祭有大小郊特牲云社所以神地之道也地載萬物取財
於地教民美報焉家主中霤而國主社示本也是在家則
祀中霤也大司徒以下同此禮也龍水至生得　正義曰
漢氏先儒說左氏者皆以爲五靈配五方龍屬木鳳屬火
麟屬土白虎屬金神龜屬水其五行之次木生火火生土

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王者脩其母則致其子水官脩則
龍至木官脩則鳳至火官脩則麟至土官脩則白虎至金
官脩則神龜至故為其說云視明禮脩而麟至思睿信立
而白虎擾言從文成而神龜在沼聽聰知正而名川出龍
貌共體仁則鳳皇來儀皆脩其母而致其子也解此龍水
物者言龍為東方之獸是北方水官之物也水官廢矣故
龍不生得言母不脩故子不至也杜氏既無其說未知與
舊同否此下不注似與舊說異或當以為龍是水內生長
故為水官之物水官廢矣故龍不生得言水官不脩故上
水內之靈獸也若如此解則上云物有其官當謂五靈之
物各各自有其官官能脩理各自致物龍是水內之物
令水官致龍其鳳皇麟虎之輩共在天地之間不是寢[illegible]
食火木金土出未知何官致鳳何官致虎未測杜旨不可
彊言是用闕疑以俟來哲　在乾至于野　正義曰傳例
上下雖不用筮但指此卦其爻之義者即以某爻之變重
別為卦即云此卦之某卦則此乾之姤宣十二年師之臨

是也劉炫云杜以之爲適炫謂易之爻變則成一卦遂以彼卦名爻乾之初九姤卦爻九二同人爻九五大有爻上九夬卦爻用九全變則成坤卦故謂用九爲坤蔡墨此言取易文耳非揲蓍求卦安有之適之義若以之爲之適則其非之適之意何以言其同人其大有此本當言初九九二但以爻變成卦即以彼卦名爻其意不取於之適所言其同人其大有猶引詩言其二章其三章先引初九故言乾卦之姤爻初九言乾以下不復須云乾故言其同人其大有就乾卦而其之其此同人爻其此大有爻以下文勢悉皆若是也　之姤　正義曰巽下乾上姤乾之初九爻變而成姤卦也其彖曰姤遇也柔遇剛也乾爲天爲剛巽爲風爲柔風行必有所遇猶女而行遇男故名此卦爲姤也　注乾初九爻辭　正義曰蔡墨此言取易有龍字而已無取於易之義理故杜注唯拈其辭之所在不解其辭之意其說易者自具於此不復煩言也　同人　正義曰離下乾上同人乾之九二爻變而成同人之卦也其象

曰天與火同人天體在上火性炎上同于天也猶君設政教而臣民從之和同之義故名此卦為同人也服虔云天在上火炎上同于天天不可同故曰同人　大有　正義曰乾下離上大有乾之九五爻變而成大有之卦也其彖曰大有柔得尊位大中而上下應之曰大有柔得尊位謂六五也五位尊而柔居之處尊以柔居中以大體無二陰以分其應上下應之無所不納大有之義故名此卦為大有　夬　正義曰乾下兌上夬乾之上九爻變而成夬卦也其彖曰夬決也剛決柔也此卦五陽而決一陰乾為天為剛為健兌為澤為柔為說以剛正決柔邪故名此卦為夬

注乾用九爻辭　正義曰乾之六爻皆陽坤之六爻皆陰以二卦其爻既純故別揔其用而為之辭故乾有用九坤有用六餘卦其爻不純無揔用也六爻皆變乃得揔用乾之六爻皆變則成坤卦故謂用九之辭為其坤也六爻既變而不用卦下之辭者周易用變卦下之辭非變又無龍文史墨指說於龍故以用為語　坤之剝　正義曰坤

下艮上剥坤之上六爻變而成剥卦也其彖曰剥剥也柔變剛也剥卦五陰而一陽陰漸長而滅陽猶邪長而剥損正道故名此卦爲剥也　若不至物之　正義曰蔡墨言古者龍可生得人皆見之故周易之辭以龍爲喻若使龍不朝夕出見誰能知其動靜而得以物名之易言潛龍飛龍及龍戰之等明是見其飛潛見其戰鬭而得以物名之是知龍可生得古人見龍形也　少皞氏有四叔　正義曰少皞氏有四叔四叔是少皞之子孫非一時也未知於少皞遠近也四叔出於少皞耳其使重爲勾芒非少皞使之世族譜云少皞氏其官以鳥爲名然則此五官皆在高陽之世也楚語云少皞氏之衰也九黎亂德民神雜擾不可方物顓頊受之乃命木正重司天以屬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屬民是則重黎居官在高陽之世也又鄭語云黎爲高辛氏火正命之曰祝融則黎爲祝融又在高辛氏之世案世本及楚世家云高陽生稱稱生卷章卷章生黎如彼文黎是顓頊之曾孫也楚語云少皞之衰顓頊受之命命

重黎似是即位之初不應即得命曾孫爲火正也少皞世代不知長短顓頊初巳命黎至高辛又加命不應一人之身綿歷兩代事旣久遠書復散亡如此參差雖可考校世家云共工作亂帝嚳使黎誅之而不盡帝誅黎而以其弟吳回爲黎復居火正爲祝融即如此言黎或是國名官號不是人之名字顓頊命黎高辛命黎未必共是一人傳言世不失職二者或是父子或是祖孫其事不可知也由此言之少皞四叔未必不有在高辛世者也此五祀者居官有功以功見祀不是一時之人脩熙相代爲水正即非一時也且傳言世不失職便是積世能官其功益大非是暫時有功遂得爲世承祀明是歷選上代取其中最有功者使之配食亦不知初以此人配食何代聖王爲之蓋在高辛唐虞之世耳　注窮桑至魯北　正義曰窮桑少皞之號帝王世紀亦然賈逵云處窮桑以登爲帝故天下號之曰窮桑帝賈以濟爲渡也言四叔子孫世不失職遂渡少皞之世杜以少皞之世以爲名官不得有木正火正故以

濟爲成四子能治其官使不失職濟成少皥之功言少皥有王功子孫能成之故死皆爲民所祀也少皥居窮桑定四年傳稱封伯禽於少皥之虛故云窮桑地在魯北土地名窮桑闕言在魯北相傳云耳　注共工至見祀　正義曰十七年傳郯子言前世名官從下而上先言炎帝以火名次言共工以水名次言大皥以龍名是共工在大皥後神農前以水名官者也祭法曰共工氏之霸九州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州故祀以爲社能平九州是能平水土也言共工有子謂後世子耳亦不知句龍之爲后土在於何代少皥氏既以鳥名官此當在顓頊以來耳　注方荅至爲社　正義曰獻子問社稷五祀既荅五祀當更荅社稷但句龍既爲后土又亦配社祭墨既荅五祀方荅社稷故明言后土爲社也　稷田正也　正義曰月令云孟春行冬令則首種不入鄭玄云首種謂稷也周語云宣王不藉千畒虢文公諫曰民之大事在農是故稷爲大官然則百穀稷爲其長遂以稷名爲農官之長正長也稷是田官之

長　注烈山至諸侯　正義曰魯語及祭法皆云烈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能殖百穀故祀以爲稷言有天下則爲天子矣杜注不得爲諸侯也賈逵鄭玄皆云烈山炎帝之號杜言神農世諸侯者案帝王世紀神農本起烈山然則初封烈山爲諸侯後爲天子猶帝堯初爲唐侯然也若然烈山即神農而云神農世爲諸侯者案世紀神農爲君悳有八世至榆罔而滅亦稱神農氏是悳號神農也故烈山氏得於神農之世爲諸侯後爲神農也劉炫以爲烈山氏即神農非諸侯而規杜非也此及魯語皆云其子曰柱祭法云農者劉炫云蓋柱是名其官曰農猶呼周棄爲稷

注棄周至代之　正義曰棄爲周之始祖能播殖百穀經傳備有其事以其後世有天下號國曰周故以周冠棄棄時未稱周也書序云湯既勝夏欲遷其社不可作夏社孔安國云湯承堯舜禪代之後順天應人逆取順守而有慙德故革命創制改正易服變置社稷而後世無及句龍者故不可而止是言成湯變置社稷之由也湯於帝世年代

猶近功之多少傳習可知故得量其優劣改易祀典意欲遷社而無及句龍棄功乃過於柱廢柱以棄爲稷也其五祀之神重黎之輩若更有賢能亦應遷徙但其功莫之能先帝王不敢改易故得永流萬代常在祀典良由後世之至弱後王之意謙故也

冬晉趙鞅荀寅帥師城汝濱趙鞅趙武孫也荀寅中行荀吳之子汝濱晉所取陸渾地遂賦晉國一鼓鐵以鑄刑鼎令晉國各出功力共鼓石爲鐵計令一鼓而足因軍役而爲之故言遂著范宣子所爲刑書焉仲尼曰晉其亡乎失其度矣夫晉國將守唐叔之所受法度以經緯其民卿大夫以序守之序位次也民是以能尊其

貴貴是以能守其業貴賤不愆所謂度也文公是以作執秩之官爲被廬之法（僖二十七年文公蒐被廬脩唐叔之法）以爲盟主今弃是度也而爲刑鼎民在鼎矣何以尊貴（弃禮徵書故不尊貴）貴何業之守（民不奉上則上失業）貴賤無序何以爲國且夫宣子之刑夷之蒐也晉國之亂制也（范宣子所用刑乃夷蒐之法也夷蒐在文六年一蒐而三易中軍師賈季箕鄭之徒遂作亂故曰亂制）若之何以爲法蔡史墨曰范氏中行氏其亡乎

蔡史墨即蔡墨 中行寅爲下卿而干上令擅作刑器以爲國法是法姦也又加范氏焉易之亡也 范宣子刑書中既廢矣今復興之是成其咎 其及趙氏趙孟與焉然不得已若德可以免 鑄刑鼎本非趙鞅意不得已而從之若能脩德可以免禍爲定十三年荀寅士吉射入朝歌以叛 注令晉至言遂 正義曰服虔云鼓量名也曲禮曰獻米者操量鼓取晉國一鼓鐵以鑄之但禮之將命置重而執輕鼓可操之以將命即豆區之類非大器也唯用一鼓則不足以成鼎家賦一鼓而鐵又大多且以賦之物當稱之以權衡數之以鈞石寧用量米之器量之賦故批以爲賦晉國者令民各出功力均賦取其功也治石爲鐵用橐扇火動橐謂之鼓今時俗語猶然令人以石爲

鐵計令一鼓使足故云賦晉國一鼓鐵也遂者因上生下之辭因城汝濱遂鑄刑鼎故言遂也　著范至刑書　正義曰范宣子制作刑書施於晉國自使朝廷承用未嘗宣示下民今荀寅謂此等宣子之書可以長為國法故鑄鼎而銘之以示百姓猶如鄭鑄刑鼎仲尼譏之其意亦與叔向譏子產同　民是至度也　正義曰守其舊法民不預知臨時制宜輕重難測民是以能尊其貴畏其威刑也官有正法民常畏威貴是以能守其業保祿位也貴者執其權柄賤者畏其威嚴貴賤尊卑不愆此乃所謂度也言所謂法度正如此是也　今棄至為國　正義曰今棄是貴賤常度而為刑書之鼎民知罪之輕重在於鼎矣貴者斷獄不敢加增犯罪者取驗於書更復何以尊貴威權在鼎民不忌上貴復何業之守貴之所以為貴只為權勢在焉勢不足畏故業無可守貴無可守則賤不畏威貴賤既無次序何以得成為國　注范宣至亂制　正義曰於時晉侯將以士縠梁益耳將中軍先克曰狐趙之勳不可廢也

以狐射姑將中軍趙盾佐之陽處父改蒐于董更以趙盾將中軍狐射姑佐之是一蒐而三易中軍帥三易者上穀梁益耳將中軍是易代前人是一易也狐射姑將中軍是二易也又趙盾將中軍是三易也致使賈季箕鄭之徒怨恨而作亂其違文公之傳具矣因此蒐而有此亂故曰晉國之亂制 又加至亡也 正義曰宣子刑書久已廢矣今復變易改之以成其滅亡也劉炫云范氏取夷蒐之法以為國制雖則為非書已廢矣縱應有禍亡亦已歇今荀寅更述其事又加增范氏之惡焉范氏已欲免禍今復改易之而使亡

經三十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釋不朝正于廟 夏六月庚辰晉侯去疾卒 未同盟而赴以名 秋八月葬晉頃公 三月而葬速

疏 頃公 正義曰謚法慈仁和民曰頃 冬十有二

月吳滅徐徐子章羽奔楚徐子稱名以名告也

傳三十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不先書鄆與乾侯非公且徵過也徵明也二十七年二十八年公在鄆二十九年公在乾侯而經不釋朝正之禮者所以非責公之妄且明過謬猶可掩故不顯書其所在使若在國然自是鄆人潰叛晉卑公子家忠謀終不能用外內弃之非復過誤所當掩塞故每歲書公所在【疏】春王至過也正義曰經書公在乾侯者季氏以此告廟釋公不得朝正故國史書之于策也釋例曰昭公之孫每正月必書者以孫告廟也公二十五年始出居鄆及乾侯累歲居外而仲尼不書于經故傳曰不先書鄆與乾侯非公且徵過也既以非責公之妄且明過謬之可掩故不顯書其在外使若在國然也自三十年至於終沒則皆顯書其所在之地傳皆隨年

而互言其事明罪之在公非復過謬也三代封建自上及下降殺以兩君不亢高臣不極甲彊弱相參衆力相須賢愚相厠故雖有昏亂之君亦有忠賢之輔我周東遷晉鄭是依無知之亂實獲小白驪姬之妖重耳以興天下雖亂解而不土崩海內雖鼎沸而不盆溢天生季氏以貳魯侯季氏未有篡奪之惡公雖失恣亦無抽筋倒懸之急聽用肆賢僥倖之私既不能彊又不能弱所以身死於外見貶於春秋也此言罪在公書公在之意也杜言見貶於春秋者公當在國治民每歲書公在外是其貶責公也劉炫云序云諸言不書皆仲尼新意然則前三年魯史皆書公在仲尼去之仲尼所以不於此先書公在鄆與乾侯者所以非公之妄妄伐季氏且明過謬猶可掩此年書者自是鄆人潰叛云云此年云云非公且懲過三十一年云言不能外內三十二年云言不能外內又不能用其人每歲發傳言公之罪也　注懲明至所在　正義曰不先書鄆與乾侯一事之中有兩種之意一者非責公之妄一者明公過謬猶

可掩也非責公之妄者以君舉必書公在乾侯與鄆邑于
當委曲詳録令輕略不記似若不足可録所以非責公之
妄也明公過謬猶可掩者被臣所逐出居於外若顯然書
之則恥惡尤甚故隱而不書猶若在國欲明公過謬之失
尚可容掩也此以徵爲明明公過不可掩也襄二十八年
傳云王人來告喪問崩日以甲寅告故書之以徵過徵亦
爲明明告喪者之過也彼言徵審也審其事知無他故以
列其過失也服虔云非公且徵過昭公無道久在外季氏
非公不肯釋言公在其地春秋之義亦以不書徵季氏之
過此年書者公不得入晉外內有困辱季氏閔而釋之所
謂爭君如在國案明年傳云言不能外內又明年傳云晉
不能外內又不能用其人皆是傳說經意非責昭公不是
季氏非公也即如服言往前季氏非公不肯釋公所在其
年以後方始閔而釋之所謂爭君如在國則往前[illegible]釋之
時不如在國矣二十七年扈之會范獻子何以已言季氏
事君如在國也季氏奪公鄆邑與公交戰行貨齊晉使不

納公禱于煬宮求君不入及其死也猶欲絕其兆域加之惡謚閔公之事復安在乎

夏六月晉頃公卒秋八月葬鄭游吉弔且送葬魏獻子使士景伯詰之曰悼公之喪子西弔子蟜送葬（在襄十五年）今吾子無貳何故（弔葬共使）對曰諸侯所以歸晉君禮也禮也者小事大大字小之謂事大在共其時命（隨時共所求）字小在恤其所無以敝邑居大國之閒共其職貢與其備御不虞之患豈忘共命（不言

敢忘共命以所備御者多不及辨之先王之制諸侯之喪士弔大夫送葬唯嘉好聘享三軍之事於是乎使卿晉之喪事敝邑之間先君有所助執紼矣紼輓索也禮送葬必執紼若其不間雖士大夫有所不獲數矣不得如先王禮數大國之惠亦慶其加慶善也謂善其君自行而不討其乏明厎其情厎致也取備而已以爲禮也靈王之喪在襄二十九年我先君簡公在楚我先大夫印段實往敝邑之少

卿也少年少也王吏不討恤所無也今大夫曰女盍從舊盍何不也舊有豐有省不知所從從其豐則寡君幼弱是以不共從其省則吉在此矣唯大夫圖之晉人不能詰傳言大叔之敏

疏注紼輓至執紼　正義曰紼禮或作綍禮記緇衣云王言如絲其出如綸王言如綸其出如綍綍是大繩也周禮天子葬用六綍喪大記君葬用四綍大夫葬用二綍綍紼爲葬之所用是輓索也案禮雜記諸侯執綍五百人大夫三百人鄭玄云天子蓋千人也天子諸侯之喪[illegible]子西序而屬綍焉備火災而輓之也王制云喪三年不祭唯祭天地社稷爲越紼而行事謂喪在殯踰紼而行[illegible]周禮大司徒云大喪帥六鄉之衆庶屬其六引又遂人云

大喪帥六遂之役屬六紼鄭玄喪大記注云在棺曰紼行道曰引至壙將窆又曰紼是紼引一物從所在而異名耳禮送葬而必執紼曲禮文也鄭玄云葬喪之大事紼引車索也鄭之先君親送晉侯葬者傳無其文游吉今言之蓋亦嘗有矣 憂其至而已 正義曰善其有加不討其乏明知鄭國致其情實取充備而已 我先君簡公在楚 正義曰由簡公在楚上卿守國故少卿行耳鄭玄以爲簡公若在君當自行其言非傳旨也

吳子使徐人執掩餘使鍾吾人執燭庸 二十七年奔故 二公子奔楚楚子大封而定其徙 大封與土田定其所徙之居 使監馬尹大心逆吳公子使居養 二子奔楚楚使逆之於養也養即所封之邑 莠尹然左司馬沈尹戌城之 城養 取

於城父與胡田以與之胡田故胡子之地將以害吳也子西諫曰吳光新得國而親其民視民如子辛苦同之將用之也若好吾邊疆使柔服焉猶懼其至柔服謂不與吳搆怨吾又彊其讎以重怒之無乃不可乎讎謂二公子吳周之冑裔也而弃在海濵不與姬通今而始大比于諸華光又甚文將自同於先王先王謂大王王季亦自西戎從化諸華不知天將以爲虐乎使翦喪吳國而封

大異姓乎其抑亦將卒以祚吳乎其終不遠矣 言其事行可知不久 我盍姑億吾鬼神 億安也 而寧吾族姓以待其歸 善惡之歸 將焉用自播揚焉 播揚猶勞動也 王弗聽吳子怒冬十二月吳子執鍾吾子遂伐徐防山以水之 防壅山水以灌徐 己卯滅徐徐子章禹斷其髮 斷髮自刑示懼 攜其夫人以逆吳子吳子唁而送之使其邇臣從之遂奔楚 邇近也 楚沈尹戌帥師救徐弗及

遂城夷使徐子處之（夷城父也）吳子問於伍員曰初而言伐楚（在二十年）余知其可也而恐其使余往也又惡人之有余之功也今余將自有之矣伐楚何如對曰楚執政衆而乖莫適任患若為三師以肄焉（肄猶勞也）一師至彼必皆出彼出則歸彼歸則出楚必道敝（罷敝於道）亟肄以罷之（亟數也）多方以誤之既罷而後以三軍繼之必大克之闔廬從之楚於

是乎始病爲定四年吳入楚傳

經三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季孫意如會晉荀躒于適歷適歷晉地夏四月丁巳薛伯穀卒襄二十五年盟重丘疏注襄二至重丘　正義曰傳言同盟故書此穀與魯必嘗同盟矣薛於重丘以前雖數與魯盟但薛入春秋以來卒葬不見經傳未知此穀以何年即位故舉去今近者言之

晉侯使荀躒唁公于乾侯將使意如逆公故荀躒來唁

秋葬薛獻公無傳

冬黑肱以濫來奔黑肱邾大夫濫東海昌慮縣不書邾史闕文疏注不書邾史闕文　正義曰公羊穀梁亦以濫爲邾邑而傳解其無邾之意言

邾人以濫封此黑肱使爲別國故不繫於邾以非天子所封故無子男爵號其言不可通於左氏左氏無傳明是闕文傳見其文闕而妄爲說耳十有二月辛亥朔日有食之

傳三十一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言不能外内也公内不容於臣子外不容於齊晉所以久在乾侯晉侯將以師納公范獻子曰若召季孫而不來則信不臣矣然後伐之若何晉人召季孫獻子使私焉曰子必來我受其無咎言我爲子受無咎之任季孫意如會晉荀躒于適歷荀躒曰寡君使躒

謂吾子何故出君有君不事周有常刑子其圖之季孫練冠麻衣跣行（示憂慼）伏而對曰事君臣之所不得也敢逃刑命（言願事君君不肯還）（不敢辟罪）君若以臣爲有罪請囚于費以待君之察也亦唯君若以先臣之故不絕季氏而賜之死（雖賜以死不絕其後）若弗殺弗亡君之惠也死且不朽若得從君而歸則固臣之願也敢有異心（君皆謂魯侯也蓋季孫探言罪己輕重以荅荀躒）夏四月季

孫從知伯如乾侯 知伯荀躒 子家子曰君與之歸一慙之不忍而終身慙乎公曰諾衆曰在一言矣君必逐之 言晉既憂君君一言使晉晉必逐之 荀躒以晉侯之命唁公且曰寡君使躒以君命討於意如意如不敢逃死君其入也公曰君惠顧先君之好施及亡人將使歸糞除宗祧以事君則不能見夫人己所能見夫人者有如河 夫人謂季孫也言若見季孫己當受禍明如河以自誓 荀躒掩

耳而走怪公所言示不忍聽曰寡君其罪之恐敢與知

魯國之難言恐獲不納君之罪今納而不入何敢復知邪臣請復於寡

君退而謂季孫君怒未怠子姑歸祭歸攝君事

子家子曰君以一乘入于魯師季孫必與

君歸公欲從之衆從者脅公不得歸傳言君闇不得自在

疏我受其無咎 正義曰言我爲子受其重任其使子必無咎受其貨故保任之 季孫重

跣行 正義曰練冠蓋如喪服斬衰既練之後布冠也麻衣當是布深衣也問喪云親始死徒跣跣行不屨以其不得事君示己憂戚之深也 不絕至之死 正義曰此季孫探言羣己之意不絕季氏之祀或更立其子弟直賜其

身死而已服虔云言賜不使死是爲以死賜之若賜死即是不殺下句何須更言弗殺弗亡薛伯穀卒同盟故書謂書名也入春秋來薛始書名故發傳経在前踰言公上傳在下者欲魯事相次秋吳人侵楚伐夷侵潛六皆楚邑楚沈尹戌帥師救潛吳師還楚師遷潛於南岡而還吳師圍弦左司馬戌右司馬稽帥師救弦及豫章左司馬沈尹戌吳師還始用子胥之謀也謀在前年冬邾黑肱以濫來奔賤而書名重地故也黑肱非命卿故曰賤君子曰名之不可不愼也

如是（是黑肱也）夫有所有名而不如其已（有所謂有地也）

（言雖有名不如無名已止也）以地叛雖賤必書地以名其人

終為不義弗可滅已是故君子動則思禮

行則思義不為利回（回正心也）不為義疚（疚病也見義則

為之）或求名而不得或欲蓋而名章懲不義

也齊豹為衛司寇守嗣大夫（守先人嗣言其尊）作而

不義其書為盜（求名而不得也二十年豹殺衛侯兄欲求不畏彊禦之名）邾

庶其（在襄二十一年）莒牟夷（在五年）邾黑肱以土地

出求食而已不求其名賤而必書春秋叛者多唯取三人來適魯者三人皆小國大夫故曰賤此二物者所以懲肆而去貪也物事也肆放也齊豹書盜懲肆也三叛人名去貪也若艱難其身身爲艱難以險危大人大人在位者而有名章徹謂得勇名攻難之士將奔走之攻猶作也奔走猶赴趣也若竊邑叛君以徼大利而無名謂不書其人名貪冒之民將寘力焉盡力爲之不傾於見書是以春秋書齊豹曰盜三叛人名以懲不義數惡無禮其善志也無禮

邪逆皆數而不忘記事之善者也故曰春秋之稱微而顯文微而義著婉而辨辭婉而旨別上之人能使昭明上之人謂在位者在位者能行其法非賤人所能善人勸焉淫人懼焉是以君子貴之婉而辨正義曰此婉而辨則與微而顯其意一也故杜云辭婉而旨別辭婉則文微也旨別則義顯也上句微而顯者據文雖微隱而義理顯著下句婉而辨者辭雖婉順相似而旨意有殊故重起其文也此與成十四年婉而成章其事異也彼謂諱君惡與此不同也十二月辛亥朔日有食之是夜也趙簡子夢童子羸而轉以歌轉婉轉也旦占諸史墨曰吾夢如是今而日

食何也簡子夢適與日食會謂夢在己故問之對曰六年及此月也吳其入郢乎終亦弗克史墨知夢非日食之應故釋日食之咎而不釋其夢入郢必以庚辰庚日有變日在辰尾故曰以庚辰定四年十一月庚吳入郢日月在辰尾辰尾龍尾也周十二月今之十月日月合朔於辰尾而食庚午之日日始有謫火勝金故弗克謫變氣也庚午十月十九日去辛亥朔四十一日雖食在辛亥更以始變爲占也午南方楚之位也午火庚金也日以庚午有變故災在楚楚之仇敵唯吳故知入郢必吳火勝金者金爲火妃食在辛亥亥水也水數六故六年吳入郢也



法庚日至

入郢　正義曰於天文房心尾爲大辰尾是辰後之星也日在辰尾自謂在辰星庚辰入郢乃謂日是辰日二辰不

同而以日在辰尾配庚爲庚辰者二辰實雖不同而同名日辰以其名同故取以爲占此則史墨能知非是人情所測定四年十一月庚辰吳入郢是其言之驗也此十二月日食彼十一月入郢則是未復其月而云及此月者長歷定四年閏十月庚辰吳入郢是十一月二十九日杜云昭三十一年傳曰六年十二月庚辰吳入郢今十一月者并閏數也然則彼是新閏之後且十一月二十九日又其月垂盡故得爲及此月也　注辰尾至而食　正義曰東方七宿角亢氐房心尾箕共爲蒼龍之體南首北尾角即龍角尾即龍尾釋天云大辰房心尾也是房心與尾共爲大辰故言辰星龍尾也周十二月今之十月月令孟冬之月日在尾是此時日月合朔於辰尾而日食也　注讁變至年也　正義曰晉義云陽事不得適見於天日爲之食讁譴責也人有咎責氣是於天故讁爲變氣也長歷此年十月壬子朔故庚午是十月十九日也從庚午下去十二月辛亥朔爲四十一日雖食在辛亥之日而更以庚午爲占

舍近而取遠自是史墨所見其意不可知也午爲南方之辰楚是南方之國故午爲楚之位也午是南方辰火也庚是西方之日金也日以庚午有變午在南方必南方之國當其咎故災在楚楚之仇敵唯有吳耳故知入郢必是吳也其日庚午庚金午火五行相剋火勝金金以畏火之故金爲火妃夫妻相得而彊是楚彊盛之兆雖被吳入必不亡國故知吳入郢終亦弗克言其不能滅楚也食在辛亥之日亥在北方水位也北方水數六故曰六年吳入郢也

經三十有二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取闞

無傳公別居乾侯遣人誘闞而取之不用師徒

疏 注公別至師徒 正義曰公羊傳曰闞者何邾婁之邑也案傳定元年將葬昭公季孫使役如闞公氏將溝焉則闞是魯公葬地非是邾邑公羊不可通於左氏也土地名東平須昌縣東南有闞城是也賈逵云昭公得闞季氏奪之不用師徒謂北取闞爲季氏取於公也案撿經傳公自出

奔以來唯齊侯取鄆以居公耳未有公取闞之處安得取
於公也且若是季氏奪公無由得告廟書經故杜以爲公
取之也四年傳例曰凡克邑不用師徒
曰取知公遣人誘而取之不用師徒也

夏吳伐越秋七月冬仲孫何忌會晉韓不信齊高張宋仲幾衛世叔申鄭國參曹人莒人薛人杞人小邾人城成周

世叔申世叔儀孫也國參子產之子不書盟時公在外未及告公公巳甍

【疏】注世叔至巳甍　正義曰傳稱晉魏舒合諸侯之大夫于狄泉尋盟令城成周則此時爲盟矣而不書盟者賈逵云魯有昭公難故會而不盟案傳文無魯人辭盟之事其城成周又魯人共城之矣何以言會而不盟也若以難辭當辭不會身既在會何故辭盟豈以昭公在外而欲背盟乎故杜以爲不書盟者時公在外未及

告公而公已薨既不得告公故不書於經也案傳尋盟令城成周則盟在城前猶得書城而盟不書者晉合諸侯大夫本以城事召之孟懿子將從晉命即以告公雖會還乃書而已告公訖故得書之其尋盟之事晉不豫令諸侯大夫既集晉始發意尋盟之事未嘗告公故行還不得書也此云城成周者賓未城也晉人始計功庸賦丈數以令諸侯耳明年傳稱正月庚寅栽三旬而畢是明年始城也此未城而已書城知本以城事召集因集而書城耳

十有二月己未公薨于乾侯 十五日

疏 注十五日 正義曰傳言十一月令城成周雖無其日明年乃始城之當在月之將末杜顯言此十五日者言盟去公薨日近以明未及告意也

傳三十二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言不能

外內又不能用其人也其人謂子家羈也言公不能用其人故於今猶在乾侯

夏吳伐越始用師於越也自此之前雖疆事小爭未嘗用大兵

史墨曰不及四十年越其有吳乎存亡之數不過三紀歲星三周三十六歲故曰不及四十年哀二十二年越滅吳至此三十八歲

越得歲而吳伐之必受其凶此年歲在星紀星紀吳越之分也歲星所在其國有福吳先用兵故反受其殃

疏 注此年至其殃　正義曰十一年傳稱萇弘對景王云歲在豕韋言十一年歲星在豕韋也又曰歲在大梁蔡復楚凶謂十三年歲星在大梁也十三年距此十九年耳歲星歲行一次十二年而行天一周則三十五年復在大梁從彼而歷數之則此年始至析木之津而此年歲在星紀者歲行一次舉大數耳其實一歲之行有餘

一次故劉歆三統之術以爲歲星一百四十四年行天一百四十五次計一千七百二十八年爲歲星歲數言數滿此年剩得行天一周三統之歷以庚戌爲上元從上元至襄二十八年積十四萬二千六百八十六歲置此歲數以歲星歲數一千七百二十八除之得積終八十二去之歲餘九百九十以一百四十五乘歲餘得十四萬三千五百五十以一百四十四除之得九百九十六爲積次不盡一百二十六爲次餘從襄二十八年至昭十五年合有一十八年歲星年行一次年有一餘以次加次得一千一十四以餘加餘得一百四十四餘數滿法又成一次以從積次得一千一十五也以十二去之餘餘次一百四十四用十个一百四十四年還得剩行天一周也餘七命起星紀筭外得鶉火是昭十五年歲星在鶉火也計十三年在大梁十五年當在鶉首而在鶉火者出其餘分數滿剩得一次猶如閏餘滿而成月也以十五年歲在鶉火歷所數之則二十七年復在鶉火故此年在星紀也於十二次分野

星紀是吳越之分也歲星是天之貴神所在之次其國有福今越得歲星故吳伐之則凶也吳越同分而得越福吳凶者以吳先用兵故反受其殃賈逵云然杜從之也鄭玄云天文分野斗主吳牽牛主越此年歲星在牽牛故吳伐之凶案史傳所云吳越同分不言於次之內更復分星萇氏任氏共守玄拐復以何星主齊何星主薛也且據三統之術星紀之初斗十二度至於牽牛初度乃為中耳十五年餘分始滿則此年之初歲星初入此次伐越在夏未得已至牽牛鄭之此說為妄之甚也

秋八月王使富辛與石張如晉請城成周子朝之亂其餘黨多在王城敬王畏之徙都成周成周狹小故請城之天子曰天降禍于周俾我兄弟並有亂心以為伯父憂俾使也兄弟謂子朝也伯父謂晉侯我一二親昵甥

勇不皇啓處於今十年謂二十三年王師圍郊至于今勤戍五年謂二十八年晉籍秦致諸侯之戍至于今余一人無日忘之念諸侯勞閔閔焉如農夫之望歲懼以待時閔閔憂貌王憂亂常閔閔冀望安定如農夫之憂飢冀望來歲之將熟伯父若肆大惠復二文之業弛周室之憂肆展放也二文謂文侯仇文公重耳也弛猶解也徼文武之福以固盟主宣昭令名則余一人有大願矣昔成王合諸侯城成周以為東都崇文德焉作成周遷殷民以為京師之東都所以崇文王之德今我欲

徼福假靈于成王脩成周之城俾戍人無勤諸侯用寧蝥賊遠屏晉之力也（蝥賊喻災害）其委諸伯父使伯父實重圖之俾我一人無徵怨于百姓（徵召也）而伯父有榮施先王庸之（庸功也先王之靈以爲大功）范獻子謂魏獻子曰與其戍周不如城之天子實云（云欲罷戍而城）雖有後事晉勿與知可也從王命以紓諸侯晉國無憂是之不務而又焉從事魏獻子曰善

使伯音對[伯音齊不信]曰天子有命敢不奉承以奔告於諸侯遲速衰序[衰差也序次也]於是焉在[在周所令] 冬十一月晉魏舒韓不信如京師合諸侯之大夫于狄泉尋盟且令城成周[尋平丘盟] 魏子南面[居君位] 衛彪傒曰魏子必有大咎干位以令大事非其任也[彪傒衛大夫] 詩曰敬天之怒不敢戲豫敬天之渝不敢馳驅[詩大雅戒王者言當敬畏天之譴怒不可遊戲逸豫馳驅自恣渝變也] 況敢干位

以作大事乎己丑士彌牟營成周計丈數計所當城之丈數揣高卑度高曰揣度厚薄仞溝洫度深曰仞物土方議遠邇物相也相取土之方面遠近之宜量事期知事幾時畢計徒庸知用人功慮材用知費材用書餱糧知用幾糧食以令役於諸侯屬役賦丈付所當城尺丈書以授帥帥諸侯之大夫而效諸劉子效致也韓簡子臨之以爲成命臨發其事以命諸侯經所以不書魏舒

疏注謂二至于今　正義曰案二十七年十二月晉籍秦致諸侯之戍于周而此杜云二十八年者以十二月垂盡去在十

二月至周則在二十八年故云五年也　注作成至之德
正義曰杜知作成周爲崇文王之德者以上傳云徼文武
之福即云成王合諸侯城成周以崇文德故以爲崇文王
之德劉炫以爲崇文德之敎而規杜非也　注蟊賊喻災
害　正義曰蟊賊食苗之蟲釋蟲云食根蟊食節賊故以
蟊賊喻災害也　注詩大雅譴怒　正義曰此詩大雅板
之篇刺厲王之詩也詩注以天謂厲王此據上天斷章取
意　注計所至丈數　正義曰謂周迴遠近之丈數也知
者下別云揣高卑度厚薄故也　屬役賦丈　正義曰屬
役謂屬聚丁役也賦丈謂課付尺丈上旣號令丁役之事
以告諸侯令諸國國各出若干之役築
若干之丈故云屬役賦丈書以授帥也　十二月公疾
徧賜大夫者從公　大夫不受賜子家子雙琥
琥玉器　一環一璧輕服細好之服　受之大夫皆受其

賜己未公薨子家子反賜於府人曰吾不敢逆君命也大夫皆反其賜書曰公薨于乾侯言失其所也不薨路寢為失所趙簡子問於史墨曰季氏出其君而民服焉諸侯與之君死於外而莫之或罪也對曰物生有兩有三有五有陪貳故天有三辰謂有三地有五行謂有五體有左右謂有兩各有妃耦謂陪貳王有公諸侯有卿皆有貳也天生季氏以貳魯

侯爲日久矣民之服焉不亦宜乎魯君世從其失季氏世脩其勤民忘君矣雖死於外其誰矜之社稷無常奉奉之無常人言唯德也君臣無常位自古以然史墨跡古今以實言故詩曰高岸爲谷深谷爲陵詩小雅言高下有變易三后之姓於今爲庶主所知也三后虞夏商在易卦雷乘乾曰大壯䷡乾下震上大壯震在乾上故曰雷乘乾天之道也乾爲天子震爲諸侯而在乾上君臣易位猶臣大彊壯若天上有雷昔成季友桓之季也文

姜之愛子也始震而卜卜人謁之曰生有嘉聞（嘉名聞於世）其名曰友爲公室輔及生如卜人之言有文在其手曰友遂以名之既而有大功於魯（立僖公）受費以爲上卿至於文子武子（文子行父武子宿）世增其業不廢舊績魯文公薨而東門遂殺適立庶魯君於是乎失國（失國權）政在季氏於此君也四公矣民不知君何以得國是以爲君愼器與名不

可以假人器車服名爵號疏注琥玉器　正義曰周禮大宗伯云以玉作六器以禮天
地四方白琥禮西方鄭玄云虎猛象秋嚴禮經及記言琥
多矣都不說其狀蓋刻玉爲虎形也　一環一璧　正義
曰釋器云肉倍好謂之璧肉好若一謂之環李巡曰肉倍
好璧邊肉大其孔小也肉好若一其孔及邊肉大小適等
曰環也　故詩至爲陵　正義曰詩小雅十月之交大夫
刺幽王也　注三后虞夏商　正義曰從周而上故數此
三代三代子孫自有爲國君者言其賤者爲庶人也
雷乘乾曰大壯　正義曰乾爲天爲剛震爲雷爲動天以
剛而動動則爲雷壯之大者故曰大壯　注乾爲至有雷
正義曰說卦乾爲天爲君君之極尊者是天子也震爲長
子其卦云震驚百里聲達百里之內而有震曜之威是諸
侯之象諸侯而在天子之上象如君臣易位是天之道也
[illegible]　正義曰震動也懷娠始動知有震娠而即
動　[illegible]注[illegible]假人　正義曰器謂車服也名謂爵號也

借人名器則君失位矣故不可以假人也言魯君失民於借季氏以權柄故令昭公至此出外因以戒人君使總制也

春秋正義卷第三十二

春秋正義卷第三十三 [illegible]

國子祭酒上護軍曲阜縣開國子臣孔穎達等奉

勅撰

定公 疏 正義曰魯世家定公名宋襄公之子昭公之弟史傳不言其母不知誰所生也以敬王十一年即位諡法安民大慮曰定

經元年春王 公之始年而不書正月公即位在六月故 疏 注公之至月故 正義曰凡新君初立必於歲首元日朝正於廟因即改元正位百官以序國史因書於策云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也其或國有事故不得行即位之禮國史亦書元年春王正月見此月公應即位而有故不得隱莊閔僖四公元年無事而

不書春王正月是其義也此年不書正月者公即位在六月故也傳稱昭公喪及壞隤公子宋先入則正月之時定公猶從昭公之喪在於乾侯未入魯竟國內無君不是即位闕禮故不須書正月也釋例曰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戊辰公即位喪在外踰年乃入故因五月改殯之節國史用元年即位之禮因以此年為元年也然則正月之時未有公矣公未即位元必不改而於春夏即稱元年者公未即位必未改元未改之日必乘前君之年於府春夏當名此年為昭公三十三年及六月既改之後方以元年紀事及史官定策須有一統不可半年從前半年從後雖則年初亦統此歲故入年即稱元年也漢魏以來雖於秋冬改元史於春夏即以元年冠之是有因於古也

三月晉人執宋仲幾于京師晉執人于天子之側而不以歸京師故但書其執不書所歸

疏 注晉執至所歸 正義曰晉執仲幾傳無日月據經所書是三月始執宋傳則不然

也傳稱辛巳合諸侯之大夫于狄泉長曆辛巳是正月七日也既會而魏舒始卒庚寅栽是正月十六日也宋仲幾不受功當於栽時不肯役耳士彌牟云晉之從政者新是士鞅巳代魏舒矣乃執仲幾以歸三月歸諸京師必是既栽之後三月以前執以歸晉至三月乃歸於京師耳經書三月始執者晉人初執不告後知以歸不可至三月復歸於京師諱其以歸乃歸王故以三月初執告也縱晉執人諸侯不得相治事當使歸決於天子況在天子之側不以歸於京師晉人自知不可不以歸晉告魯故經但書其執不書所歸既不言歸王亦不言歸晉是不以所歸告也

夏六月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 告於廟故書至

戊辰公即位 定公不得以正月即位失其時故詳而日之記事之宜無義例

疏 注定公至義例 ○正義曰公羊傳曰即位不日此何以日錄乎內也穀梁以爲公喪在外踰年六月乃得即位危故日之左氏

無此義故杜顯而異之正月即位正也定公不得以正月即位爲失其時故詳而日之直記事之宜書曰無義例

秋七月癸巳葬我君昭公公在外薨故八月乃葬九月大雩無傳過也立煬宮煬公伯禽子也其廟已毀季氏禱之而立其宮書以譏之

疏注煬公至譏之　正義曰謚法好內怠政曰煬煬公伯禽子世本世家文諸侯之禮親廟有四計煬公玄孫既薨其廟即已毀矣季氏禱于煬公以求昭公不入公死於外謂禱有益而更立其宮賽之於禮不合更立惡其改變國典故書以譏之公羊穀梁皆云立者不宜立立煬宮非禮也

冬十月隕霜殺菽無傳周十月今八月隕霜殺菽非常之災

疏注周十至之災　正義曰月令九月霜始降八月未應霜殺菽菽者人豆之苗又是耐霜之穀今以八月隕霜霜能殺菽是非常之災故書之僖三十三年隕霜不殺草此云殺菽彼言

不殺草者穀梁傳曰未可以殺而殺舉重可殺而不殺舉輕其曰菽舉重也

傳元年春王正月辛巳晉魏舒合諸侯之大夫于狄泉將以城成周魏子涖政涖臨也代天子大夫為政衞彪傒衞大夫曰將建天子立天子之居而易位以令非義也大事奸義必有大咎晉不失諸侯魏子其不免乎是行也魏獻子屬役於韓簡子及原壽過簡子韓起孫不信也原壽過周大夫而田於大陸焚焉禹貢大陸在鉅鹿北嫌絕遠疑此田在汲郡吳澤荒蕪之地火田并見疏

也爾雅廣平曰陸還卒於穽穽今脩武縣近吳澤范獻子去其

栢椁以其未復命而田也范獻子代魏子爲政去其栢椁示貶之

孟懿子會城成周不書公未即位庚寅栽栽設板築宋

仲幾不受功曰滕薛郳吾役也欲使三國代宋受功役也

郳小邾薛宰曰宋爲無道絕我小國於周以

我適楚故我常從宋晉文公爲踐土之盟

在僖二十八年曰凡我同盟各復舊職若從踐土若

從宋亦唯命仲幾曰踐土固然固曰從舊薛舊爲宋役

薛宰曰薛之皇祖奚仲居薛以爲夏車正皇大也奚仲爲夏禹掌車服大夫奚仲遷于邳邳下邳縣仲虺居薛以爲湯左相仲虺奚仲之後若復舊職將承王官何故以役諸侯承奉也仲幾曰三代各異物薛焉得有舊言居周世不得以夏殷爲舊爲宋役亦其職也士彌牟曰晉之從政者新言范獻子新爲政未習故事子姑受功歸吾視諸故府求故事仲幾曰縱子忘之山川鬼神其忘諸乎山川鬼神盟所告士伯怒謂

韓簡子曰薛徵於人典籍故事人所知也宋徵於鬼取證於鬼神宋罪大矣且己無辭而抑我以神誣我也啓寵納侮其此之謂矣開寵過分則納受侵侮必以仲幾爲戮乃執仲幾以歸三月歸諸京師知以歸不可故復歸之京師城三旬而畢乃歸諸侯之戍齊高張後不從諸侯後期不及諸侯之役晉女叔寛曰周萇弘齊高張皆將不免叔寛女叔寛也萇叔違天高子違人天既厭周德萇弘欲遷都以延其祚故曰違天諸侯相帥以奬天子而高子後期故

曰違人天之所壞不可支也衆之所爲不可奸也爲哀三年周人殺萇弘六年高張來奔起

[疏]易位以令　正義曰往年傳魏子南面衛彪傒云干位以令此云魏子涖政彪傒云易位以令文不同者郊特牲云君之南鄉荅陽之義也臣之北面荅君也然則禮國君乃南面往年魏子亦南面是干君之位故云干位此時諸國爲天子築城但當爲君各致徒役而已宜使天子之臣自號令之而魏子涖政代天子大夫致易上下故爲易位所譏別故其文異　注禹貢至曰陸　正義曰禹貢云導河積石至于大伾北過降水至于大陸孔安國云大陸澤名釋地十藪云晉有大陸郭璞曰今鉅鹿北廣河澤孫炎曰廣河猶大陸以地名言之近爲是也計鉅鹿之城與周相去千有餘里魏子不應往彼田獵故嫌絕遠疑此田當在汲郡吳澤吳澤在脩武縣北還卒於寧寧即脩武城是也當是荒蕪之地故亦以大陸名焉引爾雅以證平地

皆名陸也案爾雅高平曰陸杜言廣平者以吳澤之地地下寬平故以廣平言之非是不見爾雅劉君以爾雅高平曰陸而規杜氏非也　去其栢椁　正義曰喪大記云君松椁大夫栢椁士雜木椁是卿葬於禮用栢椁也以其未復君命而爲田獵故獻子去其栢椁不使用也　注不書公未即位　正義曰懿子往年唯受號令知所得丈尺人功而已今復將徒役城之計當更書之於策以公未即位無君可告故不書　注言范至故事　正義曰魏舒以辛巳會諸國至庚寅相去唯十日耳魏舒始卒巳得范鞅代者范鞅本是中軍之佐於次當代魏舒蓋晉人聞舒卒而馳使代之　啓寵至謂矣　正義曰尚書說命傅說進戒於主云無啓寵納侮古有此言故云其此之謂矣開彼寵人過其本分其人不知止足乃至侵侮在上據在上受之故云納侮

夏叔孫成子逆公之喪于乾侯成子叔孫婼之子季孫曰子家子亟

言於我未嘗不中吾志也吾欲與之從政子必止之且聽命焉衆事皆諮問子家子子家子不見叔孫易幾而哭幾哭會也不欲見叔孫故朝夕哭不同會叔孫請見子家子子家子辭曰羈未得見而從君以出出時成子未爲卿君不命而薨羈不敢見言未受昭公之命薨辭以距叔孫叔孫使告之曰公衍公爲實使羣臣不得事君二子始謀逐季氏若公子宋主社稷則羣臣之願也宋昭公弟定公凡從君出而可以入者

將唯子是聽子家氏未有後季孫願與子從政此皆季孫之願也使不敢以告不敢叔孫成子名對曰若立君則有卿士大夫與守龜在羈弗敢知若從君者則貌而出者入可也貌出謂以義從公與季氏無實怨寇而出者行可也與季氏爲寇辟者自可去若羈也則君知其出也君昭公而未知其入也羈將逃也喪及壞隤公子宋先入從公者皆自壞隤反出奔六月癸亥公之喪至自乾

侯戊辰公即位諸侯薨五日而殯殯則嗣子即位癸亥昭公喪至五日殯於宮定公乃即位季孫使役如闞公氏將溝焉闞魯羣公墓所在也季孫惡昭公欲溝絕其兆域不使與先君同榮駕鵞曰生不能事死又離之以自旌也駕鵞魯大夫榮成伯也旌章也縱子忍之後必或恥之乃止季孫問於榮駕鵞曰吾欲為君謚使子孫知之為惡謚對曰生弗能事死又惡之以自信也將焉用之乃止秋七月癸巳葬昭公於墓道南孔子之為司寇也

溝而合諸墓明臣無貶君之義

疏季孫至命焉 正義曰言子家子數於公處致言於我云意如事君不敢不改又言君以一乘入於魯師季孫必與君歸季孫之意實然故云未嘗不中吾志吾欲與之從政欲用爲大夫也公喪歸則從者散故令止之旦聽命者一聽子家之所爲子家欲將歸者即與之歸

注二子至季氏 正義曰謀逐季氏公爲爲之傳文不言公衍謀也但以公衍見復爲太子季氏欲俱廢之故言此也

注諸侯至即位 正義曰王制云天子七日而殯諸侯五日而殯自癸亥至戊辰五日殯訖則嗣子即位故定公以此日即位也公羊穀梁皆云正棺於兩楹之間然後即位案正棺兩楹之間即禮所謂夷於堂者也喪大記君薨之禮云既小斂男女奉尸夷于堂鄭玄云諸侯之小斂於死者俱三日此戊辰去癸亥五日非正棺之日不得爲正棺即位也雜記云諸侯行而死歸至於廟門遂入適所殯鄭玄云適所殯謂兩楹之間自外來者正棺於兩楹之間

尸亦夷之於此因殯焉殯必於兩楹之間者以其死不於室而自外來留之於中不忍遠也鄭取二傳之說言死從外來者殯在兩楹之間若謂殯爲正棺則與杜言合矣

闞公氏　正義曰闞是先公葬地春秋言氏猶如言家故謂公之墓地爲公氏言是公死之家宅也玄卿以爲闞屬上句公氏將溝焉猶言將溝公氏焉古人多倒語公氏則

昭公　注爲惡謚　正義曰知者下云死又惡之所以知也　以自信也　正義曰信明也以自明己之不臣也

溝而　正義曰孔子之爲司寇在定公十年以後未知何年溝之

昭公出故季平子禱于煬公九月立煬宮　平子逐君懼而請禱於煬公昭公死於外自以爲從禱故立其宮



禱于煬公　正義曰既毀其廟而得禱者蓋就祧而禱之

周鞏簡公弃其子弟而好用遠人　簡公周卿士遠人異族也爲明年鞏氏賊

簡公張本　疏　簡公　正義曰謚法平易不從曰簡

經二年春王正月夏五月壬辰雉門及兩觀災　無傳雉門公宮之南門兩觀闕也天火曰災　疏　注雉門至曰災　正義曰明堂位云庫門天子皐門雉門天子應門是魯之雉門公宮南門之中門也釋宮云觀謂之闕郭璞曰宮門雙闕周禮大宰正月之吉縣治象之法于象魏使萬民觀治象鄭衆云象魏闕也劉熙釋名云闕在門兩旁中央闕然為道也然則其上縣法象其狀巍巍然高大謂之象魏使人觀之謂之觀也是觀與象魏闕一物而三名也觀與雉門俱災則兩觀在雉門之兩旁矣公羊傳曰其言雉門及兩觀災何兩觀微也然則曷為不言雉門災及兩觀主災者兩觀也主災者兩觀則曷為後言之不以微及大也穀梁亦云災自兩觀始先言雉門尊尊也公羊稱子家駒云設兩觀諸侯僭天子其

意以其奢僭故天災之左氏無此義案禮器云天子諸侯臺門此以高爲貴也郊特牲云臺門大夫之僭禮也今臺大夫異於諸侯不言諸侯異於天子兩觀爲僭禮無其文天之所災不可億卜言主災兩觀以門尊先門若災先發門起又將何以爲異丘明無文或是災起雉門而延及兩觀也天火曰災宣十六年傳例

秋楚人伐吳囊瓦稱人見誘以敗軍

冬十月新作雉門及兩觀無傳

傳二年夏四月辛酉鞏氏之羣子弟賊簡公傳言弃親用讎所以敗也

桐叛楚桐小國廬江舒縣西南有桐鄉

吳子使舒鳩氏誘楚人舒鳩楚屬國

曰以師臨我教舒鳩誘楚使以師

臨吳我伐桐爲我使之無忌吳伐桐也僞若畏楚師之臨己而爲我伐其叛國以取媚者也欲使楚不忌吳所謂多方以誤之秋楚囊瓦伐吳師于豫章從舒鳩言吳人見舟于豫章僞將爲楚伐桐而潛師于巢實欲以擊楚冬十月吳軍楚師于豫章敗之楚不忌故遂圍巢克之獲楚公子繁繁守巢大夫

疏桐叛至無忌　正義曰桐是小國世屬於楚桐今叛楚楚有間隙故吳子因是而謀之舒鳩自是楚之屬國居吳楚之間亦兩取其意故吳得使之也吳子使舒鳩誘楚人又敎舒鳩爲辭曰令楚以師臨我我伐吳自稱我令楚臨吳也我當僞若畏楚爲楚伐桐女舒鳩當爲我誘楚吳軍楚師或曰囊瓦本出師伐吳見吳欲伐桐而不設備遂

掇烎敗之又擊楚巢邑潛師圍而克之獲其守邑大夫爲
我使之無忌謂爲我之長楚形狀使楚人無復防忌於我
也若楚不忌吳則師不設備欲因其無備而掩襲取之耳
下云吳人見舟于豫章僞欲伐桐也吳軍楚師于豫章掩
其不備也潛師于莫吳人詐巢邑人云此師將伐桐也其
實本擬取巢故下遂圍巢克之言潛者對豫章之師稱潛

邾莊公與夷射姑飲酒私出射姑邾大夫出辟酒閽乞

肉焉奪之杖以敲之奪閽杖以敲閽頭也爲明年邾子卒傳

經三年春王正月公如晉至河乃復無傳疏

公如至乃復　正義曰三傳皆無其說不知何故乃復賈
逵云剌緩朝見辭失所不諱罪己賈雖爲此解於傳無文
不可從故杜不言劉炫謂公以六月即位此年便即往朝
於事未爲後也晉人何以辭之者以優見退當遣謝罪何

由此後見無謝處空言罪已經齊孫謝自罪之狀復安在手晉若以緩致辭必當更有譴責何由明年會次復得依常班序乃復之意不可縣知

二月辛卯邾子穿卒再同盟

疏注再同盟　正義曰穿以昭二年即位十一年盟于祲祥二十六年于鄟陵皆魯邾俱在是再同盟也

夏四月秋葬邾莊公六月乃葬緩冬仲孫何忌及邾子盟于拔拔地闕

傳三年春二月辛卯邾子在門臺門上有臺臨廷闇以缾水沃廷邾子望見之怒闇曰夷射姑旋焉旋小便命執之見其不衆執射姑弗得滋怒

自投于牀廢于鑪炭爛遂卒廢隋也先葬以車五乘殉五人欲藏中之絜故先内車及殉別爲便房蓋其遺命莊公卞急而好潔故及是卞躁疾也

疏注欲藏至遺命 正義曰以人從葬謂之殉邾子好潔以人爲殉欲備地下埽除若令與柩同入恐其汚優藏内欲其藏中之潔故先内車及殉別爲便房處之傳言此事意在非責邾子君是葬者自爲則非莊公之罪無爲輙說此事故云蓋其遺命也邾子隊鑪而卒不應得有遺命疑其是遺命者禮國君即位而爲椑初立即營死事當是平素之時先有此命葬者奉行之

秋九月鮮虞人敗晉師于平中平中晉地獲晉觀虎恃其勇也爲五年士鞅圍鮮虞張本冬盟于郯郯即拔也脩

郗好也公即位故脩好蔡昭侯爲兩佩與兩裘佩，玉佩也以如楚獻一佩一裘於昭王昭王服之以享蔡侯蔡侯亦服其一子常欲之弗與三年止之唐成公如楚有兩肅爽馬子常欲之成公唐惠侯之後肅爽駿馬名弗與亦三年止之唐人或相與謀請代先從者許之飲先從者酒醉之竊馬而獻之子常子常歸唐侯自拘於司敗竊馬者自拘曰君以弄馬之故隱君身隱憂約也

弃國家羣臣請相夫人以償馬必如之相助也羕

又謂養馬者唐侯曰寡人之過也二三子無辱皆賞之蔡人聞之固請而獻佩于子常子常朝見蔡侯之徒命有司曰蔡君之久也官不共也言楚所以禮遣蔡侯之物不共備故明日禮不畢將死遣蔡侯之禮

蔡侯歸及漢執玉而沈曰余所有濟漢而南者有若大川自誓言若復渡漢當受禍明如大川蔡侯如晉以其子元與其大夫之子爲質焉而請

伐楚為明年會召陵張本疏注成公至馬名　正義曰宣十二年傳有唐惠侯故云唐惠侯之後也釋畜於馬無肅爽之名爽或作霜賈逵云色如霜紈馬融說肅爽鴈也其羽如練高首而脩頸馬似之天下稀有故子常欲之杜以馬名臨時所作本意不可得知故直云駿馬名　請代至許之　正義曰謂請楚人許之也知非請唐侯者若唐侯許之自合養馬何須言飲先從者竊馬以獻乎

經四年春王二月癸巳陳侯吳卒無傳未同盟而赴以名癸巳正月七日書二月從赴疏注癸巳至從赴　正義曰杜以長歷校之知癸巳是正月七日故云書二月從赴也知非日誤者以崩薨之事皆以赴爲文故平王崩赴以庚戌陳侯卒赴以甲戌己丑杜依大例而言故云從赴劉炫以爲諸侯五月而葬下云六月葬陳惠公則陳侯卒在二月以爲日誤而規杜氏今知非者但諸侯雖五

月而葬春秋之時或緩或速無復常準此陳侯之葬事既無傳何知必五月而葬妄以杜爲失其義非也三月公會劉子晉侯宋公蔡侯衛侯陳子鄭伯許男曹伯莒子邾子頓子胡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國夏于召陵侵楚於召陵先行會禮入楚竟故書侵

疏注於召至書侵　正義曰先言于召陵後言侵楚是於召陵先行會禮也上地名召陵楚地也諸侯既入楚竟先行會禮後乃侵之故經書先會後侵也

夏四月庚辰蔡公孫姓帥師滅沈以沈子嘉歸殺之五月公及諸侯盟于皐鼬召陵會劉子諸侯捴言之也繁昌縣東南有城皐亭復稱

公者會盟

疏 注召陵至處故 正義曰書經之例諸侯異處故先會而後盟皆前目而後凡此共盟者還是前會之諸侯前已歷序故於此揔言之也劉子雖是王朝之臣而亦有封爵故諸侯之文可以兼劉子也僖二十九年王子虎與諸侯盟于翟泉貶之稱人此劉子得與諸侯盟者楚僭號稱王不盡天子諸侯會而侵楚將以尊崇王室傳言劉文公合諸侯是天子勑之使盟也下文書劉卷卒葬魯人弔會依同盟之禮知劉子亦與盟也復稱公者由其會盟異處故也劉炫規杜云會盟異處故復稱公案襄二十五年盟重丘亦是會盟異處何以不言公今刪定知非者但會盟異處理合稱公重丘不書公史官自略耳以此規杜非也

杞伯成卒于會

無傳

疏 杞伯成卒于會 正義曰成以昭二十五年即位二十六年盟于鄟陵三十二年于翟泉此年于皐鼬魯杞俱在計杜當云三同盟無注者漏脫耳諸侯薨于朝會加一等此既薨于會其禮亦當然

月葬陳惠公無傳許遷于容城無傳秋七月公至自會無傳劉卷卒無傳即劉蚠也劉子奉命出盟召陵死則天王爲告同盟故不具爵

疏注即劉至具爵　正義曰昭二十二年傳曰單子立劉蚠即此是也世族譜伯蚠劉蚠劉文公劉狄劉卷劉子爲一人王朝公卿卒不赴魯不會葬文三年書王子虎卒傳曰來赴弔如同盟禮也彼爲同盟于翟泉故也此亦書卒明爲同盟故也畿內之國不得外交諸侯必非劉邑之臣來赴知是天子爲告也天子告臣略言名封而已不言劉子故書不具爵

葬杞悼公無傳楚人圍蔡不服故也晉士鞅衛孔圉帥師伐鮮虞無傳孔圉孔羈孫士鞅即范鞅葬劉文公無傳冬十有一月庚午蔡侯以吳子

及楚人戰于柏舉楚師敗績 師能左右之曰以皆陳曰戰大崩曰敗績吳爲蔡討楚從蔡計謀故書蔡侯以吳子言能左右之也囊瓦稱人貪以致敗不能死難罪賤之柏舉楚地昭三十一年傳曰六年十二月庚辰吳其入郢今以十一月者并數閏

疏 注師能至數閏 正義曰師能左右之曰以僖二十六年傳例也皆陳曰戰大崩曰敗績莊十一年傳例也吳大蔡小而蔡能以吳者吳子爲蔡討楚言蔡能左右之也釋例曰吳雖大國順蔡侯之請自將其衆唯蔡侯之命故亦言以吳子也囊瓦楚之上卿當稱名氏今稱人者貪以致敗又不能死難罪賤之也釋例曰楚之囊瓦貪佩馬以致討稱人罪賤之也昭三十一年傳言六年十二月庚辰吳其入郢今以十一月與彼朔有差殊者長歷推此年閏十月庚辰又是十一月二十九日其月垂盡并數閏得爲十二月也

楚囊瓦出奔鄭 書名惡之

疏 注書名惡

之　正義曰文八年宋司城來奔十四年宋子哀來奔傳皆云貴之也不稱名爲貴之是稱名爲惡之

庚辰吳入郢弗地曰入吳不稱子史略文

疏 注弗地至略文 ○正義曰弗地曰入襄十三年傳例也上文戰稱吳子此言吳入楚不稱子猶成三年鄭伐許昭十二年晉伐鮮虞史略文無善例公羊穀梁以爲吳於戰稱子爲其憂中國故進而稱爵及其入郢君舍于君室大夫舍于大夫室反爲夷狄之行故貶而稱吳左氏無此義故杜異而顯之

傳四年春三月劉文公合諸侯于召陵謀伐楚也文公王官伯也晉人假王命以討楚之久留蔡侯故曰文公合諸侯 晉荀寅求貨於蔡侯弗得言於范獻子曰國家方

危諸侯方貳將以襲敵不亦難乎水潦方降疢痁方起中山不服（中山鮮虞）棄盟取怨無損於楚（晉楚同盟伐之爲取怨）而失中山不如辭蔡侯吾自方城以來楚未可以得志（晉敗楚侵方城在襄十六年）祗取勤焉乃辭蔡侯晉人假羽旄於鄭鄭人與之（析羽爲旌王者遊車之所建鄭私有之因謂之羽旄借觀之）明日或旆以會（或賊者也繼旐曰旆令賊人施其旆執以從會示卑鄭）晉於是乎失諸侯（傳言晉無禮所以遂弱）將會衞子行敬子言於靈

公（子行敬子衛大夫）曰會同難（難得宜）嘖有煩言莫之治也（嘖至也煩言忿爭）其使祝佗從（祝佗大祝子魚）公曰善乃使子魚子魚辭曰臣展四體以率舊職猶懼不給而煩刑書若又共二（共二職）徼大罪也且夫祝社稷之常隸也（隸賤臣也）社稷不動祝不出竟官之制也（社稷動謂國遷）君以軍行祓社釁鼓（師出先有事祓禱於社謂之宜社於是殺牲以血塗鼓鼙為釁鼓）祝奉以從（奉社主也）於是乎出竟若嘉好之事（謂朝會）君行師從（二千五百人）

大夫卿行旅從五百人臣無事焉公曰行也及

皋鼬將盟將長蔡於衛欲令蔡先衛歃衛侯使祝佗私

於萇弘曰聞諸道路不知信否若聞蔡將

先衛信乎萇弘曰信蔡叔康叔之兄也蔡叔

周公兄康叔周公弟先衛不亦可乎子魚曰以先王觀

之則尚德也昔武王克商成王定之選建

明德以蕃屏周故周公相王室以尹天下

尹正於周爲睦睦親厚也以盛德見親厚也分魯公以大路

大旂[魯公伯禽也此大路金路錫同姓諸侯車也交龍爲旂周禮同姓以封]夏后氏之璜[璜美玉名]封父之繁弱[封父古諸侯也繁弱大弓名]殷民六族條氏徐氏蕭氏索氏長勺氏尾勺氏使帥其宗氏輯其分族將其類醜[醜衆也]以法則周公用即命于周[即就也使六族就周受周公之法制]是使之職事于魯[共魯公之職事]以昭周公之明德[昭顯也]分之土田陪敦[陪增也敦厚也]祝宗卜史[大祝宗人大卜大史凡四官]備物典策[典策春秋之制]官司彝器[官司百官也彝]

器常用器因商奄之民商奄國名也與四國流言武迸散在魯皆令即屬魯懷柔之命

以伯禽伯禽周公世子時周公唯遣伯禽之國故皆以付伯禽而封於少皥

之虛少皥虛曲阜也在魯城內分康叔康叔衛之祖以大路少帛

綪茷旃旌少帛雜帛也綪茷大赤取染草名也通帛爲旃析羽爲旌大呂鐘名殷

民七族陶氏施氏繁氏錡氏樊氏饑氏終

葵氏封畛土略自武父以南及圃田之北

竟畛塗所徑也略界也武父衛北界圃田鄭藪名取於有閻之土以共

王職有閻衛所受朝宿邑蓋近京畿取於相土之東都以會

王之東蒐為湯沐邑王東巡狩以助祭泰山聃季授土聃季周公弟司空陶叔授民陶叔司徒命以康誥而封於殷虚康誥周書殷虚朝歌也皆啓以商政疆以周索皆魯衛也啓開也居殷故地因其風俗開用其政疆理土地以周法索法也分唐叔唐叔晉之祖以大路密須之故密須國名闕鞏甲名沽洗鐘名懷姓九宗職官五正懷姓唐之餘民九宗一姓為九族職官五正五官之長命以唐誥而封於夏虚唐誥誥命篇名也夏虚大夏今大原晉陽也啓以夏政亦因夏風俗開用其政疆以戎索大原近戎而寒不與中國同故自以戎法三

者皆叔也而有令德故昭之以分物不然文武成康之伯猶多而不獲是分也唯不尚年也管蔡啓商惎閒王室惎毒也周公攝政管叔蔡叔開道紂子祿父以毒亂王室王於是乎殺管叔而蔡蔡叔周公[illegible]王命以討二叔蔡放也以車七乘徒七十人與蔡叔車徒而放之其子蔡仲改行帥德周公舉之以為己卿士為周公臣見諸王而命之以蔡命為蔡侯其命書云王曰胡無若爾考之違王命也胡蔡仲名若之何其使

蔡先衛也武王之母弟八人周公爲大宰康叔爲司寇聃季爲司空五叔無官豈尚年哉五叔管叔鮮蔡叔度成叔武霍叔處毛叔聃也曹文之昭也文王子與周公異母晉武之穆也武王子曹爲伯甸非尚年也以伯爵居甸服言小今將尚之是反先王也晉文公爲踐土之盟衛成公不在夷叔其母弟也猶先蔡踐土召陵二會經書蔡在衛上覇主以國大小之序也子魚所言盟歃之次其載書云王若曰晉重文公魯申僖公衛武叔武蔡甲午

莊侯鄭捷文公齊潘昭公宋王臣成公莒期茲丕公也齊序鄭下周之
宗盟異姓為後藏在周府可覆視也吾子欲復文
武之略略道也而不正其德將如之何萇弘
說告劉子與范獻子謀之乃長衛侯於盟

疏注文公至諸侯　正義曰劉子是天子大臣故言王官伯也往年蔡侯如晉請晉耳不請天子今稱劉文
公合諸侯知是晉人告王假王命以討楚王使劉子會之故言劉文公合諸侯以示稟於王命假王威也　注析羽
至觀之　正義曰周禮司常掌九旗之名物全羽為旞析羽為旌道車載旞斿車載旌鄭玄云全羽析羽皆五采繫
之於旞旌之上所謂注旄於干首也凡九旗之帛皆用絳道車象路也王以朝夕燕出入斿車木路也王以田以鄙

其析羽爲旌王者遊車之所建也釋天云注旄首曰旌李巡曰以旄牛尾著旌首者也孫炎曰析五采羽注旌上亦有旒縿據彼文言之則羽毛者有五色鳥羽又有旄牛尾也言全羽析羽者蓋有全取其翅或析取其翮故有全析二名也繫此鳥羽牛尾於干首猶自別有絲爲旒縿縣之於干今之旗竿猶然此傳直言羽耳注不引全羽而以析羽解之者以全羽尊於析羽鄭人所有未必尊貴故以析羽解之計羽旄所用其費無多晉人自應有之而襄十四年范宣子假羽毛於齊此又假羽旄於鄭者或當制作巧異故聞而借觀之　注或賤至畀鄭　正義曰鄭玄注論語云或云言有人不顯其名而略稱爲或是或爲賤者也繼旐曰旆釋天文也郭璞曰帛續旐末爲燕尾者然則旐謂旆身旆謂旆尾晉令賤人建此羽旄旆其旒旆於下執之以從其會本謂其美而就鄭借觀之既得其物令賤人服用之是示其畀侮鄭也鄭是列國而晉畀侮之諸侯於是知晉輕蔑心皆怨恨故晉於是乎失諸侯　注嘖至

至忿爭　正義曰嘖至賾達云然是相傳訓也易繫辭云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謂見其至深之處賾亦深之義也謂至於會特有煩亂忿爭之言無才辯者則莫之能治也

注社稷動謂國遷　正義曰周禮大祝云大師宜于社造于祖設軍社及軍歸獻于社則前祝天子之祝如此則諸侯之祝官亦然也然則彼軍行唯有社無稷今社稷俱動故知謂國遷也國遷唯在竟內得云祝不出竟者詩稱公劉遷豳大王來岐及春秋杞都陳留而遷緣陵及許遷于析之屬並是雖棄本國遠適他土故有出竟之事劉以社稷動謂軍行而規杜非也

注師出至釁鼓　正義曰釋天云起大事動大衆必先有事乎社而後出謂之宜是軍師將出必有祭社之事也周禮女巫掌祓除釁浴則祓亦祭名故知祓社即宜社是也說文云釁血祭也是殺牲以血塗鼓鼙爲釁鼓此皆祝官掌之

祝奉以從　正義曰禮軍行必以廟主社主從軍而行尚書甘誓云用命賞于祖弗用命戮于社孔安國云天子親征必載遷廟之祖

主及社主行有功則賞祖主前示不專也不用命奔北者
則戮之於社主前社主陰陰主殺親祖嚴社之義也是軍
行必載社主行故祝官奉主以從　若嘉至事焉　正義
曰此會因而侵楚衞侯當以軍行而云臣無事者晉本以
會召諸侯傳言將會是赴會之時未知將侵伐也但諸國
既集師衆自多故因得行侵耳　注蔡叔至公弟　正義
曰史記管蔡世家云武王同母兄弟十人母曰大姒文王
正妃也其長子曰伯邑考次曰武王發次曰管叔鮮次曰
周公旦次曰蔡叔度次曰曹叔振鐸次曰郕叔武次曰霍
叔處次曰康叔封次曰聃季載如彼文則蔡叔周公弟也
今以蔡叔爲周公兄者以僖二十四年傳富辰言文之昭
十六國蔡在魯上明以長幼爲次賈逵等皆言蔡叔周公
兄故杜從之馬遷之言多舛謬故不用史記爲說　注魯
公至以封　正義曰周禮巾車云金路建大旂以賓同姓
以封鄭玄云金路以金飾諸末大旂九旗之畫交龍者以
賓以會賓客同姓以封謂王子母弟以功德出封若魯衞

也交龍爲旂司常文也　注璜美玉名　正義曰夏后氏所寶歷代傳之知美玉名也哀十四年傳云向魋出於衛地公文氏攻之求夏后氏之璜焉則璜非一也尚書旅獒及魯語皆云古者分同姓以珍玉展親則先王不以王賜向魋向魋自規求得之也鄭玄注周禮云半璧曰璜　注封父至弓名　正義曰鄭玄云古者伐國遷其重器以與同姓此繁弱封父之國爲之不知何時滅其國而得之也孔叢云楚王張繁弱之弓載忘歸之矢以射蛟於雲夢是繁弱爲弓名也　使帥至明德　正義曰使六族之長各自帥其當宗同氏輯合也合其所分枝屬族屬也將其族類人衆以法則周公令其移家居魯用就受周公之命是以使之共職事于魯以昭周公之明德也下賜殷民七族亦是使之法則康叔令共職事于衛也賜唐叔及懷姓九宗亦然　陪敦　正義曰陪是加增之義敦厚釋詁文也言既封爲大國巳方五百里又分以上田更增彼寬厚爲七百里也明堂位云封周公于曲阜地方七百里鄭玄云

公之地方五百里加魯以四等之附庸方百里者二十四
并五五二十五積四十九開方之得七百里鄭玄周禮大
司徒注云凡諸侯爲牧正帥長及有德者乃有附庸公無
附庸侯附庸九同伯附庸七同子附庸五同男附庸三同
進則取焉退則歸焉魯於周法不得有附庸故言錫之也
地方七百里者包附庸以大言之附庸二十四言德兼此
四等矣是增厚魯國之事也　祝宗至彝器　正義曰祝
宗接神之官大卜主卜大史主書與此四等官人使之將
歸於魯也服虔云備物國之職物之備也當謂國君威儀
之物若今繖扇之屬備賜魯也此不解備物則與典策爲
一也備物典策謂史官書策之典若傳之所云發凡之類
賜之以法使依法書時事也官司彝器謂百官常用之器
蓋鐏罍俎豆之屬其賜魯也　注商奄至柔之　正義曰
書傳云武王殺紂繼公子禄父及管蔡流言奄君謂禄父
曰武王死成王幼周公疑比百世之時請舉事然後禄父
及三監叛是奄與四國流言也昭九年傳云蒲姑商奄吾

東土也此復云因商奄之民則商奄是東方之國近魯之地也昭元年傳云周有徐奄杜以彼奄與此商奄爲一故土地名奄商奄二名共爲一國此注言商奄國名以商奄二字爲國名也詩稱四國流言毛傳以四國爲管蔡商奄則商奄各自爲國奄則此奄是也商謂紂子祿父下云管蔡啓商是名祿父爲商也然則毛言商奄爲二杜言商奄爲一杜言四國流言亦謂管蔡祿父與商奄爲四也商奄即四國之一言與者據民與四國之君流言故言與也或者據奄君道三國爲亂故言與總稱四國非爲商奄外別有四國也言封魯於少皞之虛則商奄非魯地也非魯地而言因其民是誅商奄之日民或逆散在魯皆命使即屬於魯令魯懷柔之玄卿以爲三監與商爲四國奄在外故言與四國　注伯禽至伯禽　正義曰詩魯頌說封魯之事云王曰叔父建爾元子俾侯于魯是伯禽爲周公世子也魯世家云周公相成王使其子伯禽代就封于魯文十三年公羊傳曰周公何以稱大廟于魯封魯公以爲周公

也周公拜乎前魯公拜乎後曰生以養周公死以爲周公
主然則周公之魯乎曰不之魯也封魯公以爲周公則周
公曷爲不之魯欲天下之一乎周也其意言周公聖人若
使之魯則恐天下迴心向之故不使之魯也以周公身不
適魯唯遣伯禽之國故傳皆言分魯公不言分周公也傳
言命以伯禽於體例命以康誥命以唐誥則伯禽亦似策
命篇名今杜云唯遣伯禽之國故皆以付伯禽則伯禽非
是誥誓篇名若必是誥誓當云命以魯誥既爲國君不得
與君牙伯冏同類也劉炫云伯禽猶下命以康誥是伯禽
爲命書似書序穆王命君牙爲周大司徒作君牙即以君
牙爲篇與此同也　注少皥至城内　正義曰此注少皥
之虛即曲阜是也曲阜在魯城内則魯之所都正在少皥
虛矣昭二十九年注窮桑少皥之號窮桑地在魯北與此
異者賈逵云少皥居窮桑登爲帝蓋未爲帝居魯北既爲
帝乃居魯也　注少帛至爲旜　正義曰周禮司常云通
帛爲旜雜帛爲物鄭玄云通帛謂大赤從周正色無飾雜

帛者以帛素飾其側白般之正色大赤是通帛知少帛是雜帛也釋草云茹藘茅蒐郭璞曰今之蒨也可以染絳則綪是染赤之草茷即旆也爾雅繼旐曰旆旐是旂身旆是旂尾尾猶用赤則通身皆赤知綪茷是大赤大赤即今之紅旗取染赤之草為名也蓋王以通帛雜帛並賜衛也然則大赤即是旃也於綪茷之下更言旃者茷言旂尾旃言旂身圓其文故具言耳若其不然旌是干之所建旗皆有旌少帛旃旆之後何須更復言旌明是圓其文故重言之

注鐘名　正義曰周鑄無射魯鑄林鐘皆以律名名鐘知此大吕沽洗皆鐘名也其聲與此律相應故以律名為

注畛塗至藪名　正義曰周禮遂人云夫間有遂廣深各二尺遂上有徑容車馬也十夫有溝廣深四尺溝上有畛容大車百夫有洫廣深八尺洫上有涂容乘車一軌千夫有澮廣二尋深二仞澮上有道容二軌萬夫有川川上有路容三軌畛是路故為塗所徑也桓十二年公會鄭伯盟于武父杜云陳留濟陽縣東北有武父城彼是鄭地與

此武父非一也土地名云傳曰封畛土略自武父以南則武父衛之北竟也非河南武父其地闕無其處故直云衛北界也釋地十藪鄭有圃田郭璞曰今滎陽中牟縣西圃田澤是也衛之南竟至此澤畔　取於至東蒐　正義曰土地名有閻之土與相土之東都其地皆闕無其處言共王職猶魯之許田蓋近京畿也會王東蒐則爲從王巡守助祭泰山爲湯沐之邑若鄭之祊田蓋近泰山也王巡守者諸侯爲王守土天子以時出巡行之今言蒐則王之巡守亦因田獵以教習兵士　注聃季至司空　正義曰富辰言文之昭聃季在魯下史記大姒十子聃季最少是周公弟也周禮司空主土司徒主民知聃季授土爲司空也下陶叔授民爲司徒也　注皆魯至法也　正義曰王制云凡居民材必因天地寒煖燥濕廣谷大川異制民生其閒者異俗脩其敎不易其俗齊其政不易其宜是言王者布政當順民俗而施之也此民習商之政爲日已久還因其風俗開道以舊政也衛居殷虛開以商政可矣魯亦

開以商政者王者所法不過二代夏在衛西魯在衛東夏政非魯所及與衛大同以殷之餘民有六族將其醜類以即事于魯故與衛皆啓以商政也疆理土地以周法則三代經界法皆有異其異未盡聞也索之為法相傳訓耳考工記量器銘曰時文思索允臻其極鄭亦以索為法 注懷姓至之長 正義曰懷姓居在晉地而不言殷民知是唐之餘民也言懷姓九宗則皆姓懷矣知一姓而有九族也職官五正杜云五官之長則謂五官之長子孫耳曲禮云天子之五官曰司徒司馬司空司士司寇鄭玄云此殷時制也然則殷時五官居在唐地世為貴族以賜唐叔使主領之所以榮寵唐叔也殷之五官不必皆在唐地但有三官四官亦得揔五言之劉炫云職官五正職主也正長也主官事者有五長分九宗為五官使主之此九宗蓋宗有一人數少者當宗不足立官并之為五使五官領此九宗或以為於懷姓之內立五正使分主九宗未知誰是故備言之或以為五官之長謂如昭二十九年蔡墨所云五

行之官長也是天子之大臣非唐之遺民然姓而有五也并賜唐叔豈天子得以五行官長賜諸侯哉　文武至尚年　正義曰文武成康皆以庶長而立未聞史有兄伯封爲諸侯而云伯猶多者以叔年稚於伯仲庶叔而得分多明其長者無所得伯是兄弟之長故舉伯以爲言所云猶多者甚言之耳歷檢書傳文武成康未有兄爲諸侯者幼者分物多長者無所得此唯爲不尚年故也　管蔡至命也　正義曰書序云蔡叔既没王命蔡仲踐諸侯位作蔡仲之命其經云惟周公位冢宰正百工羣叔流言乃致辟管叔于商囚蔡叔于郭鄰以車七乘降霍叔于庶人三年不齒蔡仲克庸祗德周公以爲卿士叔卒乃命諸王邦之蔡王若曰小子胡惟爾率德改行克慎厥猷肆予命爾侯于東土往即乃封敬哉爾尚蓋前人之愆惟忠惟孝率乃祖文王之彝訓無若爾考之違王命傳之此言皆述書意而爲之辭唯增言徒七十人耳孔安國云郭鄰中國之外地名亦不知何方地名也　注甚毒也　正義曰甚毒閒

亂賈逵云然是相傳訓也道祿父作亂將以害周若毒螫然故云毒亂王室也　注周公至放也　正義曰蔡仲之命篇云周公乃致辟管叔于商囚蔡叔于郭鄰則是周公誅之矣而此言王者周公稱王命以討之書序云成王既伐管叔蔡叔是稱王命之文也說文云粲散之也從米殺聲然則粲字殺下米也粲爲放散之義故訓爲放也隸書改作已失字體粲字不復可識寫者全類蔡字至有爲一蔡字重點以讀之者今定本作蔡非也　注爲周公臣　正義曰孔安國云明王之法誅父用子言至公周公圻內諸侯二卿治事是爲周公圻內采邑之卿也　母弟八人　正義曰上言十人而此云八者伯邑考已死不數武王故八人　康叔爲司寇　正義曰尚書蘇公爲司寇此言康叔者爲蘇公出封爲國康叔替之　注五叔　正義曰史記云聃季載杜云毛叔聃又不數叔振鐸者杜以振鐸非周公同母故不數之或杜別有所見不以管蔡世家爲說　曹爲至尚年　正義曰於昭穆曹是晉之叔父也晉

爲大國多受分物曹爲伯爵而在甸服非是尊尚年長也桓二年傳云晉甸侯也晉亦在甸唯侯伯之爵異耳言侯伯甸連言之耳於甸無升降也鄭玄云曹今濟陰定陶也去王城八百里東都之畿方六百里半之三百里侯服五百里定陶在畿外故爲在甸服言其小也 藏在周府 正義曰言周家府藏之内有此載書在也本或爲盟府由僖五年傳藏於盟府涉彼而誤耳 不正其德 正義曰正長也謂不長其有德者也 反自召陵鄭子大叔未至而卒晉趙簡子爲之臨甚哀曰黃父之會 在昭二十五年 夫子語我九言曰無始亂無怙富無恃寵無違同無敖禮無驕能 以能驕人 無復怒 復重也 無謀非德 非所謀也 無犯非

義傳言簡子能用善言所以遂典[疏]乃長衛侯正義曰釋例曰周之宗盟異姓爲後故踐土之盟載書齊宋雖大降於鄭衛斥周而言指謂王官之宰臨盟者也其餘雜盟未必皆然踐土召陵二會皆蔡在衛上時國次也至盟乃正其高下者敬共明神本其始也是言會以國之大小爲次至盟乃先同姓盟之先同姓者唯謂王官之宰臨盟時耳踐土則王子虎盟諸侯于王庭此盟則劉子在焉故二者先同姓其餘雜盟亦以國之大小爲次故襄二十七年宋之盟晉楚爭先若其皆先同姓則楚不得競也以此知餘盟不然　九言　正義曰古者一字爲二字並爲一言易云伏羲作十言之教曰乾坤震巽坎離艮兌消息乾坤雖是一字亦一出口乃得言之故謂之一言今則一字爲一言三字以上爲一句　沈人不會于召陵晉人使蔡伐之夏蔡滅沈秋楚爲沈故圍蔡伍員

爲吳行人以謀楚楚之殺郤宛也（在昭二十七年）伯氏之族出（郤宛黨）伯州犂之孫嚭爲吳大宰以謀楚楚自昭王即位無歲不有吳師蔡侯因之以其子乾與其大夫之子爲質於吳冬蔡侯吳子唐侯伐楚（唐侯不書兵屬於吳蔡）舍舟于淮汭（吳乘舟從淮來過蔡而舍之）自豫章與楚夾漢（豫章漢東江北地名）左司馬戌謂子常曰子沿漢而與之上下（沿緣也緣漢上下遮使勿度）我悉方城外以毀其舟（以方城外人毀

（吳所舍舟）還塞大隧直轅冥阸（三者漢東之隘道）子濟漢而伐之我自後擊之必大敗之既謀而行武城黑謂子常（黑楚武城大夫）曰吳用木也我用革也（用軍器）不可久也不如速戰史皇謂子常楚人惡子而好司馬（史皇楚大夫司馬沈尹戌）若司馬毀吳舟于淮塞城口而入（城口三隘道之摠名）是獨克吳也子必速戰不然不免乃濟漢而陳自小別至于大別（禹貢漢水至大別南入江然則此二別在江夏界）三戰子常知

不可欲奔（知吳不可勝）史皇曰安求其事（求知政事）難而逃之將何所入子必死之初罪必盡說（言致死以克吳可以免貪賄致寇之罪）十一月庚午二師陳于柏舉（經所以書戰二師吳楚師）闔廬之弟夫槩王晨請於闔廬曰楚瓦不仁（瓦子常名）其臣莫有死志先伐之其卒必奔而後大師繼之必克弗許夫槩王曰所謂臣義而行不待命者其此之謂也今日我死楚可入也以其屬五千先擊

子常之卒子常之卒奔楚師亂吳師大敗之子常奔鄭史皇以其乘廣死以戰死吳從楚師及清發清發水名將擊之夫槩王曰困獸猶鬭況人乎若知不免而致死必敗我若使先濟者知免後者慕之蔑有鬭心矣半濟而後可擊也從之又敗之楚人爲食吳人及之奔食而從之敗諸雍澨五戰及郢奔食食者走不暇故不在戰數己卯楚子取其妹季芈畀我

以出涉雎雎水出新城昌魏縣東南至枝江縣入江是楚王西走鍼尹固與王同舟王使執燧象以奔吳師燒火燧繫象尾使赴吳師驚却之庚辰吳入郢以班處宮以尊卑班次處楚王宮室子山處令尹之宮子山吳王子夫槩王欲攻之懼而去之夫槩王入之入令尹宮也言吳無禮所以不能遂克左司馬戌及息而還息汝南新息也聞楚敗故還敗吳師于雍澨傷司馬先敗吳師而身被創初司馬臣闔盧故耻爲禽焉司馬嘗在吳爲闔廬臣是以今耻於見禽謂其臣曰誰能免吾首吳句

畀曰臣賤可乎司馬曰我實失子可哉失不知子賢三戰皆傷曰吾不可用也已句卑布裳剄而裹之司馬已死剄取其首藏其身而以其首免傳言司馬之忠壯楚子涉睢濟江入于雲中入雲夢澤中所謂江南之夢王寢盜攻之以戈擊王王孫由于以背受之中肩王奔鄖鍾建負季芊以從鍾建楚大夫由于徐蘇而從以背受戈故當時悶絕鄖公辛之弟懷將弒王曰平王殺吾父我殺其子不亦可

乎（辛蔓成然之子鬬辛也昭十四年楚平王殺成然）辛曰君討臣誰敢讎之君命天也若死天命將誰讎詩曰柔亦不茹剛亦不吐不侮矜寡不畏彊禦唯仁者能之（詩大雅言仲山甫不辟彊陵弱）違彊陵弱非勇也乘人之約非仁也滅宗廢祀非孝也（弒君罪應滅宗）動無令名非知也必犯是余將殺女鬬辛與其弟巢以王奔隨吳人從之謂隨人曰周之子孫在漢川者楚實盡之天誘其衷

致罰於楚而君又竄之竄匿也周室何罪君若顧報周室施及寡人以奬天衷奬成也君之惠也漢陽之田君實有之楚子在公宮之北隨公宮也吳人在其南子期似王子期昭王兄公子結也逃王而已爲王曰以我與之王必免隨人卜與之不吉乃辭吳曰以隨之辟小而密邇於楚楚實存之世有盟誓至于今未改若難而弃之何以事君執事之患不唯一人

一人楚王若鳩楚竟敢不聽命吳人乃退鳩安集也

鑪金初宦於子期氏實與隨人要言要言無以楚王與吳并欲脱子期王使見王喜其意欲引見之以此王臣且欲使盟隨人辭曰不敢以約爲利此約謂要言也此一時之事非爲德舉故辭不敢見亦不肯爲盟主王割子期之心以與隨人盟當心前割取血以盟示其至心初伍員與申包胥友包胥楚大夫其亡也謂申包胥曰我必復楚國復報也申包胥曰勉之子能復之我必能興之及昭王在隨申包胥

如秦乞師曰吳爲封豕長虵以荐食上國荐數也言吳貪害如蛇豕虐始於楚寡君失守社稷越在草莽使下臣告急曰夷德無厭若鄰於君疆埸之患也吳有楚則與秦鄰逮吳之未定君其取分焉與吳共分楚地若楚之遂亡君之土也若以君靈撫之世以事君撫存恤也秦伯使辭焉曰寡人聞命矣子姑就館將圖而告對曰寡君越在草莽未獲所伏伏猶處也下臣何敢即

安立依於庭牆而哭日夜不絕聲勺飲不入口七日秦哀公爲之賦無衣詩秦風取其王于興師脩我戈矛與子同仇與子偕作與子偕行九頓首而坐無衣三章章三頓首秦師乃出爲明年包胥以秦師至張本

疏注豫章至地名　正義曰漢書地理志豫章郡名在江南此在江北者土地名云定二年楚人伐吳師于豫章吳人見舟于豫章而潛師于巢吳軍楚師于豫章又敎舉之役吳人舍舟于淮汭而自豫章與楚師夾漢此皆在江北淮南蓋後徙在江南之豫章

注爲貢至夏界　正義曰禹貢云嶓冢導漾東流爲漢又東爲滄浪之水過三澨至于大別南入于江孔安國云三澨水名入漢大別山名[illegible]山廻南入江如彼文大別在江北小別當近之小別當在大別之東也何則子常從小別與吳戰退而至大別明其自

東而漸西也土地名小別大別皆闕不知所在或曰大別在安豐縣西南傳曰吳既與楚夾漢然後楚乃濟漢而陳自小別至于大別然則二別近漢之名無緣反在安豐也 所謂至入也 正義曰臣見義則行不待君命古有此言 故云其此之謂也令尹我致死而戰楚可入也 注奔食至戰數 正義曰五戰謂齊漢而陳自小別至于大別三戰也柏舉也清發也此已五矣若復數雍澨則爲六也傳例皆陳曰戰奔食而從之則食者走不暇爲陳故不數也

季芈界我 正義曰世族譜季芈與界我二人皆平王女也服虔云季芈許嫁而字界我季芈弟也禮婦人許嫁笄而稱字季芈稱字是許嫁也蓋遭亂夫死而改適鍾建耳

注睢水至西走 正義曰土地名雎水出新城昌魏縣南發河山東南經襄陽至南郡枝江縣入江此水在郢都之西楚王辟吳而西走 注燒火至却之 正義曰賈逵云燧火燧也象象獸也以火繫其尾使奔吳師驚却其衆使王得脫杜用其說也禮有金燧木燧皆取火之物故以

燧名火也說文云象長牙鼻南越之大獸也南州異物志云象身倍數牛而目則如豕目鼻長七八尺其所食物皆鼻取之性馴良爲人所養夷人服乘之史記大宛傳曰身毒國其民皆乘象以戰是象可調馴楚近南邊故有此象王將涉睢吳師來偪故使以火繫象尾令突吳師使驚却之言執燧象者旣繫火於尾執而牽向吳師乃放之 我實失子可哉 正義曰言我比來失子不知子有賢行臨難能免吾首女今可守此宮哉 注司馬巳死 正義曰言布裳剄之是司馬傷而自殺故云巳死 注忠壯 正義曰謀毀舟敗吳是忠也雖傷猶戰不止是壯也 注入雲至之夢 正義曰土地名云南郡枝江縣西有雲夢城江夏安陸縣東南亦有夢城或曰南郡華容縣東南有巴丘湖江南之夢也郢都在江北睢東王走西涉睢又南濟江乃入于雲中知此在江南昭三年王與鄭伯田於江南之夢謂此也言江南之夢則江北亦有夢矣司馬相如子虛賦云雲夢者方九百里則此澤跨江南北 柔亦至彊禦

正義曰詩大雅烝民美宣王之詩其章内言仲山甫不茹
柔不吐剛也釋言云啜茹也舍人曰啜茹食也檀弓云啜
菽飲水啜菽謂食豆藿也然則茹者噉食之名　以王奔
隨　正義曰桓六年傳曰漢東之國隨爲大土地名隨義
陽隨縣其國在楚之東也土地名郧江夏雲杜縣則是楚
之西南吳師猶尚在楚更東來奔隨國者蓋爲楚與隨有
恩謂可保守故也　注荐數也　正義曰釋言云荐再也
再亦數之義也　無衣　正義曰無衣刺用兵也秦人刺
其君好攻戰亟用兵而不與民同欲焉其詩云豈曰無衣
與子同袍王于興師脩我戈矛與子同仇鄭注云此責康
公之言也君豈嘗曰女無衣我與女同袍乎言不與民同
欲也下注云君不與我同欲而於王興師則云脩我戈矛
與子同仇往伐之刺其好攻戰又云豈曰無衣與子同澤
王于興師脩我矛戟與子偕作又云豈曰無衣與子同裳
王于興師脩我
甲兵與子偕行

經五年春王三月辛亥朔日有食之無傳夏

歸粟于蔡蔡爲楚所圍飢乏故魯歸之粟

【疏】注蔡爲至之粟　正義曰公羊傳曰孰歸之諸侯歸之曷爲不言諸侯歸之離至不可得而序故言我也穀梁傳亦然賈逵取彼爲說云不書所會後也杜以傳文唯言周亟矜無資自解魯歸粟之意不言諸侯歸之諸侯或亦歸之要此經所書其意不及諸侯故顯而異之言魯歸之粟

於越入吴於發聲也

【疏】注於發聲也　正義曰公羊傳云於越者何越者何於越者未能以其名通也越者能以其名通也其意言越與於越立文不同事有褒貶左氏無此義越是南夷夷言有此發聲史官或正其名或從其俗越與於越史異辭無義例

六月丙申季孫意如卒秋七月壬子叔孫不敢卒無傳冬晉士

鞅帥師圍鮮虞

傳五年春王人殺子朝于楚因楚亂也終閔馬父之言夏歸粟于蔡以周亟矜無資亟急也越入吳吳在楚也六月季平子行東野東野季氏邑還未至丙申卒于房陽虎將以璵璠斂璵璠美玉君所佩仲梁懷弗與懷亦季氏家臣曰改步改玉昭公之出季孫行君事佩璵璠祭宗廟今定公立復臣位改君步則亦當去璵璠陽虎欲逐之告公山不狃不狃曰彼爲君也子何怨焉不狃季氏臣費宰子

洩也爲君不欲使僭旣葬桓子行東野桓子意如子季孫斯及費子洩爲費宰逆勞於郊桓子敬之勞仲梁懷仲梁懷弗敬懷時從桓子行輕慢子洩子洩怒謂陽虎子行之乎行逐懷也爲下陽虎囚桓子起

疏 注璵璠至所佩 正義曰案說文云璵璠魯之寶玉璵璠是一玉名說文又云瑜美玉與璵璠異也昭公出奔之後平子攝行君事入宗廟佩此玉陽虎以平子嘗佩此玉故將以斂之仲梁懷不與明此玉是君所佩也君之所佩故爲美玉也玉藻云公侯佩山玄玉此當時所佩未必是山玄也玉藻又云古之君子必佩玉右徵角左宮羽鄭玄云徵角在右事也民也可以勞官羽在左君也物也宜逸 改步改玉 正義曰步謂行也玉藻云君與尸行接武大夫繼武士中武鄭玄云尊者尚徐接武蹈半迹繼武迹相及也中武迹間容迹是君臣步

不同也王藻又云公侯佩山玄玉大夫佩水蒼玉是君臣玉不同也昭公之出季氏行君事爲君行佩君王及定公立季氏復臣位故步玉皆改矣 彼爲君

正義曰家臣謂季氏爲君故注云不欲使僭 申包胥以秦師至秦子蒲子虎帥車五百乘以救楚 五百乘三萬七千五百人 子蒲曰吾未知吳道 道猶法術 使楚人先與吳人戰而自稷會之大敗夫槩王于沂 稷沂皆楚地 吳人獲薳射於栢舉 薳射楚大夫 其子帥奔徒 奔徒楚散卒 以從子西敗吳師於軍祥 楚地 秋七月子期子蒲滅唐 從吳伐楚故 九月夫

槩王歸自立也以與王戰而敗自立爲吳王號夫槩奔楚爲堂谿氏傳終言之吳師敗楚師于雍澨秦師又敗吳師吳師居麇麇地名子期將焚之子西曰父兄親暴骨焉不能收又焚之不可前年楚人與吳戰多死麇中言不可幷焚子期曰國亡矣死者若有知也可以歆舊祀言楚今兵復楚則祭祀不廢豈憚焚之焚之而又戰吳師敗又戰于公壻之谿楚地名吳師大敗吳子乃歸囚闉輿罷闉輿罷請先遂逃歸

龏罷楚大夫請先至吳而逃歸言吳唯得楚一大夫復失之所以不克　葉公諸梁之弟后臧從其母於吳不待而歸諸梁司馬沈尹戌之子葉公子高也吳入楚獲后臧之母楚定臧弃母而歸　葉公終不正視不義之　乙亥陽虎囚季桓子及公父文伯文伯季桓子從父昆弟也陽虎欲為亂恐二子不從故囚之　而逐仲梁懷冬十月丁亥殺公何藐藐季氏族　己丑盟桓子于稷門之內稷南城門　庚寅大詛逐公父歜及秦遄皆奔齊歜即文伯也秦遄平子姑壻也傳言季氏之亂　楚子入于郢吳師已歸　初鬬辛聞吳人

之爭宮也曰吾聞之不讓則不和不和不可以遠征吳爭於楚必有亂有亂則必歸焉能定楚王之奔隨也將涉於成臼（江夏竟陵縣西有臼水出聊屈山西南入漢）藍尹亹涉其帑（亹楚大夫）不與王舟及寧王欲殺之（寧安定也）子西曰子常唯思舊怨以敗君何效焉王曰善使復其所吾以志前惡（惡過也）王賞鬬辛王孫由于王孫圉鍾建鬬巢申包胥王孫賈宋木鬬懷

皆從王有大功者子西曰請舍懷也以初謀弑王也王曰大德滅小怨道也終從其兄免王大難是大德申包胥曰吾為君也非為身也君既定矣又何求且吾尤子旗其又為諸子旗蔓成然也以有德於平王王求欲無厭平王殺之在昭十四年遂逃賞王將嫁季芊季芊辭曰所以為女子遠丈夫也鍾建負我矣以妻鍾建以為樂尹司樂大夫王之在隨也子西為王輿服以保路國于脾洩脾洩楚邑也失王恐國人潰散故偽為王車服立國脾洩以保安道路人聞王

所在而後從王王使由于城麇於麇築城復命子西問高厚焉弗知子西曰不能如辭言自知不能當辭勿行城不知高厚小大何知對曰固辭不能子使余也人各有能有不能王遇盜於雲中余受其戈其所猶在袒而示之背曰此余所能也脾洩之事余亦弗能也傳言昭王所以復國有賢臣也

疏王之至脾洩　正義曰王之在隨也國內無主子西以民無所依恐其潰散故僞爲王之車服以安道路之人國于脾洩之地於時子西蓋假稱王矣　問高厚焉弗知　正義曰子西問由于所築麇城高

厚幾何由汗不知董遇云問城高厚丈尺也本或有小大者涉下文而誤耳　不能如辭　正義曰敢爲不敢如爲不如古人之語然也僖二十二年傳云若愛重傷則如勿傷愛其二毛則如服焉經傳之文此類多矣　城不至何知　正義曰王肅斷小大何知爲句注云如是小大何所知也張奐古今人論云子西問城之高厚小大而弗知也子西怒曰不能則如辭城之而不知又何知乎張奐引傳爲文小大上屬杜雖無注蓋與張同

晉士鞅圍鮮虞報觀虎之敗也三年鮮虞獲晉觀虎

經六年春王正月癸亥鄭游速帥師滅許以許男斯歸游速大叔子

二月公侵鄭公至自侵鄭無傳

夏季孫斯仲孫何忌如晉秋晉人執

宋行人樂祁犂稱行人言非其罪冬城中城無傳公爲晉侵鄭故懼而城之季孫斯仲孫忌帥師圍鄆無傳何忌不言何闕文鄆貳於齊故圍之

疏季孫至圍鄆　正義曰鄆是魯邑輒曰圍之必是鄆邑叛也三傳並無其事不知何爲而叛明年齊人歸鄆是叛屬齊也

傳六年春鄭滅許因楚敗也二月公侵鄭取匡爲晉討鄭之伐胥靡也胥靡周地也周儋翩因鄭人以作亂鄭爲之伐胥靡故晉使魯討之匡鄭地取匡不書歸之晉往不假道於衛及還陽虎使季孟自南門入出自東門陽虎將逐三桓欲使

得罪於鄭國舍於豚澤衛侯怒使彌子瑕追之彌子瑕衛嬖大夫公叔文子老矣文子公叔發輦而如公曰尤人而效之非禮也昭公之難君將以文之舒鼎衛文公之鼎成之昭兆寶龜定之鞶鑑鞶帶而以鏡爲飾也今西方羌胡猶然古之遺服苟可納之擇用一焉公子與二三臣之子諸侯苟憂之將以爲之質爲質求納魯昭公此羣臣之所聞也今將以小忿蒙舊德蒙覆也無乃不可乎大姒之子大姒文王妃唯周

公康叔爲相睦也而效小人以弃之不亦誣乎天將多陽虎之罪以斃之君姑待之若何乃上止不伐魯師

疏討鄭之伐胥靡　正義曰下注云鄭伐周六邑在魯伐鄭取匡前而此獨云胥靡者此時須顯侵鄭之意故言討鄭之伐胥靡略言之也但鄭伐周事須從下文戍周發之故傳文乃逆指下事爲次也　尤人至非禮　正義曰入其國門非也追我其師亦非也尤其非而復效之爲非禮也下云效小人以弃之即云天將多陽虎之罪則公叔文子知此出入衞明是陽虎之討非魯公使然尤人謂尤陽虎也　文之至昭兆　正義曰賈逵云舒鼎鼎名昭兆寶龜杜依用之蓋衞文公鑄此鼎也其名曰舒不知其故成之昭兆成公新得此龜蓋以灼之出兆兆文分明故名爲昭兆

夏季桓子如

晉獻鄭俘也獻此春取匡之俘陽虎強使孟懿子往報夫人之幣虎欲困辱三桓并求媚於晉故強使正卿報晉夫人之聘晉人兼享之賤魯故不復兩設禮明經所以不備書孟孫立于房外謂范獻子曰陽虎若不能居魯而息肩於晉所不以為中軍司馬者有如先君稱先君以徵其言若欲使晉必厚待之獻子曰寡君有官將使其人擇得其人鞅何知焉獻子謂簡子曰魯人患陽虎矣孟孫知其釁以為必適晉故強為之請以取

入焉欲令晉人聞虎當逃走故強設請託之辭因此言以入晉令晉素知之

疏陽虎至之幣○正義曰聘禮者諸侯使卿聘鄰國之禮也執圭以致君命執璧以致享幣其於夫人則聘用璋享用琮聘君與夫人一使兼致之夫人不別使也傳言報夫人之幣則晉之夫人嘗有聘魯者矣禮法夫人不別遣使則晉之夫人聘者亦爲晉君來聘也經無其事蓋遣大夫來聘名氏不合見經故略之也不言報晉君唯言報夫人者桓子如晉獻鄭俘即亦報聘晉也桓子報聘即亦得報夫人也但陽虎欲困辱三桓又欲求媚於晉既使桓子報聘晉君又別遣正卿報晉夫人所以困辱三桓而重晉禮也○注賤魯至備書○正義曰君桓子特爲獻俘懿子專爲報聘則經當兩書如晉不合共文晉人亦當兩設享禮各待一客今乃桓子聘晉君懿子報夫人則似共爲一使老賓與介然故晉人兼享之賤魯故不復兩爲設禮傳言此者明經所以不備書也不備書謂不各自立文兩書如晉也若然文十八年公

子遂叔孫得臣如齊亦是經不備書而怪此不備者彼傳言惠公立故且拜葬也則是魯竝命二卿令行兩事雖各有所主而受命俱行故宜共文書之此則桓子獻俘弁亦報聘一卿足以兼之懿子不須行矣陽虎強使之行乃是從後而去去時不同受命宜當別書如晉止為晉人所賤故經不復備書正以傳言強使懿子報夫人之幣知桓子報晉君矣傳言兼享之知其不應兼矣以此明二人不同受命宜應別書略而不備書耳　孟孫至先君　正義曰懿子之意不為陽虎求官欲使晉人知陽虎專權為國所患言若不得居魯而息肩於晉示已知陽虎必將作亂而出奔也中軍司馬晉國大夫之最貴者為求此官似若欲使晉厚待之然令晉知其情耳諸言有如皆是誓辭稱先君以徵其言似若欲晉必從之　注欲令至知之　正義曰本意不為陽虎請官欲令晉人知陽虎終必逃走強設託請之辭因此言辭以取入晉之意欲令晉人素知陽虎之必逃　四月己丑吳大子

終纍敗楚舟師終纍闔廬子夫差兄舟師水戰獲潘子臣小惟子二子楚舟師之帥及大夫七人楚國大惕懼亡子期又以陵師敗于繁陽陵師陸軍令尹子西喜曰乃今可爲矣言知懼而後可治於是乎遷郢於鄀而改紀其政以定楚國傳言楚賴子西以安

【疏】注陵師陸軍　正義曰上云舟師水戰此言陵師陸軍南人謂陸爲陵此時猶然釋地云高平曰陸大陸曰阜大阜曰陵是陵陸小大之異名耳

周儋翩率王子朝之徒因鄭人將以作亂于周儋翩子朝餘黨鄭於是乎伐馮滑胥靡負

黍狐人闕外鄭伐周六邑在魯伐鄭取匡前於此見者爲成周起也陽城縣西南有負黍亭

六月晉閻没戍周且城胥靡爲下大王出居姑猶起秋

八月宋樂祁言於景公曰諸侯唯我事晉

今使不往晉其憾矣樂祁告其宰陳寅以與公言告之陳寅曰必使子往他日公謂樂祁曰

唯寡人說子之言子必往陳寅曰子立後

而行吾室亦不亡寅知晉政多門往必有難故使樂祁立後而行唯君亦

以我爲知難而行也見溷而行溷樂祁子也見於君立以爲後

趙簡子逆而飲之酒於緜上獻楊楯六十於簡子（楊木名）陳寅曰昔吾主范氏今子主趙氏又有納焉以楊楯賈禍弥可爲也已（知范氏必怨將得禍）然子死晉國子孫必得志於宋（以其爲國死）范獻子言於晉侯曰以君命越疆而使未致使而私飲酒不敬二君不可不討也乃執樂祁（獻子怒祁比趙氏經所以稱行人）陽虎又盟公及三桓於周社盟國人于亳社詛于五父之

衢傳言三桓微陪臣專政爲八年陽虎作亂起疏冬十二月天王處于姑蕕姑蕕周地辟儋翩之亂也爲明年單劉逆王起

經七年春王正月夏四月秋齊侯鄭伯盟于鹹衛地齊人執衛行人北宮結以侵衛稱行人非使人之罪齊侯衛侯盟于沙結叛晉也陽平元城在東南有沙亭大雩無傳過也齊國夏帥師伐我西鄙夏國佐孫九月大雩無傳過也冬十月

疏注過也　正義曰案賈逵云旱也杜言過者杜以春秋旱雩傳皆發之言旱以此傳無旱文故謂之過如賈之所言前既有雩後又有雩旱可知不須發傳若然昭二十

五年上辛大雩季辛又雩一月兩雩旱亦可知何須發傳言旱甚也劉以賈言規杜非也蓋時有小旱故傳不言旱未應合雩故杜云過也

傳七年春二月周儋翩入于儀栗以叛儀栗周邑齊人歸鄆陽關陽虎居之以為政鄆陽關皆魯邑中貳於齊齊令歸之不書虎專之夏四月單武公穆公子劉桓公文公子敗尹氏于窮谷尹氏復黨儋翩共為亂也秋齊侯鄭伯盟于鹹徵會于衛諸召也衛侯欲叛晉屬齊鄭也諸大夫不可使北宮結如齊而私於齊侯曰

執結以侵我欲□齊師擺□衛大夫齊侯從之乃盟于瑣

瑣即沙也爲明年涉佗捘衛侯手起齊國夏伐我齊叛晉故陽虎御季

桓子公斂處父御孟懿子處父孟氏家臣成宰公斂陽將

宵軍齊師齊師聞之墮伏而待之墮毀其軍以誘敵而

設伏兵處父曰虎不圖禍而必死而女也苫夷曰虎

陷二子於難苫夷季氏家臣二子季孟不待有司余必殺

女虎懼乃還不敗傳言陪臣強能自相制季孟不敢有心處父至必

死正義曰齊人設伏必待鄉若入其伏內是爲禍也虎不

誅此禍而欲夜掩齊□□女必死處父欲自殺之不待有

疏正義曰言不待掌刑戮之有司余必自殺女也虎見二子以此言懼之乃還不敢冬十一月戊午單子劉子逆王于慶氏慶氏守姑蕕大夫晉籍秦送王己巳王入于王城己巳十二月五日有日無月館于公族黨氏黨氏周大夫而後朝于莊宮莊王廟也

疏注己巳至無月　正義曰此年經傳日少上下無可考驗杜自以長歷校之己巳爲十二月五日

春秋正義卷第三十三

春秋正義卷第三十四　定公

國子祭酒上護軍曲阜縣開國子臣孔穎達等奉

勑撰

經八年春王正月公侵齊報前年伐我西鄙公至自侵齊無傳二月公侵齊未得志故三月公至自侵齊無傳曹伯露卒無傳四年盟臯鼬

注四年盟臯鼬　正義曰露以昭二十八年即位三十二年諸侯之大夫盟于狄泉魯曹俱在時以未告公爲公諱故不書於經杜蓋以此故不數之四年盟臯鼬四年二月陳侯吳卒其年盟于臯鼬自爾以來唯有此盟耳

夏齊國夏帥師

伐我西鄙公會晉師于瓦瓦衛地將來救魯公遂會之東郡燕縣東北有瓦亭公至自瓦無傳秋七月戊辰陳侯柳卒無傳四年盟皐鼬晉士鞅帥師侵鄭遂侵衛兩事故曰遂葬曹靖公無傳

疏靖公正義曰諡法共以解信曰靖

九月葬陳懷公無傳三月而葬速

疏懷公正義曰諡法慈仁短折曰懷

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侵衛冬衛侯鄭伯盟于曲濮無傳結叛晉曲濮衛地從祀先公從順也先公閔公僖公也將正二公之位次所順非一親盡故通言先公

疏注從順至先公　正義曰傳言順祀是從爲順也文二年大事于大廟躋僖公升僖於閔

閔先爲君逆在僖下是逆也今升閔在僖上依其先後是順也廟主失次唯此二公故知從祀先公唯閔僖耳躋僖公指僖言之此不指言升閔者彼所升者止升僖公之一神不得不指言僖公也今從祀之時閔僖俱得正位且以親盡故通言先公此言從祀躋僖公不言逆祀者此從祀因躋僖公之文故得略言從祀至於躋僖公文無所繫不知逆祀何公且見是親廟不可言先公故指僖言之而言躋也然則此以親盡故通言先公下桓宮僖宮災彼亦親盡言桓僖者彼據災之所在須指言其處與此體例不同

盜竊寳玉大弓盜謂陽虎也家臣賤名氏不見故曰盜寳玉夏后氏之璜大弓封父之繁弱



注盜謂至繁弱　正義曰傳言陽虎取寳玉大弓以出是盜謂陽虎也公羊傳曰盜者孰謂謂陽虎也陽虎者曷爲者也季氏之宰也季氏之宰則微者也惡乎得國寳而竊之陽虎專季氏季氏專魯國其說將殺季氏亦與左傳大同春秋之例再命之卿始得名氏

書緝陽虎季氏家臣以賊名氏不見役書曰盜盜者賤人之稱以此寶玉大弓必是國之重寶歷世寳之故自劉歆以來說左氏者皆以爲夏后氏之璜封父之繁弱成王所以分魯公也公羊傳曰寶者何璋判白弓繡質龜青純彼不知魯有先王分器繆爲言耳且所盜無龜知其並是妄也

傳八年春王正月公侵齊門于陽州攻其門士皆坐列言無鬬志曰顏高之弓六鈞顏高魯人三十斤爲鈞六鈞百八十斤古稱重故以爲異彊皆取而傳觀之陽州人出顏高奪人弱弓籍丘子鉏擊之與一人俱斃子鉏齊人斃仆也偃且射子鉏中頰殪子鉏死顏息

射人中眉顔息魯人退曰我無勇吾志其目也以自矜

師退冉猛僞傷足而先猛魯人欲先歸其兄會乃呼曰猛也殿會見師退而猛不在列乃大呼詐言猛在後爲殿傳言魯無軍政

注顔高至異彊　正義曰漢書律歷志云量者龠合升斗斛也本起黄鐘之龠以子穀秬黍中者千有二百實其龠合龠爲合十合爲升十升爲斗十斗爲斛而五量嘉矣權者銖兩斤鈞石也本起黄鐘之重一龠容千二百黍重十二銖兩之爲兩十六兩爲斤三十斤爲鈞四鈞爲石而五權謹矣由此而言龠之所容重十二銖合龠爲合兩之爲兩則合重一兩升重十兩斗重百兩斛重千兩計六鈞有一百八十斤合爲二千八百八十兩於量爲重兩斛八斗八升計今人用弓此亦未爲彊矣而魯人傳而觀之故杜以爲古稱重故以爲異彊計古稱亦準黄鐘之重爲之而

權重於今者權量之起本自黃鍾而世俗不同每有改易也稱齊舊四量陳氏皆加一焉是其不必常依古也近世以來或輕或重魏齊斗稱於古二而為一周隨斗稱於古三而為一則古時亦當然杜言古者謂此顛高之時為古耳非言自古稱皆重也　俱斃至頗殪　正義曰釋言云斃仆也孫炎曰前覆曰仆吳越春秋稱要離謂吳王夫差曰臣迎風則偃背風則仆然則仆是前覆偃是卻倒此顛高被擊而仆乃轉而仰且射子鉏猶死言其善射之功然也

二月己丑單子伐穀城劉子伐儀栗（討儋翩之黨穀城在河南縣西）辛卯單子伐簡城劉子伐盂以定王室（傳終王室之亂）趙鞅言於晉侯曰諸侯唯宋事晉好逆其使猶懼不至今又執之是絕

諸侯也將歸樂祁士鞅曰三年止之無故而歸之宋必叛晉（執樂祁在六年）獻子私謂子梁（獻子范鞅子梁樂祁）曰寡君懼不得事宋君是以止子子姑使溷代子（溷樂祁子）子梁以告陳寅陳寅曰宋將叛晉是弃溷也不如待之（留待勿以子自代）樂祁歸卒于大行（大行晉東南山）士鞅曰宋必叛不如止其尸以求成焉乃止諸州（州晉地爲明年宋公使樂大心如晉張本）公侵齊攻廪丘之郛（郛郭也）主人焚衝

衛戰車或濡馬褐以救之馬褐馬衣遂毀之毀郛主人

出師奔攻郛人少故遣後師走從助之陽虎僞不見冉猛者

曰猛在此必敗陽州之役猛先歸言若在此必復敗猛逐之顧而

無繼僞顛逐廩丘人虎曰盡客氣也言皆客氣非勇苫

越生子將待事而名之苫越苫夷陽州之役獲

焉名之曰陽州欲自比僑如  主人出師奔 正義曰賈逵以爲主人出

魯師奔走而郤退言魯無戰備也劉炫云杜亦不勝舊今

杜必異於賈以爲後師奔走往助之者若如賈言魯師奔

走則是被敗而還下傳陽虎何得云猛在此必敗

明其於時不敗故猛得逐廩丘之人是賈言非也 夏齊

國夏高張伐我西鄙 報上二侵 晉士鞅趙鞅荀寅救我 救不書齊師已去未入竟 公會晉師于瓦范獻子執羔趙簡子中行文子皆執鴈魯於是始尚羔 獻子士鞅也簡子趙鞅也中行文子荀寅也禮卿執羔大夫執鴈魯則同之今始知執羔之尊也卿不書禮不敵公史略之



注救不至入竟 正義曰春秋諸侯相救皆書於經此救亦當書之不書者齊師聞晉來救已去魯地晉師未入魯竟不成為救故不書也公會晉師于瓦瓦是衛地公往衛地會晉師是其未入竟也 注禮卿至略之 正義曰禮卿執羔大夫執鴈周禮大宗伯文也魯則同之蓋命卿與大夫俱執鴈今見士鞅執羔始知執羔之尊於是方始尚羔令卿執之記禮歷久也傳言於是始尚羔羔必往前不執羔矣但往前所執

晉鄭先儒各以意說賈逵云周禮公之孤四命執皮帛卿三命執羔大夫再命執雁魯廢其禮三命之卿皆執皮帛至逵乃始復禮尚羔案周禮禮記皆言卿執羔大夫執雁並以爵斷不依命數賈何以討命高下妄稱禮乎傳言始尚羔者當謂舊賤羔而今尊之耳若本僭孤禮皆執皮帛當云始復用羔不得云尚也若改僭從禮得名為尚則初獻六羽何以不言始尚六佾也以尚言之足知魯舊執非皮帛矣鄭衆云天子之卿執羔大夫執雁諸侯之卿當天子之大夫故傳曰唯卿為大夫當執雁而執羔僭天子之卿也魯人效之而始尚羔記禮所從舉衆禮傳及記天子之臣與諸侯之臣所執無異文也周禮掌客凡諸侯之禮上公及侯伯之下皆云卿相見以羔是諸侯之卿執羔不執雁又士相見者諸侯之臣相見之禮也經曰下大夫相見以雁上大夫相見以羔是諸侯之卿必執羔矣安在於諸侯之卿當天子之大夫乎是則背明文而用肺腸也天子諸侯之臣所異者士相見之禮羔雁皆云飾之以布

而周禮云飾羔鴈者以繢鄭玄云此爲諸侯之臣與天子之臣異也然則大夫之臣衣之以布而又畫之諸侯之臣則用布不畫所異唯此而已其執不爲異也傳文之乖於禮者爵是卿也皆當執羔趙鞅荀寅不應執鴈此是當時之失失於僭下以晉卿失於僭下魯卿不應僭上益明賈言魯卿舊執皮帛非其義矣魯人於是始知執羔爲尊或亦效晉唯上卿一人獨執羔耳未必即能如禮諸卿皆執羔也此經言公會晉師不言公會士鞅僖二十九年傳曰在禮卿不會公侯會伯子男可也故杜云卿不書禮不敵公史略之劉炫云案宣元年會晉師于棐林伐鄭杜云趙盾稱師取於師會故稱師何知此非亦以師會故稱師而云禮不敵公略稱師乎今知不然者以宣元年諸侯俱在又文連伐鄭故言師會此則公之獨會晉師又無征伐之事故以爲卿不書禮不敵公史略之劉以此與宣元年並取於師會以規杜氏非也晉師將盟衛侯于鄟澤自瓦還就衛地盟趙簡子曰羣臣誰

敢盟衛君者前年衛叛晉屬齊簡子意欲摧辱之涉佗成何曰我能盟之二子晉大夫衛人請執牛耳盟禮尊者涖牛耳主次盟者衛侯與晉大夫盟自以當涖牛耳故請之成何曰衛吾温原也焉得視諸侯言衛小可比晉縣不得從諸侯禮將歃涉佗捘衛侯之手及捥捘擠也血至捥衛侯怒王孫賈趨進賈衛大夫曰盟以信禮也信猶明也有如衛君其敢不唯禮是事而受此盟也言晉無禮不欲受其盟衛侯欲叛晉而患諸大夫王孫賈使次于郊大夫問故問不入故公以

晉詬語之（詬恥也）且曰寡人辱社稷其改卜嗣寡人從焉（使改卜他公子以嗣先君我從大夫所立）大夫曰是衞之禍豈君之過也公曰又有患焉謂寡人必以而子與大夫之子爲質（爲質於晉）大夫曰茍有益也公子則往羣臣之子敢不皆負羈絏以從將行王孫賈曰茍衞國有難工商未嘗不爲患使皆行而後可（欲以激怒國人）公以告大夫乃皆將行之行有日（有期日）公朝國

人使賈問焉曰若衞叛晉晉五伐我病何
如矣皆曰五伐我猶可以能戰賈曰然則
如叛之病而後質焉何遲之有乃叛晉晉
人請改盟弗許秋晉士鞅會成桓公侵鄭
圍蟲牢報伊闕也桓公周卿士不書監帥不親侵也六年鄭伐周闕外晉爲周報
之遂侵衞討叛

疏注盟禮至請之　正義曰盟用牛耳卑者執之尊者涖之請執牛耳
請使晉大夫執牛耳周禮戎右云盟則贊牛耳鄭玄云謂
尸盟者割牛耳取血助爲之尸盟者執之襄二十七年傳
曰諸侯盟小國固必有尸盟者是小國主備辦盟具宜執
牛耳哀十七年傳曰公會齊侯盟于蒙孟武伯問於高柴

曰諸侯盟誰執牛耳季羔曰鄫衍之役吳公子姑曹發陽之役衛石魋武伯曰然則彘也鄫衍吳爲盟主不知盟禮當令小國執牛耳而自使其臣執之發陽宋魯衛三國衛爲小蒙則齊魯二國魯爲小皆是以小國執牛耳而謂者涖之以主次同盟者令衛侯與晉大夫盟自以當爲盟主宜涖牛耳故請晉大夫使執之 注捘擠也 正義曰說文云推排也排擠也捘是推排之意故爲擠也昭十三年傳言擠于溝壑謂被推入坑也 九月師侵衛晉故也 爲晉討衛 季寤 季桓子之弟 公鉏極 公彌曾孫桓子族子 公山不狃 費宰 皆不得志於季氏叔孫輒無寵於叔孫氏 輒叔孫氏之庶子 叔仲志不得志於魯 志叔孫帶之孫皆爲國人所薄 故五人因陽虎陽虎欲

去三桓以季寤更季氏代桓子以叔孫輒更叔孫氏代武叔已更孟氏陽虎自代懿子冬十月順祀先公而祈焉將作大事欲以順祀取媚辛卯禘于僖公辛卯十月二日不於大廟者順祀之義當退僖公懼於僖神故於僖廟行順祀壬辰將享季氏于蒲圃而殺之戒都車曰癸巳至都邑之兵車也陽虎欲以壬辰夜殺季孫明日癸巳以都車攻二家成宰公斂處父告孟孫曰季氏戒都車何故孟孫曰吾弗聞處父曰然則亂也必及於子先備諸與孟孫以

壬辰爲期處父期以兵救孟氏壬辰先癸巳一日陽虎前驅林楚
御桓子虞人以鈹盾夾之陽越殿越陽虎從弟
將如蒲圃桓子咋謂林楚咋暫也曰而先皆
季氏之良也爾以是繼之欲使林楚免已於難以繼其先人之良
對曰臣聞命後後猶晚也陽虎爲政魯國服焉
違之徵死死無益於主桓子曰何後之有而
能以我適孟氏乎對曰不敢愛死懼不免主
桓子曰往也言必往孟氏選圉人之壯者三百

人以為公期築室於門外實欲以備難不欲使人知故僞築室於門外因得聚衆公期孟氏支子林楚怒馬及衢而騁騁馳也陽越射之不中築者闔門季孫既得入乃閉門有自門間射陽越殺之陽虎刼公與武叔武叔叔孫不敢之子州仇也以伐孟氏公斂處父帥成人自上東門入魯東城之北門與陽氏戰于南門之內弗勝又戰于棘下城內地名陽氏敗陽虎說甲如公宮取寶玉大弓以出舍于五父之衢寢而為食其徒

曰追其將至虎曰魯人聞余出喜於徵死何暇追余徵召也陽虎召季氏於蒲圃將欲殺之今得脱必喜故言喜於召死從者曰嘻速駕公斂陽在嘻懼聲公斂陽請追之孟孫弗許畏陽虎陽欲殺桓子欲因亂討季氏以強孟氏孟孫懼而歸之不敢殺子言辨舍爵於季氏之廟而出子言季寤辨猶周徧也徧告廟飲酒示無懼陽虎入于讙陽關以叛叛不書略家臣

疏禘于僖公　正義曰釋例曰大祭于大廟以審定昭穆謂之禘禘于大廟禮之常也各於其宮時之為也雖非三年大祭而書禘用禘禮也然則禘者審定昭穆之祭也今為

順祀而禘于僖公則是升取先公之主遞入僖廟而以昭穆祭之是爲用禘禮也計禘禮當于大廟今就僖廟爲禘者順祀之義退僖升閔懼於僖公之神故於僖廟行禘禮使先公之神徧知之禮祭尊可以及卑後世之主宜上從大廟而食今從上世之主下入僖廟知之當時所爲非正禮也昭二十五年禘于襄公義亦然也　而先至繼之　正義曰而女也言女先祖以來皆爲季氏忠良之臣女今不良反以是殺我之事繼續之　注微召至召死　正義曰微召也釋言文陽虎召季孫欲殺之今既得脫魯人歡喜季孫免於召死之事何暇追我劉炫云陽虎召季孫欲殺之則召季孫爲召死季孫得脫必入喜魯人聞我出去喜於召死言人人皆喜於季孫

鄭駟歂嗣子大叔爲政　歂駟乞子子然也爲明年殺鄧析張本

經九年春王正月夏四月戊申鄭伯蠆卒

無傳四年盟皋鼬 【疏】注四年盟皋鼬 正義曰舊以昭二十九年即位三十二年大夫盟于狄泉出未告公而公薨故不數 得寶玉大弓 弓玉國之分器得之足以爲榮失之足以爲辱故重而書之 六月葬鄭獻公 無傳三月而葬速 【疏】獻公 正義曰諡法博聞多能曰獻 秋齊侯衛侯次于五氏 五氏晉地不書伐者諱伐盟主以次告 【疏】注五氏至次告 正義曰傳言齊侯伐晉夷儀乃與衛侯次于五氏次既告則伐亦應告故杜以爲諱伐盟主在以次告知非不告伐故不書者若全不告魯容可不以伐告今既以次告魯何意告次不告伐明以衛新叛晉人俱與晉親故恥以伐告唯告次耳劉炫以爲不告伐故不書而規杜氏非也 秦伯卒 無傳不書名未同盟 冬葬秦哀公 無傳

傳九年春宋公使樂大心盟于晉且逆樂祁之尸辭僞有疾乃使向巢如晉盟且逆子梁之尸巢向戌曾孫子明謂桐門右師出子明樂祁之子溷也右師樂大心子明族父也右師往到子明舍子明逐使出門去曰吾猶衰絰而子擊鐘何也怨其不逆父喪因責其無同族之恩右師曰喪不在此故也旣而告人曰已衰絰而生子余何故舍鐘己子明也子明聞之怒言於公曰右師將不利戴氏樂氏戴公族不肯適晉將作亂也

不然無疾乃逐桐門右師逐之在明年終叔孫昭子之言鄭駟歂殺鄧析而用其竹刑鄧析鄭大夫欲改鄭所鑄舊制不受君命而私造刑法書之於竹簡故言竹刑君子謂子然於是不忠苟有可以加於國家者棄其邪可也加猶益也棄不責其邪惡也靜女之三章取彤管焉詩邶風也言靜女三章之詩雖説美女義在彤管彤管赤管筆女史記事規誨之所執竿旄何以告之取其忠也詩鄘風也竿旄詩者言其中心願告人以善道也言此二詩皆以一善見采而鄧析不以一善存身故用其道不棄其人詩云蔽芾甘棠勿翦勿

伐召伯所茇詩召南也召伯決訟於蔽芾小棠之下詩人思之不伐其樹茇草舍也思其人猶愛其樹況用其道而不恤其人乎子然無以勸能矣傳言子然嗣大叔為政鄭所以棄鄧析

疏注鄧析至竹刑正義曰昭六年子產鑄刑書於鼎今鄧析別造竹刑明是改鄭所鑄舊制若其君命遺造則是國家法制鄧析不得獨專其名知其不受君命而私造刑書書之於竹謂之竹刑駟歂用其刑書則其法可取殺之不為作此書也下云棄其邪可也則鄧析不為私作刑書而殺蓋別有當死之罪駟歂不矜免之耳　君子至可也　正義曰周禮小司寇以八辟麗邦法附刑罰三曰議賢之辟四曰議能之辟鄭玄云賢謂有德行者能謂有道藝者春秋傳曰夫謀而鮮過惠訓不倦者叔向有焉社稷之固也猶將十世宥之以勸能者今壹不免其身以棄社稷不亦惑乎是賢能之

人當議其罪狀可赦則赦之今鄧析制刑有益於國即是有能者殺有能之人是不忠之臣君子謂子然於是爲不忠也國之臣民誠有可以加益於國家者取其善處棄其邪惡可也雖知其邪惡而棄而不責所以勸勉人使學爲善能也　注詩邶至所執　正義曰邶風靜女之篇也於時衛君無道夫人無德衛人欲得貞靜之女以配國君易去無德之夫人也篇有三章其一章云靜女其姝俟我於城隅其二章云靜女其孌貽我彤管彤管者筆赤管也必用赤者示其以赤心正人也古者后夫人必有女史執赤管之筆記妃妾善惡進御之法所以規誨人君也靜女三章之詩雖說美女之事事之常耳無可特善彤管記事乃是婦人之大法本錄靜女詩者止爲彤管之言可取故全篇取之不棄上下之二章也其女史所書之事毛傳有其略也毛傳云古者后夫人必有女史彤管之法史不記過其罪殺之后妃羣妾以禮御於君所女史書其日月授之以環以進退之生子月辰則以金環退之當御者以銀環進

之著於左手既御著於右手事無大小記以成法　法詩鄘至存身　正義曰詩衛鄘風干旄之篇也於是衛文公之臣子多好善賢者樂告以善道也其詩言大夫之好善者乘馬建干旄就賢者謀國事焉云孑孑干旄在浚之郊素絲紕之良馬四之彼姝者子何以畀之孑孑干旟在浚之都素絲組之良馬五之彼姝者子何以予之孑孑干旌在浚之城素絲祝之良馬六之其末句云彼姝者子何以告之姝順貌也賢者見此好善美其共順言已寡知復何以告之自恨無可告之而明其無所吝惜本錄干旄詩者取其中心願告人以善道彼二詩皆以一善見采而鄧析不以一善存身故君子引二詩以幾子然也　詩云至所茇　正義曰詩召南甘棠之篇也蔽芾小貌甘棠杜也茇草舍也召伯之聽獄訟不重煩勞百姓止舍小棠之下而聽斷焉國人被其德說其化故愛其樹彼蔽芾然小者甘棠之樹也勿得翦削之勿得伐斫伐之此乃是召伯舍息之處

夏陽虎歸寶玉大弓

([illegible]益近用而祇爲名故歸之：)書曰得器用也凡獲器用曰得(器用者謂物之成器可爲人用者也)得用焉曰獲(謂用器物以有獲若麟爲田獲俘爲戰獲)六月伐陽關(討陽虎也)陽虎使焚萊門(陽關邑門)師驚犯之而出奔齊請師以伐魯曰三加必取之(三加兵於魯)齊侯將許之鮑文子諫曰臣嘗爲隷於施氏矣(施氏魯大夫文子鮑國也成十七年齊人召而立之至今七十四歲於是文子蓋九十餘矣)魯未可取也上下猶和衆庶猶睦能事大國(大國晉也)而無天菑若之何取之陽

虎欲勤齊師也齊師罷大臣必多死亡己於是乎奮其詐謀夫陽虎有寵於季氏而將殺季孫以不利魯國而求容焉（求自容）親富不親仁君焉用之君富於季氏而大於魯國茲陽虎所欲傾覆也魯免其疾而君又收之無乃害乎齊侯執陽虎將東之陽虎願東（陽虎欲西奔晉知齊必反己故詐以東爲願）乃囚諸西鄙盡借邑人之車鍥其軸麻約而歸之（鍥刻也欲絕追者）

載葱靈寢於其中而逃葱靈輜車名追而得之囚於齊又以葱靈逃奔宋遂奔晉適趙氏仲尼曰趙氏其世有亂乎受亂人故

疏凡獲至曰獲 正義曰器用者謂器物可爲人用凡獲此器物之用者謂之爲得也得用者謂將此器用以得於物焉謂之爲獲劉炫以爲得用焉曰獲謂得此可用爲器之物謂之爲獲若麟之皮角之屬以杜解爲非今知不然者案春秋書獲唯有因俘因俘不可以爲器物除因俘之外唯有獲麟麟爲靈獸帝王所寶不可以鳳羽麟皮以飾器物劉以麟皮亦堪爲器而規杜氏非也 注葱靈輜車名 正義曰說文云輜輧衣車也前後有蔽賈逵云葱靈衣車也有葱有靈然則此車前後有蔽兩旁開葱可以觀望葱中豎木謂之靈今人猶名葱木爲靈子其內容人卧故得寢於其中而逃 其世有

亂平正義曰言其當卅將有亂也秋齊侯伐晉夷儀爲衞討也敝無存之父將室之辭以與其弟無存齊人也室之爲取婦曰此役也不死反必娶於高國高氏國氏齊貴族也無存欲必有功還取卿相之女先登求自門出死於霤下既入城夷儀人不服故鬭死於門屋霤下也東郭書讓登登城非人所樂故讓衆使後而己先登犂彌從之曰子讓而左我讓而右使登者絕而後下恐書先下故又請以讓之下入城也書左彌先下書從彌言左行彌遂自先下亦讓也書與王猛息戰訖共止息猛曰我先登書歛

甲曰曩者之難今又難焉（斂甲起欲擊猛）猛笑曰吾從子如驂之靳（靳車中馬也猛不敢與書爭言己從書如驂馬之隨靳也傳言齊師和所以能克）晉車千乘在中牟（救夷儀也今熒陽有中牟縣迴遠疑非也）衛侯將如五氏（齊侯在五氏將往助之）卜過之龜焦（衛至五氏道過中牟畏晉故卜龜焦兆不成不可以行事也）衛侯曰可也衛車當其半寡人當其半敵矣（衛侯怒晉甚不復顧卜欲以身當五百乘）乃過中牟中牟人欲伐之衛褚師圃亡在中牟曰衛雖小其君在焉未可勝也齊師克城

而驕其帥又賤城謂夷儀也帥謂東郭書遇必敗之不如

從齊乃伐齊師敗之獲齊車五百乘事見哀十五年齊侯致

禚媚杏於衛三邑皆齊西界以答謝衛意齊侯賞犂彌犂

彌辭曰有先登者臣從之皙幘而衣貍製

皙白也幘齒上下相值製裘也公使視東郭書曰乃夫子也吾

貺子貺賜也公賞東郭書辭曰彼賓旅也言彼

與我若賓主相讓旅俱進退乃賞犂彌齊師之在夷儀也

齊侯謂夷儀人曰得敝無存者以五家免

給其五家令常不共役事乃得其尸公三襚之襚衣也比殯三加襚深禮厚之與之犀軒與直蓋犀軒卿車直蓋高蓋而先歸之坐引者以師哭之停喪車以盡哀也君方為位而哭故挽喪者不敢立親推之三齊侯自推喪車輪三轉

[疏]注為衛討也　正義曰此年衛侯叛晉叛晉必當事齊下文衛侯會之知是為衛討也　使登者絕而後下　正義曰言使登城人絕皆上訖然後與書下遂自下亦讓書而先下　如驂之靳　正義曰詩云兩服齊首兩驂鴈行鄭玄云兩服中央夾轅者然則古人車駕四馬夾轅二馬謂之服兩首齊其外二馬謂之驂驂首差退說文云靳當膺也則靳是當胷之皮也驂馬之首當服馬之胷胷上有靳故云我之從子如驂馬當服馬之靳杜言靳車中馬也言靳是中馬之駕具故以靳表中馬詩云騏騮是中騧驪是驂是名服馬為中馬也

注本熒至非也　正義曰此中牟在晉竟內也趙世家云獻侯即位治中牟漢書地理志云河南郡有中牟縣趙獻侯自耿徙此又云三家分晉河南之中牟魏分也杜言今熒陽有中牟縣謂此河南之中牟也晉世分河南爲熒陽郡中牟屬焉此地乃在河南計非晉竟所及故云迥遠疑非也又三家分晉中牟屬魏則非趙得都之趙獻侯治中牟亦非河南之中牟也此言晉車在中牟哀五年趙鞅伐衛圍中牟論語佛肸爲中牟宰與趙獻侯所都中牟或當是一必非河南中牟當於河北別有中牟但不復知其處耳有臣瓚考不知其姓或云姓傅作漢書音義云臣瓚案河南中牟春秋之時在鄭之疆內及三卿分晉則爲魏之邦土趙界自漳水以北不及此也春秋衛侯如晉過中牟案此之中牟非衛適晉之次也汲郡古文曰齊師伐趙東鄙圍中牟此中牟不在趙之東也案中牟當在溫水之上瓚言河南中牟非此中牟誠如其語謂此中牟當在溫水之上不知其所案據也　注城謂至郭書　正義曰杜見傳言帥賤則云

是東郭書劉炫云案上伐夷儀乃齊侯親兵所陳東郭書之部非是將帥杜何知師謂東郭書若東郭書爲帥則人無不識何故云晳幘而衣貍製齊侯使視之乃知夫子也且書若爲帥被晉之敗何故君以爲功而更受賞乎今知劉難非者以此云克城而驕其師又賊文既相連止是一事克城謂克夷儀其師則克城之帥上克城之事郭書先登故知郭書爲帥身先士卒也僖三十三年晉侯親自敗狄而郤缺爲將成十六年楚子親戰鄢陵而子反爲主今齊侯雖伐夷儀郭書何妨別爲元帥戎事上下同服故逢丑父得與齊侯易位郭書雖爲元帥軍衆之內齊侯容或不辨齊侯賞其先登之功不責其後敗之罪故以爲帥謂東郭書劉挾此諸事以爲更有別帥而規杜非也　注晳白至裘也　正義曰詩君子偕老之篇說夫人之美云揚且之晳晳是面白之名故爲白也說文云齰齒相值也言齰長而白上下之齒相當也說文云製裁也衣貍製謂著貍皮也裁皮著之明是裘矣故以製爲裘也月令孟冬天

子始裘傳言秋齊侯伐夷儀周之秋未寒而衣裘者哀二
十七年傳言陳成子衣製杖戈文在秋上製亦裘也然則
在軍之服或臨時所須不可以寒暑常節約之　注給其
至役事　正義曰一人得之則以五家給所得者令常不共
國家役事服虔云是時齊克夷儀而有之旣爲齊有故齊
得優其傜役也然夷儀故邢都也邢滅入衞後乃屬晉自
齊而伐夷儀其入晉竟深矣不必永爲齊有當時暫得之
耳　注襚衣至厚之　正義曰送死之禮衣服曰襚故以
襚爲衣也公三襚之則明三時與衣自死至殯有襲與小
斂大斂比殯三加衣也無存舊是賤人蓋初以士服次大
夫服次卿服也下與之犀軒犀軒是卿車明三襚終以卿
服　注犀軒至爲蓋　正義曰說文云軒曲輈也謂軒車
有藩蔽也下云齊侯斂諸大夫之軒邴意兹乘軒意兹非
卿也傳稱曹朝乘軒者三百人詩毛傳云大夫以上赤芾
乘軒大夫亦乘軒矣指言卿車者言以貴者賞之也魚軒
以魚皮爲飾犀軒當以犀皮爲飾也考工記車人爲蓋不

言有曲此云直蓋戎時有曲直
故云直蓋高蓋亦謂車蓋也

經十年春王三月及齊平平前八年再侵齊之怨夏公會齊侯于夾谷平故公至自夾谷無傳晉趙鞅帥師圍衛齊人來歸鄆讙龜陰田三邑皆汶陽田也泰山博縣北有龜山陰田在其北也會夾谷孔子相齊人服義而歸魯田

疏 注三邑至魯田 正義曰傳言孔丘使玆無還揖對齊要令反汶陽之田乃與之盟齊人爲是歸此三邑知三邑皆汶陽田也土地名汶水出泰山萊蕪縣西南經濟北至東平須昌縣入濟則汶水發源東北而西南流也水北曰陽此三邑皆在汶水北近齊齊與[illegible]虎出奔取鄆已有今服義而歸魯也僖元年公賜季友汶陽之田季氏世脩其德不應失其采邑則此汶陽之田當

爲季氏采地今復有此三邑者汶水之北皆名汶陽其地多矣蓋季氏私邑之外別有此田也龜山名也山北曰陰田在龜山北其邑即以龜陰爲名故云三邑

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郈郈叔孫氏邑

秋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郈

宋樂大心出奔曹傳在前年春書名罪其稱疾不適晉

宋公子地出奔陳貪弄馬以距君命書名罪之也

冬齊侯衛侯鄭游速會于安甫無傳安甫地闕

叔孫州仇如齊

宋公之弟辰暨仲佗石彄出奔陳暨與也宋公寵向魋不聽辰請辰忿而將大臣出奔虛請自忿稱弟示首惡也仲佗石彄皆爲國卿不能匡君靜難而爲辰所牽帥出奔稱名亦罪之也

【疏】注暨與至之也　正義曰暨與也釋詁文凡大夫出奔書名皆是罪惡故杜迹其爲罪之狀解其書名之由地既出奔辰爲之請請而不許是虚其請也公唯不許而已未嘗責其妄請不被追逐自忿出奔是辰之罪也釋例曰宋辰率羣卿以背宗國披大邑以成叛逆故以首惡稱弟是言稱弟示首惡也杜知是首惡者以其特云宋公之弟辰暨仲佗石彄是辰率仲佗石彄故云首惡也若不爲首惡當如昭二十二年宋華亥向寧華定出奔楚不須暨字以間之

傳十年春及齊平夏公會齊侯于祝其實夾谷 夾谷即祝其也 孔丘相 相會儀也 犂彌言於齊侯曰孔丘知禮而無勇若使萊人以兵劫魯侯

必得志焉（萊人齊所滅萊夷也）齊侯從之孔丘以公退曰士兵之（以兵擊萊人）兩君合好而裔夷之俘以兵亂之（裔遠也）非齊君所以命諸侯也裔不謀夏夷不亂華俘不干盟兵不偪好於神爲不祥（盟將告神犯之爲不善）於德爲愆義於人爲失禮君必不然齊侯聞之遽辟之（辟去萊兵也）將盟齊人加於載書曰齊師出竟而不以甲車三百乘從我者有如此盟（如此盟詛之禍）孔丘使兹

無還揖對無還魯大夫曰而不反我汶陽之田吾以共命者亦如之須齊歸汶陽田乃當共齊命於是孔子以公退賊者終其事要盟不絜故略不書齊侯將享公孔丘謂梁丘據曰齊魯之故吾子何不聞焉故舊典事既成矣會事成而又享之是勤執事也且犧象不出門嘉樂不野合犧象酒器犧尊象尊也嘉樂鐘磬也饗而既具是弃禮也若其不具用秕稗也秕穀不成者稗草之似穀者言享不具禮穢薄若秕稗用秕稗君辱弃禮名惡子盍圖之夫

享所以昭德也不昭不如其已也乃不果

享孔子知齊侯懷詐故以禮距之齊人來歸鄆讙龜陰之田陽虎九年以此奔齊經文倒者次魯事

疏注萊人至夷也　正義曰襄六年齊侯滅萊萊東萊黃縣是也地在東邊去京師大遠孔丘謂之裔夷之俘言是遠夷四俘知是滅萊所獲此人是其遺種也齊不自使齊人而令萊人劫魯侯者若使齊人執兵則魯亦陳兵當之無由得劫公矣使此萊夷望魯人不覺出其不意得伺閒執之

裔不至亂華　正義曰夏大也中國有禮儀之大故稱夏有服章之美謂之華華夏一也萊是東夷其地又遠裔不謀夏言諸夏近而萊地遠夷不亂華言萊是夷而魯是華二句共旨大同各令文相對耳

注須齊至不書　正義曰齊魯既平當兩相從意齊人既令魯以三百乘從魯不可即拒故須齊歸汶陽之田乃當共齊三百乘之命則得

汶陽之田足當三百乘也賈逵云不書盟諱以三百乘從
齊師其意以宣七年盟于黑壤而不書經傳言晉侯之立
也公不朝又不使大夫聘晉人止公于會公不與盟不書
盟諱之也緣彼有諱謂此亦諱案此會孔丘相反汶陽之
田以共齊命孔丘意也得其三邑而以三百乘從之爲相
當矣於魯不爲辱何以諱其盟即以三邑田少不足以當
三百乘孔丘不應唯令反此而已今令反此共命必其足以
相當何以諱其從齊也若三百乘從齊必是可諱孔丘爲
相義不能拒則孔丘爲有罪矣何貴乎聖人也故杜以爲
於是孔子以公退賤者終其事要盟不絜故略不書[illegible][illegible]
曰夾谷之會齊侯劫公孔丘以義叱之以兵威之將盟又
使茲無還責侵田拒齊之享屈彊國正典儀此聖人之大
司也徒以二君雖會而兵刃相要二國微臣共終盟事故
賤而不書非所諱也舊說同於黑壤之辱爲恥仲尼也
注犧象至罄也　正義曰周禮司尊彝云春祠夏禴祼用
雞彝鳥彝其朝踐用兩獻尊其再獻用兩象尊鄭衆云獻

讀爲犧犧尊飾以翡翠象尊以象鳳皇阮諶三禮圖犧尊畫牛以飾象尊畫象以飾當尊腹上畫牛象之形王肅以爲犧尊象尊爲牛象之形背上負尊魏大和中青州掘得齊大夫子尾送女器爲牛形而背上負尊古器或當然也周禮大司樂云雲門之舞冬日至於地上之圜丘奏之若樂六變則天神皆降可得而禮矣咸池之舞夏日至於澤中之方丘奏之若樂八變則地祇皆出可得而禮矣圜丘方丘皆是野澤二者並是大祭必當備設尊俎而云嘉樂不野合犧象不出門者彼是禮之大者自可依禮而行尊得出門樂得野合此言不出門不野合者謂享燕正禮當設於宮內不得違禮而行妄作於野耳非謂祭祀之大禮也諸侯相見之禮享在廟燕在寢不得行於野僖二十八年晉侯朝王于踐土王享醴命之宥襄十年宋公享晉侯於楚丘請以桑林十九年公享晉六卿于蒲圃二十七年鄭伯享趙孟于垂隴如此之類春秋多矣或特賞殊功或畏敬大國皆權時之事非正禮也此時齊魯敵國釋怨和

平未有殊異之歎無假非常之事孔子知齊懷詐慮其掩襲託正禮以拒之故言不野合　注陽虎至魯事　正義曰八年陽虎入于讙陽關以叛九年伐陽關陽虎奔齊其時虎以讙去鄆與龜陰亦從之皆爲齊所取至今始歸之歸田之經在趙鞅圍衞之後與傳文倒者傳次魯事進此歸田於上令與盟事相接故也

晉趙鞅圍衞報夷儀也前年齊爲衞伐晉夷儀故伐衞以爲報初衞侯伐邯鄲午於寒氏邯鄲廣平縣也午晉邯鄲大夫寒氏即五氏也前年衞人助齊伐五氏城其西北而守之宵熸午衆宵散及晉圍衞午以徒七十人門於衞西門殺人於門中曰請報寒氏之役衞關門與午鬭涉佗曰夫子則勇矣然

我往必不敢啓門亦以徒七十人旦門焉步左右皆至而立如植至其門下步行門左右然後立待如立木不動以示整日中不啓門乃退反役晉人討衞之叛故曰由涉佗成何捘衞侯手故於是執涉佗以求成於衞衞人不許晉人遂殺涉佗成何奔燕君子曰此之謂弃禮必不鈞言必見殺不得與人等詩曰人而無禮胡不遄死涉佗亦遄矣哉詩鄘風遄速也

疏城其西北而守之○正義曰築城於其西北之地而守之也本或北下有隅服二十五年

傳云陷西北隅以入又云登西北隅以望涉佗而誤耳今定本有隅誤 以徒至如植 正義曰涉佗以徒十十人且桂門爲涉佗先至步行門之左右然後其徒皆至而立如植木然 初叔孫成子欲立武叔公若藐固諫曰不可藐叔孫氏之族成子立之而卒公南使賊射之不能殺公南叔孫家臣武叔之黨公南爲馬正使公若爲郈宰武叔既定使郈馬正侯犯殺公若弗能其圉人曰武叔之圉人吾以劒過朝公若必曰誰之劒也吾稱子以告必觀之吾僞固而授之末則可殺也僞爲

（固陋不知禮者以劍鋒末授之）使如之公若曰爾欲吳王我乎（見劍向己逆呵之鱄諸殺吳王亦用劍刺之）遂殺公若侯犯以郈叛（犯以不能副武叔之命故叛叛而以圍告廟故書圍）武叔懿子圍郈弗克秋二子及齊師復圍郈弗克叔孫謂郈工師駟赤（工師掌工匠之官）曰郈非唯叔孫氏之憂社稷之患也將若之何對曰臣之業在揚水卒章之四言矣（揚水詩唐風卒章四言曰我聞有命）叔孫稽首（謝其受己命）駟赤謂侯犯曰居齊魯之際而無事

不可矣無所服事子盍求事於齊以臨民不然將叛侯犯從之齊使至駟赤與郈人爲之宣言於郈中詐爲齊使言也曰侯犯將以郈易于齊齊人將遷郈民謂易其民人衆兇懼不欲遷駟赤謂侯犯曰衆言異矣不與始同子不如易於齊與其死也猶是郈也而得紓焉何必此言以郈民易取齊人與郈無異勝於守郈爲叛人所殺齊人欲以此偪魯必倍與子地言非徒得民又將得齊地且盍多舍甲於子之門

以備不虞侯犯曰諾乃多舍甲焉侯犯請易於齊齊有司觀郈將至駟赤使周走呼曰齊師至矣郈人大駭介侯犯之門甲以圍侯犯駟赤將射之（僞爲侯犯射郈人）侯犯止之曰謀免我侯犯請行許之（郈人許之）駟赤先如宿（宿東平無鹽縣故宿國）侯犯殿每出一門郈人閉之（閉其後門）及郭門止之曰子以叔孫氏之甲出有司若誅之（誅責也）羣臣懼死駟赤曰叔孫氏

之甲有物吾未敢以出物識也赤還救侯犯也犯謂駟赤曰子止而與之數數甲以相付駟赤止而納魯人侯犯奔齊齊人乃致郈致其名簿也爲下武叔如齊傳

疏

注僞爲至授之　正義曰少儀說以器物授人之禮云刀卻刃授穎削授拊凡有刺刃者以授人則辟刃鄭玄云穎鐶也拊謂把辟刃不以正鄉人也是禮授刀劒當以鋒刃自鄉而授其鐶今圉人僞爲固陋不知禮者以劒鋒末授之欲因推而殺之　使如之　正義曰言使爲如此之計而欲殺之　注犯以至書圍　正義曰昭十三年南蒯以費叛注云不書不告廟八年陽虎叛注云叛不書略家臣此侯犯以郈叛不書者亦爲不告廟略家臣也不書叛而書圍興動大衆以圍告廟故書圍也然則九年伐陽關討陽虎亦應書而不書者蓋師少不告廟故不書　注揚术

至于命　正義曰唐詩揚之水剌晉昭公也昭公分國以封沃沃盛彊昭公微弱國人將叛而歸沃焉其三章云揚之水白石粼粼我聞有命不敢以告人注云聞曲沃有善政命不敢以告人鄭箋云不敢以告人而去者畏昭公謂己動民心

宋公子地嬖蘧富獵地宋景公弟辰之兄也十一分其室而以其五與之與富獵也公子地有白馬四公嬖向魋魋欲之向魋司馬桓魋也公取而朱其尾鬣以與之與魋也地怒使其徒扶魋而奪之魋懼將走公閉門而泣之目盡腫母弟辰曰子分室以與獵也而獨卑魋亦有

頎焉子爲君禮（禮辟君也）不過出竟君必止子

公子地出奔陳公弗止辰爲之請弗聽辰

曰是我迋吾兄也（迋欺也）吾以國人出君誰

與處冬母弟辰暨仲佗石彄出奔陳（佗仲幾子彄褚師段子皆宋卿衆之所望故言國人）

【疏】朱其尾鬣　正義曰爾雅舍人注云鬣懸也

武叔聘于齊（謝致郈也經書辰奔在聘後者從告）齊侯享之曰子叔孫若

使郈在君之他竟寡人何知焉屬與敝邑

際故敢助君憂之（以致郈德叔孫）對曰非寡君之望

世所以事君封疆社稷是以以猶為也敢以家隸勤君之執事夫不令之臣天下之所惡也君豈以為寡君賜言義在討惡非所以賜寡君

經十有一年春宋公之弟辰及仲佗石彄公子地自陳入于蕭以叛蕭宋邑稱弟例在前年

疏注蕭宋邑　正義曰莊十二年宋萬弒閔公蕭叔大心者宋蕭邑大夫也平宋亂立桓公宋人嘉之以蕭邑封叔為附庸宣十二年楚子滅之復為宋邑故辰等今入之以叛也

夏四月秋宋樂大心自曹入于蕭入蕭從叛人叛可知故不書叛冬及鄭平平六年侵鄭成

臣之怨

叔還如鄭涖盟還叔詣曾孫

疏注還叔詣曾孫 正義曰世族譜云叔還叔弓曾孫也又世本云叔弓生定伯閱閱生西巷敬叔叔生成子還還爲叔弓曾孫杜云叔詣曾孫轉寫誤耳

傳十一年春宋公母弟辰暨仲佗石彄公子地入于蕭以叛秋樂大心從之大爲宋患寵向魋故也惡宋公寵不義以致國患

冬及鄭平始叛晉也魯自僖公以來世服於晉至今而叛故曰始

經十有二年春薛伯定卒無傳四年盟皐鼬

疏注四年盟皐鼬 正義曰定以昭三十二年即位其年大夫盟于狄泉以未告公而公薨經無明文故不數

夏葬

薛襄公無傳叔孫州仇帥師墮郈墮毀也患其險固故毀壞其城

疏注墮毀至其城　正義曰昭十三年南蒯以費叛連年伐而不克十年侯犯以郈叛一年再圍而不克良由其城險固家臣數以背叛仲由爲季氏宰進計季孫防其後患令墮三都以是故毀壞其城處其拒之故帥師而往公羊傳曰孔子行乎季孫三月不違曰家無藏甲邑無百雉之城於是帥師墮郈帥師墮費左氏不言孔子之計當是仲由自立此謀但傳刪費人襲魯而仲尼在焉是仲尼知其事謂墮之爲是故不禁也釋例曰三都彊盛以奪三家之權陪臣執政下陵上替故仲由墮之而仲尼不禁帥師發臺僕不背克直隨事而書以示三家之彊無義例也

衛公孟彄帥師伐曹彄孟縶子

疏注彄孟縶子　正義曰世族譜云孟縶無子靈公以其子彄爲之後也爲後則爲其子故云孟縶子此實公孫而不稱公孫者縶字公孟

氏即以公孟為氏劉炫謂公孟生得賜族故彄即以族告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墮費秋大雩無傳書過冬十月癸亥公會齊侯盟于黃無傳結叛晉十有一月丙寅朔日有食之無傳公至自黃無傳十有二月公圍成公至自圍成無傳國內而書至者成彊若列國興動大衆故出入皆告廟

疏注國內至告廟　正義曰成魯邑國內用兵計不應書而出入皆書者爲興動大衆皆告廟也釋例曰陪臣執命大都耦國仲由建墮三都之計而成人不從故公親圍之雖不越竟動衆興兵大其事故出入皆告於廟

傳十二年夏衛公孟彄伐曹克郊[illegible]還

滑羅殿羅衛大夫未出不退於列未出曹竟羅不退在行列之後其御曰殿而在列其爲無勇乎羅曰與其素厲寧爲無勇素空也厲猛也言伐小國當如畏者以誘致之

疏與其至無勇　正義曰羅以曹國小弱不敢來追衛師而在後爲殿是空設嚴猛等與其空爲嚴猛寧爲無勇示弱誘之使曹人不憚以爲後圖

仲由爲季氏宰仲由子路將墮三都三都費郈成也彊盛將爲國害故仲由欲毁之於是叔孫氏墮郈季氏將墮費公山不狃叔孫輒帥費人以襲魯不狃費宰也輒不得志於叔孫氏公與三子入于季氏之宮登武

子之臺費人攻之弗克入及公側至臺下仲尼命申句須樂頎下伐之二子魯大夫仲尼時爲司寇費人北國人追之敗諸姑蔑二子奔齊二子不狃叔孫輒遂墮費將墮成公斂處父謂孟孫墮成齊人必至于北門成在魯北竟故且成孟氏之保障也無成是無孟氏也子僞不知佯不知我將不墮冬十二月公圍成弗克

疏注仲尼時爲司寇正義曰史記孔子世家云定公以孔子爲中都宰一年四方皆則之由中都宰爲司空由司空爲大司寇十年

會于夾谷時已爲司寇矣十四年孔子由大司寇攝行相事是此時仲尼爲司寇

經十有三年春齊侯衛侯次于垂葭二君將使師伐晉次垂葭以爲之援夏築蛇淵囿無傳書不時也大蒐于比蒲無傳夏蒐非時衛公孟彄帥師伐曹無傳秋晉趙鞅入于晉陽以叛書叛惡可知冬晉荀寅士吉射入于朝歌以叛吉射士鞅子晉趙鞅歸于晉韓魏請而復之故曰歸言韓魏之彊猶列國

疏注韓魏至列國　正義曰成十八年傳例曰凡去其國諸侯納之曰歸此傳稱韓魏以趙氏爲請故趙鞅得稱歸韓魏非諸侯亦從諸侯納之例者韓魏之彊猶列國也釋例曰韓魏有耦國

之彊陳蔡有復國之端故晉趙鞅楚公子比皆稱歸從諸侯納之例言非晉楚之所能制也薛弑其君比無傳稱君君無道

傳十三年春齊侯衛侯次于垂葭實郥氏垂葭改名郥氏高平鉅野縣西南有郥亭使師伐晉將濟河諸大夫皆曰不可邴意茲曰可意茲齊大夫銳師伐河內今河內汲郡傳必數日而後及絳傳告晉絳不三月不能出河則我既濟水矣乃伐河內齊侯皆斂諸大夫之軒唯邴意茲乘軒以其言當

齊侯欲與衛侯乘共載與之宴而駕乘廣載甲焉使告曰晉師至矣齊侯曰比君之駕也寡人請攝以己車攝代衛車乃介而與之乘驅之或告曰無晉師乃止傳言齊侯輕所以不能成功

疏注垂葭至郹亭

正義曰釋例曰經書所改之名則傳以實明之許遷于夷實城父齊侯衛侯次于垂葭實郹氏之比是也則是先名郹氏後名垂葭而此云垂葭改名郹氏者杜意以為垂葭是新改之名本是郹氏也故以結之與釋例不違劉炫以此注自違釋例以為地無新舊之異止是一地二名若如劉言案許遷于夷實城父經書夷齊侯衛侯次于垂葭實郹氏經書垂葭許遷于析實白羽以此準之經應書析不應書白羽公會齊侯于祝其實夾谷經應書祝其不應書夾

谷杜以文同車異故以新舊明之劉不細尋經傳以規杜過非也　齊侯至乃止　正義曰齊侯輕脱欲得與衛侯同乘先與之宴飲而先駕乘廣於門外豫於廣車之上而載甲焉飲未終而使人告曰晉師至矣齊侯謂衛侯曰比及君之駕至以來君既未有兵車寡人請以己車攝代衛車與君同乘齊侯乃著甲而與衛侯共乘驅之而行或告無晉師乃止傳載此者言齊侯之輕所以不能成功

晉趙鞅謂邯鄲午曰歸我衛貢五百家吾舍諸晉陽午許諾十年趙鞅圍衛衛人懼貢五百家鞅置之邯鄲今欲徙著晉陽晉陽趙鞅邑歸告其父兄父兄皆曰不可衛是以為邯鄲言衛以五百家在邯鄲常為是故與邯鄲親而寘諸晉陽絶衛之道也不如侵齊而

謀之侵齊則齊當來報欲因懼齊而徙則衛與邯鄲好不絕乃如之而歸之于晉陽欲如是謀而後歸衛貢趙孟怒召午而囚諸晉陽趙鞅不察其謀謂午不用命故囚之使其從者說劒而入涉賓不可涉賓午家臣不肯說劒入欲謀叛乃使告邯鄲人曰吾私有討於午也二三子唯所欲立午趙鞅同族別封邯鄲故使邯鄲人更立午宗親遂殺午趙稷涉賓以邯鄲叛稷趙午子夏六月上軍司馬籍秦圍邯鄲邯鄲午荀寅之甥也荀寅范吉射之姻也壻父曰姻荀寅

子娶吉射女 而相與睦故不與圍邯鄲將作亂 作亂 攻趙鞅 董安于聞之 安于趙氏臣 告趙孟曰先備諸

趙孟曰晉國有命始禍者死為後可也安

于曰與其害於民寧我獨死 懼見攻必傷害民 請以

我說趙孟不可 晉國若討可殺我以自解說 秋七月范氏

中行氏伐趙氏之宮趙鞅奔晉陽晉人圍

之范皐夷無寵於范吉射而欲為亂於范

氏 皐夷范氏側室子 梁嬰父嬖於知文子 文子荀躒 文子

欲以爲卿韓簡子與中行文子相惡簡子韓起孫不信也中行文子荀寅也魏襄子亦與范昭子相惡襄子魏舒孫曼多也昭子士吉射故五子謀五子范皐夷梁嬰父知文子韓簡子魏襄子將逐荀寅而以梁嬰父代之逐范吉射而以范皐夷代之荀躒言於晉侯曰君命大臣始禍者死載書在河爲盟書沈之河今三臣始禍而獨逐鞅刑已不鈞矣請皆逐之冬十一月荀躒韓不信魏曼多奉公以伐范氏中行

氏弗克二子將伐公齊高彊曰三折肱知爲良醫高彊齊子尾之子昭十年奔魯遂適晉唯伐君爲不可民弗與也我以伐君在此矣三家未睦三家知韓魏可盡克也克之君將誰與若先伐君是使睦也弗聽遂伐公國人助公二子敗從而伐之丁未荀寅士吉射奔朝歌韓魏以趙氏爲請經所以書趙鞅歸十二月辛未趙鞅入于絳盟于公宮傳錄晉衰亂

疏注午趙至宗親　正義曰世族譜趙夷趙夙之弟也夷生

質質生朔朔生武武生成成生鞅其家爲趙氏氏孫穿穿生旃旃生勝勝生午其家爲耿氏討襄至鞅夙至午皆六代今俗所謂五從兄弟是同族也別封邯鄲世不絶祀故使邯鄲人史立午之宗親 注壻父至射女 正義曰釋親云女子子之夫爲壻壻之父爲姻知荀寅子娶吉射女也董安于 正義曰史記云安于性緩常佩弦以自急者即此是也 文子欲以爲卿 正義曰旣欲以爲卿則當去范中行二氏乃始得立言此者明文子欲爲亂以去之

初衛公叔文子朝而請享靈公欲令公臨其家退見史鰌而告之史鰌史魚史鰌曰子必禍矣子富而君貪罪其及子乎文子曰然吾不先告子是吾罪也君旣許我矣其若之何史鰌

曰無害子臣可以免（言能執臣禮）富而能臣必免於難上下同之（言貴賤皆然）戍也驕其亡乎（戍文子之子）富而不驕者鮮吾唯子之見驕而不亡者未之有也戍必與焉（與禍難）及文子卒衛侯始惡於公叔戍以其富也公叔戍又將去夫人之黨（夫人靈公夫人南子黨宋朝之徒）夫人愬之曰戍將為亂（為明年戍來奔傳）

疏注靈公至之徒 正義曰傳於明年始云衛侯為夫人南子召宋朝此年言夫人之黨杜已云宋朝之徒者靈公之召宋朝又在前矣明年為宋人歌而發端非明

年始召之

經十有四年春衛公叔戍來奔衛趙陽出奔宋陽趙黶孫書名者親富不親仁疏注陽趙黶孫　正義曰案世本懿子兼生昭子舉舉生趙陽兼即黶孫也二月辛巳楚公子結陳公孫佗人帥師滅頓以頓子牂歸夏衛北宮結來奔亦黨公叔戍皆惡之五月於越敗吴于檇李於越越國也使罪人詐吴亂陳故從未陳之例書敗也檇李吴郡嘉興縣南醉李城疏注於越至書敗　正義曰於越即越也夷言發聲謂之於越從彼俗而名之也傳稱陳于檇李則是皆陳而從未陳之例云敗吴者越使罪人詐吴亂吴之陳使不

得用力故從未陳之例書敗也釋例云長勺之役雖俱陳而鼓音不齊檇李之役越人患吳之整以死士亂吳雖皆已陳猶以獨克爲文舉其權詐也

吳子光卒未同盟而赴以名

公會齊侯衛侯于牽魏郡黎陽縣東北有牽城

公至自會無傳

秋齊侯宋公會于洮洮曹地

天王使石尚來歸脤無傳石尚天子之士石氏尚名脤祭社之肉盛以脤器以賜同姓諸侯親兄弟之國與之共福

疏 注石尚至共福

正義曰杜以天子上士中士俱稱名氏石尚必是士矣但不知爲是上士爲是中士故注直云士耳必非下士釋例曰王之公卿皆書爵大夫書字元士中士稱名劉夏石尚是也下士稱人公會王人于洮是也其命數者周禮典命云王之三公八命其卿六命大夫四命大夫既四命則士三命也故鄭玄云王之上士三命中士再命下士一命曲

禮云列國之大夫入天子之國曰某士得不以命數當天子之士故稱士也襄二十六年晉韓起聘于周自稱曰晉士起是諸侯之卿與天子之士命數同也以諸侯之卿三命再命皆書名氏大夫一命則稱人知天子上士中士稱名氏下士則稱人也成十三年傳曰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祀有執膰戎有受脤先儒及杜緣彼傳文知是定例故解此云祭社之肉盛以脤器以賜同姓諸侯周禮大宗伯云以脤膰之禮親兄弟之國大行人云歸脤以交諸侯之福是以祭肉賜諸侯與之共福也

衛世子蒯聵出奔宋衛公孟彄出奔鄭 彄書名與蒯聵黨罪之

宋公之弟辰自蕭來奔 無傳稱宋公之弟例在十年

大蒐于比蒲

邾子來會公 無傳會公于比蒲來而不用朝禮故曰會

疏 注會公至曰會 正義曰莊二十三年公及齊侯遇于穀蕭叔朝公就遇處行

朝禮故曰朝此就苑出行會禮而不用朝禮故曰會也言不用朝禮辨其與蕭叔文異

城莒父及霄無傳公叛晉助范氏故懼而城二邑也此年無冬史闕

疏注公叛至史闕　正義曰城邑之由傳無其說以傳稱公會齊侯衛侯謀救范中行氏知爲叛晉之故懼而城此二邑也無冬闕文自是常事特辨此者說公羊者以此城在冬故去冬字何休云是歲孔子由大司寇攝相事齊人饋女樂孔子去言去冬者惡之也或說無冬者坐受女樂令聖人去冬陰臣之象言去冬見無臣也杜以此爲妄說且明城實在秋是非時而城故特辨冬闕

傳十四年春衛侯逐公叔戌與其黨故趙陽奔宋戌來奔終史魚之言梁嬰父惡董安于謂知文子曰不殺安于使終爲政於趙氏趙

氏必得晉國盍以其先發難也討於趙氏

文子使告於趙孟曰范中行氏雖信為亂

安于則發之是安于與謀亂也晉國有命

始禍者死二子既伏其罪矣敢以告告使討安于

趙孟患之安于曰我死而晉國寧趙氏定

將焉用生人誰不死吾死莫矣乃縊而死

趙孟尸諸市而告於知氏曰主命戮罪人

安于既伏其罪矣敢以告知伯從趙孟盟

知伯荀躒而後趙氏定祀安于於廟趙氏廟【疏】安于則丞而死 正義曰安于請趙孟先備趙孟不從其言則安于其無罪矣但安于之謀國人聞之梁嬰父忌其知謀恐趙氏彊盛假此事而罪之趙鞅叛而得還不敢違命故安于自縊死耳 祀安于於廟 正義曰禮臣有大功配食於廟周禮司勳云凡有功者銘書於王之大常祭于大烝司勳詔之尚書盤庚告其卿大夫云茲予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孔安國云古者天子錄功臣配食於廟大享烝嘗也天子既有此禮諸侯或亦有之今趙氏祀安于於趙氏之廟其意亦如此也頓子牂欲事晉背楚而絕陳好

二月楚滅頓傳言小不事大所以亡夏衛北宮結來奔

公叔戍之故也吳伐越報五年越入吳越子勾踐禦

之陳于檇李勾踐越王允常子勾踐患吳之整也使死士再禽焉不動使敢死之士往輒爲吳所禽欲使吳師亂取之而吳不動使罪人三行屬劒於頸以劒注頸而辭曰二君有治治軍旅臣奸旗鼓犯軍令不敏於君之行前不敢逃刑敢歸死遂自剄也師屬之目越子因而伐之大敗之靈姑浮以戈擊闔廬姑浮越大夫闔廬傷將指取其一屨其足大指見斬遂失屨姑浮取之還卒於陘去檇李七里釋經所以不書滅夫差使人

立於庭（夫差闔廬嗣子）苟出入必謂己曰夫差而忘越王之殺而父乎則對曰唯不敢忘三年乃報越（後三年哀元年）晉人圍朝歌公會齊侯衛侯于脾上梁之間（脾上梁間即牽）謀救范中行氏（齊魯叛晉故助范中行也）析成鮒小王桃甲率狄師以襲晉（二子晉大夫范中行氏之黨）戰于絳中不克而還士鮒奔周小王桃甲入于朝歌秋齊侯宋公會于洮范氏故也（謀救范氏）衛侯為夫人南子

召宋朝南子宋女也朝宋公子舊通于南子在宋呼之會于洮大子蒯聵獻盂于齊過宋野蒯聵衛靈公大子盂邑名也就會獻之故自衛行而過宋野人歌之曰既定爾婁豬盍歸吾艾豭野婁豬求子豬以喻南子艾豭喻宋朝艾老也大子羞之謂戲陽速曰從我而朝少君速大子家臣少君見我我顧乃殺之速曰諾乃朝夫人夫人見大子大子三顧速不進夫人見其色啼而走見大子色變知其欲殺己曰蒯聵將殺余公執其手以登臺大子奔宋

盡逐其黨故公孟彄出奔鄭自鄭奔齊大子告人曰戲陽速禍余戲陽速告人曰大子則禍余大子無道使余殺其母余不許將戕於余戕殘殺也若殺夫人將以余說余是故許而弗爲以紓余死諺曰民保於信吾以信義也使義可信不必信言

【疏】會于至丈職　正義曰此會于洮還是上文會于洮也傳爲野人之歌張本故追言衛侯爲夫人南子召宋朝召在遠年非今始召欲說過宋野巳陳此語故又本之云齊宋會于洮時大子蒯聵獻盂于齊過宋野而被譏也服虔以會于洮上屬爲義言衛侯爲夫人南子召宋朝故與

宋公會于洮言爲召宋朝爲此會也然則宋朝是宋之公子衛侯欲召則召何須與宋爲會方始召之直言會于洮會上無國名知與何國會而言宋衛乎服不達此勢愚之甚也　注婁豬至老也　正義曰釋獸云豕子豬豵豝豜者謂之豝則豭是豬之牡故以喻宋朝也以婁豬爲求子之豬相傳爲說耳曲禮人年五十曰艾是艾爲老也　少君　正義曰少君猶小君小君也君爲大君夫人爲小君

冬十二月晉人敗范中行氏之師於潞獲籍秦高彊二子黨范氏者終景王言籍父無後又敗鄭師及范氏之師于百泉鄭助范氏故并敗

經十有五年春王正月邾子來朝鼷鼠食郊牛牛死改卜牛無傳不言所食處舉死重也改卜禮也鼷鼠食郊牛

正義曰爾雅云色黑而小有毒公羊以爲不言其所食漫也謂所食非一處穀梁注意亦然非杜意也二

月辛丑楚子滅胡以胡子豹歸夏五月辛亥郊無傳書過壬申公薨于高寢高寢宮名不於路寢失其所

鄭罕達帥師伐宋齊侯衛侯次于渠蒢不果救故書次

邾子來奔喪無傳諸侯奔喪非禮

【疏】注諸侯奔喪非禮 正義曰那三十年傳曰諸侯之喪士弔大夫送葬諸侯親自奔喪會葬皆非禮公羊亦云奔喪非禮也

秋七月壬申姒氏卒定公夫人八月庚辰朔日有食之無傳

九月滕子來會葬無傳諸侯會葬非禮也丁巳葬我

君定公雨不克葬戊午日下昃乃克葬 疏 雨不克葬　正義曰穀梁以爲葬不爲雨止禮也雨不克葬喪不以制也非左氏意 辛巳葬定姒 以辛巳十月三日有日無月 疏 辛巳葬定姒　正義曰公羊傳云定姒何以書葬未踰年之君也有子則廟廟則書葬公羊此意以爲定姒是妾哀公之母以哀公爲君未踰年故書其卒葬耳左氏以定姒實是夫人但禮不備不成喪是哀母以否傳無明說 注辛巳至無月　正義曰此年八月庚辰朔二日則辛巳九月不得有辛巳也更盈一周則六十二日月大一小十月己卯朔三日得辛巳是有日無月也 冬城漆 邾庶其邑 疏 注邾庶其邑　正義曰襄二十一年邾庶其以漆閭丘來奔莊二十八年傳曰凡邑有宗廟先君之主曰都無曰邑邑曰築都曰城此稱城漆漆本邾邑不得有先君宗廟而稱城者釋例曰若邑有先君宗廟則雖小

曰都尊其所居以大之也然則都而無廟固宜稱城城漆是也而穎氏唯繫於先君之廟患漆本非魯邑因說曰漆有邾之舊廟若使魯人尊邾之廢廟與先君同非經傳意也是言漆是大都自應稱城言庶其邑者意在排舊說

傳十五年春邾隱公來朝邾子益子貢觀焉邾子執玉高其容仰公受玉卑其容俯玉朝者之贄子貢曰以禮觀之二君者皆有死亡焉夫禮死生存亡之體也將左右周旋進退俯仰於是乎取之朝祀喪戎於是乎觀之今正月相朝而皆不度不合法度心已亡矣

嘉事不體何以能久嘉事朝禮高仰驕也卑俯替也驕近亂替近疾君爲主其先亡乎爲此年公薨哀七年以邾子益歸傳

疏注玉朝者之贄正義曰曲禮云凡贄天子鬯天子尊無與敵者故執其鬯酒以對神諸侯珪是謂玉爲贄也周禮典瑞云公執桓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子執穀璧男執蒲璧以朝覲宗遇會同于王諸侯相見亦如之是朝必執玉也

吴之入楚也在四年胡子盡俘楚邑之近胡者俘取也楚既定胡子豹又不事楚曰存亡有命事楚何爲多取費焉

二月楚滅胡傳言小不事大所以亡夏五月壬申公薨

仲尼曰賜不幸言而中是使賜多言者也以微知著知之難者子貢言語之士令言而中仲尼懼其易言故抑之鄭罕達敗宋師于老丘罕達子齹之子老丘宋地宋公子地奔鄭鄭人爲之伐宋欲取地以處之事見哀十二年齊侯衛侯次于蘧挐謀救宋也秋七月壬申姒氏卒不稱夫人不赴且不祔也赴同祔姑夫人之禮二者皆闕故不曰夫人

注赴同至夫人　正義曰夫人初薨赴於同盟之國其辭當云夫人某氏薨是赴則成夫人也禮適妻祔於適祖姑妾祔於妾祖姑若得祔祖姑則亦成夫人矣此赴同祔姑皆是夫人之禮二者皆闕故不曰夫人薨二者謂行一事則得稱夫人故此以不赴兼又不祔解不稱夫人也

葬定公

雨不克襄事禮也襄成也雨而成事若汲汲於欲葬葬定姒不稱小君不成喪也公未葬而夫人薨煩於喪禮不赴不祔故不稱小君臣子怠慢也反哭於寢故書葬

疏注公未至書葬　正義曰傳直言不成喪也不知闕少何事但小君者夫人之號不稱小君與不稱夫人其事同矣故知不成喪者即不赴不祔是也由不赴不祔夫人之喪禮不成故不稱小君也此定姒實是夫人臣子怠慢不成其禮故書卒不稱薨書葬而不稱小君所以罪臣子也哀十二年孟子卒傳曰不反哭故不言葬小君是由反哭於寢故書葬也

冬城漆書不時告也實以秋城冬乃告廟曾知其不時故緩告從而書之以示譏

疏冬城至告也　正義曰書城漆者書其城不以時所書在冬依其文則得時矣故傳辨之云不時告也城實非時知其不可而以時告廟

春秋正義卷第三十四

修職郎新差充婺州州學教授趙　方穉點勘

春秋正義卷第三十五

國子祭酒上護軍曲阜縣開國子臣孔穎達等奉

勑撰



哀公【疏】正義曰魯世家云哀公名蔣定公之子蓋是夫人定姒所生以敬王二十六年即位謚法共仁短折曰哀

經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無傳楚子陳侯隨侯許男圍蔡隨世服於楚不通中國吳之入楚昭王奔隨隨人免之卒復楚國楚人德之使列於諸侯故得見經定六年鄭滅許此復見者蓋楚封之【疏】注隨世至封之　正義曰僖二十年楚人伐隨

自爾以來隨不復見以隨世服於楚爲楚私屬不通於諸侯征伐盟會不齒於列故史不得書之猶如邾滕爲人私屬不序於宋盟也定四年保護昭王楚得復國楚人感其恩德使隨列於諸侯今楚帥諸侯圍蔡令隨在其班次以之告魯故得見經定六年鄭滅許以許男斯歸殺之此時許復見者以許屬楚故疑蓋楚封之當如蔡侯盧陳侯吳受封於楚也世族譜許男斯之後有元公成悼公孫則是楚封元公爲許男也

鼷鼠食郊牛改卜牛夏四月辛巳郊無傳書過也不言所食所食非一處

疏 注書過至一處 正義曰桓五年傳例云凡祀啓蟄而郊郊過則書今以四月始郊已入春分之氣故書過也宣三年郊牛之口傷成七年鼷鼠食郊牛角言其傷食之處此不言所食處者所食非一處也

秋齊侯衛侯伐晉冬仲孫何忌帥師伐邾無傳

傳元年春楚子圍蔡報柏舉也在定四年里而栽栽設版築爲圍壘周帀去蔡城一里廣丈高倍壘厚一丈高二丈夫屯晝夜九日夫猶兵也壘未成故令人在壘裏屯守蔡如子西之素子西本計爲壘當用九日而成蔡人男女以辨辨別也男女各別係纍而出降使疆于江汝之閒而還楚欲使蔡徙國在江水之北汝水之南求田以自安也蔡權聽命故楚師還蔡於是乎請遷于吳楚師還蔡人更叛楚就吳爲明年蔡遷州來傳

疏注栽設至一里　正義曰築牆立版謂之栽栽者豎木以約版也楚慮外人救蔡則於表裏受敵故築圍壘周帀去蔡城一里以圍之欲置兵其內以攻蔡使外人不得救之　注夫猶至守蔡　正義曰劉炫云

杜言夫猶兵也以壘未成故令人在壘裹屯守蔡然則未
築壘前兵豈遠城乎壘成之後兵復出壘乎以圍人夜守
常事何言晝夜九日以後兵豈散乎炫以夫屯謂夫役屯
聚晝夜不止九日而築壘成耳夫者別有城夫非戰士劉
炫以爲丁夫築城晝夜九日杜必以夫爲兵屯守九日者
以屯是戍守之名故詩序云屯戍於毋家又案傳晉有輒
車皆是兵之屯守經藉未有作役之人而爲屯守之號者
故杜爲此解劉妄規杜失非也　注楚欲至師還　正義
曰服虔云蔡使楚進疆於故江國與汝永之間其意言蔡
割地以賂楚也杜不然者以邵七年傳申無宇云先君文
王作僕區之法所以封汝哀十七年傳曰彭仲爽申俘也
文王以爲令尹實縣申息朝陳蔡封畛於汝則楚於文王
之時其竟已至汝水寧於此役蔡始令楚進疆于江汝之
閒也且汝水江國不可共文故杜以爲楚使蔡徙其國都
於汝北汝水之南自擇疆宇欲令遷都近楚爲楚屬國蔡
人冀令楚去心雖不肯權宜許之楚還之後蔡更自議巳

與楚惡不如事吳故請還于吳以吳爲援）吳王夫差敗越于夫椒報檇李也（檇李在定十四年夫椒吳郡吳縣西南大湖中椒山）遂入越越子以甲楯五千保于會稽（上會稽山也在會稽山陰縣南）使大夫種因吳大宰嚭以行成吳子將許之伍員曰不可臣聞之樹德莫如滋去疾莫如盡昔有過澆殺斟灌以伐斟鄩（澆寒浞子封於過者二斟夏同姓諸侯襄四年傳曰澆用師滅斟灌）滅夏后相（夏后相啓孫也后相失國依於二斟復爲澆所滅）后緡方娠逃出自竇（后緡相妻娠懷身也）歸于有仍

后緡有仍氏女生少康焉爲仍牧正牧官之長惎澆能戒之惎毒也戒備也澆使椒求之椒澆臣逃奔有虞爲之庖正以除其害虞舜後諸侯也梁國有虞縣庖正掌膳羞之官賴此以得除己害虞思於是妻之以二姚思有虞君也虞思自以二女妻少康姚虞姓而邑諸綸綸虞邑有田一成有衆一旅方十里爲成五百人爲旅能布其德而兆其謀兆始以收夏衆撫其官職襄四年傳曰靡自有鬲氏收二國之燼以滅浞而立少康使女艾諜澆女艾少康臣諜候也使季杼誘豷豷澆弟也季杼少康子后杼也遂滅過戈

復禹之績（過澆國戈豷國）祀夏配天不失舊物（物事也）今吳不如過而越大於少康或將豐之不亦難乎（言與越成是使越豐大必爲吳患）句踐能親而務施施不失人（所加惠賜皆得其人）親不棄勞（推親愛之誠則不遺小勞）與我同壤而世爲仇讎於是乎克而弗取將又存之違天而長寇讎（猶言天與不取）後雖悔之不可食已（食消也已止也）姬之衰也日可俟也（姬吳姓言可計日而待）介在蠻夷而長寇讎以是求伯必不行矣

弗聽退而告人曰越十年生聚而十年教

訓生民聚財富而後教之二十年之外吳其爲沼乎謂吳

宮室廢壞當爲汙池爲二十二年越入吳起本三月越及吳平吳入越不

書吳不告慶越不告敗也嫌夷狄不與華同故復發傳

疏

注夫椒至椒山　正義曰杜於此注以椒爲山名土地名以夫椒爲地名以戰必在山旁以山表地耳　注澆寒至

斟灌　正義曰襄四年傳稱夏之衰也有窮后羿因夏民以代夏政而用寒浞寒浞殺羿因其室而生澆處澆于過

是言澆是寒浞之子封於過也二斟夏同姓諸侯夏本紀文也又襄四年傳云澆用師滅斟灌此言殺斟灌者王肅

云滅殺也古者滅殺尊卑同名其意言殺其君而滅其國故二文各言其一也賈逵云夏后相依斟灌而國故因殺

夏后相也案下句別言滅夏后相王解是也　注夏后至所滅　正義曰夏本紀云禹生啓啓生大康大康崩弟仲康立仲康崩子相立是相爲仲康之子啓之孫也書序云大康失邦作五子之歌其經云大康尸位以逸豫乃畋于有洛之表十旬弗反有窮后羿因民弗忍距于河則大康之時羿已權盛能廢大康矣胤征云唯仲康肇位四海孔安國云羿廢大康而立其弟仲康爲天子仲康羿之所立也仲康崩子相立蓋亦羿立之矣傳言羿因夏民以代夏政蓋於相時羿始自立爲天子相於是失國依於二斟及澆滅斟灌相復爲澆所滅　注虞舜至已害　正義曰尚書堯典云有鰥在下曰虞舜又曰釐降二女于嬀汭嬪于虞皇甫謐云嬪于虞因以虞爲氏虞今河東大陽縣西山上虞城是也然則舜有天下其代號虞因本河東大陽之虞及周之興封仲雍之後爲虞國即彼地是也但舜既禪禹禹封舜後爲諸侯雖取虞爲國名未必封於河東虞地而梁國有虞縣其地以虞爲名疑是夏時虞國杜於地名

言有者皆是疑辭言有以示不審也庖正當周禮之庖人謂之爲正當是食官之長故爲掌膳羞之官也賴此以得除己害得在浞之世不被殺也　注方十里爲旅　正義曰方十里爲成司馬法文也五百人爲旅夏官序文也田一成衆一旅言食此一成之地其内有爲兵者五百人周禮小司徒云乃井牧其田野鄭衆云井牧者春秋傳所謂井衍沃牧隰皐者也鄭玄云隰皐之地九夫爲牧二牧而當一井今造都鄙授民田有不易有一易有再易通率二而當一是之謂井牧昔夏少康在虞思有田一成有衆一旅一旅之衆而田一成則井牧之法先古然矣杜解牧隰皐雖與鄭異其授民田二而當一理亦宜然計方十里爲方一里者百方一里有九夫之田則十里容九百夫也其一百夫授上地不易者其四百夫授一易二而當一則得爲五百夫矣　注襄四至少康　正義曰引此傳者言少康能布恩惠以收夏衆以德撫靡故得用靡遺民滅浞而立之　注猶言天與不取　正義曰吳語云越滅吳吳王請

行成越王曰昔天以越賜吳而吳不取是也 後雖至食已 正義曰言悔恨之深結於心腹不可如食之消止

注生民至教之 正義曰服虔云令少者無娶老婦老者無娶少婦女十七不嫁男二十不娶父母有罪也將生子以告與之醫饋之餘也死者釋其征必哭泣葬埋如其子也孺子遊者必餔歠之也非身所種夫人所織不用十年不收於國

夏四月齊侯衛侯救邯鄲圍五鹿 趙稷以邯鄲叛范中行氏之黨也五鹿晉邑

吳之入楚也 在定四年 使召陳懷公懷公朝國人而問焉曰欲與楚者右欲與吳者左陳人從田無田從黨 都邑之人無田者隨黨而立不知所與故直從所居田在西者居右在東者居左 逢滑當公而進 當公不左不右

曰臣聞國之興也以福其亡也以禍今吳未有福楚未有禍楚未可弃吳未可從而晉盟主也若以晉辭吳若何公曰國勝君亡非禍而何（楚爲吳所勝）對曰國之有是多矣何必不復小國猶復況大國乎臣聞國之興也視民如傷是其福也（如傷恐驚動）其亡也以民爲土芥是其禍也（芥草也）楚雖無德亦不艾殺其民吳日敝於兵暴骨如莽（草之生於廣野莽莽然故）

曰草莽而未見德焉天其或者正訓楚也傳

而改過禍之適吳其何日之有言今至陳侯從之

及夫差克越乃脩先君之怨秋八月吳侵

陳脩舊怨也傳言吳不脩德而脩怨所以亡齊侯衛侯會于

乾侯救范氏也師及齊師衛孔圉鮮虞人

伐晉取棘蒲魯師不書非公命也孔圉孔烝鉏曾孫鮮虞狄帥賤故不書注疏

師至不書　正義曰杜以經書齊衛伐晉傳言四國伐晉

故唯解魯與鮮虞不書意也劉炫以齊衛會乾侯救范氏

者師相會因而行伐二君親行告伐不告會也行伐之其

魯與鮮虞會之齊衛更遣師與同伐也但齊將卑師衆遂

稱師衛將尊師少故云孔圉後伐四國並皆不書非獨魯與鮮虞不書也當謂魯師不書非公命餘者不書其不告會乾侯不言伐晉即云師及齊師衛孔圉鮮虞人伐晉襄義出百塗並得通也今知劉非者杜以傳齊侯衛侯止云經齊侯衛侯伐晉文相次當以為一鮮虞狄帥賤故略而不書猶邲之戰唐侯從楚而不書平丘之會狄人從晉而不書之類是也劉以為孔圉等更別伐晉魯師不書非公命餘者不告故不書而規杜過非也吳師在陳楚大夫皆懼曰闔廬惟能用其民以敗我於柏舉今聞其嗣又甚焉將若之何子西曰二三子恤不相睦無患吳矣昔闔廬食不二味居不重席室不崇壇平地作室不起壇也器

不彤鏤彤丹也鏤刻也宮室不觀觀臺榭舟車不飾衣服財用擇不取費選取堅厚不尚細靡在國天有菑癘癘疾疫也親巡孤寡而共其乏困在軍熟食者分而後敢食必須軍士皆分熟食不敢先食分猶徧也其所嘗者卒乘與焉所嘗甘珍非常食勤恤其民而與之勞逸是以民不罷勞死知不曠知身死不見曠棄吾先大夫子常易之所以敗我也易猶反也今聞夫差次有臺榭陂池焉積土為高曰臺有木曰榭遊舍寢曰次一宿有妃嬙

嬪御焉妃嬙貴者嬪御賤者皆內官一日之行所欲必成玩
好必從珍異是聚觀樂是務視民如讎而
用之日新夫先自敗也已安能敗我二十年
歲吳起 疏 食不二味二鷁美味也 正義曰謂與在下同其好惡不厭 在國天有菑癘 正義曰在國
與在軍相對天有菑癘與下句相連言有菑癘之時親巡
巡孤寡共其乏困也本或天作無誤耳 注必須至徧也
正義曰孫武兵書云軍井未達將不言渴軍竈未炊將不
言飢故闔閭在軍如良將之法必須軍士皆分孰食然後
敢食王不先自食也服虔云以其半分軍士而後自食其
餘若簞醪注流也杜以分王半食不足徧及軍人且所嘗
珍異乃得卒乘與焉王所自食不得分軍士也故顯而異
之分猶徧也待徧孰食王乃自食也 注積土至曰次

正義曰釋宮云闍謂之臺郭璞云積土四方也又云有木者謂之榭李巡云臺上有屋謂之榭又曰無室曰榭四方而高曰臺莊三年傳例曰凡師一宿爲舍再宿爲信過信爲次孔安國尚書傳云澤鄣曰陂停水曰池言夫差所停三日則役民爲此也　注妃嬙至内官　正義曰曲禮云天子之妃曰后則妃上下通名也釋詁云妃合會對也妃嬙也是匹對於夫婦官之最貴者也嬙在妃下次於妃也周禮有九嬪女御以有四名分爲二等故言妃嬙貴者嬪御賤者皆婦官之名周禮無嬙蓋後世爲之名漢有掖庭王嬙是因於古也

冬十月晉趙鞅伐朝歌討范中行氏

經二年春王二月季孫斯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伐邾取漷東田及沂西田邾人以賂取之

易也

癸巳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及邾子盟于句繹句繹邾地取邑盟以要之

疏注句繹至要之 正義曰既取其田慮後悔叛故共盟以要之伐邾三卿盟唯二卿者服虔云季孫尊卿故服先歸使二子與之盟穀梁傳曰三人伐而二人盟何各盟其得也其意言季孫不得田故不與盟也案十四年小邾射以句繹來奔則句繹小邾地也注言邾地者以傳云伐邾邾人愛其土賂以漷沂之田而受盟被伐受盟則盟在邾地猶若成二年楚人伐我師于蜀公及楚公子嬰齊盟于蜀之類是也邾與小邾國竟相近句繹所屬亦無定準猶齊魯汶陽之田莒魯爭鄆之事一彼一此豈有常乎而劉炫以句繹爲小邾地而規杜非也

夏四月丙子衞侯元卒定四年盟皋鼬

疏注定四年盟皋鼬 正義曰元以昭八年即位三十二年大夫盟于狄泉以未告公而公薨故不數

滕子

來朝無傳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聵于戚

疏衛世子 正義曰世子者父在之名蒯聵父既死矣而稱世子者晉人納之以世子告言是正世子以示宜爲君也春秋以其本是世子未得衛國無可褒貶故因而書世子耳

秋八月甲戌晉趙鞅帥師及鄭罕達帥師戰于鐵鄭師敗績皆陳曰戰大崩曰敗績鐵在戚城南罕達子皮孫

冬十月葬衛靈公無傳七月而葬緩

十有一月蔡遷于州來畏楚而請遷故以自遷爲文

蔡殺其大夫公子駟四懷土而歎大國故罪而書名

傳二年春伐邾將伐絞（絞邾邑）邾人愛其土故賂以漷沂之田而受盟初衛侯遊于郊子南僕（子南靈公子郢也僕御也）公曰余無子將立女（蒯聵奔無大子）不對他日又謂之對曰郢不足以辱社稷君其改圖君夫人在堂三揖在下（三揖卿大夫士）君命祇辱（言立適當以禮與外內同之今君私命事必不從適爲辱）夏衛靈公卒夫人曰命公子郢爲大子君命也對曰郢異於他子（言用意不同）且君沒於吾手若有之

郢必聞之言當以臨沒爲正且亡人之子輒在輒蒯聵之子出公也靈公適孫乃立輒六月乙酉晉趙鞅納衛太子于戚宵迷陽虎曰右河而南必至焉是時河北流過元城界戚在河外晉軍已渡河故欲出河右而南使大子絻絻者始發喪之服八人衰絰僞自衛逆者欲爲衛人逆故衰絰成服告於門哭而入遂居之秋八月齊人輸范氏粟鄭子姚子般送之子姚罕達子般駟弘士吉射逆之趙鞅禦之遇於戚陽虎曰吾車少以兵車之斾與罕

駟兵車先陳[猶先驅車也以先驅車益其兵車以示衆]罕駟自後隨而從之彼見吾貌必有懼心[晉人先陳鄭以隨之不知其虛實見車多必懼]於是乎會之[會合戰]必大敗之從之卜戰龜焦[兆不成]樂丁曰詩曰爰始爰謀爰契我龜[樂丁晉大夫詩大雅言先人事後卜筮]謀協以故兆詢可也[詢諮也故兆兆始納衛大子卜得吉兆言今既謀同可不須更卜]簡子誓曰范氏中行氏反易天明[不事君也]斬艾百姓欲擅晉國而滅其君寡君恃鄭而保焉今鄭爲不道弃君

勛臣二三子順天明從君命經德義除詬耻在此行也克敵者上大夫受縣下大夫受郡（周書作雒篇千里百縣縣有四郡）上田十萬（十萬畝也）庶人工商遂（得遂進仕）人臣隸圉免（去厮役）志父無罪君實圖之（志父趙簡子之一名也言已事濟君當圖其賞）若其有罪絞縊以戮（絞所以縊人物）桐棺三寸不設屬辟（屬辟棺之重數王棺四重君再重大夫一重）素車樸馬（以載柩）無入于兆（兆葬域）下卿之罰也（爲衆設賞自設罰所以能克敵）甲戌將戰郵無恤御簡

子衛大子爲右郵無恤王良也登鐵上鐵丘名望見鄭師衆大子懼自投于車下子良授大子綏而乗之曰婦人也言其怯簡子巡列曰畢萬匹夫也七戰皆獲有馬百乗死於牖下畢萬晉獻公卿也皆獲有功死於牖下言得壽終羣子勉之死不在寇言有命繁羽御趙羅宋勇爲右三子晉大夫羅無勇麇之麇束縛也吏詰之御對曰痁作而伏痁瘧疾也衛大子禱曰曾孫蒯聵敢昭告皇祖文王周文王皇大也烈

祖康叔[烈顯也]文祖襄公[繼業守文故曰文祖蒯聵襄公之孫]鄭勝

亂從[勝鄭聲公名釋君助臣爲從於亂]晉午在難[午晉定公名]不能

治亂使鞅討之[鞅簡子名]蒯聵不敢自佚備持

矛焉[戎右持矛]敢告無絕筋無折骨無面傷以

集大事無作三祖羞[集成也]大命不敢請佩

玉不敢愛[不敢愛汝以祈禱]鄭人擊簡子中肩斃

于車中[斃踣也]獲其蠭旗[蠭旗旗名]大子救之以戈

鄭師北獲溫大夫趙羅[羅無勇故鄭師遂北猶僕羅]大子

復伐之鄭師大敗獲齊粟千車趙孟喜曰可矣趙孟簡子也喜大子前怯今更勇傅傁曰雖克鄭猶有知在憂未艾也傅傁簡子屬也言知氏將為難後竟有晉陽之患初周人與范氏田公孫尨稅焉尨范氏臣為范氏收周人所與田之稅趙氏得而獻之得尨以獻簡子吏請殺之趙孟曰為其主也何罪止而與之田還其所稅及鐵之戰以徒五百人宵攻鄭師取蠭旗於子姚之幕下獻曰請報主德追鄭師姚般公孫林殿而

射前列多死晉前列趙孟曰國無小言雖小國猶有善射者旣戰簡子曰吾伏弢嘔血弢弓衣嘔吐也鼓音不衰今日我上也功爲上大子曰吾救主於車退敵於下我右之上也郵良曰我兩靷將絕吾能止之止使不絕我御之上也駕而乘材兩靷皆絕材橫木明細小也傳言簡子不讓下自伐

疏注三揖卿大夫士正義曰周禮司士云孤卿特揖大夫以其等旅揖士旁三揖鄭玄云特揖一一揖之旅衆也大夫爵同者衆揖之三揖者士有上中下鄭衆云卿大夫士皆君之所揖禮春秋傳所謂三揖在下服虔云三揖卿大夫士土揖庶姓時揖異姓天揖同姓注是時

至而南　正義曰土地名云河經河內之南界東北經汲郡魏郡頓丘陽平平原樂陵之東南入海是言晉時河所經也春秋之時河未必然故云是時河北流過元城界與晉時河道異也土地名又云戚頓丘衞縣西戚城在枯河東是春秋時戚在河東也從晉而言河西為內東為外故云戚在河外也是時晉軍已渡河矣師人皆迷不知戚處陽虎憶其渡處在戚之北河既北流據水所向則東為右故欲出河右而南行也　注絻者始發喪之服　正義曰士喪禮既小斂主人括髮袒衆主人免于房鄭玄云括髮者去笄纚而紒也衆主人免者齊衰將袒以免代冠冠服之尤尊不以袒也又奔喪之禮至於家入門哭盡哀括髮袒自齊衰以下入門哭盡哀免麻于序東如彼禮文則主人當括髮齊衰以下乃免此太子絻者禮不至喪所不括髮故以絻代之耳靈公以四月卒今以六月而太子絻故云絻始發喪之服也遠道不臨喪者不得括髮故始發喪服絻也鄭玄注士喪禮云免之制未聞舊說以為如冠狀廣一寸喪服小記曰斬衰括髮以麻

免而以布此用麻布爲之狀如今之著幓頭矣自項中而前
交於額上卻繞紒也　詩曰至我龜　正義曰詩大雅緜之
篇美大王遷岐之事爰於也既見周原之地肥美可居於是
始集謀人從己者於是與謀議人謀既從於是契灼我龜而
卜之言先人謀後卜筮也　反易天明　正義曰天有尊卑
人有上下下事上臣事君法則天之明道臣不事君是反易
天之明道也　經德義　正義曰此經德義與傳經國家詩
序經夫婦皆意同也經謂經紀營理之不除君惡則德義廢
矣宜經紀德義使不壞也　克敵至受郡　正義曰上大夫
下大夫謂於大夫之內分爲上下其上大夫非卿也此言先
無田祿者若能克敵得此賞也　注周書至四郡　正義曰
周禮小司徒云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丘四丘爲甸四
甸爲縣四縣爲都鄭玄云邑方二里丘方四里甸方八里旁
加一里則方十里爲一成縣方二十里都方四十里四都方
八十里旁加十里乃得方百里爲一同也如彼文則縣方二
十里耳周禮又無郡不可用以解此故引周書解之或曰周

書者孔子刪尚書之餘今案其存者其文非尚書之類其作雒篇有此言方千里者爲方百里者百千里百縣則縣方百里計成方十里出車一乘縣方百里則出車百乘也昭五年傳云晉有四十縣遺守四千乘是縣別有百乘與作雒之言合也上大夫受縣縣則爲百乘之家言得進爲卿也縣有四郡則郡方五十里下大夫得此方五十里之采邑　注十萬畝

正義曰王制云方一里者爲田九百畝方十里者爲方一里者百爲田九萬畝則士田十萬爲方十里有餘　注志父至其賞

正義曰牧誓武王誓衆尚自稱名況以人臣誓衆固當自稱名矣知志父是簡子名也簡子名鞅又名志父者服虔云趙鞅入于晉陽以叛諸侯之策書曰晉趙鞅以叛既復更名志父或當然也楚公子圍弒君取國改名曰虔經即書虔公子棄疾弒君取國改名曰居經即書居今趙鞅改名志父經書猶云趙鞅者彼楚子既爲國君臣下以所改之名告於鄰國故得書所改之名趙鞅人臣國家不爲之諱仍以趙鞅名告故書鞅也鞅言君實圖之言已事濟君當謀其賞

也簡子言此君當謀其賞者言君當賞其在下副上所誓之言欲使在下信之非欲自求賞也　注屬辟至一重正義曰禮喪大記云君大棺八寸屬六寸椑四寸上大夫大棺八寸屬六寸下大夫大棺六寸屬四寸是屬辟爲棺之重數也大記之文從外向内大棺之内有屬屬之内有椑椑親身之棺鄭玄云椑堅著之意也如記文大夫無椑今簡子自言有罪始不設辟者鄭玄云趙簡子云不設屬椑時僭也爲時僭日久自言無罪則僭設有罪乃不設耳記言士棺六寸檀弓又云夫子爲中都宰制四寸之棺五寸之椁鄭玄云爲民作制民猶四寸簡子言三寸者亦示其罰之重令制度卑於民也記有杝棺梓棺杝謂椵也不以桐爲棺簡子言桐棺者鄭玄云凡棺用能溼之物梓椵能溼故禮法尚之桐易腐壞亦以桐爲罰也檀弓又云天子之棺四重鄭玄云尚深邃也諸公三重諸侯再重大夫一重士不重又云水兕革棺被之其厚三寸杝棺一梓棺二四者皆周鄭玄云以水牛兕牛之革以爲棺被革各厚

三寸合六寸也此爲一重杝棺一所謂椑棺也梓棺二所謂屬與大棺也檀弓之文自內向外水牛之革一也兕牛之革二也二者相襲乃得爲重故以此二者爲一重也又有椑也屬也大棺也此是天子四重爲數五棺爲四重也喪大記之文君有大棺也椑也屬也大夫有大棺也屬也鄭玄注檀弓天子之棺四重以是差之上公革棺不被三重也諸侯無革棺再重也大夫無椑一重也士無屬不重也是上公數四棺爲三重諸侯數三棺爲再重大夫數二棺爲一重士以一棺爲不重也杜之此注唯無上公士耳其言重數與鄭同也若然禮器云天子葬五重諸侯葬三重大夫葬再重以多爲貴也彼重亦當謂棺而其數皆較一者鄭玄云天子葬五重者謂抗木與茵也葬者抗木在上茵在下然則茵以藉棺抗爲負土天子及諸侯大夫皆數彼以增棺數故皆多較一也杜言此棺之重數者以明不設屬辟爲罰也　素車樸馬　正義曰素車無飾謂不以翣柳飾車也曲禮云大夫去國爲位而哭乘髦馬鄭玄云

駹馬不騶落也則此樸馬亦謂不騶落用此以載柩也雜記稱士喪有與天子同者三其終夜燎及乘人専道而行然則柩皆人挽此用車馬載者禮言乘人設法許之耳道遠者當用牛馬且此言亦爲罰也　無入于兆　正義曰周禮冢人云凡死于兵者不入兆域鄭玄云戰敗無勇投諸塋外以罰之此言不入兆域亦罰也　注郵無恤王良也　正義曰下云子良授緌是也服虔云王良也孟子說王良善御之事古者車駕四馬御之爲難故爲六藝之一王良之善御最有名於善傳多稱之楚辭云當世豈無騏驥兮誠無王良之善御見執轡者非其人兮故駶跳而遠去　授大子綏　正義曰曲禮云凡僕人之禮必授人綏論語稱孔子上車必正立執綏而升綏者挽以上車之索故授之使之升也少儀云僕者右帶劒負良綏申之面拖諸幦鄭玄云面前也幦覆笭也良綏君綏也負之由左肩上入右腋下申之於前覆笭上也　有馬至牖下　正義曰襄二十七年傳曰唯卿備百邑注云一乘之邑也坊記

云家富不過百乘百乘卿之極制也禮弓云斂於牖下小斂於戶內大斂於阼殯於客位祖於庭葬於墓所以即遠也則禮之正法死於牖下　衛大至襄公　正義曰禮於曾祖以上皆稱曾孫此雖並告三祖對文王康叔稱曾孫也晉語說此事於襄公之下又有昭考靈公國語與傳異者多矣此下云無作三祖羞是無昭考也　大命至不敢愛　正義曰上言無絕筋無折骨謂軍之士衆無令傷損以成大事此云大命不敢請者謂己之身命不敢私請苟以求生佩玉不敢愛尚書金縢稱周公植璧秉珪以告大王王季文王是禱請用王也在軍無珪璧故以佩王　兩靷至皆絕　正義曰古之駕四馬者服馬夾轅其頸負軛兩驂在旁挽靷助之詩所謂陰靷鋈續是也說文云靷引軸也襄二十八年注云在胷曰靷然則此皮約馬胷而引車軸也兩靷將絕而能制馬言其御之和也駕而乘材材謂橫地細小之木也乘小木而靷絕示其將絕之驗也

稍納師師畢入衆知之元年蔡請遷于吳中悔故因聘襲之蔡侯告大夫殺公子駟以說殺駟以說吳言不將遷駟之爲哭而遷墓將遷與先君辭故哭冬蔡遷于州來

經三年春齊國夏衛石曼姑帥師圍戚曼姑爲子圍父知其不義故推齊使爲兵首戚不稱衛非叛人

疏注曼姑至叛人 正義曰春秋行兵征伐自非霸主之命諸國共行皆以主兵爲首此圍戚實出衛意引齊使之助已計應曼姑爲首而序在齊下者曼姑爲子圍父知其不義推齊使爲兵首故先書齊也穀梁傳曰此衛事也其先國夏何也子不圍父也是先儒及杜皆同穀梁之說也宋魚石去而復入據宋之彭城襄元年經書圍宋彭城傳曰非宋地追書也於是爲宋討魚石故稱宋且不

登叛人也此蒯聵在戚齊衛圍之與圍宋彭城事類同矣彭城稱宋此不稱衛者蒯聵據戚與輒爭國非是叛人故不須繫之衛也公羊傳曰齊國夏曷為與衛石曼姑帥師圍戚伯討也此其為伯討奈何曼姑受命乎靈公而立輒以曼姑之義為固可以距之也輒者曷為者也蒯聵之子也然則曷為不立蒯聵而立輒蒯聵為無道靈公逐蒯聵而立輒然則輒之義可以立乎曰可其可奈何不以父命辭王父命以王父命辭父命是父之行乎子也不以家事辭王事以王事辭家事是上之行乎下也其意言靈公廢蒯聵不用使之得國輒不以國與蒯聵是靈公之命行於蒯聵也立為國君是王事也以國與父是私事也不以國與父是天子之命行於諸侯也如公羊之言則輒義可以距父圍戚不為不義而杜言曼姑知其不義則輒不合距父意與公羊異者據左傳公子郢讓國不受然後立輒然則輒之立也以周禮無適子則立適孫緣是以得立耳非有靈公之命使立之也為輒之義自可讓而不受以已是

適孫緣有可立之勢負國以距父耳非有靈公之命天子之勑使之距蒯聵也論語說此事云冉有曰夫子爲衛君乎子貢曰諾吾將問之入曰伯夷叔齊何人也曰古之賢人也曰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乎出曰夫子不爲也孔子意不助輒明是輒爲不義故曼姑自知不義推齊爲主

夏四月甲午地震無傳

五月辛卯桓宮僖宮災天火曰災

季孫斯叔孫州仇帥師城啓陽無傳魯晉黨范氏故懼晉比年四城啓陽今琅邪開陽縣

宋樂髡帥師伐曹無傳

秋七月丙子季孫斯卒

蔡放其大夫公孫獵于吳無傳公子駟之黨

冬十月癸卯秦伯卒無傳不書名未同盟

叔孫州仇仲孫

何忌帥師圍邾無傳

傳三年春齊衛圍戚求援于中山中山鮮虞夏五月辛卯司鐸火司鐸宮名火踰公宮桓僖災桓公僖公廟救火者皆曰顧府言常人愛財南宮敬叔至命周人出御書俟於宮敬叔孔子弟子南宮閱周人司周書典籍之官御書進於君者也使待命於宮曰庀女而不在死庀具也子服景伯至命宰人出禮書景伯子服何也宰人冢宰之屬以待命命不共有常刑待求之命校人乘馬巾車脂轄校人

百官官備府庫愼守官掌馬巾車掌車乘馬使四四相從爲駕之易人肅給國有火災恐有變難故愼爲備濟濡帷幕鬱攸從之鬱攸火氣也濡物於水出用爲濟蒙葺公屋以濡物冒覆公屋自大廟始外內以悛悛次也先尊後卑以次救之助所不給有不用命則有常刑無赦公父文伯至命校人駕乘車乘車公車季桓子至御公立于象魏之外象魏門闕命救火者傷人則止財可爲也命藏象魏周禮正月縣教令之法于象魏使萬民觀之故謂其書爲象魏曰舊章不可亡

也宮父槐至曰無備而官辦者猶拾瀋也槐宮父終生之後瀋汁也言不備而責辦不可得於是乎去表之槀表表火道風所向者去其槀積道還公宮開除道周帀公宮使火無相連孔子在陳聞火曰其桓僖乎言桓僖親盡而廟不毀宜為天所災【疏】注司鐸宮名

正義曰僖二十年西宮災書之此不書者西宮公之西宮親近偪君忽被天火故重而書之此司鐸雖是公小宮在公宮之後非君來往之急又是人火所以輕而不書或可畢廟重以略之　桓僖災　正義曰傳言火而經書災者司鐸初被人火火越宮而至廟以火踰宮故以災言之

注周禮至象魏　正義曰周禮大宰云正月之吉始和布治于邦國都鄙乃縣治象之法于象魏使萬民觀治象浹日而斂之鄭玄云正月周之正月吉謂朔日大宰以正月

朔日布王治之事於天下至正歲又書而縣于象魏使萬民觀焉凡治有故言始和者若改造云爾鄭衆云從甲至甲謂之浹日凡十日其地官夏官秋官皆有此言地官云布教縣教象夏官云布政縣政象秋官云布刑縣刑象彼縣所掌之事為異其文悉同唯春官不縣者以禮法一頒百事皆足不可又縣故不縣之杜欲彼意言縣教令之法彼所縣者皆是教令之事故也由其縣于象魏故謂其書為象魏命藏其書也彼言朔日縣之十日即斂之則救火之時其書久已藏矣而此言象魏之外方始命藏此書者象魏是縣書之處見其處而念及其書非始就縣處斂藏之　注言桓至所災　正義曰禮諸侯親廟四爲高祖之父即當毀其廟計桓之於哀八世祖也僖六世祖也親盡而廟不毀言其宜爲天所災也所以不毀者服虔云季氏出桓公又爲僖公所立故不毀其廟其意或然公羊傳曰此皆毀廟也其言災何復立也曷爲不言其復立春秋見者不復見也何以不言及敝也其意言哀公更立之不可

通於左氏故以爲元不堅耳服虔又云俱在送戮故不言及杜無說或當同時災無先後故不言及劉氏范氏世爲昏姻劉氏周卿士范氏晉大夫萇弘事劉文公之屬大夫故周與范氏趙鞅以爲討責周與范氏六月癸卯周人殺萇弘終違天之禍疏萇弘至萇弘○正義曰文公以定四年卒也爲之屬大夫謂當昭公之世也此時文公已卒萇弘知政以己先事劉子劉氏又與范氏親既擅國權遂與范氏故周人殺之以說於晉秋季孫有疾命正常曰無死正常桓子之寵臣欲付以後事故敕令勿從己死南孺子之子男也則以告而立之南孺子季桓子之妻言若生男告公而立之女也則肥也

可肥康子也季孫卒康子即位既葬康子在朝在公朝也南氏生男正常載以如朝告曰夫子有遺言命其圉臣曰南氏生男則以告於君與大夫而立之今生矣男也敢告遂奔衛康子請退退辟位也公使共劉視之共劉魯大夫則或殺之矣乃討之討殺者召正常正常不反畏康子也

傳備言季氏家事

疏召正常正常不反○正義曰服虔云召而問兒死意然則兒於正常去後始死死非正常得知召之復可所問也當欲問不位康子之意故正常畏康子不反

冬十月晉趙鞅

圍朝歌師于其南范中行所在荀寅伐其郭伐其北郭圍使其徒自北門入已犯師而出荀寅使在外教已之徒擊趙氏圍之北門因外内攻得出癸丑奔邯鄲十一月趙鞅殺士皐夷惡范氏也惡范氏而殺其族言遷怒疏荀寅至而出正義曰荀寅徒内伐其北郭之弥又使其掇已之徒自外伐闗弥之北門而入因外内攻故得出也

經四年春王二月庚戌盜殺蔡侯申賤者故稱盜不言弑其君賤盜也疏蔡侯申正義曰宣十七年蔡侯由卒是文侯也蔡世家云文侯申生景侯固固生靈侯般般生隱大子今昭侯申是隱大子之子杜世族譜亦然計昭侯是文侯玄孫乃與高祖同名周人以諱字神

二申必有誤者俱是經文未知孰誤　主賊者至盜也正義曰公孫辰公孫姓公孫霍雖並是弒君之黨而非弒君之首首是公孫翩翩賊故稱盜不言弒其君者賤此盜也盜賤不得有其君故以盜爲文不得言弒其君

蔡公孫辰出奔吳弒君賊之黨故書名葬秦惠公無傳宋人執小邾子無傳邾子無道於其民故稱人以執夏蔡殺其大夫公孫姓公孫霍皆弒君黨晉人執戎蠻子赤歸于楚晉恥爲楚執諸侯故稱人以告若蠻子不道於其民也赤本屬楚故言歸城西郛無傳魯西郭備晉也六月辛丑亳社災無傳天火也亳社殷社諸侯有之所以戒亡國

疏注天火至亡國　正義曰傳例曰天火曰災知天火也殷有天下作都于亳故知亳社殷社也蓋武王伐

紂以其社班賜諸侯使各各立之所以戒亡國也其社有屋故火得焚之公羊傳曰蒲社者何亡國之社也社者封也其言災何亡國之社蓋揜之揜其上而柴其下穀梁傳曰亳社者亳之社也亳亡國也亡國之社以爲廟屏戒也其屋亡國之社不得達上也說者以爲立亳社於廟門之外以爲屏蔽使人君視之而致戒也左傳稱間于兩社當爲然郊特牲亦云喪國之社屋之不受天陽故災其屋也

秋八月甲寅滕子結卒 無傳同盟於皐鼬

冬十有二月葬蔡昭公 無傳亂故是以緩

葬滕頃公 無傳

傳四年春蔡昭侯將如吳諸大夫恐其又遷也承 承音懲蓋楚言 公孫翩逐而射之入於家人

而卒翩蔡大夫以兩矢門之衆莫敢進翩以矢自守其門

文之鍇後至鍇蔡大夫曰如牆而進多而殺二

人併行如牆俱進鍇執弓而先翩射之中肘鍇遂殺

之故逐公孫辰而殺公孫姓公孫盱盱即霍也

注承音懲蓋楚言　正義曰懲創往年之遷恐其更復遷徙承懲音相近蓋是楚人之言聲轉而字異耳　入於家人而卒　正義曰言將如吳已適吳矣翩在路逐而殺之遂入于凡人之家言此者說其非理之意

夏楚

人既克夷虎夷虎蠻夷叛楚者乃謀北方左司馬眅

申公壽餘葉公諸梁致蔡於負函三子楚大夫也此蔡

之故地人民楚因以爲邑致之者會其衆也致方城之外於繒關負函繒關皆楚地曰吴將泝江入郢逆流曰泝將奔命焉爲一昔之期襲梁及霍爲辭當備吴夜結期明日使襲梁霍使不知之梁河南梁縣西南故城也梁南有霍陽山皆蠻子之邑也單浮餘圍蠻氏蠻氏潰浮餘楚大夫蠻子赤奔晉陰地陰地河南山北自上雒以東至陸渾司馬起豐析與狄戎楚司馬販也析縣屬南鄉郡析南有豐鄉皆楚邑發此二邑人及戎狄以臨上雒左師軍于菟和菟和山在上雒東也右師軍于倉野倉野在上雒縣使謂陰地之命大夫士

蔑(命大夫別縣監尹)曰晉楚有盟好惡同之若將不廢寡君之願也不然將通於少習以聽命(少習商縣武關也將大開武關道以伐晉)士蔑請諸趙孟趙孟曰晉國未寧安能惡於楚必速與之(末寧時有范中行之難)士蔑乃致九州之戎(九州戎在晉陰地陸渾者)將裂田以與蠻子而城之(以詐蠻子)且將爲之卜(卜城)蠻子聽卜遂執之與其五大夫以畀楚師于三户(今丹水縣北三户亭)司馬致邑立宗焉以誘其遺民

楚復許爲蟜子作邑立其宗主而盡俘以歸疏注命大夫別縣監尹 正義曰杜云者河南山北東西橫長其間非一邑也若是典邑大夫則當以邑冠之乃言陰地之命大夫則是特命大夫使揔監陰地故以爲別縣監尹也以其去國遥遠別爲置監楚官稱尹故以尹言之秋七月齊陳乞弦施衞甯跪救范氏陳乞僖子弦施弦多庚午圍五鹿五鹿晉邑九月趙鞅圍邯鄲冬十一月邯鄲降荀寅奔鮮虞趙稷奔臨臨晉邑十二月弦施逆之遂墮臨國夏伐晉取邢任欒鄗逆畤陰人盂壺口八邑晉地欒在趙國平棘縣西北鄗即高邑縣也路縣東有壺口關會鮮虞

納荀寅于柏人晉邑也今趙國柏人縣也弦施與鮮虞會也疏逆隱臨正義曰稷初奔臨欲據臨距國今弦施逆稷欲納之他邑以臨險固故毀之

經五年春城毗無傳備晉也夏齊侯伐宋無傳晉趙鞅帥師伐衛秋九月癸酉齊侯杵臼卒再同盟也疏注再同盟正義曰襄二十五年崔杼弑莊公而立杵臼昭二十六年盟于鄟陵定四年于皐鼬是再同盟也昭三十二年大夫盟于狄泉未告公而公薨故不數也冬叔還如齊閏月葬齊景公無傳

傳五年春晉圍柏人荀寅士吉射奔齊初

范氏之臣王生惡張柳朔言諸昭子使爲柏人爲柏人宰也昭子范吉射也昭子曰夫非而讎乎對曰私讎不及公公家之事也好不廢過惡不去善義之經也臣敢違之及范氏出出柏人奔齊張柳朔謂其子爾從主勉之我將止死王生授我矣授我死節吾不可以僭之遂死於柏人爲吉射距晉戰死夏趙鞅伐衛范氏之故也遂圍中牟衛邑范氏故也齊燕姬生子不成而死燕姬景公夫人不成未冠也諸

子鬻姒之子荼嬖諸子庶公子也鬻姒景公妾荼安孺子諸大夫恐其爲太子也言於公曰君之齒長矣未有太子若之何公曰二三子間於憂虞則有疾疢亦姑謀樂何憂於無君景公意欲立荼而未發故以此言塞大夫請公疾使國惠子高昭子立荼惠子國夏昭子高張寘羣公子於萊萊齊東鄙邑秋齊景公卒冬十月公子嘉公子駒公子黔奔衛公子鉏公子陽生來奔皆景公子在萊者萊人歌之曰景公

死乎不與塊三軍之事乎不與謀師乎師

乎何黨之乎師衆也黨所也之往也稱謚蓋葬後而爲此歌哀君羣公子失所 疏間於至無君 正義曰公謂群臣云若間暇於憂虞謂國無憂虞事得間暇則恐有疾疢不得飲樂今既無憂虞又無疾疢亦且謀樂何憂乎無君 注師衆至失所 正義曰師衆之往釋詁文也周禮五百家爲黨黨言其共居一所故以黨爲名是黨爲所也經書閏月葬齊景公長歷閏十一月禮葬乃有謚此歌稱謚明是葬後傳言冬十月者記公子出奔之月其萊人之歌在公子出奔之後杜以文承十月之下故云蓋耳公羊以爲喪以閏數謂通數閏月穀梁云不正其閏也謂喪事不數左氏無傳未知所從

鄭駟秦富而侈嬖大夫也而常陳卿之車服於其庭鄭人惡而殺

之子思曰詩曰不解于位民之攸塈子思子產子國參也詩大雅攸所也塈息也不守其位而能久者鮮矣商頌曰不僭不濫不敢怠皇命以多福僭差也濫溢也皇暇也言駟秦違詩商頌故受禍

疏詩曰至攸塈　正義曰詩大雅嘉樂之篇也言在上者不解惰于其位民之所以得安息駟秦棄位僭上是惰于位也商頌至多福　正義曰商頌殷武之篇歌成湯之德不僭差不濫溢不敢怠惰而自暇以此之故上天命以多福也詩於怠皇之下更云命于下國封建厥福傳言命以多福不復具引詩文取其意而言之也杜云違詩商頌上言詩下言頌以駟秦於此二詩皆違故言違詩與商頌

經六年春城郛瑕無傳備晉也任城元父縣北有郛婁城晉趙鞅

帥師伐鮮虞吳伐陳夏齊國夏及高張來奔二子阿君廢長立少既受命又不能全書名罪之也叔還會吳于柤無傳秋七月庚寅楚子軫卒未同盟而赴以名齊陽生入于齊為陳乞所逆故書入【疏】注為陳至書入　正義曰成十八年傳例曰凡去國國逆而立之曰入此為陳乞私逆既入而立之故依例書入也齊陳乞弒其君荼弒荼者朱毛與陽生也而書陳乞所以明乞立陽生而荼見弒則禍由乞始也楚比劫立陳乞流涕子家憚老皆疑於免罪故春秋明而書之以為弒主【疏】注弒荼至弒主　正義曰實非陳乞弒荼而書乞弒其君者以荼死由乞故書乞弒也此與楚公子比鄭公子歸生俱非弒君之首春秋顯而書之以為弒君之主所以惡此三人釋例曰諸懷賊亂以

爲心者固不容於誅也若鄭之歸生齊之陳乞楚公子比雖本無其心春秋之義亦同大罪是以君子慎所以立也是說罪之之意

冬仲孫何忌帥師伐邾無傳宋向巢帥師伐曹無傳

傳六年春晉伐鮮虞治范氏之亂也四年鮮虞納荀寅于柏人

吳伐陳復脩舊怨也元年未得志故也

楚子曰吾先君與陳有盟不可以不救乃救陳師于城父陳盟在昭十三年

注陳盟在昭十三年　正義曰昭十三年無楚與陳盟之事於時楚既滅蔡使棄疾爲蔡公子干子晳之入也傳稱朝吳奉蔡公召二子而盟于鄧依陳蔡人以國是與陳人盟更

許復其國其年平王即位更封陳是與盟也齊陳乞偽事高國者高張國夏受命立荼陳乞欲害之故先偽事焉每朝必驂乘焉所從必言諸大夫言其罪過曰彼皆偃蹇將弃子之命偃蹇驕敖皆曰高國得君得君寵也必偪我盍去諸固將謀子子早圖之圖之莫如盡滅之需事之下也需疑也及朝則曰彼虎狼也見我在子之側殺我無日矣請就之位欲與諸大夫謀高國故求就之又謂諸大夫曰二子者禍矣恃得君而欲謀二

三子曰國之多難貴寵之由盡去之而後君定既成謀矣盍及其未作也先諸作而後悔亦無及也大夫從之夏六月戊辰陳乞鮑牧（牧鮑國孫）及諸大夫以甲入于公宮昭子聞之與惠子乘如公戰于莊敗（高國敗也莊六軌之道）國人追之國夏奔莒遂及高張晏圉弦施來奔（圉晏嬰之子圉施不書非卿）

【疏】需事之下也　正義曰需是懦弱之意懦弱持疑不能決斷是為事之下者拗其決斷而盡役之

秋七月楚子在城父將救陳卜

戰不吉卜退不吉王曰然則死也再敗楚師不如死（前已敗於柏舉今若退還亦是敗）弃盟逃讎亦不如死死一也其死讎乎命公子申爲王不可則命公子結亦不可則命公子啓（申子西結子期啓子閭皆昭王兄）五辭而後許將戰王有疾庚寅昭王攻大冥卒于城父（大冥陳地吴師所在）子閭退曰君王舍其子而讓羣臣敢忘君乎從君之命順也（從命許立）立君之子亦順也二順不可失也與子

西子期謀潛師閉塗逆越女之子章立之而後還潛師密發也閉塗不通外使也越女昭王妾章惠王是歲也有雲如衆赤鳥夾日以飛三日楚子使問諸周大史周大史曰其當王身乎日爲人君妖氣守之故以爲當王身雲在楚上唯楚見之故禍不及他國若禜之可移於令尹司馬禜禳祭王曰除腹心之疾而寘諸股肱何益不穀不有大過天其夭諸有罪受罰又焉移之遂弗禜初昭王有疾卜曰河爲祟王弗祭

大天請祭諸郊王曰三代命祀祭不越望諸侯望祀竟內山川星辰江漢睢漳楚之望也四水在楚界禍福之至不是過也不穀雖不德河非所獲罪也遂弗祭孔子曰楚昭王知大道矣其不失國也宜哉夏書曰惟彼陶唐帥彼天常逸書言堯循天之常道有此冀方今失其行亂其紀綱乃滅而亡滅亡謂夏桀也唐虞及夏同都冀州不易地而亡由於不知大道故又曰允出茲在茲由己率常可矣又逸書言信出己則福亦在己

注前己至是敗　正義曰劉炫言十不吉謂戰[illegible]
當謂今伐史敗也杜言退還亦是敗非也以規杜氏[illegible]
劉非者杜言退還亦是敗者以傳十退不吉是不得好退
是雖欲退還亦必敗也故云退還亦是敗但文不委悉劉
以爲退還謂是好退而還以規杜非也　問諸周大史
正義曰服虔云諸侯皆有大史主周所賜典籍故曰周大
史一曰是時往問周大史杜以問周大史於文自明故不
煩釋　不穀至移之　正義曰言已若無大罪天其妄天
之乎必是身有大罪天乃下罰有罪受罰又焉移之　注
四水在楚界　正義曰此地名江經南郡江夏弋陽安豐
漢經襄陽至江夏安陸縣入江睢經襄陽至南郡枝江縣
入江漳經襄陽至南郡當陽入江是四水皆在楚界也
夏書至而亡　正義曰此夏書五子之歌第三章也彼云
惟彼陶唐有此冀方今失厥道亂其紀綱乃底滅亡此多
帥彼天常一句又字小異者文經篆隸師讀不同故兩存
之賈服孫杜皆不是古文故以爲逸書解爲夏桀之時唯

王肅云大康時也案王肅注尚書具言多是孔傳疑肅見古文匿之而不言也堯治平陽舜治蒲坂禹治安邑三都相去各二百餘里俱在冀州統天下四方故云有此冀方也

八月齊邴意茲來奔高國黨陳僖子使召公子陽生召在七月今在八月下記事之次陽生駕而見南郭且于且于齊公子鉏在魯南郭曰嘗獻馬於季孫不入於上乘故又獻此請與子乘之畏在家人聞其言故欲二人共載以試馬爲辭出萊門而告之故魯郭門也闞止知之先待諸外闞止陽生家臣子我也待外欲俱去公子曰事未可知反與壬也處壬陽生子簡公戒之遂行

戒使無洩言逮夜至於齊國人知之故以昏夜不欲令人知也國人知而不言言陳氏得衆僖子使子士之母養之隱於僖子使內子士母僖子妾與饋者皆入陳僖子又令陽生隨饋食之人入處公宮冬十月丁卯立之將盟盟諸大夫鮑子醉而往其臣差車鮑點點鮑牧臣也差車主車之官曰此誰之命也陳子曰受命于鮑子遂誣鮑子曰子之命也見其醉故誣之鮑子曰女忘君之爲孺子牛而折其齒乎而背之也孺子荼也景公嘗銜繩爲牛使荼牽之荼頓地故折其齒悼公稽首悼公

陽生曰吾子奉義而行者也若我可不必亡一大夫言己可為君必不怨鮑子若我不可不必亡一公子公子自謂也恐鮑子殺己故要之義則進否則退敢不唯子是從廢興無以亂則所願也鮑子曰誰非君之子乃受盟言陽生亦君之子固可立使胡姬以安孺子如賴胡姬景公妾也賴齊邑安號也去鬻姒荼之母殺王甲拘江說囚王豹于句竇之丘三子景公嬖皆荼之黨也公使朱毛告於陳子朱毛齊大夫曰微子則不及此然君異

於器不可以二器二不匱君二多難敢布諸大夫僖子不對而泣曰君舉不信羣臣乎舉皆也以齊國之困困又有憂内有飢荒之困又有兵革之憂少君不可以訪是以求長君庶亦能容羣臣乎不然夫孺子何罪毛復命公悔之悔失言毛曰君大訪於陳子而圖其小可也大謂國政小謂殺荼使毛遷孺子於駘不至殺諸野幕之下葬諸殳冒淳恐駘人不從故毛駐於野張帳而殺之駘齊邑殳冒淳地名賁以冬

殺經書秋者史書秋記始事逵達其死通以冬告魯

注召在至之次 正義曰經書陽生入齊文在七月之下知其召在七月也今傳在八月下者欲令下接十月立之是記事之次也鄒意茲來奔者自以高國之黨八月來奔耳僖子使召陽生自以七月之時別使人召之非遣意茲召也賈逵以傳文相連謂遣意茲來召又恠其日月錯誤云其說未聞杜以此故為注云高國黨以觸之 注實以冬告魯 正義曰傳言十月立陽生陽生既立之後方遣朱毛殺荼則荼死在冬經書為秋殺者記陽生初事入齊之始遂並荼死二事通以冬始來告言陽生秋入荼以秋死故並書於秋也

經七年春宋皇瑗帥師侵鄭晉魏曼多帥師侵衛夏公會吳于鄫鄫今瑯琊鄫縣秋公伐邾

八月己酉入邾以邾子益來他國言歸於言來内外之辭

宋人圍曹冬鄭駟弘帥師救曹

傳七年春宋師侵鄭鄭叛晉故也定八年鄭始叛晉

師侵衛衛不服也五年晉伐衛至今未服夏公會吴于

鄫吴欲覇中國吴來徵百牢子服景伯對曰先

王未之有也吴人曰宋百牢我是時吴過宋得百牢魯

不可以後宋且魯牢晉大夫過十晉大夫范鞅也在昭

二十一年吴王百牢不亦可乎景伯曰晉范鞅

貪而弃禮以大國懼敝邑故敝邑十一牢之君若以禮命於諸侯則有數矣有當數若亦弃禮則有淫者矣淫過也周之王也制禮上物不過十二上物天子之牢以爲天之大數也天有十二次故制禮象之今弃周禮而曰必百牢亦唯執事吳人弗聽景伯曰吳將亡矣弃天而背本違周爲背本不與必弃疾於我其弃凶疾來伐擊我乃與之大宰嚭不召召季康子嚭吳大夫康子使子貢辭於大宰

誥曰國君道長[言君長大於道路]而大夫不出門此何禮也對曰豈以爲禮畏大國也[畏大國不敢虛國盡行]大國不以禮命於諸侯苟不以禮豈可量也寡君既共命焉其老豈敢弃其國大伯端委以治周禮仲雍嗣之斷髮文身臝以爲飾豈禮也哉有由然也[大伯周大王之長子仲雍大伯弟也大伯仲雍讓其弟季歷俱適荆蠻遂有民衆大伯卒無子仲雍嗣立不能行禮致化故效吳俗言其權時制宜以辟災害非以爲禮也端委禮衣也]反自鄖以吳爲無能爲也[弃禮知其

不能吴王百牢　正義曰王制云君十卿禄魯牢晉
霸也【疏】大矢過十故吴王自謂合得百牢　注有常數
正義曰周禮大行人云上公九牢侯伯七牢子男五牢是
常數也　注上物天子之牢　正義曰周禮掌客云王合
諸侯而饗禮則具十有二牢鄭玄云饗諸侯而用王禮之
數者以公侯伯子男盡在是猶饗之莫敵用也以莫敵用
故用王禮是天子之禮十二牢也郊特牲云天子適諸侯
諸侯膳用犢諸侯適天子天子賜之禮大牢貴誠之義也
如彼記文諸侯共天子之膳唯一犢耳而得有十二牢者
若是天子大禮必以十二爲[illegible]其餘共王之膳食自用犢
爲食耳非謂饗大禮者唯一犢也　弃天而背本　正義
曰棄十二之數爲棄天違周禮是背本　注大伯至衣也
正義曰吴世家云大伯及仲雍皆周大王之子而王季歷
之兄也季歷賢而有聖子昌大王欲立季歷以及昌於是
大伯仲雍二人乃奔荆蠻文身斷髮示不可用大伯之奔
荆蠻自號句吴荆蠻義之從而歸之千餘家立爲吴大伯

大伯亡無子弟仲雍立是說大伯仲雍適吳之由也舊人不堪吳貴故舉吳之上祖以許之二人同時適吳而大伯端委仲雍斷髮者大伯初往未爲彼君故服其本服自治周禮及仲雍民歸稍多既爲彼君宜從彼俗由禮云君子行禮不求變俗仲雍爲彼人主不能行周人之禮致中國之化故文身斷髮放效吳俗言其權時制宜以辟災害非以爲禮也漢書地理志云越人文身斷髮以辟蛟龍之害應劭曰常在水中故斷其髮文其身以象龍子故不見傷害杜言辟害此蛟龍之害大伯之時未有周禮言治周禮者謂治其本國岐周之禮非周公所制禮也羸以爲飾者羸其身體以文身爲飾也端委禮衣者王肅云委貌之冠玄端之衣也此傳言大伯端委仲雍斷髮史記云二人皆文身斷髮然則文身斷髮自辟害耳史記以爲示不可用二人亡去遠適荆蠻則周人不知其處何以須示不可用也皆焉遷繆耳

季康子欲伐邾乃饗大夫以謀之

子服景伯曰小所以事大信也大所以保小仁也背大國不信大國吴也伐小國不仁民保於城城保於德失二德者危將焉保二德信與仁也孟孫曰二三子以為何如惟諸大夫不言故指問之惡賢而逆之孟孫賢景伯欲使大夫不逆其言惡猶安也對曰禹合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諸大夫對也諸侯執玉附庸執帛塗山在壽春東北今其存者無數十焉唯大不字小小不事大也言諸侯相伐古來以然知必危何故不言知伐邾必危自

當言今不言者不危故也大夫以荅孟孫所恠且阿附季孫 魯德如邾而以衆加之可乎 孟孫忿荅大夫今魯德薄以勝邾但欲恃衆可乎言不可 不樂而出 季孫[illegible]俠直不同故罷饗 秋伐邾及范門 邾郭門也 猶聞鐘聲 邾不禦寇 大夫諫不聽茅成子請告於吳 成子邾大夫茅夷鴻 不許曰魯擊柝聞於邾 言以近 吳二千里不三月不至何及於我且國內豈不足 言足以距魯 成子以茅叛 高平西南有茅鄉亭 師遂入邾處其公宮衆師晝掠 晝掠取財物也 邾衆保于繹 繹邾山也在鄒縣北 師宵

掠以邾子益來益邾隱公也書伐掠傳言康子無法獻于亳社以其亡國與殷同囚諸負瑕負瑕故有繹負瑕魯邑高平南平陽縣西北有瑕丘城前者魯得邾之繹民使居負瑕故使相就以辱之邾茅夷鴻以束帛乘韋自請救於吳無君命故言自曰魯弱晉而遠吳馮恃其衆馮依而背君之盟辟君之執事以陵我小國邾非敢自愛也懼君威之不立君威之不立小國之憂也若夏盟於鄫衍鄫衍即鄫也鄫盟不書吳行夷禮儀不典非所以結信義故不錄秋而背之

成求而不違（言魯成其所求無違逆也）四方諸侯其何以事君且魯賦八百乘君之貳也（貳敵也魯以八百乘之賦貢于吳言其國大）邾賦六百乘君之私也（爲私屬）以私奉貳唯君圖之吳子從之（爲明年吳伐我傳）

疏注諸侯至執帛　正義曰周禮大宗伯云以玉作六瑞以等邦國公執桓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子執穀璧男執蒲璧是諸侯執玉也典命云諸侯之適子未誓於天子以皮帛繼子男是世子執帛也知附庸執帛者以世子旣繼子男附庸君亦繼子男公之孤四命以皮帛視小國之君附庸無爵雖不得同於子男其位不卑於世子與公之孤也諸侯世子各稱朝附庸君亦稱朝是與世子相似故知執帛也且附庸是國此言執玉帛者萬國正而執帛唯附庸耳知附庸

執帛也案尚書有三帛公之孤執諸侯世子附庸君此唯言附庸者以傳云禹合諸侯又云執玉帛者萬國言之故不數世子及孤也下云萬國故唯據附庸言之王制云不能五十里者不合於天子附於諸侯曰附庸鄭玄云不合謂不朝會也小城曰附庸附庸者以國事附於大國未能以其名通也如彼云附庸不得朝會而禹會萬國有附庸者附庸不得特達天子耳禹會諸侯諸國盡至附庸從其所附之國共見天子故有執帛者言萬國者舉盈數耳鄭玄注尚書以為數正滿萬國案益稷州十有二師鄭以為每一師領百國州十有二師則每州千二百國畿外八州摠九千六百國其餘四百國在畿內州得有千二百國者以唐虞土方萬里九州之內地方七千里七七四十九為方千里者四十九其一為畿內餘四十八八州分之州各有千里之方六以千里之方二為方百里之國二百又以千里之方二為七十里之國四百又以千里之方二為五十里之國八百摠為一千四百國去其方五十里之國二百

里是州別千二百國也鄭玄云畿內四百國者皆謂五十
里國也杜云諸侯執玉附庸執帛是與鄭異也尚書傳云
百里之方三爲國七有奇以百里之方二爲百里之國一
又以百里之方一爲七十里之國二有奇知者但方百里
者爲方十里者百七十方七十里之國唯有七七四十九是
爲七十里之國二仍有十里之方二在又以百里之方一
爲五十里之國四是百里之方三爲國七有奇則千里之
方三爲國七百有奇有百里之方二在　注孟孫至不可
正義曰傳於異人之言更應如曰令無曰者作傳略之論
語之文此類多矣雖曾上無曰要言與大夫對反不得爲
大夫之辭故以爲孟孫怨答大夫也服虔以上二句亦爲
孟孫之言謂諸大夫詭知代邾必危何故不早言也杜以
上屬爲便唯以此句爲孟孫言耳　魯擊柝聞於邾　正
義曰易繫辭云重門擊柝以待暴客鄭玄云手持兩木以
相敲是爲擊柝　宋人圍曹鄭桓子思曰宋人有
守備警戒也

曹鄭之患也不可以不救栢謚冬鄭師救曹

侵宋初曹人或夢衆君子立于社宮社宮社也

而謀亡曹曹叔振鐸請待公孫彊許之振鐸

曹始祖旦而求之曹無之戒其子曰我死爾

聞公孫彊爲政必去之及曹伯陽即位好田

弋曹鄙人公孫彊好弋獲白鴈獻之且言

田弋之說說之因訪政事大說之有寵使

爲司城以聽政夢者之子乃行彊言霸說

於曹伯曹伯從之乃背晉而奸宋宋人伐之晉人不救築五邑於其郊曰黍丘揖丘大城鐘邗爲明年入曹傳也梁國下邑縣西南有黍丘亭

疏 正義曰曹人或夢衆君子夢見多人不識姓名故唯云衆君子也服虔云衆君子諸國君妾耳

好田弋 正義曰周禮司弓矢云矰矢用諸弋射鄭玄云結繳於矢謂之矰矰高也可以弋飛鳥說文云繳生絲也謂用生絲爲繩繫矢以射鳥也

經八年春王正月宋公入曹以曹伯陽歸曹人背晉而奸宋是以致討宋公既遂而不忍諸師之訴怒而反兵一舉滅曹滅非本志故以入告

疏 注曹人至入告 正義曰傳例曰不有其地曰入案傳宋實滅曹而有之經書爲入故杜原其事而解之

吳伐

我夏齊人取讙及闡不書伐兵未加而魯與之邑闡在東平剛縣北疏取讙及闡　正義曰公羊穀梁以爲賂齊謂前年魯伐邾取邾子益益是齊甥畏齊故賂之非左氏意也歸邾子益于邾秋七月冬十有二月癸亥杞伯過卒無傳來同盟而赴以名疏杞伯過卒　正義曰世族譜云僖公過悼公曾孫釐悼公祖文公以昭六年卒父平公以昭二十四年卒悼公以定四年卒未應有曾孫可以授之國也杞世家僖公過是悼公之子疑譜誤齊人歸讙及闡不言來命歸之無旨使也疏注不言至使也　正義曰定十年齊人來歸鄆讙龜陰田此不言來故解之

傳八年春宋公伐曹將還褚師子肥殿子肥

宋大夫曹人詬之不行詬詈辱也不行殺兵止也師待之公聞之怒命反之遂滅曹執曹伯及司城彊以歸殺之終曹人之夢吴爲邾故將伐魯問於叔孫輒問可伐不輒故魯人叔孫輒對曰魯有名而無情有大國名無情實伐之必得志焉退而告公山不狃不狃亦故魯人公山不狃曰非禮也君子違不適讎國違奔亡也未臣而有伐之奔命焉死之可也未臣所適之國若有伐本國者則可還奔命死其難所託也則隱魯所因託則爲之隱惡且夫人之行也

不以所惡廢鄉不以其私怨惡廢其鄉黨之好今子以小惡而

欲覆宗國不亦難乎輒魯公族故謂之宗國若使子率子

必辭王將使我子張病之子張輒也王問於子洩子洩

不狃對曰魯雖無與立緩時若無能自立必有與斃急則人人知懼

皆將同死戰諸侯將救之未可以得志焉晉與齊楚

輔之是四讎也與魯而四夫魯齊晉之脣脣亡齒

寒君所知也不救何為三月吳伐我子洩率

故道險從武城故由險道欲使魯貫戒備初武城人或有因於

吳竟田焉（僑田吳界）拘鄫人之漚菅者曰何故使吾水滋（鄫人亦僑田吳滋濁也）及吳師至拘者道之以伐武城克之（鄫人教吳必可克）王犯嘗爲之宰澹臺子羽之父好焉國人懼（王犯吳大夫故嘗奔魯爲武城宰澹臺子羽武城人孔子弟子也其父與王犯相善國人懼其爲內應）懿子謂景伯若之何對曰吳師來斯與之戰何患焉且召之而至又何求焉（言犯盟伐邾所以召吳）吳師克東陽而進舍於五梧明日舍於蠶室（三邑魯地）公賓庚公甲叔子與戰于夷獲叔子與析朱

鉏公賓庚公甲叔子并析朱鉏為三人皆同車傳互言之獻於王王曰此同車必使能國未可望也同車能俱死是國能使人故不可望得明日舍于庚宗遂次於泗上微虎欲宵攻王舍微虎魯大夫私屬徒七百人三踊於幕庭於帳前設格令士試躍之卒三百人有若與焉卒終也終得三百人任行有若孔子弟子與在三百人中及稷門之內三百人行至稷門或謂季孫曰不足以害吳而多殺國士不如已也乃止之吳子聞之一夕三遷畏微虎吳人行成求與魯成將盟景伯曰楚人

圍宋易子而食析骸而爨在宣十五年猶無城下之盟我未及虧而有城下之盟是棄國也吳輕而遠不能久將歸矣請少待之弗從景伯負載造於萊門以言不見從故負載書將欲出盟乃請釋子服何於吳吳人許之以王子姑曹當之而後止釋舍也魯人不以盟爲了欲因留景伯爲質於吳既得吳之許復求吳王之子以交質吳人不欲留王子故遂兩止吳人盟而還不書盟恥吳夷

疏 問於叔孫輒 正義曰定十二年叔孫輒與公山不狃帥費人以襲魯兵敗奔齊於後自齊奔吳吳子今問之 君子違不適讎國 正義曰謂有故而去者也本國於己無大罪怨己無報怨

之心則違而不適讎國武王數紂之罪以告衆云撫我則
后虐我則讎若父本無罪而枉被誅殺如伍員之徒志在
復讎適讎亦可矣不得以此言格之也若父以罪而受誅
者如鬬辛之徒本自不合怨君故辛亦不怨也 注未
臣至其難 正義曰既臣之後則身是新君之臣性命非
復己有故不復得爲舊君死節也若未有臣服則舊君之
恩未絶故可還奔舊君之命死其難也言奔命則有命乃
奔之若命不及亦不當還 若使子率 正義曰率謂在
軍前引道率領先行非爲軍之將帥也故不細云子辭王
將使我以其知魯道者唯此二人故也 及吳至人懼
正義曰杜意拘者道之以伐武城克之謂語吳人云若伐
武城必可克之吳人王犯嘗爲武城之宰與澹臺子羽之
父相善國人懼者謂武城邑人懼子羽爲吳內應劉炫以
爲實克武城今知非者以下傳始云王犯嘗爲之宰國人
懼是未得武城故知此克之是鄅人教吳之語劉以爲伐武
城克之者實克武城國人懼者懼其害魯若然吳師既來

伐魯是顯然行兵不須云王犯與子羽之父相善魯已受害何須云國人始懼傳既云王犯嘗爲之宰又繼武城之下是爲武城之宰澹臺子羽又是武城之人皆據武城而言故知恐爲武城内應傳載溼昔事者恐來伐武城之由劉妄生異見而規杜非也　注以言至出盟　正義曰劉炫云載書盟主所制自當吴人爲之何由復出魯國又載書數簡之文耳何須負之且諸言載書未有單稱載者以爲負載器物欲往質於吴以規杜今杜知負載是負載書者以周禮司盟掌盟載之法故傳云士莊子爲載書此上有將盟之文下即云負載之事故知是載書也劉以負載謂背負器物然則景伯魯之大夫親自負物不近人情而規杜過非也

齊悼公之來也在五年季康子以其妹妻之即位而逆之季魴侯通焉魴侯康子叔父女言其情弗敢與也齊侯怒

夏五月齊鮑牧帥師伐我取讙及闡或譖胡姬於齊侯胡姬景公妾曰安孺子之黨也六月齊侯殺胡姬傳言齊侯無道所以不終齊侯使如吳請師將以伐我乃歸邾子齊未得季姬故請師也吳前為邾討魯懼二國同心故歸邾子邾子又無道吳子使大宰子餘討之子餘大宰嚭囚諸樓臺栫之以棘栫雍也使諸大夫奉大子革以為政革邾大子桓公也為十年邾子來奔傳秋及齊平九月臧賓如如齊涖盟賓如臧會子齊閭丘明來

涖盟明閭丘嬰之子也盟不書諱略之且逆季姬以歸嬖季姬魴侯所通

者鮑牧又謂羣公子曰使女有馬千乘乎有馬千乘使爲君也鮑牧本不欲立陽生故諷動羣公子公子愬之公謂鮑子或譖子子姑居於潞以察之潞齊邑若有之則分室以行若無之則反子之所出門使以三分之一行半道使以二乘及潞麇之以入遂殺之麇亦束縛冬十二月齊人歸讙及闡季姬嬖故也

注明閭至略之　正義曰魯以季女見伐喪邑又懼服求盟是可恥

之事二盟皆不書者諱其惡而略之

經九年春王二月葬杞僖公無傳三月而葬速宋皇瑗帥師取鄭師于雍丘書取覆而敗之雍丘縣屬陳留

疏注書取覆而敗之　正義曰莊十一年傳例曰覆而敗之曰取某師釋例曰覆者謂威力兼備若羅網之所掩覆一軍皆見禽制故以取爲文專制之辭也宋傳鄭師圍宋雍丘宋皇瑗復於鄭師之外築壘使合表裏受敵無處可逃子姚救之又大敗而宋師乃號令使有能者無死是其合軍盡禽敵人制其死命是於例正合書取也

夏楚人伐陳秋宋公伐鄭冬十月

傳九年春齊侯使公孟綽辭師于吳齊與魯平故辭

吳師

吳子曰昔歲寡人聞命今又革之不知所從將進受命於君〔爲十年吳伐齊傳〕鄭武子賸之孽許瑕求邑無以與之〔賸送也瑕武子之屬〕請外取許之〔瑕請取於他國〕故圍宋雍丘宋皇瑗圍鄭師〔許瑕師〕每日遷舍〔作壘塹成圍徙合合其圍〕壘合鄭師哭子姚救之大敗〔子姚武子賸也〕二月甲戌宋取鄭師于雍丘使有能者無死〔惜其能也〕以郟張與鄭羅歸〔鄭之右能者〕夏楚人伐陳陳即吳故也宋公伐鄭〔報雍丘〕秋

吴城邗溝通江淮於邗江築城穿溝東北通射陽湖西北至末口入淮通糧道也今廣陵韓江是晉趙鞅卜救鄭遇水適火水火之兆占諸史趙史墨史龜皆晉史史龜曰是謂沈陽火陽得水故沈可以興兵兵陰類也故可以興兵利以伐姜不利子商姜齊姓子商謂宋伐齊則可敵宋不吉史墨曰盈水名也子水位也趙鞅姓盈宋姓子水盈坎乃行子姓又得北方水位名位敵不可干也二水俱盛故言不可干炎帝爲火師神農有火瑞以火名官姜姓其後也水勝火伐姜則可史

趙曰是謂如川之滿不可游也既盈而得水位故爲如川之滿不可馮游言其波流盛鄭方有罪不可救也鄭以嬖臣伐人故以爲有罪救鄭則不吉不知其他救鄭則當伐宋故不吉也陽虎以周易筮之遇泰䷊乾下坤上泰之需䷄乾下坎上需泰六五變曰宋方吉不可與也不可與戰泰六五曰帝乙歸妹以祉元吉帝乙紂父五爲天子故稱帝乙陰而得中有似王者嫁妹得如其願受福祿而大吉微子啓帝乙之元子也宋鄭甥舅也宋鄭爲昏姻甥舅之國宋爲微子之後今卜得帝乙之卦故以爲宋吉祉祿也若帝乙之元子歸妹而

有吉祿我安得吉焉乃止吉在彼則我伐之為不吉【疏】宋公

伐鄭　正義曰虛舉經文者為下趙鞅救鄭起并以終上取鄭師之事也　遇水適火　正義曰服虔云兆南行適火卜法橫者為土立者為木邪向經者為金背經者為火因兆而細曲者為水　注趙鞅至水位　正義曰秦本紀秦伯翳之後為嬴姓也趙世家云趙氏之先與秦同祖其伯翳後世為盈淵蜚廉有子二人一曰惡來其後為秦一曰季勝其後為趙今趙鞅伐宋故以嬴子二姓為占也

遇泰之需　正義曰乾下坤上泰乾為天坤為地地在上天在下象曰天地交泰泰者大也天地交合萬物大通故名此卦為泰乾下坎上需象曰需須也言雲在天上須散而為雨故名此卦為需　注不可至大吉　正義曰泰六五曰帝乙歸妹以祉元吉易之文也既引其文又解其意帝乙紂父殷本紀文也易之爻位五為天子故於六五之爻稱帝乙也其繇曰以祉元吉中以行願六五陰爻也

五是上體之中居天子之位陰而得中有似王者嫁妹得如其願受福祿而大吉王弼云婦人謂嫁曰歸泰者陰陽交通之時也女處尊位履中居順降身應二感以相與用中行願不失其禮帝乙歸妹誠合斯義履順居中行願以祉盡夫陰陽交配之宜故元吉也杜說與彼同案易稱帝宗伐鬼方者實伐之帝乙歸妹者實嫁之其女有賢德名聞昭著故得載之易象但書典散亡不知嫁與何人爲誰之妻 宋鄭甥舅 正義曰宋鄭異姓必嫁娶往來或可時實有親故爲甥舅轉言甥舅者言其昏姻勢敵敵則無以相傾未有福鄭必衰言鄭不可助也冬吴子使來儆師伐齊前年齊與吴謀伐魯齊既與魯成而止故吴恨之反與魯謀伐齊

經十年春王二月邾子益來奔公會吴伐齊書會從不與謀

疏 邾子益來奔 正義曰八年歸邾子益于邾傳云邾子又無道吴子使大宰子

餘討之因諸樓臺榭之以棘蓋將歸吳而囚之今言來奔當是自吳逃而來適魯傳稱齊[illegible]也遂奔齊經不復書其奔齊者凡諸來奔既至魯而更復奔他國者已去其位略賤之不復書齊慶封亦是也

注書會從不與謀　正義曰往年吳來徵師是與我謀也而從不與謀者與謀者謂彼此和同計謀然後共伐則是我爲伐主故言及某同行不與謀者謂彼心自定遣來召我則彼爲伐主我往會之故言會某伐某今吳伐齊之意已定徵師者來召魯耳於例止當言會故從不與謀之文

三月戊戌齊侯陽生卒以疾赴故不書弒

疏　注以疾至書弒　正義曰傳稱齊人弒悼公赴于師則陽生被弒矣而經書卒是以疾死赴也襄七年鄭伯髡頑卒于鄵傳稱子駟使賊夜弒僖公而以瘧疾赴于諸侯知此亦以疾死赴故不書弒也八年臧賓如如齊涖盟齊閭丘明來涖盟是再同盟故赴以名杜不言略之

夏宋人伐鄭無傳

晉趙鞅帥師侵齊五月公至自伐齊無傳

齊悼公衞公孟彄自齊歸于衞無傳書歸齊納之

疏注書歸齊納之正義曰定十四年衞公孟彄出奔鄭自鄭奔齊故今自齊歸衞也成十八年傳例曰凡去其國諸侯納之曰歸此書自齊歸知是齊納之

薛伯夷卒無傳赴以名故書疏注赴以名故書正義曰定十三年薛弑其君比此夷當代為君爾來未同盟而赴以名故書

秋葬薛惠公無傳

冬楚公子結帥師伐陳吳救陳季子不書陳人來告不以名

疏注季子至以名正義曰傳稱延州來季子救陳即是季札也札以襄二十九年來聘書名則此亦宜書名今不書者陳人來告不以名也

傳十年春邾隱公來奔齊甥也故遂奔齊

終子貢之言 公會吳子邾子郯子伐齊南鄙師于

郎（郎齊地邾郯不書兵并屬吳不列於諸侯）齊人弒悼公赴于師（以說吳）

吳子三日哭于軍門之外徐承帥舟師

將自海入齊齊人敗之吳師乃還（承吳大夫）夏

趙鞅帥師伐齊（經書侵以侵告）大夫請卜之趙孟

曰吾卜於此起兵（謂往歲卜伐宋不吉利以伐姜故今興兵）事不再

令（再令齊也）卜不襲吉（襲重也）行也於是乎取犂

及轅犂一名隰濟南有隰陰縣祝阿縣西有轅城毀高唐之郭侵及賴而還疏注犂一名隰　正義曰犂即犂丘也二十三年傳稱齊晉戰于犂丘知伯親禽顏庚庚即涿聚也二十七年傳陳成子召顏涿聚之子晉曰隰之役而父死焉是犂一名隰　秋吳子使來復儆師伐齊未得志故爲明年吳伐齊傳　冬楚子期伐陳陳即吳故吳延州來季子救陳謂子期曰二君不務德二君吳楚而力爭諸侯民何罪焉我請退以爲子名務德而安民乃還季子吳王壽夢少子也壽夢以襄十二年卒至今七十七歲壽夢卒季子已能讓國年當十五六至今蓋九十餘疏注季子至十餘

正義曰襄昭之傳稱延州來季子者皆是季札也此計孫
德安民是大賢之事亦當是札故計跡其年言雖老猶能
將兵也孫毓以爲季子食邑於州來世稱延州來季子猶
趙氏世稱趙孟知氏世稱知伯延州來季子或是札之子
與孫也

經十有一年春齊國書帥師伐我夏陳轅頗出奔鄭書名貪也五月公會吳伐齊甲戌齊國書帥師及吳戰于艾陵齊師敗績獲齊國書公與伐而不與戰艾陵齊地秋七月辛酉滕子虞母卒無傳赴以名故書之

注赴以名故書之 正義曰四年滕子結卒虞母代結爲君爾來未同盟來[illegible]書

冬十有一月葬滕隱公（無傳）衛世叔齊出奔宋（書名淫也）

傳十一年春齊爲郎故（郎在前年）國書高無丕帥師伐我及清（清齊地濟北盧縣東有清亭）季孫謂其宰冉求（冉求魯人孔子弟子）曰齊師在清必魯故也若之何求曰一子守二子從公禦諸竟季孫曰不能（自度力不能使二子禦諸竟）求曰居封疆之間（封疆竟內近郊之地）季孫告二子（二子叔孫孟孫也）二子不可求曰若

不可則君無出一子帥師背城而戰不屬者非魯人也（屬臣屬也言不戰爲不臣）魯之羣室衆於齊之兵車（羣室都邑居家）一室敵車優矣子何患焉二子之不欲戰也宜政在季氏（言二子根季氏專政故不盡力）當子之身齊人伐魯而不能戰子之恥也大不列於諸侯矣季孫使從於朝（使冉求隨己之公朝）俟於黨氏之溝（黨氏溝朝中地名）武叔呼而問戰焉（問冉求）對曰君子有遠慮小人何知懿

子強問之對曰小人慮材而言量力而共者也言子所問非己材力所及故不能言武叔曰是謂我不成丈夫也知冉求非己不欲戰故不對退而蒐乘蒐閱孟孺子洩帥右師孺子孟懿子之子武伯彘顏羽御邴洩爲右子孟氏臣冉求帥左師管周父御樊遲爲右樊遲魯人孔子弟子樊須季孫曰須也弱有子曰就用命焉雖年少能用命有子冉求也季氏之甲七千冉有以武城人三百爲己徒卒步卒精兵老幼守宮次于雩

門之外（南城門也）五日右師從之（五日乃從言不欲戰）公叔務人（務人公爲昭公子）見保者而泣（保守城者）曰事充（繇役煩）政重（賦稅多）上不能謀士不能死何以治民吾既言之矣敢不勉乎（既言人不能死己不敢不死）師及齊師戰于郊齊師自稷曲（稷曲郊地名）師不踰溝樊遲曰非不能也不信子也請三刻而踰之（與衆三刻約信）如之衆從之（如樊遲言乃踰溝）師入齊軍（冉求之師）右師奔齊人從之（逐右師）陳瓘陳莊

泄泗二陳齊大夫孟之側後入以爲殿之側孟氏族也字反抽矢策其馬曰馬不進也不欲伐善林不狃之伍曰走乎不狃魯士五人爲伍敗而欲走不狃曰誰不如我不如誰而欲走曰然則止乎不狃曰惡賢言止戰惡足爲賢皆無戰志徐步而死徐行而死言魯非無壯士但季孫不能使師獲甲首八十冉求所得齊人不能師不能整其師宵諜曰齊人遁諜間也冉有請從之三季孫弗許孟孺子語人曰我不如顏羽而賢於邴洩二子與孟孺子同車子羽

銳敏子羽顔羽銳精也敏疾也言欲戰我不欲戰而能默心雖不欲口不言奔洩曰驅之言驅馬欲奔公爲與其嬖僮汪錡乗皆死皆殯皆俱也孔子曰能執干戈以衛社稷可無殤也時人疑童子當殤冉有用矛於齊師故能入其軍孔子曰義也言能以義勇不書戰不皆陳也不書敗勝負不殊

疏注時人疑童子當殤　正義曰喪服大功章云子女子子之長殤中殤傳曰何以大功也未成人也年十九至十六爲長殤十五至十二爲中殤十一至八歳爲下殤不滿八歳以下皆爲無服之殤其於服也長殤中殤降成人一等下殤降二等此汪錡蓋長殤也時人疑其當降服又葬殤之禮亦異成人檀弓云周人以殷人之

棺椁葬長殤以夏后氏之墍周葬中殤下殤以有虞氏之瓦棺葬無服之殤是其異於成人也夏陳轅頗出奔鄭初轅頗爲司徒賦封田以嫁公女封內之田悉賦稅之有餘以爲己大器大器鐘鼎之屬國人逐之故出道渴其族轅咺進稻醴粱糗腶脯焉糗乾飯也喜曰何其給也對曰器成而具具此醴糗曰何不吾諫對曰懼先行恐言不從先見逐

稻醴粱糗腶脯　正義曰周禮酒正辨五齊之名二曰醴齊鄭玄云醴猶體也成而汁滓相將如今之恬酒矣則醴是濁酒也月令命作酒云秋稻必齊是以稻爲醴也釋草云虋赤苗芑白苗郭璞曰今之赤粱粟好粱粟皆好穀也

內則鄭玄注云服脩捖脯施薑桂也爲郊戰故公會吳子伐齊欲以報也五月克博壬申至于嬴博嬴齊邑也二縣皆屬泰山中軍從王吳中軍胥門巢將上軍王子姑曹將下軍展如將右軍三將吳大夫齊國書將中軍高無丕將上軍宗樓將下軍陳僖子謂其弟書爾死我必得志書子占也欲獲死事之功宗子陽與閭丘明相厲也相勸厲致死子陽宗樓也桑掩胥御國子國子國書公孫夏曰二子必死亦勸勉之將戰公孫夏

命其徒歌虞殯虞殯送葬歌曲示必死陳子行命其徒具含玉子行陳逆也具含玉亦示必死公孫揮命其徒曰人尋約吳髮短約繩也八尺爲尋吳髮短欲以繩貫其首東郭書曰三戰必死於此三矣三戰夷儀五氏與今使問弦多以琴弦多齊人也六年奔魯問遺也曰吾不復見子矣言將死戰陳書曰此行也吾聞鼓而已不聞金矣鼓以進軍金以退軍不聞金言將死也傳言吳師還齊人皆自知將敗甲戌戰于艾陵展如敗高子齊上軍敗國子敗胥門巢吳上軍亦敗王卒助

之大敗齊師獲國書公孫夏閭丘明陳書東郭書革車八百乘甲首三千以獻于公公以兵從故以勞公將戰吳子呼叔孫叔孫武叔州仇曰而事何也問何職對曰從司馬從吳司馬所命王賜之甲劍鈹曰奉爾君事敬無廢命叔孫未能對衛賜進賜子貢孔子弟子曰州仇奉甲從君而拜拜受之公使大史固歸國子之元歸於齊也元首也吳以獻魯寘之新篋褽之以玄纁褽薦也加組帶焉寘書于

其上曰天若不識不衷何以使下國言天識不善故殺闔子吳將伐齊越子率其衆以朝焉王及列士皆有饋賂吳人皆喜唯子胥懼曰是豢吳也夫豢養也若人養犧牲非愛之將殺之諫曰越在我心腹之疾也壤地同而有欲於我欲得吳夫其柔服求濟其欲也不如早從事焉從事擊之得志於齊猶獲石田也無所用之石田不可耕越不爲沼吳其泯矣使醫除疾而曰必遺類焉

者未之有也盤庚之誥曰其有顛越不共則劓殄無遺育無俾易種于茲邑盤庚商書也顛越不共從横不承命者也劓割也殄絕也育長也俾使也易種轉生種類是商所以興也今君易之將以求大不亦難乎弗聽使於齊屬其子於鮑氏爲王孫氏私使人至齊屬其子改姓爲王孫欲以辟吳禍反役王聞之使賜之屬鏤以死艾陵役也屬鏤劍名將死曰樹吾墓檟檟可材也吳其亡乎三年其始弱矣盈必毀天之道也越人朝之

戰齊勝之盈之極也爲十三年越伐吳起秋季孫命脩守備曰小勝大禍也齊至無日矣善有備疏歌虞殯　正義曰賈逵云虞殯遣殯歌詩杜云送葬歌曲並不解虞殯之名禮啓殯而葬葬即下棺反日中而虞蓋以啓殯將虞之歌謂之虞殯歌者樂也喪者哀也送葬得有歌者蓋挽引之人爲歌聲以助哀今之挽歌是也舊說挽歌漢初田横之臣爲之據此挽歌之有久矣晉初荀顗制禮以吉凶不雜送葬不宜有歌[illegible]之摯虞駁之云詩云君子作歌惟以告哀葬之有歌不爲害也復存之　使問弦多以琴　正義曰禮以物遺人謂之問二十六年衛出公使以弓問子贛論語云問人於他邦皆是也　注鼓以至退軍　正義曰周禮大司馬教戰之禮云中軍以鼙令鼓鼓人皆三鼓車徒皆作鼓行鳴鐲車徒皆行及表乃止鳴鐃且卻鄭注云凡進軍退軍鼓鐸同其所異者擊鐲而鳴鐃耳如鄭此言則進退皆有

金鼓而杜云鼓以進軍金以退軍者周禮是教戰之法其
臨敵之時欲戰則先擊鼓以動之欲退則先擊金以靜之
設長勺之役公將鼓之是欲戰擊鼓也此傳云吾聞鼓而
已不聞金矣是欲退擊金也　衛賜　正義曰子貢衛人
故稱衛賜　注盤庚至種類　正義曰彼文云顛越不恭
暫遇姦宄我乃劓殄滅之無遺育無俾易種于茲新邑此
傳字少於彼引之略也孔安國云顛殞越隊也不恭不奉
上命孔言隕隊謂受上命而隊失之杜言從橫不承命謂
其人性自顛越從橫不肯承命意小異也刑名以截鼻為
劓劓是割也殄絕育長俾使皆釋詁文也易謂轉易無使轉
生種類不令更有惡子孫也　將死　正義曰吳語云子
胥將死曰而縣吾目於吳門以見越人之入吳國之亡也
遂自殺王慍曰孤不使大夫得有見也乃使取申胥
之尸盛之鴟夷而投之於江賈逵云鴟夷革囊也　冬

衛大叔疾出奔宋　疾即齊也　初疾娶于宋子朝

（子朝宋人仕衛爲大夫）其娣嬖（娣所娶女之娣）子朝出（出奔）孔文子使疾出其妻而妻之疾使侍人誘其初妻之娣寘於犂（犂衛邑）而爲之一宮如二妻文子怒欲攻之仲尼止之遂奪其妻或淫于外州外州人奪之軒以獻（外州衛邑軒車也以獻於君）耻是二者故出衛人立遺使室孔姞（遺疾之弟孔姞孔文子之女疾之妻）疾臣向魋（爲宋向魋臣）納美珠焉與之城鉏（城鉏宋邑）宋公求珠魋不與由是得罪及

栢氏出（出在十四年）城鉏人攻大叔疾衛莊公復之（聽使還）使處巢死焉殯於鄖葬於少禘（終言疾之失所也巢鄖少禘皆衛地）初晉悼公子憖亡在衛使其女僕而田（僕御田獵）大叔懿子止而飲之酒（懿子大叔儀之孫）遂聘之生悼子（悼子大叔疾）悼子即位故夏戊為大夫（夏戊悼子之甥）悼子亡衛人翦夏戊（翦削其爵邑）孔文子之將攻大叔也訪於仲尼仲尼曰胡簋之事則嘗學之矣（胡簋禮器名夏曰胡周曰簋）甲

兵之事未之聞也退命駕而行曰鳥則擇木木豈能擇鳥（以鳥自喻）文子遽止之曰圉豈敢度其私訪衛國之難也（圉文子名度謀也）將止（仲尼止）魯人以幣召之乃歸（於是自衛反魯樂正雅頌各得其所）

疏注胡簋至曰簋　正義曰胡簋行禮所用之器故以胡簋言禮事論語衛靈公問曰俎豆之事意亦同也明堂位說四代之器云有虞氏之兩敦夏后氏之四璉殷之六瑚周之八簋如記文則夏器名璉殷器名瑚而包咸鄭玄等注論語賈服等注此傳皆云夏曰胡杜亦同之或別有所據或相從而誤　甲兵至聞也　正義曰對靈公軍旅之事未之學也其意亦與此同軍旅甲兵亦治國之具也此以文子非禮欲國內用兵靈公空問軍陳故並不荅非經甲

兵也　魯人至乃歸　正義曰孔子世家云季康子使公華公賓公林以幣迎孔子孔子歸是也　季孫欲以田賦　丘賦之法因其田財通出馬一疋牛三頭今欲別其田及家財各爲一賦故言田賦　使冉有訪諸仲尼仲尼曰丘不識也三發　三發問　卒曰　卒終也　子爲國老待子而行若之何子之不言也仲尼不對　不公答　而私於冉有曰君子之行也　行政事　度於禮施取其厚事舉其中斂從其薄如是則以丘亦足矣　丘十六井出戎馬一匹牛三頭是賦之常法　若不度於禮而貪冒無厭

則雖以田賦將又不足且子季孫若欲行而法則周公之典在若欲苟而行又何訪焉弗聽爲明年用田賦傳

疏 注丘賦至田賦、正義曰司馬法方里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丘丘出馬一匹牛三頭四丘爲甸甸乃有馬四匹牛十二頭是爲革車一乘今用田賦必改其舊但不知若爲用之賈逵以爲欲令一井之間出一丘之稅井別出馬一匹牛三頭若其如此則一丘之内有一十六井其出馬牛乃多於常一十六倍且直云用田賦何知使井爲丘也杜以如此則賦稅大多非民所能給故改之舊制丘賦之法田之所收及家内資財并共一馬三牛今欲別其田及家資各爲一賦計一丘民之家資令出一馬三牛又計田之所收更出一馬三牛是爲所出倍於常也舊田與家資同賦今欲別賦其田故言欲以田賦也

春秋正義卷第三十五

脩職郎新差充安州州學教授趙　彥䥫點勘

國子祭酒上護軍曲阜縣開國子臣孔穎達等奉
勑撰

經十有二年春用田賦直書之者以示改法重賦疏注直書至重賦正義曰用田賦者用田之所收以爲賦令之出牛馬也依實直書之以示改常法重賦斂成元年作丘甲甲是造作之物故言作馬牛賦稅以充之非造作之物且譏其賦不譏其作故書用言舊不用而今用之夏五月甲辰孟子卒魯人諱要同姓謂之孟子春秋不改所以順時疏注魯人至順時正義曰論語云君要於吳爲同姓謂之吳孟子是魯人常言稱孟子也坊記云魯春秋去夫人之姓曰吳其死曰孟子

卒是舊史書爲孟子卒及仲尼脩春秋以魯人已知其非諱而不稱姬氏諱國惡禮也因而不改所以順時世也魯春秋去夫人之姓曰吳春秋無此文坊記云然者禮夫人初至必書於策若娶齊女則云夫人姜氏至自齊此孟子初至之時亦當書曰夫人姬氏至自吳同姓不得稱姬舊史所書蓋直云夫人至自吳是去夫人之姓直書曰吳而已仲尼脩春秋以犯禮明著全去其文故今經無其事

公會吳于橐皐橐皐在淮南逡遒縣東南

秋公會衛侯宋皇瑗于鄖鄖發陽也廣陵海陵縣東南有發繇口

疏注鄖發陽也 正義曰十七年傳云孟武伯問於高柴曰諸侯盟誰執牛耳季羔曰發陽之役衛石魋指此會也知鄖即發陽一地二名也

宋向巢帥師伐鄭冬十有二月螽周十二月今十月是歲應置閏而失不置雖書十二月實今之九月司歷十一月九

月之初尚溫故得有螽

傳十二年春王正月用田賦終前年事夏五月昭夫人孟子卒昭公娶于吴故不書姓諱娶同姓故謂之孟子若宋女死不赴故不稱夫人不稱夫人故不言薨不反哭故不言葬小君反哭者夫人禮也以同姓故不成其夫人喪孔子與弔適季氏季氏不絻放絰而拜孔子始老故與弔也絻喪冠也孔子以小君禮往弔季孫不服喪故去絰從主節制

疏注諱娶至宋女　正義曰諱娶同姓不得謂之吴女宋是子姓長女字孟故惠公元妃謂之孟子今亦稱孟子者全改其本若言此夫人是宋國之長女也釋例曰經書孟子

卒傳言昭公娶于吳故不書姓此爲昭公加諱不復繫吳改其姓號傳因而弗革也論語謂之吳孟子蓋時人常言非經傳正文也而賈氏以爲言孟子若言吳之長女也稱吳長女飾不異於同姓且娶同姓長之與少未聞其異無所爲別也　注反哭至人喪　正義曰禮既葬日中自墓反虞於正寢所謂反哭於寢反哭者是夫人之正禮也季氏以同姓之故不成其夫人之喪不爲反哭故不書葬所以懲臣子之過也釋例曰若昭之孟子者以同姓爲闕生革其姓過而知悔也然吳之大伯下及魯昭於親遠矣所諱在於名義而已居夫人之位藉小君之尊已三世矣季氏當國而不爲之服至令仲尼釋己之經國朝不成其喪以世適夫人不書於策此季氏之咎也杜言不書於策謂不以夫人之禮書於經也　注孔子至節制　正義曰杜以孔子與弔明其已去臣位若在臣位則服小君之喪不得云與弔而已故云孔子始老始老者謂始致事也劉炫云哀十六年仲尼卒哀公誄之子貢譏云生不能用則是哀

公不用仲尼爲臣也又世家及語書無云仲尼仕於哀公
杜焉得云孔子始老乎今知不然者以上十一年傳稱仲
尼在衛魯人以幣召之是召之而來當以任用故冉有云
子爲國老待子而行後乃致事故孟子之喪而來與弔若
哀公全不能用何須以幣召之但哀公不用其言故云生
不能用於傳文上下理甚符同劉以爲不仕哀朝以規杜
過非也喪服齊衰三月章曰爲舊君君之母妻傳曰爲舊
君者孰謂也仕焉而已者也何以服齊衰三月言與民同
也君之母妻則小君也鄭玄云仕焉而已者謂老若有廢
疾而致仕者也爲小君服者恩深於民也是其服與民同
不服臣爲小君之服故與常弔也禮齊衰之喪始死而絻
以至於成服絻以代吉冠故以絻爲喪冠也孔子以季孫
當服臣爲小君之禮故以小君禮往弔季氏傳言適季氏謂
適季氏哭位故杜言往弔謂就其哭位也季孫既不服喪二
子不得哭弔服故去絰從主節制也大夫之弔服弁絰鄭玄
云弁絰者如爵弁而素而加環絰絰大如緦之絰絰而不以

也曲禮云凡非弔喪非見國君無不荅拜者鄭玄云喪賓不荅拜不自賓客也禮弔無拜法而此言孔子故經而拜者記言喪賓不荅拜謂喪主既拜賓賓不荅拜耳其初見主人或弔者先拜據此傳文必有拜法記無其事記不具耳

公會吳于橐皐吳子使大宰嚭請尋盟 尋鄫盟 公不欲使子貢對曰盟所以周信也 周固 故心以制之 制其義 玉帛以奉之 奉贄明神 言以結之 結其信 明神以要之 要以禍福 寡君以爲苟有盟焉弗可改也已若猶可改日盟何益今吾子曰必尋盟若可尋也亦可寒也 尋重也寒歇也 乃

不尋盟吳衛會于衛初衛人殺吳行人且姚而懼謀於行人子羽（子羽衛大夫）子羽曰吳方無道無乃辱吾君不如止也子木曰吳方無道（子木衛大夫）國無道必弃疾於人吳雖無道猶足以患衛（爲衛患也）往也長木之斃無不摽也（摽擊）國狗之瘈無不噬也（瘈狂也噬齧也）而況大國乎秋衛侯會吳于鄖公及衛侯宋皇瑗盟（盟不書畏吳竊盟）而卒辭吳盟吳人藩衛侯之舍

（藩籬）子服景伯謂子貢曰夫諸侯之會事既畢矣侯伯致禮地主歸餼（侯伯致禮以禮賓也地主所會主人也餼生物）以相辭也（各以禮相辭讓）今吳不行禮於衛而藩其君舍以難之（難苦困也）子盍見大宰乃請束錦以行（以賂吳）語及衛故（若本不爲衛請者）大宰嚭曰寡君願事衛君衛君之來也緩寡君懼故將止之（止執）子貢曰衛君之來必謀於其衆其衆或欲或否是以緩來其欲來者子之

黨也其不欲來者子之讎也若執衛君是墮黨而崇讎也墮毀也夫墮子者得其志矣且合諸侯而執衛君誰敢不懼墮黨崇讎而懼諸侯或者難以霸乎大宰嚭說乃舍衛侯衛侯歸效夷言子之尚幼子之公孫彌牟曰君必不免其死於夷乎執焉而又說其言從之固矣出公輒後卒死於越

疏注尋重也寒歇也 正義曰少牢有司徹云乃尋尸俎鄭玄云尋溫也引此若可尋也亦可寒也則諸言尋盟者皆以前盟已寒更溫之使熱溫舊即是重義故以尋爲重傳

意言若可重温使熱亦可歌之使寒故言寒歌不訓寒爲歌也　長木至噬也　正義曰長木喻吳國大也狗瘈喻吳失道也國狗猶家狗言家畜狂狗必齧人也　注盟不至竊盟　正義曰畏吳竊盟恐吳知之故不敢書於策也成二年公及楚人秦人云云盟於蜀傳曰卿不書匱盟也於是乎畏晉而竊與楚盟故曰匱盟彼以畏晉竊盟故諸侯之卿皆貶而稱人此亦畏吳竊盟宜應貶此三國經遂没而不書者彼以晉是盟主諸侯不應背晉故貶諸侯之卿以成晉爲霸主此吳以夷禮自處不合主諸侯之盟故與吳盟者悉皆不書是不與吳爲盟主也既不與吳則三國私盟於義可許不合貶責但魯自不書仲尼亦從而不書之耳釋例曰諸侯畏晉而竊與楚盟而貶其卿所以成晉爲盟主也吳之彊大始於會鄫終於黄池凡三會三伐三盟唯書會伐而不書盟者吳以盟主自居而行其夷禮禮儀不典則盟神不蠲非所以結信義昭明德故不録其盟不與其成爲盟主也既不與吳之爲盟主則宋魯衛

三國私盟可許故無貶文是其說也杜言三會三伐三盟者七年會于鄫十二年會于橐皐十三年會于黃池是三會也八年吳伐我十年公會吳伐齊十一年齊國書及吳戰于艾陵是三伐也七年傳云夏盟于鄫衍八年傳云吳人盟而還十三年傳云秋七月辛丑盟吳晉爭先是三盟也 注侯伯至生物 正義曰侯伯諸侯之長謂盟主也侯伯爲主則諸侯之從已者皆爲賓致禮禮賓當謂有以禮之或設飲食與之宴也地主所會之地主人也當歸生物於賓禮牲生曰餼服虔云致賓禮於地主傳言吳不行禮於衛衛非地主

冬十二月螽

季孫問諸仲尼仲尼曰丘聞之火伏而後蟄者畢 火心星也火伏在今十月 今火猶西流司歷過也 猶西流言未盡沒知是九月歷官失一閏釋例論之備

疏 注猶西至之備 正義曰月令季夏之月昏火

星中詩云七月流火毛傳云流下也謂昏而見於西南漸下流也周禮司爟云季秋內火是九月之昏火始入十月之昏則伏矣猶西流者言其未盡沒是夏九月也經書十二月則是夏十月歷官失一閏故以九月爲十月釋例長歷言諸儒皆以爲時實周之九月而書十二月謂之再失閏若如其言乃成三失非但再也今以長歷推春秋此十二月乃夏之九月實周之十一月也此年當有閏而今不置閏此爲失一閏月耳十二月不應螽故季孫怪之仲尼以斗建在戌火星尚未盡沒據今猶見故言猶西流明夏之九月尚可有螽也季孫雖聞仲尼此言猶不即改明年十二月復螽於是始悟十四年春乃置閏欲以補正時歷也傳於十五年書閏月蓋置閏正之欲明十四年之閏於法當在十二年也

宋鄭之閒有隙地焉隙地閒田曰彌作頃丘玉暢嵒戈錫凡六邑子產與宋人爲成

曰勿有是俱奔之及宋平元之族自蕭奔鄭在定十五年鄭人爲之城嵒戈鍚城以處平元之族九月宋向巢伐鄭取鍚殺元公之孫遂圍嵒十二月鄭罕達救嵒丙申圍宋師此事經在十二月盡上今倒在下更具列其月以爲別者丘明本不以爲義例故不甘齊同疏注此事至齊同　正義曰杜以此與經別故言丘明不以爲義例故使文不齊同倒此以爲傳說當時事耳更倒本隙此之事載其日月使與明年相接今知不然者案宣二年壬申朝于武宮是十月五日下乃云冬趙盾爲旌車之族彼注云壬申是十月五日也既有日而無月冬又在壬申下明傳文無彼例彼既無倒本其事與後年相接足知此亦不爲倒本其事使九月在十二月之下明

傳因脩牘舊文或日月前後不以為例若以倒敘其事為後年張本實傳之上下凡例敘事為後年張本者唯道事之所而不具載其日月劉以此而規杜過非也

經十有三年春鄭罕達帥師取宋師于嵒書取覆而敗之夏許男成卒無傳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黃池陳留封丘縣南有黃亭近濟水夫差欲霸中國尊天子自去其僭號而稱子以告令諸侯故史承而書之

【疏】注夫差至書之　正義曰七年會吳于鄫十二年會吳于橐皋皆不稱子此稱吳子故解之夫差欲霸中國尊天子而自號為王則諸侯不服故去僭號自稱吳子以告令諸侯故諸侯之策承而書曰吳子吳語說此事云晉侯命董褐告吳王曰今君奄王東海以淫名聞於天下君有短垣而自踰之況蠻荊則何有於周室夫命圭

有命固曰吳伯不曰吳王諸侯是以敢辭夫諸侯無二而周無二王君若無甲天子而曰吳公孤敢不順從君命吳王許諾晃其去僭號也於此會去王號耳其於吳國猶稱王不改也 楚公子申帥師伐陳無傳 於越入吳秋公至自會無傳 晉魏曼多帥師侵衛無傳 葬許元公無傳 九月螽無傳書災 冬十有一月有星孛于東方無傳平旦衆星皆沒而孛乃見故不言所在之次

【疏】注平旦至之次 正義曰公羊傳曰孛者何彗星也其言于東方何見于旦也杜用彼說衆星皆沒故不言所在之次

盜殺陳夏區夫無傳稱盜非大夫 十有二月螽無傳前年季孫雖聞仲尼之言而不正歷失閏至此年故復十二月螽實十一月

傳十三年春宋向魋救其師救前年圍嵒師鄭子賸使徇曰得桓魋者有賞魋也逃歸遂取宋師于嵒獲成讙郜延二子宋大夫以六邑爲虛空虛之名不在夏公會單平公晉定公吳夫差于黃池平公周卿士也不書尊之不與會也六月丙子越子伐吳爲二隧隧道也疇無餘謳陽自南方二子越大夫先及郊吳大子友王子地王孫彌庸壽於姚自泓上觀之觀越師泓水名彌庸見姑蔑之旗姑蔑越地今東陽大末縣

曰吾父之旗也彌庸父爲越所獲故姑蔑人得其旌旗不可以見讎而弗殺也大子曰戰而不克將亡國請待之彌庸不可屬徒五千屬會也王子地助之乙酉戰彌庸獲疇無餘地獲謳陽越子至王子地守丙戌復戰大敗吳師獲大子友王孫彌庸壽於姚地守故不獲丁亥入吳吳人告敗于王王惡其聞也惡諸侯聞之自剄七人於幕下以絶口秋七月辛丑盟吳晉爭先爭歃血先後吳人

曰於周室我爲長 吳爲大伯後故爲長 晉人曰於姬姓我爲伯 爲侯伯 趙鞅呼司馬寅 寅晉大夫 曰日旰矣 旰晚也 大事未成二臣之罪也 大事盟也二臣鞅與寅 建鼓整列二臣死之長幼必可知也對曰請姑視之反曰肉食者無墨 墨氣色下 今吳王有墨國勝乎 國爲敵所勝 大子死乎且夷德輕不忍久請少待之 少待無與爭 乃先晉人 盟不書諸侯恥之故不錄 吳人將以公見晉侯子服景伯對使者曰

王合諸侯則伯帥侯牧以見於王伯王官伯侯牧方伯伯合諸侯則侯帥子男以見於伯伯諸侯長自王以下朝聘玉帛不同故敝邑之職貢於吳有豐於晉無不及焉以爲伯也今諸侯會而君將以寡君見晉君則晉成爲伯矣敝邑將改職貢魯賦於吳八百乘若爲子男則將半邾以屬於吳半邾三百乘而如邾以事晉如邾六百乘且執事以伯召諸侯而以侯終之何

利之有焉吳人乃止既而悔之（謂景伯歎之）將囚

景伯景伯曰何也立後於魯矣（何景伯名）將以

二乘與六人從遲速唯命遂因以還及戶

牖（戶牖陳留外黃縣西北東昏城是）謂大宰曰魯將以十月上

辛有事於上帝先王季辛而畢何世有職

焉（有職於祭事）自襄以來未之改也（魯襄公）若不

會祝宗將曰吳實然（言魯祝宗將告神云景伯不會坐爲吳所囚吳人信鬼故以是恐之）且謂魯不共而執其賤者七人何損焉

大宰嚭言於王曰無損於魯而祇爲名適爲惡名不如歸之乃歸景伯吳申叔儀乞糧於公孫有山氏申叔儀吳大夫公孫有山魯大夫舊相識曰佩玉繠兮余無所繫之繠然服飾備也己獨無以繫佩言吳王不恤下旨酒一盛兮余與褐之父睨之一盛一器也睨視也褐寒賤之人言但得視不得飲對曰粱則無矣麤則有之若登首山以呼曰庚癸乎則諾軍中不得出糧故爲私隱庚西方主穀癸北方主水傳言吳子不與士共飢渴所以亡王欲伐宋殺其丈夫而囚其婦人以宋不會黃池

故言吳子悖戾大宰嚭曰可勝也而弗能居也乃歸

冬吳及越平終伍員之言

疏趙鞅至知也．正義曰如此傳文則趙鞅先欲與吳戰也吳語云吳晉爭長未成邊遽仍至以越亂告吳王懼乃合大夫而謀曰無會而歸與會而先晉孰利王孫雄先對曰二者莫利必會而先之乃爲吳王設計布陳雞鳴乃定去晉軍一里昧明王乃秉抱鳴鼓三軍皆譁聲動天地於是晉軍大駭乃令董褐請事賈逵等皆云董褐司馬寅也如彼文則吳請先戰國語各記其國之事言有彼此故其文不同　注二臣鞅與寅、正義曰杜以鞅呼寅與語明其同憂國事故以二臣爲鞅與寅也劉炫以爲吳晉二臣今知不然者以趙鞅呼司馬寅自相與語云建鼓整列二臣死之皆是鞅寅自謂故知二臣鞅與寅也鞅旣不共吳臣對論曲直何得以二臣爲吳晉之臣劉以爲吳晉之臣而規杜氏非也建鼓注正義曰建立也立鼓擊之與戰

也大射禮云建鼓在阼階西鄭玄云建猶樹也以木貫而
載之樹之跗也彼謂立之於地所謂殺人擐鼓與此別也
反曰至死乎　正義曰吳語說此事云董褐既致命乃告
趙鞅曰臣觀吳王之色類有大憂小則嬖妾適子死不然
則國有難大則越入吳將毒不可與戰主其許之說與此
傳小異　乃先晉人　正義曰吳語說此事云吳公先歃
晉侯亞之與此異者經書公會晉侯及吳子傳稱公會單
平公晉定公吳夫差吳皆在下晉實先矣經據魯史策書
傳采魯之簡牘魯之所書必是依實國語之書當國所記
或可曲筆直已辭有抑揚故與左傳異者多矣鄭玄云不
可以國語亂周公所定法傳玄云國語非丘明所作凡有
共說一事而二文不同必國語虛而左傳實其言相反不
可強合也　王合至於伯　正義曰曲禮云五官之長曰
伯是職方也九州之長入天子之國曰牧於外曰侯職方
者二伯各主一方州長者州牧各主一州周禮所謂八命
作牧九命作伯是也王合諸侯則伯帥侯牧當如康王之

諸大保帥西方諸侯畢公帥東方諸侯以見於王也計當盡帥諸侯獨言帥侯牧者舉尊而言其實盡帥之也伯合諸侯則侯帥子男侯謂牧也牧帥諸國之君見於伯也亦當盡帥在會諸侯獨云子男舉小爲言其實亦見在會者盡帥以見伯也　故敝至伯也　正義曰言共職貢於吳有豐於晉無有不及晉時以吳爲伯故也　魯賦至事晉　正義曰七年使茅夷鴻請救於吳云魯賦八百乘君之貳也邾賦六百乘君之私也今魯賦八百乘以貢於吳以吳爲伯故也吳令帥魯以見於晉則吳爲州牧魯爲子男晉成伯矣邾是子爵以六百乘貢吳邾以吳爲伯故也魯既以晉爲伯吳爲牧牧畢於伯則將半邾三百乘以屬於吳而如邾六百乘以事於晉也　魯將至而畢　正義曰七月辛丑盟因景伯以還今景伯稱十月當謂周之十月周之十月非祭上帝先公之時且祭禮終朝而畢無上辛盡於季辛之事景伯以吳信鬼皆虛言以恐吳耳　注一盛至得飲　正義曰酒盛於器故謂一器爲一盛說文云盛

邪視也詩云無衣無褐何以卒歲鄭玄云褐毛布也人之貴者無衣賤者無褐是褐者寒賤人之衣服也言我與彼褐之父但得共邪視之不得飲之告己之乏食也　對曰至則諾　正義曰食以稻粱為貴故以粱表精若求粱米之飯則無矣麤者則有之若我登首山以叫呼庚癸乎女則諾軍中不得出糧與人故作隱語為私期也庚在西方穀以秋孰故以庚主穀癸在北方居水之位故以癸主水言欲致飯并致飲也土地名首山闕不知其處當在吳所營軍之旁　吳及越平　正義曰言吳不能報越求與之平終伍員所謂三年始弱也

經十有四年春西狩獲麟　麟者仁獸聖王之嘉瑞也時無明王出而遇獲仲尼傷周道之不興感嘉瑞之無應故因魯春秋而脩中興之教絕筆於獲麟之一句所感而作固所以為終也冬獵曰狩蓋虞人脩常職故不書狩者大野在魯西故言西狩得用曰獲

疏　注麟者至曰獲　正義曰

公羊傳曰麟者仁獸也何休云一角而戴肉設武備而不爲害所以爲仁也鄭玄詩箋云麟角之末有肉示有武而不用釋獸云麐麕身牛尾一角李巡曰麟瑞應獸名孫炎曰靈獸也京房易傳曰麟麕身牛尾狼額馬蹄有五采腹下黄高丈二廣雅云麒麟狼頭肉角含仁懷義音中鐘呂行步中規折旋中矩遊必擇土翔必有處不履生蟲不折生草不羣不旅不入陷穽不入羅網文章斌斌說文云麒仁獸從鹿其聲麟大牝鹿也從鹿粦聲公羊傳曰麟有王者則至無王者則不至孝經援神契云德至鳥獸則麒麟臻是言麟爲聖王之嘉瑞也此時無明王麟出無所應也出而遇獲失其所以歸也夫以靈瑞之物輙若是聖人見此能無感乎所以感者以聖人之生非其時道無所施言無所用與麟相類故爲感也仲尼見此獲麟於是傷周道之不興感嘉瑞之無應故因魯春秋文加褒貶而修中興之教若能用此道則周室中興故謂春秋爲中興之教也春秋編年之書不待年終而絶筆於獲麟之一句者本

以所感而作故所以用此為終也釋天云冬獵為狩周之
春夏之冬故稱狩也桓四年公狩于郎莊四年公及齊人
狩于禚禚郎二者公親行皆書公狩此狩不書公卿者蓋
是虞人賤官自脩常職公卿不行故不書狩者示斥此狩
常事本不合書書之為獲麟故也傳稱狩于大野大野之
澤在魯國之西故言西狩得用曰獲定九年傳例也杜以
獲麟之義唯此而已先儒穿鑿妄生異端公羊傳曰有以
告者曰有麏而角者孔子曰孰為來哉孰為來哉反袂拭
面涕沾袍曰吾道窮矣說公羊者云麟是漢將受命之瑞
周亡天下之異夫子知其將有六國爭彊秦項交戰然後
劉氏乃立夫子深閔民之離害故為之隕泣麟者太平之
符聖人之類又云麟得而死此亦天告夫子將沒之徵也
案此時去漢二百七十有餘年矣漢氏起於匹夫先無王
迹前期三百許歲天已豫見徵兆其為靈命何大遠乎言
既不經事無所據苟佞時世妄為虛誕故杜氏序云至於
反袂拭面稱吾道窮亦無取焉然則其虛誣鄙其妖妄故

無所取之也說左氏者云麟生於火而遊於土中央軒轅大角之獸孔子作春秋春秋者禮也脩火德以致其子故麟來而為孔子瑞也奉德侯陳欽說麟西方毛蟲金精也孔子作春秋有立言西方兌兌為口故麟來許慎稱劉向尹更始等皆以為吉凶不並瑞災不兼今麟為周異不得復為漢瑞知麟應孔子而至鄭玄以為脩母致子不如立言之說密也賈逵服虔潁容等皆以為孔子自衛反魯考正禮樂脩春秋約以周禮三年文成致麟麟感而至取龍為水物故以為脩母致子之應若然龍為水物以其育於水耳麟生於火豈其產於火乎孔子之作春秋門徒盡知之矣丘明親承聖旨目見獲麟丘明何以不言弟子何以不說子思孟軻去聖尤近荀卿著書尊崇孔德麟若應孔子而來著書無容不述何乃經傳群籍了無不言以其既妖且妄故杜悉無所取

小邾射以句繹來奔射小邾大夫句繹地名春秋止於獲麟故射不在三叛人之數自此以下至十六年皆魯

史記之文弟子欲存孔子卒【疏】注射小至之經　正義曰
故幷錄以續孔子所脩之經此文與邾庶其黑肱莒
牟夷文同知射是小邾大夫以句繹之地來奔魯也其事
既同其罪亦等傳稱庶其等爲三叛人不通數此爲四叛
人者以春秋之經止於獲麟獲麟以上襃貶是仲尼之意
此雖文與彼同而事非孔意故不數也若然魯史書此舊
與彼同則竊地顯名史先然矣而昭三十一年傳盛論書
三叛人名懲不義也其善志也杜言書曰故書皆是仲尼
新意案此類彼則彼是舊文言新意者仲尼所脩有因有
革因者雖是仲尼因舊舊合仲尼之心因而不改即是新
意所以彼傳歸功脩者謂之善志爲傳所以脩之既定乃
成爲善也故釋例終篇杜自問而釋之云丘明之爲傳所
以釋仲尼春秋仲尼春秋皆因舊史策書義之所在則時
加增損或仍舊史之無或改舊史之有雖因舊文固是仲
尼之書也丘明所發固是仲尼之意也是其說也公羊穀
梁之經皆至獲麟而盡左氏之經更有此下事者自此以

下至十六年皆是魯史記事之正文也仲尼所脩脩此記也此上仲尼脩記此下是其本文弟子欲存孔子卒故因經之宋并録魯之舊史以續孔子所脩之經記仲尼卒之月日示後人使知之耳賈逵亦云此下弟子所記但不言是魯之舊史耳 夏四月齊陳恒執其君寘于舒州【疏】陳恒執其君 正義曰成十七年晉欒書執晉厲公亦先執後弒與此事同彼不書者或此告彼不告且此非孔子所脩不可以爲例也 庚戌叔還卒無傳 五月庚申朔日有食之無傳 陳宗豎出奔楚無傳 宋向魋入于曹以叛曹宋邑 莒子狂卒無傳 六月宋向魋自曹出奔衛宋向巢來奔齊人弒其君壬于舒

州【疏】齊人弒其君壬 正義曰宣四年傳例曰凡弒君稱君君無道也稱臣臣之罪也發凡言例是周公舊典此魯史不書陳恒之名蓋依凡例以齊君無道故

秋晉趙鞅帥師伐衛 無傳

八月辛丑仲孫何忌卒 冬陳宗豎自楚復入于陳陳人殺之 無傳 陳轅買出奔楚 無傳

有星孛 無傳不言所在史失之

饑 無傳

傳十四年春西狩於大野叔孫氏之車子鉏商獲麟 大野在高平鉅野縣東北大澤是也車子微者鉏商名 以為不祥以賜虞人 時所未嘗見故怪之虞人掌山澤之官 仲尼觀之曰麟

也然後取之 言魯史所以得書獲麟 【疏】注大野至商名○正義曰巨誠大也由其旁有大澤故縣以鉅野爲名其澤在曲阜之西故稱西狩不書地者得常不書也賈逵云周在西明夫子道繫周服虔云言西者有意於西明夫子有立言立言之位在西方故著於西也杜此澤實在魯西舊史因書西耳仲尼不改舊史何以得示己意若其本實東狩仲尼不得輒改爲西以己意之所示妄改魯之狩處雖則下愚知其不可豈有斯人而爲斯事以此立說何妄之甚杜以車子連文爲將車之子故爲微者鉏商是其名也家語說此事云叔孫氏之車士曰子鉏商王肅云車士將車者也子姓鉏商名今傳無士字服虔云車車士微者也子姓鉏商名以子爲姓與杜異 以爲至虞人○正義曰家語云子鉏商采薪於大野獲麟焉折其前左足載而歸叔孫以爲不祥棄之於郭外使人告於孔子孔子曰麟也然後取之王肅云傳曰狩此曰采薪時實狩獵鉏商非狩者采薪而獲麟於傳

曰以賜虞人此云棄之於郭外棄之於郭外所以然肅意欲成彼家語令與經傳符同故强爲之辭要其文正乖不可合也今傳言狩而獲麟非采薪不是狩者麟非狩之所獲何以書爲狩乎以賜虞受之矣棄之郭外非賜人之辭不得棄之以爲羊傳曰西狩獲麟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非中一然則孰狩之薪采者也薪采者則微者也曷爲以狩言之大之也曷爲大之爲獲麟大之也則公羊之意當時實無狩者爲大麟而稱狩也家語雖出孔家乃是後世所録取公羊之說節之以成文耳不可與左氏合也　注言魯至獲麟　正義曰若舉國不識則無由得書傳說仲尼觀之言魯史所以得書獲麟由仲尼辨之故也服虔云仲尼名之曰麟明麟爲仲尼至也然則麟非常見魯人所疑仲尼聖者所言必信故魯從而取之此則愚民之信聖也服虔以仲尼名之即云爲仲尼至然則防風之骨肅慎之矢季氏之墳羊楚王之萍實皆問仲尼而後知豈爲仲尼至也

小邾射以句繹來奔曰使季路要我吾無盟矣子路信誠故欲得與相要誓而不須盟孔子弟子既續書魯策以繫於經丘明亦隨而傳之終於哀公以卒前事其異事則皆略而不傳故此經無傳者多使子路子路辭季康子使冉有謂之曰千乘之國不信其盟而信子之言子何辱焉對曰魯有事于小邾不敢問故死其城下可也彼不臣而濟其言是義之也由弗能濟成也

疏使子至弗能　正義曰季孫之意以小邾射不信千乘之國而信子路之言是其重子路過於一國子路當以爲榮不宜恥與言約子路之意魯伐小邾

非己能禁將令己言不信不可與射約也又射是觸也叛臣臣之罪惡者也而子路與之相要便是以射爲義恥與不義交好故辭不能也齊簡公之在魯也闞止有寵焉簡公悼公陽生子壬也闞止子我也事在六年及即位使爲政陳成子憚之驟顧諸朝成子陳常心不安故數顧之諸御鞅言於公鞅齊大夫曰陳闞不可並也君其擇焉擇用一人弗聽子我夕夕視事陳逆殺人逢之陳逆子行陳氏宗也子我逢之遂執以入執逆至朝陳氏方睦欲謀齊國故宗族和使疾而遺之潘沐備酒肉焉使詐病因內潘沐并得內酒肉潘米汁可以沐頭饗

守囚者醉而殺之而逃子我盟諸陳於陳宗（失陳逆懼其反爲患故盟之）初陳豹欲爲子我臣（豹亦陳氏族）使公孫言己（言己介達之）已有喪而止既而言之（既終喪也）曰有陳豹者長而上僂（肩背僂）望視（目望陽）事君子必得志（得君子意）欲爲子臣吾憚其爲人也（恐多詐）故緩以告子我曰何害是其在我也使爲臣他日與之言政說遂有

之曰我盡逐陳氏而立女若何對曰

於陳氏矣言己跡遠且其違者不過數人違不從也何

盡逐焉遂告陳氏子行曰彼得君弗先必

禍子子行舍於公宮子行逃而隱於陳氏今又隱於公宮夏五月

壬申成子兄弟四乘如公成子之兄弟昭子莊簡子齒宣子夷穆子

安廪丘子意茲子芒盈惠子得凡八人二人共一乘子我在幄幄帳也聽政之處出逆

之遂入閉門成子入反閉門不納子我侍人禦之子我侍人子

將殺侍人素在內故得殺之公與婦人飲酒于檀臺

成子遷諸寢徙公使居正寢公執戈將擊之疑其欲作亂大

史子餘曰非不利也將除害也〔言將為公除害〕成子出舍于庫〔以公怒故〕聞公猶怒將出曰何所無君子行抽劍曰需事之賊也〔言需疑則害事〕誰非陳宗〔言陳氏宗族衆多〕所不殺子者有如陳宗〔言子若欲出我必殺子明如陳宗〕乃止子我歸屬徒攻闈與大門〔闈宮中小門大門公門也〕皆不勝乃出陳氏追之失道於弇中適豐丘〔弇中狹路豐丘陳氏邑〕豐丘人執之以告殺諸郭關〔齊關名〕成子將殺大陸子方〔子方子我臣〕陳逆

請而免之以公命取車於道子方取道中行人車及彨衆知而東之知其矯命奪車逐使東出雍門齊城門也陳豹與之車弗受曰逆爲余請豹與余車余有私焉事子我而有私於其讎何以見魯衛之士傳言陳氏務施東郭賈奔衛賈即子方庚辰陳恒執公于舒州公曰吾早從鞅之言不及此悔不誅陳氏

疏盟諸陳於陳宗　正義曰陳宗陳氏宗主謂陳成子也盡集陳氏宗族盟成子家盟也　注成子至一乘　正義曰宗世本僖子生昭子莊簡子齒宣子其夷穆子安廩丘子毉茲芒子盈惠子得　誰非陳宗　正義

曰子行稱國内之人誰非陳宗言陳氏宗族衆多力足成事何爲畏子我欲出奔　所不至陳宗　正義曰子行廢其必出故以殺子燿之陳宗謂陳之先人此稱有如陳宗由定六年孟懿子謂范獻子曰所不以陽虎爲中軍司馬者有如先君彼注云稱先君以徼其言此亦然也服虔云陳宗先祖鬼神也　注闈宮至門也　正義曰釋宮云宮中之門謂之闈孫炎曰宮中相通小門也成子在公宮内知大門公門也計闈在宮内必是得入大門乃得至闈今言攻闈與大門皆不勝者公宮非上一門蓋從別門而入兵得至闈故與大門並攻也　宋桓魋之寵害於公　恃寵驕盈　公使夫人驟請享焉而將討之　夫人景公母也數請享欲因請討之　未及魋先謀公請以鞌易薄　鞌向魋邑薄公邑欲因易邑爲公享宴而作亂　公曰不可薄宗

邑也（宗廟所在）乃益鞌七邑而請享公焉（僞若於受賜）以日中爲期家備盡往（甲兵之備）公知之告皇野曰余長魋也（少長育之皇野司馬子仲）今將禍余請即救司馬子仲曰有臣不順神之所惡也而況人乎敢不承命不得左師不可（左師向魋兄向巢也）請以君命召之左師每食擊鍾聞鍾聲公曰夫子將食旣食又奏（奏樂）公曰可矣以乘車往曰迹人來告（主迹禽獸者）曰逢澤有介麇

焉[地理志言逢澤在熒陽開封縣東北遠疑非介大也]公曰雖魋未來得左師吾與之田若何[皇野稱公命]君憚告子[難以游戲煩大夫]野曰嘗私焉[嘗試也]君欲速故以乘車逆子與之乘至公告之故拜不能起司馬曰君與之言[使公與要誓]公曰所難子者上有天下有先君[言縱誅魋要不負言使禍難及子]對曰魋之不共宋之禍也敢不唯命是聽司馬請瑞焉[瑞符節以發兵]以命其徒攻桓氏[桓氏向魋]其父兄故臣曰

不可（司馬故臣與桓魋無怨者）其新臣曰從吾君之命遂攻之子頎騁而告桓司馬（子頎桓魋弟桓司馬即魋也）司馬欲入（入攻君）子車止之（車亦魋弟）曰不能事君而又伐國民不與也祇取死焉向魋遂入于曹以叛（哀八年宋滅曹以爲邑）六月使左師巢伐之欲質大夫以入焉（巢不能克魋恐公怒欲得國內大夫爲質還入國）不能亦入于曹取質（不能得大夫故入曹刼曹人子弟而質之欲以自固）魋曰不可既不能事君又得罪于民將若之何乃舍

之舍曹子弟民遂叛之向魋奔衛向巢來奔宋公使止之曰寡人與子有言矣不可以絶向氏之祀辭曰臣之罪大盡滅桓氏可也若以先臣之故而使有後君之惠也若臣則不可以入矣司馬牛致其邑與珪焉而適齊牛桓魋弟也珪守邑符信向魋出於衛地公文氏攻之公文氏衛大夫求夏后氏之璜焉與之他玉而奔齊陳成子使爲次卿司馬牛又致其邑焉

而適吳示不與雠同吳人惡之而反趙簡子召之陳成子亦召之卒於魯郭門之外阮氏葬諸丘輿阮氏魯人也泰山南城縣西北有輿城錄其卒葬所在愍賢者失所

【疏】注主迹禽獸者　正義曰周禮地官迹人掌邦田之政凡田獵者受令焉鄭玄云迹之言跡知禽獸之處也　注地理至大也　正義曰漢書地理志云開封縣逢澤在東北或曰宋之逢澤也臣瓚案汲郡古文梁惠王廢逢忌之藪以賜民今浚儀縣有逢忌陂是也土地名宋都睢陽計去開封四百餘里非輕行可到故杜以遠疑非也蓋於宋都之旁別有近地名逢澤也介大也釋詁文案方言畜無耦曰介杜云大者逢澤大處不應唯有一麇若迹人止告一麇不應公喚左師俱獵故以介為大劉炫以為一麇而規杜氏非也　注瑞符節以發兵　正義曰周禮典瑞云牙璋以起軍旅

以治兵守鄭衆云牙璋瑑以爲牙牙齒兵象故以牙璋發兵若今時以銅虎符發兵也彼用牙璋天子之法諸侯於其封內亦自以瑞發兵其物無文以言之

甲午齊陳恒弑其君壬于舒州主簡公也孔丘三日齊而請伐齊三公曰魯爲齊弱久矣子之伐之將若之何對曰陳恒弑其君民之不與者半以魯之衆加齊之半可克也公曰子告季孫孔子辭不告退而告人曰吾以從大夫之後也故不敢不言昔爲大夫而去故言後

疏孔丘至告人　正義曰論語錄此事與此小異彼云沐浴

而朝此云齊而請彼云公曰告夫三子此云公曰子告季孫禮齊必沐浴三子季孫爲長各記其一故不同耳彼於退而告人之下又云之三子告此無文者傳是史官所録記其與君言耳退後別告三子唯弟子知之史官不見其告故傳無文也

初孟孺子洩將圉馬於成洩孟懿子之子孟武伯也圉畜養也成孟氏邑成宰公孫宿不受曰孟孫爲成之病不圉馬焉病謂民貧困孺子怒襲成從者不得入乃反成有司使孺子鞭之恨恚故鞭成有司之使人

秋八月辛丑孟懿子卒成人奔喪弗內袒免哭于衢聽共弗許請聽命共使懼不歸不敢歸成

爲明年成叛傳

經十有五年春王正月成叛夏五月齊高無丕出奔北燕無傳鄭伯伐宋無傳秋八月大雩無傳晉趙鞅帥師伐衛無傳冬晉侯伐鄭無傳及齊平曾與齊平衛公孟彄出奔齊無傳

傳十五年春成叛于齊武伯伐成不克遂城輸以偪成夏楚子西子期伐吳及桐汭宣城廣德縣西南有桐水出白石山西北入丹陽湖陳侯使公孫貞子弔焉弔爲

楚所伐、及良而卒良吳地、將以尸入聘禮若賓死未將命則既斂於棺造於朝介將命吳子使大宰嚭勞且辭曰以水潦之不時無乃廩然隕大夫之尸廩然傾動貌以重寡君之憂寡君敢辭上介芋尹蓋對蓋陳大夫貞子上介曰寡君聞楚爲不道薦伐吳國荐重也滅厥民人寡君使蓋備使弔君之下吏備猶副也無祿使人逢天之慼大命隕隊絕世于良絕世猶言弃世廢日共積廢行道之日以共具殯斂所積聚之用一日遷次

一日便遷次不敢留君命今君命逆使人曰無以尸造于門是我寡君之命委于草莽也且臣聞之曰事死如生禮也於是乎有朝聘而終以尸將事之禮朝聘遭死以尸行事又有朝聘而遭喪之禮遭所聘之喪若不以尸將命是遭喪而還也無乃不可乎以禮防民猶或踰之今大夫曰死而弃之是弃禮也其何以爲諸侯主謂主盟也先民有言曰無穢虐士虐士死者備使奉尸

將命苟我寡君之命達于君所雖隕于深淵則天命也非君與涉人之過也吳人內之傳言芋尹蓋知禮

疏 注聘禮至將命　正義曰聘禮文也服虔云在牀曰尸在棺曰柩禮稱旣歛於棺傳言將以尸入者記言劉文耳散則可以通隱元年傳曰贈死不及尸注云尸未葬之通稱也案聘禮賓入竟而死遂也主人爲之具而殯介攝其命君弔介爲主人主人歸禮幣必以用介受賓禮無辭也不饗食此謂入竟未至國都賓死其禮如此聘禮又云若賓死未將命則旣歛于棺造于朝介將命鄭注云未將命謂俟閒之後也此謂賓已至朝主人將欲行禮賓請閒之後賓死以柩造朝以尸將事令公孫貞子卒於竟内依禮唯可以尸而入猶於賓館不合以柩造朝以尸將事令上介芋尹云以尸將事者以吳人不納故芋尹引禮深以折之杜以傳有以尸

將事故引聘禮斂於棺造於朝介將命以釋之其實貞子當殯於館不得以尸將事也 於是至之禮 正義曰上注所引者是聘賓終以尸將事之禮聘禮又云聘遭喪入竟則遂也不郊勞不筵几主人畢歸禮賓唯饔餼之受是聘而遭喪之禮也其朝禮雖亡賓終及主遭喪必亦有禮文六年季文子聘於晉求遭喪之禮是也 秋齊陳瓘如楚 瓘陳恒之兄子玉也 過衛仲由見之 仲由子路 曰天或者以陳氏爲斧斤既斲喪公室而他人有之不可知也其使終饗之亦不可知也 饗受也 若善魯以待時不亦可乎何必惡焉 仲由事孔子故爲魯言 子玉曰然吾受命矣子使告

我弟弟成子也冬及齊平子服景伯如齊子贛

爲介見公孫成公孫成成宰公孫宿也曰人皆臣人而

有背人之心況齊人雖爲子役其有不貳

乎言子叛魯齊人亦將叛子子周公之孫也多饗大利猶

思不義利不可得而喪宗國將焉用之喪宗

國謂以邑入齊使魯有危亡之禍成曰善哉吾不早聞命傳言仲尼

之徒皆忠於魯國陳成子館客使景伯子贛就館曰寡君使恒

告曰寡人願事君如事衛君言衛與齊同好而魯未肯景

伯揖子贛而進之對曰寡君之願也昔晉人伐衛在定八年齊爲衛故伐晉冠氏喪車五百在定九年冠氏陽平館陶縣因與衛地自濟以西禚媚杏以南書社五百二十五家爲一社籍書而致之吴人加敝邑以亂在八年齊因其病取讙與闡亦在八年寡君是以寒心若得視衛君之事君也則固所願也成子病之乃歸成病其言也公孫宿以其兵甲入于嬴嬴齊邑

疏日人至不貳乎　正義曰人皆臣人謂凡人此

（臣事於人當一心事上今公孫成而有背人之心謂背無適齊況他國齊人雖爲子役豈有不學子而爲叛貳也言必效子而爲叛貳故杜云言子叛魯齊人亦將叛子也）衛孔圉取大子蒯聵之姊生悝（孔圉孔文子也蒯聵姊孔伯姬）孔氏之豎渾良夫長而美孔文子卒通於內（通伯姬）大子在戚孔姬使之焉（使良夫請大子所）大子與之言曰苟使我入獲國服冕乘軒三死無與（冕大夫服軒大夫車三死死罪三）與之盟爲請於伯姬（良夫爲大子請）閏月良夫與大子入舍於孔氏之外圃（圃園）昏二人蒙

衣而乘[二人大子與良夫蒙衣爲婦人服也]寺人羅御如孔氏孔氏之老欒寧問之稱姻妾以告[自稱昏姻家妾]遂入適伯姬氏既食孔伯姬杖戈而先大子與五人介輿豭從之[介被甲輿豭豚欲以盟]迫孔悝於廁強盟之[孔氏專政故刼孔悝欲令逐輒]遂刼以登臺欒寧將飲酒炙未熟聞亂使告季子[季子子路也爲孔氏邑宰]召獲駕乘車[召獲衛大夫駕乘車言不欲戰]行爵食炙奉衛侯輒來奔季子將入遇子羔將出[子羔衛大夫高柴孔

（子弟子將出奔）曰門已閉矣季子曰吾姑至焉（且欲至門）子羔曰弗及不踐其難（言政不及己可不須踐其難）季子曰食焉不辟其難（謂食孔氏祿）子羔遂出子路入及門公孫敢門焉（守門）曰無入為也（言輒已出無爲復入）季子曰是公孫也求利焉而逃其難由不然利其祿必救其患有使者出乃入（因門開而入）曰大子焉用孔悝雖殺之必或繼之（言己必繼孔悝爲難攻大子）且曰大子無勇若燔臺半必舍孔叔大

子聞之懼下石乞盂黶敵子路二子蒯聵黨敵當也以戈擊之斷纓子路曰君子死冠不免不使冠在地結纓而死孔子聞衛亂曰柴也其來由也死矣孔悝立莊公莊公蒯聵也莊公害故政欲盡去之故政輒之臣先謂司徒瞞成曰寡人離病於外久矣子請亦嘗之歸告褚師比欲與之伐公不果比褚師聲子爲明年瞞成奔起

疏與豭　正義曰豭是豕之牡者傳稱諸侯盟誰執牛耳則盟當用牛此用豕者鄭玄云人君用牛伯姬迫孔悝以豭下人君耳然則蒯聵自謀取國寧復降下人

君於時迫促課得牲耳牲不備牛如孟任割臂以盟莊公楚昭王割子期之心以盟隨人此及明年大子疾輿豭爲盟皆臨時倔切難以禮論也　注季子至邑宰　正義曰論語稱子路爲季路則字季故呼爲季子也使告季子則季子在外下云食焉不辟其難是食孔氏之禄故知爲孔氏邑宰　召獲至食炙　正義曰丘明爲傳雖詳於當時而此大須碎計欒寧飲酒無可記録又此句顛倒辭義不允若倒此二句則上下各自相連當是後來誤耳　子羔至其難　正義曰子羔謂季子將欲救君故言政不及己不當踐其難季子欲救孔悝故言食其禄焉不辟其難

經十有六年春王正月己卯衛世子蒯聵自戚入于衛衛侯輒來奔書此春皆從告二月衛子還成出奔宋即蒯成夏四月己丑孔丘卒仲尼既告

老去位猶書卒者魯之君臣宗其聖德殊而異之魯哀二十二年生至今七十三也四月十八日乙丑無己丑己丑五月十二日日月必有誤

【疏】注仲尼至有誤　正義曰魯臣見爲大夫乃書其卒致事而卒猶尚不書仲尼書卒者魯之君臣宗其聖德殊而異之故特命史官使書其卒耳孔子世家云魯襄公二十二年而孔子生孔子年七十三以魯哀公十六年四月己丑卒杜自以長歷校之四月十八日有乙丑無己丑己丑乃是五月十二日也日月必有誤者劉炫云春秋之例卿乃書卒縱令仲尼不告老例不合書而杜云告老去位猶書卒非也今知不然者案周禮典命云公侯伯之卿三命大夫再命仲尼爲魯大夫夾谷之會攝相事十一年傳云子爲國老是大夫尊者則二命以上準例合書故杜爲此注或可杜爲抑揚之辭以爲仲尼縱未去位例不合書告老去位猶書卒者欲明魯之君臣宗其聖德之甚劉不尋杜旨以爲例不合書而規杜過非也

傳十六年春瞞成褚師比出奔宋欲伐莊公不果而奔

衛侯使鄢武子告于周武子衛大夫肸也曰蒯聵得罪于君父君母逋竄于晉晉以王室之故不弃兄弟寘諸河上河上戚也天誘其衷獲嗣守封焉使下臣肸敢告執事王使單平公對曰肸以嘉命來告余一人往謂叔父余嘉乃成世復爾祿次敬之哉繼父之世還居君之祿次方天之休言天方授爾以休弗敬弗休悔其可追傳終蒯聵之事

夏四月己丑孔丘卒公誄之曰旻天不弔不憖遺一老俾屏余一人以在位仁覆閔下故稱旻天弔至也憖且也俾使也屏蔽也煢煢余在疚嗚呼哀哉尼父無自律疚病也律法也言喪尼父無以自爲法子贛曰君其不沒於魯乎夫子之言曰禮失則昏名失則愆失志爲昏失所爲愆生不能用死而誄之非禮也稱一人非名也天子稱一人非諸侯之名君兩失之【疏】公誄至自律　正義曰周禮大祝掌作六辭以通上下親疏遠近六曰誄鄭衆曰誄謂積

累生時德行以賜之命主爲其辭即引此傳是爲賜命於辭也鄭玄禮記注云誄累也累列生時行迹讀之以作謚此傳唯說誄辭不言作謚傳記羣書皆不載孔子之謚蓋唯累其美行示已傷悼之情而賜之命耳不爲之謚故書傳無稱焉至漢王莽輔政尊尚儒術封孔子後爲褒成侯追謚孔子爲褒成宣尼君明是舊無謚也鄭玄禮注云尼父因且字以爲之謚謂謚孔子爲尼父鄭玄錯讀左傳云以字爲謚遂復妄爲此解 六月衛侯飲孔悝酒於平陽東郡燕縣東北有平陽亭重酬之大夫皆有納焉納財賄也醉而送之夜半而遣之夜遣者數負孔悝不欲令人見載伯姬於平陽而行載其母俱去及西門平陽門使貳車反祏於西圃貳副車還取廟主西圃孔氏廟所在

祏藏主石函

子伯季子初爲孔氏臣新登于公升爲大夫請追之遇載祏者殺而乘其車子伯殺載祏者許公爲反祏孔悝恠載祏者久不來使公爲反逆之遇之曰與不仁人爭明無不勝不仁人謂子伯季子也明無不勝言必勝必使先射射三發皆遠許爲許爲射之殪傳言子伯不仁所以死也或以其車從從公爲得祏於橐中孔悝出奔宋

注使副至石函　正義曰少牢饋食大夫之祭禮其祭無主鄭玄祭法注云唯天子諸侯有主禘祫大夫不禘祫無主耳今孔悝衛有主者當時僭爲之非禮也鄭駮異義云大夫無主孔悝之反祏所出公之主耳粜孔

氏姞姓春秋時國唯南燕爲姞姓耳孔氏仕於衛朝已歷多世不知本出何國安得有所出公之主也知是偕爲之辭耳

楚大子建之遇讒也自城父奔宋在昭十九年又辟華氏之亂於鄭在昭二十年鄭人甚善之又適晉與晉人謀襲鄭乃求復焉鄭人復之如初晉人使諜於子木請行而期焉請行襲鄭之期子木即建也子木暴虐於其私邑邑人訴之鄭人省之得晉諜焉遂殺子木其子曰勝在吳子西欲召之葉公曰吾聞勝也詐而亂無

乃害乎葉公子高沈諸梁也子西曰吾聞勝也信而勇不爲不利舍諸邊竟使衛藩焉使爲藩屏之衛葉公曰周仁之謂信周親也率義之謂勇率行也吾聞勝也好復言言之所許必欲復行之不顧道理而求死士殆有私乎私謀復跡復言非信也期死非勇也期必也子必悔之弗從召之使處吳竟爲白公白楚邑也汝陰褒信縣西南有白亭請伐鄭子西曰楚未節也言楚國新復政令猶未得節制不然吾不忘也他日又請許之未起

師晉人伐鄭楚救之與之盟勝怒曰鄭人在此讎不遠矣（比子西於鄭人）勝自厲劒子期之子平見之曰王孫何自厲也曰勝以直聞不告女庸爲直乎將以殺爾父平以告子西子西曰勝如卵余翼而長之（以鳥爲喻）楚國第（用士之次第）我死令尹司馬非勝而誰勝聞之曰令尹之狂也得死乃非我（言我必殺之若得自死我乃不復成人）子西不悛勝謂石乞（石乞勝之徒）曰王與二卿士

二卿士子西子期皆五百人當之則可矣乞曰不可得也五百人不可得曰市南有熊宜僚者若得之可以當五百人矣乃從白公而見之與之言說告之故辭告欲作亂宜僚辭距之承之以劒不動拔劒指其喉勝曰不爲利諂不爲威惕不洩人言以求媚者去之吳人伐慎白公敗之汝陰慎縣也請以戰備獻與吳戰之所得鎧杖兵器皆備而獻之欲因以爲亂許之遂作亂秋七月殺子西子期于朝而刼惠王子西

以袂掩面而死（慙於葉公）子期曰昔者吾以力事君不可以弗終抉豫章以殺人而後死（以效其多力豫章大木）石乞曰焚庫弒王不然不濟白公曰不可弒王不祥焚庫無聚將何以守矣乞曰有楚國而治其民以敬事神可以得祥且有聚矣何患弗從葉公在蔡（蔡遷州來楚并其地）方城之外皆曰可以入矣子高曰吾聞之以險徼幸者其求無饜偏重必離（險猶惡也所求無饜）

則不安譬如物偏重則難貶欲須其斃而討之閒其殺齊管脩也而後入管脩楚賢大夫故齊管仲之後閒其殺賢知其可討白公欲以子閭為王子閭平王子子啓五辭王者子閭不可遂刼以兵子閭曰王孫若安靖楚國匡正王室而後庇焉啓之願也敢不聽從若將專利以傾王室不顧楚國有死不能不能從遂殺之而以王如高府高府楚別府石乞尹門為門尹圉公陽穴宮負王以如昭夫人之宮公陽楚大夫昭夫人王母越女葉公

亦至及北門或遇之曰君胡不冑國人望君如望慈父母焉盜賊之矢若傷君是絕民望也若之何不冑乃冑而進又遇一人曰君胡冑國人望君如望歲焉歲年穀也日日以幾冀君來若見君面是得艾也艾安也民知不死其亦夫有奮心猶將旌君以徇於國旌表也而又掩面以絕民望不亦甚乎乃免冑而進言葉公得民心遇箴尹固帥其屬將與白

公欲與白公幷子高曰微二子者楚不國矣二子子西子期也柏舉之敗二子功多棄德從賊其可保乎乃從葉公使與國人以攻白公白公奔山而縊其徒微之微匿也生拘石乞而問白公之死焉對曰余知其死所而長者使余勿言長者謂白公也曰不言將烹乞曰此事克則爲卿不克則烹固其所也何害乃烹石乞王孫燕奔頯黄氏燕勝弟頯黄吳地沈諸梁兼二事二事令尹司馬國寧

寧安也乃使寧爲令尹子西之子子國也使寬爲司馬子期之子而老於葉傳終言之

疏勝曰至去之　正義曰白公告之知必許其爵位而宜僚辭是不爲利而諂也承之以劒欲刺殺之而宜僚不動是不爲威而懼也如此之人必不是漏泄人言以求媚者也言其必不泄己謀故舍而去之　注與吳至爲亂　正義曰服虔云欲陳士卒甲兵如與吳戰時所入獻捷杜以陳列甲兵士卒以入王官人情所不許豈當時肯聽之故以爲戰時所得鎧杖兵器皆備具獻之所得既多欲因獻用之以作亂　注微匿也　正義曰釋詁云匿微也舍人曰匿藏之微也郭璞曰微謂逃藏也左傳曰其徒微之是也

衛侯占夢嬖人以能占夢見愛求酒於大叔僖子僖子大叔遺不得與卜人比而告公曰君有大臣

在西南隅弗去懼害（託占卜夢而言）乃逐大叔遺遺奔晉衛侯謂渾良夫曰吾繼先君而不得其器若之何（國之寶器輒皆將去）良夫代執火者而言（將密謀屏左右）曰疾與亡君皆君之子也召之而擇材焉可也（召輒）若不材器可得也（輒若不材可廢其身因得其器）豎告大子（大子疾）大子使五人輿豭從己劫公而強盟之（盟求必立己）且請殺良夫公曰其盟免三死（盟在十五年）曰請三之後有罪殺之

公曰諾哉

傳十七年春衛侯爲虎幄於藉圃於藉田之圃新造幄幕皆以虎獸爲飾成求令名者而與之始食焉大子請使良夫以良夫應爲令名良夫乘衷甸兩牡衷甸一轅卿車紫衣狐裘紫衣君服至袒裘不釋劒而食食而熱故偏袒亦不敬大子使牽以退數之以三罪而殺之三罪紫衣袒裘帶劒

疏注衷甸一轅卿車　正義曰甸即乘也四丘爲甸出車一乘故以甸爲名是古者乘甸同也衛侯本許良夫服冕乘軒則衛侯既入良夫爲大夫矣傳特言乘衷甸兩牡則良夫不合乘之故知爲卿車也兵車一

轅而二馬夾之其外更有二驂是爲四馬今止乘兩牡而
謂之衷乘者衷中也蓋以四馬爲上乘兩馬爲中乘大事
駕四小事駕二爲等差故也知大事駕四者異義古毛詩
說天子之大夫皆駕四故詩云四牡騑騑周道倭遲是也
如今乘輿有大駕中駕小駕爲行之等差也其諸侯大夫
士唯駕二無四二十七年陳成子以乘車兩馬賜顏涿聚
之子士喪禮云賵以兩馬是唯得駕兩無上乘也下文大
子數之三罪衷甸不在其數而傳言之者積其奢僭多也

注紫衣君服　正義曰賈逵云然杜從之紫衣爲君服禮
無明文要此云紫衣言良夫不合服之玉藻云玄冠紫緌
自魯桓公始也鄭玄云蓋僭宋王者之後服也管子稱齊
桓好服紫衣齊人尚之五素而易一紫孔子云惡紫之奪
朱蓋當時人主好服紫衣君既服紫則臣不得僭今傳言
紫衣爲良夫之罪明紫是君服良夫僭之故言紫衣君服
也大夫狐裘非僭言之者爲袒裘張本　注食而至不敬
正義曰禮裘上有衣謂之裼玉藻云君衣狐白裘錦衣以

裼之如此之類皆是裘上之裼衣也裼衣之上乃有朝祭正服裘上有兩衣也如此兩衣襲則二衣皆重之裼則袒正服露裼衣玉藻云裘之裼也見美也君在則裼盡飾也服之襲也充美也然則在君之所於法唯有露裼衣耳無露裘之時今良夫為食熱之故偏袒其裘則并裘亦袒是不敬也劍是害物之器不得近至尊故近君則解劍良夫與君食而不釋劍亦不敬也　注三罪紫衣袒裘帶劍　正義曰三者皆偏僭於君故以此為三罪衷甸僭卿耳比此為輕知衷何非也

三月越子伐吳吳子禦之笠澤夾水而陳越子為左右句卒句卒鉤伍相著別為左右屯使夜或左或右鼓譟而進吳師分以御之越子以三軍潛涉當吳中軍而鼓之吳師大

亂遂敗之左右句卒爲聲勢以分吳軍而三軍若卒分可擊吳中軍故得勝也晉趙鞅使告于衛曰君之在晉也志父爲主請君若大子來以免志父不然寡君其曰志父之爲也恐晉君請志父教使不來衛侯辭以難大子又使椓之椓訴父欲速得其處夏六月趙鞅圍衛齊國觀陳瓘救衛國觀國書之子得晉人之致師者子玉使服而見之服因服其本服曰國子實執齊柄而命瓘曰無辟晉師豈敢廢命欲必敵晉子又何

辱言不須來致師自將往戰簡子曰我卜伐衛未卜與齊戰乃還畏子王楚白公之亂陳人恃其聚而侵楚聚積聚也楚既寧將取陳麥楚子問帥於大師子穀與葉公諸梁子穀曰右領差車與左史老皆相令尹司馬以伐陳其可使也言此二人皆嘗輔相子西子期伐陳今復可使子高曰率賤民慢之懼不用命焉右領左史皆是賤官子穀曰觀丁父鄀俘也武王以爲軍率楚武王是以克州蓼服隨唐

大啓群蠻彭仲爽申俘也文王以爲令尹實縣申息楚文王滅申息以爲縣朝陳蔡封畛於汝開封畛北至汝水唯其任也何賊之有子高曰天命不諂諂疑也令尹有憾於陳十五年子西伐吳陳使貞子弔吳以此爲恨天若亡之其必令尹之子是與君盍舍焉舍右領與左史臣懼右領與左史有二俘之賤而無其令德也王卜之武城尹吉武城尹子西子公孫朝使帥師取陳麥陳人御之敗遂圍陳秋七月

己卯楚公孫朝帥師滅陳（終鄭裨竈言五及鶉火陳卒亡）王與葉公枚卜子良以爲令尹（枚卜不斥言所卜以令龜子良惠王弟）沈尹朱曰吉過於其志（志望也）葉公曰王子而相國過將何爲（過相將爲王也）他日改卜子國而使爲令尹（子國寧也）衛侯夢于北宮見人登昆吾之觀（衛有觀在古昆吾氏之虛今濮陽城中）被髮北面而譟曰登此昆吾之虛緜緜生之瓜（緜緜瓜初生也良夫言已有以小成大之功若瓜之生謂使衛侯得國）余爲渾良夫叫天無辜

本盟當免三死而并數一時之事爲三罪殺之故自謂無辜公親筮之胥彌赦占之赦衛筮史曰不害與之邑寘之而逃奔宋言衛侯無道卜人不敢以實對懼難而逃衛侯貞卜正卜夢之吉凶其繇曰如魚竀尾竀赤也魚勞則尾赤衡流而方羊裔焉横流方羊不能自安裔水邊言衛侯將若此魚大國滅之將亡闔門塞竇乃自後踰此皆繇辭

【疏】衛侯至而譟　正義曰北宮衛侯之別宮於是衛侯在南宮夢裏身在北宮見人登昆吾之觀被髮北面而譟北宮在昆吾觀北故此人北面向君而叫譟也　其繇至後踰　正義曰杜以魚勞則尾赤方羊不能自安裔焉謂魚至水邊以喻衛侯將如此是賈逵之說杜用之也鄭衆以爲魚勞則尾赤方羊遊

戲喻衛侯淫縱枉不然者以此魚喻衛侯詩云魴魚赬尾王室如燬魚勞則尾赤以勞苦之魚比喻衛侯則方羊爲勞苦之狀若其方羊是縱恣之狀何得比勞苦之魚也劉炫以爲卜繇之辭文句相韻以顛裔二字宜向下讀之知不然者詩之爲體文皆韻句其語助之辭皆在韻句之下即齊詩云俟我於著乎而充耳以素乎而其王詩云君子陽陽左執簧其樂只且之類是也此之方羊與下句將亡自相爲韻顛裔二字爲助句之辭且繇辭之例未必皆韻此云闔門塞竇乃自後踰不與將亡爲韻又一薰一蕕十年尚猶有臭不與攘公之羭爲韻是或韻或不韻理無定準劉以爲顛裔爲大國謂土地遠焉之大國近不辭矣又以方羊爲縱恣之狀而規杜過非也

冬十月

晉復伐衛（春伐未得志故）入其郛將入城簡子曰止

叔向有言曰怙亂滅國者無後（不欲乘人之衰）衛人

出莊公而與晉平晉立襄公之孫般師而還十一月衛侯自鄄入般師出辟蒯聵也初公登城以望見戎州戎州戎邑問之以告公曰我姬姓也何戎之有焉言姬姓國何故有戎邑翦之削壞其邑聚公使匠久久不休息公欲逐石圃石圃衛卿石惡從子未及而難作辛巳石圃因匠氏攻公公閉門而請弗許踰于北方而隊折股終如卜言乃自後踰戎州人攻之大子疾公子青踰從公青疾弟戎州人殺

之公入于戎州己氏己氏戎人姓初公自城上見己氏之妻髮美使髡之以爲呂姜髢呂姜莊公夫人髢髲也既入焉而示之璧曰活我吾與女璧己氏曰殺女璧其焉往遂殺之而取其璧衛人復公孫般師而立之十二月齊人伐衛衛人請平立公子起起靈公子執般師以歸舍諸潞潞齊邑公會齊侯盟于蒙齊侯簡公弟平公敖也蒙在東莞蒙陰縣西故蒙陰城也孟武伯相齊侯稽首公拜齊人怒

武伯曰非天子寡君無所稽首武伯問於高柴曰諸侯盟誰執牛耳執牛耳尸盟者季羔曰鄫衍之役吳公子姑曹季羔高柴也鄫衍在七年發陽之役衛石魋發陽鄖也在十二年石魋石曼姑之子武伯曰然則彘也彘武伯名也鄫衍則大國執發陽則小國執據時執者無常故武伯自以為可執

疏注彘武至可執○正義曰依禮小國執牛耳武伯得季羔之言以鄫衍則大國執發陽則小國執小國執之既合古典武伯自以爲是小國故云然則彘也杜以傳有小國大國之執故云據時執者無常劉炫以爲小國恒執牛耳何得云執者無常若如劉意季羔直舉發陽何須云鄫衍之役吳公子姑曹攬規杜過非也宋皇瑗之子麇

本師有友曰田丙而奪其兄鄭般邑以與之鄭般愠而行告桓司馬之臣子儀克克在下邑不與雕之亂故在子儀克適宋告夫人曰麇將納桓氏公問諸子仲子仲皇野初子仲將以杞姒之子非我爲子爲適子杞姒子仲妻麇曰必立伯也伯非我兄是良材子仲怒弗從故對曰右師則老矣不識麇也言右師老不能爲亂麇則不可知公執之執麇皇瑗奔晉召之召令還

傳十八年春宋殺皇瑗公聞其情復皇氏之族使皇緩爲右師言宋景公無常也緩瑗從子疏注言宋至從子正義曰世族譜瑗皇父充石八世孫緩充石十世孫則爲從孫非從子二者必有一誤巴人伐楚圍鄾鄾楚邑初右司馬子國之卜也觀瞻曰如志子國來爲令尹時卜爲右司馬得吉兆如其志觀瞻楚開卜大夫觀從之後故命之命以爲右司馬及巴師至將卜帥王曰寧如志何卜焉寧子國也使帥師而行請承承佐王曰寢尹工尹勤先君者也柏舉之役寢尹吳由于以背受戈工尹固執燧象奔吳師皆爲先君勤勞

三月楚公孫寧吳由于薳固敗巴師于鄾故封子國於析君子曰惠王知志知用其意夏書曰官占唯能蔽志昆命于元龜逸書也官占卜筮之官蔽斷也昆後也言當先斷意後用龜也其是之謂乎志曰聖人不煩卜筮惠王其有焉不疑故不卜也

疏　夏書至元龜　正義曰夏書大禹謨之辭也唯彼能作先耳惟先蔽志昆命于元龜孔安國云帝王立卜占之官故曰官占占蔽斷昆後也官占之法先斷人志後命於元龜言志定然後卜也杜雖不見古文其解亦與孔合周禮謂斷獄爲敝獄是蔽爲斷也昆後也釋言文

夏衛石圃逐其君起起奔齊齊所立故衛侯

輒自齊復歸逐石圃而復石魋與大叔遺皆蒯聵所逐。

傳十九年春越人侵楚以誤吳也誤吳使不爲備夏楚公子慶公孫寬追越師至冥不及乃還冥越地秋楚沈諸梁伐東夷報越三夷男女及楚師盟于敖從越之夷三種敖東夷地冬叔青如京師敬王崩故也言敬王能終其世終萇弘言東王必大克叔青叔還子

【疏】注言敬至大克○正義曰自十六年以來經文已終傳無所解當時之事亦不書記所記者爲終竟前事叔青如周弔不應録爲終萇弘

之言故錄之耳萇弘言在昭二十三年此叔青如京師自爲敬王崩未知敬王何年崩也史記十二諸侯年表敬王四十一年孔子卒四十三年敬王崩則敬王崩在他年也周本紀云敬王崩子元王立八年崩子定王立六國年表定王元年左傳盡此則傳以定王元年終矣杜世族譜云敬王三十九年魯哀公十四年獲麟之歲也四十二年而敬王崩敬王子元王十年春秋之傳終矣與史記不同者但史記世代年月事多舛錯故班固以文多抵牾謂此類也案世本敬王崩貞王介立貞王崩元王赤立宋忠注引大史公書云元王仁生貞王介與世本不相應不知誰是則宋忠不能定也又帝王世紀敬王三十九年春秋經終四十四年敬王崩子貞定王立貞定王崩子元王立是世本與史記參差不同良以書籍文遠事多紕繆按杜違史記亦何怪焉劉炫以杜與史記不同而規其過未知劉意能定以否

傳二十年春齊人來徵會夏會于廩丘爲

鄭故謀伐晉十五年晉伐鄭鄭人辭諸侯秋師還[illegible]叔向言晉公室卑吳公子慶忌驟諫吳子曰不改必亡弗聽吳子弗聽出居于艾艾吳邑豫章有艾縣遂適楚聞越將伐吳冬請歸平越遂歸欲除不忠者以說于越吳人殺之言其不量力十一月越圍吳趙孟降於喪食趙孟襄子無恤時有父簡子之喪楚隆曰三年之喪親暱之極也主又降之無乃有故乎楚隆襄子家臣趙孟曰黃池之役先主與吳王有質黃池在十

（三年先主簡子脩盟信也）曰好惡同之今越圍吳嗣子不廢舊業而敵之（嗣子襄子自謂欲敵越救吳）非晉之所能及也吾是以爲降楚隆曰若使吳王知之若何趙孟曰可乎隆曰請嘗之（嘗試也）乃往先造于越軍曰吳犯間上國多矣聞君親討焉諸夏之人莫不欣喜唯恐君志之不從請入視之許之告于吳王曰寡君之老無恤使陪臣隆敢展謝其不共（展陳也）黃池之役

君之先臣志父得承齊盟曰好惡同之今君在難無恤不敢憚勞非晉國之所能及也使陪臣敢展布之王拜稽首曰寡人不佞不能事越以為大夫憂拜命之辱與之一簞珠簞小笥使問趙孟問遺也曰句踐將生憂寡人寡人死之不得矣王曰溺人必笑吾將有問也以自喻所問不急猶溺人不知所為而反笑史黯何以得為君子晉史黯云不及四十年吳當亡吳王感問此也對曰黯也進

不見惡時行則行退無謗言時止則止王曰宜哉

疏

簞小笥　正義曰鄭玄曲禮注云簞笥盛飯食者圓曰簞方曰笥宣二年趙盾見餓人爲之簞食注云簞笥也不言小此言小笥者以盛珠之器不宜與盛飯器同故云小耳

對曰至謗言　正義曰爲時所用進在朝廷言行無怨不見怨惡言人無惡之者時所不用退歸私室則無誹謗之言故得君子之名也杜解進退之由由時可行則行故有進時可止則止故有退時易艮彖曰艮止也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言史黯行如此也

傳二十一年夏五月越人始來越既勝吳欲霸中國始遣使適魯

秋八月公及齊侯邾子盟于顧齊人責稽首責十七年齊侯爲公稽首不見荅顧齊地因歌之曰魯人之皐

數年不覺使我高蹈皐緩也高蹈猶遠行也言魯人皐緩數年不知荅齊稽首故使我高蹈來爲此會唯其儒書以爲二國憂二國齊邾也言魯據周禮不肯荅稽首令齊邾遠至是行也公先至于陽穀先期至也齊閭丘息曰君辱舉玉趾以在寡君之軍息閭丘明之後羣臣將傳遽以告寡君比其復也君無乃勤爲僕人之未次次舍也請除館於舟道舟道齊地辭曰敢勤僕人不敢勤齊僕爲魯除館

【疏】注皐緩至此會　正義曰士喪禮始死復亢之辭云皐某復鄭玄云皐長聲也皐者緩聲而長引之是皐爲緩也高蹈高舉足

而蹈地故言猶遠行也此盟于顧顧是齊地行不出竟而言遠者止爲魯不稽首而爲此會雖近猶恨故以遠言之耳

傳二十二年夏四月邾隱公自齊奔越曰吳爲無道執父立子越人歸之大子革奔越邾隱公八年爲吳所四十年奔齊

疏大子革奔越　正義曰革爲邾君十餘年矣仍稱爲大子者承其父歸之下故繫父言之

冬十一月丁卯越滅吳請使吳王居甬東甬東越地會稽句章縣東海中洲也辭曰孤老矣焉能事君乃縊越人以歸以其尸歸終史墨子胥之言

疏越滅至以歸　正義曰吳語說此事云越師入吳國圍王宮吳王懼使人行成越王曰昔天以越賜吳而吳不受今天以吳賜越孤

敢不聽天之命而聽君之命乎乃不許成因使告吳王曰以民生之不長王其無死寡人其達王於甬句東夫婦三百唯王所安以没王年夫差辭曰孤之身實失宗廟社稷凡吳土地人民越既有之孤何以視於天下夫差將死使人告於子胥曰使死者無知則已矣若有知也吾其何面目以見員也遂自殺

傳二十三年春宋景曹卒景曹宋元公夫人小邾女季桓子外祖母季康子使冉有弔且送葬曰敝邑有社稷之事使肥與有職競焉肥康子名競遽也是以不得助執紼使求從輿人求冉有名輿衆也曰以肥之得備彌甥也彌遠也康子父之舅氏故稱彌甥有不腆先人之產

馬使求薦諸夫人之宰薦進也其可以稱旌繁乎稱舉也繁馬飾繁纓也終樂祁之言政在季氏

疏注景曹至祖母 正義曰宋景曹者宋景公之母姓曹氏也昭二十五年傳云季公若之姊爲小邾夫人生宋元夫人生子以妻季平子此曹是平子之妻母故爲桓子外祖母也今康子是桓子之子父之外祖母卒故使冉有弔且送葬婦人多以姓繫夫此以景公見在遣弔景公故繫其子小邾曹姓故稱景曹 注彌遠至彌甥 正義曰彌者轉益之義故爲遠也釋親云母之昆弟爲舅謂我舅者吾謂之甥季桓子爲景公之甥景公爲康子父之舅氏也桓子於景公爲親甥故康子致辭於景公自以爲彌遠之甥

夏六月晉荀瑤伐齊荀瑤荀躒之孫知伯襄子高無丕帥師御之知伯視齊師馬駭遂驅之曰

齊人知余旗其謂余畏而反也及壘而還將戰長武子請卜（武子晉大夫）知伯曰君告于天子而卜之以守龜於宗祧吉矣吾又何卜焉且齊人取我英丘君命瑶非敢燿武也治英丘也（治齊取英丘）以辭伐罪足矣何必卜壬辰戰于犂丘（犂丘隰也）齊師敗績知伯親禽顏庚（顏庚齊大夫顏涿聚）秋八月叔青如越始使越也越諸鞅來聘報叔青也

傳二十四年夏四月晉侯將伐齊使來乞師曰昔臧文仲以楚師伐齊取穀（在僖二十六年）宣叔以晉師伐齊取汶陽（在成二年）寡君欲徼福於周公願乞靈於臧氏（以臧氏世勝齊故欲乞其威靈）臧石帥師會之取廩丘（石臧賓如之子）軍吏令繕將進（晉軍吏也繕治戰備）萊章曰君卑政暴（萊章齊大夫）往歲克敵（禽顏庚）今又勝都（取廩丘）天奉多矣又焉能進是衟言也（衟過也）役將班矣晉師乃還餼臧石牛（生曰

餼大史謝之晉大史曰以寡君之在行在軍行牢禮不度不如禮度敢展謝之終臧氏有後於魯疏注度過也正義曰服虔云度僞不信也杜云度過終言也俱是不實之義各自以意訓耳邾子又無道越人執之以歸終于贛之言而立公子何何亦無道何大子革弟公子荊之母嬖荊哀公庶子將以爲夫人使宗人釁夏獻其禮宗人禮官也對曰無之公怒曰女爲宗司立夫人國之大禮也何故無之對曰周公及武公娶於薛武公敖也孝惠娶於

商（孝公稱惠公弟皇商宋也）自桓以下娶於齊（桓公始娶文姜）此禮也則有若以妾為夫人則固無其禮也公卒立之而以荊為大子國人始惡之（惡公）閏月公如越得大子適郢（適郢越王大子得相親說也）將妻公而多與之地公孫有山使告于季孫季孫懼使因大宰嚭而納賂焉乃止（嚭故吳臣也季孫恐公因越討己故懼）

傳二十五年夏五月庚辰衛侯出奔宋（衛侯

輒也衛侯爲靈臺于藉圃與諸大夫飲酒焉褚師聲子韤而登席古者見君解韤公怒辭曰臣有疾異於人足有創疾若見之君將㱿之㱿嘔吐也是以不敢不敢解韤公愈怒大夫辭之不可共辭謝公公不可解褚師出公戟其手抵徙手屈肘如戟形曰必斷而足聞之褚師與司寇亥乘曰今日幸而後亡恐死以得亡爲幸公之入也奪南氏邑南氏子南之子公孫彌牟而奪司寇亥政公使侍人納公文懿子之車

于池[懿子公文要公有怨使人投其車于池水中]初衛人翦夏丁氏[在十二年]以其帑賜彭封彌子[彭封彌子彌子瑕]彌子飲公酒納夏戊之女嬖以爲夫人其弟期大叔疾之從孫甥也[期夏戊之子姊妹之孫爲從孫甥與孫同列也]少畜於公以爲司徒夫人寵衰期得罪公使三匠久公使優狡盟拳彌[優狡俳優也拳彌衛大夫使俳優盟之欲恥辱也]而甚近信之故褚師比[鐵登席者]公孫彌牟[喪邑者]公文要[失車者]司寇亥[奪政者]司徒期因三匠與拳彌

以作亂皆執利兵無者執斤（斤工匠所執）使拳彌入于公宮（信近之故得入）而自大子疾之宮譟以攻公鄄子士請禦之（鄄子士衛大夫）彌援其手曰子則勇矣將君君何（言不可改）不見先君乎君何所不逞欲（先君蒯聵也亂不速奔故爲戎州所殺欲令早去）且君嘗在外矣豈必不反當今不可衆怒難犯休而易間也乃出將適蒲（蒲近晉邑）彌曰晉無信不可將適鄄（鄄齊晉界上邑彌詐不知謀故公信之）彌曰齊晉爭我不可

將適泠泠近魯邑彌曰缶 足與請適城鉏城鉏近宋邑以鉤越越有君其言近越轉相鉤牽乃適城鉏彌曰衛盜不可知也請速自我始乃載寶以歸欺衛君言君以賚自隨將致衛盜請速行己為先發而因載賚歸衛也公為文離之卒文離陳名因祝史揮以侵衛揮衛祝史衛人病之懿子知之知揮為內間見子之子之公孫彌牟文子也請逐揮文子曰無罪懿子曰彼好專利而妄妄不安法夫見君之入也將先道焉若見君者入勢必道引之若逐之必出

於南門而適君所雖知其盡君聞不審察私共評之夫越新得諸侯將必請師焉揮在朝使吏遣諸其室雖面逐之先逐其家揮出信弗內再宿爲信五日乃館諸外里外里公所在遂有寵使如越請師請師伐衛欲入疏衛侯出奔宋正義曰服虔云此下但有適城鉏以鉤越無奔宋之事其說未聞今杜云城鉏近宋邑盖衛侯出近宋竟似欲奔宋衛人以奔宋告也注期夏至同列正義曰期是夏戊之子戊是大叔疾之甥期爲大叔疾姊妹之孫也姊妹之子爲甥姊妹之孫與己之孫尊卑同列男子謂兄弟之孫爲從孫故謂姊妹之孫爲從孫甥六月公至自越前年行今還季康子孟武伯逆於五梧魯南

鄙也郭重僕爲公僕見二子曰惡言多矣君請盡之二子不臣之言甚多欲使公盡極以觀之公宴於五梧武伯爲祝祝上壽酒惡郭重曰何肥也訾毁其貌季孫曰請飲彘也飲罰之以魯國之密邇仇讎臣是以不獲從君克免於大行又謂重也肥言重隨君遠行劬勞不宜稱肥公曰是食言多矣能無肥乎以激三桓之數食言飲酒不樂公與大夫始有惡爲二十七年公孫邾起

傳二十六年夏五月叔孫舒帥師會越皐

如后庸宋樂茷納衛侯舒武叔之子文子也臯如后庸越大夫樂茷宋司城子路衛侯輒也文子欲納之懿子曰君愎而虐少待之必毒於民愎很也乃睦於子矣民睦師侵外州大獲越納輒之師出禦之大敗衛師敗掘褚師定子之墓焚之于平莊之上定子褚師比之父也平莊陵名也文子使王孫齊私於臯如齊衛大夫王孫賈之子昭子也曰子將大滅衛乎抑納君而已乎臯如曰寡君之命無他納衛君而已文子致衆而問焉曰

君以蠻夷伐國國幾亡矣請納之衆曰勿納曰彌牟亡而有益請自北門出欲以觀衆心衆曰勿出重賂越人申開守陴而納公申重也開重門而嚴設守備欲以恐公使不敢入公不敢入師還立悼公悼公蒯聵庶弟公子期也南氏相之以城鉏與越人公曰期則爲此司徒期也令苟有怨於夫人者報之夫人期姊也怨期而不得加戮故物宮女令苦困期姊司徒期聘於越爲悼公聘公攻而奪之幣期告王越王也王命取之期以衆取

之公怒殺期之甥之爲大子者忿期而及其姊爲夫人者遂復攻夫人之子遂卒于越終言之也終故夷言死于夷疏注悼公至黜也正義曰衛世家謂輒爲出公季父黜殺出公子而自立是爲悼公以城鉏與越人正義曰衛侯先居城鉏以兵侵衛衛人申開守陴衛侯不敢入乃還城鉏衛人得以城鉏與越者衛人賂遺於越雖公所在亦以與之宋景公無子取公孫周之子得與啓畜諸公宮周元公孫子高也得昭公也啓得弟畜養也未有立焉於是皇緩爲右師皇非我爲大司馬皇懷爲司徒皇懷非我從昆弟靈不緩爲左師不緩子靈圍龜之後樂茷爲司城

茷樂溷之子樂朱鉏爲大司寇朱鉏樂輓之子六卿三族降聽政三族皐靈樂也降和同也因大尹以達大尹近官有寵者六卿因之以自通達於君大尹常不告而以其欲稱君命以令不告君也國人惡之司城欲去大尹左師曰縱之使盈其罪盈滿也重而無基能無敝乎言勢重而無德以爲基必敗也冬十月公游于空澤空澤宋邑辛巳卒于連中連中館名大尹興空澤之士千甲甲士千人奉公自空桐入如沃宮奉公尸也梁國虞縣東南有地名空桐沃宮宋都內宮名使召

六子曰聞下有師君請六子畫（畫計策）六子至以甲刼之曰君有疾病請二三子盟乃盟于少寢之庭曰無爲公室不利大尹立啟奉喪殯于大宮三日而後國人知之司城茷使宣言于國曰大尹惑蠱其君而專其利令君無疾而死死又匿之是無他矣大尹之罪也（言大尹所弑）得夢啟北首而寢於盧門之外（盧門宋東門北首死象在門外失國也）巳爲烏而集於其

上咮加於南門尾加於桐門曰余夢美必立（桐門北門）大尹謀曰我不在盟（少寢盟但以君命盟六卿大尹不盟）無乃逐我復盟之乎使祝爲載書六子在唐盂（地名）將盟之祝襄以載書告皇非我（襄祝名）皇非我曰子潞（子潞樂茷）門尹得（樂得）左師謀曰民與我逐之乎皆歸授甲使狥於國曰大尹惑蠱其君以陵虐公室與我者救君者也衆曰與之大尹狥曰戴氏皇氏將不

利公室戴氏即樂氏與我者無憂不富衆曰無別惡其號令與君無別戴氏皇氏欲伐公公謂啓樂得曰不可彼以陵公有罪我伐公則甚焉使國人施於大尹施罪於大尹大尹奉啓以奔楚乃立得司城爲上卿盟曰三族共政無相害也

疏注周元至養也正義曰宋世家云景公卒公子得殺太子而自立是爲昭公昭公者元公之曾孫也昭公父元公孫糾糾父子禚秦禚秦即元公小子也景公殺昭公父糾故昭公怨賊殺太子而自立其說昭公得立之所由與此不合亦以得爲昭公也　注北首死象正義曰禮運云死者北首生者南鄉故以北首爲死象

衛出

公自城鉏使以弓問子贛且曰吾其入乎子贛稽首受弓對曰臣不識也私於使者曰昔成公孫於陳（僖二十八年衛成公奔楚遂適陳）甯武子孫莊子爲宛濮之盟而君入（盟在僖二十八年）獻公孫於齊（在襄十四年）子鮮子展爲夷儀之盟而君入（在襄二十六年）今君再在孫矣（謂十五年孫魯今又孫宋）內不聞獻之親外不聞成之卿則賜不識所由入也詩曰無競惟人四方其順之（詩周頌言無強惟得

人也若得其人四方以為主為主主四方而國於何

有疏詩曰至順之　正義曰詩周頌烈文之篇也競彊也無彊乎惟得賢人也若得賢人四方諸國

皆順從之矣

傳二十七年春越子使后庸來聘且言邾

田封于駘上欲使魯還邾田封竟至駘上二月盟于平陽西平

陽三子皆從季康子叔孫文子孟武伯皆從后庸盟康子病之恥從

蠻夷盟言及子贛思子贛曰若在此吾不及此

夫不及與越盟武伯曰然何不召曰固將召之文

子曰他日請念言季孫不能用子贛臨難而思之夏四月己亥

季康子卒公弔焉降禮禮不備也言公之多妄疏注西平陽正義曰宣八年城平陽此云盟于平陽土地名云宣八年平陽東平平陽也泰山有平陽縣此年平陽西平陽也高平南有平陽縣

晉荀瑶帥師伐鄭次于桐丘鄭駟弘請救于齊弘駟歂子齊師將興陳成子屬孤子三日朝屬會死事者之子使朝三日以禮之設乘車兩馬繫五邑焉乘車兩馬大夫服又加之五邑召顏涿聚之子晉曰隰之役而父死焉隰役在二十三年以國之多難未女恤

也今君命女以是邑也服車而朝毋廢前勞乃救鄭及留舒違穀七里穀人不知（書其甃也留舒齊地違去也）及濮雨不涉（濮水自陳留酸棗縣傍河東北經濟陰至高平入濟）子思曰大國在敝邑之宇下是以告急今師不行恐無及也（子思國參）成子衣製杖戈（製雨衣也）立於阪上馬不出者助之鞭之知伯聞之乃還（畏其得衆心）曰我卜伐鄭不卜敵齊使謂成子曰大夫陳子陳之自出陳之不祀

鄭之罪也（十七年楚獨滅陳非鄭之罪蓋知伯誣陳子故陳子怒謂其多陵人）故寡君使瑶察陳衷焉（衷善也）謂大夫其恤陳乎若利本之顛瑶何有焉（言陳滅於己無傷）成子怒曰多陵人者皆不在知伯其能久乎中行文子告成子（文子荀寅此時奔在齊）曰有自晉師告寅者將爲輕車千乘以厭齊師之門則可盡也成子曰寡君命恒曰無及寡無畏衆雖過千乘敢辟之乎將以子之命告寡君（成子畏其有[illegible]）

晉之心也文子曰吾乃今知所以亡自恨己無知君子之謀也始衷終皆舉之而後入焉謀一事則當慮此三變然後入而行之所謂君子三思今我三不知而入之不亦難乎悔其言不可復

疏無及寡正義曰無陵侮寡少而橫及之也君子至入焉正義曰君子之爲謀也思其始思其中思其終三者盡無猜嫌皆可舉而行之然後設言以入前人焉

公患三桓之侈也欲以諸侯去之欲求諸侯師以逐三桓三桓亦患公之妄也故君臣多間間隙也公游于陵阪遇孟武伯於孟氏之衢曰請有問於子余及

死乎問己可得以壽死不對曰臣無由知之三問卒辭不對公欲以越伐魯而去三桓秋八月甲戌公如公孫有陘氏有陘氏即有山氏因孫于邾乃遂如越國人施公孫有山氏以公從其家出故也終子贛之言君不沒於魯悼之四年晉荀瑤帥師圍鄭悼公哀公之子寧也哀公出孫魯人立悼公未至鄭駟弘曰知伯愎而好勝早下之則可行也行去也乃先保南里以待之保守也南里在城外知伯入南里門于桔柣之門鄭人俘

鄬魁壘鄬魁壘晉士賂之以知政欲使反爲鄭閉其口而死將門攻鄭門知伯謂趙孟入之對曰主在此主謂知伯也言主在此何不自入知伯曰惡而無勇何以爲子惡貌醜也簡子廢嫡子伯魯而立襄子故知伯言其醜且無勇何故立以爲子對曰以能忍恥庶無害趙宗乎知伯不悛趙襄子由是惎知伯惎毒也遂喪之知伯貪而愎故韓魏反而喪之史記晉懿公之四年魯悼公之十四年知伯帥韓魏圍趙襄子於晉陽韓魏反與趙氏謀殺知伯於晉陽之下在春秋後二十七年

疏注悼公至悼公　正義曰魯世家云哀公奔越國人

迎哀公復歸卒於有山氏子寧立是爲悼公傳稱國人施
罪於有山氏不得復歸而卒於其家也馬遷妄耳　注簡
子至爲子　正義曰趙世家云孤布子卿見簡子簡子徧
召諸子相之子卿曰無爲將軍者簡子召子毋恤毋恤至
子卿起曰此眞將軍矣簡子曰此其母賤翟婢也奚道貴
哉子卿曰天之所授雖賤必貴自是之後簡子盡召諸子
與語毋恤最賢乃廢太子伯魯而以毋恤爲太子　注史
記至七年　正義曰晉世家云定公三十三年孔子卒三
十七年定公卒則晉定公以魯哀公二十年卒也又云定
公卒子出公鑿立十七年出公奔齊則出公之奔在魯悼
公之十年也又云出公既奔知伯立昭公曾孫驕爲晉君
是爲哀公哀公之四年趙襄子韓康子魏桓子共殺知伯
是殺知伯當魯悼公之十四年也又六國年表亦云晉哀
公四年魯悼公十四年韓魏趙敗知伯於晉陽戰國策說
此事云知伯帥韓康子魏桓子攻趙襄子於晉陽引汾水
以灌之城不沒者三版知伯行水魏桓子御車韓康子爲

右知伯曰吾今乃知水可以亡人之國汾水可以灌安邑絳水可以灌平陽安邑魏也平陽韓也魏桓子肘韓康子韓康子躡魏桓子之足其夜趙襄子使張孟談私於韓魏韓魏反與趙合遂殺知伯於晉陽之下而三分其地事在春秋獲麟之後二十七年

春秋正義卷第三十六

後序

大康元年三月吳寇始平余自江陵還襄陽解甲休兵乃申杼舊意脩成春秋釋例及經傳集解始訖會汲郡汲縣有發其界內舊冢者大得古書皆簡編科斗文字發冢者不以爲意往往散亂科斗書久廢推尋不能盡通始者藏在祕府余晚得見之所記大凡七十五卷多雜碎怪妄不可訓

知周易及紀年最爲分了周易上下篇與
今正同別有陰陽說而無彖象文言繫辭
疑于時仲尼造之於魯尚未播之於遠國
也其紀年篇起自夏殷周皆三代王事無
諸國別也唯特記晉國起自殤叔次文侯
昭侯以至曲沃莊伯莊伯之十一年十一
月魯隱公之元年正月也皆用夏正建寅
之月爲歲首編年相次晉國滅獨記魏事

下至魏哀王之二十年蓋魏國之史記也推校哀王二十年太歲在壬戌是周赧王之十六年秦昭王之八年韓襄王之十三年趙武靈王之二十七年楚懷王之三十年燕昭王之十三年齊湣王之二十五年也上去孔丘卒百八十一歲下去今大康三年五百八十一歲哀王於史記襄王之子惠王之孫也惠王三十六年卒而襄王

立立十六年卒而哀王立古書紀年篇惠王三十六年改元從一年始至十六年而稱惠成王卒即惠王也疑史記誤分惠成之世以爲後王年也哀王二十三年乃卒故特不稱謚謂之今王其著書文意大似春秋經推此足見古者國史策書之常也文稱魯隱公及邾莊公盟于姑蔑即春秋所書邾儀父未王命故不書爵曰儀父貴

之也又稱晉獻公會虞師伐虢滅下陽即春秋所書虞師晉師滅下陽先書虞賄故也又稱周襄王會諸侯于河陽即春秋所書天王狩于河陽以臣召君不可以訓也諸若此輩甚多略舉數條以明國史皆承告據實而書時事仲尼脩春秋以義而制異文也又稱衛懿公及赤翟戰于洞澤疑洞當爲泂即左傳所謂熒澤也齊國佐來

獻王磬紀公之甗即左傳所謂賓媚人也
諸所記多與左傳符同異於公羊穀梁知
此二書近世穿鑿非春秋本意審矣雖不
皆與史記尚書同然參而求之可以端正
學者又别有一卷純集疏左氏傳卜筮事
上下次第及其文義皆與左傳同名曰師
春師春似是抄集者人名也紀年又稱殷
仲壬即位居亳其卿士伊尹仲壬崩伊尹

放大甲于桐乃自立也伊尹即位於大甲十年大甲潛出自桐殺伊尹乃立其子伊陟伊奮命復其父之田宅而中分之左氏傳伊尹放大甲而相之卒無怨色然則大甲雖見放還殺伊尹而猶以其子爲相也此爲大與尚書敘說大甲事乖異不知老叟之伏生或致昏忘將此古書亦當時雜記未足以取審也爲其粗有益於左氏故

略記之附集解之末焉正義曰王隱晉書武帝紀太康元年詔

軍伐吳三月至江陵縣而孫皓面縛詣王濬降杜預先為荆州刺史鎮襄陽督諸軍伐吳尋兵向江陵因東下伐吳吳平又自江陵還襄陽東晳傳云太康元年汲郡民盜發魏安釐王冢得竹書漆字科斗之文科斗文者周時古文也其字頭麤尾細似科斗之蟲故俗名之焉大凡七十五卷晉書有甚目錄其六十八卷皆有名題其七卷折簡碎雜不可名題有周易上下經二卷紀年十二卷瑣語十一卷周王遊行五卷說周穆王遊行天下之事今謂之穆天子傳此四部差為整頓汲郡初得此書表藏秘府詔荀勗和嶠以隸字寫之勗等於時即已不能盡識其書今復闕落又轉寫益誤穆天子傳世間偏多史記魏世家云哀王二十三年卒子昭王立十九年卒子安釐王立哀王是安釐王之祖故安釐王之冢藏哀王時之書哀王二十一年是赧王之十七年并下秦韓趙楚燕齊之年皆史記六國

外表文也竹書說伊尹傳之事與書序大乖杜不見古
唯以書序考正疑伏生昏忘虛傳此事又疑竹簡雜記亦
足取審今據古文尚書說伊尹之事與左氏符同明是竹
書不可盡信杜以紀年記事大似春秋之經知古之史官
記事如此爲其有益於左氏令人知
左氏不妄故略記之以附集解之末

經傳正義都計壹伯肆萬壹阡伍伯
叁拾字

經傳叁拾陸萬字

正義陸拾捌萬壹阡伍伯叁拾字

承奉郎守光祿寺丞臣趙安仁書

勘官承奉郎守國子禮記博士賜緋魚袋臣李覺

勘官承奉郎守國子春秋博士賜緋魚袋臣袁逵

都勘官朝請大夫國子司業柱國賜紫金魚袋臣孔維

詳勘官登仕郎守高郵軍高郵縣令臣劉嵩

詳勘官登仕郎守將作監丞臣潘憲

詳勘官朝請大夫太子右贊善大夫臣陳雅

詳勘官朝奉郎守大理正臣王炳

登仕郎守大理評事臣王煥再校

文林郎守大理寺丞臣邵世隆再校

中散大夫守國子祭酒兼尚書工部侍郎柱國會稽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賜紫金魚袋臣孔維都校

淳化元年庚寅十月　日

推忠佐理功臣金紫光祿大夫行尚書吏部侍郎參知政事上柱國太原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二百戶食實封二百戶臣沔等進

推忠佐理功臣金紫光祿大夫行尚書戶部侍郎參知政事上柱國隴西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二百戶食實封二百戶臣辛仲甫

起復推忠協謀佐理功臣光禄大夫守中書侍郎兼戶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監修國
史上柱國東平郡開國公食邑三千三百戶食實封八百戶臣呂蒙正

一



